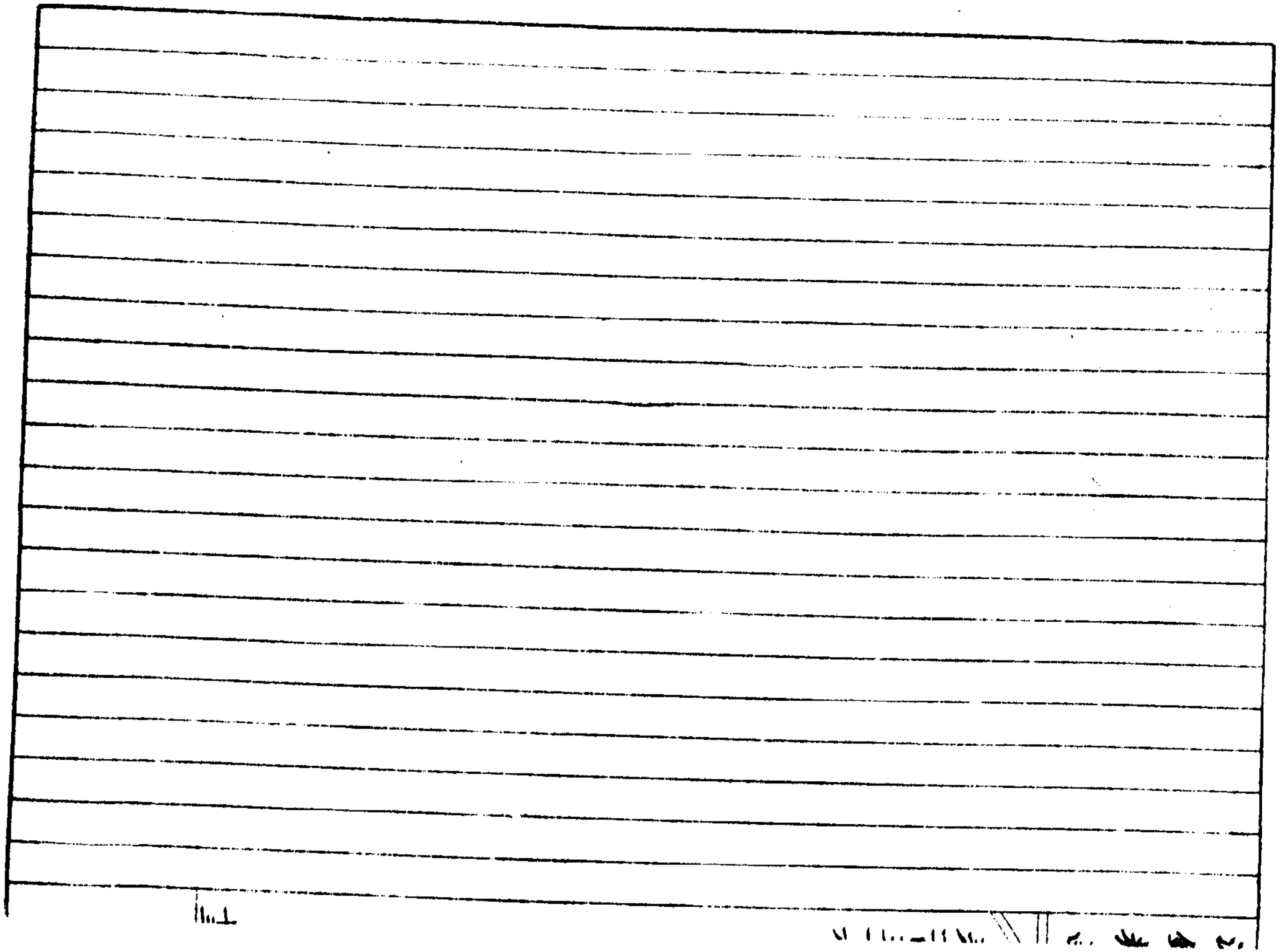

淵鑒類函

第七册

中央社会主义
图书馆
☆藏书

074088

〔清〕张　英　王士祯等纂

淵鑒類函

第七册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
图书馆
☆藏书☆

北京市中国书店

淵鑑類函卷一百五十四

禮儀部一

禮總載　制禮　易風俗（附）　儀　失儀（附）　法則
見君　士相見　擯介　拜揖　坐　行步　趨　灑埽

禮總載一

原禮記曰夫禮必本於太一（極大曰太未分曰一）分而爲天地轉而爲陰陽變而爲四時列而爲鬼神（鬼者精魄所歸神者引物而出）其降曰令（聖人象此下之以爲教令）其居人曰義（孝經說曰義由人出）孔子曰夫禮先王以承天之道以理人之情失之者死得之者生詩云相鼠有體人而無禮胡不遄死故聖人以禮示之天下國家可得而正也（人知禮則教易）杜氏通典曰伏羲以儷皮爲禮作瑟以爲樂可爲嘉禮神農播種始諸飲食致敬鬼神措爲田祭可爲吉禮黃帝與蚩尤戰於涿鹿可爲軍禮九牧倡教可爲賓禮易稱古者葬於中野可爲凶禮又修贄類帝則吉禮也釐降嬪虞則嘉禮也羣后四朝則賓禮也征於有苗則軍禮也遏密八音則凶禮也故自伏羲以來五禮始彰堯舜之時五禮咸備而直云典朕三禮者據事天事地與人爲三耳其實天地唯吉禮也其餘四禮並人事兼之夏商二代散亡多闕洎周武王既沒成王幼弱周公攝政六年致太平述文武之德制周官及儀禮以爲後王法禮序云禮也者體也履也統之於心曰體踐而行之曰履然則周禮爲體儀禮爲履周衰諸侯僭忒自孔子時已不能具秦平天下收其儀禮歸之咸陽但採其尊君抑臣以爲時用漢興天下草創未遑制立羣臣飲醉爭功高帝患之叔孫通草綿蕝（子悅反）之儀救擊柱之弊（蕝謂以茅剪樹地爲纂位習肄處）帝悅歎曰吾迺今日知爲天子之貴也以通爲奉常遂定儀法未盡備而通終高堂生傳禮十七篇而徐生善爲頌（但能盤辟爲禮容頌讀與容同）孝文帝時徐生以頌禮官至大夫而蕭奮亦以習禮至淮陽太守孝武始開獻書之路時有季氏得周官五篇闕冬官一篇河間獻王千金購之不能得遂取考工記以補其闕奏之至王莽時劉歆始置博士行於世杜子春受業於歆能通其讀後漢永平初鄭衆賈逵皆往受業其後馬融作周官傳鄭元爲注獻王又得仲尼弟子及後學所記論列禮事百四十一篇至劉向考校經籍纔獲百三十篇向因第而序之而又得明堂陰陽記二十二篇孔子三朝記七篇王氏史記二十篇樂記二十三篇總二百二篇戴德刪其煩重合而記之爲八十五篇謂之大戴記而戴聖又刪大戴之書爲四十七篇謂之小戴記馬融亦傳小戴之學又定月令明堂位合四十九篇鄭元受業於融復爲之注今

周官六篇古經十七篇小戴記四十九篇凡三種唯鄭元注立於學官餘並散落魏以王粲衛覬集創朝儀而魚豢王沈陳壽孫盛雖綴時禮不足相變吴則丁孚拾遺漢事蜀則孟光許慈草建時制晉初以荀顗鄭沖典禮叅考今古更其節文羊祜任愷庾峻應貞並加刪集成百六十五篇後摯虞傅咸纘續未成屬中原覆沒今虞之決疑注是其遺文也江左刁協荀崧補緝舊文蔡謨又踵脩綴宋初因循前史並不重述齊武帝永明二年詔尚書令王儉制定五禮至梁武帝命羣儒又裁成焉吉禮則明山賓凶禮則嚴植之軍禮則陸璉賓禮則賀瑒嘉禮則司馬褧（苦迥切）又命沈約周捨徐勉何佟之等叅會其事陳武帝受禪多準梁舊或因行事隨時筆削後魏道武帝舉其大體事多闕遺孝文帝率由舊章擇其令典朝儀國範煥乎復振北齊則陽休之元循伯熊安生後周則蘇綽盧辯宇文弼並習於儀禮以通時用隋文帝命牛弘辛彥之等採梁及北齊儀注以為五禮唐初草昧未暇詳定及太宗踐阼詔禮官學士脩改舊儀著吉禮六十一篇賓禮四篇軍禮二十篇嘉禮四十二篇凶禮六篇國恤五篇總百三十八篇為百卷貞觀七年詔令頒示高宗初以貞觀禮節文未盡重加脩撰勒合成百三十卷至顯慶三年奏上高宗自為之序時許敬宗李義府用事其取舍多依違希旨學者不便異議紛然上元三年下詔命復用貞觀禮儀鳳二年詔並依周禮行事自是禮司益無憑準每有大事輒別制一儀援古附今臨時裁定貞觀顯慶二禮亦皆施行武后時以禮官不甚詳明特詔國子司業韋叔夏率更令祝欽明每加刊定叔夏卒後給事中唐紹專知禮儀紹博學詳練舊事議者以為稱職開元十四年通事舍人王巖上疏請改撰禮記削去舊文編以今事集賢院學士張說奏曰禮記漢朝所編遂為歷代不刊之典去聖久遠恐難改易但今之五禮儀注已兩度增脩頗有不同或未折衷請學士等更討論古今刪改行用制定之於是令徐堅李銳施敬本等檢撰歷年其功不就銳卒蕭嵩代為集賢院學士始奏起居舍人王仲丘脩之二十年九月新禮成凡百五十卷是為唐開元禮（按秦蕩滅遺文自漢興以來收而存之朝有典制可酌而求者漢有叔孫通高堂生徐生賈誼河間獻王董仲舒蕭奮孟卿后蒼聞人通漢夏侯敬劉向戴德戴聖慶普劉歆後漢有曹元曹褒鄭興鄭衆賈逵許慎杜子春馬融鄭元衛宏何休盧植蔡邕魏有王粲衛覬高堂隆蔣濟王肅秦靜劉表劉紹盧毓陳羣魚豢王沈蜀有譙周蔣琬孟光許慈吳則宋敏丁孚晉有鄭沖荀顗陳壽孫盛羊祜杜預衛瓘庾峻袁准賀循任愷陳銓孔備劉逵摯虞束皙傅咸鄒湛蔡謨孔衍庾亮范宣范汪徐邈范甯刁協荀崧卞壼葛洪王彪之司馬彪干寶徐廣謝沈王寔何琦虞喜應貞宋有徐羡之傅亮臧燾徐廣裴松之何承之顏延之雷次宗徐爰庾蔚之崔覬孔智齊有王儉何戢明僧紹劉瓛王逡之梁有司馬褧陸璉沈約周捨明山賓裴子野徐勉顧協朱异嚴植之賀瑒崔靈恩皇侃何佟

（之陶弘景司馬筠丘季彬陳有謝嶠孔奐後魏有高允高閭王肅北齊有熊安生陽休之元循伯後周有蘇綽盧辯宇文弼隋有牛弘辛彥之許善心唐有孔穎達褚亮虞世南陸德明令狐德棻朱子奢顏師古房元齡魏徵許敬宗楊師道賈公彥杜正倫李義府李友益劉祥道郝處俊許圉師韋琨范履冰裴守貞陸遵楷史元道孔志約蕭楚材孫自覺王方慶賀紀賈大隱韋萬石賀歆韋叔夏祝欽明許子儒沈伯儀元萬頃劉承慶郭山惲辟閭仁諝唐紹張見王巖張說徐堅李銳施敬本王仲丘張統師權無二孔元義賈曾李行偉韓抱素盧履冰田再思馮諒陳貞節賀知章元行沖韋縚等或歷代傳習或因時制作粗舉其名氏列於此注焉）

增

唐書禮志曰元和十三年八月太常博士王彥威集開元二十一年以後至元和十三年正月五禮裁制敕格爲曲臺新禮三十卷上之又采元和以來至長慶典禮故事不同者益以王公士民昏祭之禮爲續曲臺禮三十卷　五代史曰周世宗顯德五年十一月庚戌敕竇儼集通禮儀上言禮者太一之紀品物之宗自五帝之後三代以來損益因革咸有憲章越在唐室程軌量昭物采則有開元禮在紀先後明得失則有通典在録一代之事包五禮之儀比類相從討尋不紊則有會典在二者經國之大典也梁朝之後戎祀朝會多於市廛草定儀注前代矛盾率多粃粺請依唐會要門類上自五帝迄於聖朝悉命編次開元禮通典之書包綜於内名曰大周通禮俾禮院掌之　宋史曰開寳四年五月命中丞劉温叟中書舍人李昉知制誥盧多遜扈蒙詹事楊昭儉補闕賈黃中司勳郎和峴中舍陳鄂以本朝沿革制度損益開元禮爲之其年六月丙子書成上之凡二百卷目録二卷號曰開寳通禮藏於書府六年四月十八日翰林學士盧多遜又上新脩開寳通禮義纂百卷詔付禮院　又曰天聖五年十月辛未太常博士同知禮院王皞所撰禮閣新編六十卷初天禧中同判太常禮院陳寛請編次本院所承詔敕其後不能就皞因取國初至乾興所下詔敕刪去重複類以五禮之目成書上之賜五品服熙寧十年七月廿七日丙子詔太常禮院續脩禮閣新編　又曰景祐四年三月庚子同知太常禮院吳育言今禮院所藏禮文故事未經刊脩而類例不一請擇儒臣與本院官約古今制度叅定爲一代之法從之至慶曆四年正月辛卯提舉賈昌朝編脩官孫祖德李宥張方平呂公綽曾公亮王洙孫瑜余靖刁約上之爲太常新禮四十卷　又曰寳元二年六月丁卯天章待制直史館宋祁同脩纂禮書康定元年十月癸巳館閣校勘刁約歐陽脩同脩禮書　又曰紹興元年七月七日章傚上歐陽脩編纂太常因革禮一百卷詔付太常是年十一月八日辛丑太常少卿趙子書言政和宣和續編因革禮渡江皆散失欲自渡江以後脩纂成書目爲紹興續編太常因革禮詔可明年太常以總例及吉凶嘉新四禮凡八十六篇二十七卷始於

建炎至紹興二年編類粗成未以進御九年太常丞梁仲敏言紹聖三年以後纂脩尚缺請委官編類詔本寺續脩不克成書淳熙十二年三月庚子始進中興禮書三百卷

又曰元祐五年十一月一日壬戌給事中范祖禹言太祖時聶崇義所撰三禮圖書於國子監講堂伏見太常博士陳祥道專意禮樂所進禮書一百五十卷比崇義圖尤爲精密請付太常與崇義圖參用詔兩制看詳以聞

又曰政和三年正月二十九日壬午頒行五禮新儀先是大觀元年正月朔詔講求典禮十三日尚書省置議禮局二年十一月十七日御製冠禮沿革十一卷付議禮局餘五禮令視此編次四年二月九日戊寅脩成大觀新編禮書吉禮二百三十一卷祭服制度十六卷祭服圖一冊詔行之政和元年三月六日續編成賓軍等四禮四百九十七卷詔頒行於是鄭居中等奏編成政和五禮新儀並序例總二百二十卷目録六卷三年三月癸亥朔御製序曰循古之意而勿泥於古適今之宜而勿牽於今議禮局請刻石太常寺七月己亥詔比裒集三代鼎彝簠簋盤匜爵豆之類五百餘器載於圖詔有司改造祭器置禮制局討論古今沿革以成一代之典六年閏正月太府丞王鼎言新儀藏在有司民未通曉望依新樂頒行令州縣召禮生肄業使之推行民間幷以新儀從事從之

又曰四年葛勝仲爲太常少卿自建隆至治平初所行典禮嘗爲書百篇勝仲續其書自治平迄政和四年部居條目皆視歐陽脩之舊

又曰太常少卿余端禮請編類書久不上淳熙七年七月十一日禮部郎范仲藝言太祖立經陳紀爲萬世觀首命大臣約唐禮書著爲通禮列聖相承有禮閣新編太常新禮因革禮五禮分門各以類舉自時厥後繼纂續編中興以來久缺不録望命太常編次大臣兼領其事以著一代彌文考百世損益詔趣成書

又曰紹興間太常少卿趙子書爲續因革禮三十卷其後禮官踵爲之書成未得進御十二年三月二十七日權禮部侍郎史彌大言太上再造講明典禮陛下紹統如内禪慶壽之類更古所無宜宣取以進略經一覽付之有司俾常遵守詔禮部太常寺繳進四月十七日上之凡三百卷賜名中興禮書

遼史禮志曰遼本朝鮮故壤箕子八條之敎流風遺俗蓋有存者自其上世緣情制宜隱然有尚質之風遙輦胡剌可汗制祭山儀蘇可汗制瑟瑟儀阻午可汗制柴冊再生儀其情樸其用儉敬天恤灾施惠本孝出於悃誠殆有得於膠瑟聚訟之表者太宗克晉稍用漢禮今國史院有金陳大任遼禮儀志皆其國俗之故又有遼朝雜禮儀爲多則

得宣文閣所藏耶律儼志視大任爲加詳存其略著於篇　金史禮志曰金人之入汴也時宋承平日久典章禮樂燦然備具金人既悉收其圖籍載其車輅法物儀仗而北時方事軍旅未遑講也既而即會寧建宗社庶事草創皇統間熙宗巡幸析津始乘金輅導儀衛陳鼓吹觀聽赫然一新而宗社朝會之禮亦次第舉行矣繼以海陵狼顧志欲幷吞江南乃命官脩汴故宮繕宗廟社稷悉載宋故禮器以還外而黷武內而縱欲其猷既失奚敢議禮樂哉世宗既興復收向所遷宋故禮器以還迺命官參校唐宋故典沿革開詳定所以議禮設詳校所以審樂統以宰相通學術者於一事之宜適一物之節文既上聞而始彙次至明昌初書成凡四百餘卷名曰金纂脩雜録凡事物名數支分派引珠貫棋布井然有序炳然如丹又圖吉凶二儀鹵簿十三節以備大葬小鹵簿九節以備郊廟而命尚書左右司春官兵曹太常寺各掌一本其意至深遠也是時寓內阜安民物小康而維持幾百年者實此乎基嗚呼禮之爲國也信矣乎而況關雎麟趾之化其流風遺思被於後世者爲何如也宣宗南播圖籍散逸而其宰相韓企先等之所論列禮官張瑋與其子行簡所著自公紀亦亡其傳故書之存僅集禮若干卷其藏史館者又殘缺弗完姑掇其郊社宗廟諸神祀朝覲會同等儀而爲書若夫凶禮則略焉　元史禮志曰元之有國肇興朔漠朝會宴饗之禮多從本俗太祖元年大會諸侯王於斡難河即皇帝位始建九斿白旗世祖至正元年命劉秉忠許衡始制朝儀而大饗宗親錫宴大臣猶用本俗之禮

禮總載二

增易曰嘉會足以合禮　又曰物畜然後有禮故受之以履　尚書舜典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　原周禮曰大宗伯之職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祇（事謂祀之祭之享之）以凶禮哀邦國之憂（哀謂救患分災也）以賓禮親邦國（親謂使之親附）以軍禮同邦國（同謂威其不協及僭差者）以嘉禮親萬民（嘉善也所以因人心所善而爲制）吉禮之別十有二一曰禋祀二曰實柴三曰槱（酉）燎四曰血祭五曰埋沉六曰疈（普逼反）辜七曰肆（他歷反）獻八曰饋食九曰祠十曰禴十一曰嘗十二曰烝凶禮之別有五一曰喪禮哀死亡二曰荒禮哀凶札（荒人物有害）三曰弔禮哀禍災（遭水火也）四曰禬禮哀圍敗（同盟者合會財貨以更其所喪也）五曰恤禮哀寇亂（鄰國相憂）賓禮之別有八一曰朝二曰宗三曰覲四曰遇五曰會六曰同七曰問八曰視（朝聘曰問殷頫曰視）軍禮之別有五一曰大師之禮以用衆二曰大均之禮以恤衆（均其地正所以憂民）三曰大田之禮以簡衆（因田習兵

（閱車徒之數也）四曰大役之禮以任衆（築宮室所以事民力强弱）五曰大封之禮以合衆（正封疆溝塗所以合聚其民）嘉禮之別有六一曰飲食二曰婚冠三曰賓射四曰饗燕五曰脤膰六曰賀慶　又曰太宰掌建邦之六典三曰禮典以和邦國以統百官以諧萬民　又曰大司徒以五禮防民之僞而教之中　禮記曰禮也者體也體不備謂之不成人　又曰夫禮者所以定親疏決嫌疑別同異明是非也道德仁義非禮不成教訓正俗非禮不備分爭辯訟非禮不決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禮不定宦學事師非禮不親班朝治軍涖官行法非禮威嚴不行禱祠祭祀供給鬼神非禮不誠不莊　又曰言偃復問曰夫子之極言禮也可得而聞與孔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得夏時焉我欲觀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吾得坤乾焉　又曰故人情者聖王之田也脩禮以耕之陳義以種之講學以耨之本仁以聚之播樂以安之　又曰禮其在人也如竹箭之有筠也松柏之有心也二者居天下之大端矣故貫四時而不改柯易葉（鄭注云筠篠也端本也四物於天地最得氣之本或柔韌於外或和澤於內用此不變易也人之得禮亦猶是也）　又曰鸚鵡能言不離飛鳥猩猩能言不離禽獸今人而無禮雖能言不亦禽獸之心乎【增】又曰禮者不可不學也夫禮者自卑而尊人雖負販者必有尊也而況富貴乎　又曰君子行禮不求變俗　又曰夫禮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故失之者死得之者生　又曰甘受和白受采忠信之人可以學禮　又曰夫禮禁亂之所由生猶坊止水之所自來也故以舊坊爲無所用而壞之者必有水敗以舊禮爲無所用而去之者必有亂患　又曰治國而無禮譬猶瞽之無相與倀倀乎其何之譬如中夜有求於幽室之中非燭何見若無禮則手足無所措耳目無所加進退揖讓無所別【原】左傳曰會於黃父子太叔見趙簡子簡子問揖讓周旋之禮對曰是儀也非禮也簡子曰敢問何謂禮對曰聞諸先大夫子產曰夫禮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　又曰邾隱公來朝子貢觀焉邾子執玉高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公皆有死亡焉夫禮生死存亡之體也將左右周旋進退俯仰於是乎取之今朝賀而不度高仰驕也卑俯替也驕近亂替近疾君爲主其先亡乎【增】又曰孟僖子病不能相禮及其將死也召其大夫曰禮人之幹也無禮無以立吾聞將有達者曰孔丘聖人之後也我若獲沒必屬說與何忌于夫子使事之而學禮焉以定其位【原】論語曰顏回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爲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顏回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

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回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漢書曰叔孫通爲高祖制漢儀十二篇　增又曰王者必因前王之禮而順時施宜有所損益節人之心稍稍制作焉　又曰宣帝時諫議大夫王吉上疏願述舊禮明王制驅一代之人躋之仁壽之域　原後漢書曹褒傳曰詔召元武司馬班固問定禮制之宜固曰京師諸儒多能說禮宜廣招集共議得失帝曰作舍道邊三年不成會禮之家名爲聚訟互生疑異筆不能下昔者堯作大章一夔足矣章和元年乃召曹褒詣嘉德門持班固所上叔孫通漢儀十二篇敕褒曰此制散略多不合經今宜依制條使可施行褒於南宮東觀考正舊禮上自天子至於庶人冠婚吉凶終始制度以爲一百五十篇　莊子曰三皇五帝之禮義法度不矜於同而矜於治故譬三皇五帝之禮義法度其猶樝梨橘柚耶其味相反而皆可於口故禮義法度應時而變也　孫卿子曰人生有欲欲則求求則爭爭則亂亂則窮先王惡其亂也故制禮義以節之　增又曰禮者人主以爲羣臣尺寸尋丈檢式也　原愼子曰禮從俗政從上使從君國有貴賤之禮無賢不肖之禮有長幼之禮無勇敢之禮有親疏之禮無愛憎之禮　管子曰禮者因人之情緣義之理而爲之節文者也　增尸子曰秋爲禮西方爲秋秋肅也萬物莫不肅敬禮之至也　原禮稽命徵曰禮之動搖也與天地同氣四時合信陰陽爲符日月爲明　家語曰孔子言於魯哀公曰人之所以生禮爲大非禮無以事天地之神辨君臣長幼之位　大戴禮曰禮象五行也其義四時也故以四時舉有恩有義有節有權　物理論曰禮者履也律也義同而名異五禮者吉凶軍賓嘉也　董生書曰理者天所爲也文者人所爲也人所爲謂之禮禮者因人情而爲節文也以救其亂夫隄者水之防也禮者人之防也刑防其末禮防其本　增又曰夫禮者陰陽之際也百事之會也所以尊天地賓鬼神序上下之道也　原典略曰孔子適宋與弟子習禮樹下宋司馬桓魋使人拔其樹去適於野

禮總載三

原明體　辨位（春秋說題禮者所以設容明天地之體也　下詳總二）承天　法地（上詳總一　下詳總二）設容　辨等（上詳明體注　周禮以人辨等則人不越）觀殷　適魯（上詳總二　左傳韓宣子適魯曰周禮盡在魯矣）詣民　安上（上詳總二　孝經以安上治民莫善於禮）敎敬　脩睦（周禮十二敎一曰祀禮敎敬二曰陽禮敎讓三曰陰禮敎親　禮記曰昔者仲尼與於蜡賓事畢出遊於觀之上喟然而歎曰大道之行也天下爲公選賢與能講信脩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制中　脩外（禮記子貢越席而對

（曰敢問將何以為此中者子曰禮乎夫禮所以制中也漢書六經之道同歸而禮樂之用為急故樂以治內而為同禮以脩外而為異同則和親異則畏敬和親則無怨畏敬則不爭）順時 從俗（俱詳總二）周旋 規矩（上詳總二 禮記禮之於正國也猶衡之於輕重也繩墨之於曲直也規矩之於方圓也故衡誠縣不可欺以輕重繩墨誠陳不可欺以曲直規矩誠設不可欺以方圓君子審禮不可誣以姦詐）事師 敬長（上詳總二 袁准正書禮者何也緣人情而為之節文者也嚴父愛親之情也尊親敬長之義也）天經 地義（俱詳總二）體信 成仁（禮記先王脩禮以達義體信以達順 下詳總二）應變 從宜（上詳總二禮記禮從宜康成注事不可常也 晉士匄帥師侵齊聞齊侯卒乃還春秋善之）考信 成道（禮記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選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謹於禮者也以考其信示人有常注考成也 下詳總二）同天氣 合人心（上詳總二 禮記禮者合於天時設於地財順於鬼神合於人心理萬物者也）統百官 理萬物（上詳總二 下詳合人心注）象五行 變四時（上詳總二 下詳總一）兄弟親 君臣義（禮記非禮無以辨男女父子兄弟之親婚姻疏數之文又朝覲之禮所以明君臣之義也）定君臣 篤父子（上詳總二 禮記禮義以為紀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婦以設制度以立田里）別男女 決嫌疑（俱詳總二）明是非 別異同（俱詳總二）合陰陽 同天地（漢書治身者斯須忘禮則暴慢入之矣為國者一朝失禮則荒亂及之矣人含天地陰陽之氣有喜怒哀樂之情稟其性而不能節矣 下詳總二）一 達人情 從天道（禮記禮義也者人之大端也所以講信脩睦而固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也所以養生送死事鬼神之大端也所以達天道順人情之大竇也左傳齊侯伐曹入其郛討其來朝也季文子曰齊侯其不免乎己則無禮而討於有禮者曰汝何故行禮禮以順天天之道也）增 末節 虛名（禮記鋪筵席陳尊俎列籩豆以升降為禮者禮之末節也故有司掌之 唐禮樂志曰三代而上治出於一而禮樂達於天子三代而下治出於二而禮樂為虛名）防範 經緯（楊子川有防器有範見禮教之至也 荀子將原先王本仁義則禮正其經緯蹊逕也）文獻不足 損益可知（論語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 又殷因于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敬以行 儉而用（左傳敬禮之輿也不敬則禮不行 詩序蟋蟀刺晉昭公也儉不中禮故作詩以刺之欲其及時以禮自虞樂也此晉也而謂之唐本其風俗憂深思遠儉而用禮乃有堯之遺風焉）固上下 尚往來（左傳君有君之威儀其臣則而象之臣有臣之威儀其下畏而愛之是以上下能相固 曲禮太上貴德其次務施報禮尚往來往而不來非禮也來而不往亦非禮也）盈孫折衷 崇敬多識（唐書殷盈孫時喪亂後制度彫紊追補客典皆盈孫折衷焉 又歸崇敬治禮家學多識客典）杜佑通典 劉岳書儀（唐劉秩撰百家倣周六官法為政典三十五篇房琯稱其才過劉向而杜佑以為未盡因廣其闕參益新禮為二百篇奏之優詔嘉美儒者服其約而詳 五代劉岳為太常卿初鄭餘慶常採唐士庶吉凶書疏之式雜以當時家人之禮為書儀兩卷明宗見其有起復冥婚之制歎曰儒者所以隆孝弟而端風俗且無金革之事起復可乎婚吉禮也用於死者可乎乃詔岳選文學通古今之士共刪定之）

禮總載四

原 則天（左傳夫禮天地之經而民實則之則天之明因地之利）法地（白虎通禮以法地）事會（詳總二）大行（禮器忠信禮之本也義理禮之文也無本不立無文不行）為國（左傳齊侯謂晏子曰吾今而後知禮之可以為國也對曰禮之可以為國也久矣與天地並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婦聽禮也君令而不違臣共而不貳父慈而教子孝而箴兄愛而友弟敬而順夫和而義妻柔而正姑慈而從婦聽而婉禮之善物也公曰善哉寡人今而後聞此禮之上也）御民（說苑齊景公登射晏子脩禮而待公曰選射之禮寡人厭之久矣吾欲得天下勇士與之圖國晏子對曰

（君子無禮是庶人也庶人無禮是禽獸也禮者所以御民也轡者所以御馬也無禮而能治國家者未之聞也）

四嶽典（史記五帝紀舜曰咨四嶽有能典朕三禮馬融注三禮天神地祇人鬼之禮）

司徒脩（王制司徒脩六禮以節民性鄭注司徒地官卿掌邦教者也）

物之致（禮器禮也者物之致也）

義之實（禮運禮也者義之實也協諸義而協則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也）

人之主（詳總二）

國之幹（左傳天王使召武公內史過賜晉侯命受玉惰過歸告王曰晉侯其無後乎王賜之命而惰于受瑞先自棄也已其何繼之有禮國之幹也敬禮之輿也不敬則禮不行禮不行則上下昏何以長世）

定社稷（又禮經國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後嗣者也）

儐鬼神（禮運禮者儐鬼神考制度也）

兼仁義（袁子書禮者兼仁義也）

行政令（左傳公如晉自郊勞至于贈賄無失禮晉侯謂女叔齊曰魯侯不亦善於禮乎對曰魯侯焉知禮是儀也不可謂禮禮所以守其國行其政令無失其民者也）

治人情（禮運聖王脩義之柄禮之序以治人情）

振物恥（禮記哀公篇孔子曰內以治宗廟之禮足以配天地之神明出以治朝廷之禮足以立上下之敬物恥足以振之國恥足以興之鄭注物猶事也物恥臣恥也振猶救也國恥君恥也君臣之行有可恥者禮足以救之足以興復之）

有則安（曲禮人有禮則安無禮則危故曰禮者不可不學也）

無則勞（論語恭而無禮則勞慎而無禮則葸勇而無禮則亂直而無禮則絞）

天地經緯（左傳簡子曰善哉禮之大也太叔對曰禮上下之紀天地之經緯也民之所以生也是以先王尚之故人之能自曲直以赴禮者謂之成人大不亦宜乎簡子曰鞅也請終身守此言）

治國粉澤（周書禮義治國之粉澤）

體情制文（淮南子禮者體情而制文者也）

反本脩古（禮器禮也者反本脩古不忘其初）

章疑別微（禮坊記夫禮章疑別微以為民防者也）

防淫節侈（白虎通禮所以防淫逸節侈靡也）

民之大事（王褒服要記序古之制禮其品有五吉禮祭祀是也凶禮喪葬是也賓禮朝享是也軍禮師旅是也嘉禮婚冠是也五者民之大事舉動之所由也）

君之大柄（禮運禮者君之大柄也）

猶酒有糵（禮運禮之於人猶酒之有糵君子以厚小人以薄鄭注皆得以為美味性善者醇耳）

如熱有濯（左傳衛襄公如楚使北宮文子佗入聘鄭文子言於衛侯曰鄭有禮其數世之福也其無大國之討乎詩云誰能執熱逝不以濯禮之於政如熱之有濯也濯以救熱何患之有）

有則外諧（禮器君子有禮則外諧而內無怨）

廢則恩薄（禮經解喪祭之禮廢則臣子之恩薄而倍死忘生者衆矣）

退讓以明（曲禮君子恭敬撙節退讓以明禮）

信讓以求（禮表記君子恭儉以求役仁信讓以求役禮）

不驕不淫（曲禮富貴而知好禮則不驕不淫貧賤而知好禮則志不懾）

不儉不奢（白虎通禮者盛不足節有餘使凶年不儉豐年不奢貧富不相懸也）

明義明恩（禮經解朝覲之禮所以明君臣之義也聘問之禮所以使諸侯相尊敬也喪祭之禮所以明臣子之恩也鄉飲酒之禮所以明長幼之序也婚姻之禮所以明男女之別也）

不廢不沒（禮坊記君子不以菲廢禮不以美沒禮鄭注[illegible]可以為薄[illegible]美過禮而去禮[illegible]其）

小大顯微（禮器禮有大有小有顯有微大者不可損小者不可益顯者不可揜微者不可大）

多少高下（禮器禮有以多為貴者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一此以多為貴也有以少為貴者天子無介祭天特牲天子適諸侯諸侯膳以犢諸侯相朝灌用鬱鬯無籩豆之薦大夫聘禮以脯醢此以少為貴也有以大為貴者宮室之量器皿之度棺椁之厚丘封之大此以大為貴也有以小為貴者宗廟之祭貴者獻以爵賤者獻以散此以小為貴也有以高為貴者天子之堂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此以高為貴也有以下為貴者至敬不壇埽地而祭天子諸侯之尊廢禁大夫士棜禁此以下為貴也有以文為貴者天子龍袞諸侯黼大夫黻士元衣纁裳此以文為貴也有以素為貴者至敬無文父黨無容大圭不琢大羹不和大路素而越席此以素為貴也）

增

失煩（禮記禮之失煩）

體備（禮記禮也者猶體也體不備君子謂之不成人）

白受采（詳總一）

繪後素（論語繪事後素謂先以粉地為質而後加采色也）

天澤履（易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

雷天壯（又雷在天上大壯君子以非禮弗履）

禮本於天（禮運夫禮必本於天動而之地列而之事變而從時協于分藝其居人也曰養其行

（之以貨力辭讓飲食冠婚喪祭射御朝聘）禮本於義（禮運治國不以禮猶無耜而耕也爲禮不本於義猶耕而弗種也）防偽教中（周禮地官大司徒以五禮防民之偽而教之中）釋回增美（禮器禮釋回增美質措則正施則行）文仲安知禮（禮器孔子曰臧文仲安知禮夏父弗綦逆祀而弗止也）晏子焉知（禮弓曾子曰晏子可謂知禮也已恭敬之有焉有若曰晏子一狐裘三十年遣車一乘及墓而反國君遣車七乘大夫遣車五乘晏子焉知禮）老子絕滅（楊子老子之言道德吾有取焉耳及搥提仁義絕滅禮學吾無取焉耳）孔子嬉戲（孔子爲兒時嬉戲常陳俎豆設禮容）有本有文（禮記先王之立禮也有本有文忠信禮之本也義理禮之文也）可傳可繼（禮弓弁人有其母死而孺子泣者孔子曰哀則哀矣而難爲繼也夫禮爲可傳也爲可繼也故哭踊有節）始諸飲食（禮運夫禮之初始諸飲食其燔黍捭豚汙樽而抔飲蕢桴而土鼓猶若可以致其敬於鬼神）別於禽獸（曲禮夫唯禽獸無禮故父子聚麀是故聖人作爲禮以教人使人以有禮知自別於禽獸）草上其儀（唐書杜鴻漸至靈武與柳冕等勸肅宗即皇帝位以係中外望鴻漸明習朝章採舊儀設壇壝城南先一日草具其儀上之）草具其儀（唐書李吉甫貞元初爲太常博士年尚少明練典故昭德皇后崩自天寶後中宮虛缺禮廢吉甫草具其儀德宗善之）百年後興（史記魯兩生曰禮樂必積德百年而後興）斯須不去（禮記禮樂者不可斯須去身者也）

禮總載五

原 防德（禮以防德）治躬（致禮以治躬則莊敬莊敬則威嚴）國維（管子國有四維一曰禮）天秩（有禮）魯秉（齊仲孫湫曰魯猶秉周禮未可取也）殷因（夏造殷因）爲晉（左傳伯石一爲禮于晉猶荷其祿況以禮終始乎）用夷（杞成公用夷禮）飾情（禮以飾情注曲禮三千）制心（以禮制心）建中（禮立中道于人）表微（君子表微謂禮也）玉帛（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節文（禮文等數）哀樂（哀樂之分皆以禮終）莊敬（見上）明備（禮樂明備）緣飾（漢書緣飾苛禮）講求（國語隋武子聘周歸講聚三代典禮）率履（不越注履禮也）治辨（其治辨者其禮具）人急（禮者人之急）縱言（夫子縱言至于禮）過制（樂記過制則亂）由文（由用也用禮之文也）過數（過禮之數也）逆古（是逆古之禮）許人（汰哉叔氏專以禮許人）不偏（禮備而不偏其惟大聖乎）無體（之禮）多曠（必多曠于禮矣）無違（禮無違者）先王制（先王制禮過之者俯而就之不及者跂而及之）有司掌（鋪筵席陳樽俎列籩豆以升降爲禮者禮之末節故有司掌之）正情性（禮樂所以立人倫正情性人足以防其失也）節人心（禮節人心）無輕議（禮記無輕議）不可去（詳總四）著誠去偽（禮之經也）別嫌明微（禮記禮者君之大柄也所以別嫌明微）天地同節（大禮與天地同節）上下有禮（晉文觀師上下有禮其可用也）哀公問禮（哀公問禮于孔子孔子曰大禮何如君子之言禮也何其尊也孔子曰丘也不足以知禮）竇融問儀（後漢書光武征隗囂竇融與大軍會高平第一先遣從事問會見之儀適是時軍旅代興諸將與三公交錯道中或背使者交私語帝聞融問禮儀甚善之）林放之問（林放問禮之本子曰大哉問禮與其奢也寧儉）鄹子之知（子入太廟每事問或曰孰謂鄹人之子知禮乎子聞之曰是禮也）秕稗之禮（不備）委巷之禮（鄙俚之義）不爲必壞（君子三年不爲禮禮必壞）無禮及禍（多行無禮禍必自及）行爲人紀　張爲國維　禮煩則亂　禮勝則離　敬自中出　禮由外作　易而生亂　過則有盈

增 下人（禮下于人必有所求）正國（詳總三禮之于正國也云云）不棄（又齊仲孫湫曰魯不棄周禮未可動也）

畫在（三詳總） 勤禮（左傳君子勤禮） 問禮（孔子問禮於老聃） 定位（左傳學禮焉以定其位） 食言（又無禮必食言） 親有禮（又親有禮王之器也） 討有禮（二詳總） 主減（樂記禮主其減） 近情（禮器君子曰禮之近人情者非其至者也） 百年其戎（左傳辛有適伊川見被髮而祭于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禮先亡矣） 數世之福（又鄭有禮數世之福也） 失而求諸野（孔子曰禮失而求諸野） 行之惟其人（仲尼燕居曰制度在禮文爲在禮行之其在人乎） 禮豈爲我輩設（世說） 禮不可斯須去 張曹爭論於漢朝 荀摯競爽於晉世 天理之節文 人事之儀則 蘇公有非禮之舉其臣諫以必書 周王有非禮之宴戒其臣以勿籍 朝廷有大疑不必聚諸儒之訟 國家有盛典不必施野外之儀

禮總載六

原賦楚荀況禮賦曰爰有大物非絲非帛文理成章非日非月爲天下明生者以壽死者以藏城郭以固三軍以彊粹而王駁而霸無一焉以亡臣愚弗識敢請之王王曰此夫文而不采者歟簡而易知而致有理者歟君子所敬小人所不亂者歟性不得則若禽獸性得之則具足者歟匹夫隆之則爲聖人諸侯隆之則一四海者歟至明而約甚順而體請歸之禮

原詔李德林爲隋文帝脩定五禮詔曰禮之爲用時義大矣哉黃琮蒼璧降天地之神粢盛犧牲致宗廟之敬正父子君臣之序明婚姻喪紀之節故道德仁義非禮不成安上化民莫善於禮 唐貞觀中須禮樂詔曰先王制禮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象天地以制法通神明以施化樂由內作禮自外成可以移風易俗揖讓而天下化者其惟禮樂乎固以同節同和無聲無體寧飾玉帛之容豈崇鐘鼓之奏

增論宋王安石禮論曰嗚呼荀卿之不知禮也其言曰聖人化性而起偽吾是以知其不知禮也知禮者貴乎知禮之意而荀卿盛稱其法度節奏之美至於言化則以爲偽也亦烏知禮之意哉故禮始於天而成於人知天而不知人則野知人而不知天則偽聖人惡其野而疾其偽以是禮興焉今荀卿以謂聖人之化性爲起偽則是不知天之過也夫斲木而爲之器服馬而爲之駕此非生而能者也故必削之以斧斤直之以繩墨圓之以規而方之以矩束聯膠漆之而後器適於用焉前之以銜勒之制後之以鞭策之威馳驟舒疾無得自放而一聽於人而後馬適于駕焉然聖人捨木而不爲器捨馬而不爲駕者固亦因其天資之材也今人生而有嚴

父愛子之心聖人因其性之欲而爲之制焉故其制雖有以強人而乃以順其性之欲也聖人苟不爲之禮則天下蓋將有慢其父而疾其母者矣此亦可謂失其性也得其性者以爲僞則失其性者乃可以爲眞乎此荀卿之所以爲不思也

增序宋曾鞏禮閣新儀目錄序曰夫禮者其本在於養人之性而其用在於言動視聽之間使人之言動視聽一於禮則安有放其邪心而窮於外物哉故設其器制其物爲其數立其文以待其有事者皆人之起居出入吉凶哀樂之具所謂其用在乎言動視聽之間者也然而古今之變不同而俗之便習亦異則法制度數其久而不能無弊者勢固然也故爲禮者其始莫不宜於當世而其後多失而難遵亦其理然也失則必改制以求其當故羲農以來至於三代禮未嘗同也後世去三代千有餘歲其所遭之變所習之便不同固已遠矣蓋上世聖人有爲耒耜者或不爲宮室爲舟車者或不爲棺槨豈其智不足爲哉以爲人之所未病者不必改也至於後聖有爲宮室者不以土處爲不可易也爲棺槨者不以葛溝爲不可變也豈好爲相反哉以爲人之所既病者不可因也又至於後聖則有設兩觀而更采椽之質攻文梓而易瓦棺之素豈不能從儉哉以謂人情之所好能爲之節而不能變也由是觀之古今之變不同而俗之便習亦異則亦屢變其法以宜之何必一一以追先王之迹哉其要在於養民之性防民之欲者本末先後能合乎先王之意而已此制作之方也故元樽之尚而薄酒之用太羹之先而庶羞之飽一以爲貴本一以爲親用則知有聖人作而爲後世之禮者必貴俎豆而今之器用不廢也先弁冕而今之衣服不禁也其推之皆然然後其所改革更易不至乎拂天下之勢駭天下之情而固已合乎先王之意矣

增雜文唐韓愈讀儀禮文曰余嘗苦儀禮難讀又其行於今者蓋寡沿習不同復之無由考於今誠無所用之然文王周公之法制粗在於是孔子曰吾從周謂其文章之盛也古書之存者希矣百氏雜家尚有可取況聖人之制度耶於是掇其大要奇辭奧旨著於篇學者可觀焉惜乎吾不及其時進退揖讓於其間嗚呼盛哉

制禮

原述舊（漢王吉爲諫議大夫上言願與大臣延及儒生述舊禮明王制驅一世之人躋之仁壽之域）　用新（後漢曹褒常感朝廷制度未備慕叔孫通爲漢禮儀以序禮事依舊典雜以五經讖記撰次天）

（子至庶人冠婚吉凶始終制度又作章句和帝遂用新禮冠擢褒爲監羽林左騎）達變（史記以書爲御者不盡馬之情以古制今者不達事之變）去舊（以舊禮爲無所用而去之者必有亂患）不襲（三王異代不相襲禮）相沿（禮樂之情同故明王以相沿也言不改革也）天子議（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天子出（天下有道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定漢儀（叔孫通制禮以定漢朝之儀）守唐法（仲尼曰夫晉守唐叔之法度以經緯其民）順其宜（史記聖人因事以制禮故事異而禮易帝王不相襲何禮之拘五帝三王隨時制事法度制令各順其宜衣服器械各便其用聖人之興不相襲而治夏殷之衰也不易禮而滅然則反古未可非而脩禮未足多也）主其減（禮主其減禮減而進以進爲文禮減而不進則消注禮者人所倦故久則減省文美也消盡也）綿蕝習（叔孫通制禮儀以正君臣之位與弟子百餘人爲綿蕝野外習之所撰禮與律令同錄藏於禮官）皮弁行（韓延壽爲潁川太守嫁娶喪祭儀品令諸生皮弁執俎豆爲吏人行禮）治定制（王者治定制禮）因事制（聖人因事以制禮詳前）流不從（禮曰變禮易樂爲不從不從者君流之注流放也謂諸侯）誅擅制（後漢張酺張敏等奏曹褒擅制漢禮破亂聖術請加誅帝雖寢其奏而漢禮遂不行）多制將亡（叔向曰國將亡必多制）過制則亂（過作則暴）禮自外作（禮自外作故文也）禮以地制（靜而屬陰）無作聰明亂舊章（章典也）罔以側言改厥度（度法也並周書）道有弛張　禮從損益　誠宜達節　安可拘文　禮樂代興　文質迭出　所務便宜　寧拘損益　夫魯有初　採周之舊　適道在權　救時貴變　寧辭改作　所務便宜　簡乃易從　煩而則亂　稽彼古今　考諸損益　將立國幹　必節人心　何必改作　所宜守常　宜守彝倫　勿從亂制　所以去彼取此　不可以古制今　言雖念於芻蕘　禮難從其秕稗　苟用舍之必中　雖沿革而同歸　禮載從宜之文　易有隨時之義　夏造殷因豈煩改制　漢除秦敝亦謂便時　言之不中雖新意而奚爲　事且有初率舊章而可則　殷人之因夏禮政是以和　魏嗣之制漢儀事則不悖　增　以親（周禮春官宗伯以嘉禮親萬民以飲食之禮親宗族兄弟以昏冠之禮親成男女以賓射之禮親故舊朋友以燕饗之禮親四方之賓客以脤膰之禮親兄弟之國以賀慶之禮親異姓之國）以仁（禮記郊社之禮所以仁鬼神也嘗禘之禮所以仁昭穆也饋奠之禮所以仁死喪也射御之禮所以仁鄉黨也食享之禮所以仁賓客也）折衷　附會　君之大柄（禮運禮者君之大柄也）人之大端（禮運禮義也者人之大端也）伯夷降典（呂刑伯夷降典折民惟刑）周公作儀（周公作儀禮十二篇）禮事起於燧皇　禮名起於黃帝　伏羲以來五禮始彰　堯舜之時五禮咸備　經國家　定社稷　序民人　利後嗣　嚴上下　定尊卑　決嫌疑　別同異　事天地　易風俗　原　移風（移風易俗莫善于樂）治民（安上治民莫善于禮）導禮（導之以禮）變俗（君子行禮不求變俗）問俗（入國而問俗）易宜（禮脩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俗由禮變　人以化遷　立訓齊俗　作法導人　將欲救時　寧辭變俗　雖政不易宜章甫難施於越俗　而化之可漸紫服尚變其齊風　增　忽然易鄉而移　忽然易事而化（管子）童牛角馬（揚子童牛角馬不今不古注馬童牛角是其常也更而倒置失宜古今俱不合利用革矣）載車載

航（揚子入水載車出水載航宜于王之更注謂車航倒置宜變易以求正） 以建武永平之風 變太元隆安之俗（宋書劉穆之論） 時政再而塞 世變三而復 制法之民不可以遠舉 拘禮之民不可使應變（淮南子） 華端與薄俗俱興 妙緒與淳風俱絕（晉書李充學箴序）

威儀一 失儀附

原 定命（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注養威儀以致福） 正位（周禮大宗伯以九儀之命正邦國之位每命異儀） 敬慎（詩敬慎威儀以近有德） 趨蹌（巧趨蹌兮） 不愆（詩不愆于儀維人之德淑慎爾止云云） 必敬（必敬爾儀） 不忒（其儀不忒） 有容（物有其容） 玉聲（說服習容觀玉聲出揖私朝煇如也） 威容（漢侯霸矜儀有威容） 棣棣（威儀棣棣不可選也） 遲遲（威儀遲遲翼翼） 可畏（有威可畏謂之威） 可象（有儀可象謂之儀） 魯侯習（女叔齊曰魯侯焉知禮而屑屑焉習儀以亟言善于禮不亦遠乎注亟急也） 馮參脩（馮參字叔平為人矜嚴好脩容儀動作可觀） 上下相固（君有君之威儀其臣則而象之臣有臣之威儀其下畏而象之是以上下能相固） 朋友攸攝（攝以威儀） 長卿溫雅（漢薛廣德字長卿為人溫雅有醞藉） 少英矜嚴（魏朗字少英矜嚴脩整家人不見情容） 李忠脩整（後漢李忠為郎好禮脩整） 牟融方重（牟融舉止方重得大臣體） 伯魚見輕（第五倫字伯魚少蘊藉不脩威儀亦以此見輕） 孟孫見偉（後漢何熙字孟孫善為威容贊拜殿中音動左右帝偉之擢為中丞） 幽室必整（張湛矜嚴好禮動止有則處幽室必自脩整雖遇妻子若嚴君焉） 閑居不減（魏志司馬防字建公雖閑居威儀不減諸子雖成人不命進不敢進不命坐不敢坐不有所問不敢言也） 進止以禮（朱暉守業於太學性矜嚴進止以禮諸儒稱其高） 動作可觀（馮參詳前） 坐不盡席（周禮徒坐不盡席） 燕則有跪（凡祭於室中堂上無跪燕則有之注祭不跪主敬也燕有跪謂歡也） 惰以受玉知晉侯之將終（內史過言晉惠） 傲以執幣辨若敖之必滅（叔仲惠伯言楚越椒） 容止可觀 動作有文 樂且有儀 敢不慎儀 慎爾出話 敬爾威儀 足容目容誠宜 進退有度 接武布武能使威儀不忒

增 服（家語好生篇曰衰麻苴杖者志不存乎樂非耳弗聞服使然也黼黻袞冕者容不褻慢非性矜莊服使然也介冑執戈者無退懦之氣非禮純猛服使然也） 色（呂子重言曰顯然善樂者鐘鼓之色也湫然清淨者衰絰之色也艴然充盈手足矜者兵革之色也） 德隅（詩抑抑威儀維德之隅） 身度（聲為律身為度） 德之至（動容周旋中禮） 恭而安（張橫渠曰吾十五年學箇恭而安不成） 立必磬折 坐必抱鼓 視不離乎襘結之間 言不越乎表著之位 聲氣可範 精神可愛（見徐子法象篇） 直容之動矯矯行行 休容之動業業蹌蹌 德容之動顒顒卬卬 強弱之植在於骨 躁靜之決在於氣 慘懌之情在於色 衰正之情在於儀（劉子人物志） 衣服表容 珪璋範德 聲移宮羽 彩照山華 布步有章 立言成訓（晉書） 喜色猶然以出 怒色薦然以侮 欲色嫗然以婾 懼色薄然以下 憂色瞿然以靜（汲冢周書官人解） 幣帛之間有巧言令色事不成 車甲之間有巧言令

色事不捷（武紀解）原失儀受玉（邾子來朝執玉高其容仰公執玉卑其容俯子貢曰夫禮死生存亡之體也高仰驕也卑俯替也皆有死亡焉）登席（禮登席不由前爲躐席也）立懸（孔張失位立在懸間客從而笑之）稱諾（魏志游楚爲隴西太守以功封侯帝嘉之詔入覲楚自謂初不朝覲不知儀式帝敕侍中贊引呼隴西太守前楚稱諾帝顧之而笑）人而無止

吾何以觀　苟服位之或愆　在禮容而奚取　苟或愆于威儀　是乃易其紀律　禮失則昏　無禮則危

增氣不順（賈子若夫立而跛坐而蹁體怠懈志驕傲趨視數顧容色不比動靜不以度妄咳唾疾言嗟氣不順皆禁也）語皆媮（左傳曰魯叔孫昭子聘於宋宋元公與之燕飲酒樂昭子右坐歌終而語因相泣也樂祁曰過哉茲非哀所也吾聞之主民者不可以媮媮必死今君與叔孫其語皆媮死日不遠矣）

威儀二

增文魏徐幹法象篇曰夫法象立所以爲君子法象者莫先乎正容貌愼威儀是故先王之制禮也爲冕服采章以旌之爲佩玉鳴璜以聲之欲其尊也欲其莊也焉可以懈慢也夫容貌者人之符表也符表正故情性治情性治故仁義存仁義存故盛德著故可以爲法象斯謂之君子矣君子者無尺土之封而萬民尊之無刑罰之威而萬民畏之無羽籥之樂而萬民樂之無爵祿之賞而萬民懷之其所以致之者一也故孔子曰君子威而不猛泰而不驕詩云敬愼威儀惟民之則若夫情其威儀恍其瞻視忽其辭令而望民之則我者未之有也故書曰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人性之所簡也存乎幽微人情之所忽也存乎孤獨夫幽微者顯之原也孤獨者見之端也胡可簡也胡可忽也是故君子敬孤獨而愼幽微雖在隱蔽鬼神不得見其隙耳詩云肅肅兎罝施于中林處獨之謂也君子曰無戲謔之言言必有防無戲謔之行行必有檢言必有防行必有檢故雖妻妾不得而黷也雖朋友不得而狎也是以不愠怒而教化行於閨門不諫論而風聲紀乎鄉黨傳稱大人正己而物正者此之謂也以匹夫之居猶然況得志而行於天下乎唐堯之帝允恭克讓而光被四表成湯不敢怠遑而奄有九域文王祗畏而造被區夏易曰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言下觀而化也是故君子居身也謙在敵也讓臨下也莊事上也敬四者備而怨咎不作福祿從之詩云靖共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女故君子之交人也歡而不媟和而不同好而不佞詐學而不虛行易親而不媚多怨而寡非故無絕交無畔朋書曰愼始而敬終終以不困夫禮也者人之急也可終身蹈不可須臾離也須臾離則慆慢之行臻焉須臾忘則慆慢之心生焉況無禮而可以始終乎夫禮也者敬之經也敬也者禮之情也無敬無以行禮無禮無以節

敬道不偏廢相須而成是能盡敬以從禮者謂之成人故立必磬折坐必抱鼓周旋中規折旋中矩視不離於袺襘之間言不越乎表著之位聲氣可範精神可愛俯仰可宗揖讓可貴述作有方動靜有常帥禮不荒故爲萬夫之望也

法則

原 異宮（內則父子皆異宮鄭注異宮崇敬也）同席（曲禮父子不同席鄭注異尊卑也）服藥（又醫不三世不服其藥鄭注愼物齊也）尊賢（禮郊特牲尊賢不過二代注天子存二代之後猶尊賢也）器敝（又祭服敝則焚之祭器敝則埋之鄭注不欲人褻之也）牲死（又牲死則埋之龜筴敝則埋之）主奧（曲禮爲人子者居不主奧鄭注謂與父同室不敢當其尊奧室中西南隅謂之奧）自名（又子于父母則自名也鄭注名父母所爲也子者男子通稱也）使擯（論語使擯色勃如也足躩如也鄭注勃矜莊貌躩逡巡貌）私覿（又私覿愉愉如也享禮有容色鄭注享獻也聘既有享享用圭璧有庭實皮馬相間也覿見也既享乃以私覿見用束帛乘馬也）升堂（又升堂鞠躬如也鄭注鞠躬歛斂之貌屏氣者靜以待君言也）授坐（禮記少儀授立不跪授坐不立鄭注由便也）坐奠（內則其無篚則皆坐奠之鄭注篚盛物也奠停也）立視（曲禮立視五巂鄭注云立平視也巂猶規也謂輪轉之度巂或爲縈）辟刃（少儀凡有刺刃者以授人則辟刃鄭注辟刃不以刃向人也）授拊（少儀削授拊削曲刃拊謂把）操璧（曲禮執主器操幣圭璧則尚左手行不舉足車輪曳踵鄭注重慎也尚左手尊左也）徹縣（又大夫無故不徹縣士無故不徹琴瑟鄭注憂樂不相干也故謂災患喪病）夫人（論語邦君之妻君稱之曰夫人孔安國注當此諸侯驕僭不正稱號不審故孔子正之言禮如此也）老婦（曲禮夫人自稱于天子曰老婦鄭注自稱於天子謂畿內諸侯之夫人助祭若時事見）小童（又自稱於其君曰小童鄭注小童若云未成人也）婢子（又自世婦以下自稱婢子鄭注婢之言卑也於其君稱此以接見）盥漱（內則雞初鳴咸盥漱鄭注咸皆也謹按子事父母早起皆與見也）登臨（曲禮不登高不臨深鄭注爲其近危險也）聲必揚（又將上堂聲必揚鄭注警內人也）容無作（又將即席容無作鄭注作顏色變也）不徒行（王制君子耆老不徒行鄭注徒空也）不提挈（又輕任并重任分斑白者不提挈鄭注皆謂以與少者雜色曰斑）乘路馬（曲禮乘路馬必朝服鄭注路馬君所乘之馬ゝ）服法服（孝經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鄭注法服謂日月星辰山龍華蟲藻火粉米黼黻絺繡）則上衡（曲禮執天子之器則上衡鄭注謂高于心彌敬也此衡謂與心平）如不克（又執主器輕如不克鄭注云重慎之也主君也克勝也）衣毋撥（曲禮鄭注撥發揚貌）足無蹶（曲禮鄭注蹶行遽貌）勞無袒（曲禮謹案袒露形體也）立無跛（曲禮鄭注跛偏任也）毋怠荒（曲禮鄭注放散身體也）毋淫視（曲禮淫視睇盼也皆爲不敬也）毋儳言（曲禮鄭注儳猶暫也非類雜）毋勦說（曲禮鄭注勦猶擥也謂取人之說以爲己說）居不容（論語鄭注爲室家之敬難久也）寢不尸（論語鄭注云爲偃臥也）食至起（曲禮鄭注爲饌變）燭至起（曲禮鄭注異晝夜）不先舉（又主人不問客不先舉鄭注客自外來宜問其安否無恙及所爲來故）則先拜（又主人敬客則先拜客）不問舍（又弔喪不能賻不問其所費問疾弗能遺不問其所欲見人弗能館不問其所舍按鄭注皆謂傷思也）不巷歌（又鄰有喪舂不相里有殯不巷歌鄭注助哀也相謂送杵）必執紼（又助葬必執紼鄭注葬喪之大事紼引車索）不登壟（又適墓不登壟鄭注爲其不敬壟冢也墓塋域也）孫見祖名（內則凡父在孫見于祖亦名之禮如子見父無辭）不許友死（曲禮父母在不許友以死鄭注謂忘親也死謂報仇按聶政傳嚴仲子辟人爲聶政言曰

（臣有仇竊聞足下義甚高故進百金得以交足下之歡豈敢以有求望耶政曰老母在政身未敢以許人也）居側室（內則妻將生子及月辰居側室夫使人日再問之作而自問之妻不敢見使姆衣服而對）
（至于子生夫復使人日再問之夫齊則不入側室之門鄭注作謂有感動也側室謂燕寢之旁室也）使姆對（內則詳上）先爲祭服（曲禮無田祿者不設祭器有田祿者先爲祭服鄭注祭器可假）
（祭服宜自有）可衣裘帛（內則二十而冠可以衣裘帛二十冠而成人可以衣裘帛）顧不過轂（曲禮鄭注爲掩在後也）視不過衡（論語注車中不內顧者前視不過衡軛旁）
（視不過輢轂鄭注恐警衆也）執玉不趨（曲禮鄭注志重玉也）執圭鞠躬（論語鄭注執圭謂以君命聘于鄰國也如不勝敬之至也上如揖下如授不敢忘禮也勃如戰色恐辱君命也如有）
（循擧前曳踵行之愼也）獻馬執策（曲禮獻車馬者執策綏獻甲者執冑獻杖者執末獻民虜者操右袂鄭注凡操執者謂手所擧以告者也設其大者擧其小者便也甲鎧也冑兜鍪也民虜軍所獲也）
（操其右袂制之）獻鳥佛首（又獻鳥者佛其首鄭注爲其喙害人也佛戾也蓋爲小竹籠以冒之）入國問俗（曲禮鄭注俗謂常所行與所惡也）臨文不諱（又詩書不諱臨文不）
（諱鄭注爲其失事正）入國不馳（曲禮鄭注愛人也）入里必式（曲禮鄭注不誣十室）城上不呼（曲禮鄭注爲惑人）城上不趨（少儀執玉執龜筴不趨堂上不）
（趨城上不趨鄭注于重器于近尊于迫狹無容也步張足曰趨）堂上不趨（曲禮）室中不翔（曲禮鄭注爲其迫也行而張拱曰翔）堂上接武（曲禮鄭注武迹也迹相接爲每移足）
（半躡之中人之迹尺二寸也）堂下布武（曲禮鄭注每移足各自成迹不相躡也）折旋中矩（玉藻鄭注曲行也宜方）立必正方（曲禮鄭注習其自端正也）在朝
言禮（曲禮鄭注于朝廷言無所不用禮）在官言官（又在官言官在府言府在庫言庫在朝言朝鄭注唯君命所在就展習之也官謂版圖文書之處府謂寶藏貨賄之處庫謂車馬兵甲之處朝謂君）
（臣謀政事之處）不言婦女（又公庭不言婦女鄭注非其時也）不及犬馬（又朝言不及犬馬鄭注非公議也）當食不歎（曲禮鄭注食或以樂非歎所也）盛饌而
作（論語孔安國注作起也敬主人之親饋也）客踐乃坐（曲禮鄭注客安主人乃敢安也講問宜坐）客跪撫席（曲禮鄭注撫之者答主人之親正）臨喪不笑（曲禮鄭注宜有）
（哀色也）望柩不歌（曲禮鄭注哀傷之無容樂）不有私財（曲禮爲人子之道不得私有財也）不敢私與（內則鄭注家事統于尊者也）賜食先嘗（論語君賜）
（食必正席先嘗之孔安國云敬君惠也既嘗之以次班薦之薦其先祖也）飲藥先嘗（曲禮親有疾飲藥子先嘗之鄭注嘗度其所堪）衣純以繢（深衣具父母衣純以繢鄭注尊者存以多飾爲）
（孝繢畫文也）衣純以素（又孤子衣純以素鄭注三十以下無父稱孤也）不名卿老（曲禮國君不名卿老世婦大夫不名世臣姪娣士不名家相長妾鄭注雖貴于其國家猶有所尊也卿老）
（上卿也世臣父時老臣）不撫僕妾（雜記鄭注略于賤也僕妾死君不親自撫安其尸也）每事請姑（內則家婦每事請于姑鄭注謂傳家事于長婦也婦雖傳猶不敢專行也）不敢
冢婦（又介婦不敢敵于冢婦鄭注雖有勤勞不敢掉磬）自稱小君（夫人自稱於諸侯曰寡小君曲禮注謂饗來朝諸侯之時）祇見孺子（內則母某敢用時日祇見孺子夫對曰欽有帥）
（父執子之右手咳而名之妻對曰記有成鄭注母某若言某氏也祇敬也帥循也言教之使有循也執右手明將授之事也記猶識有成言使之有成也）外事內事（曲禮外事以剛日內事以柔日鄭注順其）
（出爲陽也出郊爲外事內事順其居內爲陰）隨行鴈行（王制父之齒隨行兄之齒鴈行鄭注廣敬也謂于途中）當心當帶（曲禮凡奉者當心提者當帶鄭注高下之節也）執緤
執靮（少儀犬則執緤守犬田犬則授擯者既受乃問犬名牛則執紖馬則執靮皆右之鄭注緤紖靮皆所以繫制之者守犬田犬問名畜養者當呼之名謂韓盧宋鵲之屬右之者執之宜由便也）由右由
左（王制道路男子由右婦人由左車從中央鄭注道中之途遠別也）請業請益（曲禮請業則起請益則起鄭注尊師重道也起若摳衣前請也業謂篇卷也益謂受說不了欲師更說之）設弧

設帨（內則男子設弧于門左女子設帨于門右鄭注表男女也弧者示有事于武也帨事人佩巾也）鞶革鞶絲（曲禮男鞶革女鞶絲鄭注鞶小囊盛帨巾者男用韋女用繒有飾緣之則是鞶裂與）上面下帶（曲禮凡視上于面則敖下于帶則憂鄭注敖則仰憂則低）男角女羈（內則男角女羈否則男左女右注夾囟兩旁當角處留髮不剪謂之角留頂上縱橫各一相交通達謂之羈）敝加於上（穀梁傳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曹伯陳世子款盟于洮王人之先諸侯貴王命也朝服雖敝必加於上弁冕雖舊必加於首周室雖衰必先諸侯兵車之會也）褻不見裏（曲禮褻衣衾不見裏鄭注為其可穢禮接褻衣余是著體之衣也）曲敬不崇（玉藻禮不盛服不充鄭注禮盛者服充大事不崇曲敬）唾洟不見（內則父母唾洟不見鄭注輒刷去之）六十不親學（鄭注不能備弟子之禮也）八十月告存（鄭注每月致膳并王制篇）客車不入大門（曲禮鄭注謙也）偏駕不入王門（儀禮覲禮云云鄭注在旁與己同曰偏同姓金輅異姓象輅四衛革輅蕃國木輅駕之與王同謂之偏駕不入王門乘墨車以朝是也偏駕之車舍之于館與）不苟訾不苟笑（曲禮鄭注人之性不欲見毀訾不欲見笑）食不語寢不言（論語鄭注為其不敬也）男不言內女不言外（內則鄭注謂事業之次）內言不出外言不入（曲禮外言不入于閫內言不出于閫鄭注皆為重別防淫亂）[illegible]不顯諫（曲禮為人臣之禮不顯諫三諫而不聽則逃之）不藏革（禮運冕弁兵革藏于私家非禮也是謂脅君）姙子（列女傳古者婦人姙子寢不側坐不邊立不蹕不食邪味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目不視邪色耳不聽淫聲夜則令瞽誦詩道正事如此則生子形容端正才過人矣）生子（內則凡生子擇于諸母與可者必求其寬裕慈惠溫良恭敬慎而寡言者使為子師子能食食教以右手能言男唯女俞）男子禮（內則六年教之數與方名七年男女不同席不共食八年出入門戶及即席飲食必後長者始教之讓九年教之數日十年出就外傅居宿于外學書計衣不帛襦袴禮帥初朝夕學幼儀請肄簡諒十有三年學樂誦詩舞勺成童舞象學射御二十而冠始學禮可以衣裘帛舞大夏惇行孝弟博學不教內而不出三十而有室始理男事博學無方孫友視志四十始仕方物出謀發慮道合則服從不可則去五十命為大夫服官政七十致事）女子禮（內則女子十年不出姆教婉娩聽從執麻枲治絲繭織紝組紃學女事以共衣服觀于祭祀納酒漿籩豆菹醢禮相助奠十有五年而笄二十而嫁有故二十三而嫁聘則為妻奔則為妾）造士（王制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學則（管子弟子職先生施教弟子是則溫恭自虛所受是極見善從之聞義則服溫柔孝弟毋驕恃力志無虛邪行必正直游居有常必就有德顏色整齊中心必式夙興夜寐衣帶必飭朝益暮習小心翼翼一此不解是謂學則）冬溫夏凊（曲禮凡為人子之禮冬溫而夏凊昏定而晨省）出告反面（又出必告反必面所遊必有常所習必有業）復故（又父母有疾冠者不櫛行不翔言不惰琴瑟不御食肉不至變味飲酒不至變貌笑不至矧怒不至詈疾止復故）先嘗（又君有疾飲藥臣先嘗之親有疾飲藥子先嘗之）官備（祭統夫祭也者必夫婦親之所以備內外之官也官備則具備）身親（又君子之祭也必身親蒞之有故則使人可也）不粥祭器（曲禮君子雖貧不粥祭器）不衣祭服（又雖寒不衣祭服）適公所（禮記將適公所宿齋戒居外寢沐浴史進象笏書思對命既服習容觀玉聲乃出）為君使（曲禮凡為君使者已受命君言不宿於家）懷核（曲禮賜果於君前其有核者懷其核）寫器（又御食於君君賜餘器之溉者不寫其餘皆寫）別男女（曲禮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非受幣不交不親故日月以告君齋戒以告鬼神為酒食以召鄉黨僚友以厚其別也取妻不取同姓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謹夫婦（內則禮始於謹夫婦為宮室辨內外男子居外女子居內深宮固門閽寺守之男不入女不出男女不同椸枷不敢縣於夫之楎椸不敢藏於夫之篋笥不敢共湢浴夫不在斂枕篋簟席襡器而藏之妻不在妾御莫敢當夕）夜行以燭（內則男子入內不嘯不指夜行以燭無燭則止女子出門必擁蔽其面夜行以燭無燭則止）晝不遊庭（又孔子曰晝不遊庭夜行以火所以正婦德也）見父之執（曲禮見父之執不謂之進不敢進不謂之退不敢退不問不敢對）年

長以倍（曲禮年長以倍則父事之十年以長則兄事之五年以長則肩隨之）謀於長者（又謀於長者必操几杖以從之長者問不辭讓而對非禮也）從於先生（又從於先生不越路而與人言遭先生於道趨而進正立拱手先生與之言則對不與之言則趨而退）授受（內則男不言內女不言外非祭非喪不相授器其相授則女受以篚其無篚則皆坐奠之而後取之）提攜（曲禮長者與之提攜則兩手奉長者之手負劍辟咡詔之則掩口而對）尊客之前（曲禮尊客之前不叱狗讓食不唾）侍於君子（又侍於君子不顧望而對非禮也）不敢問年（少儀尊長於己踰等不敢問其年）不請所之（又燕見不將命遇於道見則面不請所之）侍射侍投（少儀侍射則約矢侍投則擁矢勝則洗而以請）齒父齒兄（王制父之齒隨行兄之齒鴈行朋友不相踰）

見君

原始見（儀禮士相見禮始見君執贄至下容彌蹙注謂下君所蹙促恭慤士大夫一也）燕見（凡燕見於君必辯君臣之南面若不得則正方不疑君注辯正也君南面臣北面君或時不然當東若正西面不得君所處却向之此爲特見圖事非立賓主之燕疑度之也）君興不辭君降不顧（退坐取屨隱避而後屨君爲之興臣不敢辭君若降送之則不敢顧因辭而後出注謂君食之飲之而退也辭君興而不辭其降降於已太崇不敢當耳）大夫則辭（又大夫則辭而退下注下亦降也）庶人無容（庶人見君不爲容進退走注謂趨翔也）奠贄再拜（士大夫則奠贄再拜稽首君答一拜則庶人不答拜也）及門三辭（比及門三辭注大夫見君也已上並儀禮）

士相見

原達命（儀禮某也願見無由達某子以命命某見主人對曰某子命某見吾子有辱請吾子就家也某將走見賓曰某不足辱命請終賜見）稱贄（主人曰某不敢爲儀固請吾子稱贄敢辭迎於門外再拜賓答再拜主人揖入門右賓奉贄入門左主人再拜受贄賓再拜送贄出主人請見賓反見退主人送於門外再拜注辭贄爲太崇也迎於門外不敢受於堂人君禮然也請見者賓崇禮來相接以矜莊歡心未交也）雉腒（贄冬用雉夏用腒）羔鴈（下大夫相見以鴈飾之以布維之以索如執雉上大夫相見以羔飾之以布四維之結于面左頭如麛執之注上大夫即卿也面前也羔取羣而不黨或自麛孤執也蓋左執前足後執右足而已大夫相見雖異贄其儀如士）相食親戒（大夫相食親戒速注先就告及期復自召之也）受侑再拜（迎賓門外拜至皆如饗侑幣束錦賓執粱與湆之西序端主人辭賓反之卷加席主人辭賓反之辭幣降一等主人從受侑幣再拜稽首主人送幣亦然注云賓之西序不敢當尊處也主人從從辭降也）士見大夫（終辭其贄一拜其辱賓退送再拜出使擯者還贄）士致天子（漢書王氏史記所見多天子諸侯卿大夫之列雖不能備猶愈於倉等推士禮而致於天子之說）

擯介

原相禮（周禮司儀掌九儀賓客擯相之禮以詔儀容辭令揖讓之節注相入贊禮）請期（儀禮擯者請期宰告曰質明行事注質正也擯者有司佐禮者在主人曰擯在客曰介也）侯擯（王命諸侯則擯擯進也）士介（士適四方爲介注介大夫之介）賜爵（賜卿大夫士爵則擯注擯之如命諸侯之儀）贊賸（擯士者賸其贄注入賸人也）承擯紹擯（大夫爲承擯士爲紹擯注擯出請事紹繼其位相承而出也）假廟使祭（王將命假祖廟立依前南向擯者進當命之使祭）朝覲佐儐（大朝覲佐儐爲承擯）

拜揖一

原周禮春官宗伯大祝辨九拜一稽首二頓首三空首四振動五吉拜六凶拜七奇拜八褒拜九肅拜　**增**說文曰揖讓也一曰手著胸也六書故曰拱手左右之以相禮也　周禮夏官司馬曰擴孤卿特揖大夫以其等旅揖士庶三揖　又秋官司儀詔王儀南鄉見諸侯土揖庶姓時揖異姓天揖同姓注鄭氏曰土揖推手小下之也時揖平推手也天揖推手小舉之也　夏書曰禹拜昌言　曲禮曰君言至則主人出拜君言之辱使者歸則必拜送於門外　又記曰兩君相見揖讓而入門揖讓而升堂　方言曰東齊青岱北燕之郊跪謂長蹩　釋名曰跪危也兩膝隱地體危倪也跽忌也見所敬者不敢自安也拜於大夫爲趺趺然屈折下就地也於婦人爲扶自相扶而上下也

拜揖二

原表情（白虎通人所以相拜者以表其情意屈節卑體尊人事也）　致敬（禮鄉飲拜至拜洗拜受拜送拜既所以致敬也）　尚左（曲禮凡男拜尚左手女尚右手）　從下（論語拜下禮也今拜乎上泰也雖違衆吾從下）　殿前（王隱晉書安平王傳帝迎拜安平獻王於殿前）　牀下（荀氏家傳魏文帝在東宮荀攸有疾天子問病拜牀下）　當璧（左傳楚共王無冢適有寵子五人乃徧以璧見於羣望曰當璧而拜者神所立也誰敢違之既乃與巴姬密埋璧於太室之庭使五人齊而長入拜康王跨之靈王肘加焉子干子晳皆遠之平王弱抱而入再拜皆壓紐詳璧）　向辰（孝經援神契制作孝經道備使七十二弟子向北辰星而磬折孔子絳單衣向北辰而拜）　復城（戰國策蘇秦兩拜燕復十城）　向井（後漢耿恭傳恭於疏勒城中穿井深十五丈不得水乃整衣冠向井再拜爲吏士禱有頃飛泉奔出）　賦六月（左傳秦伯享晉公子子犯曰吾不如衰之文也請使衰從公子賦河水公賦六月趙衰曰重耳拜賜公子降拜稽首公降一級而辭焉衰曰君稱所以佐天子者命重耳重耳敢不拜）　歌鹿鳴（左傳穆公如晉晉侯享之金奏肆夏之三不拜歌文王之三又不拜歌鹿鳴之三三拜韓獻子問之曰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也使臣弗敢與聞文王兩君相見之樂也臣不敢及鹿鳴君所以嘉寡君也敢不拜嘉）　膝隱地（詳上拜一）　手加頭（穆天子傳膜拜而受郭璞注今西域人禮佛手加頭稱南膜拜者即此類也）　槃辟雅拜（漢書何武從京兆尹二歲坐舉方正所舉召見槃辟雅拜也師古注槃辟猶言槃旋也）　疾趨卑拜（韓子禮者所以貌情也中心懷而不逾故疾趨卑拜以明之）　膝行再拜（莊子廣成子在於崆峒之上黃帝往見之廣成南首而臥黃帝膝行而進再拜稽首）　臨問親拜（漢書張禹傳禹每病輒以起居聞車駕自臨問之帝親拜禹牀下）　每拜常林（魏志晉宣王以常林鄉邑耆德每爲拜或謂林曰司馬公貴重君宜止之林曰司馬公自欲敦長幼之序爲後生之法貴非吾之所畏拜非吾之所制也）　恒拜王導（晉中興書顯宗嘗使太常丞張放歸胙於王導詔無下拜導不敢當辭以疾初顯宗幼沖見王導時恒拜）　親迎交拜（吳志孫權歷位上將及爲吳王朱治每進見權常親迎執板交拜）　出拜道左（晉中興書王敦從中宗出紀瞻覘見大驚出拜道左）　下車答拜（後漢書王丹傳丹徵爲太子少傅時大司徒侯霸欲與交友遣子昱候於道遇丹昱迎拜車下丹下車答之詳擇交）　自起止拜（庾亮詣陶侃至便拜庾風姿雅潤陶見拜不覺自起止之曰庾元規何緣拜陶士行）　王丹不拜（東觀漢記更始

（時陳遵出使匈奴過辭王丹丹曰子當之絕域無以相贈贈子以不拜遂揖而別遵甚悅）伊籍一拜（蜀志伊籍先主遣東使於吳孫權聞其才辯欲逆折以辭籍適入拜權曰勞事無道之君乎籍即對
曰一拜一起未足爲勞）得錢不拜（東觀漢記趙勤傳勤少孤嘗從人貸錢或以錢示勤曰汝起拜即與汝勤曰拜汝得錢非義終不肯拜）偷酒不拜（世說鍾毓兄弟小時值父晝寢因共
偷服藥酒其父時覺且託寐以觀之毓拜而後飲會飲而不拜既而問毓何以拜曰酒以成禮不敢不拜又問會何以不拜會曰偷本非禮所以不拜）違位爲敬（曲禮揖人必違其位鄭注禮以變爲敬也）
對揖無儀（漢官儀尚書郎見左右丞對揖無儀）孤卿特揖（詳上拜一）大夫旅揖（詳上拜一）三揖而進（禮少儀事君難進而易退故君子三揖而進也）長
揖不拜（漢書酈食其傳沛公至高陽傳舍使人召食其食其入謁沛公方踞床令兩女子洗足而見食其食其入長揖不拜）既請而揖（淮南子令尹子佩請飲莊王王許子佩具王不往子佩既請而
揖北面立於殿前）受計不拜（後漢書趙壹傳光和元年舉郡上計到京師是時袁逢受計計吏數百人皆拜伏庭中壹獨長揖而已逢望而異之令左右往讓之曰下郡計吏而揖三公何也對曰昔酈食
其長揖漢王今揖三公何遽怪哉逢歛衽下堂執其手延置上座）貴人爭揖（漢書萬章爲京兆尹門下督從至殿中侍中諸侯貴人爭欲揖章莫與言）使者相揖（甲辰儀皇太子并公主達
持節使者皆住相揖）王祥長揖（晉書王祥傳武帝爲晉王王祥與荀顗往謁祥獨長揖帝曰今日方知君見顧之重也詳三公）袁渙高揖（袁氏世紀云太祖破呂布陳羣父子時亦在布軍見
太祖皆拜渙獨高揖不爲禮太祖甚嚴憚之）路逢怨讎（尹文子越王勾踐路逢怨讎下車而揖之）路逢馬醫（列子范氏門徒路遇馬醫弗敢辱也必下車而揖之）橫揖而出
（獻帝春秋董卓欲廢帝袁紹曰天下健者豈惟董公引佩刀橫揖而出）遂揖而別（東觀漢記王丹見前）親饋拜而食（曲禮侍食於長者主人親饋則拜而食主人不親饋則不拜而食）
饋藥拜而受（論語康子饋藥拜而受之曰丘未達不敢嘗）梁松拜馬援（漢雜事馬援與梁統友善統子松候援援小疾松拜床下援於床上坐視不爲禮左右曰松貴不當禮耶援曰
我乃松父友雖貴奈何失禮松恨之）諸將見于吉（江表傳時有道士琅邪于吉自號無爲大道吳會人多事之孫策嘗於郡城門樓上集會諸將賓客吉乃盛服趨度門下諸將賓客三分之二下樓迎拜
之）孔明拜龐德公（襄陽記諸葛孔明再拜龐德公於床下）黃巾見鄭康成（鄭康成別傳建安元年自徐州還高密道遇黃巾賊數萬人見鄭皆再拜）樊英答妻
拜（後漢書樊英傳潁川陳寔少從英學嘗有疾妻遣奴婢拜問英下床答拜寔怪而問之英曰妻齊也共奉祭祀禮無不答）魏霸入拜妻（東觀漢記魏霸爲光祿大夫妻死長兄伯爲霸取妻送至
官舍霸即自入拜其妻手奉案前因跪曰不敢相屈妻慚求去詳案）曹丘揖季布（史記季布傳曹丘揖季布曰楚人諺曰得黃金百斤不如得季布一諾）汲黯揖田蚡（汲黯傳田蚡爲
丞相中二千石來拜謁蚡弗爲禮然黯見蚡未嘗拜嘗揖之）手容（禮手容恭）軍禮（西征賦率軍禮以長揖謂亞夫也）再至（八十者拜君命一坐再至九十者君使人受注略禮再至至地
也從人受不使拜也）三肅（郤至對楚子以軍事不敢拜故三肅使者）君答（大夫稽首再拜君答拜之注禮無不答也）臣避（大夫之臣不稽首以避君也）長揖（昔孫楚爲著作郎參
石苞驃騎將軍事負其才氣頗侮苞初至長揖曰天子命我參卿軍事因此嫌隙苞遂奏楚與吳訕毀朝政楚亦抗表自理）短拜（環拜以鐘鼓爲節注環爲短拜）亢將軍（漢汲黯見大將軍與亢禮
人或說宜拜黯曰夫以大將軍有揖客反不重耶）責鄉里（陸機爲鄒平令性矜傲責鄉里謝鯤等拜或曰禮敬年爵以德爲先令鯤拜勢懼傷風俗機不以爲慚）揖丞相（漢書郅都爲中尉丞
相條侯至倨貴而郅都揖丞相也）揖官屬（蓋寬饒左遷爲衛司馬先是衛司馬在部見衛尉拜謁寬饒視事按舊令遂揖官屬已下行衛者候司馬不拜自此正焉）齊人責（左傳齊人責稽首注往年
齊人爲公稽首公不答故也）主簿教（朱博爲琅邪守門下掾貢遂者老大儒教授數百人拜起舒遲博出教主簿曰貢遂書生不習吏禮主簿且教拜起閑習乃止）不面拜（君有賜不面拜爲君

（之答己也）尚能拜（黃霸不去老聾吏曰尚能拜起）賜胙無拜（左傳王使宰孔賜齊侯胙將拜孔曰且有後命天子以伯舅耋老加勞賜一級無下拜）賦物不拜（鍾離意受賜不拜頒賜賦物也）肅拜手拜（婦人吉事雖有君賜則肅拜凶事則手拜注肅拜低頭而拜手拜拜手至地也）頹乎頎乎（禮曰拜而後稽顙頹乎其順也稽顙而後拜頎乎其至也注此周之喪拜先顙地無容哀之至也三年之喪吾從其至者注重者尚哀戚自盡如殷可也）介者不拜（曲禮）書生不習（貢遂見前）品秩殊等　拜揖異宜　吉凶異道　拜揖殊宜　位既殊於列品　拜則異其節文　雖齊桓受胙恐貽天子之羞　而亞夫建營實稟將軍之令　耋老加恩齊侯辭一級之賜　介冑難犯郤生成三肅之儀

【增】拜讓（尚書舜典帝曰俞咨垂汝共工垂拜稽首讓於殳斨暨伯與帝曰俞咨益汝作朕虞益拜稽首讓於朱虎熊羆帝曰俞咨伯汝作秩宗伯拜稽首讓於夔龍）拜辭（大禹謨帝曰禹官占惟先蔽志昆命于元龜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卜不習吉禹拜稽首固辭）颺言（書益稷皋陶拜手稽首颺言曰念哉）獻君（曲禮士有獻於國君他日君問之曰安取彼再拜稽首而後對）以公降拜（左傳公如晉及晉侯盟晉侯饗公賦菁菁者莪莊叔以公降拜曰小國受命於大國敢不慎儀君貺之以大禮何樂如之抑小國之樂大國之惠也晉侯降辭登成拜公賦嘉樂）出房再拜（季文子如宋致女復命公享之賦韓奕之五章穆姜出于房再拜曰大夫勤辱不忘先君以及嗣君施及未亡人先君猶有望也敢拜大夫之重勤又賦綠衣之卒章而入）爲火者則拜（家語子貢曰孔子爲大司寇廄焚有爲火來者則拜士一大夫再曰其來者亦相弔之道吾爲有司故拜之也）若有鄉坐拜者（漢書武帝幸不其祠神人於交門宮若有鄉坐拜者作交門之歌不其山名）起拜（漢書劉章已殺呂產帝令謁者持節勞章章欲奪節謁者不肯章乃從與載因節信馳斬長樂衛尉呂更始還入北軍復報太尉勃起拜賀）令拜（後漢書北匈奴遣使求和親顯宗遣鄭衆持節使匈奴衆至北庭欲令拜衆不爲屈單于怒圍守閉之不與水火欲脅服衆衆拔刀自誓單于恐而止乃更發使隨衆還京師）可得不拜（獻帝春秋董卓自號太師御史中丞以下皆拜初皇甫嵩與卓爭雄後嵩爲中丞見卓拜車下卓曰可以服未嵩曰安知明公乃至於是卓曰鴻鵠固有遠志但燕雀不知爾嵩曰昔與明公俱鴻鵠獨明公今爲鳳凰卓笑曰卿早服可得不拜也）何拜之有（魏志常林年七歲有父黨造門問林曰伯先在否汝何不拜對曰對子字父何拜之有）出拜（典略太子嘗宴文學酒酣命夫人甄氏出拜坐中衆人皆伏而劉楨獨平視）向拜（吳曆孫策擊豫章先遣虞翻說華歆歆葛巾迎策策謂歆府君德望遠近所歸策年幼稚宜修子弟之禮便向歆拜）徧拜（左傳晉將嫁女於吳齊侯使析歸父媵之以藩載欒盈及其士納諸曲沃欒盈夜見胥午而告之許諾伏之而觴曲沃人樂作午言曰今夜得欒孺子何如對曰得主而爲之死猶不死也皆歎有泣者爵行又言皆曰得主何貳之有盈出徧拜之）皆拜（蜀志先主爲漢中王許靖爲太傅丞相諸葛亮皆爲之拜）更爲拜（魏志魯國孔融高才倨傲年在紀羣之間先與紀友後與羣交更爲紀拜）見輒拜（吳志又証樓元謗訕政事華覈上疏乞令自新孫皓疾元名聲復徙元及子男據付交阯將張奕使以戰自效陰別敕奕令殺之據到交阯病死元一身隨奕討賊持刀步涉見奕輒拜奕不忍殺）望塵拜（晉書潘岳性輕躁趨勢利與石崇諂事賈謐每候其出輒望塵而拜）見碑拜（晉諸公贊司馬駿鎮西戎既薨每見其碑讀者無不拜之）引王猛拜（晉中興書王猛少貧賤鬻畚爲事嘗至洛陽貨畚有一人於市買其畚云家近在此隨我去取直猛隨去忽至深山中此人語且住樹下當先啓導須臾猛進見一老公踞胡床鬚髮悉白侍從十許人有一人引猛云拜司馬公猛因拜老公公曰王公何緣拜即十倍酬畚直遣人送猛出山既出嶺視之乃嵩高山）令文秀拜（後魏書沈文秀爲慕容白曜所攻長圍數匝自春至秋始克文秀取所持節衣冠儼然坐亂兵入文秀厲聲數四見執裸送於白曜曜左右令拜文秀曰各一國大臣無相拜之禮）望拜（漢郊祀志武帝祀天天子自竹宮望拜百官侍祀）屈膝（唐書田承嗣方跋扈很傲無禮郭子儀嘗遣使至魏州承嗣輒望拜之指其膝謂使者曰茲膝久不屈於人今

（爲公拜）**拜二**（賈子受計之禮主所親拜者二聞生民之數則拜之聞登穀則拜之）**舅姑拜**（唐史公主下嫁者舅姑拜之）**鄉人拜**（郭泰別傳鄉人見泰皆於床下拜）**帛拜**（古者婦始見舅姑持香纓以拜五色綵爲之隋牛弘議綃八尺中斷名曰帛拜以代香纓）**羅拜**（唐史郭子儀單騎見吐蕃皆下馬羅拜）**曲拜**（後魏書宗室順謂舍人鄭儼曰卿佞人當拜佞主我直人不受曲拜儼深愧）**端拜**（荀子端拜而議）

坐

〔原〕**盡前**（禮記食坐盡前虛坐盡後）**居右**（宋公宴魯叔孫昭子右坐注使居己之右以相近不依賓主之位）**安**（禮記坐必安執爾顏）**妥**（儀禮士相見禮凡言非對也妥而後傳言注妥安坐也傳言猶出言若問則對不必待後安坐也）**侍君子**（儀禮凡侍坐於君子君子欠伸問日之早暮以食具告改居請退可也夜侍坐問夜膳葷請退可也注志倦則欠體疲則伸葷以正臥也）**侍鄉飲**（鄉飲酒六十者坐五十者侍）**下坐爲貴**（後漢郭林宗見庾乘而勸之遊學後能講論自以卑第每處下坐人皆就下座問之由是學中以下坐爲貴）**南向自尊**（漢丞相田蚡召客飲坐其兄蓋侯東向自南向自以漢相尊不以私撓公）**東向無屈**（又平恩侯許伯入第蓋寬饒從西階上東向坐自尊抗無所屈）**坐殿下亂位**（漢書王尊奏丞相匡衡會坐殿門下衡南向大鴻臚賞等西向衡更爲賞等布席東向起立延賞坐私語萬衆聚會而設不正之席使下坐上相比爲小惠亂朝廷班秩之序）**坐樹下愈恭**（後漢茅容年四十餘耕於野時與等輩避雨樹下衆皆夷踞容獨危坐愈恭郭林宗異之因就其家容殺雞炊黍供母而與林宗蔬食因勸令學）

〔增〕**中席**（曲禮爲人子者坐不中席）**側席**（漢谷永傳楚有子玉得臣文公爲之側席而坐）**毋箕**（曲禮坐無箕注箕謂前展其足狀如箕舌）**郤坐**（漢文帝紀上幸上林慎夫人與皇后同席而坐袁盎引郤慎夫人坐曰尊卑有序獨不見人彘乎上悅）**舍坐**（詩舍其坐遷）**便坐**（漢書萬石君子孫有過失不責讓爲便坐對案不食諸子相責因長老肉袒謝罪改之乃許注別坐之處也）**倒坐**（宋制承明殿直崇政殿之南每崇政殿聽朝罷至此謂之倒坐）**驚坐**（漢陳遵每至門座中震動號曰陳驚坐）**滿座**（孔融傳座上客常滿）**再坐**（御膳畢復坐謂之再坐）**並坐**（曲禮並坐不橫肱注橫肱則妨並坐者）**邊坐**（檀弓齊衰不以邊坐注喪服坐起必正不可著褒偏倚也）**三獨坐**（光武詔御史中丞與司隸校尉尚書令並專席而坐時號三獨坐）**三無坐**（唐中宗時韋后等用事墨敕授官至無廳事以居時號三無坐處注三謂宰相御史員外郎也）**不鄉衞國**（胡傳衞侯之入使鱄于甯喜約言既殺甯喜鱄病失言遂出奔晉託于木門不鄉衞國而坐）**辱賜坐語**（韓愈釋言百官之進見相國者或立語以退而愈辱賜坐語相國之禮過矣）

行步

〔原〕**賁趾**（易賁其趾賁飾也）**聚足**（禮凡升階拾級聚足連步以上上於東階則先左足上於西階則先右足注聚足謂足不相過也）**曳踵**（凡執主器執輕如不克行不舉足車輪曳踵注主君也如輪行不離地恭慎也）**步目**（國語足以步目）**學步**（壽陵餘子學步於邯鄲失其故步匍匐而反）**憚行**（詩豈敢憚行畏不能趨）**中節**（行步則有環珮之聲行中節也）**中規**（禮記周旋中規折旋中矩謂行步也）**接武**（堂上接武堂下布武）**繼武**（君與尸行接武大夫繼武士中武注接踵跡也繼跡相及也中跡相離也）**徒行**（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並行**（闕黨童子與先生並行）**行容**（凡行容惕惕注惕惕行貌也）**足容**（足容重注欲遲也）**舍車而徒**（易舍車而徒義不乘也）**歷階而升**（凡歷階不過二等）**隨行鴈行**（詳法則）**躧步翔步** **肆夏采齊**（周禮行以肆夏趨以采齊樂儀也）**規行矩步**

〔增〕**舉足**（一舉足爲跬再舉足爲步）**堂下**（爾雅）

（堂下謂之步）朝步（書武成王朝步自周）徒步　自強（戰國策左師公曰乃自強步日三四里）不愆（書牧誓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五步（藺相如謂秦王曰五步之內臣得以頸血濺大王也）七步（曹子建七步成詩）齊步（禮步亦步趨亦趨）百步（戰國策養由基去楊葉百步而射之百發百中）

趨

【原】一節（禮記君召以三節一節以趨二節以走）三行（桓公飲管仲三行趨出）沒階（沒階趨翼如也）過庭（論語鯉趨而過庭）執玉（執玉不趨）采齊（趨以采齊）剡行（齊如濟弁行剡剡起屨注疾起之貌）周走（素疾使入楚國周走以呼）趨進（趨進翼如也）趨登（晉靈公飲趙盾酒將殺之其右提彌明知之趨登曰臣侍君宴過三爵非禮也遂扶以下）趨蹌（詩巧趨蹌兮）趨緩（後漢孫堪嘗爲縣令謁府趨步遲緩門亭長譏堪便解印而去）疾趨（疾趨則欲發而手足毋移注發起屨也毋移手足正也）徐趨　帷外不趨（帷薄之外不趨也）堂上不趨（並禮記）【增】張足（少儀注步張足曰趨）張拱（曲禮室中不翔鄭注爲其迫也行而張拱曰翔）腓大（韓非子腓大於股難以趨）車馳（易林車馳人趨卷甲相仇齊魯寇戰敗於艾丘）郤克趨進（左傳齊侯朝於晉將授玉郤克趨進曰此行也君爲婦人之笑辱也寡君未之敢任）范匄趨進（又楚晨壓晉軍而陳軍吏患之范匄趨進曰塞井夷竈陳於軍中而疏行首晉楚唯天所授何患焉）疾行曰趨　疾趨曰走（釋名）門外謂之趨　中庭謂之走（爾雅並注因人行步趨走之處而名之也）

灑埽

【原】加帚於箕（禮記凡爲長者糞之禮必加帚於箕上注取其兩手捧箕恭也謂初執往時也）以袂擁塵（以袂拘而退其塵不及長者以箕自向而扱之注謂埽時也以袂擁帚之前令塵不揚不向尊者示之恭也）丞相門（魏勃埽丞門曹參門）先人廬（左傳張趯謂子太叔糞除先人之敝廬）不灑埽（詩子有庭內不灑不埽）備灑埽（禮納女於大夫曰備灑埽）擁篲（迎門）執帚　陳蕃安事（陳蕃所居一室不埽人問曰孺子何不埽除蕃曰大丈夫當埽除天下安能事一室乎）子夏抑末（子游曰子夏之門人小子當灑埽進退則可矣抑末也本之則無如之何）糞除而去（漢書第五倫客河東變姓名稱王伯齊載鹽往來太原上黨所過輒爲糞除而去陌上人號爲道士）埽地而祭（禮器至敬不壇埽地而祭）【增】逆旅灑埽（後漢郭泰每行宿逆旅輒躬灑埽去後人見之曰此必郭有道昨宿處）埽室布席（國策甘茂謂蘇代曰夫江上之處女有家貧而無燭者處女相與語欲去之家貧無燭者將去矣謂處女曰妾以無燭故常先至埽室布席何愛於餘明之照四壁者幸以賜妾）

淵鑑類函卷一百五十五

禮儀部二（明堂　靈臺　朝會　時附　元正冬至朝賀　執贄）

明堂一

原釋名曰明堂猶堂堂高明貌也　增文獻通考曰黃帝拜祀上帝於明堂（或謂之合宮其制乃漢武帝時濟南人公玉帶所上詳在後）　唐虞祀五帝於五府（府聚也言五帝之神聚而祭於此堂）蒼曰靈府赤曰文祖黃曰神記白曰明記黑曰元矩夏后氏世室堂脩二七廣四脩一（世室宗廟也夏度以步堂脩十四步廣益以四分脩之一則是十七步半也）　五室三四步四三尺（堂上為五室象五行也三四步室方也六尺為步四三尺益廣也）九階（南面三三面各二）四旁有夾牕（五室每室有四戶戶旁皆有兩牕）白盛（蜃灰以堊牆也）門堂三之二（門側之堂取數於正堂南北九步二尺東西十一步四尺）室三之一（兩室與門各居一分）殷人重屋堂脩七尋堂崇三尺四阿重屋（重屋者王宮正堂若大寢也脩七尋五丈六尺則其廣九尋七丈二尺也崇高也四阿若今四注屋重屋複笮也）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明堂明政教之堂周度以筵）室中度以几堂上度以筵宮中度以尋野度以步塗度以軌（各因物宜為之數室中舉謂四壁之內）

原周禮曰夏后氏太室殷人重屋周人明堂度有九尺之筵　禮記曰昔者周公朝諸侯於明堂之位天子負斧扆南向而立　大戴禮曰明堂者凡九室一室而有四戶八牖以茅蓋屋上圓下方所以明諸侯尊卑也外水名曰辟雍總三十六戶七十二牖　周書曰明堂方一百一十二尺室中方六十尺牖高三尺門方十六尺東方曰青陽南方曰明堂西方曰總章北方曰元堂中央曰太廟左為左个右為右个（五經要義以太廟為世室）　孝經援神契曰明堂者天子布政之宮上圓下方八牕四達在國之陽　三禮圖曰明堂者周制五室東為木室南火西金北水土在其中秦為九室十二階各有所居

蔡邕月令論曰明堂者天子太廟也所以宗祀而配上帝明天地統萬物也　禮含文嘉曰明堂所以通神靈感天地正四時出教令崇有德彰有道褒有行　五經釋例曰告朔行政謂之明堂　五經異義曰明堂在國之陽三里之外七里之內堂牕四闥以地就陽位也　白虎通曰禮三老於明堂所以教諸侯孝禮五更於太學所以教諸侯悌　家語曰孔子觀乎明堂覩四門之牖有堯舜桀紂之像而各有善惡之狀興廢之戒焉

又曰周公相成王抱之而負斧扆南面以朝諸侯之圖焉　漢書曰上欲治明堂未曉其制度濟南人公玉帶上黃帝時明堂圖圖中有一殿四面無壁以茅蓋屋通水水環宮垣為複道上有樓從西南入名曰崑崙天

子從之　又曰元始五年正月祫祭明堂諸侯王列侯宗室子九百餘人助祭畢皆益户賜爵及金帛　東觀漢記曰元年營造明堂辟雍靈臺此即明三事不同也（按諸儒及舊說明堂辟雍靈臺三事不同明堂宗祀之所辟雍教導之所靈臺候望之所三輔黃圖以爲明堂辟雍同管子以爲明堂靈臺同蓋今亦異說也）管子曰黃帝立明堂之議舜有告善之旌湯有總街之廷武王有靈臺之候　尸子曰黃帝曰合宮有虞曰總章殷人曰陽館周人曰明堂　淮南子曰古者明堂之制下之潤濕不能及也上之霧露不能入也所以饗上帝禮鬼神示人知節也　吳越春秋曰越王召范蠡而問孤竊自欲以令日一登上明堂布恩致令以撫百姓也　三輔黃圖曰明堂者明天道之堂也所以順四時行月令宗祀先王祭五帝故謂之明堂辟雍圓如璧雍以水異名同事其實一也　桓譚新論曰王者造明堂上圓下方象天地爲四面堂各從其色以效四方天稱明故命曰明堂　蔡邕禮樂志曰孝武封岱宗立明堂于太山汶上　徐虔明堂議曰明堂在國之陽國門之外一堂九室四門八階　禮論曰或以明堂者文王廟周時德澤和洽蒿茂大以爲宮柱名爲蒿宮　增陳氏禮書曰夏殷周制漸文堂漸廣其言脩廣崇蓋皆互備鄭康成曰夏堂崇一尺商堂廣九尋理或然也月令中央太室東青陽南明堂西總章北元堂皆分左右个與太廟則五室十二堂矣明堂位前中階阼階賓階旁四門而南門之外有應門則南三階東西北各二階而爲九階矣蓋五室於內其外別之以十二堂通之以九階環之以四門而南門之外加以應門此明堂之大略也大戴禮白虎通韓嬰公玉帶淳于登桓譚鄭康成蔡邕之徒其論明堂多矣特淳于登以爲在國之陽三里之外七里之內其說蓋有所傳然也何則聽朔必於明堂而玉藻曰聽朔於南門之外則明堂在國之南可知成王朝諸侯四方之君咸列四門之外則明堂在國之外可知然大戴謂九室三十六户七十二牖上圓下方公玉帶謂爲一殿居中覆之以茅環之以水設之以複通之以樓鄭康成謂明堂太廟路寢異實同制蔡邕謂明堂太廟辟雍同實異名其豈然哉諸侯之廟見於公食大夫有東西堂東西夾而已天子路寢見於書亦東房東西夾又東序西序東堂西堂而已則太廟路寢無五室十二堂矣謂之明堂太廟路寢異實同制非也宗廟居雉門之內而教學飲射於其中則莫之容處學者於鬼神之宮享天神於人鬼之室則失之瀆袁准嘗考之矣則謂之明堂太廟辟雍同實異名非也彼蓋以魯之太廟有天子明堂之飾晉之明堂有功臣登享之事乃有同實異實之論是不知諸侯

有太廟無明堂特魯放其制晉放其名也四時之氣春爲青陽夏爲朱明秋爲白藏冬爲元英故各以其義名四時之堂左右之堂曰个以其介於四隅故也中之堂曰太廟以其大享在焉故也古者鬼神所在皆謂之廟明堂之作不始於周公而武王之詩有之記曰祀乎明堂而民知孝是也不特建之於內而外之四嶽亦有之孟子之時齊有泰山之明堂是也（荀子强國篇曰雖爲之築明堂於塞外而朝諸侯殆可矣漢有泰高明堂見文獻通考）　英宗治平間錢公輔議郊之祭以始封之祖有聖人之德者配焉明堂之祭以創業繼統之祖有聖人之德者配焉太祖則周之后稷配祭於郊者也太宗則周之文王配祭於明堂者也此二配祭萬世不遷者也　司馬光呂誨議祀無豐於昵孝經曰嚴父莫大於配天以周公有聖人之德而文王適其父也非謂凡有天下者皆以父配天然後爲孝也近世祀明堂皆以父配於五帝此乃誤識孝經之意宜遵舊禮以眞宗配焉（二條俱見彙苑）　朱子曰論明堂之制者非一某竊意當有九室如井田之制東之中爲青陽太廟東之南爲青陽右个東之北爲青陽左个南之中爲明堂太廟南之東即東之南爲明堂左个南之西即西之南爲明堂右个西之中爲總章太廟西之南即南之西爲總章左个西之北即北之西爲總章右个北之中爲元堂太廟北之東即東之北爲元堂右个北之西即西之北爲元堂左个中是太廟太室凡四方之太廟異方所其左个右个則青陽之右个乃明堂之左个明堂之右个乃總章之左个也總章之右个乃元堂之左个元堂之右个乃青陽之左个也但隨其時之方位開門耳太廟太室則每季十八日天子居焉古人制事多用井田遺意此恐也是　問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以配上帝帝只是天天只是帝却分祭何也朱子曰爲壇而祭故謂之天祭於屋下而以神祇祭之故謂之帝　又曰明堂想只是一箇三間九架屋子　楊氏曰明堂者王者所居以出教令之堂非常居也其制必稟然森嚴肅然清淨王者朝諸侯出教令之時而後居焉而亦可祀天地交神明於此地無愧焉周人祀上帝於明堂而以文王配之者此也說者乃以明堂爲宗廟又爲大寢又爲太學則不待辨而知其謬矣考工記謂明堂五室大戴禮謂明堂九室前代欲建明堂者往往惑於二說莫知所決而遂止愚謂五室取五方之義也九室則五方之外而必備四隅也然王者居明堂必順月令信如月令之說則爲十二室可乎此又不通之論也惟朱子之說有據（見文獻通考）

明堂二

【原】五府　九房（尚書帝命驗曰帝者承天立五府以尊天注天有五帝集居太微降精以生聖人故帝者承天立帝之府是爲天府　張衡東京賦乃營三宮布政頒常複廟重屋八闥九房規天矩地授時順鄉）　承天　統物（桓譚新論王者造明堂辟雍所以承天行化也　下詳總論）　四阿　九室（周禮殷人四阿重屋鄭康成注四阿若今四柱也　下詳總論）　四闥　八階（五經異義明堂上圓下方八牖四闥布政之宮故稱明堂盛貌也　下詳總論）　布恩　施令（上詳總論　王隱晉書紀瞻答秀才策曰周制明堂所以宗其祖以配上帝其正中者太廟以順天時施法令）　學南　汶上（宋起居注令太廟太極既以隨時明堂之制國學之南地實京邑爽塏平暢足以營建　下詳總論）　行正　聽朔（上詳總論　徐度郊廟明堂議明堂天子每月於此聽朔布政）　萬宮　茅屋（上詳總論　三輔黃圖孝武帝議立明堂於長安城南許令褒等議曰按五經禮樂傳記曰聖人之教制作之象所以法天地比類陰陽以知宮室本之太古以昭令德茅屋采椽土階素輿越席皮弁蓋興於黃帝堯舜之世是以三代循之也）　策勳　布政（潁容春秋釋例周公朝諸侯於明堂太廟與明堂一體也春秋人君將出于宗廟及行策勳獻俘于廟　下詳四闥注）　陽館　元堂（並詳總論）　重屋　複道（周禮殷人曰重屋堂脩七尋堂崇三尺鄭康成注重者王宮王堂若太寢者　下詳總論）　正四時　統萬物　禮三老　祭五帝　享上帝　祀先王（並詳總論）

明堂三

【原】象天地　順陰陽（內有太室體象天地據坤靈之正位順陰陽以開闔）　辨位　示節（辨其方位注正天子之位也　晏子春秋明堂之制下之燥濕不能及上之寒暑不能入土事不文木事不鏤示人知節也）　孔陽　不鏤（文選於昭明堂明堂孔陽　下詳示節注）　宗祀文王　創圖黃帝（漢書郊祀志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又曰太山東北阯有古時明堂上欲理明堂奉高旁濟南人公玉帶上黃帝明堂圖注公玉姓帶名也）　室容二几　堂修七尋（並詳總論）　【增】合宮　太室（唐陳子昂勸興明堂疏黃帝合宮堯衢室舜總章夏世室皆所以調元氣和陰陽　漢蔡邕明堂論取其尊崇則曰太室取其堂則曰明堂）　五室　九筵（鄭康成曰五室者象五行也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　尊祖　朝侯（晉紀瞻策明堂所以尊列祖配上帝也　下詳總論）　配天　交神（晉裴頠曰尊祖配天其義明著　唐書禮樂志推其本旨要於布政交神於王者尊嚴之居而已其制何必與古同然爲之者至無所據依乃引天地四時風氣乾坤五行象類以爲倣像）　明天道　爲民極（劉允濟明堂賦明堂者明乎天道者也　後漢書律曆志頒諸月令以爲民極莫大乎明堂）　通神靈　調元氣（隋牛弘議曰明堂者通神靈感天地出教化崇有德其來尚矣　下詳合宮注）　揚緝熙　頒制度（班固東都賦觀明堂揚緝熙宣皇風　禮記成王幼周公六年朝諸侯於明堂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服）　敦五教　調八風（白虎通明堂者所以正四時之序敦五教之本　劉允濟明堂賦稽四門以納四氣明明八聰以調八風）　出教化　和天人（應劭曰明堂所以正四時出教化　班固東都賦曰靈臺明堂統和天人）　嚮明而治　備物以薦（蔡邕明堂論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故曰明堂　晉書禮志明堂之祭備物以薦三牲兼陳籩豆成列）

明堂四

原詩梁孝元帝和劉尚書兼明堂齋宮詩曰質明攝上宰詰旦乘軺軒四圭郎蒼玉六變舞雲門香浮鬱金酒煙繞鳳凰樽貂冕交輝映珩珮自相喧微風颺清管輕雨發陳根新花臨御陌春色起天園河間獻樂語斯道媿能論

原賦唐劉允濟萬象明堂賦曰睿哲惟唐受天之明究皇王之鴻休包宇宙之純精恢天祿以作乂膺元命之振英鼓黔雷以播氣運蒼昊而時成括閭殤與泰階襲三聖以光亨禮樂交通典謨洋溢天以洛視而龜書至地以河觀而龍圖出擁神休尊明號激清流揚茂實將大報於元天享神祇以稱秩顧卑宮而自處唯禋宗而是恤思致美於總章覽媯訾而法營室訪夏后之軌儀云廣四而脩一彼宗周之有制間或九而或七錯綜乎舊典經始乎玉律絡先志以高興匪矜功而首出乃延公侯卿士藝人耒臣而審其議焉咸以爲明堂者明乎天道者也所以明有功表有德崇大教發大政登假嚴經欽脩宗祀非夫爲己者也安可已乎粵正月庚午始創明堂之制焉考經緯之長策應黃鐘之旋宮穆穆四門可納四氣明明八牕均調八風靡金靡玉匪磨匪礱去隋侯之夜光明素質以爲工思承天以接神故峻極乎皇穹懿乎懿濞纚兮豐融雷承乾以震耀雲大壯乎其中非至聖之精誠孰能克勤乎此功 增 唐于邵明堂賦曰天子朝諸侯於明堂惟古之制始以講信脩睦終以布憲施惠下之象地也以列五位之神上之法天也以配五方之帝左个右个分以寒暑之宜以筵以几度以堂室之際觀乎萬國來朝威儀濟濟聖乃負斧扆而南向以布政百僚端冕弁而北面以陳禮宴會之節以明於尊卑慶賜之儀以旌於孝悌原夫宅中而起繼天而作遥眡嵩少俯枕伊洛巍巍煌煌厥高不可乎彌度拏龍櫳以蚴蟉亘虹梁而各落綷以綺藻施以丹雘四闥以四氣而開八牕以八風斯廓祥風布影對實檻以交輝皎日懸光曜金牀而璀錯於是陳三獻之禮臻九成之樂申儀於辟雍崇業於太學甄古今之至理議沿襲之踳駮既而順斗極運天關皇恩普矣貴賤以頒東門之外以朝乎九國南門之下將享於八蠻正德是弘惠風斯布禁淫慝節制度重三台之任乃申命於中階寵五伯之功遂授鉞於東戶夫明堂者明帝之德體天爲狀必資闡化以準程豈獨弘規而取壯出庶物而咸仰包宇宙而爲量豈惟先聖之是則信百代之所尚

原頌宋虞通之明堂頌曰肅肅明堂惟國之光儀天矩地崇姬潤黃縣殷颺輝服夏擅芳無斁伊典有煥斯章

緜緜斁極翳翳化紀聲沈五都風晦千祀我皇烝哉選孝創軌緝熙垂統光圖麗史宗祀既崇享配惟馨六樂薦和四圭流明殷殷華海鬱盟乎淑度福旁燭倚光下盈

原銘後漢李尤明堂銘曰布政之室上圓下方體則天地在國正陽窻闥四設流水洋洋順節行化各居其房春恤幼孤夏進賢良秋厲武人冬謹關梁

靈臺

原夏曰清臺　殷曰神臺　周曰靈臺　視祲　觀變（馬相說祲氣也洪範傳天子立靈臺所以觀天文之變而候日月）　國南　堂右（靈臺其高九仞在國之南上以觀休祥之變文選靈臺在明堂之右）　祈禨　禳災（禨福也）　考休徵　望元氣（文選乃經靈臺靈臺既崇帝勤時登爰考休徵王者升靈臺望元氣改時律觀物變）　崇上帝　來子民（晉尚書陸機策秀才文明堂崇上帝清廟寧祖考辟雍班教化太學講藝文詩經始靈臺庶民子來）

朝會一　聘附

原禮記曰天子無事與諸侯相見曰朝（事謂征伐之事）**增**又曰天子當扆而立諸侯北面見天子曰覲天子當宁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　又曰諸侯之於天子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注比年每歲也小聘使大夫大聘使卿朝則君自行然此大聘與朝晉文霸時所制也虞夏之制諸侯歲朝周之制侯甸男采衛要服六者各以其服來朝　通典曰唐虞夏氏之時四方諸侯歲一朝殷制五年一朝**原**周禮曰春見曰朝夏見曰宗秋見曰覲冬見曰遇時見曰會殷見曰同　又曰春朝諸侯而圖天下之事秋覲以比邦國之功夏宗以陳天下之謨冬遇以協諸侯之慮時會以發四方之禁殷同以施天下之政（注王春見諸侯則圖其事可否考績也）　尚書曰既月乃日覲四岳羣牧注云既盡也覲見也言舜盡正月中乃日日見羣牧　又曰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考制度於四嶽諸侯各朝於方嶽大明黜陟注云覲四方諸侯各朝於其方嶽之下大明考績黜陟之法**增**通典曰周制天子有四朝（常言三朝者以詢事之朝非常朝）一曰外朝在皐門內決罪聽訟之朝也秋官朝士掌之二曰中朝在路門外夏官司士正其位三曰內朝亦謂路寢之朝亦謂之燕朝太僕掌之四曰詢事之朝在雉門外小司寇掌其政**原**左傳曰凡朝以正班爵之義會以訓上下之則　又曰宣十四年孟獻子言於公曰臣聞小國之免於大國也聘而獻物於是庭實旅百朝而獻功注云獻其理國若征伐之功於牧伯也　又曰遣

薳彊對楚子曰朝聘有圭享頫有璋小有述職大有巡功　又叔向曰明王之制使諸侯歲聘以志業間朝以講禮再朝而會以示威再會而盟以著明志業於好講禮於等示威於衆昭明於神　又曰莊公二十三年夏公如齊觀社非禮也曹劌諫曰夫禮所以整民也故會以訓上下之則制財用之節朝以正班爵之義帥長幼之序　又曰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　增左傳曰諸侯五年再相朝以修王命古之制也　又曰游吉如晉送少姜之葬梁丙與張趯見之梁丙曰甚矣哉子之爲此來也游吉曰將得已乎昔文襄之伯也其務不煩諸侯令諸侯三歲而聘五歲而朝有事而會不協而盟　公羊傳曰諸侯時朝乎天子天子之郊諸侯皆有朝宿之邑焉注時朝者順四時而朝也五年一朝　原穀梁傳曰滕侯薛侯來朝天子無事諸侯相朝正也考禮修德所以尊天子也　春秋說題辭曰諸侯執政尊卑有序各來朝講文德明禮義議天下法制四方受度　白虎通曰諸侯相聘爲相尊敬也朝聘天子無恙法度得無變更所以考禮正刑一德以尊天子也　又曰聘者緣臣子欲知其君父無恙又當奉土地所生珍物以助祭是以皆行聘禮　又曰朝見也五年一朝備文德而明禮義也　孟子曰諸侯朝天子曰述職一不朝則貶其爵二不朝則削其地三不朝則六師移之　漢書曰漢王已并天下諸侯共尊爲皇帝於是叔孫通就其儀漢七年長樂宮成諸侯羣臣朝十月皇帝輦出房百官執戟傳警引諸侯王以次奉賀觴九行謁者言罷酒御史舉不如儀者引去竟朝置酒無敢讙譁失禮上曰吾乃今日知爲皇帝之貴也拜通爲太常　漢官儀曰正月旦天子幸德陽殿臨軒公卿大夫百官各陪位朝賀蠻貊胡羌朝貢畢見屬郡計吏皆陪覲宗室諸劉雜會皆冠兩梁冠皁單衣既定上壽計吏中庭北向坐大官上食賜羣臣酒食作九賓撤樂　又曰大將軍三公朝會天子爲起住入太常住車曰皇帝爲羣公起天子坐方前進　又曰尚書令御史中丞司隸朝會各獨席故京師曰三獨坐　摯虞決疑要注曰漢制會於建始殿晉制大會於太極殿小會於東堂會則五時服庭設金石武賁旄頭文衣緖尾　又曰宴之與會咸儀不同也會遵五時朝服庭設金石旄頭之衣鶡尾以列陛讌則服常服設絲竹之樂宿衞列仗會於太極殿小會於東堂　魏志曰黄初元年郭淮奉使賀文帝踐阼而道路疾故計遠近爲稽留及羣臣懽會帝責之曰昔禹會諸侯於塗山防風後至便行大戮今溥天同慶而最留遲何也對曰臣聞五帝先教導民以德夏后氏

衰始用刑辟今臣遭虞舜之世是以自知免於防風氏之戮也帝悅　晉起居注曰武帝太康元年詔曰江表初平天下同其懽豫王公卿士各奉禮稱慶其於東堂小會設樂使加於常五月庚寅御臨軒大會於太極殿前四方賀使國子太學生司徒吏副將以上及吳降將吏皆與會詔引歸命侯孫皓上殿稽顙陳恩謝罪稱萬歲　又曰太常張華上按舊事拜公建始殿因以小會今拜公於太極殿亦宜因以小會蓋所以崇宰輔也　又曰穆帝升平二年正月朔朝會是日賜衆客酥醽酒　東宮舊事曰正會儀太子著遠遊冠絳紗袍登輿至承華門設位拜二傳二傳交禮畢不復登車太傅訓道在前少傅訓從在後太子入崇賢門樂作太子登殿西向坐

增柳宗元曰古者旦見曰朝暮見曰夕詩莫肯朝夕傳朝而不夕禮記曰入而夕朝不廢朝暮不廢夕晉叔向夕楚右尹子革夕齊子我夕趙文子礱其椽張老夕知襄子爲室士茁夕皆暮見也漢儀夕則兩郎向鎖闈拜謂之夕郎亦出是名也

朝會二

原考績　獻功（並詳總論）　赦過　除慝（上詳總論周禮時聘以結諸侯之好殷頫以除邦國之慝鄭康成注慝惡也）　圖事　巡功（並詳總論）　講禮　述職（並詳總論）　示威　明義（上詳總論春秋說題辭會者所以顯德明義考遺邈者也）　覲岳　朝臣（上詳總論左思吳都賦夏后氏朝羣臣于茲土而執玉帛者萬國焉先王之高會四方之軌則）　考禮　正刑（並詳總論）　考制度　正班爵（並詳總論）　命政事　供職貢（周禮鄭康成注殷覜諸侯皆使卿以聘禮來覜天子天子以禮見之令以政禁之事左傳子產相鄭伯以如楚舍不為壇曰小適大有五惡說其罪戾請其不足行其政事共其職貢從其時令不然則重其幣帛以賀其福而弔其凶皆小國之禍也焉用作壇以昭其禍）　歸時事　奉珍物（左傳晉韓宣子聘於周王使請事對曰晉士起將歸時事於宰旅無他事矣王聞之曰韓氏其昌阜於晉乎辭不失舊下詳總論）　訓上下　明尊卑（上詳總論禮記昔者周公朝諸侯於明堂之位明堂者明諸侯之尊卑也）　講文德　明禮義（並詳總論）

朝會三 聘（附）

原黃帝合宮　周公明堂（管子黃帝有合宮以聽政也禮明堂位鄭注周公攝王位以明堂之禮儀朝諸侯不於宗廟避王也）　康王酆宮　漢武甘泉（左傳康有酆宮之朝按周康王朝諸侯於酆宮漢武帝紀後元二年春正月朝諸侯於甘泉宮）　建大赤　出道車（周禮巾車職象輅朱樊纓七就建大赤以朝異姓以封鄭注象輅以象飾諸末象輅無飾以朱飾勒而已其樊及纓以五采罽飾之而七成大赤九旗之通帛以朝以日視朝異姓王甥舅周禮司常職道車載旞鄭注道車象輅也上以朝夕燕出入）　重法度　正德刑（白虎通諸侯來朝天子覲與之合忠信者正君臣重法度也周禮大行人職凡諸侯之邦交歲相問也殷相聘也世相朝也鄭注小聘曰問殷中也久無事又于殷朝者交相聘也父死子立曰世見君即位大國朝焉小國聘焉此皆所

（以習禮考義正刑一德以尊天子也必擇有道之國而就脩之耳）四塞告至　六服盡朝（禮記四塞謂夷服鎮服蕃服在四方爲蔽塞者新王即位乃來朝告至　周禮職方氏王殷國亦如之鄭注殷衆也十二歲王若不巡狩則六服盡朝謂以殷同其歲四方諸侯與巡狩同也）（以下聘）輕財重禮　多貨傷德（禮聘義以圭璋聘重禮也已聘而還圭璋此輕財而重禮之義也諸侯相厲以輕財重義則民作讓矣按鄭注用之還之皆爲重禮禮必親之不可以已之有遠徙之也財謂璧琮享幣也受之爲輕財者則可遠復重賄反幣是也　儀禮聘禮多貨則傷於德按鄭注貨天地所化生謂玉也君子于玉比德焉朝聘之禮以爲瑞節重禮也多之則是主於貨傷敗其德）

朝會四（聘附）

【原】奠壤　奉珍（書一二臣衛敢執壤奠　漢宣帝甘露年匈奴呼韓邪單于款五原塞願奉國珍朝詔議其儀有司曰聖人之禮先京師後諸夏先諸夏後夷狄陛下聖德充塞單于鄉國奉珍朝賀自古未有之其禮儀宜如諸侯王位下蕭望之以爲聖人正朔不及四夷外而不內宜待客禮後不至不爲叛臣宜以客禮待之位在諸侯王上詔從之）禮經　會表（朝會禮之經也　朝有著定會有表注定朝位之處表亦位也）交戟　設燈（魏世語舊制三公領兵入見皆交戟叉頸而前初太祖將討張繡入見天子始復此制　魏武都鄴正會文昌殿用漢儀又設[illegible]燈[illegible]乃召諸計吏[illegible]文成數於階下）正位　脩制（正君臣之位[illegible]禮記　脩其[illegible]）九儀　五服（[illegible]）來王　和見（詩莫敢不來王　書和見事於尚）屏氣　鞠躬（[illegible]子孟侯爲太尉[illegible]　[illegible]）賜几杖　設獸樽（漢文帝吳王濞詐病不朝賜之几杖務以德化　晉元會設白獸尊於殿上有直言者則發尊飲酒）戮防風　劾梁冀（禹會諸侯於塗山防風氏後至禹乃殺之　後漢梁冀帶劍入省尚書張陵呵叱令出冀拜謝陵陵不應因劾奏詔以一歲俸贖罪）進止有度　會見問儀（霍光每出入下殿門進止有常處　後漢竇融將會大軍先遣從事問會見之儀）次功定位　習儀陳列（漢高后欲差次列侯功以定朝位　叔孫通與弟子徵魯諸生共起朝儀習之月餘會十月諸侯朝百官各以次陳列）三公輿載　諸王輦迎（魏鍾繇明帝時有疾拜起不便時華歆亦以高年疾病朝見皆使載輿車虎賁舁上殿就坐是後三公有疾以爲故事　後漢東平王蒼入朝詔至升殿乃拜天子親答之其後諸王入朝特以輦迎至省閤乃下蒼以受恩禮過不安上疏辭）劍履上殿　几杖入屏（漢詔蕭何劍履上殿入朝不趨贊拜不名　後漢包咸爲大鴻臚每進見賜以几杖入屏不趨贊拜不名經傳有疑輒遣小黃門造舍而問）司士鞭呼　大行臚傳（司士率其屬以鞭呼趨朝　大行臚句傳注傳語告下曰臚下告上曰句大行今鴻臚）諸侯麕至　君子鸞鏘（麕羣也　詩庭燎之光君子至止鸞聲鏘鏘）賜之餐牽　乘以墨車（周禮宰夫掌凡朝覲會同賓客以禮之法掌其委積膳獻飲食賓賜之餐牽與其陳數　儀禮入王門乘墨車）容貌采章　聲明文物（朝而獻功於是有容貌采章下出左傳）端旒　負扆　垂拱　駿奔　九品陳儀　四方述職　無敢不庭　周有後至　趨朝鳳闕　就列鵷行（以下聘）謁關　致館（關人問從者幾人注具爲供也　傳叔弓如晉致館辭曰云云）聚欜　展幣（周禮野廬氏賓客至將徒聚欜有相翔者誅之注相翔謂四面翔觀視賓客衣物將盜之下出儀禮）致餼　發幣（餼生肉也　發幣于公卿）館穀　餼牽（館人爲賓三日具沐五日具浴　禮儀餼牽積每禾）百甕　二牢（醯醢百甕饌客餼二牢米百筥）

【增】庭燎　黼依（詩小雅夜如何其夜未央庭燎之光注庭燎大燭也諸侯將朝則司烜以物百枚并而束之設於門內也周

（禮春官司几筵凡大朝覲大饗射凡封國命諸侯王位設黼依）報籌 待漏（唐王維早朝詩絳幘雞人報曉籌尚衣方進翠雲裘宋王元之待漏記北闕向曙東方未明相君至止噦噦鸞聲金門未闢玉漏猶滴撤蓋下車于焉偃息待漏之際相君其有思乎）四朝 旅見（虞書五載一巡狩羣后四朝敷奏以言明試以功 春秋傳非天子不旅見諸侯）傳警 鳴鞭（上詳類聚宋紹興朝賀權於崇政殿行之以殿狹不鳴鞭他如故事）覲羣牧 率百官（上詳類聚虞書正月朔旦受命於神宗率百官若帝之初）介圭入覲 重譯來朝（詩大雅韓侯入覲以其介圭注介圭封圭也交趾之南有越裳國周公居攝六年越裳以三象重譯來朝獻白雉曰天無烈風雷電意者中國有聖人乎）

朝會五（聘附）

原 聖人南面（禮大傳聖人南面而聽天下所且先者五民不與焉一治親二報功三舉賢四使能五存愛五者得于天下民無不足無不贍者五者一物紕繆民莫得其死鄭注所先謂未遑餘事功也存愛察有仁愛者也）天子執冒（周禮考工記天子執冒四寸以朝諸侯鄭注名玉曰冒言德能覆蓋天下也四寸者以尊接卑以小爲貴也）負斧南鄉（禮明堂位天子負斧扆南鄉而立鄭注負扆爲斧文屏風於戶牖之間周公于前立焉）北面東上（又三公中階之前北面東上諸侯之位阼階之東西面北上諸伯之國西階之西東面北上諸子之國門東北面東上諸男之國門西北面東上九夷之國東門之外西面北上八蠻之國南門之外北面東上六戎之國西門之外東面南上五狄之國北門之外南面東上）當扆而立 當宁而立（並詳前）辨色始入（禮玉藻朝辨色始入君日出而視之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鄭注小寢燕寢也釋服服元端也）朝服以視（又皮弁以聽朔於太廟朝服以日視朝於內朝鄭注皮弁下天子也朝服冠元端素裳也內朝路寢門外之正朝也天子諸侯皆三朝）正位辨等（周禮司士職正朝儀之位辨其貴賤之等王南鄉三公北面東上孤東面北上卿大夫西面北上王族故士虎士在路門之右南面東上太僕大右太僕從者在路門之左南面西上按鄭注此王日視朝事下路門外之位王族故士故爲上士晚退留宿衛者未嘗仕雖同族不得在王宮大右司右也太僕從者小臣祭僕御僕隸僕）日邁月征（毛詩小宛我日斯邁而月斯征鄭注我日謂日視朝而月謂月視朔也先王制禮使君臣議於政事日有所更月有所易無止息也）服皮弁（周禮司服職眡朝則皮弁服鄭注眡朝視內外朝之事皮弁之服十五升白布衣積素以爲裳王受諸侯朝覲于廟則袞冕眡音視）致馬資（小儀篇君將適他臣如致金玉貨貝於君則曰致馬資於有司鄭注適他行朝會也資謂用也）習威儀（儀禮聘禮篇）脩王命（左傳曹伯來朝禮也諸侯五年再相朝以脩王命古之制也）五年一朝 五歲而朝（並見前）和鸞雝雝（小雅蓼蕭篇和鸞雝雝萬福攸同毛傳在軾曰和在鑣曰鸞）鸞聲噦噦（小雅庭燎篇毛傳噦噦徐行有節也）言觀其旂（小雅采菽篇君子來朝言觀其旂其旂淠淠毛傳淠淠動也）星陳夙駕（曹植應詔詩夙承明詔應會皇都星陳夙駕秣馬脂車命彼掌徒肅我征旅朝發鸞臺夕宿蘭渚）四海來假（商頌元鳥篇四海來假來假祁祁鄭箋假至也祁祁衆多也）九州貢職（九州之牧職典其州之貢物）爲宮四門（儀禮覲禮篇諸侯覲于天子爲宮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加方明於其上方明者木方四尺設六色東青南赤西白北黑上元下黃）爲壇三成（司儀職將會諸侯則命爲壇三成宮旁一門詔王儀南鄉見諸侯也）朝聘之道（公羊傳古者諸侯必有會聚之事相朝聘之道號辭必稱先君以相接然則齊紀無說焉不可以並立乎天下故將去紀侯者不得不去紀也有明天子則襄公得爲若行乎曰不得也不得則襄公曷爲爲之上無天子下無方伯緣恩疾者可也）嘉好之事（左傳劉文公合諸侯於召陵謀伐楚衛子行敬子言於公曰會同難嘖有煩言莫之治也其使祝鮀從公曰善乃使子魚子魚辭曰夫祝社稷之常隸也社稷不動祝不出境官之制也君以軍行祓社釁鼓祝奉以從於是乎出境若嘉好之事君行師從卿行旅從臣無事焉）朝廷之容（周禮保氏職保

（氏掌諫王惡而養國子以道乃教之六儀三曰朝廷之容鄭注朝廷之容濟濟翔翔）聘覲之禮（禮經解聘覲之禮廢則君臣之位失諸侯之行惡而倍畔侵陵之敗起矣）朝宿之邑（公羊傳鄭伯以璧假許田何易之也易之則其言假之何為恭也曷為為恭有天子存則諸侯不得專地也許田者何魯朝宿之邑也諸侯時朝乎天子皆有朝宿之邑焉）朝儀之位（朝禮詳上）貢賦不乏（左傳貢賦不乏玩好時至公卿大夫相繼于朝史不絕書府無虛月）慢朝有禁（周禮朝士職禁慢朝錯立族談者鄭注慢朝謂臨朝不肅敬也錯立族談違其位僔語也）入覲于王（毛詩四牡奕奕孔脩且張韓侯入覲以其介圭入覲于王鄭箋諸侯秋見天子曰覲諸侯以時見于王而貢國所寶也）入覲天人（應貞華林園詩濟濟列辟赫赫虎臣[illegible]時貢職入覲天人備言錫命羽蓋朱輪）沐浴而朝（論語孔子沐浴而朝）盛服將朝（左傳趙宣子盛服將朝尚早坐而假寐）知者慮義者行（穀梁傳二年春公會戎於潛會者外為主焉耳知者慮義者行仁者守有此三者然後可以出會會戎危公也注知仁義皆君子所禮其次不能全備故各以所長為名在上者當器而使之也）賓有禮主則擇（左傳隱公十一年春滕侯薛侯來朝爭長公使羽父請於薛侯曰周諺有之曰山有木工則度之賓有禮主則擇之周之宗盟異姓為後寡人若朝于薛不敢與諸任齒乃長滕侯）不俟車駕（論語君命召不俟駕行矣禮在宮不俟屨在外不俟車）不言犬馬（朝言不及犬馬）桓虞廷爭（後漢詔議還北虜生口公卿皆言不宜還司徒桓虞改議從之鄭弘第五倫恨之弘欲激厲虞因大言曰當還者皆不忠虞廷叱之倫皆作色司隸奏[illegible]云云免冠而謝）鄧通不敬（鄧通方幸在上旁怠慢丞相申屠嘉入曰朝廷之儀不可不肅罷朝召通曰高皇帝之朝廷小臣不敬當斬帝使赦通曰此吾弄臣也）玉帛相見（謂好會也）偏駕不入（王門）表著之位（所以昭事序）朝廷之儀（陵三軍者或懼於朝廷之儀）勿褻在庭（咸造勿褻在王庭注造至也褻慢也）恭己南面（舜）九賓之儀（自公侯至士也）三揖之禮（天子當陽云云）左九棘右九棘（周禮外朝之位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左嘉石右肺石

名位有數 車服有庸（以下聘）大夫郊勞（禮聘義篇士迎于境大夫郊勞卿為上擯大夫為承擯士為紹擯）上公七介（又聘禮上公七介侯伯五介子男三介所以明貴賤也鄭注此皆使卿出聘之介數也）衆介北面（儀禮聘禮篇衆介北面蹌焉鄭注容貌舒揚）三揖至階（禮聘義三讓而後傳命三讓而後入廟門三揖而後至階三讓而後升所以致尊讓也鄭注此揖讓主謂賓也三讓而後傳命三賓至廟門主請事時也賓見主人陳賓以大客禮當已則三讓之不得命乃傳其君之聘命也三讓而後入廟門讓主人廟受也）執圭執璋（又聘禮君親禮賓致饔餼還圭璋賄贈饗食燕所以明賓客君臣之義也謹按熟食曰饔牲食曰餼圭以為瑞也使臣執以聘君璋使臣執以聘后夫人也）私面私覿（又君親禮賓賓私面私覿謹按私面私覿謂聘禮記賓乃私以己禮面見主國之卿大夫覿見主國之君）子貢聘諸侯（史記子貢結駟連騎束帛元纁以聘享諸侯所至國君無不分庭與之抗禮）延陵聘諸國（左傳吳王使延陵季子聘於魯晉諸國以聘諸侯）辭玉（左傳秦伯使西乞術來聘襄仲辭玉曰君不忘舊好重之以大器寡君敢辭玉注已聘而還其圭璋輕其禮不欲與之為好也）還玉（儀禮君使卿皮弁還玉於館注君子于玉比德焉以聘重禮還之者德不可取於人相磨切之義也皮弁者始以此服受之不敢不受也）鹿鳴（燕使臣也）皇華（饗美使臣）用幣副忠（幣美則沒注用幣以副忠美之則主於幣失禮本意沒其也）私覿非禮（大夫之私覿非禮也為人臣者無外交不敢二君也）即位並聘（傳凡君即位卿士並聘）卒禮乃復（尚書如五器卒乃復注復還圭璧也五玉禮終則還之三帛二生一死則不還也）適子之館 授子之餐（詩緇衣之宣篇）

原詩魏陳王曹植應詔詩曰命彼掌徒肅我征旅朝發鸞臺夕宿蘭渚經彼公田樂我稷黍西濟關谷或降或升騑驂倦路載寢載興將朝聖皇匪敢燕寧前驅舉燧後乘抗旂長懷永慕憂心如酲　梁簡文帝守東平中華門開詩曰脂車向馳道總轡息中華落關猶待漏文戟未通車薄雲初起雨曙色始成霞臺流鋪紫若城風泛橘花絃誦終無取顧已自懷嗟　何遜早朝詩曰詰旦鐘聲罷隱隱禁門通蓬車響北闕鄭履入南宮宿霧開馳道初日照相風胥徒紛絡繹騶御或西東　周王褒入朝守門開詩曰鳳池通複道嚴駕早凌晨鐵符行肇曙銀牓未開闉壍暗城無影晴新路不塵屯兵引畫劒騎吹動斑輪徒知仰睿藻抽辭殊未申　陳江總答王筠早朝守建陽門開詩曰金兎猶懸魄銅龍欲啓扉三條息行火百雉照初暉御溝槐影出仙掌露光晞又賦得謁帝承明廬詩曰霧開仁壽殿雲繞承明廬輪停紺幰引馬度紅塵餘香貂拜獻袞花綬拂元除謁帝升清漢何殊入紫虛　隋煬帝冬至乾陽殿受朝詩曰北陸元冬盛南至晷漏長端拱朝萬國守文繼百王至德慚日用化道愧時康新邑建嵩嶽雙闕臨洛陽圭影正八表道路均四方碧空霜華淨朱庭皎日光纓珮既濟濟鐘鼓何鍠鍠文戟翊高殿采旌分脩廊元首乏明哲股肱貴惟良舟楫行有寄庶此王化昌　牛弘奉和冬至乾陽殿受朝應詔詩曰恭己臨萬㝢宸居御八埏作貢菁茅集來朝圭黻連司儀三揖盛掌禮九賓虔重欄映如璧複道遶非煙　許善心同前詩曰森森羅陛衛噦噦鏘璁珩禮殫五瑞輯樂闋九功成　唐太宗正日臨朝詩曰條風開獻節灰律動初陽百蠻奉遐琛萬國朝未央雖無舜禹蹟幸欣天地康車軌同八表書文混四方赫奕儼冠蓋紛綸盛服章羽旌飛馳道鐘鼓震巖廊組練輝霞色霜戟照朝光晨宵懷至理終愧撫遐荒　虞世南凌晨早朝詩曰萬戶宵光曙重簷夕霧收玉花停夜燭金壺送曉籌日暉青瑣殿霞生結綺樓重門應啓路通籍引王侯　魏徵奉和正日臨朝應詔詩曰百靈侍軒后萬國會塗山豈如今睿哲邁古獨光前聲教溢四海朝宗引百川鏘洋鳴玉珮灼爍耀金蟬淑景輝雕輦高旌揚翠煙庭實超王會廣樂盛鈞天既欣東戶日復詠南風篇願奉光華慶從斯萬億年　顏師古同前詩曰七政璿衡始三元寶曆新負扆延百辟垂旒御九賓肅肅皆鸞鷺濟濟盛纓紳天涯致重譯西域獻奇珍　岑文本同前詩曰時雍表昌運日正叶靈符德兼三代禮功苞四海圖踰沙紛在列執玉儼相趨清蹕喧輦道張樂駭天衢拂蜺九旗映儀鳳八音殊佳氣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
图书馆
藏书

浮仙掌薰風繞帝梧天文光七政皇恩被九區方陪瘞玉禮珥筆岱山隅　楊師道同前詩曰皇猷被寰宇端扆屬元辰九重麗天邑千門臨上春　李百藥同前詩曰化曆昭唐典承天順夏正百靈警軒籞三辰揚旆旌充庭富禮樂高讌齒簪纓獻壽符萬歲移風韻九成　張文琮同潘屯田冬日早朝詩曰假寐懷古人夙興瞻曉月通晨禁門啓冠蓋趨朝謁霜露清九衢霞光照雙闕紛綸文物紀煥爛聲明發履劒動陸離鳴玉和清越

增韋元旦早朝詩曰震維方月季宸極衆星尊珮玉朝三陛鳴珂度九門擎壺分早漏伏檻曜初暾北倚蒼龍闕西臨紫鳳垣詞庭草欲奏温室樹無言鱗翰空爲忝長懷聖主恩　鄭愔同前詩曰瑞闕龍章峻宸庭鳳掖深才良竊天綍趨拜侶朝簪飛舄看來影喧車識駐音重軒輕霧入洞戶落花侵闕有題新翰依然想舊林同聲慙下玉謬此託韋金　沈佺期同前詩曰閶闔連雲起巖廊拂霧開玉珂龍影度珠履鴈行來長樂宵鐘盡明光曉奏催一經傳舊德五字擢英才儼若神仙去紛從霄漢迴千春奉休曆分禁喜趨陪　又和崔正諫登秋日早朝詩曰雞鳴朝謁滿白露禁門秋爽氣臨旌戟朝光映冕旒河宗來獻寶天子命焚裘獨負津陽議言從建禮遊　賈至早朝大明宮詩曰銀燭朝天紫陌長禁城春色曉蒼蒼千條弱柳垂青瑣百囀流鶯繞建章劒珮聲隨玉墀步衣冠身惹御爐香共沐恩波鳳池上終朝染翰侍君王　王維和前詩曰絳幘雞人報曉籌尚衣方進翠雲裘九重閶闔開宮殿萬國衣冠拜冕旒日色纔臨仙掌動香煙欲傍袞龍浮朝罷須裁五色詔珮聲歸到鳳池頭　又早朝詩曰柳暗百花明春深五鳳城城鴉睥睨曉宮井轆轤聲方朔金門侍班姬玉輦迎仍聞遣方士東海訪蓬瀛　又春日直門下省早朝詩曰騎省直明光雞鳴謁建章遥聞侍中珮暗識令公香玉漏隨銅史天書拜夕郎旌旗映閶闔歌吹滿昭陽官舍梅初紫宮門柳欲黄願將遲日意同與聖恩長　岑參和賈舍人早朝詩曰雞鳴紫陌曙光寒鶯囀皇州春色闌金闕曉鐘開萬戶玉階仙仗擁千官花明劒珮星初落柳拂旌旗露未乾獨有鳳凰池上客陽春一曲和皆難　杜甫和前詩曰五夜漏聲催曉箭九重春色醉仙桃旌旗日暖龍蛇動宮殿風微燕雀高朝罷香煙攜滿袖詩成珠玉在揮毫欲知世掌絲綸美池上于今有鳳毛　又紫薇殿退朝詩曰戶外昭容紫袖垂雙瞻御座引朝儀香飄合殿春風轉花覆千官淑景移晝漏稀聞高閣報天顏有喜近臣知宮中每出歸東省會送夔龍集鳳池　韓愈和庫部盧四兄曹長元日朝回

詩曰天仗宵嚴建羽旄春雲送色曉雞號金爐香動螭頭暗玉珮聲來雉尾高戎服上趨承北極儒冠列侍映東曹太平時節身難遇郎署何須歎二毛　白居易和集賢劉學士早朝詩曰吟君昨日早朝詩金御爐前喚仗時煙吐白龍頭宛轉扇開青雉尾參差暫留書殿多稱屈合入綸閣即可知從此摩霄去非晚鬢邊未有一莖絲　鄭谷朝謁詩曰捧日整朝簪千官一片心班趨黃道急殿揖紫宸深威鳳迴香扆新鶯囀上林小松含瑞露春翠易成陰（武德殿前新栽小松）

原　**賦**晉傅玄朝會賦曰仰二皇之文象詠帝德乎上系考夏后之遺訓綜殷周之典制采秦漢之舊儀定元正之嘉會于是先期戒事衆官允敕萬國咸享各以其職翼翼京邑巍巍紫極閶闔闢天門開坐太極之正殿儼嵯峨以崔嵬嘉廣庭之敞麗美升雲之玉階相者從容俟次而入濟濟洋洋肅肅習習就位重列面席而立臚人齊列賓禮九重羣后德讓海外來同束帛戔戔羔鴈邕邕獻贄奉璋人肅其容是時天子盛服晨興坐武帳憑玉几正南面而聽朝平權衡乎砥矢羣司百辟進阼納觴皇恩下降休氣上翔禮畢饗燕進止有章六樂遞奏磬管鏗鏘淵淵鼓鐘嘒嘒笙簧搏拊琴瑟以詠先皇雅歌內協頌聲外揚

原　**頌**唐岑文本三元頌曰攝提改度孟陬順紀歸餘既終獻歲方始乃詔司存命掌故考憲章修法度三朝之禮畢陳九賓之儀咸具庭燎晃以飈舉明燈爍以星布爾乃月正元日節應勾芒浮祥煙而泛佳氣闢閶闔而敞德陽虞賓光於列位呼韓厠於班行百僚濟濟萬國皇皇腰金鳴玉執贄奉璋內自畿甸外被要荒輸賝王會納貢職方司儀之職無替臚人之列有章既伸瞻於宸極亦矯首於巖廊猶川流之歸海若湛露之晞陽張崇牙設柷敔陳鼎食列樽俎桂柄肅而爲衞戈鋋森以齊舉五輅接軫九旗揚旆羽蓋葳蕤雲車晻藹發聲明於文物備威儀於冠帶

原　**表**魏陳王曹植請赴元正表曰欣豫百官之美想見朝覲之禮耳存九成目想率舞　又謝得入表曰不世之命非所致思有若披浮雲而仰白日出幽谷而登喬木目希庭燎心存泰極

元正冬至朝賀一

原杜氏通典曰漢高帝十月定秦遂爲歲首七年長樂宮成制諸侯羣臣朝賀儀先平明謁者治禮引以次入

殿門庭中陳車騎步卒衛宮設兵張旗幟傳云趨殿下郎中夾陛陛數百人功臣列侯諸將軍軍吏以次陳西方東向文官丞相以下陳東方西向大行設九賓臚句傳（韋昭曰九賓則周禮九儀）於是皇帝輦出房百官執戟傳警引諸侯王以下至吏六百石以次奉賀禮畢復置法酒（文穎曰作酒法令也）諸侍坐殿上皆伏抑首（抑屈首也）以尊卑次起上壽觴九行謁者言罷酒御史執法舉不如儀者輒引去羣臣莫不震恐肅敬至武帝雖用夏正然每月朔朝至於十月朔猶常享會其儀夜漏未盡七刻鐘鳴受賀及贄公侯璧二千石羔千石六百石鴈四百石以下百官贄正月（正朝大會諸侯執玉璧薦以鹿皮公卿以下所執如古禮古者衣皮故用皮帛爲幣玉以象德璧以稱事）二千石以上上殿稱萬歲（獨斷曰三公奉璧上殿向御坐北面太常贊曰皇帝爲興三公伏皇帝坐乃進璧古語曰御坐則起此之謂也）舉觴御食前司空奉羹大司農奉飯奏食舉之樂百官受賜宴饗大作樂（白虎通曰有喪不朝吉凶不相干不奪孝子恩也太廟火日食后之喪雨霑服失容並廢朝）　後漢歲首正月爲大朝受賀其儀夜漏未盡七刻鐘鳴受朝賀及贄（獻帝起居注舊典市長執鴈建安八年始令執雉）百官二千石以上上殿稱萬歲舉觴御食前司空奉羹大司農奉飯奏食舉樂百官受賜宴饗大作樂（蔡質漢儀正月旦天子幸德陽殿臨軒公卿百官各陛位朝賀百蠻朝貢畢屬郡計吏皆陛覲庭燎宗室諸劉雜會萬人以上立西面位既定上壽計吏中庭北面太官賜酒食西入東出御史四人執法陛下虎賁羽林張弓挾矢陛戟左右戎頭偪脛陪前向後左右中郎將位東南羽林虎賁將位東北五官將位中央悉坐就賜作九賓徹樂謁者引公卿以次拜徹行出畢官在前尊官在後德陽殿周旋容萬人陛高二丈皆文石作壇畫屋朱梁玉階金柱）　魏文帝受禪後脩洛陽宮室權都許昌宮殿狹小元日於城南立氈殿青帷以爲門設樂饗食後還洛陽依漢舊事其藩王不得朝覲明帝時有朝者由特恩不得爲常　晉武帝咸寧中定儀先正月一日有司各宿設王公卿校便坐於端門外大樂鼓吹又宿設四廂樂於殿前夜漏未盡十刻羣臣集庭燎起上賀謁報又賀皇后還從雲龍中華門入詣東閤下便坐漏未盡七刻羣司乘輿車百官及受贄郎下至計吏皆入立其次其陛衛者如臨軒儀漏未盡五刻謁者僕射大鴻臚各奏羣臣就位定漏盡侍中奏外辦皇帝出鐘鼓作百官皆拜伏太常導皇帝升御座鐘鼓止百官起大鴻臚跪奏請朝賀掌禮郎贊蕃王奉璧拜賀謁者引上殿皇帝興王再拜坐復再拜跪置璧御前復再拜成禮下殿復故位又贊太尉公特進匈奴南單于金紫將軍中二千石二千石六百石奉璧皮帛羔鴈雉拜賀引上殿如蕃王儀成禮復故位大行令贊以贄授贄郎郎以璧帛付謁者羔鴈雉付太官太樂令跪奏雅樂乘黃令乃出車皇帝罷入百官皆坐晝漏六刻謁者引王公二千石上殿千石六百石停本位謁者引王詣罇酌酒跪授侍中謁者奏蕃王臣某等奉觴再拜上千萬

歲壽百官伏稱萬歲四廂樂作百官再拜已飲又再拜還本位侍中中書令尚書各於殿上上壽酒登歌樂升太官令又行御酒進御前乃行百官酒太樂令跪奏登歌三終太官令請具御飯到階羣臣皆起授持節持節跪進御座前羣臣就席太樂令跪奏食舉樂乃行百官飯食畢太樂令跪請進儛以次作鼓吹又跪請以次進伎乃召諸郡計吏前受敕戒於階下宴樂畢謁者一人跪奏請罷退鐘鼓作羣臣北面再拜出（未盡七刻謂之晨賀晝漏上三刻更出百官奉壽酒謂之晝會別置女樂三十人於黃帳外奏房中之歌其王公以下入朝者四方各爲二番三歲而周周則更始如有故不朝之歲各遣卿奏禮） 東晉江左多虞不復晨賀夜漏未盡十刻開宣陽門至平明始開殿門晝漏上水五刻皇帝乃出受賀皇太子出會者則在三恪下王公上正朝元會設白獸鐏於殿庭若有能獻直言者則發此鐏飲酒（鐏蓋施白虎形以名焉） 宋因晉制無所改異唯朝至十刻乃受朝賀升皇太子在三恪上齊因之 梁元會之禮未明庭燎設文物充庭臺門闕禁衛皆嚴有司各從其事太階東置白獸鐏羣臣及諸蕃客並集各從其班而拜侍中奏中嚴王公卿尹各執珪璧入拜侍中乃奏外辦皇帝服袞冕乘輿以出侍中扶左常侍扶右黃門侍郎一人執曲直華蓋從至階降輿納舄升座御前施奉珪藉王公以下至阼階脫劒舄升殿席南奉贄珪璧禮畢下殿納舄佩劒詣本位主客郎徒珪璧於東廂帝輿入從御座於西壁下東向設皇太子王公以下位又奏中嚴皇帝服通天冠升御座王公上壽禮畢食畢樂伎奏太官進御酒主書賦黃甘逮二品以上尚書騶騎引計吏郡國各一人皆跪受詔侍中讀五條詔計吏更應諾訖令陳便宜者聽詣白獸鐏以次還座宴樂罷皇帝乘輿以入皇太子朝則遠遊冠乘金輅鹵簿以行與會則劒履升座會訖先興天監六年詔元日朝畢御座南面以西方爲上皇太子以下在北壁坐者悉西邊東向尚書令以下在南方坐者悉東邊西向舊元日御座東向酒壺在東壁下御座旣南向乃詔壺於南欄下又詔元日受五等贄珪璧量付所司周捨按周禮冢宰大朝覲贊玉幣尚書古之冢宰尚書主客曹郎旣冢宰隸職今元日五等眞玉旣竟請以主客郎受帝從之又尚書僕射沈約議正會儀注御出乘輿至太極殿前納舄升階尋路寢之設本是人君居處不容自敬宮室按漢氏則乘小車升殿請自今元正及大公事御宜乘小輿至太極階仍乘板輿升殿 陳制先元會十日百官並集儀注令僕以下悉公服監之設庭燎街闕城上殿前皆嚴兵百官各設部伍而朝宮人皆於東堂隔綺疏而觀宮門旣無籍外人但絳衣者亦得入觀是日上

事人發白獸罇自餘亦多依梁禮云　北齊元正大饗百官一品以下流外九品以上與會一品以下正三品以上開國公侯伯散品公侯及特命之官刺史並升殿從三品以下從九品以上及奉正使人比流外官者在階下勲品以下端門外侍中宣詔慰勞郡國使（詔牘長尺三寸廣一尺雌黃塗飾上寫詔書會日侍中慰勞郡國吏問刺史太守安否及穀價麥苗善惡人間疾苦又班五條詔書於州郡國使人寫以詔牘一枚長二尺五寸廣一尺三寸寫詔書正會宣示使人歸以告刺史一曰政在正身愛人去殘賊擇良吏正決獄平徭賦二曰人生在勤勤則不匱其勸率田桑無或煩擾三曰六極之人務加寬養必使生有以自救沒有以自給四曰長吏浮華奉客以求小名逐末捨本政之所疾宜謹察之五曰人事意氣干亂奉公內外溷清紀綱不設所宜糾劾侍中黃門宣詔勞諸郡上計訖罷）　隋制正旦及冬至文物充庭皇帝出西房即御座羣官客使入就位再拜上公一人詣西階解劒升賀降階帶劒復位而拜有司奏諸州表羣官在位者又拜而出皇帝入東房有司奏行事訖乃出西房坐定羣官入就位上壽訖上下俱拜皇帝舉酒上下舞蹈三稱萬歲進食食畢奏樂伎宴罷皇帝乘輿以入　唐開元八年十一月中書門下奏曰伏以冬至一陽始生萬物潛動所以自古聖帝明王皆以此日朝萬國觀雲物禮之大者莫逾是時因赦自今以後冬至日受朝永爲恒式至天寶二載十一月五日甲子冬至赦伏以昊天上帝義在尊嚴恭惟祀典每用冬至既於是日有事圜丘更受朝賀實深兢惕自今以後冬至宜以次日受朝永爲恒式至六載十二月敕諸道差使賀正表但送省司又不同進於禮全乖自今應賀正使元日隨京官例序立便見通事舍人奏知其表直送四方館元日仗下後一時同進永泰二年十一月詔冬至令有司祭南郊復於含元殿受朝賀建中二年十一月敕以冬至日受朝賀　增宋會要元日五月朔冬至大朝會其日將士填街列黃麾仗於庭百官俱入就位侍中版奏嚴辦鳴鞭宮垂撞黃鐘之鐘右五鐘皆應皇帝袞冕御輿以出即御座在位官拜舞太尉奏稱賀中書令門下侍郎奏諸方鎮表及祥瑞户禮部奏諸州諸番貢物司天監奏雲物祥瑞禮畢撞甤賓之鐘左五鐘皆應仗列如舊以俟上壽百僚朝服立皇帝服通天絳紗御輿以出百僚拜舞太尉執爵跪進稱千萬歲壽三爵而起侍中奏解嚴所司承旨放仗百僚再拜退其登歌則甘露嘉禾瑞木成文之曲宮垂則奏正安乾安之樂舞則威德升聞天下大定酒行三周皇帝御輿入　遼穆宗即位正旦朝賀臣僚并諸國使昧爽入朝奏班齊皇帝升殿坐契丹舍人殿上通訖引契丹臣僚東洞門入引漢人臣僚并諸國使西洞門入合班舞蹈五拜鞠躬平身引親王東階上殿欄內褥位俯伏跪自通全銜臣某等祝壽訖俯伏興退引東階下殿

復位舞蹈五拜畢鞠躬宣徽使殿上鞠躬奏臣宣答稱有敕班首以下聽制訖再拜鞠躬宣徽傳宣云履端之慶與公等共之舍人贊謝宣諭拜舞蹈五拜贊各祗候分班引出引班首西階上殿奏表目訖敎坊起居賀十二拜畢贊各祗候引契丹漢人臣僚并諸國使東西洞門入合班再拜贊進酒引親王東階上殿就欄內褥位搢笏執臺琖進酒訖退復褥位置臺琖出笏少前俯伏自通全銜臣某等謹進千萬歲壽酒俯伏興退復褥位與殿下臣僚皆再拜鞠躬侯宣徽使殿上鞠躬奏臣宣答稱有旨親王以下再拜如初儀傳宣飲公等壽酒與公等內外同慶舍人贊謝宣諭如初贊各祗候親王搢笏執臺琖殿下臣僚分班皇帝飲酒敎坊奏樂殿上下臣僚皆拜呼萬歲贊各祗候樂止敎坊再拜皇帝卒飲親王進受琖復褥位置臺琖出笏揖臣僚合班引親王東階下殿復位鞠躬再拜贊各祗候分班引出皇帝起　金元旦聖誕上壽皇帝陞御座鳴鞭報時畢殿前班小起居各復位立舍人引皇太子并臣僚使客合班入　至丹墀舞蹈五拜平立閤使奏諸道表自皇太子以下皆再拜引皇太子升殿褥位搢笏捧琖盤進酒皇帝受置於案皇太子退復褥位轉盤與執事者出笏二閤使齊揖入欄子內拜跪致辭云元正啓祚品物咸新恭惟皇帝陛下與天同休若聖節則云萬壽令節謹上壽巵伏願皇帝陛下萬歲萬歲萬萬歲祝畢拜興復褥位同殿下臣僚皆再拜宣徽使稱有制在位皆再拜宣答曰履新上壽與卿等內外同慶聖節則曰得卿壽酒與卿等內外同慶詞畢舞蹈五拜齊立皇太子搢笏執盤臣僚分班敎坊奏樂皇帝舉酒殿上下侍立臣僚皆再拜皇太子受虛琖退立褥位轉盤琖與執事者出笏左下殿樂止合班在位臣僚皆再拜分引與宴官上殿次引宋國人從至丹墀再拜不出班奏聖躬萬福再拜唱有敕賜酒食又再拜各祗候平立引左廊立次引高麗夏人從如上儀畢分引左右廊立御果牀入進酒皇帝飲則坐宴侍立臣皆再拜進酒官接琖還位坐宴官再拜復坐行酒傳宣立飲訖再拜坐次從人再拜坐三琖致語揖臣使并從人立誦口號畢坐宴侍立官皆再拜坐次從人再拜坐食入七琖曲將終揖從人立再拜畢引出閤曲時揖臣使起再拜下殿果牀出至丹墀合班謝宴舞蹈五拜贊各祗候分引出　元史元正受朝儀前期三日習儀於聖壽萬安寺前二日陳設於殿庭至期大昕皇帝出閤陞輦鳴鞭三至大明殿外侍儀使導駕時引進使同內侍官引宮人擎執導從入至皇后宮庭內侍入啓皇后出閤陞輦至殿東門外兩宮升御榻鳴

鞭三司晨報時雞唱畢尚引引殿前班起居拜舞叩頭山呼各分立俟后妃諸王駙馬以次賀獻禮畢典引引丞相以下起居拜舞叩頭山呼侍儀使請丞相進酒樂工登歌曲終丞相祝贊曰溥天率土祈天地之洪福同上皇帝皇后萬歲壽宣徽使荅曰如所祝尚醞官以觴授丞相丞相搢笏奉觴北面立教坊奏樂丞相進酒畢樂止禮部官押進奏表章禮物二案至橫階下進讀表章官等齊跪宣表目讀禮物舍人跪讀禮物目拜舞叩頭山呼僧道耆老外國番客以次而賀禮畢大會諸王宗親駙馬大臣宴饗殿上侍儀使引丞相等陞殿侍宴四品以上賜酒殿上典引引五品以下賜酒於日精月華二門之下宴畢鳴鞭侍儀使導駕引進使導后還寢殿如來儀　明洪武元年令正旦冬至及壽旦各衙門不許於寺觀行香其萬歲牌不許復設凡遇大朝賀除已習儀及具服官員許入班其餘便服人員止於午門外行禮執事官於華蓋殿行禮披甲帶刀侍衛之人免拜五府六部等官於殿內侍立今皆入班奏事止於華蓋殿二十四年令禮官置百官朝班序牌大書品級列丹墀左右木柵之上文武百官照品序立侍班二十六年定萬壽聖節百官朝賀儀正旦冬至同後嘉靖年定儀亦與正旦冬至同但鴻臚加設玉帛案二於殿內簾前朝班序立

元正冬至朝賀二

增慶會（南史元正慶會國之大體）受朝（張齊賢傳令元日通天宮受朝有司遂讀時令布政古之禮也）漢儀（晉書禮志漢儀有正會禮正旦夜漏未盡七刻鐘鳴受賀公侯以下執贄來庭二千石以上升殿稱萬歲）晉禮　瑞雪（南史本紀正月朔華雪降散為六出上悅以為瑞）祥煙（薛逢元日觀仗詩曈曈初日照樓臺漠漠祥煙雉扇開）辛盤（丁謂元日立春詩蔬餅雙綵勝就賜五辛盤）樺燭（盧延遜新歲朝賀詩元日燕脂色朝天樺燭香）晨賀（夜漏未盡七刻謂之晨賀晝漏上三刻百官奉壽酒謂之晝賀）曉照（晉書樂志上壽奏介雅歌百華照曉千門洞晨）充庭（禮儀志隋梁間元會禮未明庭燎設文物充庭）立仗（國史補云中元冬至立仗太官皆列燭至於五六百炬謂之火城宰相至火城則撲滅避之）太極殿（唐書禮樂志元正受羣臣朝賀而會前一日尚舍設御幄於太極殿）中華門（晉禮志）千官喜（楊巨源元日詩天顏入曙千官喜日色迎春萬物知）萬國亨（傅元朝會賦定元正之嘉會萬國咸亨各以其職羣后德踐海內來同獻贄奉璋人肅其容）受圖籍（班固東都賦春王三朝會同漢京天子受四海之圖籍膺萬國之貢珍）陪朝賀（後漢書禮儀志正月元旦天子幸德陽殿臨軒公卿將大夫百官各陪朝賀屬郡計吏皆覲庭燎）排正仗（風土歲時記元日天子受朝賀謂之排正仗冬至謂之排冬仗百官皆依朝服如大禮祭祀太常作雅樂賀畢百官以次就坐酒行五太常以樂侑食見儀事而朝服古樂惟冬正會為然如不受賀則請東上閤門拜表而已）設華燈（晉書禮志元會文昌殿用漢儀又設百花燈）景福惟新（禮樂志皇帝受羣臣朝賀曰元正首祚景福惟新陛下與天同休臣等謹上千秋萬歲壽）休氣氤氳（歐陽詹元日陪早朝詩和風騎驟樓臺曉休氣氤氳天地春）讀令布政（見受朝注）說經奪席（後漢書戴憑傳正旦朝賀光武令羣

（臣能說經者更相詰難義有不通輒奪其席以益通者戴憑遂奪五十餘席）

元正冬至朝賀三

【增】表明李梅亭賀元會表曰元會藏儀仗入龍樓之曉孟陬占象曆新鳳紀之編彝夏來同堪輿協慶恭惟皇帝陛下秉乾之健出震而亨孝備愛欽決三宮之和氣書頒寬大轉四海之仁風於萬斯年自今伊始臣久違班著傲布藩條春見曰朝徒想北辰之拱閭餘成歲敢稽東作之平　王耀軒賀元正表曰春王正月肇稱獻歲之儀天子萬年增衍泰元之策永膺多福敷錫庶民恭惟皇帝陛下道體泰亨德儀震動太歲在酉民益富於酒漿休命用申化愈張於琴瑟嘉與林林之衆茂臻堪堪之祺臣承惠守藩馳心戀闕讀離騷賦旣逢湘水之孟陬奉寬大書願布楚鄉之農事　趙南塘賀元正表曰正月始和著於甲令三朝大會盛在寅杓惟聖憲天如春澤物恭惟皇帝陛下儲神蠖濩受命穆清井鉞參旗戢師千而不試箕風畢雨被豐澤以惟均肇秉蒼陸之規增受紫壇之筴臣望京浸遠戀闕滋深周衛設九賓之臚莫陪下列甘泉受羣吏之計惟詠昌期　李梅亭賀冬至表曰七年而得攝提契元封之至日八能之合前殿闓太極之治朝審知有臨福祿來萃恭惟皇帝陛下聰明淵懿剛健粹精問寢龍樓謹冬溫之定省疏恩鳳檢廣春育之涵濡迎神策於泰元薰嘉生之叶氣臣宅西乘障拱北傾心自顧孤桐難旅周官之琴瑟幸舒一線當圖蜀郡之袴襦　陳實應代皇弟賀冬至表曰璿杓插子復初見於天心玉曆標冬觀首書於雲物歡騰四表慶輯九重恭惟皇帝陛下發育功深裁成道妙御圖六稔久迎化日之舒長課歷萬年又兆陽春之駘蕩屬唐宮之添線稱舜殿之垂裳不老乾坤無窮宇宙臣叨陪近屬欣際大君喜溢漢觴共仰龍顏之粹穆福綿周鼎庶同麟趾之阜安

執贄一

【原】六幣　五玉（周禮云小行人掌邦國賓客之禮籍以待四方之使者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虎以繡璜以黼此六物者以和諸侯之好故也　尚書舜典五玉三帛謹案五玉諸侯五瑞珪璧也）　鎮圭桓圭　穀璧蒲璧（周禮大宗伯云王執鎮圭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又云子執穀璧男執蒲璧）　孤執皮帛　士用雉腒（周禮云孤執皮帛鄭注云皮帛者束帛而表以皮爲之飾皮虎豹皮帛如今璧色繒也　儀禮云士相見之禮贄冬用雉夏用腒左頭奉之按鄭注云贄所執以至者君子見于所尊敬必執贄以將其厚意也士贄用雉者取其介交有時別有倫也雉必用死者爲其不可生服也夏用腒備腐臭也）　章物　告虔（傳曰哀姜至公使宗婦覿用幣御孫曰男贄大者玉帛小者禽鳥以章物也女贄不過榛栗棗脩以告虔也男女同贄是無別也）

玉瑞　三帛（尚書輯五瑞既月乃日班瑞於羣后注輯斂也諸侯世子執纁公之孤執元附庸之君執黃三帛也卿執羔大夫執鴈二生也士執雉一死也）　皮幣　布維（史顏異曰今王侯朝賀以蒼璧直數千而皮幣反四十萬本末不相稱天子不說以下大夫以爲飾之布維之注繫之素也）　無褻　不趨（禮記曰無辭不相接無禮不相見欲民無相褻注禮執贄也凡執贄者不德容陽臺注不趨主慎也執玉者引渾詩或舉前曳踵）　襄仲辭玉　晉文絕幣（秦伯使西乞術來聘襄仲辭玉曰重之以大器寡君敢辭玉注大器珪璋也不欲與秦爲好　晉書文帝以聘享禮爲煩請絕其禮詔從之皇甫謐歎曰亡國大夫不可以圖存而革歷代之制）

執贄二

原　致敬（穆天子傳云天子賓于西王母乃執白圭元璧以見致敬也）　致誠（白虎通云凡臣見君必有贄贄者質也致己質誠也公侯以玉爲贄者取其燥不輕濕不重也大夫以鴈爲贄者取其飛成行止成列也士以野雉爲贄者取其不可誘之以食懾之以威畢死不可畜也）　天子鬯（曲禮云凡贄天子鬯諸侯圭卿羔大夫鴈士雉庶人之贄匹童子委贄而退注贄之言至也天子無客禮以鬯爲贄者也享神用之）　天子圭（儀禮天子圭與繅皆九寸剡上寸半厚半寸博三寸）　玉作六瑞（周禮大宗伯職云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國鄭注云等猶齊也）　禽作六贄（又云以禽作六贄以等諸臣鄭注云贄之言至也所執以自致也）　執羔執雁（又云卿執羔大夫執雁鄭注云羔小羊取其羣而不失其類雁取其候時而行）　執雉執雞（又云士執雉庶人執鶩工商執雞注鶩取其不飛遷雞取其守時而動也）　藩國貴寶（又大行人職云九州之外謂之藩國世一見各以其所貴寶爲贄鄭注各以其所貴寶爲贄則藩國之君無執玉瑞者所貴寶者若犬戎獻白狼白鹿是也）　婦人脯脩（曲禮云婦人之贄椇榛脯脩棗栗鄭注婦人無外事見以羞物也）　繅籍五采（周禮典瑞職云王搢大圭執鎮圭繅藉五采五就以朝日）　奠圭於繅（儀禮覲禮篇云奠圭於繅上鄭注謂釋於地也繅藉采）　野外無贄（曲禮云野外軍中無贄以纓拾矢可也鄭注云非爲禮之急用時物相禮而已纓馬繁纓也拾爲射韝）　堂上不受（儀禮士相見禮賓捧幣入門左主人再拜受贄再拜送贄出注不受贄于堂上入君禮然）　壤奠（書諸侯朝康王曰敢執壤奠）　繅籍（上公桓圭繅藉九寸）　覲禮（覲禮以繅籍玉注以韋衣之屬裹如玉大小爲元色）　晉禮（贄公璧中二千石二千石羔千石六百石雁四百石以下雉）　有圭有璋（朝聘有圭享有璋注臣爲君使執璋）　三采三就（周禮公執桓圭繅三采三就注繅以木爲中幹用韋衣而畫成之一匝爲一就也）　藉玉以藻（左傳曰藻率鞞鞛注藻所以藉玉）　飾羔以繪（飾羔雁者以繢注衣之以布而畫之）　受贄於庭（再拜送贄受贄於庭）　還贄於門（儀禮士見大夫終辭其贄於其入也一拜其辱賓退送再拜終其贄以不終答凡不答而受唯君於臣爾大夫於士不出迎入一拜正禮送再拜賓出使擯者還其贄於門外曰某也使某還贄）

淵鑑類函卷一百五十五

盟會一

增盟割牲歃血以結信也春秋諸侯會盟割牲歃血主盟者執牛耳取其血加於書而埋之言使背盟者如此牛也（正字通） 原周官司盟凡邦國有疑會同則掌其盟約之載及其禮儀北面詔明神既盟則貳之 增盟萬民之犯命者詛其不信者亦如之有獄訟者則使之盟詛凡盟詛各以其地域之衆庶共其牲而致焉 增周禮時見曰會 又大行人職時會以發四方之禁 原尚書曰惟十三年大會於孟津王曰我友邦冢君越我御事庶士明聽誓今商王受弗敬上天降災下民沈湎冒色敢行暴虐罪人以族官人以世惟宮室臺榭陂池侈服以殘害於爾萬姓皇天震怒命我文考肅將天威大勳未集肆予小子發以爾友邦冢君觀政于商同力度德同德度義受有臣億萬惟億萬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商罪貫盈天命誅之予弗順天厥罪惟鈞爾尚弼予一人永清四海 又曰時厥明王乃大巡六師明誓衆士王曰嗚呼我西土君子今商王受狎侮五常荒怠不敬自絕於天結怨於民斮朝涉之脛剖賢人之心作威殺戮毒痡四海崇信姦回放黜師保屏棄典刑囚奴正士郊社不脩宗廟不享作奇技淫巧以悅婦人爾其孜孜奉予一人恭行天罰 增尚書甘誓曰大戰於甘乃召六卿王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汝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天用勦絕其命今予惟恭行天之罰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御非其馬之正汝不恭命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予則孥戮汝 又秦誓王乃徇師而誓曰嗚呼西土有衆咸聽朕言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雖有周親不如仁人 原左傳曰晉侯獻楚俘于王王子虎盟諸侯于王庭要言曰皆獎王室無相害也有渝此盟明神殛之俾隊其師無克祚國及其元孫無有老幼君子謂是盟也信 又曰晉人復衛侯寗武子與衛人盟于宛濮曰天禍衛國君臣不協以及此憂也今天誘其衷使皆降心以相從也不有居者誰守社稷不有行者誰扞牧圉不協之故用昭乞盟于爾大神自今日以往行者無保其力居者無懼其罪有渝此盟明神先君是糾是殛國人聞此盟也而後不貳 又曰楚子圍鄭鄭伯肉袒牽羊以迎楚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退三十里而許之平潘

尫入盟子良出質　又曰楚子圍宋宋人懼使華元夜入楚師登子反之牀起之曰寡君使元以病告曰敝邑易子而食析骸以爨雖然城下之盟有以國斃不能從也去我三十里唯命是聽子反懼與之盟而告王退三十里　又曰諸侯伐鄭同盟于亳載書曰凡我同盟無蘊年無壅利無保姦無留慝救災患恤禍亂同好惡奬王室或間茲命司慎司盟名山大川羣神羣祀先王先公七姓十二國之祖明神殛之俾失其民墜命亡氏踣其國家　【增】左傳曰陳五父如鄭涖盟歃如忘薛伯曰五父必不免不賴盟矣　又子犯以璧授公子曰臣負羈紲從君巡於天下臣之罪多矣請由此亡公子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投其璧于河　又晉士燮會楚公子罷許偃盟于宋西門之外曰凡晉楚無相加戎好惡同之同恤灾危備救凶患交贄往來道路無壅謀其不協而討不庭有渝此盟無克胙國　又鄭大夫盟于伯有氏裨諶曰是盟也其與幾何（言不能久也）詩曰君子屢盟亂是用長　又諸侯伐鄭師于氾令於諸侯曰脩器備盛餱糧歸老幼居疾于虎牢肆眚圍鄭鄭人恐乃行成十一月己亥同盟于戲鄭服也將盟鄭六卿公子騑公子發公子嘉公孫輒公孫蠆公孫舍之及其大夫門子皆從鄭伯晉士莊子爲載書曰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而不唯晉命是聽而或有異志者有如此盟公子騑趨進曰天禍鄭國使介居二大國之間大國不加德音而亂以要之使其鬼神不獲歆其禋祀其民人不獲享其土利夫婦辛苦墊隘無所底告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而不惟有禮與彊可以庇民者是從而敢有異志者亦如之荀偃曰改載書公孫舍之曰昭大神要言焉若可改也大國亦可叛也知武子謂獻子曰我實不德而要人以盟豈禮也哉非禮何以主盟乃盟而還　宋向戌善于趙文子又善于令尹子木欲弭諸侯之兵以爲名如晉告趙孟晉人許之如楚楚亦許之如齊齊人難之陳文子曰晉楚許之我焉得已齊人許之告于秦秦亦許之皆告于小國爲會于宋將盟于宋西門之外楚人衷甲伯州犂曰合諸侯之師以爲不信無乃不可乎固請釋甲季武子使謂叔孫以公命曰視邾滕既而齊人請邾宋人請滕皆不與盟叔孫曰邾滕人之私也我列國也何故視之宋衛吾匹也乃盟晉楚爭先晉人曰晉固爲諸侯盟主未有先晉者也楚人曰子言晉楚匹也若晉常先是楚弱也且晉楚狎主諸侯之盟也久矣豈專在晉叔向謂趙孟曰諸侯歸晉之德只非歸其尸盟也子務德無爭先且諸侯盟小國固必有尸盟者楚爲晉細不亦可乎乃先楚人書先晉晉有信也晉

荀盈遂如楚涖盟　又會于虢尋宋之盟也祁午謂趙文子曰宋之盟楚人得志于晉晉之恥也子相晉國以爲盟主於今七年矣再合諸侯三合大夫服齊狄寧東夏平秦亂城淳于師徒不頓國家不罷民無謗讟諸侯無怨天無大災子之力也有令名矣而終之以恥午也是懼吾子其不可以不戒文子曰武將信以爲本循而行之譬如農夫是穮是蔉雖有饑饉必有豐年且吾聞之能信不爲人下吾不能是難楚不爲患楚令尹圍請用牲讀舊書加于牲上而已晉人許之　又楚子合諸侯于申椒舉言于楚子曰臣聞諸侯無歸禮以爲歸今君始得諸侯其慎禮矣霸之濟否在此會也夏啓有鈞臺之享商湯有景亳之命周武有孟津之誓成有岐陽之蒐康有酆宮之朝穆有塗山之會齊桓有召陵之師晉文有踐土之盟君其何用宋向戌鄭公孫僑在諸侯之良也君其選焉王曰吾用齊桓王使問禮于左師與子產左師曰小國習之大國用之敢不薦聞獻公合諸侯之禮六子產曰小國共職敢不薦守獻伯子男會公之禮六君子謂合左師善守先代子產善相小國王使椒舉侍於後以規過卒事不規王問其故對曰禮吾未見者有六焉又何以規　又晉成虒祁諸侯朝而歸者皆有貳心爲取鄭故晉將以諸侯來討叔向曰諸侯不可以不示威乃並徵會告于吳秋晉侯會吳子于良水道不可吳子辭乃還七月丙寅治兵于邾南甲車四千乘羊舌鮒攝司馬遂合諸侯于平丘子產子太叔相鄭伯以會子產以幄幕九張行子太叔以四十旣而悔之每舍損焉及會亦如之次於衛地叔鮒求貨於衛淫芻蕘者衛人使屠伯饋叔向羹與一篋錦曰諸侯事晉未敢攜貳況衛在君之宇下而敢有異志芻蕘者異于他日敢請之叔向受羹反錦曰晉有羊舌鮒者瀆貨無厭亦將及矣爲此役也子若以君命賜之其已客從之未退而禁之晉人將尋盟齊人不可晉侯使叔向告劉獻公曰抑齊人不盟若之何對曰盟以底信君苟有信諸侯不貳何患焉告之以文辭董之以武師雖齊不許君庸多矣天子之老請帥王賦元戎十乘以先啓行遲速惟君叔向告于齊曰諸侯求盟已在此矣今君弗利寡君以爲請對曰諸侯討貳則有尋盟若皆用命何盟之尋叔向曰國家之敗有事而無業事則不經有業而無禮經則不序有禮而無威序則不共有威而不昭共則不明不明棄共百事不終所由傾覆也是故明王之制使諸侯歲聘以志業間朝以講禮再朝而會以示威再會而盟以顯昭明志業於好講禮於等示威於衆昭明於神自古以來未之或失也存亡之道恒由是興晉禮

主盟懼有不治奉承齊犠而布諸君求終事也君曰余必廢之何齊之有惟君圖之寡君聞命矣齊人懼對曰小國言之大國制之敢不聽從旣聞命矣敬共以往遲速惟君叔向曰諸侯有閒矣不可以不示衆八月辛未治兵建而不旆壬申復旆之諸侯畏之　又甲戌同盟于平丘齊服也令諸侯日中造于除癸酉退朝子產命外僕速張于除子太叔止之使待明日及夕子產聞其未張也使速往乃無所張矣及盟子產爭承曰昔天子班貢輕重以列列尊貢重周之制也卑而貢重者甸服也鄭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貢懼弗給也敢以爲請諸侯靖兵好以爲事行理之命無月不至貢之無藝小國有闕所以得罪也諸侯脩盟存小國也貢獻無極亡可待也存亡之制將在今矣自日中以爭至於昏晉人許之　劉文公合諸侯于召陵謀伐楚也將會衛子行敬子言于靈公曰會同難嘖有煩言莫之治也其使祝佗從公曰善乃使子魚子魚辭曰臣展四體以率舊職猶懼不給而煩刑書若又共二徼大罪也且夫祝社稷之常隸也社稷不動祝不出境官之制也君以軍行祓社釁鼓祝奉以從於是乎出竟若嘉好之事君行師從卿行旅從臣無事焉公曰行也及皐鼬將長蔡于衛衛侯使祝佗私於萇弘曰聞諸道路不知信否若聞蔡將先衛信乎萇弘曰信蔡叔康叔之兄也先衛不亦可乎子魚曰以先王觀之則尚德也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選建明德以藩屏周故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於周爲睦分魯公以大路大旂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殷民六族條氏徐氏蕭氏索氏長勺氏尾勺氏使帥其宗氏輯其分族將其類醜以法則周公用即命于周是使之職事於魯以昭周公之明德分之土田陪敦祝宗卜史備物典策官司彝器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於少皞之虛分康叔以大路少帛綪茷旃旌大呂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錡氏樊氏饑氏終葵氏封畛土略自武父以南及圃田之北竟取于有閻之土以共王職取於相土之東都以會王之東蒐聃季授土陶叔授民命以康誥而封於殷虛皆啓以商政疆以周索分唐叔以大路密須之鼓闕鞏姑洗懷姓九宗職官五正命以唐誥而封於夏虛啓以夏政疆以戎索三者皆叔也而有令德故昭之以分物不然文武成康之伯猶多而不獲是分也唯不尚年也管蔡啓商惎間王室王於是乎殺管叔而蔡蔡叔以車七乘徒七十人其子蔡仲改行帥德周公舉之以爲己卿士見諸王而命之以禁其命書云王曰胡爾無若爾考之違王命也若之何其使蔡先衛也武王之母弟八人周公爲太宰康叔爲司寇聃季爲司

空五叔無官豈尚年哉曹文之昭也晉武之穆也曹爲伯甸非尚年也今將尚之是反先王也晉文公爲踐土之盟衛成公不在夷叔其母弟也猶先蔡其載書云王若曰晉重魯申衛武蔡甲午鄭捷齊潘宋王臣莒期藏在周府可覆視也吾子欲復文武之略而不正其德將如之何萇弘說告劉子與范獻子謀之乃長衛侯於盟

又定公會齊侯于祝其實夾谷孔丘相犂彌言於齊侯曰孔丘知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必得志焉齊侯從之孔丘以公退曰士兵之兩君合好而裔夷之俘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干盟兵不逼好於神爲不祥於德爲愆義於人爲失禮君必不然齊侯聞之遽辟之將盟齊人加于載書曰齊師出竟而不以甲車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孔丘使茲無還揖對曰而不反我汶陽之田吾以共命者亦如之齊侯將享公孔丘謂梁丘據曰齊魯之故吾子何不聞焉事既成矣而又享之是勤執事也且犧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饗而既具是棄禮也若其不具用秕稗也用秕稗君辱棄禮名惡子盍圖之夫享所以昭德也不昭不如其已也乃不果享齊人來歸鄆讙龜陰之田　又魯哀公會吳于橐皋吳子使太宰嚭請尋盟公不欲使子貢對曰盟所以周信也故心以制之玉帛以奉之言以結之明神以要之寡君以爲苟有盟焉弗可改也已若猶可改日盟何益今吾子曰必尋盟若可尋也亦可寒也乃不尋盟　又吳徵會于衛初衛人殺吳行人且姚而懼謀於行人子羽子羽曰吳方無道無乃辱吾君不如止也子木曰吳方無道國無道必棄疾於人吳雖無道猶足以患衛往也長木之斃無不摽也國狗之瘈無不噬也而況大國乎秋衛侯會吳于鄖公及衛侯宋皇瑗盟而卒辭吳盟吳人藩衛侯之舍子服景伯謂子貢曰夫諸侯之會事既畢矣侯伯致禮地主歸餼以相辭也今吳不行禮于衛而藩其君舍以難之子盍見太宰乃請束錦以行語及衛故太宰嚭說乃舍衛侯　又小邾射以句繹來奔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使子路子路辭季康子使冉有謂之曰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之言子何辱焉　國語晉文公合諸侯而盟曰吾聞國之昏不由聲色必由姦利好樂聲色者淫也貪姦者惑也夫淫惑之國不亡必殘自今以來無以美妾疑妻無以聲樂妨正無以姦情害公無以貨利示下其有之者是謂伐其根素流于華葉若此者有患無憂有寇勿弭不如言者盟示之于是君子聞之曰文公其知道乎其不王者由無佐也　又吳王夫差既殺申胥不稔於歲乃起師北征闕爲深溝通齊魯之閒

北屬之沂西屬之濟以會晉公午於黃池於是越王句踐乃命范蠡舌庸率師沿海泝淮以絕吳路敗王子友於姑熊夷越王句踐乃率中軍泝江以襲吳入其郛焚其姑蘇徙其大舟吳晉爭長未成邊遽乃至以越亂告吳王懼乃合大夫而謀曰越爲不道背其齊盟今吾道路悠遠無會而歸與會而先晉孰利王孫雄曰必會而先之吳王昏乃戒令秣馬食士夜中乃令服兵擐甲係馬舌出火竈陳士卒百人以爲徹行百行爲萬人以爲方陳皆白常白旟素甲白羽之矰望之如荼王親秉鉞載白旟以中陳而立左軍亦如之皆赤常赤旟丹甲朱羽之矰望之如火右軍亦如之皆元常元旟黑甲烏羽之矰望之如墨爲帶甲三萬以勢攻雞鳴乃定既陳去晉軍一里昧明王乃秉枹親就鳴鐘鼓丁寧錞于振鐸勇怯盡應三軍皆譁釦以振旅其聲動天地晉師大駭不出周軍飭壘乃令董褐請事既致命乃告諸趙鞅曰臣觀吳王之色類有大憂小則嬖妾嫡子死不則國有大難大則越入吳將毒不可與戰主其許之先無以待危然而不可徒許也趙鞅許諾乃令董褐復命曰昔命圭有命固曰吳伯不曰吳王諸侯是以敢辭夫諸侯無二君而周無二王君若無卑天子以干其不祥而曰吳公孤敢不順從君命吳王許諾乃退就幕而會吳公先歃晉侯亞之　公羊傳曰莊公會齊侯盟于柯曹子曰君之意何如莊公曰寡人之生則不若死矣曹子曰然則君請當其君臣請當其臣莊公曰諾於是會桓公莊公升壇曹子手劒而從之管子進曰君何求曹子曰城環厭竟君不圖歟願請汶陽之田管子顧曰君其許諾桓公曰諾已盟曹子摽劒而去之要盟可犯而桓公不欺曹子可讐而桓公不怨桓公之信著乎天下自柯之盟始焉　史記曰秦王使使告趙王欲與王爲好會於西河外澠池趙王畏秦欲毋行廉頗藺相如計曰王不行示趙弱且怯也趙王遂行相如從廉頗送至境與王訣曰王行度道里會遇之禮畢還不過三十日三十日不還則請立太子爲王以絕秦望王許之遂與秦王會澠池秦王飲酒酣曰寡人竊聞趙王好音請奏瑟趙王鼓瑟秦御史前書曰某年月日秦王與趙王會飲令趙王鼓瑟藺相如前曰趙王竊聞秦王善爲秦聲請奉盆缻秦王以相娛樂秦王怒不許于是相如前進缻因跪請秦王秦王不肯擊缻相如曰五步之內相如請得以頸血濺大王矣左右欲刃相如相如張目叱之左右皆靡于是秦王不懌爲一擊缻相如顧召趙御史書曰某年月日秦王爲趙王擊缻秦之羣臣曰請以趙十五城爲秦王壽藺相如亦曰請以秦之咸陽爲趙王壽秦王

竟酒終不能加勝于趙趙亦盛設兵以待秦秦不敢動　穀梁傳曰葵丘之盟束牲而不殺讀書加于牲上曰毋雍泉毋訖糴毋易樹子毋以妾爲妻毋使婦人與國事　又溴梁之會諸侯失政矣諸侯會而曰大夫盟政在大夫也諸侯在而不曰諸侯之大夫大夫不臣也　三禮圖曰方盟木方四尺設六色東青西白南赤北黑上元下黃設六玉上圭下璧南方璋西方琥北方璜東方珪方盟者上下四方之神明天之司盟 原 史記曰吳起東遊衛郭門與其母訣齧指而盟曰起不爲卿相不復入衛 增 又曰秦之圍邯鄲趙使平原君求救於楚門下有毛遂者前自贊於平原君平原君曰願君以遂備員而行平原君曰夫賢士之處世也若錐處囊中其末立見今先生處勝之門下三年於此矣左右未有所稱先生不能遂曰臣乃今日請處囊中耳使遂早得處囊中乃脫穎而出非特其末見而已平原君與楚合從言其利害日出而言之日中不決遂按劍歷階而上曰從之利害兩言而決耳今日出而言日中不決何也楚王叱曰胡不下遂按劍而前曰今十步之中王不得恃楚國之衆王之命懸于遂今楚地五千里持戟百萬此伯王之資也白起小豎子耳率數百萬之衆一戰而舉鄢郢再戰而燒夷陵三戰而辱王之先人此百世之怨而趙之所羞而王弗知惡焉合從者爲楚非爲趙也楚王曰謹奉社稷而從遂奉銅盤而跪進之遂定從於殿上 原 漢書曰高后立諸呂爲王王陵曰高皇帝刑白馬而盟非劉氏而王者天下共擊之今王呂氏非約也 增 魏志曰臧洪字子原廣陵射陽人也太守張超請洪爲功曹與西至陳留見兄邈計事邈與語大奇之又致之於劉兗州公山孔豫州公緒乃設壇場方共盟誓諸州郡相讓乃共推洪洪乃升壇操盤歃血而盟 原 晉書曰祖逖字士雅范陽遒人也元帝以逖爲奮威將軍豫州刺史渡江中流誓曰祖逖不清中原而復濟者有如大江　晉王羲之爲會稽內史稱疾去郡于父墓自誓曰義之不天夙遭閔凶遂因人乏蒙國寵榮每仰詠老氏周任之戒常恐斯亡無日是用寤寐永歎若墜深谷止足之分定之于今謹以今月吉辰告誓先靈自今之後敢渝此心貪冒苟進是有無尊之心而不子也子而不子天地所不覆載名教所不得容信誓之誠有如皦日 增 孫卿子曰盟詛不及五帝誓誥不及三王交質不及五伯　鄭思肖曰臣子盟檄何義臣不敢忘君子不敢忘父誓吾心不變曰盟勸國人忠曰檄　晏子春秋曰崔杼弒莊公盟于國者戟鉤其頸劒承其心晏子不與盟而出上車其僕將馳晏子撫其手曰鹿生于山

命懸于廚命有所懸矣成節而去

盟會二

原涖牲（曲禮約信曰誓涖牲曰盟鄭注涖臨也坎用牲臨而讀其盟書也）陳牲（齊語桓公與諸侯飾牲爲載以約誓於上下庶神賈逵注飾牲陳其牲爲載書加于牲上而已不歃血也）周信（一詳盟）結信（吳語越王使諸稽郢行成以將盟諸稽郢辭曰以盟爲有益乎前盟口血未乾足以結信矣以盟爲無益乎君王舍甲兵之威以臨使之而胡重於鬼神而自輕也吳王乃許之荒成不盟注曰荒空也）崇德（左傳管仲言於齊侯曰夫合諸侯以崇德也會而列姦何以示後嗣夫諸侯之會其德刑禮義無國不記記姦之位君盟替矣作而不記非盛德也）命政（周禮大行人殷同以施天下之政鄭注殷同即殷見也王不巡狩則殷同殷同者六服盡朝既朝王亦命爲壇於國外合諸侯而命其政）載書（一詳盟）埋書（左傳宋寺人柳有寵太子佐惡之華合比曰我殺之柳聞之乃坎用牲埋書而告公曰合比將納亡人之族既盟于北郭矣公使視之有焉）掌盟法（周禮司盟掌盟載之法）作盟辭（又曰詛祝作盟詛之載辭以敘國之信用以質邦國之劑信鄭注載辭爲辭而載之于策坎用牲加書于其上）禮之經（左傳會于商任錮欒氏也齊侯衛侯不敬叔向曰二君者必不免朝禮之經也禮政之輿也政身之守也怠禮失政是以亂也）信之要（魯語子服惠伯見韓宣子曰與大國盟信之要也晉爲盟主是主信也若盟而棄諸信已闕矣）通上下（周禮大祝作六辭以通上下親疏遠近一曰祠二曰命三曰誥四曰會五曰禱六曰誄鄭注祠當爲辭謂辭令也會謂王官之伯命事于會）著昭明（左傳一詳盟）割牛耳（周禮玉府若合諸侯則共珠槃玉敦鄭注敦槃類珠玉以爲飾古者以槃盛血以敦盛食合諸侯者必割牛耳取其血歃之以盟珠盤以盛牛耳尸盟者執之）執牛耳（左傳晉師將盟衛侯于鄟澤趙簡子曰羣臣誰敢盟衛君者涉佗成何曰我能盟之衛人請執牛耳成何曰衛焉得視諸侯將歃涉佗捘衛侯之手及捥注盟禮尊者執牛耳）謀王室（又齊高厚相太子光以先會諸侯于鍾離不敬士莊子曰高子相太子以會諸侯將社稷是衛而皆不敬棄社稷也其將不免乎又夏會于黃父謀王室也杜注以王室有子朝之亂謀定之也）討不庭（一詳盟）詛不信（周禮一詳盟）犯不善（左傳孔子曰俘不干盟兵不逼好於神爲不祥杜注盟將告神犯之爲不善也）背不祥（又劉康公徼戎將遂伐之叔服曰背盟而欺大國此必敗背盟不祥欺大國不義神人弗助將何以勝）祈明神（周禮司盟既盟則爲司盟共祈酒脯鄭注使出酒脯司盟爲之祈明神使不信者必凶）主諸侯（左傳趙文子爲政言于晉侯曰晉爲盟主諸侯或相侵也則討而使歸其地今烏餘之邑皆討類也而貪之是無以爲盟主也請歸之）賦既醉（又楚薳罷如晉涖盟晉侯享之將出賦既醉叔向曰薳氏之有後于楚國也宜哉承君命不忘敏子蕩將知政矣敏以事君必能養民政其焉往杜注既醉詩大雅也既醉以酒既飽以德君子于萬年介以景福以晉侯比之君子也）賦角弓（又晉侯使韓宣子來聘公享之韓子賦角弓季武子拜曰敢拜子之彌縫敝邑寡君有望矣注角弓詩小雅兄弟婚姻無胥遠矣言兄弟之國宜相親也）吳晉爭長（一詳盟）晉楚爭盟（左傳臧宣叔令脩賦繕完具守備曰齊楚結好我與晉盟晉楚爭盟齊師必至雖晉人伐齊楚必救之是齊楚同我也知難而有備乃可以逞）師徒不煩（一詳盟）煩言莫治（一詳盟）豈敢背之（左傳楚子伐鄭子駟將及楚平子孔子蟜曰與大國盟口血未乾而背之可乎子駟曰吾盟固云惟強是從今楚師至晉不我救則楚強矣盟誓之言豈敢背之且要盟無質神弗臨也所臨惟信信者言之瑞也善之主也是故臨之明神不蠲要盟背之可也）吾無盟矣（一詳盟）丹書白馬（漢書黃河如帶泰山若礪國以永存爰及苗裔申以丹書之信重以白馬之盟）朱槃玉敦（詳割牛耳注）持職待事（曲禮史載筆鄭注謂從于會同各持其職以待事）有禮庇民（一詳盟）梐枑再重（周禮掌舍掌王之會同之舍梐枑再重案鄭注梐枑謂行馬再重者以周衛有外內列）設表爲位

（左傳單子會韓子于戚視下言徐叔向曰單子其將死乎朝有著定會有表朝會之言必聞于表著之位杜預注著定朝內列常處謂之表著者也野會設表以爲位也）兵車之屬（齊語桓公輯諸侯于陽穀兵車之屬六乘車之會三注屬會也）衣裳之會（公羊傳齊桓公衣裳之會三兵車之會六也）恤病討貳（左傳晉原穀宋華椒衛孔達曹人同盟于淸丘曰恤病討貳于是卿不書不實其言也杜注宋伐陳衛救之不討貳也楚伐宋晉不救不恤病也）恤菑救凶（詳盟一）大無侵小（又諸侯盟于督揚曰大毋侵小）夷不亂華（詳盟一）

盟會三

原文吳孫權與蜀盟文曰天降喪亂皇綱失敘逆臣乘釁劫奪國柄始於董卓終於曹操九州幅裂普天無統及曹丕偷取天位而子叡么麼尋亦凶逆昔共工亂象而高辛行師三苗干度而虞舜征焉今日滅叡擒其徒黨非漢與吳將復誰在建大事必先盟誓漢之與吳雖信由中然分土列境宜立盟約使東西士民咸共聞知既盟之後戮力一心同討魏賊救危恤患分災共慶各守分土無相侵犯傳之後葉克終若始有渝此盟創禍先亂俾墜其師無克祚國　晉劉琨與段匹磾盟文曰天不靖晉難集上邦四方豪傑是焉扇動乃憑陵於諸夏俾天子播越震蕩罔有攸底二鹵交侵區夏將泯神人乏主蒼生無歸百罹備臻死喪相枕肌膚潤於鋒鏑骸骨暴於草莽千里無煙火之廬列城有兵曠之邑茲所以痛心疾首仰訴皇穹者也臣琨蒙國寵靈叨竊台岳臣磾世效忠節忝荷公輔大懼醜類猾夏王旅隕首喪元盡其臣禮古先哲王貽厥後訓所以翼戴天子敦序同好者莫不臨之以明神結之以盟誓故齊桓會於召陵而羣后加恭晉文盟於踐土而諸侯茲順而臣等介在遐鄙而與主相去廻遼是以敢干先典刑牲歃盟自今日既盟之後皆盡忠竭節以剪夷二寇有加難於琨磾必救加難於磾琨亦如之繾綣齊契披布胸懷書功金石藏於王府有渝此盟亡其宗族俾墜軍旅無其遺育　晉庾闡爲郗車騎討蘇峻盟文曰賊臣祖約蘇峻不恭天命不畏王誅凶戾肆逆干國之紀稱兵攻宮焚掠宗廟遂乃制脅幼主有無君之心大行皇太后以憂厄崩殂殘害忠良禍虐烝民窮凶極暴毒流四海是以率土怨酷兆庶泣血咸願奉辭伐罪以除元惡今主上幽危百姓倒懸忠臣烈士志在死國既盟之後戮力一心共剪醜類殞首喪元以救社稷若二寇不梟無望偷安當令生者不食今誓死者無媿黃泉　陳沈烱爲陳武帝與王僧辯盟文曰侯景戎羯小醜逆天無狀背我恩義破我國家毒我生民改移我廟社誅鋤我郡縣割裂我宗姻我高祖靈聖聰明光宅天下劬勞兆庶亭育萬民哀景以窮見歸全景將戮之首授景要害之地

崇景非次之榮於景何怨而景長戟強弩陵蹙朝廷刳肝斮趾不厭其快高祖菜食卑宮春秋九十屈意凝威憤終宼手大行皇帝温嚴恭默不守鴻名於景何有復加忍毒豈有率土之濱忍聞此痛僧辯等荷相國湘東王泣血銜寃之寄摩頂至踵之恩能不瀝膽抽腸共誅姦逆協和將帥同心共契必誅凶豎尊奉湘東王嗣膺鴻業以主郊祀若一相欺負一相違戾天地宗廟是譴是詰

饗燕一

原周官曰以饗燕之禮親四方之賓客　毛詩曰鹿鳴燕羣臣嘉賓也棠棣燕兄弟也湛露天子燕諸侯也又曰伐木燕朋友故舊也自天子至于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也親親以睦友賢不棄故舊不遺則民德歸厚矣　韓詩不脫屨而即席謂之禮跣而上坐謂之燕能飲者飲不能飲者已謂之醧閉門不出謂之湎　禮記曰奠酬而工升歌發德也註云以詩之義明賓主之禮　又曰諸侯宴禮俎豆牲醴薦羞皆有等差所以明貴賤也　增禮燕義曰諸侯燕禮之義君立阼階之東南南鄉爾卿大夫皆少進定位也君席阼階之上居主位也君獨升立席上西面特立莫敢敵之義也　周禮曰大行人掌大賓之禮上公饗禮九獻食禮九舉出入五積三問三勞諸侯饗禮七獻食禮七舉出入四積再問再勞諸伯如侯禮諸子饗禮五獻食禮五舉出入三積一問一勞諸男如子禮大國之孤執皮帛以繼小國之君出入三積不問一勞　又司儀王燕則諸侯毛（朝事尊尊上爵燕則親親上齒）　又樂師饗食諸侯序其樂事　又鐘師凡祭祀饗食奏燕樂　又外饔邦饗耆老孤子則掌其割亨之事饗士庶子亦如之　又酒正共賓客之禮酒凡饗士庶子饗耆老孤子皆共其酒無酌數　儀禮燕禮工歌鹿鳴四牲皇皇者華笙入立于縣中奏南陔白華華黍乃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遂歌鄉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大師告樂正曰正歌備奏陔遂出以樂納賓則賓及庭奏肆夏公拜受爵而奏肆夏升歌鹿鳴下管新宮笙入三成遂合鄉樂若舞則勺有房中之樂　原左傳衛甯武子來聘公與之宴爲賦湛露及彤弓不辭又不荅賦使行人私焉曰臣以爲肄業及之也昔諸侯朝正于王王宴樂之於是乎賦湛露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於是乎賜之彤弓一彤矢百玈弓矢千以覺報宴今陪臣來繼舊好其敢干大禮以自取戾　又曰衛侯宴苦成叔甯惠子相苦成叔傲甯子曰苦成叔家其

亡乎古爲饗食也以觀威儀省禍福令夫子儆取禍之道也【增】莊公十八年春虢公晉侯朝王王饗醴命之宥皆賜玉五瑴馬三匹非禮也王命諸侯名位不同禮亦異數　國語晉隨會聘於周定王饗之殽烝范子私於原公曰此何禮也王召士季曰子弗聞乎禘郊之事則有全烝王公立飫則有房烝（即享禮也）親戚宴饗則有殽烝今叔父使士季實來唯是先王之燕禮欲以貽女余一人敢設飫禘焉且唯戎翟則有體薦坐諸門外而使舌人體委與之（象胥之官也）今王室之一二兄弟以時相見將和協典禮以示民訓則亦無選其馨香擇其柔嘉潔其酒醴品其百籩修其簠簋奉其犧象出其尊彝陳其鼎俎淨其巾冪敬其祓除體解折節而共飲食之於是有折俎加豆酬幣宴貨以示容合好歲飫不倦時宴不淫月會旬脩日全不忘古之善禮者將焉用全烝　魯語叔孫穆子聘於晉晉悼公饗之樂及鹿鳴之三而後再拜三晉侯使行人問焉對曰夫先樂金奏肆夏繁遏渠天子所以饗元侯也歌文王大明緜則兩君相見之樂也皆非使臣所敢與聞也　晉語公子如楚楚成王以周禮享之九獻庭實旅百【原】帝王世紀曰堯見舜于貳宮設饗禮迭爲賓主【增】漢書曰高祖五年夏六月帝置酒雒陽南宮上曰通侯諸將毋敢隱朕吾所以有天下者何高起王陵對曰陛下攻城略地所降者因以與之與天下同利也上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夫子房蕭何韓信三者皆人傑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者也羣臣悅服【原】又高祖十二年上破布軍還過沛留置酒沛宮悉召故人父老子弟佐酒發沛中兒得百二十人教之歌酒酣上擊筑歌大風沛父老諸母故人日樂飲極歡道舊故爲笑樂十餘日上欲去沛父兄固請上留止張（注張晏曰張帷帳也）飲三日【增】通典漢武帝雖用夏正然每月朔朝至於十月朔猶常享會其儀夜漏未盡七刻鐘鳴受賀及贄公侯璧二千石羔千石六百石雁四百石以下雉百官賀正月二千石以上上殿稱萬歲舉觴御坐前司空奉羹大司農奉飯奏食舉樂百官受賜燕享大作樂　漢王尊傳正月行幸曲臺臨享罷衛士　漢成帝紀鴻嘉二年三月博士行飲酒禮有雉飛集于庭　漢王式傳江公爲歌吹諸生曰歌驪駒注如淳曰學官自有此法酒坐歌吹以相樂也　漢昭帝紀元鳳二年夏四月上自建章宮徙未央宮大置酒賜郎從官帛及宗室子錢人二十萬吏民獻牛酒者賜帛人一匹　漢文帝初即位賜民爵一級女子百戶牛酒酺五日（注文穎曰漢律三人以上無故羣飲罰金四兩今詔酺賜得令會聚飲食五日也顏師古曰酺布也王德布于天下而合聚飲食爲酺）　十六年九月令天下大酺景帝後

元年夏大酺五日武帝元光二年九月令民大酺五日元朔三年秋令民大酺五日元鼎元年夏五月大酺五日太初二年三月祠后土令天下大酺五日太始三年二月令天下大酺五日昭帝元鳳四年正月丁亥帝加元服令天下酺五日宣帝五鳳三年三月鸞鳳集長樂宮樹上飛下止地文章五色留十餘刻吏民並觀賜民爵一級女子百戶牛酒大酺五日 原東觀漢記曰建武三年幸舂陵祠園廟大置酒與父老故人相樂十九年幸汝南頓丘令舍大置酒賜吏民復南頓田租一年 增建武六年二月山東平諸將還京師置酒賞賜十三年四月大司馬吳漢自蜀還京師大享將士班勞策勳 漢明帝永平二年十月有事十一陵會郡縣吏勞賜作樂十年閏月幸南頓勞享三老官屬 章帝建初七年九月幸鄴勞享守令以下十月幸長安又幸長平每所到幸輒會郡縣吏人勞賜作樂 和帝永元十五年十月戊申幸章陵癸丑會宗室於舊廬勞賜作樂安帝延光三年二月辛卯柴岱宗癸巳勞賜郡縣作樂十月丁亥會三輔守令掾吏於長安作樂 順帝永和二年十月丙午幸未央宮會守尉官屬勞賜 桓帝延熹元年五月己酉大會公卿以下賞賜有差 原魏志曰文帝爲魏王延康元年六月南征七月甲午軍次于譙大享六軍及譙父老百姓于邑東明帝青龍二年八月幸壽春己未大耀兵享六軍 增晉書禮志曰漢儀有正會禮正旦夜漏未盡七刻鐘鳴受賀公侯以下執贄皋庭二千石以上升殿稱萬歲然後作樂宴享魏武帝都鄴正會文昌殿用漢儀又設百華燈晉氏受命武帝更定元會儀咸寧注是也 晉起居注曰太常張華正書接舊事拜公建始殿因以小會蓋所以崇宰輔也

宋書禮志曰正旦元會設白虎樽于殿庭樽蓋上施白虎東宮舊事曰正會儀太子著遠遊冠絳紗袍登輿至承華門前設位拜二傅二傅交拜禮畢不復登車太傅訓道少傅在後太子入崇賢門樂作太子登殿西向坐 唐高祖武德三年四月壬戌秦王平并州悉復故地帝大悅置酒含章殿宴羣臣極歡遣入御府賜繒綵五月辛卯秦王凱旋獻捷太廟帝置酒高會六年丁酉宴東征官僚奏九部樂帝親舉酒屬百官己酉大會東征將軍奏九部樂 開元二十三年正月乙亥耕藉田都城酺三日上御五鳳樓酺宴 二十六年六月庚子立忠王璵爲皇太子七月己巳大赦賜民酺三日二十七年二月己巳上尊號賜酺五日 玉海曰貞元四年九月重陽節賜宰臣百寮宴於曲江亭帝賦詩錫之簡文士應制上自考其詩以劉太眞李紓等四人爲上第

防于邵等四人爲次張濛殷亮等二十三人爲下李晟馬燧李泌三宰相詩不加考第六年二月戊辰朔百官以中和節宴曲江亭上賦詩以錫之三月庚子又宴九年二月庚戌朔初以中和節賜宴錢給百僚十一年上巳賜宴曲江十四年上巳賜宴時徐州節度使張建封來朝上特令與宰相同榻而食元和二年上巳賜宴曲江亭　貞元十二年二月己卯以寒食御麟德殿之東亭內宴於宰臣位後施畫屏風圖漢名臣仍紀其嘉言善行題於下宰臣各賜錦綵百銀瓶盤一具　十四年二月戊午上御麟德殿宴文武百寮于東西廂初奏破陣樂舞徧奏九部樂先是上製中和樂舞曲至是日奏之上賦中春麟德殿會百寮觀新樂詩八韻令皇太子書（詩云紫殿祕延殊彤庭廣燕張成功歸輔弼致政頼忠良）　興元元年七月壬午至京師帝既還宮每間日宴勳臣于麟德殿必親閱酒饌盛陳音樂其所珍賜李晟首之渾瑊次之諸宰臣及節將又次之貞元四年二月戊戌麟德殿觀宰臣晟燧及諸將會鞠三月甲寅宴百僚于麟德殿設九部樂內出舞馬帝製序及詩賜羣臣十三年二月丁巳朔賜宰臣及兩省供奉官宴曲江又寒食宴宰相于麟德殿　元和十三年二月乙亥御麟德殿宴羣臣大合樂凡三日頒賜有差十四年三月丁酉上以齊魯初平宴羣臣于麟德殿賜物有差　元和十五年六月癸巳皇太后歸興慶宮穆宗率六宮侍行遂合樂大宴　宋建隆元年八月庚午宴近臣于廣德殿江南吳越朝貢使皆預元年九月辛丑宴近臣于萬春殿後九日又宴于廣德殿皆曲宴也凡曲宴無常惟上所命　太平興國二年正月戊辰御講武殿試進士賜呂蒙正以下及第（始分甲次）庚午試諸科賜綠袍靴笏錫宴開寶寺爲詩一章賜之　唐時禮部放榜後醵飲曲江號聞喜宴五代多於佛舍名園周顯德中官爲主之上命中使典領供帳甚盛三年九月甲申朔試進士加論一首自是以三題爲準賜胡旦以下及第又賜綠袍靴笏自此爲定制乙酉賜諸科及第始賜宴于迎春苑八年三月丙子賜王世則等及第四月辛卯朔始就瓊林苑賜宴紹興十七年十一月禮部侍郎周執羔請舉行舊制賜聞喜宴于禮部貢院十八年六月三日就宴賜御書儒行篇　雍熙元年十二月乙酉詔賜大酺三日二十一日丙申御丹鳳樓觀酺召侍臣賜飲自樓前至朱雀門張樂召耆老列坐樓下賜酒食二十二日丁酉賜羣臣宴于尚書省作詩二首以賜羣臣獻歌詩賦頌者數十人並付史館（酺飲起自于秦秦法三人已上會飲則罰金故因事賜酺吏民會飲過則禁之魏晉以後無聞焉唐景雲開元天寶閒嘗舉行之至是郊禋大慶故有是詔）　景德四年二月己巳次西京

七日甲戌賜西京酺三日十七日甲申御五鳳樓觀酺乙酉又御樓三日近臣預坐樓前設露臺奏教坊樂端門內爲山車二每車前後設樂凡四部旱船四每船設樂一部凡六部樂作東西迭進召洛陽父老五百人坐樓下賜飲　祥符四年三月十六日巳丑御五鳳樓觀賜酺十八日復御樓觀酺庚寅作西京大酺七言詩二首　祥符元年正月庚寅有司上都亭驛酺宴會圖二月壬辰朔御乾元門觀酺召從臣與坐二年三月十六日辛未御乾元樓觀酺壬申上作觀酺五言詩賜百官四月癸巳晏殊獻大酺賦召學士院命爲集賢校理四年九月二十三日癸巳御乾元樓觀酺大合樂二十五日乙未復賜酺宴百官于錫慶院宗室于相王宮作大酺五言詩賜羣臣和丙申又作五言詩賜相王元偓以下和六年二月六日戊辰御乾元樓觀酺巳巳宴百官于錫慶院帝作大酺七言詩羣臣皆和七年十一月十日壬辰御乾元門觀酺者五日是日近臣咸與宴京畿父老于樓下賜緜袍茶絹日有五色暈慶雲見癸巳帝作七言詩羣臣咸和　祥符元年二月丙申直史館陳越上大酺頌集賢校理張象中秘閣校理劉于儀評事宋綬並上大酺詩賦詔付史館　祥符七年正月二十日巳酉朝謁太清宮畢亳州應天府各賜酺三日賜亳州樓名曰奉元均慶應天府曰重熙頒慶二十三日庚戌御奉元均慶樓觀酺從臣與坐宴父老于樓下設山車百戲聽民縱觀二十四日辛亥復御樓賜宴帝作大酺五言勸酒七言賜王旦等二十六日復觀酺二十九日丙辰御重熙頒慶樓觀酺上作應天府駐蹕五七言詩四首示近臣　天禧元年二月三日壬申御正陽門（卽乾元門也）觀酺大合樂癸酉宴百官于錫慶院帝作景靈宮慶成賜酺七言詩賜之二年九月二十二日庚辰御正陽門樓觀酺翌日宴百官宗室帝作大酺七言十韻詩勸酒四韻詩分賜之壬午上御樓觀酺宴是日慶雲見于樓上日生赤黃珥四年十月五日壬午正陽門觀酺凡五日翌日癸未宴百官宗室帝作七言詩賜之五年三月六日辛巳御正陽門觀酺皇太子近臣並與壬午復御樓凡四日　元豐七年三月丁巳大燕羣臣于集英殿皇子延安郡王年九歲立侍于御座之側左僕射王珪率百官廷賀及升殿上命珪與王相見久之王乃退王未出閤上特令侍宴以見羣臣　熙寧二年八月四日以兩朝實錄成宴近臣于垂拱殿元豐五年七月二十八日兩朝國史成宴垂拱殿　淳熙二年五月辛卯賜輔臣宴于澄碧（在苑中）上曰朕嘗觀無逸篇眞後世龜鑑又語及君臣相遇之難又汎論用人不可分別

黨與須當盡公又朕常日所行乃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又曰今日所謂坐而論道豈不勝絲竹管絃葉衡等各起謝　金史曲宴儀皇帝即御座鳴鞭報時畢殿前班小起居到侍立位引臣寮并使客左入傍折通班至丹墀舞蹈五拜不出班奏聖躬萬福又再拜出班謝宴舞蹈五拜各上殿祗候分引預宴官上殿其餘臣寮右出次引宋使從人入至丹墀再拜不出班奏聖躬萬福又再拜有敕賜酒食又再拜引左廊立次引高麗夏從人入分引左右廊立果床入進酒皇帝舉酒時上下侍立官並再拜接盞畢候進酒官到位當坐者再拜坐即行臣使酒傳宣立飲畢再拜坐次從人再拜坐至四盞餅茶入致語聞鼓笛時揖臣使并人從立口號絕坐宴并侍立官並再拜坐次從人再拜坐食入五盞歇宴教坊謝恩畢揖臣使起果床出皇帝起入閤臣使下殿歸幕次賜花人從隨出戴花畢先引人從入左右廊立次引臣使入左右上殿位立皇帝出閤坐果床入坐立並再拜坐次從人再拜坐九盞將曲終揖從人至位再拜引出聞曲時揖臣使起再拜下殿果床出至丹墀謝宴舞蹈五拜分引出　遼史曲宴宋使儀昧爽臣寮入朝宋使至幕次皇帝升殿殿前教坊契丹文武班皆如初見之儀宋使副綴翰林學士班東洞門入面西鞠躬舍人鞠躬通文武百寮臣某以下起居七拜謝宣召赴宴致詞訖舞蹈五拜畢贊各上殿祗候舍人引大臣使相臣寮使副及方茵朶殿應坐臣寮並於西階上殿就位立其餘不應坐臣寮並於西洞門出勾從人入起居謝賜宴兩廊立如初見之儀二人監琖教坊再拜贊各上殿祗候御牀入大臣進酒舍人閤使贊拜行酒皆如初見之儀次行方茵朶殿臣僚酒傳宣飲盡如常儀殿上酒一行畢兩廊從人行酒如初上殿行餅茶畢教坊致語揖臣僚使副并廊下從人皆起立候口號絕揖臣僚等皆鞠躬贊拜殿上應坐并侍立臣僚皆拜稱萬歲贊各就坐次贊廊下從人拜亦如之歇宴揖臣僚起立御床出皇帝起入閤引臣僚東西階下殿還幕次內賜花承受官引從人出賜花亦如之簪花畢引從人復兩廊位立次引臣僚使副兩洞門入復殿上位立皇帝出閤復坐御床入揖應坐臣僚使副及侍立臣僚鞠躬贊拜稱萬歲贊各就坐贊兩廊從人亦如之行單茶行酒行膳行果殿上酒九行使相樂曲聲絕揖兩廊從人起贊拜稱萬歲贊各好去承受引出曲破殿上臣僚使副皆起立贊拜稱萬歲贊各祗候引臣僚使副東西階下殿契丹班謝宴出漢人并使副班謝宴舞蹈五拜畢贊各好去引出畢報閤門無事皇帝起　元史元正受朝儀

僧道耆老外國蕃客以次而賀禮畢大會諸王宗親駙馬大臣宴饗殿上侍儀使引丞相等陞殿侍宴凡大宴馬不過一羊雖多必以獸人所獻之鮮及脯鱐折其數之半預宴之服衣服同制謂之質孫四品以上賜酒殿上典引引五品以下賜酒于日精月華二門之下宴畢鳴鞭三侍儀使導駕還寢殿如來儀

饗燕二

【原】賦湛露　歌大風（並詳饗一）　洪恩　渥惠（上見荀勗從武帝華林園宴詩韋秀享羅武堂詩曰沐浴洪流飲服清芳將結微根水晞朝陽恭承渥惠庶無怠荒）　芳饌　甘醴（潘尼詩聖朝命方岳爪牙同比都皇儲延篤愛設餞送遠賓誰應今日宴具僚臣置酒宣猷庭擊鼓靈沼濱羽觴飛醽醁芳饌羅奇珍劉楨詩昔我從元后整駕至南鄉過彼豐沛都與君共翱翔賓會廣坐明燈燎炎光清歌製妙聲萬舞在中堂金罍含甘醴羽觴行無方）　金罍　玉觴（上詳甘醴注下見魏文帝詩）　華尊　羽爵（傳休奕詩饗[illegible]鳥騑國[illegible]望舒[illegible][illegible]日[illegible][illegible]達[illegible]會來升君子室華尊享清酤珍肴目盈溢魏文帝詩良辰啓初節高構極歡娛通天拂景雲俯臨四達衢羽爵浮象尊珍膳盈豆區）　布惠　發德（阮瑀詩陽春和氣動賢主以崇仁布惠綏人物降愛當所親上堂相娛樂中外奉時珍五味風雨集杯酌若浮雲下詳饗一）　嘉宴　樂飲（王濟從事華林園詩脩爵灑詳大庖妙饌物以時序備以化宣終溫且克有肅初筵嘉賓在茲干祿永年傳休奕宴會詩日之既逝情亦既渥賓委餘歡主客不足樂飲今夕溫其如玉）　協典禮　觀威儀（見國語詳饗燕一並詳饗一）　親賓客　燕朋友（並詳饗一）　籩豆踐　尊俎陳（毛詩釃酒有衍籩豆有踐張華詩讌朝有嘏延命羣臣冠蓋雲集尊俎星陳）

饗燕三

【原】天子當陽（左傳甯武子曰昔諸侯朝正于王王燕樂之于是乎賦湛露則天子當陽諸侯用命也餘詳饗一）　公尸燕飲（大雅爾酒既清爾殽既馨公尸燕飲福祿來成毛傳言成王清酒馨殽以與公尸燕飲而樂也）　象武（左傳王使周公閱來聘享有昌歜白黑形鹽辭曰國君文足昭也武可畏也則有備物之享以象其德薦五味羞嘉穀鹽虎形以獻其功吾何以堪之杜注嘉穀熬稻黍也以象其文也鹽虎形以象武也）　飽德（大雅既醉以酒既飽以德毛傳既者盡其禮終其事鄭箋禮謂旅醻之屬事謂惠施先後及歸俎之類）　胥樂（魯頌振振鷺鷺于下鼓咽咽醉言舞于胥樂兮毛傳振振羣飛貌鷺白鳥以興潔白之士咽咽鼓節也）　燕喜（小雅吉甫燕喜既多受祉毛傳祉福也鄭箋吉甫既伐而歸天子以燕禮樂之則歡喜矣又多受賞賜也）　明君臣（禮射義篇古者諸侯之射也必先行燕禮所以明君臣之義也謹按燕禮者體解折節升之于俎示慈惠也）　設賓主（燕義設賓主飲酒之禮也鄭注設賓主者飲酒致歡也）　仁賓客（禮仲尼燕居篇射鄉之禮所以仁鄉黨也食享之禮所以仁賓客也鄭注仁猶存也凡此者所以全善之道也射鄉食享存生之善者也）　明貴賤（禮燕義席小卿次上卿大夫次小卿士庶子以次就位于下所以明貴賤也）　燕羣后（王濟從事華林詩鬱鬱華林奕奕疏圃燕彼羣后秩秩有序）　會羣臣（晉起居注太康元年五月吳平御臨軒大會羣臣于殿前）　饗大陵（歸藏云昔夏后享[illegible]于大陵）　會上池（竹書紀年后發即位諸夷賓于王門再保庸會于上池諸夷入舞）　飲漯水（穆天子傳天子飲于漯水之上[illegible]天子美之郭璞注漯水今在平陰縣）　觴雷首（又曰戊寅天子雷首之阿乃獻食馬四匹天子使孔牙受之）　飲溫山（又曰丁未天子飲于溫山）　飲溽水（己酉飲于溽水之上乃發憲令詔六師之人）　饗楚丘（左傳宋公享晉侯于楚丘請以桑林）

（荀偃士匄曰諸侯宋魯於是觀禮魯有禘樂賓祭用之宋以桑林享君不亦可乎杜預注曰桑林殷天子樂名）饗新臺（又曰楚子享公于新臺好以大屈杜預注大屈弓名）宰夫爲
主（禮記燕義諸侯燕禮之義使宰夫爲獻主臣莫敢與君亢禮也）大夫爲賓（又曰不以公卿爲賓而以大夫爲賓爲疑也鄭注云疑自下上至之辭也疏公卿尊矣復以爲賓則尊與君大相近）殽維
炰鱉（毛詩其殽維何炰鱉鮮魚其蔌維何維筍及蒲箋炰以火熟之也鮮魚中膾者也筍竹萌也蒲深蒲也）饗尚腶脩（禮郊特牲諸侯爲賓灌用鬱鬯灌用臭也大享尚腶脩而已矣鄭注大享
饗諸侯也謹按擣肉爲脯腶脩乾脯也不享味也）既有肥羜（小雅伐木篇既有肥羜以速諸父毛傳羜未成羊也天子謂同姓諸侯諸侯謂同姓大夫皆曰父異姓則稱舅謹按速召也王有酒有羜召族
人而燕饗也）曰殺羔羊（又七月篇九月肅霜十月滌場朋酒斯饗曰殺羔羊毛傳云兩尊曰朋饗者鄉人以狗大夫加以羔羊[illegible]箋十月民事男女俱畢無飢寒之憂國君閑於政事而享羣臣）清
酒百壺（又韓奕篇韓侯出祖出宿于屠顯父餞之清酒百壺鄭箋祖將去而祀軷也既覲而反國必祖者尊其所往去則如始行焉顯父周公卿也餞送之故有酒）陳饋八簋（又伐木篇於粲洒埽
陳饋八簋毛傳粲鮮明貌圓曰簋天子八簋）酒清不飲（禮聘義聘射之禮至大禮也質明而始行事日幾中而後禮成非強有力者弗能行也故強有力者將以行禮也酒清人渴而不敢飲肉乾人飢而
不敢食日暮人倦齊莊正齊而不敢解惰以成禮節）爵盈不飲（左傳薳啟彊曰聖王務行禮不求恥人朝聘有圭享覜有璋小有述職大有巡功設几而不倚爵盈而不飲宴有好貨飧有陪鼎入有郊勞出
有贈賄禮之至也）上公九獻（周禮大行人上公之禮享九獻侯伯之禮享七獻子男之禮享五獻鄭注享設盛禮以飲賓也）賓主百拜（禮樂記篇先王因爲酒禮一獻之禮賓主百拜終日
飲酒而不得醉焉此先王之所以備酒禍也鄭注一獻士飲酒之禮也百以喻多也）或獻或酢（毛詩或獻或酢洗爵奠斝毛傳斝爵也夏曰醆殷曰斝周曰爵鄭箋進酒于客曰獻客荅之曰酢主人又洗爵
酬客客受而奠之不舉也用殷爵者尊兄弟也）既醉既飽（楚茨篇既醉既飽小大稽首神嗜飲食使君壽考鄭箋小大猶長幼同姓之臣燕已醉飽皆再拜稽首曰神乃歆嗜君子之飲食使君壽且考此其慶
辭）獻之酢之（瓠葉篇有兔斯首炮之燔之君子有酒酌言獻之有兔斯首燔之炙之君子有酒酌言酢之毛傳去毛曰炰加火曰燔獻奏也炕火曰炙酢報也）鼓我舞我（伐木篇坎坎鼓
我蹲蹲舞我有酒湑我無酒酤我毛傳湑茜之也酤一宿酒也鄭箋此族人陳王之恩也）甘泉饗客（漢書武帝天漢元年春正月行幸甘泉宮饗外國來之賓客）未央置酒（又昭帝紀元鳳
二年夏四月上自建章宮從未央宮大置酒賜郎從官帛及宗室子錢人二十萬吏民獻牛酒者賜帛人一匹）夏啟鈞臺（左傳椒舉言于楚子曰臣聞諸侯無歸禮以爲歸今君始得諸侯其愼禮矣伯之濟
否在此會也夏啟有鈞臺之享商湯有景亳之命周武有盟津之誓成有岐陽之蒐康有酆宮之朝穆有塗山之會齊桓有召陵之師晉文有踐土之盟君其何用）漢武建章（漢武帝天漢四年夏五月還幸
建章宮大置酒）簫管備舉（周頌既備乃奏簫管備舉鄭箋既備者懸也乃奏者謂樂作也）絲竹駢羅（潘岳閑居賦席長筵列孫子柳垂陰車結軌陸摘紫房水掛頳鯉或宴于林或禊于汜
弟斑白兒童稚齒稱萬壽以獻觴咸一懼而一喜壽觴舉慈顏和浮盃樂飲絲竹駢羅頓足起舞抗音高歌人生安樂孰知其他）鼓瑟鼓簧（毛詩既見君子並坐鼓瑟既見君子並坐鼓簧鄭箋云言君臣
閑暇相與燕飲以爲和樂也）侑幣酬幣（聘禮君不親食使大夫各以其爵朝服致之以侑幣致饗以酬幣亦如之注君不親食謂有他故也必致之不廢其禮也致之必使同班敵者易以相親敬也酬幣
饗禮酬賓勸酒之幣也）自御塤篪（東觀漢記明帝宴羣臣自御塤篪和）儐爾籩豆（小雅棠棣篇儐爾籩豆飲酒之飫毛傳儐陳飫私也不脫屨升堂謂之飫）君子宴樂（易需
卦象曰雲上于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王弼注童蒙已發盛德光亨飲食宴樂其在茲乎）天子飲酎（禮月令孟夏之月天子飲酎用禮樂鄭注酎之言醇也謂重釀之酒也春酒至此始成與羣臣以禮樂飲
之于朝正尊卑也）置酒張樂（司馬相如上林賦置酒顥天之臺張樂膠葛之寓）飛觴舉白（左思吳都賦里燕巷飲飛觴舉白）稱彼兕觥（毛詩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

（無疆毛傳公堂學校也觥所以示象也觵覺也）酌彼兕觥（又云我姑酌彼兕觥維以不永傷毛傳兕觥角爵也傷思也鄭箋此章爲意不盡申殷勤也觥罰爵也饗燕所以有之者禮自立司正之後旅酬必有醉而失禮者罰之亦所以爲樂）言言油油（禮玉藻君子之飲酒也受一爵而色洒如也二爵而言言斯禮已三爵而油油以退鄭注洒如肅敬貌言言和敬貌油油說敬貌）反反抑抑（小雅賓之初筵篇其未醉止威儀反反其未醉止威儀抑抑毛傳反反言愼重也抑抑愼密也）式燕以衎（又嘉魚篇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衎嘉賓式燕以樂毛傳衎樂也）和樂且湛（又云兄弟既翕和樂且湛毛傳翕如也）民之質矣（又天保篇民之質矣日用飲食毛傳質成也鄭箋成平也民事平以禮飲食相燕樂而已）燕笑語兮（又云燕笑語兮是以有譽處兮鄭箋天子與之宴而笑語則遠國之君各得其所稱揚德美也）奉酒爲壽（史記王太后在民間時所生子女者父爲金王孫武帝已立韓王孫名嫣乘閒白言太后有女在長陵也武帝乃自往迎取之女亡匿牀下扶持出門令拜謁帝曰大姊何藏之深也詔副車載之謁太后武帝奉酒前爲壽奉錢千萬奴婢三百人公田百頃甲第以賜姊）千金爲壽（漢書時王夫人方幸于上寗乘說青曰今王夫人幸而宗族未富貴願將軍奉所賜千金爲王夫人親壽青以五百金爲壽上聞問青以實對上乃拜寗乘爲東海郡都尉）周王在鎬（魚藻篇王在在鎬豈樂飲酒鄭箋豈亦樂也天下平安萬物得其性武王何所處乎處于鎬京樂八音之樂與羣臣相飲酒而已）漢祖歸沛（詳饗一）不醉無歸（詩湛露篇厭厭夜飲不醉無歸毛傳厭厭安也夜飲私宴也宗子將有事則族人皆侍不醉而出是不親也醉而不出是渫宗也）式宴且喜（又云雖無好友式燕且喜）曲燕城隅（見曹植贈丁廙詩）思樂華殿（陸機祖會太極東堂詩思樂華殿祗承聖顏）四座具醉（又云四座具醉我后臨之）百人高會（世說孝武在西堂會伏滔預坐還下車呼其兒語之曰百人高會臨坐未得他語先問伏滔何在在此不此故未易得爲人作父如此何如）幣帛將意（鹿鳴序既飲食之又實幣帛筐篚以將其厚意然後忠臣嘉賓得盡其心矣）筐篚奉行（小雅鹿鳴篇我有嘉賓鼓瑟吹笙吹笙鼓簧承筐是將注承奉也筐篚屬酬酒以後則有幣帛承筐篚而奉行也）賓入奏肆夏（郊特牲賓入大門而奏肆夏示易以敬也鄭注賓朝聘者易和說也）客出奏祴夏（周禮鐘師凡樂事以鐘鼓奏九夏鄭注夏大也樂之大歌有九杜子春云祴讀爲陔客醉而出奏陔夏也）三夏享元侯（左傳穆叔如晉晉侯享之金奏肆夏之三不拜工歌文王之三又不拜歌鹿鳴之三三拜韓獻子使行人子員問之曰子以君命辱於敝邑先君之禮藉之以樂以辱吾子吾子舍其大而重拜其細敢問何禮也對曰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也使臣不敢與聞文王兩君相見之樂也臣不敢及鹿鳴君所以嘉寡君也敢不拜嘉四牡君所以勞使臣也敢不重拜皇皇者華君教使臣曰必諮於周臣聞之訪問於善爲諮諮親爲詢諮禮爲度諮事爲諏諮難爲謀臣獲五善敢不重拜杜注元侯牧伯也）四牡勞使臣（見上）訓恭儉示慈惠（左傳晉郤至如楚聘且莅盟楚子享之郤至曰諸侯間於天子之事則相朝也於是有饗燕之禮饗以訓恭儉燕以示慈惠恭儉以行禮而慈惠以布政政以禮成民是以息百官承事朝而不夕此公侯之所以扞城其民也）陳薦俎序禮樂（仲尼燕居篇陳其薦俎序其禮樂備其百官如此而後君子知仁焉）公當饗卿當燕（左傳晉侯使士會平王室定王饗之原襄公相禮殽烝武子私問其故王聞之召武子曰季氏而弗聞乎王享有體薦燕有折俎公當享卿當燕王室之禮也）饗體薦燕折俎（左傳杜注享則半體而薦之燕則體解節折升之于俎皆可食之物也）

饗燕四

原昭德（左傳仲尼曰夫享所以昭德也）序賢（周禮合宴以賢序賓）折俎（左傳宋人享趙文子司馬置折俎禮也注合卿當宴之禮故曰禮也）加籩（楚子入饗于鄭九獻庭實旅百加籩六品注楚子饗鄭所享用上公之禮九獻而禮畢庭中所陳品物凡百也）示禮（所以示諸侯禮也）合歡（酒所以合歡）好用（周禮九式九曰好用之式注宴好所賜用）嘉樂（左傳

（齊侯將享魯公孔子曰犧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君苟無禮雖美不食）禮容（論語享禮有容色）禮食（左傳晉侯以魏絳爲能以刑佐民反役與之禮食使佐新軍注羣臣旅會今欲異絳故特爲設具禮食也）作詩（周語周詩有之曰天之所支不可壞也其所壞亦不可支也昔武王克殷而作此詩也以爲飫歌名之曰支以貽後之人使永監焉）荅賦（左傳宋華定來聘公享之爲賦蓼蕭不知又不荅賦昭子曰必亡宴語之不懷寵光之不宣將何以在）具百物（周禮掌客王合諸侯而享禮則具十有二牢庶具百物備）用祭器（禮表記孔子曰敬則用祭器注祭器簋鉶之屬有好事于賓客則用之謂享食也）辭上享（左傳齊侯使管夷吾平戎于王王以上卿之禮享管仲管仲辭曰臣賤有司也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受下卿之禮而還）徹加豆（季孫宿如晉晉侯享之有加籩武子曰得既不過三獻今豆有加下臣弗堪無乃戾也固請徹加然後卒事晉人以爲知禮）加宴好（介葛盧來朝禮之加宴好）助歡敬（虢公晉侯朝王王享醴命之侑注先行享禮次行燕飲侑助也燕則命幣物所以助歡敬也）束帛儷皮（主人酬賓束帛儷皮）飫賜加膳（傳曰將賞爲之加膳加膳則飫賜也）趙孟爲客（宋人兼享晉楚之大夫趙孟爲客注客一坐所尊）晉侯命侑（晉侯獻楚俘于王王享醴命晉侯侑注命以幣帛助晉侯歡也）地室而懸（晉郤至如楚聘且涖盟楚子享之爲地室而懸焉）新井而柴（管子桓公與管仲飲酒掘新井而柴焉十日齋戒召仲至公執爵夫人執尊觴三行管仲趨出注柴以蓋新井示其潔敬也）食饗之禮（禮記食饗之禮非致味也注言務行禮）幣帛之式（周禮大宰以九式均節財用六曰幣帛之式謂用財之節度也幣帛所贈勞賓客也）成而加敏（齊國莊子來聘自郊勞至于贈賄禮成而加之以敏）樂且有儀（詩）異姓爲賓（記曰燕毛序齒則異姓爲賓注同姓無相賓之道）君子維宴（詩）堯酒千鍾（孔叢子）臣宴三爵（左傳臣侍君宴過三爵非禮也）肅穆之容（皇情歡洽）嘉好之事（左傳）於焉嘉客（詩所謂伊人於焉嘉客）莫不令儀（詩）將以講事（國語夫王公諸侯之有飫將以講事成章建大德昭大物立成禮烝而已注立成不坐）不能相儀（左傳公如楚孟僖子相不能相儀及楚不能荅郊勞）甚弘不沒（宴以合好歲飫不倦時燕不淫甚弘其不沒乎）孫子必亡（衛孫文子來聘公登亦登叔孫穆子曰諸侯之會寡君未嘗後衛君今吾子不後寡君寡君未知所過孫子無辭亦無悛容穆子曰孫子必亡爲臣而君過而不悛亡之本也）

金罍　玉巵　從遊　侍飲　初筵　終宴　合尊　促席　是崇嘉事　合慎令儀　加貺得貺　爲歡則歡　重其好貨　飫以顯物（示物備也）　列有楚之籩　命承筐之貺　陳既臧之殽　酌成禮之酒　備施氏之禮　加晉侯之籩　命示慈之宴　加有踐之籩　資飲食以合歡　用歌舞而飾喜　賓宜敬于升階　禮且同于委巷　周文有在鎬之樂　漢武有濟汾之歌　享以禮成是敦恭儉　賓由賢序必慎威儀　餚乾示禮將省以威儀　體薦訓恭不專於醉飽　行出門之恭拜迎而入　展至階之敬揖讓而升　周穆觴爲瑶池之宴（宴西王母）　漢高擊筑爲沛人之歌（大風歌也）

增

一獻（左傳昭元年趙孟叔孫豹曹大夫入于鄭鄭伯兼享之子皮戒趙孟禮終趙孟賦瓠葉子皮遂戒穆叔且告之穆叔曰趙孟欲一獻子其從之及享具五獻之籩豆于幕下趙孟辭私于子產曰武請于冢宰矣乃用一獻）九獻（見前楚子入享）投壺（左傳昭十二年晉侯以齊侯宴中行穆子相投壺晉侯先穆子曰有酒如淮有肉如坻寡君中此爲諸侯師中之齊侯舉矢曰有酒如澠有肉如陵寡人中此與君代興）舞劒（史記沛公來見項王至鴻門謝因留沛公與飲項莊拔劒起舞項伯亦拔劒起舞常以身翼蔽沛公）酒聖（張說天文懸瑞色酒聖泛華卮）醉侯（皮日休它年謁帝言何事）

（諸賦劉伶作醉侯）堯尊　禹觴　湯鼎　舜臺（俱見玉海）　穆姜出房（左傳成九年季文子如宋致女復命公享之賦韓奕之五章穆姜出于房再拜曰大夫勤辱不忘先君以及嗣君施及未亡人先君猶有望也敢拜大夫之重勤又賦綠衣之卒章而入）　杜蕢入寢（禮檀弓知悼子卒未葬平公飲酒師曠李調侍鼓鍾杜蕢自外來聞鐘聲曰安在曰在寢杜蕢入寢歷階而升酌曰曠飲斯又酌曰調飲斯又酌堂上北面坐飲之降趨而出平公呼而進之曰爾飲曠何也曰子卯不樂知悼子在堂斯其為子卯也大矣曠也太師也不以詔是以飲之也爾飲調何也曰調也君之褻臣也為一飲一食忘君之疾是以飲之也爾飲何也曰蕢也宰夫也非刀匕是供又敢與知防是以飲之也平公曰寡人亦有過焉酌而飲寡人杜蕢洗而揚觶公謂侍者曰如我死則必毋廢斯爵也至於今既畢獻斯揚觶謂之杜舉）

錫宴喜雨（宋太祖大宴雨暴作上不悅趙普奏曰外面百姓正望雨官家大宴何妨只損得些陳設濕得些樂官衣裳但令雨中作雜劇更可笑上大喜宣令雨中作樂又宣勸滿飲盡歡而罷）　置酒歌風（大風歌也）　夫人執爵（詳上新升而柴注）　貴妃齎器（唐裴寂傳隨州刺史韋雲起告裴寂反按訊無狀帝謂寂曰朕有天下公推轂成之也容有貳哉所以訊吏者欲天下信公不反耳詔三貴妃齎玉食寶器宴其家）　宴長樂宮（叔孫通傳漢七年長樂宮成諸侯王以下至吏六百石以次奉賀置法酒諸侍坐殿上皆伏抑首以次起上壽觴九行謁者言罷酒無敢讙譁失禮者于是高帝曰吾乃今日知為皇帝之貴也）　宴同明殿（唐蘇幹傳中宗在房陵蘇幹上言請抑諸武迎太子東宮不報及太子還武后召幹宴同明殿謂曰使朕母子如初幹有力焉）　學士得從（唐制凡天子饗會遊豫唯宰相學士得從時李適為學士夏宴蒲萄園得賜朱櫻）　風憲不往（唐李栖筠傳故事賜百官宴曲江教坊倡顯雜侍栖筠以任國風憲獨不往臺遂以為法）　優人入戲（范蜀公東齋記事宋仁宗朝與侍臣賞花釣魚宴賦詩天聖中永興軍進山水石上因命賦山水石頭出於不意詩多荒惡者中坐優人入戲各執紙筆若吟詠狀一人忽仆于石上曰數日來作賞花釣魚詩準備[illegible]制却被這石頭擦倒明日降出詩命中書銓定內翰惡者與外任）　中使附語（金城遺事宋寇萊公在中書多召兩制就第飲宴必閉關[illegible]之李宗諤不勝酒書從門扉下出得馬而走後諤為修宮使思覆瀚源一日召至玉宸殿賜酒宗諤堅辭以醉且云日暮上令中使附耳語云此中不須從門扉下出）　朱虛軍法（史記諸呂用事朱虛侯章入侍高后燕飲令章為酒吏章曰臣將種也請以軍法行酒酣諸呂一人醉亡酒章追拔劍斬之而還報曰有亡酒一人臣謹行法斬之）　凝碧宴論（宋史蔡確傳上曲宴宰執於凝碧上言朝廷所用止論其人如何不可有黨如唐牛李之黨相攻四十年緣主斷不明致此）　六品下坐（宋璟有大朝會宴堂二張列卿三品璟階六品居下坐易之諂事璟虛位揖之曰公第一人何下坐璟曰才劣品卑卿謂第一何耶是時朝廷以易之等內寵不名其官呼易之五郎昌宗六郎鄭善果曰公奈何謂五郎為卿璟曰以官正當為卿君非其家奴何郎之云）　元日大饗（盧鈞守太子太師帝元日大饗含元殿鈞年八十升降如儀音吐洪暢舉朝咨歎）　擁盾習刺（劉環進宣武節度使時大享雜進倡舞爭取壯士千人誠鍛擁矛盾習擊刺一支士莫觀敢預享宴）　杜門讀書（晏殊當朝廷春宴杜門讀書特令為東宮官）　期喪弟預（王方慶書以期及大功喪未畢）　食餌不情（王安石知制誥一日賞花釣魚宴內侍各以金楪盛釣餌置几上安石食之盡明日上謂宰輔曰安石詐人也誤食復盡之非情也）　五嶽為豆　四瀆為杯

香駟連鑣　酒駕方軒　千鍾電釂　萬燧星繁　天開黼幄　日麗繡峰　冠蓋雲集　尊俎星陳　需雲上覆　滋露下滋　陰陽為庖　造化為宰　噴元氣　酌太和　葆佾陳階　金匏在席　咸奏韶舞　審勸郊詩　五筵之堂　九几之室　大小定位　左右有秩　樂有嘉樂　宴有庭實　翠鳳棲梧　丹魚春藻　豈樂飲酒　觀頤養正　豐殽萬俎　旨酒千鍾　皇慈霑洽　聖渥天浮　台鼎賓庖　天星奉酒

含和吐氣　踏德詠仁　率禮無失　降福孔皆（以上俱見玉海）

饗燕五

【原】詩　古詩曰今日良宴會歡樂難具陳彈筝奮逸響新詩妙入神齊心同所願含意俱未申人生寄一世奄忽如飄塵何不策高足先據要路津無爲守窮賤轗軻長苦辛　魏文帝於譙作詩曰今日樂相樂酣飲不知醉悲筝激新聲長笛吐清氣　又於譙作詩曰清夜延貴客明燭發高光豐膳漫星陳旨酒盈玉觴絃歌奏新曲遊響拂丹梁餘音赴迅節慷慨時激揚獻酬紛交錯雅舞何鏘鏘羅纓從風飛長劒自低昂　魏曹植公宴詩曰公子敬愛客終宴不知疲清夜遊西園飛蓋相追隨明月澄清景列宿正參差秋蘭被長坂朱華冒綠池潛魚躍清波好鳥鳴高枝神飇接丹轂輕輦隨風移　又侍太子坐詩曰白日曜青春時雨靜飛塵寒冰辟炎景涼風飄我身清醴盈金觴肴饌縱橫陳齊人進奇樂歌者出西秦翩翩我公子機巧忽若神　又與丁廙詩曰嘉賓填城闕豐膳出中廚吾與二三子曲宴此城隅秦筝發西氣齊瑟揚東謳肴來不虛歸觴至反無餘　魏應瑒公宴詩曰巍巍主人德嘉會被四方開館延羣士置酒于斯堂辯論釋鬱結援筆興文章穆穆衆君子好合同歡康促坐褰重帷傳滿騰羽觴　魏劉楨公宴詩曰永日行遊戲歡樂猶未央遺思在元夜相與復翺翔輦車飛素蓋從者盈路傍月出照園中珍樹鬱蒼蒼清川過石渠流波爲魚防芙蓉散其花菡萏溢金塘珍鳥宿水裔仁獸游飛梁投翰長歎息綺麗不可忘　魏王粲公宴詩曰昊天降豐澤百卉挺葳蕤涼風徹蒸暑清雲卻炎暉高會君子堂並坐蔭華榱嘉肴充圓方旨酒盈金罍常聞詩人語不醉且無歸願我賢主人與天享巍巍克符周公業奕世不可追　魏陳琳公宴詩曰凱風飄陰雲白日揚素暉良友招我遊高會宴中闈元鑑汎清泉綺樹煥青蕤　晉荀勗從武帝華林園宴詩曰習習春陽帝出乎震天施地生以應仲春思文聖皇順時秉仁欽若靈則飲御嘉賓洪恩普暢慶及羣臣　其慶維何錫以帝祉肆覲羣后有客戾止外納要荒內延卿士簫管詠德八音咸遲凱樂飲酒莫不宴喜　晉陸機擬今日良宴會詩曰閑夜命歡友置酒迎風館齊僮梁甫吟秦娥張女彈哀音繞棟宇遺響入雲漢人生能幾何爲樂良苦晏譬彼司晨鳥揚聲當及旦　又皇太子賜宴詩曰明明隆晉茂德有赫思媚上帝聿天光宅誕育皇儲儀形在昔徽言時宣福祿來格攀譽降書

肆敬下臣肇彼先驅翻成嘉賓　又侍皇太子宣猷堂詩曰三正迭紹洪聖啓運自昔哲王先天而順羣辟崇替降及近古黄暉既淪素靈承祜三后始基世武丕承協風傍駭天晷仰澄自彼河汾奄齊七政時文惟晉世篤其聖篤生我后克明克秀體暉重光承規景數茂德淵深天資玉裕　晉王讃侍皇太子宴始平王詩曰疊疊聖胤繼明重體樂此棠棣其甘如薺我有嘉宴以洽百禮煌煌同族藹藹王僚惟中惟外如瓊如瑶湛湛朝雲德靡不覆元黄所綴文成綵綉政以神和樂以安奏一人有慶萬邦是祐　又侍皇太子餞楚淮南二王詩曰於明聖晉仰統天緒易以明險簡以知阻研彼羣慮俾侯授土郁郁二王祗承皇命賭難鑒親觀禮知盛皇儲降會延于公姓瞻彼行役並憩同林分塗殊軌靡不同心　晉陸雲侍大將軍宴詩曰茫茫宇宙天地交泰王在華堂式宴嘉會元暉峻朗翠雲崇藹卉晃振纓藻服垂帶　祁祁臣僚有來雍雍薄言載考承顔下風俯覿前客仰瞻玉容天錫難老如岳之崇　宋鮑照侍宴覆舟山應詔詩曰繁霜飛玉闥愛景麗皇州清蹕戒馳路羽蓋竚宣遊神居既崇盛巖險信環周禮俗陶德聲昌會溢民謳　梁王僧孺侍宴景陽樓詩曰金鋪鏤可鏡桂棟儼臨雲霑觴均飲德服道驗朝闕詎論禹無間非恥堯爲君小臣亦何者短翮屢追羣　又侍宴詩曰麗景屬春餘清陰澄夏首交枝隱脩徑回流影遥阜徙帷轢輕筠移鑾拂高柳去矣勞茂績勉哉服嘉誘小臣良不材涓塵愧所守何用勝雕斵譬木良如朽　又侍宴詩曰回輿避暑宮下輦迎風館散漫輕煙轉霏微商雲散蔓草亘巖垂高枝起天半回風稍驚水落光漸斜岸妙舞駐行雲清歌入曾漢醉顔暢有懌德音良已粲

梁庾肩吾侍宴詩曰沐道逢將聖飛觴屬上賢仁風開美景瑞氣動飛烟秋樹翻黄葉寒池墮黑蓮承恩謝命淺念報在身前　又侍宴詩曰副君時暇豫曾城聊近游清池寫飛閣踈樹出龍樓北陸氷方壯西園春欲周梅心芳屢動蒲節促難抽徒然欣並命無以厠應劉　又宣猷堂侍湘東王宴詩曰陳王驂駕反副后西園遊並命登飛閣列坐對芳洲桂巖逢暮序菊水值窮秋竹逕簫聲發桐門琴曲愁徒奉文成誦空知思若抽又侍宴宣猷堂應令詩曰副君德將聖陳王才挨天歸來宴平樂置酒對林泉爐香雜山氣殿影入池漣艷舞時移節新歌屢上絃聽曲慚回顧思經徒欲眠　梁劉孝綽侍宴詩曰清宴延多士鴻漸濫微薄臨猋出蕙樓望辰蹕菌閣上征切雲漢遠眺周京洛城寺鬱參差街衢空漠漠葉林寒氣晚方秋未摇落皇心重發志賦詩

追並作自昔承天寵於茲被人爵選言非綺綃何以儷金雘　又侍宴詩曰茲堂乃峭嶠伏檻臨曲池樹中望流水竹裏見攢枝欄高景難蔽岫隱雲易垂邂逅逢休幸朱蹕曳青規丘山不可答葵藿空自知　又侍宴集賢堂應令詩曰北闕時見啓西園又已闢宮屬引鴻鷺朝行命金碧伊臣獨何取隆恩徒自昔布武登玉墀委坐陪瑤席網繆參宴笑淹留奉觴醳壺人告漏晚煙霞起將夕反景入池林餘光映泉石　又陪徐僕射晚宴於兒宅詩曰夫君追宴喜十日遞來過梁室華池上開軒臨芰荷方塘交密篠對霤接繁柯景移林改色風去水餘波洛城雖半掩愛客待驪歌　又擬劉楨應令詩曰副君西園宴陳王謁帝歸列位華池側文雅縱横飛小臣輕蟬翼偃勉謬相追置酒陪朝日淹留望夕霏　梁江淹擬魏帝遊宴詩曰置酒坐飛閣逍遥臨華池神飈自遠至左右芙容披緑竹夾清水秋蘭被幽崖月出照園中冠佩相追隨肅肅廣殿陰雀聲愁北林衆賓還城邑何用慰我心　北齊魏收月下秋宴詩曰此夕具言宴月照露方塗使星疑向蜀劒氣不關吳良交契金石上客慰萱蘇何必應劉輩還來遊鄴都　北齊楊訓羣公高宴詩曰中郎數奏罷司隷坐朝歸開筵引貴客饌玉對春暉塵起金吾騎香逐令君衣緑酒犀爲椀鳴琴實作徽寸陰良可惜千金本易揮　陳後主晚宴文思殿詩曰晚日落餘暉宵園翠蓋飛荷影侵池浪雲色入山扉螢光息復起暗鳥去翻歸樂極未言醉杯漂舊恨稀　又宴詹事陸繕省詩曰禁闈九重中宴賞三春日雲收山樹隱葉長宮槐密水緑已浮苔花舒正含實又入隋侍宴應詔詩曰日月光天德山河壯帝居太平無以報願上東封書　陳徐陵侍宴詩曰園林才有熱夏淺更勝春嫩竹猶含粉初荷未聚塵承恩豫下席應阮獨何人　陳江總賦得置酒殿上詩曰三清傳旨酒柏梁奉歡宴霜雲動玉葉凍水疎金箭羽觴響鐘石流泉灌金殿盛時不再得光景駛如電　入隋秋日侍宴宴苑湖應詔詩曰翠渚還鑾輅瑤池命羽觴千門響雲蹕四澤動榮光玉軸昆池浪金卮太液張紅旗照島嶼鳳蓋繞林塘野靜重陰潤淮秋水氣凉霧開樓闕近日逈煙波長洛宴諒斯在鎬飲詎能方朽劣叨榮遇睿笏奉周行　隋沈君道侍皇太子宴應令詩曰副君監撫暇禁苑暫停車水落金沙淺雲高玉葉疎臨廚白羽駕逐釣紫鱗魚飽德良無已榮陪終宴餘　隋劉端和初春宴東堂應令詩曰睿賞叶春芳開筵臨畫堂庭梅飄早素簷柳變初黃八珍羅玉俎九醖湛金觴箏響流飛閣歌塵落妓行何必西園夜空承明月光　唐太宗

春日元武門宴羣臣詩曰韶光開令序淑氣動芳年駐輦華林側高宴柏梁前紫庭文樹滿丹墀袞紱連九夷簉瑤席五狄列瓊筵娛賓歌湛露廣樂奏鈞天盈尊浮綠醑雅曲韻朱絃粤余君萬國還慙總八埏庶幾保貞固虛己厲求賢　又置酒坐飛閣詩曰高軒臨碧渚飛簷迥架空餘花攢漏檻殘柳散雕櫳岸菊初含蘂園梨始帶紅莫慮崑山暗還共盡杯中　又冬宵各爲四韻曰雕宮靜龍漏綺閣宴公侯珠簾燭燄動繡柱月光浮塵起將歌發風停與管遒瓊池任多士端扆更何憂　虞世南侍宴賦韻得前應詔詩曰芬芳禁林晚容與桂舟前橫空一鳥度照水百花然綠野明斜日青山淡晚煙濫陪終宴賞握管類窺天　張九齡和聖製南郊禮畢酺宴詩曰妙舞來平樂新聲出建章幸承雲樂同聽湛露陽　杜正倫侍宴北門詩曰大君端扆暇睿賞愜林泉開軒臨禁籞藉野列芳筵參差歌管颺容裔羽旗懸玉池流若醴雲閣聚飛煙湛露晞堯日熏風入舜絃大德侔元造微物荷陶甄謬陪瑤水宴仍廁柏梁篇闕名徒上月鄒辯詎談天既喜光華旦還傷遲暮年猶冀升中日簪裾奉肅然　薛曜正夜侍宴應詔詩曰重闈鐘漏通夕敞鳳皇宮雙闕祥煙裏千門明月中酒筵浮湛露歌曲唱流風侍臣咸醉止恒慙恩遇崇　魏元忠侍宴銀潢宮應制詩曰別殿秋雲上離宮夏景移寒風生玉樹凉氣下瑤池塹花仍吐葉巖木尚抽枝願奉南山壽千秋長若斯　杜審言蓬萊三殿侍宴奉敕詠終南山詩曰北斗挂城邊南山倚殿前雲標金闕迥樹杪玉堂懸半嶺通佳氣中峯繞瑞煙小臣持獻壽長此戴堯天　蘇瓌興慶池侍宴應制詩曰金闕平明宿霧收瑤池式宴俯清流瑞鳳飛來隨帝輦祥魚出戲躍王舟帷齊綠樹當筵密蓋轉緗荷接岸浮如臨竊比微臣懼若濟叨陪聖主遊　劉憲奉和春幸望春宮詩曰暮春春色最便妍苑裏花開列御筵商山積翠臨城起滻水浮光共幕連鶯藏嫩葉歌相喚蝶礙芳叢舞不前歡娛節物今如此願奉宸遊億萬年　馬懷素興慶池侍宴應制詩曰積水逶迤繞貝城含虛皎鏡有餘清圖雲曲樹連緹幕映日中塘勝綵旌賞洽猶聞簫管沸歡留更睹木蘭輕無勞海上尋仙客即有蓬萊在帝京

原賦魏曹植娛賓賦曰遂衍賓而高會丹帷曄以四張辦中廚之豐膳兮作齊鄭之妍倡文人騁其妙說兮飛輕翰而成章談在昔之清風總賢聖之紀綱欣公子之高義兮德芬芳其若蘭揚仁恩於白屋兮踰周公之棄餐聽仁風而忘憂兮美酒清而殽甘　晉王沈宴嘉賓賦曰朝陽曜景天氣和平君臣合德禮儀孔明酌羽觴

以交歡兮接恭敬以申誠嘉膳備其八珍兮絲竹獻其妙聲樂周徧舞金奏克諧鍾儀之聽南風是哀義感君子慨然永懷思我王度求福不回惟禮終而贊退兮實繫心乎玉階　晉成公綏延賓賦曰延賓命客集我友生高談清宴講道研精闇閭侃侃娛心肆情　隋薛道衡宴喜賦曰梁孝王帝子帝孫藉寵承恩名高西漢禮盛東蕃引雍容文雅之客坐檀欒脩竹之園水逶迤而繞砌風清泠而入軒直凝神而回鴨乃惆悵而興言顧謂枚乘曰予聞氣序環周人生蓱浮補天立地之聖不能止日光西落疏山導川之力不能停河水東流韓王酸棗之觀荒蕪漫楚國陽雲之臺空見塵埃固可以縱志縱心以遊以逸窮宴樂于長夜混是非而爲一于時霸重庭蘭秋深氣寒橫長河之耿耿挂孤月之團團乃有丹墀縹碧柘館椒宮徘徊宛轉掩映玲瓏妖姬淑媛玉貌花叢纖女下而星落姮娥來而月空澄粧影于歌扇散衣香於舞風圖雲刻雷之尊漬桂釀花之酒拭珠流于羅袂傳金杯于素手　【增】唐劉子儀大酺賦二月初吉春日載陽皇帝乃乘步輦出披香排飛闥歷未央御南端之繞闕臨回望之廣場百戲備萬樂張仙車九九而並驚樓船兩兩而相當昭其瑞也則銀甕丹甑象其武也則青翰艅艎聲砰礚兮非雷而震勢憑陵兮弗簟而航舞以七盤之妍袖間以九部之清商彈箏擫籥吹竽鼓簧有肴如阜有酒如川既醉既飽無黨無偏

【增】【頌】漢馬融廣成頌羣師疊伍伯校千重山罍常滿房俎無空酒正按隊膳夫循行清醪車湊燔炙騎將鼓駭舉爵鐘鳴既觴

【增】【記】柳子厚享軍堂記曰幢牙茸纛金節析羽旆旗旟旐咸飾于下鼓以鼖鼓金以鐸鐃卉裳罽衣雕旰就列鉶鼎體節燔炰胾炙羽鱗狸互之物沈泛醍盎之齊均飫於卒士興王之舞服夷之伎揳擊吹鼓之音飛騰幻怪之容寘觀于遠邇

淵鑑類函卷一百五十六

禮儀部四（耤田　親蠶）

藉田一

增禮經考索曰王者以民爲天民以食爲天此耕藉之禮所不可廢也是禮也唐虞至詳夏商則罕見於經至於周人則其禮獨詳焉然周人之禮莫詳於詩莫備於禮記秦漢以來此禮雖講或者謂月令所載天子躬耕帝藉之事秦人之禮也魏晉承漢之後其他事多戾於古獨藉田一禮不敢廢墜焉良以國以農爲重不有以親率之則無以教天下舍末而趨乎本歟六朝之際此禮尤重隋唐因之未嘗闕典五代兵革臨難之餘泯沒不載至宋朝以恭儉禮下以仁厚撫民立國之初未遑他務而二聖相繼以藉田之禮爲先務中興議和之後禮樂文物具舉而藉田一事亦不敢緩豈不以此禮可以通百祀而不可廢也耶

原說文曰帝藉千畆者使民如借故謂之藉　毛詩曰載芟春藉田而祈社稷也　載芟載柞其耕澤澤千耦其耘徂隰徂畛侯主侯伯侯亞侯旅侯彊侯以有嗿其饁思媚其婦有依其士有略其耜俶載南畆　周官曰上春詔王后帥六宮之人而生穜稑之種而獻之于王　又曰甸師掌帥其屬而耕耨王藉以時入之以供粢盛　禮記曰孟春之月天子乃以元日祈穀於上帝乃擇元辰天子親載耒耜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躬耕帝藉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諸侯九推反執爵於太寢命曰勞酒　又曰天子親耕於南郊諸侯耕於東郊　又曰昔者天子爲藉千畆冕而朱紘躬秉耒諸侯爲藉百畆冕而青紘躬秉耒以事天地山川社稷先古以爲醴酪粢盛於是乎取之敬之至也

增祭義曰耕藉所以教諸侯之養也　表記曰天子親耕粢盛秬鬯以事上帝故諸侯勤以輔事於天子注言無事而居位食祿是不義而富且貴　禮記外傳曰藉者借也天子耕千畆但三推發耒三岱而止借民力治之所耕之穀藏于神倉以供事天地宗廟神祇人鬼之用也天子以身先天下以建寅之日而郊郊而後耕郊用辛日而耕用亥日享先農而後藉田

原五經要義曰天子藉田千畆孟冬啓蟄既郊之後率公卿大夫而親耕焉所以先百姓而致孝敬　論衡曰立春東耕爲土象人男女各二人秉耒把鉏或立土牛象人土牛未必能耕也順氣應時示帥下也　國語曰宣王即位不藉千畆虢文公諫曰夫民之大事在農上帝之粢

盛於是乎出民之蕃庶於是乎生事之供給於是乎在財用蕃殖於是乎始先時九日太史告稷曰陽氣俱蒸土膏其動即以告王王即御事王耕一墢班三之庶人終乎千畝王不聽師敗於姜戎也（賈逵注一墢一耦之發也耜廣五寸二耜爲耦一墢廣尺也班次也三之謂公卿大夫也王之下各三其上公三墢卿六墢大夫九墢）　增左傳桓十四年八月御廩災（注御廩公所親耕以奉粢盛之倉也）　又昭十八年鄭人藉稻（注其君自出藉稻蓋履行之疏耕種于藉田）　公羊傳注天子親耕東田千畝諸侯百畝　穀梁傳甸粟而納之三宮三宮米而藏之御廩（疏諸侯夫人三宮）　魯語日入監九御使潔奉禘郊之粢盛　楚語王后必自舂其粢天子親舂禘郊之盛　白虎通耕于東郊東方少陽農事始起桑於西郊西方少陰女功所成故曾子問曰天子耕東田而三反之

原漢書文帝二年春正月丁亥詔曰夫農天下之本其開藉田朕親率耕以給宗廟粢盛　東觀漢記曰永平十三年二月耕藉田畢賜觀者食有一諸生前言善哉文王之遇太公也上書版曰生非太公予亦非文王　漢舊儀春始東耕于藉田祠先農以一牢　應劭漢官儀曰天子升壇公卿耕訖嗇夫下種藉田亦曰帝藉亦曰耕藉亦曰東耕亦曰親耕亦曰王藉　又曰東耕之日親率公卿戴青幘載青車駕蒼馬公卿以下車駕如常法

增漢書文帝二年詔曰農者天下之本也民所恃以生也而民或不務本而事末故生不遂朕憂其然故今茲親率羣臣農以勸之其賜天下民今年田租之半十二年詔曰道民之路在于務本朕躬率天下農十年于今詔書數下歲勸民種植而功未興是吏奉吾詔不勤而勸民不明也且吾農民甚苦而吏莫之省將何以勸焉其賜農民今年租稅之半十三年詔曰朕親率天下農耕以供粢盛皇后親桑以奉祭服其具禮儀又詔曰農天下之本務莫大焉今廑身從事而有租稅之賦是本末者無以異也其於勸農之道未備其除田之租稅　昭帝始元元年春二月己亥上耕於句盾弄田（應劭曰帝時九歲未能躬耕藉田句盾宦者近舍故往試耕爲戲弄也臣瓚曰西京故事弄田在未央宮中師古曰弄田謂游宴之田天子所戲弄耳非爲昭帝年幼創有此名）　百官表大司農屬官有藉田令丞（通典宋志漢文帝初立藉田置令丞）　食貨志文帝即位躬脩儉節思安百姓時民近戰國背本趨末賈誼說上曰毆民歸之農皆著於本則蓄積足而民樂上感誼言始開藉田躬耕以勸百姓　禮志郊祀歌條理信義望禮五嶽藉斂之時掩收嘉穀注謂收藉田也　後漢書陳忠傳藉田之耕起於漢文　又帝紀明帝永平四年春二月辛亥詔曰朕親耕藉田以祈農事比再得時雨宿麥潤澤其賜公卿半奉有司勉遵時政務平刑罰十三年春帝耕於藉田禮畢賜觀者食

章帝元和二年二月乙丑帝耕於定陶詔三老孝弟力田人一疋勉率農功　禮儀志正月始耕晝漏上水初納執事告祠先農已享耕時有司請行事就耕位天子三公九卿諸侯百官以次耕力田種各耰訖有司告事畢是月令曰郡國守相皆勸民始耕如儀諸行出入皆鳴鐘皆作樂其有災眚故若請雨止雨皆不鳴鐘不作樂注春秋釋痾曰漢家郡守行大夫禮鼎俎籩豆工歌縣何休曰漢家法陳師置守相故行其樂也　黃瓊傳自順帝即位不行藉田之禮瓊上疏奏曰先王制典有日司徒咸戒司空除壇先時五日有協風之應王即齋宮享醴載耒重之也書奏從之　輿服志芝車上親耕所乘注東京賦曰農輿路（輅）木賀循曰漢儀親耕青衣幘　左太沖魏都賦藉田以禮動大閱以義舉　晉書禮志孟春之月天子躬耕帝藉漢文帝始行斯禮魏之三祖亦皆親耕及武帝泰始四年詔曰古之聖王躬耕帝藉以供郊廟之粢盛且以訓化天下近世以來耕藉止於數步之中空有慕古之名曾無供祀訓農之實而有百官車徒之費今脩千畝之制當與羣公卿士躬親稼穡之艱難以帥先天下王者詳具其制下河南處田地於東郊之南洛水之北於是乘輿御木輅以耕以太牢祀先農　又曰武帝末有司奏古諸侯耕藉百畝躬執耒以奉社稷宗廟以勸率農功今諸侯臨國宜依脩耕藉之義竟未施行　晉書帝紀武帝泰始四年春正月丁亥帝耕於藉田戊子詔方今陽春養物東作始興朕親率王公卿士耕藉千畝將以務本惠育海內其大赦天下　又食貨志是時江南未平朝廷厲精於稼穡泰始四年帝親耕藉田詔曰使四海之內競務農功者惟郡縣長吏乎　又溫嶠傳明帝即位奏軍國要務其五曰古者親耕藉田以供粢盛舊制藉田廩犧之官令臨時市求非所以虔奉宗廟宜如舊制立此二官　宋書禮志曰元嘉二十年太祖將親耕而其儀久廢使何承天撰定儀注乃下詔曰國以民爲本民以食爲天古者從時脤土以訓農工躬耕帝藉敬供粢盛仰瞻前王思遵令典便可量處千畝考上元辰朕當親率百辟致禮郊甸庶幾誠素光被斯民　又曰藉田皇帝冠通天冠朱紘青介幘朝服青紗袞侍中陪乘奉車郎秉轡　又曰車駕至藉田侍中跪奏尊降車臨壇大司農跪奏先農已享請皇帝親耕太史令讚曰皇帝親耕三推三反於是羣臣以次耕王公五等開國諸侯五推五反公卿大夫七推七反士九推九反藉田令率其屬耕竟畝灑種即耰　齊書禮志曰永明三年有司奏來年正月二十五日丁亥可祀先農即日輿駕親耕宋

元嘉大明以來並用立春後亥日尚書令王儉以爲亥日藉田經紀無文太學博士劉蔓議禮孟春之月立春迎春又於是月以元日祈穀又擇元辰躬耕帝藉盧植說禮通辰日日甲至癸也辰子至亥也郊天陽也故以日藉田陰也故以辰陰禮卑後必居其末亥者辰之末故記稱元辰注曰吉亥又五行之說木生於亥亥日祭先農又其義也何諲之議鄭注云元辰蓋郊後吉亥也何佟之議丁亥自是祭祀之日不專施于先農漢文用此日耕藉祀先農故後王相承用之顧暠之議昭帝癸亥耕弄田明帝癸亥耕下邳章帝乙亥耕定陶又辛丑耕懷魏之烈祖實書辛未不繫一辰　齊樂志漢章帝元和元年元武司馬班固奏用商頌載芟祠先農晉傅元作祀先農先蠶夕牲歌詩一篇八句迎送神一篇饗社稷先農先聖先蠶歌詩三篇辭皆敘田農事胡道安先農享神詩一篇樂府相傳舊歌三章永明四年藉田詔江淹造藉田歌二章付太樂歌之羽籥從動金駕時遊䢦先丹耦躬遵綠疇瓊竿既飾纁筥以陳方變嘉種永毓寘民　齊永明四年正月甲寅藉田禮畢幸閱武堂勞酒小會賜帛有差　梁天監十三年二月丁亥以啓蟄而耕十六年二月辛亥耕普通二年四月丙辰徙藉田於東郊外十五里築兆域如南北郊別有望耕臺在壇東親耕畢登此臺以觀公卿之推又有祈年殿四年二月躬耕賜爵勞酒　梁五禮藉田儀注其田東去宮八里遠十六里爲千畝天子耒耜一具公耒耜三具卿侯耒耜九具立方壇以祀先農　隋書禮志曰北齊藉于帝城東郊千畝作祠壇于阡東陌西又設御耕壇于阡東陌北每歲正月上辛後吉亥使公卿以一太牢祠先農氏于壇上祭訖親耕　隋制于國南十四里啓夏門外置地千畝爲壇孟春吉亥祭先農于其上牲用一太牢皇帝備法駕三獻訖因耕司農授耒皇帝三推訖各以班九推五推而司徒帥其屬終千畝播植九穀納于神倉　隋禮志大同五年又築雩壇於藉田兆內有祈禜則齋官寄藉田省云　會典貞觀二年春太宗親祭先農躬御耒耜藉于千畝之甸初晉氏南遷後魏來自雲朔中原分裂又雜以獯戎迨及周隋此禮久廢而今始行之觀者莫不駭躍於是秘書郎岑文本獻藉田頌以美之　儀鳳二年正月乙亥親耕藉田于東郊禮畢作藉田賦以示羣臣三年五月幸藉田所觀區種手種數區　元宗欲重勸耕藉進耕五十餘步其儀備開元禮　開元十九年耕于興慶宮龍池親耕三百餘步　又開元二十二年正月上親耕于洛陽東門外諸儒奏議以爲古者以一墢爲推今用牛耕宜以一步爲

推上乃親藉太常告三推禮畢上曰朕憂人知勤勞俯同九推而止自是公卿以下皆過于古　開元二十三年正月親祀先農禮畢降至耕位侍中執耒太僕秉轡上謂左右曰帝藉之禮古則三推朕今九推庶九穀之報也　乾元二年正月戊寅有事于藉田上行九推禮官奏太過曰朕勸農率下所恨不終千畝耳禮畢雪盈尺　憲宗元和五年詔以來歲正月藉田太常脩撰韋公肅言藉田禮廢久矣有司無可考乃據禮經參採開元乾元故事爲先農壇于藉田高五尺廣五丈四出陛其色青草具其儀以水旱用兵而止　禮樂志皇帝孟春吉亥享先農遂以耕藉前享一日奉禮設御座於壇東西向又設御耕藉位於外壝南門之外尚舍設御耒席皇帝已享乃以耕根車載耒耜於御者間皇帝乘車自行宮降大次乘黃令以耒耜授廩犧令皇帝出就耕位廩犧令解韜出耒司農卿進受之以授侍中奉以進皇帝受之耕三推皇帝初耕執耒者皆以耒耜授侍耕者皇帝耕止三公諸王耕五推尚書卿九推皇帝還入大次太常卿率其屬耕于千畝皇帝還宮明日須勞酒於太極殿如元會不賀不爲壽藉田之穀斂而鍾之神倉以擬粢盛及五齊三酒穰藁以食牲藉田祭先農唐初爲帝社亦曰藉田壇正觀三年太宗將親耕給事中孔穎達議曰禮天子藉田南郊諸侯東郊今帝社乃東壇未合於古太宗曰書稱平秩東作而青輅黛耜順春氣也五方位少陽田宜於東郊乃耕於東郊垂拱中武后改藉田壇曰先農壇（高五尺闊四十步者先農之壇）　神龍元年禮部尚書祝欽明議曰周頌載芟春藉田而祈社稷禮天子爲藉千畝諸侯百畝則緣田爲社曰王社侯社今曰先農失王社之義宜正名爲帝社太常少卿韋叔夏博士張齊賢等奏經無先農禮曰王自爲立社曰王社先儒以爲在藉田也永徽中猶曰藉田垂拱後乃爲先農與社一神今先農壇請改曰帝社壇以合古王社之義其祭準令以孟春吉亥祠后土以句龍氏配於是爲帝社壇又立帝稷壇於西如大社大稷而壇不設方色以異於大社開元十九年停帝稷祀神農氏於壇上配以后稷二十三年親祀神農於東郊配以句芒遂躬耕盡隴止肅宗乾元二年詔去耒耜雕刻命有司改造之曰田器樸素豈貴文飾天子出通化門釋載而入壇遂祭神農氏以后稷配冕而朱紘躬九推焉　祭先農樂章三奏豐和之舞二變顯慶三年洗馬郭瑜撰　太宗遊金明池召田婦數十人於殿上賜席使坐問以民間疾苦田婦愚戇無所隱避賜帛遣之　太宗興於側微民事固無不知恐富貴而忘之也每臨朝無一日不言及

稼穡　眞宗乳母秦國夫人劉氏本農家也喜言農事眞宗自幼聞之故爲開封尹以善政著聞及踐大位咸平景德之治爲有宋隆平之極景德農田敕至今稱爲精當　宋雍熙四年十一月禮儀使言御耒耜二具并縚並飾以青準乾元故事其制如農人所執者不加雕飾事畢內中尚收之載以耕根車明道二年籍田有司求太宗所御耒耜準其制以造作而青絛縚依然如新於是即用舊縚不復更造二月丁未肆赦首言太宗親耕耒耜敕有司嚴密秘護以表崇奉之意　明道二年正月大禮使以製成御耒耜青箱等奏御二月齋天安殿翌日乘玉輅適耕所司農卿以耕根車載耒耜前行十一日祀畢搢圭秉耒三推侍中前授耒耜于司農卿卿授庾犧令令復耒於縚以授侍耕者　青箱舊無其制用竹木爲之無蓋兩頭設襻飾以青中分九隔隔設一種覆以青帊　隋書籍田令以青箱奉穜稑之種跪陳司農詣耕所曬之唐不行此禮　雍熙四年九月辛巳出御札曰王者上事穹蒼下臨黎獻遵執古御今之道推子民育物之心必務稼穡以勸分庶家給而人足朕嗣守大寶惟懷永圖發一言必念生民嘗一膳必思稼穡雖燔柴告類紫壇屢薦於至誠而執耒親耕青輅未行于盛禮其以來年正月擇日有事于東郊行耤田之禮宜令所司詳定儀注以聞是禮廢之久矣制下之日中外歡洽以宰臣李昉爲大禮使陳王元僖爲橋道頓遞使翰林學士宋白爲禮儀使賈黃中爲鹵簿使御史中丞張宏爲儀仗使仍命白黃中與蘇易簡詳定儀注按通典乘青輅推黛耜者所以順春氣其方位請在東郊又北齊作壇壇高九尺廣輪三十六尺四陛三壝四門唐制高五尺周回四十步飾以青令請于朝陽門七里之外十五里之內擇地爲壇壇高九尺周壝四十步飾以青待詔設兩壝外壝在大次及御耕位觀耕臺樂縣之外禮儀使宋齊言舊禮于先農壇東立觀耕臺帝親耕禮畢登此臺以觀公卿推請築臺高五尺以便陟降周圍四十步四出陛飾以青皇帝乘玉輅以耕根車載耒耜以青箱奉穜稑之種從之五年正月癸酉上宿齋于乾元殿甲戌鑾駕出宮備大駕鹵簿於丹鳳門外帝服通天冠絳紗袍執圭乘玉輅次東郊是夜宿齋室乙亥未明三刻帝服袞冕執鎮圭親饗神農氏於壇上以后稷配焉禮畢次詣耕藉位行三推之禮有司版奏禮畢帝謂侍臣曰朕志在勸農恨不能終千畝豈止於三推爲限乎遂耕數十步侍臣固請乃止又御觀耕臺南向坐觀王公耕訖侍臣奏禮畢解嚴還行宮百官稱賀上賦東郊藉田五七言詩各一首賜侍臣宴百官於

大明殿行勞酒禮淳化元年禮官請先農壇各封五十步為兩壝壝各五十步　明道二年二月行藉田禮罷冬至郊祀藉田所施一準郊例悉用端拱之制而加損益焉貢舉人自請陪位許父老縱觀勿令呵止　仁宗明道元年十二月詔以來歲仲春涓日行耕藉之禮命有司草具儀尚書司封員外郎王舉正太常博士李淑與禮官詳定儀注七日禮官請就端拱壇位因加脩飾八日請改撰藉田樂章上之付太常習肄甲子有司新製耒耜學士院撰青城諸門及殿名越明年二月丁未行禮李淑等上耕藉類事五卷二月丙午上齋宿于東郊日傍有黃氣如龍鳳丁未服袞冕執圭祀神農后稷于壇乃就耕位搢圭執耒行禮禮儀使張士遜奏三推而止上曰朕既親耕不以古禮為式願耕之終畝以勸天下之農士遜等固請遂耕十有二跬而止帝升觀耕臺南面坐觀公侯等耕王公以下執耒悉遍五九之數藉田令奉穜稑之種司農卿受而播之率屬以終千畝帝受賀于受禧殿還御正陽門大赦天下進藉田青牛四下芳林園養之十六日賜百官福酒有差辛亥上作藉田詩賜近臣宋祁上頌曰丙午之旦次于帷宮淳濯圭潔昧明乃頓大次欽嘉壇索先農以享之因太稷以配之乃降靈場儼朱紘紺幘儲駕洪縻序進遂推而進之幾十墢而後釋乃始弭節容與御觀耕之臺王公畢后班趨以耨遵五踰九大農灑種庶人終畝　學士院撰享先農登歌樂章　其後景祐作觀稼殿皇祐作寶岐殿　景祐元年司天監校土牛經書目一卷去其復重釋牛色等四篇為農事之占命知制誥丁度序之頒天下其牛色及執策者衣並以歲月支干納音相配　元豐二年十月癸卯詔於京城東南度田千畝為藉田置令一員以辛公祐兼徙先農壇于其中神倉于東南三年十月辛公祐請下有司定耕藉儀注增脩鑾麥殿以備行幸先是五月九日王存等請以南郊鑾麥殿前地及玉津園東南芡地并民田共一千百畝為藉田外以百畝建先農壇兆關阡陌濬溝洫建神倉齋宮及耕作人牛廬舍之類繪圖上之詔付禮院四年八月藉田司言九穀皆稔請脩講觀麥視禾臨幸儀注　紹興十五年十一月十七日詔以來歲之春祇祓青壇親載黛耜躬三推之禮以風示於四方從司封郎中李澗之請也太常討論典故請營建於行宮之南車駕服履袍乘平輦詣思文殿進膳畢服通天絳紗行親耕之禮耕藉鹵簿儀仗依政和新儀用六百八十八人兵部太常以地狹請止用其半奏可庚辰九日以宰臣檜為耕藉使十六年禮官脩定親享先農親耕儀注上之壬辰皇帝袞

是親享先農行藉田禮推至七至九百官表賀詔曰朕親耕藉田以先黎三推復進勞賜耆老嘉與世俗躋于富厚先是上曰詔須諭簡意足使民曉然知厚本之意時臨安守張澄設靈壇御耦幄殿次舍十五年司農簿宋樸請令守令以歲仲春出郊勞農遂爲故事　親耕七曲出大次至歸大次並用乾安享先農宫架奏静安之樂儲靈錫羡之舞三成　紹興十六年脩定儀注前期於觀耕壇上設御幄南向設御座于幄内皇帝升觀耕壇宫架樂作樂正升自午階登歌樂作禮畢耕藉使升卯階立御幄前西南四方館使引陪耕耆老立壇下北向皇帝降座登歌樂作至壇下升輦　明會典洪武二年定皇帝祀先農畢太常卿奏請詣耕藉位皇帝至位南向立公侯以下及應從耕者各就耕位户部尚書北面進耒太常卿導引皇帝秉耒三推户部尚書跪受耒太常卿奏請復位南面坐三公五推尚書九推各退就位太常卿奏禮畢太常卿導引皇帝還大次應天府尹及上元江寧兩縣令率庶人終畝是日宴勞百官耆宿於壇所

藉田二

原　紺轅　青幘（上見潘岳藉田賦下詳藉一）　青壇　華畢（見潘岳賦徐爰賦曰衍參塗之廣闢則道路之悠遠增華畢之未鶩趾同方其已反）　千耦　萬轡（潘岳藉田賦詔勾芒使掌曆兮敕義仲以農期儀展拜而舉趾兮樂田祖以幽詩嘉載芟之千耦兮美振古之如茲　徐爰賦千畛以風行閭萬轡而霧轉白日麗暑乎桑野大駕稅幸乎留剛）　三推　千畝（並詳藉一）　事天　祈社（並詳藉一）　敎養　致敬（禮記耕藉所以敎諸侯之養也下詳藉一）　載耜　秉耒（禮記乃擇元辰天子親載耒耜置之車右公卿諸侯大夫躬耕藉田注元辰蓋郊後吉辰也下詳藉一）　降靈壇　脩帝藉（上見潘岳賦張衡東京賦秉鸞輅而駕蒼龍介馭閒以剡耜躬三推于天田脩帝藉之千畝）　給宗廟　事社稷（並詳藉一）

藉田三

原　饗醴（國語王親饗醴賈逵注饗飲也王沐浴飲醴酒）　省功（又后稷省功太史監之司徒省民太師監之畢宰夫陳饗膳宰監之膳夫贊王王歆太牢班嘗之庶人終食賈逵注太師三公官也）　迎春和（漢名臣奏黄瓊上言先農之禮所宜躬親以迎春和以致時兩）　省風土（國語瞽師音官以省風土廩於藉東南鍾而藏之）　侯知敬（樂記武王克殷耕藉然後諸侯知所以敬）　史奉禮（見任豫藉田賦）　杠千乘（曹植藉田賦杠千乘于龍畝執鋤鑊于畦町）　祠一牢（詳藉一）　戒農用（國語命農大夫咸戒農用）　具田器（藉田賦具田器布農事）　大史順時（國語周宣王不藉千畝虢文公諫曰稷爲大官古者太史順時覛土陽癉憤盈土氣震發農祥晨正日月底于天廟土乃脈發稷以告王曰史帥陽官以命我司事曰距今九日土其具動王其祗祓監農不易賈逵注祗敬也祓除也不易土物之宜循其土俗不易也）　農正陳禮（國語賈逵注農正田大夫主穀陳藉禮而祭其神爲農祈也）　司空除壇（又司空除壇于藉先時五日瞽）

（告有協風至王既齋宮百官御事各即其齋三日王乃淳濯及期灌鬯饗醴乃行）野廬埽路（見潘岳藉田賦）百官御事（國語賈逵注御治也）庶民畢從（國語）置耒耜軾上（晉輿服志金根車天子親耕所乘也置耒耜于軾上）耕田宮中（漢昭紀詳藉一）發趾千畝（見卞蘭許昌宮賦）帥先萬國（見卞賦）親祭之義（晉禮志尚書符問藉田至尊應親祀先農否賀循答曰漢儀無至尊應自祭之文然周禮王者祭四望則毳冕祭社稷五祀則絺冕以此不爲無親祭之義也）勸農之道（藉田之禮廢則王教之典缺矣勸農之道缺矣）

公卿祀先農（隋書禮志詳藉一）司農掌公田（曹植藉田賦營疇萬畝厥田上上奇柳夾路名果被園司農實掌是謂公田）敦孝致敬 勤己勸人

后稷播殖 夏禹躬耕 脩六府穀爲之本 陳八政食以爲先 將率三推誠本農于后稷 不藉千畝豈貽諫於虢公 旣種旣稼將耒耜以率先 不躬不親豈粢盛之致信 周宣情千畝之禮虢公納諫 漢文缺三推之義賈生置言

【增】祥正而青旗肅事 土膏而朱紘戒典 杏花菖葉耕穫不愆 清吟冷風述遵無廢 阡陌繡錯 原隰龍鱗 蒸膏冒撅 協風回春 謹祭天廟 申敕陽官 擁耒成林 醲流降雨 陽春如膏 原隰如鱗 民一于耜 家萬斯箱 捎蔓猶以護野 雜荆牟以守燎 在豐念匱 在飫思饑 稑出椒掖 器成大農 瞻榆東耒 望杏開田 望朱紘之光 聽鸞輅之音 史奉載耜之禮 民奏舉趾之歌 千軫風行 萬轡霧轉 順動而取諸豫 時行而應乎乾 我疆我理 必躬必親 祥風發於耒耜 瑞雪掩于郊廛 農祥晨晰 土膏初起 春原俶載 青壇致祀 斂蹕長阡 回旌外壝 景集天廟 脈壤祥農 青壇岳立 翠幙煙平 百司駿奔 三公肅事 紺轅黛耜 綠耦朱紘 藉千畝 勸九農 載御耦于介間 脈陽膏於廛左 借民之力時闢于甫田 爲神之倉歲儲于馨稷 服黛耜以天臨 紆朱紘而身勸 本宜一墢 遂過九推（以上俱見玉海）

藉田四

【原】詩 宋顔延之侍東耕詩曰 堤封經地域 辰角麗天部 浮謁起青壇 沈腴發紺耦 草服薦同穆 黃冠獻嘉壽

謝莊侍東耕詩曰 肅鑣奉晨發 恭帶廁朝闈 仙鄉降朱藹 神郊起青雲 陰臺承寒絲 陽樹迎初薫 觀德欣臨藉 瞻道樂遊汾

梁武帝藉田詩曰 寅賓始出日 律中方星鳥 千畝土膏紫 萬頃陂色縹 嚴駕伫霞昕 浥露逗光曉 啓行天猶暗 伐鼓地未悄 蒼龍發蟠蜿 青旂引窈窕 仁化洽孩蟲 德令禁胎夭 耕藉乘月映 遺滯指秋杪 年豐廉讓多 歲薄禮節少 公卿秉耒耜 庶甿荷鋤耰 一人慙百王 三推先億兆

簡文帝藉田詩曰 禮經聞往說

覲賓著遐篇豈如春路動祈穀重民天蒼龍引玉軑交旗影曲旃皮軒承早日豹尾拂游煙地廣重畦淨林芳翠幕懸青壇出長吠惟宮繞直阡乘耒光帝則報獻重皇虔度諸金石奏德厚歌頌詮三春潤箕英七月待鳴蟬鰷魚顯嘉瑞銅雀應豐年不勞鄭國雨無禁鄴令田是知躬稼美兼聞富教宣　陳張正見從籍田應衡陽王教作詩曰帝京惟赤縣神居應紫微塗山萬國仰滄海百川歸東郊事平秩仲月祀靈威含光開早扇閶闔啓朝扉　洛城鐘漏息靈臺雲霧卷森森虎戟前藹藹鑾旂轉屬車遊絳闕風烏度丹獻帳殿幸金輿旌門擁玉輦　玉輦帶飛煙金輿映綠川雨師清遠路風伯靜遙天分渠通沃野激水入公田草發青壇外花飛蒼玉前　蒼玉臨珪璧青壇躬帝耤冒櫪乃三推齋衡均百辟蘭場儼芝駕桂圖芳瑤席山禽韻管絃野獸和鐘石鐘石既相和江海復無波梁客簪裾盛陳王文雅多脩塗參弱騎喬木間輕蘿幸承湛吹末擊壤自爲歌

原　賦　魏繆襲許昌宮賦曰大和六年春上既躬耕帝耤發趾于千畝以帥先萬國乃命羣牧守相述職班教順陽宣化是歲甘露降方內豐穰穆乎有太平之風敦義仲以晨期儀晨祥而舉趾　晉潘岳籍田賦曰伊晉之四年正月皇帝親率羣后藉于千畝之甸禮也於是乃使甸師清畿野廬埽路封人壝宮掌舍設柸青壇蔚其嶽立翠幕黕以雲布結崇基之靈趾啓四塗之廣阼沃野墳腴膏壤平砥清洛濁渠引流激水遐阡繩直邇陌如矢葱犗服於縹軛紺轅綴於黛耜儼儲駕於廛左俟萬乘之躬履百僚先置位以職分自上下下具惟命臣襲春服之萋萋接遊車之轔轔微風生於輕幰纖埃起乎朱輪森奉璋以階列望皇軒而肅震若湛露之晞朝陽似衆星之拱北辰於是前驅魚麗屬車鱗萃閶闔洞啓參途方駟常伯陪乘太僕秉轡后妃獻穜稑之種司農撰播植之器挈壺掌升降之節宮正設門閭之蹕天子乃御玉輦蔭華蓋衝牙錚鎗綃紈綷縩表朱元於離坎飛青縞於震兌中黃曄以發暉方絲紛其繁會震震塡塡以幸乎藉田蟬冕頮以灼灼碧色肅其芊芊似夜光之剖荊璞若松柏之依山巓於是我皇乃降靈壇撫御耦游場染屨洪縻在手三推而舍庶人終畝貴賤以班或五或九蹋踵側肩掎裳連袂黃塵爲之四合陽光爲之潛翳動容發音而觀者莫不忭舞乎康衢謳吟乎聖世有邑老田父進而稱曰蓋損益隨時理有常然高以下爲基民以食爲天九土之宜弗任四民之務不一展三時之弘務致倉廩於盈溢固堯湯之用心而存救之要術若乃廟祧有事祝宗諏日黍稷馨香旨酒嘉粟

古人有言曰昔者明王以孝治天下其或繼之者希矣逮我皇晉實光斯道儀型孚於萬國愛敬盡于祖考敢作頌曰思樂甸畿薄采其茅大君戾止言藉其農其農三推萬方以祗耨我公田實及我私我簠斯盛我簋斯齍我倉如陵我庾如坻念茲在茲永言孝思人力普存祝史正辭神祇攸歆逸豫無期一人有慶兆民賴之

宋任豫藉田賦曰瞻望圭景咫尺山川緬彼帝藉百有餘年映至德于盛位儼列辟于徽辰紆汾陽以昧旦信堯心而禹勤史奉載耜之禮民奏舉趾之歌膏壤千畝與式旣同區勢平易畎陌脩通提攜丘澤眺矚面松

陳江總勞酒賦曰在陽春之仲序覽具物之芳菲帥公卿而播百穀親耒耜而命三推開青壇于迴甸列翠幕於清沂乃遵執爵之典爰降食苹之讌豁朱鳥之高牕啓黃龍之抗殿奏帝壽之萬舞動鈞天之九變顧曲私之事育遞寒暑而徂遷謬陳力而策駘豈酬恩於暮年

【原】【頌】唐岑文本藉田頌曰正位恭已體元得一望之如雲就之如日郊廟致敬山川咸秩敦先大道學敦儒術憲章載記殷鑒周宣迴輿南畝駐蹕東壥親耕帝藉躬稼大田方期多稼介此豐年富實教資農惟政本上敦播植下勤穮蓘榮辱旣著淳樸可反禮節旣興登封何遠式斆帝典載穆王度元良育德維城作固股肱周召爪牙信布比漢之兆方周之祚

【原】【文】齊謝朓爲隨王祭東耕文曰穀躔星景稽表蜡先八政寔首六府茲宣弊嗟非國登頌有年一夫或怠望歲誰天　梁元帝祭東耕文曰三農九穀爲政所先萬箱億庾是曰民天繁稱斲耜書美厥田花開杏樹凍解新泉當使黍稷莫莫民黔胥樂甘雨祁祁遂及我私我私之穫表裏禔福禔福中田歲取十千是穮是蓘登頌有年

【原】【啓】梁元帝慶東耕啓曰伏惟陛下敬授民時造幄藉圃漢之元鳳未足捧羈晉之太始非堪扶轂但承明侍從即事末由周南留滯伏深戀仰

【原】【論】魏曹植藉田論曰春耕于藉田郎中令侍寡人焉顧而謂之曰昔者神農氏始嘗萬草教民種植今寡人之興此田將欲以擬乎治國非徒娛耳目而已也夫營疇萬畝厥田上下經以大陌帶以橫阡此亦寡人之封疆也日珍沒而歸館晨未昕而即野此亦寡人之先下也菽藿特疇禾黍異田此亦寡人之政理也及其息滞

涌庭重陰懷有虞撫素琴此亦寡人之所習樂也蘭蕙荃蘅植之近譸此亦寡人之所親賢也藜蓬臭蔚棄之遠疆此亦寡人之所遠佞也若年豐歲登果茂菜滋則臣僕小人咸取驗焉　又曰封人有能以輕鑿脩鉤去樹之蝎者樹得以繁茂中舍人曰不識治天下者亦有蝎乎寡人告之曰昔三苗共工鯀驩兜非堯之蝎與間曰諸侯之國亦有蝎乎寡人告之曰齊之諸田晉之六卿魯之三桓非諸侯之蝎與然三國無輕鑿脩鉤之任終于齊篡魯弱晉國以分不亦痛乎曰不識爲君子者亦有蝎乎寡人告之曰固有之也富而慢貴而驕殘仁賊義甘財悅色亦君子之蝎乎天子勤耘以收一國大夫勤耘以收世禄君子勤耘以顯令德夫農者始於種終於穫澤既時矣苗既美矣棄而不耘則故爲荒疇益豐年者期於必收譬脩道亦期於沒身也

【增】疏漢黃瓊行藉田禮疏曰自古聖帝哲王莫不敬恭明祀增致福祥故必躬郊廟之禮親藉田之勤以先羣萌率勤農功昔周宣不藉千畝虢文公以爲大譏卒有姜戎之難終損中興之名竊見陛下遵稽古之鴻業體虔肅以應天順時奉元懷柔百神朝夕觸塵埃於道路晝暮聆庶政以恤人雖詩詠成湯之不怠遑書美文王之不暇食誠不能加今廟祀適闋而祈穀潔齋之事近在明日臣恐左右之心不欲屢動聖躬以爲親耕之禮可得而廢臣聞先王制典藉田有日司徒咸戒司空除壇先時五日有協風之應王即齋宮饗醴載耒誠重之也自癸巳以來仍西北風甘澤不集寒涼尚結迎春東郊既不躬親先農之禮所宜自勉以逆和氣以致時風易曰君子自强不息斯其道也

親蠶一

【增】書禹貢兗州厥貢漆絲　詩蠶月條桑【原】周禮内宰中春詔后帥外内命婦始蠶于北郊以爲祭服歲終稽其功事（注蠶于北郊婦人以純陰爲尊郊必有公桑蠶室焉疏按月令三月后妃親東鄉躬桑此云二月）佐后而受獻功者比其小大與其粗良而賞罰之

【增】大宰九職嬪婦化治絲枲　典絲掌絲入而辯其物　内司服掌王后之六服褘衣揄狄闕狄鞠衣展衣緣衣素沙（注鞠衣黃桑服也色如麴塵象桑葉始生）　月令季春之月天子乃薦鞠衣於先帝（注爲將桑求福祥之祚也先帝太皞之屬）　巾車翟車貝面組總有握（注后所乘以出桑）　記月令季春鳴鳩拂其羽戴勝降于桑（注蠶將生之候）　具曲植籧筐后妃齋戒親東鄉躬桑禁婦女毋觀省婦使以勸蠶事蠶事既登分繭稱絲效功以供郊廟之服毋有敢惰（注后妃親採桑示帥先天下也夏小正曰妾子始蠶執養）

（宮事）原孟夏之月蠶事畢后妃獻繭乃收繭稅以桑為均貴賤長幼如一以給郊廟之服（注內命婦獻繭于后妃收繭稅者收于外命婦）增季夏之月命婦官染采黼黻文章必以法 原祭統皇后蠶于北郊以共純服夫人蠶于北郊以供冕服王后夫人非莫蠶也身致其誠信也 增玉藻惟世婦命于奠繭注世婦以下蠶事畢獻繭乃命之疏謂世婦及命婦入助蠶畢獻繭也 原祭義古者天子諸侯必有公桑蠶室近川而為之築宮仞有三尺棘牆而外閉之及太昕之朝（季春朔日之朝）君皮弁素積卜三宮夫人世婦之吉者使入蠶於蠶室奉種浴于川桑于公桑風戾以食之（風戾之使露氣燥乃以食蠶）歲既單矣（三月月盡之後）世婦卒蠶奉繭以示君遂獻繭于夫人夫人曰此所以為君服與遂副褘而受之因少牢以禮之古之獻繭者其率用此歟及良日夫人繅三盆手遂布于三宮夫人世婦之吉者使繅遂朱綠之元黃之以為黼黻文章君服以祀先王先公敬之至也 增魯語王后親織元紞公侯夫人加以紘綖社而賦事烝而獻功 公羊注后夫人親西郊采桑以供祭服 穆天子傳甲寅天子作居范宮以觀桑者乃飲于桑中命桑虞出桑者禁暴民 原列女傳曰宿瘤齊東郭采桑之女也閔王娶為后 增禮馬質注天文辰為馬引蠶為龍精月值大火則浴其種是蠶與馬同氣故此亦中春始蠶亦謂浴種 夏官禁原蠶者注再蠶也蠶與桑同生三月故春蠶宜養夏蠶有禁劉安曰原蠶一歲再養非不利也王者禁之為其殘桑也 原五禮先蠶儀注曰親蠶前二日太祝令質明以太牢祀先蠶 皇后親蠶儀注曰皇后躬桑始將一條執筐受桑 周遷古今輿服雜事曰蠶始生后食之三灑而止 增蠶經曰黃帝元妃西陵氏始蠶蓋黃帝制作衣裳因此始也 後漢書禮儀志漢永平二年三月皇后帥公卿諸侯夫人蠶祠先蠶禮以少牢注丁孚漢儀曰皇后出乘鸞輅青羽蓋駕駟馬龍旂九斿大將軍妻參乘太僕妻御前鸞旗車皮軒闟戟雒陽令奉引亦千乘萬騎車府令設鹵簿公卿五營校尉司隸校尉河南尹妻皆乘其官車帶夫本官綬從其官屬導從皇后置虎賁羽林騎戎頭黃門鼓吹五帝車女騎夾轂執法御史在前後亦有金鉦黃鉞五將導桑于蠶宮手三盆于繭館畢還宮月令曰禁婦女無觀按谷永對四月壬子皇后蠶桑之日也則漢桑亦用四月漢舊儀曰春桑生皇后親桑于苑中蠶室養蠶千薄以上祠以中牢羊豕羣臣妾從桑還獻于繭觀皆賜從桑者樂皇后自行凡蠶絲絮織室以作祭服祭服者冕服也天地宗廟羣臣五時之服其皇帝得以作縷縫衣得以作巾絮而已

置蠶官令丞諸天下官皆詣蠶室亦婦人從事故舊有東西織室作法　漢制皇后蠶服青上縹下貴人助蠶服純縹皇后以蠶衣爲朝服　宋志漢東郊非古也魏北郊依周禮也晉西郊與耤田對其方也　原董巴輿服志曰漢皇后桑于東郊苑中　又曰太皇大后入廟服紺上皂下蠶青上縹下簪以玳瑁長一尺端爲華勝上爲鳳凰　漢書曰孝元王皇后爲太后幸繭館率皇后及列侯夫人桑遵霸水而祓除　後漢書皇后紀明德馬皇后置織室蠶于濯龍中數往觀視　增隋書禮志吳韋昭製西蠶頌則孫氏亦有其禮　晉書武帝紀太康九年皇后親蠶于西郊賜帛各有差　原晉書禮志漢儀皇后親桑東郊苑中蠶室祭蠶神曰菀窳婦人寓氏公主祠用少牢詔侍中成粲草定其儀取列侯妻六人爲蠶母蠶將生擇吉日后著十二笄步搖衣青衣乘油畫雲母安車駕六騩馬女尚書陪乘載筐鉤外命婦皆步搖衣青各載筐鉤先桑二日蠶室生蠶著薄上桑日太祝令以一太牢告祠皇后至西郊東面躬桑採三條諸妃公主五條縣鄉君以下九條以桑授蠶母皇后採桑壇在蠶宮西南　增南史宋大明三年立蠶宮于西郊四年倣晉氏立蠶觀　又大明四年皇后率六宮躬桑于西郊皇太后觀禮詔曰卜祥大昕測辰拂羽爰詔六宮親蠶川室皇太后降鑾從御佇蹕觀禮緑遂既具元紞方脩儀發椒闈化動中縣　北齊爲蠶坊蠶宮　隋書禮志周禮王后蠶于北郊漢法于東郊魏遵周禮于北郊晉太康六年于西郊依漢故事宋大明四年始于臺城西白石里爲西蠶設兆域置大殿七間又立蠶觀　後周制后乘翠輅至蠶所奠先蠶西陵氏神（自齊及隋多依晉儀損益）　唐志皇后季春吉巳享先蠶遂以親桑散齋三日于後殿致齋一日于正寢一日于正殿致齋之日尚服率司仗布侍衛司賓引內命婦陪位六尚以下各服其服詣後殿奉迎皇后服鈿釵禮衣結佩乘輿出自西房華蓋警蹕降就齋室散齋之日內侍率內命婦之吉者使蠶于蠶室前享二日大樂令設宮縣之樂於壇南內壝之內女工各位於縣後右校爲採桑壇於壇南二十步所方三丈高五尺四出陛尚舍量施帷障于外壝之外設御位于壇之東南西向又設御採桑位于壇上東向享日司設升設先蠶氏神座于壇上其日六尚以下詣室奉迎尚服負寶內僕進厭翟車皇后服鞠衣乘輿以出華蓋侍衛警蹕皇后升車尚功奉鉤司製進筐載之內命婦及六尚等乘車從駕至大次門外請降車皇后停大次半刻頃出次入自東門至版位樂三成受幣跪奠於神座已奠乃奉毛血跪奠于

神座前皇后復位復升自壇酌醴齊進先蠶氏神座前奠爵尚儀讀祝文皇后再拜飲福受胙復位尚功曰禮畢引詣採桑壇尚功奉金鉤採桑三條止內外命婦以次采一品採五條二品採九條止司賓引至蠶室尚功以桑授蠶母蠶母切之以授婕妤食蠶洒一簿止車駕還宮之明日內外命婦設會于正殿如元會之儀命曰勞酒　肅宗張后傳親蠶苑中羣命婦相禮儀物甚盛　百官志掖庭局公桑養蠶會其課業　會要永徽三年制以先蠶爲中祠后不祭則皇帝遣有司享之如先農　祭先蠶樂章二奏永和之舞顯慶三年洗馬郭瑜撰　先天二年皇后親祠先蠶自嗣聖以來禮廢至是重行　開元十五年上命宮中育蠶丁酉夏至賜貴近絲人一綟　明皇以六宮親蠶絲賜近臣崔沔獻御絲賦　通典北齊先蠶壇高五尺方二丈四陛陛各五尺皇后蠶壇高四尺方二丈四出陛廣八尺隋置壇于宮北三里高四尺唐在長安宮北苑中高四尺周回三十步　至道元年馮翊民李元眞獻養蠶經一卷上覽之以不忘本業留書禁中賜錢萬　崇文目南王蠶經三卷孫氏蠶書二卷　景德三年王欽若言竊以九年之儲以穀帛爲本萬民之業以農桑爲先故千畆之祀王者所以勸耕民吉巳之祠王后所以率蠶婦稽往古之制皆合親行從後世之宜亦當攝祭伏見開寶通禮郊祀錄並有親蠶祝詞蓋由中宮未嘗親祭是以禮司缺而不舉義纂云后親享貴妃亞獻昭儀終獻攝事則尚宮初獻尚儀亞獻尚食終獻臣謂屬之命婦不若歸於有司按周禮大宗伯后不祭則攝而薦徹王后之事而宗伯得攝之農桑衣食萬人不宜獨缺先蠶之祭皇帝遣有司享之如先農可也詔禮官詳考攝祭故事以聞乃請於東郊擇地設壇取漢制以春桑生之義壇高五尺方二丈四出陛陛廣五尺一壝祀禮如中祠遣大常光祿卿奉祀祝辭以先農爲準奏可元豐四年詳定禮文所言唐月令注以先蠶爲天駟按先蠶之義與先農先牧先炊一也開元禮享先蠶爲瘞埳於壇之壬地禮儀羅曰無燔柴之儀王涇郊祀錄載祝文曰惟神肇興蠶織則是始蠶之人明矣今壇在東郊熙寧祀儀又有燎壇則沿襲唐月令以爲天駟誤矣周禮后蠶於北郊以純陰爲尊請爲壇北郊以享始蠶之人不設燎壇瘞埋以祭從之大觀四年議禮局言開元禮享先蠶幣以黑請從黑以合至陰之義政和元年於壇側度地築公桑蠶室其親蠶殿名曰無斁宣和元年皇后親蠶於延福宮於宮築採桑壇蠶館織室服用鞠衣　紹興二年上謂輔臣曰宮中亦自育蠶欲知女工艱難俾每事質

儉五年上曰朕令宮中養蠶庶知稼穡艱難七年常博黃積厚請季春吉巳日享先蠶從之十五年太常丞王湛請於禁中行親蠶之禮不果行　宋時於延春閣兩壁畫農家蠶織甚詳

親蠶二

原 織室　桑壇　蠶宮　繭館　北郊　東苑　繅服　華簪　分繭　均桑　一條　三洒（以上並詳蠶一）增 服青繅　戴筐鉤（詳蠶一晉禮志詳蠶一）　幸蠶館　置織室（見漢書詳蠶一東觀漢記詳蠶一）　親蠶北郊　采桑東郭（周禮詳蠶一列女傳詳蠶一）

原 三宮夫人時展北郊之禮　十畝桑柘盡趨南陌之功　采帝女之桑爰求十畝　分后妃之繭遂布三宮

增 女執懿筐　婦成祭服　占之五泰　準以三齋　繅三盆　脩六服　海人冰蠶　園客絲緒　神蠶之木　帝女之林　鳴鳩醉椹之朝　戴勝降桑之日　駕帷就列　鷩服斯臨　翠蓋參差　翟扇容裔（俱見玉海）

親蠶三

增 賦 漢傅毅洛都賦曰桑宮繭館區別有矩后率九嬪躬敕工女　原 晉閔鴻親蠶賦曰后課功以觀匿均衆寡而抽稅令織縱於命婦供禘郊之舊制洪恩美而周普配春天之景福揚黼黻之奇藻播朱紫之艷色

原 頌 魏韋誕皇后親蠶頌曰于時明庶扇物鳥咎昏正躬耕帝籍邁德班令嘉柔桑之肇敷思郊廟之至敬命皇后以親蠶俾躬桑於外坰考時日于巫咸詔大卜以獻禎御坤德之大輅翳翠葆以揚旌爾乃皇英參乘塗山奉輿總姜任于後陳載棨衞于貳車千乘隱其雷動萬騎粲以星敷啓前路于三宮命蚩尤而清衢遊青虯于左角步素螭于右隅登崇壇而正位覿休氣於朝陽步雕輦而下降手柔條于公桑嬪妾肅以莅事職蠶植而承筐供副褘之六服昭孝敬于蒸嘗咸華禮于中宇神化馳於八方乃延羣妾宴賜于前降至貴以逮下布愷悌之渥恩禮儀備序巾車回轅班中黃之禁財散束帛之戔戔神澤沛以雨施洪恩布於膴原同碩慶於生民發三靈之永歡苞繁祜於萬國眷福輦以言旋美休祚於億載豈百世之曾元

增 文 晉左芬文曰亦既青陽鳴鳩告時躬執桑曲率導勝姬脩成蠶簇分繭理絲女工是察祭服是治祇奉宗廟永言孝思

淵鑑類函卷一百五十八

禮儀部五（巡狩）

巡狩一

【原】風俗通曰巡者循也狩者牧也道德太平王者爲天循行以牧人也恐遠近不同化幽隱有不得所者故自躬親行之　禮記曰王者必制巡狩之禮何尊天重民也所以五年一巡狩何五歲再閏天道大備王者恩亦當竟也所以至四嶽者盛德之山四方之中能興雲致雨　易觀卦曰風行地上觀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　三齊略記曰堯山在廣固城西七里堯巡狩所登遂以爲名山頂立祠祠邊有柏樹枯而復生不知幾代樹也　黃帝太一密推曰欲先知巡狩之年當視太一與天目在四維之歲法爲巡狩　書舜典歲二月東巡狩至於岱宗柴望秩于山川肆覲東后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贄如五器卒乃復五月南巡狩至于南嶽如岱禮八月西巡狩至于西嶽如初十有一月朔巡狩至于北嶽如西禮歸格于藝祖用特　白虎通曰巡狩所以四時出何當承宗廟故不踰也以夏之中月同律度得其中也　【增】禮周制十二年一巡狩天子將巡狩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職方氏先戒四方諸侯曰各修平乃守考乃職事無敢不敬戒國有大刑及王之所行先道率其屬而巡戒令太馭掌犯軷之禮土訓氏夾王車而行以待王問九州形勢山川所宜誦訓氏亦夾王車以上古久遠之事以告王又掌道方慝以詔辟忌以知地俗乘金輅建大旂歲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柴而望祀山川覲諸侯其方之諸侯先於境首待之所過山川則使祝宗先以三等璋瓚皆以黃金爲鼻流酌鬱鬯以禮神次乃校人殺黃駒以祭之每宿舍掌舍設梐枑再重其外則土方氏又設蕃籬旣至方岳先問百年就見之若未滿百年八十九十者路經其門則見之不然則否天子乃令太師採人歌謠賦詩以樂播而陳之以觀人風俗以審其善惡命典市納賈陳百物之貴賤以觀人之所好惡又命典禮之官考校四時節烝月之晦朔甲乙等日及候氣之律呂所用禮樂宮室車旗等制度君臣上下之衣服皆以王者所頒制度考校之諸侯封內有名山大川不舉而祭之者爲不敬不敬者君削其地有祭宗廟不順昭穆者爲不孝不孝者君絀以爵變禮易樂者爲不從不從者君流革制度衣服者爲畔畔者君討有功德于人者加地

進律其諸侯待王之牢禮以一牘既黜陟諸侯乃與之相見於方岳之下築壇與觀禮壇其壇外爲土埒方三
百步開四門壇方九十六尺高四尺上爲堂下爲三等謂之三成成每等高一尺其堂置司盟之神位謂之方
明　又外傳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封建諸侯各守天子之地故巡行之夏殷五載一巡狩周制十二年一巡
狩皆在仲月以至嶽下燔柴告天巡狩之年四方諸侯先會嶽之下以候見　原左傳曰天子非展義不巡狩
注巡狩所以宣布德義也　增左傳僖公二十八年晉侯召王以諸侯見且使王狩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
訓故書曰天王狩于河陽言非其地且明德也　原帝王世紀曰舜東巡狩登南山觀河渚受圖書褒賜羣臣
增孔叢子曰古者天子將巡狩必告于祖禰命告祭祀及社稷畿內名山大川七日而遍視牲及用幣　原
越絕書曰禹巡狩大越見耆老納詩書審銓衡平斗斛　蔡邕獨斷曰巡狩校獵還公卿以下陳雒陽亭部前
街上乘輿到公卿下拜天子下車公卿親識顏色然後還宮古語曰在車則下惟此時施行　增穆王得盜
驪騄耳之駟西巡狩樂而忘歸徐偃王作亂造父爲穆王御長驅歸周　史記秦始皇紀二十七年巡隴西北
地出雞頭山過回中焉作信宮渭南治馳道　二十八年始皇東行郡縣上鄒嶧山立石與魯諸儒生議刻石
頌秦功德議封禪望祭山川之事乃遂上泰山立石封祠祀下風雨暴至休于樹下因封其樹爲五大夫禪梁
父刻所立石乃並勃海以東過黃腄窮成山登之罘立石頌秦德焉而去南登琅邪大樂之留三月乃徙黔首
三萬戶琅邪臺下復十二歲作琅邪臺立石頌德遣徐市發童男女入海求仙人還過彭城齋戒禱祠欲出周
鼎泗水使千人沒水求之不得乃西南渡淮水之衡山南郡浮江至湘山祠自南郡由武關歸　原漢書武帝
本紀元封元年行自雲陽北歷上郡西河五原出長城登單于臺至朔方臨北河勒兵十八萬騎旌旗千餘里
威震匈奴還登封泰山　增至於梁父禮肅然行所巡至博奉高蛇丘歷城梁父民田租逋賦貸已除加年七
十以上孤寡帛人二疋四縣無出今年算行自泰山復巡海上至碣石自遼西歷北邊九原歸于甘泉周萬八
千里云　原又元封五年南巡狩至于盛唐望祀虞舜于九疑自尋陽浮江親射蛟江中獲之舳艫千里薄樅
陽而出作盛唐樅陽之歌　增後元元年詔曰朕郊見上帝巡于北邊見羣鶴留止以不羅網靡所獲獻薦于
太畤光景並見其赦天下　通考後漢世祖建武十七年南巡狩　十八年西巡狩祠高廟遂有事十一陵立

馮翊界進幸蒲坂祠后土　十九年九月南巡狩幸南陽進幸汝南南頓縣舍置酒會賜吏人復南頓田租一歲父老前叩頭言曰皇考居此日久陛下識知寺舍每來輒加厚恩願賜復十年帝曰天下重器常恐不任日復一日安敢遠期十歲乎吏人又言陛下實惜之何言謙也帝大笑復增一歲　二十年東巡狩　明帝永平二年西巡狩幸長安祠高廟遂有事于十一陵歷覽館邑會郡縣吏勞賜作樂　十年南巡狩幸南陽祠章陵日北至又祠舊宅禮畢召校官弟子作雅樂奏鹿鳴帝自御塤篪和之以娛嘉賓還幸南頓勞享三老官屬　十五年東巡狩幸孔子宅祠仲尼及七十二弟子親御講堂命皇太子諸王說經　章帝建初七年西巡狩每所到幸輙會郡縣吏人勞賜作樂十一月詔勞賜河東守令掾以下　元和元年南巡狩詔所經道上郡縣無得設儲跱命司空自將徒支柱橋梁有遣使奉迎探知起居二千石當坐其賜鰥寡孤獨不能自存者粟人五斛十一月還宮賜從者各有差　【原】二年二月東巡狩使使者祠唐堯於成陽靈臺（注成陽縣東南有堯母祠墓）辛未幸泰山柴告岱宗有黃鵠三十從西南來翱翔升降進幸奉高宗祀五帝於汶上明堂　【増】三年正月北巡狩告常山魏郡清河鉅鹿平原東平郡太守相曰朕惟巡狩之制以宣聲教考同遐邇解釋結寃也今四國無政不用其良駕言出遊欲親知其劇易前祀園陵遂望祀華霍東柴岱宗爲人祈福今將禮常山遂祖北土歷魏郡經平原升踐隄防詢訪耆老咸曰往者汴門未作深者成淵淺則泥塗追維先帝勤人之德底績遠圖復禹弘業聖迹滂流至于海表不克堂構朕甚慚焉月令孟春善相丘陵土地所宜今肥田尚多未有墾闢其悉以賦貧民給與糧種務盡地力勿令游手所過縣邑聽半入今年田租以勸農民之勞乙丑敕侍御史司空曰方春所過毋得有所伐殺車可以引避引避之騑馬可輟解輟解之詩云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禮人君伐一草木不時謂之不孝俗知順人莫知順天其明稱朕意　和帝永和十五年南巡狩賜所過二千石長吏以下三老官屬及民百年者錢布各有差幸章陵祠舊宅　魏明帝凡三東巡狩所過存問高年卹疾苦或賜穀帛　宋書禮志曰古者天子巡狩之禮布在方冊至秦漢巡幸或以厭望氣之祥或以希神仙之應煩擾之役多非舊典惟漢諸帝頗有古體焉魏文帝值三分初創方隅事多皇輿亟動略無寧歲蓋應時之務又非舊章也明帝東巡所過存問高年恤人疾苦或賜穀布有古巡幸之風焉　宋文帝元嘉四年東巡狩至于丹徒告覲園陵享

會父老舊勳于行宮加賜衣裳幣帛蠲租原刑戮亡之家單孤並隨宜隱卹二十六年東巡幸至京城并謁二陵會舊京故老萬人勞享賚發赦蠲徭役　後魏文成帝和平元年東巡狩歷嶠山祀黃帝遂西遥祀醫無閭山遂緣海幸冀州北至中山過恒嶽禮其神而反明年南巡過石門遣使者用玉璧牲牢禮常嶽　原摯虞新禮儀曰魏氏無巡狩故事新禮則巡狩方岳柴望告至設壝諸侯之覲者乃贄皆如儀而不建旗臣虞謹按覲禮天子各建其旗旗章所以殊爵命視等威也詩稱君子至止言觀其旗宜定新禮建旗如舊　習隋煬帝大業元年詔曰聽採輿頌謀及庶民故能審刑政之得失今將巡歷淮海觀省風俗　唐太宗貞觀元年三月幸九成宮冬幸洛陽　十二年幸河北觀底柱因令勒銘于上以陳盛德　開元禮皇帝巡狩儀將巡狩所司承制先頒告于東方諸州曰皇帝二月東巡狩各修平乃守考乃職事無敢不敬戒國有大刑駕將發告圓丘宗廟社稷皆如別儀皇帝出宮大備鹵簿皆如常儀軷於國門祭所過山川如親征之禮所經州縣刺史縣令先待于境通事舍人承制問百年古先帝王名臣烈士皆州縣致祭燔柴告至將告將作先於太山下脩圜壇四出陛前告三日尚舍直長施大次於外壝東門之內設宮懸樂燎壇之制前一日皇帝清齋于行宮應告之官皆于告所清齋一日近侍之官應從升者及從告羣官諸方客使皆于其所俱清齋一宿諸衛令其屬晡後一刻各以其方器服守衛壝門盥太樂工人俱清齋一宿奉禮設御位于壇之東南西向設告官司徒執事者御史奉禮贊者協律郎太樂令望燎位東方諸州刺史縣令介公酅公文武九品以上官西方北方蕃客等位並如上幸圓丘儀設告官以下門外位於東西壝門之外道南皆如設次之式郊社令帥府史一人及齋郎以罇坫罍洗篚冪入設于位並如上儀執罇罍篚冪者各位于罇罍篚冪之後告日未明十五刻太官令帥宰人烹牲于廚未明四刻太史令郊社令各服其服升設昊天上帝神座于壇上北方南向席以稾秸設高祖神堯皇帝神座于東方西向席以莞設神位各于座首未明三刻諸告官以下各服其服郊社令良醞令各帥其屬入實罇罍及玉太祝以玉帛置于篚太官令帥進饌者實諸籩豆簠簋等皆設于饌幔內未明三刻奉禮帥贊者先入就位贊引引御史太祝以下入行埽除如常儀訖各就位皇帝服袞冕乘輅行宮奏請進發內外器服如常儀駕將至謁者贊引各引告官通事舍人引從告羣官東方刺史縣令諸方客使俱就門外位駕至大次門

外回輅南向初皇帝既升奠玉幣太官令帥進饌者諸太祝迎引於壇上各設于神座前設訖謁者引司徒以下降自東陛復位諸太祝各還罇所太常卿引皇帝詣罍洗樂止訖典皇帝再拜初讀祝文訖樂作太祝進奠板於神座還罇所皇帝拜訖樂止太常卿引皇帝進天帝座前北向立樂作太祝各以爵酌福酒謁者引司徒降復位太祝各進徹豆還罇所奉禮曰賜胙鑾駕還行宮皇帝既還大次侍中版奏請解嚴皇帝改服通天冠絳紗袍乘輅奏請還宮如常儀　宋太祖皇帝建隆初平潞楊二叛開寶二年至太原皆以師行供頓從儉約故不備巡幸之儀　景德四年幸西京朝諸侯命知雜御史王濟等籍所過父老及繫囚逋負官物人仍察民間疾苦每日引逋欠人及禁囚等對于行在多蠲免原釋父老賜茶帛綾袍其貢香藥名馬召對撫慰賜之金帛太中祥符元年詔許羣臣請封禪令太山路葺行宮不得侵民户田苗及人馬損踐苗稼有司言準禮巡狩有燔柴告至皇帝親行事即不載有司攝事之文車駕至太山合行告至望令太尉以酒脯幣帛于山下壇告至奏可又詔給事中張秉等管勾所經州縣父老詣行在者送門引對賜以酒食州縣見禁囚具所犯以聞又詔以御史中丞王嗣宗攝御史大夫爲考制度使左正言知制誥周起攝中丞爲副使所經州縣採訪民間不便事并市物之價車服權衡度量不如法則者舉儀制禁之有奇才異行隱淪不仕者與所屬長吏詢求論薦鰥寡惸獨不能自存者重加賑恤官吏政迹尤異民受其惠及不守廉隅昧于政理者孝子順孫義夫節婦爲鄉里所稱者並條析以聞官吏知民間利病者亦爲錄奏有司言澶州城門卑下不容大輦請徹門而出上慮煩勞不許詔由城外而過他所皆然又詔扈從人宿頓無所得壞民舍什物樹木違者重寘其罪爲朝覲壇于奉高宮之南方九丈六尺高九尺四出陛其南兩陛設衛仗宮懸于壇中書門下文武百官皇親諸軍將校四方朝貢使舉人蕃客父老僧道皆在列設襲文宣公位于文官三品之下鄭州長史悉集上服衮御壽昌幄殿受朝賀大赦天下遂幸兗州賜從官待制以上宗室將軍辟寒丸紫花葺綿細窄袍三畢設祀汾陰悉知東封之制八月有司言祠宇之旁難行覲禮望俟至河中府朝覲經度制置使陳堯叟等言寶鼎行宮之前可以設壇詔如堯叟等言　明永樂六年定制一詔告天下諸司及各處鎮守總兵官知會一禮部預行各處凡有重事并四夷來朝俱達行在所仍具本啓聞其餘事務啓奏俱達京師啓聞施行事有疑礙者在京合該衙門具

奏取自上裁凡進拜表箋表文達行在所箋文達京師一禮部預行經過所在軍民衙門俟車駕至官吏生員耆老朝見及預行北京畿內文武衙門令掌印官俟車駕至朝見一祭祀車駕將發奏告天地社稷太廟孝陵祭大江旗纛等神軷祭于天門其經過處所滁州遣官祭滁陽王泗州遣官祭祖陵鳳陽祭皇陵祭淮闕里遣官祭先師孔子望祭太山緣途古先聖賢忠臣烈士祠墳禮部預期奏聞遣官致祭將至北京境上設壇祭北京山川等神車駕至北京奏告天地祭告境內山川等神一扈從在京馬步軍五萬人一車駕至北京宴文武羣臣耆老賜官員人等及命婦鈔其嘗守城命婦論次行賞一恭遇萬壽聖節公侯駙馬伯文武四品以上近侍官及監察御史預宴五品以下辦事官監生秀才吏典軍民工匠人等依例賜鈔一錠一扈從官員有牙牌者隨身懸帶以憑關防出入一經過郡縣分遣廷臣考覈守令賢否即加黜陟分令給事中監察御史存問高年賜幣帛酒肉一經過鳳陽陵戶及親戚人賜鈔六錠耆老迎見者人鈔三錠泗州陵戶親戚耆老迎見者賞如之

巡狩二

原省方 述職（俱詳巡一）觀風 展義（詳巡一）布德 設教（詳巡一）考職 賦政（上詳巡一崔駰北巡頌禋宗享祀歆嘗百神爰始賦政授務于人）陳詩 觀禮（上詳巡一張衡巡狩誥帝將狩于岱嶽乙酉觀禮于魯而休齊焉）風行 雨施（上詳巡一崔駰南巡頌惟休蒸之鴻德允天覆而無遺壯雲行之博惠淑雨施于庶黎）天動 神行（崔駰東巡頌三軍霆激羽騎火烈天動雷震隱隱轔轔又北巡頌雍容清廟讌爾無虞垂拱穆穆神行化馳）四維 五載（俱詳巡一）祀四嶽 柴 三辰（上詳巡一下見馬融東巡頌）巡東作 秩西成（崔駰北巡頌登中山天帝觀神農將省陽穀相天功巡東作又西巡頌惟秋穀既登上將省斂平秩西成巡鑾于西郊因斯萬物凝德綏俗昔朔春遊今乃秋豫）審銓衡 同律度（並詳巡一）祀五帝 禋六宗（上詳巡一下詳馬融頌）備天官 運法駕（上見班固東巡頌下見南巡頌）脩五禮 問百年（並詳巡一）宣聲教 撫黎元（上詳後漢章帝巡幸詔見巡一宋孝武巡幸賑恤詔夫足踐目見寔尊天命吪俗未同其化幽隱不得其所故降省風俗躬撫黎元）同遐邇 察風俗（上詳宣聲教宋孝武帝巡狩省風俗詔朕奄一天下當沿時省方觀察風俗外詳考舊典以副側席之懷也）歲習 時巡（左傳歲習其祥祥習則行注五年五卜皆吉則行下見虞書詳巡一）乘龍 膳犢（展帝功乘六龍禮天子適諸侯諸侯膳以犢貢誠也）卜征 示禮（左傳曰先王卜征五年注先巡五年而卜吉凶也征巡狩也成有岐陽之蒐穆有岐山之會皆示諸侯禮也）習禮 展功（又曰諸侯有王王有巡狩以大習習之注大習朝會之禮下詳乘龍注）順動 偶遊（將順其動無逆于時漢高祖偽遊雲夢擒韓信）撫萬邦 視三老（書成王撫萬邦巡侯甸每巡狩皆歲視三老三公致仕之老明其三德三德者至德孝德敏德也）設梐枑 共人門（周禮）

（掌舍掌王之會同之舍設梐枑再重注[illegible]枑行馬也又云[illegible]宮[illegible]共人門）設棘設旌 省耕省斂（又曰設車宮轅門為帷宮設旌門）〔增〕中四時出 十二歲巡（上見白虎通詳巡一夏官大行人王之所以撫邦國諸侯者歲徧存三歲徧頫五歲徧省七歲屬象胥諭言語協辭令九歲屬瞽史諭書名聽聲音十有一歲達瑞節同度量成牢禮同數器脩法則十有二歲王巡狩殷國）觀河受圖 浮江射蛟（見帝王世紀詳巡一見漢書詳巡一）羣鶴留止 黃龍翱翔（見漢武紀詳巡一見漢章紀詳巡一）堯山立祠 都亭下車（見三齊略記詳巡一見蔡邕獨斷詳巡一）〔原〕上順天時 旁求人瘼 西成之望既登 東巡之禮斯備 違邦畿以省方 觀仁風而展義 明黜陟之分則有巡功 崇望秩之儀是稱展義

巡狩三

〔詩〕宋范蔚宗樂遊應詔詩曰 軒駕時未肅 文囿降照臨 流雲起行蓋 晨風引鑾音 梁沈約侍遊方山應詔詩曰 清漢夜昭晢 扶桑曉陸離 發歌樅陽下 建羽朝夕池 樅金浮水若 聲蹕映山祇 一霑九霄露 藜藿終自知 北齊袁奭從駕遊山詩曰 天遊響仙蹕 春望動神衷 澗水含初溜 山花發早藂 玉輿明淑景 珠旗轉瑞風 平原與上路 佳氣遠葱葱 周明帝還舊宮詩曰 玉燭調秋氣 金輿歷舊宮 還如過白水 更似入新豐 秋潭漬晚菊 寒井落疏桐 舉杯延故老 令聞歌大風 隋煬帝還京師詩曰 東都禮儀舉 西京冠蓋歸 是月春之季 花柳相依依 雲罼清馳道 雕輦御晨暉 嘹亮鐃笳奏 葳蕤旌旆飛 後乘趨文雅 前驅厲武威 李德林從駕巡遊詩曰 大夏覓遺俗 汾河漢豫遊 今隨龍駕往 還屬鴈飛秋 天行肅輦路 日御翼華輈 朝乘六氣輦 夕動七星遊 谷靜會多思 風高松易秋 遠林才有色 還水漫無流 京華佳麗所 目極與雲浮 但覩凌霄觀 詎見望仙樓 鑾門皆秀發 鶩池盡學優 待君草封禪 東山觀射牛 又從駕還京詩曰 至仁文教遠 惟聖武功宣 太師觀六義 諸侯問百年 元覽時乘隙 訓旅次山川 鎮象屯休氣 華蓋翼飛煙 鼓奏千人響 旗動七星連 峻嶺戈回日 高峯馬照天 姑射神遊蹕 蕭關獵騎旋 更待東山上 看君巡狩篇 薛道衡從駕天池應詔詩曰 上聖家寰宇 威略振邊陲 八維窮眺覽 千里曳旌旗 駕鼉臨碧海 控驥踐瑤池 曲浦騰煙霧 深浪駭鯨螭 又從駕幸晉陽詩曰 省方遵往冊 遊豫叶前經 金吾朝戒道 校尉晚巡營 重巒下飛騎 絕浦度連旌 澗水寒逾咽 松風遠更清 方觀翠華反 警蹕上云亭 虞茂奉和幸太原輦上作應詔詩曰 唐巡光帝則 夏豫穆宸儀 珠旗揚翼鳳 玉獸儼丹螭 流

吹和春鳥交弄拂花枝　虞世南和幸江都詩曰南國行周化稽山秘夏圖百王豈殊軌千載協前謨肆覲遵時豫順動悅來蘇安流進畫舳戒道翼金吾龍旂煥辰象鳳吹溢川塗封唐昔敷錫分陝被荊吳沐道咸知讓慕義久成都冬律初飛管陽烏正衡蘆嚴飈肅林薄曖景澹江湖鴻私浹幽遠厚澤潤凋枯虞琴起歌詠漢筑動巴歈多幸雲行輦無庸頌散樗　又和至壽春應令詩曰瑤山盛風樂南皮務逸遊如何事巡撫民瘼諒斯求文鶴揚輕蓋蒼龍飾桂舟泛沫縈沙嶼寒澌擁急流路指八仙館途經百尺樓眷言昔遊踐回駕且淹留後車喧鳳吹前旌映綵旒龍驂馳六馬飛閣上三休調諧金石奏歡洽羽觴浮天文徒可仰何以厠琳璆　虞世基和幸江都詩曰巡遊光帝典征吉乃先天澤國翔宸駕水府泛樓船七萃榮長薄三翼亘通川夙興大昕始求衣昧旦前澄瀾浮曉色遥林捲宿煙晨霞稍含景落月漸虧弦回塘響歌吹極浦望旌旃方陪觀東后登封禪肅然　唐太宗重幸武功詩曰代馬依朔吹驚禽愁昔藂況茲承眷德懷舊感深衷積善欣餘慶暢武悅成功垂衣天下治端拱車書同白水巡前迹丹陵幸舊宮列筵歡故老高宴聚新豐駐蹕撫田畯回輿訪牧童瑞氣縈丹闕祥煙散碧空孤嶼含霜白遥山帶日紅於焉歡擊筑聊以詠南風　上官儀和過舊宅應詔詩曰石關清曉夏旋輿御早秋神麾颺珠雨仙吹響飛流沛水祥雲汎宛郊瑞氣浮大風凝漢筑藂煙入舜球翠梧臨鳳邸滋蘭帶鶴舟偃伯歌元化扈蹕頌王遊遺簪謬昭奬珥筆荷恩休

原**賦**漢揚雄甘泉賦曰孝成帝時客有薦雄文似相如者上方祀甘泉泰畤雄從上甘泉故述斯賦惟漢十世將郊上元乃命羣僚星陳而天行詔招搖與太陰兮伏鉤陳使當兵八神奔而警蹕兮飛蒙茸而走陸梁焱駭雲迅奮以方攘半散照爛粲以成章於是帥爾陰閉霅然陽開流星旄以電燭兮咸翠蓋而鸞旗凌高衍之嵱嵸兮超紆譎之清澄據軨軒而周流兮忽軮軋而無垠翠玉樹之青葱兮璧馬犀之瞵瑞歷倒景而絕飛梁兮浮蠛蠓而撇天曳紅采之流離兮颺翠氣之宛延排玉戶而颺金鋪兮發蘭蕙與芎藭靡薜荔而為席兮折瓊枝以為芳吸青雲之流瑕兮飲若木之露英集乎禮神之囿登乎頌祇之堂攀璇璣而下視兮行遊目乎三危玉女亡所眺其清矑兮宓妃曾不得施其蛾眉於是欽柴宗祈燎薰皇天樵蒸焜上配藜四施選巫咸兮叫帝閽開天庭兮延羣神於是事畢功弘回車而歸度三巒兮偈棠梨天閫決兮地垠開八荒協兮萬國諧登長平

兮雷鼓䃣天聲起兮勇士厲雲飛揚兮雨霽霈于胥德兮麗萬世亂曰崇崇圜丘隆隱天兮增宮參差駢嵯峨兮上天之縡杳旭卉兮聖皇穆穆信厥對兮來祇郊禋神所依兮輝光炫燿降厥福兮子子孫孫長無極兮又幸河東賦曰其三月將祭后土上乃率羣臣橫大河湊汾陰旣祭畢登歷觀陟西岳以望八荒迹殷周之墟眇然以思唐虞之風雄以爲臨川羨魚不如歸而結網還上河東賦以勸焉其辭曰伊年暮春將瘞后土禮靈祇謁汾陰于東郊乃撫翠鳳之駕馳先景之乘棹奔星之流旃彃天狼之威弧奮電鞭驂雷輜鳴洪鐘建五旂羲和司日顏倫奉輿樂往昔之遺風兮喜虞舜之所耕躬帝唐之嵩高兮脈隆周之大寧叱風伯於南北兮呵雨師於西東參天地而獨立兮廓蕩蕩其無雙

原頌後漢班固東巡頌曰竊見巡狩岱宗柴望山虞崇祀明堂上稽帝堯中述世宗遵奉世祖禮儀備具動自聖心是以明神屢應休徵乃降不勝狂簡之情謹上岱宗頌一篇曰若稽古在漢迪哲聿脩厥德憲章丕烈翻六龍較五輅齊百僚陶質素命南重以司歷厥中月之六辰備天官之列衛盛輿服而東巡　又南巡頌曰惟漢再受命系葉十一協景和則天經郊高宗光六幽通神明旣禘祖于西都又將祫于南庭是時聖上運天官之法駕建日月之旃旌　後漢崔駰東巡頌曰伊漢中興三葉於皇維烈允迪厥倫纘王命胤漢勳矩坤度以範物規乾則以陶鈞於是考上帝以質中總列宿於北辰開太微敞禁庭延儒林以咨詢岱岳之事于時典司耆耇載華抱實徵爾而造曰盛乎大漢世增其德惟是岳禮久而不脩此神人之所慶幸海內之所想思須有喬山之征典有徂岳之巡時邁其邦民斯攸勤不亦宜哉乃命太僕訓六騶間路馬戒師徒於是乘輿登天靈之威路駕太乙之象車升九龍之華旗建翠霓之旌旄褭胡耇之元老賞孝行之畯農　馬融東巡頌曰允迪在昔紹列陶唐殷天東克搖光若時則運璿衡敷六典經八成肆類乎上帝實柴乎三辰禋祀乎六宗祇燎乎羣神遂發號羣司申戒百工卜筮稱吉著龜襲從南征有時馮相告祥清夷道而後行曜四國而揚光展聖義于巡狩喜圻時而詠八荒指宗岳以爲期固岱神之所望散齊旣畢越異良辰椷櫺增構烈火燔燎驪光四煬巖巘薄天蕭香肆升青煙習雲珪璋峩峩犧牲潔純鬱鬯宗彝明水元尊空桑孤竹咸池雲門六八匝變神祇並存

[illegible]誥後漢張衡東巡誥曰惟二月初吉帝將狩于岱嶽展義省方觀民設教丙寅朏率羣賓備法駕以祖于東門届于靈宮是日也有鳳雙集于臺壬辰祀上帝于明堂帝曰咨予不材爲天地主慓慓翹翹百僚萬幾心之謂矣孰朕之勞上帝有靈不替朕命誕敢不祗承凡庶與祭于壇墠之位者曰懷爾邦君寔賴先帝載厥大宗以左右朕躬羣臣曰帝道橫被旁行海表一人有慶萬民賴之從巡助祭者兹惟嘉瑞乃歌曰皇皇者鳳通元知時萃于山趾與帝邀期吉事有祥惟漢之祺帝曰朕不敢當亦不敢蔽天之吉命

淵鑑類函卷一百五十八

淵鑑類函卷一百五十九

禮儀部六（封禪　非禮附　蒐狩　禽荒附　[illegible]仁附）

封禪一

原禮記曰昔先王因天事天因地事地因名山升中于天（中成也祭天告以成功也）　詩曰於皇時周陟其高山　白虎通曰天以高爲尊地以厚爲德故增太山之高以放天附梁父之厚以報地　又曰易姓而起必升封太山何報告之義也　又曰或曰封者金泥銀繩或曰石泥金繩封之以印璽　帝王世紀曰黄帝得寶鼎興封禪有景雲之瑞故以雲紀官爲雲師　史記曰齊桓公欲封禪管仲曰古封太山禪梁父七十二家夷吾所記十有一焉無懷氏封太山禪云云顓頊封太山禪云云神農封太山禪云云炎帝封太山禪云云黄帝封太山禪亭亭帝嚳封太山禪云云堯封泰山禪云云舜封泰山禪云云禹封泰山禪會稽湯封泰山禪云云周成王封太山禪社首皆受命然後得封禪古之封禪鄗上之黍北里之禾所以爲盛江淮之間一茅三脊所以爲藉東海致比目之魚西海致比翼之鳥然後有不召而自至者十有五焉　又曰秦始皇既并天下即帝位徵齊魯儒生博士七十人至泰山下議曰古者封禪爲蒲車惡傷山之土石草木始皇上泰山立石頌始皇德明其得封也封藏皆秘世不得而記也始皇上泰山中坂遇風雨休於樹下諸儒生譏之　又曰封禪則不死黄帝是也乙卯命侍中儒者皮弁薦紳射牛行事封太山如郊太一禮　又曰縱遠方奇獸蜚禽及白雉以加禮皆至泰山其夜若有光晝有白雲起封中　漢書曰元封元年四月癸卯上還登封泰山孟康注云王者功成治定告成於天刻石紀號有金策石函金泥玉檢之封　**增**其秋有星孛于東井後十餘日有星孛于三能（能讀曰台）望氣王朔言候獨見塡星出如瓜食頃復入有司皆曰陛下建漢家封禪天其報德星云　二年夏旱公孫卿曰黄帝時封則天旱乾封三年上乃下詔天旱意乾封乎　**原**漢書曰倪寬對策云其封泰山禪梁父昭姓考功此帝王之盛節　**增**光武建武三十年羣臣上言宜封禪詔曰即位三十年百姓怨氣滿腹吾誰欺欺天乎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何汙七十二代之編錄桓公欲封管仲非之若郡縣遠遣吏上壽盛稱虛美必髡兼令屯田從此羣臣不敢復言　**原**續漢書曰建武三十二年上許梁松等奏乃求元封時故事議封禪所施用有司奏當刻

玉璽一枚方寸三分玉版方五寸　又曰上以用石功難又欲及二月封故詔梁松欲因故封石空檢更加封而已松上疏爭之以爲承天之敬尤宜章明奉圖書之瑞尤宜明著今因舊封竄寄玉牒故石下恐非重受命之義　又曰御輦升山日中後到山上即位於壇南北面帝升壇尚書令奉玉牒檢皇帝以寸三分璽親封之　漢官儀曰封禪泰山就武帝封處累其石發壇置玉牒書封石此中復封石檢　又曰泰山東名曰日觀日觀者雞一鳴時見日始出北有石室壇南有盤中有玉龜南脅神泉飲之極清美　又曰建武三十二年東巡狩正月二十八日發洛陽宮二月九日到魯十二日宿奉高十五始齋十九日之山虞國家居亭百官布野此日上山雲氣成宮闕百姓皆見　封禪儀注曰持禮凡三十人上發壇上十石函（一作碱）　蓋尚書令北向跪藏玉牒畢持禮覆石函尚書令封上十石檢亦纏以金繩泥雜用四方土各依其色　**增**文獻通考魏明帝時中護軍蔣濟請封禪帝雖拒濟議而實使高堂隆草封禪儀以天下未一不欲便行大禮會高堂隆卒不行　**原**吳志曰孫皓天璽元年陽羨山有石室所在表爲天瑞乃遣兼司徒董朝兼太常周處封禪國山明年改元大赦以協石文　王隱晉書曰武帝時有司奏晉德隆茂光被四表吳會既平六合爲一宜勑封岳以彰聖德詔曰此盛德之事非所議也　**增**宋文帝在位長久有意封禪詔學士山謙之草具儀注屬魏師南逼其意乃息孝武大明元年太宰江夏王義恭表三請帝以文軌未一不從　**原**宋書江夏王義恭表云雕氣降霧於宮榭珍露呈味於禁林宜其脩封泰山瘞玉岱趾　**增**宋書禮志曰永光三年高祖將掃戎狄渾一天宇會計洛陽秩禮名嶽羣臣且相謂曰須王振旅飲至隴朔無塵當議奏封禪脩升中之禮縉紳文者或曰宜然自漢光武登封之後斯絶矣　孫言宋書曰袁淑爲吏部郎太祖元嘉二十六年大舉北討淑侍坐從容曰盛王令典廢壞永久今當鳴鑾中嶽疾卷趙魏檢玉岱宗今其時也臣逢千載之會願上封禪書一篇使聲齊七十二代帝曰盛德之事何足以當之　文獻通考梁武帝天監中有請封會稽禪國山者帝命諸儒草封禪儀欲行之著作郎許懋建議曰舜柴岱宗是爲巡狩而鄭引孝經鉤命決云封于泰山考績燔燎禪于梁甫刻石紀號此緯書曲說七十二君燧人之前世質民淳安得泥金檢玉結繩而治安得鐫文告成妄亦甚矣若聖主不須封禪若凡主不應封禪秦始皇嘗封泰山孫皓嘗封國山皆由主好名於上而臣阿旨於下非盛德之事不可爲法也

上嘉納之因推演懋議稱制旨以答請者由是遂止　隋文帝開皇九年平陳朝野皆請封禪詔曰豈可命一將軍除一小國遐邇注意便謂太平以薄德而封名山用虛言而干上帝非朕攸聞今後言及封禪宜即禁絕

十四年晉王廣帥百官抗表固請封禪帝令牛弘等創定儀注既成帝視之曰茲事體大朕何德以堪之但當東巡因致祭泰山耳　唐太宗貞觀初羣臣並請封禪惟魏徵以為不可太宗曰朕欲卿極言之豈功不高耶德不厚耶彝翟不慕耶嘉瑞不至耶年穀不登耶何謂而不可對曰陛下功則高矣而民未懷惠德則厚矣而澤未滂流諸夏雖安矣未足以供事遠彝慕義矣無以供其求符瑞雖臻罻羅猶密積歲豐稔倉廩尚虛此臣所以竊為未可臣未能遠比且借喻于人今有人十年長患療治且愈皮骨僅存便欲使負米一石日行百里必不可得隋氏之亂非止十年陛下為之良醫除去疾苦雖已乂安未甚充實告成天地臣竊有疑且陛下東封萬國咸萃要荒之外莫不奔走今伊洛已東暨於海岱雚莽巨浸茫茫千里人煙斷絕雞犬不聞道路蕭條進退間阻豈可引彼彝翟示以虛弱竭財以賞未厭遠人之望加年給復不償百姓之勞或遇水旱之災風雨之變庸夫橫議悔不可追豈獨臣之懇言亦有輿人之誦太宗不能奪於是乃止焉　又曰貞觀六年文武百官以初平突厥盛德被於海內又年穀累登表封泰山太宗謂侍臣曰朕每見眾議以封禪為盛事勸朕行之如朕本心但使天下太平家給人足雖闕封禪之禮亦可以比德於堯舜昔始皇為合天心自稱皇帝登封岱宗奢侈自矜漢文竟不登封而躬行節儉刑措不用今皆稱始皇暴虐之主漢文為有德之君以此言之無假封禪　高宗乾封元年封泰山為圓壇山南四里如圓丘三壝壇上飾以青四方如其色號封祀壇玉策三以玉為簡長一尺二寸廣一寸二分厚三分刻以金文玉匱一長一尺三寸以藏上帝之冊金匱二以藏配帝之冊纏以金繩五周金泥玉璽璽方一寸二分又如受命璽石䃭以方石再累皆方五尺厚一尺刻方其中以容玉匱䃭旁施檢刻深三寸三分闊一尺當繩刻深三分闊一寸五分石檢十枚以檢石䃭皆長三尺闊一尺厚七分印齒二道皆深四寸當璽方五寸當繩闊一寸五分檢立於䃭旁南方北方皆三東方西方皆二去䃭隅皆一尺䃭纏以金繩五周封以石泥距石十二分距䃭隅皆再累皆闊二尺長一丈斜刻其首令與䃭隅相應又為壇於山上廣五丈高九尺四出陛一壝號登封壇玉檢玉牒石䃭石距玉匱石檢皆如之為降禪壇于

社首山上八隅一成八陛如方丘三壝上飾以黃四方如其色其餘皆如登封其議略定而天子詔曰古今之制文質不同今封禪以玉牒金繩而瓦尊匏爵秸席宜改從文於是昊天上帝褥以蒼地祇褥以黃配褥皆以紫而尊爵亦更焉是歲正月天子祀昊天上帝于山下之封祀壇以高祖太宗配如圜丘之禮親封玉冊置石䃭聚五色土封之徑一丈二尺高九尺已事升山明日又封玉冊於登封壇又明日祀皇地祇于社首山之降禪壇如方丘之禮以太穆皇后文德皇后配而以皇后武氏為亞獻越國太妃燕氏為終獻率六宮以登其帷帟皆錦繡羣臣瞻望多竊笑之又明日御朝覲壇以朝羣臣如元日之禮乃詔立登封降禪朝覲之碑名封禪壇曰舞鶴臺登封壇曰萬歲臺降禪壇曰景雲臺以紀瑞焉　明皇開元十二年四方治定歲屢豐稔羣臣多言封禪張說又固請乃下制以十三年有事於泰山於是說與徐堅等刊定儀注立圓臺于山上廣五丈高九尺土色各依其方又於圓臺上起方壇廣一丈二尺高九尺其壇臺四面為一階又積柴為燎壇于圓臺之東南量地之宜柴高一丈二尺方一丈開上南出户六尺又為圓壇於山下三成十二階如圜丘之制又積柴于壇南為燎壇於山上又為玉冊金匱石䃭皆如高宗之制明皇初以謂升中于崇山精享也不可喧譁欲使亞獻以下皆行禮山下壇召禮官講議學士賀知章等言夫昊天上帝君也五方精帝臣也陛下享君於上羣臣祀臣於下可謂變禮之中然禮成於三亞終之獻不可異也於是三獻皆升山而五方帝及諸臣皆祭山下壇明皇問前世何為祕玉牒知章曰玉牒以通意于天前代或祈長年希神仙旨尚微密故外莫知帝曰朕今為民祈福無以祕為即出玉牒以示百寮其詞曰有唐嗣天子臣某敢昭告于昊天上帝天啓李氏運興土德高祖太宗受命立極高宗升中六合殷盛中宗紹復繼體不定上命眷祐錫臣忠武底綏內難推戴聖父恭承大寶十有三年敬若天意四海晏然封祀岱岳謝成于天子孫百祿蒼生受福　宋太宗興國八年泰山父老千餘人詣闕請東封上謙讓不允中外羣臣獻歌頌稱功德請封禪者不可勝計雍熙元年羣臣三上表陳請詔以今年十一月有事於泰山尋以乾元文明二殿灾詔罷封禪　真宗祥符元年兖州父老呂良等千二百七十八人詣闕請封禪上曰此大事不可輕議知州邵曄又率屬官及兖州進士孔謂等伏闕陳請宰相王旦率文武百官諸軍將校州縣官吏蕃夷僧道耆壽二萬四千七十人詣東上閤門請封泰山詔不允又四表懇請

乃詔以今年十月有事於泰山　九月朔詔審刑院開封府勿奏大辟案十月禁天下屠宰上自告廟即屏葷茹羣臣三上表以道塗寒沍請復常膳不許又令自進發至行禮前並禁樂有司請登封日圜臺立黃麾仗至山下壇設權火將行禮然炬相屬又出漆屏遣執杖者傳付山下屏至公卿就位皇帝就望燎位山上傳呼萬歲下即舉燎皇帝還大次解嚴又傳呼而下祀官始退又社首舉燎亦設權火三爲準從之上遣司天以渾臺先設山之上下及以日晷覆校復於壇側擊板相應自太平頂天門黃峴岱岳觀各以長竿揭籠燈下照參候不愆其節辛卯車駕發京師至鄆州令從官衞士蔬食丁未次奉高宮戊申清齋于穆清殿諸司陞山人官給衣令祀日沐浴服之庚戌上服通天冠絳紗袍乘金輅備法駕至山門幄次改服鞸袍乘步輦登山鹵簿儀衞列于山下黃麾仗衞士親從卒自山趾盤道至太平頂兩步一人綵繡相間樹當道者令勿伐幄止以繒帛縈之路經峻隘上必降輦徒步有司議益扶衞皆卻之導從者或至疲頓而上辭氣益莊至迴馬嶺以天門斗峻給從官横板選親從卒推引而上衞士皆給釘鞵上至衞幄召近臣觀玉女泉及古碑前一夕山上大風裂帝幕遲明未已及上至天氣溫和纖羅不動祀官黜饌習儀於圜臺祥光瑞雲交相輝映是夕山下罷警場辛亥設昊天上帝位於圜臺奉天書於坐左太祖太宗並配西北側申祖宗恭祀之意上服衮冕陞臺奠獻侍從導衞悉減去拂翟止於壝門龍燭前導亦徹之中書侍郎讀玉牒文曰有宋嗣天子臣諱敢昭告于昊天上帝運啓大同惟宋受命太祖開階功成治定太宗膺圖重熙累盛粤惟冲人丕承列聖一紀于茲四隩來暨時和年豐羣生咸遂僉議大封聿申昭事躬陟喬岳對越上元祈福逮下侑神奉先天祿無疆靈休允迪萬乘其昌允保純錫令羣官享諸神於山下封祀壇上還次司天監跪奏慶雲繞壇月有黃輝氣宰臣率從官稱賀即日還仗奉高宮壬子禪祭社首山如封祀之禮上至山下服鞸袍步自大次侍臣言山路峻滑請乘步輦上曰接神在邇敢不徒行五使等復固請終不許前夕陰晦風勢勁猛不能燃燭及行事風頓止天宇澄霽燭焰凝然封石䃭訖紫氣蒙壇法駕還奉高宮日輪五色雲見鼓吹振作觀者塞路懽呼動天地國朝以來四方所獻珍禽奇獸悉縱於山下癸丑御朝覲壇大赦天下改乾封縣曰奉符配坐金匱迴日奉置太廟本室上作登泰山謝天書述二聖功德銘刻王欽若言唐高宗明皇二碑之東石壁南向平峭欲即崖成碑以勒聖製上曰朕之功

俛故無所紀若須撰述不過謝上天數祐敘祖宗盛美爾又詔王旦撰封祀壇頌王欽若撰社首壇頌陳堯叟撰朝覲壇頌改太平頂曰太平巔先是太山多陰翳雷雨及工徒陞山景氣晴爽上之巡祭也往還四十七日未嘗遇雨雪嚴冬之候景氣恬和祥應紛委咸以爲誠感昭格天意助順之致也　文中子曰封禪非古也其秦漢之侈心乎太史公作封禪書則以爲古受命帝王未嘗不封禪且引管仲答齊桓之言以爲古封禪七十二家自無懷氏至三代皆有之蓋出於齊魯陋儒之說詩書不載非事實也　原河圖眞紀曰王者封泰山禪梁父易姓奉度繼興崇功者七十二人　河圖會昌符曰漢太興之道在九代之王封於泰山刻石著紀禪於梁父退省考功　孝經鉤命決曰封乎泰山考績燔燎禪乎梁父刻石紀號垂度示與功平致敎　尚書中候曰昔古聖王功成道洽符瑞出乃封泰山今比目之魚不至鳳皇不臻未可以封鄭康成注比目東方異氣所生名鰈　增五經通義曰易姓而王太平必封泰山禪梁父何天命已爲王使理羣生也或曰封以黃金爲泥以銀爲繩經無明文以義說之所以止封岱泰山者五岳之長羣神之主故獨封於泰山告太平於天報羣神之功也禪梁父者泰山之支屬能配泰山之德也　風俗通曰封禪必於岱宗者長萬物之始陰陽交代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徧雨天下惟泰山乎封禪之制石高丈二尺刻之曰事天以禮立身以義事父以孝成名以仁四夷八蠻咸貢其職　又曰封泰山禪梁父說岱宗上有金篋玉策能知人年壽脩短武帝探得十八倒讀曰八十其後果用耆長　桓譚新論曰泰山之上有刻石凡十八百餘處而可識知者七十有二　袁淮正論曰封禪之言惟周官有王大封之文齊桓公欲封禪聞管仲言而止焚燎祭天皆王者之事非諸侯之所爲也是以學者疑焉後秦一主漢二君脩封禪之事其制爲封土方丈餘崇於泰山之上皆不見於經秦漢之事未可專信管仲云禹禪會稽告天則同祭地不得異也會稽而可禪四岳皆可封也夫洛陽者天地之所合嵩高者六合之中也今處天地之中而告於嵩高可也奚必於泰山　王嬰古今通論曰泰山上爲天門值户户爲明堂聖帝受天官之宮也王者即位三十年功成治定則告成於天登封泰山刻石紀號　原太康地紀曰奉高者以事東岳帝王禪代之處也故明堂在縣南四里漢武立太壇於東山以登天下示增高　司馬相如封禪書曰業隆於繈褓崇冠乎二后揆厥所元終都攸卒未有殊尤絕迹可存於今然猶躡梁父登泰山

建昭聲書尊名將襲舊六爲七攄之無窮俾萬世得激清流揚微波飛英聲騰茂實（應劭注[illegible][illegible]成王也二后文武也）　張華議曰海內歸心符瑞之應備物之盛未有若今之富者正宜禮中岳封泰山發德號明至尊厚福慶篤黎民

封禪二

【對】承天　報地（並詳封禪一）　降禪　升封（謝靈運泰山吟曰岱宗秀維岳崔崒刺雲天登封瘞崇壇降禪藏肅然　下詳封禪一）　建號　著紀（並詳封禪一）　加厚　增高（見白虎通詳封禪一）　封金　刻石　金策　石檢　金印　玉璽（以上並詳封禪一）　三脊　六穗（史記天子獨與侍中奉車子侯上泰山亦有封其事皆禁明日下陰道丙辰禪泰山下阯東北肅然山如祭后土禮天子皆親拜見衣上黃而盡用樂焉江淮間茅三脊爲神藉　司馬相如封禪書導一莖六穗于庖注導擇也一莖六穗謂嘉禾之米于庖以供祭祀）　西鶼　東鰈（謝莊表請封禪奏曰江淮齎上之使結軌於壁門西鶼北采之譯相望於道路　下詳封禪一）　檢玉　泥金（並詳封禪一）　探策　封檢（並詳封禪一）　石室　天關（並詳封禪一）　日觀　雲關（並詳封禪一）　合符　展采（漢書公孫弘曰黃帝封東岳泰山禪九山合符然後不死　司馬相如封禪書因雜縉紳先生之略術使獲曜日月之末光絕炎以展采錯事猶兼正列其義祓飾厥文）　尊名　盛節（並詳封禪一）　泰雨　漢雲（並詳封禪一）　石蓋　金繩（上見封禪儀注並詳封禪一）　仙閭　天門（漢書上脩五年之禮而加禪祠石閭石閭者在泰山下阯南方方士言仙人閭也　漢官儀泰山下直上七十里至天門如從穴中窺天窻矣）　勒石　瘞玉（上見桓譚新論並詳封禪一）　射牛　縱雉（並詳封禪一）　方岳　圓壇（韋曜毛詩問答時邁之詩巡狩祭告方岳也鄭注天子巡狩邦國至方岳之下而封禪）　玉盤（下見續漢書詳封禪一）　石礙　玉檢　石泥　受符　奉牒　事天（詳封禪一）　禮地（史記封禪書上遂東巡海上還至奉高上念諸儒及方士言封禪人人殊不經難施行天子至梁父禮祠地主）　報德（東觀光武紀中元元年羣臣復奏言登封告成爲民報德百王所同也）　告平（見五經通義詳封禪一）　發德號　飛英聲（已上並詳封禪一）　揚仁風　騰茂實（張華封禪儀擧自生人則有后辟載化之數莫之能紀大德齊代揮揚仁風　下詳封禪一）　禮高里（漢書武帝紀太初元年冬十月行幸泰山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祀上帝於明堂乙酉柏梁災十二月禮高里伏儼注高里山名在泰山下）　登介丘（司馬相如封禪書蓋周躍魚隕杭休之以燎夫斯之爲符也以登介丘不亦恧乎應劭注介大丘也言周以白魚爲瑞登太山封禪不亦慙乎）　接神仙（史記封禪書天子既聞公孫卿及方士之言黃帝以上封禪皆致怪物與神通欲放黃帝以上接神仙人蓬萊士高世比德于九皇而頗采儒術以文之）　廣符瑞（司馬相如封禪書天子沛然改容曰俞乎朕其試哉乃遷思回慮總公卿之議詢封禪之事詩大澤之博廣符瑞之富孟康曰詩所以詠功德謂下四章之頌也）　承靈瑞（祭祀志光武封泰山刻石碑文曰是月辛卯柴祭封泰山甲午禪於梁陰以承靈瑞以爲兆民永茲一宇垂於後昆百寮從臣郡守師尹咸蒙祉福永永無極也）　汙編錄（典略建武三十年有司奏封禪詔曰災異連仍日月薄蝕百姓怨歎而有事泰山汙七十二代編錄以羊皮雜貂裘何強顏耶）　名山　望來（司馬相如封禪書萬物熙熙懷而慕思名山顯位望君之來君乎君乎侯不邁哉）　設壇　望幸（又陛下德侔往初功無與二休烈浹洽符瑞衆變期應紹至不特創見意者泰山梁父設壇場望幸蓋號以況榮上帝垂恩儲祉將以慶成陛下謙讓而弗發也孟康注意者言泰山梁父設壇場望聖帝往封禪紀號以表榮名也）　奉符行事（又夫修德以錫符奉符以行事不爲進越故聖王弗替而修禮地祇謁款天神勒功中岳以彰至尊）　特牲告祠（續漢書祭祀志建武三十二年二月辛卯晨燎祭天於泰山下

（或曰泰山雖已從食於崇祭今親升告功宜有禮祭於是使謁者以一牲特於祠泰山處告祠泰山如親耕貙劉先祠先農先虞故事）岱宗為長（詩含神霧云五岳視三公岱宗為之長封禪往焉）高帝配天（漢官儀建武三十二年駕東巡二月二十二日祭日中到山禮畢羣臣稱萬歲有頃詔百官以次下明日問起居二十四日發至梁父九十里夕牲二十五日禪祭於梁陰以高帝配天以高后配地）必於岱宗（見風俗通詳封禪一）必於泰山（白虎通封禪所以必於泰山何萬物所交代之處也）吉日刻玉（續漢書祭祀志以建武三十二年為中元元年復博奉高嬴勿出元年租芻稾以吉日刻玉牒書函藏金匱璽印封也）辛卯登封（漢官儀建武三十二年二月二十二日辛卯登封泰山）輦人挽升（封禪儀建武三十二年東巡二月二十一日夕牲二十二日祭燔燎禮畢百官各以次上國家御首輦人挽升山至中觀休須臾復上）太常治禮（漢官儀建武三十二年登封泰山尚書令奉玉牒檢皇帝親封畢太常治禮）先上刻石（祭祀志建武三十二年正月詔梁松等復按索河洛讖文言九世封禪事者松等列奏乃許焉使泰山郡及魯趣石工刻方石中令容玉牒二月上至奉高遣侍御史與蘭臺令史將工先上山刻石）先之觀壇（封禪儀記車駕東巡二月十五日始齋棊等七十人先之山虞觀祭山壇）玉牒金縷（祭祀志檢用金縷五周以水銀和金以為泥玉璽一方寸二分一枚方五寸）金繩石泥（封禪儀以金為繩以石為泥東方西方各三檢檢中石泥及壇上色赤白黑各依如其方色）青氣上屬（漢官儀光武登封泰山禮畢羣臣稱萬歲音動山谷有青氣上屬天還望不見山巔山巔人在氣中不知也）黃鶴來壇（詳祭祀總載）山呼萬歲（漢書武帝紀詔曰親登嵩高御史乘屬在廟旁吏卒咸聞呼萬歲者三）氣成宮闕（詳封禪一）降坐明堂（漢書武帝紀上登封泰山降坐明堂注初天子封泰山泰山東北阯古時有明堂處則此所坐者也明年秋乃作明堂）藏書方石（後漢書祭祀志光武求元封時封禪故事有司奏當用方石再累置壇中用玉牒書藏方石又用石撿十枚列於石旁又用石碑以刻書）建武事（應劭漢官儀載漢武封禪事其略云是朝上山騎行往往道峻峭下騎步牽馬乍步作騎且相半至中觀留馬仰望天關如從谷底仰觀抗峰其為高也如視浮雲其峻也石壁窅窱如無道徑遙望其人或為白石或如雲久之白者移過樹乃知是人也殊不可上四布僵臥石上復勉強相將行到天關自謂已至也問道中人言尚十餘里其道傍山脅仰視巖石松樹鬱鬱蒼蒼若在雲中俛視谿谷碌碌不可見丈尺直上七里賴其羊腸逶迤名曰環道往往絙索可得而登也兩從者扶挾前人相牽後人見前人履底前人見後人頭頂）太康奏（宋書太康元年冬有司奏自古聖明封禪名山著於史籍今宜祖述先朝憲章古昔勒功岱岳登封告成揚名萬世以顯祖宗請告太常具儀禮上復詔曰所議誠前烈之盛事也方令未可以爾便報絕之）齊黃軒（文選登封降禪齊乎黃軒）勒漢武（漢武勒而盧美）登岱勒封（與黃比崇）封岱勒成（以紀太平之功）何必泰山（袁子正論嵩高六合之中何必泰山）誰敢欺天（建武詔詳封一）

成五登三　石紀　金字　紀德　銘功　紀聖號　編金策　閉以玉檢　封以金泥　踐三五之遺迹　禮八九之遐武（文選注八九謂七十二君也）

〔增〕德隆先被　功成道洽　陽羨石室　奉高太壇　脩封瘞玉　發壇置牒　昭姓考功　垂慶示典　尚書藏牒　皇帝親封

封禪三

〔詩〕唐李義府義陪封禪詩曰天齊標巨鎮日觀啟崇期岧嶤臨渤澥隱嶙控河沂眺迥分吳乘凌高屬漢祠建岳誠為長升功諒在茲帝猷符廣運元範暢文思飛聲總地絡騰化撫乾維瑞冊開珍鳳禎圖薦寶龜創封

超昔夏脩禪掩前姬東后方肆覲西都導六師石閭環藻衛金壇映黻帷仙階溢鄗泰靈檢耀祥芝張樂紛韶濩觀禮縱華夷佳氣浮丹谷榮光泛綠坻三始昭遐貺萬歲受重釐

原表唐李百藥勸封禪表曰大禮與天地同節大樂與天地同和六宗五帝禋祀惟永名山大川饗禮無輟而告成方岳獨異師古自朝及野馳心蕩慮伏願御六氣之辨順四序之和升彼岱宗具斯盛禮聽萬歲之逸響紹千載之遐蹤　朱子奢請封禪表曰臣聞天地之大德曰生遂其生者元后聖人之大寶曰位固其位者上元豈可不對越壇場欽若穹昊雖復舜格文祖周變商俗體淳德而揖讓濟澆道於干戈步驟之迹以殊損益之功斯異誠有之矣至於詔蹕梁父張樂介丘增類帝之封典射牛之禮考績禋燎繼蹤韶夏豈殊道也　岑文本勸封禪表曰伏願順萬國之歡心膺三靈之睠命備天官以周衛盛輿服以巡遊五輅齊列六龍按轡瞻岱郊而啓輈指嬴里爲一息詔卿士延禮官設壇場陳玉帛禋六宗而報上帝班五瑞以朝諸侯成天下之壯觀紹帝王之盛節俾夫山稱萬歲壇燭神光播厚福於無窮揚鴻徽於來裔　高若思勸封禪表曰伏願褰旒寫照洽羣請於帝會[illegible][illegible]垂矜遂徽懇於人欲騰茲璽誥激彼天波徵萬玉以警途詔八神而弭策藉江茅而陳鄗泰飾蒼觧而奠黃琮馳萬歲以飛聲接九重而媲美使編珠毓貺開麗色於金泥觸石凝禎蕩浮華於石磃式昭昌祚永播鴻名凡在生靈義深聳踴

增議唐顏師古封禪議曰將封先祭義在告神且備欵謁之儀方展慶成之禮固當爲壇下距預申齋潔贊饗已畢然後登封旣表慎重之深兼示行事有漸今請祭於山下封於山上四出開壇道場通議南面入升於事爲允今請山上圜壇廣五尺高九尺用五色土爲之四面各設一陛御位在壇南升自南陛而就行事舊藏玉牒止用石函亦猶書盛篋笥所以或呼爲石篋然其形大質重轉徙非易岱宗儻無此石皆應取自他山所以不爲混成累輯而作大要在於周固稽其緘密而近代儀注更名石磃磃非稽古之文本無義訓可尋羸縮之間貴在折中不煩紛議更增疑惑今請方石三枚以爲再累其十枚石檢刻方石四邊而立之纏以金繩用備檢約凡言封者皆是積土之名利建分封亦以班社立號謂之封禪厥義可知今且置牒壇上止因累石不加繕築即以爲封匪惟嚴秘之道有如簡率亦乃名實不副理恐乖爽今請於圜壇之上安置方石封印既訖加

五色土築以爲封高一丈二尺而廣二丈金玉重寶質性堅貞宗祀嚴禋皆充器幣豈嫌華靡實貴精確況乎三神壯觀萬代鴻名禮極殷崇事資藻縟玉牒玉檢式韞靈琦傳之無窮永存不朽至於廣袤之數足以載文辭緘束之方務在申膠固今宜立制隨時損益豐功厚德既以跨躡前蹤盛典宏規無勞一遵曩式今請玉牒長一尺二寸廣厚各五寸玉檢厚二寸其印齒疎密隨印大小距石之設意取牢固本資實用豈云巧飾今既積土厚封更無差動天長地久寧假支持斜設橫安請並弗置勒石紀號垂裕後昆美盛德之形容闡后王之休烈其義遠矣其事尚焉我皇聲暢九垓威橫八極靈祇不愛其寶兆庶無得而稱但當贊述希夷以攄臣下之至具祭壇之例登封之所肆覲萬國受記百神固宜刻頌顯揚功業至如小距環壇石闕別樹事非經據無益禮儀煩而非要請從減省神靈璽寶而弗用由來無所施行其六璽雖以封書莫不披於羣下受命之璽登封則用昭事上元表茲介福休徵緯兆豈因常貫又封檢之璽分寸不同即事而言請並更造既順肅虔之理永垂創制之名禪壇制度請從新禮行事儀式亦並依之自外委細不載於文者職在所司隨事量定詔旨集公卿及儒生學士議登封事謹依訪聞具件如右　裴守真封禪射牲議曰據周禮及國語昭示天地天子自射其牲漢武惟封泰山令侍中儒者射牛行事至於餘祀亦無射牲之文但親春射牲雖是古禮久從廢省難以施行據封禪禮祀日未明十五刻宰人以鑾刀割牲質明而行事比鑾駕至時牢牲總畢天皇惟奠玉獻酌而已今若祀前一日射牲之事即儁早祀日方始射牲事又傷晚若依漢武故事即非親射之儀事不可行請從減罷

蒐狩一

原毛詩曰騶虞鵲巢之應也鵲巢之化行人倫既正朝廷既治天下純被文王之化庶類蕃殖蒐田以時仁如騶虞則王道成也　班固白虎通曰王者諸侯所以田狩者何也爲田除害上以供宗廟下以簡集士衆也故爾雅曰春獵爲蒐夏獵爲苗秋獵爲獮冬獵爲狩郭璞注云蒐爲搜索取不任者苗爲苗稼除害獮爲順殺氣狩爲得獸取之無所擇此則爲田除害之義　**增**易曰即鹿無虞以從禽也　又曰田獲三品　又曰田獲三狐　又曰王用三驅失前禽也　又曰庖犧氏之王天下也結繩而爲網罟以佃以漁蓋取諸離　史記殷本

紀湯出見野張網四面祝曰自天下四方皆入吾網湯曰嘻盡之矣乃去其三面祝曰欲左左欲右右不用命乃入吾網諸侯聞之曰湯德至矣及禽獸　詩曰田車既駕四牡孔阜東有甫草駕言行狩之子于苗選徒囂囂建旐設旄搏獸于敖　又曰奉時辰牡辰牡孔碩公曰左之舍拔則獲　又曰徒御不驚大庖不盈毛詩傳不盈盈也自左膘而射之達於右腢爲上殺射右耳本次之射左髀達於右䯒爲下殺面傷不獻踐毛不獻不成禽不獻禽雖多擇取三十焉其餘以與士大夫以習射于澤宮中則取禽鄭箋云射右耳本射當爲達　又曰既張我弓既挾我矢發彼小豝殪此大兕　原周禮曰大司馬仲春教振旅遂以蒐田仲夏教茇舍遂以苗田（茇草舍止也有草止之法）仲秋教治兵遂以獮田仲冬教大閱遂以狩田　禮曰須禽隆諸長者而悌達乎獀狩矣　又曰田獵有禮故戎事閑也　增禮曰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田一爲乾豆二爲賓客三爲充君之庖（三田者夏不田）無事而不田曰不敬不以禮曰暴天物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羣天子殺則下大綏諸侯殺則下小綏大夫殺則止佐車佐車止則百姓田獵獺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豺祭獸然後田獵鳩化爲鷹然後設罻羅草木零落然後斧斤入山林昆蟲未蟄不以火田不麛不卵不殺胎不殀夭不覆巢　周禮若大田則率有司饁獸於郊遂頒禽　又曰獸人掌罟田獸辨其名物冬獻狼夏獻麋春秋獻獸物時畋則守罟　又曰甸祝掌四時之田師甸致禽於虞中　又曰大司馬狩田大獸公之小禽私之獲者取左耳　又曰太宰職八曰田役以馭其衆

又曰小司徒起徒役無過家一人其餘爲羨惟田與追胥竭作　又曰獸人弊田令禽注於虞中　又春官司徒凡甸冠弁服　肆師凡四時之大甸獵祭表貉則爲位　司几筵甸役則設熊席右漆几　甸祝掌四時之田表貉之祝號　又曰冥氏掌攻猛獸各以其物爲媒而掎之　又曰鄉師凡四時之田前期出田法於州里簡其鼓鐸旗物兵器脩其卒伍及期以司徒之大旗致衆庶而陳之以旗物辨鄉邑而治其政令刑禁巡其前後之屯而戮其犯命者斷其爭禽之訟　原左傳曰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於農隙以講武事也　增傳曰已有三牲必田狩者孝子之意以爲己之所養不如天地自然之牲逸豫肥美禽獸則傷五穀因習兵事又不空設故因以捕禽獸所以共承宗廟不忘武備又因以爲田除害　又曰苗者謂何曰苗者毛也取之不圍澤不掩羣取犬禽不麛不卵不殺孕重者春蒐者不殺小麛及孕重者冬狩皆取之百姓皆出不失其時不抵禽不

詭遇逐不出防此苗獨蒐狩之義也故苗者毛取之蒐者搜索之狩者守留之夏不田何也曰天地陰陽盛長之門猛獸不攫鷙鳥不搏蝮蠆不螫鳥獸蟲蛇且知應天而況乎人哉是以古者必有豢牢其謂之畋何聖人舉事必反本五穀者以奉宗廟養萬民也去禽獸害稼穡者故以田言之聖人作名號而事義可知也 原穀梁曰秋蒐於紅以習用武事 增又曰士衆習射射而中田不得禽則得禽田得禽而射不中則不得禽以知貴仁義賤勇力也 左傳昔周辛甲之爲太史也命百官官箴王闕于虞人之箴曰茫茫禹迹畫爲九州經啓九道民有寢廟獸有茂草各有攸處德用不擾在帝夷羿冒于原獸亡其國恤而思其麀牡武不可重用不恢於夏家獸臣司原敢告僕夫 宣王料民於太原仲山甫諫曰民不可料也夫古者不料民而知其少多司民協孤終司商協名姓司徒協旅司寇協姦場協入廩協出則是少多死生出入往來者皆可知也於是乎又審之以事王治農於籍蒐於農隙耨穫亦於籍獮於既蒸狩于畢時是皆習民數者也又何料焉不謂其少而大料之是示少而惡事也臨政示少諸侯避之治民惡事無以賦令 漢書司馬相如傳上讀子虛賦而善之召問相如相如曰此諸侯之事未足觀請爲天子游獵之賦相如以爲子虛虛言也爲楚稱烏有先生者烏有此事也爲齊難亡是公者亡是人也欲明天子之義故藉此三人爲辭其卒章歸之於節儉因以諷諫 元鼎中天子行獵新秦中以勒邊兵而歸 元帝永光元年行幸甘泉禮泰畤禮畢因留射獵 五年上幸長楊射熊館布車騎大獲 成帝元延二年冬行幸長楊宮從胡客大校獵宿萯陽宮

後漢明帝永平十六年冬車駕校獵上林苑 安帝延光二年十一月校獵上林苑 順帝永和四年十月校獵上林苑歷函谷關而還 桓帝延熹元年校獵廣成遂幸上林苑 靈帝光和五年校獵上林苑函谷關遂巡狩於廣成苑 宋文帝元嘉二十五年閏二月大蒐於宣武場主司列奏申攝赳日校獵百官備設行宮殿便坐於武帳岡王公百官便坐幔省如常儀 梁陳並依宋儀其異者置行殿於幕府山南岡并設王公百官幕先獵一日遣馬騎布圍領軍督左右軍將軍督右大司馬董正諸軍獵日侍中三奏一奏搥一鼓爲一嚴三嚴訖引仗爲小駕鹵簿皇帝乘馬戎服從者悉絳衫幘黃麾警蹕鼓吹如常儀獵訖宴會享勞比校多少戮一人以懲亂法會畢還宮 北齊春蒐禮有司規大防建獲旗以表獲車前一命布圍領軍將軍一人督左甄護

軍將軍一人督右甄大司馬一人居中節制諸軍天子陳小駕服通天冠乘木輅詣行宮將親禽服鉞戟者皆嚴武衛張甄圍旗鼓相見銜枚而進甄常闕一方以令三驅圍合吏奔騎令曰鳥獸之肉不登於俎者不射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不登於器者不射甄合大司馬鳴鼓促圍衆軍鼓噪鳴角至期處而止大司馬屯北旗門二甄師屯左右旗門天子乘馬從南旗門入親射禽謁者以獲車收禽載還陣於獲旗之北王公以下以次射禽事畢大司馬鳴鼓解圍復屯殿中郎中率其屬收禽以實獲車天子還行宮命有司每禽擇取三等一曰乾豆二曰賓客三曰充君之庖其餘即於圍下量犒將士禮畢改服鉞者韜刃而還　隋大業三年煬帝在榆林突厥啓人及西域東胡君長並來朝貢帝欲示以兵甲之盛乃命有司陳冬狩之禮詔虞部量拔延山南北周二百里並立表記前狩二日兵部建旗于表所五里一旗分爲四十軍軍萬人騎五千匹前一日諸將各率其軍集于旗下鳴鼓後至者斬詔四十道並揚旗節分中迴令即留軍所監獵布圍圍南西方行而前帝服紫袴褶黑介幘乘闟豬車駕六黑驪太常陳鼓笳鐃簫角於帝左右各百二十官戎服騎從鼓行入圍諸軍並鼓行赴圍乃設驅逆騎千有二百闟豬輅有司斂大綏王公以下皆整弓陳於駕前有司又斂小綏乃驅獸出過於帝前待詔再驅過至備身將軍奏進弓矢三驅過帝乃從禽鼓吹皆振左而射之每驅必三獸以上帝發抗大綏次王公發抗小綏次諸侯發射則雜鼓驅逆之騎乃止然後四夷百姓皆獵　唐高祖武德五年十二月上幸涇陽之華池校獵謂朝臣曰今日畋樂乎蘇世長對曰陛下游田薄廢萬幾不滿十旬未見大樂上色變既而笑曰狂發也世長曰爲臣私計則狂爲陛下私計則忠　八年十月校獵於周氏陂謂侍臣曰獵以供宗廟朕當躬其事以伸孝享之誠　太宗貞觀五年大蒐於昆明池夷落君長從　十一月狩于濟源之陵山上曰古者先驅以供宗廟今所獲鹿宜令所司造脯醢以充薦享　十六年十二月狩於驪山　高宗龍朔元年十月狩於陸渾縣六日至飛山頓帝親御弧矢獲四鹿及兔數十頭　總章二年駕自九成宮還京仍西狩校習自麟遊西北遠岐梁歷普潤爲兩頭　明皇先天元年十月幸新豐獵於驪山之下　開元三年大蒐於鳳泉　德宗貞元十一年十二月臘日畋於苑中止其多殺行三驅之禮　武宗會昌元年十月車駕幸咸陽校獵　二年十月校獵於太白原　宋太祖建隆二年十一月始狩於近郊賜宰相樞密使節度觀察防禦團練使

統軍侍衞諸軍校皆錦袍親王以下射中者賜馬　太宗太平興國五年十二月畋於近郊　雍熙二年十一月詔曰三田之制其一曰乾豆謂腊之以供祀也近以率遵時令薄狩郊畿親射以獲禽宜奉先而登俎其以畋獵親獲獸付所司薦享太廟仍著于令　端拱元年十月詔自今非時朕不於近甸遊獵其五方所畜鷹犬並放之仍令諸州不得以鷹犬來獻　淳化五年臘日命諸王田獵近郊　眞宗咸平三年十二月以獵獲狐兔薦廟之餘賜中書樞密院　大中祥符三年詔令教駿所養鷹鶻除量留十餘以備諸王從時展拜禮外其餘並去其羈紲縱之山林自景德四年後上不復出獵天禧初又詔禁園草地許民耕墾　仁宗慶曆五年兵部員外郎直集賢院李東之言祖宗校獵之制所以順時令而訓戎事也陛下臨御以來未嘗講脩此禮願詔有司草儀注擇日命殿前馬步軍司互出兵馬以從獵於近郊詔樞密院討詳先朝校獵制度十月御內東門賜從官酒三行奏鈞容樂幸瓊林苑門賜從官食遂獵於楊邨燕幄殿奏教坊樂遣使以所獲麞兔馳薦太廟既而召父老臨問賜以飲食茶絹及賜五坊軍士銀絹有差　六年十一月復獵於城南韓邨自玉津園去輦乘馬分騎士數千爲左右翼節以旗鼓合圍場徑十餘里部隊相應天子按轡中道親挾弓矢而屢獲禽是時道傍居民或畜狐兔鳧雉驅于場中因謂輔臣曰畋獵所以訓武事非專所獲也悉令縱之　原文子曰先王之法也不焚林而狩昆蟲未蟄不以火田也　增又曰豺未祭獸罝網不通於埜鷹隼未擊羅網不張於谷

莊子梁君出獵見白鴈羣下彀弩欲射之道有行者梁君謂行者止行者不止白鴈羣駭梁君怒欲射行者其御公孫龍止之梁君怒曰龍不與其君而顧他人對曰君以白鴈故欲射殺人主君譬人無異於豺狼也梁君乃與龍上車歸呼萬歲曰樂哉人獵皆得禽獸我獵得善言而歸　晏子景公田十有八日不反晏子往見而衣冠不正公望見晏子下車急曰夫子何遽得無有故乎對曰國人皆謂君安野而好獸無乃不可乎公曰寡人有吾子猶心之有四肢也有四肢故心得佚晏子曰若心有四肢而得佚則可令四肢無心乎公乃罷田而歸

蒐狩二　類示仁　非禮　會荒

目講武　習戎（東都賦若乃順時節而蒐狩簡車徒以講武則必臨之以王制考之以風雅　禮記季冬之月天子乃教田獵以習五戎注五戎戈殳戟弓矢）　搏獸　大蒐（上詳蒐狩一）

（魏文帝校獵賦高宗征於鬼方兮黃帝有事於阪泉昔[illegible]之作庶兮忽吳夷之不恭將討兵而講武兮因大蒐乎田隙）練戎　講旅（揚雄長楊賦平不肆險安不忘危乃時以有年出兵整輿竦戎振師五柞習馬長楊簡力狡獸校武票禽王粲校獵賦遵古道以遊豫兮昭勸助乎農圃用時隙之餘日兮陳苗狩而講旅）秋田　冬狩（司馬相如子虛賦秋田乎青丘彷徨乎海外吞若雲夢者八九於其胸中曾不蔕芥下詳前）建大麾（周禮）　下大綏（禮記）　獵長楊（漢書）　歷上蘭（班固）　載翠冒　倚金較（張衡）　乘鏤象　馭玉虬（司馬相如）乘雕輅　駟飛黃（應瑒）　大田簡衆（周禮）　蒐狩習武（左氏）　選徒萬騎（司馬相如）　駕雕六駮（張衡）　背夏涉冬（司馬相如）施車載旌（周禮）　岐陽之蒐（春秋成有岐陽之蒐）　漆沮之從　蒐於岐陽（帝王世紀）　獵於七澤（穆天子傳）　升彼大阜（詩）　獵於陘山（穆天子傳）　弓燥手柔　草淺獸肥（典論歲之暮春勾芒司節和風扇物弓燥手柔草淺獸肥與族兄子丹獵於鄴西終日手獲麞鹿九雉兔三十）　屬車轄轔　羽騎騰驤（應瑒）　過防不逐　面傷不獻（穀梁秋蒐於紅禮之大者也艾蘭以為防置旃以為轅門過防弗逐不從奔之道也面傷不獻不成禽不獻禽雖多天子取三十焉其餘與士衆）　示禮（傳曰成有岐陽之蒐所以示諸侯禮也諸侯所由用命也）　示汰（商紂為黎之蒐所以示諸侯汰也諸侯所由棄命也）　驅害（詳蒐狩一）　用鮮（子產曰惟君用鮮注取鮮禽以祭）　簡車賦　習軍旅（禮郊特牲季春出火為焚也然後簡其車賦而歷其卒伍而[illegible]誓社以習軍旅左之右之坐之起之以觀其習變也而流示之禽而鹽諸利以觀其不犯命也求服其志不貪其得）　講戎事　續武功　【增】縣貆　射麋　即鹿　從禽（從禽于外上無逸飛下無遺走）　獻禽（傳以歲之非時獻禽之未至）　饁獸　獻獸（詳蒐狩一）　分禽（史記任安為亭長邑人俱出獵任安常為分禽麋鹿部署老少皆喜曰任少卿分別平也）　收禽（文選會衆收禽論功賜也）　給鮮（傳獸人無乃不給於鮮）　計鮮（七命虞人數獸林衡計鮮論最考功）　公獸（詳蒐狩一）　私豵（詳蒐狩一）　指蹤（漢高曰追殺獸者狗也指示蹤者人也）　犄角（左傳捕鹿也）　四時　三品（詳蒐狩一）　獵禁（禁俗掌部格西京五百里內宜禁捕獵犯者王公以下錄奏痛決一頓）　獵較（詳蒐狩一）　御衆　斷爭（詳蒐狩一）　竭作（禮詳蒐狩一）　時畋　張羅（詳蒐狩一）　施弋（文選鷹隼未發罻弋不施於罻羅）　東津（魏文帝詩巾車出鄴宮校獵東橋津重罝施密網罕畢飄如雲）　南圃（後漢張衡羽獵賦皇上感天恩之繆烈思太昊之觀虞庠人表林麓而靡業藪翦棘而夷榛株於是鳳獻歷太僕駕具蚩尤先驅雨師清路山靈護陣萬神蹕御羲和奉轡弭節西征翠蓋葳蕤鸞鳴瓏玲山谷為之[illegible]淡丘陵為之簸傾於是皇輿綢繆遷延容與抗天津於伊洛貴遇集乎南圃六詔獵者競逐長驅輕車雷厲羽騎電騖霧合雲集波流雨注馬蹂麋鹿輪轔雉兔弓不妄彎弩不虛舉鳥驚挂網獸與矢遇）　黃泮（見二虞陳）　紫陌（王粲獵賦濟漳浦而橫陳倚紫陌而並征）　四校　二虞（上林賦孫叔奉轡衞公驂乘扈從橫行出乎四校之中應瑒校獵賦乃命有司巡士周巡二虞萊埜三危表禽北彌大陸南屬黃泮）　九井（晉中興書桓石秀第二子也不以榮爵嬰心惟以弋釣為事遊騎足一丘恒沖嘗與石秀共獵登九井山獵徒甚盛觀者傾坐石秀未嘗一眄吟詠而已）　雙川（魏文帝校獵賦被高門而方軌邁夷塗而直驚長鑣紛電飛旗拂天部曲校列什伍相連畔如叢林動若崩山超崇岸之層崖厲障漫之雙川列罼星陳戎車方轂風迴雲轉埃連雷震振天地驚山岳[illegible]者成丘陵[illegible]谷流血[illegible]其丹羽毛紛莫顯目考功較積頭殪有序）　獸人（禮）　獸臣（虞箴曰獸臣司原）　山虞　澤虞（皆掌田獵之事）　有禮（詳蒐狩一）　順時（詳蒐狩一）　獲三狐（易）　告介麋　獵長洲　歷上蘭　前期出法　農隙講武　不逐不獻（穀梁詳蒐狩一）　未蟄不火（文子詳蒐狩一）　宗祧之事

（傳楚子曰獵有宗祧之事於武陵言田獵為宗祧）祭禽之禮（獵得禽獸以供祭祀）獲而植旌（夏官田僕令獲者植旌）獻則比禽（夏官田僕及獻比禽）御貫乃獲（左傳）射中則得（穀梁詳蒐狩一）獵得王佐（文王將獵而飛熊入夢占之曰所獲非熊非羆非虎非貔所得伯王之佐）獵得善言（莊子詳蒐狩一）【原】講一時之武（國語三時務農一時講武）遵三畋之文（禮王者一歲三田詳蒐狩一）宋公載燧爰分左右之孟（楚子田孟諸宋公為右孟鄭伯為左孟令夙駕載燧宋公違命無畏抶其僕以徇）夏官建旗必殊險易之主（險野人為主易野車為主大司馬職云）【增】因氣致殺（張協七命白商素節月既授衣天凝地閉風厲霜飛將因氣而致殺臨金郊而講師）順時取禽（蔡邕月令章句季秋之月天子乃教田獵習五戎班馬政其出以順時取禽其禮將軍執晉鼓師率執提旅率執鼙以教坐作進退疾徐之節）田則張幕田則設席（禮）禦自汧渭經營酆鎬（揚雄）天子不合圍春田不圍澤刈蘭以為防置旌以為門（見前）荷垂天之畢張竟埜之罘靡日月之朱竿曳彗星之飛旗（並揚雄賦）逐禽輒十里馳射常百步掩長楊而連五柞繞黃山而疑牛首命荊州使起鳥詔梁野而驅獸（班固）君臣田獵以講武事王者田獵以戒不虞虎落三嵕以為司馬圍徑百里而為殿門（揚雄）建旗於表置旗於門講事必在於有儀望利取觀於不狃

〔示仁〕【原】禁毒矢（禮禁麛卵與其毒矢射者注謂其失物且害心多）禁洸澤（禮謂以毒藥洸水中令魚鱉盡死）不殺胎（禮）無採卵（宣詔曰毋得春夏擿卵彈射飛鳥）不殫物（以昭仁）無藥獸（月令三月餧獸之藥無出國門）射不剪（謂向己者）取以道（田不夭殀）無麛無卵（董仲舒曰禮不麛不卵巴西取麑違令皆非禮也）不網不宿（孔子）三驅之禮一面之仁畋既以時殺亦中禮苟不導其生成則何殊於暴殄慕天乙之仁且開羅網卜渭濱之獵不在熊羆鑒五子之戒無及於荒考三驅之文不專於殺畋雖中禮不取於蚳蝝殺亦有仁無及於麛卵蒐狩以時合騶虞之神化胎卵盡取是竭澤之淫風

〔非禮〕【原】射鴻（左傳衛獻公戒孫文子甯惠子食日旰不召而射鴻於圃二子怒詳鴻）矢魚（又曰公矢魚于棠非禮也注矢陳也陳捕魚之器）身剪（禮曰凡有血氣之類不身剪暬殺也）時殺（又曰禽獸不以其時殺非孝也）魏獻子田（傳曰魏獻子合諸侯城周田于大陸而卒范獻子出其柏椁以其未復君命而田也）晉厲公田（又曰晉厲公田使婦人先殺而飲酒而後大夫殺注先婦人後卿佐）苟或違於禮經則何殊於暴物（禮天子諸侯歲三田田不以禮曰暴天物）

〔禽荒〕【原】心狂（老子曰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志荒（武公之志荒矣）好弋（曹伯陽）恒畋（恒於遊畋時謂淫風）太康尸位（書畋于有洛十旬不返有窮后羿距于河五子咸怨述大禹之戒以作歌）長沙削縣（漢長沙王建德獵縱火燔民九十家坐棄市宣詔捨之削八縣）習於田獵（習於田獵謂之賢閑於馳逐謂之好）淫于原獸（思其麀鹿並后羿）獲胎拾卵（文選蚳蝝盡取）割鮮染輪（文選）欲既犯時（欲無犯時）殺而盡物心苟發狂激斯亂政（不軌不物謂之亂政）武功載續雖聞七月之詩遊田為恒須憚三風之戒長楊觀獵（漢武令輸獸長楊宮令人手搏之自取其獲上親臨觀焉）灞陵夜獵（舊時將軍）詩刺盧令

（詩盧令刺荒也齊襄公好畋獵從禽獸而無厭國人刺之盧犬名）禮稱羅氏（禮羅氏致鹿與女曰好田好女者亡其國也羅氏諸侯也羅氏掌鳥獸者）作長楊賦（揚子雲作長楊賦以諷諫帝獵也）上廣成頌（馬融字季長爲校書時人以文德可興武德宜廢遂寢蒐狩之禮息戰陣之法融以文武之道聖賢不墜故上廣成頌諫之）虞人之箴（武田獵也）樊氏之戒（楚莊王好畋樊夫人爲之不食禽獸之肉三年王爲之自戒也）罔遊于逸（罔淫于樂爲戒）無淫于田（書周公作無逸曰文王不敢盤于遊田嗣王其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也）東方諫止（武帝令吾丘壽王舉籍河南提封頃畝價除爲上林東方朔諫乃止舉籍謂舉數其籍也）戴陵獲罪（魏長水校尉戴陵諫上獵減死一等）

蒐狩三

〔原〕〔賦〕魏應瑒西狩賦曰伊炎漢之建安飛龍躍乎天衢皇宰奕而陶運樹匡翼而大業盪無妄之氛穢揚威靈乎八區開九土之舊迹暨聲教於海隅時霜淒而滲野寒風肅而川逝草木紛而搖蕩驚鳥別而高厲既乃揀吉日練嘉辰清風矢戒屏翳收塵於是魏公乃乘雕輅駕飛黃擁簫鉦建九斿按轡清途颯沓風翔於是圍網周合雷鼓天震千乘長羅萬表星陳雙翼抗旌八校紛分長燧雷舉高煙蔽雲爾乃徒輿並興方軌連質驚飈四駭衝禽驚溢駭獸塞野飛鳥蔽日爾乃赴元谷陵崇巒俯掣奔猴仰捷飛猿雲幕被於廣野京燎照乎平原醲炰充給洪施普宣

〔增〕〔疏〕漢司馬相如諫長楊獵疏曰臣聞物有同類而殊能者故力稱烏獲捷言慶忌勇期賁育臣之愚竊以爲人誠有之獸亦宜然今陛下好陵阻險射猛獸卒然遇逸材之獸駭不存之地犯屬車之清塵輿不及還轅人不暇施巧雖有烏獲逢蒙之技不得用枯木朽株盡爲難矣是胡越起於轂下而羌夷接軫也豈不殆哉雖萬全而無患然本非天子之所宜近也且夫清道而後行中路而馳猶時有銜橜之變況乎涉豐草騁丘虛前有利獸之樂而內無存變之意其爲害也不難矣夫輕萬乘之重不以爲安樂出萬有一危之塗以爲娛臣竊爲陛下不取蓋明者遠見於未萌而知者避危於無形禍固多藏於隱微而發於人之所忽者也故鄙諺曰家累千金坐不垂堂此言雖小可以喻大臣願陛下留意幸察上善之

淵鑑類函卷一百五十九

禮儀部七　辟雍　太學

辟雍一

原說文曰辟雍天子饗飲處也　五經通義曰天子立辟雍者何所以行禮樂宣德化教導天下之人使爲士君子養三老事五更與諸侯行禮之處也　又曰諸侯不得觀四方故缺東以南半天子之學故曰頖宮　孝經鉤命決曰天子臨辟雍親割牲以尊三老　白虎通曰天子立辟雍何所以行禮樂宣德化也辟者璧也象璧圓又以法天於雝水側象教化流行也辟之言積也積天下之道德也雍之言壅也壅天下之殘賊故謂之辟雍也　增詩曰雍雍在宮肅肅在廟不顯亦臨無射亦保箋宮謂辟雍宮也又曰於樂辟雍　又曰振鷺于飛于彼西雍先儒謂辟雍在西郊故曰西雍　原禮記曰天子辟雍諸侯頖宮　增禮統四方倣同皇王辟雍注辟雍教化天下也　王制殷人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虞庠在國之西郊注右學大學也左學小學也在國中王宮之東疏熊氏云文王之時猶從殷禮辟雍大學在郊劉氏以爲周之小學爲辟雍在郊　禮象曰辟雍居中其南爲成均北爲上庠東爲東序西爲瞽宗　月令論清廟太廟明堂大學辟雍異名而同事　大戴禮盛德篇明堂外水曰辟雍　史記封禪書豐鄗有天子辟池索隱曰即周天子辟雍之地正義曰周文武豐鄗皆置辟雍故泰立祠　三輔黄圖云文王辟雍在長安西北四十里亦曰辟雍　漢禮志成帝時犍爲郡於水濱得古磬十六枚劉向說上宜興辟雍設庠序以風化天下成帝下公卿議會向卒丞相大司空奏請立辟雍按行長安城南營表未作及王莽爲宰衡遂興辟雍　平帝元始五年詔曰劉歆等四人使治明堂辟雍令漢與文王靈臺周公作洛同符　原景十三王傳河間獻王德修學好古造次必於儒者武帝時來朝獻雅樂對三雍宮　元始中作明堂辟雍大朝諸侯　增光武中元元年初起辟雍注漢官儀辟雍去明堂三百步車駕臨辟雍從北門入三月九日皆於中行鄉射禮　原明帝永平二年上始率羣臣躬養三老五更於辟雍行大射之禮饗射禮畢帝正坐自講諸儒執經問難於前冠帶縉紳之人圜橋門而觀聽者蓋億萬計　增張純傳以聖王之建辟雍所以崇禮義既富而教者也乃按

七經議明堂圖河間古辟雍記孝武泰山明堂制度及平帝時議欲具奏之未及上會博士桓榮言宜立辟雍章下三公太常而純議同榮帝乃許之　陽嘉二年行禮辟雍奏應鍾始復黃鍾　原甘露二年明帝幸辟雍命羣臣令賦詩侍中和逌尚書陳騫等作詩稽留有司奏免　增晉紀武帝泰始六年幸辟雍行鄉飲酒禮

北史太和十年改中書學爲國子學建明堂辟雍尊三老五更又開皇子之學　唐歸崇敬傳皇太子欲臨國學行齒胄禮崇敬以學與官名皆不正乃建議古天子學曰辟雍在禮爲澤宮前世或曰璧沼辟池亦言學省漢光武立明堂辟雍靈臺號三雍宮晉武帝臨辟雍行鄉飲禮別置國子學以殊士庶永嘉南遷惟有國子學北齊立國子寺隋大業中更名國子監今聲明之盛辟雍獨闕請以國子監爲辟雍省以祭酒爲太師氏位三品司業爲左師右師位四品國子太學四門三館各立五經博士有詔集百官議皆以省禁非外司所宜名周官世職者稱氏國學非世官不得名太師氏大抵憚改作故無施行者　宋崇寧元年初建辟雍外圓內方爲屋一千八百七十二楹宰臣言奉詔立學官貢士仍建外學於王國之南待其歲攷行藝升之太學增上舍二百人內舍六百人處上舍內舍於太學處外舍於外學十二月爲文宣王殿三年十一月幸太學遂幸辟雍

大觀二年正月朔御製辟雍記　原桓譚新論曰王者作圜池如璧形實水其中以圜壅之名曰辟雍言其上承天地以班教令流轉王道周而復始　增蔡邕明堂論曰辟雍外圓內方擬王者動作法天地園水四周璧德廣四海也不知泮水象諸侯行不當方德不當廣乎其釋辟雍雖明而於泮水則礙　三輔決錄曰辟雍水四周於外象四海也　朱子曰王制論學曰天子曰辟雍諸侯曰泮宮說者以爲辟雍大射行禮之處也水旋丘如璧以節觀者泮宮諸侯鄉射之宮也其水半之蓋東西門以南通水北無也故振鷺之詩振鷺于飛于彼西雍說者以雍爲澤蓋即旋丘之水而其學即所謂澤宮也蓋古人之學與今日不同孟子所謂序者射也則學蓋有以射爲主者矣蘇氏引莊周言文王有辟雍之樂遂以辟雍亦爲樂名而曰古人以樂教冑子則未知學以樂而得名歟樂以學而得名歟則是又以爲習樂之所也張子亦曰辟雍古無此名其制蓋始於此故周有天下遂以名天子之學而諸侯不得立焉記所謂魯人將有事於上帝必先有事於泮宮者蓋射以擇士云

耳

辟雍二

【原】行禮（辟雍詩鎬京辟雍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注武王於鎬京行辟雍之禮自四方來觀者無不歸服）　班政（終軍書建三宮之文質彰厥職之所宜注三宮班政有文質也）　於樂（詩於樂辟雍注文王知鳥獸得所以爲音聲於政通故合樂以詳之於喜樂乎諸在辟雍者言感中和之至也）　乃營（文選造舟清池維水泱泱乃營三宮謂明堂辟雍靈臺也）　左制（文選左制辟雍在明堂之左）　中圜（詳辟雍一）　明帝踐（後漢明帝踐辟雍尊事三老兄事五更）　獻王對（漢武帝時事詳辟雍一）　讚典禮（曹植七畧云讚典禮於辟雍講文德於明堂闡流俗之華談綜孔氏之舊章）　整法駕（王沈辟雍頌云天子親整法駕擁王輅幸於雍宮親拜三老五更出於南門之外）　聖皇涖止（詳後班固辟雍詩）　皇王教化（見禮記詳辟雍一）　養老之制（王沈辟雍頌序云唐虞三代咸崇辟雍養老之制也親降萬乘之尊敬弟子之禮自春秋以來禮樂昏廢惟東京之後始創其義）　道德之富（辟雍海流道德之富）

【增】羣臣賦詩（詳辟雍一）　天子親割（詳辟雍一）　名會任延（漢任延爲潁川守永平二年名會辟雍）　名拜承宮（漢明帝永平中臨辟雍名拜承宮爲博士）　圓橋觀聽　臨雍賦詩（具詳辟雍一）　諸王來會（漢永平二年冬諸王來會辟雍事畢歸藩）　儒者爲榮（漢伏恭永平四年帝臨辟雍於行禮中拜爲司空儒者以爲榮）

辟雍三

【原】【賦】後漢李尤辟雍賦曰太學旣崇三宮旣章靈臺司天羣曜彌光太室宗祀布政國陽辟雍巖巖規矩圜方階序牖闥雙觀四張流水湯湯造舟爲梁神聖班德由斯以匡王公羣后卿士具集攢羅鱗次差池雜遝延忠信之純一兮列左右之貂璫三后八蕃師尹羣卿加休慶德稱壽上觴戴甫垂畢其儀蹌蹌是以乾坤所周八極所要夷戎蠻羌儋耳哀牢重譯響應抱珍來朝南金大輅玉象犀龜　晉傅休奕帝幸辟雍鄉飲酒賦曰時皇帝枉萬乘之尊兮以幸辟雍鹵簿齊列羣官正容侍衛參差階戟百重乃延卿士乃命王公是日也定小會之常儀兮饗殊俗而見遠邦連三朝以考學兮覽先賢之異同

【增】【詩】漢班固辟雍詩曰迺流辟雍辟雍湯湯聖王涖止造舟爲梁皤皤國老乃父乃兄抑抑威儀孝友光明

【原】【頌】陳徐陵皇太子臨辟雍頌曰臣聞天大王大詳於道德之言天文人文顯於爻象之說是以大君革命黔首所以庇焉聖人創物文籍所以生焉咸由此道制爲民極莫不對越上靈裁成庶類濟世育德昭彼昆蟲皇帝世膺下武體茲上德握天鏡而渡河圖執玉衡而運乾象皇太子耀彼重離光茲七鬯儀天以文化成天下侍中國子祭酒新安王宗室羽儀衣冠準的惟善爲樂造次必儒粤以十一年三月二十一日受詔弘宣發論語題攝齊升堂摳衣即席對揚天人開闡大訓清言旣吐精義入神副德爰動音辭鋒起問難泉湧辨紛綸之

異定倫理之疑玉振鏘鏘雲浮雨布介王奉繫聖蹤馳辯秀出信令張禹懿其師法何晏怪其訓詁務務爲洋洋焉此實虞朝之盛德生民之壯觀者也臣抑又聞之魯頌聿興史克宣其懿晉雍大啓王虞逞其詞所以述休平之風揚君上之德輕以下才敢爲頌曰皇運勃起膺圖受命業蓋東臨黄旌南映積仁累德重明叠聖四海無浪三階已平儲駕戾止和鸞有聲弘風講肆崇儒書成丹書貴道黄金賤寶洙泗興業闕里增榮

【銘】漢李尤辟雍銘曰惟王所建方中圓外清流四匝蕩滌濁穢

太學一

【原】杜氏通典曰有虞氏大學爲上庠小學爲下庠　夏后氏太學爲東序小學爲西序（文序先王之道而學之）　殷制太學爲右學小學爲左學又曰瞽宗（王制曰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宗尊也瞽無目之名以喻童蒙又云瞽矇之所尊也）　周制太學爲東膠小學爲虞庠（膠之言糾也所以糾收學士也鄭注祭義云周有四郊之虞庠也以小學爲虞庠之制）　又曰天子曰辟雍（崔靈恩云學制有二一云制與明堂同體五室四堂在一基之上四方堂則以其方名學中央堂謂之大學一云凡立學之法有四郊及國中在東郊曰東學並方名之在國中闢之大學故鄭注祭義曰周有四郊之虞庠）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國之俊秀皆造焉（王子王之庶子也羣后公及諸侯）學正崇四術立四教（樂正樂官之長掌國子之教幼者教之於小學長者教之於大學尚書傳曰年十五始入小學十八始入大學）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春夏陽也詩樂者聲聲亦陽也秋冬陰也書禮者事事亦陰也）師氏掌以媺詔王（馬融曰媺媺道也告王以善道師者教人以事而諭諸德也媺音美）以三德教國子一曰至德以爲道本（馬融曰德行內外之稱在心爲德施之爲行至德者中德也鄭元曰至德中和之德覆燾持載含容者也）二曰敏德以爲行本（敏德仁義順時者也）三曰孝德以知逆惡（馬融曰教以孝德使知逆惡之不可爲也鄭元曰孝德尊祖愛親守其所以生也）教三行一曰孝行以親父母（善事父母之行盡其愛敬）二曰友行以尊賢良（馬融曰教以朋友之行使擇益友）三曰順行以事師長（馬融曰師者所不知也長老者）凡國之貴游子弟學焉（王公之子弟無官司者也）凡學必時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皆於東序（干盾也戈勾子戟也干戈萬舞象武用動作之時學之羽籥籥舞象文用安靜之時學之詩云左手執籥右手秉翟）春誦夏絃太師詔之瞽宗秋學禮執禮者詔之冬讀書典書者詔之禮在瞽宗書在上庠（周立三代之學學書於有虞氏之學典謨之教所興也學舞於夏后氏之學文武中也學禮樂於殷之學功成治定與己同也誦謂歌樂也絃謂以絲播詩陽用事則學之以聲陰用事則學之以事者也）大學之禮雖詔於天子無北面所以尊師也（尊師重道不使處臣位武王踐祚召師尚父問焉曰昔黄帝顓頊之道存乎意其端不可見與師尚父曰在丹書王欲聞之則齊矣王齊三日端冕師尚父亦端冕奉書而入負屛而立王下堂南面而立師尚父曰先王之道不北面王行西折而南東面而立師尚父西面道書之言）大學之教也時教必有正業（業必先王經典）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術當爲遂古者仕焉而已者歸教於閭里朝夕坐於門側之堂謂之塾周禮五百家爲黨萬二千五百家爲遂黨屬於鄉遂在遠郊之外）比年入

學中年考校（中間也間歲則考學者之德行二歲大比乃考焉）一年視離經辨志三年視敬業樂羣五年視博習親師七年視論學取友謂之小成九年知類通達強立而不反謂之大成夫然後足以化民易俗近者說服而遠者懷之此大學之道也王制修六禮以節民性明七教以興民德齊八政以防民淫一道德以同俗養耆老以致孝恤孤獨以逮不足上賢以崇德簡不肖以絀惡司徒（地官屬掌邦教者）命鄉簡不率教者以告于王王命三公九卿大夫元士皆入學不變王親視學（親謂使習禮以化之也不變王又親臨視重棄賢者之子孫也此習禮皆於大學也）不變命國之右鄉簡不率教者移之左命國之左鄉簡不帥教者移之右如初禮（中年考校而又居觀其見齊人有所化也）不變移之郊（郊鄉界之外也稍出遠之）不變移之遂（遂郊外也大夫掌使習禮也）不變屏之遠方終身不齒（遠方九州之外也秦始皇焚書坑儒大學從此缺矣）周禮曰大司樂職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國之學政鄭康成注云成均五帝之學成均之法者其遺禮可法也　又云保氏掌諫王惡而養國子以道乃教之六藝一曰五禮二曰六樂三曰五射四曰五馭五曰六書六曰九數鄭注云養國子以道者以師氏之德行審諭之而後教之以藝也　又云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大卷大咸大磬大夏大濩大武　禮記云大司成論說在東序鄭注云論說課其義之深淺才能優劣　增學記曰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道乎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是故古之王者建國君民教學爲先　尚書大傳使公卿之太子大夫元士之適子十有三年始入小學見小節焉踐小義焉二十入大學見大節焉踐大義焉故入小學知父子之道長幼之序入大學知君臣之義上下之位故爲君則君爲臣則臣爲父則父爲子則子　大戴禮注白虎通曰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此太子之禮尚書大傳曰公卿之太子大夫元士之適子十三入小學二十入大學此王子入學之期內則曰十年就外傳謂公卿以下教子於家也　禮大司樂合國之子弟凡有道有德者使教焉以樂德樂語樂舞教國子死則以爲樂祖祭於瞽宗　地官師氏教國子三德（至敏孝）三行（孝友順）居虎門之左司王朝使其屬守王之門外保氏教國子六藝六儀使其屬守王闈（宮中之巷門）　大戴禮保傳篇曰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則親疏有序而恩相及矣帝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則長幼有差而民不誣矣帝入西學上賢而貴德則聖智在位而功不遺矣帝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則貴賤有差而下不踰矣帝入大學承師問道退習而考於太傳太傳罰其不則而達其不及則德知長而治道得矣　原漢高帝未遑庠序之事至孝文時頗登用（言少用文學之士也）孝景不任儒諸博士

具官待問未有進者（具官謂備員而已）武帝立後延儒者數百（自漢興言易有淄川田生言書有濟南伏生言詩於魯則申培公於齊則轅固於燕則韓太傅嬰言禮則魯高堂生言春秋於齊則胡毋生於趙則董仲舒而公孫弘爲丞相封侯天下靡然向風矣）制曰蓋聞導人以禮風之以樂今禮廢樂崩朕甚愍焉故詳延天下方聞之士咸登諸朝（詳悉也方道也有道藝博聞之士也）其令禮官勸學講議洽聞舉遺興禮以爲天下先（舉遺謂經典遺逸者求而崇之）太常議曰聞三代之道鄉里有教勸學興禮崇化厲賢以風四方太平之原也因舊博士置弟子五十人太常擇年十八以上儀狀端正者補博士弟子昭帝舉賢良文學增博士弟子員數百人至成帝時劉向請興辟雍設庠序帝下公卿議會向病卒成帝末增弟子員三千人歲餘如故及王莽爲宰衡欲耀衆庶遂興辟雍增元士之子得受業如弟子甲乙之科　光武建武五年十月幸魯初起太學車駕還宮幸太學賜博士弟子各有差

增建武七年朱浮以國學既興宜廣博士之選上書曰先建大學造立橫舍車駕親臨觀饗舊事策試博士必廣求詳選惟賢是登　十九年拜桓榮爲博士車駕幸太學會諸博士論難於前榮被服儒衣辯明經義有蘊藉特加賞賜又詔諸生雅歌擊磬盡日乃罷　樊準上疏曰光武受命中興投戈講藝息馬論道孝明垂情古典游意經藝每享射禮畢正生自講諸儒並聽四方欣欣多名儒以充禮官其餘以經術見優者布在廊廟朝多皤皤之良華首之老每讌會則論難衎衎共求政化詳覽羣言響如振玉期門羽林介胄之士悉通孝經博士議郎一人開門徒衆百數化自聖躬流及蠻荒匈奴遣伊秩訾王大車渠來入就學　章帝元和二年五月賜博士員弟子在大學者布人三疋令郡國上明經者口十萬以上五人不滿十萬三人　和帝永元十二年三月賜博士員弟子在大學者布人三疋　安帝延光三年三月祀孔子及七十二子於闕里壬戌還京師幸太學　順帝即位翟酺爲將作大匠六年九月繕起太學上言孝文始置五經博士武帝大合天下之書孝宣論六經於石渠學者滋盛光武中興起大學博士舍內外講堂諸生橫巷爲海內所集明帝時辟雍始成欲毀太學太尉趙熹以爲太學辟雍皆宜兼存故並傳至今而頃頹廢至爲園採芻牧之處宜更修繕誘進後學帝從之乃以永建六年繕起太學更拓房室學者爲酺立碑銘於學云　陽嘉元年七月以太學新成試明經下第者補弟子增甲乙科員各十人

原質帝本初元年詔大將軍以下至六百石悉遣子弟就學每春秋輒於鄉射月一會有勤勉進用之端於是遊學者增至三萬餘生自本初後二十四年高生皓首見拔者少桓

帝建和初詔諸學生課試補官元嘉二年詔曰書生汝南胡憲陳留恭孝爽或六十以下常以月朔會辟雍垂白安貧童子頴川王通經拜太子舍人因試憲等補郎舍人後皆限六十以上七十以下年有增減不應得試（易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令五十在試科是應天地之數也）永壽二年復課試諸生補郎舍人獻帝建安中侍中鮑衡奏按王制立大學小學自王太子以下皆教以詩書而升之司馬謂之賢者任之以官故能致刑措之盛立太平之化也今學博士並設表章而無所教授兵戎未戢人並在公而學者少可聽公卿一千石六百石子弟在家及將校子弟見爲郎舍人皆可聽詣博士受業其高才秀達學通一藝太常爲作品式從之（晉虞摯決疑云漢初置博士而無弟子後置弟子五十人與博士俱共習肄禮儀又增滿五百人漢末至數千人）　獻帝初平四年十月太學行禮車駕幸永福城門臨觀其儀賜博士以下有差

原魏文帝黃初五年立太學於洛陽時慕學者始詣大學爲門人滿二歲試通一經者稱弟子不通一經罷遣弟子滿二歲通二經者補文學掌故滿三歲試通三經者擢高第爲太子舍人舍人滿二歲試通四經者擢其高第爲郎中郎中滿二歲能通五經者擢高第隨才敘用每試不通者各隨後輩復試試通如前補用

增成帝陽朔二年詔曰古之立太學將以傳先王之業流化於天下也儒林之官四海淵源宜皆明於古今溫故知新通達國體故謂之博士否則學者無述焉爲下所輕非所以尊道德也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丞相御史其與二千石中二千石雜舉可充博士位者卓然可觀　太和二年詔曰尊儒貴學王教之本也其高選博士才任侍中常侍者申勅郡國貢士以經學爲先　四年詔曰世之質文隨教而變兵亂以來經學廢絕後生進趣不由典謨豈訓導未洽將進用者不以德顯乎其郎吏學通一經才任牧民博士課試擢其高第者亟用其浮華不務道本者皆罷退之　劉馥正始中上疏曰黃初以來崇立太學二十餘年成者蓋寡由博士選輕諸生避役高門弟子恥非其倫學者有名而無實設教而無功宜高選博士取行爲人表經任人師者掌教國子依遵古法使二千石以上子孫年十五皆入大學明制黜陟　魏志王肅傳自初平之元至建安之末天下分崩人懷苟且紀綱既衰儒道尤甚至黃初元年之後新主乃復始掃除太學之灰炭補舊石碑之缺壞備博士之員錄依漢甲乙以考課申告州郡有欲學者皆遣詣太學太學始開有弟子數百人至太和青龍中中外多事人懷避就雖性非解學多求詣太學太學諸生有千數而諸博士率皆麤疏無以教弟子弟子本亦避役

竟無能習學冬來春去歲歲如是正始中有詔議圜丘普延學士時郎官及司徒領吏二萬餘人雖復分布見在京師者尚且萬人而應書與議者略無幾人又是時朝堂公卿以下四百餘人其能操筆者未有十人多皆相從飽食而退嗟夫學業沉隕乃至於此是以區區私心常責乎數公者各處荒亂之際而能守志彌篤者也（數公謂董遇賈洪邯鄲淳薛夏隗禧蘇林樂詳等七人為儒宗）

原晉武帝初太學生三千人太始八年有司奏太學生七十餘人才任四品聽留詔曰已試經者留之大臣子弟堪受教者令入學其餘遣還郡國咸寧二年起國子學（法周禮國子貴游子弟國子受教於師者也）惠帝元康三年以人多猥雜欲辨其涇渭於是制立學官品第五品以上得入國學

增王導上書曰自頃皇綱失統頌聲不興將二紀矣先進忘揖讓之容後生惟金鼓是聞干戈日尋俎豆不設先王之道彌遠非所以端本靖末也今若擇朝之子弟並入於學選明博修禮之士而為之師化成俗定莫尚於斯帝從之征南將軍戴邈言庠序廢宜向道崇儒以勵風化瑯琊王從之始立大學

原東晉元帝時太常賀循上言尚書被符經置博士一人又多故歷紀儒道荒廢學者能兼明經義者少且春秋三傳俱出聖人而義歸不同自前代通儒未有能通得失兼而學之者也況今學義甚頹不可令一人總之今宜周禮儀禮二經置博士二人春秋三傳置三人其餘則經置一人合八人太常車胤上言按三漢舊事博士之職惟舉明經之士遷轉各以本資初無定班魏及中朝多以侍中常侍儒學最優者領之職雖不同漢氏盡於儒士之用其揆一也今博士八人愚謂宜依魏氏故事擇朝臣一人經學最優者不繫位之高下常以領之每舉太常共研厥中其餘七人自依常銓選太興初欲脩立學校惟周易王氏尚書鄭氏古文孔氏毛詩周官禮記論語孝經鄭氏春秋左傳杜氏服氏各置博士一人其儀禮公羊穀梁及鄭易皆省不置博士（太常荀崧上疏曰昔武皇帝崇儒術以貫馬鄭杜服孔王何之徒章句傳注衆家之學置博士十九人二十州之中師徒相傳學士如林猶選張華劉實居太常之官以重儒教伏聞節省之制皆三分置二博士舊員十有九人今五經合九人準古計今猶未中半九人以外猶宜增置周易有鄭氏注其書根源誠可深惜儀禮所謂曲禮也鄭元於禮特明皆有證據昔周之衰孔子作春秋左丘明子夏造膝親受孔子沒丘明撰其所聞為之傳微辭妙旨無不精究公羊高親受子夏立於漢朝多可採用穀梁赤師徒相傳諸所發明或是左氏公羊不載亦足有所訂正臣以為宜各置一人以傳其學遇王敦難不行）孝武帝太元初於中堂立行太學於時無復國子生置太學生六十人國子生權銓大臣子孫六十人事訖罷（其國子生見祭酒國子單衣角巾執經一卷以代手板）自穆帝至孝武並以中堂為太學太元九年尚書謝石請興復國學以訓胄子頒下州郡普脩鄉校帝納其言明年選公卿二千石子弟生增造廟房

屋百五十五間而品課無章君子恥與其列國子祭酒殷茂上言臣聞舊制國學生皆取冠族華胄比列皇儲而中混雜蘭艾遂令人情恥之詔雖褒納竟不施行

增袁瓌成帝咸康三年上疏曰若得給其宅地備其學徒博士僚屬粗有其官則臣之願也疏奏成帝從之國學之興自瓌始

原宋武帝詔有司立學未就而崩文帝元嘉二十年立國學二十七年廢明帝太始中初置總明觀祭酒一人有元儒文史四科科置學士十人

增通鑑元嘉十五年豫章雷次宗好學隱居廬山尤明三禮毛詩以處士名至建康爲開館於雞籠山聚徒教授置生百餘人帝雅好文藝十六年使丹陽尹何尚之立元學太子率更令何承天立史學司徒參軍謝元立文學并次宗儒學爲四學帝數幸次宗學館令以巾褠侍講資給甚厚又除給事中不就久之還山又築室於鍾山西爲招隱館使爲太子諸王講自華林東門入延賢堂就業時國子學未立朱膺之庾蔚之並以儒學監總諸生

原齊高帝建和四年詔立國學置學生可五十人取王公以下子孫年十五以上二十以下家去都二千里爲限帝崩乃以國諱廢學武帝永明三年詔立學乃省總明觀名公卿以下子弟置生二百二十人其年秋中悉集東昏侯永元初詔依永明舊事廢學時有司奏國學太學兩存焉（領國子助教曹思文上表曰古之建國君人者必教學爲先將以節其邪情化人成俗今制書既下而廢學先聞將恐觀國之光有所闕也若有國諱宜廢昔漢武立學洎元始百餘年中未嘗暫廢其間豈無國諱永明以德太子故廢斯非古典尋國之有學本以興化致理故記云天子出征受命於祖受成於學今之國學即古之太學天子入國學以行禮也太子入國學以齒也太學之與國學斯是晉代殊其士庶異其貴賤耳然貴賤士庶皆須教國學太學兩存之也時立學太尉王儉復依晉代國子生單衣角巾執經代手板也）

增宣武時復詔營國學樹小學於四門大選儒生以爲小學博士員四十人雖黌宇未立而經術彌顯時天下承平學業大盛故燕齊趙魏之間橫經著錄不可勝數大者千餘人小者猶數百州舉茂異郡舉孝廉對揚王庭每年逾衆　梁武帝天監四年置五經博士各一人又置胄子律博士　五年置集雅館以招遠學　又詔皇太子及王侯之子年在從師者皆入學幸國子學策試胄子賜訓授之司各有差　陳天嘉以後稍置學官雖博延生徒成業蓋寡其所採掇蓋亦梁之遺儒　齊時師保凝丞皆賞勳舊國學博士徒有虛名惟國子一學生徒數十人耳胄子以通經進仕者惟博陵崔子發廣平宋游卿而已　周武帝保定三年幸太學以太傅燕公于謹爲三老而乞言焉天和九年詔諸胄子入學但束修於師不勞釋奠釋奠者學成之祭自今永以爲式

原隋文帝開皇中國子寺不隸太常自前代皆屬太常也

增煬帝即位後開庠序

國子郡縣之學盛於開皇之初徵辟儒生遠近畢至使相與講論得失於東都之下納言定其差次以奏聞於時舊儒多已凋亡惟信都劉士元河間劉光伯拔萃出類學通南北博極今古後生鑽仰諸經議疏搢紳咸宗師之既而外事四夷戎馬不息師徒怠散盜賊羣起方領矩步之徒亦轉死溝壑經籍湮沒於灰壚矣

原唐貞觀五年太宗數幸國學遂增築學舍千二百間國學太學四門亦增生員其書算各置博士凡三千二百六十員其屯營飛騎亦給博士授以經業無何高麗百濟新羅高昌吐蕃諸國酋長亦遣子弟請入國學之內八千餘人國學之盛近古未有置弘文館於上臺生徒三十人置崇文館於東宮生徒二十人（皆以皇族緦麻以上親皇太后皇后大功以上親散官一品中書門下平章事六尚書功臣身食實封者京官職事正三品供奉官三品子孫京官職事從三品中書黃門侍郎子孫爲之並尚書省補）西京國子監領六學（生徒皆尚書省補）一曰國子學生徒三百人（分習五經一經六十人以文武官三品以上及國公子孫從二品以上之曾孫爲之）二曰太學生徒五百人（每一經百人以四品五品及郡縣公子孫及從三品之曾孫爲之）三曰四門學生徒千三百人（分經與大學同其五百人以六品七品及侯伯子男之子爲之其八百人以庶人之俊造者爲之）四曰律學生徒五十人（取年十八以上二十五以下以八品九品子孫及庶人之習法令者爲之）五曰書學生徒三十人（以習文字者爲之）六曰算學生徒三十人（以習計數者爲之）凡二千二百一十人州縣生徒有差凡諸學皆有博士助教授其經藝每歲仲冬郡縣館監課試其成者長吏會屬寮設鄉飲之禮

增高宗龍朔二年東都置國子監明年以書學隸蘭臺算學隸秘閣律學隸詳刑　中宗神龍二年勅學生在學各以長幼爲序初入學皆行束脩之禮禮於師國子太學各絹三匹四門學絹二匹俊士及律書算學州縣各絹一匹皆有酒脯其束修三分入博士二分助教　詔宗室三等以下五等以上未出身願宿衛及任國子生其學業成而堪貢者宗正寺試送監舉如常法三衛番下有願入學者聽附國子監太學及律館習業蕃王及可汗子孫願入學者附國子學讀書　明皇開元五年始令鄉貢明經進士見訖國子監謁先師學官開講問義有司爲設食清資五品以上官及朝集使皆往閱禮　七年又令弘文崇文國子生季一朝參又敕州縣學生年二十五以下八品子若庶人以二十一以下通一經及未通經而聰悟有文詞史學者入四門學爲俊士即諸州貢舉省試不第願入學者聽　天寶十二載敕天下罷鄉貢舉人不由國子及郡縣學者勿舉選　代宗廣德二年詔曰古者設太學教胄子雖年穀不登兵革或動而俎豆之事不廢頃年戎車屢駕諸生輟講宜追學生在館習業度支給廚米　國子監成以魚朝恩行內侍監判國子監

事中書舍人常袞言成均之任當用名儒不宜以官者領之不聽命宰相以下送朝恩上　憲宗元和二年置東都監生一百員自天寶後學校益廢生徒流散永泰中雖置西監生而館無定員於是始定生員西京國子館生八十人太學七十人四門三百人廣文六十人律館二十人書算館各十人東都國子館十人太學十五人四門五十人廣文十人律館十人書館三人算館二人　後唐天成三年正月中書門下奏以祭酒之責歷朝所重爰從近代不重此官況屬聖朝方勤庶政須弘雅道以振時風望令宰臣一員兼判國子祭酒勅宜令宰臣崔協兼判其年八月十一日宰臣兼判國子祭酒崔協奏請國子監每年祗置監生二百員候解送至十月三十日滿數爲定又請須下諸道州府各置州學如有鄉黨備諳文行可舉者錄其事實申監司方與解送但一身就業不得影庇門户兼太學書生亦依此例不得因此便取公牒輒免本户差役又每年於二百人數内不奪時節有投名者先令學官考試校其學業深淺方議收補姓名勅宜依　宋初增修國子監學舍修飾先聖十哲像畫七十二賢及先儒二十一人像於東西廊之板壁　仁宗慶曆二年侍講王洙言國子監每科場詔下許品官子弟試藝給牒充廣文太學律學三館生或至千餘人即隨秋試及科場罷則生徒散歸考官倚席若此但爲游士寄應之所殊無國子肄習之法國子監詳定請自今試補學生聽讀五百日方許取解又國子監惟七品以上子孫試補八品以下至庶人子弟不與致容偶妄請倣唐制立四門學示國家育才之廣詔可　四年判監王拱辰等言首善自京師漢太學二百四十房千八百餘室生徒三萬人唐學舍亦千二百間今國子監才二百楹不足以容學者請以錫慶院爲太學從之明年三司言更造錫慶院之財費多乃復以太學爲錫慶院　皇祐末以胡瑗爲國子監講書專管勾太學數年進天章閣侍講猶兼學正瑗在學時每公私試罷掌儀率諸生會於首善令雅樂歌詩一夜乃散諸齋亦自歌詩奏琴瑟之聲徹於外瑗在湖學教法最備始建太學有司請下湖學取瑗之法以爲太學法至今爲著令　神宗熙寧元年增太學生員慶曆中嘗置内舍生二百人至是又增置一百尋詔以九百人爲額　四年侍御史鄧綰言國家治平百餘年雖有國子監僅容釋奠齋庖而生員無所容至於太學未嘗營建止假錫慶院廊廡數十間生員纔三百人請以錫慶院爲太學仍修武成王廟爲右學乃詔盡以錫慶院及朝集院西廡建講書堂四諸生齋舍官掌事者直廬略具自

主判官外益至直講總而爲十員率二員共講一經委中書選差或以判官奏學生員釐爲三等初入學爲外舍外舍升內舍內舍升上舍上舍員以百內舍二百外舍不限員各以其經從所講官受學月考試其業優等上中書其正錄學諭以上舍生爲之經各二員學行卓異者主判直講復保上中書審察奏除官先有職掌者已受官仍與舊職俟直講教授有闕次第選用　哲宗元祐六年岑象求等言國學設師生而禁其謁見無從叩問禮部詳度許從長貳請益仍立講訓考課之式私試既不鎖宿則是日講說亦不廢　徽宗崇寧元年命將作少監李誡即城南門外相地營建外學是爲辟廱蔡京又奏古者即內外皆有學周成均蓋在邦中而黨庠遂序則在國外臣親承聖詔天下皆興學貢士即國南建外學以受之俟其行藝中率然後升諸太學凡此聖意悉與古合今上其所當行者太學專處上舍內舍而外學則處外舍生太學上舍本額一百人內舍二百人今貢士盛集欲增上舍至二百人內舍六百人外舍三千人外學爲四講堂百齋齋列五楹一齋可容三十人士初貢至皆入外學經試補入上內舍始得進處太學太學外舍亦令出居外學俟學成奏行之其勑令格式悉用太學見制國子祭酒總治學事外學官屬司業丞各一人稍減太學博士正錄員歸外學仍增博士爲十員正錄爲五員學士充學諭者十人直學二人俟貢士至爲之置制　王宮大小學教授立考選法　詔取士皆從學校三舍罷科舉法　大觀三年提舉淮東常平徐敢言蔭補入官人須隸學及一年不犯上三等罰方許親銓試書爲第一人比銓試推恩從之　高宗建炎初詔即駐蹕所置國子監立博士二員以隨幸之士三十六人爲監生　十三年始建太學置祭酒司業各一員博士三員正錄各一員養士七百人上舍生三十員內舍生百員外舍生五百七十員凡諸道住本貫學滿一年三試中選不犯第三等以上罰或雖不住學而曾兩預釋奠及齒於鄉飲酒者聽取應充弟子員是歲秋季始開補試者五千人自後春秋兩補三舍舊法凡四百十條紹興重修視元豐尤密　王喚知臨安府括民間冒占白地錢歲入十二萬緡有奇爲太學養士之費　孝宗隆興三年黃倫以兩優釋褐自紹興建學至是始有兩優用崇寧恩例授承務郎國子錄　光宗紹熙三年禮部侍郎倪思請混補以徠多士詔兩省臺諫可否於是禮部尚書趙汝愚等合奏曰伏承詔書講論混補之法蓋有根本之論稍師古始而言　我國家恢儒　右文列聖一揆內自京師

外至郡縣皆有學慶曆以後文物彬彬幾與三代同風逮至崇寧創行舍法誠得黨庠遂序之遺意故一時學者粗知防檢非冠帶不敢行於道路遇鄉曲之長及學校之職則斂容而避之習俗誠美矣而其失也在於專習經義崇尚老莊廢黜春秋絕滅史學又罷去科舉遂使寒畯之士進取無他途事理俱違旋行廢革炎祚中興始建太學於行都行貢舉於諸郡然務競之風勝忠信之俗違亦惟榮辱升沉皆不由乎學校至於德行道藝惟取決於糊名苟爲雕篆之文無復進修之志視庠序如傳舍目師儒如路人季考月書盡成文具臣請遠稽古制近酌時宜不煩朝廷建官不勞有司增費惟重教官之選仍假守貳之權倣舍法以育才因大比而取士考終場之數定所貢之員期以次年試於太學庶養士修實行不事虛文漸復淳風仰裨大化有三舍之利而無三舍之害其諸州教養課試升貢之法下有司條上思議遂寢時朱熹門人或問三舍法如何熹曰欠去根頭理會若太學無非望之恩又於鄉舉額窄處增之則人自安鄉里矣　寧宗慶元二年以國子生員多僞濫制自今職事官期親釐務官子孫乃得試補凡監學生皆給綾牒若告謁在外遇科舉則試於漕司　元太宗六年以馮志常爲國子學總教命侍臣子弟十八人入學　世祖至元八年正月始下詔立京師蒙古國子學教習諸生於隨朝蒙古漢人百官選子弟俊秀者入學然未有員數　至元十四年立國子學而定其制設博士通掌學事分教三齋凡讀書必先教經小學論語孟子大學中庸次及詩書禮記周禮春秋易博士助教親授句讀音訓正錄伴讀亦以次而傳習之次之抽簽令諸生復說其功課對屬詩章經解史評則博士出題生員具稿先呈助教俟博士既定始錄附課簿以憑考校　至順二年制舉童子皆以天資穎悟超出兒輩或能默誦經文書寫大字或能綴緝辭章講說經史並令入國子學教育之惟張泰山尤精篆籀陳元麟能通性理業留耕問以四書大義則對曰無過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時人以遠大期之　【原】班彪奏曰臣聞師曰太學明堂辟雍者禮樂之府詩書之林也　【增】三輔舊事曰漢太學在長安門東書社門立五經博士員弟子萬餘人學中有市有獄光武東遷學乃廢　黃圖曰禮小學在公宮之南太學在城南就陽位也去城七里王莽爲宰衡起靈臺作長安門宮南去提三百步起國學於郭內之西南爲博士之宮寺門北出正於其中央爲射宮門西出殿堂南嚮爲牆選士肄射於此中此之外爲博士舍三十區周環之此之東爲長滿倉北

爲會市但列槐樹數百爲隧無牆屋諸生朔望會此市各持其郡所出貨物及經書傳記笙磬樂相與買賣雍雍揖讓或論說槐下其東爲太學宮寺門南出置令丞吏詰奸宄理詞訟五博士領弟子員三百六十六經三十博士弟子萬八百人主事高弟侍講各二十四人學士同舍行無遠近皆隨檐雨不塗足暑不暴首　司馬氏曰易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孔子曰辭達而已矣然則史者儒之一端文者儒之餘事至於老莊虛無固非所以爲教也夫學者所以求道天下無二道安有四學哉　東坡蘇氏曰學莫盛於東漢士數萬人噓枯吹生自三公九卿皆折節下之三府辟名常出其中其取士議政可謂近古然卒爲黨錮之禍何也曰此王政也王者不作士自以其私意行之於下禍敗固宜　致堂胡氏曰東晉請建學校者惟戴邈與袁焉三君子懇懇言之而終不能革清談之俗還孔孟之教任是責者其庾亮乎　朱子大學章句序曰人生八歲則自王公以下至於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學而教之以洒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及其十有五年則自天子之元子衆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與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學而教之以窮理正心脩己治人之道此又學校之教大小之節所以分也

太學二

原右學（殷制）　東膠（周制）　學官（漢立太學之官）　書府　教胄子（虞書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胄子注胄子國子也）　糾學士（通典東膠所以糾收學士）　養儁德（說文侯孝經傳曰太學中學也庠言養也所以養儁德也）　示敬道（學記曰太學始教皮弁祭菜示敬道也）　博士掌教（劉敞疏曰宜高選博士取行爲人表經任人師者掌教國子）　化民成俗（詳學一）　師氏詔王（詳學一）　教學爲先（古者建國教學爲先）　入學以齒（皆以長幼爲序不以尊卑爲差）　承師問道（詳大戴禮見學一）

圖教養（周禮保氏掌諫王惡而養國子以道乃教之六藝）　論說（禮記大司成論說在東序）　光武立學（東觀漢記光武五年初起太學）　裴頠刻經（晉惠帝時裴頠奏脩太學始寫石經）　三代學（孟子曰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　四代學（見禮記詳學一）　漢設學（漢室龍興開設學校旁求儒雅以闡大猷）　唐廣學（太宗廣學舍千三百盈）　補弟子（後[illegible]帝紀詳學一）　增遊學（順帝感翟酺之言乃更脩黌宇凡所造構二百四十房千八百五十室自是遊學增盛至三萬餘人）　國橋門（詳學一）　祭豐宗（詳學一）　營國子監（建隆三年始營國子監置學舍諸有司署脩祠宇塑繪先聖先儒之像車駕臨幸）　廣錫慶院（慶曆四年王拱辰言國子監才二百楹制度狹請以錫慶院爲太學葺講殿備乘輿臨幸）

原傳習雅言　討論大義　揚先儒之風　知要道之善　既闡文明之教　咸五登三　將令儒學之徒聞一知十

太學三

〔銘〕後漢李尤太學銘曰漢遵禮典崇興六藝修周之禮掃秦之獘建儒宮廣置異記開延學者勸以爵位

〔表〕宋蘇軾賀駕幸太學表畧曰原廟既崇廣孝之風蹕次儒宮復示右文之化禮行一日風動四方臣聞五學之臨三代所共蓋天子不敢自聖而盛德必有達尊在漢永平始舉是禮雖臨雍拜老有先王之規而正坐自講非人主之事豈如允哲退託不能奠爵伏興意默通於先聖橫經問難言各盡於諸儒恭惟皇帝陛下文武憲邦聰明齊聖大度同符於藝祖至仁追配於昭陵爰舉舊章以興盛節臣早塵法從久侍經帷永矣馳誠想聞合語於東序斐然作頌行觀獻馘於西戎

淵鑑類函卷一百六十

淵鑑類函卷一百六十一

禮儀部八（釋奠 州郡學 鄉飲酒 養老） 增 武學

釋奠一

增 釋奠釋菜祭之略者也古之入學者釋菜禮其先師其學宮四時之祭乃皆釋奠釋奠有樂無尸後世不徧舉四時獨春秋行事而已 原 周制凡立學必釋奠先聖先師及行事必以幣（謂天子命之教始立學官者也先聖若周公孔子） 凡釋奠者必有合也（國無先聖先師則所釋奠者當與鄰國合也） 有國故則不（故謂國有可爲先聖先師者若唐虞有夔伯夷周有周公魯有孔子各自奠之不合之也） 凡學春官釋奠於先師秋冬亦如之（官謂禮樂詩書之官也周禮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爲樂祖祭於瞽宗此之謂先師之類不言夏從春可知釋奠者設薦饌酌而已無迎尸以下之事焉耳） 始立學者既釁器用幣（禮樂之器成則釁之又用幣告先聖先師以器成也） 然後釋菜（告先聖先師以器成乃時將用也） 不舞不授器（釋菜禮輕也釋奠則舞舞則授器司馬之屬司兵司戈司盾祭祀授舞者兵也） 乃退儐於東序一獻無介語可也（言乃退者謂得立三代之學者釋菜於虞庠則儐賓於東序也魯之學有米廩東序瞽宗也） 天子視學大昕鼓徵所以警眾也（早昧爽擊鼓以召衆也凡用樂大胥以鼓徵學士） 衆至然後天子至乃命有司行事興秩節祭先師先聖焉（興猶舉也秩常也節猶禮也使有司攝其事舉常禮焉祭先師先聖不親祭之者視學觀禮耳非爲彼報也） 有司卒事反命（告祭畢也祭畢天子乃入） 將出征受命於祖（告祖也） 受成於學（定兵謀也） 出征執有罪反釋奠於學以訊馘告（釋菜奠幣禮先師也訊馘所生獲斷耳者詩云執訊獲醜又曰在頖獻馘馘或爲國也） 禮記月令曰上丁命樂正習舞釋菜天子乃率公卿諸侯大夫親往視之注云樂正樂官之長也命舞者順萬物始出地鼓舞也將舞必釋奠於先師 夏小正曰二月丁亥萬用日丁亥者吉日也萬者干戚舞也學者大學也謂今時大舍菜也（注釋置也爲置牲幣之奠於文宣王廟） 增 月令仲春之月上丁命樂正習舞釋菜仲丁又命樂正入學習舞 學記大學始教皮弁祭菜示敬道也 正義曰凡釋奠有六始立學釋奠一也四時釋奠有四通前五也王制師還釋奠於學六也釋菜有三春入學釋菜合舞一也釁器釋菜二也學記皮弁祭菜三也 漢高祖十二年十一月上行自淮南還過魯以太牢祀孔子 光武建武五年上幸魯使大司空祀孔子 明帝永平十五年三月幸孔子宅祀仲尼及七十二弟子親御講堂命皇太子諸王說經 章帝元和二年春帝東巡還過魯幸闕里以太牢祀孔子及七十二人作六代之樂大會孔氏男子二十以上者六十三人命儒者講論語帝謂孔僖曰今日之會於卿宗有光榮乎對曰臣聞明王聖主莫不尊師貴道今陛下親屈萬乘辱臨敝里此乃崇禮先師增

輝聖德至於光榮非所敢承帝笑曰非聖者子孫焉有斯言乎　安帝延光三年幸泰山祀孔子及七十二弟子於闕里　魏文帝黃初二年詔曰昔仲尼資大聖之才懷帝王之器當衰周之末無受命之運在魯衛之朝敎化乎洙泗之上栖栖焉遑遑焉欲屈己以存道貶身以救世于時王公終莫能用之乃退考五代之禮脩素王之事因魯史而制春秋就太師而正雅頌俾千載之後莫不宗其文以述作仰其聖以成謀可謂命世之大聖億載之師表者也遭天下大亂百事墮壞舊居之廟毀而不脩褒成之後絕而莫繼闕里不聞講誦之聲四時不覩蒸嘗之位斯豈所謂崇禮報功盛德百世必祀者哉其以議郎孔羨爲宗聖侯邑百户奉孔子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户吏卒以守衛之　(原)魏齊王正始中每講經徧輒使太常釋奠於辟雍以太牢祀孔子以顏回配　晉武帝太始七年惠帝元康三年二釋奠皆於太學惠帝之爲太子及愍懷太子講經竟並親釋奠於太學太子進爵於先師中庶子於顏回也　東晉明帝之爲太子亦行釋奠禮成穆孝武三帝皆親釋奠惟成帝在辟雍自是一時制也孝武以大學在水南懸遠有司議依穆帝升平元年於中堂權立行太學釋奠禮畢會百官六品以上（時無國子生有司奏應須二學生百二十人太學生取見人六十國子生權銓大臣子孫六十人事訖罷）　宋文帝元嘉二十二年太子釋奠採晉故事（裴松之議應舞六佾宜設軒懸之樂牲牢器用悉依上公）祭畢親臨學宴會太子以上悉在　齊武帝永明三年有司奏宋元嘉舊事學生到先釋奠先聖先師禮又有釋菜未詳今當行何禮用何樂及禮器時從喻希議用元嘉故事設軒懸之樂六佾之舞牲牢器用悉依上公　梁武帝天監八年皇太子釋奠周捨議既惟大禮請依東宮元會太子著絳紗襮（音博衣領也）樂用軒懸合升殿坐者皆服朱衣帝從之又有司以爲禮云凡爲人子者升降不由阼階吏部郎徐勉議鄭康成云由命士以上父子異宮宮室既異無不由阼階之禮請釋奠及宴會太子升堂並宜由東階若輦駕幸學自然中階及預會賓客依舊西階大同七年皇太子表其子寧國臨城公入學時議者以與太子有齒胄之議疑之僕射臣纘等以爲參點回路並事宣父鄒魯稱盛洙汶無譏師道既光得一資敬無虧亞二制可　北齊將講於天子講畢以一太牢釋奠孔宣父配以顏回列軒懸樂六佾舞皇太子每通一經及新立學必釋奠禮先聖先師每歲春秋二仲常行其禮每月朔制祭酒領博士以下及國子諸學生以上太學四門博士升堂助敎以下太學諸生階下拜孔聖揖顏回日出行事其郡學則於坊內立孔顏廟博士以下

亦每月朔（[illegible]臣之義著師弟[illegible]而師責之分明矣）　隋制國子寺每歲四仲月上丁釋奠於先聖先師年別一行鄉飲酒禮（州郡學則以春秋仲月釋奠州郡縣亦每年於學一行鄉飲酒禮）　唐武德二年於國子學立周公孔子廟各一所四時致祭（貞觀二十一年以左丘明以下二十二人同享）初以儒官自為祭主直云博士姓名昭告於先聖又州縣釋奠亦博士為主許敬宗奏曰秦漢釋奠無文魏氏則太常行事自晉宋以降時有親行而學官為主全無典實在於臣下理不合專今請國家釋奠令國子祭酒為初獻詞稱皇帝謹遣仍令司業為亞獻博士為終獻其州學刺史為初獻上佐為亞獻博士為終獻縣學令為初獻丞為亞獻主簿及尉通為終獻循附禮令以為永制七年二月高祖幸國子學親臨釋奠引道士沙門與博士雜相駁難久之貞觀十四年二月太宗幸國子學親釋奠永隆二年二月皇太子親行釋奠之禮開耀元年二月皇太子釋奠於國學景龍二年七月皇太子將親釋奠於國學有司草儀注令從臣皆乘馬著衣冠　增太宗貞觀二年房元齡等建議武德中詔釋奠於太學以周公為先聖孔子配享臣以為周公尼父俱稱聖人庠序置奠本緣夫子故晉宋梁陳及隋大業故事皆以孔子為先聖顏回為先師歷代所行古今通允伏請停祭周公升孔子為先聖以顏回配從之　十一年封孔子裔德倫為褒聖侯脩宣尼廟於兗州給戶二十充享祀　二十一年詔以左丘明卜子夏公羊高穀梁赤伏勝高堂生戴聖毛萇孔安國劉向鄭衆杜子春馬融盧植鄭康成服子慎何休王肅王輔嗣杜元凱范甯賈逵等二十一人代用其書垂於國胄自今有事於太學並令配享尼父廟堂　高宗永徽中制改周公為先聖夫子為先師顏回左丘明從祀顯慶二年長孫無忌等議曰成王幼年周公踐極制禮作樂功比帝王所以為湯文武成王周公為六君子又說明王孝道乃述周公嚴配此即姬旦鴻業合同王者祀之儒宮就享實貶其功仲尼生衰周之末拯文喪之弊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弘聖教於六經闡儒風於千世故孟軻稱生民以來一人而已自漢以降奕葉封侯崇奉其聖迄於今日胡可降茲上哲俯入先師且丘明之徒見行其學貶為從事亦無故事今請改令從詔於義為允其周公仍依別禮配享武王詔從之　開元八年國子司業李元瓘奏言先聖宣父配坐先師顏子道亞生知才光入室請據禮文合從坐侍又四科閔子騫等並服膺儒術親承聖教雖復列像不參享祀謹按何休等猶霑從祀豈有升堂入室之子

獨不霑配享之餘望請春秋釋奠列享幷命有司圖形於壁兼爲立贊詔曰顏子等十人宜爲坐像悉令從祀曾參大孝德冠同列特爲塑像坐於十哲之次圖畫七十弟子及二十二賢於廟壁上以顏子亞聖親製贊書於石仍令當朝文士分爲之贊題其壁焉　二十七年詔曰弘我王化在乎儒術能發此道啓迪含靈則生人以來未有如夫子者也所謂自天攸縱將聖多能德配乾坤身揭日月故能立天下之大本成天下之大經美政教移風俗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人到於今受其賜不其猗歟嗚呼楚王莫封魯公不用俾夫大聖才列陪臣棲遑旅人可知矣年祀寖遠光靈益彰雖代有褒稱而未爲崇峻不副于實人其謂何夫子旣稱先聖可追諡爲文宣王顏子旣云亞聖須優其秩　又孔子格言參也稱魯雖居七十之數不載四科之目頃雖參於十哲終未殊於等倫久稽先旨俾脩舊位庶乎禮得其序人咸式瞻命所司奠祭亦如釋奠之禮七十子並宜追贈

永泰二年脩國學祠堂成祭酒蕭昕始奏釋奠　貞元二年釋奠自宰臣以下畢集於國學學官升講座陳五經大義及先聖之道　十五年歸崇敬奏釋奠祝版御署訖北面而揖臣以爲其禮太重按禮尚父授周武王丹書武王東面受之請參酌輕重庶得其宜　後唐長興三年蔡同文奏勅文宣王廟四壁英賢自此每釋奠宜准郊祀錄各陳醴醢等諸物以祭　周廣順二年以文宣王四十三代孫爲曲阜令賜緋魚袋以顏淵裔孫顏涉爲曲阜主簿仍勅兗州脩葺祠宇墓側禁樵採　宋初春秋二丁仲冬上丁命官行釋奠如舊典　太祖建隆三年詔廟門令立戟十六枝　祥符五年詔改元聖文宣王諡爲至聖文宣王避聖祖名也　仁宗景祐元年詔釋奠用登歌　至和二年詔封孔子後爲衍聖公　神宗熙寧八年判監常秩等言文宣王冕用九旒顏子以下各依郡國縣公侯伯正一品至正四品冠服制度庶合禮令從之　元豐六年吏部尚書曾孝寬言孟軻有廟在鄒未加爵命詔封鄒國公　七年禮部言乞以鄒國公同顏子配食宣聖荀況揚雄韓愈並從祀於左丘明等二十二賢之間從之封伯爵頒行天下學廟塑像春秋釋奠行禮　元祐三年太常寺言國子監顏子孟子配享之位即與閔子騫等從祀之位同作一列雖坐次稍出而在文宣王帳座之後於配食之禮未正請改正顏子而下從享位次爲圖頒示天下從之　大觀元年大司成強淵言攷禮經士始入學釋菜請自今每歲貢士始入辟雍並以元日釋菜於先聖從之　四年詔先聖廟用戟二十四文宣王執鎮圭並如王

者之制　崇寧四年八月詔從國子司業蔣靜之請改用冕十二旒服九章而又圖繪頒之天下執圭列戟並從王者制度　徽宗時詔以王安石配享孔子廟設位於鄒國公之次　欽宗靖康元年楊時言王安石學術之謬乞追奪王爵毀去配享之像詔王安石依鄭康成例從祀　紹興十三年上幸學止輦大成殿外入幄更臣班列於庭上出幄升東階跪上香執爵三祭酒再拜如常儀　宋度宗咸淳三年帝釋奠於孔子以顏淵曾參孔伋孟軻配列邵雍司馬光從祀又陞顓孫師於十哲　元世祖中統二年詔宣聖廟有司歲時致祭月朔釋奠八月丁酉命開平守臣釋奠於宣聖廟十年大都宣聖廟成行釋奠禮牲用太牢樂用登歌　明洪武元年遣官釋奠於先師孔子定以仲春仲秋二上丁日降香遣官祭於國子學　四年更定孔子釋奠祭器禮物各置高案籩豆簠簋登鉶悉用磁器牲用熟樂舞生擇監生及文職大臣子弟在學校者預教習之　十五年詔天下通祀孔子頒釋奠儀　二十六年頒大成樂於天下府學令州縣如式製造　永樂八年令天下文廟聖賢衣冠繪塑不合古制者悉改正　二十八年黜莽大夫揚雄進漢董仲舒從祀　正統元年令刊印儒學從祀先賢名爵位次頒行天下永爲遵守　二年以宋儒胡安國蔡沈眞德秀從祀　三年禁天下祀孔子於釋老宮　又定祭丁品物其不係出產者鹿兔以羊代榛栗以土產果品代　八年追封元吳澄爲臨川郡公從祀　景泰六年以兩廡祭品儉薄從太常寺奏增豕四隻棗栗各五十斤黍稷各一斗形鹽五十斤及行南京國學一例增設　成化二年追封董仲舒爲廣川伯胡安國爲建寧伯蔡沈爲崇安伯眞德秀爲浦城伯十二年增樂舞爲八佾籩豆各爲十二　弘治九年追封宋楊時爲將樂伯從祀　世宗嘉靖九年上用大學士張孚敬等議釐正祀典撤去塑像改大成至聖文宣王爲至聖先師孔子神位四配爲復聖顏子宗聖曾子述聖子思亞聖孟子神位十哲以下凡及門弟子皆止稱先賢某子神位左丘明以下稱先儒某子神位凡舊封公侯伯爵盡皆革去　長樂劉氏曰周有天下立四代之學虞庠則以舜爲先聖夏學則以禹爲先聖殷學則以湯爲先聖東膠則以文王爲先聖各取當時左右四聖成其德業者爲之先師以配享焉此天子立學之法也

〔對〕尊師 貴齒（潘尼釋奠詩曰敦書講業研幾通理尊師重道釋奠崇祀德成教備云不杜袁曜詩曰南庠貴齒東學尚親畢弟下同降禮師臣國冠濟濟方領栒栒）重道 崇儒（上見尊師注下見顏延之釋奠詩）肆業 講藝（袁曜詩講業研幾含貞旻始語奇遠秦筆纂驪起英夏惜惜時容臺臺德奢并衛陳信爲恥下見顏延之詩）立學 啓庠（上詳通典王僧達詩時泰道暢禮備樂備啓庠選俊博學深求異人講華徵美雲浮師尊訓洪嘉徽巖柔）祭藻 舞戚（學記皮弁祭菜示敬道也注菜芹藻之屬下詳釋奠一）齊齊 濟濟（王胡之表曰伏承仰遵古典以今月吉日釋奠先聖率土臣民嚬風戴悅臣宿嬰重患不獲陪列豫觀盛禮之容仰望雲漢伏抃欣躍下見傳咸頌）陳牲 釋菜（李[illegible]詩洙澤南[illegible][illegible]山北西香曰師氏陳牲委奠神具醉止[illegible]言嘉賓下詳釋奠一）禮師 尚齒（摯虞頌曰如彼泉流不盈不運講業既終禮師釋奠升[illegible]析[illegible]上下惟懿雍雍其來盡盡其見何承天頌乃昔孔顏[illegible][illegible]奉其自天由異代同符經備講治研[illegible]識理道貴崇業降尊尚齒）尊道 悅學（潘尼頌[illegible]留精衛敦悅古訓尊道[illegible]降心下問[illegible]以金[illegible]光以玉潤如川之升加乾之運何承天詩貴中宣[illegible][illegible]音[illegible]遠誠事味畢備禮明發明發伊何悅學崇儒顯言西雍延想沂洙）探幽 論奧（潘尼頌乃延台保乃命學臣探幽[illegible]故知[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論義奧綜析毫芒賦納以言履[illegible]孔彰普[illegible]並[illegible]和樂[illegible][illegible]）師臣 曹子（上詳貴齒注下詳傳咸頌）觀禮 講經（上丁釋奠於國學觀其禮也[illegible]正始中齊王每講經輒使太常釋奠先聖先師於辟雍不躬親）〔增〕習舞 登歌（並詳釋奠一）待致諸子（周禮大胥掌學士之版以待致諸子春入學舍采合舞秋頒學合聲注云諸子學舞者版籍也大胥主此籍以待當召聚學舞者舍即釋也采讀爲菜）惟享仲尼（范堅書問馮懷曰漢代以來釋奠先師惟仲尼不及公旦何也馮答曰若如來者之談亦當憲章堯舜文武豈惟周公乎）〔原〕兩楹之奠（[illegible]禮祀事兩楹之奠）三獻之儀 式遵前典 敬享先師 序齒於虞庠 展義於禰廟

釋奠三

〔原〕〔詩〕宋顏延之侍皇太子釋奠詩曰國尚師位家崇儒門稟道毓德講藝立言俊明爽曙達義茲昏永瞻先覺顧惟後昆虞庠飾館睿圖炳睟偉仁景集抱智膺至踵門陳書躡屐獻器澡身元淵宅心道秘伊昔周儲聿光往記思皇世哲體元作嗣資此夙知降從經志正殿虛筵司分簡日尚席函丈丞疑奉職侍言稱辭傳史秉筆妙識幾音王載有道肆義方訊大教克明敬躬祀典告奠聖靈禮屬觀盥樂薦歌笙獻終蕢吉即宮廣宴堂設象筵庭宿金縣台保奉徵皇威比彥肴乾酒澄端服整弁　齊蕭子良詩曰霜輕流日風送夕雲雕甍結綠綺井生文四璉合旨八蓋紓芬　王儉詩曰禮惟國幹義實民端身由業澡世以教安金鎔乃器水衛伊潤漸芳對[illegible]嚴冰園寒替宗務時預宮善誘杳此含生晴被仁壽淳移雅缺歷茲永久道著奠師獨學誰友三光載展入霄豈鳳動萬宮雲集參館禮道仁周崇趨英漢神保爰格祝史斯贊[illegible]宅既妹德馨是與降覽上庠并審東序觀宰金貞蕃華玉暑時彥華華圖冑楚楚　梁任昉詩曰在昔歸運阻亂弘多夷山製宇畫海爲家風雲

改族日月增華欽聖茲遠懷道茲沖踐言動俗果行移風進往一簣畧或三豪外實因木金亦在鎔惟神知化在物立言樂正雅頌咸被後昆告奠明祀觀道聖門日月不息師表常尊　沈約詩曰尊學尚矣道亦遐哉啓圖觀祕闕苑興才事高東序義邁雲臺義義德傳灼灼英台復禮曲臺反樂宣榭闕文內舉楷軒外駕結朋千里從師百舍肇典必脩闕祀咸薦廻鑾厥爵撰金委奠肆士辨儀胥人事縣髣髴神蹤徘徊靈睠　又爲南郡王侍太子釋奠宴詩曰陵季相沿訓隨世殆政缺雅乖風離化改禮亡社廢樂沈河海二雍靡構四教誰採曕震亟峻義屬重覆橫書清道晦彼生知　又詩曰義重師匡業貴虛受襄野順風西河杜帚表跡虧光降情遐肯道御百靈神行萬有尊學尚矣繼列傳徽旗章或舛茲道莫違自堂及室異軫同歸洋洋化範楚楚儒衣

（原）頌　晉傅咸頌曰烝烝皇儲既睿且聰神而明之夫豈發蒙謙以制禮靡事不恭企茲良辰卜近于中乃脩嘉薦于國之雍敬享先師以酬聖功亹亹皇儲希心闕里光光輿服穆穆容止祇奉聖靈躬承明祀濟濟儒生侁侁胄子清酒于觴匪宴斯喜欣道之弘自今伊始　潘尼頌曰三光迭運五德代徵黃精既沈素靈乃暉有皇承天造我晉纘祚以大寶登以龍飛聖容穆穆侍講閶闔抽演微言啓發道真探幽窮賾溫故知新曰皇儲后體神含幾兆吉先見知來動徵　陳徐伯陽頌曰穆穆皇儲義義副主道尊主鬯德崇監撫春誦夏絃冬書秋羽漢召趨幄周朝問豎翔集禮闈道遙義府四海無浪三階已平儲駕戾止和鸞有聲弘風講肆崇儒肅成丹書賁道黃金賤籯洙泗興業闕里增榮青槐陰市元晃飛纓

（原）文　晉庾亮祭孔子文曰維咸康三年荆豫州刺史都亭侯庾亮敬告孔聖明靈詩書煥於唐虞憲章盛於文武然後黎元時雍彝倫攸敘幽厲頹構王綱絕紀高岸爲谷六合錯否上陵夷而失教下苟免而無恥公以元聖之靈應感圓通萬物我賴匪我求蒙夫子既沒洪範乖流秦雖慢道漢聿孔修洎我皇晉仰欽大猷宗聖既建遐胄俾侯令月吉辰祇陳大禮磬管鏘鏘威儀濟濟嘉奠既設欽若靈規心存鳳德尚想來儀神其歆之降鑒在斯　梁元帝祭文曰粵若宗師猗歟乃聖維岳降神維天所命上善如水至人若鏡　又祭顏子文曰欽哉體一亞彼至人乍分介石時知落鱗不先稱寶席上爲珍致虛守靜曲巷安貧欽風味道其德有鄰　陸倕祭孔子文曰於惟上德是曰聖真克明克俊知化窮神研幾善誘藏用顯仁利同道濟成俗教民道尊功倍德

溥化光離經辨志濟濟洋洋

州郡學一 **增**武學

原物理論曰學者植也　五經通義曰三王敎化之宮總名爲學　禮記曰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　**增**王制命鄉簡不率教者以告耆老皆朝於庠元日習射上功習鄉上齒注此庠謂鄉學也疏云習射上功在州學習鄉上齒在黨學初時耆老會于庠學乃擇元日就州學習射卽黨學習鄉習射習鄉各在一處也　又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注移名於司徒也　周禮州長正月之吉各率其州之民而讀法以攷其德行道藝而勸之以糾其過惡而戒之若以歲時祭祀州社則屬其民而讀法亦如之春秋以禮會民而射於州序　黨正四時之孟月吉日則屬民而讀邦法以糾戒之春秋祭禜亦如之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於序以正齒位　**原**尚書大傳曰稷鉏已藏歲事欲畢餘子皆學十歲始入小學見小節踐小義十八始入大學見大節踐大義　**增**三禮義宗周人又以虞氏之庠爲六鄉之學夏氏之序爲六遂之學亦以序爲黨學謝爲州學鄉學在郊之外遂學在遠郊之上儀禮云州學名豫鄭注云豫宜從謝州立謝者下鄉也今文豫爲序序乃夏學非也周禮州學爲序者字之誤也序庠制有室豫制無室　禮明堂位米廩有虞氏之庠也序夏后氏之序也瞽宗殷學也頖宮周學也　**原**漢書曰三代之道鄉里有教夏曰校殷曰庠周曰序

增漢文翁爲蜀郡守仁愛敎化見蜀地僻陋有蠻夷風文翁欲誘進之乃選郡縣小吏開敏有材者張叔等十餘人親自飭厲遣詣京師受業博士或學律令減省少府用度買刀布蜀物齎計吏以遺博士數歲郡生皆成就還歸文翁以爲右職用次察舉官有至郡守刺史者又脩起學宮於成都市中招下縣子弟以爲學官弟子爲除更由高者以補郡縣吏次爲孝弟力田常選學官僮子使在便坐受事每出行縣益從學官諸生明經飭行者與俱使傳教令出入閨閤縣邑吏民見而榮之數年爭欲爲學官弟子富人至出錢以求之由是大化蜀地學於京師者比齊魯焉至武帝時乃令天下郡國皆立學校官自文翁爲之始云　平帝元始三年立學官郡國曰學侯國曰校校學置經師一人鄉曰庠聚曰序序庠置孝經師一人　何武爲刺史行部必先卽學宮見諸生試其誦論問以得失　世宗建武六年李忠爲丹陽守以丹陽越俗不好學乃爲起學校習禮容春秋

鄉飲選用明經郡中向慕之 原續漢書曰明帝永平二年上始帥郡國縣道行鄉飲酒禮於學校 增明帝永平十年幸南陽召校官弟子作雅樂奏鹿鳴帝自御塤篪和之以娛嘉賓 韓延壽守潁川教以禮讓令文學校官諸生皮弁執俎豆從爲東郡延壽爲吏上禮義好古教化所至必聘賢士表孝弟有行脩治學宮春秋鄉射陳鐘鼓管絃盛升降揖遜 寇恂爲汝南太守脩學校教生徒聘能爲左氏春秋者親受學焉 任延爲武威太守造立校官自掾吏子孫皆令習業受業復其徭役章句既通悉顯拔榮進之郡遂有儒雅之士 鮑德爲南陽守脩起黌舍備俎豆黻冕行禮奏樂又尊享國老宴會諸儒百姓觀者莫不勸服 原魯丕爲趙相趙王商嘗欲避疾便時稍住學宮丕止不聽商遂上言詔下詰丕丕奏曰學宮傳五帝之道脩先王禮樂教化之處欲廢塞以廣游讌事不可聽詔從丕言 增魏明帝時高柔上疏曰漢末陵遲禮樂崩壞太祖初興愍其如此在於撥亂之際並使州縣立教學之官高祖即位遂闡其業興復辟雍州立課試於是天下之士復聞庠序之教親俎豆之禮 晉虞溥爲鄱陽內史大脩庠序廣招學徒移告屬縣具爲條制於是至者七百餘人溥乃作誥以奬諭之曰文學諸生皆冠帶之流年盛志美始陟學庭講脩典訓此大成之業立德之基也夫聖人之道淡而寡味故始學者不好也及至期月所觀彌博所習彌多日聞所不聞見所不見然後心開意朗敬業樂羣忽然不覺大化之陶己至道之入神也故學之染人甚於丹青丹青吾見其久而渝矣未見久學而渝也夫工人之染先脩其質後事其色脩色積而染工畢矣學亦有質孝弟忠信是也君子內正其心外脩其行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文質彬彬然後爲德夫學者不患才不及而患志不立故曰希驥之馬亦驥之乘希顏之徒亦顏之倫又曰𠞰而舍之朽木不知𠞰而不舍金石可虧斯非其效乎時祭酒求更起屋行禮溥曰君子行禮無常處也故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而行禮於大樹之下況今學庭庠序高堂顯敞乎 穆帝永和中庾亮在武昌開置學官起立講舍亮家子弟及參伍大將子弟悉令入學四府博學識義通涉文學經綸者建儒林祭酒使班同三署厚其供給皆妙選邦彥必有其宜者以充此舉近臨川臨賀二郡並未脩復學校若非束脩之流禮教所不及而欲階緣免役者不得爲生明爲條制令法清而人貴 梁武帝選學生造就會稽雲門山受業於廬江何胤分遣博士祭酒到州郡立學 後魏天安初立鄉學郡置博士二人助教二人學生六十人後令

大郡立博士二人助教四人學生百人次郡立博士二人助教四人學生八十人中郡博士一人助教二人學生六十人下郡立博士一人助教一人學生四十人郡縣學始乎此矣　北齊制諸郡並立學置博士助教授經學生俱被差逼充員士流及豪富之家皆不從調備員旣非所好墳籍固不關懷又多被州郡官人驅使纍有游情亦不檢察皆由上非所好之所致也諸郡俱得察孝廉其博士助教亦游學之徒通經者推擇充舉射策十條通八以上聽九品出身其尤異者亦蒙抽擢　隋仁壽元年詔廢州縣學煬帝復開庠序國子郡縣之學盛於開皇之初　唐制京都學生八十人大都督中都督府上州各六十人下都督府中州各五十人下州四十人京縣五十人上縣四十人中縣中下縣各三十五人下縣二十人州縣學生州縣長官補長史主焉每歲仲冬州縣館監舉其成者送之尚書省　武德二年詔諸州明經秀才俊士進士明於理體爲鄉里稱重者縣考試州長重覆歲隨方物入貢吏民子弟有學藝者皆送於京學爲設考課之法州縣鄉里皆置學焉　常袞建中初觀察福建始閩人未知學袞爲設鄉校使作文親講導與鈞禮由是　一變歲貢士與內州等後閩人春秋配享袞於學宮　宋太平興國二年知江州周述言廬山白鹿洞學徒常數千百人乞賜九經肄習詔國子監給本仍傳送之　仁宗即位之初賜兗州學田已而又命藩輔皆得立學其後諸旁郡多願立學者詔悉可之稍增賜之田如兗州由是學校之設徧天下　慶曆四年范仲淹等建議精貢舉請興學校本行實乃詔州縣立學本道使者選屬部爲教授不足則取於鄉里宿學之有道業者士須在學三百日乃聽預秋試舊嘗充者百日而止　安定先生胡瑗自慶曆中教學於蘇湖間二十餘年弟子前後以千計是時方尚辭賦獨湖學以經義及時務學中故有經義齋治事齋經義齋者擇疏通有器局者居之治事齋者人各治一事又兼一事如邊防水利之類其出而筮仕多適於世用若老於吏者由講習有素也　五年詔曰頃者嘗詔方夏增置學官而吏貪崇儒之虛名務增室屋使四方遊士競起而趨之輕去鄉閭浸不可止今後有學州縣毋得輒容非本土人居止聽習若吏以繕脩爲名而斂會民財者按舉之　神宗熙寧四年詔置京東西河東北陝西五路學以陸佃等爲諸州學官仍令中書采訪逐路有經術行誼者各三五人雖未仕亦給簿尉俸使權教授他路州軍令近日選薦京朝官有學行可爲人師者　堂除逐路官令兼所任州教授州給田十頃爲學糧仍置小

學教授　八年詔諸州學官先赴學士院試大義五道取優通者選差　徽宗崇寧四年鮑耀卿言今州縣學考試未校文字精弱先問時忌有無苟語涉時忌雖甚工不敢取時忌如曰休兵以息民節用以豐財罷不急之役清入仕之流諸如此語熙豐紹聖間試者共用不忌今悉黜之宜禁止詔可七年給事中毛友言比守郡見訴役者言富家子弟初不知書第捐數百緡錢求入試補入學遂免身役比其歲升不中更數年而始除籍則其倖免已多矣請初試補入縣學人並兼試以別僞冒從之　明洪武初令在京府學生員六十人在外府學四十人州學三十人縣學二十人日給廩膳生員聽於民間選補仍免其家差徭二丁　二十年令增廣生員不拘額數　二十七年令武官舍餘年十五以下許入府州縣學讀書　宣德七年令衛所官舍軍餘俊秀者許入附近府州縣學兼赴本處鄉試　正統元年生員名缺許本處官員軍民之家及社學俊秀無過犯者選補　十二年奏准生員常額之外軍民子弟願入學者提調教官考選俊秀待補增廣名缺一體考選應試　景泰三年各處軍生許考補廩膳照例科貢　十七年土官嫡子許入附近儒學　弘治七年奏准廩膳有缺務於增廣內考補不許將別學增廣調補　原叙名臣奏曰蔣濟奏學者不恭肅慢者黜酗酒好訟罰飲水三升　任豫益州記曰文翁學堂在大城南經火災蜀郡太守高眹脩復繕立圖畫聖賢古人像及禮器瑞物

增武學宋慶曆二年十二月詔兩制舉官爲官學教授三年五月置武學於武成王廟以太常丞阮逸爲教授其年八月罷武學　熙寧五年樞密院言古者出師受成於學文武弛張其道一也仁宗嘗建武學既而中輟請復之詔置學於武成王廟選文武知兵者爲教授凡使臣未參班及門蔭草澤試人材弓馬應格方入學給常膳習諸家兵法教授纂次歷代用兵成敗及忠義足以訓者講釋之願試陣隊者量給兵伍肄習及三年考其藝補班行以兵部郎中韓縝判學郭固同判閏七月五日詔學生限百人十日蔡碩試邊策爲教授九月詔試大義十道　靖國元年續脩敕令格式大觀二年十一月詔上舍生三取一限百人政和二年詔外舍生稱武選士內舍生稱武俊士　淳熙四年幸武學十六年改堂名立武然郡國未之立也慶元五年詔即諸州學置武士齋宮技武藝　設武科以取士有周道焉所謂貫革之射息說劒搢笏冕衣裳在西學皆俊選也　古者千乘皆學於東序狸首騶虞又皆樂師所以教國子也

州郡學二

原 米廩（禮明堂一詳學）師門（應璩答韓大憲書昔公孫弘皓首入學顏郭五十始步師門）泗上（文中子孔子脩道魯衛之間教化洙泗之上）稷下（虞喜志林齊有稷山館其下以周游學士因以爲名齊都賦曰清清稷下）啓微（杜預七規營辟雍以崇禮制庠序以啓微）詠術（傳毅七激學士雲集以詠聖術）聯師儒（周禮大司徒以本俗六安萬民一曰媺宮室二曰族墳墓三曰聯兄弟四曰聯師儒五曰聯朋友六曰同衣服）訓文學（虞溥誥詳學一）游鄉校（左傳鄭人游於鄉校以論執政然明謂子產毀鄉校如何子產曰何爲夫人朝夕退而遊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升孔堂（世說石崇與王敦入學戲見顏原像而歎曰若與同升孔堂去人何必有間王曰不知餘人云何子貢去卿差近石正色云士當令身名俱泰何至以甕牖語人劉孝標注云顏原顏回原憲也原憲以甕爲戶牖）通一經（魏明帝詔世之質文隨教而變兵亂以來經學廢絕後生進趣不由典謨豈訓導未洽將進用者不以德顯乎其郎吏學通一經才任牧民博士課試擢其高第者亟用其浮華不務道本者皆罷退之）飭百行（孔臧與子書曰學者所以飭百行也）博求儒術（魏志劉表爲荊州牧起立學校博求儒術）多聚生徒（晉中興書范甯爲餘杭令在縣興學校養生徒潔己脩禮志行之士莫不宗之期年之後風化大行自中興以來崇學敦教未有如甯者也在縣六年遷臨淮太守求補豫章甯在郡大設庠序遣人往交州採磬石以供學用改革舊制不拘常憲遠近至者千餘人資給眾費一出私祿并取郡四姓子弟皆充學生課讀五經又起學臺功用彌廣）簡奇擢秀（傅論簡奇擢秀宗賢講智）安學親師（禮學記安其學而親其師樂其友而信其道是以雖離師輔而不反說命曰敬遜務時敏厥脩乃來其此之謂乎）鼓篋孫業（學記入學鼓篋孫其業也鄭注鼓篋擊鼓警眾乃發篋出所治經業也孫猶恭順也）博喻爲師（禮記君子知至學之難易而知其美惡然後能博喻能博喻然後能爲師能爲師然後能爲長能爲長然後能爲君故師也者所以學爲君也是故擇師不可不慎也）士林（開士林之學）講肆　詩書之學（王粲儒史論古者八歲入小學學六甲五星詩書之事）教化之處（詳學一）天子立學（天子立四學周立四郊之學）文翁立學（詳學一）天子命教（王制天子命之教然後爲學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博士考課（學令曰請博士助教計當年以考等級）脩廟得壁（詳學一）起屋行禮（詳學一）

增 建蜀學　倡閩學（並詳學一）起賢舍（詳學一）崇儒雅（後秦彭遷山陽太守崇好儒雅素明學校）下車脩教　以身爲誨（唐倪若水爲汴州刺史）畫孝友傳（唐李栖筠爲常州刺史）賜諸生書（言行錄田錫知睦州下車建孔子祠教民興學表請入紙國子監印經籍給諸子詔賜之還其紙）廣文公石室（蔣堂知益州漢文翁石室在孔子廟中堂因廣其舍爲學宮選屬官與鄉老賢者以教諸生）親嶽麓書院（劉珙知潭州舊有嶽麓書院眞宗朝蕪廢公一新之養士數千人延禮佳士）學倡於南京（宋晏殊留守南京興學校延范仲淹爲師教授諸生故天下興學自公倡之）學冠於諸郡（宋陳襄知常州郡庠窄小不足以容師生公至爲廣之其規模氣象遂爲諸郡之冠）

原 子衿刺廢（亂世則學不脩）小雅盡廢　學不可廢　教所由興　學立膠庠　士分選造　將崇洙泗之風　必立膠庠之學　君將化人學實爲本　官能宿業教之所興　化民成俗學則爲先　官苟非人教所由廢

增 武學　名將圖形（唐建中中詔史館考定可配享武成王廟者列今古名將六十四人圖其形）學官進秩（宋孝宗幸武學謁武成王廟監學官進秩一等）命去白起（宋太祖嘗幸武成王廟觀所畫名將指白起曰起殺已降不武命去之乃詔張昭竇儀高錫等取歷代謀臣名將功業始終無瑕者配享）詔升管仲（宋太祖詔曰武成王廟崇祀神像齊

（相管仲宜塑像升於堂上西河守吳起宜畫像降於廡下）詔復武學（宋慶曆詔置武成王廟後議者以爲古名將諸葛亮羊祜裴度等豈專學孫吳哉遂罷武學熙寧五年樞密院乞復置武學追成先朝之志詔復從之）乞興武學（胡瑗乞興武學講論語使知忠孝之道講孫吳使知制勝之術撰武成學規矩一卷時議難之）蔡京談兵（宋羅黻徽宗時命爲武學諭上幸學百官先集蔡京於坐談兵黻心哂之不聽其語觸怒奪官）德之論陣（宋德之蜀州人慶元初擢外省第一累官武學博士與諸生論八陣之象本乎八卦奇正之變往來相生而不窮）論戰守（宋朱熹應詔入對言君父之讐不與共戴天非戰無以復讐非守無以制勝時相湯思退方倡和議不悅除熹武學博士後與洪适論不合而歸）掌兵書（四明志武學置博士學諭各二人掌以兵書弓馬武藝訓誘學者）

州郡學三

原頌後漢崔瑗南陽文學頌曰昔聖人制禮樂也將以統天理物經國序民立均出度因其利而利之俾不失其性也故觀禮則體敬聽樂則心和然後知反其性而正其身焉取律於天以和聲採言於聖以成謀以和邦國以諧萬民以序賓旅以悅遠人其觀威儀省禍福也出言視聽於是乎取之辭曰民生如何導以禮樂乃脩禮官奮其羽籥我國既淳我俗既敦神樂民則嘉生乃繁無言不酬其德宜光先民既沒賴茲舊章我禮既經我樂既馨三事不敘莫識其形　魏曹植學宮頌曰自五帝典絕三王禮廢應期命世齊賢等聖者莫高於孔子也故有若曰出乎其類拔乎其萃誠所謂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矣由也務學名在前志宰予晝寢糞土作誠過庭子弟詩禮明記歌以詠言文以騁志予今不述後賢曷識於鑠尼父生民之傑性與天成該聖備藝德倫三五配皇作烈元鏡獨鑒神明昭晰仁塞宇宙志陵雲霓學者三千莫不俊乂惟仁可憑惟道足恃鑽仰彌高請益不已　又孔子廟頌曰脩復舊廟豐其甍宇莘莘學徒爰居爰處王教既備羣小遄沮魯道以興永作憲矩洪聲登遐神祇來祐休徵雜沓瑞我邦家內光區域外被荒遐

原記魏王粲荊州文學記有漢荊州牧劉君稽古若時將紹厥績乃曰先王之爲世也則象天地軌儀憲極設教導化叙經志業用建雍泮焉立師保焉作爲禮樂以淑其性表陳載籍以持其志上知所以臨下下知所以事上官不失守民德無悖然後太階平焉夫文學者人倫之守大教之本也乃命五業從事宋衷所作文學延朋徒焉宣德音以贊之降嘉禮以勸之五載之間道化大行耆德故老綦毋闓等負書荷器自遠而至者三百有餘人於是童幼猛進武人革面總角佩觿委介免冑比肩繼踵川逝泉湧亹亹如也兢兢如也遂訓六經講禮物諧八音協律呂修紀曆理刑法六路咸秩百氏備矣天降純嘏有所底授臻于我君受命既茂南牧是建

剔衛作守時遇淳德宣其丕顯顯伊何四國交阻乃赫斯威爰整其旅虔夷不若屢殲寇偽誕敷洪軌文崇聖緒典墳既章禮樂咸舉濟濟縉紳盛茲階宇祁祁俊髦亦集爰處和化普暢休徵時敘品物宜育百穀蕃廡熙格皇雩廣被四宇

原銘 宋傅亮立學銘曰古之建國教學為先弘風訓世莫尚於此發蒙啟滯咸必由之故爰自盛王迄於近代莫不敦崇學藝修建庠序自昔多故戎馬在郊旌旗卷舒日不暇給遂令學校荒蕪講誦蔑聞軍旅日陳俎豆藏器訓誘之風將墜於地今王略遠屆華域清晏仰風之士日月以冀便宜博延胄子陶獎童蒙選被儒官弘振國學

原表 宋鄭鮮之請立學表曰至於洙泗之教洋洋盈耳所以柔漸性情日用成器國廢胄子之教家弛勤學之訓宜振起頹業以迴視聽接光太陽燭之幽夜令欣流者濟津懷寶者剖和　梁簡文帝求寧國臨城二公入學表曰臣聞[illegible]被鉺弧既須良冶相諸荀玉猶藉他山故沮溱之水可居鄒魯之鄉為貴下惟振斧昔人以為精力秉竿季孟先哲以為美談伏惟陛下弘至德之微言闡無為之妙詮詁郊講遵不勞賈生之議龍勝假位無待公玉之圖願得齒年國胄隨肩選造　元帝請於州立學校表曰臣聞公宮之南四術四教司樂成均六詩六律韶濩既舞羽籥之道行焉黨塾茲備離經之志辨焉故不升嵩霍豈識乾行之峻不臨溟渤安知地載之厚洎乎秦焚金篆周亡玉鏡羣言爭亂諸子相騰書則夏侯歐陽易則神輸遺訓詩乃齊魯毛韓傳稱鄒左張夾禮有曲臺王史之異樂有龍德趙定之殊伏惟陛下撫五辰而建五長播九德而導九州容城為曆興景雲之瑞伶倫吹律應黃鍾之琯撥亂反正經武也制禮作樂緯文也若非六經庖廚百家異饌三墳為瑚璉五典為笙簧豈能暴以秋陽紆就望之景濯以江漢播垂天之澤

原啟 梁王僧孺為蕭監利求入學啟曰竊以矯首伺飛不如修弋死足念遠莫若驅鑣故模斯感於丹蕆篠蕩資於栝羽敢因草木有志庠均為山貲於一簣學海漸其微流　任昉求為劉瓛立館啟曰昔在魏中爰及晉始書責虛元人悅陶縱瑚璉廢泗上之容樽俎恣林下之適春千秋羽委曠而弗陳西庠東膠寂寥而誰佇劉瓛澡身浴德修行明經賤珪璧於光陰勁松筠於歲晚貧不隕穫其心窮不二三其操而困無居止浮寓親游

垣棟傾替室備塾側有朋自遠無用栖憑皆負笈擔簦櫛風沐露蕞之器學無謝前修輒欲與之周旋開館招屈臣第西偏官有閑地北拒晉山南望通邑雖曰人境實少浮喧廣輪裁盈數畝布以施立費艱薄綦桑麻粗創茨宇

原教晉湛方生修學校教曰貴郡之境山秀水清嶺舉雲霞之標澤流清曠之氣荊藍之璞豈不在茲　梁元帝名學生教曰昔楚王好詩沛王傳易猶且傳之不朽以爲盛事況吾親承天旨間禮聞詩方欲化行南國被於西楚

鄉飲酒一

增呂氏曰鄉飲酒者鄉人以時會聚飲酒之禮也因飲酒而射則爲之鄉射　原周制鄉飲酒禮主人朝服就先生而謀賓介（主人謂諸侯之鄉大夫也朝服者冠元端緇帶素韠白屨先生鄉中致仕者賓介處士賢者也古者年七十而致仕老於鄉里大夫名曰父師士名曰少師而教學焉恒知鄉人之賢者是以大夫就而謀之賢者爲賓其次爲介又其次爲衆賓而與之飲酒）乃席賓主人介（賓席牖前南面主人席阼階上西面介席西階上東面）衆賓之席皆不屬焉（數衆賓席於賓席西不屬不相續也皆獨坐明其德各特也）尊兩壺於房戶間元酒在西（元酒在西上也）設洗於阼階東面主人與賓三揖至於階三讓主人升賓升主人阼階上當楣北面再拜賓西階上當楣北面答拜（三揖者將進揖當陳揖當碑揖也楣前梁也復拜拜賓至此堂尊之也）主人坐取爵實之賓席前西北面獻賓（獻進也進酒於賓也）賓西階上拜主人少退（退避也）賓進受爵復位主人阼階上拜送爵賓少退（復西階上位也）薦脯醢（薦進也進之者主人有司）賓升席自西方（升由下也升必中席）乃設折俎賓坐左執爵祭脯醢（坐坐於席也祭脯醢者以右手）奠爵于薦西卒爵興賓實爵主人之席前東南面酢主人主人阼階上拜賓少退主人進受爵復位賓西階上拜送爵薦脯醢主人升席自北方設折俎祭如賓禮（祭者祭薦俎及酒亦嚌啐）自席前適阼階上北面坐卒爵興坐奠爵遂拜執爵興賓西階上答拜（自席前者嚌酒席末因從北方降由便也）主人坐奠爵於序端主人實觶酬賓阼階上北面坐奠觶遂拜執觶興賓西階上答拜（酬勸酒也酬之言周也忠信爲周）坐祭遂飲主人實觶賓之席前北面賓西階上拜主人進坐奠觶於薦西主人揖降賓降立於階西當序東面（主人將與介爲禮賓謙不敢居堂上也）主人以介揖讓升拜如賓禮主人坐取爵於東序端實爵介之席前西南面獻介介西階上北面拜主人少退介進北面受爵復位主人介右北面拜送爵介少退主人拜介右（主人拜介右降賓就卑也）主人立於西階東薦脯醢介升席自北方設折俎祭如賓禮自南方降席北面坐卒爵興坐奠爵

遂拜執爵興主人介右答拜（不嚌啐下賓也）介授主人爵於兩楹之間（就尊南授之也介不自酌下賓也酒者賓主共之）介西階上立主人實爵酢於西階上介右坐奠爵遂拜卒爵興介答拜主人復阼階揖降介降立於賓南主人西南面三拜衆賓衆賓皆答一拜（三拜一拜者示徧不備禮也不升拜賤也）主人揖升坐取爵於西楹下實爵獻衆賓衆賓之長升拜受者三人（長其老者也言三人則衆賓多矣）主人拜送（于衆賓客）坐祭立飲授主人爵降復位（賤者禮簡也）衆賓獻則不拜受爵坐祭立飲（簡也）每一人獻則薦諸其席主人以爵降奠于篚（不復用也）揖讓升席即設席於堂廉東上（為工布席也側邊曰廉）樂正先升立於西階東（正長）工入升自西階北面坐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三者皆小雅）笙入堂下磬南北面立樂南陔白華華黍（笙吹者也以笙吹此詩以為樂也南陔白華華黍小雅今亡）乃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間代也謂一歌一吹也六者小雅）乃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合樂謂歌與衆聲俱作也周南召南國風也王后國君夫人房中之樂歌也）工告於樂正曰正歌備樂正告於賓司正洗觶升自西階上北面受命於主人主人曰請安於賓司正告於賓司正實觶降自西階階間北面坐奠觶退共（音拱）少立（階間北面東西節也其南北當中庭共拱手也少立自正慎其位也）坐取觶不祭遂飲坐奠觶于其所退立於觶南（洗觶奠之示衆敬也立於其南以察衆也）賓北面坐取俎西之觶阼階上北面酬主人主人降席立於賓東（初起旅酬也）主人受觶賓拜送於主人之西（旅酬同階禮殺）主人西階上酬介介立於主人之西如賓酬主人之禮主人揖復席司正升相旅曰某子受酬受酬者降席（旅序也於是介酬衆賓又以序相酬也）司正退立於序端東面受酬者拜興飲皆如賓酬主人之禮（嫌賓以下異也）司正降復位（觶南之位）使二人舉觶於賓介司正升自西階受命於主人主人曰請坐于賓遂徹俎乃羞（羞進也所進者狗胾醢也鄉設骨體所以致敬也今進羞所以盡愛也敬之愛之所以厚賢也）無算爵（算數也賓主燕飲爵行無算醉而止也）無算樂（燕樂亦無數或間或合盡歡而止也）賓出奏陔（陔夏也陔之言戒終日宴飲酒罷以陔為節明無失禮也）主人送於門外再拜（門東西面拜也賓介不答拜禮有終也）周禮大司徒之職云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三物者一曰六德知仁聖義忠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婣任恤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也）鄭康成曰諸侯之鄉大夫正月吉日受法於司徒退而頒於鄉吏及三年大比而興其賢者能者以賓禮禮之獻於王庭曰鄉飲酒（按鄉飲酒之禮其義有四此則賓賢能鄉飲酒也又云五十者立侍六十者坐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所以明養老正齒位此乃黨正飲酒亦謂之鄉飲酒又按州長春秋習射於序先鄉飲酒之禮亦謂之鄉飲酒禮又有卿大夫飲國中之賢者酒亦用鄉飲酒之禮故王制云習射尚功習鄉尚齒並鄉射黨正飲酒之法也）鄉飲酒義曰主人拜迎賓於庠門之外入三揖而後至階三讓而後升所以致尊讓也盥洗揚觶所以致潔也拜至拜洗拜受拜送拜既所以致敬也尊讓潔敬也者君子所以相接也君子尊讓則不爭

潔敬則不慢不慢不爭則遠於鬭辨矣不鬭辨則無暴亂之禍矣斯君子之所以免于人禍也故聖人制之以道鄉人士君子尊於房戶之間賓主共之（共者人臣卑不專大惠故不別設尊）尊有元酒貴其質也教人不忘本也（本古也古者無酒用水而已）牲用狗烹於東方祖陽氣之發於東方也（祖法也狗所以養賓陽氣主養萬物狗擇主人）羞出自東房主人共之也（羞和可以自尊也共音恭）洗當東榮主人之所以自潔而以事賓也水在洗東祖天地之左海也賓主象天地也介僎象陰陽也三賓象三光也讓之三也象月之三日成魄也四面之坐象四時也（陰陽助天地養成萬物三賓象天三光繫之於天也又曰介僎以象日月日出於東僎所在也月生於西介所在也三光三大辰也天之政教出於大辰）天地嚴凝之氣始於西南而盛於西北此天地之尊嚴氣也此天地之義氣也天地溫厚之氣始於東北而盛於東南此天地之盛德氣也此天地之仁氣也主人尊賓故坐賓於西北而坐介於西南以輔賓賓者接人以義者也故坐於西北（言賓來以盛主人之德也）主人者接人以仁德厚者也故坐於東南而坐僎於東北以輔主人也飲酒之節朝不廢朝暮不廢夕賓出主人拜送節文終遂焉知其能安燕而不亂也（朝夕朝暮聽事也不廢之者既朝乃飲先夕而罷其正也終遂猶充備也）鄉飲之義君子所以相接尊讓潔敬之道行焉是貴賤明隆殺辨和樂而不流弟長而無遺安燕而不亂此五者足以正身安國矣 【增】周禮鄉大夫三年則大比考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鄉老及鄉大夫以禮禮賓之注以鄉飲酒之禮禮而賓之疏儀禮篇飲酒賓舉之法是也 黨正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序以正齒位一命齒於鄉里再命齒於父族三命而不齒注正齒位者鄉飲酒義所謂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六十者三豆七十四豆八十五豆九十六豆是也建亥之月必正之者為民三時務農將闕於禮至農隙而教之尊長養老見孝悌之道也釋曰黨正行正齒位之禮在建亥之月為之 射儀孔子射於矍相之圃注先行飲酒禮疏欲射之前先行鄉飲酒之禮獻賓及介獻衆賓之後未旅之前作相為司正至於將射轉司正為司馬以鄉飲酒禮差之射禮畢旅酬之時乃使二人舉觶 鄉射禮主人戒賓乃請（不謀賓者時不獻賢能事輕也）無介（雖先飲酒主於射也有序賓之禮略）乃席賓南面東上（不言于戶牖之間者此射於序釋云射于序鄉飲酒在庠以序無室庠有室也） 秋官萍氏幾酒注苛察沽買過多及非時者疏謂若酒誥惟祀茲酒及鄉飲酒是其時也 【原】漢永平二年郡縣行鄉飲酒於學校祀先聖先師周公孔子牲以犬 【增】伏湛傳湛雖在倉卒造次必於文德以為禮樂政化之首是歲奏行鄉飲酒禮時建武五年也 李忠守丹陽春秋鄉飲選用明經以變越俗 【原】晉武帝六年帝臨辟雍行鄉飲酒禮詔

曰禮儀之廢久矣乃復令講肄舊典賜太常絹百匹丞博士及學生牛酒咸寧三年及惠帝元康九年復行其禮　[illegible]唐貞觀六年詔天下行鄉飲酒禮　[illegible]又詔錄鄉飲酒禮一卷頒天下每年令州縣長官親率長幼依禮行之庶乎人知敬讓　[illegible]禮樂志州貢明經秀才進士孝悌旌表者行鄉飲酒之禮皆刺史為主人先召鄉致仕有德者謀之賢者為賓次為介次為衆賓與之行禮季冬之月正齒位則縣令為主人鄉之老人年六十以上有德望者一人為賓次為介為三賓為衆賓如鄉飲酒禮　開元十八年宣州刺史裴耀卿疏言臣在州與百姓行禮奏樂歌至白華華黍由庚南陔等章言孝子養親及羣物遂性之義或有泣者二十五年詔貢人中送行鄉飲禮牲用少牢　選舉志鄉貢試已長吏以鄉飲酒禮會屬僚設賓主陳俎豆備管絃牲用少牢歌鹿鳴之詩因與耆艾序長少焉　韓琬傳舉茂才刺史行鄉飲餞之主人揚觶曰孝於家忠於國今始充賦請行無算爵儒林榮之　淳化三年詔有司講求鄉飲酒故事命學士承旨蘇易簡等撰樂章三十四鹿鳴六南陔二嘉魚八崇丘二關雎十鵲巢六　五月禮院詳定其儀後不果行　政和三年詔州郡鹿鳴宴改為鄉飲酒五年定貢士射儀　紹興十三年禮部言比部郎林保奏修定鄉飲酒矩範儀制請編下郡國令取明州已行儀制與林保所具規式參酌修具鏤板頒行奏可其禮有主賓僎介三賓有衆賓序賓祭酒主獻賓酬主人酬介介酬衆賓修爵無算沃洗揚觶拜送既及約束九事十七年國子監請令郡縣於科舉之年行於庠序二十六年詔行於里社者聽之（俱見玉海）　明大誥云鄉飲酒禮叙長幼論賢良別奸頑異罪人其坐席間高年有德者居於上高年淳篤者並之以次序齒而列其有曾違條犯法之人列於外坐同類者成席不許干於良善之席主者若不分别致使貴賤混清察知或坐中人發覺罪以違制奸頑不由其主紊亂正席全家移出化外　洪武初詔中書省詳定鄉飲酒禮條式使民歲時讌會習禮讀律期於申明朝廷之法敦叙長幼之節　五年奏定鄉飲酒禮儀在內應天府及直隸府州縣每歲孟春孟冬有司與學官率士大夫之老者行於學校在外行省所屬府州縣亦皆取法於京師其民閭里社以百家為一會糧長或里長主之百人內以年最長者為正賓餘以齒序坐每季行之於里中若讀律令則以刑部所編申明戒諭書兼讀之其武職衙門在內各衛親軍指揮使司及指揮使司凡鎮守官每月朔日亦以大都督府所編戒諭書率僚佐讀之　二十二年再定鄉飲酒禮

圖式凡良民中年高有德無公私過犯者自爲一席坐於上等有田户役差稅遲悞及曾犯公杖私笞招犯在官者又爲一席序坐中門之外其曾犯奸盜詐僞說事過錢起滅詞訟蠹政害民排陷官長及一應笞杖徒流重罪者又爲一席序坐於東門之内執壺供事各用本等之家子弟務要分列三等坐次善惡不許混淆其所行儀注並依原頒定式如有不遵圖序坐及有過之人不行赴飲者以違制論　主府知府州知州縣知縣如無正官以佐貳官代位於東南　大賓以致仕官爲之位於東北　僎賓擇鄉里年高有德之人位於西北　介以次長位於西南　三賓以賓之次者爲之位於賓主介僎之後　司正以教職爲之主揚觶以罰　贊禮者以老成生員爲之（俱見大明會典）

鄉飲酒二

〔原〕拜賜（儀禮鄉飲酒禮主人戒賓賓拜辱主人速賓明日賓服鄉服拜賜）奏行（後漢伏湛詳鄉一）尊賢尚齒（禮鄉飲酒孔子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注鄉飲酒也易易謂教化之本尊賢尚齒也）少長以齒（又賓酬主人主人酬介介酬衆賓少長以齒終於沃洗者焉知其能弟長而無遺矣鄭注曰遺猶脫也忘也）嚌肺啐酒（儀禮奠爵於薦西取肺以祭嚌之興加於俎遂祭酒興席末坐啐酒鄉飲酒義曰祭薦祭酒敬禮也肺嘗禮也啐酒成禮也於席末言是席之正非專爲飲食爲行禮也）間歌合樂（詳鄉飲一）燕樂爵行（詳鄉飲一）禮廢序失（禮經解鄉飲酒之禮廢則長幼之序失而爭鬪之獄繁矣）十月斯饗（詩十月滌場朋酒斯饗）三命不齒（既令父族爲賓亦不與之齒）明長幼之序（鄉飲酒之禮所以明長幼之序也）別貴賤之義（主人親速賓及介而衆賓自從之主人拜賓及介而衆賓自入貴賤之義別矣）〔增〕殺羔（詩朋酒斯享曰殺羔羊注兩尊曰朋鄉飲酒之禮兩尊壺於房戶間是也）烹狗（詳飲一）致潔致敬（詳鄉一）祭薦祭酒（詳啐酒條一）象三光　象四時（並詳鄉一）輔賓輔主（詳鄉一）立賓立主（立賓以象天立主以象地設介僎以象日月立三賓以象三光古之制禮也經之以天地紀之以日月參之以三光政教之本也）尊長養老　正身安國（並詳鄉飲一）在泮（詩思樂泮水薄采其茆魯侯戾止在泮飲酒既飲旨酒永錫難老此飲於泮宮而頌禱之詞也）賦雍（晉武帝詳鄉一）人皆知勸（唐李栖筠爲常州刺史行鄉飲酒禮登歌降飲人皆知勸）時以爲迂（五代李愚爲左僕射是時兵革方興天下多事請州縣貢士行鄉飲酒禮時以迂闊不用）〔原〕既崇嘉事　必慎令儀　將休老以勞農　則合歡而序齒　飲以序賓獻酬無失　鄉惟尚齒長幼有倫　爵以上尊式遵用酒　饗斯朋酒是法豳詩　五十六十分坐立之儀　東北西南辨介僎之位　始出門以見賓再拜而進　及至階而展禮三讓以升

鄉飲酒三

原賦晉傅休奕鄉飲酒賦曰時皇帝親枉萬乘之尊號以幸乎辟雍園薄齊列官正其容乃延卿士乃命王公定小會之常儀兮饗庶俗而見遠邦揖讓而升有賓禮雖舊制其教維新若其俎豆有數威儀翼翼賓主百辟貴賤修教酒清而不飲肴乾而不食及至嘒嘒笙磬喤喤鐘鼓琴瑟安歌德音有敘樂而不淫好樸尚古四坐先迷而後悟然後知禮教之弘普也

養老一

原書曰詢茲黃髮則罔所愆　詩曰十月穫稻為此春酒以介眉壽　又曰肆筵設席授几有緝御或獻或酢洗爵奠斝酌以大斗以祈黃耇　禮王制云凡養老有虞氏以燕禮夏后氏以饗禮殷人以食禮周人修而兼用之五十養於鄉六十養於國七十養於學達於諸侯　又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夏后氏養國老於東序養庶老於西序殷人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虞庠在國之西郊有虞氏皇而祭深衣而養老夏后氏收而祭燕衣而養老殷人冔而祭縞衣而養老周人冕而祭元衣而養老凡三皇養老皆引年　正義皇氏云人君養老有四一養三老五更二子孫死難養其父祖三養致仕之老四養庶人之老　內則云凡養老五帝憲三王有乞言五帝憲養氣體而不乞言有善則記之為惇史三王亦憲既養老而後乞言亦微其禮皆有惇史　夏官羅氏仲春羅春鳥獻鳩以養國老月令仲秋天子養衰老授几杖行糜粥飲食天官酒正饗耆老孤子皆共其酒無酌數凡有秩酒者以書契授之地官遺人門關之委積以養老孤　司門以其財養死政之老與其孤槁人若饗耆老孤子士庶子共其食　禮運三公在朝三老在學　樂記食三老五更於太學天子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酳冕而總干所以致諸侯之弟也　祭義貴老為其近於親也　虞夏殷周天下之盛王也未有遺年者年之貴乎天下久矣次乎事親也是故朝廷同爵則尚齒七十杖於朝君問則席八十不俟朝君問則就之而弟達乎朝廷矣天子巡狩諸侯待於境天子先見百年者八十九十者東行西行者弗敢過西行東行者弗敢過欲言政者君就之可也一命齒於鄉里再命齒於族三命不齒族有七十者弗敢先七十者不有大故不入朝若有大故而入君必與之揖讓而後及爵者　三禮義宗簡民中賢者及朝之致仕者養之若朝之賢者但養於大學不養於鄉若民中賢者則由鄉而

進先養於鄉然後養於學凡一年之中養國者有四皆用天子視學之時一年之內視學有四故養老之法亦有四皆用視學之明日春夏以饗禮爲先秋冬以食禮爲主　文王世子天子視學大昕鼓徵所以警衆也衆至然後天子至乃命有司行事興秩節祭先聖先師焉有司卒事反命始之養也適東序釋奠於先老遂設三老五更羣老之席位焉適饌省醴養老之珍具遂發咏焉退修之以養孝也反登歌清廟旣歌而語以成之也言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合德音之致禮之大者也下管象舞大武大合衆以事達有神興有德也正君臣之位貴賤之等焉而上下之義行矣有司告以樂闋王乃命公侯伯子男及羣吏曰反養老幼於東序終之以仁也

周語班序顛毛以爲紀統　漢文帝元年詔曰老者非帛不煖非肉不飽今聞吏稟當受鬻者或以陳粟豈稱養老之意哉具爲令有司請令縣道年八十以上賜米人月一石肉二十斤酒五斗其九十已上賜帛人二匹絮三斤賜物及當稟鬻米者長吏閱視丞若尉致不滿九十令史嗇夫致二千石遣都吏循行不稱者督之有罪耐以上不用此令　武帝建元元年八十復二算九十復甲卒四月詔民九十以上已有受鬻法爲復子若孫遂其供養　元和二年賜天下高年爵三級　明帝永平二年幸辟雍初行養老禮詔曰間者暮春吉辰初行大射令月元日復踐辟雍尊事三老兄事五更安車輭輪供綏執授侯王設醬公卿饌珍朕親袒割執爵而酳祝哽在前祝噎在後升歌鹿鳴下管新宮八佾具脩萬舞於庭三老李躬年耆學明五更桓榮授朕尚書其賜榮爵關內侯賜天下三老酒人一石肉十斤有司其存耆耋恤幼孤稱朕意焉　章帝章和元年詔令養衰老授几杖行糜粥飲食其賜高年二人共布帛各一匹以爲醴酪　安帝元初四年詔曰月令仲秋養老授几杖行糜粥方今按比之時郡縣多不奉行甚違詔書養老之意　安帝以魯丕爲三老又以李充爲三老楊統位至光祿大夫爲國三老　靈帝以袁逢爲三老賜以玉杖　譙周曰漢中興定禮儀羣臣欲令三老答拜城門校尉董鈞駁曰養三老所以教事父之道也若答拜是使天下答子拜也詔從鈞議虞喜曰據漢儀於門屛交禮交禮卽答拜中興謬從鈞議後革之深得其意　魏高貴鄉公甘露二年天子親帥羣司行養老之禮於太學命王祥爲三老鄭小同爲五更祥南面几杖以師道自居天子北面乞言祥陳明王聖帝君臣政化之要以訓之聞者莫不砥礪　後魏孝文帝太和十六年詔以前司徒尉元爲三老前大鴻臚卿游明根爲五

更於明堂設國老位庶老位於階下皇帝再拜三老親袒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酳於五更行肅拜之禮賜國老庶老衣服有差既而三老言曰自古人所崇莫重於孝順然五孝六順天下之所先願陛下重之以化四方帝曰孝順之道天地之經今承三老明言銘之朕懷五更言曰夫至孝通靈至順感幽故孝經云孝弟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願陛下念之以濟黎庶帝曰五更助三老以言至範敷展德音當克己復禮以行乃賜步輓一乘詔曰三老可給上公之祿五更可食九御之俸供養之味亦同其例　北齊制仲春令辰陳養老禮先一日三老五更齋於國學皇帝進賢冠玄紗袍至辟雍大總章堂列宮懸王公以下及國老庶老各定位司徒以安車迎三老五更於國學並進賢冠玄服黑舄素帶國子生黑介幘青衿單衣乘馬從以至皇帝釋劍執珽迎於門內三老至門五更去門十步皆降車以入皇帝拜三老五更攝齊答拜皇帝揖進三老在前五更在後升自右階就筵三老坐五更立皇帝升堂北面公卿升自左階北面三公授几杖卿正履國老庶老各就位皇帝拜三老羣臣皆拜不拜五更乃坐帝西向肅拜五更進珍羞食親袒割牲執醬以饋執爵而酳以次進五更又設酒醴於國老庶老皇帝升御座三老乃論五孝六順典訓大綱皇帝虛躬請授禮畢而還又都下及外州人年七十以上賜鳩杖黃帽　後周武帝保定三年詔以于謹為三老賜延年杖皇帝幸太學以食之三老入門皇帝迎拜門屏之間三老答拜設三老席於中楹南面太師晉國公宇文護升階設几於席三老升席南面憑几而坐大司寇楚國公豆盧寧升階正舄皇帝升立於斧扆之前西向有司進饌皇帝跪受醬豆親袒割牲三老食訖皇帝又親跪授爵以酳徹去皇帝北面立訪道三老乃起立於席後皇帝曰猥當天下重任自惟不才不知政理之要公其誨之三老答曰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自古明王聖主皆虛心納諫以知得失天下乃安惟陛下念之又曰為國之本存乎忠信是以古人云去食去兵信不可失國家興廢在於賞罰若有功必賞有罪必罰則為善者日益為惡者日止若有功不賞有罪不罰則天下善惡不分下人無所措手足又曰言行者立身之本言出行隨誠宜相顧陛下三思而言九慮而行若不思不慮必有過失天子之過事無大小如日月之蝕莫不知者願陛下慎之三老言畢皇帝拜受之三老答拜禮成而出　唐制仲秋吉辰皇帝親養三老五更於太學所司先奏定三師三公致仕者用其德行及年高者一人為三老次一人為五更設三老座於西

楹之東近北南面設五更座於西階上東向設國老三人座於三老座西俱不屬焉設衆國老座于堂下西階之西東面北上　貞觀十五年宴從官及山東宗姓洛陽高年於貞觀殿奏九部樂賜帛十六年幸慶善宮名武功之部城立節三時豐義四鄉士女七十以上及居宮側數百人賜宴父老爭上壽賜帛有差十八年宴雍州父老千一百人於上林苑賜百歲以上氊被袍各一　開元二年宴京師耆老于含元殿賜九十以上几杖八十以上鳩杖婦人亦如之賜於其家　天寶八載閏六月制其天下百姓丈夫七十五以上婦人七十以上宜各給中男一人充侍仍任自簡擇至八十以上依常式處分餘並如開元禮　高宗顯慶二年幸洛陽賜百歲以上氊衾粟帛四年賜民八十以上氊衾粟帛五年皇后賜婦人八十以上氊衾粟帛　明洪武元年令民年七十以上者許一丁侍養免其差役　十九年令所在有司審耆民年八十九十鄉里稱善者備其年甲行實具狀奏聞貧無產業者八十以上每人月給米五斗肉五斤酒三斗九十以上歲加給帛一疋絮五斤其有田產僅足自贍者所給酒肉絮帛亦如之其應天鳳陽二府富民八十以上賜爵里士九十以上賜爵社士皆與縣官平禮　尚書大傳齊宣王問於子春曰寡人欲行孝弟之義爲之有道乎子春曰昔者衛聞之樂正子曰文王之治岐也五十者治於家六十者治於鄉七十者杖於國見君揖杖八十者杖於朝見君揖杖君曰趨見客無俟朝以朝乘車輭輪御爲僕送至於家而孝弟之義達於諸侯九十杖而朝見君建杖君曰趨見毋俟朝以朝車送之舍卜筮巫醫御于前祝噎祝哽以食乘車輭輪胥與就膳徹送至於家君如有欲問明日就其室以珍從而孝弟之義達於四海此文王之治岐也君如欲行孝弟之大義盍反文王之治岐　陳祥道曰古者建國必立三鄉飲酒必立三賓而養老必立三老禮曰三公在朝三老在學三公非一人則三老五更亦非一人矣鄭康成曰三老五更各一人皆年老更事致仕者名以三五者取象三辰五星　玉海循省風俗則先問高年時臨舊都乃宴衎故老或賜飲於端闈或迴輿於私室而又因靈休之集畢嘉祀之禮則錫之鳩杖賁之束帛登版授之秩闢石窌之封斯教化之大本盛王之令典也

養老二

●養鄉　養學　養上庠　養右學（並詳養一）　月告存（禮記曰八十月告存鄭注云每月致膳）　日有秩（又曰九十日有秩鄭注云秩常也有常膳）　不

侯朝　岡觀堂　燕禮饗禮　深衣燕衣（俱詳養老一）　東序西序（詳養老一）　貴德尚齒（祭義）　先見百年（詳養老一）　存實

白首（尚書中候）　以介眉壽　以介景福（詩）　羅鳥助生氣（周禮羅氏中春羅春鳥獻鳩以養國老注云春鳥蟄而始出者是時鷹化為鳩與春鳥變舊為新宜以助養）

（老生鳩氣）　飾鳩賜玉杖（漢書禮儀志云仲秋之月縣道皆案戶比民年始七十者授之以玉杖餔之糜粥八十九十禮有加賜玉杖長九尺端以鳩鳥為飾鳩者不噎之鳥也欲老人不噎）　設羣

老之席（禮記）　養賢臣之老（周禮太宰之職以八柄詔王馭羣臣五曰生以馭其福鄭注云生猶養也賢臣之老者王有以養之成王封伯禽於魯曰生以養周公死以為周公後是也）　致

孝教悌　祝噎　乞言（並詳養老一）　序顛毛（國語）　詢黃髮（書並詳養一）　共函杖（伊耆氏共王之齒杖大祭共杖咸注咸猶函其杖也）　授秩

酒（詳養一）　饋七十（公子鮑宋饑年七十者無不饋飴）　設五更（詳養一）　適饌省醴（養老之珍具注謂將省視之）　肆筵授几（詩肆筵設席授几有緝御注謂）

（御者侍御者相續立也）　父事兄事　五豆六豆　五帝養體　三王乞言（並詳養一）　秋授几杖（月令）　秋食耆老（春享孤子而秋食耆老）

（老）　杖賜孔光（漢賜孔光畫壽杖）　言乞伏恭（詳養一）　歸乎西伯（伯夷太公聞西伯善養老曰盍歸乎來）　養於辟雍（漢禮樂志顯宗祀光武於明堂養老）

（更於辟雍）　合樂養老（記曰大合樂必遂養老注大合樂春秋釋奠也）　燕毛序齒（燕毛所以序齒也）　拜桓榮為五更（後漢永平）　命王祥為三老（晉書）

（並詳養一）　教將行於邦國　悌先達於庠序　幸逢尚齒之朝　宜守燕毛之禮　用虞之典既展禮於上庠

從周之文乃乞言於東序

淵鑑類函卷一百六十二

禮儀部九（祭祀總載）

祭祀總載一

增周易曰風行水上渙先王以享於帝立廟 原尚書大傳曰祭之爲言察也察者至也言人事至於神也爾雅曰春祭曰祠祠之言食也夏祭曰礿新菜可汋秋祭曰嘗嘗新穀也冬祭曰烝烝進也進品物祭天曰燔柴既祭積薪焚之祭地曰瘞埋既祭埋藏之祭山曰庪（音軌）懸或庪或懸置之於山祭水曰沈浮投祭水中或浮或沈祭星曰布布散於地祭風曰磔今俗當大道中磔狗云以止風此其遺也是類是禡（莫駕反出詩雅）師祭也類于上帝禡于所征之地既伯既禱馬祭也伯馬祖也將用馬力必先祭其祖也 增又曰禘大祭也繹又祭也周曰繹商曰肜夏曰復胙 原說文曰除惡之祭曰祓會福之祭曰禬（會）告事求福曰禱道上之祭曰裼（陽）潔意以享曰禋以事類祭神曰禷祭司命曰祉（俾利切）祭豕先曰禮（似勞切）月祭曰祽（子內切） 增尚書曰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一四時二日三月四星五寒暑六水旱）望于山川徧于羣神 又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天神地祇人鬼之禮）僉曰伯夷帝曰俞咨伯汝作秩宗夙夜惟寅直哉惟清 原又曰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卹祀孔安國傳云自帝乙以上無不顯用有德憂念齋敬奉其祭祀言能保其宗廟社稷也 增又曰八政三曰祀孔安國傳云祀者所以昭孝事祖通乎神明者也 又曰王肇稱殷禮祀于新邑咸秩無文孔安國傳云以祀典祀于新邑皆次秩不在禮文者而祀之 又曰宗伯掌邦禮治神人（天神地祇人鬼）和上下 周禮曰天官冢宰以八則治都鄙一曰祭祀以馭其神以九式均節財用一曰祭祀之式 原又曰凡庶人不畜者祭無牲不耕者祭無盛 又曰太宗伯之職掌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示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飌師雨師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嶽以貍沈祭山林川澤以疈辜祭四方百物 又曰凡祭祀賓客之祼事和鬱鬯以實彝而陳之鄭注曰築鬱金煮之和鬯酒也鬱爲草若蘭 又曰凡陽祀用騂牲毛之陰祀用黝牲毛之鄭注云騂牲色赤毛之取純毛也陽祀祭天於南郊及宗廟陰祀祭地於北郊及社稷也黝讀爲幽黑也 又曰取蕭祭脂取羝以軷鄭箋云言后稷即爲郊祀之酒及其米取蕭草與祭牲之脂爇之於行神之位馨香既聞取羝羊之體

以祭神也　又曰以享以祀以介景福　禮檀弓曰朝奠日出夕奠逮日注云陰陽交接庶幾遇之　又禮器曰室事交乎戶堂事交乎階注室事謂正祭之時事尸在室故云室事交乎戶外人將餕至戶內人於戶受餕設於尸前相交承接在於戶也堂事交乎階者謂正祭之後儐尸之時尸於堂故曰堂事交乎階謂堂下之人送餕至階堂上之人在階受取是交乎階也　又郊特牲曰縮酌用茅明酌也鄭注云謂泲醴齊以明酌也明酌者事酒之上也名曰明者事酒今之醳酒皆新成也　又王制曰祭豐年不奢凶年不儉　又祭義曰祭不欲數數則煩煩則不敬祭不欲疏疏則怠怠則忘是故君子合諸天道春禘秋嘗樂以迎來哀以送往　月令曰孟春之月其祀戶祭先脾孟夏之月其祀竈祭先肺中央土其祀中霤祭先心孟秋之月其祀門祭先肝孟冬之月其祀行祭先腎　曲禮曰天子祭天地祭四方祭山川祭五祀歲徧諸侯方祀祭山川祭五祀歲徧大夫祭五祀歲徧士祭其先（祭四方謂祭五官之神於四郊也勾芒在東祝融后土在南蓐收在西元冥在北）　又祭法王立七祀曰司命曰中霤曰國門曰國行曰泰厲曰戶曰竈諸侯五祀曰司命曰中霤曰國門曰國行曰公厲大夫三祀曰族厲曰門曰行士二祀曰門曰行庶人一祀或立戶或立竈　又曰聖人之制祭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及夫日月星辰民所瞻仰也山林川谷丘陵民所取材用也非此族也不在祀典　增又曰燔柴於泰壇祭天也瘞埋於泰折祭地也用騂犢埋少牢於泰昭祭時也相近於坎壇祭寒暑也王宮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宗祭星也雩宗祭水旱也四坎壇祭四方也　原左傳曰祀有執膰戎有受脤注云膰祭肉以賜諸侯者也　增又曰夫民神之主也是以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故奉牲以告曰博碩肥腯謂民力之普存也謂其畜之碩大繁滋也謂其不疾瘯蠡也謂其備腯咸有也奉盛以告曰潔粢豐盛謂其三時不害而民和年豐也奉酒醴以告曰嘉栗旨酒謂其上下皆有嘉德而無違心也所謂馨香無讒慝也故務其三時脩其五教親其九族以致其禋祀於是乎民和而神降之福　國語曰夫神以精明臨民者也故求備物不求豐大是故先王之祀也以一純二精三牲四時五色六律七事八種九祭十日十二辰以致之百姓千品萬官億醜兆民經入畡數以奉之明德以昭之龢聲以聽之以告徧至則無不受休　又曰祀所以昭孝息民撫國家定百姓也天子徧祀羣神品物諸侯祀天地三辰及其土之山川卿大夫祀其

禮（謂五祀及祖所自出也）士庶人不過其祖 原穀梁傳曰祭者薦其時也薦其敬也薦其義也非享味也 家語曰魯公索氏將祭而亡其下牲孔子聞之曰公索氏不及二年必亡矣後一年而亡 孔叢子曰元和二年春孝章皇帝東巡狩還魯幸闕里以太牢祀孔子及七十弟子作六代之樂大會孔氏男子二十以上者六十三人講論經義 增漢舊儀曰先王之法追祭天地日月星辰山川萬神皆古之人也能紀天地五行二氣奉其功以成人者也故其奉祀皆以人事之禮食之所食也非祭食與土地金木水火石也又祭三皇五帝九皇六十四氏皆古帝王凡八十一姓 原王充論衡凡祭祀之義有二一曰報功二曰脩先報功以勉力脩先以崇恩也 桓譚新論曰昔楚靈王驕逸輕下簡賢務鬼信巫祝之道齋戒潔鮮以祀上帝羣神躬執羽紱起舞壇前吳人來攻其國人告急而靈王鼓舞自若顧應之曰寡人方祭上帝樂明神當蒙福佑焉不敢赴救而吳兵遂至俘獲其太子及后姬以下 越絕書曰越王旣往平吳春祭三江秋祭五湖因以其時爲之立祠番之末世傳之萬載 漢書武帝紀曰太初元年十二月帝東臨渤海望祀蓬萊 又郊祀志曰祀八神一曰天主祠天齊二曰地主祠太山梁父三曰兵主祠蚩尤四曰陰主祠三山五曰陽主祠之罘六曰月主祠之萊山七曰日主祠盛山八曰四時主祠琅邪皆各用牢具祠而巫祝所損益圭幣雜異焉 幽明錄曰廟方四丈不作墉壁道廣五尺夾樹蘭香齋者貴以沐浴然後親祭所謂沐蘭湯 增唐六典曰禮部尚書侍郎之職掌天下禮儀祠祭 又曰禮部郎中掌五禮之儀一曰吉禮其儀五十有五（自冬至祀圜丘至王公以下拜掃止） 又曰祠部掌祠祀享祭之事凡祭祀之名有四一曰祀天神二曰祭地祇三曰享人鬼四曰釋奠於先聖先師其差有三若昊天上帝五方帝皇地祇神州宗廟爲大祀日月星辰社稷先代帝王岳鎮海瀆帝社先蠶孔宣父齊太公諸太子廟爲中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衆星山林川澤五龍祠等及州縣社稷釋奠爲小祀 玉海曰唐舊制每歲大中小祀凡七十九祭四十五祭皆定日著於祀典三十四祭不定日辰大卜擇日正月十二祭（自祈穀圜丘至九宮貴神）二月十祭（自釋奠文宣王至懿昭太子廟）四月十祭（自祀赤帝至雩祀圜丘）五月四祭（自皇地祇至太子廟）六月四祭（自祀黃帝至廣德王）七月八祭（自祭白帝至饗太廟）八月七祭（自釋奠至太子廟）九月二祭（饗明堂告憲宗）十月十祭（自祀黑帝至神州地祇）十一月六祭（自祀天圜丘至太子廟）十二月六祭（自蠟祭至祭西沐井） 玉海曰唐志五禮一曰吉禮天子親祠者二十有四三歲一祫五歲一禘當其歲則舉其餘二十有二一歲之間不

能遵舉則有司攝事其非常祀者有時而行之皇后太子歲行事者各一餘皆有司行事凡歲之常祀二十有二冬至祈穀至享先農大祀中祀無常日者卜小祀則筮皆於太廟　會要曰天寶三載置九宮壇（東南曰招搖正東曰軒轅東北曰太陰正南曰太一中央曰天符正北曰太乙西南曰攝提正西曰咸池西北曰青龍）　又詔曰漢禱八神晉祠六宗惟九宮神實司水旱　玉海曰王璵傳元宗廣脩祠祭璵請築壇東郊祀青帝肅宗乾元二年入相乃奏置太一壇勸帝身見九宮祠又紀天寶三載祠九宮貴神於東郊　白帖曰白居易議祭祀之義大率有三種於天地所以示人報本也祠於聖賢所以訓人崇德也享於祖考所以教人追孝也三者行於天下則萬人順百神和此先王所以重祭祀也

宋史禮志曰五禮之序以吉禮爲首主邦國神祇祭祀之事凡祀典皆領於太常歲之大祀三十中祀九小祀九後增大祀爲四十二焉其後神宗改定通舊祀凡九十二　元豐中詳定祭祀總百九十一卷曰祀儀曰南郊式曰大禮式曰郊廟奉祀禮文曰明堂祫享令式曰大典殿儀曰四孟朝獻儀曰景靈宮供奉勅令格式曰儀禮勅令格式祈禳總四十卷曰祀賽式曰齋醮式曰金籙儀　典禮脩於元豐而成於元祐至崇寧復有所增損其存於有司者惟元豐郊廟禮文及政和五禮新儀而已乃若圜丘之罷合祭天地明堂耑以英宗配悉罷從祀羣臣大蜡分四郊壽星改祀老人僖祖已祧而復遂爲始祖即景靈宮建諸神御殿以四孟薦享虛禘祭去牙槃食此熙寧元豐變禮之最大者也　建炎中命禮部太常裁定每歲以立春上辛祈穀孟夏雩祀季冬及冬至日四祀天夏至日一祀地立春上辛日祀感生帝立冬後祀神州地祇春秋二社及臘前一日祭大社大稷　玉海曰中興祀典冬至圜丘夏至皇地祇（太祖配）孟春祈穀孟夏雩祀神州地祇（並太宗配）季秋明堂（淳熙十六年改高宗配）感生帝（僖祖配已上宰執充獻官）高禖（青帝配以太昊高辛）朝日（大明）夕月（夜明）九宮貴人熒惑（商丘宣明王配）大社大稷（土正后稷）出火納火祀大辰（宣明王配）蜡祭（東蜡大明配以神農后稷西蜡夜明配以神農南蜡神農無配北蜡神農配以后稷）五方岳瀆（無配）四海四瀆（無配）風雨雷師（無配）先農（神農后稷配）先蠶（無配）至聖文宣王（兗國公配）昭烈武成王（留侯配）等十三祭皆爲中祀二十七年五月辛卯臣僚建請復爲大祀

遼史曰唐十二和樂遼初用之豫和祀天神順和祭地祇永和享宗廟肅和登歌奠玉帛雍和入俎接神壽和酌獻飲神（餘別用）　儀衛志遼國以祭山爲大禮服飾尤盛（大祀皇帝服金文金冠白綾袍紅帶懸魚三山紅垂飾犀玉刀錯絡縫烏鞾小祀皇帝硬帽紅克絲龜文袍皇后戴紅帕絡縫紅袍懸玉佩雙同心帕絡縫烏鞾）　天贊三年八月乙酉至烏孤山以鵞祭天甲午次古單于國祭阿里典壓得斯山

以麃兎祭九月庚子拜日於露林是月破胡母思山諸蕃部次業得思以赤牛青馬祭天地　續文獻通考曰金章宗太和元年勅改原廟春秋祭祀稱朝獻　金史志曰常以冬至日合祀昊天上帝皇地祇於圜丘夏至日祭皇地祇於方丘春分朝日於東郊秋分夕月於西郊　元史志曰祭祀之儀天子親遣使致祭者三曰社稷曰先農曰宣聖而岳鎭海瀆使者奉璽書即其處行事稱代　其有司常祠者五曰社稷曰宣聖曰三皇曰岳鎭海瀆曰風師雨師其非通祀者五曰武成王曰古帝王廟曰周公廟曰名山大川忠臣義士之祠曰功臣之祠　元文類禮典世祖立國建元考古昔之制而製服焉見爲之制祭祀則用之　圖書編高皇帝御製合祭天地樂章　大明會典祠祭淸吏司郎中員外郎主事分掌郊廟羣祀之典　祭祀通例國初以郊廟社稷先農俱爲大祀後改先農及山川帝王孔子旗纛爲中祀諸神爲小祀嘉靖中以朝日夕月天神地祇爲中祀凡郊廟社稷山川諸神俱天子親祠國有大事則遣官祭告若先農旗纛五祀城隍京倉馬祖先賢功臣皆遣官致祭惟帝王陵寢及孔子廟則傳制特遣各王國及有司俱有祀典而王府祀典具在儀司洪武初天下郡縣皆祭三皇後罷止令有司各立壇廟祭社稷風雷雲雨山川城隍孔子旗纛及厲庶人祭里社鄉厲及祖父母父母并得祀竈餘俱禁止　又儀制司王國祀典洪武六年定王國宮城外立宗廟社稷等壇又定凡祭五祀　八編類纂國朝既於方丘以岳鎭海瀆天下山川從祀復於春秋清明霜降日遣官專祭岳鎭海瀆天下山川於國城之南而以京師及天下城隍附祭焉若夫山川之在王國城隍之在郡縣者則自以時致祭　八編類纂城隍自三國以來因事而祭其立祠則見於唐李德裕之在成都宋以來天下通祀洪武元年令郡縣各立山川壇制與社稷同

祭祀總載二

㊗原薦敬　報功（上詳祭祀一許愼五經異義公羨祭百辟自卿以下不過其族百辟者國君先有功德於人者故報祭之）　騂牡　黝牲（毛詩祭以淸酒從以騂牡享于祖考下詳祭祀一）　七祀　五祭（上詳祭祀一袁準正論國之大祭有五禘祫郊祖宗報此五者禮之大節也）　報德　崇恩（並詳祭祀一）　鬱酒　蘭湯（並詳祭祀一）　六變　九成（周禮司樂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雲門之舞冬至日於地上之圜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　尚書益稷九成鳳凰來儀）　禮地　賓河（周禮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以青珪禮東方以赤璋禮南方以白琥禮西方以元璜禮北方　竹書紀年后荒壬申即位元年以元璧賓於河狩於海獲大魚）　彩壇　紺席（上詳祭祀一漢舊儀皇

（帝自行事臣從齋皆百日祭天紫壇幄帷高皇帝配天後堂下西嚮紺帷幄席）宜社　類帝（禮記天子將出征宜於社鄭元注云宜祭名也尚書肆類于上帝）三望　六宗（左傳僖公

三十一年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下詳祭祀一）受釐　致福（漢書賈誼傳文帝思誼徵之至入見上方受釐坐宣室蘇林注曰未央前正室周禮都宗人掌都宗祀之禮凡都祭祀致福於國）

【增】六成（唐六典凡祭昊天上帝及五帝大明夜明之樂皆六成祭皇地祇神州社稷之樂皆八成享宗廟之樂九成其餘祭祀三成而已）三祀（唐六典廩犧令凡三祀之牲牢各有名數）假

寧（唐六典吏部郎中內外官吏有假寧之節私家祔廟給假二日四時祭各四日）磔雄（唐六典季冬大儺儺者既出乃磔雄於宮門及城之四門以祭焉）七獻（禮禮器一獻質三獻文五獻察七獻

神）九奠（文獻通考程子曰祭法中用九奠以禮有九獻樂有九奏也）拜天（元史郊祀志元興朔漠代有拜天之禮衣冠尚質祭器尚純帝后親之宗戚助祭）用日（禮郊特牲日用甲用

日之始也）冰室（玉海王涇郊祀錄季冬藏冰仲春開並黑牡秬黍祭於冰室）燎壇（玉海古者祀天地日月神示皆有燎壇以行事）四立（宋志以立春祭戶司命立夏祭竈季夏土王日祭中霤立

秋祭門及厲立冬祭司命及行）四郊（宋志大蜡分四郊）三祭（元文類虞集孝思亭記凡有國有家者必有寢有廟廟所以祭而墓非祭所也有廟者必有主主之始立也三祭以虞之歸必奉諸其廟

歲時祀之曰是神明之所依也）六神（月令廣義魏秦靜議風伯雨師靈星先農社稷為國六神）祀鼎（宋志崇寧中以每歲祀鼎常典付有司行之）祭旗（遼聖宗紀六年九月癸卯祭旗鼓）

禊祭（南齊志三月水會禊祭也）巡祭（宋志帝之巡祭也往還四十七日未書遇雨雪）解凍（太平御覽漢舊儀十月涸凍二月解凍皆祭祀）司寒（玉海唐小祀）膢臘（月令

廣義臘取禽獸以祭膢以立秋臘以十二月）祭薦（月令廣義何休云有牲曰祭無牲曰薦）祭虎（太平御覽魏志濊南國常用十月祭祀晝夜飲酒歌舞名之為舞天又祭虎以為神）祭蝗

（文獻通考宋太祖建隆二年蝗曾降等州蝗令長吏以牢禮祭之）祭酒（漢宣帝以蘇武著節老臣令朝朔望號稱祭酒注祭祀時惟尊長者以酒沃醊又曰禮飲酒必祭示有先也故稱祭酒尊之也）祭

詩（月令廣義賈島每歲除取一年所得詩陳列以酒脯祭之曰勞吾精神以此補之）貙膢（月令廣義祭祀志貙膢以立秋日）祀井（月令廣義太常記十月一日祀井）奠玉帛（唐六典太

祀凡祭天及日月星辰之玉帛則燔之祭地及社稷山岳則瘞之海瀆則沉之）實簠簋（唐六典大官令凡祭之日進饌者實簠簋設於饌幕之內）奉制書（[illegible]宗元監祭使壁記將有事制祠部上其

日吏部以上其官奉制書以奏告）用雅樂（元史禮樂志其於祭祀率用雅樂朝會饗燕則用燕樂）祠脽上（彙苑詳註漢武帝元封二年祠后土於脽上）祀汾陰（宋志真宗承重[illegible]之

後[illegible]丹通好天下興事於是封泰山祀汾陰）祠潢河（遼史穆宗紀十二年六月甲午祀木葉山及潢河）祀黑山（遼史穆宗紀十年以[illegible]祀天地於黑山）祀方明（月令廣義太甲

以冬至進繪祀方明）祀直沽（大明會典嘉靖三十九年景王之國沿途告祀直沽天妃之神淮河之神揚子江之神小孤山之神漢江之神）【原】以享以祀　是類是禡（並詳祭祀

一）【增】齋有七名（唐六典齋有七名一曰金籙大齋二曰黃籙齋三曰明真齋四曰三元齋五曰八節齋六曰塗炭齋七曰自然齋）禳復三事（唐六典禳謂復三事一曰章二曰醮三曰

理沙）八署分理（唐六典太常卿掌郊廟社稷之事以八署分而理焉一郊社二太廟三諸陵四太樂五鼓吹六太醫七太卜八廩犧）院分貯（又太常寺凡備大享之器服有四院各以其物

而分貯焉一天府院二御衣院三樂縣院四神廚院）尚赤尚彩（唐六典凡樂器之飾天地之神尚赤宗廟及殿廷尚彩）用石用玉（唐六典凡磬天地之神用石宗廟及殿廷用玉）祭

酒御容（續文獻通考遼聖宗統和四年十一月日南至上率羣臣祭酒於景宗御容）飲酎宗廟（太平御覽漢舊儀宗廟八月飲酎用九太牢元年祭天二年祭地三年祭五帝於五時三歲一祫皇

帝自行他祠不出）大祠中祠（南部新書貞元中太常奏每年大中小祠共七十七祭）五等三等（山堂肆考宋太祖於歷代帝王制為五等之享歷代忠臣義士品為三等之制）權

置太僕（唐六典漢書太僕秦官晉成帝省併宗正宋因晉不置如祀則權置太僕執轡事畢省） 時登王府（柳宗元監察使壁記居常則飭四方祀貢之物時登於王府） 上宰嚴祀（孔帖韓愈詩上宰嚴祀事清塗振華纓） 太祝正辭（孔帖李白賦享於神靈太祝正辭庶官精誠） 淳熙祭式（玉海淳熙編類祭祀儀式一卷淳熙六年禮寺編定又一卷載州縣釋奠祈報社稷祀風雨雷師制度六年所頒） 崇寧祀儀（熙寧十年正月庚申太常禮院言以慶曆五年以後祠祭沿革參酌編脩成祀儀三卷詔行之元豐復命編脩元祐書成崇寧重加討論名崇寧祀儀） 進祀禮圖（八編類集世宗肇舉禮祀大典輔臣因進祀禮圖考通叙分合沿革之由壇壝陳設之畧次列儀注樂章之繁縟之圖畫繕寫成冊） 正祀典疏（續文獻通考嘉靖初倪岳在禮部上正祀典疏） 祀辰戌月（宋志紹興三年復大火祀以辰戌出納之月祀之） 祠戌丑地（山堂肆考郊祀志以丙戌日祠風伯於戌地以丑日祠雨師於丑地） 前期十日（宋史崇寧親祀方澤作明堂立九廟祀熒惑大觀受八寶大祀皆前期十日而戒） 距封十里（玉海管子黃帝問伯高對曰山見其禁者封而祭之距封十里爲一壇） 祠燕支山（楊炎大唐燕支山神寧濟公祠堂碑西北之巨鎮曰燕支維唐之三十載封禪爲寧濟公禁靈祠於高麓之陽每歲盛秋率封內以望之索尊神以合之） 祠枌榆社（後漢紀章帝章和元年八月己丑遣使祠沛高原廟豐枌榆社） 習儀青城（宋志南郊習儀青城明堂習儀於尚書省） 揭燈黃峴（宋志眞宗封禪泰山自太平頂黃天門黃峴嶺岱岳觀各置長竿揭龍燈下照以相參候） 太常爲亞獻（唐六典太常卿掌郊廟社稷之事凡國有大禮則贊相禮儀有司攝事則爲之亞獻） 光祿爲終獻（又曰光祿卿若三公攝祭則爲之終獻） 太祝奉巾帨（又曰凡國有大祭祀盥則奉匜沃盥則奉巾帨） 大樂調鐘律（前見） 令郡王攝事（文獻通考開元二十七年大廟五享於宗子及嗣郡王中揀有德望者令攝三公行事其異姓官更不差攝） 以御史監祠（玉海柳宗元曰周禮祭僕視祭祀百官之戒具知其不敬者漢以侍御史監祠大祠中祠以御史監祀曰監祭使寶元中更號祠祭使儀復初） 王涇郊祀錄（唐志貞元中太常禮院修撰王涇考次歷代郊廟沿革之制及其工歌祝號而圖其壇屋陟降之制爲郊祀錄十卷） 彥博明堂記（宋志皇祐中文彥博進大享明堂記三十卷） 明堂藉田祫享謝式（玉海熙寧七年七月乙巳沈括言奉詔編脩明堂藉田祫享恭謝式令止脩明堂祫享二禮從之） 慶曆熙寧元祐祀儀（慶曆四年正月辛卯太常禮院上新脩太常新禮四十卷慶曆祀儀六十三卷） 脩祀於太廟西門之內 卜日於太廟南門之外

祭祀總載三

【原】教敬（周禮大司徒職一曰以祀禮教敬則民不苟） 致嚴（孝經祭則致其嚴鄭注齋戒沐浴明發不寐） 奉禮（祭統祭者非物自外至者也自中出生於心也心怵而奉之以禮是故惟賢者能盡祭之義） 致誠（又云賢者之祭也致其誠信與其忠敬奉之以物道之以禮安之以樂參之以時明薦之而已矣不求其爲此孝子之心也） 從約（盧湛云凡臨祭坐以蒲薦青布緣縟其事從約也） 得宜（禮稽命徵天子祭天地宗廟六宗五岳得其宜則五穀豐雷雨時至四夷貢物） 受福（祭統賢者之祭也必受其福非世所謂福也福者備也備者百順之名也無所不順者之謂備言內盡於己而外順於道也忠臣以事其君孝子以事其親其本一也鄭注曰賢者之所謂福者受大順之顯名也） 主敬（禮少儀賓客主恭祭祀主敬） 知孝（樂記武王克殷祀乎明堂而民知孝鄭注云文王之廟爲明堂也） 觀敬（祭統孝子之事親也有三道焉生則養沒則喪喪畢則祭養則觀其順也喪則觀其哀也祭則觀其敬而時也盡此三道者孝子之行也） 三重（又祭有三重焉獻之屬莫重於祼聲莫重於升歌舞莫重於武宿夜此周道也鄭注武宿夜舞曲名也） 十倫（又祭有十倫焉見事鬼神之道焉見君臣之義焉見父子之倫焉見貴賤之等焉見親疏之殺焉見爵賞之施焉見夫婦之別焉見政事之均焉見

（長幼之序焉見上下之際焉此之謂十倫）沈璧（尚書中候湯降三分璧沈於洛水注曰降下也以三分之璧沈於洛也）湛玉（漢武帝瓠子歌河湯湯兮激潺湲北渡回兮迅流難搴長茭兮湛美玉河

伯許兮薪不屬）【增】設版（見前）執麾（唐六典協律郎若大祭祀奏樂於庭則升堂執麾以為之節制舉麾鼓柷而後樂作偃麾戛敔而後止）黑牡（唐六典司[illegible]季冬藏冰祭司寒以黑牡秬

黍仲春啟冰亦如之）青牛（遼史穆宗紀十三年九月朔以青牛白馬祭天地飲於野次終夕乃罷）明衣（宋志中祀以上皆給明衣）看器（宋史慶曆元年呂公綽言舊禮郊廟尊罍數皆準古

而不實三酒五齊明水明酒有司相承名為看器）三飯（淮南子三也三月而為一時故祭祀三飯以為禮）多俎（太平御覽漢舊儀宗廟三年大祫每太牢中分之右辨上帝左辨上后俎餘委置積

於前殿千斤名曰多俎）臘鼓（月令廣義三韓俗以臘日家家祭祀俗云臘鼓鳴春草生即歲時記知臘鼓）節堂（戴埴鼠璞唐節度使賜雙旌雙節行則建節立六纛入境築節樓迎以鼓角宋有大

纛旌節門旗二受賜藏之公宇私室號節堂朔望大日祭之）觚陛（宋志奉禋歌皇展報新禮樂觚陛詠賓卿）鞠場（金因遼俗以重五中元重九日行拜天之禮重五於鞠場中元於內殿重九於都城）

（外）牢蔬（孔帖韓愈詩中堂高俎新祭牢蔬）鏞管（宋志奉禋歌鏞管琳瑯）釀酒（月令廣義十月上辛命典醞清醲釀冬酒以供臘祀）搏黍（宋志親祀飲福酒訖徹儀禮左食搏

黍之說命大官令取黍於籩搏以授祝祝接以豆以獻於皇帝而無嘏辭）禮料（宋志每祠祭命判寺官緘署禮料送祀所）酒分（宋志慶曆元年判太常寺呂公綽言郊廟配位惟有祠祭酒分大中祠位

二升小祠位一升止一尊酌獻一尊飲福宜詔酒官依法制齊酒分實之）捧玉振金（孔帖李德裕上尊號文捧玉瓚而一獻先靈來格振金石而六變寶貺臨）【原】教之本（禮君子之

教也必由其本順之至也祭其是與故曰祭者教之本也）仁之至（又云祭仁之至義之盡也）事神示（周禮大宗伯之職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示鄭注云事謂祀之祭之享之故書吉或謂告）

正齒位（又党正職各掌其党之政令教治及四時之孟月吉日則屬民而讀邦法以糾戒之春秋祭禜亦如之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於序以正齒位一命齒於鄉里再命齒於父族三命而不齒）

商曰肜（見祭祀一）周曰繹（見祭祀一）用赤黍（尚書大傳祀用赤黍）載清酤（詩烈祖既載清酤鄭箋云載清酒於尊酌以裸獻）祭四極（尸子天子祭四極諸

侯祭山川大夫祀五祠士祭其廟）祭五帝（漢舊儀宗廟八月飲酎用太牢元年祭天二年祭地三年祭五帝於五畤）祠五岳（漢舊儀祭五岳祠用三正色牲十月二月皆祭）祀三户

（郊祀志宣帝即位祠三户山於密）【增】奉禋歌（樂志郊祀大禮樂章有奉禋歌）崇祀錄（玉海孫奭撰大宋崇祀錄三十卷）正辭錄（玉海淳化二年祕書監李至取祭祀辭舊一百

九首增撰八十一首為正辭錄三卷上之景德元年命李宗諤楊億陳彭年詳定正辭錄）旁通圖（玉海熙寧四年冬詔以諸事監祠事隸太常以齋奉神之禮太常簿楊傑集太常祠祭總要）晉祭

法（玉海晉祭法晉盧諶撰雜祭法六卷晉范汪撰祭典三卷）唐祀典（會要顯慶二年大祀籩豆十二中祀十小祀八正元十五年春抗奏大中小祀七十餘）降內香（宋志凡常祀天地宗廟皆

內降御封香凡所告亦內出香嘉祐中裴煜請大祠降御封香中小祠供太府香中祠減大祠之半小祠減中祠之半）封御寶（宋志祝版當進署者並命尚閤吏書上親署訖御寶封給之）供酴

醾（唐六典良醞令若享太廟供其鬱鬯之酒以實六彝若應進者則供春暴秋清酴醾桑落等酒）請木瓜（太平御覽曹植求祭先王表臣欲祭先王於北河之上請木瓜五枚）成天文（月令廣義

易通卦驗冬至成天文鄭注云天文謂三光運行而照天下冬至而數訖於是時也祭而成之所以報也）陰祀日（月令廣義十月朔乃陰祀之日宜祭祖考掃墓與清明同）不用玉（宋志祈不

用玉）餘用竹（玉海凡祝辭皇帝親祀則書之冊封禪用玉餘用竹有司常祀書之方版）【原】事死如生（祭義文王之祭也事死者如事生）祭神如在（論語）黷謂弗

欽（尚書黷于祭祀時謂弗欽）黷則不敬（春秋己卯烝公羊傳曰常事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譏亟也亟則黷黷則不敬）常祀不卜（左傳禮不卜常祀而卜其牲日牛卜日曰牲牲成而

（卜其郊上[illegible]也望郊之細也不郊亦無望可也）

大饗不卜（曲禮鄭注祭五帝於明堂莫適卜也）

有報有祈（郊特牲祭有報焉有祈焉鄭注報謂若穫禾報社也祈猶求也謂祈福祥求永貞也）

莫舉莫廢（曲禮凡祭有其廢之莫敢舉也有其舉之莫敢廢也鄭注謂其瀆神也廢舉謂若殷發廢祀也秦後不可復舉祀也）

尚醴尚酒（明堂位殷尚醴周尚酒孔疏此據其時之用也）

祭心祭肝（虞祭首夏祭心殷祭肝周祭肺鄭注皆氣主盛也）

甸師共蕭（周禮甸師祭祀共蕭茅鄭注蕭香蒿也茅以共祭之苴亦以縮酒苴以藉祭縮酒泲酒也）

廩人共接（廩人掌九穀之數大祭祀則共其接盛鄭注接讀為一扱再祭之扱扱以授舂人舂之大祭祀之穀藉田之收藏於神倉者也不以給小用）

鹽人共鹽（鹽人掌鹽之政令祭祀共其苦鹽散鹽註杜子春讀苦為盬謂出鹽直用不湅治也）

田官納粟（穀梁傳甸粟而內之三宮三宮米而藏之御廩註甸甸師掌田之官也三宮三夫人也宗廟之祭君親割夫人親舂藏之曰納粟者甸師而夫人親舂之也）

醆酒涚清（郊特牲醆酒涚於清鄭注謂泲醆酒以清酒也醆酒盎齊盎齊差清和之以清酒泲之而已泲盎齊必和以清酒者皆久味相得）

明水涚齊（明水涚齊貴新也又鄭注涚猶清也五齊濁泲之使清謂之涚齊及取明水皆貴新也）

雞酒薄祭（後漢書徐穉傳穉為太尉黃瓊所辟不就及瓊卒歸葬穉乃負糧徒步到江夏赴之設雞酒薄祭哭畢而去不告姓名）

魚菽之祭（鹽鐵論古者有魚菽之祭春秋祀其祖祠）

酌彼行潦（詩泂酌篇傳云泂遠也行潦流潦也箋云流潦水之薄者也遠酌取之投大器之中）

于彼行潦（詩于以采藻于彼行潦鄭箋云藻之言澡也婦人之行尚柔順自潔清故取名以為戒）

薦式蘋藻（王儉祭徐聘士文云古人之薦式蘋藻藉以白茅豈必珍羞所以致之者誠耳）

蘋藻是歆（梁元祭徐聘士文云微物將禮蘋藻是歆）

龍旂承祀（詩閟宮篇鄭箋云交龍為旂承祀謂視祭祀事也）

龍旂承糦（毛詩龍旂十乘大糦是承鄭箋糦黍稷也諸侯建龍旂者十乘奉承黍稷而進之者亦言得諸侯之歡心十乘者二王後八州之大國）

登歌擊拊（周禮小師掌大祭祀登歌擊拊鄭司農云拊者擊石）

下管擊鼓（又云下管擊應鼓鄭注應鼓小鼓也）

穆穆皇皇（周禮保氏掌諫王惡而養國子以道乃教之六儀一曰祭祀之容鄭注祭祀之容穆穆皇皇）

雍雍肅肅（詩有來雍雍至止肅肅鄭箋雍雍然既至止而肅肅然乃助王禘祭）

奉璋峩峩（詩傳峩峩壯盛也鄭箋璋璋瓚也奉璋之儀峩峩然）

執爨踖踖（詩傳爨饔爨廩爨也踖踖言爨竈有容也）

卜爾百福（詩卜爾百福如幾如式箋云卜予也神歆嗜女之飲食故予女之百福其來如有期多少如有法矣）

卜爾萬壽（又天保篇君曰卜爾萬壽無疆傳云君先君也卜予也鄭箋云君曰卜爾者尸嘏主人傳神辭）

時萬時億（詩永錫爾極時萬時億箋云長賜汝以中和之福是萬是億言多無數也）

不歆不祀（左傳狐突適下國遇太子太子使登僕而告之曰夷吾無禮余得請於帝矣將以晉畀秦秦將祀余對曰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君祀無乃殄乎且民何罪失刑乏祀君其圖之）

武帝祠時（漢書武帝紀元狩元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時獲白麟作白麟之歌）

高宗肜日（尚書高宗肜日越有雊雉案說文云雷始動雉鳴而雊其頸）

黃鵠來壇（後漢書章帝紀章帝元和二年二月幸岱宗柴告既畢有黃鵠三十從西南來經祠壇上東北過於宮屋）

紫氣散殿（漢書宣帝始幸甘泉有紫黃氣從西來散於殿前）

赤光入祠（列異傳漢宣帝幸五時時有赤光長十餘丈從雉城來入祠中）

夜光如星（漢書郊祀志秦文公獲若石云於陳倉北坂城祠之其神或歲不至或歲數來也常以夜光輝若流星從東方來集於祠城若雄雉其聲殷云野雞夜鳴）

左右趨事（毛詩左右趣之傳趣趨也箋文王臨祭祀其容濟濟然敬左右之臣皆促疾於事謂相助積薪也）

鼓鍾送尸（又云鼓鍾送尸神保聿歸箋尸節神者也尸出入奏肆夏北堂書鈔鼓鍾送尸者以其享否不可知自孝子之心耳其送尸猶自作樂也）

文公逆祀（左傳文公二年八月丁卯大事於太廟躋僖公逆祀也君子以為失禮禮無不順祀國之大事也而逆之可為禮乎）

張寬從祀（益部耆舊傳蜀郡張寬漢武帝時為侍中從祀甘泉至渭橋有女子浴於渭水乳長七尺上怪其異遣問之女曰帝後第七車知我所來時寬在第七車對曰天星主祭祀者齋戒不嚴則女人星見）

增

以義

以仁（陳祥道禮書君子以義處禮則祭不致於數以仁處禮則祭不致於疏）

以祀以養（元文類虞集誠存堂記以祀以養以宴以食父兄宗族之觀在是矣）

尚質盡誠（文獻通考天寶五載詔祭神如在傳諸古訓以多爲貴著自禮經禴嘗之儀蓋昔賢之尚質甘旨之品亦孝子之盡誠）

極陰致辨（八編類纂周官祀五帝之禮有與天同極其陰有與天異致其辨）

備三獻官（續文獻通考元世祖中統三年命中書省備三獻官大禮使司徒攝祀事）

行再生禮（遼聖宗紀四年十月丁酉皇太后行再生禮爲帝祭神祈福）

蘭蒸椒漿（孔帖李白溧陽義女碑銘蘭蒸椒漿歲事罔缺）

餳餅牢丸（月令廣義盧諶祭法春祀用饅頭餳餅髓餅牢丸秋冬亦如之）

春蘭秋菊（元文類吳師道書李伯時九歌圖後云春蘭秋菊終古無絕四時祖考之常祭也）

鏤玉纓金（宋志鏤玉更纓金）

黑白二牲（遼史聖宗紀四年十二月辛亥以黑白二牲祭天地）

蜡臘異祭（玉燭寶典蜡者報百神臘者祭先祖同日而異祭也）

賜菊花酒（遼史聖宗紀四年以重九登於高水南阜祭天賜從臣命婦菊花酒）

設蒲萄酒（續文獻通考元世祖至元十五年冬十月享太廟常設牢醴外益以羊鹿豕蒲萄酒）

祀事孔脩（杜甫朝獻太清宮賦歷良辰而戒告分祀事而孔脩）

祀典無虧（孔帖李白祭九江文牲玉有禮祀典無虧）

不能嚴清（韓愈鄆州祭神文牲糈酒食器皿觕弊不能嚴清）

不爲表襮（韓愈南海神廟碑事神以誠內外單盡不爲表襮）

潔心勤禮（柳宗元終南祠堂碑潔心勤禮導暢純精）

尊神敬祀（樊仲德淮瀆廟記南陽太守中山盧奴君處正好禮尊神敬祀）

嘔啞俯僂（杜牧黃州祭神文黍稷腯粱嘔啞俯僂）

髣髴翔坐（宋志明堂大禮樂歌髣髴翔坐靈心咸嘉娛）

長其恩愛（韓愈原道爲之葬埋祭祀以長其恩愛）

助我惻楚（韓愈元和聖德詩正月元日初見宗祖躬執百禮登降拜俯薦享新宮視瞻梁梠戚見容色淚落入俎侍祠之臣助我惻楚）

獵獸祭廟（月令廣義貙以立秋日祭獸王者亦以此日獵獸祭宗廟）

獲禽薦祖（宋志雍熙二年詔）

給酒助祭（天中記後魏胡叟少孤言及父母則淚下若孺子之號燉煌氾潛家善釀酒每節送一壺與叟許赤虎裴定宗等謂潛曰再三之惠以爲過厚子惠於叟何其恒也潛曰我恒給祭者以其恒於孝思也）

竊食以祭（袁崧後漢書曰韓卓字子助陳留人臘日奴竊食祭其母卓義其心即日免之）

譙周祭志（出唐禮志）

孟詵祭儀（月令廣義溫公曰孟詵家祭儀用二分二至若不暇卜日則止用孟儀）

〔原〕澤虞共澤物（周禮澤虞凡祭祀賓客共澤物之奠鄭注澤物之奠籩豆之實芹茆菱芡之屬）

司烜共明水（周禮司烜氏掌以夫遂取明火於日以鑒取明水於月以共祭祀之明齍明燭共明水鄭注陳明水以爲元酒也明齍謂以明水脩滌粢盛黍稷也）

烹人共大羹（周禮烹人祭祀共大羹鉶羹賓客亦如之鄭注大羹不致五味鉶羹加鹽菜矣）

雷鼓鼓神祀（又鼓人以雷鼓鼓神祀鄭注雷鼓八面鼓也神祀祀天神也）

路鼓鼓鬼享（鄭注路鼓四面鼓也鬼享享宗廟也）

〔增〕樂師立縣閒（元史禮樂志樂師一人運譜一人掌以樂散宮人凡祭立於縣閒皆北上相向而立）

協律立楹西（又協律郎凡大祭祀皆法服一人立於殿楹之西東向一人立於縣北通街之西東向以節樂堂上者主登歌堂下者主宮懸）

〔原〕祀上帝於北河（十三州記昔禹治洪水既畢乃乘車到終山祀上帝於北河歸大功於九河也）

祭蚩尤於沛庭（漢高帝紀高祖立爲沛公祠黃帝祭蚩尤於沛庭而釁鼓旗幟皆赤）

〔增〕祭祀之節有六（玉海禮志凡祭祀之節有六曰卜日齋戒陳設省牲器奠玉帛宗廟之晨祼進熟饋食）

祭祀之名有四（詳祭祀一）

屬車八十一乘（蔡邕獨斷曰古者諸侯二車九乘秦滅九國兼其車服故爲八十一乘漢武祠太乙甘泉皆盡用之明帝上原陵又用之）

總屋七十一區（宋志詔以鑄鼎之地作室成宮總屋七十一區中置殿曰神靈以祠黃帝東廡殿曰成功祀夏后氏西廡殿曰持盈祠周成王及周公召公）

【原】多儀（書享多儀儀不及物曰不享）　盡志（祭統外則盡物內則盡志注盡物祭物備也盡志敬也）　思敬（祭思敬）　首義（今之祭者不首其義故誣於祭也注首本也謂失禮也）　齋如（祭必齋如也）　顒若（易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　貴氣（郊特牲至敬不享味而貴氣臭也）　求食（左傳鬼猶求食）　錫嘏（錫以純嘏注純大也嘏福也）　備禮（子曰我祭則受福蓋得其道矣注福非謂望神之報以祭祀禮備爲福）　其吐（左傳神其吐之乎注吐猶不食也）　誰尸（詩誰其尸之有齊季女）　勞矣（詩豈弟君子神所勞矣注勞勞來也）　諂也（論語非其鬼而祭之諂也）　爲人（左傳祭祀以爲人也又爲人祈福）　從生（祭從生者父爲大夫子爲士葬以大夫祭以士）　二簋（易二簋可用享）　八樽（祭以疏布巾羃八樽）　八政（洪範八政三曰祀）　九式（周禮太宰以九式節財用一曰祭祀之式注爲財用之節度）　毖祀（周書夙夜毖祀注毖敬也）　常祀（四時之常祀）　暴浩（喪祭用不足曰暴有餘曰浩）　忠敬（禮祭致其忠敬）　弔矣　敬之　薦陳　侑酳　重民教（周書武成篇重民五教惟食喪祭）　僭旅山（季氏旅於泰山子謂冉有曰汝弗能救與注爲其僭也）　脩歲之首（月令孟春之月脩祭典注國重祭故歲首脩之）　用數之仂（禮記祭用數之仂注筭今年一年經用之數用其什一也）　非禮不誠（禱祠祭祀共給鬼神非禮不誠不莊）　無豐于昵（傳說戒高宗祭祀不當豐厚於親近之廟）　於彼於此（禮不知神之所在於彼乎於此乎）　來顧來饗　尸祝過時（祭過時不祭祀）　祝史正辭（傳）　著誠致潔　依德享義　齋敬之心　蘋藻之奠　苟失其儀　是誣於祭　鬼神饗德　祭祀貴誠　禮崇明祀　神享至誠　克禋克祀　是享是宜　鼎俎既陳　籩豆既設　致其誠信　潔以馨香　齋莊之色　怵惕之心　儼恪之儀　敬齋之色　愼抑抑之儀　降穰穰之福　仰得一之靈　降時萬之福　正若思之貌　仰如在之神　苟非蘋藻之誠　是用秩禋之禮　苟祭典之有乖　在禮容而奚取

【詩】宗廟崇儀　禴嘗明祀　欽若天地　虔奉廟祧　黍稷維馨　籩豆有楚　霜露既零　春秋匪懈　爰脩饗祀　載展牲牷　備其鼎俎　潔爾牛羊　先祖是皇　神明其德　陟降彤庭　往來黃道　是蒸是享　孔惠孔時　以介壽祺　聿流曾慶　靈承無斁　駿奔有容　三獻禮終　九成樂作　紫煙書升　靈光下燭　禮備多儀　樂成九變　報本克禋　順時脩祭　雕豆玉觴　青圭紺席　鼎氣歆雲　神光燭地　珪組既陳　酒醴皆潔　克脩肇祀　大合百神　上祇明命　下達精誠　率由舊章　敬恭明祀　虔奉犧牲　躬奠珪璧　備殷薦之容　行昭報之禮　長朱草於齋除　產靈芝於廟柱　表勤昭事之心　載展奉先之意　乘上日而恭饗　奉高禋而肅事　諸侯駿奔以助祭　百靈肸蠁而降祥　馧韋充祠於百物　望秩備禮於四方　聖人垂遷坐之規　明王制齋心之地　瑞氣蜿蜒於數甸　祥光熠爚於旄罕　郊秋歲奉於嚴禋　宗廟時脩其明薦　禮官博士分典斯務　庖人尸祝各守是司

剡黍稷而馨感明靈　奉和樂而聲聞霄漢　霜露之感永切孝思　禋烑之儀每勤精意　祗見宗廟情極於孝思　有事郊丘義崇於嚴配　祀事孔明必先於酒醴　神其戾止亦在於馨香　繁纓藻帶爛於祭容　孤竹雲和鏗鏘於聲律　祝史正辭孚聖德於上帝　牲牷肥腯降景福於明神　精靈不測有上下之神祇　誠敬無文有春秋之禴祀　執瓠奉爵禮必祖乎敬恭　藉茅設洗事無忘於豐潔　入户儼然處四時而展敬　祭神如在嘗一廟以式思　玉瓚黃流躬涖四時之祭　龍袞元冕力還三代之儀　繩直準平驗考工之斤斧　芒寒色正炯清廟之星辰　聆夫磬管知律呂之克諧　列彼蕊芬信幽明之允叶　資[illegible]有乖仲尼聞而發歎　漢紀多僻匡衡陳其用祥　潔以新樽冀精誠之可達　歆於明德知黍稷之非馨　祥風入候當乎八變之般　瑞日揚輝屬乎三獻之始

祭祀總載五

（原）賦　魏孫該三公山下祠賦曰趙國元氏縣西界有六神祠吾觀其一焉在陘山之陽即三公祠焉崇堂既峻危閣造雲標軒臨萬仞之壑土木被丹藻之華是時寓目永日夕宿東序召彼故老訊之舊典云棟宇初興七十載三台耀靈實降甘雨夫山以有形為神神以無形為主若乃歊蒸於上雷動於下公田穫於多黍婦利其滯穗亦丕邦之所以報歷葉不輟也於是援筆作賦招神靈之有憑壯夏屋之弘麗其詞曰坤作地勢恒岳吐精布濩礫敬上秀太清三后叢事兩師不寧有渰淒淒潤我羣生先人諱德圖象垂形考之舊史與謨無聲

（增）唐杜甫朝獻太清宮賦曰太乙奉引危旗左右堯步舜趨禹馳湯驟蓄宮之樺崒坼元氣以經構衡穹雲而珠牆擁流沙而承雷紛墮珠而陷碧燿波錦而濃繡森青冥而欲雨耗光炯而初畫於是翠蕤儀的滌精舒就祝融擲火以焚香溪女捧盤而盥漱羣有司之望幸辨名物之雜究瓌寶自閶於萊廬羽客先來於介會櫟皇祖之儲祉敬雲孫而及此詔軒轅使合符勅王喬以視履積昭感於嗣續匪正辭於祝史若肸蠁之有憑肅風颸而乍起揚流蘇於浮柱金英霏而披靡擬雜佩於曾顛孔（一作之）蓋歆以颯纚中泚泚以迴復外蕭蕭而未已　宋張耒大禮慶成賦曰天子方端而虛儼而一多儀未畢精意已塞甲夜始晦嚴鼓載作飛斂走伏神髻鬼愕望騰精以燭宵兮元冥收威而布德靈鼍互震軫車將中天子乃被衮執玉兮齊明莊栗之誠動於進

超表於形容千燎具舉萬炬畢融上拚熒惑旁爍燭龍近爲朝暘遠爲融風赫赫曦曦煌煌輝輝陟降既周燎煙始升奔星走虹奉鋅薦牲豐隆奔馳而仰驚兮祝融煜煌而上征開閶闔兮闢清都后帝燕兮百神愉圖錫蓋兮方歆寅岳輸固兮溟效濡

【詩】梁簡文帝和蕭東陽祀七里廟詩曰萬里實幽宗三神亦天構豈謂木石精斯乃山川守遠來太白遺徹青鳥候以益敬弗怠方知敎應富　陳周弘讓春夜醮五岳圖文詩曰夜靜瑤壇謐月出杏壇明香爐青和吐燈色九微清五岳移龍駕十洲廻鳳笙目想靈人格心屬羽衣輕蕙肴屬神衆桂醑達遥誠照然聊自得挹酒念浮生　陳叔達州城西園入齋祠社詩曰升壇預潔祀詰早齋分司遠氣風霜積叢光日色遲嚴敎先八政陽和秩四時祈年嚴番見告幣動衆惟春地尊餘眞人天庶有貴椒蘭卒清酌簠簋徹香萁折俎分歸胙充庭降受釐方憑知禮節况奉化雍熙　楊愼從駕祀麓山廟詩曰聖德孚民暇鹿旂謁山靈畫旗泛北渚文鳥侍東平春滿戈鋌照寒林鐃吹鳴依稀長安驛蕭條都尉城井泉能共動江帆得分行宵幽細網合階曙落花明簷巢始入燕軒樹已遷鶯菲菲蘭俎馥淡淡桂樽清銀牓日影蓋玉座舞衣輕　周庾信老子廟詩曰三門臨苦縣九井對靈溪盧丹須竹節量藥用刀圭行當別關吏直向流沙西　【增】唐明皇經魯祭孔子詩曰夫子何爲者棲棲一代中地由鄹氏邑宅即魯王宮歎鳳嗟身否傷麟怨道窮今看兩楹奠當與夢時同　杜甫謁元元皇帝廟詩曰配極元都閟憑高禁籞長守祧嚴具禮掌節鎮非常碧瓦初寒外金莖一氣傍山河扶繡戶日月近雕梁仙李蟠根大猗蘭奕葉光世家遺舊史道德付今王畫手看前輩吳生遠擅場森羅移地軸妙絕動宮牆五聖聯龍袞千官列雁行冕旒俱秀發旌旆盡飛揚翠柏深留景紅梨迥得霜風箏吹玉柱露井凍銀床身退卑周室經傳拱漢皇谷神如不死養拙更何鄉　儲光羲尚書省受誓誡詩曰皇家有恒憲齋祭崇明祀嚴車伊洛間受誓文昌裏沈沈雲閣見稍稍城烏起曙色照衣冠虛堂鳴劍履緋緬念私覿悵望臨清汜　李希仲東皇太一祠詩曰吉日初齋戒靈符穆上皇焚香布瑤席鳴佩奠椒漿緩舞花飛滿清歌水去長回波送神曲雲雨滿瀟湘　儲光羲祭風伯壇詩曰聖主御青春綸言命使臣將脩風伯祀更福太平身帝幕霄聯事壇場曉降神帝心矜動物非爲屬車人　曹唐三年冬大禮詩曰太一天壇降紫君屬車龍鶴夜成羣春浮

玉藻寒初落露拂金莖曙欲分三代樂迴風入律四溟歌駐水成文千官不動旌旗下日照南山萬樹雲　宋王珪大饗明堂慶成詩曰皇祐更秋律明堂奉帝禋桼盛雖薦德霜露本懐親於赫朝三后無文秩百神九筵交玉幣重屋近星辰遼幄留飈御清壇墮月津衣冠漢儀舊金石舜韶新受胙開宣室鳴鐘降紫宸羣陰光復旦協氣斗迴春靈貺叢千祀豐恩滲四垠慚非老辭筆徒學煥堯文　蘇軾扈從景靈宮詩曰風伯前驅清宿霧祝融驂乘破朝寒英姿聯璧從多士妙句鏘金和八鸞　明黄裳立春奉祀太乙詩曰九霄香露降龍衣隱隱霓旌下紫微十兩五風春意好已知消息曉來歸　汪廣洋大祀詩曰掃地事明薦穹廬列周行鼓鐘宿在縣玉帛粲陳筐陶匏湛醴齊大登具牛羊匪侈禮物豐貴在誠意將川岳永流峙風雲倏低昂神靈符肹蠁鑒假達禋薌　李夢陽靈濟宮詩曰懲慝精靈託呼噓霹靂隨先皇親議號繼聖必脩祠爵陟王侯上尊同帝者司琳瑯搖繡栱松柏蔭丹墀瓶內金花湧龕前紫鳳垂晴還日月祕暝則鬼神悲五帝非無術千齡今見誰　又赴郊觀宿詩曰城邊水色淨春茅苑外鶯啼拂露梢萬户煙花臨複道九天宮殿鎖南郊霓旌夜發清溪繞綵仗神飛碧樹交身到鈞天渾不解坐聞仙樂下雲旓　又桂殿詩曰桂殿芝房曙色通毵毵苑柳綠烟中桑乾斜映千門月碣石長吹萬里風已有金吾嚴御陌遥傳玉輅下齋宮侍臣鵠立松陰裏時倚紅雲望碧空　于愼行陪祀西郊詩曰絳節移秋苑瑤壇夕月明百靈森鳳蹕九奏穆龍笙明水珠英落蘭陵玉斝行上辛畯蒼秩少采達遥誠肅肅瑤臺靜沈沈桂影清凉風關輦道燈火入西城　蔡汝楠紫微宮行祈禮詩曰行趨紫微闕儼是北辰居灝氣通王屋元風徹禁廬神祇猶望幸雲雨爲前驅將命叨成禮端章叩玉虛

【增】【歌】漢安世房中歌曰大孝備矣休德昭清高張四縣樂充宮廷芬樹羽林雲景杳冥金支秀華庶旄翠旌鬻鬻音送細齊人情忽乘青元熙事備成清思眑眑經緯冥冥　大海蕩蕩水所歸高賢愉愉民所懷大山崔百卉殖民何貴貴有德　晉傅休奕祀天地五郊迎送神歌辭曰宣文蒸哉日靖四方永言保之夙夜匪康光天之命上帝是皇嘉樂殷薦靈祚景祥神祇降格享福無疆

【原】梁江淹牲出入歌辭曰祝詳史具禮備樂薦有牲在陳有鼓在懸騰燭象星奔水類電郊燎夙戒駿彼乘騎以伺質明以申神宴　又薦豆毛血歌辭曰時恭時祀有物有則伊我上聖實抱明德犧象交陳鬱樽四塞黍惟嘉穀酒惟元默薦通蒼昊慶覃黎黒願靈之

降祚家佑國　又奏宣列之樂歌辭曰殷崇配天周尊明祀瑞合汾陰夢同泰時青幕雲舒丹殿霞起二曜惟新五精告始於以饗之景福是履

原序 晉稽含祖道賦序曰祖之在於俗尚矣自天子至庶人莫不咸用有漢卜日丙午魏氏擇其丁未至於大晉則祖孟月之酉日各因其行運三代固不同雖其奉祖莫識祖之所由興也說文祈請道神謂之祖有事於道者吉凶皆名君子行役則列之於中路喪者皆遷則稱名於階庭或云百葉遠祖名皆淍滅墳塋不復存其銘表遊魂不得托於廟祧智者故以歲初良辰肇建華麾揚絑旗將欲招靈爽於今夕庶衆祖之來憑蓋有兩端俯嘆壯觀乃述而賦之

增文 漢光武祭告天地羣神文曰皇天上帝后土神祇眷顧降命屬秀黎元為人父母秀不敢當羣下百辟不謀同辭咸曰王莽篡位秀發憤興兵破王尋王邑於昆陽誅王郎銅馬於河北平定天下海內蒙恩上當天地之心下為元元所歸秀猶固辭至於再至於三羣下僉曰皇天上命不可稽留敢不敬承　漢昭烈祭告天地神祇文曰惟建安二十六年四月丙午皇帝備用元牡昭告皇天上帝后土神祇漢有天下曆數無疆曩者王莽篡盜光武皇帝震怒致誅社稷復存今曹操阻兵安忍戮殺主后滔天泯夏罔顧天顯操子丕載其凶逆竊居神器羣臣將士以為社稷隳廢備宜脩之嗣武二祖恭行天罰備雖否德懼忝帝位詢於庶民外及蠻夷君長僉曰天命不可以不答祖業不可以久替四海不可以無主率土式望在備一人備畏天命又懼漢邦將湮於地謹擇元日與百僚登壇受皇帝璽綬脩燔瘞告類於天神惟神饗祚於漢家永綏四海　原 晉殷允祭徐孺子文曰惟豫章太守殷君謹奠漢故聘士豫章徐先生惟君資純元粹含真太和卓爾高尚道映南岳逍遙環堵萬物不干其志負褐行吟軒冕不易其樂時攜虛榻佇金蘭之眷千里命契寄生芻之詠非夫超悟身名遁世無悶者孰若是乎夫誠素自中微物為重蘋藻是歆實過牲牢　王恂祭徐聘士文曰豫章徐先生陶精太和誕膺一德藏器高棲確爾特立貞一足以制羣動純本足以息浮末宣尼有言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若先生者抑亦當之矣限玆遐路無由造敬係佇靈宇乃情依依故貢薄祀昭述宿心神而有靈倘毋尚饗　周穎文祭梁鴻文曰晉臨安四年陳郡周穎文以蘊藻行潦祠於梁先生之墓夫子邁志箕潁塵垢雕俗骨秀風霜

性淳寡欲娶待偕隱之儷文絶陪臣之録遂負笈周會之郊逆旅吳會之阿可謂高奇絶倫孤立莫和者也後學撫瞻得人在文悉以知命而展其墳芒芒積草有馥餘芬昔先生過延陵而想季經海隅而懷遑若頤達而趣合亦斷金於當年

陶潛自祭文曰歲惟丁未律中無射天寒夜長風氣蕭索鴻鴈於征草木黃落陶子將辭逆旅之館永歸本宅故人悽其相悲同祖行於今夕自予爲人逢運之貧簞瓢屢罄絺綌冬陳已達運命疇能罔眷予今斯化可以無恨壽涉百齡身慕肥遯從老得終奚所復戀葬之中野以安其魂窅窅我行蕭蕭墓門奢侈宋臣儉笑王孫匪貴前譽孰重後歌人生實難死如之何

宋顔延之祭屈原文曰蘭薰而摧玉貞則折物忌堅芳人諱明潔身若先生逢辰之缺

增謝惠連祖祭弟文曰闔棺窮野啟殯中荒靈影戾滅筵寢虛張人往運來自秋徂陽蕃蘭落色宿草滋長孰云不痛辭家去鄉爾之于役爰適茲邑上秋告來方春佇立如何不弔吉違凶集六親憧心姻朋浩泣我雖載奔伊何云及永懷在昔追亡悼存惟兄及弟嗟毋望昆生無榮譏沒望歸魂令龜告兆祖櫬東旋靈轜次路嚴舟在川廓然何及痛矣終天

原齊卞伯玉祭孫叔敖文曰謹以醴羞祭楚令尹孫君之靈耿耿千載悠悠舒荊理無不通事隔者形尚想清塵承風欽誠超超夫子淡矣道情自心伊貴人罔靡英芳風如藹清響如塤景矣行役言戾豫方側聞夫子記憤睢陽靈封頹墓丘壟榛荒幽幽神道爲有爲亡徘徊永念悽矣其傷

增任孝恭祭雜墳文曰惟爾冥然往代求圖石而無名邈矣遐年討方塼而不記封樹漂殄誰别羽商之家墳壟傾迴終迷庚癸之向近此伽藍實須泥丸命彼碩人置茲屯邑不謂綸繩所用遂沒牛亭之基鍬鍤所侵爰傷馬鬣之勢重使翠幕臨風佳城見日昔靈沼枯骨周王收以衣冠廣武授尸漢王加其轜櫝輒勒彼山虞覆頹隍於舊趾命茲匠者脩反壞於故林還蟻結之文依似坊之勢幸得宜陽大道無變無移京兆長阡勿迴勿徙庶幽魂遊止踐昔徑而不疑塗車往還瞻舊轍而猶在

唐柳識許先生潁陽祠庭獻酹文曰先生清靜天地全性出於胚渾入於鴻濛雲遊鳥還翕欻和風當時帝堯已半滋章欲深太樸散於人未散於山林乃有巢父杳冥同心堯齋公器退然見推遇聖相感不得不知耳雖濯於清流道終播於無爲所謂春膏時蒸朽葉自滋先生含德唐堯發之潁陽之仁德日大天下之祿利日畢且聖王所重者名器至人所重者感通推以大名義同讓終靡能感俗道自爲功任應會之偶然生垂後之清風人登

雲嶺多憶箕潁猗歟先生山水齊名茲焉遺廟萬古芬馨　黄晞祭左丘明文曰天地何私鍾才特殊胸羅萬象氣函八隅堯形舜骨禹步湯趨巍巍左丘千古德孤周孱魯㝹玉石混淪仲尼經之神居緯諸百王千法電熠霞鋪浮忠暴孝寘姦磔諛弗官而賞弗斧而誅雲龍譎詭麟鳳怡愉星紀二十鱗如梨如後俗荒醉履健迷途跬步咫尺荆棘扶疎鄒夾公穀不式不謨侵官盜位犯禁罹辜指白爲赤驚聾駭愚太陽無色殘燈有餘惟聖作古降聖冀匹四子於是祈言厚誣仲舒劉向習異牽拘病在膏髓徒言皮膚有漢後葉方滿本書子駿元凱怒氣虹舒赤地申力横流展圖大年倐臻平原罔虞凜然千祀清風蔑于時移事遠迷終反初陸淳啖趙咲空虛黄鍾成習奪紫亂朱方孩躑躅作氣跦跦骨幹葸弱吻齦乳濡張唇哆齒哃嗜喋囁狂聖妹厲齊鑣並驅蚓口蟬腹性稟只且張皇受納毫芒碎銖孰先爲師孰後爲徒更唱迭和蠅喧蟆吁

淵鑑類函卷一百六十二

淵鑑類函卷一百六十三

禮儀部十（薦　祈禱　[illegible]禱　齋　沐浴）

薦一

增文獻通考曰唐開元禮薦新物五十餘品凡薦新皆所司白時新堪供進者先送太常令尚食相與簡擇仍以滋味與新物相宜者配之以薦　元豐中詳定郊廟禮文請自今孟春薦韭以卵羞以葑仲春薦冰季春薦筍羞以含桃孟夏以彘嘗麥仲夏嘗雛以黍羞以瓜季夏羞以芡以菱孟秋嘗粟與稷羞以棗以梨仲秋嘗麻嘗稻羞以蒲季秋嘗菽羞以兔以栗孟冬羞以雁仲冬羞以麕季冬羞以魚今春不薦鮪實爲闕典請季春薦鮪以應經義

薦二

原開冰（月令仲春獻羔開冰先薦寢廟注獻羔以祭司寒也祭司寒而出冰薦於宗廟乃後賦之）　薦鮪（又季春天子乘舟薦鮪於寢廟注進時美物也）　增薦冰（唐六典太廟署令掌春薦冰及四時品物甘滋新成者皆薦焉）　薦果（遼史太宗紀五年七月庚子薦時果於太祖廟）　神廚（文獻通考開元禮薦新之日太廟令率齋郎歸廟內大官先陳所薦之物於神廚）　影堂（續文獻通考元世祖至大元年春正月皇太子言薦新增用影堂品物羊羔炙魚饅頭餅子西域湯餅圜米粥沙糖飯羹每月朔以薦）　殷事（唐志彭景直疏令諸陵朔望食則近於古之殷事諸節日食近於古之薦新鄭注禮記殷事月朔半薦新之奠也）　臘祭（文獻通考蜀譙周禮祭集志天子之廟始祖及高曾祖皆月朔加薦以象平生朔食也謂之月祭凡五穀新熟珍物新成天子以薦宗廟禮未薦不敢食新孝敬之道也其月朔薦及臘薦薦新皆奠無尸）　玉瓚（詩大雅瑟彼玉瓚黃流在中）　銀籠（杜甫詩赤墀櫻桃枝隱映銀絲籠千春薦陵寢永永垂無窮）

原以仲月（祭以首時薦以仲月）　如朔奠（薦新如朔奠）　羞含桃（月令仲夏之月天子乃以雛嘗黍羞以含桃先薦寢廟）　獻櫻桃（漢書叔孫通傳惠帝嘗出遊離宮通曰古者有春嘗果方今櫻桃熟可獻願陛下出因取櫻桃獻宗廟上許之諸果獻由此興）　以彘嘗麥（月令孟夏以彘嘗麥先薦寢廟注麥之新氣尤盛以彘嘗之散其熱也彘水畜也）　以犬嘗麻（又仲秋以犬嘗麻先薦寢廟鄭注麻始熟也）　嘗新先薦（月令孟秋農乃登穀天子嘗新先薦寢廟）　無田則薦（大夫士有田則祭無田則薦）　薦韭薦稻（庶人春薦韭夏薦麥秋薦黍冬薦稻）　配羊配豚（又云韭以羊麥以魚黍以豚稻以雁配也）　元保珍新（宋書羊元保自少至老謹於祭奠四時珍新未得祠薦者口不妄嘗）　張沖菜果（齊書張沖永明八年爲假節監青冀二州事沖父遺命曰祭我必以鄉土所產無用牲物沖在鎮四時還吳國取果菜每至烝嘗輒流涕薦焉）

增有司行事（文獻通考隋四時薦新於太廟有司行不出神主）　內臣行禮（文獻通考元豐八年太常寺言治平故事山陵前宗廟輟祭享遇朔望以內臣行薦食之禮俟祔廟畢仍舊）　寢藏衣冠（文獻通考長樂陳氏云先儒謂廟藏神主而祭以四時寢藏衣冠几杖之具而祭以新物然國語大寒取名魚登水龕嘗之寢廟月令四時新物皆先薦寢廟蓋有寢者薦於寢無寢者薦於廟非謂薦止於廟也）　物附籩豆（續文獻通考世宗大定三年有司言每歲太廟五享若復薦新似涉於數擬遇時享之月以所

（薦物附於邊豆薦之制可）一日兩祭（文獻通考政和四年何天衢言先王之禮未聞一日並行兩祭者也今太廟薦新有與朔祭同日者薦新未嘗卜日一月內皆可薦亦何必同朔祭之日哉詔薦新與朔祭同日即用次日）一歲八薦（呂氏月令一歲之間八薦新物）籩實果蓏（白帖韋縚請室加籩豆每四時以四時新果珍羞實之）無薦毛血（文獻通考薦血之王禮所不載禮以豆盛菹醢登盛羹其薦毛血盡以祭）簡擇潔淨（一作薦）請用宴私（文獻通考貞元九年太常博士韋彤等議宗廟無朔望祭食之儀園寢制有朔望上食之禮至天寶十一年祀官王璵安推緣生之義請用宴私之饌此可薦於寢宮不可瀆於太廟）有新必薦（孔帖韋縚傳太子賓客崔沔議唐家清廟時享有新必薦順時令也）薦貴新味（孔帖韋縚傳薦貴新味不尚豐饗曰備物稱有節制存焉）不備三牲（文獻通考高堂隆云舊典天子諸侯月有祭事其孟則四時之祭也三牲黍稷時物咸備仲月季月皆薦新之祭大夫以上將之以羔或加以犬而已不備三牲也士以豚庶人則惟時宜魚雁可也皆有黍稷）不出神主（宋史薦新雖在廟然皆不出神主）永明鴨卵（文獻通考齊永明九年詔孝皇后之祭薦用肉鴨卵）天寶雞毬（唐書志天寶六年始以九月朔薦衣於諸陵又常以寒食薦餳粥雞毬雷車五月五日薦衣扇）刪去林檎（宋史志舊有林檎橘芡蒲萁之類及季秋嘗酒並合刪去）薦其燔炙（禮運曰以獻薦其燔炙）嘗韭於廟（宋史漢儀嘗韭之屬皆於廟而不在寢故韋元成以為廟歲二十五祀而薦新在寢焉）送兔充享（太宗雍熙二年詔送兔十頭充享太廟）近地瓜果（唐六典溫泉湯監凡近湯之地潤澤所及瓜果之屬其樹藝成熟則苞匭而進之以薦陵廟）常時飲食（唐文粹崔沔議晉盧諶家祭所薦皆晉時常食不盡用禮之舊文）屈建不薦芰（國語屈到嗜芰有疾召宗老而屬之曰祭我必以芰及祥宗老將薦芰屈建命去之）管寧親薦饌（魏志管寧四時祠祭著故在遼東所有白布單衣親自薦饌跪拜成禮）省二十三種（東漢詔凡供薦新味苟非其節或夭折生長宜所以順時育物乎自令奉祀陵廟及給御者皆須時所上凡省二十三種）增十有七品（宋史景祐中禮官議定四時所薦凡二十八物依時禮月令又增十有七品）太清宮薦獻（天寶九載制曰朕前有事宗廟皆親告享自今每親告獻太清太微宮改為朝獻有司行事為薦獻親告享廟改為朝享有司行事改為薦享）奉先殿薦食（文獻通考明有奉先殿朔望薦時食焉）元日冬至寒食伏臘薦新（禮樂志元日冬至寒食伏臘社薦新於諸陵其物五十有六品）玉津瓊林宜春瑞聖供具（文獻通考元豐七年詔薦新果實之屬皆令玉津瓊林宜春瑞聖諸園及金明池後苑供具所無者乃索之雜買務）

祈禱一

原求福（說文告事求福為禱）祈祥（周禮大祝掌六祝之辭以事鬼神示祈福祥求永貞鄭注永長也貞正也求多福歷年得正命也）禱宗廟（汲冢周書維四年孟夏王初祈禱於宗廟乃書麥於太祖）祈黃耇（詩行葦曾孫維主酒醴維醹酌以大斗以祈黃耇）憂百姓（淮南子聖人者不恥身之賤而愧道之不行不憂命之短而憂百姓之窮也故禹之為水以身解於陽盱之河湯旱以身禱於桑林之下）念兆民（東觀漢記鄧太后嘗不安左右憂惶禱請祝辭願以身代太后聞之甚怒令禁止以為何故乃有此不祥之言左右咸流涕遂參與地之非天）黃氣墮室（異苑晉簡文帝世子道生夭又早卒未有息至三更夢有黃氣自西南來墮室前是夜幸李太后而生孝武帝）祠禱請　作辭以通（周禮大祝作六辭以通上下親疏遠近五曰禱鄭注禱謂禱於天地社稷宗廟主為其辭也）告訴以通（荀悅申鑒或問神何以格曰以誠誠所感自然神應）白龍降（犧牲玉帛以昭之禱所告訴以通之）神仙請吉凶（搜神記益州有神仙以石為室其民奉祀之自稱黃室公凡欲問吉凶者持紙筆及墨置石室中須臾更來視之其言吉凶甚驗不見其形）仙

室禱風雨（列仙傳歷陽有彭祖仙室禱請風雨莫不輒應）

非令而禱法不立（韓子秦昭王有疾百姓里買牛而家為王禱公孫衍出見之入賀王曰百姓乃皆里買牛為王禱王曰訾之人二甲夫非令而擅禱是愛寡人也夫愛寡人寡人亦且改法而心與之相循者是法不立法不立亂亡之道也不如人罰二甲而復與為治）

釋勢與民民不用（秦襄王病百姓為之禱病愈殺牛塞禱王使人問之訾其里正與伍老屯二甲閻遏公孫衍怪之王曰子何故不知於此彼民之所以為我用者非以吾愛之為我用者也以吾勢之為我用者也吾釋勢與民相收若是吾適不愛而民因不為我用也故遂絕愛道也）

增遍禱（文獻通考仁宗嘉祐元年以帝不豫輔臣分詣景靈宮郡廟社稷為皇帝祈福仍遣朝臣三十一人遍禱於五嶽四瀆名山）

私禱（元文獻通考元用文秦漢以來君天下者咸於方士之言歲時類山川以申其私禱）

西河（續文獻通考宋理宗淳祐十二年牟子才奏比者國家以五福太乙臨吳分乃建西太乙宮於西河之濱以為禬禳之地土木[illegible]臺諫交言其非）

北海（續文獻通考元世祖至元二十八年遣官持香詣中嶽南海淮瀆致禱又遣真人張志仙持香詣東北海嶽濟瀆致禱）

火祀（玉海胡寅言[illegible]國家備大祀不惟講精大政亦足以祈求年豐）

龍壇（元文類范梈龍壇記延祐元年旱禱之雨三日歲大熟乃以崇龍之章俾世世祭以承其祀）

妄祈（唐書李藩曰虢公求神以致危亡王莽妄祈以速天變古今明試書傳所記）

不禱（唐書五行志簡宗廟不禱祠廢祭祀逆天時則水不潤下謂水失其性百川逆溢壞鄉邑溺人民而為災也）

禱虎（元宋本續漢縣尹政記有羣虎入宣歙境尹潔齋禱神有異獸逐虎食之虎患遂去）

禱蝻（文獻通考仁宗天禧元年以蝗蝻再生分遣官禱京城宮觀寺廟仍諸州軍於公宇設祭）

洪祀（經濟類編晉哀帝以天文失度欲依尚書洪祀之制於太極前殿親執虔書冀以免咎江逌上疏臣尋史漢舊制藝文志劉向五行傳洪祀出於其中然自前代以來靡有用者其文惟說為祀而不載儀注此蓋久遠不行之事非常人所參）

祕科（元文類禮典總序祕科內典悉其祠禱之方而鬼神之情見矣）

蠶市（成都記三月遠近祈福於龍橋命曰蠶市）

象尊（文獻通考仁宗慶曆時祈報象尊一）

祠夏禹（經濟類編李谿敬鬼神議今江東委巷之間祠夏禹蜀人則祠先主武侯祈祝徼福昧亦甚矣）

禱煬公（左傳昭公出季平子禱於煬公九月立煬公注平子逐公懼而請禱於煬公昭公死自以為獲福故立其宮煬公伯禽子也）

宣政院（續文獻通考成宗大德十年上有疾遣宣政院使禱於太廟）

郊社令（唐六典郊社令掌祈禱之禮）

越風波（太平御覽唐孔戣為廣州刺史先是準詔禱南海神多令從事代戣必自越風波而往韓愈為潮州作詩美之）

因泮凍（漢書郊祀志自殽以東名山五大川祠二春以脯酒為歲禱因泮凍秋涸凍冬賽禱祠）

祕玉牒（唐志開元十三年有事太山元宗問前世何為祕玉牒賀知章曰玉牒通意於天前代或祈長年希神仙旨尚微密故外莫知帝曰朕今為民祈福無一祕請即出玉牒以示百僚）

奏赤章（續文獻通考元世祖至元十六年命五祖真人李居壽作醮事奏赤章十八年命天師張宗演即宮中奏赤章於天）

回回監（續文獻通考元仁宗遣使祭星於回回司天監）

瑟瑟儀（遼史瑟瑟儀若旱擇吉日行瑟瑟儀以祈雨）

祈雨雪法（玉海皇祐二年六月己巳再頒先朝祈雨雪法）

置梨棗錢（馬第伯封禪儀記從東陛上臺上有壇人多置錢物壇上武帝封禪至泰山下未及上百官為上贊拜置梨棗錢於道以祈福）

三時禱禮（春秋考異郵三時惟有禱禮凡雩祭之事又凡雩必先禱）

六祝祈祠（六典太祝掌六祝之辭順祝年祝令祝化祝瑞祝策祝以事鬼神祈福祥）

不刊之典（經濟類編李谿敬鬼神議古人言敬鬼神之禮有禱祠祭祀皆所以立不刊之典而教人孝弟非謂能為諂福而求益利何以言祈福[illegible]）

不廢之法（續文獻通考宋吳詠進明堂御劄狀曰海內乂安兵革不興年至於豐登則鏞儀播屬而主報[illegible]儻多事水旱間作民未有寧宇則禬禳祠禱而主祈此皆載同令典國家列聖以來成法所不能廢也）

大烖乃禱（周禮春官小宗伯掌大烖及執事禱祠於上下神示）

常禮不祈（八編類纂陳鎔曰祭有常禮不為祈私福祭有常時不以先時為快）

禱祠祈福（經濟類編李谿敬鬼神議敬而無失非有他也禁淫祀黜疏怠非求益也苟有先聖之典籍在則禱祠祈福亦設教論道而已）

禱災邀佑（唐許嵩晉東莞太守劉將軍廟記禱災邀佑餘靈彰響）

禱天靈賽

（續文獻通考遼太祖神冊四年十月丈烏古部天大風雪兵不能進上禱於天俄霽）酹天水退（續文獻通考金海陵時東京大溢暴至城下決女墻石中流入城湍激如湯城中惶駭世宗時為留守親登城舉酒以酹天水退）水旱有祈（文獻通考宋制凡水旱災異有祈報之禮祈用酒脯醢報如常禮宮觀寺院則以香茶素饌）水旱必禱（唐李陽冰縉雲縣城隍神記風俗水旱疾疫必禱焉）奉祝往禱（宋志如河中之后土廟太寧宮亳之太清宮明道宮兗之會真景靈宮太極觀鳳翔之太平宮舒州之靈仙觀江州之太平觀泗州之迎祥觀皆函香奉祝驛往禱之凡旱蝗水潦無雪皆禁禱焉）乘傳分禱（孔帖帝嘗不豫太卜建言祟在山川王璵請遣女巫乘傳分禱天下名山大川）為帝祈福（續文獻通考遼聖宗統和四年十月皇太后為帝祭神祈福）禁民祈神（續文獻通考英宗至治二年禁民集衆祈神）禱雨宮中（唐書開元十二年七月河東河北旱帝親禱雨宮中設壇席暴立）祈晴天竺（宋志紹興二年三月苦雨命往天竺山祈晴即日雨止）紫宸殿禱雨（唐書文宗開成中以久旱分命羣官徧祠祈禱於紫宸殿對羣臣憂形於色是夜澍雨大洽）集禧觀祈福（宋志元豐八年以京城火災建醮於集禧觀且為民祈福）有祈以求之（八編類纂方愨曰欲彼之有予也故有祈以求之若詩噫嘻祈穀於上帝載芟祈社稷之類是也）脩德以應之（宋志紹興四年張浚言四川霖雨地震乞製祝文名山大川祈禱上曰霖雨地震之災當脩德以應之又可禱乎）聖達皆不禱祠（唐書憲宗謂宰臣曰禳災祈福之說其可信否李藩曰臣竊觀自古聖達皆不禱祠若使神明無知則安能降福必其有知則私己求媚君子尚不可從也況於明神）歷代皆有禬禜（宋史志周官大祝掌六祝之辭以事鬼神示祈福祥於是歷代皆有禬禜之祠宋因之有祈有報祈用酒脯醢郊廟社稷或用少牢其報如常禮或親禱寺觀）

祈禱二

【記】唐盧頊禱聰明山記曰夫羣山逶迤自西北而岳鎮秀拔屹臨東夏揖岱宗於遠邑延旭日於高標鬱爾廣平千里如砥靈源森麓廻合窈冥禳祈必徵肸蠁如覩祀典曰山川丘陵能出雲為風雨有功及物曰神諸侯在其地則祭元和丙戌歲右僕射范陽王總戎之三年至於岳山齋莊廟庭躬執祀事於是大脩楹桷畢陳犧牲神之格思歆我明德君子曰惟精誠通乎神惟聰明應乎人天地交泰而賢人用神人和叶而茂勳立公之舉也神之助也不然何年祀未幾而變化神速臻於是耶

祈禳

【原】招弭（周禮男巫春招弭以除疾病注弭讀為敉安也安凶禍也云招福安禍）敘降（周禮眂祲掌安宅敘降注次序其凶禍禳移之）翦爪（史記成王病周公翦爪祈禳）披髮（漢息夫躬為光祿大夫[illegible]歸國未有第宅寄在丘亭姦人以侯家富夜守之躬邑人賈惠[illegible]躬以祝盜方以桑東南枝為匕畫北斗七星其上躬夜自被髮北斗持匕以招祝盜人有上書言躬[illegible]）磔雞（晉禮志歲旦常設葦茭桃梗磔雞於百寺門以禳惡氣案漢儀用仲夏有桃磔雞起於魏青龍元年有司奏春分祠厲殃門乃詔曰不在祀典其除之）用牛（[illegible]病以牛禱[illegible]棄市[illegible]曰[illegible]孝子之表[illegible]之[illegible]太守）磔狗（周禮大宗伯以疈辜祭四方百物注[illegible]辜[illegible]而祭之）供雞（周禮雞人凡國之祭祀面禳釁共其雞牲注面禳四面禳釁宗廟之屬釁廟以羊門夾室）

（以崇鄭司農云面禳四面禳也）**禳彗**（左傳齊有彗星齊侯使禳之晏子曰無益也祗取誣焉天之有彗以除穢也若德之穢禳之何損）**禳火**（又昭公十八年宋衛陳鄭皆火子產使禳火於元冥回祿註元冥水神回祿火神疏云祭水神欲令水抑火祭火神欲令火自止禳其餘災應更火也）**巫贈**（周禮男巫冬堂贈無方無算鄭注冬堂贈謂歲終以禮送不祥其行必由堂始無方無算言東西遠近皆可無常數）**儺索**（方相氏掌蒙熊皮黃金四目元衣朱裳執戈揚盾帥百隸而時儺以索室毆疫）**內祭**（女祝掌王后之內祭祀以時招梗禬禳之事以除疾殃注招讀爲亢招善而亢惡去之梗謂禦未至也除災害曰禬禬猶刮去也郤變異曰禳禳攘也）**外祭**（牧人凡外祭毀事用尨可也注毀謂副辜侯禳毀除殃咎之屬）**代告災**（甸師喪事代王受青災鄭注既殯大祝作禱詞授甸人使以此禱藉田之神受青災弭後殃）**序祈珥**（肆師以歲時序其祭祀及其祈珥注祈當爲禨珥當爲衈衈者釁禮之事雜記廟成則釁之是也）**同神祇**（太祝掌六祈以同鬼神祇注祈禜也謂有災變則號呼告神以求福也天神人鬼地祇不和則以六癘錯見故以祈禮同之）**郤變異**（詳內祭）**子路請禱**（論語子路請禱子曰丘之禱久矣注素行已合於神明）**漢文無祈**（十四年春詔曰先王遠施不求其報望祀不求其福今祠官祝釐歸福於朕不爲百姓朕甚媿之其令祠官致敬無有所祈）**孟博不祭**（范滂字孟博坐黨錮繫黃門北寺獄吏謂曰凡坐繫皆祭皐陶滂曰皐陶賢者知滂無罪將理之於帝有罪祭之何益）**眞長不禱**（劉惔字眞長爲丹陽尹病篤人爲所禱曰丘之禱久矣）**寧風旱**　**弭烖兵**　**遠辠疾**　**祈福祥**（並周禮詳小祝）

增**北宮**（東觀漢紀桓帝立黃帝祠北宮濯龍中）**南岳**（宋志治平九年十一月以安南將士疾病者衆遣同知太常禮儀院王存詣南岳虔潔致禱）**辟惡車**（唐六典乘黃署有辟惡車崔豹古今注秦制也桃弓葦矢所以祓不祥太卜令一人在車執弓箭平巾幘緋兩襠大口袴）**射鬼箭**（遼史太祖七年面木葉山射鬼箭厭禳）**磔雄雞**（文獻通考隋制季春晦儺磔牲於宮門及城四門以禳陰氣秋分前一日禳陽氣季冬傍磔大儺亦如之選侲子冬八隊二時四隊有司預備雄雞羝羊及酒於宮門爲坎未明鼓一嚴以入將出諸祝師執事預副牲匈磔之於門酌酒禳祝舉牲并酒埋之）**禳怪鳥**（柳宗元逐畢方文永州夏多火災相驚云有怪鳥莫實其狀山海經云畢方見則有譌火若今火者其畢方與遂令邑中圖狀禳而磔之）**禳海溢**（續文獻通考元泰定四年以鹽官州海溢命天師張嗣成脩醮禳之）**禳天變**（續文獻通考元泰定帝以回回陰陽家言天變給鈔二千錠施有道行者及免人繫囚以禳之）**掌祈禳**（元史百官志延慶司掌王宮祈禳之事）**掌呪禁**（唐六典呪禁博士掌教呪禁以呪禁祓除邪魅之爲厲者）**祓除於宮**（續文獻通考泰定帝以皇子生命巫祓除於宮）**祓祭於殿**（續文獻通考元文宗天曆二年祓祭於太祖幄殿）**四門禳祝**（文獻通考唐制諸州縣儺執事者以酒脯各詣州門及城四門儺者出便酌酒醴於門右禳祝而止）**九門磔禳**（周禮季春命國難九門磔禳以畢春氣）**三月上辰**（文獻通考後漢杜篤曰郭虞三月三日上辰產二女上巳日產一女二日產三女並不育俗以爲大忌至此月巳日諱止家皆於東流水上爲祈禳自潔濯謂之禊祀引流行觴遂成曲水）**素秋二七**（文獻通考劉楨魯都賦素秋二七天漢指隅人胥祓禳國子水嬉此用七月十四日也）**治平禳彗**（文獻通考英宗治平二年三月彗星見設醮於延福宮建道場祈禳）**天禧禳風**（文獻通考仁宗天禧四年大風上遣中使詣宮觀建道場以禳之）**祓除去垢**（文獻通考後漢三月上巳官民皆潔於東流水上曰洗濯祓除去宿垢疢爲大潔）**禱祠祈豐**（文獻通考三月三日清明之節將脩事於水側禱祠以祈豐年）**招魂續魄**（文獻通考韓詩曰鄭國之俗三月上巳溱洧之上招魂續魄秉蘭草祓除不祥）**迎神禳惡**（文獻通考魏孝文居文明太后喪太尉丕曰魏家故事後三月必迎神於西禳惡於北具行吉禮自始皇以來未之或改帝曰若能以道事神不迎自至苟失仁義雖迎不來此乃平日所不當行況居喪乎）**翻楷代幣**（宋呂南公文古人用幣以禮神祇後之罪士設之以請禱禳祈假之不已則翻楷代焉）**以罽爲壇**（詳總載一）**脩德以禳**（石介怪說人君見一日食一星縮一風雨不調一草木不生植則能知其爲天地之怪也乃避寢減膳徹樂恐懼責己脩德）

（以禳除焉）避位以禳（王禹偁待漏院記六氣不和災眚薦至願避位以禳之）厭雷崇天門（續文獻通考元泰定帝泰定三年修佛事厭雷於崇天門）禜星司天監（續文獻通考元仁宗皇慶二年禜星於司天臺）祈禳止山川（文獻通考魏祀五郊六宗及厲殃何晏議月令季春禜禳大儺非所以事皇天也宜止於山川百物而已）厲殃配日月（文獻通考漢制厲殃祀天地日月星辰四時陰陽之神以殃配之其壇常祀以禳災兼用三代葦茭桃梗五月五日朱索五色即以為門戶飾以儺止惡氣）魏起禳釁之事（文獻通考陳留范宣曰舜有沸卿無禁肆炎魏明帝大脩禳祭儀雞特禳釁之事禁辨宜起於魏卯本漢制所以輔卯金又宜魏所除也）宋省禜禳之禮（文獻通考宋省禜禳之禮郡縣往往猶存）閉坊門以禳水災（唐書楊再思傳嗣聖中每遇水沴輒閉坊門以禳）捕妖言而罷厭勝（宋史張詠知益州時民訛言有白頭老翁食男女者或請厭勝不許將市中揭言者斬之帖然）

齋一

原致德（祭統君子之祭也專致其精明之德也故散齋七日以定之致齋三日以齋之）專念（白虎通齋者言己之意念專一精明也）齋車（玉藻君齋車羔幦虎犆士齋車鹿幦豹犆注幦覆笭也植謂緣也君齋車用羔羊皮為幦虎皮飾邊也）齋冠（又云元冠丹組纓諸侯之齋冠也元冠綦組纓士之齋冠也鄭注齋時所服也）三日齋（禮坊記七日戒三日齋承一人焉以為尸過之者趨走以教敬也）七日散（禮外傳大祀散齋七日致齋三日則十日齋矣）齋五日（漢舊儀大祀齋五日小祀齋三日）齋六日（黃帝問元女兵法六甲將及夫人姓名服色曰其將皆著青幘小冠帶白綬夫人足皆各象其禽獸足凡欲致神格當於帛上書諸神名如法祭齋事六日見形六十日一祭合諸神見之）不樂不弔（曲禮齋者不樂不弔鄭注為哀樂則失正散其思也）定之齋之（詳致德注）齋而學道（鬼谷子周有豪士居鬼谷自號為鬼谷先生蘇秦張儀往見之先生曰吾將為二子陳言至道子其齋戒擇日而學蘇秦張儀齋戒而往）齋以送璧（史記藺相如秦王曰趙王送璧時齋戒五日今大王亦宜齋戒五日設九賓於庭臣乃敢上璧秦王度之終不可強奪遂許齋五日舍相如廣成傳舍）道乃可成（春秋合誠圖黃帝請問太一長生之道太一曰齋戒六丁道乃可成）神光顯著（漢宣帝詔迺者鳳凰甘露降集京師嘉瑞並見齋戒之暮神光顯著上帝嘉饗海內承福可赦天下）顏回不飲酒（莊子顏回見仲尼將之衛曰奚為焉曰回聞衛君其年壯其行獨輕用其國回嘗聞之夫子曰治國去之亂國就之醫門多疾願以所聞思其則庶幾其國有瘳乎仲尼曰齋吾將語若回曰回之家貧惟不飲酒不茹葷者數月矣若此則可以為齋乎曰是祭祀之齋非心齋也回曰敢問心齋仲尼曰若一志無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聽止於耳心止於符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虛虛者心齋也）周澤臥齋宮（續漢書周澤為太常清潔循行盡敬宗廟常臥疾齋宮其妻哀澤老病闚問所苦澤大怒以妻干犯齋禁遂收送詔獄謝罪時人為之語曰生世不諧作太常妻一歲三百六十日三百五十九日齋一日不齋醉如泥）致齋於內散齋於外（祭義）思其居處思其笑語（祭義）增齋宮（宋史齋宮大內門曰廣禋東偏門曰東秩西偏門曰西平正東門曰含光正西門曰咸亨正北門曰至順南內大殿門曰厚德東曰左景華西曰右景華正殿曰厚德便殿曰受福曰坤珍曰道光亭曰承休後又增四角樓為定式）齋殿（宋史祀日自齋殿服通天冠絳紗袍乘輿至大次）齋郎（唐六典齋郎百十人）齋孃（文獻通考唐中宗親祀南郊以皇后為亞獻補大臣李嶠等女為齋孃執籩豆）太極殿（唐志[illegible]前一日皇帝清齋於太極殿[illegible]昊天上帝）大同殿（孔帖帝御大同殿力士侍帝曰我不出長安且十年海內無事朕將吐納導引以天下事付林甫若何力士對曰天子巡狩古制也）穆清殿（宋史[illegible]齋於穆清殿）迎禧殿（宋史七年正月十五日發京師十九日至泰元宮齋於迎禧殿）朝元殿（宋史自十二月朔齋戒於朝元殿）長春殿（宋史天聖元年正月十五日行宣讀冊書之禮前二日齋於長春殿）齋於殿中（續漢書太后與兄車騎將軍鄧騭定策禁

（中使賜持節以玉清蓋車迎安帝齋於殿中）齋於後殿（唐志皇后歲祀一季春吉巳享先蠶遂以親桑散齋三日於後殿致齋一日於正寢）寓祠齋宮（宋志紹興二十七年禮部太常寺言每歲大祀三十六除天地宗廟社稷感生帝九宮貴神高禖文宣王等已行外其餘並乞寓祠齋宮自紹興以來太祀所行二十有三而已至是悉復之）望拜齋宮（宋志凡郊壇值雨雪即齋宮門望祭殿望拜祭日不設登歌祀官以公服行事）別殿散齋（唐志皇帝散齋於別殿致齋其二日於太極殿一日於行宮）內殿宿齋（宋志太廟內十日內殿宿齋）戒百官齋（天官冢宰曰祀五帝則掌百官之誓戒與其具脩前期十日帥執事而卜日遂戒）率諸將齋（謝承後漢書赤眉盆子去長安西入右扶風鄧禹至長安中昆明池率諸將齋戒擇吉日入城謁高帝廟脩禮祠祭）三七齋禁（月令廣義北俗遇月三七日不食酒肉）朔望齋期（月令廣義近俗多以朔望致齋者齋一日者常以星出為期）執事皆齋（唐志封禪一祭官執事皆齋一日）預享皆齋（唐志散齋之日內侍率內命婦之吉者使蠶於蠶室諸預享者皆齋）齋制如故典（蔡邕傳元帝以策書曰禮之至敬莫重於祭自今以後齋制宜如故典）齋心於宿設（杜甫南郊賦天子蒼然見於無形淡然若有所聽又齋心於宿設將旰食廓寧）齋戒得決罰（柳宗元監察御史厲辟記凡供祠之吏雖當齋戒得以決罰由是禮與敬無不足者）齋祭為政事（八編類纂蘇軾曰古者天子出入儀物不繁兵衛甚簡用財有節推以齋祭禮樂為政事）齋戒之別有三（唐禮樂志凡祭祀之節有六二曰齋戒其別有三曰散齋曰致齋曰清齋大祀散齋四日致齋三日中祀散齋三日致齋二日小祀散齋二日致齋一日）大祀前期七日（唐志太尉誓百官於尚書省曰某日祀某神祇於某所各揚其職不供其事國有常刑於是乃齋）

齋二

【原】明衣（齋必有明衣布白帖注沐浴衣也）盛服（齋明盛服所以脩身白帖注明潔也）拜將（白帖漢高祖擇日齋戒設壇具禮拜韓信為大將軍）授師（左傳楚武王荊尸授師孑焉以伐隨將齋入告夫人鄧曼曰余心蕩白帖蕩動散也）變食（齋必變食）遷坐（居必遷坐）恭默（書恭默思道）誠信（禮必誠必信）交神明（禮定之之謂齋齋者精明之至也然後可以交神明也）事鬼神（禮齋戒以事鬼神白帖注恐人之不敬也）思志意（祭義齋之日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訖嗜慾（祭統齋之為言齋也齋不齋以致齋者也是故君子非有大故非有恭敬也則不齋不齋則於物無防也嗜慾無止也及其將齋也防其邪物訖其嗜慾耳不聽樂故記曰齋者不樂言不敢散其志也心不苟慮必依於道手足不苟動必依於禮）子所慎（子之所慎齋戰疾）顯不敬（漢邴吉子顯為諸曹常從祀宗廟至夕牲日乃使出取齋衣吉恐謂夫人曰祭重事顯不敬亡我爵必顯）

【增】季女（詩誰其尸之有齋季女）夫人（禮記祭統君致齋於外夫人致齋於內然後會於太廟）攝心（唐書貞元九年冬德宗以是歲有年饗朝會因告郊廟及將散齋謂宰臣曰在禮散齋歸正寢攝心奉祭不可聞外事其常務弗奏乃齋於別殿及命皇太子諸王行祭皆受誓一日）斷哭（文獻通考致齋日宜去廟二百步斷哭）晝居（禮記非致齋也非疾也不晝居於內）外寢（禮記玉藻將適公所宿齋戒居外寢）六節（唐志祭祀之節有六二曰齋戒）五福（月令廣義藏經一日持齋有五福又曰一日持齋有六十萬歲糧）洗心（易繫辭聖人以此齋戒註洗心曰齋）受諫（禮王制天子齋戒受諫冢宰齋戒受質）進銅人（八編類纂上行祈穀禮於南郊大饗殿前四日太常卿公服奏齋戒進銅人齋牌於文華殿）用青布（合璧事類高宗紹興十三年所有宿齋望祭殿只隨宜絞縛用蘆席青布之類）入薦香燭（唐六典太常少卿帥太祝齋郎入薦香燭整拂神幄出入神主）臨設盥洗（續文獻通考金文宗至順元年親祀儀注凡與祭執事齋郎於饌殿齋班懸前及齋宿所隨宜設置盥洗數處俱用錫釜溫水置盆杓巾帨必盥洗然後行事）前齋一日（唐志前致齋一日尚舍奉御設御幄於太極殿西序及室內皆東向舍直長張幄於前楹下）致齋之日（又致齋之日質明侍中版

（奏請中嚴通事舍人引文武五品已上袴褶陪位諸侍臣奏者詣閣奉迎侍中版奏外辦皇帝服袞冕出自西房侍中前跪奏請就齋室皇帝降坐入室）栗然歆然（劉禹錫令狐先廟碑先朝致祭栗然以欽既齋盡志歆然永思）蒼然澹然（見齋心於宿設條）尚儀版奏（唐志皇后歲祀致齋之日晝漏上水一刻尚儀版奏請中嚴）尚儀跪奏（唐志皇后服鈿釵禮衣結珮乘輿出自西房華蓋警蹕皇后即御坐六尚以下侍衛一頃刻尚儀前跪奏稱尚儀妾姓言請降就齋室皇后降坐乘輿入室）治事如故（文獻通考唐制散齋七日治事如故宿於正寢不弔喪問疾作樂判書刑殺文書決罰罪人及與穢惡致齋三日二日於本司惟享事得行其餘悉禁前享一日質明俱赴祠所齋宮官給酒饌享官已齋而缺者通攝行事）視事如故（文獻通考朝獻前一日皇帝齋於內殿御崇政殿視事如故其行事前導官齋於本司治事如故）儀鑾陳設（金史志前祀五日儀鑾尚舍陳設齋宮）尚書誓戒（唐六典注齋官皆於散齋日平明集尚書省受誓戒）十五日始（應劭封禪儀記十二日宿奉高十五日始齋）初一日始（八編類纂春祠每歲孟春自初一日齋戒爲始）一月十齋（月令廣義九國志吳初朝中大臣多蔬食月爲十齋之明日大官具晚饍始復常珍謂之半堂食）一月六齋（月令廣義僧舍伽經一月六日齋奉持八戒又曰天王經月六日齋）進輦齋殿（文獻通考宋宗廟皇帝散齋七日於別殿致齋三日於齋殿至行禮日自齋殿詣太廟餘如郊祀儀注又云有司進輦於齋殿）揭扁齋宮（元文類吳澂文往平梁闕之作亭基間朝之文人爲扁曰致慤京兆蕭君爲祠堂於所居揭斷扁於齋宮庶乎其可）惠照院望祭（玉海乾道五年林栗等言歲祀上帝者四春祈夏雩秋饗冬報其二在南郊圜壇其二在城南惠照院望祭齋宮）太極殿宿齋（文獻通考仁宗嘉祐元年正月設醮於太極殿輔臣宿齋於殿廡命近臣分詣寺觀宿齋一月）

齋三

【原】詩宋謝莊烝齋應詔詩曰霜露凝宸感肅儀動天引西郊滅湮弇東溟起昭晉舞風泛龍常輪霞浮玉軔紫階協笙鏞金途展應轅方見六詩和永聞九德潤覲生識幸渥睇服慙輶恪【增】明倪岳齋宮候駕詩曰銀河如壁護重關翠輦初臨大祀壇映日牙旗環禁旅連宮甲騎擁祠官風雲已覺爭春麗雨雪先驚入夜寒禮罷天門重整佩歡騰萬國正迴鑾　文徵明翰林齋宿詩曰春星爛熳燭薇垣獨擁青綾向夜闌宮漏隔花銀箭永蓮燈垂燼玉堂寒坐聆宵柝霜圍屋想見郊禋月滿壇鈴索無風塵土遠始知仙署逼金鑾　邊貢郊齋有作呈北寺舊僚長詩曰石城鐘鼓散鳴鵶坐對松雲放早衙搖草色通西苑路玉簫聲度上清家江涵碧殿春同麗雪霽鐘山日轉華此景北都應未有品題遙向故人誇　于慎行冬至齋居詩曰緹室灰飛晷欲長清齋仙館坐焚香雪殘樓閣虛瓊樹月出簪裾滿玉堂筆望五雲迎舜日心隨一線入堯裳明朝負扆趨陪地只在瑤壇帝座旁

沐

[illegible]冠[illegible] 垂髮[illegible] 心靈[illegible]

髮晞[illegible] 潘沐[illegible] 青衣[illegible] 沐髮[illegible]

沐劍[illegible] 先沐[illegible] 將沐[illegible] 歸沐[illegible]

出沐[illegible] 蕃蘭[illegible] 月已[illegible] 薦祀[illegible] 請沐[illegible]

湯盤[illegible] 宜沐[illegible] 過沐[illegible] 賜沐[illegible]

事辰[illegible] 解[illegible] 結髮[illegible]

佩玉[illegible] 澤髮[illegible] 彈冠[illegible]

咸池[illegible] 暘谷[illegible] 時休沐出[illegible] 休沐不出[illegible] 沐[illegible]

祀日沐浴[illegible] 祀前沐浴[illegible] 請沐祇事[illegible]

[illegible] 春沐為詩[illegible] 三沐三薰[illegible]

[illegible] 再塗再澡[illegible] 未嘗請沐[illegible] 自為請沐[illegible]

[illegible] 不洗頭面[illegible] 動遍歲時[illegible]

[illegible] 鄭莊置驛馬（史記[illegible]時[illegible]莊為太子舍人五日洗沐常置驛馬長安諸郊請謝賓客）石建浣中帬（史記石建為郎中令每五日洗沐歸謁親入子舍竊問侍者取親中帬廁牏身自浣滌）山郎輙償沐（漢書楊惲傳郎官故事令郎出錢市財用給文書乃得出名曰山郎移病盡一日輙償一沐或至歲餘不得沐惲為中郎將罷山郎其疾病休謁洗沐皆以法令從事）宰相不休沐（李德裕傳元和後數用兵宰相不休沐）

浴一 附

原 振衣（楚辭新浴者必振衣）進飲（玉藻浴用二巾上絺下綌出杅履蒯席衣布晞身乃屨進飲注進飲亦盈氣也）請靧（內則子事父母五日則燂湯請浴三日具沐其間面垢燂潘請靧足垢燂湯請洗注潘米瀾也）去垢（史記浴不必江海要之去垢）羸浴（左傳重耳及曹曹共公聞其駢脅句欲觀句其羸浴句薄而觀之）湢浴（禮內外不共湢浴注浴室也）增 乾浴（詩注海南無浴器故常乾浴）裸浴（集仙傳張開光常與母及弟出遊留娠守舍有道士疥癬被體直入裸浴酒甕中娠不能拒遊者歸渴甚亟就盎中數娠不敢白居數日開光與母及弟拔宅而去）池（左傳文十八年懿公遊於申池二人浴於池 按二人邴歜閻職也）浴溪（元風慶會圖文長春真人浴於東溪越二日天大雷風太液池岸北水入東湖聲聞數里魚鼈盡去池遂涸而北口高岸亦崩真人

（嘆曰山其罹乎池其涸乎吾將與之俱乎遂卒）

更衣（焦氏類林米芾晚年學禪有得卒前七日更衣沐浴及期徧請羣僚舉笏曰衆香國中來衆香國中去擲笏合掌而逝）

灌頂（高僧傳四月初八浴佛以都梁香為青色水鬱金香為赤色水丘隆香為白色水附子香為黃色水安息香為黑色水灌佛頂）

夜浴（月令廣義賢者夜浴不數浴）

晚浴（東坡詞槐陰轉午晚涼新浴）

釁浴（周禮女巫掌歲時祓除釁浴注釁浴謂以香薰草藥沐浴）

釁浴（國語比至三釁三浴之）

浴日（柳文夫大海旦則浴日而西之夜則浴列星舍太陰）

浴月（古浴曜辭祝融司方發其英沐日浴月百寶生）

浴床（白居易詩平石為浴床窪石為浴斛）

浴室（續文獻通考祀時享儀嘉靖二年榻枕簟篋笥帷幔浴室皆如生存）

鳧浴（淮南子鳧浴蝯躩是養形之神之）

蠶浴（癸辛雜志蠶為龍精月值大火則浴蠶種今人以鹽水沃其種謂之淹蠶其蠶為上不浴者為火蠶次之蠶足於蔟三眠起二十七日而老則紅故曰紅蠶）

原 浴蘭湯（楚辭曰浴蘭湯兮沐芳）

履蒯席（詳進浴條）

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

浴同川（北狄男女同川而浴）

增 給香粉（月令廣義唐高宗時凡天子享會冬幸新豐歷白鹿觀上驪山賜浴湯池給香粉蘭澤）

傅香粉（月令廣義養生論夏用五枝湯常洗浴浴訖以香粉傅身能祛瘴癘毒疎風氣滋血脉）

浴殿關（元稹詩未勘銀臺契先排浴殿關翰林承旨廳壁記乘車奉郊廟則承旨得乘馬自浴殿由內朝以從內朝者紫宸殿也唐學士多對浴堂殿又浴堂門浴堂院浴堂北廊見會要唐書列傳）

浴堂巷（歐陽脩歸田錄魯宗道為諭德其居在宋門俗謂之浴堂巷有酒肆在其側號仁和酒有名於京師）

浴咸池（淮南子日出湯谷浴於咸池拂於扶桑）

浴甘泉（山海經羲和浴日於甘泉）

浴佛會（遵生八牋杭城四月八日諸寺院各有浴佛會僧尼俱以小盆貯銅像浸以糖果香水覆以花棚鐃鼓郊迎徧往邸第富室以小杓澆灌佛像求施利）

浴佛水（夢華錄四月八日京師於大禪院各有浴佛會煎香藥糖水相遺名曰浴佛水）

原 鵠不日浴（而自白）

齋心先浴（詳沐）

增 不肯就浴（後周張元六歲其祖將元就井浴元固不肯曰不能褻露其形於白日之下祖異之）

不好盥浴（後漢劉寬傳寬性簡畧不好盥浴）

浴二

增 詩 唐蔡希周奉和扈從溫泉宮承恩賜浴詩曰天行雲從指驪宮浴日餘波錫詔同彩殿氤氳擁香溜紗窗宛轉閉和風來將蘭氣衝皇澤去引星文捧碧空自憐遇坎便能止願托仙槎路未通

淵鑑類函卷一百六十三

淵鑑類函卷一百六十四

禮儀部十一　郊天

郊天一

【原】通典云夫聖人之運莫大乎承天天行健其道變化故庖犧氏仰而觀之以類萬物之情黃帝封禪天地少昊載時以象天顓頊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南陽位正長司主屬會也所以會羣神使各有秩序不相干亂）高辛順天之義帝堯命羲和敬順昊天故郊以明天道也所從來尚矣有虞氏禘黃帝（爾雅釋天云禘大祭也虞氏冬至大祭天于圜丘以黃帝配）而郊嚳（夏正之月祭感生帝于南郊以嚳配）夏后氏禘黃帝而郊鯀殷人禘嚳而郊冥周制大司樂云冬至祀天于地上之圜丘（謂冬至祭天圜丘祀天皇大帝）禮神之玉以蒼璧其牲及幣各隨玉色牲用一犢（王制祭天地之牛角繭栗）幣用繒長丈八尺王服大裘其冕無旒（司服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鄭衆云大裘黑羔裘既無采章則冕亦無旒也）尸服亦然（以天體質故王大裘以象之尸爲神象與王服同也周禮郊祀二人裘冕盥送尸又士師職祀五帝則沃盥送尸）乘玉輅錫繁纓十有再就建太常十有二旒以祀罇及薦俎醯器竝以瓦爵以匏片爲之以藁秸及蒲但翦頭不納爲藉神席（所謂蒲越藁秸也藁秸藉天神蒲越藉配帝）配以帝嚳其樂大司樂云圜鐘爲宮黃鍾爲角大簇爲徵姑洗爲羽靁鼓靁鼗孫竹之管雲和之琴瑟雲門之舞冬至日於地上之圜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其感生帝大傳曰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大祭曰禘自由也大祭其先祖所由生謂郊祭天也王者先祖皆感太微五帝之精以生其神名鄭元據春秋緯云蒼則靈威仰赤則赤熛怒黃則含樞紐白則白招拒黑則協光紀皆用正歲之正月郊祭之蓋特尊焉孝經郊祀后稷以配天配靈威仰也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祀配上帝也）因以祈穀（左傳郊祀后稷以祈農事）其壇名泰壇（祭法燔柴於泰壇）在國南五十里（司馬法百里爲遠郊近郊五十里）禮神之玉用四圭有邸尺有二寸牲用騂犢青幣配以稷其配帝牲亦騂犢其樂司樂云乃奏黃鍾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日用辛又王者必五時迎氣者以示人奉承天道從時訓人之義故月令于四立日及季夏土德王日各迎其王氣之神於其郊（月令立春之日天子親率公卿諸侯大夫以迎春氣于東郊餘四氣皆然王氣之神即春青帝靈威仰夏赤帝赤熛怒季夏黃帝含樞紐秋白帝白招拒冬黑帝協光紀也）其配祭以五人帝春以太皞夏以炎帝季夏以黃帝秋以少昊冬以顓頊其壇位各於當方之郊爲兆位于中祭方壇亦名曰太壇而祭之（祭法謂其神位以太壇是人力所爲非自然之物以其各有方位故名方壇）禮神之玉青珪禮東方赤璋禮南方黃琮禮地則中央也白琥禮西方元璜禮北方牲用犢及幣各隨玉色樂與感帝同祭前期十日王親戒百官及族人太宰又總戒羣官曰某日有事于

昊天上帝各揚其職百官廢職服大刑乃習射於澤宮選可與祭者（其容體比於禮其節奏比於樂而多中者得與於祭）其日王乃致齋於路寢之室（散齋七日致齋三日）祭日之晨雞人夜呼晨以叫百官巾車鳴鈴以應雞人典路乃出玉輅建太常大司樂旣宿縣遂以聲展之（知完否）王將出大司樂令奏王夏王所過各於田首設燭以照于路（所謂鄉為田燭以王出時尚早故也）又喪者不敢哭凶服者不敢入國門祭前掌次先于丘東門外道北設大次小次（大次謂幄也大幄初往所止居也小次謂既接祭退俟之處祭義曰周人祭日以朝及闇雖有強力孰能支之是以退俟與諸臣代有事焉）掌次張氈案設皇邸王服大裘而立于丘之東南西面大司樂奏圜鐘為宮以下之樂以降神（若感生帝及迎氣則奏黃鍾以下之樂）次則積柴於丘壇上（謂積柴實牲體玉帛）王親牽牲而殺之（大宰職[illegible]祭天禮有云及納亨贊王牲事鄭注云納亨牲將告殺謂祭之晨也旣殺以授亨人凡大祭祀君親牽牲大夫贊）次則實牲體玉帛而燔之謂之禋祀（禋之言煙也周人尚臭煙氣之臭聞者所以報陽也鄭氏以外傳天子奉玉升柴加于牲上而燔之）次乃埽於丘壇上而祭尸服裘而升丘也王及牲尸入時樂章奏王夏肆夏昭夏（大司樂王出入奏王夏尸出入奏肆夏牲出入奏昭夏）就坐時尸前置蒼璧又薦籩豆及血腥等為重古之薦（[illegible]註[illegible]大司樂云[illegible]以玉而祀之[illegible]）王乃以匏片為爵酌泛齊以獻尸為朝踐之獻五齊之名一曰泛齊（[illegible]）二曰醴齊（[illegible]）三曰盎齊（[illegible]）四曰緹齊（[illegible]）五曰沈齊（[illegible]）七獻者薦血腥後王以匏爵酌泛齊以獻尸所謂朝踐是也此為一獻次大宗伯攝王后之事亦以匏爵酌醴齊亞獻亦為朝踐是二獻每獻奏樂一成（[illegible]）次薦熟于神前薦畢王乃以匏爵酌盎齊以獻尸大宗伯以匏爵酌緹齊以亞獻所謂饋獻也通前凡四尸乃食食訖王更酌朝踐之泛齊以酳尸所謂朝獻大宗伯更酌饋獻之緹齊以亞酳所謂再獻通前凡六又有諸臣為賓酌沈齊以獻尸凡七也其尸酢諸臣之酒皆用三酒（[illegible]事酒昔酒清酒）其法如祫祭禮畢獻之後天子舞六代之樂若感生帝及迎氣即天子舞當代之樂其樂章用昊天有成命也（[illegible]天子）

秦始皇旣即位尊雍四時上帝（[illegible]）歲祠雍因泮凍秋涸凍冬賽祠五月嘗駒及四仲之月月祠時駒四匹（[illegible]）木寓龍一駟（[illegible]）木寓車馬一駟各如其帝色黃犢羔各四珪幣各有數皆生瘞埋無俎豆之具三

年一郊常以十月上宿郊見（李奇曰上宿上齋戒也）通權火（張晏曰權火烽火也狀若井桔槔其法類稱故謂之權火或令光明遠照通于祀所也師古曰凡祭祀通舉火者或天子不親至祠所而遙拜或衆祀異處欲一時薦獻故以火爲節度也）拜於咸陽之旁而衣尚白其用如常　漢高帝立二年東敗項籍還入關問故秦時上帝祠何帝也對曰四帝有白青黃赤高帝曰乃待我而具五也遂立黑帝祠名北時有司進祠帝不親往悉召故秦祀官復置太祝太宰如其故儀後四年詔御史令九天巫祀九天皆以歲時祠宮中文帝即位詔有司增雍五時路車各一乘駕被具（駕車被馬之飾皆具）十五年黃龍見成紀詔有司議郊祀上帝諸神有司曰古者天子夏親祀上帝于郊故曰郊於是夏四月帝始幸雍郊祀五時祀衣皆尚赤趙人新垣平上言長安東北有神氣成五采若人冠冕焉宜祠上帝于是作渭陽五帝廟同宇（宇謂屋之覆也一屋之下別爲五廟各立門室也）帝一殿面五門各如其帝色服用及儀如雍五時明年夏四月帝親拜霸渭之會以郊見渭陽五帝權火舉若先煇然屬天焉于是貴平至上大夫文帝出長門（如淳曰亭名）若見五人于道北遂因其直立五帝壇（直猶當也因其所直處以立祠也）人有上書告平詐僞遂誅夷平而渭陽長門五帝使祠官領以時致禮不親往焉武帝即位初至雍郊見五時後常三歲一郊後亳人謬忌曰天神貴者太一太一佐曰五帝古者天子以春秋祭太一于東南郊日一太牢七日（凡七日祭）爲壇開八通之鬼道于是令太祝立其祠長安城東南郊後人上書言古者天子三年一用太牢祠三一（天一地一太一）許之令太祝領祠之于太一壇上如其方後二年郊雍獲一角獸若麟于是以薦五時各加一牛以燎五年上幸雍且郊或言五帝太一之佐宜立太一而上親郊之上遂郊雍幸甘泉令祠官寬舒等具太一祠壇放亳忌太一壇三垓（亳忌即謬忌垓重也）五帝壇環居其下各如其方黃帝西南除八通鬼道太一所用如雍一時物而加醴棗脯殺一犛牛（李奇曰犛音貍）以爲俎豆牢具而五帝獨有俎豆醴進太一祝宰衣紫及繡五帝祝衣各如其方色當祠時列火滿壇夜有光及晝黃氣上屬天太史令談祠官寬舒等曰神靈之休兆光此地宜立泰時壇以明應令太祝領秋及臘間祠三歲天子一郊見後嬖臣李延年以好音見帝善之下公卿議曰人間祠尚有鼓舞樂今郊祠無樂豈稱乎公卿曰古者祠天地皆有樂而神祇可得而禮乃立樂府以延年爲協律都尉論律呂合八音之調作十九章之歌以正月上辛用事甘泉圓丘使童男女七十人俱歌昏祠至明夜常有神光如流星止集于祠壇天子自竹宮而望拜（以竹爲宮去壇三里）百官侍祠者數百人皆肅然動心焉太初元年有司言雍五時無牢熟

具芬芳不備乃令祠官進時犢牢具色食所勝（孟康曰若火勝金則祠赤帝以白牲）而以木寓馬代駒成帝建始元年徙甘泉泰時置于長安遂廢雍鄜密上下時九天太一三一八神之屬并餘淫祀陳寶等祀所不應禮者四百七十五所皆罷初罷甘泉泰時作南郊日大風壞甘泉竹宮折拔時中樹十圍以上者百餘天子問劉向向曰甘泉及雍五時祖宗所立神祇舊位誠未易動帝意恨之後以無嗣遂復甘泉泰時及雍五時如故天子親郊禮如前又復長安雍及郡國祠著明者且半後成帝崩皇太后詔復南郊長安如故以順帝意哀帝立寢疾博徵方士復甘泉泰時祀如故遣有司行事而禮祠焉平帝元始五年王莽奏宜如建始時丞相匡衡等議復長安郊祀如故莽又頗改其祭禮曰天地之祭先祖配天先妣配地其義一也孟春正月上辛若丁天子親合祀天地于南郊以高帝高后配陰陽有離合以冬至使有司奉祠南郊高帝配而望羣陽夏至使有司奉祭北郊高后配而望羣陰奏可　後漢建武元年光武即位爲壇營于鄗之陽祭告天地采用前漢元始中郊祭故事六宗羣神從祀未以祖配天地共犢餘牲尚約二年正月制郊兆於雒陽城南七里依鄗故事七年五月詔三公曰漢當郊堯其與羣臣議侍御史杜林以爲漢起不緣堯宜依舊制以高帝配帝從之明帝即位永平二年以月令有五郊迎氣因采元始故事兆五郊于雒陽壇皆三尺階無等東旗服飾各從方色劉先主章武元年即位設壇於成都武擔山南二年十月詔丞相諸葛亮營南郊于成都　魏文帝南巡在潁陰有司爲壇於繁陽故城庚午登壇受紱降壇視燎成禮未有祖配明帝即位于太和元年正月郊祭以武帝配天文帝配上帝至景初元年十月始營洛陽南委粟山爲圓丘詔曰曹氏系出有虞今祀圓丘以始祖帝舜配號圜丘曰皇帝天郊所祭曰皇天之神以武帝配祀稱嗣皇帝十一月冬至始祀皇天帝于圓丘以始祖帝舜配自正始以後終魏代不復郊祀　孫權初稱尊號于武昌祭南郊告天後自以居非土中不修設末年南郊追上父堅尊號爲吳始祖以配天後王嗣位終吳代不郊祀　晉武帝南郊燎告未有祖配太始二年詔定郊祀羣臣議五帝即天隨時王而殊號耳名雖有五其實一神南郊宜除五帝座五郊同稱昊天從之二月郊宣皇帝配十一月有司奏古者郊丘不異宜並圓方二丘更修壇兆二至合祀是月冬至帝親祀圓丘於南郊是後圓丘方澤不別立太康三年正月帝親郊祀皇太子皇子悉侍祠　東晉元帝即位于建康議立南郊于巳地太常賀循定制度多依

漢及晉初儀注三月辛卯帝親郊祀饗如太始故事　宋永初二年正月上辛帝親祀南郊三年九月司空徐羨之等奏高祖武皇帝宜配天郊詔可孝武大明二年移郊兆于秣陵牛頭山西在宮之午地　齊高帝受禪明年正月上辛有事南郊而無配犧牲之色因晉宋故事建元四年武帝繼位明年正月祀南郊自兹以後間歲而祀永明元年立春前郊祀郊壇員兆外內起瓦屋形制宏壯　梁武帝即位南郊爲壇在國之南常與北郊間歲而祀正月皇帝致齋于萬壽殿上辛行事用特牛一祀天皇大帝于壇上攢題曰皇天座以皇考太祖文帝配五帝天文從祀五年迎五帝以始祖配十一年帝曰禮祭月于坎由是陰義乃別祭之儀今兆南郊既云就陽理不應爲坎遂廢之十七年帝以威仰魄寶俱是天神於壇則尊於下則畀南郊所祭天皇其五帝別有明堂之祀不煩重設又祭二十八宿無十二辰於義闕然南郊可除五帝祀加十二辰與二十八宿各于其方爲壇　陳武帝永定元年受禪修圓丘柴燎告天明年因以正月上辛有事南郊以皇考德皇帝配除十二辰風伯雨師及五帝位間歲而祀文帝天嘉中改以高祖配復三獻之禮宣帝即位以郊壇畀下更增廣之

增後魏道武帝二年正月親祀上帝於南郊以始祖神元皇帝配五帝以下天文從食冬至祭上帝于圓丘天賜二年四月復祀天于西郊爲方壇置木主七于壇上明元帝太常三年立五精帝兆于四郊以太皡等及諸佐配祭黃帝常以立秋前十八日餘四帝各以四立日祀之又立春遣有司迎春于東郊獻文帝以西郊舊事歲增木主易代則更兆其事無益于神明乃定置主七立碑于郊所孝文帝太和十二年親築圓丘於南郊

北齊每三年一祭以正月上辛禘祀昊天上帝于圓丘以高祖神武帝配五精帝天文等從祀後諸儒定禮圓丘改以冬至祀之南郊則歲一祀以正月上辛爲壇于國南祀所感帝靈威仰以高祖神武皇帝配　後周憲章多依周制正月上辛祀昊天上帝于圓丘以其先炎帝神農氏配五帝天文竝從祀又祀所感帝靈威仰於南郊以始祖獻侯莫那配　原隋文帝受命再歲冬至日祀昊天上帝於圓丘以太祖武元皇帝配五方上帝天文竝從祀孟春上辛祀感生帝赤熛怒於南郊以太祖武元帝配煬帝大業元年孟春祀感生帝改以高祖文帝配餘竝仍舊　增唐高祖武德初定令每歲冬至祀昊天上帝于圓丘以景帝配五方上帝天文皆從祀孟春辛日祈穀祀感帝於南郊以元帝配太宗貞觀元年詔圜丘以高祖配高宗顯慶二年詔南郊祈穀孟夏

雩明堂大享皆祭昊天上帝罷感帝祠（文獻通考）乾封初詔依舊祀感帝以有司議又下詔祭五天帝司禮少常伯郝處俊等奏顯慶新禮廢感帝爲祈穀祀昊天以高祖配今既復祈穀爲感帝當依舊禮以世祖元皇帝配從之二年詔圜丘感帝俱以高祖太宗竝配（唐書禮志）武后臨朝垂拱元年詔有司議圜丘方丘及南郊明堂嚴配之禮以高祖太宗高宗三帝竝配睿宗太極元年二月祭昊天上帝于南郊不設皇地祇位開元十一年十一月親享圜丘中書令張說請以高祖配祭始罷三祖同配之禮十五年太常博士錢嘉會上議請每年九月於南郊雩壇行享禮以睿宗皇帝配從之（唐書禮志）天寶元年二月敕凡所祀享必在躬親其皇地祇宜就南郊合祭是月十八日親享元元皇帝于新廟十九日親享太廟二十日合祭天地于南郊自後有事圜丘皆天地合祭若冊命大事告圜丘有司行事亦如之（唐書禮志）代宗寶應元年太常卿杜鴻漸等言禘者冬至祭天于圓丘周人配以遠祖高祖非始封之君不得爲太祖以配天地而太祖景皇帝受封於唐即殷之契周之后稷也請以太祖配享諫議大夫黎幹以謂禘者宗廟之事非祭天而太祖非受命之君不宜作配爲十詰十難以非之書奏不報乃罷高祖以景帝配明年久旱言事者云唐有天下不因于景帝今配饗失德故神不降禮上令百官就尚書省議太常博士獨孤及議曰太祖景皇帝以柱國之任翼周弼魏建封于唐高祖因之遂以爲有天下之號今若以高祖創業當躋其祀反古違道將孰甚焉乃以景皇帝配定　宋初因唐舊制每歲冬至圜丘正月上辛祈穀孟夏雩祀季秋大享凡四祭昊天上帝親祀則竝設皇地祇位　太祖以來南郊及感生帝竝以四祖迭配而冬至親郊者四竝以宣祖配太宗即位以宣祖太祖更配太平興國三年冬合祭天地始奉太祖升侑焉雍熙三年郊扈蒙奏言嚴父莫大於配天請復以宣祖配天從之淳化四年禮儀使蘇易簡上言按唐永徽中以高祖太宗同配上帝欲望親祀郊丘奉宣祖太祖同配其常祀孟春祈穀季秋大享以宣祖配冬至圜丘孟夏雩祀以太祖配從之（文獻通考）至道三年十一月時真宗已即位有司上言冬至祀圜丘孟夏雩祀請奉太宗配上辛祈穀季秋大享明堂奉太祖配上辛祀感帝奉宣祖配其親郊圜丘奉太祖太宗竝配詔可乾興元年眞宗崩詔禮官定遷郊祀配帝乃請孟春上辛祈穀以太祖配孟夏雩祀冬至圜丘以太宗配上辛祀感生帝以宣祖配季秋大享明堂以眞宗配皇帝親祀郊丘以太祖太宗配奏可（宋史禮志）景祐二年十一月郊三聖竝侑

先是禮院言太祖太宗眞宗三廟皆萬世不遷至于南郊以太祖定配二宗迭配將來皇帝親祠請以三聖皆侑歲時常祠則至日圜丘配以太祖孟春祈穀夏雩祀配以太宗孟春感生帝配以宣祖季秋大享配以眞宗（宋史禮志）仁宗嘉祐七年春詔南郊奉太祖定配先是諫官楊畋論水災由郊廟未順下禮院禮院言對越天地神無二主南郊三聖竝侑雖出孝思然頗違禮經下兩制議從之神宗元豐六年冬至郊祀昊天上帝以太祖配始罷合祭不設皇地祇位先是樞密院陳襄等上言曰臣謹按周禮大司樂以圜鐘爲宮冬日至于地上之圜丘奏之六變以祀天神以函鐘爲宮夏日至于澤中之方丘奏之八變以祭地示又大宗伯以禋祀實柴槱燎祀其在天者而以蒼璧禮之以血祭沈貍疈辜祭其在地者而以黃琮禮之皆所以順其陰陽辨其時位倣其形色故求諸天而天神降求諸地而地示出得以通精誠而逆福釐以生烝民以阜萬物去周既遠先王之法不行由漢歷唐千有餘年之間而以五月親祠北郊者惟魏文帝之太和周武帝之建德隋高祖之開皇唐睿宗之先天皆希闊一時之舉然而隨得隨失卒無所定垂之本朝未遑釐正今既罷合祭則南北二郊自當別祀於是詔禮官講求翰林學士張璪以爲宜于郊祀之歲夏至之日盛禮容與樂舞一如南郊之儀命宰攝事知禮院曾肇言今冬至若罷合祭而夏至又使有司行事則于父母天地之義若有隆殺願陛下遇親祠南郊之歲以夏至日躬款北郊以合先王之制遂詔罷南郊合祭親祠北郊竝依南郊儀如不親祠上公攝事（文獻通考）哲宗元祐七年親郊詔今歲圜丘宜依熙寧十年故事設皇地祇位以申始見之禮候親祠北郊依元豐六年五月八日指揮先是元祐五年五月夏至祭皇地祇命尚書右丞許將攝事將言天子親祀天圜丘而夏方澤之祭乃止遣上公此大關禮詔禮部太常寺及兩省侍從官集議以聞於是翰林學士兼侍讀顧臨等八人請合祭天地如祖宗故事俟將來親行北郊之禮則合祭可罷臨與范祖禹又言天地特祭經有明文然自漢至宋皆合祭天地其不合祭者惟元豐六年一郊耳去所易而就所難虛地祇之大祭失今不定後必悔之吏部侍郎范純禮彭汝礪等二十二人皆主北郊之議詔依王欽臣議宜如祖宗故事竝祭天地一次汝礪肇復上疏論合祭非是九月三省上顧臨等議太皇太后曰宜依仁宗皇帝故事呂大防言國朝以來大率三歲一親郊竝祭天地宗廟今諸儒獻議欲南郊不設皇地祇位於祖宗之制未見其可蘇轍曰自熙寧十年神宗皇帝

親祠南郊合祭天地今十五年矣未嘗親見地祇乃朝廷闕典不可不正范百祿言圜丘無祭地之禮記曰有其廢之莫可舉也先帝所廢稽古據經未可輕改大防又言皇帝臨御之始當親見天地而地祇之位獨不設恐亦未安況本朝祖宗以恩霈四方慶賚將士非三歲一行則國力有限今日宜爲國事勉行權制俟異時議定北郊制度及太廟享禮行之未晚太皇太后以呂大防之言爲是乃下詔朕方修郊見天地之始其冬至日南郊宜依熙寧十年故事設皇地祇位以嚴竝況之報厥後躬行方澤之祀則修元豐六年五月之制俟郊禮畢集官詳議典禮以聞禮部尚書蘇軾議略曰舜之受禪也自上帝六宗山川羣神莫不畢告而獨不告地祇武王克商庚戌柴望柴祭上帝也望祭山川也而獨略地祇昊天有成命之詩郊祀天地也終篇言天而不及地以是知祀上帝則地祇在焉言天而不言地所以尊上帝也今議者欲冬至祀天夏至祀地蓋以爲用周禮也臣請言周禮與今禮之別古者天子出入儀物不煩兵衛甚簡用財有節惟以齋祭禮樂爲政事是故歲歲行之率以爲常自秦漢以來天子儀物日以滋多非復如古之簡易今之所行皆非周禮而獨于地祇則曰周禮不當祭于圜丘此何義也哉議者必又曰夏至不能行禮則遣官設祭此非臣之所知也周禮大宗伯若王不與祭祀則攝位鄭氏註曰王有故則代行其祭祀賈公彥疏曰有故謂王有疾及哀慘皆是也然則攝祀非安吉之禮後世人主不能歲歲親祭故命有司行事若親郊之歲遣官攝事是無故而用有故之禮也議者必又曰省去繁文末節則一歲可以再郊臣將應之曰王者父事天母事地不可偏異事天則備事地則簡是於父母有隆殺也國家養兵異于前世今三年一郊傾竭帑藏猶恐不足若一年再賞國力將何以給分而與之人情豈不失望議者必又曰三年一祀天又三年一祭地此又非臣之所知也三年一郊已爲疎闊若獨祭地而不祭天是因事地而愈疎于事天如此則典禮愈壞欲復古而背古益遠神祇必不顧享非所以爲禮也議者必又曰當郊之歲以十月神州之祭易夏至方澤之祀則可以免方暑舉事之患此又非臣之所知也夫所以議此者爲欲舉從周禮也今以十月易夏至以神州代方澤不知此周禮之經耶變禮之權耶若變禮從權而可則合祭圜丘何獨不可乎議者必又曰當郊之歲以夏至祀地祇于方澤上不親郊而通權火天子于禁中望祀此又非臣之所知也書之望秩周禮之四望春秋之三望皆謂山川在四郊者故遠望而祭也今所在

之處俛則見地而云望祭是爲京師不見地乎此六議者合祭可否之決也願陛下下臣此章付有司集議如有異論即須畫一解破使皆屈伏　初詔議北郊典禮蘇軾主合祭之說從之者五人劉安世主分祭之說從之者四十人又有三人欲于十月以神州地祇之祭易夏至方丘之祀又有一人欲上不親祀而通權火天子于禁中望拜既而朝廷再令詳定安世復議略云臣按古者求神以類天陽物也地陰物也歲月日時牲器樂舞皆從其類今議者於聖人成法則棄而不行猥用王莽不經之說至引夫婦同牢私褻之語瀆亂天地又引昊天有成命之詩以爲證臣等切詳此詩終篇未嘗有合祭之文序乃後人之辭亦謂成周之世圜丘方澤各歌此詩以爲樂章耳如潛之序曰季冬獻魚春薦鮪也豐年之序曰豐年秋冬報也噫嘻之詩曰春夏祈穀于上帝也如此之類不知爲一祭耶抑二祭也若郊祀賜予乃五代姑息之弊法聖朝寬仁不欲遽罷若分而爲二何所不可議者乃欲因此造爲險語以動上聽又引禍福殃咎之說刼持朝廷必欲從己甚無謂也方送同議官簽書時蘇轍爲門下侍郎遂白轍令請降旨罷議安世議狀竟不得上　紹聖元年詔罷合祭天地自今因大禮之歲以夏至之日躬祭地祇于北郊　徽宗建中靖國元年詔初祀南郊權合祭天地于圜丘起居郎周常等以合祭爲非禮曾布主其說乃詔罷合祭　高宗建炎二年詔行郊祀之禮時車駕幸揚州乃築壇于州南門內江都縣之東南冬至日合祭天地以太祖配　紹興十三年詔建圜丘于臨安合祭天地以太祖太宗竝配（建炎以來朝野雜記自元豐分南北郊至政和乃克行之建炎二年上祀圜丘獨祭上帝而配以太祖用元豐禮也紹興十三年郊祀始設大神大示及太祖太宗配位蓋元祐禮云　以上俱通考）度宗咸淳二年將舉郊祀時復議以高宗參配吏部侍郎洪濤等請如紹興故事奉太宗配將來明堂以高宗參侑庶乎報本之禮事先之孝爲兩盡其至詔可　遼初祀木葉山本所以祀天地然外又有獨祭天者有兼祭天地者　金初因遼舊始有拜天之禮其後太宗即位乃告祀天地蓋設位而祭也天德以後始有南北郊之制大定明昌其禮寖備嘗以冬至日合祭昊天上帝皇地祇于圜丘　世宗大定十一年命宰臣議配享之禮左丞石琚奏曰按記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此所以配上帝也兩漢魏晉以來皆配一祖至唐始以高祖太宗竝配垂拱初又加以高宗遂有三祖同配之禮至宋亦嘗以三帝配後禮院上議以爲對越天地神無二主由是止以太祖配臣謂冬至親郊宜從古禮上曰宋以私親不合不足爲法今止當以太祖配　元憲宗即位

之二年秋八月八日始以冕服拜天于日月山其十二日又用孔氏子孫元措言合祭昊天后土以太祖睿宗配享　元初代有拜天之禮而郊祀之事自平金宋後猶未舉行至成宗大德六年始建壇合祭天地九年右丞相哈剌哈孫等言祈天保民之事天子親祠者三曰天曰祖宗曰社稷而祭天尤國之大事陛下雖未及親祀宜如宗廟社稷歲時遣官攝行之制下翰林集賢及中書議以爲周禮冬至圜丘禮天夏至方澤禮地西漢元始間始合祭天地歷東漢至宋千有餘年分祭合祭訖無定議今當循三代之典祀天南郊而方丘之禮續議以聞從之既而太常議尊祖配天之儀省臣曰宗廟已有時享郊止祭天爲宜制曰可是歲配位遂省　武宗至大二年尚書省及太常禮儀院言今年冬至祀天南郊請以太祖皇帝配制可　三年冬祭天於南郊始以太祖配享　泰定帝泰定四年詔遣官合祭天地　文宗至順元年十月辛酉親祀昊天上帝于南郊以太祖配（自世祖至此凡七世而親祀南郊之禮始克舉焉其後天子親郊有四而器物儀注益加詳矣　以上俱續通考）　明太祖吳元年圜丘成先是丙午十二月上以國之所重莫先于宗廟社稷命有司立圜丘于鍾山之陽以冬至祀昊天上帝　洪武元年上勑李善長等曰朕誕膺天命統一海宇首建郊社以崇祀事顧草創之初典禮未備卿等其酌古今之宜定議以聞善長等議遵古制分祀天地于南北郊是歲十一月冬至祀天于圜丘而無配二年始奉仁祖淳皇帝配十年秋八月上以分祭天地揆之人情有所未安遂定議合祀即圜丘之舊壇爲崇宇名曰大祀殿勑太師韓國公李善長等督造焉冬十一月以大祀殿未成合祀天地于奉天殿奉皇考仁祖淳皇帝配十一年冬大祀殿成十二年正月合祀天地于南郊大祀殿命是後以天地合祭著爲制　建文己卯春正月大祀天地于南郊始奉太祖高皇帝配仁祖配撤後成祖永樂八年駕北巡命皇太子攝禮部尚書復命北京復洪武初制仍爲圜丘仁宗洪熙元年祀天于圜丘以太祖太宗竝配（續文獻通考）　世宗嘉靖九年給事中夏言疏古者祀天于南郊祭地于方澤以順天地之宜審陰陽之位今國家合祭天地于南郊又爲大祀殿而屋之設主其中弗應經義乞勑多官雜議以求至當上嘉納之乃命羣臣條奏郊典詹事霍韜奏言祖制不宜輕議且考經傳無南北郊分祭天地之說惟見于周禮莽賊僞書不足憑據上不悅于是夏言復奏臣考周禮大宗伯掌祀天神地祇人鬼三禮此即有虞秩宗典禮之意是故以祀天神則有禋祀實柴槱燎之禮以祀地祇則有血祭貍沈疈辜之禮以享人鬼

則有獻祼饋食祠禴烝嘗之禮則天地分祀從來久矣宋儒葉時之言曰郊丘分合之說當以周禮爲正秦制祀天不于圜丘而于山下祭地不于方丘而于澤中漢祀天於甘泉祀地於汾陰秦漢天地之祭猶分也至元始時莽賊陰媚元后欲以妣竝祖故不得不以地竝天合祭之說實莽始自漢以後地之特祭亦間有之如魏文帝之太和周武帝之建德隋高祖之開皇唐睿宗之先天是矣開元制禮則專主合祭矣元豐一議元祐再議紹聖三議皆主合祭而卒不可移者以郊賚之費至傾府藏故從省約安簡便耳亦未嘗以分祭爲非禮也今之議者往往以太祖之制爲嫌不知合祭固太祖之定制而分祭亦太祖之初制也大祀文爲太祖之明訓爲不可背而存心錄亦太祖之著典爲可遵也且皆太祖之制也從其禮之是者而已矣又曰大祀殿以之祀天則不應經義以之享帝則胳合周禮夫周人郊祀后稷以配天臣以爲我太祖足以當之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臣以爲我太宗足以當之疏入上嘉其發明古典下之禮部據古折衷羣議以聞三月禮部上羣臣議主分祭者都御史汪鋐等八十二人主分祀而以慎重成憲爲言者大學士張璁等八十四人主分祭而以山川壇爲方丘者尚書李瓚等二十六人主合祭者尚書方獻夫等二百六人無所可否者英國公張綸等百九十八人上命再議于是雜引經史條析合祀之非伸分祀之是名郊祀議上然之命分建二郊十二月上親祀天于圜丘奉太祖配又命來春祈穀倣古明堂制祀上帝于大祀殿奉太祖太宗配

郊天二

增易豫卦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　益卦王用享於帝吉　鼎卦以木巽火亨飪也聖人亨以享上帝　祭義惟聖人爲能饗帝孝子爲能饗親饗者鄉也鄉之然後能饗焉　禮器祀帝於郊敬之至也　原禮運祭帝于郊所以定天位也　禮行於郊而百神受職焉　郊社之義所以仁鬼神也

增禮器因天事天因地事地因名山升中於天因吉土以饗帝於郊升中於天而鳳凰降龜龍假饗帝於郊而風雨節寒暑時　原郊特牲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大報天而主日也兆于南郊就陽位也埽地而祭於其質也器用陶匏以象天地之性也於郊故謂之郊牲用騂尚赤也用犢貴誠也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卜郊受命于祖廟作龜于禰宮尊祖親考之義也卜之日王立于澤親聽誓命受教諫之義也獻命庫門之內

戒百官也太廟之命戒百姓也祭之日王皮弁以聽祭報示民嚴上也喪者不哭不敢凶服氾埽反道鄉爲田燭弗命而民聽上祭之日王被袞以象天戴冕璪十有二旒則天數也乘素車貴其質也旂十有二旒龍章而設日月以象天也天垂象聖人則之郊所以明天道也帝牛不吉以爲稷牛帝牛必在滌三月稷牛惟具所以別事天神與人鬼也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此所以配上帝也郊之祭也大報本反始也　祭義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夏后氏祭其闇殷人祭其陽周人祭日以朝及闇祭日于壇祭月于坎以別幽明以制上下祭日于東祭月于西以別內外以端其位　禮器至敬不壇埽地而祭　周禮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祭法燔柴於泰壇祭天也　【增】表記天子親耕粢盛秬鬯以事上帝　郊特牲郊血大饗腥至敬不饗味而貴氣臭也　國語禘郊之事則有全烝　郊特牲牲孕祭帝弗用也　名詁用牲于郊牛二（帝一稷一也）　周頌我將我享維羊維牛維天其右之　周禮天官司裘掌爲大裘以共王祀天之服　大雅卬盛于豆于豆于登其香始升上帝居歆　郊特牲酒醴之美元酒明水之尚貴五味之本也黼黻文繡之美疏布之尚反女功之始也莞簟之安而蒲越稾鞂之尚明之也大羹不和貴其質也大圭不琢美其質也丹漆雕幾之美素車之乘尊其樸也貴其質而已矣所以交于神明者不可同于所安褻之甚也　祭天埽地而祭焉於其質而已矣醯醢之美而煎鹽之尚貴天產也割刀之用而鸞刀之貴貴其義也聲和而後斷也　【原】汲冢周書乃設丘兆于南郊以祀上帝配以后稷日月星辰先王皆與食　【增】孝經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是以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　周頌思文后稷克配彼天　公羊傳郊則曷爲必以其祖配自內出者無匹不行自外至者無主不立　禮器孔子曰誦詩三百不足以一獻（祭羣小祀）一獻之禮不足以大饗（祫祭宗廟）大饗之禮不足以大旅（祭五帝）大旅具矣不足以饗帝（祭天）毋輕議禮

【原】明堂位成王以周公爲有勳勞于天下是以封周公于曲阜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是以魯君孟春乘大輅載弧韣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於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禮也　【增】禮器魯人將有事於上帝必先有事於頖宮　家語定公問于孔子曰寡人聞郊而莫同何也孔子曰周之始郊其月以日至至于啟蟄之日則又祈穀于上帝此二者天子之禮也魯無冬至大郊之事降殺于天子是以不同也　王制喪三年不

祭惟祭天地社稷爲越紼而行事　五經通義王者祭天地何王者父事天母事地故以子道祭日以丁與辛何丁者反復丁寧也辛者自克辛也　春秋繁露春秋之義國有大喪者止宗廟之祭而不止郊祭不止郊祭者不敢以父母之喪廢事天之禮也

原郊祀志成帝初即位丞相匡衡御史大夫張譚奏言帝王之事莫大乎承天之序承天之序莫重於郊祀故聖王盡心極慮以建其制祭天於南郊就陽之義也天之于天子也因其所都而各饗焉　漢舊儀皇帝祭天居雲陽宮齋百日上甘泉通天臺高二十丈以候天神之下見如流火舞女童三百人皆年八歲天神下壇所舉烽火皇帝就竹宮中望對不至壇所　漢法三歲一祭於雲陽宮甘泉壇以冬至日祭天天神下　又曰祭天用六綵綺席六重上一丈中一幅四周緣之玉几玉飾器

增晉起居注安帝元興三年帝在江陵未反其明年應郊朝議宜依周禮宗伯攝三公行事尚書左丞王訥曰郊天極尊非天子不祀無使皇輿不得親奉從之　文獻通考唐中宗景龍三年國子祭酒祝欽明等言古者大祭祀后裸獻以瑤爵皇后當助祭天地太常博士唐紹等以爲鄭元註周禮內司服惟有助祭先王先公無助祭天地之文天地大神至尊不裸天地尚質亦無瑤爵明此乃宗廟大祭祀之文皇后不當助祭南郊國子司業褚無量等以爲祭天惟以始祖爲主不配以配妣故皇后不應與祭韋巨源定儀注請依欽明議上從之　文獻通考唐明皇開元三年左拾遺張九齡上表請郊祀陛下御極於今五載郊祀常典猶闕其儀有若怠於事天臣恐不可以訓伏望以迎至之日展燔柴之禮則聖朝典則可謂無遺矣　憲宗元和二年正月拜郊將及大禮陰氣凝閉浹旬不開羣有司慮降雪不克展禮宰臣議請改日上曰郊廟重事吾齋戒有日豈以將雨雪而廢乎洎至大禮方饗獻之次景物澄霽及鑾輿就次則微雪大駕將動則又止焉翼日御樓宣赦纔畢陰雲復結瑞雪盈尺衆心歡悅咸謂聖心昭感致焉　宋太祖乾德元年十一月將郊十三日上先齋宿於崇元殿翼日通天冠絳紗袍執鎭圭乘玉輅由明德門出羣臣夾侍鹵簿前導赴太廟五鼓朝享禮畢質明乘輅赴南郊齋于帷宮上初詣太廟乘玉輅左諫議大夫崔頌攝太僕上問儀仗名物甚悉頌應對詳敏上大悅十六日服袞冕執圭合祭天地于圜丘以皇弟開封尹光[illegible]亞獻興元尹光美爲終獻將升壇有司具黃褥爲道上曰朕潔誠事天不必如此命徹之還宮將駕金輅[illegible]右曰于典故可乘輦否對以無害乃乘輦壬申以南郊禮

成大宴廣政殿號曰飲福自是爲例　英宗治平二年合祭天地于南郊故事皇帝將就版位祠官回班向皇帝須就位乃復侍臣跪讀冊至御名則興至是詔以尊奉祠勿回班及輿是歲禮院言元日朝會壽聖節多與上辛相近常改用中辛非尊事天神之意嘉會合禮又不宜徹樂因詔遇元正御殿聖節上壽雖在上辛祠官致齋日亦用樂大宴移日或就賜　神宗熙寧元年十一月帝齋于郊宮故事車駕至青城少休即名從臣幸後苑閱水嬉復登端門觀太常警嚴至是帝精意奉祠悉罷游觀遂減徹門闕亭苑省草木禽獸千七百餘事至十年又罷去寢殿後至寶華門花磚砌道著爲定制　元豐六年樞密直學士陳襄等詳定郊廟禮文宋朝儀注昊天上帝皇地祇太祖皇帝之位各設三牲俎非尚質貴誠之義請親祀圜丘方澤正配位皆用犢不設羊豕俎及鼎匕有司攝事亦如之又郊祀簠簋尊豆皆用龍杓未合禮意請圜丘方澤正配位所設簠簋尊豆改用陶器仍以樿爲杓又請南北郊先行升煙瘞血之禮至薦奠禮畢即如舊儀於壇坎燔瘞牲幣北郊祭皇地祇及神州地祇當爲坎瘞埋又請自今昊天上帝感生帝皆燔牲首以報陽皇地祇神州地祇太社太稷凡地祇之祭皆瘞牲之左髀以報陰凡薦享太廟皆升首於室又言臣等見親祀南郊儀注竝云祀前三日儀鑾司鋪御座黃道裀臣等伏詳禮記其藉神席天地尚質則用蒲越槀鞂宗廟尚文則設莞筵紛純加繅席畫純加次席黼純而已天子受胙乃有席周禮司几筵所謂胙席是也今來郊壇黃道裀欲更不設從之（文獻通考）　孝宗隆興二年冬至郊見上帝太常洪适言陛下初講郊禋之禮宜進胙慈闈竝受帝祉有司草具儀注進呈從之　元成宗大德六年合祭五方帝于南郊翰林國史院檢閱官袁桷進十議天無二日天既不得有二五帝不得謂之天作昊天五帝議祭天歲或爲九或爲二作祭天名數議圜丘不見于五經郊不見于周官作圜丘非郊議后土社也作后土社議三歲一郊非古也作祭天無間歲議燔柴見于古經周官以禋祀爲大其義各有旨作燔柴泰壇議祭天之牛角繭栗用牲于郊牛二合配而言之增羣祀而合祠非周公之制矣作郊明堂禮儀異制議郊用辛魯禮也卜不得常爲辛作郊非辛日議北郊見于三禮尊地而遵北郊鄭元之說也作北郊議禮官推其博多采用之　明太祖洪武十二年始合祀天地于大祀殿禮畢駕御奉天殿百官行慶成禮宴羣臣于殿前是祀也自齋戒百官至將祭之夕天宇澄霽升壇星緯昭煥祥飈慶雲光彩奕煜上心甚悅（實錄）

淵鑑類函卷一百六十五

禮儀部十二（郊天）

郊天三

【原】黃郊（後漢書靈帝建寧二年迎氣黃郊） 黑時（詳郊天一） 魯郊（詳郊天二） 雍時（漢書祭五帝於雍時在山上四望不見四方故曰雍時） 南郊（詳郊天二） 北時（詳郊天一） 朱火 紫煙（並見晉郊祀歌） 蒼璧（春官大宗伯以蒼璧禮天） 【增】騂牲（地官牧人陽祀用騂牲毛之注陽祀祭天） 紫壇（漢舊儀祭天紫壇幄帷） 紺幄（晉書樂志紫壇雲設紺幄霞褰） 天庫（明太祖實錄大祀殿後爲庫六楹以貯神御之物名曰天庫皆覆以黃琉璃瓦） 雲臺（東觀漢記漢光武時有司議堯之後還復于漢宜脩奉城陽縣堯冢雲臺致敬） 青門（通考後魏道武帝祀天於西郊祭之日帝御大駕至郊所立青門內） 黃道（通考英宗合祭天地於南郊攝太僕呂公著上言仁宗親祠撤黃道以登虛小次不入上皆循用之） 拜貺（漢書武帝紀詔曰巡祭后土以祈豐年望見太一脩天文壇辛卯夜若景光十有二明朕甚念年歲未登飭躬齋戒丁酉拜貺于郊） 蒙嘉（宣帝紀十二年詔曰蓋聞天子親祀天地古今通禮也間者上帝祠闕而不親朕親飭躬齋戒親奉祀爲百姓蒙嘉氣） 金軒（晉郭璞南郊賦升金軒撫天僕揚六鑾齊八騄） 玉器（史記褚先生云神爵二年上郊雍五時役祠出寶璧玉器） 祝嘏（禮運天子祭天地祝嘏莫敢易其常） 報功（文選張衡賦祀天郊報地功） 【原】孟冬（司馬相如封禪書濯濯之麟遊彼靈時孟冬十月君徂郊祀馳我君車帝以享祉） 啓蟄（左傳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是故啓蟄而郊郊而後耕今既耕而卜郊宜其三卜不從也） 【增】事帝（書立政亦越文王武王以敬事上帝） 并神（荀卿禮論郊者并百神于天而祀之也） 配天（孝經聖治章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 迎日（詳郊天二） 工歌（唐志貞元中太常禮院考次歷代郊廟工歌之序） 物備（見神祇大功注） 茅營 竹宮（後漢祭祀志注元始儀上帝壇圓八觚徑六丈高九尺茅營去壇十步竹宮徑三百步土宮徑五百步） 【原】保萬壽 懋百福（並見傅元饗神歌） 【增】見黃龍（詳郊天一） 獲白麟（詳郊天一） 見五時（見郊天一） 賓八鄉（見漢郊祀歌） 翔紫煙（盧思道詩風中翔紫煙壇上埋蒼玉） 燭靈光（元始郊祀樂歌熙事備成禮文郁郁紫煙聿升靈光下燭） 【原】乘素車（郊特牲乘素車貴其質也鄭注云素車殷輅也） 張氈案（周禮掌次王大旅上帝則張氈案設皇邸鄭注云張氈案以氈爲牀于幄中） 【增】神光集（漢書武帝太始四年幸甘泉郊泰時神光降集紫殿） 精氣感（晉郊祀志郊天饗神歌精氣感皇神賓） 見羣鶴（長編武帝後元元年詔見羣鶴留止獻薦于泰時） 用特牲（禮記郊特牲注郊者祭天之名用一牛故曰特牲） 陰陽順（郊特牲注五帝主五行五行之氣和而庶徵得其序也疏陰陽順序風雨應節） 風雨節（見郊天二） 玉帛載升（隋樂志玉帛載升棫樸斯燎） 籩豆有數（唐志祀昊天上帝于圜丘金罍玉幣籩豆簠簋皆有數） 屏去葦茹（宋史眞宗祥符二年上曰太祖太宗每奉郊祀皆屏去葦茹朕三祀圜丘並遵行之顧外庭不知耳） 更制藁秸（宋史仁宗慶曆十年太常言郊廟宜更制藁秸爲藉縮酒用茅） 乾端澄霽（長編哲宗元符元年南郊制乾端澄霽冬序晏溫） 雲物晏溫（長編元祐七年冬至合祭天地于圜丘是日五鼓輦詣壇外壝不設幄幬稽首跪奠致誠極恭夜月澄爽雲物晏昷） 燔燎泰壇（長編英宗治平二年敕燔燎泰壇之地祼薦清廟之庭） 樂舞圜丘（詳郊天一） 貴誠尚質（郊祀志其牲用犢其席藁稭其器陶匏貴誠尚質不敢修其文也） 致敬播惠（太平御覽郭璞疏曰郊祀者以通天人之誠感因農隙而祈事上以致敬于皇靈下以播惠于氓黎者也） 帝王重事（晉武帝紀郊祀天地帝王重事） 神祇大功（前漢

志匡衡以爲神祇功德至大雖備庶物不足以報大功惟至誠爲可）星斗垂光（吳升郊祀詩星斗垂光燭紫壇）霜露凝感（謝莊郊祀詩霜露凝宸感）萬方和氣（錢起郊祀詩列聖心規修盛典萬方和氣助升禋）四海懽心（吳升詩欲識懽心從四海鈞天一曲引回鑾）龍常玉軔（謝莊詩舞鳳泛龍常輪霞浮玉軔）鸞旗翠蓋（揚雄甘泉賦流星旄以電燭兮咸翠蓋而鸞旗）龍駕鳳笙（陳弘詩五岳移龍駕十洲迴鳳笙）玉輅華芝（明王褘恭祀圜丘賦爾乃振玉輅之殷轔翳華芝之飄搖金貂翼翡錦校扶輅）淑氣光風（梁傳昭詩淑氣符首節光風臨上年）祥飈慶雲（見郊天二）黃麾朱節（盧思道詩黃麾引朱節靈鼓應華鐘）瑤壇琳觀（明何景明郊祀詩瑤壇上星斗琳觀俯虛無）神光相燭（盧思道詩神歌已相續神光復相燭）肹蠁斯通（元郊祀樂歌崇崇泰時穆穆昊穹神之格思肹蠁斯通）黑黃蒼赤（月令季夏之月命婦官染采黼黻文章必以法故無或差貸黑黃蒼赤莫不質良毋敢詐僞以給郊廟祭祀之服）肝肺首心（祭義薦黍稷羞肝肺首心閒以俠甒加以鬱鬯以報魄也）本建隆章（長編哲宗元祐七年南郊制念嘗兩饗于穹昊未始祇事乎皇祇是用推本建隆之舊章復奉熙寧之故實執鬯以祼太室薦玉以合兩儀嚴烈祖以配天治百神而承宇）依元祐例（長編元祐八年詔令後南郊合祭天地依元祐七年例罷禮部集議是年十一月冬至合祭天地于圜丘）紫壇勿飾（白帖漢匡衡議紫壇享帝之義尚誠貴質其紫殿飾女樂鸞輅騂駒龍馬石壇之屬宜皆勿修）黃褥罷供（詳郊天二）練時日就陽位（杜甫南郊賦今茲練時日就陽位之美又所以享祖考通神明而已）因吉土迎長日（唐令狐楚南郊賀表因吉土迎長日咸池屢奏太簇登歌萬靈識周旋之位百神知饗獻之節）

郊天四

【原】主日（詳郊天二）承天（禮含文嘉曰五祀南郊北郊東郊西郊中兆正謀五者天子公卿伯子男卿大夫士所以承天也北堂書鈔南兆者作封畔兆域也謀者方欲迎氣齋戒自端正謀慮其事也）上辛（公羊傳九月辛丑用郊用者何用者不宜用也九月非所用郊也然則郊曷用郊用正月上辛或曰用然後郊）上丁（續漢書禮儀志正月上丁祠南郊）【增】長日卯月（禮郊特牲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注三王之郊一用夏正夏正建寅之月也此言迎長日者建卯而晝夜分分而日長也）【原】貴誠（郊特牲用犢貴誠也）貴氣（郊特牲至敬不饗味而貴氣臭也）【增】正陽（漢郊祀志成帝時右將軍王商等以爲長安聖王之居皇天所觀視也甘泉之祠宜徙就長安正陽之處從之）近陽（梁簡文帝南郊頌配天道尊近陽義重）肅虎賁（王褒詩森沉羽騎肅穆虎賁兮）振華鑣（韓愈和裴公攝事南郊詩上宰嚴祀事清塗振華鑣）【原】通天義（郭璞上疏云郊祀者以通夫天之義也）明天道（郊特牲云郊所以明天道也）以正月（白虎通郊以正月上辛日）用夏正（白虎通五帝三王祭天一用夏正何天地交萬物通始終之正故易乾鑿度云三王郊祀用夏正也）王被衮（郊特牲王被衮以象天鄭注云謂有日月星辰之章也）御幝幘（觀弘集至尊親郊當御幝幘衮服愚謂郊祀富歧法服不宜別施也）【增】正火德（光武本紀建武二年立郊兆于城南始正火德）因火數（漢郊祀志立夏之日迎夏于南郊祭赤帝祝融章旂服色皆赤注云郊去邑七里因火數也）歲二郊（隋禮儀志梁天監三年左丞吳操之啓稱傳云啓蟄而郊應立春之後尚書左丞何佟之議今之郊祭是報昔歲之功而祈今年之福故取歲首上辛不拘立春之先後帝曰圜丘自是祭天先農即是祈穀祭天宜在冬至祈穀必須啓蟄在一郊壇分爲二祭）歲一郊（北齊書其南郊歲一郊）【原】供金版（周禮旅上帝供金版）【增】用陶匏（見郊天二）司陽事（柳宗元迎長日賦是知迎長日之儀實王心之所共兆南郊之位乃司陽之所事）降天神（傅休奕正都賦爾乃太簇爲徵圜鐘爲宮吹孤竹而拊雲和修軒轅之遺風類于圜丘六變既終則天神斯降可得而禮矣）國七里（隋禮儀志後周圜丘在國南七里）壇三垓（漢郊祀志壇三垓五帝壇環居其下各如其方）主王者（漢書

（郊祀志天地以王者爲主）令祠官（漢高帝本紀二年六月漢王還洛陽令祠官祭天地）【原】設祀而敬（袁子正論天地者帝王所受設祀而敬之）緣父以祭（白虎通王者所以祭天何緣祀父以祭天也）紫壇幄帷（詳紫壇條下）圓壇八陛（漢祭祀志光武初制郊兆於雒陽城南七里爲圓壇八陛營北郊雒陽城北四里爲方壇四陛）作樂降神（白虎通祭天作樂者爲降神也）燔柴升中（禮器因名山升中于天鄭注方岳燔柴祭天告以諸侯之成功也）卜郊免牲（左傳僖公四卜郊不從乃免牲非禮也）南郊暴雨（謝承後漢書丹陽方儲聰明善天文爲洛陽令章帝欲出南郊儲上言當有疾風暴雨乘輿不可以出上疑其妄儲飲酖而死果有大風暴雨洛陽晝瞑）【增】太后謝貺（白帖武則天臨朝武承嗣僞款洛水石遣雍人唐同泰獻之后號爲寶圖太后乃郊上帝謝貺）皇后亞獻（文獻通考唐景龍三年天子將郊以皇后爲亞獻）陟配烈祖（宋史神宗元豐六年上郊祀制奉璧以款負宇祼鬯以享宗祊齋戒乎端誠之宮清齋乎禮神之囿陟配烈祖對侑昊穹）對侑昊穹（宋史徽宗大觀四年南郊改元制推配烈祖對侑昊穹表德純懿薦誠蒼玉）尺二寸圭（春官典瑞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疏云圭各尺二寸與鎮圭同）十有二旒（郊特牲旂十有二旒）【原】天神饗德（禮器神饗德）百神受職（見郊天二）【增】不侈郊禮（通考紹興十三年進呈郊禮宿齋法如望祭青城幕次事上曰止是一宿不必枉費所有宿齋處望祭殿只隨宜絞縛用蘆席青布之類不得侈大）乃移郊兆（宋書禮志宋武大明三年尚書右丞徐爰議宜郊正午以定天位乃移郊兆于秣陵牛頭山西正在宮之午地也）委貺紛綸（吳升詩紛綸委貺知旁達滲漉流恩亦下蟠）竭誠昭布（唐天寶十載南郊赦內制獻歲初吉乘時布和展禮崇禋竭誠昭布）角獸至郊（封禪書郊雍獲一角獸若麃然）天馬出水（漢武帝本紀太始二年詔曰往者朕郊見上帝渥洼水出天馬）騂牲黝牲（詳郊天二）陽化陰化（隋書隋圜丘在國南七里每歲夏至祀地祇南郊舞奏黃鍾取陽始化也北郊舞奏林鍾取陰始化也）四圭兩圭（詳郊天二）子月寅月（疏郊之祭迎長日之至者謂郊祭于建子之月也一用建寅月）七政永崇（梁簡文帝南郊頌六戎列野八鑾昭日駕殿星羅重宮霧出虔哉德盛美矣時豐三辰增耀七政永崇）五郊迎氣（見郊天一）以人帝配　以祖宗配（長編仁宗皇祐二年明堂合祭奉太祖太宗眞宗並配）天惟一神（長編皇祐二年孫奭言天惟一神以其至尊故有多名亦猶人君稱王皇后辟天王天子皇帝）帝各一神（長編天帝之神迭主五時故聖人制禮謂之五帝非五帝各一神也）德澤恩光（唐觀南郊詩傳警千門寂南郊綵仗迴但驚龍再見誰識日雙開德澤施雲雨恩光變燼灰閱兵貔虎振聽樂鳳凰來）祥輝嘉氣（王珪郊祀慶成詩孝須三后配禮重一郊尊翠羽來千仗鳴鏡下九門服維周冕盛樂自舞韶溫未酌羣靈妥先祠萬玉犇黃流凝夕祼紫燄亘宵燔星拱低宸幄雲迴護帝轅祥輝新日月嘉氣浹乾坤）高山之下　小山之上（封禪書天好陰祠之必于高山之下小山之上命曰時）致饗穹祇（長編徽宗建中靖國元年南郊改元崇寧制將藏事于皇祇先致享于穹昊祼清廟以肅將款圜壇而拜享蒼璧既眞紫壇斯涖乾象粹精虛心嘉薦和氣洋溢景光陸離）合祭天地（系年錄高宗紹興十三年初議景靈宮合祭天地建金雞肆赦）【原】殷薦於上帝（易）肆類於上帝（書）【增】見天人之交（柳宗元迎長日賦惟享帝以祀天必推筴而迎日寅方肇建侯啓蟄以展儀卯位將初爰用牲而叶吉故可以知上下之際見天人之交）尊祖考之義（詳郊天二）竹宮歆祀（歐陽修詩盛禮郊儀肅純音帝樂清葳蕤飄翠羽赫奕展華旌鳳邸光交覆鸞旗色共明繽紛拂葩蓋輝映雜縷纓且異文于飾非同羽舞名竹宮歆歲祀雅曲播遺聲）吉土兆精禋（歐陽修南郊詩太宮嚴大饗吉日兆精禋禮樂三王盛梯航萬國賓恩需羣動洽慶與一陽新奉冊尊長樂均釐及衆臣不須雲物瑞和氣協人神）鳳凰集祋祤（漢郊祀志上自幸河東之明年鳳凰集祋祤）黃龍見新豐（漢郊祀志正月上辛甘泉郊泰畤其夏黃龍見新豐）綴典儀如舊章（張薦傳貞元元年帝親郊時更兵亂儀物殘替用張薦爲太常博士

（參纂典儀略如舊章）進禮圖閱故事（長編太祖乾德元年范質張昭劉溫叟進禮圖相與討閱故事上嘉之其後遂用此制十一月甲子日南至合祭天地于圜丘）分造樂章參施羣祀（宋史景祐二年十一月乙未郊先是上親製郊廟樂章二十一曲財成頌體告于神明詔宰臣呂夷簡等分造樂章參施羣祀）作大祀文爲九章歌（明太祖實錄洪武十二年己未春正月十有一日合祭天地于大祀殿仍奉仁祖淳皇帝配禮成太祖悅因作大祀文爲九章歌）獸盾騰挐圓壇帖妥（韓愈元和聖德詩乃以上辛於郊用牲除于國南鱗筍毛簴廬幕周施開揭磊砢獸盾騰挐圓壇帖妥）柴燄嘘呵高靈下墮（韓愈元和聖德詩天兵四羅旗常婀娜駕龍十二魚魚雅雅宵升于丘奠璧獻斝衆樂競作轟豗融冶柴燄嘘呵高靈下墮）**原**盛禮備樂

增疊璧　編珠　凝影　流彩　奠玉　燔柴　高壇　廣庭　精誠　薦洗　絳節　紫煙　律應　福凝　一陽　五位

原報天之禮　埽地之敬　元德升聞　皇天眷命　明德動天　至誠感神　天親克敬　神享至誠

增雲馭杳邈　天門洞開　漢時龍麟　周臺雲物　龍旂承祀　大輅親郊　候屆黃鍾　禮成紫時

原用繭栗之牲　陳陶匏之器

增肅清衛於勾陳　薦明禋於泰時　合百神而受職　斂五福以錫民　得上郊之剛日　敬類帝之明禋　祓紫壇而肆祀　奠蒼璧以陳儀　順昊天之成命　得黎民之歡心　雲散而柴燔高達　風清而蕭薌遠聞　叅文質于六經之中　酌損益于百代之後　捧玉瓚而一獻光靈來格　振金石而六變魄寶昭臨　麟筆書雲始迓一陽之復　龍輿在御乃躬三歲之祠　四圭有邸穆然祇肅之容　八陛爲壇潔爾靜嘉之薦　我其夙夜每懷昭事之心　通於神明獨全錫類之孝　降年有永等皇祐明堂之詩　迎日之長推有熊寶鼎之筴　天爲蓋而地爲輿爰講合祛之禮　祖有功而宗有德聿崇並祀之文　曰雨而雨曰暘而暘與四時而協序　因天事天因地事地歷三載而親祠

郊天五

增賦　漢揚雄甘泉賦曰惟漢十世將郊上元定泰時擁神休尊明號同符三皇錄功五帝卹胤錫羡拓迹開統於是乃命羣僚歷吉日協靈辰星陳而天行詔招搖與太陰兮伏鉤陳使當兵屬堪輿以壁壘兮梢夔魖而抶獝狂八神奔而警蹕兮振殷轔而軍裝蚩尤之倫帶干將而秉玉戚兮飛蒙茸而走陸梁齊總總以撙撙其相膠轕兮猋駭雲迅奮以方攘駢羅列布鱗以雜沓兮柴虒參差魚頡而鳥䀮翕赫曶霍霧集而蒙合兮半散照爛燦以成章於是乘輿迺登夫鳳凰兮而翳華芝駟蒼螭兮六素虯蠖略蕤綏灕虖襂纚帥爾陰閉霅然陽開

騰清霄而軼浮景兮夫何旟旐郅偈之旖旎也流星旄以電爛兮咸翠蓋而鸞旗屯萬騎於中營兮方玉車之千乘聲駍隱以陸離兮輕先疾雷而馺遺風臨高衍之嵱嵷兮超紆譎之清澄登椽欒而羾天門兮馳閶闔而入凌兢是時未臻夫甘泉也迺望通天之繹繹下陰潛以慘懍兮上洪紛而相錯直嶢嶢以造天兮厥高慶而不可乎彌度平原唐其壇漫兮列新雉於林薄攢并閭與茇葀兮紛被麗其亡鄂崇丘陵之駊騀兮深溝嶔巖而爲谷迣迣離宮般以相燭兮封巒石關迤靡乎連屬

原後漢鄧耽郊祀賦咨改元正誕章厥新豐恩羨溢含唐孕殷承皇極稽天文舒優游展弘仁揚明光宥罪人羣公卿尹侯伯武臣文林華省奉贄厥珍夷髦盧巴來貢來賓玉璧既卒於萬斯年穆穆皇王克明厥德應符蹈運旋章厥福昭假烈祖以孝以仁自天降康保定我民

晉郭璞南郊賦於是時惟青陽日在方旭我后將受命靈壇乃改步而鳴玉升金軒撫太僕揚六鸞齊八騶列五幡於一元兮靡日月乎黃屋矯陵烏以偵候兮整豹尾于後屬武騎仡以清道被練煥以波燭爾乃造曠場戾壇庭百像山立萬乘雲縈延祝史肆玉牲登圓丘揖太清禮羣望告皇靈天澄其氣日朗其精飛廉鼓舞於八維兮豐隆擊節於九冥祝融穆以肅侍兮陽侯澹以中停於是司烜戒燧火烈具炳宗皇祖而配祀增孝思之惟永郊裒之內區域之外雕題卉服被髮左帶駿奔在壇不期而會峩峩羣辟蚩蚩黎庶翹懷聖猷思我王度事崇其簡服尚其素化無不融萬物自鼓振西北之絕維隆東南之撓柱廓清紫衢電埽神宇風馬桂林抗旌琳圖五嶽不足以題其勳九韶不足以贊其舞饗駭鬼方聲振丘隴到景望風龍漢企踵爛若列星之環辰咸雲騰而海涌此蓋和氣旁通元羅潛總自然之感鼓而遂動

增唐徐彥伯南郊賦歲合作噩日交長至遵朔旦之明期擇純陽之正地欲陳大旅展時事告紫宇之成功定皇天之寶位屢驚司典鳲鳩藏職宗泰壇考星翼劃八卦以通道錯五行而辨域對越精祇森羅正直木孕火而殷薦豫乘雷以閟極載師清野土訓埽壓繚垣虹合參途電聯籠組帷以艾景覆皇邸以慶煙宮伯糾其禁內饔烹其鼎周廬攢構以戢香列纛抗華而翩綿繩繩都人濟濟多士九牧之守百蠻之子莫不挈鴈提羔攢駸噎軌紛鴻溶以騰逗叛遹皇而佁儗或駢肩而側足候吾君之戾止若葵藿之傾離光同江河之赴溟水也然後啓端門警仙蹕雙鳳矯首六龍齊膝青旆胥雲紅旌彗日鏘玉鸞之鳴轙按金雞之廣術傳畫角以啾嘈曳朱旗以駢坒呵風伯令戒道制元

冥使司律此靈祇所以保綏昊天所以宥密於是闢龍次幸蜺幬鶉鳥司衮熊羆奉收皇帝乃彰晝黻襲大裘端玉珽肅朱旒翼翼穆穆遂臻於圜丘躬孝享擁神休設天宗之六席援長發之二球盥以明水薦以香羞陳蒼璧而咸事藉白茅而闡幽絜騂毛之泔淡酌元璸之觩觩盛哉坤極順天而見邸乳祥開曾沙叢薦赫禮數於形壺布徽音於紫縣率先於金簿之蠶謹覆以瑶筐之薦皇后介禮恭茲亞真凝億兆之歡心注穹蒼之景盼紫微開兮天香滿神之來兮軒星纂候黄鍾兮雪飛調大吕兮風暖夏雲和之實瑟吟孤竹之清管石麟天矯圜翠煙而上征虯鳳留霍迓鴻鸞之無算瑞氣蜿蜒於藪甸祥光熠爚於旄罕三解終獻萬祇呈釀昇羽節導靈羣凝肆夏以青畧麗登歌而咽雲徵鸑鷟之颯沓致戩穀之絪緼禮畢功成天旋日轉宸儀允穆后庸晉展引大火之流旂迴夷庚之翠輦倪三螢之崇構御六氣之遥辨覽太元之神策張集靈之瑞典草木亨兮雷雨霧霈湛恩灑兮雲霄靄霽壽觴霞舉兮絲竹龢筐篚撤立兮騈嵯峨天子方合符於大庭之國錯事於梁父之阿岱崱嶷兮清嶂汶泓澄兮紫波屯千轂以霆轉整萬鑾而星羅則述易象者獻風行之繇談比興者奏時邁之歌蕩蕩乎巍巍乎無得而名言矣　杜甫有事於南郊賦朝廟之禮既畢天子蒼然視於無形澹然若有所聚又齋心於宿設將旰食而匪寧旌門坡陀以前騖轂騎反覆以相經頓曾城之軋軋軼萬戶之燓燓馳道端而如砥浴日上而如萍掣翠毛於華蓋之角彗黄屋於勾陳之星神仙戍削以落羽魍魎幽憂以固扃戰岐幖華擺渭掉涇地回回而風淅淅天泱泱而氣清清甲冑乘陵轉迅雷於荆門巫峽玉帛清迴霽夕雨於瀟湘洞庭於是乘輿霈然乃作翳夫鸞鳳將至以沖融寥廓不可以彌度聲明通乎純粹溟涬爲之垠堮駟蒼螭而蜿蜒若無骨以柔順奔鳥獲而黝蟉徒有勢於殺縛朱輪竟野而杳冥金鍐成陰以結絡吹堪輿以軒輊搶寒暑以前郤中營密擁乎太陽宸眷眇臨乎長薄熊羆弭耳以相舐虎豹高跳以虛攫上方將降帷宮之綝縭屏玉軑以蠼略人門行馬以拱乎合沓之塲皮弁大裘始進於穹崇之幕衡牙鏗鏘以將集周衛轇轕而咸若月窟黑而扶桑寒田燭稠而曉星落肅定位以告潔謁嚴上而清趍雲菡萏以張蓋春威蕤以建杓簪裾斐斐樽俎蕭蕭方面曲折周旋寂寥必本於天王宫與夜明相射動而之地山林與川谷俱標於是乎官有御事有職所以敬鬼神所以勤稼穡所以報本反始所以度長立極元酒明水之上越席疏布之側必取先於稻秫麴蘗

之勤必取著於紛純文繡之飾雖三牲八簋豐備以相沿而蒼璧黃琮復歸乎正色　蕭穎士至日圜丘祀昊天上帝賦於是致齋於宮合樂於律羣有司肅肅以儆戒百執事乾乾而莊慄天子迺乘玉輅駕蒼虬率九儀之卿士從五等之諸侯旌旗露卷冠蓋雲浮展國容於御路行大禮乎郊丘劒佩紛紜以陸離鐘鼓鏗訇而沸渭爵一獻而上下胥悅樂六成而神祇麕至是以神降我福人懷我恵致洪化於仁壽豈不由肅敬於大祭貫鍊至日圜丘祀昊天上帝賦是時星昏東壁日躔南至爰命有司肅將祀事羅幄帟以雲㲲駢罍俎以鱗次耤白茅兮取諸潔薦蒼璧兮象其類皇威允穆司儀辨等而以班明德惟馨祝史陳辭而不愧觀夫廣場還合泰壇五時告萬物之生成當一陽之初晷揖羣望以咸秩列衆靈以備祀紫微開兮天意通元氣調兮薰風起若乃陳以牲幣酌以秬鬯歌大呂以爲節舞雲門以爲狀達誠於氤氳之際降靈於閶闔之上騰瑞氣而蜿蜒燭神光兮薄暢　又東郊迎氣賦少陽始來隨初日而其輝未赤新春乍應拂大旌而其色彌青天統則彰禮容斯覿樂聲動蕩於木氣黃道麗彩於蒼璧氣先四序克配於木德震宮光被八紘不逃於金壺玉曆　王起東郊迎春賦於是法駕鏗鏘嚴城翕習見太史之先謁知勾芒之已及都人士女候綵仗以駿奔文物聲明擁翠華而鱗集莫不聽玉漏而雷動起靈壇而嶽立於是闢重門遵九逵服蒼玉載青旗八鑾振響隨解凍之和風五輅騰輝映麗天之遲日　韋充郊特牲賦畫黑黃蒼赤之形舉書其數用繭角皮毛之狀具體而微茍山川之不捨曷天地以相違當其大禮既陳泰壇斯踐形殊歸獸角若獨繭羈縻忽至初無悚於擊牽觳觫方來尚不絕乎餘喘斯可以見至德在斯入用惟時實禮之大者在信以成之介葛雖聞於早辨騂周誠得而興悲

謝觀東郊迎春賦陳靈威於中宮之座設大昊於配享之位東嚮西嚮勾芒歲星而對列左之右之三辰七宿以相厠既竭百辟之心用展一人之事帝乃玉色以進磬折而前求發生之候不忒祈温和之氣罔愆盡敬於地冀祐於天一拜而北陸之寒去矣再拜而東方之風煦然獻酬既已尊卑備矣拂祥光於龍顔之上納和氣於御衣之裏　柳宗元迎長日賦皮弁乍臨土圭之影猶積泰壇既罷玉漏之聲潛長變熙熙之純曜流杲杲之精光璧彩始融麗景欲凝於城闕輪形尚疾斜暉未駐乎康莊浮晨光於俎豆散微照於苞茅周流金石暉照陶匏　李程迎長日賦將報本而郊天因宣明而主日大司徒執圭以表位羣有司奉璋而有秩羲和御

之而有倫疇人則之而無失運行之次望遲遲以就陽寅賓之時見杲杲而已出

何迴焚柴賦惟天命子之辰惟帝告天之日靈神以之保乂昊穹以之宥密報核洋溢鼓鐘鏗鍧三靈同感庶物皆精故祭者脩禮之義柴者告成之意燎焜煌而上熏煙勃窣而傍駛朝野美乎聖澤華夷贊乎能事惠浹洽於燀胞恩汪濊於民吏則知柴而致福祭示吉蠲效周室之爲理望虞家之有年福福應兮飛燄神神來兮駕煙

王起雍時舉權火賦伊昔克脩羣祀大合百神聲明雲集文物星陳仰珠旒則嚴其待曙聽玉漏則闇然未晨晦威儀之秩秩迷爼豆之莘莘張華燈而其光不遠秉神燭而其明不均則雍時之舉權火也莫之與倫旣而亭亭有揭燄燄方爇於以觀百里之備於以昭五夜之節拂瑞雲之表乍疑乎燭龍方來入靈壇之中又似乎神光不絕由是薦嘉者於焉仰止執熱者難乎嚮邇電延而自西自東星繁而一彼一此比王屋之火空際不流似陳寶之光祠中乍委則雍時之義斯焉取斯權火之作爲於有爲照苾苾與芬芬自明無黷燭蹌蹌與濟濟方表有儀故將崇其明祀立我洪規豈徒散孤光於地表煽丹燄於天垂而已哉

宋宋祁圜丘賦敢問圜丘之狀也其何如矣廣矣大矣略可詳矣上崔嵬以鬱律兮外博敞而神麗迴朱鳥以高燔兮槩瑰魁而斜峙休氣回復乎其椒兮滎泉滋滲乎其趾魑魅不若泯伏於其遠矣神明肅然離衞乎其邇於是攘之辟之其菑其翳修之平之其炊其畷上三陔以積高外四門而疏陛列道糊賴重營界紫無縮板以作勞不藉斸而昭侈因天質之自然非人力之攸致崒兮似高山之在周邦巖焉若隆脽之亘汾澨及夫涓日肇祀於郊之宮陶匏尚質金石有容璧奠禋以蒼蒼兮鼎毃雲而隆隆百神服食蔓衍乎坎間兮有司守燎爍爛乎壝中

鄭獬圜丘象天賦肇靈壤以高峙模圜清而上當擇吉土之成基乃定其位倣高穹之大體以就乎陽由是懽然神意交穆然大貺授徧羣靈以從之祀嚴太祖以爲之侑煥乎盛容配乎大就成非人力聳寶勢以下蟠仰合乾儀環太虛而高覆然則禮有物也其制可象天無形也其端可求故我相法於厚地取類於重丘崇崇其高隱若積土之固浩浩其大渾如洪覆之周是故有藁秸以藉誠有陶匏以薦禮大裘焉以彰其質蒼璧焉以象其體固異周朝授政築層級之三成漢祀命郊兆重階之八陛

范鎮大報天賦大宋七十有二載符節合於聖神陶鈞運於眞宰化至而乾用九令行而風不再泰山四維兮固基圖而靜寧黃河一清兮撫期運而茂對元尊降休其如響富媼

効珍而弗愛星氣交見景炎青赤之光魚馬雨至道出東西之海於時百靈會鈞天之游萬物極崇丘之大鑿井者罔識帝力仰盆者不知天蓋以上方游神治古之表垂意幾成之會不有反本之報曷爲含生之頼況夫西踰月窟之垠東走天池之紀北窮祝栗之野南極濮鉛之地雷出而奮豫風興而披靡穹居草服華體不薦之酋髽首貫胸雕身反踵之帥尋聲望景知中國之有至仁梯虛航深示戎狄之無外事順走我轍跡服馴我鞭轡迺有雙觡共觝之獸赤汗赭沫之駟浮琛没羽之珍文鉞碧砮之異諸福之物倜儻奇偉衆變之狀燦爛譎詭按圖牒而未書歷封禪而不至滔滔焉峩峩焉來助祭者波委而嶽時　明王梅恭祀圓丘賦爾乃振玉軨之殷轔翳華芝之飄搖金貂翼輣錦校扶軨建螭虯之羽旆兮拂雲霞之輕綃儼肅靖之前導兮舞迴飈而飄飄二十八宿五岳四瀆之旆旟迴環矗擁紛不知其幾許兮目瞑眩而相交列黃麾而豹尾響儀鍠之玉珧被毯罽兮馴象山回而嶺峙輝障泥兮仗馬雲滃而川遥於斯時也豐隆排雲雨師汎灑風伯洌然其先驅日馭隨車而散彩於是踰金水出崇墉望清都戾帷宮初海運而天聲忽秋肅而春融奉圭豆者受成於豸史列陛楯者屏息於元戎爾乃達觀於郊丘也廣矣大矣不可述矣上鬱律而摩鴻濛兮下混龐而當地軸外巽騫而雄張兮中深閎而無黷廣連廡之千柱兮繚周垣之相屬眇八觚之直上兮倚青雲而盤矗爛虯霓之夭矯兮拂祥飈之回複恍朱鳥之可摘兮謂南極之在麓魑魅魍魎屏跡而遁藏兮太乙勾陳呵護而清肅疑神變之倏成兮非人力之所築羲和弛御候人告昏甲夜寂寂齋宮沉沉天子方儼而一精而眞盥而不薦直而惟寅旣而絳幘呼旦靈鼉三嚴元冕峩峩大裘襜襜出自齋宮穆穆登壇司烜告期萬炬畢然熒惑逡巡而汜爗祝融忽霍而相先大和之鍾厥音維洪鯨吼龍吟殷殷隆隆吉事爰始燎煙方通合蕭薌於焦蒸何奔星而走虹闢天闇以受祉昭毖芬於璇穹蒼璧秩秩黃流崇崇三陟三降棣棣雍雍陶匏十二而豐質雲和六變而始終

原詩隋盧思道駕出圓丘詩開年簡時日上辛稱天吉平曉禁門開隱隱乘輿出乘輿出九重金根御六龍章移千乘動旆舉百神從黃麾引朱節靈鼓應華鐘神歌已相續神光復相燭風中颺紫煙壇上埋蒼玉　增唐李嶠奉和皇帝丘禮撫事述懷應制詩垂旒滄海晏解網法星空雲散天五色春來日再中稱觴合纓弁率舞

應絲桐凱樂深居鎬傳歌盛飲豐　陳子昂奉和皇帝丘禮撫事述懷應制詩雲陛旂常滿天廷玉帛陳鐘石和睿思雷雨被深仁承平信娛樂王業本艱辛頗羅瑤池宴來觀農扈春　韓翃扈從郊廟詩丹墀列侍主恩同廄馬翩翩出漢宮春引乘輿金仗裏親嘗賜食玉盤中晝趨行殿旌門北夜宿齋房刻漏東明日駕迴承雨露齊將萬歲及春風　權德輿朔旦冬至攝職南郊即事詩大明南至應天正朔旦圓丘樂六成文軌盡同堯曆象齋祠忝備漢公卿星辰列位祥光滿金石交音曉奏清更有觀臺稱賀處黃雲捧日瑞昇平　武元衡至日圓丘詩郊廟祗嚴祀齋莊覲上元別開金虎觀不離紫微天樹古長楊接池深太液連仲山方補職文舉自傷年風澀銅壺漏香凝綺閣煙仍聞白雪唱流詠滿鵾絃　裴度至日圓丘詩致齋移祕府祗事見沖襟皓月當延閣祥風自禁林相庭方積玉王庾已如金　崔曙至日圓丘詩典籍開書府恩榮避鼎司郊丘資有事齋戒守無爲宿霧蒙瓊樹餘香覆玉墀進經逢乙夜展禮值明時勳共山河列名同竹帛垂年年佐堯舜相與致雍熙　韓愈奉和李相公攝事南郊詩燦燦辰角曙亭亭寒露朝川原共澄映雲日還浮飄上宰嚴祀事清途振華鑣圓丘峻且坦前對南山標村樹黃復綠中田稼何饒顧瞻想巖谷興歎倦塵囂　宋蘇軾郊祀慶成詩大祀乾坤合剛辰日月明泰壇朝埽地魄寶夜垂精仰御圓蒼蓋環觀海岳城北流呑朔易西極落欃槍升燎靈光答迴鑾瑞霧迎需雲徧枯槁解雨達勾萌　明何景明郊觀詩丹戶乾坤闢雕墻海嶽扶瑤壇上星斗琳觀俯虛無輔弼朝元坐勾陳衛紫樞風含浴殿暖雲裊露盤孤好時瞻春祀嵩高聽夜呼公侯守禁籞虎旅發金吾玉輦臨犧牢珍饈走膳夫時時聆磬管鬱鬱鎖松梧日月藏金櫃龜龍祕赤符祈天洪洛誥渡海斥秦誣　李夢陽正德元年郊祀詩壇官秉笏候金鐘月出西南照雪峰不向蓬萊看五色那知天子是眞龍　神來擊鼓復吹簧一道虹飛萬丈光閶闔清風搖玉燭至尊獨立殿中央　金輿還內放人看萬戶千門震地懽繡扇徐開龍虎氣君身不動泰山安　倪岳甲辰正元奉命南郊看牲詩漏轉重城夜不扃兩街高炬燭青冥影連貔虎塵隨路香拂犧牲月滿庭已信卜郊嗤魯史却看在滌重周經明朝復命紅雲殿鵠立金門候曙星　胡侍扈駕郊壇陪祭詩朱壇晴雪媚春空雲從天行氣象雄八駿宛迴黃竹路六龍遙向玉華宮爐煙半拂仙人掌樹色微翻少女風應有海神來候駕南端霏霧碧溟濛　郊壇春蹕遠朱城上帝高居敞玉清五色幡幢

空裏見六軍組練月中明雲依黼帳成龍采樂上瑤臺作鳳鳴望秩屢叨陪海嶽涓涘何以答恩榮　趙輔奉和觀車駕祀南郊詩御堤新築淨無埃大駕親承祀事來風定爐煙浮袞冕日高仙仗護蓬萊鸞旂紛擁雲衢合雉扇遥迎翠輦開更有羽林嚴宿衛桓桓多是出羣才　蔡羽郊壇詩輦道風清碧野平紫煙常自鎖南城行宮歲幸乘龍近仙侶朝來學鳳鳴小殿沉香金氣鬱圜丘芳草玉華清祠官記得天行處萬燭光中候珮聲

唐順之冬至南郊應制詩明王敦大報泰時禮神君位以南離正宵從甲子分月臨太乙館星動羽林軍除道疑登岱鳴簫異度汾聲容六變合海嶽百靈紛封簡微題字屏帷悉畫雲神光人共見天語帝親聞盛跡誰能賦多慙扈從羣

【增】歌漢郊祀樂歌九重開靈之斿垂惠恩鴻祐休靈之車結元雲駕飛龍羽旄紛靈之下若風馬左蒼龍右白虎靈之來神哉沛先以雨般裔裔靈之至慶陰陰相放怫震澹心靈已坐五音飭虞至旦承靈億牲繭栗粢盛香尊桂酒賓八鄉靈安留吟青黃徧觀此眺瑤堂　【原】晉郊祀歌整泰壇禮皇神精氣感百靈賓蘊朱火燎芳薪紫煙起冠青雲　營泰時定天衷思心睿謀筮從建表蘊設郊宮田燭置權火通歷元旬集首吉飾壇坎列室　整泰折祚皇祇衆神感羣靈儀祚有晉暨羣黎溢九有格天庭保萬壽延億齡　宋顔延之天地郊夕牲歌寅威實命嚴恭帝祀奄受敷錫宅中拓宇宜地稱皇饗天作主月竁來賓日際奉土開元首正禮交樂舉六典聯事九宮列序有牷在滌有潔在俎式薦主衷以答神祐　隋牛弘郊昊天上帝歌肇禋嚴祀式奉尊靈因高盡敬埽地推誠六宗隨兆五緯陪營金石諧合絲竹淒清我粢既盛我酌惟明元神是鑒百福來成

唐圜丘樂歌閶陽播氣甄曜垂明有赫圜宰深仁曲成日麗蒼璧煙開紫營聿遵乾享式降鴻禎　欽惟大帝【增】載仰皇穹始命田燭爰啓郊宮雲門駭聽雷鼓鳴空神其介祀景祚斯融　宋郊祀樂歌在國南方時維就陽以祈帝祉式致民康豆籩鼎俎金石絲簧禮行樂奏皇祚無疆　元郊祀樂章宗祀配饗肇舉明禋嘉玉既設量幣斯陳惟德格天惟誠感神於萬斯年休命用申　有碩斯俎有滌斯牲鑾刀屢奏血膋載升禮崇繭栗氣達尚腥上帝臨止享於克誠　明高皇帝御製郊祀樂章天垂風露兮雨澤沾黃壤氤氳兮□化全民勤畎畝兮東帛鮮臣當設醮兮奉來前　庖人兮列鼎殽饈兮已成方俎兮載獻願享兮以歆　初獻聖靈兮皇皇穆

嚴兮金牀臣令樂舞兮景張酒行初獻兮捧觴　載斟兮載將百辟陪祀兮具張感聖情兮無已拜手稽首兮願享　三獻兮樂舞揚散俱納兮氣藹而芳祥光朗朗兮上下方況日吉兮時良　旌幢矗矗兮雲衢長龍車鳳輦兮駕飛揚瞻冉冉兮上下方必蒸民兮永樂望　進羅列兮燎瘞方炬欻發兮煌煌神變化兮束帛將感至恩兮無量　明南郊祈穀樂章蒸民勸職兮農事專蠶工亦慎兮固桑阡玉帛祇奏兮暨豆籩仰祈大化兮錫臣豐年　鼎烹兮氣馨香羞兮上醴帝垂享兮以歆蒸民蒙福兮以寧　三獻週兮肅乃儀俎豆敬徹兮弗敢遲願留福兮丕而曰雨曰暘兮若時　祀禮告備兮帝鑒彰精神上達兮感昊蒼雲程肅駕兮返帝鄉臣荷恩眷兮何以忘祥風瑞靄兮彌壇壝蒸民率土兮悉獲豐康　明高皇帝九章歌金石絲竹之會陳兮必五音以諧同命舉枹拊鼓而撫琴兮加寶瑟及以笙鐘磬聲嘹嘵而韻窮兮吹塤篪以管從　遥瞻閶闔之開闢兮飛龍前導而翺翔蹁躚鶴舞鳳揚兮鑾輿冉冉而上方侍從景從周匝兮天香馥郁而旌幢張帝衣元雲之衣兮綵霞赤霓而爲裳稽首仰瞻遥迓兮聽金玉之鏗鏘　洪龐之方闢兮擁地祇之旌幢麒麟丹鳳之挾車兮角端前驅以騰驤衛護森嚴而凜凜兮於昭穆穆而聖皇稽首鞠躬而駕來兮惟恪勤以趨蹌　天星不息而周章兮擁旌旄而運銀潢旛幢繚繞於大虛兮護從鑾輿而至下方惟五星日月照臨兮邇帝左右而龍旆傍引領以欣覩兮威威而衛帝行　覩旂旛之四維兮列神威而倍張嶽鎮海瀆之會兮斂欣地祇之來降陪神迓聖而相從兮擁山鬼於幽篁飛蒼龍而倏然兮清塵導道而妖魅藏矯首以候來兮聖皇爲民而錫康　皇天后土之既臨兮享殽饈而美椒漿思陰陽之會合兮如臨已而穆穆洋洋躬竭衷以趨蹌兮周旋三獻而奉觴皇皇二聖之優游兮眷予牧民而爲王惟天地之恩無極兮獨父母之育相當雖欲報之何以兮但法常經而頤藏　氣氤氳而馥郁兮樂聖駕之旋幢喜雲衢而耿冉兮天廓落而地洪龐因遥送而俯仰兮鑾輿降而達元黄慕神降上之盤桓兮於心矗矗而耿光願民之多福兮每以歲首而奠筐　升沉燎瘞而幻化兮餚饈備納而供勤昌以之而祈谷兮民謳歌而福愈良想天門地維之茫茫兮欲假之來享而難望樂之既成兮必時若而雨暘

增詔梁沈約南郊恩詔昧旦夙興念茲治道而刑禮衆用未臻和簡向隅之情永言增歎郊禋載洽幽明允從

思隆嘉祉被之兆庶

【增】赦書唐張九齡南郊赦書爰因長至欽謁上元諸侯駿奔來於穆之相百神受職率咸秩之文六變已陳三獻斯畢豈予一人之福亦爾萬邦之賴宜因咸和之際俾承厚下之澤　天寶十載南郊赦書爰以土德承漢火行是憑大易之辭用紹前王之烈獻歲初吉乘時布和展禮崇禋竭誠昭布庶叶發生之序載覃雷雨之祥

【增】制唐景龍三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拜南郊制朕自臨四海於今五年幸承祧社之靈未展郊丘之謁方今朔風候律南至登辰乘上日而恭饗奉高禋而肅事揚祖宗之休命酌壇場之令典百神受職三才合契備殷薦之容行昭報之禮豈惟靈光所燭但驗其徵方冀後先不違實受其福　陸贄貞元九年冬至大禮大赦天下制協天地會昌之運實宗社無疆之休慶既荷於元功禮有昭於大報是與公卿大夫虔奉犧牲恭奠珪璧陳其文物薦其馨香類秩於太壇朝享於清廟率職來助萬邦攸同備物致嚴百禮具舉誠慕獲展神人允諧

【增】議唐長孫無忌昊天上帝及五帝異同議按史記天官書等太微宮有五帝者自是五精之神五星所奉以其是人主之象故況之曰帝亦如房心爲天王之象豈是天乎周禮云兆五帝於四郊又云祀五帝則掌百官之誓戒惟稱五帝皆不言天此自太微之神本非昊天之祭今請憲章姬孔取王去鄭四郊迎氣存太微五帝之祀南郊明堂廢緯書六天之議　又太宗皇帝配天議伏見永徽二年七月詔建明堂追奉太宗已遵嚴配令乃降配五神不得對越天帝深乖明詔之意又臣謹上考殷周下洎貞觀並無一代兩帝同配於明堂伏惟高祖太武皇帝躬受天命奄有神州創改舊物體元居正爲國始祖抑有舊章請奉祀於圓丘以配昊天上帝太宗文皇帝道格上元功清下瀆拯率土之塗炭布大造於生靈請宗祀於明堂以配上帝　唐紹請以正冬至日祀圓丘議臣聞禮以冬至祀圓丘於南郊者以其日行躔次極於南際是日一陽生爲天地交際之始故易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即冬至卦象也甲子但爲六旬之首一年之內隔月常遇既非大會畧運未周惟總六甲之辰助四時而成歲今欲避環周以取甲子是背大吉而就小吉也　獨孤及景皇帝配昊天上帝議按禮自古必以首封之君配昊天上帝惟漢崛起豐沛豐公太公皆無位無功德不可以爲祖宗故漢以高皇帝爲太祖伏惟太祖景皇帝以柱國之任翼周弼魏建封於唐高祖因之遂以爲有天下之號今若以高祖創業

當躋其祀是棄三代之令典遵漢代之末制黜景皇帝之大業同於豐公太公之不祀失孰甚焉謹稽禮文配食天帝之制請仍舊典

【原】表梁簡文帝上南郊頌表雖周郊南甸宗伯之官徒設漢興北時寅恪之道未隆而體元合極先後弗違典盛望禋理通孝敬潔靜之禮載光禘郊之風斯洽【增】唐令狐楚賀南郊表光膺大寶茂對上元畫誠信以奉先極婉愉而致養孝光夷貊悌達神明方將告成功數顯號惟天爲大俾衆庶咸新如日之昇與品物相見六幽傾耳四海翹首

【原】啓梁元帝慶南郊啓大裘而冕陶匏以質黃鍾既奏雲門斯舞樂諧六變歌陳九德感天動神式展誠敬

【原】頌梁簡文帝南郊頌臣聞惟天爲大聖人敬其德知幾其神至人契其道故龍官弱言之后合撰於蒼旻鳥紀垂衣之君昭格於上帝皇帝之御天下也緯天維理地軸移澆風於末俗反淳正於區中化不言而先顯教不言而已肅九垓同軌四海無波塵清世晏蒼兕無所用其武功運謐時雍鵷鷺咸並脩其文德玉門罷堠紫塞沈烽晝一之政萬代表於時和三章之律百姓沐於仁壽於是龍光之地日浴之鄉紫舌黃支頭飛鼻飲自西自南無思不服由是嘉祥被衆瑞發金人澤馬丹甑玉雞三角九尾四肩六足參差於郊藪布濩於宮闈乃以恭肅神祇理通孝敬江左以來爽塏未闢爰命將作揆日載營三靈叶響百工咸事宛如神造儼類仙居五達四通廓郊彌澤南瞻畫岳北眺芒嶺東臨灞滻西望舊豐紆餘委蛇丘陵起伏澎湃㠑屼山川異態飛梁邃宇洞燭空懸紫殿仙宮霞褰鳥翥其辭曰肅恭明神邀聽前蹕配天道尊迎陽義重元酒陶匏燔柴雲聳跨舜諗韶籠堯稱拱郊宮載靜紫壇新謐肅肅禁衛陰陰仙室六戎列野八鑾昭日架殿星羅重宮霧出康哉德盛美矣時豐三辰增曜七政永崇五方來泊四隩茲通懸繩度窄駕鹿追風既敷懋化復覿瑞滋金車出野玉露零埒紫脫神章華平瑞芝長愉汪濊永固雍熙【增】明方孝孺郊祀頌赫赫太祖受命孔時黃鉞朱旗載清九圍復天之常脩人之紀惟聖天子皇祖是嗣奉承天心克受帝祉乃諏令辰正月壬午誓戒臣工大祀攸舉陽德顯融斂戢羣陰天開日舒百神鑒臨玉輅出郊樂備不作齋於祠宮盛服儼恪肅肅于動栗栗于言上帝在茲敢有弗虔昭哉廣殿取類明堂金鋪瑤礎勢切穹蒼鼎俎既豐幣玉既飭地燭煒煌騂牲芬苾乘輿徐來及

門而趨執圭屛息仰覲天居乃盥乃薦乃綏乃燎儼若居歆覩其色笑分命羣僚獻於羣神合敬同誠百禮具陳雲君岳祇海王瀆伯厥靈洋洋來舉飲食帝謂天子致孝事天爰錫純嘏子孫萬年太祖歎言天子至仁恩加黎庶四夷咸賓天子稽首受天之祚拜跪周旋如奉寶璐樂止禮成夜氣正中星斗交羅其光彬彬聖情欣豫上帝予撫萬口同聲昔未嘗覩還坐法宮端拱受朝至和盈庭如聞九韶

增祝文唐郊天祝文大明南至長晷初升萬物權輿六氣資始式遵彝典愼脩禮物敬以玉帛犧齊粢盛庶品備茲禋燎祗薦潔誠　明南郊祈穀祝文候維啓蟄農事將舉爰以茲辰敬祈洪造謹率臣僚以玉帛犧齊粢盛衆品備斯明潔恭祀上帝於大享殿仰希垂鑒賜福烝民俾五穀以皆登普萬方之咸賴

增序明宋濂郊禋慶成詩序郊祀之禮始於有虞氏至周大備秦漢以來寖涉不經且惑於六天六帝之說莫之適從君國子民者不能恭嚴祀事往往遣大臣攝之惟我皇上一據禮經而洗千古之陋每歲親升泰壇昭享上帝恪恭寅畏有赫其臨陰斂陽舒降甘風雨覃及寰宇物無疵厲行見鳳凰降而龜龍假矣聲歌之發茲非其時乎（本集郊禋慶成詩序）

淵鑑類函卷一百六十五

淵鑑類函卷一百六十六

禮儀部十三（朝日夕月　祭星）

朝日夕月一

原通典曰周制以實柴祀日月星辰（鄭衆云實牲體于柴上日陽精屬天月陰精屬地陰道挈制于陽故月屬天而從于陽同實柴之義）日壇曰王宮月壇曰夜明牲幣俱色赤樂與祭五帝樂同禮神之玉以珪璧（珪璧即爲璧取殺于上帝）王搢大珪執鎮珪繅藉五采五就以朝日（王朝日者示有所尊訓人事君也）王服元冕所以尚質自朝至暮行祭之禮先以牲幣于柴上而燔之升煙于天以同五帝之義凡祭日月歲有四焉迎氣之時祭日於東郊祭月於西郊一也二分祭日月二也祭義云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三也月令十月祭天宗合祭日月四也（四時之氣有分有合二分之日祭謂分也大報天而主日以月配是合也大報配祭之時日燎于壇月埋于坎瘞埋之時自血始燔燎之時自氣先合爲大祭分爲中祭郊特牲云大報天而主日其禮宜重用犢分祭宜輕則用少牢拜日于東郊月于西郊者此因而祭于郊也特牲大報之時燔地而祭燔柴而郊就陽位也祭法分祭之時王宮祭日夜明祭月以少牢在壇上不于地也至時于二祭所用珪玉亦無差別）覲禮拜日於東門之外（此會同以春也）禮日于南門外禮月于北門外（此謂會同以夏秋冬變拜言禮者非常祀也祀月北郊者太陰之精以爲地神也若王巡狩會盟燔柴升煙以祭日是君自以君道而祭陽也方伯會盟則瘞埋以祭月是臣自以臣道而祭陰也）增考工記曰玉人之事圭璧五寸以祀日月星辰　國語曰先王朝日夕月以教民事君　陳氏禮書曰日言朝於日出之朝朝之也月言夕于月出之夕夕之也日壇謂之王宮以其有君道也月壇謂之夜明以其昱于夜也其次則大次小次設重帟重案其牲體則實柴其圭之繅藉則大采小采禮之之玉則一圭邸璧祀之之樂則奏黃鐘歌大呂舞雲門　禮記天子玉藻十有二旒龍衮而祭元端以朝日于東門之外（鄭注端當爲冕）　魯語曰天子大采朝日與三公九卿祖識地德日中考政與百官之政事師尹惟旅牧相宣序民事少采夕月與太史司載糾虔天刑日監九御使潔奉禘郊之粢盛而後即安　左傳曰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于是乎禜之　春秋莊公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日有食之穀梁傳曰不言日不言朔夜食也何以知其夜食也曰王者朝日故雖爲天子必有尊也貴爲諸侯必有長也故天子朝日諸侯朝朔　漢書郊祀志曰秦始皇東遊海上行禮祠名山川及八神六曰月主祠之萊山在齊北並渤海七曰日主祠盛山盛山斗入海最居齊東北陽以迎日出云又曰雍有日月參辰廟各以歲時奉祠　原通典曰漢武帝立二十八年始郊太一朝日夕月改周法其後常

以郊泰時質明出行竹宮東向揖日其夕西向揖月即爲郊日月又不在東西郊遂朝夕常於殿下東西拜日月羣公無四朝之事　魏文帝詔曰天子拜日東門之外禮方明也而漢儀煩褻似家人之事非尊天之道黃初二年正月乙亥朝日于東門之外而正月非二分之義秘書監薛靖論云按周禮朝日無常日鄭元云用二分秋分之時月多東升西向拜之背實遠矣朝日宜用仲春之朔夕月宜用仲秋之朔淳于睿駮之引禮記祭日於東祭月於西以端其位周禮秋分夕月並行于上代西向拜月雖如背實亦猶月在天而祭之于坎不復言背也猶如天子東西遊幸其堂之官及拜官猶北向朝拜寧得以背實爲疑明帝太和元年二月丁亥朝朝日於東郊八月己丑夕月於西郊始得古禮　晉因之武帝太康二年有司奏春分朝日寒溫未適不可親出詔曰頃方難未平今戎事已息此禮爲大遂親朝日　齊末東昏侯永元元年何佟之議王者兄日姊月馬鄭用二分盧植用立春佟之以爲日者太陽之精月者太陰之精春分陽氣方永秋分陰氣向長天地至尊故用其始而祭以二至日月次天地朝敬故以二分　後魏孝文帝太和十五年詔曰近論朝日夕月皆以二分之日於東西郊行禮然月有餘閏行無常準今若一以分日或值月出于東而禮于西尋情即理不可施行昔曹魏薛靖以爲朝日取月一日爲朔夕月三日爲朏朏者月行始生今未知朏朔二分何者爲是游明根等對曰考按舊式準校衆議宜從朏月　後周以春分朝日于國東門外爲壇如其郊用特牲青珪有邸皇帝乘青輅及祀官俱青冕執事者青弁司徒亞獻宗伯終獻燔燎如圓丘秋分夕月于國西門外爲壇于坎中方四丈深四尺燔燎禮如朝日也　隋因之開皇初國東春明門外爲壇如其郊每以春分朝日又于國西開遠門外爲坎深三尺廣四丈爲壇于坎中高一尺廣四尺每以秋分夕月牲幣與周同　唐二分朝日夕月于國城東西各用方色犢　增開元禮皇帝春分朝日東郊　前祀五日皇帝散齋三日致齋二日如圓丘儀諸應祀之官齋戒如別儀　宋制春分朝日秋分夕月爲大祀　高宗紹興三年司封員外郎鄭彥言春分朝日秋分夕月祀典未舉望詔禮官講求從之其後于城外惠照院望祭位版日書曰大明月書曰夜明玉用圭璧大明幣用赤夜明幣用白禮如祀感生帝　遼聖宗統和元年十二月千齡節祭日月　穆宗應曆二年日南至始用舊制拜日禮　金朝日壇曰大德在施仁門外東南當闕之卯地夕月壇曰夜明在彰義門外西北當闕酉地春

分祭朝日于東郊秋分祭夕月于西郊（金史） 太宗天會四年正月始朝日于乾元殿 熙宗天眷二年立朝望朝日儀有司設爐案御褥位于所御殿前陛上設百官褥位于殿門外皆向日宣徽使奏導皇帝至位南向拜各門皆相應贊殿門外羣臣陪拜如常儀 世宗大定二年以拜日無典罷之十五年詔定拜日禮有司援唐開元禮南向設大明神位天子北向皆無南面拜日之制今宜遵古制殿前東向拜詔姑從南向其日先引臣僚於殿門外陪臣立殿前班露臺左右皇帝于露臺香案拜如常儀 十八年拜日于仁政殿始行東向禮 宣宗貞祐元年拜日于仁政殿每月吉爲常 元世祖至元十六年祀太陽 二十五年祭日于司天臺 成宗即位祭太陽太歲于司天臺 武宗至大三年祀南郊以日月從祀 明太祖洪武戊辰增脩壇壝于大祀殿丹墀中東西相向以祀日月罷朝日夕月之祭至嘉靖中用夏言議改建四郊兆日于東郊兆月于西郊嘉靖十一年定朝日壇以甲丙戊庚壬間歲一親祭夕月壇以丑辰未戌三歲一親祭之

朝日夕月二

【增】蹛林（遼史太祖神冊三年九月拜日于蹛林） 靈壇（明祭朝日壇樂章神靈壇兮肅其恭有帛在篚兮赤琮兮） 壇坎（詳別幽明注） 朝夕（禮器作大事必順天時爲朝夕必放於日月）【原】別幽明（禮記祭日于壇祭月于坎以別幽明祭日于東祭月于西以別外內） 迎陰氣（列女傳日中考政敘人事少采夕月曹大家注少采降之采也以秋分祀夕月以迎陰氣） 本二分（王者父天而母地兄日而姊月故常以春分朝日秋分夕月君子履端于始舉正于中故本二分也） 祀五帝（周禮掌次朝日祀五帝則張大次小次設重帟重席）【增】執鎮圭（周禮典瑞王搢大圭執鎮圭繅藉五采五就以朝日） 立次祀（春官肆師之職立次祀用牲幣注次祀日月星辰也）【原】實柴以祀（周禮大宗伯掌天神之禮以實柴祀日月） 圭璧以祀朝（詳朝日一） 成山祀日（漢郊祀志宣帝成山祀日） 萊山祀月（宣帝于萊山祀月）【增】以牛以羊（祭日以牛祭月以羊最） 在東在西（後漢祭祀志建武二年初置郊兆于洛陽日月在中營內南道日在東月在西） 五采五就（見前） 三成六成（唐志舊樂用黃鐘之三成新改用圜鐘之六成） 元冕元端（天子朝日其服則元冕元端） 青璧白璧（朝日玉用青璧夕月用白璧幣如玉之色） 朝日朝朔（見前） 大明夜明（見前） 未後三刻（宋史天禧元年四月監察御史王博文言夕月壇號夜明翻居晝祭恐未合宜請于未後三刻行禮從之） 坎深三尺（長編元豐六年正月二十三日禮部言熙寧祀儀朝日壇廣四丈夕月壇廣二丈以唐王涇郊祀錄考之夕月壇方廣四丈今止方二丈比日壇甫及半望改造夜明壇爲坎深三尺從廣四丈爲壇于坎中高一尺方廣四丈從之） 醴齊盎齊（唐禮樂志日月以太尊實醴齊著尊實盎齊） 衣赤衣白（漢書武帝立后土祠于汾陰立太乙祠于甘泉祭日以牛祝宰衣赤祭月以羊祝宰衣白） 精意以享（禋于六宗注云禋精意以享之也宗尊也所尊祭者其祀有六王宮祭日也夜明祭月也） 一誠已伸（明夕月壇樂歌）

朝日夕月三

【增】賦唐陸贄東郊朝日賦曰日爲炎精君實陽德明至乃照臨下土德盛則光被四國天垂象聖作則候春分之節時則罔愆順周官之儀事乃不忒于是載青旂儼翠華蓋留殘月旗拂朝霞咸濟濟以皇皇備禮容於邦家天子躬整服以待曙心既誠而望賒倏而罷嚴更闢禁城五輅齊駕八鸞啓行風出郊而草偃澤先路而塵清卷餘靄于林薄動神光於旆旌初破鏡而半掩忽成輪而上征杲耀榮光分輝于千品萬類煙熅瑞色均燭於四奥八紘一人端冕以仰拜百辟奉璋而竭誠和氣旁通帝德與日德俱遠清光相對帝心與日心齊明既而盛禮畢陳錫鑾回輪備禮服之爍爍殷游車之轔轔人望如草我澤如春惟天德與聖壽配朝日而長新

【增】詩唐劉禹錫監祠夕月壇書事詩曰西皞司分晝夜平羲和停午太陰生鏗鏘揖讓秋光裏觀者如雲出鳳城

【增】歌唐貞觀朝日夕月樂章曰崇牙樹羽延調露旋宮扣律掩承雲誕敷懿德昭神武載集豐功表睿文　合吹八風金奏動分容萬舞玉鞘驚詞昭茂典光前烈夕曜神功表盛明

【增】說唐柳宗元朝日說曰柳子爲御史主祀事將朝日其寮問曰古之名曰朝日而已今而曰祀朝日何也余曰古之記者則朝拜之云也今而加祀焉者則朝旦之云也今之所云非也問者曰以夕而偶諸朝或者今之是乎余曰夕之名則朝拜之偶也古者旦見曰朝暮見曰夕故詩曰邦君諸侯莫肯朝夕左氏傳曰百官承事朝而不夕禮記曰日入而夕又曰朝不廢朝夕不廢夕晉侯將殺豎襄叔向夕楚子之留乾谿右尹子革夕齊之亂子我夕趙文子礱其椽張老夕智襄子爲室美士茁夕皆暮見也漢儀夕則兩郎向瑣闈拜謂之夕郎亦出是名也故曰大采朝日小采夕月又曰春朝朝日秋夕夕月若是其類足矣又加祀焉蓋不學者爲之也寮曰欲子之書其說吾將施于世可乎子從之

【增】論宋陳祥道祭日月論曰古者之祀日月其禮有六郊特牲曰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一也玉藻曰朝日於東門之外祭義曰祭日于東祭月于西二也大宗伯四類于四郊兆日于東郊兆月于西郊三也大司樂樂三變而致天神月令孟春祈來年于天宗天宗者日月之類四也覲禮拜日于東門之外反祀方明禮日于南門之外禮月于北門之外五也雪霜風雨之不時于是乎禜之六也夫因郊蜡而祀之非常祀也春分朝

之于東門之外秋分夕之于西門之外此祀之正與常者也

增文明世宗朝日壇祝文曰惟神陽精之宗列聖之首神光下照四極無遺功垂今昔率土仰賴茲當仲春式遵古典謹以玉帛牲醴恭祀于神伏惟鑒歆錫福黎庶　又夕月壇祝文曰惟神鍾陰之精配陽之德繼明于夕有生共賴暨惟五星列宿咸司下土各有攸分眇予之資仰承帝命君此生民茲者時惟秋分爰遵典禮以玉帛牲醴用修常祭于神惟神歆鑒福我邦民

祭星一

增周禮大司樂乃奏黃鐘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天神謂五帝及日月星辰）　小司寇孟冬祀司民獻民數于王王拜受之（注司民星名謂軒轅角）　天府若祭天之司民司禄而獻民數穀數則受而藏之（注司禄文昌第六星）　通考曰周制仲秋之月祭靈星于國之東南月令秋分日享壽星于南郊立冬後亥日祀司中司命司民司禄于國城西北　秦始皇時雍有日月參辰南北斗熒惑太白歲星鎮星辰星二十八宿風伯雨師廟各以歲時奉祀　漢高祖八年命郡邑立靈星祠常以歲時祠以牛　宣帝立歲星辰星太白熒惑南斗祠于長安城旁　東漢季秋月祠星于城南壇心星廟　東晉以來靈星老人星心星配享南郊不復特祀　隋制于國城西北十里亥地爲司中司命司禄三壇同壝祀以立冬後亥國城東北七里通化門外爲風師壇祀以立春後丑國城西南八里金光門外爲雨師壇祀以立夏後申壇皆三尺牲並以少牢　唐制立秋後辰日祀靈星于國城東南立冬後亥日祀司中司命司民司禄于國城西北　明皇開元二十四年有上封事者言月令八月日會於壽星帝次列宿之辰請每至八月社日配壽星祠于太社壇享之　天寶三載十月十六日敕九宮貴神實司水旱功佐上帝德庇下民至其祀典歷代皆闕宜令所司以來月甲子日立壇仍議其牲牢禮秩每至四時初節令中書門下往攝祭者著以成式垂之不邪　武宗會昌元年中書門下奏曰謹按黃帝九宮經及蕭吉五行大義一宮其神太一其星天逢其卦坎其行水其方白二宮其神攝提其星天內其卦坤其行土其方黑三宮其神軒轅其星天衝其卦震其行木其方碧四宮其神招搖其星天輔其卦巽其行木其方綠五宮其神天符其星天禽其卦坤其行土其方黃六宮其神青龍其星天心其卦乾其行金其方白七宮其神咸池其星天柱其卦兌其行金

其方赤八宮其神太陰其星天任其卦艮其行土其方白九宮其神天一其星天陰其卦離其行火其方紫統八卦運五行土飛于中數轉于極雖敬事迎釐不聞經見而範圍亭育期助昌時以兩朝親祀而臻百祥也然以萬物之情上爲列星星之運行畢繫于物貴而居者則必司八歲總萬神幹化權於混茫賦品彙于陰隲與天地日月誠相參也　宋制二仲祀九宮貴神爲大祀立秋後辰日祀靈星秋分享壽星立冬後亥日祀司中司命司人司祿爲小祀　眞宗咸平四年駕部員外郎直秘閣杜鎬上言按封禪書天神貴者太一太一佐曰五帝令以五帝爲大祀太一爲中祀唐朝元肅二宗並常親祀會昌中陛次昊天上帝欲望復爲大祀從之其御署祝版禮同社稷增設壇兩壝玉用兩圭有邸其槀秸加茵褥如幣色　景德三年知樞密院事王欽若言陛下光闡鴻猷並秩羣祀而蕭薌之祭獨略壽星搢紳之譚皆謂闕典加以周伯星出實居角宿之間天貺垂休禮罔不荅伏望特詔禮官俾崇祀事詔有司詳定以秋分日享壽星及角亢七宿爲壇南郊其祭器祀禮咸以靈星爲準奏可　慶曆四年靈臺郎王太明言司天監定亢池主渡水往來送迎之事北河爲胡門北戒南河爲越門南戒主司空掌水土功事皆不主江淮濟箕計奎三星顓注津瀆太明所遺請與東井天津天江咸池積水天淵天潢水位水府四瀆九坎天船王良羅堰等十七星在天河内者當祠二月詔汴口祭河兼祠十七星　慶曆中修大火祠在南京三月九日祠之位版以黑漆朱書曰大火位配位曰閼伯位　神宗熙寧四年司天中官正周琮言太一經推筭七年甲寅歲太一陽九六之數復元之初請崇建宮宇迎五福太一于京師　元豐四年郊廟奉祀禮文所言國朝時令秋分饗壽星于南郊熙寧祀儀于壇上設壽星一位南向壇下卯階之南設角亢氐房心尾箕七位東向按爾雅壽星角亢也說者曰數起角亢列宿之長故曰壽星非此所謂秋分所享之壽星也又按晉天文志老人一星在弧南一曰南極見則治平主壽昌常以秋分候之南郊後漢于南郊立老人星廟以仲秋祀則壽星謂老人星矣請依後漢于壇上設壽星一位祀老人星其壇下東方七宿不宜復設從之　政和六年太常博士何洵直言熙寧祀春秋仲月祀九宮貴神當與社稷比爲大祠祝版依會昌故事開實禮書御名　元世祖至正十七年祭斗二十年祀太一二十七年司天臺祭熒惑二十八年置醮祠星三日三十一年（成宗即位）祭火土等星　文宗至順二年建五福太一宮于京城乾隅敕每歲四祭

明洪武戊辰增修壇壝于大祀殿以祀星辰

祭星二

【原】散食（爾雅祭星曰布注布散食于地上）　祠牛星（漢書高祖詔郡國立靈星祠祠以牛注農祥也）　【增】象功（見前）　應禮（通考漢成帝時匡衡奏罷雍舊祠二百三所惟山川諸星十五所爲應禮云）　【原】祈天宗（月令孟冬天子乃祈來年於天宗）　禋六宗（虞書禋于六宗疏四時也寒暑也日也月也星辰也水旱也）　【增】老人廟　心星廟（俱見星一）

兆四類（小宗伯兆五帝于四郊四類亦如之注四類謂日月星辰以氣類爲之位也）　掌三辰（通考凡以神仕者掌三辰之法）　千秋節（唐書開元二十四年敕曰宜令有司特置壽星壇常以千秋節日修其祠典）　九宮神（通考天寶三載術士蘇嘉慶上言請于城東置九宮神壇每歲四孟月祭尊爲九宮貴神）　司天臺（元史世祖至元五年敕二分二至及聖誕節日祭星于司天臺）　雲儀臺（元成宗即位祭星于雲儀臺）　祝參辰（見前）　祭角亢（唐開元中敕壽星壇宜祭老人星及角亢七宿）　開元敕　開元禮（俱見前）　【原】幽禜以祭（幽禜祭星壇名）　圭璧以祀（見前）　晉侯卜祟（左傳晉侯有疾卜曰實沈爲祟子產曰實沈參神也此不及君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于是乎禜之若君之身則出入飲食之事星辰之神又何爲也注參星也）　漢高立祠（詳祠牛注）　【增】幣以方色（唐禮樂志神農之幣以赤伊耆以黑五星以方色）　壺實昔酒（以壺尊二實昔酒以祀衆星）

置壽星壇（見前）　在祀帝壇（唐禮樂志冬至祀昊天上帝于圜丘以高祖神堯皇帝配東方青帝南方赤帝中央黃帝西方白帝北方黑帝及大明夜明在壇之第一等天皇太帝北辰北斗天一太一紫微五帝座並差在行位前餘內官諸座及五星十二辰河漢四十九座在第二等十有二陛之間中官市垣帝座七公日星帝席大角攝提太微五帝太子明堂軒轅三台五車諸王月星織女建星天紀十七座及二十八宿差在前列其餘中官一百十二座皆在第三等十二階之間外宮一百五在內壝之外已上在大明壇）　從祀星辰（長編宋太祖南郊司天監定從祀星辰圖上之）　猶位子男（通考唐文宗太和二年監察御史舒元輿奏九宮祝版御署稱臣伏以九宮位于天地猶子男也陛下爲天子豈可反臣于天之子男耶乞令有司詳議正此誤典）　祠十七星（見前）　建長生宮（宋史徽宗崇寧元年詔建長生宮于洞眞宮舊址以祠熒惑）　【原】商丘祀大火（陶唐氏火正閼伯居商丘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注商丘宋星也相土代閼伯之後居商丘以祠大火）　靈星配南郊（晉書江左以來不立七祠靈星則配南郊不特置也）　【增】降德音於天下（宋史天聖六年中太乙宮成命宰相王安石爲奉安太乙使樞院副使吳充龍圖閣學士孫固等爲前導官主管鹵簿奉安神像降德音于天下）　祭貴人於東郊（金史金宣宗興定元年七月以久旱祭九宮貴人于東郊）

祭星三

【增】賦　唐周鈴南郊享壽星賦曰精誠斯感肸蠁潛交颺神靈兮心馳箕斗奠椒漿兮酌滿陶匏事異乞言殊養老于東序祭惟合禮同祀月于西郊象在角亢壇當戊己月皎皎而清漢波流夜蕭蕭而白榆風起齋心常潔蘋蘩之薦已申壽域光開龜鶴之年可俟

【增】詩　明李禎駕幸朝天宮祭星詩曰上帝簫臺衛百靈儲皇拂曙醮羣星清都秘籙開雲篆白晝神雷擲火鈴

增歌漢郊祀景星歌曰空桑琴瑟結信成四興遞代八風生殷殷鐘石羽籥鳴河龍供鯉醇犧牲百末旨酒布蘭生泰尊柘漿析朝醒微感心攸通修名周流常羊思所并穰穰復正直往寧馮蠵切和疏寫平上天布施后土成穰穰豐年四時榮

增制唐孫逖天寶三載親祭九宮壇大赦天下制曰勵精爲理三紀于茲上荷宗廟延祥克開厥後下賴股肱叶德以致邕熙而麟鳳龜龍近遊郊藪蠻夷戎狄遠輸琛賮乘時年之休運恢皇王之遠圖是以圜丘方澤之儀昇中告類之禮靡典不舉靡神不懷恭惟九宮明祀尚闕載深兢惕用建靈壇爰以元辰親執奠獻叶青陽發生之慶祈黔庶吉祐之福

淵鑑類函卷一百六十六

淵鑑類函卷一百六十七

禮儀部十四　方丘　社稷

方丘一

原通典曰王者父天母地故庖犧氏俯而觀法爲顓頊乃命火正黎司地以屬人（火當爲北北陰位正長也司主也屬會也所以會聚羣神使各有序）夏以五月祭地祇殷以六月祭周制大司樂云夏日至禮地祇于澤中之方丘（地祇主崑崙也必於澤中者所謂因下以事地）其丘在國之北（就陰位）禮神之玉以黃琮（琮八方象地）牲用黃犢幣用黃繒王及尸同服大裘（祭地之服無文崔靈恩賈公彥孔穎達皆云與祭天同今按郊特牲器用陶匏以象天地之性是同器也王制天地之牛角繭栗是同牲也又鉤命決地配以后稷又配祭同也此類頗多凡覆載功齊煦嫗德一尚質之義安有二哉）配以后稷（鉤命決釋孝經郊祀后稷以配天地祭天南郊就陽位祭地北郊就陰位后稷爲天地主文王爲五帝宗）夏日至于澤中之方丘奏樂八變則地祇皆出可得而禮矣（先奏樂以致其神禮之以玉乃後合樂而祭焉凡祭天地宗廟之樂無商者尚柔商堅剛也）其神州地祇謂王者所卜居吉土五千里之內地名也（先儒引禹受地統書崑崙東南地方五千里名曰神州是也按皇地祇鄭康成以爲崑崙卽是土地高著之稱既舉最高爲稱是知四和之地皆及之至于神州但方五千里而已故不云丘而言郊也）玉用兩珪五寸有邸（繅而同邸也所謂祠北郊神州之神）牲用黝犢（地官牧人陰祀用黝牲注謂祭地北郊）幣用黑繒（幣色無文按崑崙牲幣用黑色則神不宜異也）其壇于北郊築土爲壇名曰太折（祭法瘞埋于太折祭地也注折炤晰昭明之名）配以后稷備五齊（若神州則醴齊而下四齊）七獻（本擬大祫九獻以外神無祼故七獻）王及尸服齋戒乘路酒尊薦葅醢之器藉神席槀秸蒲越及雞人呼晨司樂宿懸掌次設次大宗伯攝亞獻並如圓丘其日王服大裘立于方丘東南西面乃奏函鐘爲宮以下之樂以致其神訖王又親牽牲取血并玉瘞之以求神謂之二始（天地之祭唯圜丘方丘備此二始謂圜丘之先奏圜鐘爲宮之樂次燎牲及玉幣也方丘則先奏函鐘爲宮之樂次則瘞埋血及玉幣二者在正祭之前故云二始）尸前既置玉幣等訖次則王以匏片爲爵酌泛齊以獻尸謂之朝踐次大宗伯亦以匏爵酌醴齊攝王后之獻凡二獻也次薦熟于神座前畢王更酌盎齊以獻尸大宗伯以醍齊亞之所謂饋食之獻凡四獻也尸食訖王更酌朝踐之泛齊以酳尸所謂朝獻大宗伯酌饋食之醍齊以亞之所謂再獻凡六獻也次諸臣爲賓酌沈齊以獻尸凡七也王每獻酒皆作樂一終

漢高定天下後詔御史置祠祀官女巫其梁巫主祠天地武帝即位曰朕親郊而后土無配則禮不荅也於是東幸汾陰汾陰男子公孫滂洋等見汾旁有光如絳遂立后土祠于汾陰脽上澤中爲五壇壇一黃犢以高帝配牢具已祠盡瘞而從祠者衣尚黃始用樂舞帝親望拜如上帝禮（從寬舒等議）至宣帝脩武帝故事間歲正

月一幸河東祠后土成帝建始初徙河東后土於長安北郊（時丞相匡衡奏言祭地于北郊即陰之象也故天之于天子也因其所都而各饗焉令祀后土反東之少陽宜徙之長安）元始五年王莽奏復南北郊如故莽又請正月上辛若丁天子親合祀天地于南郊以高帝高后配日冬至使有司奉祠南郊高帝配日夏至使有司奉祭北郊以高后配奏可後漢光武中元二年營北郊祀地祇在雒陽城北四里遷呂太后于園上薄太后尊號曰高后以配地祇正月辛未別祀地祇位南面西上高皇后配西面北上皆在壇上地理羣神從食皆在壇下明帝永平二年正月上丁祀南郊畢次北郊昭烈即位營北郊于成都　魏明帝景初元年詔祀方丘所祭曰皇后以舜妃伊耆氏配北郊所祭以武宣皇后配（時高堂隆上表古來娥英姜嫄盛德之妣未有配食于郊者也漢文初祭地祇于渭陽以高帝配孝武立后土于汾陰亦以高帝配王莽引周禮享先妣爲配北郊夏至以高后配地自此始也臣謂宜依古典以武皇配天地也魚豢議曰宜以宣后配地）　晉武帝受禪後泰始二年定郊祀地郊先后配是年并圓方二丘于南北郊更修壇兆其二至之祀合於二郊（時從有司議古者郊丘不異）十一月庚寅帝親祠於南郊自後方澤不別立東晉元帝太興二年北郊未立地祇共在天郊明帝太寧三年七月始詔立北郊成帝咸和八年于覆舟山南立地郊以宣穆張皇后配五岳四望四海四瀆五湖諸山江等凡四十四神及諸小山從祀（此依魏氏故事非晉舊也）康帝建元元年正月辛巳祀北郊帝皆親奉牲用元（時將北郊太常顧和表後漢光武正月辛未始建北郊此則與南郊同月于是從和議郊廟牲幣璧玉之色雖有成文秦代多以騂駒漢則但云犢未辯其色江左南北同用元牲）　宋武帝永初二年親南北郊孝武帝大明三年移北郊于鍾山北原道西與南郊相對後還舊處（初晉始置于覆舟山南至此移之廢帝以舊地吉祥復之）　齊高帝受禪建元二年正月次辛祀北郊犧牲之色因舊不改（代江從漢）而無配武帝永明五年議郊祀用正月次辛瘞后土車服之議率遵漢制出以法駕袞冕（用次辛之義詳郊天）　梁武帝制北郊爲壇于國北常與南郊間歲正月上辛祀后土于壇上以德后配禮以黃琮五官先農五岳及國內山川皆從祀地攢題曰后地座用上和香（以地于人親宜加雜馥）省除四望座（博士明山賓議北郊有岳鎮海瀆之座而又有四望座疑爲重遝省四望座也）松江浙江五湖鍾山白石山並留之如故帝行一獻之禮　陳武帝受禪亦以間歲正月上辛用特牛一祀于北郊以皇妣昭后配及文帝天嘉中改以德皇帝配宣帝即位以郊壇卑下更增廣之　後魏道武即帝位二年癸亥瘞地于北郊以神元竇皇后配壇兆制同南郊其後夏至祭地于方澤用牲幣之屬與二郊同　北齊制三年一祭以夏日至禘崑崙皇地祇于方澤以武德皇后配爲壇在國北郊禮以黃琮束帛神州社稷天下山水並從祀用牲十二犧同圜丘

後周祭后土地祇于國北郊六里爲壇以神農配姓以其方之色神州壇在其右以獻侯莫那配焉（莫那則周文帝之遠祖自陰山南徙始居遼西）　隋因周制夏日至祭皇地祇于宮城北郊十四里爲方壇以太祖武元配神州迎州冀州戎州拾州柱州營州咸州揚州其九州山川林澤丘陵墳衍原隰皆從祀（地祇及配帝在壇上神州九州神座於壇第二等八陛之閒神州東南方迎州南方冀州戎州西南方拾州西方柱州西北方營州北方咸州東北方揚州東方九州山海以下各依方面八陛之閒惟冀州山林川澤丘陵墳衍于壇之南少西）孟冬祭神州于北郊亦以太祖武元配煬帝大業元年孟冬祀神州改以高祖文帝配　唐制夏日至祭皇地祇于宮城之北郊十四里爲方丘壇因隋制以景帝配神州五方岳鎮海瀆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皆從祀孟冬祭神州于北郊景帝配貞觀中奉高祖配地郊永徽中廢神州之祀乾封初又詔依舊祀神州（皇地祇壇依舊于渭水北置）二年詔以高祖太武皇帝崇配方丘等祀太極元年正月初將有事于南郊有司議惟祭昊天上帝續議請設皇地祇位開元二十一年夏日至祀皇地祇于方丘以高祖配立冬祭神州于北郊以太宗配其議備開元禮　增唐書曰武德中冬至及孟夏祭皇地祇于方丘　玉海曰唐高宗已封禪復詔以正月祭北郊博士蕭子儒等共白北郊月不經見漢光武五月建北郊咸和中議北郊以正月武德以來用十月請循武德詔書明年詔方丘神州宜奉高祖太宗配　文獻通考曰開元十二年祠后土于汾陰脽上　山堂肆考曰唐永泰二年杜鴻漸奏夏至祀皇地祇請以太祖景皇帝配享　通考曰宋初因唐制夏至祭皇地祇于方丘孟冬祭神州于北郊天子親祭天于南郊則并設皇地祇位以四祖迭配　眞宗景德四年正月遣工部尚書王化基詣汾陰后土祠致祭用太祖禮

大中祥符三年九月經度制置使詣脽上築壇如方丘之制　四年正月丁酉備鑾駕出京師二月丙辰至奉祇宮戊午致齋召近臣登延慶亭南望仙掌北瞰龍門自宮至脽丘列植嘉樹六師環宿行闕旌旂鑾幕照耀郊次眺覽久之已未遣入内都知鄧永遷詣祠上衣服供具庚申羣臣宿祠所辛酉具法駕詣脽壇夾路設燎火其光如晝盤道紆屈周以黃麾仗至壇次服衮冕登壇祀后土地祇備三獻奉天書于神座之左以太祖太宗並配悉如封禪之禮　神宗元豐元年樞密院直學士陳襄上言合祀天地于圜丘爲非禮請依古禮祭地于方澤詔禮院集議至六年尚書禮部言太常寺修定郊祀之歲夏至皇帝親祭皇地祇于北郊方丘及上公攝事儀詔親祀北郊盡如南郊儀其上公攝事惟改樂舞不及備官其俎豆樂架圭幣之數史官奉祝冊並

如親祀陳薦言議者謂方丘之祀盛夏不躬行宜遣冢宰攝事亦恐未必合古遂詔親祀北郊並依南郊儀如不親祀上公攝事 哲宗元祐五年詔儒臣明正祀典中書舍人孔武仲請以孟冬純陰之月諸北郊親祠如神州地祇之祭杜純議請南郊之歲設望祠位于苑中置權火夏至命上公攝事每獻舉權火 七年帝初郊合祭地祇于圜丘 元符二年禮部員外郎陳暘奏神宗皇帝嘗詔禮官討論北郊祀典位崑崙于方丘第一成之西北位神州于第一成之東南而其上設地祇位焉崑崙神州之說雖出不經然古人有其舉之莫敢廢也特降于從享之列耳欲望明推神考詔旨列崑崙神州于從享之位 徽宗政和三年詔自今每遇冬大禮後一歲夏至祭地于方澤其儀物儀衛應奉行事悉從簡省 四年夏至日帝始親祭地于方澤以太祖皇帝配禮成帝親製二表遣觀文殿學士鄧洵武告于永泰陵詔以其日爲景貺節 高宗紹興元年禮部太常寺討論夏至日致祭皇地祇以太祖皇帝配立冬祭神州地祇以太宗皇帝配于天慶觀望祭 二年禮官言國朝祀皇地祇設位于壇之北方南向政和四年禮局議設于南方北向令北面望祭北向爲難且于經無據請仍南向從之 續文獻通考曰元世祖時每歲遣使代祀后土至元五年嘗建后土于太寧宮十二年又立后土祠于平陽之監湯 文宗至順二年遣秘書少監王珪代祀后土 明太祖建方丘于鍾山之陰分祀后土二年夏至祭皇地祇于方丘十年上以分祀天地有所未安遂定議合祀即圜丘之舊址爲壇而以屋覆之名曰大祀殿十一年大祀殿成十二年正月合祀天地于大祀殿 世宗嘉靖初年定祀方澤儀注九年從夏言疏兆方丘于北郊以祀地祭用夏至以五嶽五鎮四海四瀆陵寢諸山從祀奉太祖配 嘉靖九年建方澤于安定門外每至夏至祀地（張居正集）

方丘二

原 爾雅祭地曰瘞埋 廣雅方澤大圻祭地 大宗伯以玉作六器禮天地四方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 大司樂乃奏太蔟歌應鐘舞咸池以祭地祇于北郊 典瑞兩圭有邸以祀地旅四望（鄭注兩圭者以象地數二也） 增 周官大司樂靈鼓靈鼗孤竹之管空桑之琴瑟咸池之舞夏日至于澤中之方丘奏之 禮記外傳曰夏日至祀皇地祇于方澤配以后土（地祇方丘也謂祭崑崙山之神也地之正祭歲有二此一祭也）立冬之日祭神州地祇于北郊配以后稷（此周制也） 原

漢書曰武帝元封四年帝幸河東春三月祠后土詔曰朕躬祭后土地祇見光集于靈壇一夜三燭（師古曰燭謂照也）又云元封六年三月行幸河東祠后土詔曰朕禮首山昆田出珍物化爲黄金祭后土神光三燭其赦汾陰殊死以下賜天下貧民布人一匹　漢舊儀曰漢法三歲一祭地于河東汾陰后土宮以夏至日祭地地神出又曰祭地河東汾陰后土宮宮曲入河古之祭地澤中方丘也禮儀如祭天　增漢郊祀志曰瘞地于北郊即陰之象也　後漢祭祀志曰立冬之日迎冬于北郊祭元冥車旗服飾皆黒注北郊去邑六里因水數也文獻通考曰祭地于北郊而澤之方丘者北郊之丘也丘方而下所以象地此所謂爲下必因川澤也　陳襄南北郊議以函鐘爲宮夏日至于澤中之方丘奏之八變以祭地祇　八編類纂曰配地之神周禮無文鄭元以孝經緯云后稷爲天地主則后稷配天南郊亦當配地北郊矣其說無據至漢平帝用王莽之說以呂太后配光武時改薄太后爲高皇后以配後魏道武以神元竇后配則愈不經矣隋始改用太祖武元皇帝配唐高祖時以景皇帝配貞觀中以高祖配宋初以四祖迭配皇地祇太宗時以宣祖太祖更配其後惟以太祖配明洪武三年五月親祀北郊奉仁祖淳皇帝配　三代祭地之禮見于經傳者夏以五月商以六月周人以夏至日禮之于澤中方丘曰地祇曰后土曰社皆祭地也自鄭康成惑于緯書而謂夏至於方丘之上祭崑崙之祇十月於泰折之壇祭神州之祇析一事爲二事後世宗之自漢武用祠官寛舒議立后土祠于汾陰脽上禮如祀天而後世又宗之于北郊之外仍祠后土元始間王莽奏罷甘泉泰畤復長安南北郊以正月上辛若丁天子親合祀天地于南郊而後世又因之皆非禮經之正義由漢歷唐親祀北郊者惟魏文帝之太和周武帝之建德隋高祖之開皇唐元宗之開元四祭而已宋元豐中議專祀北郊故政和中專祭者凡四南渡以後則惟祫祀而已元皇慶間議夏至專祭地未及施行明以夏至日親祀皇地祇于方丘

方丘三

增賦唐張餘慶祠后土賦曰致虔誠揀吉日甸師清野宗伯奉秩端旒垂綖左輔右弼修五禮之大道酌千靈之故實緑幣藻耀層壇嶒崪黄琮展前以備陳白茅有藉而間出元酒式降以尚本瑞珪不琢而貴質繁纓藻帶燦爛于祭容孤竹雲和鏗鏘于聲律鬱人獻罍司干授器據青野之雕阜肅黄祇之神位鼎氣歘雲神光燭

地薰風偃草以浹洽遲景暄空而明媚

【原】【詩】梁傳昭恭職北郊詩曰皇猷屬穹昊至德通深淵禋望㳂禮舉咸秩資化宣端職恭瘞祀飭躬奉嚴禴淑氣符首節光風臨上年　周王褒從駕北郊詩曰惟皇敬明祀望拜出河東地靈開複道營星發紫宮衛街響清蹕偵候起相風森沈羽林騎肅穆虎賁弓

【原】【歌】晉傅休奕饗神歌曰結方丘祇國琛尊既享俎既歆斂檢玉具鏖金懋百福底𠂤古錫萬壽迄在今　周庾信方澤降神歌曰報功陰澤展禮元郊平琮鎮瑞方鼎升庖調歌孫竹縮酒江茅聲揚鐘鼓器用陶匏列燿秀華凝芳都荔川澤茂祉丘陵容裔雲飾山罍蘭浮沈齊日至之禮歆茲大祭　【增】隋牛弘方丘歌曰道惟生育器乃包藏報功稱範殷薦有常六瑚已饋五齊流香貴誠尚質敬洽義章　奠既徹獻已周竦靈駕逝遠遊洞四極匝九縣慶方流祉恒遍理玉氣掩牲芬聯神理顯國文　唐貞觀方丘樂章曰柔而能方直而能敬厚載以德大亨以正有滌斯牲有馨斯盛介茲景福祚我休慶　睿宗祭方丘樂章曰坤元至德品物資生神凝博厚道協高明列鎮五嶽環流四瀛于何不載萬寶斯成　樂備金石禮光尊俎大享爰終洪休是舉雨零感節雲飛應序纓紱載辭皇靈具舉　明皇禪社首山祭地祇樂章曰肅我成命於昭黃祇裘冕而祀陟降在斯五聲克備八音聿施緝熙肆靖厥心匪離　穆穆天子告成岱宗大裘如濡執珽有顒樂以平志禮以和容上帝臨我云胡肅邕　宋建隆祀皇地祇樂章曰於昭祀典致享坤儀備物咸秩柔祇格思功宣敏樹日益鴻禧持載品彙率土攸宜　金祀方丘樂章曰蕩蕩坤德物無不載柔順利貞含弘光大籩豆既陳金石斯在四海永寧福祿攸介　卓彼嘉壇奠玉方澤百辟祇肅八音純繹祀事孔明柔祇感格　明太祖祭方丘樂章曰地有四維大宗以方土有正色制帛以黃敬存于中是薦是將　奉時純牲牲用童犢烹飪既嚴俎豆惟束升壇昭薦神光下燭

【增】【制】唐祠后土制曰朕以眇身恭荷丕構幸乾坤交泰宗社降靈氣無疵癘之災物遂生成之性呼韓慕化侍子趨庭月支請職名王入貢大荒同軌瀛海無波故以歲首肅事禋宗爰擇令辰親祀方澤稽黃圖之舊制定累朝之前基神地取則于禮經宥密同規于詩頌三祖登配羣望畢從咸池之舞在列合鐘之管斯陳祥風入

候當乎八變之殷瑞日揚暉屬乎三獻之始臣工助而胥悅兆庶觀而相趨精誠克申咸慶文集頃緣郊籍已肆眚灾但精享云闕旣曠代而方修福釐所被思寰宇之同休宜因大典式覃洪恩

【增】文唐祠后土脽上文曰恭惟坤元道昭品物廣大茂育暢于生成庶洪休和惠及黎獻博厚之位粤在太陰肅恭時巡用昭舊典謹以琮幣犧牲粢盛庶品備茲瘞禮式展誠慤

社稷一

【原】通典曰顓頊祀共工氏子勾龍爲社烈山氏子柱爲稷高辛氏唐虞夏皆因之殷湯爲旱遷柱而以周棄代之周制天子立三社祭法云王爲羣姓立社曰太社（羣衆也爲百官及兆人所置立）於庫門內之西立之（庫門內雉門外也）王自爲立社曰王社于藉田立之（按詩周頌春藉田而祈社稷旣因藉田遂以祈社則是藉田中立之王親藉田所以供粢盛故因立社以祈之）亡國之社曰亳社廟門之外立之（春秋哀公四年亳社災穀梁傳爲廟屏戒）諸侯立三社祭法云諸侯爲百姓立社曰國社（亦爲百官萬人所置）于皐門之西立之（按諸侯三門外曰皐次曰應內曰路）自爲立社曰侯社亦于藉田中立之（祭義諸侯國有藉田故也）亦亳社（亳社立處蓋與天子同按春秋亳社災注云亳社殷社諸侯有之所以戒亡國）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大夫不得特立社與人族合居百家以上則共立一社今時里社是也）但立名雖異其神則同皆以勾龍配之社者五土之神（五土謂若地官司徒職云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等各有所育羣生賴之故于土生物處別立其名爲社援神契社者土地之神能生五穀）稷者於五土之中特指原隰之祇（以五土雖各有所生而山林川澤丘陵墳衍此四者雖出材用等物于五穀之功則少且生人所急者食故于五土之中別擇原隰之祇以報之以其能生五穀名其神但五穀不可遍言以稷爲五穀之長春生秋成最得中和之氣故取以名其神表言其處能生稷也非謂止祭其穀粒故援神契云社者土地之主稷者原隰之中能生五穀之祇是也）社壇在東稷壇在西俱北面壇築牆開四面門（社稷陰神皆以北面爲尊地道尚右故稷在西也北面有牆荅陰之義）天子之社則以五色土各依方色爲壇廣五丈諸侯則但用當方之色爲壇皆立樹以表其處又別爲主以象其神（禮記大傳牧野之事旣事而退柴于上帝祈于社又尚書甘誓不用命戮于社則天子諸侯軍行皆載社主也其主鄭注云用石爲之以石爲土類故也）大夫以下但各以地所宜之木而立之（司徒職設其社稷之壝而樹之田主各以其野所宜之木遂以名其社）禮神之玉蓋用兩珪有邸（典瑞兩珪有邸以祀四望崔靈恩云社稷同四望其玉蓋同也以珪銳首象土生物）其牲王制云天子祭社稷皆太牢諸侯祭社稷皆少牢黝色（地官牧人陰祀用黝牲鄭注陰祀謂祭地北郊及社稷也但社稷各牢不同牲也故云皆也）用黑幣（按牲幣同色）日用甲（郊特牲日用甲日之始也周初未制禮之時日猶用戊故召誥云戊午乃社于新邑）祭日之晨王及尸皆服絺冕（司服祭社稷五祀則絺冕知有尸者鳧鷖詩所謂公尸）樂則大司樂云奏大蔟歌應鍾舞咸池以祭地祇（大蔟陽聲第二者應鍾爲之合地祇謂神州社稷也）用三獻（禮器三獻文鄭注謂祭社稷五祀也）其禮取血先瘞于所祭之處以爲

祭始次則禮神以玉時尸前薦爓肉及脯醢籩豆（郊特牲三獻爓）王則酌大羹中酒以獻尸（大羹瓦罌）所謂朝踐之獻是爲一獻也至薦孰時宗伯亦攝后酌以亞獻所謂再獻（每獻酒奏太簇等樂一終）尸食訖賓長酌酳尸謂之三獻天子太社必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氣故喪國之社屋之不受天陽也亳社北牖使陰明也（絕其陽通其陰而已亳殷之社殷都亳也春秋公羊傳亡國之社掩其上柴其下）亳社有所祈求禱祠則祭之以刑官爲之尸喪祝掌其禮（秋官士師職若祭勝國之社則爲之尸鄭注刑官爲尸略之也春官喪祝職掌勝國邑之社稷祝號以祭祀禱祠焉） 漢高帝初起禱豐枌榆社（枌白榆社在豐東北十五里或曰枌榆鄉名高帝里社） 二年東擊項籍還入關因命縣爲公社後四年天下定詔御史令豐謹理枌榆社其後又令縣常以春三月及臘祠后稷以羊彘人里各自裁以祠（隨豐儉也）平帝時王莽奏帝王建立社稷百王不易漢興禮儀稍定已有官社遂于官社後立官稷以后稷配食官稷（高帝除秦社稷立漢社稷禮所謂大社也時又立官社配以夏禹而未立官稷至此始立之）稷種穀樹（楮樹也其子類穀）徐州牧歲貢五色土一斛 後漢光武建武二年立太社稷于洛陽在宗廟之右（周禮社稷在右宗廟在左鄭注周代文尚尊尊故在右也公羊魯桓公三年取郜大鼎納于太廟何休注質家右宗廟尚親親文家右社稷尚尊尊）皆方壇無屋有牆門而已（必受霜露風雨）二月八月及臘一歲三祠皆太牢具使有司祠（漢儀使者監祠南面立不拜）郡縣皆置太守令長侍祠牲用羊豕惟州所理有社無稷以其使官也 魏自漢後但太社有稷官社無稷故常二社一稷也至明帝景初中立帝社明帝祭社但稱皇帝（王肅議太尉等祭祀但稱名不稱臣每有事須告皆遣祝史） 晉武帝太康九年詔曰社實一神其併社之祀 東晉元帝建武元年又依洛京立二社一稷 宋仍晉舊無所改作 齊武帝永明十一年何佟之議其神一位北向稷東向齋宮社壇東北南向立以西爲上諸執事西向立以南爲上稷名太稷 梁社稷在太廟西天監四年以太常省牲太常丞牽牲太祝令贊牲至大同初又加官稷并前爲五壇 陳依梁而帝社以三牲首餘以骨體薦粢盛爲六飯稷以敦（音對）稻以牟黃粱以簠白粱以簋黍以瑚粢以璉（其儀本之齊制） 後魏天興二年置太社太稷帝社于宗廟之右爲方壇四陛以二月八月日用戊皆太牢勾龍配社周棄配稷皆有司侍祠 北齊立太社帝社太稷三壇于國右每仲春仲秋元辰及臘各以一太牢祭焉皇帝親祭則司農卿省牲進熟司空亞獻司農終獻 後周立社稷于左帝親祠則冢宰亞獻宗伯終獻 隋文帝開皇初建社稷並列于含光門之右仲春仲秋吉戊各以一太牢祭牲色用黑孟冬下亥又臘祭之郡縣二仲月並以少牢祭百姓亦各爲社 增隋書曰大業七年征遼東煬帝遣諸將于薊城南桑乾河上築社稷二壇

設方壝行宜社禮帝齋於臨朔宮懷荒殿預告官及侍從各齋于其所 原唐社稷亦于含光門內之右仲春仲秋二時戊日祭太社太稷社以勾龍配稷以后稷配 增唐六典曰仲春上戊祭太社以后土配祭太稷以后稷配仲秋之月及臘日亦如之 通考曰睿宗神龍元年改先農壇爲帝社壇于大壇西立帝稷壇禮同太社太稷其壇不備方色異于太社 宋史曰京師春秋二仲月及臘日祭太社太稷州縣則春秋二祭剌史縣令初獻上佐縣丞亞獻州博士縣簿尉終獻有故以次官攝若長吏官職或少即許通攝或別差官代之牲用少牢致齋三日社以石爲主形如鍾長尺方二尺 文獻通考曰眞宗景德四年太常禮院言天下祭社稷釋奠長吏多不親行事及闕三獻之禮甚非爲民祈福尊師設教之意望令禮官申明舊典詔付有司 高宗紹興元年禮官請歲以春秋二仲及臘前祭太社太稷設位於天慶觀明年望祭于臨安天寧觀 八年改祀于惠照齋宮如祀天地之儀 十四年詔築壇壝于觀橋之東壇成立石主置太社令一員 孝宗淳熙四年命臨安守臣更立望祭殿及庖室齋廬其儀皆如祭神州唯設太社太稷位于壇之南方北向后土勾芒氏后稷氏位于其西東向 金史曰貞元元年閏十二月有司奏建社稷壇于上京大定七年七月又奏建壇于中都

元史曰至元七年有詔歲祀太社太稷三十年正月始用御史中丞崔彧言于和義門內爲二壇社東稷西相去約五丈社壇土用青赤白黑四方依方位築之中間實以常土上以黃土覆之 八編類纂曰明初太社太稷建于宮城之右異壇同壝洪武三年壇北建祭殿拜殿以備風雨十年改建闕右同壇同壝先是社主用石半埋土中稷不用主至是埋石主于壇之正中并稷更設神牌而丹漆之永樂中京師壇成制如之歲仲春秋上戊祭太社稷于社稷壇東太社西太稷皆北向配北后土勾龍氏西向后稷氏東向凡國有大事則祭告洪武元年以禮官張籌議罷勾龍后稷配配以仁祖西向一壇合祀後撤仁祖配太祖永樂中京師壇成位設如故仁宗又奉成祖配嘉靖九年世宗諭禮官奉大祖成祖配位藏太寢仍以勾龍后稷配嘉靖十年建帝社帝稷壇于西苑豳風亭西以祀焉

社稷二

原孝經緯曰社土地之主也土地闊不可盡敬故封土爲社以報功也稷五穀之長也穀衆不可徧祭故立稷

神以祭之　禮記曰夫聖王之制祭祀也法施于民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扞大患則祀之是故厲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農能殖百穀夏之衰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爲稷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爲社　社祭土而主陰氣也君南向于北墉下答陰之義也（墉謂之墻北墉社內北地也）社所以神地之道也地載物天垂象取財于地取法于天是以尊天而親地也　【增】禮記外傳曰天子親征則載社主行有罪者誅之于車前　【原】尚書曰海岱及淮惟徐州厥貢惟土五色傳王者封五色土爲社建諸侯則割其方色土與之使立社燾以黃土苴以白茅茅取其潔黃取王者覆四方也　湯旣勝夏欲遷其社不可傳湯承堯舜禪之後順天應人逆取順守而有慙德故革命創制改正易服變置社稷以後代無及勾龍者故不可而止作夏社篇　召誥曰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注告社稷用太牢也　尚書亡篇云太社惟松東社惟柏南社惟檀西社惟栗北社惟槐　周書曰諸侯受命于周乃建立大社于國中其壝東青土南赤土西白土北驪土中央燾以黃土將建諸侯鑿取方一面之土苴以白茅以土封之故曰列土于周也　毛詩乃立冢土傳曰冢土大社也　以御田祖以祈甘雨（田祖稷神也）　周官曰小宗伯掌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大宗伯以血祭祭社稷　封人設王之社壝爲畿封而樹之（注壝謂壇及堳埒）　【增】周禮曰冬官匠人營國左祖右社面朝後市　州長若以歲時祭祀州社則屬其民而讀法　爾雅曰起大事動大衆必先有事乎社而後出謂之宜社　家語孔子曰古之平水土及播植百穀者衆矣惟勾龍兼食于社而棄爲稷易代奉之無敢益者明不可與等也　【原】左傳魏獻子問於蔡墨曰社稷五祀誰氏之五官也對曰少皞氏有四叔曰重曰該曰脩曰熙實能金木及水使重爲勾芒該爲蓐收脩及熙爲元冥此其三祀也顓頊氏有子曰黎爲祝融共工氏有子曰勾龍爲后土此其二祀也后土爲社稷田正也有烈山氏之子曰柱爲稷自夏以上祀之周棄亦爲稷自商以來祀之　公羊傳曰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求乎陰之道也以朱絲營社或曰爲闇恐人犯之故縈也　論語曰哀公問社于宰我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　【增】五經通義曰王社稷藉田中爲千畝報功也文家右社稷左宗廟何文家握地而王地道長右得事宗廟以有社稷故右之也質家左社稷右宗廟社皆有壇者飾也有木者土也土生萬物莫善于木　【原】白虎通曰王者所以有社稷何爲天下求福報功也

社稷所以有樹何尊而識之使人望見師敬之所以表功也　王者諸侯必有柴社者何示有存亡也明爲善者得之惡者失之　淮南子禹勞天下故死而爲社周棄作稼穡死而爲稷　漢書曰社者土也宗廟王者所居稷者百穀之主所以奉宗廟共粢盛人所食以生活也王者莫不尊重親祭自爲之主　欒布以功封俞侯燕齊之間皆爲立社號曰欒公社　周之正月受社牲之首以出種于帝藉蠶人受社雍祭以沐蠶種上辛乃射里社于帝郊以祈來年之豐　荆州圖記曰鄭縣東百步有縣故城縣南里名伍百村有白榆連理樹異根合條高四丈餘土民奉爲社　增漢舊儀曰官大社及大稷一歲各再祀太祝令常以二月八月以一太牢使者監祠南向立不拜　宋書禮志曰晉元帝立二社一稷其太社之祝曰地德普施惠存無疆乃建大社保佑萬邦悠悠四海咸賴嘉祥其帝社之祝曰坤德厚載王畿是保乃建帝社以神地道明祀惟神景福來造禮左宗廟右社稷歷代遵之故洛京社稷在廟之右而江左又然也　唐書曰天寶中升社稷五星爲大祀詔曰祭之爲典以陳至敬名或不正自相奪倫況社稷孚祐百代蒙其福日月照臨五星吐其紀兆庶久殖下土式瞻旣超言象之外須極尊嚴之體列爲中禮頗紊大猷自今以後社稷及日月五星並升爲大祀仍以四時致祭

唐禮志曰神龍元年禮官韋叔夏等奏言經無先農壇禮記曰王自爲立社曰王社先儒以爲在藉田也永徽中猶曰藉田垂拱後乃爲先農然則先農與社惟一神今先農壇請改曰帝社壇以合古王社之義又立帝稷壇于西如太社太稷而壇不設方色以異于太社也　文獻通考曰社祭土稷祭穀郊丘祭天地天子之禮也土穀之祭達乎上下故方丘與社皆地祭也而宗伯序祭有社無示舉社則其禮達乎上下舉示則天子獨用之鼓人職曰以雷鼓鼓神祀以靈鼓鼓社祭不曰示祭而曰社祭亦見其禮之達乎上下也大司樂雷鼓雷鼗以祀天神靈鼓靈鼗以祭地示是則示祭社祭其用同矣非天子不祭天而天子與庶人皆得祭社尊父親母之義也　胡寅曰古者祭地于社猶祀天于郊也故秦誓曰郊社不脩而周公祀于新邑亦先用二牛于郊後用太牢于社也記曰天子將出類于上帝宜于社又曰郊所以明天道社所以神地道周禮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血祭祭社稷而別無地示之位四圭有邸舞雲門以祀天神兩圭有邸舞咸池以祀地而別無祭社之說則以郊對社可知矣後世既立社又立北郊失之矣　楊復曰禮經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祭莫重于天

地而社稷其次也胡氏乃合祭地祭社二者而一之何也曰社者五土之神是亦祭地也而有廣狹之不同曰里社則所祭者一里之地而已曰州社則所祭者一州之地而已諸侯有一國其社曰侯社則所祭者一國之地一國之外不及也天子有天下其社曰王社則所祭者天下之地極其地之所至無界限也故以祭社爲祭地惟天子可以言之凡胡氏所引皆天子社也但云後世既立社又立北郊失之矣此則未然有正祭有告祭冬至祭天于南郊順陽時因陽位夏至祭地于北郊順陰時因陰位以類求類故求諸天而天神降求諸地而地示出所謂正祭也匠人營國左祖右社以社與祖對尊而親之若因事而告地則祭社亦可矣記曰天子將出類于上帝宜乎社之類是也說者曰類者依郊祀正禮而爲之也宜者有事乎社求福佑也此所謂告祭也知祭各有義不可以一說拘則知聖人制禮精微之意矣　朱子州縣社稷壇說或說稷是丘陵原隰之神或云穀神穀神較是社是土神又問曰社如何有神曰能生物便是神也

社稷三

原示本　表功（禮記社所以神地之道也敎民美報焉家祭中霤而國主社稷示本也下詳前）　封樹　列土　南社　右稷（並詳前）　探金　取劒（錄異傳會稽賀瑀曾得疾死三日蘇云吏將上天見官府使人將瑀入曲房中有層架其上有印其中有劒使瑀唯意取之瑀短不及上層取劒以出門下問何得云得劒吏曰得印可以驅禁百神令得劒使君疾愈唯使社公耳後疾愈果有鬼來稱社公云）　禹社　棄稷（並詳社二）　殷柏　漢汾（上詳社二下詳社一）　春祈　秋報（毛詩序載芟春藉田而祈社稷也良耜秋報社稷也）　封土　蓺樹（上詳社二湛方生盟文廣夏雲構非一人之功吉凶大事豈一家所濟仰惟先王建社之制鑄從詩人匍伏之義遂蓺樹立壇結誓神明梁下之期猶或亡身況乃啓告靈祇相盟以道德者庶能助周孔之一教申情禮于人神）　摶鳥　食特（博物志子路與子貢過社社樹有鳥子路搏鳥社神牽攣子路子貢說之乃止太公金匱植槐于王路之右起而社築垣壇祭以酒脯食以犧特尊之曰社）　帗舞　血祭（周禮舞師掌敎兵舞帥而舞山川之祭祀敎帗舞帥而舞社稷之祭祀敎羽舞帥而舞四方之祭祀敎皇舞帥而舞旱暵之事下詳社二）　報功　助時（天子有事于社報地功也土發而社助時也注土發春分）　周立　魯觀（漢書周興而郡邑立稷祠至今常血食于天下於是高祖令天下立靈星祠以牛也左傳公如齊觀社非禮也）　卜稼　祈穀（周禮肆師之職社之日莅卜來歲之稼鄭注社祭土爲取財晉禮志太康中傅咸奏曰祭法王社太社各有其義天子躬耕以重孝享故自爲立社爲籍田而報也國以人爲本人以穀爲本又爲百姓立社而祈報焉事異報殊所以有二也）　獻功　受脤（獻功于社左傳出師者受脤于社）　事地　答陰（因地事地郊特牲答陰之義）　增四門　一壝（朱子州縣社稷壇說州縣社稷壇四門同一壝）　石主　神樹（文獻通考今山陽社祠有石主社詳後社正下）　齋廳　祀場（文獻通考神宗元豐七年詔諸州社稷于壇側建齋廳三楹以備望祭孔帖張文琮出爲建州刺史州尚淫祠不立社稷文琮始建祀場民悅從之）　社糕　稷飯（東京夢華錄秋社以社糕社酒相賚送月令廣義山東每歲清明仲冬各鄉賫稷飯一盂詣社壇祭社稷祭畢盡還）

（養濟院名曰設設蓋祝社之遺意）香萁 糕酒（上詳陳叔達西園祀社詩月令廣義社歆糕酒非為止贊其致酒灌勾龍平）香火 雞豚（豪苑詳註白樂天致仕后香山石樓與香

山僧如滿結香火社自稱香山居士韓愈詩願為同社人雞豚宴春秋）祈年 獻禽（上詳陳叔達西園祀社詩月令廣義振旅畢大幣獻禽以祭社）佐享 結宗（韓愈云社祭土

稷祭穀勾龍與棄乃其佐享充詳註社日四鄰並結宗會社）造茶 燒錢（月令廣義茶之佳者造在社前范成大詩社下燒錢鼓似雷）原 通天地 受風雨（上詳社二）

（下詳社一）冒黃土 苴白茅（白虎通天子社廣五丈諸侯半之上冒以黃土下詳社二）殖百穀 平九土（上詳社二）陳俎豆 施金石（禮記

曾子問諸侯之祭社稷俎豆既陳樂記樂之睦于金石越于聲音用于宗廟社稷）別地利 樹田主（先王祀社于國所以別地利也故禮行于社而百貨可極焉設社稷之壝而樹之田主注田

神也）增 望祀堂 省饌殿（元史祭社稷外壝內北垣下屋七間南望二壝以備風雨曰望祀堂又祭社稷有省饌殿）五戊日 八變樂（月令廣義立春後五戊日為春

社立秋後五戊日為秋社開元禮太社太稷樂用三變社稷之祀于禮為尊合依地祇用函鐘之均八變之樂）繫葱蒜 佩鍼線（歲時記社日小兒以葱繫竹竿于窓外揭之曰聰明或又加

蒜欲其能計算也墨莊錄唐宋社日婦人不用鍼線謂之忌作張籍詩今朝社日停鍼線共向朱樓樹下行）首八政 秩四時（開元禮祭太稷祝文惟神播生百穀首茲八政下詳陳叔達祀社

詩）懷歲功 祝神釐（宋朱子詩田社懷歲功壺漿祝神釐）原 天子五土 諸侯三社（蔡邕獨斷天子太社以五色土為壇皇太子封為王者受天子之社土以所封

之方色東方受青南方受赤他如其方色苴以白茅授之各以其所封方之色歸國以立社故謂之受茅土漢興以皇子封為王者得茅土其他功臣及鄉亭他姓公侯各以其戶數租入為限不受茅土亦不立社也周

禮小司徒職凡建邦國立其社稷賈疏諸侯亦有三社三稷謂國社侯社勝國之社皆有稷配之）郲原行廉 湯難祛瘧（郲原別傳遼東多虎原之邑獨無虎患原嘗行而得遺錢拾以繫樹

枝此錢既不見取而繫錢者愈多問其故答者謂之神樹原惡其由己以成淫祀乃辨之于是里中斂其錢以為社供里中為之語曰郲君行仁邑路無虎郲君行廉路樹成社列異傳大司馬河內湯難字聖卿少時

病瘧過社中有人持書一卷呼難曰取此書去得素書一卷遣社百鬼無不靈效）鳴有聖人 祀配孝子（春秋潛潭巴云里社鳴百里有聖人其鳴吻百姓歸之宋均注鳴則教令吻則鳴之

怒也甄子然孝行早卒北海相孔融恨不及見之令配食縣社）為石相立 以勾龍配（石慶為齊相舉國皆慕其家行不言而大治為立石相社下詳社一）增 漢高令

祀 龔遂立配（蔡邕獨斷漢高令州縣以春二月及臘祀社稷以羊豕山堂肆考漢龔遂立官社稷以夏禹配食官社后稷配食官稷）祀徧天下 敬逾齊國（韓愈云自天子

至唐人通得祀而徧天下者惟社稷與孔子焉柳宗元詩敬逾齊國社）

社稷四

原 制幣（禮記制幣犧齋粢盛庶品注並祭社之物）配食（陸雲為浚儀令去官百姓追思之配食縣社又宋登字叔陽為汝陰令號神父配食于社）吉戊（吉日惟戊注戊日社也）用甲（

郊特牲）增 市社（文獻通考市中之社先后所立社也）書社（左傳哀公十五年子貢曰昔晉人伐衛齊為衛故伐晉冠氏因與衛地自齊以西禚媚杏以南書社五百）擁社（襄公二十五年

鄭子產伐陳入之陳侯免擁社以待于朝）祓社（定公四年會于召陵衛子行敬子言于靈公使祝佗從子魚辭曰軍行祓社釁鼓祝奉以從）松社（文獻通考以松為社者則為松社之野以別方面）

棋社（文獻通考宋有棋社）千社（左傳昭公二十五年齊侯曰自莒疆以西請致千社以待君命）兩社（閔公二年成季之將生也桓公使卜楚丘之父卜之曰男也其名曰友在公之右間于兩

（社爲公主輔）築社（說苑淵海魏大武請古對曰吾聞築社之役寒暑而築之端冕而事之神與之福）罷社（合璧事類魏王脩母以社日亡鄰里爲之罷社）祭社（韓愈送楊少尹序古之所謂鄉先生沒可祭于社者其在斯人歟）奉社（彙苑詳註晉嵇含云自天子至於庶人莫不用社漢卜日丙午魏用丁未晉社則孟月祭以酉日各因其行運不同雖共奉社而莫識所由興）社虎（劉攢京口記虎社中村故老相傳云有虎于社中產因爲名）社狐（元稹詩古社基址在人散社不神惟有空心樹妖狐藏魅人）社正　社人（開元禮諸里祭社稷前一日社正及諸社人各清齋一日于家治經于神樹之下又爲瘞埳于神樹之北設社正位于稷座西北十步東西諸社人位于其後）社宮（陳氏禮書後魏太平中大社石主遷于社宮）社圃（左傳隱十一年公祭鍾巫齋于社圃）社羹（月令廣義吳越俗祀社必以羹）社飯（又曰春社以猪肉雜調和鋪飯上饋送名社飯）鳥社（又曰禹葬會稽有羣鳥于春耕銜去草根啄除蕪穢故謂鳥社）蒲社（詳公羊傳）【原】實陰祇（左傳杜預注社實陰祇稷惟殺元帥敬萬類協讚乾坤）非地祇（五經異義今民謂社神爲公社位上公非地祇也）皆太牢（禮王制詳社一）以三牲（孝經援神契仲春獲禾報社祭稷以三牲何重功故也）本五祀（傳曰社稷五祀之本）實一神（社實一神詳社稷一）作夏社（亡書篇名言夏之社不可遷也）設軍社（奉以行）【增】社翁雨（月令廣義社翁社母不食宿水故當社時必有雨）社日鼓（唐詩楓林社日鼓茅屋午時雞）新豐社（西京雜記太上皇居深宮悽愴不樂高祖竊知其意乃令匠人胡寬營新豐移諸故人實之太上乃悅既作新豐并移舊社衢巷棟宇物色惟舊）德星社（孔帖崔郾民即其里爲德星社）清丘社（左傳盟于清丘之社）白蓮社（彙苑詳註晉遠法師結白蓮社以書召陶潛潛曰弟子性嗜酒法師若許飲即往矣遠因許之遂造焉因勉入社）鼓于社（左傳昭十七年昭子曰日有食之天子不舉伐鼓于社）戰于稷（左傳昭十年五月庚辰戰于稷欒高敗杜注稷祀后稷之處）宜春酒（月令廣義閭里釀以祭勾芒）治聾酒（雲笈七籤飲社酒治聾）【原】元日之祀（月令仲春擇元日命民社注爲祀社稷也）土地之主（禮運命降于社之謂殽地注云謂教令由社下者也社土地之主也）五穀之長（見前）百穀之主（漢書郊祀志）配德帝王（見曹植社頌）託尊田主（見晉張華朽社賦）春求秋報（白虎通社稷者得陰陽中和之氣而用尤多故爲長也歲再祭何春求秋報義也）報本反始（郊特牲惟爲社事單出里惟爲社田國人畢作惟社丘乘供粢盛所以報本反始也）門內同先（白虎通社稷在中門外外門之內何尊而親之與先祖同也不置中門內何敬之示不褻瀆也）亡國示戒（又曰亡國之社稷必以爲宗廟之屏示戒之也）地祇饗德　社土貴成　時殷仲春　禮展常秩　【增】董龍祭社（月令廣義董龍塾屋人家貧與里人共祀社衆買牲牢龍撰文以祭祭畢分胙衆不手遷出龍造泥飯以祭畢于樹下將焚文有白鼠銜文入地穴掘之獲白金一斗龍不自私率衆首官縣令賢之奏聞旌表其閭曰義夫里）阮脩伐社（又云阮脩伐社樹人或止之脩曰社而爲樹伐樹則社亡樹而爲社伐樹則社移）伏日祀社（又云秦紀祀社于伏日）上戊祭稷（又云上戊日祭先農五穀）全惠養之道　協靈祇之心　戊日爲迎享之辰　陰壖乃展幣之地　【原】魯侯之視　曹劌諫其非禮　宰我之對　宣尼非其失言

社稷五

【原賦】晉張華朽社賦曰高柏橋南大道傍有古槐樹蓋數百年木也余少居近之後去行路遇之則已朽意有緬然輒爲之賦因以言盛衰之理云爾伊茲槐之挺植于京路之東隅得託尊于田主據爽塏以高居垂重陰

於道周臨大路之通衢饗春秋之祈報應豐胙于無射歷漢京之康樂諭喪亂之橫逆朱夏當陽翁藹蕭森征夫雲會行旅歸心輶軒傳蓋輕輿託陰吉人向風而祛袂王孫清嘯而啓襟晞甘棠之廣覆福喬木之無陰

【增】詩　明楊基祀社稷詩曰祝史祝王冊儒臣奉誓詞衣冠陳盛典秬鬯降洪釐用報金穰瑞仍祈雨露私勾龍嚴配位神棄祝明禋幣玉趨宗伯笙鏞奏瞽師精靈潛格爾肸蠁儼來思赤壤新封國元牲舊制儀豈非宜百穀還得眞邦畿師出常依主君行每告期禮終受多祐民物正熙熙

【原】歌　隋牛弘春祈社歌曰厚地開靈方壇崇祀達以風露樹之松梓句萌旣申芟柞伊始恭祈粢盛載膺休祉　春祈稷歌曰粒食興敎播厥有先尊神致潔報本惟虔瞻榆束耒望杏開田方憑戩穀伫詠豐年【增】唐太宗祭太社樂章曰后土凝德神功協契九域底平兩儀交際戊期應序陰墉展幣靈車少留俯歆尊桂美報崇本嚴恭展事受露疏壇承風啓地潔粢登俎醇犧入饋介福遠流羣生畢遂　祭太社舊樂章曰烈山有子后土有臣播種百穀濟育兆人春官緝禮宗伯司禋戊爲吉日迎享茲辰　吉祥式就酧功載畢親地尊天禮文經緯睍徽令序福流初日神馭爰歸祠官其出　宋大觀祀社稷樂章曰惟土之尊民食資焉陰祀昭格牲牢腥糧有功于民告其吉蠲神之來享雲車翩翩　惟穀之神函育無窮百嘉蕃植民依厥功嚴飭壇壝威儀肅雍神之來享祈于登豐　明洪武社稷樂章曰予今樂舞兮捧觴願神昭格兮軍民康思穆穆兮靈洋洋感厚恩兮拜祥光　干羽飛旋兮酒三行香煙繚繞兮雲旌幢予今稽首兮忻且惶神顔悅兮彩霞彰　俎陳徹禮兮神喜將琅然絲竹兮樂無揚願祥普降兮遐邇方烝民率土盡安康　氤氳氤氳兮祥光張龍車鳳輦駕飛揚遥瞻稽首兮何方民福留兮時雨暘

【增】表　晉傅咸駁改社表曰祭法二社各有其義穀梁傳曰天子親耕以供粢盛親耕謂自報自爲立社者爲籍而報也國以人爲本人以穀爲命故又爲百姓立社而祈報焉王景侯之論王社亦謂春祈藉田秋而報之也其論太社則曰王者布下圻内爲百姓立之謂之太社不自立之于京師也祭法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景侯解曰今之里社是也而別論復以太社爲人間之社未曉此旨也周禮封人掌設社壝無稷字今帝社無稷蓋出于此然國主社稷故經傳動稱社稷周禮王祭稷則絺冕此王社有稷之文也封人設壝之無稷字說

者以爲晗文從可知也謂宜仍舊立二社而加立帝社之稷　又重論立社表大雅云乃立冢土毛公解曰冢土大社也景侯解詩即用此說禹貢惟土五色景侯解曰王者取五色土爲大社封四方諸侯各割其方色王者覆四方也如此太社復爲立京都也不知此論從何而出上違經記明文下壞景侯之解臣雖頑蔽少長學問不能黙已謹復續上

增文晉殷仲堪合社文曰里社之由來尚矣今二三宗親思桑梓之遺風遵先聖之明誥絜齊牲牢庶乎自枯以來一日之澤然三人之行必有其師故復選中正立三老者惟公理以御衆稽舊章以作憲

頌魏曹植社頌曰於惟太社官名后土是曰勾龍功著上古德配帝皇實惟靈主克明播植農正日舉尊以作稷豐年是與義與社同方神北宇建國承家莫不脩敘　宋何承天社頌曰余以永初三年八月大社聊爲此文實惟陰祇稷爲穀先率育萬類協靈昊乾霸德方將世號共工厥有才子實曰勾龍稱物平賦百姓熙雍唐堯數災浚河流江粢亦播植作乂萬邦克配二祀以報勲庸勲庸伊何厚載生民倉廩既實禮節斯行人亦有言因物思人矧乃大德功被陶鈞豈伊百世萬代不泯蒸哉帝王肇建皇極體國經野設官分職翼翼二社列榦比殖歲云其秋晷漏均程牲牢既潔嘉薦惟馨乃家乃國是奉是尊　增晉王廙春社樸頌曰吉辰兮上戊明靈兮惟社百室兮必集祈祭兮樹下濯卯兮蕹韮蘯蒜兮樽柞縹醪兮浮蟻交觴兮並坐氣和兮休適心怡兮志可

原讚晉徐邈社讚曰勾龍平序九壤而託靈后土數殖百穀而協饗嘉稷配天地以作範併造化以垂制宇宙賴其弘贊之勲有生賚其日用之惠　增卞敬宗樸社讚曰余門前有一社樹盤根疏柯似非近世所植抗秀路左流蔭庭宇莊周喻道于商丘之木匠石辯才于曲轅之樸由斯而觀固可以悟微矣

原碑後漢蔡邕陳留東昏庫上里社碑曰惟斯庫上里曰東昏縣者衞地古陽武之戶牖鄉也秦時有池子華爲丞相漢興陳平由此爲社下宰遂相高祖剋定天下爲右丞相孝平之世虞延爲太尉延熹中平曾孫放爲尚書令宰相繼踵咸出斯里延雖有積德脩身之政亦斯社所相乃樹碑作頌云

禮儀部十五（六宗　五祀　四望　山川）

六宗

增 游神（漢郊祀志或曰六宗者天地之間游神也） 尊氣（文獻通考平帝時王莽奏日月雷風山澤易卦六子之尊氣所謂六宗也星辰水火溝瀆皆六宗之屬也） 貴祀 新禮（晉摯虞祀六宗奏漢魏相仍著爲貴祀宜定新禮祀六宗如舊） 漢立壇（通典漢興于甘泉汾陰立壇禋六宗） 晉罷祀（魏明帝立六宗祀祀六子之神晉罷其祀） 四品樂（禮儀志奏六宗樂用四品樂） 一位祭（玉海後魏孝文太和十三年高閭曰六宗之祀莫能詳究遂別立六宗之兆總爲一位祭之） 原 所宗者六（尚書禋于六宗孔安國傳所宗者六皆潔祀之祭法埋少牢于太昭祭時也相近于坎壇祭寒暑也王宮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禜祭星也雩禜祭水旱也） 所尊者六（張純六宗表臣竊以十一家見有六家所據各異考之經理大義不通臣謂禋于六宗祀祖考所尊者六宗則三昭三穆也） 乾坤甲子（晉志論魏明帝問王肅六宗意肅對曰坎爲水離爲火震爲雷巽爲風艮爲山兌爲澤乾坤六甲子也） 天地尊神（五經異義古尚書說六宗者天地屬神之尊者謂天宗三地宗三天宗日月北辰也地宗岱山河海也日月爲陰陽宗北辰爲星宗岱爲山宗河爲水宗海爲澤宗也祀天則天文從祀地則地理從也） 沖和之氣（晉摯虞新禮議萬物負陰抱陽陰陽本于太極六宗者太極沖和之氣六氣之宗也） 大中之象（後漢祭祀志言天地者莫大于易易無六宗大中之象若信爲天地四方所宗是至大也而比太社又爲失所難以爲誠矣） 增 李郃之議（玉海漢元初六年司空李郃侍南郊不見六宗祠奏復舊制焉） 摯虞之奏（見前） 六爲地數（玉海六爲地數宗尊也） 卦是物象（章俊卿考索周禮以實柴祀日月星辰則星辰非六宗矣卦是物象不應祭之） 班與社同（摯虞祀六宗奏周禮肆師職用牲于社宗黨正職春秋祭禜亦如之肆師之宗與社並列則班與社同也黨正之宗文不繫社則神與社異也） 神與社異 六代爲宗（稗編張迪以六代帝王爲六宗） 百神之尊（稗編後漢孝文帝以天皇大帝五帝爲六宗于義爲當何者周禮以禋祀昊天上帝則禋祀在祀天不屬別神又司服祀昊天上帝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昊天上帝乃百神之尊宗之義也） 祈禱之祭（玉海文獻鄭元注祭法以六宗皆祈禱之祭） 名實之說（文獻通考按夏侯歐陽說云宗實一而有六名實不相應） 原 安帝禮比太社（後漢祭祀志安帝即位元初六年以尚書歐陽家說謂六宗者在天地四方之中爲上下四方之宗以元始中故事謂六宗易六子之氣日月雷公風伯山澤者爲非是三月庚辰初更立六宗祀于雒陽西北戌亥之地禮比太社） 建武復祭洛陽（東觀漢記孝成時匡衡奏立北郊復祠六宗至建武都雒陽制郊祀六宗廢不血食大臣上疏謂宜復舊上從公議由是遂祭六宗） 上不及天下不及地（五經異義今尚書歐陽夏侯說六宗者上不及天下不及地旁不及四方居六者之間助陰陽變化有益于人郊天并祭之） 非天不生非地不載（尚書大傳萬物非天不生非地不載非春不動非夏不長非秋不收非冬不藏故書曰禋于六宗） 增 兩曜合璧不爲薄蝕之虧　五星連珠詎有欃槍之孽　攻之于葭灰不愆于候　調之以玉燭無奪其倫　時當元律無墮指以成災　節變朱明曷流金之足畏　妖魃不生乎災熾　商羊自屏于滂沱（已上見唐文粹王起禮六宗賦）

五祀

增本事（禮運五祀所以本事也）擇正（詩傳云五祀議帝之都城宜祭一門正宮一門正室一戶井竈中霤各擇其一正者祭之）造祭（文獻通考魏武皇始定天下復興舊祀而造祭五祀門戶井竈中霤也）通祭（明用周制惟祭五祀于歲終臘享通祭于廟門外）殷于廟　周于宮（正義祭五祀于廟者殷禮于宮者周禮）開元祭（文獻通考唐開元制禮祭五祀名因時享祭于廟廷）建武祀（又曰漢建武初有五祀有司掌之人家祀山神門戶）享廟日　黃郊日（又曰隋制司命戶以春竈以夏門以秋井以冬各以享廟日中霤則以季夏祀黃郊日）順五行（賦珍五祀所以歲一徧何順五行也）祀四叔（左傳魏獻子問于蔡墨曰社稷五祀誰氏之五官也蔡墨對曰少皞氏有四叔）

原天子祭（曲禮天子祭天地祭四方祭山川祭五祀歲徧）諸侯立（祭法諸侯自為立五祀）五行之官（漢舊儀五祀謂五行之官金木水火土也木正曰勾芒火正曰祝融金正曰蓐收水正曰玄冥土正曰后土皆古賢能治成五行有功者也主其神祀之）五色之帝（聖政論鄭衆云五祀五色之帝于王者宮中）祈于五祀（周禮小子職掌珥于社稷祈于五祀鄭康成云珥讀為衈祈或為刉刉衈釁禮之事也用毛牲曰刉羽牲曰衈衈刲社稷五祀謂始成其宮兆時也）臘于五祀（月令孟冬之月臘先祖五祀注臘者獵也田獵取獸以祭其先祖也或曰臘者接也新故交接也故大祭以報功也）因四時牲（白虎通五祀門戶井竈中霤也人之所處出入所飲食故為神而祀之祭五祀天子諸侯以牛卿大夫以羊一說戶以羊竈以雞中霤以豚門以犬井以豕）迎四時氣（周禮大宗伯之職以血祭祭社稷五祀鄭注陰祀自血起貴氣臭也五祀者五官之神在四郊四時迎五行之氣于四郊祭五德之帝亦食此神焉少昊之子曰重為勾芒食于木該為蓐收食于金脩及熙為玄冥食于水顓頊之子曰黎為祝融后土食于火土）

增殯祭三飯（曾子問旣殯而祭五祀尸入三飯）執薦百人（文獻通考荀卿謂五祀執薦者百人侍西房侍西房則五祀非四方之五官侍必百人則五祀非門戶之類）五祀有尸（朱子語錄問五祀皆有尸竈則以誰為尸曰今亦無可考但如墓祭以家人為尸以此推之則祀竈之尸必是膳夫之類祀門之尸必是閽人之類又如祀山川必虞衡之類是也）五祀有配（文獻通考老婦之祭先爨以為竈配則五祀固有配矣）廢行祀井　除井祀行（文獻通考秦靜云月令謂行為井是以時俗或廢行而祀井魏武興復舊祀而祭門戶井竈中霤高堂生月令仲冬祀四海井泉祭井是從小類不列五祀儒家誤以井于五祀宜除井而祀行）禮輕社稷（白虎通漢五祀戶一竈二門三井四中霤五歲一徧禮輕于社稷）時享太廟（文獻通考隋唐祀五祀于太廟以時享祖宗之時並祭之）病禱五祀（儀禮士疾禱五祀）兼祭五祀（八編類纂明于四孟享太廟各祭其一歲暮命官兼祭又每藩王來朝之國告設祭于承天門外雖曰門祭然卽古人軷行之祀也）不及司命（曲禮禮運皆云五祀不及司命）不行飲福（文獻通考宋制春祀司命及戶夏祀竈季夏祀中霤秋祀門及厲冬祀行為小祀不行飲福）天子止五祀　士亦傳五祀（又曰周官天子亦止五祀儀禮雖士亦傳五祀祭法自七祀推而下之至于適士二庶士庶人一祀非周禮也）

四望

原掌四望（周禮小宗伯之職掌兆五帝于四郊四望四類亦如之）旅四望（又大宗伯之職國有大故則旅上帝及四望鄭注故謂凶災旅陳也陳其祭祀以祈焉禮不如祀之備也鄭司農云四望爲日月星海鄭玄謂四望五嶽四鎮四瀆）望祭（五經異義望祭河海太山日月星也）秩祭（公羊傳僖公三十有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三望者何望祭也然則曷祭祭太山河海山川有能潤于百里者天子秩而祭之）大磬以祀（周禮大司樂乃奏姑洗歌南呂舞大磬以祀四望鄭注姑洗陽聲第三南呂為之合四望五嶽四鎮四瀆此言祀者司中司命風師雨師或亦用此樂與）羽舞而祭（舞師教羽舞帥而舞四方之祭祀鄭注羽析白羽為之形如帗也四方之祭祀謂四望）毳冕之服（司服掌王之吉凶衣服祀四望山川則毳冕）兩珪之瑞（典瑞掌玉

（琢玉器之藏兩珪有邸以祀地旅四望鄭注邸本也圭本著于辟）增望祀（陳氏禮書男巫掌望祀）望衍（陳氏禮書鄭氏讀衍爲延謂望祀有牲與粢盛望衍用幣致神而已）表望（晉語茆蕝設表望）方望（公羊傳方望之事無所不通則望兼上下之神可知矣）旁招（文獻通考四望之祀其位旁以辨之而植表于其中周禮所謂旁招以茅是也）前祝（周禮大祝將有事四望則前祝）別神從官（五經通義王者因郊祭日月星辰風伯雨師山川爲皆有功于民故祭之也皆天地之別神從官也）達四方（陳氏禮書天子四望達于四方）立四位（玉海議立四望位于地壇）望羣陽望羣陰（三輔黃圖宰衡王莽奏冬至使有司祭天神于南郊高祖配而望羣陽夏至使有司祭地祇于北郊高后配望羣陰）南郊圖（隋史官南郊圖有東西南北望之位）元豐壇（文獻通考宋元豐三年集賢校理陳侗請依周禮建四望壇于四郊祭五嶽四鎮四瀆詔下詳定禮文每方岳鎮則共爲一壇海瀆共爲一坎皆用血祭瘞埋有事則請禱之又以四方山川各附于本方岳鎮海瀆之下別爲一壇一坎國有水旱則禱之）疾走羣望（左傳昭七年韓宣子曰寡君寢疾于今三月矣並走羣望）辟見羣望（左傳楚共王有寵子五人無適立焉乃大有事于羣望而祈曰請神擇于五人者使主社稷乃徧以辟見于羣望曰當辟而拜者神所主也）各即其位（五經通義禮日于南門外禮月四瀆于北門外禮山川丘陵于西門外祭風伯雨師于東門外各即其位也）各象其貌（五經通義祭日者懸祭月者毀祭風者明祭雨者瘞布祭山川者沈各象其貌也）祭海之文（八編類纂按鄭司農解周禮四望以爲日月星海鄭元謂無祭海之文考周頌般序及樂記謂三王祭川先河後海烏可謂無祭海之禮乎）水旱之義（隋志梁朱异議鄭衆以四望爲日月星海鄭元謂五岳四瀆二鄭之說不同竊以望是不即之名凡厥遙祭皆有嘗目豈容局于星海拘于海瀆請令司天有關水旱之義爰有四海名山大川能興雲致雨一皆備祭）

山川一

原黃帝祭於山川與爲多焉（與比也比吉祭祀山川黃帝最多）虞氏秩于山川徧于羣神（秩序也以次序祭之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周制四坎壇祭四方（四方即謂山林川谷丘陵之神祭山林丘陵于壇川谷于坎則每方各爲壇爲坎）以血祭祭五嶽（陰祀自血起）以埋沈祭山林川澤（祭山林曰埋川澤曰沈）一歲凡四祭一者謂迎氣時二者郊天時三者大雩時四者大蜡時皆因以祭之禮神之玉兩珪有邸五寸牲用少牢各隨方色幣亦隨牲色（牧人望祀各以其方之色牲毛之注望祀謂嶽鎮四瀆）器用蜃（鬯人凡四方山川用蜃）用五獻（禮器五獻祭注謂祭四望山川）祭日王及尸皆服毳冕（司服注毳冕畫虎蜼謂宗彝其衣三章裳二章凡五也史記周公祀太山以召公爲尸是有尸也）樂奏蕤賓歌函鐘舞大夏以祀山川（蕤賓陽聲次四）其祭之嶽鎮則升血爲始四瀆則沈血爲始（覲禮祭山曰升祭川曰浮沈也爾雅祭山曰庪縣祭川曰浮沈）次薦豆籩及爓肉爲朝踐（大祭用腥則次祀用爓也爓謂沈肉于湯也）時王酌盎齊以獻所謂朝踐之獻也大宗伯亞獻亦以盎齊至餽王酌清酒以獻尸亞者亦清酒所謂饋食之獻通前四獻也尸食訖王又酌清酒以酳尸凡五獻也秦并天下令祠官所常奉名山川鬼神可得而序于是自崤以東名山大川祠曰太室恒山泰山會稽湘山水曰濟曰淮春以脯酒爲歲禱因泮凍（解凍也）秋涸凍（涸讀與沍同音涸凝也春解秋凝）冬塞（先代反）禱祠（謂報其所祈下禱塞同）其牲用牛犢各一牢具牲幣各異自華以西名山

七曰華山薄山（薄山襄山也說者云在河東一曰在潼關北十餘里而此云自華以西者今則閿鄉之南山連延西出並得華山之名）岳山岐山吳山鴻冢瀆山蜀之岷山也（周禮職方氏雍州其山曰岳爾雅河西曰岳說者咸云岳即吳岳也今此有岳山又有吳山則吳岳非一山但未詳岳之所在徐廣云岳山在武功地理志武功縣有垂山岐山今之岐山縣也岐山兩岐故俗呼爲箭闊嶺吳山今在汧陽郡之吳山縣鴻冢者黃帝臣鬼臾區號大鴻葬雍故名鴻冢是也蘇林曰今雍有鴻冢岷在隴氏道也）名川四曰河祠臨晉（即今之馮翊郡朝邑縣界）沔祠漢中（沔漢水之上名也漢中今漢中郡也）湫泉祠朝那（湫在安定郡界清澈可愛不容穢濁或有汚穢輒興雲雨土俗亢旱每于此求之相傳云龍所居也天下山川隈曲亦往往有之）江水祠蜀亦春秋泮涸禱塞如東方山川而牲亦牛犢牢具圭幣各異而四大鴻冢岐吳岳皆有嘗禾（以新穀祭）其河加有嘗醪皆在雍州之域近天子都故加車一乘騂駒四灞滻灃澇涇渭長水皆在大山川數以近咸陽盡得比山川祠而無諸加（加謂車及騂乘之屬）漢孝文十二年五穀不登詔增脩山川羣祀武帝因巡狩禮其名山大川用駒者悉以木寓馬代行過親祠者乃用駒 增 文獻通考漢宣帝神爵元年制詔太常夫江海百川之大者也今闕焉無祠其令祠官以禮爲歲事以四時祠江海雒水爲天下祈豐年焉 原 後漢章帝元和二年詔祀山川百神應禮者魏文帝黃初三年禮五嶽四瀆咸秩羣祀瘞沈珪璋 增 宋志魏明帝太和四年八月東巡遣使以特牛祠中岳 原 宋武帝大明七年六月有司奏眞祭霍山殿中郎丘景先議宜使太常持節牲以太牢之具羞用酒脯時穀禮以赤璋纁幣器用陶匏藉用茅爲壇兆時不用優同郊祀以爵獻渠令郡國有五嶽置宰祀三人及有四瀆應祀者皆孟春仲冬祀之後魏景穆帝立五嶽四瀆廟於桑乾水之陰春秋遣有司祭其山川諸神三百二十四所每歲十月遣祠官詣州鎭徧祀有水旱災厲則牧守各隨界內而祈謁王畿內諸山川有水旱則禱之太武帝南征造恒山祀太牢浮河濟祀以少牢過岱宗祀以太牢遂臨江登瓜步而還後周大將出征遣太祝以羊一祭所過名山大川隋置祀四鎭東鎭沂山西鎭吳山南鎭會稽山北鎭醫無閭山（在大海中遙祭）冀州鎭霍山並就山立祠祀四海東海於會稽縣界南海南鎭並近海立祠及四瀆並取側近巫一人主知灑埽並令多植松柏唐武德貞觀之制五嶽四鎭四海四瀆年別一祭各以五郊迎氣日祭之東嶽岱山祭于兗州東鎭沂山祭于沂州東海于萊州東瀆大淮于唐州南嶽衡山于衡州南鎭會稽山于越州南海于廣州南瀆大江于益州中嶽嵩山于洛州西嶽華山于華州西鎭吳山于隴州西海西瀆大河于同州北嶽恒山于定州北鎭醫無閭山於營州北海及北瀆大濟于洛州其牲皆用太牢祀官以當界都督刺史充先天二年封華嶽

神爲金天王開元十三年封泰山神爲天齊王天寶五載封中嶽神爲中天王南嶽神爲司天王北嶽神爲安天王六載河瀆封爲靈源公濟瀆封爲清源公江瀆封爲廣源公淮瀆封爲長源公會稽山爲永興公岳山爲成德公霍山爲應聖公醫無閭山爲廣寧公八載閏六月封太白山爲神應公其九州鎭山除入諸岱外並宣封公十載正月以東海爲廣德王南海爲廣利王西海爲廣潤王北海爲廣澤王分命卿監諸嶽瀆及山取三月十七日一時備禮兼册　增文獻通考唐武后垂拱四年封洛水神爲顯聖侯享齊于四瀆封嵩山爲神岳天中王至萬歲通天元年尊神岳天中王爲神岳天中皇帝神龍元年復爲天中王　開元十一年敕霍山宜崇飾祠廟秩視諸侯蠲山下十户以爲灑埽晉州刺史春秋致祭　天寶元年以西成頻穀令光祿卿嗣鄭王希言等分祭五嶽其四瀆名山委所由長官擇日致祭　肅宗上元二年改封華山爲太山　德宗貞元二年詔太常卿裴郁等十人各就方鎭祭岳瀆等舊禮皆因郊祀望而祭之天寶中始有遣使祈福之祀非禮之正也　文宗開成二年敕聞京師舊說終南山興雲即必有雨若晴霽雖密雲他至竟不沾濡況兹山北面闕庭日當顧矚脩其望祀寵數宜及今聞都無祠宇命有司即時建立其年九月敕終南山宜封爲廣惠公準四鎭例以本府都督刺史充獻官每歲一祭以季夏土王日祭之　僖宗乾寧二年敕封少華山爲佑順侯　昭宗天佑二年敕封洞庭湖君爲利涉侯青草湖君爲安流侯　宋史太祖建隆二年脩北岳廟西岳廟四年以湖南平命李昉祭南嶽　文獻通考乾德六年有司言祠官所奉止四岳今案祭典請祭南岳于衡州東鎭沂山于沂州南鎭會稽山于越州西鎭吴山于隴州中鎭霍山于晉州東海于萊州南海于廣州西海河瀆並于河中府北海濟瀆並于孟州淮瀆于唐州其江瀆顯德五年敕祭于揚州揚子江口今請復祭于成都府北鎭醫無閭山在營州界未行祭享從之其後望祭北鎭于定州北岳廟　開寶三年廣南平遣司農少卿李繼芳祭南海劉鋹先尊海神爲昭明帝廟爲聰正宫其衣飾以龍鳳詔自今岳瀆並東海南海廟各以本縣令兼廟令尉兼廟丞專掌祀事常加案視務于蠲潔仍籍其廟宇祭器之數受代日交以相付本州長吏每月一詣廟宇察舉縣近廟者遷治所就之　太宗太平興國八年河決滑州遣樞密直學張齊賢詣河祭告用兩圭有邸沈之自是凡有決溢脩塞皆致祭　淳化二年禮官言周顯德中祭江瀆于揚請如故事祭于益　眞宗景德三

年以汴口浚通祭河瀆　大中祥符元年封禪禮畢詔加號泰山天齊王爲仁聖天齊王脩飾廟宇山四面七里內各禁樵採又封泰山通泉廟爲靈派侯亭亭廟爲廣禪侯鄒縣嶧山廟爲靈巖侯　三年脩鳳翔太白山泗州龜山廟　四年至河中親謁眞河瀆廟親謁華陰西岳廟羣臣陪位廟垣內外列黃麾仗遣官分奠廟內諸神　五年詔加上東岳曰天齊仁聖帝中岳曰中天崇聖帝南岳曰司天昭聖帝西岳曰金天順聖帝北岳曰安天元聖帝命翰林學士李宗諤等與禮官詳定儀注及冕服制度其玉冊如宗廟謚冊之制遣官詣五岳充奉冊使副十一月戊戌詔加上東岳淑明后南岳景明后西岳肅明后北岳靜明后中岳正明后又詔華山及華州管內靈跡並禁樵採　仁宗康定二年增封海瀆遣官致祭東海爲淵聖廣德王南海爲洪聖廣利王西海爲通聖廣潤王北海爲沖聖廣澤王江瀆爲廣源王河瀆爲靈源王淮瀆爲長源王濟瀆爲清源王　徽宗政和三年議禮局上五禮新儀祭岳鎮海瀆設位南向以西爲上山川從祀西向以北爲上諸岳鎮海瀆年別一祭以祭五帝日祭之東岳泰山于兗州界東鎮沂山于青州界東海于萊州界東瀆大淮于唐州界南岳衡山于潭州界南鎮會稽山于越州界南海于廣州界南瀆大江于益州界中岳嵩山于河南府界中鎮霍山晉州界西岳華州界西鎮吳山于隴州界西海西瀆大河于河中府界北岳常山及遙祀北鎮醫無閭山于定州界北海大濟于孟州界太常寺言大中祥符中封五岳爲帝四海爲王獨五鎮封爵尚仍唐舊元豐八年始封西鎮吳山爲成德王而未及四鎮詔並封王　金世宗大定四年禮官言當祭岳鎮海瀆詔依本禮以四立土王日就本廟致祭其在地界者遙祭其封爵並仍唐宋之舊　七年或有言前代都長安及汴洛以大華等山列爲五岳今既都燕當別議五岳范拱以爲非是議曰軒轅居上谷在恒山之西舜居蒲阪在華山之北以此言之未嘗據所都而改岳祀也遂不改　二十五年有司言太祖征遼江神助順宜脩祠宇加賜封爵乃封混同江神爲顯國應聖公　章宗明昌四年封長白山爲興國靈應王六年加五岳四瀆王爵時沂山道士楊道全請封沂山爲東安王吳山爲成德王霍山爲應靈王會稽山爲永興王醫無閭山爲廣寧王淮爲長源王江爲會源王河爲靈源王濟爲清源王每歲遣使奉御署祝版奩香乘驛詣所在率郡邑長貳官行事

元世祖時每歲遣使祀岳瀆　至元二十八年加上東岳爲齊天大生仁聖帝南岳司天大化昭聖帝西岳金

天大利順聖帝北岳安天大貞元聖帝中岳中天大寧崇聖帝加封江瀆爲會源順濟王河瀆靈源弘濟王淮瀆長源博濟王濟瀆清源善濟王東海廣德靈會王南海廣利靈孚王西海廣順靈通王北海廣洋靈祐王遣使分祭　大德二年加封東鎮沂山爲元德東安王南鎮會稽山爲昭德順應王西鎮吳山爲成德永靖王北鎮醫無閭山爲貞德廣寧王中鎮霍山爲崇德應靈王敕有司歲時與岳瀆同祀　泰定帝泰定元年遣使祀岳瀆又以鹽官海溢遣使祀海神　致和元年改封蒙山神曰嘉惠昭應王洞庭神曰忠惠順利靈濟昭佑王　順帝至元元年加封眞定路滹沱河神爲昭佑靈源侯　五年加北岳岳神爲安天大貞元皇帝　十年詔加封河瀆神爲靈源神祐弘濟王重建河瀆及四海神廟　明洪武三年建山川壇祭岳鎮海瀆鍾山之神于殿內七年令祭山川諸神于春秋仲月上旬擇日後又以孟春二十一年令歲仲秋中旬擇日祭山川壇　嘉靖祀典五岳五鎮四海四瀆之神五壇北向京畿山川西向天下山川東向

山川二

【原】**命祀**（月令孟春之月命祀山林川澤）**詔脩**（漢武詔河海潤千里其令祠官脩山川之祠爲歲事典加禮）**柴燎**（虞書歲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注岱宗太山也柴燎告至也東方山川望而祭之秩次序也）**貍沈**（周禮大宗伯以貍沈祭山林川澤注順其性之含藏）**夏祈**（月令仲夏之月命有司爲民祈祀山川百源）**冬賦**（季冬之月命宰歷卿大夫至于庶民土田之數而賦犧牲以共山林名川之祀）**國中**（春秋僖公三十有一年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注三望分野之星國中山川皆因郊祀望而祀之魯侯廢郊天而脩其小祀故曰猶）**封內**（禮記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鄭注魯人祭泰山晉人祭河是也）**懷柔**（毛詩懷柔百神及河喬嶽注云懷來柔安也王行巡狩至方岳之下來安羣神祭于山川皆以尊卑次第祭之也）**請釋**（左傳隱公八年鄭伯請釋泰山之祀而祀周公以泰山之祊易許田）**歲徧**（禮天子祭天地四方山川歲徧）**並走**（見四望）【增】**封祭**（管子黃帝問伯高對曰山見其榮者封而祭之）**升中**（禮器因名山升中于天）**繫玉**（左傳襄公十八年晉侯伐齊將濟河中行獻子以朱絲繫玉二瑴而禱）**用牲**（左傳昭公十七年晉侯使屠蒯如周請有事于洛與三塗九月荀吳帥師涉自棘津使祭史先用牲于洛陸渾人弗知師從之遂滅陸渾）**岳令**　**瀆令**（唐開元禮祭岳瀆前一日岳令瀆令清埽內外）**桑山**（左傳昭十六年鄭大旱使屠擊祝款豎柎有事于桑山斬其木不雨子產曰有事于山蓺山林也而斬其木其罪大矣奪之官邑）**蓮衢**（王海會要開元十二年上至華陰親製岳廟文命勒石于華岳祠南之蓮衢）**靈祠**　**貝闕**（王褒集四瀆祠碑銘靈祠岳立貝闕雲浮）**女巫**（孔帖王璵請遣女巫乘傳禱天下名山大川）**廟令**（玉海宋祥符元年將幸澶淵先命學士李宗諤祭河瀆帝幸廟酌奠以頓丘令爲廟令）**射鹿**（漢書郊祀志武帝幸甘泉至中山有鹿過自射之因之以祭）**乘騾**（唐開元記上到泰山益州進白騾潔朗豐潤上遂親乘之柔順安便不知登降之倦告成禮畢復乘而下休息未久白騾無疾而殪謚之曰白騾將軍命有司具櫬櫝疊石爲墓墓在封禪壇北一里許）【原】**不越望**（左傳哀公六年楚昭王疾卜曰河爲祟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也江漢沮漳楚之望也）**不及身**（昭公元年晉侯有疾卜曰實沈臺駘爲祟子產

（曰此二者不及君身山川之神則水旱癘疫之災于是乎禁之）【增】百戶吏（文獻通考晉穆帝時何琦論五岳祀曰永嘉後惟瀟之天柱在王畧之內舊臺選百戶吏五十以奉其職中興之際未有官守廬江郡常遣大史假四時禱賽）萬歲聲（又曰漢武帝元封元年登中岳聞若有言萬歲聲云乃令祠官加增太室祠以山下戶凡三百封崈高為之奉邑）終南雨（見山川一）常山璧（天中記慕容儁壽光元年常山得璧七十一光色甚異後以為神岳之命以太牢祠云）制衣冠（玉海宋乾德四年重製五岳祠衣冠）奉奩香（見山川一）禱杯筊（續文獻通考金海陵嘗過料石罔持杯筊禱曰使我有天命當得吉卜投之吉及即位貞元元年封料石罔神為靈應侯）禁樵採（見山川一）幸東都（合璧事類開元五年帝將幸東都褚無量言昔帝舜巡狩秩山川願陛下所過名山大川丘陵瀆衍遣詔致祭）祀衡山（又曰大曆八年遣歸崇敬祀衡山未至而哥舒晃亂廣州監察御史樺之請望祭而還崇敬正色曰君命豈有畏耶）酒脯祭（續文獻通考遼穆宗應曆十四年以酒脯祭黑山）麃鹿祭（又曰遼太祖天贊三年登阿里典壓得斯山乃以麃鹿祭之）集靈宮（歐陽脩集古錄漢武巡省五岳立宮其下曰集靈宮）聰明山（臺頂諸聰明山記聰明二神蓋假落上古不知其始興也若曰禍淫之謂聰降祥毓物之謂明美稱備焉取名斯在）【原】璋邸以祀（周禮考工記璋邸射素功以祀山川注邸射剡而出也素功無瑑飾也）持節以祠（漢書五嶽四瀆皆祠有常禮祀皆使者持節以祠焉惟泰山與河歲五祀江水四餘皆一禱而三祠）以名廢祀（申繻曰名以山川則廢祀魯以獻公武公廢具敖二山名）不敬削地（禮記山川神祇有不舉者為不敬不敬者君削以地）【增】東游海上（史記秦始皇即帝位三年東游海上行禮祀名山大川）望祀蓬萊（玉海漢武太初元年十二月東臨渤海望祀蓬萊）李至請祭（玉海淳化二年二月十二日秘監李至請五郊迎氣祭其方岳鎮海瀆）曾肇為碑（又曰元符三年脩東岳廟命曾肇為碑為殿三曰嘉寧蓄祉儲佑）羣神從食（文獻通考光武中元元年定北郊祀地祇地理羣神從食如元始故事）諸神從祀（又曰晉成帝咸和八年立北郊于覆舟山祀地祇從祀凡四十四神如漢西京關中小水皆有祭秩也）桃花春水　靈草孤洲（王褒四瀆祠碑桃花春水靈草孤洲潼緗河曲汾陰雁壤）【原】惟爾明神順禮經而脩祀　報我豐歲應時雨而出雲

【增】禹貢九州受蒼水繡衣之命　武師牧野接五車兩騎之神（見玉海徐鉉文）

淵鑑類函卷一百六十八

淵鑑類函卷一百六十九

禮儀部十六 宗廟

宗廟一

【原】唐虞立五廟 考工記夏后氏世室殷人重屋 【增】商書七世之廟可以觀德 周制小宗伯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 考工記周人明堂 小宗伯辨廟祧之昭穆 【原】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廟而五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廟而三士一庶人祭于寢 【增】天子諸侯宗廟之祭春曰礿夏曰禘秋曰嘗冬曰烝天子犆礿祫禘祫嘗祫烝諸侯礿則不禘禘則不嘗嘗則不烝烝則不礿諸侯礿犆禘一犆一祫嘗祫烝祫大夫士宗廟有田則祭無田則薦 祭法天下有王分地建國置都立邑設廟祧壇墠而祭之乃爲親疎多少之數是故王立七廟一壇一墠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皆月祭之遠廟爲祧有二祧享嘗乃止去祧爲壇去壇爲墠壇墠有禱焉祭之無禱乃止去墠曰鬼諸侯五廟一壇一墠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皆月祭之顯考廟祖考廟享嘗乃止去祖爲壇去壇爲墠壇墠有禱焉祭之無禱乃止去墠爲鬼大夫三廟二壇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享嘗乃止顯考祖考無廟有禱焉爲壇祭之去壇爲鬼適士二廟一壇曰考廟曰王考廟享嘗乃止皇考無廟有禱焉爲壇祭之去壇爲鬼官師一廟曰考廟王考無廟而祭之去王考爲鬼庶士庶人無廟死曰鬼 文獻通考高祖時令諸侯王都皆立太上皇廟至惠帝尊高帝廟爲太祖廟景帝尊孝文廟爲太宗廟行所嘗幸郡國各立太祖太宗廟至宣帝本始二年復尊孝武廟爲世宗廟行所巡狩亦立焉而京師自高祖至宣帝與大上皇悼皇考各自居陵旁立廟又園中各有寢便殿日祭于寢月祭於廟時祭于便殿寢日四上食廟歲二十五祠便殿歲四祠又月一游衣冠元帝時貢禹奏言古者天子七廟今孝惠孝景廟皆親盡宜毀及郡國廟不應古禮宜正定天子是其議未及施行而禹卒永光四年乃下詔先議罷郡國廟丞相韋元成等皆曰春秋之義父不祭于支庶之宅君不祭于臣僕之家王不祭于下土諸侯臣愚以爲宗廟在郡國宜無脩奏可後月餘復下詔議立親廟元成等以爲周之所以七廟者以后稷始封文武受命而王是以三廟不毀與親廟四而七臣以爲高帝受命定天下宜

爲太祖之廟世世不毀承後屬盡者宜毀今宗廟異處昭穆不序宜入就太祖廟而序昭穆如禮太上皇孝惠孝文孝景廟皆親盡宜毀皇考廟親未盡如故大司馬許嘉等以孝文宜爲太宗之廟廷尉忠以孝武宜爲世宗之廟諫大夫尹更始等以皇考廟上序于昭穆非正禮宜毀于是上重其事依違者一年乃下詔正禮儀元成等奏曰今高皇帝爲太祖孝文皇帝爲太宗孝景皇帝爲昭孝武皇帝爲穆孝昭皇帝與孝宣皇帝俱爲昭皇考廟親未盡太上孝惠廟皆親盡宜毀太上廟主宜瘞園孝惠皇帝爲穆主遷于太祖廟寢園皆無復脩奏可後上疾連年遂盡復諸所罷寢廟園皆脩祀如故初上定迭毀禮獨尊孝文廟爲太宗而孝武廟親未盡故未毀上于是復申明之曰孝宣皇帝尊孝武廟曰世宗損益之禮不敢有與焉他皆如舊制惟郡國廟遂廢云元帝崩匡衡奏言前以上體不平故復諸所罷祠卒不蒙福案孝惠孝景廟親盡宜毀及太上皇祠請悉罷奏可成帝時以無繼嗣河平元年復太上皇寢廟園世世奉祀哀帝即位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奏言太祖太宗世宗迭毀之次當以時定請與羣臣雜議奏可于是光祿勳彭宣等皆以爲孝武皇帝雖有功烈親盡宜毀太僕王舜中壘校尉劉歆議曰禮記王制及春秋穀梁傳喪事尊卑之序與廟數相應其文曰天子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故七者其正法數可常數者也宗不在此數中宗變也苟有功德則宗之不可預爲設數今以七廟言之孝武皇帝未宜毀以所宗言之則不可謂無功德臣愚以爲世宗之廟宜建之萬世不宜毀上覽其議而從之

光武帝建武二年正月立高廟于雒陽四時祫祀高祖爲太祖文帝爲太宗武帝爲世宗如舊三年立親廟雒陽祀父南頓君以上至春陵節侯至十九年五官中郎將張純與太僕朱浮奏言禮爲人後者則爲之子今禘祫高廟陳序昭穆而春陵四世君臣並列不合禮意詔下公卿大司徒戴涉等議宜以宣元成哀平五帝四世代今親廟宣元皇帝尊爲祖父可親奉祠成帝以下有司行事別爲南頓君立皇考廟其祭上至春陵節侯羣臣奉祠上從之明帝即位爲光武起廟明帝臨終遺詔無起寢廟藏主于世祖廟更衣別室章帝從之後主率以爲常至積多無別獻帝初平中蔡邕等議光武皇帝受命中興廟稱世祖孝明皇帝政參文宣廟稱顯宗孝章皇帝至孝烝烝仁恩博大廟稱肅宗至和帝以下功德無殊而有過差不應爲宗及餘非宗者追尊三后皆奏毀之四時所祭高廟一祖二宗及近帝四凡七廟

晉武帝

受禪追尊皇祖宣王爲宣皇帝伯考景王爲景皇帝考文王爲文皇帝太始三年有司奏置七廟帝重其役詔宜權立一廟羣臣議舜承堯禪受終文祖則虞氏不改唐廟可依有虞故事即用魏廟奏可于是追祭征西將軍豫章府君潁川府君京兆府君與宣帝景帝文帝爲三昭三穆而太祖虛位武帝崩遷征西惠帝崩遷豫章元帝即位以登懷帝之主又遷潁川位雖七室其實五世蓋從刁協以兄弟爲世數故也簡文帝即位上繼元皇于是潁川京兆二主復還昭穆之位至簡文崩潁川又遷　唐高祖武德元年追尊高祖曰宣簡公曾祖曰懿王祖曰景皇帝考曰元皇帝立四廟于長安唐太宗貞觀九年高祖崩增脩太廟中書侍郎岑文本議祖鄭元者則陳四廟之制述王書者則引七廟之文貴賤混而莫辨是非紛而不定春秋穀梁傳及禮記王制祭法禮器孔子家語並云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大夫三廟士一廟尚書咸有一德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至于孫卿孔安國劉歆班彪父子孔晁虞喜干寶之徒商較今古咸以爲然是以晉宋齊梁皆依斯義立親廟六臣等請依晉宋故事立親廟六其祖宗之制式遵舊典從之　中宗神龍元年以景皇帝爲太祖廟崇六室　時太常博士張齊賢建議曰奉敕既立七廟須尊崇始祖伏尋禮經始祖即太祖太祖之外更無始祖後周太祖之外以周文王爲始祖不合禮經今議者或有欲立涼武昭王爲始祖者殊爲不可何者昔在商周稷禼始封故以爲太祖即皇家之景帝是也涼武昭王勳業未廣後主失守國土不傳景帝始封實本明命今乃捨封唐之盛烈崇西涼之遠構求之前古實乖典禮　開元十年制創立太廟九室獻祖懿祖太祖世祖高祖太宗中宗睿宗先時以孝敬皇帝爲義宗祔于廟由是爲七室而京太廟亦七室中宗崩中書令姚元之吏部尚書宋璟以謂義宗追尊之帝不宜列昭穆而其塋在洛州請立別廟于東都而有司時享其京廟神主藏于夾室由是祔中宗而光皇帝不遷遂爲七室睿宗崩博士陳貞節蘇獻等議曰古者兄弟不相爲後荀卿曰有天下者事七世謂從禰以上也若旁容兄弟上毀祖考則天子有不得事七世者矣孝和皇帝有中興之功而無後宜出爲別廟祔睿宗以繼高宗于是立中宗廟于太廟之西開元十年詔宣皇帝復祔于正室謚爲獻祖并謚光皇帝爲懿祖又以中宗還祔太廟于是太廟爲九室　文宗開成五年（時武宗已即位）禮儀使奏天子七廟祖功宗德不在其中國朝制度景皇帝受封于唐高祖太宗創業受命百代不遷今文宗皇帝升祔有時代宗皇帝是親盡之

祖禮合祧遷每至禘祫合食如常數言敬依典禮　自憲宗穆宗敬宗文宗四世祔廟睿元肅代以次遷至武宗廟德宗以次當遷而于世次爲高祖禮官始覺其非以謂兄弟不相爲後不得爲昭穆乃議復祔代宗而議者言已祧之主不得復入禮官曰昔晉元明之世已遷豫章潁川後皆復祔此故事也議者又言廟室有定數而無後之主當置別廟禮官曰晉武帝時景文同廟廟雖六代其實七主至元帝明帝廟皆十室故賀循曰廟以容主爲限而無常數也于是復祔代宗而以敬宗文宗武宗同爲一代初元宗之復祔獻祖非本于禮也而後之爲說者乃遷就其事以謂三昭三穆與太祖祖功宗德三廟不遷爲九廟者周制也及敬文武三宗爲一代故終唐之世常爲九代十一室焉　宋太祖建隆元年有司請立宗廟詔下其議兵部尚書張昭等請追尊四代號謚崇建廟室奏可　眞宗咸平元年判太常禮院李宗訥等言伏見傳祖稱曾高祖太祖稱伯文懿惠文靖穆昭憲皇后並稱祖妣孝明孝惠孝章皇后並稱伯妣案爾雅有考妣王父母曾祖王父母高祖王父母及世父之別以此觀之惟父母得稱考妣今請僖祖止稱廟號順祖而下即依爾雅之文事下尚書省即集官議定戶部尚書張齊賢等上言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并太祖之廟而七前代或有兄弟繼及亦移昭穆之列是以漢書爲人後者爲之子所以尊本祖而重正統也又禮天子絕期喪安得宗廟中有伯氏之稱乎其唐朝及五代有稱者蓋禮官之失非正典也請自今有事于太廟則太祖并諸祖室稱孝孫孝曾孫嗣皇帝太宗室稱孝子嗣皇帝詔禮官別加詳定禮官言尚書盤庚有商及王史記云陽甲至小乙兄弟四人相承故不稱嗣子而曰及王明不繼兄之統也唐中宗睿宗皆處昭位恭宗文宗武宗昭穆同爲一世伏請太祖室曰皇伯考妣太宗室曰皇考妣每大祭太祖太宗同位祝文並稱孝子詔都省復集兩制丞郎參議以聞既而都省上議古者祖有功宗有德今太祖受命開基太宗纘承大寶必若同爲一代則是太宗不得自爲世數也不得自爲世數則何以得爲宗乎今若序爲六世以一昭一穆言之則上無毀廟之嫌下有善繼之美于禮爲大順于時爲合宜何嫌而謂不可乎翰林學士宋湜等又言都省所議皇帝于太祖廟室稱孝孫臣竊疑焉望下有司詳定詔令禮官再討典故禮官言議者引漢書爲人後者爲之子殊不知弟不爲兄後子不爲父孫春秋之深旨也父謂之昭子謂之穆禮記之明文也又按太宗饗祀太祖二十有二年稱曰孝弟此不易之制又安可追

攺乎唐元宗謂中宗爲皇伯考德宗謂中宗爲高伯祖則伯氏之稱復何不可臣等參議自今太祖太宗同位異坐太祖仍稱孝子奏可　熙寧五年中書門下言本朝自僖祖以上世次不得而知則僖祖有廟與商周稷契疑無以異請以所奏付之兩制詳議而擇取其當者時王安石爲相不主祧遷之義故復有此請乃復奉僖祖于太廟遷順祖神主藏于夾室　翰林學士元絳等上言自古受命之王既以功德享有天下皆推本統以尊事其祖故商周以契稷爲始祖者皆以承其本統而非以有功與封國爲重輕也倘謂僖祖不當比契稷爲始祖是使天下之人不復知尊祖而子孫得以有功加其祖考也傳曰毀廟之主陳于太祖未毀廟之主皆陞合食于太祖今遷僖祖之主而藏于太祖之室則是僖祖順祖翼祖宣祖祫祭之日皆降而合食也情文不順無甚于此請以僖祖之廟爲太祖翰林學士韓維議昔先王既有天下迹其基業之所由起奉以爲太祖所以推功業重本始也後世有天下者特起無所因故遂爲一代太祖太祖皇帝功德卓然爲宋太祖無可議者僖祖雖于太祖爲高祖然仰迹功業未見其有所因上尋世系又不知其所以始若以所事契稷奉之竊恐于古無考而于今亦有所未安今之廟室與古殊制古者每廟異宮今祖宗同處一堂而西夾室在順祖之右考之尊卑之次似亦無嫌天章閣待制孫固請特爲僖祖立室由太祖而上親盡迭毀之主皆藏之當禘祫之時以僖祖權居東向之位太祖順昭穆之列而從之取毀廟之主而合食則僖祖之尊自有所申秘閣校理王介請依周官守祧之制創祧廟以奉僖祖庶不下祔子孫夾室以替遠祖之尊議既上帝頗以韓維之說爲是而王安石以維言夾室在右爲尊與固言禘祫僖祖居東向之說爲非禮帝亦然之又問前代郊配與宗祀明堂之禮安石以尊僖祖爲始祖則郊祀當以配天若宗祀明堂則太祖太宗當迭配帝又疑明堂以英宗配天與僖祖爲始祖之說遂下禮官詳定同判太常寺兼禮儀事張師顏等議曰昔者商周之興本于契稷故奉之爲太祖後世受命之君功業特起不因前代則親廟迭毀身自爲祖今國家以僖祖親盡而祧之奉太祖皇帝爲帝者之祖是合于禮矣國初張昭任徹之徒因緣近比請建四廟遂使天子之禮下同諸侯若使廟數備六則更當上推兩世而僖祖次在第二亦未可謂之始祖也請略倣周官守祧之制築別廟以藏僖祖神主大祭之歲祀於其室太廟則一依舊制虛東向之位郊配之禮則仍其舊安石力主元絳等初議遂從之　元豐元年詳

定郊廟禮文所言古者父子異宮祖禰異廟今之廟制與古不侔遂圖上八廟異宮之制以始祖居中分昭穆爲左右自北而南僖祖爲始祖翼祖太祖太宗仁宗爲穆在右宣祖眞宗爲昭在左皆南向北上詔詳定本朝可行典禮陸佃張璪所議昭穆之位各不同詔俟廟制成日取旨　元符三年時徽宗已即位詔曰蓋聞有天下者事七世則迭毀之制有常祖有功而宗有德則不遷之廟非一恭惟仁宗皇帝躬天地之度以仁爲治在位四十二年利澤施于四海神宗皇帝以聖神不世出之資慨然大有爲于天下宜令禮官考定仁祖神考廟制以聞權太常盛仲次等言仁宗神考請如聖詔永祀不祧與天無極　崇寧三年詔增太廟爲十室復翼祖宣祖廟　紹熙五年閏十月（時寧宗已即位）詔別建四祖殿于太廟大殿之西奉祧主僖順翼宣四祖神主歲令禮官薦獻　宋朝自太祖追王僖順翼宣四祖以來每遇禘祫祖宗以昭穆相對而虛東鄉之位王安石用事以爲僖祖以上世次不可知則僖祖之有廟與后稷疑無以異當時諸儒韓維輩辨之不從時程頤爲布衣人言亦以安石之言爲是熙寧八年夏禘于太廟以僖祖東嚮自是無敢議者紹興後董弅王普尤袤俱請正太祖東嚮之位未克行先是英宗祔廟已祧順祖至欽宗祔廟又祧翼祖及高宗升祔遂爲九世十二室至是孝宗將升祔趙汝愚當國欲併祧僖宣二祖事下侍從臺諫禮官議于是吏部尚書鄭僑等請祧二祖而正太祖東嚮之位諸儒如樓鑰陳傅良輩皆以爲可詔從之僑等尋奏請立僖祖別廟以順懿宣三祖祔藏時朱熹在講筵獨入議狀條其不可者四大略云準尚書吏部牒集議四祖祧主宜有所歸者今詳羣議雖多而皆有可疑若曰藏之夾室則是以祖宗之主下藏于子孫之夾室至于祫祭設幄于夾室之前則亦不得謂之祫欲別立一廟則喪事即遠有毀無立欲藏之天興殿則宗廟原廟不可相雜以太祖當日追尊帝號之令而默推之則知今日太祖在天之靈必有所不忍而不敢當矣當以僖祖爲始祖如周之后稷太祖如周之文王太宗如周之武王與仁祖之廟皆不祧仁宗爲昭英宗爲穆與眞宗主並藏西夾室神宗爲昭哲宗爲穆徽宗爲昭欽宗爲穆高宗爲昭孝宗爲穆而高宗之廟亦不祧議既上則閒已毀四祖廟而遷之矣時太廟殿已爲十二室故孝宗既祔而東室尚虛及光宗祔廟遂爲九世十二室蓋自昌陵祔廟踰二百年而後正太祖之位是年冬始別建一殿以奉祧主于大殿之西隅歲命禮官薦獻焉今謂四祖殿者是也　金史大定十二年議建閔宗別

廟禮官援晉惠懷唐中宗後唐莊宗升祔故事若依此典武靈皇帝無嗣亦合升祔然中宗之祔始則為虛室終則增至九室惠懷之祔乃遷豫章潁川二廟莊宗之祔乃祧懿祖一室今太廟之制除祧廟外為七世十一室如當升祔武靈即須別祧一廟伏覩宗廟世次自睿宗上至始祖凡七世別無可祧之廟晉史云廟以容主為限無拘常數東晉與唐皆用此制遂增至十一室康帝承統以兄弟為一室故不遷遠廟而祔成帝唐以敬文武三宗同為一代于太廟東間增置兩室定為九代十一室今太廟已滿此數如用不拘常數之說增至十二室可也然廟制已定復議增展其事甚重又與睿宗皇帝祏室昭穆亦恐更改春秋之義不以親親害尊尊漢志云父子不並坐而孫可從王父若武靈升祔太廟增作十二室依春秋尊尊之典武靈當在十一室禘祫合食依孫從王父之典當在太宗之下而居昭位又當稱宗然前升祔睿宗已在第十一室累遇祫享睿宗在穆位與太宗昭位相對若更改祏室及昭穆序非有司所敢輕議十九年四月禘祔閔宗遂增展太廟為十二室二十九年世宗將祔廟有司言太廟十二室自始祖至熙宗雖係八世然世宗與熙宗為兄弟不相為後用晉成帝故事止係七世若特升世宗顯宗即係九世于是五月遂祧獻祖昭祖陞祔世宗顯宗于廟十一年尚書省奏禘祫之儀曰禮緯三年一祫五年一禘唐開元中太常議禘祫之禮皆為殷祭祫為合食祖廟禘謂禘序尊卑自異常享王者法諸天道以制祀典烝嘗象時禘祫象閏五歲再閏天道大成宗廟法之再為殷祭自周以後並用此禮自大定九年已行祫禮若議禘祭當于祫後十八月行禮詔以三年冬祫至五年夏禘為常禮

元史世祖十五年五月太常卿議廟制一曰都宮別殿七廟九廟之制祭法曰天子立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大夫士降級以兩晉博士孫毓以謂外為都宮內各有寢廟別有門垣太祖在北左昭右穆以次南面是也前廟後寢者以象人君之居前有朝而後有寢也廟以藏主以四時祭寢有衣冠几杖象生之具以薦新物天子太祖百世不遷宗亦百世不遷高祖以上親盡則遞遷昭常為昭穆常為穆同為都宮則昭常在左穆常在右而外有以不失其序一世自為一廟則昭不見穆穆不見昭而內有以各全其尊必祫享而會于太祖之廟然後序其尊卑之次蓋父子異宮祖禰異廟所以盡事亡如事存之義然漢儒論七廟九廟之數其說有二韋元成等以為周之所以七廟者以后稷始封文王武王受命而王是以三廟不毀與親廟四

而七也如劉歆之說則周自武王克商以后稷爲太祖即增立高圉亞圉二廟于公叔太王王季文王二昭二穆之上已爲七廟矣至懿王時始立文世室于三穆之上至孝王時始立武世室于三昭之上是爲九廟矣然先儒多是劉歆之說二曰同堂異室之制後漢明帝遵儉自抑遺詔無起寢廟但藏其主于光武廟中更衣別室其後章帝又復如之後世遂不敢加而公私之廟皆用同堂異室之制先儒朱熹以謂至使太祖之位下同孫子而更僻處于一隅無以見爲七廟之尊羣廟之神則又上厭祖考不得自爲一廟之主以人情論之生居九重窮極壯麗而設祭一室不過尋丈甚或無地以容鼎俎而陰損其數子孫之心于此宜亦有所不安矣且如命士以上其父子婦姑猶且異處謹尊卑之序不相褻瀆況天子貴爲一人富有四海而祖宗神位數世同處一堂有失人子事亡如事存之意矣　至治元年正月始命于太廟垣西北建太次殿以四孟月時享親祀太室禮成謂羣臣曰朕纉承祖宗丕緒夙夜祗慄無以報稱自今以始歲必親祀以終朕身五月中書省臣言以廟制事集御史臺翰林院臣議謹按前代廟室多寡不同晉則兄弟同爲一室正室增爲十四間東西各一間唐九廟後增爲十一室宋增室至十八東西夾室各一間以藏祧主今太廟雖分八室然兄弟爲世止六世而已世祖所建前廟後寢往歲寢殿災請以今殿爲寢別作前廟十五間中三間通爲一室以奉太祖神主餘以次爲室庶幾情文得宜謹上太常廟制制曰善　泰定二年中書省臣言世祖皇帝始建太廟太祖皇帝居中南向睿宗世祖裕宗神主以次祔西室順宗成宗武宗仁宗以次祔東室邇者集賢翰林太常諸臣言古制尚左今尊者居右爲少屈非所以示後世太祖皇帝居中南向宜奉睿宗皇帝祔左一室世祖祔右一室裕宗祔睿宗室之左顯宗順宗成宗兄弟也以次祔世祖室之右武宗仁宗亦兄弟也以附裕宗室之左英宗祔成宗室之右從之　明紀事本末嘉靖十年春正月特享太廟正太祖南向位初太祖立四親廟德懿熙仁同宮異廟各南向孟春特享于羣廟三時各祭于德祖廟序用昭穆後改建太廟同堂異室亦各南向四孟及歲除俱各祭于中室仍序昭穆如初罷特享禮至英宗升祔九室悉備憲宗將祔用禮官議祧懿祖孝宗祔祧熙祖武宗祔祧仁祖獨德祖不祧時享則太祖太宗以下俱東西向至是諭張孚敬曰朕欲自今春享奉太祖居中太宗而下各居一室行特享禮三時仍聚羣廟于太祖之室昭穆相向行時祫禮季冬中旬並饗太廟親王功

臣配食兩廡以存太祖當代之制歲暮節祭行於奉先殿世廟止行四時之享歲暮祭于崇先殿庶合義明而萬世可行乃命祠官于廟中設幄如九廟狀奉太祖南向羣宗遞遷就室各南向特享之始退德祖于祧殿不復預時享十四年二月初建九廟先是夏言請定七廟額謂陛下復古廟制正太祖南向位則太廟之名實符周典太宗功德隆赫特建百世不遷之廟宜曰文祖世室在三昭上仁宗宣宗各爲昭穆第一廟英宗憲宗爲昭穆第二廟孝宗武宗爲昭穆第三廟十二月九廟成詔定五年一禘祀皇初祖于太廟以太祖配每立春特享祖宗于羣廟三時合享于太廟季冬大祫于太廟皇考獻皇帝止舉時祀

宗廟二

原尚書大傳廟者貌也其以貌言之也　釋名宗尊也廟貌也先祖形貌所在也　曲禮凡祭宗廟之禮牛曰一元大武豕曰剛鬣豚曰腯肥羊曰柔毛雞曰翰音犬曰羹獻雉曰疏趾兎曰明視脯曰尹祭槀魚曰商祭鮮（一作鱻）魚曰脡祭水曰清滌酒曰清酌黍曰薌合粱曰薌萁稷曰明粢稻曰嘉蔬韭曰豐本鹽曰鹹鹺玉曰嘉玉幣曰量幣　王制宗廟之牛角握　曾子問當七廟五廟無虛主惟祫祭于祖爲無主爾　明堂位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于太廟鬱尊用黃目灌用玉瓚薦用玉豆雕篹爵用玉琖　增魯公之廟文世室也武公之廟武世室也　原說文宗廟之木主名曰祏　周易王假有廟　詩天保吉蠲爲饎是用孝享毛傳吉善蠲絜也饎酒食也鄭箋謂將祭祀也　賓筵籥舞笙鼓樂既和奏烝衎烈祖以洽百禮百禮既至有壬有林錫爾純嘏子孫其湛鄭元注純大也嘏謂尸與主人以福也　毛詩序清廟祀文王也周公既成洛邑朝諸侯率以祀文王焉鄭元注清廟者祭有清明之德者之宮也謂祭文王也天德清明文王象之故祭之而歌此詩也於穆清廟肅雝顯相毛傳肅敬雝和相助也鄭箋顯光也見也於乎美哉周公之祭清廟也其禮儀敬且和又諸侯有光明著見之德者來助祭　載芟有椒其馨胡考之寧毛傳椒猶飶也胡壽也考成也鄭箋寧安也以芬香之酒醴祭于祖妣則多得其福祐也　增閟宮新廟奕奕奚斯所作　原周禮凡灌玉濯之陳之以贊祼事注灌玉圭瓚璋瓚　增爾雅室有東西廂曰廟無東西廂有室曰寢廟中路謂之唐堂途謂之陳閟謂之門　孝經爲之宗廟以鬼享之　家語孔子曰吾于甘棠見宗廟之敬也甚矣思其人猶愛其樹尊其人必敬其道也

原白虎通祭有主言神無所依據孝子以主繼心焉　五經要義木主之狀四方穿中央以達四方天子長尺二寸諸侯長尺皆刻謚于其背　諸侯會天子則以方明爲主覲禮云明木也其形四面方六上元下黄東青南赤西白北黑方明者上下四方神明之象也　摯虞決疑注凡廟之主藏于戸外北牖下有石函故名宗祏

漢書廟所以藏主列昭穆　漢舊儀皇帝會諸侯酎金以上計設九賓陪位也　楚國先賢傳古者先王日祭月享時類歲祀諸侯舍日卿大夫舍月士庶人舍時　增漢舊儀宗廟三歲一大祫祭子孫諸帝以昭穆坐于高廟諸驤廟神皆合食設左右坐　原廟一歲十二祠有閏加皆用太牢　三輔故事光武至長安宮闕燒盡徙都洛陽取十二陵合爲高廟作十二室太常卿一人別治長安主知祭事謂之高廟　漢晉陽秋武帝改營太廟南致荆山之木石採華山之石鑄銅柱十二塗以黄金鏤以百物塡以丹青綴以珠玉　陳氏禮書商之三宗周之文武漢之孝文孝武唐之仁堯文皇其廟皆在三昭三穆之外歷世不毀此所謂不遷之廟非謂祧也鄭康成之徒以喪服小記言王者立四廟則謂周制七廟文武爲二祧親廟四而已則文武不遷之廟在七廟内是臆說也王肅聖證論禮自上而下降殺以兩使天子諸侯皆親廟四則是君臣同等尊卑不別也又王祭殤五而下及無親之孫上不及無親之祖不亦詭哉王舜劉歆論之于漢韓愈論之于唐皆與肅同蓋理之所在者無異致也　父昭子穆而有常數者禮也祖功宗德而無定法者義也故周于三昭三穆之外而有文武之廟魯于二昭二穆之外而有魯公之世室

宗廟三

原時類　月祀（上詳類聚國語甸服者祀日祭月祀先王之訓）　冬薦　秋嘗（毛詩潛季冬薦魚孟春獻鮪也猗與漆沮潛有多魚以享以祀以介景福　爾雅春祭曰祠夏祭曰礿秋祭曰嘗冬祭曰烝）　薌合　嘉疏　瑤爵　玉豆（並詳宗廟一）　閟宮　清廟（上詳后妃廟下詳宗廟二）　春祠　夏禴（見上）　酎金　灌玉（史記注正月旦作酒八月成名酎酎言純也武帝時八月嘗酎會諸侯廟中出金助祭所謂助金下詳宗廟二）　祀武　告文（毛詩執競祀武王也執競武王無競維烈不顯成康上帝是皇天之命太平告文王也維天之命於穆不已）　五廟　七室（並詳宗廟二）　介福　純嘏（毛詩祝祭于祊祀事孔明先祖是皇神保是享孝孫有慶以介景福萬壽無疆下詳宗廟二）　觀德　尚敬（上詳宗廟一　毛詩肅肅在廟注肅肅敬也箋云古羣臣助又王祭廟則尚敬故得禮之宜也）　本仁　觀敬（禮記祖廟所以本仁也　祭統孝子之事親也有三道焉生則養沒則喪喪畢則祭養則觀其順也喪則觀其哀也祭則觀其敬而時也盡此三道者孝子之行也）　肅雍　清爭（上詳宗廟二　漢書議者以清廟之詩文神之禮無不清爭今衣冠出遊有車騎之衆風

（國之氣非所謂清淨也）

繹繹　翼翼（詩寢廟繹繹注相連屬也詩作廟翼翼）

茅屋　敧器（左傳清廟茅屋晉書周廟敧器東京猶在御座漢末喪亂失之形制遂隱杜元凱創意造成奏上帝嘉歎之）

〔增〕守藏　點寶（周禮天府掌祖廟之守藏凡國之玉鎮大寶器藏焉朝野雜記太祖創寶殿凡帝后寶冊泊郊廟金玉禮器皆藏焉慶元以後月以寮官禮官中官各一員檢視謂之點寶）

告幣　賜帛（文獻通考諸侯祭宗廟曰敢以嘉幣告于皇考王隱晉書太康十年太廟成賜作廟者帛）

書勞　舍爵（左傳襄十三年公至自晉孟獻子書勞于廟禮也左傳定公八年子言辨舍爵于季氏之廟而出）

押樂　捧俎（文獻通考曰太廟時享儀注有押樂太常卿光祿卿押樂太常丞光祿丞又曰時享儀注有捧俎官）

宮架　神幄（又曰協律郎位二一于太廟殿上一于宮架西北唐六典太常卿凡有事于宗廟少卿率太祝齋郎入薦香燭整拂神幄）

石室　香街（天中記周禮有郊廟石室一曰大夫以石為主三輔黃圖太上皇廟在長安香街南）

五寢　九室（周禮隸僕掌五寢之埽除糞洒之事箋五寢五廟之寢也天子七廟惟祧無寢唐杜甫朝享太廟賦壬辰既格于道祖乘輿即以是日致齋于九室）

甘棠　福草（上詳家語紀纂淵海王者事宗廟主敬則福草生于宗廟之中）

殷祭　閒祀（文獻通考冬十月五穀成骨肉合飲食于祖廟謂之殷祭又曰四時正祭外有五日嘗麥三伏立秋嘗粢盛酎十月嘗稻等謂之閒祀）

〔原〕象生居　藏遺服（白虎通聖王所以制宗廟何生死殊路故敬鬼神而遠之所以有屋何所以象生之居周禮守祧掌守先王先公之廟祧其遺衣服藏焉）

若事存　以尊祖（白虎通王者立宗廟何緣生以事死敬亡若事存欲立宗廟而祭之此孝子之心所以追養孝也孝經援神契宗廟所以尊祖也）

正室守　君子作（文王世子正室守太廟尊宗室而君臣之道著矣疏適子是宗室之正太廟是祖之正用適子守太廟是尊於宗及廟之室故也毛詩奕奕寢廟君子作之）

左雉門　南甬道（周禮小宗伯之職掌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鄭注庫門內雉門外之左右晉起居注武帝太安中詔往者仍魏氏舊廟處立廟既雍翳不顯又材木短小至今中間有缺撓之患今當脩立不宜在故處太僕寺南臨甬道地形顯敞更于此營之主依典禮施行）

則陰陽　反古始（孫敏表規矩天地擬則陰陽設為宗祧教人反古復始）

〔增〕春陵園　青溪宅（東觀漢記建武三年上幸春陵祠園廟大置酒于春陵父老故人為樂齊書禮志世祖夢太祖云宋氏諸帝嘗在太廟從我求食可別為吾祠上乃敕豫章王妃庾氏于清溪宮舊宅奉祠二帝二后用家人禮）

殷三宗　漢七祖（劉歆議殷太甲為太宗武丁曰高宗太戊曰中宗朱子奏立廟議劉子駿議開七祖）

五行舞　七德歌（文獻通考漢宣帝尊漢孝武為世宗廟奏盛德文始五行之舞白居易樂府七德舞七德歌傳自武德至元和）

香燈官　宮闈令（文獻通考太廟時享儀注有薦香燈官又曰宮闈令開室拂神幄）

入錢穀　設罘罳（漢書王莽時博徵天下工匠諸圖畫及吏民以義入錢穀助作以起太廟續文獻通考金海陵天德元年六月太廟初設四神及四隅罘罳）

擇吉區　致良工（嘉靖十四年起新廟十五年廟成詔朕創昭穆羣廟以祀祖宗彰太祖為專之廟復作太宗廟于羣廟之外表功德不遷享百世祀更創[illegible]以避渠道止脩時祭以避豐禰之嫌文獻通考初造太[illegible]）

〔原〕稱廟稱宮　用栗用桑（公羊傳世室屋壞世室者何魯公之廟也周公稱太廟魯公稱世室羣公稱宮此魯公之廟也曷為謂之世室世不毀也又曰作僖公主者何為僖公作主也主者曷用虞主用桑練主用栗用栗者藏主也注喪主于虞吉主于練）

貴室下室　蒼楹黈楹（文王世子諸父諸兄守貴室子弟守下室而讓道達穀梁丹桓宮楹禮天子諸侯黝堊大夫蒼士黈丹楹非禮也）

親割親舂　為酒為醴（穀梁太室屋壞者譏不修也太室猶世室也周公曰太廟伯禽曰太室羣公曰宮禮宗廟之事君親割夫人親舂敬之至也為社稷之主而先君之廟壞極稱之志不敬也為酒為醴烝畀祖妣鄭箋烝進也畀予也言豐年所獲之稅釀酒為醴進于先祖先妣以會百禮也）

因時而祭　有閏加祠（春秋繁露古者歲四祭四祭者因四時所生之物孰而祭其先祖父母也漢舊儀原廟一歲

（十二祠有閏加一祠皆用太牢）**雁集殿前** **光明殿上**（漢郊祀志以立世宗廟告祠孝昭寢有雁五色集殿前廣川國世宗廟殿上有鐘音門戶大開夜有光殿上盡明）

光興如燭 **札變爲金**（西河築世宗廟神光興于殿旁有鳥如白鶴前赤後青神光又興于房中如燭狀漢武故事宣帝立孝武廟于河東告祠日見一人騎白馬持尺一札賜將作匠曰賜汝金一斤忽不見札乃變爲金秤有一斤）

太卜涖釁 **司巫匰主**（大卜涖釁主軍器注器鼓鐸主遷主司巫祭祀則共匰主注匰器名主謂木主也周禮）

采椽貴儉 **桑主不文**（漢書茅屋采椽貴儉也士虞禮桑主不文吉主皆刻）

增**歌兒吹樂** **京尹侍祠**（文獻通考漢惠五年思高祖之常樂沛以沛宮爲高祖廟高祖所教歌兒百二十人皆令爲吹樂後有闕輒補之又曰漢光武建武十九年大司徒戴涉等議宣元二帝尊爲祖父可親奉祠成帝以下有司行事于是洛陽高廟四時加祭孝宣孝元凡五帝其西廟成哀平三帝主四時祭于故高廟東廟京兆尹侍祠冠衣車服如太常祠于陵廟之禮）

還餟幕殿 **安延聖寺**（元史至元八年八月太廟柱朽從張易言告于列室而後修奉遷栗主金牌位與舊神主于餟幕殿工畢安奉自是修廟皆如之續文獻通考金海陵天德四年次中京使使奉遷太廟神主時有司言燕京興建太廟復立原廟原廟始于漢惠帝不聞薦享之禮今兩都告享宜止於燕京取建原廟行事于是名其宮曰衍慶殿曰聖武門曰崇聖貞元三年權奉安太廟神主于延聖寺）

原**天子造乎禰** **王者禘其祖**（王制鄭注造祭名也禮大傳鄭注禘大祭也大祭其先祖所由生也）

宗廟四

原**必告**（文王世子五廟之孫祖廟未毀雖爲庶人冠娶妻必告死必赴）

爲先（曲禮將營宮室宗廟爲先）

廟名（帝王世紀漢景帝廟名德陽宣帝廟名長壽武帝廟名龍淵文帝廟名顧成昭帝廟名徘徊）

廟飾（明堂位山節藻梲復廟重檐刮楹達鄉反坫出尊崇坫康圭疏屏天子之廟飾也）

增**正祭** **告祭**（文獻通考古者宗廟之祭有正祭有告祭皆人主親行其禮）

私廟（又曰憲宗元和十年太子少傅判太常卿鄭餘慶請立私廟將祔四代神主）

家廟（又曰宋仁宗慶曆元年詔中外文武官並許創立家廟）

極廟（史記秦始王更命信宮爲極廟象天柱）

親廟（孔帖唐高祖崩將祔主于廟帝詔有司詳議尚書共奏自春秋以來言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二惟親親尊尊爲不可易之法請建親廟六詔可乃祔弘農府君高祖神主爲六室）

原**展孝思**（孝經春秋祭祀以時思之鄭注寒暑變移益用增感以時祭祀展其孝思也）

重先祖（白虎通王者祭宗廟親自取禽者尊重先祖必欲自致也）

稱孝孫（郊特牲祭稱孝孫孝子以其義稱也注謂事祖禰）

稱曾孫（郊特牲稱曾孫某爲國家也注謂諸侯事五廟也于曾祖以上稱曾孫而已）

成則釁（雜記成廟則釁之饔人舉羊升屋自中刲羊血流于前乃降釁于屋下路寢成則考之而不釁屋者交神明之道也）

仁不毀（左傳昭十八年鄭子產爲火故乃簡兵大蒐將爲蒐除子大叔之廟在道南其寢在道北使除徒陳于道南廟北曰子產過汝而命速除乃毀于而鄉子產朝過而怒之除者南毀子產使從者止之曰毀于北方注言子產仁不毀人廟）

無虛主（曾子問當七廟五廟無虛主惟天子崩諸侯薨則祝取羣廟之主而藏諸祖廟禮也）

有二主（齊桓公亟舉兵作僞主以行其反藏諸祖廟廟有二主自桓公始也）

增**享德廟** **崇尊廟**（唐書禮樂志則天皇后僭號稱周立周七廟于東都以祀武氏改西京唐太宗廟爲享德廟中宗復位遷武氏七廟于西京爲崇尊廟）

原**昭孝通神**（漢書祀者所以昭孝事祖通神明也）

露濡霜降（禮記祭義君子合諸天道春禘秋嘗霜露既降君子履之必有悽愴之心非其寒之謂也春雨露既濡君子履之必有怵惕之心如將見之）

上下之際 **神明之道**（禮記祭統祭有畀煇胞翟閽者惠下之道也此四守吏之至賤者也尸又至尊以至尊既祭之味而不忘至賤是故明君在上則無凍餒者也此之謂上下之際又云鋪筵設同几爲依神也詔祝于室而出于祊此交神明之道也）

敬不忘親（孝經宗廟致敬不忘親也）

主亦盡敬（北堂書鈔宗廟之主以木爲之長尺二寸孝子入宗廟之）

（中雖見木主亦當盡敬）見位聞聲（祭義祭之日入室僾然必有見乎其位出戶而聽愾然必有聞乎其歎息之聲）獻禽享礿（周禮大司馬之職遂以苗田如蒐之法車弊獻禽以享礿注礿宗廟之夏祭也冬夏田主于祭宗廟者陰陽始起象神之在內）享祀不忒（毛詩春秋匪解享祀不忒鄭箋忒變也）祀事孔明（毛詩苾苾芬芬祀事孔明鄭箋既有牲物而進獻之苾苾芬芬然香祀禮于是則甚明也）二王助祭（毛詩序振鷺二王之後來助祭也振鷺于飛于彼西雝我客戾止亦有斯容鄭箋白鳥集于西雝之澤言所集得其處也喻杞宋之君有潔白之德來助祭于周之廟得禮之宜也）諸侯助祭（漢書元始五年春祫祭明堂諸侯王二十八人列侯百二十人宗室子九百餘人徵助祭禮畢皆益戶賜爵及金帛增秩補吏各有差）駿奔在廟（毛詩駿奔走在廟不顯不承無射于人斯）咸來助祭（續漢書明帝永平二年正月宗祀光武皇帝于明堂以配五帝時羣僚藩輔宗室子孫衆郡奏計百蠻貢職烏桓濊貊咸來助祭）白虎銜肉（漢武故事宣帝立孝武廟于東宮告祠日見白虎銜肉置殿前白虎夜見神光滿殿如秋月）白鶴集庭（漢書郊祀志宣帝即位由武帝正統興故立三年尊孝武廟為世宗行所巡狩郡國皆立廟告祠世宗廟日有白鶴集後庭）太常嚴譴（晉元康四年大風後廟闕屋瓦數傾落免太常荀寓以嚴詔所譴不敢言皆謂事輕責重也）有司修除（周禮廟則有司修除之）祧則黝堊（又祧則有司黝堊之）釁供雞牲（祭祀面禳釁供雞牲）奏築複道（漢書文帝東朝太后長樂宮數蹕煩人作複道武庫南叔孫通奏曰陛下何自築複道高帝寢衣冠月出遊高廟子孫奈何乘宗廟道上行哉帝懼曰急壞之通曰人主無過舉願為原廟渭北衣冠出遊之益廣宗廟大孝之本帝乃立原廟）奏鑿廟壖（晁錯為內史府居太上廟壖中東出不便錯乃穿門向南出鑿廟堧垣中申屠嘉奏錯鑿廟垣為門上曰非廟垣乃壖中）主出必蹕（主出廟入廟必蹕）師行遷主（曾子問古者師行必以遷廟主行孔子曰天子巡狩以遷廟主行載于齊車言必有尊也今也取七廟主以行則失之矣）【增】二十五祀（文獻通考漢制廟歲二十五祀）二十四戟（明初建四親廟于闕左東西有夾室有廡三門門設二十四戟以周垣略如都宮之制）共殿異室（許敬宗議唐家宗廟共殿異室以右為首若奉遷主納右夾室而得尊處祈之禱之未絕也有詔如敬宗議）先臣後君（陳貞節傳開元五年太廟壞伊闕男子孫平子上書曰陛下未祭孝和先祭太上皇先臣後君先弟後兄且武后篡國孝和中興有功今內主列祠不得列乎世不可臣請遷孝和還廟）在右為尊（宋史翰林學士元絳等請以僖祖之廟為太祖而韓維等請以藝祖為太祖帝以維之說近是而安石以維言夾室在右為尊為非禮帝亦然之）非宗不毀（後漢書明帝即位以光武撥亂中興更為起廟號曰世祖廟元帝于光武為穆故雖非宗不毀也後遂為常）太祖以功建　昭穆以親崇（唐書禮樂志中宗時博士劉成慶尹知章議）【原】九命辨儀　牲牢異數　孝因順立　禮以備成　宗廟本仁　祭祀首義　追遠誠謂孝思　違禮則乖敬饗　在首義而或愆　於時思而何有　諸侯不得祔于天子（喪服小記諸侯卑故不得祔于天子也）　天子諸侯可祔于士（鄭注人莫敢卑其祖也）　孝自中出　祭宜無怠　禮由外作　物必有常　孝感于時　雖云罔極　祭不以禮豈曰無違　雨露既濡必有若思之貌　春秋匪懈乃虔如在之心

宗廟五

【增】賦唐杜甫朝享太廟賦曰太尉驂乘司僕虔蹕望重闉以肅恭順法駕之徐疾公卿淳古士卒精一黙宗廟之愈深抵職司之所密宿翠華于外戶曙黃屋于通衢氣淒淒于前旒光靡靡而嘉栗階有賓阼帳有甲乙升

降之際見玉柱生芝擊拊之初覺鈞天合律簨簴作以碣磍干戚宛而婆娑鞉鼓塤箎為之主鐘磬竽瑟以之和雲門咸池取之至空桑孤竹貴之多八音循通旣比乎旭日升而氛埃滅萬舞陵亂又似乎春風壯而江海波鳥不敢飛而元甲崪嵺以岳峙象不敢去而鳴珮剡綸以星羅已而上乾豆以登謌美休成之旣享辟玉儲精以稠疊門闢洞豁而森爽黑帝歸寒而激昂蒼靈戒曉而來徃熙事莽而充塞羣心慶以振蕩桐花未吐孫枝之鸞鳳相鮮雲氣何多宮井之蛟龍亂上蓋我后常用惟時克貞膋以蕭合酌以茅明嘏以慈告祝以孝成故天意張皇不敢珍其瑞神姦妥帖不敢秘其精而撫絕軌享鴻名者矣于以奏永安于以奏王夏福穰穰于絳闕芳菲菲于玉罍沛枯骨而破聾盲施殀胎而逮鰥寡園林動色躍在藻之泉魚弓劒皆鳴汗鑄金之風馬霜露堪吸禎祥可把曾宮歆獻陰事儼雅薄清輝于鼎湖之上靜餘響于蒼梧之野窅然漠漠惕然兢兢紛益所慕若不自勝瞰牙旗而獨立吟翠駮而未乘五老侍祠而精駭千官逖聽而思凝

【原】詩宋孔欣祠太廟詩曰束帶從王事結纓奉清祀肅肅禁闈內翳然絕塵軌峩峩高堂上層構鬱雲起明發修薦享矜悚不遑止磬折階廊間悽悽常靡已　梁張率太廟齋夜詩曰潔齋謝紛華寂寥清廟靜肅襟視牲盛端服侍嚴省　【增】明高啓夜宿太廟詩曰烏散廟壖空清香肅閟宮太常齋禁密列祖享儀崇井叩銅瓶月墀鳴玉珮風聽鐘候車駕庭燎已燑燑

【歌】宋顏峻七廟迎神歌曰敬恭明祀孝道感通合樂維和展禮有容六舞肅列九變成終神之來思享茲潔褒靈之徃矣綏我家邦　【增】謝莊宋世祖廟歌二首帝錫二祖長世多祜於穆睿考翼聖承矩亢極弛馭乾紐墜緒闢我皇維締我宗宇刷定四海肇搆神京澤物九有化孚八瀛慶雲承掖甘露飛甍肅肅清廟徽徽閟宮舞蹈象德筐磬陳風黍稷非盛明德惟崇神其歆止降福無窮　稟祥月輝毓德軒光嗣徽嬀汭思媚周姜母臨萬寓訓藹紫房朱干玉鏚式載瓊芳　齊王儉齊太廟樂歌悠悠草昧穆穆經綸動戡危亂靜比斯民誕應休命奄有八夤握機肇運光啓禹服義滿天淵禮昭地軸偃風裁化晅日敷祥信星含曜柜草茂芳七廟觀德六樂宣章惟先惟敬是享是將　太姒嬪周塗山儷禹我后嗣徽重規疊矩肅睍宮闈翔雲舞有享德馨無絕終古　多難固業殷憂啓聖帝宗纘武維時執競起柳獻祥百堵興詠義雖祀夏功符受命逵興不[illegible]無

不肅其儀濟濟其容穆穆赫矣君臨昭哉嗣服允王惟后膺此多福禮以昭事樂以感靈八簋陳羞六舞充庭觀德在廟象德是形四海來祭萬國咸寧　梁沈約梁宗廟登歌曰殷兆玉筐周始邠王於赫文王基我大梁肇土七十奄有四方帝軒百祀人思未忘永言聖烈祚我無疆　猗歟至德光被黔首鑄鎔蒼昊甄陶區有恪恭三獻對揚萬壽比屋可封含生無咎匪徒七百天長地久　祀典昭潔我禮莫違八簋充室六龍解驂神宮肅肅靈寢微微嘉薦既享景福攸歸至德光被洪祚載輝　原北周庾信太廟晨祼歌曰永惟神武潛慶靈長龍圖革命鳳曆歸昌功移上墋德耀中陽清廟肅肅猛虡趪趪曲臺大厦聲和盛唐牲牷蕩滌蕭合馨香和鑾戾止振鷺來翔永敷萬國是則四方　增隋牛弘隋太廟樂歌曰惟皇肅肅有來雍雍雕梁霞複繡栭雲重觀德自感奉璋伊恭彝斝盡飾羽綴有容升歌發藻景福來從　祭本用初祀由功舉駿奔咸會供神有序明酌盈尊豐犧實俎幽金既薦纘錯維旅享由明德香非稷黍載流嘉慶克固鴻緒　締基發祥肇源興慶迺仁遹哲克明克令廣宣國圖善流人詠開我皇業七百同盛　皇條駿茂帝系靈長豐功疊軌厚利重光福由善積代以德彰嚴恭盡禮永錫無疆　盛才必達丕基增舊涉渭同符遷邠等構弘風邁德義高道富神鑒孔昭王猷克懋　神道正直祀事有融肅雍備禮莊敬在躬羞燔已具奠斝將終降祥惟永受福無窮　饗禮具利事成佇旒冕肅簪纓金奏終玉俎徹盡孝敬窮嚴潔人祇分哀樂半降景福憑幽贊　原唐陳叔達太廟祼地歌曰清廟既祼鬱鬯惟禮大哉孝思嚴恭祖禰龍袞以祭鸞刀思啓發德朱弦升歌丹陛筵享柔盛堂斟沈齊降福穰穰來儀濟濟　褚亮宗廟九德之歌曰皇祖誕慶於昭于天積德斯遠茂緒攸先繼天應曆神武弘宣肇迹媯水成功坂泉道光覆載聲穆乾元式備犧象用潔牲牷禮終九獻樂展四懸神覜景福遐哉永年　增唐太宗享太廟樂章曰睿哲維唐長發其祥帝命斯祐王業克昌配天載德就日重光本支百代申錫無疆　五紀更運三正遞升勛華既沒禹湯勃興神武命代靈睠是膺望雲彰德察緯告徵上紐天維下安地軸徵師涿野萬國咸服偃仰靈臺九宮允穆殊域委贄懷生介福　高宗享太廟樂章曰五運改卜千齡啓聖彤雲曉聚黃星夜映葉闡珠囊基開玉鏡下臨萬寓上齊七政霧開三象塵清九服海潤星暉遠安邇肅天地交泰華夷輯睦翔泳歸仁中外禔福　承天撫籙纂聖登皇遐清萬寓仰協三光功成日月道濟時康璇圖載永寶曆斯

昌日月揚輝煙雲爛色河嶽修貢神祇效職舜風攸偃堯曦先就睿感通寰孝思浹宙奉揚先德虔尊晏狩展義天扃飛英雲岫化遙王表神凝帝先乘雲獻俗馭日登元　唐享太廟舊樂章曰七廟觀德百靈攸仰俗荷財成物資含養道光執契化籠提象肅肅雍雍神其來享　五聲備奏三獻終祠車移鳳輦旆轉虹旗　禮周籩豆誠效虔祇皇靈從蹕簪紳拜辭　中宗享太廟樂章曰炎馭失王綱土德承天命英猷被寰宇懿躅隆邦政七德已綏邊九夷咸底定景化覃遐邇深仁洽翔泳　祠容既畢仙座爰興停停鳳舉藹藹雲昇長隆寶運永錫休徵福覃貽厥恩被黎烝　明皇享太廟樂章曰聖謨九德眞言五千慶集昌胄符開帝先高文杖鉞克配彼天三宗提鏡六合渙然帝其承祀率禮罔愆圖書霧出日月清懸舞形德類詠諗功傳黃龍蜿蟺彩雲蹁躚五行氣順八佾風宣介此百祿於皇萬年　六鐘翕協六變成八佾徜徉八風生樂九韶兮神人感美七德兮天地清　總總干戚塡塡鼓鐘奮揚增氣坐作爲容離若驚鳥合如戰龍萬方觀德肅肅雍雍　宋建隆享太廟樂章曰元鐘九千生于仲呂崇臺九層起于累土赫日之升明夷爲主孝孫作帝式由祖武　明明我祖積德攸宜肇繼承統將隆本支爰貧慶緒式昭帝基於穆清廟永洽重熙　艱難積行綿長鐘慶同人之時得主乃定既序宗祧乃修舞詠經武開先永昭丕命　猗歟太祖命受于天化行區宇功溢簡編武威震耀文德昭宣闡基垂統億萬斯年　赫赫皇運明明太宗四隩咸暨一變時雍睿文炳煥聖德溫恭千齡萬祀永播笙鏞嘉粟旨酒博腯牲牷神鑒孔昭享茲吉蠲夙夜毖祀孝以奉先永錫純嘏功格于天　已象文治乃觀武成進退可度威儀克明　元宗廟樂章曰天垂靈顧地獻中方帝力所拓神武莫當陽谿昧谷咸服要荒照孝明禋禋祖皇皇　雄武宣威滋多曆年深謀遠略協贊惟專流沙西域餞日東邊百國畏服英聲赫然　三朝承休恭已優游欽繩祖武其德聿修帝懋錫壽德澤期周蠲饎惟馨祈饗于幽　龍躍潛居風雲會通知民病苦軫念宸衷夔門之旅繼志圖功俎豆敬祭華儀孔隆

增議漢師丹爲共王立廟議曰聖王制禮取法于天地故尊卑之禮明則人倫之序正人倫之序正則乾坤得其位而陰陽順其節人主與萬民俱蒙祐福尊卑者所以正天地之位不可亂也孝成皇帝聖恩深遠故爲共王立後奉承祭祀令共皇長一國太祖萬世不毀恩義已備陛下既繼體先帝持重大宗承宗廟天地社稷之

祀義不得復奉定陶共皇祭入其廟今欲立廟于京師而使臣下祭之是無主也又親盡當毀空去一國太祖不墮之祀而就無主當毀不正之禮非所以尊厚共皇也　唐權德輿遷廟議曰今年夏四月禘饗于太廟令百僚議太祖景皇帝東嚮之位并遷廟之位議曰臣聞太祖始封之重當殷祭東嚮之尊百代不遷下統昭穆此孝饗嚴禋之極制也周自后稷十六代至武王毀廟遷主皆太祖之後故序列昭穆合食無嫌漢之太上皇主瘞于園寢尋置別廟是爲屬尊故周漢皆太祖之位正自魏至隋則虛其位以待太祖後以短祚其禮不申武德中立親廟四自宣簡公而下貞觀中立七廟六室自弘農府君而下開元中始制九廟追尊獻祖懿祖故自武德至于開元太祖在四廟七廟九廟之數廣德二年將及殷祭有司以二祖親盡當遷太祖九室既備其年冬祫于是正太祖于東向藏二主于夾室凡十八年矣建中二年冬祫有司議以獻祖居東向懿祖爲昭太祖爲穆此誠乖疑倒置之大者也議者或引春秋禹不先鯀湯不先契文武不先不窋以爲證且湯與文武皆太祖之後理無所疑至于禹不先鯀安知說者非啓與太康之代而左丘明因而記之耶向者有司以二主藏夾室非宜則可闕殷祭非敬則可處東向之位則不可是以貞元八年百僚集議前後異同有七家之說臣等審細討論惟制別廟及祔于德明興聖二說最爲可據德明興聖之廟猶別廟也等于剏立此又易行伏以德明皇帝于舜禹之際與稷契同功契後爲殷向五百年稷後爲周逾八百年德明流光無窮啓皇運于後景福靈長與天地準又獻懿二祖于興聖皇帝爲曾爲元猶周人祔于先公之祧也此亦亡于禮者也明尊祖之道正大祭之義禮文典祀莫重于是　朱子奢立廟議曰臣謹按漢丞相韋元成奏立五廟諸侯同五劉歆議開七祖邦君降二鄭司農踵元成之轍王子雍揚國師之波分塗並馳各相師祖遂令歷代祧祀多少參差愚以爲諸侯立高祖以下并太祖五廟一國之貴也天子立高祖以上并太祖七廟四海之尊也降殺以兩禮之正焉伏惟聖祖在天山陵有日祔祖嚴配大事在斯宜依七廟用崇大禮若親盡之外有王業者如殷之元王周之后稷尊爲始祖儻無其例請三昭三穆各置神主太祖一室考而虛位將待七百之祚遞遷方處庶上依晉宋傍愜人情　顏師古寢廟議曰伏奉詔旨欲太原立高祖寢廟博達卿士詳悉以議聞伏惟聖情思廣烝嘗事深追遠但究觀祭典宗廟皆在京師不欲下土別置至若周之豐鎬並爲遷都乃是因事更營非云一時俱

立其郡國造廟爰起漢初率意而行大違典制是以貢禹韋元成匡衡等招聚儒學博謀廷議據此陳奏遂從廢毀自斯以後輟而弗爲今若增立寢廟別安主祏有乖先古靡率舊章垂裕後昆理謂不可固宜勉割深衷俯從大禮　宋宋祁祖宗配侑議曰臣等聞王者建廟祏之嚴合昭穆之綴祖一而已始受命也宗無豫數待有德也由宗而下等冑之疏戚以爲迭毀之制昔成湯爲商之祖太甲大戊武丁實號三宗后稷爲周之祖文王武王庸建二祧高帝爲漢之祖孝文孝武特崇兩廟皆子孫世世奉承不輟我皇伯祖經綸草昧遂有天下功宜爲帝者之祖皇祖勤勞制作皇考財成治定德宜爲帝者之宗三廟並萬世不遷宣布天下以示後世朱熹論古今廟制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大夫士降殺以兩而祭法又有適士二廟官師一廟之文大抵士無太祖而皆及其祖考也其制皆在中門之左外爲都宮內各有寢廟別爲門垣太祖在北左昭右穆以次而南天子太祖百世不遷一昭一穆爲宗亦百世不遷二昭二穆爲四親廟高祖以上親盡則毀而遞遷昭常爲昭穆常爲穆諸侯則無二宗大夫又無二廟其遷毀之次則與天子同漢承秦敝不能深考古制諸帝之廟各在一處不容合爲都宮以序昭穆貢禹韋元成匡衡之徒雖欲正之而終不能盡古今之制旋亦罷廢後漢明帝又欲遵儉自抑遺詔毋起寢廟但藏其主于光武廟中更衣別室其後章帝亦復如之後世遂不敢加而公私之廟皆爲同堂異室之制自是以來更歷魏晉下及隋唐其間非無奉先思孝之君据經守禮之臣而皆不能有所裁正其弊至使太祖之位下同子孫而更僻處于一隅既無以見其爲七廟之尊羣廟之神則又上厭祖考而不得自爲一廟之主以人情而論之孝子順孫之心于此宜亦有所不安矣肆我神祖始獨慨然深詔儒臣討論舊典蓋將以遠迹三代之隆一正千古之謬甚盛舉也不幸未及營表世莫得聞秉筆之士又復不能特書以詔萬世今獨具見于陸氏之文然其所論昭穆之說亦未有定論獨原廟之制外爲都宮而各爲寢門垣乃爲近古但其禮本不經儀亦非古故儒者得以議之然不知其所以致此則由于宗廟不立而人心有所不安也不議復此而徒欲廢彼亦安得爲至當之論哉今公私之廟皆爲同堂異室以西爲上之制而無左昭右穆之次一有遞遷則羣室皆遷而新死者當入于其禰之故室矣此乃禮之大節與古不同而爲禮者猶執祔于祖父之文似無意義然欲遂變而祔于禰廟則又非愛禮存羊之意竊意與其

依違韋制而均不免爲失禮曷若獻議于朝盡復公私之廟皆爲左昭右穆之制而一洗其繆之爲快乎韋元成劉歆廟數不同班固以歆說爲是今亦未能洩其是非姑兩存之至于遷毀之序則昭常爲昭穆常爲穆蓋祔昭則羣昭皆動而穆不移祔穆則羣穆皆移而昭不動陸佃非之曰昭穆者父子之號昭以明下爲義穆以恭上爲義方其爲父則稱昭取其昭以明下也方其爲子則稱穆取其穆以恭上也豈可謬哉壇立于右墠立于左以周制言之則太王親盡去右壇而爲墠王季親盡去左祧而爲壇左右遷徙無嫌蓋昭穆本以廟之居東居西主之向南向北而得名初不爲父子之號也又況昭穆之分自始封以下入廟之時便有定次後雖百世不復移易而其尊卑則不以是而可紊也故成王之世文王當穆而不害其尊于武武王爲昭而不害其卑于文非謂之昭即爲王考謂之穆即爲考廟也佃又言假令甲于上世之次爲穆今同堂合食實屬父行乙于上世之次爲昭今同堂合食實屬子行則甲宜爲昭乙宜爲穆豈可遠引千歲以來世次覆令甲爲右穆乙爲左昭以紊父子之序乎此亦不曉前說之過也蓋昭穆之次既定則其子孫亦以爲序禮所謂昭與昭齒穆與穆齒傳所謂太王之昭王季之穆文之昭武之穆者是也如必以父爲昭而子爲穆則泰伯虞仲乃太王之父而文王反爲管蔡魯衛之子矣而可乎

原 頌 後漢王粲太廟頌曰思皇烈祖時邁其德肇啓洪源貽燕我則我休厥成聿先厥道丕明丕欽允時祖考於穆清廟翼嚴休徵祁祁髦士厥德允升懷想成位咸奔在宮無思不若永觀厥崇　綏庶邦和四宇九功備奏樂序建崇牙設辟羽六佾奏八音舉昭大孝衎妣祖念武功收醇祜　後魏王肅宗廟頌曰明德惟馨昊天子之眷祐我魏薄言起之起之伊何黎元時雍子之伊何曆數在躬於乎盛哉神明是通　湛湛甘露濟濟醴泉或涌于地或降于天天地交泰品類蕃蕪祥瑞嘉應其集如雨屢獲豐年穀我士女祖考既饗於懽樂胥

淵鑑類函卷一百六十九

淵鑑類函卷一百七十

禮儀部十七（禘祫　烝嘗　后妃廟　皇太子皇子宗廟　功臣配享）

禘祫

原大祭（爾雅禘大祭也注五年一大祭）合祭（公羊大事於太廟傳大事大祫也大祫合祭也毀廟之主陳於太廟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五年而再殷祭）**增**逮下　養親（金史唐開元中太常議禘祫之禮皆殷祭祫爲合食祖廟禘爲諦序尊卑申先君逮下之慈成羣嗣奉親之孝）重本　尚順（顏眞卿議今議者有三一謂獻懿親遠而遷不當祫宜藏主西室二謂二祖宜祫食與太祖並昭穆缺東向位三謂引二祖祫禘即太祖永不得全其始宜以二祖祔德明廟然於神人未歡也景帝敘受命始封百代不遷至禘祫時暫居昭穆實明神之意今請大祫享奉獻主東向懿主居昭景主居穆重本尚順爲萬代法）畫日（宋史咸平二年太常禮院言今年冬祭畫日薦享太廟按禮三年一祫以孟冬宜改孟冬薦享爲祫享）易月（宋史天聖元年禮官言眞宗神主祔廟已行吉祭三年之制又從易月之文自天禧二年四月祫享至今已及五年合行禘禮）誤禘（文獻通考貞觀十六年太常卿韋挺議梁初誤禘功臣左丞駁議武帝允而遂行降及周隋俱遵此禮）干祫（大傳大夫士有大事省於君干祫及其高祖）吉禘（春秋閔公二年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祥祫（晉杜預祥祫議昔仲尼之制春秋也喪中之祥祫譏貶之文著焉）

原五年禘（禮稽命徵三年一祫五年一禘以衣服想見其形容齊三日思親志意思親所喜然後入廟）三歲祫（五經異義按叔孫通宗廟有日祭之禮自古而然三歲一祫此周禮也五歲一禘先王之禮也）諦父子（白虎通位尊德盛所及彌遠謂之禘祫何禘之爲言諦也序昭穆諦父子也祫合也）審昭穆（傳咸云先儒解禘者諦也審昭穆也）禘太祖（詩序雝禘大祖也鄭箋禘大祭也大於四時而小於祫太祖謂文王正義曰雝者祭太廟之樂歌）祫諸帝（漢舊儀子爲昭孫爲穆昭西面穆東面三年大祫諸帝以昭穆坐於高廟其諸毀廟諸主皆合食）廣孝道（白虎通祭宗廟所以禘祫何尊人君貴功德廣孝道也）順陽義（禮記夏祭曰禘禘者陽之盛也古者於禘發爵賜服順陽義也）禘夏祫冬（東觀漢記張純傳建武二十六年詔純曰禘祫之祭不行已久矣宜據經典詳爲其制純奏曰禮三年一祫五年一禘春秋傳曰大祫者何合祭毀廟及未毀廟之主皆登合食於太祖五年而再殷祭漢舊制三年一祫毀廟主合食高廟存廟主未嘗合祭元始五年始爲禘祭又前十八年親幸長安亦行此禮禮說三年一禘定昭穆尊卑之義也禘祭以夏四月夏者陽氣在上陰氣在下故正尊卑之義也祫祭以冬十月冬者五穀成熟物備禮成故合聚飲食也斯典之廢於茲八年請可如禮施行以時定議帝從是禘祫遂定）祫大禘小（禮外傳禘祫謂之殷祭大而禘小春秋之經有禘而無祫毀廟無時祭但五年有二殷祭耳神主入廟先爲一禘明年春禘而又祫）合食太祖（白虎通禘祫者毀廟之主皆合食於太祖也按五經通義王者諸侯三年一閏天道小備故三年一祫祫者皆取未遷廟主合食太祖廟中五歲再閏天道大備故五歲一禘禘者取已遷廟主合食太祖廟中）不忘先祖（又云禘祫及遷廟者以能世世繼君體持其統由親及遠不忘先祖也）夏禘周公（明堂位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春禘武公（左傳將禘於武公戒百官梓慎曰禘之日其有咎乎吾見赤黑之祲非祭祥也喪氛也其在涖事乎）**增**堂事室事（宋史神宗謂輔臣曰按禮祝延尸入奧灌後乃出延牲延尸主出於室坐於堂上始祖南面昭在東穆在西乃行朝踐之禮是堂事也設饌於堂復延主入室始祖東面昭南穆北徙堂上之饌於室中乃行饋食之禮是室事也）追享朝享（陳祥道禘祫議追享朝享間於時享之間則追享禘也朝享祫也禘以肆祼獻爲主猶生之有饗也祫以饋食爲主猶生之有食也）先三後二　先二後三（唐書禮樂志一禘一祫五年再殷宜通數而禘後置祫歲數遠近二說不同鄭康成用高堂隆先三而後二徐邈先二後三而邈以謂二禘相去爲月六十中分三十置一祫焉此最爲得）喪畢而祫　明年

而禘（唐書禮樂志高宗上元三年當祫大學士史元璨等議以爲新君喪畢而祫明年而禘） 祖以孫尊 孫以祖屈（韓愈禘祫議當祫祭之時獻祖宜居東嚮之位景皇帝宜從昭穆之列祖以孫尊孫以祖屈） 獻祖受祫 太祖受禘（權德輿遷廟議者請當以獻祖受祫太祖受禘） 以禘爲祔 以祔爲祫（馬端臨禘祫辨若國家之禮禘祫時享之外必別有一祔祭之禮而經文無可考至魯則始以禘爲祔先儒議康成之釋禘祫病其據魯之失禮以爲周禮然魯自以禘爲祔祭而康成自謂三年喪畢祫於太祖則其意乃以祔爲祫本不以禘爲祔實未嘗專以魯爲據也） 禘祫同歲（唐書禮樂志開元六年喪畢而祫明年而禘自是之後祫禘各自以年不相通數凡七祫五禘至二十七年祫禘並在一歲有司覺其非） 禘祫同月（唐書元和中太常上言按禮時饗與祫禘同月但行禘祫不行時享蓋祭不欲煩故先重者） 神主悉出（宋書禮志凡祫禘大祭則神主悉出廟堂爲昭穆以安坐不復停室也） 皇后預祭（文獻通考後齊禘祫如梁之制每祭一太牢祫以皇后預祭） 大禘終王（劉歆云春秋傳日祭月祀時望歲貢終王祖禰則日祭曾高則月祀二祧則時享壇墠則歲貢大禘則終王彌遠彌尊故禘爲重矣） 禘祫不卜（五經異義今春秋公羊說祀宗廟筮而不卜） 五齊三酒 四齊三酒（鄭康成禘祫志禘備五齊三酒祫以四齊三酒） **原** 在四時之上（周禮大宗伯之職以肆獻祼享先王以饋食享先王以祠春享先王以禴夏享先王以嘗秋享先王以烝冬享先王鄭注宗廟之祭有六享四獻祼饋食在四時之上則是祫也禘也） 於四時爲約（摯虞決疑要注豐於四時之祭而約於禘祫之祭禘以孟夏祫以孟秋）

烝嘗

原 秋饗（周禮大宗伯以嘗秋享先王） 冬饗（又云以烝冬饗先王） **增** 象時（通典太常儀王者法天之道制祀典爲烝嘗象時） 終敘（文獻通考唐太宗時馬周言望自今歲臘享爲首於明年行春祀之禮禴與烝嘗自次年以敘終之） 陰義（禮記祭統嘗烝陰義也） 遠式（通典魏孝文太和十六年詔曰自頃烝嘗之禮頗違舊義今將仰遵遠式以孟月時禴） 闕嘗（禮王制諸侯礿則不禘禘則不嘗疏云禘則不嘗此西方諸侯也行夏祭竟而秋來朝故不嘗） 廢烝（又嘗則不烝此北方諸侯也秋祭竟而冬來朝故廢蒸也） 進新穀（白虎通秋日嘗者新穀熟進之） 進初稻（春秋繁露冬曰烝烝者以十月進初稻也） **原** 始殺而嘗（傳凡祀始殺而嘗注建酉之月也） 閉蟄而烝（又閉蟄而烝注建亥之月也） 合諸天道（禮祭義君子合諸天道春禘秋嘗注因四時之變化孝子感時念親以此祭之也） 各闕一時（禮王制注虞夏之制諸侯歲朝廢一時之祭） 家老之薦（屈到嗜芰命家老薦之） 仁者之粟（父母既沒必求仁者之粟以祀之此之謂禮終注雖貧困饑不敢取惡人物以事亡親） **增** 烝於曲沃（左傳襄十六年晉平公即位改服修宮烝於曲沃） 嘗於太公（左傳襄二十八年齊嘗於太公之廟慶舍涖事） 必以鄉土（齊書張沖父初卒遺命曰祭我必以鄉土所產無用牲物沖在鎮四時還吳園中取果菜每至嘗烝輒流涕薦焉） 不過把握（韋述宗廟加籩議蒸嘗不過把握不求豐大） 烝嘗不經（白居易議申國典烝嘗不經者斥之以禮） 烝嘗伏臘（孔帖戶部侍郎蕭炅林甫所引嘗與嚴挺之言稱烝嘗伏臘乃爲伏獵挺之曰九齡省中而有伏獵侍郎乎） **原** 四時追祭 礿禘有常 仲尼奉薦趨趨以行（趨音促敬慕故少威儀） 孝子臨尸齊齊其敬 禮明貴賤薦陳之品有差 孝備烝嘗追養之心宜勉

后妃廟一

原杜氏通典周祭先妣之廟（姜嫄履巨人跡感神靈而生后稷周立廟自后稷為始祖而姜嫄無所配特立廟祭之謂之閟宮詩閟宮有侐實實枚枚鄭注閟神宮也姜嫄神所依又新廟奕奕奚斯所作鄭注新姜嫄廟也）四時薦禘祫與七廟皆祭樂奏夷則舞大濩

增文獻通考漢高祖五年追尊先媼曰昭靈夫人　元帝永光五年韋元成言古者國君之母非嫡不得配食孝文太后孝昭太后寢園宜如禮勿復脩奏可　光武中元元年使司空告祠高祖以呂后幾危社稷不宜配食上薄太后尊號曰高皇后配食地祇遷呂太后於園四時上祭　後漢志永元中和帝追尊其母梁貴人曰恭懷皇后以竇后配享章帝恭懷皇后別就陵寢祭之安帝以清河王子即位追尊其祖母宋貴人曰敬隱后陵曰敬北陵亦就陵寢祭追尊父清河孝王曰孝德皇母曰孝德后清河嗣王奉祭而已順帝追尊其母曰恭愍后陵曰恭北陵　文獻通考桓帝即位梁太后詔追尊河間孝王夫人趙氏曰孝穆后廟曰清廟靈帝即位竇太后詔追尊皇祖夫人夏氏曰孝元后廟曰靖廟皇考孝仁皇夫人董氏為慎園貴人廟曰奐廟　獻帝即位相國董卓奏恭懷敬隱恭愍三皇后並非正嫡不合稱后皆奏毀之

原魏文思后依周姜嫄廟禘祫（高堂隆議）文帝甄后賜死故不列廟明帝即位有司奏請追謚曰文昭皇后使司空王朗持節奉策告祠於陵（時三公又奏自古周人既祖后稷又特立廟以祀姜嫄今文昭皇后於後嗣聖德至化豈有量哉夫以皇家世妃之尊神靈遷化而無寢廟非以報顯德昭孝敬也宜依周禮別立寢廟）太和元年二月立廟於鄴四月洛邑初營宗廟掘地得玉璽方一寸九分其文曰天子羨思慈親明帝為之改容以太牢告廟（景初元年十二月有司又奏文昭皇后立廟京師永傳享祀樂舞與祖廟同廢其在鄴廟）

增文獻通考晉武帝既改創宗廟追尊景帝夫人夏侯氏為景懷皇后　懷帝初又策武帝后楊氏曰武悼皇后改葬峻陽陵側別祠弘訓宮不列於廟

原東晉元帝為琅邪王妃虞氏永嘉時薨帝為晉王追尊為王后有司奏請王后應別立廟令曰今宗廟未成不宜更興作便脩飾陵上屋以為廟大興二年進謚皇后祔於太廟　明帝生母豫章君荀氏成帝時薨贈豫章郡君別立廟於京都　成帝咸康時作武悼后神主祔於廟配享世祖　宋書志東晉孝武帝太元十九年二月追尊簡文母會稽太妃鄭氏為簡文皇后宣太后立廟太廟道西安帝隆安四年以孝武母簡文李太后帝母宣德陳太后祔於宣鄭太后之廟　宋文帝元嘉初追尊所生胡婕妤為章皇太后立廟西晉宣太后地孝武宣大后明帝宣太后並祔章太后廟

原宋孝武大明二年有司奏皇代殷祭無事於章太后（博士孫武議祭統有事於太廟則羣昭羣穆咸在不失其倫殷祀是合食太祖而序昭穆章太后既屈於上不列正廟若迎主入太廟既不敢配列於正序又未聞於昭穆之外別）

（立爲位若太廟禘祫獨祭別宮與四時烝嘗不異則非禘大祭之義又無取於祫合食之文謂不宜與太廟同殷祭之禮也）詔曰章皇太后追尊極號禮同七廟豈容獨闕殷薦隔茲盛祀閟宮遥祫既行有周魏晉從饗式範無替宜述附前典以宣情敬七年詔立宣貴妃廟（時有司奏故宣貴妃既加殊禮未詳應立廟不虞龢議曰禮義云后立六宮后之有三妃猶天子之有三公也三公既尊則列國諸侯三妃亦貴於庶邦夫人據春秋仲子得考彼別宮今貴妃禮應立此新廟詔可）其祀禮王親執真爵有故三卿行事　明帝太始二年昭太后崩有司奏太后於至尊無親上特制義服祔廟之禮下禮官詳議乃躋新祏於上位其祭使有司行禮（博士王略等奏昭王太后正位母儀尊號允著祔廟之禮宜備彝則愚謂神主應入章后廟又宜依晉元皇之於愍帝安帝之於永安后祭祀之日不親執觴爵使有司行事時太宗宣后已祔章太后廟虞龢議以爲春秋之義庶母雖名同崇號而實異正嫡是以猶考別宮而公子主其祀今昭皇太后既非所生益無親奉之理周禮宗伯職若王不與祭則攝位然後使有司行其禮又婦人無常秩各以夫爲定夫亡以子爲次昭皇太后即正位於前宣太后追尊在後以次序而言宜躋祏於上位詔可）六月有司奏七月嘗祠二廟依舊車駕親奉孝武皇帝室至尊親進觴爵及昭皇太后室應拜及祝文稱皇帝（御名）又皇后虔見於稱拜孝武皇帝昭皇太后並無明文禮官議曰今上既纂嗣文皇於孝武進拜而已觴爵使有司行事昭皇太后祝文稱皇帝（御名）孝武昭皇太后二室廢薦告後廢帝元徽二年十月丙寅有司奏至尊親祠太廟文皇帝太后廟之日孝武皇帝及昭皇太后雖親非正統而常經北面宜執孝武皇帝觴爵昭皇太后依舊三公行事　齊明帝建武二年有司奏遷景懿后於新廟　梁武帝立小廟（太祖太夫人廟也非嫡故別立廟）皇帝每祭太廟訖乃詣小廟亦以一太牢如太廟禮　增文獻通考梁普通七年祔皇太子所生丁貴嬪神主於小廟　原唐立肅明皇后廟時享有司行事　增文獻通考唐開元四年十一月昭成皇后祔於太后至五年八月敕肅明皇后依前儀坤廟安置至二十一年正月遷祔肅明皇后神主於太廟其儀坤廟爲肅明觀（昭成皇后竇氏睿宗妃生明皇肅明皇后劉氏亦睿宗妃生寧王明皇即位追封立廟）昭宗大順元年將行禘祭有請以三太后神主祔享於太廟三后者孝明太皇太后鄭氏恭僖皇太后王氏正獻皇太后韋氏三后之崩皆作神主不入太廟至是禮院憑曲臺禮欲三太后祔享太廟太常博士殷盈孫獻議非之　宋太祖建隆初追尊賀氏爲孝惠皇后第就陵所置祠殿薦以常饌乾德初孝明皇后王氏崩有司始議置后廟奉孝惠孝明二后神主升祔詔令詳定殷室之制及先後之次太常博士和峴等奏請同祔太廟及太祖山陵神主祔廟乃請以孝明皇后配享忌日行香廢務其孝惠皇后享於別廟並從之　太宗太平興國元年追冊越國夫人符氏爲懿德皇后尹氏爲淑德皇后並祔享於后廟　眞宗至道三年六月詔大行皇帝

祔廟令都省集議定皇后合食之禮咸請以懿德皇后符氏升配宗正卿趙安易言淑德皇后尹氏當在懿德之上序以後先宜用淑德配食詔有司詳討以聞　乾興元年中書下禮儀院狀莊穆皇后嘗母儀天下禮當升祔莊懷皇后本從藩邸追[illegible]當享后廟集尚書省六品諸司四品以上議如禮儀院祔真宗莊穆皇后神主於太廟　仁宗明道二年莊獻明肅太后既上謚又追尊莊懿太后判河南府錢惟演建議請二大后並祔真宗禮院言夏商以來父昭子穆皆有配坐每室一帝一后禮之正儀今莊穆著位長秋祔食真宗斯為正禮莊獻母儀天下莊懿帝母之尊止應祀后廟便從升祔似非先帝慎重之意都省禮院更議皆以謂莊穆位崇中闈已祔真廟自協一帝一后之文莊獻輔政十年莊懿誕育聖躬功德莫與為比退就后廟未厭衆心宜太廟外別立新廟奉安二太后神主同殿異室歲時薦享用太廟儀別立廟名自為樂曲以崇世享忌前一日不御正殿百官奉慰著之令甲乃作新廟名曰奉慈景佑三年詔祠太廟奉慈后廟各差宮闈令一　神宗熙寧二年九月廢奉慈廟奉章惠太后神主赴西京瘞陵園　徽宗大觀二年禮部太常寺奏建別廟奉安惠恭皇后神主依章穆皇后祔享故事乃奉惠恭皇后祔於別廟　政和四年禮部太常寺言明達皇后祠殿寘在城外於典禮無據請就惠恭皇后別廟增建殿室升祔七月奉明達皇后祔於別廟　高宗紹興二十二年有司言懿節皇后上僊合祔廟權禮部侍郎施炯等言檢會大觀二年顯恭皇后故事於太廟殿後建別廟奉安神主將來大行皇后祔廟亦合建別廟於太廟殿之後詔從之乃建別廟　續文獻通考遼聖宗統和十三年九月奉安景宗皇太后石像於延芳淀　十四年十一月奉安景宗皇太后石像於乾州　開泰元年十二月奉遷景帝昭憲皇后石像於上京五鑾殿　金世宗大定二年有司援唐典昭德皇后合立別廟擬於太廟内垣東北起建從之　二十六年敕別建昭德皇后影廟於太廟　元成宗大德十一年（時武宗未改元）追尊皇考曰皇帝太母元妃曰皇太后後又上先元妃弘吉烈氏尊謚祔於成宗廟室　英宗至治二年祔太皇太后於順宗廟室遣攝太尉中書右丞相拜住奉玉冊玉寶上尊謚曰昭憲元聖皇后　泰定帝泰定二年幸大承華普慶寺祀昭獻元聖皇后於影堂　四年謚武宗皇后曰宣慈惠聖英宗皇后曰莊靜懿聖陞祔太廟　文宗天歷二年三月特命文獻昭聖皇后神御殿月祭如列聖故事　順帝元統二年太常博士肖曾集議三朝皇后陞祔而

先朝以武宗皇后真哥無子不立其主伯顏問魯曾曰今當立明宗母乎文宗母乎對曰真哥皇后武宗朝已膺寶冊則明文二母固皆妾今以無子之故不得立主而以妾母為正於禮不可衆服其議遂以真哥皇后配

至元元年二月追尊生母邁來的為貞裕徽聖皇后中書省臣言帝生母太后神主宜於太廟安奉命集議其禮二年陞祔武宗英宗明宗三皇后入廟　明太祖洪武元年戊申春正月四日太祖詣太廟恭上四代妣尊號高祖妣胡氏曰元皇后曾祖妣侯氏曰恒皇后祖妣王氏曰裕皇后妣陳氏曰淳皇后　嘉靖十五年秋遷三太后主於陵殿先是尚書夏言等議曰國朝稽古惟一后配帝孝宗皇帝乃於奉先殿側特建奉慈別祭孝穆皇太后後祔孝肅太皇太后近復祔孝惠皇太后是蓋子祀生母以盡終身之孝耳今陛下於孝肅太皇后曾孫也於孝穆太后孫屬也孝惠皇太后孫也禮不世祭義當擬祧八月上親奉天壽奉安三太后於陵寢嘉靖二十八年孝烈皇后升祔祧仁宗四十五年世宗升祔奉孝烈皇后祔廟

后妃廟二

原詩陳江總攝官梁小廟詩曰疇昔遊衣所今日薦櫻時憲章時有革歲月遂難思故人獨之子宮聯更在茲虛簷靜暮雀洞户映光絲平生復能幾語事必傷悲

增歌唐昭德皇后廟樂章於穆先后儷聖稱崇母臨萬宇道被六宮昌時協慶理內成功殷薦明德傳芳國風

金枝羽部轍清歌瑤臺肅穆笙磬羅諧音遍響合明意萬類昭融靈應多　昭事終幽享餘移月御返仙居璇庭寂靈幄虛顧徘徊感皇儲　宋史樂章閟宮翼翼雅樂洋洋牲器肅設几筵用張飾以明備秩其令芳神兮來格風動雲翔　服章觀象山龍是則容止蹌蹌威儀翼翼　恪恭奉祀祇薦犧牲九成爰奏有俎斯盈猗那淑聖象應賁生配天作合與日齊明椒宮垂範彤史揚名聿脩懿事永奉粢盛　王門秉慶帝族推賢功存內治德協靜專流芳圖史垂範紘綖新廟有侐祀禮昭然　明明英媛德備椒庭籩豆有踐黍稷匪馨靜嘉致薦容與昭靈精意以達顧享來寧　為太宗后為天下母誕聖䄍明膺乾作主玉振金相蘭芬桂芳於萬斯年永奉烝嘗

增議宋歐陽脩四后祫享議古者宗廟之制一帝一后後世有以子貴者始著並祔之文不當祔者又有別廟

之祭本朝禘祫乃以別廟之后列於所配之下絕席而坐其不可有四焉淑德皇后太宗元配也列於元德之下章懷皇后眞宗元配也列於章懿之下位次先後不倫一也升祔之后統以帝樂別廟諸后則以本室樂章自隨二也升祔之后同牢而祭牲器祝冊統於帝別廟諸后乃從專享三也升祔之后聯席而坐別廟諸后位乃相絕四也伏見章獻皇后章懿皇后每遇禘祫只於本廟致享所以伸所尊者最爲得禮若四后各祭於其廟則其尊自伸而於禮文無參差不齊之失　又郭后影殿議景靈宮建自先朝以尊奉聖祖陛下又建眞宗皇帝章懿太后神御殿於其間天下皆知陛下奉先廣孝之意今乃欲以已廢未復之后建殿與先帝太后並列有瀆神明莫此之甚臣謂前世帝王於宗廟之外別爲廟享以追奉祖宗者有之未聞追奉其妃后者也乞特示寢罷以全典禮

皇太子皇子宗廟

【補】文獻通考漢宣帝元康元年詔曰故皇太子在湖未有號謚歲時祠其議謚置園邑有司奏皇太子起位在湖親史皇孫位在廣明郭北謚以爲親謚宜曰悼比諸侯王園置奉邑三百家故皇太子謚曰戾置奉邑二百家　宋書志晉惠帝世愍懷太子二子哀太孫臧沖太孫尚並祔廟元帝世懷帝殤太子又祔廟號爲陰室四殤　【原】東晉孝武帝太元六年詔曰亡大兄以司馬珣之爲國後祭祀何儀博士江熙議穀梁傳公子之重視大夫則王子一例也請王子廟祭用大夫禮三廟（博士沈寂等議禮大夫三廟無貴賤之別然則上至皇子下及陪臣其禮無二）牲用少牢若繼嗣之身未准大夫祭用士禮（按會稽王嗣子即簡文帝長子博士沈寂等議會稽王嗣子既以疾廢當降從之公子則皆如大夫牲用少牢）宜權立行廟告嗣而後迎繼嗣之身（江熙議皇子雖有廟然無子不立廟故詔使立後烝嘗之祀稱皇帝有命命其繼嗣博士沈寂議皇子依如大夫禮應立後宜先告權爲行廟告於禮無文宜先行廟告嗣而後迎繼嗣之身按禮君薨嗣子生太祝裨冕告於廟既葬嗣子生祝告於廟明夫宗廟者神靈之所宅是以存亡吉凶必先告於廟古今不革之制三代不易之典豈有興滅繼絕傳祀百代而誣亡者之靈滅告生之義耶緣情依禮謂宜先告於靈後迎於子庾蔚之謂嗣子以無子不廟合有嗣乃立廟耶告生者是先自有廟不得引以爲例）　【增】宋孝武大明六年晉陵孝王子雲安廟後三日國臣從權制除釋太常丞庾蔚之議王未有後又無三年服者期親服除而國尚存便宜立廟爲國之始祖服除之日神主暫祔食祖廟諸王不得祖天子宜祔從祖國廟還居新廟之室未有嗣之前四時享薦常使上卿主之左丞徐爰參議以蔚之議爲允詔可　【原】唐開元三年右拾遺陳貞節疏伏見章懷太子等四廟遠則從祖近則堂昆並

非有功於人立事於代而寢廟相屬獻祼連時事不師古臣實疑之臣謂四陵廟等應須祭祀者並令承後子孫自修其事上令有司集禮官及羣臣詳議奏聞駕部員外郎裴子餘議曰謹案四廟並前皇嫡胤殞身昭代聖上哀骨肉之深錫烝嘗之享尊以儲后位絶諸侯謚號旣崇官吏有典去羊存朔非理所安狥私忘禮何以爲國太常博士段同泰議曰隱太子等並特降綸綍別營祠宇借如逝者之錫蘋蘩亦猶生者之開茅土且自古帝王封建子孫豈必有功於人立事於代生者曾無異議逝者輒此奏停雖存沒之跡不同而君親之恩匪別此則輕重非當情禮不均神道固是難誣人情孰云其可開元二十二年七月敕贈太子頃年官爲立廟并致享祀雖欲歸厚而情且未安烝嘗之時子孫不及若專令官祭是以踈間親遂此爲常豈云教孝其諸贈太子有後者但官置廟各令子孫自主祭其署及官悉停若無後者但依舊上元二年二月禮儀使太常卿杜鴻漸奏讓帝七廟等請停四時享獻每至禘祫之月則一祭焉樂用登歌一部牲獻鐏俎之禮同太廟一室之儀

增續文獻通考金大定二十五年有司奏宣孝太子宜依唐典置廟設官屬奉祀擬於法物庫東建殿三間又奉旨太子廟旣安神主宜別建影殿有司定擬制度於是建廟稍西中間限以磚墉內建影殿三間南面是歲十月廟成十一日奉安神主十四日奉遷畫像　金宣宗興定元年二月議置莊獻太子廟　元史至元二十二年皇太子薨太常博士議曰梁武帝謚統曰昭明齊武帝嗣長懋曰文惠唐憲宗嗣寧曰昭惠金世宗謚允恭曰宣孝又別建廟以奉神主准中祀以陳登歌例設令丞歲供灑埽時中書翰林諸老臣亦議宜加謚立廟奉祀遂謚曰明孝太子作主用金三十年十月朔皇太子祔於太廟　明宗至順二年繪皇太子眞容奉安於慶壽寺之東鹿頂殿祀之如累朝神御殿儀後又命皇太子影殿進祭器如祖宗故事

功臣配享

原盤庚茲予大享於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　周禮夏官司勳掌六鄉賞地之法以等其功（賞地當田在遠郊之內屬六鄉焉等猶差也以功大小爲差）王功曰勳（輔成王業若周公）國功曰功（保全國家若伊尹）民功曰庸（法施於人若后稷）事功曰勞（以勞定國若禹）理功曰力（制法成理若咎繇）戰功曰多（剋敵出奇若韓信陳平）凡有功者銘書於王之太常祭於大烝司勳詔之（銘之言名也生則書於王旌以識其人與其功死則於烝先王祭之詔謂告其神以辭也）大功司勳藏其貳（貳猶副也功書藏於天府又副於此者以其主賞）　漢制祭功臣於庭生時侍讌於堂死則降在庭位與

士庶爲列　魏祀曹眞於大祖廟祫太祖祀功臣二十一人又高堂隆議按先典祭祀之禮皆依生前尊卑之敘以爲位次功臣配食於先王象生時侍讌讌禮大夫以上皆升堂以下則位於其庭其餘則與君同牢至於俎豆薦羞唯君備公降於君卿大夫降於公士降於大夫使功臣配食於烝祭所以尊崇其德明其勳以勸嗣臣也議者欲從漢氏祭之於庭此爲貶損非寵異之謂也貴者取貴骨賤者取賤骨（凡牲體前貴後賤）令使配食者因君之牢以貴賤爲俎庶合事宜周志曰勇則害上不登於明堂共用謂之勇（共用死國用）言有勇而無義死不登堂而配食此即配食之義位在堂之明審也下爲北面三公朝立之位耳讌則脫屨升堂不在庭也凡獻爵有十二九七五三之差君禮大夫三獻太祝令進三爵於配食者可也　【增】文獻通考魏齊王景元五年詔祀故尚書令荀攸於太祖廟庭　魏明帝青龍元年詔祀故大將軍夏侯惇大司馬曹仁車騎將軍程昱於太祖廟庭

【原】晉散騎常侍任茂議按魏功臣配食之禮敘六功之勳祭陳五祀之品或祀之於一代或傳之於百代蓋社稷五祀所謂傳之於百代者古之王臣有明德大功若勾龍之能治水土柱之能植百穀則祀社稷異代不廢也昔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乃遷稷而周棄德可代柱而勾龍莫廢也若四敘之屬分主五方則祀爲貴神傳之異代載之春秋非此之類則雖明如咎繇勳如伊尹功如呂尚各於當代祀之不祭於異代也然則伊尹於殷雖有王功之茂不配食於周之清廟矣今之功臣論其勳績比咎繇伊尹呂尚猶或未及凡云配食各配食於王也今主遷廟臣宜從享大司馬石苞等議魏氏代功臣宜歸之陳留國使修常祀允合事理　梁武帝初何佟之議禘於夏首物皆未成故爲小祫於冬萬物皆成其禮斯大近代禘祫並及功臣有乖古典請唯祫祭乃及功臣從之　唐貞觀十六年有司言禮功臣配享於廟庭禘享則不配依令禘祫之日功臣並得配享請集禮官學士等議太常卿韋挺等議古者臣有大功享祿其後子孫率禮絜粢豐盛礿祀烝嘗四時不輟國家大祫又得配焉所以昭明其勳尊崇其德以勸嗣臣也其禘及時享功臣皆不應享故周禮六功之官皆配大烝而已先儒皆以大烝爲祫祭梁初誤禘功臣左丞何佟之駁議武帝允而依行降暨周齊俱遵此義竊以五年再殷合諸天道之大小小則人臣不與大則兼及有功禮禘無配功臣誠謂理不可易從之　【增】唐六典祫享則配享功臣皆列於當室之前　顏師古功臣配享議謹按祫者合食禘乃禘祭小於祫不及功臣又

古之配祭皆在於冬據其時月葢明非禘況乎臣之立功各因享祀之日從主升配禘之爲祭廟未毀者不至太祖之庭君既不來而臣獨嘗祀列論情即理孰曰可安今請祫配功臣禘則不預依經合義進退爲允 後唐明宗長興二年詔以故昭義節度使李嗣昭故幽州節度使周德威故汴州節度使符存審配享莊宗廟廷

宋眞宗咸平二年始詔以太師贈尚書令韓王趙普配享太祖廟庭繼以翰林承旨宋白等議又以故樞密使贈中書令濟陽郡王曹彬配享太祖以司空贈太尉中書令薛居正忠武軍節度使贈中書令潘美尚書右僕射贈侍中石熙載配享太宗廟庭仍奏告本室禘祫皆配之 乾興元年詔從翰林禮官參議以右僕射贈太尉中書令李沆贈太師尚書令王旦忠武軍節度使贈中書令李繼隆配享 嘉祐八年詔以尚書右僕射贈尚書令王曾太尉贈尚書令呂夷簡彰武軍節度使贈侍中曹瑋配享 神宗熙寧八年詔以司徒兼侍中贈尚書令韓琦配享 元豐元年又以贈太史中書令曾公亮配享 崇寧元年詔以觀文殿大學士贈太師蔡確配享 哲宗五禮新儀配享功臣之位設於殿庭之次趙普曹彬位於橫街之南道西東向第一次薛居正石熙載潘美位於第二次李沆王旦李繼隆位於第三次俱北上王曾呂夷簡曹瑋位於橫街之南道東西向第一次韓琦曾公亮位於第二次王安石位於第三次蔡確位於第四次俱北上 元祐七年詔故相富弼配享神宗廟庭其子紹廷特差江陵府通判仍與子孫一名恩澤崇寧二年詔哲宗皇帝神御殿繪像文武臣僚並與子若孫一人初品官 高宗紹興八年以尚書左僕射贈太師韓宗彥配享 十八年監登聞鼓院徐璉言累朝配享功臣不過十餘人今之臣僚與其家之子孫必有存其繪像者望詔有司尋訪各令摹寫像貌投納繪畫於景靈宮壁從之 祖宗故事大臣配享皆祔廟後議之若趙普曹彬之配享太祖蓋眞宗咸平時而韓琦曾公亮之配享英宗皆其身甍日降制亦在祔廟十數年後永思陵復土翰林學士洪邁議用文武臣各二人文臣故宰相贈太師秦國公謚忠穆呂頤浩特進觀文殿大學士謚忠簡趙鼎武臣太師蘄王謚忠武韓世忠太師魯王謚忠烈張浚議者皆以爲宜從之 紹熙五年十二月以左丞相贈太師魯國公陳康伯配享孝宗廟庭 寧宗嘉泰元年正月以右丞相贈太師葛邲配享光宗廟庭 嘉定十四年八月追封右丞相史浩爲越王改謚忠定配享孝宗廟庭 理宗端平二年八月以太師趙汝愚配享寧宗廟庭 續文獻通考

遼興宗重熙二十一年八月太尉烏者覺詔配享聖宗廟　金章宗明昌四年始定功臣配享太廟位次　明洪武二年正月享太廟以功臣廖永忠等配享九年又命有司立功臣廟於雞鳴山及廟成論功列祀凡二十一人令死者塑像生者虛位時胡大海等八人已卒初棲神蔣卞二廟至是乃塑像移祀廟中十三人虛位元祀則書贈王謚姓如中山武寧王徐之類從祀書官書謚姓名如都指揮使郢國公馮國用之類梁國公即趙德勝不書謚至三年增戰沒功臣五年壬子五月二十三日以後戰沒病故等項功臣增百二十四人　永樂初享太廟禮成仍遣官祭功臣廟先是禮部侍郎宋禮言功臣自有廟請罷太廟配享俱於本廟祀之帝曰先帝所定配享不可罷又曰此皆佐命開國之臣既自有廟俟太廟享畢亦別遣官即其廟祭之著為令　仁宗洪熙元年以靖難功臣張玉[illegible]榮國恭靖公姚廣孝侑享文廟　世宗嘉靖九年中允廖道南言姚廣孝髡徒不宜入廟禮官李時與張璁桂萼亦以為言遂移祀大興隆寺十年以刑部郎中李瑜議進劉基侑配十六年武定侯郭勛乞進其祖英侑享高廟下廷議不可上是勛言進英祀

淵鑑類函卷一百七十

禮儀部十八（先代帝王名臣祠上陵拜埽諸節上食併載）

先代帝王名臣祠一

增文獻通考曰漢高祖二年有言周興而邑郃立后稷之祠至今血食天下於是制詔立靈星祠以歲時祀以牛（注云后稷祀而謂之靈星者以稷配靈星）原武帝時有人言古者天子以春解祠祠黃帝用一梟破鏡（張晏曰黃帝五帝之首春歲之始也梟惡逆之鳥方士虛誕云以歲始祓除凶灾令神仙之帝食惡逆之物使天下爲逆者殄滅孟康曰梟食母破鏡食父如淳曰漢使東郡送梟五月五日作羹賜百官解祠解罪求福也）章帝東巡狩使使者奉一太牢祠帝堯於濟陰　蜀主禪景曜六年詔爲丞相諸葛亮立廟於沔陽先是所在各請立廟不許百姓遂私祭之或請立廟京師禪皆不納步兵校尉習崇中書侍郎向充言於禪曰亮德範遐邇勳蓋季興而烝嘗止於私門廟貌闕而莫立非所以存德念功遠追在昔也宜因其近墓立之於沔陽使所屬以時賜祭凡其臣故欲奉祠者皆限至廟斷其私祀於是從之何承天駮之曰周禮凡有功者祭於大烝故後代遵之元勳配享充等曾不是式禪又從之非禮也　晉孝武帝寧康三年故事祀皐陶於廷尉寺新禮移祀於律署以同祭先聖於太學舊祀以社日新改用孟秋以應秋政（摯虞按虞書皐陶作士惟明克允是以獄官禮其神繫者致其祭功在斷獄之成不在律令之始太學之設義重太常故祭於太學律之署卑於廷尉移祀於署是去重就輕律非正署廢興無常宜如舊祀於廷尉祭用仲春義取重生改用孟秋以應刑殺理未足以相易宜皆如舊制）後魏文成帝東巡歷橋山祀黃帝孝文太和十六年詔曰法施於人祀有明典立功垂惠祭有常式其孟春應祀者頃以事殷遂及今日可令以仲月而享祀焉凡在祀令者有五帝堯樹則天之功興巍巍之治可祀於平陽虞舜播太平之風致無爲之化可祀於廣甯夏禹禦洪水之灾建天下之利可祀於安邑周文公制禮作樂垂範萬葉可祀於洛陽其宣尼廟已於中書別敕有司行事自文公以上可令當界牧守各隨所近攝行祀事皆用清酌尹祭（曲禮脯曰尹祭）隋制使祀先代王公帝堯於平陽以契配帝舜於河東咎繇配夏禹於安邑伯益配商湯於汾陰伊尹配文王武王於灃渭之郊周公召公配漢帝於長安蕭何配各以一太牢而無樂配者享於廟廷　唐前修禮令無祭先代帝王之文禮部尚書許敬宗等奏謹按禮記祭法聖王之制祭祀也法施於人以死勤事以勞定國能禦大灾能捍大患則祀之其漢高祖祭法無文但以前代迄今多行秦漢故事始皇無道所以棄之漢祖典章法垂

於後自隋以上亦在祠例今請準遵故實三年一祭以仲春之月天寶六載正月制三皇置一廟五帝置一廟有司以時祭享至七載五月詔三皇以前帝王宜於京城內共置一廟仍與三皇五帝廟相近以時致祭天皇氏地皇氏人皇氏有巢氏燧人氏其祭料及樂請准三皇五帝廟以春秋二時享祭歷代帝王肇跡之處未有祠宇者所在郡置一廟享祭仍取當時將相德業可稱者二人配享 【增】唐書禮樂志曰開元十九年始置太公尚父廟以留侯張良配中春中秋上戊祭之仍以古名將爲十哲像坐侍後罷中祀遂不祭 文獻通考曰開元二十一年雲中置魏孝文帝祠堂有司祭享 代宗大曆五年鄜坊節度使上言坊州軒轅皇帝陵闕請置廟四時列於祀典從之 永泰二年詔道州舜廟宜蠲近廟佃戶充掃除 憲宗元和十四年敕周文王武王祠宇在咸陽縣宜令有司精加修飾昭宗天祐二年封楚三閭大夫屈原爲昭靈侯舜帝二妃祠爲懿節祠

續文獻通考曰唐乾寧四年建漢昭烈廟在涿州樓桑邨 文獻通考曰宋太祖乾德元年詔曰歷代帝王常享著於甲令可舉而行其高辛廟堯廟舜廟夏禹廟商湯廟周文王廟武王廟漢高祖長陵宜令有司准令每三年一享歲仲春月行享牲用太牢以羊豕代祀官以本州長吏有故遣賓佐行事仍令造祭器送之陵側嚴禁樵採又詔後漢光武於南陽舊廟祭享以鄧禹吳漢賈復耿弇配立唐太宗廟於京兆醴泉縣以長孫無忌房元齡杜如晦魏元成李靖配並畫像廟壁二年十一月太常博士聶宗義上言准祠令周文王以太公配唐天寶七年以師鬻熊及太公望配伏緣太公已封武成王春秋釋奠望自今止以鬻熊配享奏可 四年詔曰歷代帝王祀典因循曠隳茲用惕然其太昊女媧炎帝黃帝顓頊高辛唐堯虞舜夏禹成湯周文王武王漢高祖後漢世祖唐高祖太宗十六帝各給守陵五戶蠲其他役長吏春秋奉祀他處有祠廟者亦如祭享商中宗太戊高宗武丁周成王康王漢文帝宣帝魏太祖晉武帝後周太祖隋高祖十帝各給三戶歲一享秦始皇帝漢景帝武帝後漢明帝章帝魏文帝後魏孝文帝唐元宗肅宗憲宗宣宗梁太祖後唐莊宗明宗晉高祖十五帝各給二戶三年一祭周桓王靈王景王威烈王漢元帝成帝哀帝平帝後漢和帝殤帝安帝順帝沖帝質帝獻帝魏明帝高貴鄉公陳留王晉惠懷帝愍帝西魏文帝東魏孝靜帝唐高宗中宗睿宗代宗德宗穆宗敬宗文宗武宗懿宗僖宗昭宗梁少帝後唐末帝三十八帝陵州縣常禁樵採仍詔吳越國王錢俶修奉禹墓

開寶六年詔許州修晁錯廟　眞宗咸平元年辰州言漢伏波將軍新息侯馬援廟水旱祈禱有應詔封新息王　四年詔西陵修後唐河南尹張全義祠堂遣使葺益州諸葛亮廟　景德四年增漢將軍紀信爲太尉後漢司徒魯恭爲太師以唐刑部尚書白居易孫利用爲河南府助教常令修奉坟塋影堂又詔河南府建漢高祖廟以時致祭令鄭州給唐相裴度守坟三户　大中祥符元年十月詔曰周文公旦可追封文憲王於曲阜縣建廟春秋委本州長吏致祭三年令西京葺後唐莊宗廟　四年祀汾陰駐蹕河中府令訪伯夷叔齊廟遣官致祭緣路帝王名臣祠廟神帳畫壁並加葺治禁唐相婁師德坟墓樵採令衡州葺神農廟　六年詔諸州有黃帝祠廟並加崇葺又令常州葺周處廟　元豐四年承議郎吳處厚言程嬰公孫杵臼保全趙孤乞加封爵詔河東河北漕臣訪其祠墓嬰封成信侯杵臼封忠智侯立祠於墓側載之祀典　哲宗元祐五年定州請以韓琦祠載祀典從之又詔相州商王河亶甲冢沂州縣顔眞卿墓並載祀典　七年詔就賜唐韓愈潮州廟爲昌黎廟賜唐柳宗元羅池廟爲靈文廟又詔蘇州吳泰伯廟以至德爲額　八年賜安州雲夢縣楚令尹鬬穀於菟子文祠爲忠應廟封崇德侯　紹聖三年詔德州漢太中大夫東方朔廟以達隱爲額又封辨智侯西京左藏庫使榮州刺史趙思齊請立韓王普廟於眞定府從之　元符三年臣僚言按史記言韓厥之功不在程嬰杵臼之下請於祚德廟設立從祀從之　徽宗政和三年禮議局上五禮新儀仲春仲秋享歷代帝王

高宗建炎元年十一月郊赦歷代聖帝明王忠臣烈士有功於民載在祀典者命所在有司祭之　高宗建炎元年六月李綱爲相請褒恤仗節死義者乃贈李若水觀文殿學士謚忠愍霍安國延康殿學士劉韐資政殿學士安國立廟於河南懷州二人廟未詳所在　紹興元年言者請春秋仲月祀禹於越州享越王勾踐於其廟以范蠡配命郡祀如故事　二年駕部員外郎李愿奏神宗皇帝初年皇嗣未建封程嬰爲成信侯公孫杵臼爲忠智侯命絳州立廟奉祀其後皇嗣衆多垂祐萬世今來廟宇隔絶欲令禮官於行在春秋設位望祭從之十一年中書舍人朱翌奏請以韓厥載祀典與杵臼同宇下禮官討論崇寧三年封韓厥義成侯今乞於行在卜地權創祠宇令臨安府修建施行候祠宇畢日就本廟春秋二仲依小祠禮致祭　孝宗乾道四年加封楚州顯濟廟靈感王乃吳主孫皓祠汪大猷等使金還言其靈感故加封仍命使人往來皆前期祭之　淳熙

四年靜江守臣張式謂臣所領州有唐帝祠去城二十里而近其山曰堯山高廣爲一境之望有唐衡嶽道士彌明詩刻有舜帝祠去城五里而近其山曰虞山灕江滙其左曰皇澤之灣有大曆中磨崖碑載刺史李昌夔修祠事臣已肇修祠宇請著之祀典俾長史檢校葺治從之　十四年衡州守臣劉清之奏炎帝陵廟皆在康樂鄉白鹿源距縣百里而祠宇廢祖宗給近陵七户守視禁其樵牧宜復建廟給陵户禮官請如故事命守臣行之　遼聖宗統和二十二年建耶律隆運廟於乾陵之側　金史請前代帝王三年一祭於仲春之月祭伏羲於陳州神農於亳州軒轅於坊州少昊於兖州顓頊於開州高辛於歸德府陶唐於平陽府虞舜夏禹成湯於河中府周文王武王於京兆府泰和三年尚書省奏太常寺言開元禮祭帝嚳堯舜禹湯文武漢祖祝版請御署開寶禮羲軒顓頊帝嚳陶唐女媧成湯文武請御署自漢高祖以下二十七帝不署　金章宗泰和三年三月詔定前代帝王合致祭者尚書省奏三皇五帝四王已行三年一祭之禮若夏太康殷太甲太戊武丁周成王康王宣王漢高文景武宣光武明章唐高祖文皇一十七君致祭爲宜從之　六年詔建昭烈武成王廟於闕庭之右麗澤門内其制一遵唐舊禮　七年完顔廷等言我朝創業功臣禮宜配祀以秦王宗翰同子房配武成王而降管仲以下又躋楚王宗雄宗望宗弼等侍武成王坐韓信而下降立於廡又黜王猛慕容恪等二十一人而增金臣遼王世賽也等　元世祖中統三年修河中廟名建極宮　五年建帝堯廟於平陽以田十五頃供祭祀　至元元年初命郡縣通祀三皇太昊伏羲以勾芒氏之神配炎帝神農以祝融氏之神配黄帝軒轅氏以風后力牧之神配有司歲春秋二季行事是年龍門禹廟成命侍臣持香致祭　五年敕建堯廟　十二年三月敕建伏羲女媧舜湯等廟於河中解城洪洞趙城　十五年修會川縣盤古廟祀之　二十四年敕春秋二仲丙日祀帝堯廟後重建湯廟於新鄉縣　泰定帝致和元年禮部移太常送博士議舜禹之廟合依堯祠故事每歲春秋仲月上旬卜日有司蠲潔致祭官給祭物　文宗天曆二年建周公廟在鳳翔府岐山之陽春釋奠如孔子廟儀　順帝至正九年御史臺以江西河東道肅政廉訪使文殊納言三王開天立極德被萬世京師每歲春秋祀事命太醫官主祭揆禮未稱請如國學宣聖廟春秋釋奠　明太祖洪武元年以太牢祀三皇以勾芒祝融風后力牧配　六年禮官言古帝王有父子祖孫一廟合祭非禮令別立歷代帝

王廟同堂異室始議三皇五帝三王及漢唐宋創業之君俱於京師立廟每歲春秋致祭遂建帝王廟於京師又增隋文帝祀　十二年二月命歷代帝王廟皆祀開基創業之君周文雖基命然終守臣節唐高祖雖有天下然皆太宗之力可勿設二主止於陵寢致祭　又令帝王廟皆塑袞冕坐像惟伏羲神農未有衣裳之制不必加以冕服　初祀隋文帝時廟火乃建於雞鳴山之陽去隋文帝祀擇歷代名臣始終全節者從祀每歲一舉　二十年令武成王從祀帝王廟罷其舊廟仍去王號　二十一年定歷代名臣從祀帝王廟以宋趙普負太祖約爲不忠不可從祀元臣木華黎于安童爲祖不可以孫從祀而去其祖可祀木華黎而罷安童旣祀伯顏阿木亦不必祀於是擇始終全節風后力牧皐陶夔龍伯夷伯益伊尹傅說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召虎方叔張良蕭何曹參陳平周勃鄧禹馮異諸葛亮房元齡杜如晦李晟郭子儀曹彬潘美韓世忠岳飛張浚木華黎博爾忽博爾朮赤老温伯顏三十五人從事　世宗嘉靖九年廖道南奏郊祀歷代帝王於五岳四瀆之間是躋人鬼於天神地祇請每歲致祭宜歸本廟從之已而上命建廟於北都明年秋帝王廟成禮部尚書夏言上議云會典内歷代帝王遇有子午卯酉年分朝廷遣道士齎香帛致祭各陵寢本廟不祭今年辛酉正遇傳祭之期待明年仲春吉日舉行遂以來春上親行禮以後照舊例行　嘉靖中始建帝王廟於京師阜成門内又各處帝王廟祀軒轅廟在慶陽府子午山顓頊廟在大名府禹廟在鳳陽府塗山絕頂漢高祖廟在徐州東南六里臨泗水漢先主廟在成都府南二里洪武初合諸葛廟祭之

先代帝王名臣祠二

原　詩序那祀成湯也微子至於戴公其間禮樂廢壞有正考父者得商頌十二篇於周之太師以那爲首　月令仲夏祈祀山川雩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注后稷勾龍之類也　五經異義曰公侯祭百辟自卿以下不過其族夫鬼神之所及非其族類弗紹其國位百辟者百君先有功德於民者今在其位故報祭之　史記曰始皇出遊至雲夢望祠虞舜於九嶷山　高祖微時聞魏公子賢及即位每過大梁常祀公子高祖十二年從擊黥布還爲公子置守冢五家世世以歲四時奉祠　漢武帝本紀曰武帝北巡朔方勒兵十餘萬還祭黃帝冢　漢書曰元封五年冬帝南巡狩至於盛唐望祀虞舜於九嶷　元始四年詔書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

蜀郡以文翁九江以召父應詔書歲時郡二千石率官屬行禮奉祠信臣家在南陽亦為立祠　後漢書曰章帝詔使者奉太牢致祀唐堯於咸陽　東觀漢記曰永平二年十一月詔京兆右扶風以中牢祀蕭何霍光出郡錢穀給蕭何子孫在三里内者悉令侍祠　桓譚字君山沛人章帝元和中行巡狩至沛令使者祠譚冢鄉里榮之　吳越春秋曰夫差帥諸羣臣出國門祠子胥於江濱諸臣並在夫差乃言曰寡人蒙先王之遺恩為千乘之主昔不聽相國之言乃用讒佞之辭至令相國遠沒江海自亡以來濛濛惑惑如霧蔽日莫誰與言泣下沾襟哀不自勝左右羣僚莫不悲傷　【增】唐六典曰仲春上戊釋奠於齊太公以留侯張良配焉仲秋之月亦如之　文獻通考曰元豐四年判應天府張方平言司農寺近降新制募人承買祠廟然閼伯主祀大火為國家盛德所乘微子開國於宋亦本朝受命建號所因張巡許遠以孤城死賊能捍大患請免此三廟以稱國家嚴奉之意詔司農寺蠲天下祠廟辱國瀆神莫此為甚可亟寢之令開封府劾官吏以聞　續文獻通考曰宋高宗建炎二十五年朱熹為同安主簿建蘇魏公祠以祀故相蘇頌又建趙忠簡公祠以祀故相趙鼎後朱熹為漳州守建三先生祠以祀濂溪明道伊川而繼守趙汝讜并塑文公像為四先生祠　漳州舊有三賢祠祀唐常袞歐陽詹周匡物宋人又益以蔡襄高登為五賢祠又東溪高先生祠在漳州府學内宋教授田澹別建以祀高登者也

先代帝王名臣祠三

【原】詩宋范泰經漢高廟詩曰嘯吒英豪萃指揮五岳分乘彼道消勢遂廓宇宙氛重曈豈不偉奮臂騰羣雄壯力拔高山猛氣烈迅風恃勇終必撓道勝業自隆　宋謝瞻經張子房廟詩曰伊人感代工聿來扶興王婉婉幕中畫暉暉天業昌鴻門消薄蝕垓下隕欃槍爵仇建蕭宰定都護儲皇肇允契幽叟翻飛指帝鄉惠心奮千祀清埃播無疆　宋鄭鮮之行經張子房廟詩曰七雄裂周紐道盡鼎亦淪長風晦崑溟潛龍動泗濱紫煙翼丹虬靈媼悲素鱗　梁簡文帝漢高廟賽神詩曰玉軑朝行動閶闔旦應開白雲蒼梧上丹霞咸陽來日正山無影城斜漢屢迴瞻流如地脈望嶺匹天台欲祛九秋恨聊舉十千杯　梁元帝祀伍相廟詩曰石城寧足拒金陣詎能追楚關開六塞吳兵入九圍山水猶縈帶城池失是非空餘壽宮在日暮舞靈衣　庾肩吾漢高廟

詩曰昔在唐山曲今承紫貝壇寧知臨楚岸非復望長安塵飛遠騎沒日徙半峰寒　又經夏禹廟詩曰金簡泥初發龍門鑿始通配天不失舊爲魚微此功林堂上偃蹇山殿下穹窿侵雲似天闕照水類河宮神來導赤豹仙去擁飛鴻松龕撤暮俎棗徑落寒叢仙舟還入鏡玉軸更乘空去國崟行邁離居泣轉蓬月起吳山北星臨天漢中申胥猶有志荀息本懷忠待見欃槍滅歸來松柏桐　陳江總卞山楚廟詩曰蘋藻祈明德倚櫂息巖阿忽聽晨雞曙非復楚宮歌開堦蓬宿莽古木斷懸蘿帷堂寂易晚桴鼓自相和盛祀流百世英威定幾何

張正見行經季子廟詩曰延州高讓遠傳芳世祀移地絕遺金路松悲懸劒枝野藤侵沸井山雨濕苔碑別有觀風處樂奏無人知　周庾信西門豹廟詩曰君子爲利博達人樹德深蘋藻由斯薦樵蘇幸未侵恭聞正直祀良識佩韋心容範雖年代徽猷若可尋菊花隨酒馥槐影向窗臨鶴飛疑逐舞魚驚似聽琴漳流鳴磴石銅雀影秋林　增唐李百藥謁漢高廟詩曰纂堯靈命啟滅楚閏餘終飛名膺帝籙沈迹韞神功瑞氣朝浮碭祥符夜告豐抑揚駕人傑叱咤掩時雄締構三靈改經綸五緯同干戈革宇內聲教盡寰中運謝年逾遠魂歸道未窮樹碑留故邑抗殿表祠宮沐蘭祈泗上謁帝動深衷英靈宿如在文物杳成空竹皮聚寒逕枌社落霜叢蕭索陰雲晚長川起大風　宋之問謁禹廟詩曰夏王乘四載茲地發金符玉帛空天下衣冠照海隅舟遷龍負壑田變鳥耘蕪舊物森如在天威肅未殊元彝屆瑤席玉女侍清都奕奕閨闥邃軒軒仗衛趨氣清連曙海雲白洗春湖猿嘯有時合禽言常自呼靈歆異蒸糈至樂匪竽笙茅殿今不葺梅梁古制無運逢崇麗日盛業答昭蘇　杜甫禹廟詩曰禹廟空山裏秋風落日斜荒庭垂橘柚古屋畫龍蛇雲氣生虛壁江聲走白沙早知乘四載疏鑿控三巴　又蜀相廟詩曰丞相祠堂何處尋錦官城外柏森森映堦碧草自春色隔葉黃鸝空好音三顧頻煩天下計兩朝開濟老臣心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　又謁先主廟詩曰舊俗存祠廟空山泣鬼神虛簷交鳥道枯木半龍鱗竹送清溪月苔移玉座春閭閻兒女換歌舞歲時新　薛逢漢武帝祠詩曰武帝清齋夜築壇自斟明水醮仙官殿前童女移香案雲際金人捧露盤絳節有時還入夢碧桃何處更驂鸞茂陵煙雨埋弓劒石馬無聲蔓草寒

增歌　明太祖祭歷代帝王樂章曰酒行兮爵盈喜氣兮雍雍重荷蒙兮再瞻再崇羣臣忻兮躍從願覩穆穆兮

聖容　酒斟兮禮明諸帝熙和兮悅情百職奔走兮滿庭陳籩豆兮數重亞獻兮願成　獻酒兮三終整雲鸞兮將還宮予心眷戀兮神聖欲攀留兮無蹤躡雲衢兮緩行得遙瞻兮達九重　旛幢繚繞兮導來蹤鸞輿冉冉兮歸天宮五雲擁兮祥風從民歌聖佑兮樂年豐

增賦蘇軾屈原廟賦曰浮扁舟以適楚兮過屈原之遺宮覽江上之重山兮曰惟予之故鄉伊昔放逐兮渡江濤而南遷去家千里兮生無所歸而死無以爲坟悲夫人固有一死兮處死之爲難徘徊江上欲去而未決兮俯千仞之驚湍賦懷沙以自傷兮嗟予獨何以爲心忽終章之慘烈兮逝將去此而沈吟吾豈不能高舉而遠遊兮又豈不能退默而深居獨噭噭其怨慕兮恐君臣之愈疏生既不能力爭而強諫兮死猶冀其感發而改行苟宗國之顚覆兮吾亦獨何愛於久生託江神以告寃兮馮夷教之以上訴歷九關而見帝兮帝亦悲傷而不能救懷瑾佩蘭而無所歸兮獨惸惸乎中浦峽山高兮崔嵬故居廢兮行人哀子孫散兮安在況復見兮高臺自子之逝今千載兮世愈狹而難存賢者畏譏而改度兮隨俗變化斵方以爲圓黽勉於亂世而不能去兮又或爲之臣佐變丹青於玉瑩兮彼乃謂予爲非智爲高節之不可以企及兮宜夫人之不吾與違國去俗死而不顧兮豈不足以免於後世嗚呼君子之道豈不全兮全身遠害亦或然兮嗟子區區獨爲其難兮雖不適中要以爲賢兮夫我何悲子所安兮

增教宋傅亮修張良廟教曰張子房道亞黃中照鄰殆庶夷項定漢大拯橫流固已參軌伊望道契商洛顯默之際莫測其端矣途次舊沛佇駕留城遺廟荒頓靈像陳昧撫跡懷人永歎寔深過大梁者或佇想於夷門游九原者亦流連於隋會擬之若人亦足以云可改構棟宇修飾丹青蘋蘩行潦以時致薦書懷古之情存不刊之烈

增碑後漢蔡邕陳太丘碑文曰先生諱寔字仲弓頴川許人也含元精之和應期運之數兼資九德總修百行於鄉黨則善誘善導仁而愛人使夫少長咸安懷之其爲道也不徼訐以干時不遷怒以臨下四爲郡功曹五辟豫州六辟三府再辟大將軍宰聞喜半歲太丘一年年七十遂隱丘山四門備禮前後招辟皆不至年八十有三卒謚文範先生銘曰峩峩崇嶽吐符降神於皇先生抱寶懷珍如何昊穹既喪斯文微言圮絕來者曷聞

交交黃鳥爰集於棘命不可贖哀何有極　後魏溫子昇舜廟碑曰虹氣降靈姚墟誕聖樹陰未徙帝圖已定乃賓四門以齊七政天眷功高民歸德盛治既蕩蕩化亦巍巍南風在詠西環有歸嶷山永逝湘水長違靈宮畫畵神館徽徽

藝文記唐白敏中滑州修堯祠記白馬津西南五十里曰堯祠袞龍騰文劒珮有光德音不遐精魄如在然而祠廟僻遠藻薦亦稀荒榛不除茂草斯鞠司空隴西公即戎之二歲宿麥方登油雲未施乃率僚屬將校而禱焉鐘磬畢陳牲牢在筵翊精肅容虔禱移時祝拜之際肹蠁如答未及迴車重陰已周膏雨輕灑槁苗特蘇逮夕及晨自葉流根寮屬將校相率稱賀請大崇廟貌以旌厥美於是飾粉壁張羅帷欒櫨四周丹艧文輝肅肅靜穆神之所依是宜播公之美揚神之祉刻於金石而爲之記　盧恕修楚州伍相神廟記曰邗溝當吳伐越時爲餽運所開太宰伍員經畫及太宰因讒而沒其神憑大波雄憤無所洩蓄爲猛飈駭衆吳人恐之故相與立祠邗溝上歷代皆崇其祠國朝龍朔中爲狂人郭行眞所焚乾封初准敕重建大中十歲兵部郎中滎陽公守郡每雨小差期晴少失候公一至請之靈貺立答連歲豐穰舊廟叢隘淺迫前橫岸道塵坌玷褻公黜圖將顯大之且俟誠化更賡即增張神宇俄有舟人蔣容者啟公請合財葺之於是闢其前伸其後重肖神像及儀從等畢新廟之域也面河距淮巖然崇堂蜿然修廊像設新而英姿益明旂旓新而靈衛愈嚴庭可以長布武階可以勞拾級管籥朝奏一何和神也風月夕清一何宜神也祭法曰夫日月星辰民所瞻仰也山林陵谷川澤民所財用也今太宰之高不啻星辰太宰之利不啻陵谷彼朽骨而邀食於民者豈得同日而語哉　柳識新修四皓廟記曰漢高帝提三尺劒奮布衣夷秦滅項南面而帝及乎踈孝惠私趙王本根一搖海內失望向使安車空駕羽翼不來蹈金寒玦離之蹤成母愛子抱之計四百之祚岌乎殆哉非四公之高名不能割漢祖肌膚之愛非留侯之奇策不能振大賢金玉之音然而顯晦異宜語默殊用塗山玉帛有櫛風沐雨之勞陋巷簞瓢無被髮纓冠之責兼濟獨善相與背馳惟四先生兼有之矣往者明祠頹壞靡有孑遺太傅兼中書令許國公爰命經營不日而就棟宇甚美神形若生如栽兔鹿之書似指狼羊之喻松涼桂煥雲白霞丹坐視天倪時闢地鎮彼佩金印乘朱軒食萬鍾潤九里而括囊避事全軀保孥聞四賢之風可以有立志矣

原文魏武帝祠橋元墓文曰昔以幼年逮升堂室增榮益觀皆由獎助士死知己懷此無忘又承從容要誓徂逝之後路有經由不以斗酒隻雞過相沃酹車過三步腸痛勿怪雖臨時嬉笑之言非至親篤好夫何肯為此辭哉　宋謝惠連祭禹廟文曰咨聖繼天載誕英徽克明克哲知章知微運此宏謨郵彼民憂身勞五岳形疲九州呱呱弗顧虔虔是欽物貴尺璧我重寸陰乃錫元圭以告成功虞數既改夏德乃隆臨朝總政巡國觀風淹留稽嶺乃徂行宮恭司皇役敬屬暉融神且略薦乃昭其忠　梁王僧孺祭禹廟文曰惟帝稟圖上昊貽則下民五聲窮聽四乘兼往輕璧惜景既捨冠履愛人忘我不顧胼胝下車以泣事深罪己憑舟靡懼義存拯物盛業方來遺神如在愛被昆蟲理有好生之德事安菲素固無厚味之求是用黍稷非馨蘋蘩以獻

上陵一

原三代以前無墓祭至秦始起寢殿於墓側　漢因秦上陵皆有園寢故稱寢殿起居衣服象生人之具古寢之意也　後漢都雒陽以關西諸陵久遠但四時特牲祀每帝西幸即親謁其雒陽陵每正月上丁祀郊廟畢以次上陵百官四姓親家婦女公主諸大夫及外國朝者侍子郡國計吏會陵晝漏上水大鴻臚設九賓隨立寢殿前（薛綜曰九賓謂王侯公卿二千石六百石下及郎吏匈奴侍子凡九等也）鍾鳴謁者贊禮引客羣臣就位如儀乘輿自東廂下太常道出西向拜折旋升階拜神座退後公卿羣臣謁神座大官上食太常樂奏食舉舞文始五行之舞（文始舞者本舜韶舞也高祖更名文始以示不相襲也五行舞者本周舞也秦始皇更名五行之舞也）樂闋羣臣受賜食畢郡國上計吏以次前當神軒告其郡穀價人所疾苦欲神知其動靜孝子事親盡敬愛之心也（謝承後漢書靈帝建寧五年正月車駕上原陵蔡邕為司徒掾從公上行到陵見其儀愾然謂同座曰聞古不墓祭朝廷有上陵之禮始謂可損今見其儀察其本意乃知孝明至孝惻隱不可易舊或曰本意云何昔在長安時其禮不可盡得聞也光武即世始葬於此明帝嗣位踰年羣臣朝正感先帝不復聞見此禮乃帥公卿百僚就園陵而創焉尚書階西祭設神座天子事亡如事存之意也以帝聖孝之心親服三年久在園陵初興此儀仰察几筵下顧羣臣悲切之心必不可堪邕見太傅胡廣曰國家禮有煩而不省者昔不知先帝用心周密之至於此也廣曰然子當載之以示學者邕退而記焉）　最後親陵遣計吏賜之帶珮八月飲酎上陵禮亦如之（丁孚漢儀酎金律文帝所加以正月旦作酒八月成名酎酒因令諸侯助祭貢金漢律金布令諸侯列侯各以人口數率千口奉金四兩奇不滿千口至五百口已下者皆會酎少府受又九真交趾日南者用犀角二長九寸以上若瑇瑁甲一鬱林用象牙長三尺以上若翡翠各二十準以當金　漢舊儀皇帝暮視牲以鑑燧取水於月取火於日為明水火左袒以水沃牛右肩手執鸞刀以切牛尾之毛即更衣侍中上熟乃祀）　至靈帝皆以弦晦二十四氣伏社臘及四時祀祠廟日上飯太官人隨鼓漏理被枕盥水陳嚴具　魏文帝詔先帝躬履節儉遺詔省約子以述父為孝臣以

鑾事為忠古不墓祭皆設於廟先帝高平陵上殿皆毀壞車馬還廐衣服藏府以從先帝儉德之志遂革上陵之禮及齊王在位九載始一謁高平陵　晉宣王遺令子弟羣官皆不得謁陵景文遵旨武帝猶再謁崇陽陵（景帝陵）一謁峻平陵（文帝陵）然遂不敢謁高原陵（宣帝陵）至惠帝復止也　東晉元帝崩後諸公始有謁陵辭陵之事蓋由眷同友執率情而舉也成帝時中宮亦年年拜陵議者以為非禮遂止穆帝時褚太后臨朝又拜陵帝時幼也孝武崩驃騎將軍會稽王道子曰今雖制釋服至於朔日月半諸節自應展情陵所以一周為斷於是至陵變服單衣煩瀆無准非禮也安帝元興元年左僕射桓謙奏百僚拜陵起於中興非晉舊典積習生長遂為近法尋武帝詔乃不使人主諸王拜陵及義熙初又復江左之舊　宋文帝每歲正月謁初寧陵（武帝陵）孝武明帝亦每歲拜初寧長寧陵（文帝陵）　後魏太和十六年九月辛未孝文帝哭於文明太后陵左終日不絕聲素越（音活）緒為次侍臣侍哭壬申孝文又哭如昨帝二日不御食癸酉朝中夕三時哭拜於陵前夜宿鑒元殿是夜次甲戌帝拜哭辭陵還永樂宮　唐貞觀十三年太宗朝於獻陵先是日宿設黃麾仗周衛陵寢至是質明七廟子孫及諸侯百僚蕃夷君長皆陪列於司馬門內太宗至小次降輿納履哭入闕門西面再拜慟絕不能興禮畢改服入於寢躬親執饌閱視高祖先后服御之物悲慟左右侍御者莫不歔欷禮畢太宗出自寢宮步過司馬門泥行二百餘步上入寢哭踊絕於地進至東階西面再拜號慟久之乃進太牢之饌加珍羞具品引大尉無忌司空勣越王貞趙王福曹王明及左屯衛將軍程知節並入執爵進俎上至神座前拜哭奠饌閱先帝先后衣服拜辭訖行哭出寢北門乃御小輦還宮　高宗永徽二年有司言謹按獻陵三年之後每朔及月半上食其冬夏至伏臘清明社等節日亦上食其昭陵請依獻陵故事上從之六年正月謁於昭陵有司先設儀衛於陵寢質明七廟子孫二王後百僚州鎮蕃牧四夷君等並陪列於位皇帝降輦入次易服出次行哭就位再拜擗踊慟絕禮畢又改服奉謁寢宮其妃嬪公主先於神座左右侍列如平生帝入寢門即哭瞻視幄座踊絕於地進至東階西面再拜號哭乃進牢饌珍羞引三公諸王並入執爵進俎帝至神座前再拜哭自奠饌閱先帝先后衣服更增感絕拜辭訖行哭出寢北門景龍二年是時每日奠祭太常博士彭景直上疏曰謹按三禮正文無諸陵日祭之事又按禮論譙周祭志云天子之廟始祖及高祖祖考皆每月朔加薦新以象平生朔食謂

之月祭二祧之廟無月祭此蓋周所著與古禮義合本無日祭之文今諸陵月祭有朔日月半則古禮殷事之義矣諸節日食猶薦新之義矣故鄭元注禮記云殷事朔日月半薦新之奠也又注儀禮云月朔月半猶平常之朝夕也大祥之後即四時焉此則古者祭皆在廟近代以來始分月朔月半及諸節日祭於陵寢至後漢陵寢致祭無明文以言自魏三祖以下不於陵寢致祭並附於古禮至於江左亦不崇園寢及齊梁陳其祭無聞今參詳以爲三禮者不刊之書懸諸日月外傳所記不與經合不可依憑其諸陵請准禮停日祭帝曰禮因人情事有沿革陵寢如昨祇薦是常乍覽此奏但增哀慕乾陵宜依舊朝晡進奠昭獻二陵每日一進以爲恒式舊制每年四季之月常遣使往諸陵起居是日太常博士䖍紹上疏曰自安宅兆禮不祭墓當謂送形而往山陵爲幽靜之宮迎精而返宗廟爲享薦之室但以仲月命使巡陵鹵簿衣冠禮容必備自天授以後時有起居因循至今乃爲常事起者以起動爲稱居者以居止爲名參候動止非陵寢之法生事以禮必勤於定省死葬以禮宜闕於安厝豈可以事君之道行送往之時敢辭命使勞繁但恐不安靈域又誕降之日穿針之辰皆以續命爲名時人多有進奉今聖靈日遠仙駕難攀進止起居恐乖先典請停四季及降誕幷節日起居陵使但准式二時巡陵庶義合禮經陵寢安謐不從　開元十七年元宗謁橋陵至西壖垣闕下馬望陵涕泗行及神午門號慟再拜且以三府兵馬供衛遂謁定陵獻陵昭陵乾陵乃還開元二十年四月制曰寒食上墓禮經無文近代相傳寖以成俗士庶有不合廟享何以用展孝思宜許上墓同拜埽禮於塋南門外奠祭饌訖泣辭食餘饌任於他處不得作樂仍編入五禮永爲恒式二十三年四月敕獻昭乾定橋恭六陵朔望上食歲冬至寒食日各設一祭如節祭共朔望日相逢依節祭料橋陵除此日外仍每日進半口羊食天寶二年七月敕朕承丕業肅恭祀事至於諸節常修薦享且詩著授衣令存休澣在於臣子猶及恩私恭事園陵未標令式自今以後每至九月一日薦衣於陵寢貽範千載庶展孝思且仲夏端午事無典實傳之淺俗遂乃移風況乎以孝道人因親設教變游衣於漢紀成獻服於禮文宜宣示庶寮令知朕意（初顯慶五年二月二十四日高宗以每年二時太常少卿分行二陵事重人輕又不備鹵簿威儀有闕乃詔三公行事太常卿少卿爲副太常造鹵簿事畢則納於本司仍著於令）增代宗大曆十四年禮儀使顏眞卿奏今元陵請朔望節祭日薦如故事泰陵惟朔望歲冬至寒食伏臘社一祭而罷日食制曰可　元和元年禮儀使杜黃裳請如故事

豐陵日祭崇陵惟祭朔望節日伏臘　二年宰臣建言禮有著定後世徇一時之慕過於煩并故陵廟有薦新而節有遣使請歲太廟以時享朔望上食諸陵以朔望親陵以朝晡奠其餘享及忌日告陵皆停　宋志曰古者無墓祭秦漢以降始有其儀至唐有清明設祭朔望時節之祀進食薦儀之式五代諸陵遠者令本州長吏朝拜近者遣太常宗正卿或因行過親謁宋初春秋命宗正卿朝拜安陵以太牢春祀乾德四年始令宫人詣陵上冬服其後定制春秋仲月遣太常宗正卿先齋三日牲用少牢一獻　續文獻通考曰明世宗嘉靖十五年上諭禮部夏言曰春清明秋霜降二節祭於陵甚合禮令中元亦有陵祭內殿其勿瀆可也言對曰中元俗節事本不經陵祀既遣官而內殿又有祭祀事頗煩數上從之　圖書編曰上陵之禮雖不經見然自漢以後歷代相承卒不敢廢非不敢也蓋不忍也光武凡三幸長安皆有事於十一陵唐開元有天子上陵儀注又歲有清明設祭朔望時節之祀宋又行於春秋歲以爲常明上陵之禮歲凡三舉焉清明中元冬至也每遇行禮文武諸司各遣官一員而以親王或駙馬主祀事天下無事天子於清明日上或一行其藩王或來朝者亦許謁孝陵在南京內外臣僚有事經過者必先拜謁否則有罪

上陵二

（原詩）宋顏延之拜陵廟詩曰周德恭明祀漢道遵光靈哀敬隆祖廟崇樹加園塋建事休命始投迹階王庭陪廁迴天顧朝讌流聖情早服身義重晩達生戒輕否來王澤竭泰往人悔形敷躬慙積素復與昌運并恩合非漸漬榮會在逢迎夙御嚴清制朝駕守禁城束紳入西寢伏軫出東垧衣冠終冥漠陵邑轉蔥菁松風遵路急山烟冒隴生皇心憑容物民思被歌聲萬紀載絃吹千歲託旒旌未殊帝世遠已同淪化萌幼壯困孤介末暮謝幽貞發軌喪夷易歸軫慎崎𡾰　[illegible]唐杜甫行次昭陵詩曰舊俗疲庸主羣雄問獨夫讖歸龍鳳質威定虎狼都天屬尊堯典神功協禹謨風雲隨絕足日月繼高衢文物多師古朝廷半老儒直詞寧戮辱賢路不崎嶇往者災猶降蒼生喘未蘇指揮安率土盪滌撫洪爐壯士悲陵邑幽人拜鼎湖玉衣晨自舉鐵馬汗常趨松柏瞻虛殿塵沙立暝途寂寥開國日流恨滿山隅　重經昭陵詩曰草昧英雄起謳歌曆數歸風塵三尺劍社稷一戎衣翼亮貞文德丕承戢武威聖圖天廣大宗祀日光輝陵寢盤空曲熊羆守翠微再窺松柏路還見五雲

飛

明李東陽陪祀山陵詩曰十年三赴四陵朝又逐諸公一舉鑣龍尾道瞻回輦近馬蹄塵送入山遥天開野色川原淨日出城頭露雨消無數晚花秋樹裏未須風物向春饒　夜深燈火下齋宮路轉西巖却又東四塞河山今古在諸陵雲霧往來同煙叢簇簇溪藤暗秋葉蕭蕭嶺樹紅獨愧兩都詞賦手玉堂椽筆待名公　李夢陽謁陵詩曰本朝陵墓傍居庸聞說先王駐六龍一自玉輿回朔漠遂令金殿鎖秋峯明禋衮職雖多預備物祠官豈盡供報祀獨知今上切毎於霜露見愁容　何景明皇陵詩曰陵闕皇靈閟山河王氣遥萬年龍虎抱毎夜鬼神朝玉盌留天地金燈照寂寥如看翠華度縹緲在青霄　李攀龍長陵詩曰明禋趨歲序陟降儼昭回雲物中原在乾坤北極開松楸千騎入風雨百靈來共話犂庭後遺弓重可哀　于慎行上陵詩曰黯門五夜聽傳呼受賜先從左閣趨繡帶平懸金鑿落鞶囊斜挂錦襜褕行隨豹尾陪天仗立傍螭坳夾御鑪却笑甘泉稱侍從不知原廟似今無　徐渭謁孝陵詩曰瑶壇晴雪淨春空劒佩聲沈苑路東霜露毎勤憂聖主貂璫無事肅齋宮通原燎火分宵白拂樹霓旌映曉紅寂寞翠華誰望幸惟餘金粟鳥呼風　王維康陵陪祀詩曰塞上猶傳八駿名帝丘今望赤霄平千峯雲起旌旗影萬木風多劒舄聲玉殿香煙浮俎豆瑤墀星斗燦冠纓雍歌聽徹人歸盡獨立春宵百感生

【表】宋傅亮爲宋公至洛陽謁五陵表曰臣裕言近振旅河湄揚旍西邁將届舊京威懷司雍河流遄疾道阻且長加以伊洛榛蕪津塗久廢伐木通徑淹引時月始以今月十二日次故洛水浮橋山川無改城闕爲墟宫廟隳頓鐘簴空列觀宇之餘鞠爲禾黍廛里蕭條雞犬罕音感舊永懷痛心在目以其月十五日奉謁五陵墳塋幽淪百年荒翳天衢開泰情禮獲伸故老掩涕三軍悽感瞻拜之日憤慨交集行河南太守毛修之等既開翦荆棘繕修毀垣職司既備蕃衛如舊伏惟聖懷遠慕兼慰不勝下情謹遣傳詔殿中中郎臣某奉表以聞

【議】唐楊仲昌加籩豆議曰漢家園陵八節上食自兹以降代行其典國初貞觀之後禮法刊定今陵寢見有八節之奠兼朔望常食聖心追遠毎物加薦不敢黷於宗廟請施之於園陵

淵鑑類函卷一百七十一

禮儀部十九（高禖　靈星　祈穀　請雨）

高禖一

原杜氏通典曰周制月令仲春元鳥至之日以太牢祠於高禖（高辛氏之代元鳥遺卵娀簡吞之生契後王以為禖官嘉祥而立其祠月令章句高尊也禖祠也吉事先見之象也盧植曰元鳥至時陰陽中萬物生故以三牲請子於高禖之神居明顯之處故謂之高因其求子故謂之禖以古者有禖氏之官因以為神鄭但言後王不知起於何代）天子親往后妃帥九嬪御乃禮天子所御帶以弓韣授以弓矢於高禖之前（天子所御謂令有娠者禮謂酌飲於高禖之庭帶以弓韣求男之祥）　漢武帝年二十九乃得太子甚喜始立高禖之祠於城南祭以特牲（晉束晳云漢武帝晚得太子始為高禖之祠高禖者人之先也故立石為主祀以太牢也）　後漢因之祀於仲春之月　魏禖壇有石（許慎云山陽人以石為主）　晉以仲春之月以特牲祀高禖於城南惠帝元康六年高禖壇上石中破博士議禮無高禖置石之文未知設造所由既以毀破可無改造束晳議以為石在壇上蓋主道也禮祭器弊則埋而置新今宜埋而更造不宜遂廢後得高堂隆故事詔更鐫石令如舊置高禖壇上埋破石入地一丈　北齊置高禖壇於南郊旁廣輪二十六尺高九尺四陛三壝每歲元鳥至之日皇帝親帥六宮祀青帝於壇以太昊配而祀高禖之神以祈子　隋以元鳥至日祀高禖於南郊壇牲用一太牢　唐月令亦以仲春元鳥至之日以太牢祀於高禖天子親往（月令經文及注不言有壇廟也）

增宋史初仁宗未有嗣景祐四年御史張奎請築高禖壇於南郊春分之日祀青帝配以伏羲帝嚳以高禖從祀報古為媒之先是歲宮中又置赤帝像以祈皇嗣寶元二年皇子生遣參知政事王鬷以太牢報祀準春分儀惟不設弓矢弓韣慶曆三年太常博士余靖言不設弓矢弓韣非是詔如景祐之制熙寧二年皇子生以太牢報祀高禖惟不設弓矢弓韣　徽宗政和二年詔春分祀高禖青帝以伏羲高辛配簡狄姜嫄從祀　高宗紹興元年太常少卿趙子晝言自車駕巡幸禮文難備至於祓禊子祝多男所以繫四方萬里之心者蓋不可闕乞自來歲之春復行高禖之祀從之十六年御史王鐩言禖祀之壇卑陋勿稱未足以彰禋祀爲帝王求嗣之禮乞申命攸司一新壇宇仍取生民姜嫄從帝見天月令以牢祀高禖天子親往之文詳加定議乞法駕臨祠必獲聖嗣詵詵之福　禮部言生民之詩履帝武敏歆先儒以敏為拇謂姜嫄履巨跡之拇以歆郊禖之神是生后稷其說頗附會履帝武敏歆猶

言帝嚳行禖祀之禮姜嫄踵而行之疾而不遲故上帝所歆居然生子以見視履考祥其應亦速而後世弗深考經旨傳註怪誕禨祥併為一談至北齊去禮逾遠歷世非之　十七年二月上親祀高禖以普安郡王為亞獻恩平郡王為終獻　金史章宗明昌六年上未有子尚書省臣奏行高禖之祀乃築壇於景風門外壇如北郊之制歲以春分日祀青帝伏羲氏女媧氏凡三位壇上南向西上姜嫄簡狄位於壇之第二層東向北上　續文獻通考曰承安元年二月命有司祀高禖如新儀二月六月以得子遣禮部尚書張暐報謝高禖　明初無此祀至世宗嘉靖中始以歲祀高禖設木臺於皇城東永安門北震方壇上皇天上帝南向奉獻皇帝配西向高禖在壇下西向皇帝位壇下北向后妃位壇南數十丈外北向用帷壇下陳弓矢弧韣如后妃嬪之數祭畢女官導后妃嬪至高禖前跪取弓矢授后妃嬪后妃嬪受而納於弧韣

高禖二

【增】禖下（明堂禮帶以弓韣禮之禖下則其子必得天材）禖宮（宋史祀高禖樂章云容臺講禮禖宮立祠）【原】仲春祀（月令仲春元鳥至祀高禖鄭注元鳥燕也以施生時來巢人堂宇而孚乳嫁娶之象也媒氏之官以為候變媒言禖神之也）后妃郊（五經通義王者十歲七祭天地仲春后妃郊高禖亦祭天地也）祀特牲（續漢書仲春之月立高禖壇祀以特牲）覆小屋（隋書禮志梁太廟北門內道西有石文如竹葉小屋覆之宋元嘉中修廟所得陸澄以為孝武時郊禖之石然則江左亦有此禮矣或曰百姓祀其傍或謂之落星石）漢作祝（漢書戾太子據元狩元年立為皇太子七歲矣初上年二十九乃得太子甚喜為立禖使東方朔枚皋作禖祝注祝禖之祝辭）魏置壇（魏青龍中造立禖壇詔書令更鐫石如舊置壇上）【增】如新儀（詳續文獻通考）視先蠶（宋史禮志仁宗景祐中禮官請祀高禖以石為主牲用太牢樂以升歌儀視先蠶）洛陽壇（晉志元康時洛陽猶有高禖壇）惠照院（文獻通考宋高宗駐蹕臨安府權於望湖門外惠照院齋宮設位行禮）緋紫位（宋史禮志祀高禖日皇后服褘衣褘位以緋官嬪服朝賀衣服褘位以紫）弓矢箱（又曰祀日有司以弓矢弓韣授內臣奉至齋所置弓矢於箱）【原】祀而生契（五經要義契母簡狄以元鳥至之日祀於高禖而生契故詩曰天命元鳥降而生商高禖者蓋先王所以祈子孫之祀也元鳥感陽而至集人楝宇有孳乳之祥故重其至日因以用事）祀而生稷（詩生民篇克禋克祀以弗無子傳曰古者必立郊禖焉箋云姜嫄之生后稷乃禋祀上帝於郊禖而得其福也）【增】高辛以前（禮記疏蔡邕以禖神是高辛以前舊有）乙至之日（月令廣義祀高禖以請子嗣子必以乙至之日者春分來秋分去關生之候鳥帝少昊司命之官也）大唐月令　政和新禮（文獻通考宋高宗紹興中禮部言大唐月令仲春天子親祀於高禖而政和新禮亦有皇帝親享高禖之儀）后妃從祀　郡王分獻（並詳高禖一）錫羨之誠（文獻通考祀高禖務從豐備以盡祈天錫羨之誠焉）多男之祥（又曰宋高宗紹興十七年禮部太常寺言望皇帝親祀高禖以祈多男之祥詔天下之望從之）

策登九寸遇老嫗之授符　環列四枚感黃衣之獻玉

靈星

【增】祈時（文獻通考周制仲秋之月祭靈星於國之東南說歲星之位也歲星五星之始最尊故就其位祭靈星者為人祈時以種五穀故別報其功也）教田（後漢書祭祀志高帝祀靈星舞者用童男十六人舞象教田初為芟除次耕種芸耨驅爵及刈穫舂簸之形象其功也）賓尸（太平御覽毛詩閑子曰絲衣繹賓尸也高子曰靈星之尸也）農星（又曰周書作雒設祭於南郊以祀上帝配以后稷農星先王皆與食）主穀（三輔故事長安城東十里有靈星祠一云靈星龍左角為天田主穀）介穡（開元禮立秋後辰日祀靈星祝文曰九穀方成三時不害憑茲多佑介其農穡）【原】歲再祠（漢舊儀古時歲再祠靈星以太牢禮也）壬辰祀（風俗通左中郎將賈逵說以為龍第有天田星靈者神也故祀以報功辰之神為靈星故以壬辰日祀靈星於東南金勝木為土相）【增】洛陽祀（玉海漢建武二年洛陽有靈星祠）南郊配（文獻通考東晉以來靈星老人星心星配享南郊不復特祀）開元禮（通典開元中立秋之後祀靈星於國城之東南）乾興祀（宋史初乾興祀靈星値曆忌有禁乃署於城外至是敕有司凡祭祀牲牢無避禁日遂著為令）【原】高祖立祠（漢書郊祀志高祖制詔御史令天下立靈星祠常以歲時祀以牛張晏注即農祥也）漢武尊祀（嵩山記漢武巡遊五岳尊事靈星乃作殿堂周迴種松柏祠前兩傍立石碣以表之）元默受福（淮南子君道禱靈星纖然元默翔而受福）驅爵簸揚（見前教田下）【增】長安城東（見前主穀下）延興門外（隋書開皇初延興門外為靈星壇立秋後辰日令有司祀以一少牢）靈者降休祐　星者燭宇宙　出應天田　見彰農候　禮用太牢　名存漢氏　不害三時　方成九穀　奠玉盃於青帝用潔牲于白雲　列綴光於峻舞徵歌頌於絲衣　雕豆玉觴自殊器於宗祀青圭紺席乃叶禮於禳祈（並詳唐文粹王起祀靈星賦）

祈穀

【原】天田（漢書注龍星左角曰天田即農祥也晨見而祭之）乙地（晉禮志漢儀常以乙日祀先農及耕乙地也）禳田（淳于髡曰臣從東方來見道傍禳田者操一豚蹄一盂酒祝曰甌窶滿篝汙邪滿車五穀蕃熟穰穰滿家臣笑其所持者寡所願者大）祈年　【增】晝日　啟蟄（張居正集明嘉靖十年以啟蟄日行祈穀禮於圜丘）【原】祈上帝（月令天子乃以元日祈穀於上帝）祈天宗（又孟冬之月天子乃祈來年於天宗注此周禮所謂蜡祭也天宗謂日月星辰也）御田祖（詩琴瑟擊鼓以御田祖以祈甘雨）樂田畯（周禮籥章凡國祈年於田祖龡豳雅擊土鼓以樂田畯）【增】取歲首（文獻通考何佟之云郊祀取歲首者夏正以祈農事故有啟蟄之說）祀南郊（唐書貞觀禮正月辛日祀感生帝靈威仰於南郊以祈穀）祀五精（宋書祈穀祀五精之帝以后稷配所謂郊也）用元日（月令元日祈穀注謂上辛郊祭也）元帝配（文獻通考唐高祖武德中孟春辛日祈穀祭感帝於南郊以元帝配）祖宗配（張居正集嘉靖九年以孟春上辛日行祈穀祭奉太祖太宗配）天子之禮（家語孔子曰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故周之始郊其月以日至其日用上辛至於啟蟄之月則又祈穀於上帝此二者皆天子之禮也）正月之郊（文獻通考按古者一歲郊祀凡再正月之郊為祈穀）改用中辛（文獻通考宋英宗治平二年正月上辛祈穀禮院言元日朝會壽聖節多與上辛相近常改用中辛非尊事天神之意）更用後辛（宋史天禧中禮儀院言宋武朝有司奏稱代郊天值雨更用後辛或正月上辛事有相妨並許互用景德四年以前祈穀止用上辛其後用立春後辛日）先郊後春（南齊王儉奏云景平元年元嘉十六年南郊俱在春前不以先郊後春為嫌）郊而後耕（左傳孟獻子曰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是故啟蟄而郊郊而後耕疏云月令天子以元日祈穀於上帝其下即云乃擇元辰天子親載耒耜躬耕帝藉是郊而後耕也）

請雨一

原杜氏通典周制月令建巳月大雩五方上帝（左傳龍見而雩角亢見[illegible][illegible]之六月陽氣盛恒旱故雩雩之爲言遠也遠爲百穀以祈膏雨）其壇名曰雩禜（祭法雩禜祭水旱鄭云雩禜水旱壇）於南郊之傍（雩祭天地故從陽位以總五天不可偏在四方故於南郊）配以五人帝（太昊配青帝炎帝配赤帝軒轅配黃帝少昊配白帝顓頊配黑帝）命樂正習盛樂（月令仲夏樂師修鞀鞞鼓均琴瑟管簫執干戚戈羽調竽笙篪簧飭鐘磬柷敔而俱作故曰盛樂也）舞皇舞（析白羽爲之形如帗也）月令命有司爲民祈祀山川百源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以祈穀實（天子雩上帝諸侯山川卿士謂古之上公以下若句龍后稷之類也何休注公羊傳旱則君親之南郊以六事謝過自責政不善與人失職與宮室崇與女謁盛與苞苴行與讒夫昌與使童男童女各八人而呼雩也按月令本出管子即周時人也至秦呂不韋編爲呂氏春秋漢儒又取集成禮記徵其根本並同周制）若國大旱則司巫帥巫而舞雩（雩旱祭也天子於五帝諸侯於上天之神）若旱暵則女巫舞雩（雩吁嗟求雨之祭使女巫舞旱祭崇陰也）左傳龍見而雩（謂建巳之月蒼龍宿之體昏見東方萬物始盛待雨於天故祭天遠爲百穀祈膏雨）公羊傳言雩則旱見言旱則雩不見（皆善人君能感懼天災應變求索憂人之急非四時常祭不雩則言旱旱而不害物則言大雩言大雩則大旱可知也）穀梁傳雩得雨曰雩不得雨曰旱（禮記龍見而雩常祀不書書者皆爲旱故得雨則喜以月爲正不得雨則書旱明災成也）漢承秦滅學正雩禮廢旱太常祝天地宗廟武帝元封六年旱女子及巫丈夫不入市成帝五年六月始命諸官止雨朱繩乃縈社擊鼓攻之是後水旱常不和（干寶曰朱絲縈社社太陰也朱火色也絲屬離天子伐鼓於社責羣陰也諸侯用幣於社請上公也伐鼓於朝退自責也此聖人厭勝之也）後漢自立春至立夏盡立秋郡國上雨澤若少各埽除社稷公卿官長以次行雩禮以求雨閉諸陽衣皁興土龍（山海經大荒東北隅中有山名凶犂土丘應龍處南極殺蚩尤與夸父不得復上故下數旱而爲應龍之狀乃得大雨郭璞曰今之土龍本此氣應自然冥感非人所能）立土人舞童二佾七日一變如故事反拘朱索縈社伐朱鼓禱賽以少牢如禮

增漢昭帝紀始以六年夏旱大雩不得舉火（抑陽助陰也）

原晉武帝咸寧二年春旱因後漢舊典諸旱處廣加祈請五月祈雨於社稷山川

增玉海晉元帝大興元年六月旱帝親雩

原東晉穆帝永和年有司議制雩壇於國南郊之傍依郊壇近遠（阮諶云壇在巳地衛宏漢舊儀魯人爲雩壇在城東南諸儒所說皆云壇而今作壇又論語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衛宏所說魯城東南舊跡猶在焉）祈上帝百辟旱則祈雨大雩社稷山林川澤（戴邈議周冬及春夏旱禮有禱無雩天旱日漢則災徵旱日久則災甚徵則禱小神社稷之屬甚乃大雩帝耳按春秋左氏傳之義春秋無雨未成災雩不得雨則書旱然則始雩未得便告饑饉之甚爲歌哭之請）舞僮八佾六十四人皆元服持羽翳而歌雲漢之詩章（時博士議雲漢之詩宣王承厲王撥亂遇災而懼故作是歌今晉中興奕葉重光豈以周人耗斁之辭乎漢魏之代別造新詩晉室太平不必因故司徒蔡謨議聖人迭興禮樂之制或因或革雲漢之詩興於宣王今歌之者取其修德禳災以和陰陽之義故因而用之）齊明帝建武二年旱雩以武帝配饗於雩壇（祠部郎中何佟之議皇齊以武帝配五精於明堂今亦宜配享於雩壇矣今武帝遷窆未終自可不奏樂至於旱祭舞雩蓋是吁嗟之義既非歡樂此不涉嫌祝史稱詞仰祈靈澤舞雩無缺）梁武帝天監元年有事雩壇帝以爲雨既類陰而求之正陽其謬已甚東方既非盛陽而爲生養之始則雩壇應在東方祈晴亦宜

此地遂移於東郊十年帝又以雩祭皤柴以火祈水於理為乖於時停用柴燎從坎瘞典（儀曹郎朱异議按周宣雲漢之詩毛注有瘞埋之文不見燎柴之說若以五帝必柴則明堂又無其事）大同五年又築雩壇於藉田兆內四月後旱則祈雨行七事（一理冤獄及失職者二賑鰥寡孤獨三省徭輕賦四舉進賢良五黜退貪邪六命會男女卹怨曠七徹膳羞弛樂懸而不作）天子降法服七日乃祈社稷七日乃祈山林川澤常興雲雨者七日乃祈羣廟之主於太廟七日乃祈古來百辟卿士有益於人者七日乃大雩祈上帝徧祈前所有事者大雩禮於壇用黃牯牛一祈五天帝及五人帝各依其方以太祖配位於青帝之南五官配食於下七日乃去樂又徧祈社稷山林川澤就故處大雩國南除地為墠舞僮六十四人皆衣元服為八列各執羽翳每列歌雲漢詩一章而舞旱祈而澍則報以太牢皆有司行事若郡縣邑旱請雨則五事同時並行（五事謂黜退貪邪已上）守令皆齋潔三日乃祈社稷七日不雨更齋祈如初三變仍不雨復齋祈其界山林川澤常興雲雨者祈而澍亦各有報陳因梁故事武帝時以德皇帝配文帝時以武帝配廢帝以文帝配牲用黃牛而以清酒四升洗其首其壇墠配饗歌舞皆如梁禮天子不親奉則太宰太常光祿行三獻禮其法皆採齊建武二年舊典　後魏文成帝和平元年四月旱詔州郡於其界內神無大小悉灑埽薦以酒脯年登之後各隨本秩祭之以牲牢　北齊以孟夏龍見而雩祭太微宮五精帝於南郊之東若建午申未之月不雨則使三公祈五帝於雩壇禮用玉帛有燎不設樂選伎工端潔善謳詠者使歌雲漢之詩於壇南其儀如郊禮　隋制孟夏龍見則雩五方上帝配以五人帝於上太祖配饗五官從祀於下牲用犢十各依方色若京師孟夏後旱則祈雨行七事（如梁之七事）七日祈岳鎮海瀆及諸山川能興雲雨者又七日祈社稷及古來百辟卿士有益於人者又七日祈宗廟及古帝王有神祠者又七日乃修雩祈神州又七日仍不雨復從岳瀆以下祈禮如初秋分以後不雩但禱而已皆用酒脯初請後二旬不雨者即徙市禁屠皇帝御素服避正殿減膳徹樂或露坐聽政百官斷傘扇令家人造土龍雨澍則命有司報州縣祈則理冤獄存鰥寡孤獨掩骼埋胔潔齋祈於社稷七日乃祈界內山川能興雲雨者徙市斷屠雨澍亦有報　唐武德初定令每歲孟夏雩祀昊天上帝於圜丘景皇帝配五方上帝五人帝五官並從祀貞觀雩祀於南郊顯慶禮於圜丘開元十一年孟夏後旱則祈雨審理冤獄賑恤窮乏掩骼埋胔先祈岳鎮海瀆及諸山川能興雲致雨者皆於北郊遙祭而告之又祈社稷又祈宗廟每以七日皆一祈不雨還從岳瀆

如初旱甚則大雩秋分後不雩初祈後一旬不雨即徙市禁屠殺斷扇造大土龍雨足則報祀祈用酒脯醢報准常祀皆有司行事已齋未祈而雨及所經祈者皆報祠至二十年新撰禮其正雩旱禱並備本儀（起居舍人王仲丘議按貞觀禮孟夏雩祀五方上帝五人帝五官於南郊顯慶禮則雩祀昊天上帝於圓丘按鄭康成注月令雩於上帝者天之別號元屬昊天祀於圓丘尊天位也然雩祀五帝既久亦請二禮並行以成大雩帝之義）

原唐實錄乾元二年以久旱徙東西二市祭風伯雨師修雩祀壇爲泥土龍望祭名山大川而祈雨　文獻通考宋制孟夏雩祀昊天上帝爲大祀國初以來以始祖迭配太宗即位以宣祖太祖更配　玉海宋太祖開寶九年三月幸西京行雩祀　文獻通考建隆二年夏旱翰林學士王著請祀天地祖宗社稷及望告嶽鎮海瀆於北郊以祈甘澤惟不祀配坐及名山大川雨足報賽如禮真宗景德三年有司言今年四月五日雩祀昊天上帝十三日立夏祀赤帝按月令立夏之日天子迎夏於南郊注迎夏爲祀赤帝於南郊又云是月也大雩注建巳之月陽氣盛而常旱萬物待雨而長故祭龍星祈雨又按五禮精義自周以來歲星差度今則龍見或在五月而雩祀於季春之節相去遼闊於理未周欲請自今並於立夏後卜日如立夏在三月則待改朔庶節氣協於純陽典禮符於舊史又按月令季秋之月乃命冢宰農事備收藏帝籍之收於神倉是月也大饗帝則季秋之月農事之終大享明堂報茲嘉穀苟或猶未得節 尚當建酉因而卜日有屬先時欲望自今並過寒露然後卜日或寒露在八月則至九月乃卜自餘諸祠祭皆叶禮令無所改易奏可　遼值天旱行瑟瑟儀以祈雨翦期置百柱天棚及期皇帝致奠於先帝御容乃射柳皇帝先射親王宰職各一射中柳者質誌柳者冠服不中柳者以冠服質之不勝者進飲於勝者然後各歸其冠服又翌日植柳於天棚之東南巫以酒醴黍稷薦植柳祝之皇帝皇后祭東方畢子弟射柳皇族國舅羣臣與典禮者賜物有差既三日雨賜敵烈麻都馬四匹衣四襲否則以水沃之　金世宗大定四年不雨命禮部尚書王競祈雨北岳以定州長貳官充亞終獻又卜日於都門外北郊望祀岳鎮海瀆有司行事禮用酒脯醢後七日不雨祈太社太稷又七日祈宗廟不雨仍從岳鎮海瀆如初祈其設神座寘樽罍如常儀其樽罍用瓢齊釋甘瓠去蒂以爲樽祝版惟五岳宗廟社稷御署餘則否後十日不雨乃徙市禁屠殺斷繖扇造土龍以祈雨足則報祀送龍水中　明雩壇在泰元門外正南三門曰崇雩門在南郊之西　世宗嘉靖中春祈雨躬詣南郊祠皇天后土山川神祇建崇雩壇於圜丘之旁以

祀天禱雨命儒臣別置雲門一曲使文舞士武舞士並舞而合歌之仍於正樂之外增設鼓吹數番選敎舞童百人青衣執羽繞壇周旋歌雲門之曲而舞

請雨二

增 禮記檀弓歲旱穆公召縣子而問曰天久不雨吾欲暴尩而奚若曰天則不雨而暴人之疾子虐毋乃不可與然則吾欲暴巫而奚若曰天則不雨而望之愚婦人於以求之毋乃已疏乎徙市則奚若曰天子崩巷市七日諸侯薨巷市三日爲之徙市不亦可乎 原 呂氏春秋昔者殷湯克夏王天下五年不雨湯乃以身禱於桑林於是剪其髮劘其爪自以爲犧牲用祈福於上帝雨大至人皆悅之 荀子湯旱而禱曰政不節與使民疾與宮室崇與女謁盛與苞苴行與讒夫興與何不雨至斯極也 說苑湯之時大旱七年雒坼川竭煎沙爛石於是使人持三足鼎祝山川敎之祝曰政不節耶使民疾耶蓋辭未已而天下大雨 春秋繁露大旱雩而請雨大水鳴鼓而攻社天地之所爲陰陽之所起或請焉或攻焉何也曰大旱陽滅陰也陽滅陰者尊厭卑固其義也雖太甚拜請之而已大水者陰滅陽也陰滅陽者卑勝尊也以賤凌貴者逆節故鳴鼓而攻之朱絲而脅之爲其不義此亦春秋之不畏強禦也變天地之位正陰陽之序貞行其道而不忌其難義之至也 增 春秋考異郵三時惟有禱禮無雩祭之事惟四月龍星現始有常雩 說苑齊大旱景公召羣臣問曰天不雨久矣民且有飢色吾使人卜之祟在高山廣水寡人欲少賦斂以祀靈山可乎羣臣莫對晏子進曰不可祀此無益也夫靈山固以石爲身以草木爲髮天久不雨髮將焦身將熱彼獨不欲雨乎祠之無益景公曰不然吾欲祀河伯可乎晏子曰不可祀此無益也夫河伯以水爲國以魚鼈爲民天久不雨水泉將下百川竭國將亡民將滅矣彼獨不用雨乎祠之何益景公曰今爲之奈何晏子曰令誠避宮殿暴露與靈山河伯共憂其幸而雨乎於是景公出野暴露三日天果大雨民盡得種樹景公曰善哉晏子之言可無用乎其惟有德也 新序齊景公時天大旱三年卜之曰必以人祀乃雨景公下堂頓首曰凡吾所以求雨者爲吾民也今必使吾以人祀乃且雨寡人將自當之言未卒而天大雨 原 長沙耆舊傳祝良字名卿爲洛陽令時亢旱祈雨不得良乃暴身階庭告誠引罪自辰至申紫雲沓起甘雨大降民歌之曰天久不雨蒸民失所天王自出祝令特苦精符感應

滂沱而下　搜神記諒輔字漢儒廣漢新都人少給佐史漿水不交爲從事大小畢舉郡縣斂手夏枯旱時以五官掾出禱山川曰輔爲郡股肱不進諫納忠薦賢退惡和調陰陽至令天下否隔萬物燋枯百姓喁喁無所告訴咎盡在輔太守內省責已自曝中庭使輔謝罪爲民祈福曰無效今敢自誓至日中雨不降請以身塞無狀乃積薪柴聚艾茅以自環搆火將自焚焉至禺中時山氣轉起雷雨大作一郡沾潤世以稱其至誠 增 文獻通考有雩祀五方上帝五人帝五官於南郊者如貞觀禮是也有雩祀昊天上帝於圜丘者如唐顯慶禮是也　陳氏禮書古者雩歛在稻人雩樂以皇舞以女巫皇與女陰也則舞所以達陽中之陰而已董仲舒祈雨之術閉南門縱北門蓋亦古者達陰之意也然則雩祀上帝必升煙後世乃謂用火不可以祈水而爲坎以瘞就陽不可以祈陰而移壇於東雩必自郊徂宮後世有禱山林川澤羣廟百辟卿士然後及於上帝雩樂以舞爲盛後世或選善謳者歌詩而已皆非古也

請雨三

原 教舞（周禮地官舞師教皇舞帥而舞旱暵之事註皇五采羽爲之亦如𢧵也）興師（左傳衛大旱卜有事於山川不吉甯莊子曰昔周饑克殷而年豐今邢方無道天其或者欲使衛討邢乎從之師興而雨）奠瘞（雲漢詩自郊徂宮上下奠瘞靡神不宗）書雩（春秋昭二十五年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傳曰秋書再雩旱甚也）閔雨（穀梁一時言不雨者閔雨也閔雨者有志於民者也）焚尫（戴封爲西華令大旱封欲焚軀而雨至）掩骼（周暢爲河南尹時夏旱祈雨無應暢因收葬洛陽旁客死骸骨以萬餘人應時雨大豐稔）增 王雩 常雩（禮記疏春秋傳龍見而雩欲明王雩在四月不在五月也五月之雩是常雩故記之於五月也）雩門（水經注魯南門亦曰雩門門南隔水有雩壇）雩水（括地志沂水亦名雩水）雩壇（南齊志鄭元云雩壇在南郊壇之旁而不解東西）雩場（漢鍾離意傳永平二年夏旱帝禱明堂南設雩場又數大匠作諸宮減省不急遂應時雨）招雨（論衡董仲舒申春秋之雩設土龍以招雨）謝雨（文獻通考孝宗淳熙十四年宰執進呈太常寺乞謝雨）原 閉陽門（董仲舒曰以春秋災異之變推陰陽之所錯行故求雨閉陽門雨甚欲止則反是）斬山木（鄭大旱使屠擊祝款豎祔有事於桑山斬其木不雨子產曰有事於山藝山林而斬其木其罪大矣奪之官邑）屏姦殘（河南春夏旱太守魯褒至屏退姦殘對雨數降）舉冤滯（後漢和帝時旱幸洛陽寺錄囚舉冤滯收洛陽令抵罪司隸河南尹左降未及還宮澍雨也）歌束晳（束晳爲廣陵郡累大旱晳請雨三日雨澍衆謂晳至誠乃歌曰束先生通神明）烹弘羊（桑弘羊爲御史大夫興権酤鹽鐵之利時天下大旱卜式曰弘羊爲天子大臣而與小人爭利烹弘羊天乃雨）用盛樂（月令仲夏大雩帝用盛樂鄭注云雩呼嗟而求雨之祭也雩帝謂爲壇南郊之旁雩五精之帝配以先帝也自鞀鞞至祝敔皆作曰盛樂）建靈壇（文選設元寺建靈壇祈雨之所也）增 暴巫尫（詳禮記檀弓）典土龍（論衡劉子駿掌雩祭典土龍事）祈太廟（開元禮時旱祈太廟禮畢太廟令太祝宮闈令納神主如常儀其祝版燔於齋坊）雩興慶（孔帖德宗貞元十三年四月壬戌雩於興慶宮）祈甘雨（孔帖開元中左補闕王仲丘上言貞觀禮雩祀五方上帝五人帝五官於南郊顯慶禮雩昊天上帝於圜丘臣謂雩上帝爲百穀祈甘雨故月令大雩帝用盛樂鄭元說上帝乃天別號祀于

（圓丘尊天位也顯慶祀昊天與月令合而禎觀雩祀五帝矣請二禮皆用詔可）收水沴（柳宗元禜門文惟神配陰含德司其闢闔能收水沴以佑成績）萬里沙（史記漢武帝元封元年歲旱天子旣出無名乃禱萬里沙）三姑峰（月令廣義黟縣東有墨山上有三石峰一有歲旱百姓放火燒之即雨）**原**旱厲則禜（鄭子產曰山川之神則水旱厲疫之烖於是乎禜之）邦烖則哭（周禮春官女巫歲旱暵則舞雩邦之大烖歌哭而請註有歌者有哭者冀以悲哀感神明也）土龍緣象（新論劉歆致雨具作土龍爲土龍者以龍見神有風雨興起以迎送之故緣象其類爲之）潛龍應鼓（蜀都賦潛龍蟠於沮澤應鳴鼓而興雨）稻人供斂（周禮稻人旱暵供其雩斂斂發斂也）諸侯用幣（詳通典）**增**東廂請雨（後漢志韋昭注順帝時河南三輔大旱天子親自雩坐陽德殿東廂請雨）南郊求雨（崔豹古今注建武二年七月雒陽大旱帝至南郊求雨即日雨）聚巫以禱（合璧事類馬璘拜行營節度使天大旱里巷爲土龍聚巫以禱璘曰旱由政不修即令徹之明日雨是歲大穰）與覡對舞（合璧事類黎幹爲京兆尹時大旱幹造土龍自與巫覡對舞彌月不應帝使毀土龍減膳節用旣而澍雨）議郎分遣（古今注永初元年郡國大旱分遣議郎請雨）太后錄囚（又安帝永初二年五月旱皇太后幸洛陽寺錄囚徒即日降雨）蒼龍之宿（史記正義東方蒼龍之宿）白石之神（唐李商隱有賽白石神文）于公雪獄洛令曝身（李商隱賽白石神文不俟于公之雪獄無煩洛令之曝身）風馬雲車（柳宗元雷塘禱雨文風馬雲車肅爲徘徊能澤地產以祛人災）龍旛鳳蓋（唐李商隱賽龍蟠山神文龍旛鳳蓋先恕於靈司蟻穴鸛巢式揚於利澤）**原**受推步之術（揚統授河洛書及天文推步之術爲彭城令時旱統推陰陽消復縣蒙澤太守使爲郡求雨亦降自是朝廷災異多訪之）出不御之女（周舉宣光時三輔旱請雨舉書宜出後宮不御之女治天下冤滯之獄除大官重膳之費云云）祭東海孝婦（東海孝婦養姑甚謹姑恐累不得嫁遂自縊死姑女告婦殺姑婦自誣服罪東海枯旱三年後太守至殺牛祭孝婦冢即日大雨）祭上虞寡婦（上虞寡婦養姑姑死夫女弟素與婦不叶誣婦鴆殺母縣竟殺之旱二年後太守殷丹至祭婦遂雨）**增**槖籥風頭　索綯雨脚

揖揚蘭佩　麾棹桂旗　**原**歲屬亢陽　禮修禱祝　並走群望　展禮雩壇　**增**拍川后之肴　攬波神之秩　**原**土龍矯首而立　女巫頓足而舞　俾率舞於小巫　庶析年於大有　信天屬之可移　冀地財之不害　**增**不無行潦之羞　願覩油雲之布　大驅蟠澤之龍　盡發潛泉之蛾　遂清泠之耕父不使揚塵　廻沮澤之蟠龍皆令灑潤　宋生抒賦始悅於雄風　高氏讀書忽驚於涷雨　**原**念夫青澤旣愆天降之期　感以精誠惟望月離之應　**增**無煩玉女之投壺方開天笑　不待樵人之取箭已見風廻

請雨四

原詩　齊謝朓賽敬亭廟喜雨詩曰執玉朝群帝樽桂迎東皇排雲接虬蓋蔽日下霓裳會舞紛瑤席安歌繞鳳梁百味芬綺帳四望靄羽觴　**增**明徐應聘雩禱詩曰東皇方按序靈雨尚愆期原畝希霑澤郊壇展祝釐明禋牲自潔齋戒德仍持六事勤修省三農免怨咨氣蒸看遠幡蒼潤應佳時會見甘霖足和風拂帝墀

增歌　齊謝朓雩祭歌曰清明暢禮樂新候龍景練貞辰　陽律亢陰晷伏耗下土薦穜稑　宸儀警王度乾嗟

雲漢望昊天　張盛樂奏雲儛集五精延帝祖　隋牛弘雩祭歌曰朱明啟候時載陽肅若舊典延五方嘉薦以存盛樂奏氣序和平資靈佑公田既雨私亦濡民殷俗富政化敷　唐褚亮雩祭樂章曰朱鳥開辰蒼龍啟映大帝昭享羣生展敬禮備懷柔功宣舞詠句液應序年祥協慶　紺蹕分彩瑤圖吐絢鳳管晨凝雲歌曉囀肅事蘭羞虔申桂奠百穀斯登萬箱攸薦　鳳曲登調令序龍雩集汎祥風綵繸雲囬昭睿德朱干電石表神功　開元中雩祀舊樂章曰鳥緯遷序龍星見辰純陽在律明德崇禋五方降帝萬宇安人恭以致享肅以迎神　宋蘇軾禱雨社稷詩曰噫我侯社我民所恃祭於北牖答陰之義陽亢不返自春徂秋迄冬不雨嗣歲之憂吏民嗷嗷謹以病告錫之雨雪民敢無報　神食於社蓋數千年更歷聖王訖莫能遷源深流遠愛民宜厚雨不時應亦神之疚社稷惟神我神惟人去我不遠宜軫我民　農民所病春夏之際舊穀告窮新穀未穫其間有麥如暍得涼如行千里弛擔得漿今神何心毖此雨雪敢求其他尚憫此麥　惟神之生稼穡是力癯身爲神尚莫顧息矧今在天與天同功名呼風雲孰敢不從豈惟農田井竭無水我求於神亦云亟矣　明祈雨樂章曰有赫旱暵民勞瘁斯于牲于醴載舞載馳詩成三獻敬徹不遲神之聽之雨我公私　爰廸寅清昭事顥穹仰祈甘雨惠我三農既歆既格言歸大空式霑下土萬方其同　赤龍旋馭禮洽樂成燔柴既舉昭假精禋維帝降康雨施雲行登我黍稷溝洽厥明

【增】詞宋蘇轍中大乙宮祈雨青詞曰冬雪不效春雨過期雲族屢興風灾輒至牟麥既病秋種未入嗟民何罪籲天不聞惟側身念咎之誠不敢自赦而潔齋祈福之舊亦莫少愆庶見膏澤之滂流尚俾飢民之粒食懇禱斯極眞聖所臨　常暘爲虐夏已及中精禱未孚雨不逾尺麥雖粗入未足充八口之飢禾則始生猶當竢三日之澤人謀竭矣天意謂何惟至道之密微運元化於俄頃慈閔衆庶覆護邦家召呼風雲廣施千里之潤勑興黍稷終致百室之盈永與斯民同仰靈德

【原】序晉傅咸喜雨賦序曰泰始九年自春不雨以涉夏節草木共燃百姓以堯有九載之水湯有七年之旱恐遭斯運並有懼心聖皇勞慮分使祈禱徧於羣望余以太子洗馬兼司徒請雨百辟蒞事三朝而大雨降退作斯賦

【增記】唐裴度權禱河侯廟記曰六年夏不雨尚書博陵崔公懼茲農事凡明神靈跡有可以實稼穡者必命犧牲嘗鼓以動之卒無應一旦監軍使閻公曰郡瀕河侯廟具存姑用旱禱宜斡流以蘇大田五月庚午公會[illegible]公懼河壖列旌旆率府從事合牙門諸將郡縣吏羅爲候拜聲以具集曬以清觴腥燭燔炙苾芬交錯版書精意以聳侯聽六月辛未雨乙亥始霽自乙亥至於秋七月壬子以烈日下燭南畝復燥癸丑公復會闞公儀若庚午丙辰雨己未乃霽噫公禱之虔神應之速禱不虔無以徵侯貺應不速無以協農時既貺既應多稼纖野寒耕熱耘之子其有京坻之望乎

【原文】晉曹毗請雨文曰下邳內史曹毗敬告山川諸靈頃節運錯度旱亢陰消川竭谷虛石流山燋天無纖雲野有橫飈盛夏應暑而或涼草木無霜而自凋皇皇農夫輟耕田畔悠悠舟人頓棹川岸雲根山積而中披雨足垂零而復散聖主當膳而減味牧伯忘餐而遑晏民庶拊心而頓蹙搢紳不期而同歎斯亦憂勤之極情而明靈之達觀矣　梁陸倕請雨賽蔣王文曰陸周祚僧鍾嶽降精聰明正直得一居貞無方無體不疾不行化馳九縣位冠百靈東搶屢懲西郊已戢偶龍矯首泥人鶴立神聽孔殷靈應揮霍儵覩翻伊俄閟倒洛樂周祈畢思洽酒闌靈談抗袖鬼笑投杯推茲且引於萬斯歡　梁任孝公賽鍾山蔣帝文曰嘗聞河南少雨漢主避其正殿許下報潤飄后計彼壓書和氣乖運陰陽舛互風至若湯雲生猶火遠能制茲東井告彼南箕水滿畢星氣衝卯地使君子有壹壹之心耕夫無慼慼之念

【增】唐柳宗元雷塘禱雨文曰惟神之居爲坎爲雷專此二象宅於巖隈風馬雲車肅焉徘徊能擇地產以祛人災歲既旱暵害茲生長敢用昭告期於肸蠁騰波通氣出地奮響欽若成功惟神是獎　李商隱鄭州禱雨文曰旱魃爲虐應龍不興困杲日於詩人苦密雲於易象生物斯瘁民食攸艱某叨此分憂俯慙無政爰求眞侶虔禱陰靈減餚表勤褰帷引咎伏乞下通繁播上達天潢合爲青澤之原用息蘊隆之患其於效信敢忒逡邈暴露託詞焦勞結虔杲閒候氣樹杪占風惟望玉女之披衣敢駭商羊之鼓舞　司空圖移雨師文曰天以神乳育百穀必時既豐然後民相率以勞神之勤今始悟其施以愁疲民是神怠天之職也必希民之求而後應是神竊天之權也既應而俾民推怨於天歸惠於己是神擅天之德也推怨何以爲義利腥羶以饋何以爲仁怠天之事何以爲政蔑是數者何以爲神　宋曾鞏福

州縣溪禱雨文曰天子聖德海邦是綏維此海邦初不罹飢今宇寧矣師征始歸今食足矣賡實尚廩若歲大熟如梁如茨如陵如坻自公及私獄無訟繫里無盜鬬式於永世方始在茲今此大田既碩而齊俾不卒成孰忍為斯神有靈蹟國人所祇神有顯號天子所躋萎能起之槁能澤之胡能有餘斂而不施我用卜日晝駕以馳即告潭側尚其聽之蠲除驕陽騰雲躋霓播為甘液沛灑淋漓俾農有秋百物具宜熄偷與爭長置刑笞人於報事豈有斁思

淵鑑類函卷一百七十二

淵鑑類函卷一百七十三

禮儀部二十（食祭 餕餘附 雜祭 修廢祭 黍稷 犧牲 薦祭 祭饌 淫祀 苞茅 積祀 祭服 逆祀 祭器 不祀 祝史）

食祭

【增】授祭（周禮膳夫授祭）贊祭（周禮王燕飲則奉膳贊祭）示先（周禮註飲食必祭示有所先）辨拜（太祝辨九拜曰稽首頓首空首振動吉拜凶拜奇拜褒拜肅拜以享右祭祀）【原】先客祭（客不降等則先祭）後君祭（玉藻若賜之食而君客之則命之祭然後祭）太祝辨祭（周禮春官太祝辨九祭一命祭若禮云君命客祭而祭之是也二衍祭主人延賓祭三炮祭炮讀爲包若蕭祭於豆四周祭謂徧祭之序徧祭之也五振祭六擩祭振祭擩祭本同不食者擩則祭之將食者既擩必振乃祭也七絕祭八繚祭九共祭絕祭繚祭本同禮多者繚之略者絕之則祭也共猶授也王祭食宰夫授祭是也）慶封氾祭（左傳叔孫穆子食慶封慶封氾祭注氾祭遠散所祭不共也）餕餘不祭（父不祭子夫不祭妻）殽進徧祭（禮記主人延客祭祭食祭所先進殽之序徧祭之注祭先君子有食不忘本也）水漿不祭（玉藻唯水漿不祭爲已偪卑注已太也卑賤之也）疏食薦祭（禮記孔子曰少施氏食我以禮吾祭作而辭曰疏食不足祭也）瓜祭（玉藻瓜祭上環）魚祭（皇祭[illegible][illegible]大臠也謂餚魚臘也）【增】生人祭食（周禮疏生人祭食不合與祭鬼神同故皆以爲生人祭食法稍食先祭先造食者謂之祭食）皇尸祭食（玉海皇尸祭食之法以儀禮大夫少牢饋食之禮明之）取脯擩於醢（唐書禮樂志皇帝加元服禮畢醴者奉饌設於筵皇帝左執觶右取脯擩於醢祭於籩豆之間）菹俎擩於豆（唐書禮樂志皇太子加元服贊冠者取菹俎徧擩於豆以授皇太子又祭於籩豆之間）

【原】既比慶封之氾　難許叔氏之禮　思必逮下子道或霑於食餘　禮必有先神理具歆於餕祭

雜祭祀

【增】八神（史記始皇東遊祠名山大川及八神八神將自古有之或曰太公以來作之齊所以爲齊以天齊也其祀絕莫知起時）四祠（文獻通考漢宣帝立五龍山仙人祠及黃帝天神帝原水凡四祠於膚施）禡牙（玉海太平興國五年車駕北征祭禡牙於北郊）鄜畤（漢書郊祀志秦文公夢蛇自天下屬地其口止於鄜衍於是作鄜畤）杜主（史記封禪書雍菅廟祠有杜主杜主故周之右將軍其在秦中最小鬼之神者各以歲時奉祀）祅神（酉陽襍俎突厥事祅神無宇刻氈爲形盛於毛袋行動之處以脂蘇塗之或繫之竿上四時祀之）黃熊（左傳昭公七年鄭子產聘於晉韓宣子曰寡君寢疾夢黃熊入寢門何也對曰昔堯殛鯀於羽山其神化爲黃熊以入於羽淵實爲夏郊三代祀之晉爲盟主其或未之祀乎）黑山（月令廣義契丹人死皆爲黑山神所管每歲五京進人馬紙甲各萬餘事祭山焚之其禮甚爲嚴肅非有祭祀皆不敢近山）降莘（左傳惠王十五年有人降於莘王使太宰忌父帥傳氏及祝史奉犧牲玉鬯往獻焉）伏祠（漢書郊祀志秦作伏祠注秦德公二年初伏惠文王十二年初臘）金馬碧雞（郊祀志漢宣帝時或言益州有金馬碧雞之神可醮祭而致於是遣諫大夫王褒持節而求之）竹王（黃州有竹王廟亦有稱爲竹三郎廟）花姑（春圃記花姑花木錄號夫人弟子善種花亦號花姑）龍池（文獻通考唐元宗開元二年詔祠龍池公卿獻龍池篇一百三十篇詔太常寺考其詞合音律者爲龍池樂章十首焉）魚溪（續文獻通考魚溪虞雄廟宋紹興二十六年賜爲昭應廟乾道二年加封惠濟咸淳二年改封德顯公）濤神（文獻通考杭州吳山廟即濤神也太中祥符五年夏江濤毀岸遣內侍白崇慶致祭濤勢驟息詔封英烈王）船神（北戶錄南方除夜以酒肉祀船神呼爲孟公孟

（蛇）

祭杅（唐書鐵渫署七月七日祭杅）

祀竈（搜神記漢宣帝時陰子方者嘗臘日晨炊竈神形現子方再拜家有黃羊因以祀之自後暴富子方書言我子孫必將強大至識三世遂大繁昌）

蛇王（文獻通考蛇王祠在安陵東北）

醫師（月令廣義嘉靖定春冬仲月上甲日上祀三皇附歷代醫師二十八人歲遣禮部太醫院堂官分獻）

馬步（月令廣義仲冬命有司祭馬步）

度傷（月令廣義民以三牲祀五猖神畢號以湯飯祭無祀鬼神於脩曰度傷）

【原】馬祖（祭馬祖於大澤注馬祖房星也）

先牧（命有司祭先牧於大澤用剛日）

司寒（命有司祭司寒於北郊）

司中（又祭司中司命司人司祿於國西北）

禳火（宋大火祝宗用馬於四墉祀盤庚於西郊之外以禳火）

祓災（鄭火災禳火於元冥回祿祈於四墉注祓除火災禮也皆謂祭也元冥回祿水火二神）

陳寶祠（漢書陳寶祠秦文至今七百餘歲漢興世世常來光色赤黃長四五丈直祠而見音聲砰隱野雞皆雊每見雍遣太祝祠以太牢）

王母祠（酒泉太守馬岌言酒泉南山即崑崙之體也周穆王見西王母樂而忘歸謂此山有石室王母堂珠璣鏤飾煥若神宮宜立王母祠以裨朝廷無疆之福）

蚩尤祠（漢令祝官立蚩尤之祠）

皐繇祠（晉禮志故事祀皐繇於廷尉新禮移祠律署以同祭先聖於太學故事以社日新禮改以孟秋以應秋政摯虞以皐陶作士惟明克允國重其功人思其當是以獄官禮其神繫者致其祭功在獄之成不在律令始也太學之設義重太常故祭太學律署卑於廷尉移祀於署是去重而就輕也又其祭用仲春義取重生改以孟秋以應刑殺理未可以相易宜如舊制可）

于公祠（于定國父于公為獄吏所決皆不恨郡中為生立祠號云）

孔愉祠（晉孔愉字敬康著信鄉里後忽捨去皆謂之神人為立祠）

從事祠（後漢淳于臨聚屯灊山揚州牧攻之不能克陳眾乘單車白馬往說而降之灊山人立生祠號曰白馬陳從事）

祀季子（任延字長孫為會稽郡先遣饋祀延陵季子）

祠黃石（張良死并葬黃石每上冢伏臘祠黃石）

【增】白虎祠（漢書郊祀志宣帝時南郡獲白虎上為立祠又以方士言為隨侯劍寶玉寶璧周康寶鼎立四祠于未央宮中）

元魚祠（拾遺記鯀治水無功自沈羽淵化為元魚海人于羽山下修元魚祠四時致祭見瀺灂出水長百丈噴水激浪必雨降）

玉女池（文獻通考太山玉女池在太平頂池側有石像泉源素壅而濁東封先營頓置泉忽滿涌上從升山其流自廣清泚可鑑味甚甘美經度制置使王欽若請浚治之像頗摧折詔皇城使劉承珪易以玉石既與近臣臨觀遣使齎石為龕奉置舊所令欽若致祭上為作記）

金海祠（嘉靖十四年建金海祠於湧泉亭以祀）

祠牛馬（太平御覽軍令曰常以乙丑日祀牛馬先）

祠鐘鼓（又軍令曰金鼓幢麾隆衝皆以立秋日祀之至若出軍有所尅獲還亦祠向敵祀血於鐘鼓）

睢陽廟（孔帖曰張巡許遠睢陽至今享祀不絶號雙廟）

黎山廟（孔帖曰李頻出建州刺史卒父老為立廟黎山歲祀之）

老子廟（玉海黃延熹八年初祀老子於苦縣九年親祀於濯龍）

汪王廟（文苑英華注台符歙州重建汪王廟記武德四年高祖下制曰汪華往因離亂保據州郡鎮靜一隅可使持節歙宣杭睦婺饒等六州諸軍事父老請建祠堂在縣之西大曆十年刺史薛邕遷於烏聊東峯元和三年刺史范傳正又遷於南阜即今廟是也）

杜康廟（呂才東皐子集序立杜康廟歲時致祭以善醞府吏焦革配焉）

李冰祠（文獻通考廣濟王廟秦蜀守李冰祀也歲一祀）

風雨池（權德輿洪州西山風雨池記鍾陵風雨池在山西洪井之北並山北下二十餘里有望祀之地祠宇以神之蘋蘩以荐之祈農望歲於是乎在）

河瀆祠（彙苑詳注郭汾陽鎮蒲欲造浮橋而激流毀舟公酹酒許以小女妻之其夕水回舟遂成橋而小女尋卒因塑廟中人因公祠號河瀆親家）

【原】遺愛立祠（後漢王渙為洛陽令民思其德為立祠安陽亭西每祀輒絃歌而薦之）

利人立祠（後漢許陽字偉君為都水掾修鴻郤陂百姓得其利後病卒太守鄧晨於都宮為起廟圖畫形像百姓思其功皆祭祀之）

刻石立祠（魏志賈逵字梁道為豫州刺史及卒豫州吏民思之為刻石立祠詔追美之）

近墓立祠（諸葛亮初亡所在各求立廟向充曰宜因近其墓立祠於沔陽詔從之）

皆立生祠（韋義為廣都長張奐為武威守任延為九真守社黔為池陽令百姓皆立生祠）

各自奉祀（史記郡縣遠方神祠民各自奉祀不領於天子之祝官）

【增】張亞子廟（文獻通考梓潼神張亞子仕晉戰沒人為立廟咸平中王均為亂忽有人登梯衝指賊大呼曰梓潼神遣我來汝輩悉當殪滅賊射之倏不見及期果克城招安雷有終以聞詔改王號修飾祠宇仍令少府

（造衣冠法物祭器）張平子廟（繢文獻通考張相公廟後漢張平子也水旱有禱必應宋孝宗隆興十六年勅賜賢惠侯）禁虎神侯（又曰福清縣神陳姓者能禁虎爲暴淳祐中封顯濟靈佑侯賜廟額曰孚應）豢龍隱士（又曰茅山前有龍池昔陶隱居豢龍於此歲旱禱輒應紹興中勅封澤廣惠侯）苑窳婦人　寓氏公主（晉書志漢儀皇后親桑東郊苑中蠶室祭蠶神曰苑窳婦人寓氏公主祀用少牢）兵舞祓舞（文獻通考舞師山川用兵舞社稷用祓舞小神近山川者用兵舞近社稷者用祓舞）獻貫獻執（文獻通考獻貫謂羣小祀也疏羣小祀最卑但一獻而已其禮質畧獻執一獻祭羣小祀也執而已）

黍稷

原 鄉合（黍曰鄉合）明粢（稷曰明粢）薌萁（梁曰薌萁）嘉蔬（稻曰嘉蔬並曲禮）非馨（書黍稷非馨）不鑿（粢盛不鑿昭其儉也）神倉（月令藏帝籍之收於神倉祇敬必飭）御廩（左傳御廩災注藏親耕之廩）終禮（禮父母沒必求仁者之粟以祀之此之謂禮終注孝子雖貧尚不取惡人之粟祀其先）名物（周禮小宗伯辨六盛之名物注盛讀爲粢六盛謂六穀也）

增 黑黍（隋書梁武時詔簠簋之實以籍田黑黍）赤黍（五行傳新器潔祀用赤黍）黍種（說文黍大暑而種）黍臛（歲時記十月一日黍臛俗謂秦歲首未詳其義今北人皆曰設麻羹豆飯當爲其始熟嘗新耳）黍糜（風土記或問董勛七日爲良日飲食不同於古何也勛曰七月黍熟七日陽數故以糜爲珍今惟設湯餅不復有糜矣）黍糕（月令廣義冬至之日爲黍糕先荐元冥以及祖禰其進酒餚及謁賀君師耆老一如正旦焉）

原 陳簠簋（簠簋既陳）實籩豆（實其籩豆）明水滌（滌粢盛注明水也）甸師供（周禮甸師掌帥其屬而耕耨王籍以時入之以共粢盛）

增 士謙設黍（北史李士謙宗族會宴士謙先設黍曰孔子稱黍爲五穀之長荀卿亦云食先黍稷寧可違乎少長肅然退相謂曰既見君子方覺吾徒不德矣）司農獻黍（月令廣義正元六年中秋日百僚進兆人本業三春司農獻黍稷各一斗）齋郎載飯（唐開元禮郊祀進熟齋郎以俎載黍稷飯及爵酒）太官取簠（文獻通考高宗紹興中禮部太常寺修立郊祀禮儀太官令取黍與簠簋以授太祝）感非黍稷（孔帖魏徵送神樂章明德感今非黍稷）馨非稷黍（孔帖魏徵祀赤帝降神樂博碩斯荐笙鏞洽舉庶盡肅恭馨非稷黍）罔奉粢盛（白居易補逸書葛伯不祀湯使告曰罔黍稷以奉粢盛予佑厥饋豚乃困於仇餉）乃享祖禰（孔帖白居易李公家廟碑銘乃享祖禰牲牢黍稷）德馨斯飫（孔帖褚亮迎祖樂章嘉稷非馨德馨斯沃）封署以供（孔帖祠部郊祭黍稷所司長官封署以供）

原 昏火種黍（尚書大傳夏昏火正可以種黍）秋薦豚黍（月令廣義孫氏荐享儀範秋荐以九月九日秋荐豚黍以新黍粟米炊飯餅餌蒸豚祭儀與五月同）

原 廩人供接盛（接爲扱以接春）春人供米物（非一物）交於神明必在乎恍惚　思其嗜慾乃薦以馨香

犧牲一

原 祠三（漢書郊祀志有上書言古者天子三年一用太牢祠三一天一地一泰一上許之）主五（周禮小宗伯毛六牲辨其名物而頒之於五官使共奉之注毛擇毛也司徒主牛宗伯主雞司馬主馬及羊司寇主犬司空主豕）博碩（左傳奉牲以告曰博碩肥腯謂其畜之碩大蕃滋也謂其不疾瘯蠡也注瘯蠡疥癬）柔嘉（牲也）尚赤（詩從以騂牲左傳周尚赤故祭用騂牲）貴誠（郊特牲於郊牲用犢貴誠也注未知牝牡之情）辰牡（詩奉時辰牡孔碩注辰牡謂牲也辰時也）騂剛（周人尚）在滌（郊特牲帝牛必在滌三月滌牢養處也）納亨（納牲告殺也）騂角（論語犂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白牡（殷）柔毛（曲禮豕曰剛鬣羊曰柔毛雞曰翰音）疏趾（雉曰疏趾兔曰明視）登首（周禮羊人割羊牲登其首注首升於室）斷尾（雄雞斷尾）

（賓孟見之曰自憚爲犧也）貍沈（周禮大宗伯以貍沈祭山林川澤以疈辜祭四方百物）伏瘞（周禮犬人凡祭祀共犬牲用牲物伏瘞亦如之注牷純也物色也伏謂伏犬以王車轢之瘞謂埋祭也）

增牛享　羊饋（國語國君有牛享大夫有羊饋士有豚犬之薦庶人有魚炙之薦）左右（後漢祭祀志注天以牲左地以牲右）元赤（晉書志江左南北郊同用元牲明堂廟社同用赤牲）設版（孔帖秦禮郎設牲版之位以贊省牲之儀）麗碑（祭義祭之日君牽牲麗於碑）升豕（文獻通考士升豕）拭羊（文獻通考宗廟祭雍人拭羊）釁豭（文獻通考廟成則釁之以豭也）割雞（文獻通考雍人割雞屋下）嘗駒（漢書志四時五月嘗駒）**增**馬（元史大德元年十一月太保月赤察兒等奏請廟享增用馬制可）**原**展觓角（穀梁成公七年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過有司也郊牛日展觓角而知傷展道盡矣其所以備災之道不盡也注觓球球然角貌）無腸胃（儀禮肫解無腸胃注君子不食圂腴）死則埋（牲死則埋之）孕不用（牲孕祭帝弗用也）**增**毋愛牛羊（孔帖杜牧祭百神文割烹羹截無愛牛羊）載潔牲牷（孔帖魏澄視黑帝迎俎樂章載潔牲牷爰登俎豆）醇犧入饋（文粹源乾曜迎俎樂章醇犧入饋）烹牲是祀（柳宗元武岡銘烹牲是祀）

犧牲二

原以純（曲禮天子以犧牛注犧純色也）以騂（毛詩閟宮篇享以騂犧）飾牲（周禮小子凡沈辜侯禳飾其牲注沈謂祭川爾雅曰祭川曰浮沈辜謂磔牲以祭也侯禳者候四時惡氣禳去之也）善牲（越絕書益死之後啓歲善犧牲以祠之經曰夏啓善犧於益此之謂也）用特（書歸格於藝祖用特）餼羊（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中度（月令命宰祝循行犧牲視全具按芻豢瞻肥瘠察物色必比類量大小視長短皆中度注謂審牲也）歆神（周禮封人歌舞牲注謂君牽牲入時隨歌舞之言其肥腯以歆神也）牢禮（周禮牢三牲）餼牽（左傳餼牽竭矣）不愛（傳不愛牲玉）不鬻（犧牲不鬻於市）帝牛（郊特牲帝牛不吉以爲稷牛）公牛（周禮牛人掌養國之公牛以待祭祀供其享牛求牛以授職人而芻之）肥牛（養於滌候也）索牛（索其大夫具得其用）庀牲（穀梁六月上甲始庀牲十月甲始繫牲庀治也）夕牲（漢建武二十三年車駕東巡狩至梁父九十望夕牲）雞牲（周禮雞人掌共雞牲辨其物）羊牲（又羊人祈珥共羊牲凡沈辜侯禳釁積共其羊牲若牧人無牲則受布於司馬使其賈買牲而共之）薦牲（大牲也）免牲（穀梁免牲者緇衣元纁裳有司元端奉送於南郊）**增**釁牲（周禮司門祭祀之牛繫焉）卜牲（左傳禮不卜常祀而卜其牲日牛卜日曰牲）齊犧（左傳晉禮主盟懼有不治奉承齊犧而布諸君求終事也）廟犧（莊子吾豈能被文繡而爲宗廟之犧牲乎）五牲（孔帖李白明堂賦薦五牲）六牲（牧人掌牧六牲而阜蕃其物以供祭祀之牲牷）牲肥（韓愈祭南海廟碑牲肥酒香）色純（張說迎俎雍和樂章色純之騂）**原**用三犧（左傳介葛盧聞牛鳴曰是生三犧皆用之矣問之而信）具二牲（禮庶子若富則具二牲獻其賢者于宗子注賢善也）無用牝（月令孟春犧牲無用牝注爲傷生生之類也）不用大（左傳小事不用大牲）不敢加（左傳曹劌曰犧牲玉帛不敢加也必以信）不相用（左傳古者六畜不相爲用）繫三月（三月繫七日戒三日宿愼之至也）芻三月（周禮充人掌繫祭祀之牲牷祀五帝則繫於牢芻之三月享先王亦如之凡散祭祀之牲繫於國門使養之注散祭祀山川之屬）**增**廩犧令（孔帖廩犧令掌薦犧牲）犧牲卒（通考漢歲祀上食二萬四千四百五十五用衛士四萬五千一百二十九人祝宰樂人萬二千一百四十七人養犧牲卒不在數中）省牲器（續文獻通考金哀宗三年定省牲位二禮直官引太常卿贊者引御史自西階陞遍視滌濯訖引降就省牲位廩犧令少前曰請省牲退復位太常卿省牲廩犧令及太祝巡牲告備皆如郊社儀既畢贊者引光祿卿詣廚省鼎鑊申視滌溉贊者引御史詣廚省饌具訖與太常卿各還齋所）載牲俎（文獻通考郊祀進熟齋郎以俎載牲體）**原**展於充人（周禮充人展牲則告牷司

（農曰展具也具牲若今時選牲也康成讀[illegible]）號曰大武（曲禮牛曰一元大武注號牲物異於人也元頭也武迹也）爾牲則具（詩無羊篇三十維物爾牲則具）騂牡既備（詩閟宮篇）大子之牛（禮王制天子之牛角繭栗）宗廟之牛（宗廟之牛角握注握謂長不出膚也）設其福衡（周禮注所以持牛角不使觸）供其水槀（所以洗牲也）吉則改名（傳牛卜日曰牲注牛既得吉則改名曰牲）共以待事（周禮牛人凡祭祀共其牛牲之互與盆簝以待事注互懸肉格）口傷改卜（左傳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非禮也）（注當以郊不可務）食角改卜（詳前）用馬於墉（宋災用馬於四墉非禮也）用牲於社（日食用牲於社非禮也凡天災有幣無牲）羔豚皆足（羔豚而祭百官皆足太牢而祭不必有餘此之謂稱）庶羞不踰（牲）

增 烹牲於廚（通典諸里祭社日質明烹牲於廚）用牲於門（文苑英華洛水溢有司用牲於門或非之曰荀濟於物祀之何義）不用牲牢（韓愈文梁武帝宗廟之祭不用牲牢皆以麵爲之）量代牲牢（梁書天監十六年詔曰宗廟祭祀猶有牲牢無益至誠有累冥道自今四時蒸嘗外可量代）三正色牲（太平御覽漢舊儀祭五岳四瀆用三正色牲）十八太牢（月令廣義漢四時宗廟用牲十八太牢皆有副倅兩廟十二主三少帝二后故用十八太牢也）毋用犧牛（元史至元八年勅冬享毋用犧牛）並停牲牢（文獻通考唐開元十九年勅享祀封割滋廣非所以全惠養之道協靈誠之心其並停牲牢惟用酒脯務存修潔足展誠敬）封山不射（孔帖高宗將封嵩山詔諸儒議射牲事裴守真奏古者郊祀天子自射牲漢武帝封泰山令侍中儒者射之帝不親也今按禮前明十五刻宰人鸞刀割牲質明行事毛血已具天子至奠玉酌獻而已今若前祀一日射牲則早於事及日則晚不逮事遂不射）藉田不供（文苑英華藉田既不供犧抗遂酒何須但譬害）呂公著論廟牲（宋史志呂公著論廟牲未備悉加其數）江休復言養牲（又曰嘉祐中江休復言六典大祀養牲在滌三月祫享日近已踰其期而牲牢未備請依漢唐置廩犧局從之）

膳部職滌養之儀　司門致牲牢之繫

祭饌

原 膻薌（郊特牲既奠然後焫蕭合膻薌凡祭慎諸此）膟膋（又云取膟膋燔燎升首報陽也）天產（醯醢之美而煎鹽之尚貴天產也）午割（勿沒注午割分散也）膴胖（注內大胔）骨體（骨有內也）腥肆（郊特牲腥肆豈知神之所饗主人自盡其敬）豚肩（晏子豚肩不揜豆）羊肆（殽羊）肉豆（切肉）增 禮饌（元史祭社稷設禮饌於神東）點饌（岳[illegible]爵得窺其[illegible]）古食（[illegible]古食也和羹[illegible]）時饌（[illegible]）新果珍羞（孔帖詔宗室加籩豆每四時以四時新果珍羞實之）時蔬（梁書天監十六年詔曰今雖無復牲腥猶有脯脩之類即之幽明義為未盡可更詳定悉薦時蔬左丞司馬筠等參議大餅代大脯餘悉用蔬菜帝從之焉）淨饌（梁書舍人朱异議祭祀之禮應有兩羹相承止於一鉶即禮為乖請加熬油蓴羹一鉶帝從之于是起至敬殿景陽臺立七廟座月中再設淨饌自是訖於臺城破諸廟遂不能血食矣）原 太羹　餅羹（禮部）增 蘋藻（左傳蘋蘩薀藻之菜可薦於鬼神）苾芬（詩苾苾芬芬）采芸（大戴禮夏小正采芸為廟采也）薦蒲（宋史志禮院言以仲[illegible]不經易以蒲白今）蒸蕙（楚詞蕙肴蒸）祭芰（國語屈到嗜芰有疾召其宗老而屬之曰祭我必以芰）脯醢（大戴禮諸侯遷廟脯醢陳於房中）棗油（月令廣義[illegible]祀用棗油）牛魚（金史志明昌間薦新牛魚無則鯉代）馬湩（元史凡大祭祀尤貴馬湩將有事勅太僕寺尚飲者革囊盛送焉）鼎臑　俎胾（柳宗元平淮西雅鼎臑俎胾五獻百[illegible]凡百御士蹕以周旋）原 掌割烹（周禮內饔掌割亨煎和之事）負革肉（廣九負革肉揮之取美也）庖人供（王之膳羞及后世子之膳羞供祭祀之好羞注品物曰薦滋味曰羞）

（好羞鱐魚醬醬）養人倫（儀禮倫擇也）籩豆靜嘉（詩）飶椒馨香（又云燔炙芬芬有飶其香有椒其馨）物備陰陽（祭統昆蟲之異草木之實陰陽之物備矣）骨取貴賤（又云骨取貴賤殷人貴髀周人貴肩貴者取貴骨賤者取賤骨）吉蠲爲饎（是用孝享饎酒食也）嘉薦普淖（祝曰嘉薦普淖淖和也）以享以養（易彖曰亨飪也聖人亨以享帝而大亨以養聖賢）有鱣有鮪（毛詩）水菹陸醢（祭統水草之菹陸產之醢注蜃蠔也小物備矣）牲俎簋實（又云三牲之俎八簋之實）澤物之眞　簠簋之實

【增】光祿獻廚（李庾西都賦祭饌則光祿獻廚）膳部辨品（唐六典膳部掌邦之牲豆酒膳辨其品數）實於庖廚（宋元豐祭文其牲牢酒醴菜果之饌必實於庖廚）載於太官（唐六典凡祀百神在京師者所用魚腊醓醢之味石鹽菜果之羞並藏於太官令州縣所實之物如京師之制）生平所嗜（南史永明九年詔太廟四時祭宣皇帝薦起麪餅鴨臛孝皇后薦筍鴨卵脯醬炙白肉高皇帝薦肉膾葅羹昭皇后茗粣炙魚並生平之所嗜也）時膳具設（崔沔宗廟加籩豆議清廟時享禮饌畢陳用周制也而古式存焉園寢上食時膳具設遵漢法也而珍味極焉苑囿之內躬稼所收蒐狩之時親發所中莫不主鮮羹薦而後食盡誠敬也）甘旨之物　肥濃之味（韋述等宗廟加籩豆議今欲取甘旨之物肥濃之味隨所用者皆充祭用以令之時饌恐未可也）辨其名數　會其出入（唐六典珍羞令掌供庶羞之事丞爲之二以辨其名數會其出入）義由反古　類叢結之繁文　道尚全眞　踰恬淡而爲本（見唐蘇頲吾太羹賦）嗜好讌私之饌　非禮不薦（孔帖韋述議曰嗜好讌私之饌與時而遷故聖人一約之以禮雖平生所嗜非禮則不薦）歲時朔望之制　盡孝之情（孔帖韋述議諸陵皆有寢宮歲時朔望薦以常饌亦足盡至孝之情矣）

苞茅

【原】藉白（周易藉用白茅）包菁（尚書荆州厥貢包匭菁茅注茅縮酒菁爲菹其所包裹而致者也蓋三脊之茅也）縮酌（郊特牲縮酌用茅明酌也）裹肉（裹肉菹饌注茅裹肉菹藉也）【增】沃酒（宋史志宗廟堂上焫蕭以求陽而有司行事攢茅香宜易用蕭灌鬯於地以求陰宜束茅沃酒以象神之歆）納藉（隋志取社壇方面土包以白茅納青藉中）蕭茅（潘岳藉田賦縮鬯蕭茅於是乎出）荊茅（柳宗元論石鐘乳必若土之出無不可者則荊之茅皆可以縮）瘞茅（宋史志郊社令束茅藉而燔瘞之祀天燔祭地瘞縮酒之茅）廢茅（元史志至元十八年五月後廢茅香以縮酒）茅苴（文獻通考高宗紹興中修立郊祀禮儀執事者以爵授亞獻亞獻執爵祭酒三祭於茅苴奠爵執笏俛伏興少退北向再拜）茅席（春秋繁露春旱求雨令民禱之於社稷幸而得雨報以豚一酒鹽黍財足以茅爲席無斷）沙池（元史祭社稷進饌復位諸太祝還尊所贊者曰太祝立茅苴於沙池）苴土（漢書天子大社以五色土爲壇封諸侯者取方面土苴以白茅授之各以其方色以立社於其國故謂之授苴土）【原】甸師供（周禮甸師供蕭茅）鄉師供（又鄉師供茅蒩蒩藉也長五寸束者）【增】資誠敬（揚嗣復權德輿文集序藉用白茅以資誠敬）虔助祭（吳越王備史虔奉嚴禋遠修職貢虔苞茅以助祭遣愛子以來朝）【原】江淮靈物（江淮之間有一茅三脊此靈物不可以常貢也）楚人職貢（左傳齊桓責楚人曰苞茅不入王祭不供無以縮酒寡人是徵焉）【增】酌以茅明（杜甫朝享太廟賦酌以茅明）應用茅藉（林簡言漢武封禪論朝有人如管夷吾應用三脊茅以藉固不使其君與孝武等）琮玉以薦（賀知章登歌奠玉帛用肅和禮以琮玉薦既茅藉）潔秬惟馨（文粹薛稷昭成皇后室酌用坤貞編茅以薦潔秬惟馨）

祭服

【原】殷冔（毛詩常服黼冔傳黼白與黑也冔殷冠也鄭箋殷之臣壯敏而助周祭其助祭自服殷之服明文王以德不以強也）虞韍（明堂位有虞氏服韍）明衣（齋必有明衣）尸服（禮小記祭以諸侯其尸服以諸侯祭以士其尸服以士）被袞（郊特牲祭之日王被袞以象天）給服（晉輿服志執事所服魏以來名爲五時服止給四時缺秋服三年而一易）紺幗（晉輿服志公特進列侯卿大夫世婦夫人紺繒幗簪珥入廟自二千石夫人至皇后皆蠶衣爲朝服）黃冠（禮記黃衣黃冠而祭息田夫也野夫黃冠）【增】皮弁（郊特牲祭之日王皮弁以聽祭報示民嚴上也）大裘（周禮春官王祀昊天上帝服大裘）法天（車服志新禮皇帝祭社稷服絺冕四旒三章祭日月服元冕三旒衣無章接令文四品五品之服也三公亞獻皆服袞孤卿服毳鷩是天子同於大夫君少臣多非禮之中且天子十二爲節爲法天鳥有四旒三章之服若諸臣助祭冕與王同是貴賤無分也）如爵（隋書志禮圖云士助君祭服之色如爵）燒冠（又曰梁天監四年有司言平天冠等自晉以來隨故而毀何佟之議禮祭服敝則焚之於是並燒除之）跣襪（隋書志梁天監十一年尚書參議屨不宜陳尊者之側請今凡有屨行者應加跣襪詔可）緗幘（隋書志請雨則服緗幘）花釵（唐書禮樂志主婦祭服花釵禮衣）翬衣　褕衣（隋書志皇后從皇帝祀高禖享先帝則服翬衣祭陰社則服褕衣）【原】舜始作（明堂位虞韍夏山注韍冕服之韠也舜始作以尊祭服禹湯至周增以畫文後王彌飾之）禹致美（禹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黻冕祭服）襚不釋（禮記衞柳莊疾病公雖當祭公必告再拜稽首請於尸曰有臣柳莊社稷之臣也聞之死請往至則不釋服而往遂以襚之）【增】御衣院（百官志太常寺凡藏大享之器服有四院二曰御衣院藏天子之祭服）司服官（隋書志後周設司服之官掌皇帝十二服以備祭祀）三公服（隋書志王僧崇曰今祭服三公衣身畫獸其腰及袖皆有青獸形）三章服（又曰服三章通給庶姓一品以下五品以上自製於家祭其私廟）竹葉冠（又曰天監九年司馬筠等參議尚書既預齋祭宜依太常及博士諸齋官例著皂衣絳襈中單竹葉冠若不親奉則不須入廟帝從之）鵲尾冠（隋書志司馬彪曰長冠楚制也人間或謂之鵲尾冠後代以爲祭服尊敬之也）畫鳳凰（又曰禮有虞氏皇而祭深衣而養老鄭元言皇畫鳳凰羽也）用龍袞（隋書志高祖郊丘宗廟盡用龍袞衣大裘毳鷩皆未能備至平陳得其衣冠法服始依禮具然皆藏於御府弗復用焉）借紫服（元史志享宗廟一日質明三獻官以下及諸執事官各具公服六品以下官皆借紫服諸崇天門下）著皂衣（司馬彪禮志雩祀著皂衣從陰之義也今祭服皆緇色）青羅袍（元史志社稷祭服青羅袍百二十三）紅羅裙（又曰祭服紅羅裙百二十三）青玉旒（隋書志諸侯助祭郊廟皆平冕九旒青玉爲珠）朱絲布（隋書志六尚朱絲布公服至助祭則服之）水角簪（元史志社稷祭服角簪金梁冠一百）連蟬冠（又曰享廟祭服連蟬冠四十有三）【原】絳衣從事（晉輿服志漢制一歲五郊天子與執事者所服各如方色百官不執事者服常絳衣以從）單衣饋饌（魏志管寧字幼安[illegible]不起每四時祭祀輒著絮巾故在遼東有白布單衣親薦饋饌跪拜成禮者也）【增】冕祭於公　弁祭於巳（雜記大夫冕而祭于公弁而祭於巳）箋布單衣（隋書志梁制拜陵則箋布單衣）絳緣中衣（隋書梁天監元年何佟之議祭服絳緣領袖爲中衣絳袴袜示其赤心奉神今中衣絳緣足有所明無俟於袴旣非聖法請不可施遂依議除之）天地祀服（唐車服志顯慶元年長孫無忌等曰歷代惟服袞章漢明帝始採周官禮記制祀天地之服天子備十二章後魏周隋皆如之伏請郊祀天地服袞冕大裘）私家祭服（唐六典私家祭祀三品以上及褒聖侯祭孔子皆服元冕五品以上爵弁六品以下通服進賢冠之服）

祭器一

【原】六尊（周禮司尊彝掌六尊六彝之位詔其酌辨其用與其實春祠夏禴祼用雞彝鳥彝皆有舟其朝踐用兩獻尊其再獻用兩象尊皆有罍諸臣之所酢也秋嘗冬烝祼用斝彝黃彝皆有舟其朝獻用兩著尊其

（饋獻用兩壺尊皆有罍諸臣之所昨也凡四時之間祀追享朝享裸用虎彝蜼彝／皆有舟其朝踐用兩大尊其再獻用兩山尊皆有罍諸臣之所昨也注昨讀爲酢）肆豆（周禮／朝事）

（醢昌本[illegible]麋臡[illegible]之實[illegible]／拍魚醢加[illegible]之實[illegible]）雞彝（周禮見上／注刻而畫之爲雞形）犧

尊（周禮[illegible]／注[illegible]讀爲[illegible]）籩豆（[illegible]／[illegible]）簠簋（[illegible]陳其簠簋注[illegible]／[illegible]升方曰簠員曰簋[illegible]）黃

（陳[illegible]素器而不[illegible]／[illegible]故[illegible]也）著尊（周禮見上注／著尊著地無足也）加籩（周禮籩人加籩之實菱芡／羞籩之實糗餌粉餈）山罍（禮記山罍夏／后氏之樽也）犧象（[illegible]）

目（郊特牲黃目鬱氣之上尊也黃者中也／目者氣之清明者也言酌於中而清明於外也）白蜃（周禮掌蜃祭祀共蜃器之蜃／[illegible]之飾祭器蜃可以白器）作繪（尚書作繪宗彝[illegible]／也宗[illegible]）爲

雕（考工記外骨內骨却行仄行連行紆行以脰鳴[illegible]／[illegible]胸鳴謂之小蟲之屬以爲雕琢[illegible]）觶角（以[illegible]器之[illegible]／[illegible]）

也 醆斝（禮運醆斝及尸君／非禮也是謂僭君）瓢齎（周禮鬯人禜門用瓢齎／注[illegible]）登豆（于豆／于登）六彝（[illegible]辨六彝以待祭祀[illegible]／[illegible]以待裸[illegible]）八簋（周[illegible]）四

璉（夏后／氏）六瑚（殷）有踐（詩籩豆有踐）多陳（陳器之道多陳而省納之可也／注以多爲榮以[illegible]爲禮）實陳（周禮鬱人掌裸器[illegible]／和鬱鬯以實彝而陳[illegible]）滌濯（周禮[illegible]）

（掌凡祭祀之卜日宿爲期詔相其禮[illegible]／[illegible]器亦如之[illegible]謂溉[illegible]器也）增 二簋（[illegible]）百籩（詳[illegible]祭）兩樽（周禮[illegible]再[illegible]／兩[illegible]皆[illegible]）一匜（隋書[illegible]）

（[illegible]）玉斝（[illegible]宗廟[illegible]）牙盤（入山大堂[illegible]開元[illegible]年上）

（[illegible]）木簋（考工記[illegible]木簋[illegible]／[illegible]皆用木簋祭宗廟[illegible]）疊雲彝鳥（[illegible]花[illegible]英[illegible]芙蓉[illegible]）五 龍杓（[illegible]九年[illegible]上考[illegible]元[illegible]令）

（陳[illegible]／[illegible]）牛彝（隋書[illegible]秋冬[illegible]／[illegible]）歲豆（[illegible]以[illegible]疏）時籩（[illegible]時[illegible]享[illegible]都[illegible]賦）原 用兩壺（[illegible]爲尊[illegible]）

六[illegible]（周禮[illegible]大[illegible]之祭[illegible]神[illegible]）有司陳（[illegible]月令[illegible]其[illegible]以[illegible]其功[illegible]器陳[illegible]祭器[illegible]度大小[illegible]程[illegible]所作[illegible]容淫[illegible]）造爲先（曲禮凡家造祭器／爲先養器爲後）展告備（[illegible]）

[illegible]供（明之周禮[illegible]官[illegible]也器爲[illegible]）執籩豆（尚書駿奔／走執籩豆）敬則用（[illegible]年諸侯則用時[illegible]之器數則用祭器[illegible]／器注賓客來加敬者可以用祭器也）官不備（國語[illegible]／不備樂[illegible]祭[illegible]）貧不備（[illegible]君[illegible]）

（[illegible]汁[illegible]水也[illegible]明[illegible]）不 敝則埋（又云祭器／敝則埋之）增 玻璃瓶 琥珀勺（[illegible]）奉禮陳（唐[illegible]有[illegible]）奉籩豆（[illegible]）

干授（后又土苑賦英[illegible]／[illegible]授[illegible]器[illegible]）伏俎盤（[illegible]）

取大臣[illegible]（[illegible]）竹木製（祖又[illegible]家[illegible]廟[illegible]宋[illegible]嘉[illegible]泰[illegible]元年[illegible]韓侂胄[illegible]奏[illegible]曾祖[illegible]之[illegible]／[illegible]禮官考其制俾自建[illegible]祭器[illegible]式以竹木制[illegible]）邊豆議

（[illegible]雀[illegible]有[illegible]／[illegible]邊豆議[illegible]）原 外缶內壺（禮器五獻之尊門外缶門內壺）上樽下罍（[illegible]樽爲上罍爲下）鳥獸不登（[illegible]鳥獸之[illegible]不登於俎[illegible]）翡翠以

飾（周禮[illegible]注[illegible]／以翡翠[illegible]者也）增 大莫爵（[illegible]）僅置杯勺（[illegible]岳氏[illegible]一[illegible]之[illegible]置[illegible]）

祭器二

【原】不假（王制禮大夫祭器不假）不設（曲禮無田祿者不設祭器）美備（祭統三牲之俎八簋之實美物備矣）言約（周易樽酒簋二注一樽之酒一簋之食言其約也）貢器（周禮貢器謂貢宗廟之器）宗器（禮陳其宗器謂祭也）【增】古器 時器（崔沔加籩豆議瓠古器也鉶時器也）取瓚 酌鬯（宋史志元豐元年有司言今以門下侍郎取瓚侍中酌鬯皆未合禮請命禮部尚書奉瓚臨鬯禮部侍郎奉盤以大進酌鬯灌地訖侍郎受瓚奉盤而退）房俎（賀知章祭地迎俎樂章粢盛以潔房俎斷薦）別俎（盧從愿樂章太簇角品彙咸亨別俎棊布）乾豆（杜甫朝享太廟賦上乾豆以登歆）罍洗（開元禮諸州祭城外設罍洗及篚於酒樽之左）祭器圖（文獻通考宋淳熙七年禮部侍郎齊慶胄請以祥符所頒祭器圖制元豐郊廟祀禮政和五禮新儀與其沿革及今所用冕服禮壝之制祭祀之儀纂類成書禮官謂祥符祭器圖制以竹木今臨安上丁上戊及祀風雷亦用之請以祥符圖製及郡縣禮壝冕服祀儀類為一書命臨安守臣刻之以革上禮部下之四方名淳熙編類祀祭儀式從之）祭器位（孔帖奉禮郎凡祭器之位簠簋為前登鉶次之籩豆為後）賜祭器（文獻通考高宗紹興十六年郡城並請建家廟賜以祭祀）造新器（元史志中統以來因金宋祭器而用之至治初始造祭器於江浙行省其舊器悉置九閣）獲玉爵（元史至元十六年八月丁酉以江南所獲玉爵及坫四十九事納於太廟）代盞爵（宋史志元豐中詳定禮文所請以玉爵代盞爵）盛于甑 盛於鉶（崔沔加籩豆議太羹古食也盛於甑和羹時饌也盛於鉶）盛於盤 盛於樽（崔沔加籩豆議毛血盛於盤元酒盛於樽）【原】朝事之籩（周禮籩人朝事之籩其實麷蕡白黑形鹽膴鮑魚鱐鄭司農云朝事謂清朝未食先進寒具口實之籩熬麥曰麷麻曰蕡稻曰白黍曰黑築鹽以為虎形謂之形鹽）饋食之籩（饋食之籩其實棗栗桃乾䕩榛實鄭注饋食薦熟也乾䕩乾梅也有桃諸梅諸是其乾者榛似栗而小）薦用雕玉（明堂位薦用玉豆雕篹注篹籩屬）器用陶匏（詳郊天）主人自徹（凡祭於公必自徹其俎主人自致其醬則客徹之非賓客一人徹注同事各居者）婦人不徹（凡燕婦人不徹質不備禮）進俎不坐（記取俎進俎不坐）羞俎於內（凡羞俎者則於內注俎祭也）【增】祭器不餙（孔帖顏真卿攝事太廟言祭器不飭元載以為誹謗貶峽州別駕）器皿犓樊（韓愈祭神文器皿犓樊不能嚴清）有名無器（隋書志祭器惟有三樽一曰象樽周樽也二曰山罍夏樽也三曰著樽殷樽也徒有其名竟無其器）以多為貴（孔帖許敬宗言籩豆以多為貴宗廟乃踰於祭天請以大祀十二中祀十小祀八大祀中祀簠簋及甑俎皆一小祀無甑俎詔可）必潔壇堂（柳宗元監祭使記樽彝罍洗俎豆醆斝之器必潔于壇堂之上）私習簠簋（元和聖德詩掉棄兵革私習簠簋）俎後接神（黃苑詳注凡祭祀以入俎天神之俎以黃鍾為宮地祇之俎以太簇為宮人鬼之俎以無射為宮又以徹豆凡祭俎之後接神之曲亦如之）淚落入俎（韓愈詩感見容色淚落入俎）【原】祭器不踰境（曲禮大夫去國祭器不踰境大夫寓祭器于大夫士寓祭器于士也）犧象不出門（左傳）

祝史

【原】將命（郊特牲祝將命也注用傳命於神也）薦信（左傳齊侯有疾欲誅祝史晏子曰有德之君外內不廢上下無怨動無違事其祝史薦信無愧心矣是以鬼神用享國受其福祝史與焉）正辭（左傳祝史正辭）贊奠（小祝掌凡大祭祀逆齍盛送逆尸沃尸盥贊隋贊徹贊奠）在廟（宗祝在廟）于室（詔祝于室）【增】直主 索祊（郊特牲直祭祝于主注直正也索祭祝于祊注索求神也）諏日（潘岳籍田賦祝宗諏日）從主（左傳子產使祝史從主祏于周廟）求媚（左傳趙武對楚王曰進退無辭則虛以求媚是以鬼神不饗）聚祭（[illegible]曉古言月令孟冬臘先祖五祀聚祭之）

【原】事鬼神（大祝掌六祝之辭以事鬼神示祈福祥求永貞一曰順祝二曰年祝三曰吉祝四曰化祝五曰瑞祝六曰筴祝）告慈孝（禮運祝以孝告嘏以慈告是謂大祥）掌六祈（大祝掌六祈以同鬼神示一曰類二曰造三曰禬四曰禜五曰攻六曰説）辨九祭（大祝辨九祭一命祭二衍祭三炮祭四周祭五振祭六擩祭七絕祭八繚祭九共祭）祈福祥　遠辠疾（小祝掌小祭祀將事侯禳禱祠之祝號以祈福祥順豐年逆時雨寧風旱彌烖兵遠辠疾）【原】不越樽俎（莊子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偏取黍稷（嘏之禮偏取黍稷牢內以授尸也）

祝史二

【原】致告（工祝致告）酳尸（卒爵飲之注酳尸嘏主此卒爵）祝嘏（禮修其祝嘏）祝號（甸祝掌四時之田表貉之祝號注甸者謂甸以習兵之禮故曰貉祭欲獲之多）【增】祝人（元史祭先聖廟明贊習日祝人取祝）祝宰（文獻通考漢歲祠祝宰樂人萬二千一百四十七人）祝版（又曰開元禮旱祈太廟禮畢祝版焚於齋坊）祝署（孔帖肅宗復兩京遣左司郎中李遷告宗廟祝署嗣皇帝真卿請禮儀使崔器曰上皇在蜀可乎器遽奏改之）秘祝（史記封禪書祝官有秘祝即有菑祥輒祝祠移過於下）小祝（周禮小祝逆時雨寧風旱）【原】作六辭（大祝作六辭以通上下親疏遠近一曰祠二曰命三曰誥四曰會五曰禱六曰誄）辨六號（大祝辨六號一曰神號二曰鬼號三曰示號四曰牲號五曰齍號六曰幣號注號為尊其名更為美稱焉）無愧詞（叔向曰范武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無隱情其祝史陳信於鬼神無愧詞）不勝詛（左傳祝有益也詛亦有損晏子為齊侯言人怨詛上祝不能勝兆人詛）【增】太祝位（文獻通考郊祀前三日設諸太祝位於牲東各當牲後）祠祝官（漢書志長安置祠祝官女巫）【原】祀事孔明（詩祝祭于祊祀事孔明）祝史矯舉（左傳季梁曰祝史矯舉以祭臣不知其可也）宜稼于田（嘏辭宜稼于田眉壽萬年）宜穡于房（變黍言穡欲重稼也）

宗廟本仁　祝嘏首義　鬼神饗德　辭說貴誠　量人授舉斝（斝當為嘏）啐酒進聽嘏（嘏長也大也授尸以長大之福）

乞靈必由乎明德　徼福不在乎愧辭　黍稷馨香叶於明德　牲牷肥腯奉以正辭

餕

【原】不祭（曲禮餕餘不祭注食人之餘曰餕禮輕故不敢祭）從卑（又曰父不祭子夫不祭妻注祭先也從卑虞家故不祭）祭之末（祭統祭有餕祭之末也）神之惠（又云尸亦餕鬼神之餘惠術也可以觀政矣）君與卿（又尸謖君與卿餕注謖起也）下餕上（又君起大夫餕臣餕君之餘也大夫起士餕賤餕貴之餘也士起各執其具出陳堂下百官餕徹之下餕上之餘也）【增】社人餕（文獻通考諸里祭社稷出其餘餕社人等皆于此餕如常會之儀）媵御餕（禮樂志媵餕皇太子饌御餕如之饌）三舉不餕（周禮王齋則日三舉不敢餕餘以瀆精明）四簋有餕（祭有餕以四簋黍）婦餕姑饌（孔帖諸臣之子一品至三品為一等四品至五品六品至九品為一等贊者設尊於室內北牖下饌於房內西牖下如同牢牲體皆節折右載之於舅俎左載之於姑俎婦入房婦進西享再拜坐將餕舅命易醬內贊者易之婦及餕姑餕婦祭內贊者助之）子祭父餕（文苑英華甲監享以胙歸父餕而祭康子元判餕食烟達應非尊者之餘）

歸胙

【原】受釐（宣室受釐注釐祭餘也）執膰（傳祀有執膰戎有受脤）【增】受脤（杜預注受脤謂君祭以肉賜大夫社之戎祭也）外胙（文苑英華軍有鄰歸胙判用廣中廚因茲外胙）【原】宰孔賜（左傳宰孔賜齊桓公曰天子有事于文武使孔賜伯舅胙）申生歸（又曰公子祭曲沃歸胙于公）親兄弟（以脤膰之禮親兄弟之國）賜諸侯（天王使石尚來歸脤脤祭餘肉所以賜諸

（侯與之同福也）【增】從桒須胙（宋書志晉武太康九年楊皇后躬桒于西郊祀先蠶祀畢徹饌頒餘胙于從桒及奉祀者）德壽進胙（宋史志乾道元年正月一日有事南郊禮成乃進胙于德壽宮）奉禮賜胙（唐書禮志六曰進熟諸祝皆進跪徹豆還尊所奉禮郎曰賜胙贊者曰衆官再拜在位者皆再拜）太祝減胙（又云大祝減神前三牲胙肉共置一俎）驛赴進胙（元史攝祀禮畢光祿卿奉胙進於闕廷駕幸上都則以驛赴奉進）司徒進胙（唐書禮志太祝以胙肉授司徒以進皇帝每受以授左右乃跪取爵飲）味過淪鳳　珍越層龍（見劉孝綽謝賚胙內啓）

修廢祭

【增】祀虞帝（左傳晉史趙曰陳顓頊之族胡公不淫故周賜之姓使祀虞帝）崇皞祭（又曰邾人滅須句須句子來奔成風爲之言於公曰若封須句是崇皞祭而修祀紓禍也）修常祀（玉海漢文帝十五年夏四月詔修天下名山大川常祀而絕者有司以歲時致祭）復舊制（又曰漢光武都洛陽六宗廢不血食今宜復舊還祭六宗）【原】晉修虞祀（晉滅虞而修虞祀且歸職貢於王）燕祭齊廟（樂毅下齊七十城而修齊宗廟）索神求廢（周禮荒政索鬼神注求廢祀而修之）興滅繼絕　【增】章帝修祀（玉海漢章帝元和二年正月詔修羣祀）世祖修祀（漢書郊祀志自秦以來訖王莽典祀或有未修而爰居之類衆焉世祖中興修復舊祀方之前事邈殊矣）復祭大火（玉海紹興三年初復大火之祭）請祀脽上（孔帖唐元宗自東都還張說見曰太原王業所基由河東入京師有漢武脽上祠此禮廢闕願爲三農祈穀誠四海之福帝從之）【原】漢李燮祭王成（燮父固爲梁冀所誅王成存救燮燮故祭之）晉韋泓祭應詹（晉書京兆韋泓喪亂之際親屬並盡聞應詹名遂依之詹與分甘共苦情若兄弟薦之位至少府卿旣受詹生成之惠詹卒遂製朋友之服祭詹終身）雖魯史毋訓不祀非族　而周書咸秩亦祭無文

薄祭

【原】盡志（外則盡物內則盡志此祭之心盡物祭物備也）能貧（鄭子張命黜官薄祭曰貴而能貧可以後亡也）昭儉（左傳清廟茅屋大路越席大羹不致粢食不鑿昭其儉也）去奢　薦信（左傳苟有明信澗溪沼沚之毛潢汙行潦之水可薦於鬼神）享德（鬼神享德）【增】擬毛（柳識弔夷齊文擬澗溪之毛薦精誠而已）酌水（唐書王義方貶授吉安丞行至南海舟人將以酒脯致祭義方曰黍稷非馨義在明德乃酌水而祭）桂酒　椒漿（見楚詞）山羞　野酌（王僧達祭顏光祿文以山羞野酌敬祭顏君之墓）奠徐穉（殷允祭徐穉文試守豫章太守謹奉清酌蘋合一簋單羞再拜奠故聘豫章徐先生）祭梁鴻（周祗祭梁鴻文陳郡周穎文以蘋藻行潦祀梁先生）從省約（山堂肆考宋孝宗詔云太祖皇帝乾德元年郊祀詔書有云務從省約毋致勞煩仰見祀天之誠愛民之心也）將儉約（楊仲昌議君人者有國奉先敬神嚴享豆祀潔以爲上將儉約以表誠）【原】祀無豊昵（尚書典祀無豊于昵注無於親近之廟而致豊）非不廢禮（君子不以菲廢禮注言雖儉薄而禮不可廢也）西鄰禴祭（易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禴薄祭也）晏子豚肩（晏平仲祀其先人豚肩不掩豆）【增】黜官薄祭（左傳鄭公孫黑肱有疾歸邑于公召室老宗人立段而使黜官薄祭）雞酒薄祭（後漢徐穉傳黃瓊卒穉負糧徒步到江夏赴之設雞酒薄祭哭畢而去）【原】旣豊省之有差　何貴賤而無別　奉能貧之戒不可永豊　非示儉之時亦宜盡物　潔以精誠苟蘩藻而勞矣　怠其肅敬雖犧牲而吐

之 微以致誠雖蘋蘩之可薦 儉不中禮亦秕稗而爲譏

淫祀

原 不歆（左傳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 無福（非所祭而祭之名曰淫祀淫祀無福） 卜河（楚昭王有疾卜之曰河爲祟大夫請祭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漢雎漳楚之望也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也遂不祭孔子曰楚昭王知天道也） 祭野（左傳辛有適伊川見被髮而祭於野者曰此其戎乎其禮先亡矣） 誣祭（不首其義故誣於祭也首本也） 諂祭（非其鬼而祭之諂也） 增 荒巫（李白天長節度常公碑中使遍祈名山公勸而獨曰令主上聖明懷於百神淫昬之鬼不載祀典若順圖禮是荒巫風） 妖神（元稹賽神詩村落事妖神林木大如村事來三十載巫覡傳子孫村中四時祭殺盡雞與豚）

原 用蔡子（傳楚靈王滅蔡用隱太子於岡山申無宇曰五牲不相爲用祭馬祖不用馬之類） 舍神君（武帝求神君乃舍之於上林中蹏氏館神君者長陵女子以乳子死見神於先後宛若宛若祠之其室人多往祠帝外祖母平原君亦往祠之及上即位厚禮置祠內中聞其言不見其人注先後妯娌也宛若字也） 增 鼻亭神（唐柳宗元鼻亭神記鼻亭神象祠也元和九年河東薛公以爲惡德而去之） 廬山廟（後漢書欒巴傳廬山廟有神於帳中與人言語飲酒投杯能令宮亭湖中分風船行者舉帆相逢巴未到日數日廟中神不復作聲郡中常患黃父鬼爲百姓害巴到皆不知所在郡內無復疾疫也） 項羽廟（朝野僉載垂拱中狄仁傑爲淮南安撫作檄告于項羽遂除項王廟餘小祠並盡唯禹廟存焉） 董卓廟（高適董卓廟議苟其鬼足尚則莫莽可得而神晉敦可得而廟桓元父子可享于江都朱泚弟兄可祠于朔土何馨香之氣而用於暴悖之鬼哉） 妒女祠（孔帖帝幸洛陽宮道出妒女祠） 將軍廟（幽怪錄郭元振自晉至汾夜至古廟聞女子哭聲曰妾鄉有烏將軍每歲鄉人擇美女嫁焉未幾將軍入公取佩刀斷其腕天明視之乃豬蹄也） 壞房祀（文獻通考漢桓帝延熹八年壞郡國諸房祀） 除淫祀（孔帖李德裕爲浙西觀察使除淫祀一千一十所） 祭海神 祭鹽井（文獻通考宋高宗紹興二十三年將作監主簿孫祖壽言今浙東有殺人而祭海神者四川又有殺人而祭鹽井者守令不嚴飭以禁之生人實被其害） 立九州（文獻通考宋武帝永初二年普禁淫祀孝建初更修廢祠明年立九州廟於雞籠山大聚群臣加四方諸神爵秩） 留四祠（玉海唐狄仁傑持節江南俗多淫祀仁傑禁止止留夏禹吳太伯季札伍員四祠而已） 閩越事鬼（陸龜蒙野廟碑閩粤間好事鬼山椒水濱多淫祀其貌有雄而毅黝而古者則曰將軍有溫而愿哲而少者則曰某郎有媼而尊嚴者則曰姥有容而艷者則曰姑） 吳俗事鬼（孔帖于頔爲湖州刺史吳俗事鬼頔疾其淫祀廢生業神宇皆撤去惟吳太伯伍員等廟存焉） 梁鎮上書（孔帖肅宗時乘國用窘屈宰相王璵以祈禬進禁中禱祀窮日夜中官用事給養繁靡羣臣莫敢切諫昭應令梁鎮上書勸帝罷淫祀其他不暇及也） 羅珦下令（孔帖羅珦擢廬州刺史民間病者捨醫藥禱淫祀珦下令止之） 楚媼迎神（文苑英華李嘉祐夜聞江南人家賽神因題即事云南方淫祠古風俗楚媼解唱迎神曲） 嶺南信鬼（六帖韋正貫拜嶺南節度使盡毀淫祠會海水溢人爭咎徹祠事正貫登城沃酒以誓曰不當神意長令任其咎無逮下民俄而水去民乃信之） 雞當雁鶩 犬當麋鹿（文獻通考王莽末年崇鬼神淫祀凡千七百所用三牲鳥獸三千餘種後不能備乃以雞爲雁鶩犬當麋鹿） 營惑於人（孔帖陳子昂言巫覡淫祀營惑于人者禁之） 昬越之祀（陳晏祀黃熊說黃熊之爲吾不敢聞晉侯方疾偶夢色衷之物安可執加鯀厲而爲昬越之祀哉）

原 苟異蘋蘩之誠 是用秕稗之禮 鬼雖求食宜秩無文 神亦依仁不歆非類 邾子無道用鄫君於睢社 文仲不智祀爰居於魯門

瀆祀

原弗欽（尚書黷于祭祀時謂弗欽禮煩則亂事神則難）不敬（祭義祭不欲數數則煩煩則不敬祭不欲疏疏則怠怠則忘）**增**貫瀆（左傳貫瀆鬼神）荒瀆（唐盧懿修楚州伍相廟記伍員廟在吳歷代皆崇其祀椎牛釃酒小民有至破產者北齊清河王勵刺此州申敕部民不宜荒瀆非神之意）恠誕（皮日休端夢祀胎蠻以恠誕兮）魋醉（巫妖冶而魋醉）**原**神無常享（尚書鬼神無常享享於克誠）君有何福（左傳季梁謂隨侯君雖獨豐其何福之有）遠闇而祭（禮器季氏祭逮闇而祭日不足繼之以燭雖有彊力之容肅敬之心皆倦怠矣注自晚至夕以其久）跛倚以祭（又曰有司跛倚以臨祭其爲不敬也大矣他日祭子路與質明而始行事晏朝而退孔子曰誰謂由也而不知禮乎注美之也跛倚偏立不敬也）禴祭不如（易東鄰殺牛不如西鄰禴祭言奢而慢不如儉而敬也）行潦可薦（詳薄祭）敬不足也（子路問于夫子曰祭禮與其敬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也）神其吐之（吐之不歆也）禮由煩亂　祭以嚴終　**增**不嚴齋戒（益都耆舊傳漢文帝時張寬爲侍中從祀甘泉至渭橋有女子浴於渭水乳長七尺上怪其異遣問之女曰帝後第七車知吾所來時寬在第七車中對曰天星主祭祀齋戒不嚴則女人星見）不齋於次（隋書大業十年冬至祀圓丘帝不齋於次詰朝備法駕至便行禮是日大風帝獨獻上帝三公分獻五帝禮畢御馬疾驅而歸）**原**忘若思之貌　褻如在之神　宜順時而不數多奚以爲　苟在禮而或煩過猶不及

逆祀

原不首義（不首其義故誣于祭也首本也）安知禮（子曰臧文仲安知禮）**增**致夫人（左傳僖公八年秋七月禘于太廟用致夫人杜注夫人淫而與殺不薨於寢於禮不應致故書之）立褒德（唐類苑神龍中中宗爲皇后韋氏祖考立廟曰褒德）**原**聽躋僖公（左傳有事於太廟躋僖公逆祀也君子以爲失禮禮無不順祀國之大事也而逆之可謂禮乎仲尼曰臧文仲不智者三縱逆祀不知也注僖公是閔公庶兄繼閔公而立廟當在閔公下令夏父弗綦爲宗伯以僖公年長又是文公之父阿順時君故升僖公于閔公上聽夏父弗綦躋僖公故曰縱也）不觀魯禘（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既灌之後則序昭穆而魯逆祀躋僖公亂昭穆故不欲觀也）**增**王莽九廟（漢書王莽傳莽毀徹西苑城中館凡十餘所取其材瓦以起九廟）武氏七廟（孔帖裴炎傳后已持政武承嗣請立七廟追王其先）

不祀

原無乃殄（左傳狐突謂申生曰君祀無乃殄乎）不其餒（又曰鬼猶求食若敖氏之鬼不其餒而）**增**不禳火（左傳杜預注祀竈欲用瓘斝禳火子產不聽）不禜龍（又曰鄭大水龍鬭于國門之外國人請爲祭子產勿許）**原**身不親蒞（故君子之祭也必身親蒞之有故則使人可也雖使人不失其義者君明其義故也言苟明祭義雖使人祭不失其義也）吾不與祭（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不享久矣（衛成公夢康叔曰相奪予享公命祀相甯武子曰神不歆非類祀鄫何事相之不享于此久矣）不祀忽諸（左傳楚滅六蓼臧文仲曰皋陶庭堅不祀忽諸德之不建民之無援哀哉注六與蓼二國皆皋陶後）祭祀不輟　宗廟不享　湯征葛伯（葛伯不祀湯始征之）晉滅酆舒（酆舒不祀晉滅之路相）楚讓夔子（夔子不祀祝融與鬻熊楚人讓之）衛夢康叔（詳上）**增**不祀太山（左傳隱公八年鄭伯請釋太山之祀而祀周公以太山之祊易許田三月鄭伯使宛來歸祊不祀太山也）不禱桑林（又曰晉侯及著雍疾卜桑林見荀偃士匄欲奔請禱焉荀罃不可）太岳絕禋（春秋對類賦許絕太岳之禋）江左不祀（晉志江左以來不立七祀）四望莫修（楊炯少姨廟碑四望于是

（莫修）八神無主（唐文粹八神以之無主）不獲歆祀（左傳公子騑曰大國不加德音而亂以要之使其鬼神不獲歆其禋祀）不時薦見（孔帖神龍元年大水宋務光上書曰傳曰簡宗廟廢祠祀則水不潤下自陛下御極郊廟山川不時薦見）地僻易蕪徒生荊棘　水深難涉誰薦蘋蘩（張謂虞帝廟碑三湘南望帝之遺廟存焉地僻易蕪徒生荊棘水深難涉誰薦蘋蘩先聖不祀後賢之過）

淵鑑類函卷一百七十三

淵鑑類函卷一百七十四

禮儀部二十一（冠　天子加元服　皇太子冠　女笄）

冠一

增釋名曰冠者貫也所以貫韜髮也　輿服志曰聖人見鳥獸有冠角頿胡之制遂作冠冕纓緌　原禮記曲禮曰二十曰弱冠　增又曰男子二十冠而字（漢戴聖云男子陽也成於陰偶數起於二終於二十謂之小成而冠孔穎達云十九以下爲殤身有德行幼爲大夫則不待二十而冠）原郊特牲曰冠義始冠之緇布之冠也太古冠布齊則緇之其緌也孔子曰吾未之聞也冠而敝之可也適子冠于阼以著代也醮于客位加有成也三加彌尊諭其志也（始加緇布次皮弁次爵弁冠益尊則志益大也）冠而字之敬其名也　增又曰委貌周道也章甫殷道也毋追夏后氏之道也周弁殷冔夏收三王共皮弁素積無大夫冠禮而有其昏禮古者五十而後爵何大夫冠禮之有諸侯之有冠禮夏之末造也　內則曰二十而冠始學禮可以衣裘帛舞大夏惇行孝弟博學不教內而不出　原冠義曰冠而後服備服備而後容體正顏色齊辭令順（言服未備未可求以三始也）增又曰古者冠禮筮日筮賓所以敬冠事敬冠事所以重禮重禮所以爲國本也見于母母拜之見于兄弟兄弟拜之成人而與爲禮也元冠元端奠摯于君遂以摯見于卿大夫鄉先生以成人見也成人之者將責成人禮焉也責成人禮焉者將責爲人子爲人弟爲人臣爲人少者之禮行焉故曰冠者禮之始也嘉事之重者也是故古者重冠重冠故行之于廟　曾子問曰父歿而冠則已冠埽地而祭于禰已祭而見伯父叔父而後饗冠者　小記曰丈夫冠而不爲殤　原儀禮士冠禮曰筮于廟門（廟謂禰廟不于堂者嫌蓍之靈由廟神也）若不吉則筮遠日（旬之外）主人戒賓賓禮辭許主人再拜賓答拜主人退賓拜送前期三日筮賓如求日之儀乃宿賓賓許主人再拜賓答拜主人退賓拜送宿贊冠者一人亦如之　增戒賓曰某有子將加布于其首願吾子之教之也賓對曰某不敏恐不能共事以病吾子敢辭主人曰某猶願吾子之終教之也賓對曰吾子重有命某敢不從宿曰某將加布于某之首吾子將涖之敢宿賓對曰某敢不夙興　冠日夙興設洗直于東榮水在洗東（榮屋翼也）陳服于房中西墉下東領北上爵弁服纁裳純衣緇帶韎韐（此與君祭之服爵弁冕之次也其色赤而微黑如爵頭然其布三十升纁裳淺絳裳純衣絲衣也韎韐縕韍也）皮弁服素積緇帶素韠（此與君視朔之服也皮弁者以白鹿皮爲冠象上古也積猶辟也以素爲裳辟蹙其要中）元端元裳黃裳雜裳可也緇帶

爵韠（此莫夕于朝之服元端即朝服之衣易其裳耳上士元裳中士黃裳下士雜裳雜裳者前元後黃士皆爵韋爲韠其爵同不以元冠名服者是爲緇布冠陳之）緇布冠缺項青組纓屬于缺緇纚廣終幅長六尺皮弁笄爵弁笄緇組紘纁邊同篋（缺讀如頍緇布冠無笄著頍圍髮際結項中隅爲四綴以固冠也項中有繩亦由固頍爲之耳今未冠笄者著卷幘頍象之所生也纚今之幘梁纚一幅長六尺足以韜髮而結之矣笄今之簪有笄者屈組爲紘垂爲飾無笄者纓而結其絛纁邊組側赤也同篋謂此以上六物）櫛實于簞（簞笥）蒲筵二在南（筵席也）側尊一甒醴在服北有篚實勺觶角柶脯醢南上（側猶持也謂無元酒勺尊升所以𣂁酒也爵三升曰觶柶狀如匕以角爲之）爵弁皮弁緇布冠各一匴執以待于西坫南南面東上（匴竹器今之冠箱也執之者有司也）主人元端爵韠立于阼階下直東序西面（元端士入廟之服也堂東西牆謂之序）兄弟畢袗元立于洗東西面北上（兄弟主人親戚也袗同也元者元衣元裳緇帶韠也）擯者元端負東塾（東塾門內東堂負之北面）將冠者采衣紒在房中南面（采衣未冠者所服緇布衣錦緣錦紳並紐錦束髮也紒結髮）賓如主人服贊者元端從之立于外門之外擯者告主人迎出門左西面再拜賓答拜主人揖贊者與賓揖先入（贊者賤揖之而已又與賓揖先入導之）每曲揖至于廟門揖入三揖至于階三讓主人升立序端西面賓西序東面贊者盥于洗西升立于房中西面南上（盥于洗西由賓階升也立于房中近其事也）主人之贊者筵于東序少北西面（筵布席也東序主人位也適子冠于阼少北辟主人）將冠者出房南面贊者奠纚笄櫛于筵南端（賓之贊冠者也）賓揖將冠者即筵坐贊者坐櫛設纚賓降主人降賓盥卒揖讓升主人升復初位賓筵前坐正纚興降西階一等執冠者升一等東西授賓（緇布冠也）賓右手執項左手執前進容乃祝坐如初乃冠興復位贊者卒（進容者行翔而前鶬焉卒謂設缺項結纓也）冠者興賓揖之適房服元端爵韠出房南面賓揖之即筵坐櫛設笄賓盥正纚如初降二等受皮弁右執項左執前進祝加之如初復位贊者卒紘（謂繫屬之）興賓揖之適房服素積素韠容出房南面賓降三等受爵弁加之服纁裳韎韐其他如加皮弁之儀（他謂卒紘容出）徹皮弁冠櫛筵入于房筵于戶西南面贊者洗于房中側酌醴加柶覆之面葉（面前也葉柶大端）賓揖冠者就筵筵西南面賓受醴于戶東加柶面枋（枋爲柄）筵前北面冠者筵西拜受觶賓東面答拜薦脯醢冠者即筵坐左執觶右祭脯醢以柶祭醴二興筵末坐啐醴捷柶（扱柶於醴中）興降筵坐奠觶拜執觶興賓答拜冠者奠觶于薦東降筵北面坐取脯降自西階適東壁北面見于母（薦東薦左也凡奠爵將舉者于右不舉者于左適東壁者出闈門也時母在闈門之外）母拜受子拜送母又拜賓降直西序東面主人降復初位冠者立于西階東南面賓字之冠者對（對辭未聞）賓出主人送于廟門外請醴賓賓禮辭許賓就次冠者見于兄弟兄弟再拜冠者答拜見贊者西面拜亦如之入見姑姊如見母乃易服服元冠元端爵韠奠摯見于君遂以摯見于鄉大夫鄉先生乃醴

賓以一獻之禮（一獻者主人獻賓而已即燕無亞獻者獻酢酬賓與主人各兩爵而禮成）主人酬賓束帛儷皮（束帛十端也儷皮兩鹿皮也）贊者皆與贊冠者爲介（介賓之輔以介爲之尊之也）賓出主人送于外門外再拜歸賓俎（一獻之禮有薦有俎使人歸之賓家也）若不醴則醮用酒（酌而無酬酢曰醮上文適子冠于阼三加訖一醮于客位是周法若醮用酒非周法則夏殷之禮也鄭註謂國有舊俗可行聖人用焉不改也）始加醮用脯醢加皮弁再醮攝酒（攝猶整也）其他皆如初加爵弁三醮有乾肉折俎嚌之其他如初若孫子則父兄戒宿（父謂諸父）若庶子則冠于房外南面遂醮焉（不於阼非代也不醴于客位成而不尊）冠者母不在則使人受脯于西階下（不在者或歸寧或疾病使人受脯於後見之也）原始加祝曰令月吉日始加元服棄爾幼志從爾成德壽考惟祺介爾景福再加曰吉月令辰乃申爾服敬爾威儀淑慎爾德眉壽萬年永受胡福三加曰以歲之正以月之令咸加爾服兄弟具在以成厥德黃耉無疆受天之慶　醴辭曰甘醴惟厚嘉薦令芳拜受祭之以定爾祥承天之休壽考不忘　醮辭曰旨酒既清嘉薦亶時始加元服兄弟具來孝友時格永乃保之再醮曰旨酒既湑嘉薦伊脯乃申爾服禮儀有序祭此嘉爵承天之祜三醮曰旨酒令芳籩豆有楚咸加爾服肴升折俎承天之慶受福無疆　字辭曰禮儀既備令月吉日昭告爾字爰字孔嘉髦士攸宜宜之于假永受保之曰伯某甫（仲叔季惟所當）　五經要義曰冠嘉禮也冠首服也首服既加而後人道備故君子重之以爲禮之始

增陳祥道禮書曰士禮始加緇布不忘本也次加皮弁朝服也三加爵弁祭服也不忘本然後能事君能事君然後能事神所謂三加彌尊喻其志者如是而已　又曰筮必于廟尊其尊也廟必于禰親其親也士筮于門而不于堂避其君也筮必面西求諸陰也卦者必居筮之左上其北也聘禮君受聘于先君之祧卿受問于祖廟士冠士昏皆止言廟則凡言廟者禰廟也記曰凡行事受于禰廟是也若諸侯則冠于祖廟左氏曰以先君之祧處之是也　又曰賓盥所以致潔降盥降受冠弁所以致敬始加受冠降一等執者升一等再加降二等三加降三等以服彌尊故降彌下也始祝棄爾幼志順爾成德再祝敬爾威儀淑慎爾德三祝兄弟具在以成厥德以順成德然後慎德慎德然後能成德也　又曰冠必用醴若不用醴則醮焉以醴者太古之物故其禮簡所以示質酒者後世之味故其禮煩所以示文故適子用醴庶子用醮適婦有醴與饗庶婦使人醮之不饗是醮輕于醴也　又曰既冠乃醴賓以一獻之禮酬賓束帛儷皮贊者皆與蓋君子之于人勞之必有以禮之故昏禮饗送者鄉飲司正祭禮賓尸冠禮醴賓其義一也　司馬光曰古者二十而冠將責爲人子

爲人弟爲人臣爲人少者之行於其人故其禮不可不重也近世人情輕薄生子猶飲乳已加巾帽有官者或爲製公服而弄之過十歲猶總角者鮮矣彼責以四者之行豈能知之故往往自幼至長愚騃如一由不知成人之道也古禮雖稱二十而冠然世俗之弊不可猝變若敦厚好古之君子俟其子年十五以上能通孝經論語粗知禮義然後冠之斯爲美矣　又曰古禮謹嚴之事皆行之於廟今人旣少家廟其影堂亦褊隘難以行禮但冠於外廳可也　家禮曰男子年十五至二十皆可冠必身及父母無期以上喪始可行之　又曰古者筮日今不能然但正月內擇一日可也前期三日主人告於祠堂（主人謂冠者之祖父若宗子己孫而自冠則自爲主人也）　又曰古者筮賓今不能然但擇朋友賢而有禮者一人可也前期三日主人自詣其家請之地遠則遣子弟致書（筮日所以求夫天之吉筮賓所以擇夫人之賢）　又曰前一日遣子弟以書致辭曰某將以來日加冠於子某吾子將涖之敢宿答書曰某敢不夙興　又曰設盥帨於廳事如祠堂儀以帟幕爲房於廳事之東北或廳事無兩階則以堊畫而分之　又曰厥明夙興陳冠服有官者公服帶靴笏無官者襴衫帶靴通用皁衫深衣大帶履櫛掠皆卓子陳於房中又用卓設酒注盞盤幷脯醢楪於衣卓之北其襆頭帽子幷冠笄巾各以一盤盛之蒙以帕陳於兩階執事者一人守之　又曰主人以下序立賓至主人迎入升堂賓揖將冠者就席爲加冠巾冠者適房服深衣納履出再加帽子服皁衫革帶繫鞋三加襆頭公服革帶納靴執笏若襴衫納靴乃醮賓字冠者（賓或別作辭命以字之之意亦可）　出就次主人以冠者見於祠堂冠者見於尊長乃禮賓冠者遂出見於鄉先生及父之執友　又曰主人以酒饌延賓及儐贊者酬之以幣而拜謝之賓贊有差　嫡子三加皆祝而冠又祝而酌又祝而字庶子三加旣加然後酌而祝之又祝而字其卽席而冠也嫡子西面庶子南面

冠二

原國語趙文子冠見韓獻子獻子曰戒之此謂成人成人在始與善始與善善進善不善蔑由至矣始與不善不善進不善善亦蔑由至矣如草木之產也各以其物人之有冠猶宮室之有牆屋也糞除而已又何加焉（糞除言自修潔）　襄公九年晉人不得志於鄭以諸侯復伐之公送晉侯晉侯以公宴於河上問公年季武子對曰會於沙隨之歲寡君以生晉侯曰十二年矣是謂一終一星終也國君十五而生子冠而生子禮也君可以冠矣大

夫晝爲冠具武子曰君冠必以祼享之禮行之以金石之樂節之以先君之祧處之今寡君在行未可具也請及兄弟之國而假備焉晉侯曰諾公還及衛冠於成公之廟假鐘磬焉禮也 原東觀漢記曰馬防子鉅爲常從小侯六年正月齋宮中上欲冠鉅夜拜爲黃門郎御章臺下殿陳鼎俎自臨冠之 增南史宋寶華父當晉末戍長安父曰須我還爲汝上頭後長安陷父歿寶年七十不冠或問之輒號慟 柳宗元與韋中立書云古者重冠禮將以責成人之道是聖人所尤用心也數百年來人不復行近有孫昌胤者獨發憤行之明日造朝薦笏言於卿士曰某子冠畢應之者咸憮然京兆尹鄭叔則艴然曳笏卻立曰何預我耶廷中皆大笑天下不以非鄭尹而快孫子何哉獨爲所不爲也 宋德祐二年元兵破潭州時知衡州尹穀寓城中乃爲二子行冠禮或曰此何時行此迂闊事穀曰正令兒曹冠帶見先人於地下耳既畢禮與家人自焚死

冠三

原筮門　冠阼（儀禮鄭注筮者問日吉凶於易也冠必筮日於廟門者重成人之禮下詳冠一）　慎德　敬名　諭志　成德（並詳冠一）　一獻　三加（儀禮乃禮賓以一獻之禮下詳冠一）　正體　飾容（禮記冠者禮之始也凡人之所以爲人者禮義也禮義之始在於正容體齊顏色順辭令下見應亨贈四王冠詳）　卜日　筮賓（禮論王彪之以爲禮冠自卜日不必三元也又禮夏冠用葛屨冬冠用皮屨明無定時也鄭註筮賓筮可使冠子者）　節金石　陳鼎俎（並詳冠二）　敬威儀　齊顏色（上詳冠一下詳正體注）　增父命　母拜（上見孟子下詳冠一）　櫛髮　加笄（家禮冠者即席贊者爲之櫛髮合紒家禮執事者以冠笄盤進賓降一等受冠笄乃跪加之）　踰牆屋　設罍洗（上詳冠二儀禮設洗直于東榮註洗者棄水器也士用鐵水器尊卑皆用金罍）　華寶念父　尹穀命子（並詳冠二）

冠四

原旅占（儀禮筮人執筴抽上韇受命主人卒筮東面旅占卒進告吉若不吉則筮遠日如初注旅衆也還與其屬共占之）　尊事（古者重冠故行之於廟所以尊重事）　請醴（儀禮冠者立于西階東南面賓字之醴賓註醴當爲禮）　奠摯（儀禮冠者奠摯于君遂以摯見于鄉大夫鄉先生注鄉中老人爲大夫而致仕者）　弁髦（童子始冠成禮則棄之）　章甫（孔子長居宋冠章甫之冠宋其祖也）　諸王冠（晉書漢魏遣使冠諸王非古典於是制王十五而冠不復加使命）　公侯冠（公侯之有冠禮夏之末造也）　字以相尊（冠義已冠而字之鄭注字所以相尊也）　成而不尊（儀禮庶子則冠于房外南面遂醮焉注房外謂尊東不于阼非代父也不醮于客位成而不尊）　喪服而冠（又云如將冠子未及期而有齊衰大功小功之喪則因喪服而冠）　內喪則廢（曾子問將冠子冠者至揖讓而入聞齊衰大功之喪如之何孔子曰內喪則廢外喪則冠而不醴徹饌而埽即位而哭如冠者未至則廢注內喪同門也廢冠因喪而廢）　伯叔後饗（又云父殁而冠則已冠埽地而祭于禰已祭而見伯父叔父而後饗冠者饗謂禮也）　兄弟畢袗（袗同也與主人同服玄端朝服主人即冠者父兄也）　擇以吉日　登于弱年　醮于客位

筮于廟門　將行嘉事　必重令儀　服以旌禮　冠以章身　崇其著代　責以成人　備適子之儀　責成人之道　采衣朱紒　盛將冠之容　束帛儷皮　厚酬賓之禮　終一獻之儀　以病吾子　備三加之禮　將責成人　可以冠矣　則重于承宗　將有事焉　必先乎大禮　處阼階而展敬　式備三加　筮廟門以成儀　終陳一甒　雖卒醴之始　是能淑慎于儀　而序賓之時　不聞昭告爾字

冠五

【詩】後漢應亨贈四王冠詩曰永平四年外弟王景系兄弟四人並冠故貽之詩曰濟濟四令弟妙年踐二九令月惟吉日成服加元首人咸飾其容鮮能離塵垢雖無兕觥爵杯醮傳旨酒

【原】【箴】梁蕭子範冠子箴曰是月惟令敬擇良辰式遵士典誥筮於賓嘉字爰錫醮酒方陳禮莊爾質德成爾身永變童心長移悼齒朱錦辭髮青絇在履丹石爲操冰泉厲己務簡朋匹由蘇遊止在我尚謙推物盡美面諂退言弗納於耳直弦矢辭斯爲良士

【原】【文】梁沈約冠子祝文曰竊茲令日元服肇加成德既舉童心自化行之則至無謂道賒敦以秋實食以春華無恥下問乃至高車子孫千億廣樹厥家

【增】【辭】明宋濂鄭氏三子加冠命字祝辭序曰浦陽孝義之門曰鄭氏其十世之長仲德甫筮得柔日宿余爲賓將冠其從子木杲果余親與之周旋降升以成三加之禮於是稽名定義製字命之辭曰三加三醮既備禮儀昭告爾字各宜聽之又曰爾三子者昧昧以思彼蒼者天體物無遺或出或入靡不爾隨尚滌爾心一髮不私履善蹈道君子之歸苟務口耳言從行違奚啻禽犢安於頹者又曰遵厥祖武全其秉彝翺翔於堂東塤西篪獨行於庭左矩右規庶幾無媿七尺之軀　又張肯字辭序曰古者冠而字敬其名也三加之後必爲字辭以祝之或稽於經或據於史凡可以繕性禔身者無不可也由此觀之非惟敬其名抑且以敬其身能敬其身則成人之道具矣姑蘇張君芸已嘗名其子曰肯又以繼孟字之蓋取書大誥之義雖加冠於首而未有爲之辭者請余補之余雖弗獲從大賓之後與聞酌醴之事然與芸已友也輒陳所見而告之其辭曰冠禮之重爲敬其名苟非其人禮弗虛行伊張氏子世傳以經名子曰肯厥義則宏有法於先爾基爾楹有菑於先爾播爾營

勿違厥時必將必迎勿鬬其成載屬載興茲爲善繼父事是繩　又補危安加冠祝辭序曰冠者成人之道其禮自天子至於諸侯卿大夫士各有隆殺之節儀文雖已失傳惟士冠禮獨存告廟筮期宿賓命贊弁有皮爵之等裳有元黃之錯器有尊甒柶觶之用鼎有乾胏離肺之實三加而彌尊制字以敬名其爲禮甚嚴矣夫何故事親從兄忠君敬長之行望其有所成也自冠禮久廢風俗頽靡冥然夜行如擿埴而索塗君子未嘗不爲之永慨也臨川危生安清敏好脩其師曾先生旦初爲字曰子定來謁禁林求予爲之說予謂字之有說說文解字備述之矣何假人言哉然三加成禮之後旣命之字必造辭以祝之是猶可爲也於是歷敘冠禮之嚴定字代名者爲甚重繼擬大學知止之義而申之以辭辭曰人之初生父命其名弱齡俄屆乃以字稱此非彌文實厚彝經四行之責用底於成又曰我後賓贊不與酌醴令補祝辭庸申規屬行固宜篤知亦須至安定其中聖域可企　方孝孺鄭氏四子加冠祝辭序曰浦陽義門十世之長仲德甫以禮冠其從子杓及諸孫燧熻燿而以字爲屬余惟冠禮之不行二千年矣舉曠古久弛之禮而行之夫豈爲耳目之美哉亦曰以古君子成人之道望乎子若孫爾上以古道望其身而不能以君子自望謂之愛身不可也余欲四子者爲君子故因字以勉其德祝辭曰加爾元服惟茲令辰匪飾其外貴乎成人昔未有知德或未備人曰童子宜有不至旣峨爾弁而童厥心人謂之何責望也深一言之善終身可行今字告汝惟名是徵

天子加元服一

【原】通典曰古者聖王重冠所以爲國本也孔子曰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又曰不莊以涖之則民不敬此人君早冠之義也王教之本不可以童子之道治焉或云周禮雖有服冕之數而無天子冠文又儀禮云公侯冠禮者王肅鄭康成皆以爲夏末衰亂篡弒之所由生焉又無大夫冠禮古者五十而後爵何大夫冠禮之有周人五十而有賢才則試以大夫之事猶行士禮故筮賓於阼以著代醮於客位三加彌尊皆士禮也今按大戴禮有公冠篇云公冠四加天子亦四加又家語冠頌云王太子之冠擬諸侯之冠天子之元子亦擬諸侯四加諸侯之子同於士據此自天子至於諸侯非無冠禮但因秦焚書遂同蕩滅其周制士冠禮頗備王者時采行焉　又曰將冠筮日筮賓（冠義曰古者聖王重冠疏言古者則不起於周）行之於廟冠委貌於阼三加彌尊（大戴禮公冠篇公冠四加）

（三同士後加元冕天子亦四加後加衮冕）祼享樂於廟

增 玉藻云元冠朱組纓天子之冠也緇布冠繢緌諸侯之冠也鄭注皆始冠之冠是天子別有冠禮

原 周制文王年十二而冠（文王十三生伯邑考左傳曰冠而生子禮也許慎五經異義春秋左氏傳說曰歲星為年紀十二歲而一周天天道備故人君年十二可以冠自夏殷天子皆十二而冠）成王十五而冠（譙周五經然否論古文尚書說武王崩成王年十三推武王以庚辰歲崩周公以壬午歲出居東癸未歲反禮公冠記周公冠成王命史作祝辭告是除喪冠也周公未反成王冠弁開金縢之書時十六矣是成王十五周公冠之而後出也許慎五經異義武王崩後管蔡作亂周公出居東是歲大風王與大夫冠弁開金縢之書成王年十四是喪冠也者恐失矣按禮傳天子之年近則十二遠則十五必冠矣）　周公冠成王命祝雍曰祝王辭達而勿多祝雍辭曰使王近于民遠于年遠于佞近于義嗇于時惠于財祿賢使能其頌曰令月吉日王始加元服去王幼志服衮職欽若昊天六合是式率爾祖考永永無極

增 周書曰成王將加元服周公使人來零陵取竹為冠（玉海）

原 漢改皇帝冠為加元服汲黯傳敘上正元服　惠帝加元服用正月甲子若丙子為吉　昭帝冠辭曰陛下摛著先帝之光輝以承皇天之嘉祐欽奉仲春之吉辰普尊大道之郊域秉率萬福之丕靈始加昭明之元服推遠沖孺之幼志蘊積文武之就德肅勤高祖之清廟六合之內靡不蒙福承天無極　後漢制正月甲子若丙子為吉日可加元服儀從冠禮乘輿初加緇布進賢次爵弁次武弁次通天冠訖皆於高廟如儀謁見（續漢書加元服乘輿皆於高祖廟謁見按世祖廟始冠緇布冠於宗廟從古制）　和帝冠以正月甲子乘金根車駕六元虯至廟成禮乃迴軫反宮朝服以饗宴撞太蔟之庭鐘咸獻壽焉

增 和帝冠以袁安為賓賜束帛乘馬黃香有頌（玉海）

原 順帝以初月丙子加元服於高廟（時兼用曹褒新禮其儀不存帝都洛陽亦立高祖廟矣）　獻帝興平元年正月甲子加元服司徒淳于嘉為賓加賜元纁駟馬賜貴人王公卿司隸校尉城門五校侍中尚書給事黃門侍郎各一人為太子舍人　魏氏天子冠一加（其說曰古之士禮服必三加彌尊所以諭其志至於天子諸侯數無又將以踐阼臨人尊極德成不復與士以加諭勉為義禮冠于廟自魏不復在廟矣）　東晉諸帝冠儀一加幘冕將冠金石宿設百僚陪位又先於殿上鋪大牀御府令奉冕幘簪導衮服以授侍中常侍太尉加幘太保將加冕太尉讀祝文曰令日吉辰始加元服皇帝穆穆思弘衮職欽若昊天六合是式率遵祖考永永無極眉壽維祺介茲景福加冕訖侍中繫元紞脫帝絳紗服加衮服冠事畢太祝率羣臣奉觴上壽王公以下三稱萬歲乃退（孫毓五禮駁曰魏氏天子一加三加嫌同諸侯毓按玉藻記曰元冠朱組綏天子之冠也緇布冠繢緌諸侯之冠也其說謂皆始冠則是有次加之辭此二冠皆卑服質古勢不一加必重加朝祭之服以崇彌尊聖人制禮所以一時歷加象服者今始成人卜擇令日而遍加之所以重始也若冠日有不加者後必不擇吉而服非重始也又禮器有以少為貴者冠不在焉記者彌尊諭志之言蓋以服從卑始象德日新不可先服尊服轉而即卑今嫌士禮諭志之文因從魏氏一加之制考之玉藻似非古典今）

（三加者先冠皮弁次冠長冠後冠進賢冠以爲尊事于意又疑業[illegible]答治禮問天子禮元冠者形之成也爲君未成人故君位雖定不可殊離而實冕弁舉褒以爲天子即位之日即爲成君冕服以備不宜有加諸侯即位爲成豈不定諸侯成君不拘載典而可以冠天子成君服有火龍黼衣便不可乎意謂宜冠有加）成帝用三元吉日旣加元服拜於太廟穆帝孝武將冠皆先以幣告廟訖事又廟見　臺符問脩復未畢吉凶不相干爲可加元服與否王彪之議禮雖有喪冠當是應冠之年服制未終若須服終便失應冠之年故也禮所以冠無定時月春夏不可便用秋冬若今歲內脩復未畢入新年卜仲春之日加元服不失年不失禮今便準喪冠廢饗樂而行事誠有倚傍然加衮冕火龍黼以準喪儀情有不盡若別有事必速加元服權諸輕重不須脩復畢者便當準喪冠耳又議新年至尊當加元服今若依成帝故事用三元日者冠有金石之樂恐脩山陵未畢於樂便闕禮冠自卜日又云夏葛屨冬皮屨無定時不必三元也按晉故事及兩漢皆非三元當任時事之宜耳又議近訪得成皇帝加元服儀注闕無拜廟事按禮冠皆于廟儀禮云旣畢賓出主人送于廟門明必在廟近代以來不復在廟成皇帝旣加元服拜太廟以告成蓋亦猶擬在廟之儀今旣加元服亦應拜廟　後魏正光元年秋孝明帝年十一加元服訖拜太廟大赦改元　北齊制皇帝加元服以玉帛告圜丘方澤以幣告廟擇日臨軒中嚴羣官位定皇帝著空頂介幘以出太尉盥訖升脫空頂幘以黑介幘奉加訖太尉進太保之右北面讀祝訖太保加冕侍中繫元紞脫絳紗袍加衮服事畢太保上壽羣官三稱萬歲皇帝入溫室移御座會而不上壽後日文武羣官朝服上醴酒十二鍾米十二囊牛十二頭又擇日親拜圜丘方澤謁廟　唐制如開元儀　增唐書志皇帝加元服有司卜日告天地宗廟前一日尚舍設席太極殿中楹莞筵紛純加藻席緇純次席黼純有司設大展懸設案陳車輦如元日其日侍中版奏中嚴有司設罍洗於阼階殿中監陳衮服緇纚玉簪及櫛同箱尚食實醴尊於東序外帷內坫在尊北實角觶柶各一饌陳尊西籩豆十二俎三衮冕玉導置於箱侍中奏外辦皇帝服空頂黑介幘絳紗袍出自西房即御座太尉盥脫幘太師降盥受冕讀祝辭乃跪冠設簪結纓皇帝興適東房衮服出即席南向坐太尉洗觶酌醴太師受醴讀祝辭殿中監奉饌在位者再拜（玉海）　明會典天子止一加用衮冕太尉設纓太師受冕　洪武三年定前期太史院（後改欽天監）筮日工部製冕服翰林院撰祝文祝辭或用古辭或臨時撰擬中書省承制令某官攝太師某官攝太尉旣筮日遣官告天地宗廟行一獻禮百官於皇城守宿候晨具朝服行禮

皇帝服空頂幘雙童髻雙玉導絳紗袍御輿以出文武官班齊拜畢太師太尉盥洗陞自御座西東向立太尉進就皇帝席前少右跪搢笏脫空幘授內使內使受幘置於櫛箱櫛畢設纚出笏興退立太師進至御前北向立內使監令取冕立於太師之左太師祝曰令月吉日始加元服壽考維祺以介景福搢笏跪受冕加冠加簪纓訖出笏興退立內使監令徹櫛纚箱皇帝興著衮服就座進醴太師進御座前北面立光祿卿奉酒太師受酒祝曰甘醴維厚嘉薦令芳承天之休壽考不忘祝訖跪授內使內使跪受捧進皇帝受酒祭少許啐酒訖以虛盞授內使太師太尉降階就拜位拜舞蹈山呼畢皇帝改服通天冠絳紗袍入宮拜謁太后如正旦儀擇日謁太廟其儀與時祭同見廟之明日百官具公服稱賀

天子加元服二

原〔頌〕後漢黃香天子冠頌曰惟永元之盛代聖皇德之茂純躬烝烝之至孝崇敬順以奉天以三載之孟春建寅月之上旬皇帝將加元冕簡甲子之元辰厥日正於太簇厥時叶於百神皇輿幸夫金根駕元虯之連蜷建螭龍以爲旂鳴御路之和鸞既臻廟而成禮乃廻軫而反宮正朝服以享賓撞太簇之庭鐘祚蕃屏與鼎輔暨夷裔之君王咸進酒於金罍獻萬年之玉觴

按〔論〕明歸有光天子諸侯無冠禮論曰儀禮有士冠禮無天子諸侯冠禮非遺也記曰無大夫冠禮而有其昏禮古者五十而後爵何大夫冠禮之有公侯之有冠禮夏之末造也天子之元子猶士也天下無生而貴者也繼世以立諸侯象賢也明天子諸侯大夫之無冠禮也冠者將責爲人子爲人弟爲人臣爲人少之禮焉故冠於有主人孫子則父兄戒宿（父兄諸父）蓋父兄以成人之禮責子弟也天子爲元子之時以士禮冠所謂有父在則禮然也已奉宗統君臨天下將又責之爲人子爲人弟爲人臣爲人少之禮乎家語稱孔子荅孟懿子之問吾取焉曰古者王世子雖幼其即位則尊爲人君人君治成人之事者何冠之有曰諸侯之冠異天子與曰君薨而世子主喪是亦冠也已人君無所殊也諸侯之有冠禮也夏之末造也此孔子之遺言也蓋以祝雍頌公冠之篇則誣矣公冠曰公冠自爲主迎賓揖升自阼立于席既醴降自阼饗之以三獻之禮無介無樂其酬幣朱錦采四馬其慶也天子擬焉曰自爲主曰賓降阼嫌尊矣非爲人子爲人弟爲人臣爲人少之禮也且禮自上達

而曰天子擬冠何也此非孔氏之言也公冠又曰公冠四加元冕左傳季武子曰君冠必以祼享之禮行之以金石之樂節之以先君之祧處之玉藻曰始冠緇布冠自諸侯下達冠而敝之可也元冠朱組纓天子之冠也緇布冠繢緌諸侯之冠也蓋務為天子諸侯士庶之別而不知先王制冠禮之義所以同之於士庶者也

皇太子冠一

【原】周制天子之元子猶士也天下無生而貴者也（元子嗣子也無生而貴皆由下升明人有賢行著德乃得貴之）【原】家語冠頌曰公冠四加元冕祭其酬幣于賓則束帛乘馬王太子庶子之冠擬焉（按天子之元子猶士則天子之子雖早冠亦用士禮又曰王太子皇子亦擬諸侯四加若然諸侯之子不得四加也）【原】大戴禮遺禮曰太子既冠成人免于保傅則有司過之史有虧膳之宰太子有過史必書之 【增】荀子曰天子諸侯子十九而冠冠而聽治 匡衡疏適子冠於阼禮之用醴衆子不得與列所以貴正體明嫌也 漢景帝紀後三年正月皇太子冠賜民為父後者爵一級 【原】宣帝五鳳元年皇太子以正月冠賜丞相以下帛赦徒作杜陵諸王遣使行事 【增】元帝紀竟寧元年正月皇太子冠賜爵 【原】魏氏冠太子再加皇子王公嗣子乃三加（魏以為一加再加皆非禮也）冠諸王因漢遣使行事 晉惠帝為太子將冠武帝臨軒使兼司徒高陽王珪加冠兼光祿大夫屯騎校尉華廙贊冠（武帝冠太子冠訖皆即廟見斯亦擬在廟之儀） 泰始六年南宮王承年十五依舊應冠有司奏議禮十五成童國君十五而生子以明可冠之義又漢魏遣使冠諸王非古典於是制儀王十五而冠遂革使命咸寧二年秋閏九月遣使冠汝南王宗惠帝以正月丙午冠太子訖乃廟見懷帝亦以正月冠皇太子 宋冠皇太子及藩王以一加 齊武帝孫南郡王昭業冠從尚書令王儉議使太常持節一加冠大鴻臚為贊醮酒之儀國官陪位拜賀如常其日內外二品清官以上詣公車門集賀並詣東宮南門通牋別日上禮宮臣亦詣門稱慶如上臺之儀既冠之後剋日謁廟（儉議曰皇孫冠事歷代所無禮雖有嫡子無嫡孫然南郡王體自儲暉實惟國重元服之典宜異列蕃依於諸王則輕同於諸皇則重按士冠禮主人元冠朝服注主人冠者之父兄也尋其言父及兄則明祖在不為主也又春秋之義不以父命辭王父命則皇太子無專用之道宜使太常持節一加冠并醮立贊冠醮酒二辭不依蕃國詔可）祝辭曰皇帝使給事中太常武安侯蕭惠本加南郡王冠筮日戒賓肇加元服棄爾幼志從厥成德親賢使能克崇景福醮酒辭曰旨酒既清嘉薦既盈兄弟具在淑慎儀刑永永眉壽於穆斯寧明帝冠太子用正月 梁武帝天監十三年正月冠太子於太極殿脩前代之儀 【增】梁天監中臨軒冠太子舊制太子遠遊冠金蟬翠

緌纓詔加金博山　原後魏孝文帝冠皇太子恂於廟詔曰司馬彪漢志漢帝有四加冠一緇布二進賢三武弁四通天朕見家語冠頌篇四加冠公也家語孔子之言與正經何異諸儒忽司馬彪志致使天子之子而行士冠朕以爲有賓諸儒皆以爲無賓孔子所云斐然成章其斯之謂矣　北齊制皇太子冠則太尉以制幣告七廟擇日臨軒有司供帳於崇正殿中嚴皇太子空頂幘公服出立東階之南西面使者入立西階之南東面受詔入室盥櫛出南面使者進揖詣冠席西面坐光祿卿盥訖詣太子前設櫛使者又盥奉進賢三梁冠至太子前東面祝脫空頂幘加冠太子興入室更衣出又南面就席光祿卿盥櫛使者又盥祝脫三梁冠再加遠遊冠太子又入室更衣設席中楹之西使者揖就席南面光祿卿洗爵酌醴使者詣席前北面祝太子拜受醴即席坐祭之啐之奠爵降階復本位西面三師三少及在位羣官拜事訖又擇日會宮臣又擇日謁廟　隋制皇太子將冠前一日帝齋於大興殿太子與賓贊及預從官齋於正寢其日質明有司告廟各設筵於阼階帝衮冕即御座揖太子進升筵西向坐贊冠者坐櫛設纚賓盥訖初加緇布冠進設頍（丘癸切）纓賓揖太子適東序衣元衣素裳以出贊者又坐櫛賓進加遠遊冠改服訖賓又受冕太子適東序改服以出賓揖太子南面立賓受醴進筵前北面立祝太子拜受觶賓復位東面荅拜贊者奉饌於筵前太子祭奠禮畢降筵進當御東面拜納言承詔詣太子戒訖太子拜贊者引太子降自西階賓少進字之贊者引太子進立於庭東面諸親拜訖贊者拜太子皆荅拜與賓俱復位納言承詔降命令有司致禮賓又拜帝復降阼階下拜太子以下皆拜帝出更衣還宮太子從至閤因入見皇后而還　唐貞觀五年正月有司上書皇太子將冠禮宜用二月爲吉請遣官以備儀注太宗曰今東作方興恐妨農事令改用十月太子少保蕭瑀奏稱準陰陽家用二月爲勝上曰陰陽拘忌朕所不行若動靜必依陰陽不顧禮義欲求福祐其可得乎若所行皆遵正道自然當與吉會且吉凶在人豈假陰陽拘忌農時甚要不可蹔失　增唐永徽六年二月五日太子加元服賜酺三日爲父後者爵一級

開元八年正月十一日甲子太子加元服翼日乙丑謁太廟丙午宴百官太極殿制曰正於萬國祝以三加

唐志皇太子加元服司徒爲賓卿爲贊冠有司設御幄於太極殿展縣設案陳車輿皇帝服通天冠絳紗袍乘輿出自西房即御座侍中傳制至司徒前曰將加冠於某之首公其將事至卿前曰卿其贊冠賓再拜受制書

皇帝入自東房賓贊出以制書置於案引以幡節威儀鐃吹及九品以上皆詣東宮朝堂冠日宮臣皆朝服集重明門外宗正卿乘車承傳在位者再拜左庶子稱禮畢　宋祥符八年十二月戊寅承天節羣臣上壽是日皇子加冠司天言日煇珥直抱氣戊子集賢校理晏殊上皇子冠禮賦詔奬之　大觀二年八月詔詳皇太子冠禮十一月親製冠禮沿革十一卷政和四年二月二日禮制局定皇太子冠禮十七日癸酉行禮於文德殿掌冠以禮部尚書贊冠以鴻臚卿列黃麾細仗於殿廷皇太子初行欽安之樂作祝曰咨爾元子肇冠於阼筵日擇賓德成禮具於萬斯年承天之祜乃冠折上巾順安之樂作祝曰爰即令辰申加元服崇學以讓三善皆得副子一人受天百福乃冠遠遊冠懿安之樂作祝曰三加彌尊國本以正撫軍惟休有室大競懋昭厥德保茲永命乃冠袞冕成安之樂作敕戒曰事親以孝接下以仁遠佞近義祿賢使能古訓是式大猷是經　明會典皇太子冠禮洪武元年定命某官爲賓某官爲贊初加折上巾再加遠遊冠三加袞冕九旒禮畢入內朝見皇后明日謁廟成化十四年續定初加翼善冠再加皮弁三加九旒冕始加祝曰吉月令辰乃加元服懋敬是承永介景福再加祝曰冠禮申舉以成令德敬慎威儀惟民之式三加祝曰章服咸加飭敬有虔永固皇圖於千萬年醮祝曰旨酒孔馨嘉薦載芳受天之福萬世其昌又宣敕官宣敕戒曰孝事君親友于兄弟親賢愛民居仁由義毋怠毋驕茂隆萬世當日皇太子具冕服謁祭奉先殿詣太皇太后皇太后上及皇后前謝俱行五拜三叩頭禮次日早上陞殿百官稱賀就詣文華殿賀皇太子

皇太子冠二

【增】賦宋晏殊皇子冠禮賦曰玉英珠蕙之元既日角山庭之峻格漢幄增輝堯門有赫又曰亨期俯協冠禮斯陳睟華纓而粲粲峨爵弁以斌斌啓嘉會於中闈動懽聲於紫宸正容體兮道昭備服順辭令兮誼協成人載易考稱契黃離之元吉漢詩載美歌皓月之重輪觀吏牘以知遠朝寢門而竭忱

【增】制唐開成七年制曰史稱周誦之年傳記魯襄之禮粤若敬始謂之成人

【原】表宋謝莊慶皇太子元服上至尊表曰伏惟皇太子殿下明兩承乾元良作貳抗法廷身英華自遠樂以脩中禮以治外三善克懋德成敎尊今日昭辰顯加元服對靈祇之望儔上庠之歡率天罄世莫不戴躍　又皇

太子元服上皇太后表曰離景承宸樞光陪極毓問東華飛英上序樂正歌風司成頌德清明神鏡溫文在躬綠日簡辰顯備元服懋三王之敬燭少陽之重　宋孝武帝建平王宏冠表曰宏筮辰協吉擬禮備容資比成德允被休典　又廣陵王誕冠表曰臣誕年禮既升擇休申冠順彙有成服美任典

女笄

原周制女子許嫁笄而醴之稱字（許嫁已受納徵禮也笄女禮猶冠男也使主婦女賓執其禮）祖廟未毀教於公宮三月祖廟已毀則教於宗室（祖廟女高祖爲君者之廟以有緦麻之親就尊者之宮教之也教以婦德婦容婦功婦言宗室大宗子之家）公羊傳婦人許嫁笄而字之死則以成人之喪治之（謂不爲殤也晉僖公九年伯姬卒是也）雜記女雖未許嫁年二十而笄禮之婦人執其禮（雖未許嫁年二十亦爲成人矣禮之酌以成之言婦人執其禮明非許嫁之笄賈公彥曰許嫁笄當使主婦對女賓執其禮其儀如男子也又許嫁者用醴禮之不許嫁當用酒醮之殺其早得禮）燕則鬈首（旣笄之後去之也猶女有鬌紒也鬈音巨員切鬌丁果切）**增**家禮女子許嫁笄年十五雖未許嫁亦笄母爲主前期三日戒賓一日宿賓擇親姻婦女之賢而有禮者爲之陳設如冠禮厥明陳服（用背子冠笄）序立主婦如主人之位將笄者雙紒衫子房中南面賓至主婦迎入（不用贊者）賓爲將笄者加冠笄適房服背子乃醮乃字乃禮賓皆如冠儀

淵鑑類函卷一百七十五

禮儀部二十二（婚姻　同姓婚　辯婚　媒）

婚姻一

原釋名曰婚昏時成禮也姻女因媒也　爾雅曰女子子之夫爲壻壻之父爲姻婦之父爲婚　白虎通曰婚者謂昏時行禮故曰婚姻者婦人因夫故曰姻　周禮大宗伯以昏冠之禮親成男女（親其恩成其性）

增曲禮曰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非受幣不交不親故日月以告君齊戒以告鬼神爲酒食以召鄉黨僚友以厚其別也取妻不取同姓故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

原納女於天子曰備百姓於國君曰備酒漿於大夫曰備埽灑　曾子問孔子曰嫁女之家三夜不息燭思相離也取婦之家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三月而廟見稱來婦也擇日而祭於禰成婦之義也　郊特牲曰夫昏禮萬世之始也取於異姓所以附遠厚別也一與之齊終身不改故夫死不嫁男親迎男先於女剛柔之義也男女有別然後父子親父子親然後義生義生然後禮作禮作然後萬物安壻親御授綏親之也出乎大門而先男帥女女從男夫婦之義由此始也婦人從人者也幼從父兄嫁從夫夫死從子故婦人無爵從夫之爵坐以夫之齒

增昏禮不用樂幽陰之義也昏禮不賀人之序也（序猶代也）

原昏義曰昏禮者將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廟而下以繼後世也故君子重之是以昏禮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皆主人筵几於廟而拜迎於門外入揖讓而升聽命於廟所以敬慎重正昏禮也壻執雁入再拜奠鴈降出御婦車而壻授綏御輪三周先俟於門外婦至壻揖婦以入共牢而食合巹而酳所以合體同尊卑以親之也　儀禮婚有六禮納采（鄭注將爲婚必先媒通言乃使人納其采擇之禮用雁爲贄取陰陽往來之義也）問名（問名者將歸卜其吉凶）納吉（卜於廟得吉兆復使往告婚姻之事於是定也）納徵（白虎通納徵用元纁不用雁）請期（鄭注陽倡而陰和期日宜由夫家卜得吉日乃使人往告之）親迎（其納采問名請期並用雁也）

增儀禮曰昏禮納采用雁主人筵於戶西西上右几（主人女父也筵爲神布席也將以先祖之遺體許人故受於禰廟）使者至（使者夫家之屬若羣吏使往來者）擯者出請事入告主人迎於門外再拜賓不荅拜揖入（不荅拜者奉使不敢當其盛禮）賓升西階致命授於楹間賓降出主人降授老雁（老羣吏之尊者）賓執雁請問名主人許賓入授如初禮擯者出請醴賓主人徹几改筵（徹几改筵者鄉爲神今爲人）賓出主人送於門外納吉用雁如納采禮納徵元纁束帛儷皮如納吉禮（徵成也使使者納幣以成婚禮用元纁者象陰陽備也）請期用雁主人辭賓許告期

如納徵禮（主人辭者期日宜由夫家來也夫家必先卜得吉日乃使使者往辭即告之）昏辭曰吾子有惠貺室某也（吾子女父也某壻名）某有先人之禮使某也請納采（上某壻父名下某使名也）對曰某之子蠢愚又弗能教吾子命之某不敢辭（某女父名吾子謂使者）問名曰某既受命將加諸卜敢請女為誰氏（誰氏者謙也不必其主人之女）對曰吾子有命且以備數而擇之某不敢辭納吉曰吾子有貺命某加諸卜占曰吉使某也敢告（上某壻父名）對曰某之子不教惟恐弗堪子有吉我與在某不敢辭納徵曰吾子有嘉命貺室某也某有先人之禮儷皮束帛使某也請納徵對曰吾子順先典貺某重禮某不敢辭敢不承命請期曰吾子有賜命某既申受命矣惟是三族之不虞使某也請吉日（三族謂父昆弟己昆弟子昆弟不虞謂卒有死喪此三族皆服期期則踰年欲及今之吉也）對曰某既前受命矣唯命是聽曰某命某聽命於吾子（上某壻父名）對曰某固唯命是聽使者曰某使某受命吾子不許某敢不告期曰某日（某吉日之甲乙）對曰某敢不敬須　期初昏陳三鼎於寢門外（寢壻之室也）設洗於阼階東南饌於房中尊於室中北墉下篚在南實四爵合巹（合巹破匏也四爵兩巹凡六為夫婦各三酳）主人爵弁纁裳緇袘從者畢元端乘墨車（主人壻也大夫以上親迎冕服爵弁而纁裳元冕之次也袘謂緣墨車漆車士而乘墨車攝盛也）婦車亦如之有襜（士妻之車夫家共之大夫以上則自以車送之襜車裳幃周禮謂之容車）至於門外（婦家大門之外）主人筵於戶西西上右几（主人女婦也筵為神布席也）女次純衣纁袡立於房中（次首飾今時髲也純衣絲衣袡亦緣也）姆纚笄宵衣在其右（姆若今乳母宵讀為綃綺屬也姆在女右詔以婦禮）女從者畢袗元（袗同也上下皆元）主人迎於門外西面再拜賓答拜（賓壻也）主人揖入賓執雁從至於廟門揖入賓升北面奠雁再拜降出婦從降自西階主人不降送（賓升奠雁拜主人不答明主為授女耳）壻御婦車授綏姆辭不受（綏所以引升車曲禮曰僕人之禮必授人綏）婦乘以几姆加景乃驅御者代（乘以几者尚安舒也景制如明衣加之以為行道禦塵行車輪三周御者乃代壻）壻乘其車先俟於門外（門外壻家大門外）婦至主人揖婦以入及寢揖入升自西階贊告具揖婦即對筵坐皆祭三飯卒食贊洗爵酌三酳用巹乃徹媵餕主人之餘御餕婦之餘（媵女從者御壻從者）父醮子命之辭曰往迎爾相承我宗事勗帥以敬先妣之嗣若則有常子曰諾惟恐弗堪不敢忘命

原父送女命之曰戒之敬之夙夜毋違命（命舅姑之教命）母施衿結帨曰勉之敬之夙夜無違宮事（帨佩巾）庶母及門內施鞶申之以父母之命命之曰敬恭聽宗爾父母之言夙夜無愆視諸衿鞶（鞶囊也男鞶革女鞶絲示以衿鞶皆託戒使識之也）

增夙興婦沐浴纚笄宵衣以俟見（昏之明晨待見於舅姑寢門外）質明贊見婦於舅姑婦執笲棗栗升拜奠於席（笲竹器有衣者）舅坐撫之降受笲腶修升拜奠姑坐舉以授人贊醴婦席於戶牖間側尊甒醴於房中舅姑入室婦盥饋特豚（饋者婦道既成成以孝養）舅姑共饗婦以一獻之禮舅姑

先降自西階婦降自阼階（按之室使爲主明代已）歸婦俎於婦氏人舅姑饗送者以一獻之禮酬以束錦　若舅姑旣沒則婦入三月乃奠菜（奠采者以藿祭也菜蓋用菫三月一時婦道可成也）庶婦則使人醮之不饋　凡行事必用昏昕受諸禰廟辭無不腆無辱摯不用死皮帛必可制腊必用鮮魚用鮒必殽全　易曰咸亨利貞取女吉　**原**又曰姤女壯勿用取女　**增**詩序桃夭曰后妃不妬忌則男女以正婚姻以時國無鰥民也　**原**何彼穠矣美王姬也雖則王姬亦下嫁於諸侯車服不繫其夫下王后一等猶執婦道以成肅雍之德　**增**大明曰文定厥祥親迎于渭造舟爲梁不顯其光　韓奕曰韓侯迎止于蹶之里諸娣從之祁祁如雲韓侯顧之爛其盈門　左傳凡諸侯嫁女於敵國姊妹則上卿送之以禮於先君公子則下卿送之於大國雖公子亦上卿送之于天子則諸卿皆行公不自送於小國則上大夫送（尊不送卑大夫亦遣臣送之士則有司送之）　公羊傳紀履緰來逆女何以不稱使婚禮不稱主人（爲養廉遠恥也）然則何稱稱諸父兄師友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則其稱主人何辭窮也辭窮者何無母也（禮有母母當命諸父兄師友稱諸父兄師友以行宋公無母莫使命之辭窮故自命之自命之故不得不稱使也）然則紀有母乎曰有（以不稱使）有則何以不稱母母不通也（禮婦人無外事但得命諸父兄師友稱父兄師友以行耳）　**原**又曰女在其國稱女在塗稱婦入國稱夫人　**增**家語魯哀公問孔子曰男子十六而精通女子十四而化是則可以生民矣而禮必三十而有室二十而嫁豈不晚哉孔子曰夫禮言其極不是過也男子二十而冠有爲人父之端女十五許嫁有適人之道　又曰羣生閉藏乎陰而爲化育之始故聖人因時以合偶霜降而婦功成嫁娶者行焉冰泮而農桑起婚姻殺於此　夏小正記曰二月娶妻之時也周官媒氏仲春之月令會男女王肅以爲秋冬嫁娶之時也仲春期盡之時矣（肅據詩云三星在天三星爲參十月見東方）　**原**董仲舒曰聖人以男女當天地之陰陽天之道向秋冬而陰氣來向春夏而陰氣去是故古之人霜降而迎女冰泮而殺止與陰俱近與陽俱遠（通典）　**增**白虎通曰男子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何陽數奇陰數偶男長女幼者何陽道舒陰道促男三十筋骨堅彊任爲人父女二十肌膚充盛任爲人母合爲五十應大衍之數生萬物也　**原**又云天子諸侯一娶九女者何重國廣繼嗣也法地有九州承天之施無所不生一娶九女亦足承君之施九而無子百無益也　**增**後漢鄭衆百官六禮辭大略因於周制文皆封之先以紙封表又加以皂囊著箧中題檢文言謁表某君門下其禮物凡三十種各內有謁文外有贊文（禮物三十種即元纁羊雁等）　**原**崔駰婚禮結言曰乾坤其德恒

久不已爰定天綱夫婦作始乃降英媛有淑其儀姬姜是倂比則姚媯載納嘉贄申結誓禱　魏制諸侯娶妃以皮馬爲庭實加以大璋　晉太康八年有司奏王侯婚禮元纁束帛加璧乘馬大夫用元纁束帛加羊（奏曰古者以皮馬爲庭實天子加穀珪諸侯加大璋可依周禮改璧用璋其羊雁酒米元纁之禮並如故）諸侯婚禮加納采告期親迎各帛五匹及納徵馬四匹皆令夫家自備惟璋官爲具之　唐顯慶四年詔天下嫁女受財三品以上之家不得過絹三百匹四品五品不得過二百匹六品七品不得過百匹八品以下不得過五十匹皆充所嫁女資裝其夫家不受陪門之財（李義府奏）太極元年左司郎中唐紹上表曰士庶親迎之禮所以承宗廟事舅姑當須昏以爲期詰朝謁見往者下俚庸鄙時有障車邀其酒食以爲戲樂近日此風轉盛上及王公乃廣奏音樂多集徒侶遮擁道路留滯淹時邀致財物動踰萬計遂使障車禮貺過於聘財歌舞諠譁殊非助感請一切禁斷從之（唐通典）　陳祥道禮書曰婚有六禮納采問名同一使納吉納徵請期皆異使納采問名納吉請期以鴈贄納徵以圭璋皮幣曲禮曰日月以告君齊戒以告鬼神春秋之時楚公子聘於鄭曰告於莊共之廟而來鄭公子忽先配後祖君子譏之故士昏禮既納采問名然後歸卜於禰既卜然後納吉而卜常在告廟之日禮記曰卜郊受命於祖廟作龜於禰宮尊祖親考之義也鄭氏謂受命退乃卜卜婚之禮蓋亦如之然則告廟始於納采問名之後矣　又曰士昏贄用鴈者不以死贄亦攝盛也觀其所乘大夫之墨車所衣助祭之爵弁而女必次純衣纁袡腊必用鮮魚必殺全則攝贄以鴈不爲過也鄭氏曰用鴈取其順陰陽來往理未必然　又曰納徵元纁束帛儷皮如納吉禮鄭氏曰束帛十端也儷兩也執束帛以致命兩皮爲庭實皮鹿皮周禮曰凡嫁子娶妻入幣純帛無過五兩釋曰純實緇字士大夫乃以元纁束帛天子加以穀圭諸侯加以大璋然考之於史曰錦繡千純又曰文繡千純則純匹端也周禮所謂純帛乃匹帛也鄭改以爲緇誤矣匹帛無過五兩則庶人不必五兩大夫士不得過焉非謂庶人用緇大夫用元纁也先王之制婚禮其用財不過如此則婦之所飾可知矣以爲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廟下以繼後世而不在財也是以梁鴻鄙孟光之綺繡袁隗卻馬倫之奩裝後世之俗有以金幣相高蓋不知此　又曰婦於嫁夕次純衣纁袡厥明則纚笄宵衣以見舅姑者以盛飾可施於嫁夕不可施於厥明也見舅以棗栗見姑以腶脩以棗栗者天所產腶脩者人所成也見必立於堂下而拜於階上者立於堂下婦之所以

尊尊也拜於階上舅姑所以親親也若舅姑沒則有奠菜之禮　司馬光曰凡議婚當先察壻與婦之性行及家法勿苟慕富貴壻苟賢矣今雖貧賤安知異日不富貴乎苟爲不肖今雖富貴安知異日不貧賤乎婦者家所由盛衰也苟慕一時之富貴而取之彼挾富貴未有不輕其夫而傲其舅姑者養成驕妬之性異日爲患庸有極乎借使因婦財以致富依婦勢以取貴苟有丈夫之志氣者能無愧乎　又曰世俗好於襁褓童稚之時輕許爲婚亦有指腹爲婚者及既長或不肖無賴或有惡疾或家貧凍餒或喪服相仍或從宦遠方遂至棄信負約速獄致訟者多矣先祖太尉書曰吾家男女必俟既長議婚既通書不數月必成婚故終身無此悔乃子孫所當法也　又曰世俗貪鄙者將娶婦先問資裝之厚薄將嫁女先問聘財之多少是乃驅儈鬻奴賣婢之法豈得謂之士大夫婚姻哉　安定胡氏遺訓嫁女必須勝吾家勝吾家則女之事人必欽必戒娶婦必須不若吾家不若吾家則婦之事舅姑必執婦道　家禮曰男子年十六至三十女子年十四至二十身及主婚者無期以上喪乃可成昏　又曰親迎之禮近則迎於其國遠則迎於其館

婚姻二

原左傳楚公子圍聘於鄭且娶於公孫段氏既聘將以衆逆子產患之請墠聽命對曰圍布几筵告於莊共之廟而來若野賜之是委君貺於草莽也　又曰定公四年吳子及楚人戰於柏舉楚師敗績王奔鄖鍾建負季芉以從及寧將嫁季芉季芉曰所以爲女子遠丈夫也昔者鍾建負我矣以妻鍾建　增列女傳曰魯師春姜者魯師氏之母也嫁其女三往而三逐春姜問故以輕其室人也春姜召其女而笞之曰婦人以順從爲務貞愨爲首故婦事夫有五平旦纚笄而朝則有君臣之嚴沃盥饋食則有父子之敬報反而行則有兄弟之道必期必誠則有朋友之信寢席之交然後有夫婦之際　原又曰邵南申女者申人之女也既許嫁於豐夫家禮不備而欲迎之女曰夫家輕我遂不肯往夫家訟之於理女終以一物不具一禮不備守節持義必死不往　漢書曰陳平邑富人張負有女孫五嫁夫輒死平欲得之邑中有大喪平家貧侍喪以先往後罷爲助負既見之喪所隨平至其家家乃負郭窮巷然門外多長者車轍負以女孫妻平曰固有美如陳平而長貧賤者乎　又曰張耳大梁人也常亡命遊外黃外黃富人女甚美庸奴其夫亡抵父客父客謂曰必欲求賢夫從耳女聽

爲請浚嫁之女家厚奉給耳耳以故致千里客　又曰張放取皇后弟平恩侯許嘉女上爲放設供帳賜甲第充乘輿服飾時號爲天子取婦皇后嫁女　楚國先賢傳曰孫儁字文英與李膺俱娶太尉桓焉女時人謂桓叔元兩女俱乘龍言得壻如龍也　世說曰溫嶠從姑劉氏家值亂離唯有一女甚慧姑以屬嶠覓婚嶠自有婚意荅云佳壻難得但如嶠比云何姑荅云喪破之餘乞得粗相存活便足慰我餘年敢希汝比却數日嶠報姑云已得婚處門地粗可壻身不減嶠因下玉鏡臺一枚姑大喜既婚交禮女以手披紗扇大笑曰固疑是此老奴果如所疑玉鏡臺是嶠爲劉琨長史北征劉聰所得也　增南史韋放與吳郡張率皆有側室懷孕因指腹爲婚其後各產男女未及長成而率亡放爲徐州刺史時有貴族請婚者放曰吾不失信於故友乃以息岐娶率女又以女適率子時稱放能篤舊　北史崔巨倫有姊明慧有才行眇一目内外親族莫有求者其家議欲下嫁之巨倫姑趙國李叔眉妻也聞之歎慼曰吾兄盛德不幸早世肯令此女屈事卑族乃爲子翼納之時人歎其義識　唐王義方見異魏徵欲妻以夫人之姪辭不取俄而徵薨乃取之人問其故曰初不附宰相今感知己也（合璧事類）　唐潤州刺史韋詵有女擇所宜歸登樓見一人於園有所瘞藏訪諸吏吏曰參軍裴寬也詵問狀曰適有人以鹿爲餉不敢自欺故瘞之詵歎異引爲按察判官許妻以女歸語妻曰常求佳壻今得矣明日幃其族人使觀之寬時衣碧瘠而長人皆笑呼爲碧鸛雀詵曰愛其女必以爲賢公侯妻也何必以貌求人卒妻之　刺史杜廣初爲劉景殿卒景因問廣事所對曲有條章執廣手曰久負賢者告其妻曰我爲女求夫三年不覺廄中有騏驎也於是妻之（二條山堂肆考）　王鍔爲辛杲偏裨一日擊毬馳騁酣鍔向天呵氣高數丈若匹練上衡果謂妻曰此極貴相以女妻之（合璧事類）　楊玠娶博陵崔季讓女崔家圖籍萬卷玠成婚之後頗亦遊其書齋既而告人曰崔氏書被人盜盡曾不之知崔遽令檢之玠捫腹曰已藏之經笥矣（記纂淵海）　唐柳玭家訓曰東都仁和里裴尚書寬天后時宰相魏元同選爲壻未成婚而魏陷羅織家徙嶺表及將北還女已踰笄其家無以爲資擬下髮爲尼有一尼自外至曰女福豐厚必有令匹子孫將徧天下家人遂不敢議及至荊門則裴賫裝以迎矣今裴氏子孫蕃衍實天之報施也　唐孫泰姨老以二女託泰曰長女損一目汝可妻其女弟姨卒泰娶其姊或詰之曰人有廢疾非泰何適（山堂肆考）　五代和凝舉進士梁義成軍節度使賀瓌辟爲從事瓌與

唐莊宗戰於胡柳瓌敗脫身走獨凝隨之反顧見疑麾之使去凝曰丈夫當爲知己死吾恨未得死所耳豈可去也已而一騎追瓌幾及凝叱之不止即引弓射殺之瓌由此得免歸戒諸子曰和生忠義之士也後必富貴汝其謹事之因妻以女後官至太尉封魯國公　王克正仕南唐歸宋直舍人院及死無子惟一女十餘歲陳搏入弔出語人曰王氏女我雖不見其面觀其捧爐奉佛手相甚貴後數年陳晉公恕爲參知政事一日太宗問曰卿娶誰氏有幾子恕對曰臣無妻有二子太宗曰王克正江南舊族身後惟一女朕甚念之卿可作配恕不敢辭遂納爲室不數日封國夫人如陳之相（二條事文類聚）　王沂公曾初就殿試時已有盛名李文靖公沆爲相適求壻語夫人曰吾得壻矣乃舉公姓名曰此人今此不第後亦當爲公輔是時呂文穆蒙正家亦求姻於曾曾聞文靖之言曰李公知我遂從李氏（山堂肆考）　晏元獻殊判南京范仲淹權掌西監一日晏謂范曰吾一女及笄君爲我擇壻范曰監中有二舉子富皐張爲善皆可壻也晏曰然則孰優范曰富修謹張踈俊晏即取富皐爲壻後改名弼張爲善後改名方平　孫明復鬚鬢皓白李文定公迪願以弟之女妻之孫固辭文定曰吾女不妻先生不過一官人妻先生德高天下幸壻李氏榮貴莫大於此孫乃曰相女不以嫁公侯而固以嫁山谷衰老藜藿不充之人相國之賢古無有也予不可不成相國之賢名遂娶之　杜祁公衍少時客濟源有縣令能相人厚遇之與縣之大姓相里氏議婚不成衍亦別娶久之妻死令曰相里女子當作國夫人矣相里兄弟二人前却祁公議者兄也令召其弟曰秀才杜君人材足依也當以女弟妻之議遂定其兄尤之弟曰杜君令之重客令意其可違乎兄悵然曰姑從之俾教諸兒讀書耳祁公未成婚赴試京師登科相里之兄厚資往見公曰婚已定議其敢違某既出仕頗憂門下無與教兒讀書者爾凡遺悉却之相里之兄大慚以歸祁公以兩郊恩任相里之弟後官至員外郎（以上三條事文類聚）　杜祁公衍既貴有女其夫人鍾愛衍以文章器業無如蘇舜欽乃以女妻之（彙苑）　富文忠公常謂邵伯溫曰晚娶甚善可保養血氣專意學問吾年二十八登科後方娶先公先夫人時未第淩不許娶（事文類聚）　范文正公子純仁娶婦或傳婦以羅爲帷幔公不悅曰羅綺豈帷幔之物耶吾家素清儉安得亂吾家法持至吾家當火於庭　范蜀公鎮少學於鄉先生龐直溫直溫之子昉卒於京師公娶其女爲孫婦養其妻子終身（二條山堂肆考）　程明道顥十歲能爲詩賦羣居庠序中如老成人戶部侍郎彭思

永至學舍一見異之許妻以女（彙苑） 宋華陰呂公聘里中女既中第女家曰吾女聘而後盲敢辭呂曰既聘而後盲君不爲欺又何辭遂娶之生五男子皆中進士第其一人丞相汲公也（合璧事類） 宋劉廷式本田家子鄰舍翁有女約與爲婚契闊數年廷式登第歸鄰翁已死女因病雙瞽廷式使人申前婚女家辭以疾且以傭耕不敢姻士大夫廷式曰與翁有約豈可以翁死女疾而背之卒與成婚閨門極睦凡生數子廷式常坐小譴監司嘉其美行遂爲之闊略其後妻死哭之甚哀蘇軾高其行爲文以美之

婚姻三

原合好 和成（禮記昏禮者將合二姓之好 鄭康成曰媒之言謀也謀合異類使和成也） 附遠 厚別（郊特牲取於異姓所以附遠厚別也） 待禮 備物（詩綢繆束薪三星在天毛萇傳三星參也在天始見東方男女待禮而成若薪芻待人事而束也 一物不具一禮不備守節持義不往詳婚姻二） 親成 判合（周禮大司徒親成男女 又媒氏掌萬民之判男女成名已上皆書年月日以名焉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注泮半也得偶爲合主合其半成夫婦也） 委禽 贄雁（左傳鄭徐吾犯之妹美公孫楚聘之公孫黑又使強委禽焉 又崔駰婚禮文委禽奠雁配以鹿皮 下儀禮詳婚姻一） 結悅 施鞶（皇甫謐女怨詩婚禮既定婚禮臨成施衿結悅三命丁寧穀梁傳女嫁父戒之曰謹慎從爾舅之言母戒之曰謹慎從爾姑之言諸母施鞶申戒之曰謹慎從爾父母之言徐邈注鞶佩囊也紳帶也諸母爲施鞶帶又戒之也） 結褵 施衿（詩親結其褵九十其儀傳褵婦人之褘謂香纓也女將嫁母結褵而戒之也 下詳結悅注） 百兩 三周（詩之子于歸百兩御之毛傳兩乘也諸侯之子嫁于諸侯送迎皆百乘也 下昏禮詳婚姻一） 御輪 秣馬（上昏禮詳婚姻一 詩之子于歸言秣其馬） 宋子 齊姜（詩豈其取妻必齊之姜豈其取妻必宋之子） 取女 歸妹（易咸卦取女吉彖曰咸感也柔上而剛下二氣感應以相與 又歸妹彖辭愆期之志有待而行也） 相求 不賀（詩喓喓草蟲趯趯阜螽鄭箋草蟲鳴則阜螽躍而從之異種同類猶男女嘉時以禮相求呼也 下郊特牲詳婚姻一） 奠菜 采蘋（儀禮婦入三月乃奠菜祝稱婦之姓曰某氏來婦敢奠嘉菜於皇舅某子皇姑某氏婦拜扱地注奠菜以籩祭菜也蓋用堇扱地手至地也猶男子稽首 詩于以采蘋南澗之濱于以采藻于彼行潦鄭箋蘋之言賓也藻之言澡也婦人之行尚柔順貴潔清故取以爲戒） 爾室 我儀（詩宜爾室家又實維我儀） 彰物 告虔（左傳男贄大者玉帛小者禽鳥以彰物也女贄不過榛栗棗脩以告虔也） 匪寇 有客（易匪寇婚媾謂無寇難即往就婚也 禮賀娶妻曰聞子有客使某羞） 反馬 用羊（左傳既嫁三月而反馬 晉書羊者祥也然則婚者用羊漢末始也） 好逑 嘉禮（詩君子好逑注逑匹也 冠昏嘉禮） 新婚 舊姻（詩燕爾新婚又不思舊姻） 潘楊 劉范（潘岳作楊仲武誄曰潘楊之睦有自來矣 左傳劉氏范氏世爲婚姻） 朱張 王滿（侯景求娶於王謝梁武帝曰王謝門高非偶可於朱張以下訪之 齊沈約彈王源嫁女與滿璋男鸞文曰璋之下錢五萬源以所聘餘直納妾王滿連姻實駭物聽潘楊之睦有異於此）

增相攸 求助（詩爲韓姞相攸 禮記祭統國君娶夫人之詞曰請君之玉女與寡人共有敝邑事宗廟社稷此求助之本也） 乘龍 射雀（上桓焉事詳婚姻二 合璧事類唐高祖竇皇后父毅嘗謂妻曰此女有奇相何可妄與人因畫二孔雀於屏間請婚者射二矢陰約中目則得之射者闕數十皆不合高祖最後各中一目遂歸之） 跨鞍 牽絲（山堂肆考五代劉岳書儀令士族當婚之夕以兩椅相背置一馬鞍令婿坐其上飲以三爵女家禮人三請而後下謂之上高）

（唐又曰唐宰相張嘉貞有五女各持一絲在幔後令郭元振前牽之得者爲婦元振見絲有五色牽一紅絲遂得第三女）

葭莩　瓜葛（漢書董賢無葭莩之親葭蘆也莩者葦中白皮言其薄相附者世說相與以有瓜葛）

鳳占　龜卜（左傳齊懿氏卜妻敬仲占曰鳳凰于飛和鳴鏘鏘又晉獻公將納驪姬卜之不吉筮之吉卜人曰筮短龜長）

嘉禾　雙石（酉陽雜俎近代婚禮納采有合歡嘉禾阿膠九子蒲朱葦雙石綿絮長命縷乾漆九事膠漆取其固綿絮取其調柔蒲葦取其心可屈可伸嘉禾分福也雙石義在兩固也）

賣犬　牽羊（合璧事類吳隱之將嫁女謝石知其素貧遣女必當率薄乃令移厨帳助其經營使者至見婢牽犬賣之此外蕭然無辦山堂肆考南宋孔淳之與徵士王敬弘爲方外之交敬弘以女適淳之子尚以烏羊繫所乘車轅提壺爲禮至則盡歡共飲迨暮而歸）

提壺　刈帚（提壺爲禮詳上注　山堂肆考庾袞兄孤女名芳將適嫁袞刈荊條爲箕帚訓之）

結髮　繫臂（程伊川云古詩結髮爲夫妻只稱其幼小言初上頭時非謂合髻子也山堂肆考曰繫臂紗始於晉武帝選士庶女子有姿色者以緋綵繫其臂今定親之家亦有云繫臂者讀古事也杜牧之詩絳縷猶封繫臂紗）

王謝　朱陳（上見前朱張注徐州豐縣有朱陳村一村惟兩姓世爲婚姻）

奇表　良配（吳蒼梧太守甘公見陶謙有奇表許妻以女詳女壻類彙苑段儀云吾女志行不凡故詢訪以擇良配）

原**辭父母　遠兄弟**（丁儀婦賦曰惟女子之有行信異代之舛倫辭父母而言歸奉君子之清塵詩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鄭箋婦人有出嫁之道遠於親故禮緣人情使得歸寧也）

執巾櫛　備灑埽（左傳晉太子圉爲質於秦將逃歸謂嬴氏曰與子歸乎對曰子晉太子而辱於秦子之欲歸不亦宜乎寡君之使婢子侍執巾櫛以固子也從子而歸棄君命也不敢從亦不敢言杜預注嬴氏秦所妻子圉懷嬴也　下曲禮詳婚姻一）

奉清塵　委薄軀（曹植出婦賦云妾十五而束帶辭父母而適人以才薄而質陋奉君子之清塵又愍志賦云妾繼宗之陋女蒙日月之餘暉委薄軀於貴戚奉公子之裳衣）

增**連捲柳　納檳榔**（唐人婚禮多用百子帳其制捲柳爲圈以相連鎖可以張闔爲其圈之多多也故以百子總之非眞有百圈也　山堂肆考南蠻歌羅國其俗嫁娶者納檳榔或多至三百盤）

婚名族　慕著姓（彙苑唐李日知貴諸子方總角皆通婚名族時人譏之李懷遠與李林甫善常慕山東著姓爲婚姻引就清列）

第房望　求門甲（合璧事類唐初王妃主壻皆取當世勳貴名臣未嘗尚山東舊族後房元齡魏徵李勣復與婚故望不減然每秩第其房望雖一姓中高下懸隔李義府爲子求婚不得始奏禁焉其後天下衰宗落譜皆稱禁婚家益自貴　張說好求山東婚姻與張氏親者皆爲門甲四姓鄭氏不離滎陽岡頭盧澤底李土門崔皆爲顯族）

求小姓　妻貧士（山堂肆考吳虞翻與弟書曰吾子容當爲求婦其父如此誰肯嫁之遠求小姓足使生子天其福人不在貴族揚雄之才非出孔氏族世家法反生癡子　白屋貧士取富室劉純才女送烏瓚十事紙爲書劉大笑答以眞珠一升紫鴨千頭又使家僮撒錦花盈路厚大懃）

妻孝子　配名士（山堂肆考劉殷張宣子以女妻之戒其女曰劉殷至孝冥感才識超世終必遠到汝謹事之　合璧事類越州山陰吳氏女父母愛之謂必得名士方可爲配李夔之名聞朝廷擢高第遂以妻之）

拔小吏　娶瞽女（鄭康成別傳尚書左丞同縣張逸年十三爲縣小吏康成謂曰爾有贊道之質能爲書生以成爾志否對曰願之遂拔於其輩妻以弟女　劉廷式周恭叔皆娶雙瞽女詳婚姻二）

下鏡臺　還剪刀（上溫嶠事詳婚姻二　南史江祏求范雲女爲婚酒酣巾箱中取剪刀與雲曰且以爲聘雲笑受之至祏貴雲曰荊布之室理隔華盛因出剪刀還之祏更姻他族）

藕花愁　桃花笑（合璧事類曰漁隱叢話宋王氏女幼聰慧父母擇配未偶壯年不嫁作詠懷詩云白藕作花風已秋不堪殘睡更回頭晚雲帶雨歸飛急去作西窗一夜愁趙德麟方鰥居見此詩遂求婚人以爲此二十八字媒也　劉敞晚娶歐陽脩以詩戲之云仙家千載一何長浮世空驚日月忙洞裏桃花莫相笑劉郎今是老劉郎）

納小妹　娶小姨（又曰李行修娶王仲舒女其後女亡仲舒託行脩續親夢女曰可納小妹李遂續王氏婚　歐陽修與王拱辰皆薛簡肅奎壻脩先娶長女拱辰娶其次後脩再娶其妹故有舊女壻爲新女壻大姨夫作小姨夫之戲）

繫赤繩　遇綠衣（月下老人言囊中赤繩以繫夫妻之足雖仇家異域此繩一繫終不可易詳月

（老註蘘苑朱貞女嫁潘妨隨母出過婦衣重過後以明並日月句[illegible]晴斜張美男對岳重丘山遷詩妻即前過童也）

續弦膠　偷月斧（合璧事類曰有獻膠漢武帝者帝以續弦名續膠今取為續婚之[illegible]又曰王安石詩玉斧修成寶月團月邊仍有女乘鸞）

原共牢而食　合巹而酳（並昏禮詳婚姻一共牢是同一牲[illegible]合巹是瓠一瓢斷為兩杯以酌酒酳飲酒也）

男女以正　父子以親（詩序男女以正婚姻以時禮記昏義昏禮所以成男女之別立夫婦之義也男女有別而後夫婦有義夫婦有義而後父子有親父子有親而後君臣正故曰婚者禮之本也）

仲春成婚　霜降送女（周禮媒氏[illegible]仲春之月會合男女鄭注仲春陰陽交以成婚禮順天時也下詳婚姻一）

皆以秋冬　必用昏昕（聖證論嫁娶古人皆以秋冬詩東門之楊其葉牂牂毛萇傳男女失時不逮秋冬也儀禮昏禮凡行事必用昏昕鄭注用昕使也用昏婿也謹按遣使行元纁吉禮必用昕時親迎乃用昏時）

禮有四備　幣象五行（穀梁傳公如齊納幣納幣大夫之事也禮有納采有問名有納徵有告期四者備而後娶禮也公之親納幣非禮也故譏之周禮媒氏凡嫁子娶妻入幣純帛無過五兩鄭注納幣用緇婦人陰也凡娶禮必用其類五兩十端也必言兩者欲得其配合之名十者象五行十日相成也）

卜死議生　投心委命（詩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傳云必告父母廟[illegible]娶娶妻之禮議於生者卜于死者此之謂告傅休奕樂府男當進日女適人投心委命謹交身）

增立軺駢馬　羅帷寶扇（通典漢平帝詔光祿大夫劉歆等雜定婚禮四輔公卿大夫博士郎吏家屬皆以禮娶迎立軺駢馬注軺立乘小車也駢馬驪駕也王維詩羅帷送上七香車寶扇迎歸九華帳）

練裳竹笥　寶帳青廬（山堂肆考東漢逸民戴良有五女皆以練裳布被竹笥木屐遣之蘘苑[illegible]帳謂之寶帳北方用青布幔為室謂之青廬）

用吉不可　冒凶未聞（合璧事類曰五代唐明宗見鄭餘慶所為書儀有冥婚之制歎曰婚吉禮也用於死者可乎乃詔太常卿劉岳增損其書又曰張孝忠子茂宗尚義章公主母亡遺言丐成禮帝念孝忠功即日召爲左衛將軍許主下降蔣乂上疏以為墨縗禮本緣金革未有奪貴尚主者帝曰令俗借吉而婚不為少對曰俚室窮人子旁無至親乃有借吉以嫁不聞男冒凶而娶公主春秋尚少且待年不為晚又衡山公主既服除將下嫁于志寧曰服可以例除情不可以例改心喪成婚非人情所忍）

投卷得妻　因詩納婿（山堂肆考唐盧儲投卷[illegible]李翱尚書[illegible]長女年及笄見卷曰此人必為狀頭李聞之乃納為婿來年果狀頭及第作催妝詩曰昔年將去玉京遊第一仙人許狀頭今日已成秦晉會早教鸞鳳下妝樓合璧事類韓琦知中山李清臣謁見其姪吏報曰[illegible]句曰公子乘閑臥綺窗白衣老吏慢寒儒不知夢見周公否曾說當時[illegible]見詩曰吾知此人久矣竟有東牀之選）

假幣以聘　齋裝以迎（陳平貧張負乃假幣以聘予酒肉之資以內婦[illegible]氏女詳婚姻二）

姊妹妯娌　兄弟婚姻（合璧事類曰崔休[illegible]盧尚之長女[illegible]姊妹妯娌尚之感其義於是同日成婚[illegible]郭逵有二女長女妻崔浩次女復婚其弟賦詩曰兄弟婚姻無胥遠矣）

帝后戚屬　臺省姻聯（蘘苑竇威在唐帝書引入臥內謂曰昔周有八柱國吾與公家是也今我為天子而公為內史令[illegible]不等曰臣家在漢再為外戚至元魏三皇后今陛下龍興臣復以姻戚進夜懼不克任帝曰[illegible]東人與崔盧婚者猶自矜大公世為帝戚不亦貴乎[illegible]之進吏部尚書凡三娶皆山東舊族又與趙李氏合譜故臺省要職多族屬姻家）

女妻外甥　女嫁母黨（事文類聚曰王仙客劉振之甥也振有女曰無雙幼擇許婚振妻常呼仙客為王郎子又曰蘇洵女幼而好學能文適其母之兄程濬之子洵詩曰汝母之兄汝伯舅求以厥子來結姻鄉人嫁娶重母黨雖我不肯將安云）

坦腹女壻　接脚夫人（上詳壻類合璧事類唐白敏中始娶已朱紫矣當戲其妻曰接脚夫人）

姚合獎詩　劉昫愛才（蘘苑給事中姚合有詩名士多歸重李頻走千里丐其品題合大加獎提以女妻之合璧事類李象字昭文應進士登第[illegible]宰臣劉昫愛其才以猶女妻之）

蕭郎陸郎　七姨九姨（又曰蕭嵩與陸象先為僚婿宣州夏榮善[illegible]曰陸郎十年位極人臣然不及蕭郎一門盡貴事文類聚劉龍圖[illegible]未第前娶尚書趙晃）

（長女早亡有二妹皆未適人說而對曰君見已稱歎夫人復欲妻之使嫉妬通意劉曰若言武有之德則不敢爲婦如言爲列之州則庶可從命蓋劉意不欲七媵欲九媵也夫人曰詩云譚讓上嫡劉鄭及第豈得便嫁劉人家女劉曰非敢有辭但七媵皆捐寒門薄遂娶九媵後生七子幾就皆至大官七媵後適闕生孫治家嚴劉氏養之時身）原三日不舉樂　三夜不息燭（並禮記詳婚姻一）

天子嫁女　皇后娶婦　禮天子娶婦　皇后嫁女（畫苑唐中宗時蕭至忠以女妻韋后舅崔從禮子帝主蕭后主崔時謂天子嫁女皇后娶婦　合璧事類宋英宗於仁宗爲從子宣仁后於光獻爲甥自幼同養禁中溫成有寵英宗遂還宮邸宣仁亦歸其家治溫成薨仁宗謂光獻曰吾夫婦老無子舊養十三滔滔各已長立朕爲十三主婚后相嫁娶十三英宗行第滔滔宣仁小字也時宮中謂天子娶婦皇后嫁女）

婚姻四

原陰禮（周禮以陰禮教親則民不怨注陰禮男女之禮也昏姻以時則男女不怨）大綱（王吉以夫婦爲人倫之大綱夭壽之萌世俗婚太早未知爲人父母之道而有子故人多夭）思義（郊特牲婚禮不用樂幽陰之義也注欲令子婦深思其義）遠恥（公羊傳婚禮不稱主人遠恥也）授室（郊特牲舅姑降自西階婦降自阼階授之室也）繫纓（曲禮女子許嫁纓注繫纓示有從人）

禮物（後漢禮物以元纁羊雁清酒白酒粳米稷米蒲葦卷柏嘉禾長命縷膠漆五色絲合歡鈴九子墨金錢祿得香草鳳凰舍利獸鴛鴦受福獸魚鹿烏九子婦陽燧鑽言物之所象者元象天纁法地羊者祥也雁而不黨雁則隨陽清酒降福白酒歡之由粳米養食稷米粢盛蒲衆多性柔葦柔之久卷柏屈卷附生嘉禾須祿長命縷縫衣延壽膠漆合異類內外光好五色絲章采屈伸不窮合歡鈴音聲和諧九子墨長生子孫金錢和明不止祿得香草爲吉祥鳳凰雌雄伉合舍利獸廉而謙鴛鴦飛止須匹鳴則相和受福獸體恭心慈魚處淵無射鹿者祿也烏知反哺孝於父母九子婦有四德陽燧成明安身又有丹爲五色之榮青爲色首東方始）戒命（儀禮父送女命之曰戒之敬之詳婚姻一）近日（禮吉事卜先近日）及時（男女得以及時）嘉耦（左傳嘉耦曰妃怨耦曰仇）正室（禮雖老而納正室）

造端（禮造端乎夫婦）重責（本于婚姻以著代重責婚姻焉）男先女（男子親迎男先於女剛柔之義）女從人（女子從人曰婦）娶巫家（漢黃霸爲陽夏游徼與善相者共載見一婦人相者曰此婦人當富貴霸推問乃鄉里巫家女也遂娶之後位至丞相）娶高國（左傳齊伐晉夷儀敝無存之父將室之辭以與其弟曰此役也不死反必娶於高國高國貴族也）執俎豆（韓延壽爲潁川定嫁娶喪祭儀品令文學校官諸生皮弁執俎豆爲吏民行嫁娶禮）用皮馬（晉所司奏婚禮大婚用元纁束帛加圭馬二駟王侯元纁束帛加璧乘馬大夫元纁束帛加羊古以皮馬爲庭實天子加穀圭諸侯加大璋）欲繁息（漢惠詔女子十五以上至三十不嫁五算欲人繁息句踐令國中女子十七不嫁罪父母）恐遲暮（離騷恐美人之遲暮及年歲之未晏）求繫援（國語晉叔將取於范氏叔向曰盍已乎曰欲爲繫援焉它日訴於范獻子曰不吾敬也獻子執而紡於庭之槐叔向過之曰盍爲我請乎叔向曰求繫既繫矣求援既援矣欲而得之又何請焉）共慶會（晉王彪之曰賀娶妻者是因酒食而有慶語懸謂無直相賀之禮而有禮賦共慶會之義顯婚姻）斂錢助（阮修居貧年三十未有室王敦等斂錢爲助皆名士也有求入錢不得者）省俸賑（任延爲九眞太守駱越俗無嫁娶禮延令男年二十至五十女年十五至三十相匹配貧無聘財者令長吏已下省俸祿）鹿皮爲禮（古史考嫁娶以鹿皮爲禮）皮帛可制（儀禮婚禮皮帛必可制鄭注皮帛儷皮束帛也）四爵合巹（儀禮昏禮注巹破匏也四爵兩巹凡六爲夫婦各三酳一升曰爵）三王陶匏（郊特牲三王作牢用陶匏鄭注太古無共牢之禮三王之世作之而用太古之器重夫婦之始也）執贄相見（又云執贄以相見敬章別也鄭注言不敢相褻也贄所奠之雁也）執笄以見（禮記昏義婦執笄棗栗腶脩以見謂婦見舅姑之禮笄竹器盛棗栗者）諸娣如

雲（大雅諸娣從之祁祁如雲韓侯顧之爛其盈門）其從如水（詩齊子歸止其從如水傳如水喻衆也）皇駁其馬（東山篇之子于歸皇駁其馬傳黃白曰皇駵白曰駁鄭箋謂始嫁時車服之盛也）饋以特豚（禮記昏義舅姑入室婦以特豚饋明婦順也鄭注以饋明婦順者供養之禮主於孝養也）春以嘉姻（潘岳懷舊賦余總角而獲見承戴侯之清塵名余以國士眷余以嘉姻）聘以萬金（漢舊儀皇帝聘皇后以金萬斤）懸蘿附松（丁儀寡婦賦如懸蘿之附松）慶雲光覆（潘岳寡婦賦伊女子之有行兮爰奉嬪于高族承慶雲之光覆荷君子之惠渥）送姜于讙（穀梁傳齊侯送姜氏于讙禮送女父不下堂母不出祭門諸母兄弟不出闕門送女踰境非禮也）娶于塗山（書娶于塗山辛壬癸甲）燕婉之求（詩新臺篇）秦晉之匹（左傳秦晉匹也何以卑我）荒政多婚（周禮荒政十曰多婚注荒年不備禮婚姻也古者國有凶荒則殺禮而多婚會男女之無室家者所以蕃育人民）苛政禁賀（漢宣帝詔郡國二千石或擅為苛政禁人嫁娶不得具酒食相賀由是廢鄉黨之禮令民無所樂非所以導民也其勿行苛政）遂人樂擾（周禮遂人以樂婚擾甿注田甿勸婚姻也）長吏配嫁（晉書武帝制女年十七父母不嫁使長吏配嫁）【增】桂近嫦娥（合璧事類裴筠娶蕭安女言定未幾擢第羅隱贈詩云細看月輪還有意定知青桂近嫦娥）鸞鳴相府（韓愈送陸暢詩舉舉江南子各以能詩聞一來取高第官佐東宮軍迎婦丞相府誇映秀士羣鸞鳴桂樹間觀者何紛紛）碧雞蓮幕（蔡君謨娶葛常之祖姑清源君已而赴漳南幕常之曾祖通議贈詩云藻思舊傳青管夢哲科新試碧雞才作依仲寶蓮花幕更下溫郎玉鏡臺）甲帳繡襦（文簫抵山西睹一姝歌曰若能相伴陟仙壇應得文簫駕彩鸞自有繡襦并甲帳瓊臺不怕雪霜寒）里民破酒（孔帖韋宙為永州刺史初里民婚出財會賓客號破酒晝夜集多至數百人力不足則不迎宙至始革其俗）障車邀食（唐紹上言士庶親迎之時有障車邀其酒食以為戲樂多集徒侶遮擁道路請禁之）夢壻密州（事文類聚蘇軾曰予為密州王子立未嘗相識忽告同舍生曰吾夢為密州壻何也已而果以子由女妻之）夢婦始生（異苑云崔元綜娶婦吉日已定忽夢人云此家女非君婦君之婦今日始生）

【原】溫如蒲葦　固以膠漆（崔駰婚禮文）　一與之齊終身不改（見禮記郊特牲鄭注齊或為醮）　布幣五兩　御輪三周　婚以禮成　妻由義合　是稱家事　必慎令儀　衿鞶展慶　榛栗告虔　女既辭家　婦將授室　人倫所貴　伉儷斯重　體齊一行　義存偕老　婚惟著代　禮貴及時　聘則為妻　廟見為婦　遵附遠之文　卜先近之日　桃李恐失當年　榛栗遂移他族　既繫許嫁之纓　遂執告虔之贄　形分一氣乾坤為八卦之門　人列三才夫婦為五倫之首

婚姻五

【詩】後漢秦嘉述婚詩曰羣祥既集二姓交歡敬茲新姻六禮不愆羔雁總備玉帛戔戔君子將事威儀孔閑猗兮容兮穆矣其言　又曰紛彼婚姻禍福之由衛女興齊褒姒滅周戰戰兢兢懼德不仇神啓其吉果獲令攸我之愛矣荷天之休　晉張華感婚詩曰駕言遊東邑東邑紛攘攘婚姻及良時嫁娶避當梁窈窕出閨女燕婉姬與姜素顏發紅華美目流清揚韡韡衆親盛於我猶若常譬彼暮春草榮華不再陽　梁何遜看新婚

詩曰霧夕蓮出水霞朝日照梁何如花燭夜輕扇掩紅粧良人復灼灼席上自生光所悲高駕動環珮出長廊 劉瑗詠左右新婚詩曰小史如初日得婦類行雲琴聲妾曾聽桃子婿經分娥眉參意畫繡被共籠薰偏增使君妬無趣遣相聞 陳周弘正看新婚詩曰莫愁年十五來聘子都家婿顏如美玉婦色勝桃花帶啼疑暮雨含笑似朝霞暫却輕紈扇傾城判不賒 唐楊師道初宵看婚詩曰洛城花燭動戚里畫新娥隱扇羞應慣含情愁已多輕啼濕紅粉微睇轉橫波更笑巫山曲空傳暮雨多 褚亮詠花燭詩曰蘭逕香風滿梅梁曖日斜言是東方騎來尋南陌車靨星臨夜燭眉月隱輕紗莫言春稍晩自有鎮開花 陳子良七夕看新婦隔巷停車詩曰隔巷遙停幰非復為來遲只言更尚淺未是渡河時 鄭翼看新婦詩曰初笄覯桃李新粧應摽梅疑逐朝雲去翻隨暮雨來雜珮含風響叢花隔扇開姮娥對此夕何用久徘徊 李百藥戲贈潘徐城門迎兩新婦詩曰秦晉稱舊匹潘楊有世親三星宿已會四德婉而嬪雲光鬢裏薄月影扇中新年華與粧面共作一芳春 鄭軌觀兄弟同夜成婚詩曰棠棣開雙萼夭桃照兩花分庭合珮響隔扇偶粧華迎風俱似雪映綺共如霞今宵二神女并在一仙家 增梁沈約詠少年新婚詩曰山陰柳家女薄言出田墅手容好姿顏便僻巧言語紅輪映早寒畫扇迎初暑錦履並花紋繡帶同心苣羅襦金薄廁雲鬢花釵舉我情已鬱紆何用表崎嶇託意眉間黛申心口上朱莫爭三春價坐喪千金軀盈尺青銅鏡徑寸合浦珠無因達往意欲寄雙飛鳧裾開見玉趾衫薄映凝膚羞言趙飛燕笑殺秦羅敷自顧雖悴薄冠蓋曜城隅高門列騶駕廣路從驪駒何慙鹿盧劒詎減府中趨還家問鄉里詎堪持作夫 唐張說送人成婚詩曰婚禮知無貿承家歎有輝親迎驥子躍吉兆鳳雛飛溫席開華扇梁門換聚衣遙思桃李日應賦採蘋歸 孟浩然送桓子之郢成禮詩曰聞君馳綵騎躞蹀指荊衛為結潘楊好言過鄢郢城摽梅詩有贈羔雁禮將行今夜神仙女應來感夢情 岑參送陝縣王主簿赴襄陽成親詩曰六月襄山道三星漢水邊求凰應不遠去馬贐須鞭野店愁中雨江城夢裏蟬襄陽多故事為我訪先賢 杜甫李監宅詩曰尚覺王孫貴豪家意頗濃屏開金孔雀褥隱繡芙蓉且食雙魚美誰看異味重門闌多喜氣女壻近乘龍 王昌齡蕭駙馬花燭詩曰青鸞飛入合歡宮紫鳳銜花出禁中可憐今夜千門裏銀漢星回一道通 盧綸送黎兵曹往陝結親詩曰郎馬兩如龍春朝上路逢鴛鴦初集水薜荔欲依

松步帳歡聲韓粧臺燭影重何言在陰者得是戴侯宗（所嫁師府從事女弟）又王訐事駙馬花燭詩曰萬條銀燭引天人十月長安半夜春步障三千隘將斷幾多珠翠落香塵　比翼和鳴雙鳳凰欲棲金帳滿城香平明却入天宮裏日氣曈曨五色光　徐安期催粧詩曰傳聞燭下調紅粉明鏡臺前作好春不須滿面渾粧却留著雙眉待畫人　唐雲安公主下嫁詔陸暢作催粧詩曰雲安公主貴出嫁五侯家天母親調粉日兄憐賜花催鋪百子帳待障七香車借問粧成未東方欲曉霞　內人以暢吳音捷才以詩嘲之曰十二層樓翠倚空鳳鸞相對立梧桐雙成走報監門衛不許吳歈入漢宮（或云宋若昭姊妹作）暢酬曰粉面仙郎選正朝偶逢秦女學吹簫須教翡翠聞王母不奈烏鳶噪鵲橋（六宮稱誦大咍賜宮錦[illegible]山[illegible]陸玉各一）白居易議婚詩曰天下無正聲悅耳即爲娛人間無正色悅目即爲姝顏色非相遠貧富則有殊貧爲時所棄富爲時所趨紅樓富家女金縷繡羅襦見人不斂手嬌癡二八初母兄未開口已嫁不須臾綠窗貧家女寂寞二十餘荊釵不直錢衣上無真珠幾閒人欲聘臨日又踟躕主人會良媒置酒滿玉壺四坐且勿飲聽我歌兩途富家女易嫁嫁早輕其夫貧家女難嫁嫁晚孝於姑聞君欲娶婦娶婦意何如　又朱陳村詩曰徐州古豐縣有村曰朱陳去縣百餘里桑麻青氛氳縣遠官事少山深人俗淳有財不行商有丁不入軍家家守村業頭白不出門生爲陳村民死爲陳村塵田中老與幼相見何欣欣一村惟兩姓世世爲婚姻親疏居有族少長遊有羣黃雞與白酒歡會不隔旬生者不遠別嫁娶先近鄰死者不遠葬墳墓多遶村既安生與死不苦形與神所以多壽考往往見元孫　宋徐鉉陳侍郎宅觀花燭詩曰今夜銀河萬里秋人間織女嫁牽牛珮聲寥亮和金奏燭影熒煌映玉鉤座客亦從天子賜更籌須爲主人留世間盛事君知否朝下鸞臺夕鳳樓　明宋濂送編脩張藻仲還家畢姻詩曰少年歸娶奏金鑾喜得天顏一笑看紅錦裁雲朝奠雁紫簫吹月夜乘鸞靈椿堂上承中饋寶鏡臺前結合歡從此梅花消息好青綾不似玉堂寒

【賦】後漢蔡邕協和婚賦曰惟情性之至好歡莫偉乎夫婦受精靈之造化固神明之所使事深微以元妙實人倫之肇始考邃初之原本覽陰陽之綱紀乾坤和其剛柔艮兌感其脢腓葛覃恐其失時摽梅求其庶士惟休和之盛代男女得乎年齒婚姻協而莫違播欣欣之繁祉良辰既至婚禮以舉二族崇飾威儀有序嘉賓僚

黨祁祁雲聚車屐照路驂騑如舞旣臻門屏結軌下車阿傅御竪雁行蹉跎麗女盛飾曄如春華　魏陳王曹植感婚賦曰陽氣動兮淑清百卉鬱兮含英春風起兮蕭條蟄蟲出兮悲鳴顧有懷兮妖嬈用搔首兮屛營登清臺以蕩志伏高軒而遊情悲良媒之不顧懼歡媾之不成慨仰首而太息風飄飄以動纓　晉張華感婚賦曰方今歲在巳巳將次四仲婚姻者競赴良時槃麗之觀相繼於路嫁娶之會不乏乎目乃作感婚賦曰彼婚姻之俗忌惡當梁之在斯逼來年之且至迨星紀之未移窈窕初茂玉質始盛容華外豐心神內正接軫連騎騰騰習習充街塞里曄曄曜曜城邑相麗妾之締約兮遘髣髴以感心怨佳人之幽靜兮恨防檢之高深

原箴晉摯虞新婚箴曰今在哲人室家不造結髮之麗不同偕老旣納新配內芬外藻厚味腊毒大命將夭色不可躭命不可輕君子是憚敢告後生　潘岳替摯虞新婚箴曰先王制禮隨時爲正俯從企及豈乖物性女無二歸男有再聘女實存色男實存德德在居正色在不惑新舊兼弘義申理得然性情之際誠難處心君子過處爰獻明箴防微測顯文麗旨深敬納嘉誨歆酬德音　王廙婦德箴曰團團明月魄滿則缺亭亭陽曄曜過則逝天地猶有盈虧況華艷之浮華是以淑女鑒之戰戰乾乾相彼七出順此話言懼茲屋漏畏斯新垣在昧無愧幽不改度

原啓梁劉孝儀爲王儀同謝國姻啓曰即日主書王靜民宣敕安吉主降嬪臣第二息實臣素里庸族蓬衡賤品事隔伊縉之禮望絕下嫁之姬而聖慈猥洽皇姻曲遠荆布陋飾已膺凡獎負薪微胄復降肅雝頻煩叨荷外內榮抃

原敎梁簡文帝資遣孔燾二女敎曰夫思人生至輕事惟悼往表閭式墓義匪字孤至如游殷之息見撫張旣橋元之子受託魏王斯故美在令終愛兼身後故無錫令孔燾經術弘長志履貞槩遊處積年一朝長往聞其在室二女並未有行可廣訪姻家務求偶對

增疏宋丁騭疏曰臣竊聞近年進士登科娶妻論財全乖禮義衣冠之家隨所厚薄則遣媒妁往返甚于乞丐小不如意棄而之他市井駔儈出捐千金則貿貿而來安以就之名掛仕版身被命服不顧廉恥自爲得計玷辱恩命虧損名節莫甚于此箠仕之初已爲汚行推而從政貪墨可知臣欲乞下御史臺嚴行覺察如有似此

之人以典法從事庶幾淳厚風教以懲曲士

〔增〕〔戒〕宋鄧雍女戒曰婦道之常順惟厥正是曰天明是其帝命嘉爾婉娩克安爾親往之爾家克施克勤爾順維何無違夫子無然皋皋無然訿訿彼是而違爾焉作非彼舊而革爾焉作儀（改舊乃汝妄正制度）惟非惟儀女生則戒王姬肅雍酒食是議貽爾五物以銘爾心錫爾佩巾墨子誨言銅爾提匜謹爾賓薦玉爾奩具袁爾藻絢枕爾文竹席爾吳莞念爾書訓思爾退安彼實有室爾勿從室（不得從而有其室也）遜爾提提（提提安也）爾生引逸

同姓婚

〔原〕辨姓（左傳齊東郭偃對崔武子曰男女辨姓）去姓（坊記以此坊民魯春秋猶去夫人之姓曰吳其死曰孟子卒注同姓故也）不蕃（傳男女同姓其生不蕃）無義（禮無別無義禽獸之道）不避宗（左傳盧蒲癸臣子之妻之慶舍之士曰男女辨姓子不辟宗何也曰宗不余辟余獨焉辟之賦詩斷章余取所求焉惡識宗注子之慶舍言已有求於慶氏不能復顧禮如賦詩者取其一章而已）不書姓（傳曰昭公娶于吳故不書姓）儒不違禮（司空陳萊曰王基當世大儒而不違禮為子納司空王沈女以姓同源異）君不知禮（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孔子曰知禮司敗曰君娶于吳為同姓謂之吳孟子君而知禮孰不知禮）異源而娶（王莽取王咸女以為源異不同而娶之）不知則卜（禮娶妻不娶同姓故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內官不及同姓（子產曰僑聞之內官不及同姓其生不殖美先盡矣則相生疾君子是以惡之）出嗣而婚本族（魏志陳矯本劉氏子出嗣舅氏而婚本族徐宣每非之太祖惜其材乃下令曰喪亂前事一切勿論）〔增〕男女不及（國語晉司空季子曰同德則同姓同姓雖遠男女不相及異德則異姓異姓雖近男女相及也）崔盧非古（文中子曰任薛王劉崔盧之婚非古也何以譜注任薛同出黃帝王劉同出舜崔盧同出于帝嚳）

辭婚

〔原〕非耦（左傳公之未昏于齊也齊侯欲以文姜妻鄭太子忽忽辭曰人各有耦齊大非吾耦也）亂倫（陸玩為侍中司空見曄尚書僕射錄尚書事父英高平相玩子納尚書令王導初至江左請婚于陸陸曰培塿無松柏薰蕕不同器玩不為亂倫之始）陳結婚（桓階字伯緒劉表欲妻之以姪女階自陳結婚處拒不受）辭與弟（詳婚姻四）不疑固辭（漢雋不疑為京兆尹大將軍欲以女妻之固辭）公明不娶（典略中官常侍唐衡欲以女妻汝南傅公明公明不娶轉以女妻荀彧彧父緄慕衡勢以彧娶之為論者所譏裴松之云時閹豎用事四海屏氣尤懼唐衡威權莫二順則六親以安違則大禍立至斯以存易亡之由昔蔣詡姻於王氏無損清高之操緄之此婚庸何傷乎）王謙不許（後漢王謙為何進長史以謙名公之胄欲與為婚見其二子使擇焉謙不許）張範不受（魏志張範字公儀袁隗欲以女妻範範辭不受）辱孫權使（孫權遣使為子索關羽女羽罵辱其使不許婚）嘉不疑傳（楊駿欲以女妻鄭默默辭曰每讀雋不疑傳嘉之）不結高門（魏志賈詡嫁妻不結高門天下論智計者歸之）不肯易妻（宋弘事詳公主）悔婚（王裒字偉元與管彥為友約男女為婚彥後葬父於洛陽裒遂別嫁其女謂彥弟馥曰昔嫁姊妹皆遠吉凶隔絕今賢兄葬父洛陽則京邑之人豈吾結好之意哉馥曰嫂是齊人也當還齊裒曰豈有葬父洛陽而隨妻還齊如此去就復何婚之有）諫婚（晉劉實妻卒華氏將以女妻實弟智諫曰華家貪黷必汙門戶

（實辭不得已竟婚丞生子夏實後坐夏受略免官憲之為大司農又以夏實犯罪免官）

〔增〕**不婚匪類**（天中記王元規八歲而孤兄弟三人隨母依舅氏往臨海郡時年十二郡土豪劉瑱資財巨萬欲妻以女母以其兄弟幼弱欲結強援元規泣請曰因不失親古人所重豈得苟安異壤輒婚匪類母感其言而止）

追還在途（山堂肆考袁術為子娶呂布女後布怨術女已在途追還絕婚）

不婚謝裒（天中記諸葛恢大女適庾亮兒次女適羊楷亮子被蘇峻害改適江虨恢兒娶鄧攸女于時謝尚書裒求其小女乃云羊鄧是世親江家我顧伊庾家伊顧我我不能復與謝裒兒婚）

不婚桓溫（山堂肆考王述子坦之為桓溫長史溫欲為子求婚於坦之及還省父述愛坦之雖長大猶抱置膝上坦之因言溫意述大怒遽排下曰汝竟癡耶詎可以女妻兵）

江湛志義（宋書江湛為義康司徒主簿司空檀道濟為子求婚不許義康有命又不從時人重其志義）

江蒨方雅（梁書江蒨方雅有風格僕射徐勉權重唯蒨及王規與抗禮勉因門客翟景為子繇求婚於蒨蒨不答景再言之乃杖景四十由此與勉忤）

伯奮拒婚（齊書王秀之字伯奮臨沂人褚淵見秀之正潔欲與結婚秀之不肯以此頻為府外兵參軍）

叔通辭命（齊春秋桓闓字叔通太祖輔政使褚淵致意為子晃求婚闓不敢聞命曰辭霍不婚常所嘉挹齊大非耦所以不敢聞命）

恐呼白侯（山堂肆考唐白敏中為相嘗欲以進士侯溫為婿其妻盧氏曰己既姓白又以侯氏子為婿必為人呼作白侯耳敏中乃止）

託賦鷄子（合璧事類高越燕人舉進士文價藹然鄂帥李簡賢之將妻以女越賦鷄子詩一絕書於壁不告而去詩云雪爪星眸衆所歸摩天專待振毛衣虞人莫漫張羅網未肯平原淺草飛）

媒

〔原〕**匪斧**（詩析薪如之何匪斧弗克娶妻如之何匪媒弗得）

因針（淮南子線因針而入不因針而急女因媒而嫁不因媒而親）

夢冰人（晉索紞字叔徹有孝廉令狐策夢立冰上與冰下人語紞曰冰上為陽冰下為陰陰陽事也士如歸妻迨冰未泮婚姻事也君在冰上與冰下人語為陽語陰媒介事也君當為人作媒冰泮而成婚會太守田豹因為子求張氏女仲春成婚）

侯元鳥（禮仲春之月元鳥至祀高媒注元鳥燕也燕以求巢室有嫁娶之象媒氏為候也）

無媒不交（禮男女無媒不交）

因媒而嫁（詳上）

〔增〕**知名**（曲禮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

掌判（周禮地官媒氏掌萬民之判）

通辭（儀禮注未行納采已前男父先遣媒氏通辭女氏取陽唱陰和之義）

導言（楚辭理弱而媒拙兮恐導言之不固）

麴糵（周禮注媒謀也謀合異類使和成今齊人名麴麩曰媒是也）

薑桂（合璧事類宋玉因楚襄王待之無以異讓其友其友曰夫薑桂因地而生不因地而辛婦人因媒而嫁不因媒而親子之事王未耳何怨於我）

拙媒（楚辭見上）

鴆媒（楚辭余令鴆為媒兮）

蹇脩為理（離騷經吾令豐隆乘雲兮求宓妃之所在解佩纕以結言兮吾令蹇脩以為理注蹇脩伏羲之臣）

良媒接歡（洛神賦無良媒以接歡兮）

不與交禮（家語孔子之郯遇程子于途顧為子路曰取束帛以贈先生子路對曰由聞士不中間不見女無媒君子不與交禮）

不專嫁娶（白虎通男不專娶女不專嫁必由父母須媒妁何遠恥防淫佚也）

月老主婚（續幽怪錄韋固少未娶旅次宋城遇老人倚囊而坐向月檢書因問之答曰此幽冥之書固曰然則君何主曰天下之婚姻耳因問囊中赤繩曰以繫夫婦之足見君妻乃此店北賣菜陳嫗女固遂之宋市見嫗抱二歲女來陋老人指示固怒磨小刀付奴翊日刺于稠人中傷眉間後十四年固以父蔭參相州軍事刺史王泰妻以女女年十六容色端麗眉間常貼花鈿逼問之曰妾郡守之猶子也父卒于宋城時方襁褓乳母鬻蔬以給朝夕嘗抱於市為賊所刺之痕尚在故貼花鈿盡言與老人答問并磨刀傷女之事宋城宰聞之名其店曰定婚店）

詩媒作合（二十八字媒詩婚姻三）

紅葉題詩（合璧事類唐僖宗時于祐於御溝拾一紅葉題詩云流水何太急深宮盡日閑殷勤謝紅葉好去到人間祐題一葉云曾聞葉上題紅怨葉上題詩寄阿誰置溝上流為宮女韓拾之後祐託韓泳門館因帝放宮女三十人泳以韓有同姓之親作伐嫁祐及成禮各於笥中取紅葉相示曰事豈偶然乃前定也）

桐葉題詩（山堂肆考蜀尚書侯繼圖本儒士一日秋風四起樓上倚欄有大桐葉飄墜上有詩云拭翠斂雙蛾為鬱心中

（書梅[illegible]下[illegible]書寄恩字侯郎小昭見于六年方于任氏為婚書聞一詩七[illegible]安書葉詩學得在君志退乃令書成之葉上無異）

淵鑑類函卷二百七十五

淵鑑類函卷一百七十六

禮儀部二十三（天子納后　册拜皇太子　册妃嬪）

天子納后一

原遂皇氏始有夫婦之道（人皇氏）伏羲氏制嫁娶以儷皮爲禮五帝馭時娶妻必告父母夏氏親迎于庭殷迎于堂周制限男女之歲定婚姻之時（媒氏云婚姻之時謂仲春之月）親迎于户（何休曰後代漸文而迎于户示其親）六禮之儀始備天子聘女納徵加穀珪（鄭康成云納徵加于束帛賈公彥曰士以上皆用元纁束帛天子加以穀珪也）靈王求婚于齊遣使（稱制）拜后（靈王求婚于齊大夫晏桓子對曰夫婦所生若而人姑姊妹則稱先守某公之遺女若而人此則天子之命自得下達臣下之答辭自上逆故遣使稱制拜后）魯桓公八年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祭公諸侯爲天子三公者也王使魯主婚故祭公來受命而迎也天子無外故稱王后矣春秋左氏說王者至尊無敵無親迎之禮諸侯禮合親迎有故則使上卿逆之也祭公迎之王后未至京師稱后知天子不行而禮成也公子翬如齊逆女春秋不譏知諸侯有故得使卿逆）公羊說天子至庶人皆親迎左氏說王者至尊無敵體之義不親迎鄭康成駁之曰文王親迎于渭則天子親迎也天子雖尊其加于后夫婦也夫婦無判禮同一體所謂無敵豈施于此哉禮記哀公問曰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對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爲天地宗廟社稷之主君何謂已重乎此言繼先聖之後以爲天地之主非天子則誰乎是鄭以天子當親迎也杜元凱以爲天子不親迎按春秋祭公逆王后于紀傳曰禮也劉夏逆王后譏卿不行皆不譏王不親行明是天子不當親迎也文王之迎太姒身爲公子迎在殷代未可據此以爲天子之禮孔子之對哀公自論魯國之法魯以周公之禮得郊祀上帝故以先聖天地爲言耳非說天子之禮　漢惠帝納后納采鴈璧乘馬束帛聘黃金二萬斤馬十二匹（呂后爲惠帝娶魯元公主女故特優其禮）平帝立王莽納女爲后以固權遣宗正劉宏尚書令平晏納采太師孔光大司徒馬宮等四十九人賜皮弁素積（皮弁鹿皮爲冠也素積以十五升布爲衣素積以爲裳）以禮雜卜筮太牢告宗廟封后父百里尊而不臣有司奏故事聘皇后黃金二萬斤爲錢一萬萬莽深辭讓受四千萬而以其三千三百萬予十一媵家有詔復益二千三百萬合爲三千萬莽復以其千萬分予九族貧者遣甄豐奉璽綬拜帝母衛姬爲中山孝王后四年春遣大司徒宮等奉乘輿法駕迎皇后于安漢公第授皇后璽紱（顏師古曰紱所以繫璽）登車稱警蹕便時（取日時之便）上林延壽門入未央宮前殿羣臣就位行禮大赦天下益封安漢公地滿百里賜迎皇后及行禮者三公以下宰執皆增秩賜金帛各有差皇后立三月以禮見

高廟尊父號曰宰衡位在諸侯王上（上莽篡位後聞劉伯升及聖公立爲帝莽恐欲外示安進所徵天下淑女杜陵史氏女爲皇后聘黃金二萬斤車馬奴婢雜帛珍寶以鉅萬計莽親迎于前殿兩階間成同牢禮于西堂備和嬪美御和人三位視公嬪人九視卿美人二十七視大夫御人八十一視元士凡百二十人皆佩印紱執弓韣月令仲春后親祀高禖乃帥嬪御禮天子所御帶以弓韣授以弓矢于高禖之前求男子之祥莽故祈之韣弓衣）

後漢桓帝立明年有司奏太后曰春秋迎皇后于紀在塗則稱后今大將軍冀女弟膺紹聖善結婚之際有命既集（桓帝爲蠡吾侯梁太后徵欲與后爲婚未及嘉禮會質帝崩后即順烈皇后女弟）宜備禮進徵幣請下三公太常按禮儀奏可於是悉依孝惠皇帝納后故事聘黃金二萬斤納采鴈璧乘馬束帛一如舊典（周禮王者以穀珪此云璧形制雖異與玉同以乘馬四匹也雜記曰幣一束五兩兩五尋每端二丈）靈帝冊宋貴人爲皇后天子御章德殿軒百官陪位太尉襲使持節奉璽紱皇后北面帝南面太尉立階下東向宗正大長秋西向宗正讀冊畢皇后拜稱臣任位太尉授璽紱中常侍長秋太僕高鄉侯覽長跪受璽紱奏於殿前女使授婕妤長跪受以授昭儀受長跪以帶皇后皇后伏起拜稱臣妾畢黃門鼓吹三通鳴鼓畢羣臣以次出后即位大赦天下皇后秩比國王即位威儀亦紱玉璽也（漢志乘輿黃赤綬四采黃赤縹紺純黃質長二丈九尺九寸太子太后與乘輿同）

魏制天子冊后以皮馬庭實加穀珪齊王正始四年立后甄氏其儀不存

晉武帝咸寧二年臨軒遣太尉賈充策立皇后楊氏因大赦賜王公以下各有差百僚上禮太康八年有司奏大婚納徵用元纁束帛加穀珪馬二駟羊鴈酒米如故（尚書朱整議按魏婚故事天子以皮馬爲庭實加之以穀珪）

東晉成帝咸康二年臨軒遣使持節兼太保領軍諸葛恢兼太尉護軍孔愉六禮備物拜皇后杜氏即日入宮帝御太極殿羣臣畢賀（賀非禮也王者婚禮禮無其制春秋祭公逆王后于紀穀梁左氏說與公羊又不同而況漢魏遺事闕略者衆晉武惠納后江左又無儀注故成帝將納杜后太常華恒始與博士參定其儀據杜元凱左氏傳說主婚是供其婚禮之幣而已又周靈王求婚于齊先儒以爲丘明詳錄爲王者婚禮故成帝臨軒遣使稱制拜后然其儀注又不具存）康帝建元元年納后褚氏而儀注陛者不設旄頭殿中御史奏今迎皇后依昔成恭皇后入宮御物而儀注至尊袞冕升殿旄頭不設昔迎恭皇后惟作青龍旂其餘皆即御物今臨軒遣使而五牛旗旄頭罼罕並出即用舊制今闕詔曰今所以正法服升太極者以敬其始故備禮也今何關所重而撤法物耶又恭后神主入廟先帝詔后禮宜有降不宜建五牛旗既不設五旗則旄頭罼罕易具也又詔舊制既難準且於今而備亦非宜法服儀飾粗令舉其餘兼副雜器停之穆帝永和十年臺符問六禮版文舊稱皇帝今太后臨朝當何稱博士曹耽云公羊傳婚禮不稱主人母命諸父爲主（傳紀履緰來迎女不稱使也無母辭窮乃命使者耳）太常王彪之云三傳異義不可全據今皇后臨朝稱制文告所達國之大典皆仰稟成命非無

外事也豈婚聘獨不通乎六禮版文應稱皇太后詔（彪之又曰天子嫁女使同姓之國爲主者以受體於皇極則有斷婚姻之數禮至於迎后之制必禮成而後入雖復咸屬之尊亦臣妾也天王之后寧可先之藩國然後入臨六宮乎是以祭公來迎王后于紀使我爲媒不云爲主）符又問今后還政不復臨朝當何稱彪之云當稱皇帝詔升平元年將納皇后何氏彪之正禮（始更大引經傳及諸故事深非公羊婚禮不稱主人之義）曰王者之於四海無不臣妾雖復父兄之親師友之賢皆純臣也夫崇三綱之始定乾坤之儀安有天父之尊而稱臣下之命以納伉儷安有臣下之卑而稱天父之名以行大禮遠尋古禮於義不通按咸寧二年納悼皇后時弘訓太后臨天下而無命咸屬之臣爲武皇父兄主婚之文考咸寧故事不稱父兄師友則咸康華恆所上合於舊也謂今納后儀制一依咸寧故事從之（華恆定六禮云宜依舊及大晉已行之制此恆撰識前事故王彪之言從咸寧由此也雖以娶婦之家三日不舉樂而咸康羣臣賀爲失禮故但依咸寧上禮不復賀）其告廟六禮版文等皆彪之所定（博士孫納云凡六禮版長尺二寸以應十二月博四寸以象四時厚八分以象八節皆眞書后家答版腳書之）納采用鴈一頭白羊一口酒十二斛米十二斛（文曰皇帝咨前太尉參軍都鄉侯何準元資始肇經人倫爰及夫婦以奉宗廟天地社稷謀於公卿咸以爲宜率由舊典今使使持節崇德衞尉領太常彪之兼宗正散騎侍郎綜以禮納采后家答曰皇帝嘉命訪婚陋族備數采擇臣之先臣散騎侍郎準之遺女未閑教訓衣履若人欽承舊章肅奉典制前太尉參軍都鄉侯糞土臣何琦頓首稽首再拜承制）問名用鴈羊如前（文曰皇帝曰咨前某官侯何兩儀配合承天統物正位於內必俟令族重申舊典今使持節某官彪之某官綜以禮問名后家答皇帝嘉命使者彪之重宣中詔問臣名族女父母所生先臣故光祿大夫雩婁侯禎之遺元孫先臣故蔡州刺史關內侯懷之曾孫先臣故安豐太守關中侯袁之孫先臣故散騎侍郎準之遺女外出自先臣故尚書左丞孔胄之外曾孫先臣故侍中關內侯夷之外孫女年十七欽承舊章肅奉典制前某官某侯糞土臣何琦稽首頓首再拜欽承制詔）納吉用鴈羊酒如前（文曰皇帝曰咨前某官某侯何人謀龜從僉曰貞吉敬順典禮今使持節某官彪之某官綜以禮納吉后家答皇帝嘉命使者彪之重宣中詔太卜元吉臣陋族卑鄙憂懼不堪欽承舊章肅奉典制前某官某侯糞土臣何琦稽首頓首再拜承制）納徵用白羊一口元纁帛二匹絳二匹絹二百匹獸皮二枚錢二百萬玉璧一枚酒十二斛白米十二斛馬六匹（文曰皇帝曰咨某官某侯何之族女有母儀之德窈窕之姿如山如河宜奉宗廟永承天祚以元纁皮馬羊錢璧以章典禮今使持節兼司徒光祿勳關內侯洛崇德衞尉領太常彪之以禮納徵后家答皇帝嘉命使者某重宣中詔降婚卑陋命以上公寵以豐禮備物典策欽承舊章肅奉典制前某官某侯云云再拜承制詔）請期用鴈羊酒米如初（文曰皇帝曰咨前某官某侯何謀於公卿大筮元龜罔有不臧率遵典禮今使某官彪之某官綜以禮請期后家答皇帝嘉命使者彪之重宣中詔告曰惟八月壬子可迎臣欽承舊章肅奉典制前某官某侯某再拜承制詔）迎用鴈羊酒米如初（文曰皇帝曰咨前某官某侯何歲吉月令吉日惟某率由典禮以迎今遣使持節兼太保侍中太宰武陵王晞迎后家答皇帝嘉命使者晞重宣中詔令月吉辰備禮以迎上公宗卿兼至副介近臣百兩蠖護之族猥承大禮憂懼戰悸欽承舊章肅奉典制前某官某侯糞土臣某謹因使者兼某官某王晞上謹答）北齊皇帝納后之禮納采問名納徵訖告圓丘方澤及廟是日皇帝臨軒命太尉爲使司徒副之持節詣后行宮東向奉璽綬以冊授中常侍皇后受冊於行殿使者與公卿以下皆拜有司備迎禮太尉太保受詔而行主人公服迎拜於門使者入升

自賓階東面主人升自阼階西面禮物陳於庭設席於兩楹間童子以璽書版升主人升跪受送使者拜於大門外有司先於昭陽殿兩楹間供帳爲同牢之具皇后服大嚴繡衣帶綬珮加幜（音景）女長御引出升畫輪四望車女侍中負璽陪乘鹵簿如大駕皇帝服衮冕出升御座皇后入門大鹵簿位門外小鹵簿入到東上閤施步障降車席道以入昭陽殿前至席位姆去幜皇后先拜後起皇帝後拜先起升自西階詣同牢座與皇后俱坐各三飯訖又各酳二爵一巹奏禮畢后與南向立皇帝御太極殿王公以下拜表謝又明日奉棗栗腶脩見皇太后於昭陽殿擇日羣官上禮又擇日謁廟皇帝使太尉先以太牢告而後徧見羣廟（通典）

增唐開元禮皇帝納后卜日告圜丘方澤如時巡告祭儀其祝文臨時撰將行納采命太尉爲使者宗正卿爲使副前一日設幄座於太極殿太樂令展宮懸於殿庭乘黃令陳車輅尚輦奉御陳輿輦皆如元日儀其日諸衛勤所部列黃麾仗羣官依時刻集朝堂俱就位皇帝服衮冕出即御座侍中宣制曰納某官女爲皇后命公等持節行納采等禮黃門侍郎引主節以節授使者中書侍郎引制書案取制書授使者使主副出乘輅備儀仗而行鼓吹備而不作至於后氏大門外主人受於廟無廟者受於正寢掌事者設神席於室户外之西使者入由西階升於兩楹間南面使副在使者西南主人升阼階詣使者前北面使副取制書進授使者使者曰有制主人再拜使者宣制畢主人降詣階前北面再拜稽首進受制書退以授左右使副取鴈以授使者主人再拜進受鴈退以授左右儐者引表案取表以授主人主人進授使者退復位再拜使者及使副等降自西階出立於內門外復奉制問名主人受鴈如納采儀禮畢主人請禮從者掌事者徹几改設二筵降筵掌事者牽馬奉幣篚使者西階上俱北面再拜主人奉幣篚授使者及使副還東階上北面拜送凡六禮制書皆以版長一尺二寸博四寸厚八分后家答版亦如之　納吉如納采儀納徵日使者及使副至后氏大門外執事者入布幕於內門外元纁束帛陳於幕上六馬陳於幕南執事者奉穀珪以匱掌事者設几筵如初主人受制書訖左右受玉帛及馬於庭其儐使者如納吉之儀　請期改爲告期制文曰今使持節某官以禮告期其禮如納采儀　冊后先期有司以特牲告廟祝文臨時撰前一日守宮設使者次於后氏大門外之西尚舍設尚宮以下次於后氏閤外其日臨軒命使如納采之儀（太尉爲正使司徒爲副使）奉禮設使者位於大門外之西東向使副及內侍位於使者之南舉冊

案及寶綬者在南持節者在使者之北使副乘輅持節備儀仗鼓吹備而不作內僕進重翟以下於大門之外諸衛令其屬布后儀仗使者曰某奉制授皇后備物典冊主人出迎於大門外使者入門而左持節者前導奉冊寶案者進授使副內使受之內謁者監持入跪置於案尚宮曰有制后再拜宣冊又再拜尚宮授后以冊受以授司言尚服又授以寶綬受以授司寶禮畢　命使奉迎其日晡後侍中量時刻奏請皇帝服衮冕出升殿文武官五品以上立於朝堂如常儀使主副朝服發朝堂乘輅持節備儀仗至后氏大門外使者降輅掌次者延入位尚儀奏請皇后中嚴量時刻傅姆導皇后升堂宮人等侍衛如常儀主婦出於房外文武奉迎者皆陪立於大門外文東武西謁者引使者及使副詣大門外位主人出北面再拜使者不荅拜謁者引使者入門而左持節者前導使副及持案執鴈者次之主人入門而右至內門外堂西階使者先升宣制書授鴈主人拜受又奉表訖使者及使副降自西階以出復門外位俱再拜曰令月吉日某等承制率職奉迎內侍入傳於司言司言受以奏聞尚儀奏請皇后再拜主人升自東階進誡之母誡於西階上施衿結帨腰輿進皇后升輿以降尚宮前導六尚以下侍衛如常皇后升重翟以几姆加幜　其日內侍設皇后大次於皇帝所御殿門外之東將夕尚寢設皇帝御幄於殿室內之奧鋪地席重茵施屏障初昏尚食設罍洗及篚各二饌於東房西牖下罇於室內北牖下加四爵合卺皇后重翟入大門鳴鐘鼓（其鐘鼓所司先陳設鳴之所以聲告中外）從永巷至大次前降車入就次嚴整訖尚宮引皇后詣殿門外之東尚儀奏請降座禮迎皇帝降座詣門內揖后以入導后升西階入室尚食以饌入皇帝揖后對席坐皆祭皆食三飯卒食尚食盥手洗爵於房入室詣酒罇所酌酒進授帝后各祭酒飲訖尚儀進受虛爵奠於坫再酳如初三酳用卺如再酳禮畢皇帝入東房釋冕服尚宮引皇后入幄脫服　皇后至宮之日服展衣出尚宮前導升正殿兩楹間北面立尚儀以謝表授皇后皇后置表案上再拜尚儀以表降殿授內侍因中書以聞　朝皇太后日皇后服褘衣加首飾至皇太后閤外皇太后服褘衣首飾即御座皇后執笲棗栗脯脩升西階北面再拜跪進奠於皇太后座前皇太后撫之尚食進徹皇后退又再拜　司設設皇后席於戶牖之間尚食盥手洗觶酌醴皇后進北面再拜受醴尚食薦脯醢皇后升席坐左執觶右祭脯醢以柶祭醴三降席北面跪啐醴興再拜自西階出（文獻通考）　宋初立后妃皆不行冊禮自雍熙後乃寫告身用金華羅

紙金塗標袋有司進入近臣牧伯皇親皆脩貢禮爲賀　宋舊制后妃皆寫告進入景祐元年九月甲辰立皇后曹氏命禮院詳定冊皇后儀注（乙巳命宰臣李迪爲冊禮使參政王隨副之）禮院言皇后玉冊如太子制度用珉簡五十寶用金方一寸五分高一寸文曰皇后之寶盤螭紐服以褘衣大帶玉珮雙綬十一月己丑（是日冬至）行冊禮於文德殿不立仗不設懸　治平二年十一月壬申祀圜丘大赦還御文德殿發寶冊上皇太后及冊皇后（以上玉海）　元祐五年八月太皇太后詔以皇帝納后有期令太常禮官檢詳古今六禮沿革參考通禮典故具其節文著爲成式者先是太皇太后諭宰臣呂大防等曰皇帝將納后天聖景祐故事止降進冊未嘗御殿禮甚簡略大防等請退而討論遂降是詔又詔翰林學士御史中丞兩省給舍與禮部太常寺官同詳議六年八月三省樞密院言納后六禮命使納采問名納吉納成告期差執政官攝太尉充使侍從官或判宗正官攝宗正卿充副使以舊尚書省權爲皇后行第納采問名同日次日納吉納成告期納成加穀珪請期依開寶禮改爲告期納采前擇日告天地發冊命使差宰臣攝太尉執政官攝司徒前一日告宗廟親迎依開寶通禮改爲命使奉迎差宰臣攝太尉執政官攝司徒皇帝臨軒與冊禮使副同日遣令文武百官詣行第班迎其日皇后服褘衣乘重翟車鹵簿以禮令由宣德門東偏門入文臣大卿監武臣正任刺史以上宣德門外班迎詔從之　時給事中范祖禹言臨軒發冊命使奉迎及皇后入內皇帝皆服通天冠絳紗袍於禮未隆請並服袞冕以重大昏之禮翰林學士范百祿言昏禮下達匪媒不克令采擇先定有命既集而形於麻制以后氏族姓宣告外庭方且遣使齎制行納采問名之禮則禮文顛倒失先後之序請以降詔之日行納采問名之禮宣制之日行納吉納成告期之禮皆不從既而禮部太常寺言五禮命使據開元禮納采問名合用一使納吉納成告期各別日遣使令未委三禮共遣一使或各遣使文武百官詣行第班迎文臣大卿監武臣正任刺史以上宣德門外班迎緣至日行第門外已設皇后車乘儀仗逼隘不容百官車馬其文武百官欲並於宣德門外立班奉迎按士昏禮用鴈所以爲贄也又按曲禮凡贄天子鬯鄭康成謂天子無客禮以鬯爲贄者惟用告神今已據周禮用穀珪聘后欲更不用鴈文德殿發制欲依發冊例立仗或正用月朔視朝仗百官朝服詔納吉納成告期令各遣使文德殿發制依發冊例立仗餘並從之（文獻通考）　政和元年正月詔皇后受冊陳黃麾仗重翟車小駕鹵簿　紹興十

三年閏四月己丑立貴妃爲皇后詔左相押麻十三日太常定受冊儀注列黃麾仗於文德殿皇帝服通天絳紗臨軒發冊奏乾安之樂皇后褘衣受冊於穆清殿奏坤安之樂（乾安正安坤安等共十三曲）十七日甲辰行冊禮於文德殿設黃麾半仗用宮架樂百官稱賀次詣內東門賀淳熙三年九月己巳上儀注同　隆興元年十一月立皇后不設大輦用黃麾半仗陳逍遙平輦紫方繖十圍扇十二謁德壽宮乘龍飾肩輿（以上玉海）　遼納后擇吉日至日后族畢集詰旦后出私舍坐於堂皇帝遣使及媒者以牲酒饔餼至門執事以告使及媒者入謁再拜立少頃進酒於皇后次及后之父母宗族兄弟酒徧再拜納幣致詞再拜訖后族皆坐惕隱夫人四拜請就車后辭父母伯叔父母兄各四拜宗族長者皆再拜皇后升車父母飲后酒致戒辭徧及使者媒者送者發軔伯叔父母兄飲后酒如初教坊遮道贊祝后命賜以物后族追拜進酒遂行將至宮門宰相傳敕賜皇后酒徧及送者既至惕隱率皇族奉迎再拜車至便殿東南七十步止惕隱夫人請降車負銀罌捧縢履黃道行後一人張羔裘若襲之前一婦人捧鏡却行置鞍於道后過其上乃詣神主室三拜南北各一拜酧酒向謁者一拜起居訖再拜次詣舅姑御容拜奠酒選皇族諸婦宜子孫者再拜之授以罌縢又詣諸帝御容拜奠酒神賜襲衣珠玉佩飾拜受服之皇族迎者后族送者徧賜酒皆相偶飲訖后坐別殿媒者傳旨命送后者列於殿北俟皇帝即御坐選皇族尊者一人當奧坐主婚禮引后族之長率送后者陞當奧者與媒者行酒三周命送后者再拜皆坐終宴翼日皇帝晨興詣先帝御容拜奠酒訖復御殿宴后族及羣臣皇族后族偶飲如初百戲角觝戲馬較勝以爲樂又翼日皇帝御殿賜后族及贐送后者各有差皇帝御別殿有司進皇后服飾之籍　遼冊后儀至日臣僚及內外命婦詣端拱殿幕次皇帝臨軒命使發冊使副押冊至端拱殿門外皇后出閤升座命婦合班面殿起居皇后降坐至殿下褥位引冊入讀冊官跪讀皇后各四拜命婦陪位者皆拜皇后升殿命婦稱賀班首上殿致詞侍中宣答訖班首上殿進酒皇后賜押冊使副等酒　金天德二年十月九日冊妃徒單氏爲皇后前一日儀鸞司設座勤政殿皇帝服通天冠絳紗袍即座使副就受命位侍中宣制曰命公等持節授后冊寶先是有司預備太尉司徒本等革車鹵簿於門外俟使副出鼓吹振作有司預供帳泰和殿設皇后座於扆前又設受冊位於殿庭皇后常服乘龍飾肩輿至泰和殿後閤俟冊使庭中立更禮服內侍閤門官引后出閤降

自西階左右步障繖扇從至階下望勤政殿御閣所在立宣制再拜中書令侍中及舉捧官奉冊寶自東階升並置於殿之前楹間去帕及蓋后又再拜捧謝表官以表進后再拜以表付閤門官隨冊使行使副至御閣所在復命閤門官進表近侍接入后自西階升殿中書令讀冊侍中讀寶畢后升座合班再拜出閤門引內外命婦陪列者以次進賀禮畢歸閣更常服宣外命婦入會別日會羣官會妃主宗室等十一日朝永壽永寧兩宮

元冊后儀前期儀鸞司設發冊寶案於大明殿御座前掌謁設香案於皇后殿前設冊寶案於座榻前設受冊寶案於座榻上至期大昕引贊敘太尉以下於闕庭各公服皇帝入大明殿升座殿前班起居如儀禮儀使奏請發皇后冊寶謁者捧冊寶跪進捧冊寶官跪受禮儀使引節導冊寶由正門出自露階南向立宣制太尉以下皆再拜方輿昇以行太尉及冊寶官奉隨至皇后宮庭皇后出閤詣褥位太尉稱制遣臣某等恭授皇后冊寶內侍贊后三上香再拜后陞殿立於座榻前承奉班都知唱太尉以下進冊寶捧冊寶官由正門至殿內以冊跪置於案舉冊官取冊於匣置於盤對舉讀冊官讀畢納冊於匣舉寶者取寶於盝對舉讀寶官讀畢納寶於盝太尉以下皆就拜捧冊寶官以冊寶授太尉太尉授掌謁以置於受冊寶案太尉跪致祝詞曰冊寶禮畢伏願皇后與天同算司徒應曰如所祝就拜與太尉進酒皇后飲畢太尉以下皆再拜還詣皇帝前奏禮畢降詣旁折位侍儀使引導從導皇后詣大明殿前謝恩贊拜訖掌儀導皇后升御座典引引丞相以下入起居右丞相前進酒宣徽使奉隨至御榻前右丞相祝贊曰冊寶禮畢臣等不勝慶忭同上皇帝皇后萬萬歲壽宣徽使應曰如所祝（以上續文獻通考）　明會典冊后之禮洪武初不預祭告不特頒詔遣使冊立皇帝服袞冕御奉天殿宣制禮部設龍亭儀仗大樂於奉天門外正中以俟迎送冊寶至中宮皇后首飾褘衣出閤至中宮殿上冊寶入尚儀引皇后降詣庭中拜受訖尚儀引皇后升座引禮引內外命婦入各班首一人詣殿中致詞奉賀翼日百官稱賀上表箋　皇后將謁太廟皇帝先遣官用牲牢行事告以皇后將祗見之意皇后親行謁見齋三日內外命婦及執事內官各齋一日　永樂初續定先期遣官祭告天地宗廟用香帛酒脯行一獻禮冊畢翰林院官以詔書授禮部禮部官捧詔書於承天門開讀　皇后受冊畢上率皇后皆具服詣奉先殿行謁告禮謁畢皇后具服於內殿俟上具皮弁服升座行謝恩禮是日皇后具燕服升座引禮引長公主公主及親王妃

行八拜禮次引六尚等女官行禮次引四品以上外命婦行禮次日親王等賀文武百官上表命婦上箋稱賀如常儀　天順八年增定賀皇太后儀皇后謁告謝恩及受賀畢親王於上前行慶賀禮次詣兩宮皇太后前次詣皇后前俱行八拜禮又三日女官預設皇太后御座於宮中其日清晨内官陳設儀仗皇太后具禮服升座衆命婦上表賀　嘉靖十三年定謁廟儀前期太常寺奏皇帝齋三日尚儀奏皇后及妃各齋三日是日皇后及妃受冊禮畢錦衣衛進輅於奉天門尚儀備皇后及妃翟車於輅後皇帝皇后及妃肩輿出宮至奉天門皇帝降輿升輅皇后及妃各降輿升車内外護衛儀仗隨從内執事女官遮以幃幕至太廟大門西皇帝降輅后及妃降車障以龍幃皇帝初獻皇后亞獻宸妃等妃終獻禮畢還宮

天子納后二

原冊文漢建寧四年冊皇后文曰惟建寧四年七月乙未制詔皇后之尊與帝同體供奉天地祇承宗廟母臨天下故有莘興殷姜任母周二代之崇著有内德長秋宮闕中宮曠位宋貴人秉淑媛之懿體河山之儀威容昭曜德冠後庭羣寮所咨人曰宜哉卜之蓍龜卦得坤乾有司奏議宜稱紱組以母兆人今使太尉襲使持節奉璽紱宗正祖爲副立貴人爲皇后后其往踐爾位敬遵禮典肅慎中饋無替朕命永終天祿　晉升平元年八月冊皇后文曰惟升平元年八月皇帝使使持節兼太保侍中太宰武陵王晞冊命故散騎侍郎女何氏爲皇后咨爾易本乾坤詩首關雎王化之本實由内輔是故皇英嬪虞帝道以光任姒母周胤嗣克崇皇后其祗勗厥德以肅承宗廟虔恭中饋盡敬婦道帥導六宮作軌儀於四海皇天無親惟德是依可不慎歟

增制唐延和元年七月太上皇（睿宗）立皇帝妃爲皇后制曰王者建邦設内輔之職聖人作則崇陰教之道式清四海以正二儀妃王氏冠蓋盛門幽閑令德藝兼圖史訓備公宮頃屬艱危克揚功烈聿興昌運實賴贊成正位六宮宜膺盛典可冊爲皇后　唐貞元二年冊淑妃王氏爲皇后文（陸贄撰）皇帝若曰乾坤合德聖人則之惟帝承天惟后配帝嗣續百代母臨萬邦位定於中而尊加於外德脩諸己而化被於人御于家邦所繫斯在三代崇替靡不由之予是以詢衆採賢重難兹命中壼虛位於今歷年陰儀或虧宗事無主稱是徽章聿歸全德咨爾淑妃王氏天與純粹氣鍾元和含章在中發秀於外周旋中規進退有度仁愛恭儉本於生知詩書禮樂成於師

氏竭其孝弟祇事先朝承訓無違克諧尊旨往居桂苑淑問已彰洎奉椒塗謙光載路六宮攸敘九族以親嘗屬艱迍累從行幸思賢才以輔佐知臣下之勤勞庶績伊凝頗資內助永念頃筐之志且懷求劒之情崇位長秋永懷盛典矧惟元子貞我萬邦稽以舊章是宜從貴今遣攝太尉某官某持節冊命爾爲皇后嗚呼敬哉王教之端始於內範風美關雎之化雅詠思齊之德罔懈厥位忝於前脩克念有終庶無咎悔奉承休命可不慎歟　宋景祐元年立皇后曹氏冊文曰天地定位陰陽相成人道貫之以綱大倫后德配之以熙內治聖人有以端其本也故造舟之迎言乎備詩人有以善其化也故周南之風著乎始粵朕沖昧祇若丕構深惟承荷之重輔佐攸艱用簡納賢明協於神人之望咨爾贈尚書令冀王配饗太祖廟庭曹彬孫女惟乃祖克有武力勤勞王家保勲不伐饗厥終慶敎流後昆熏然慈和善祥憑積生此邦媛其漸漬醇醲發聞馨香所從來遠矣起居祖習不待姆氏之訓風容矩度自爲宗黨之憲長秋曠位陰教未序咨求訓範統正六列宗公鼎臣誦言於朝願即嘉時聿脩典禮朕以春秋之義必娶大國摯疇之家乃稱福耦謀及泰筮聘以瑴珪惟吉之從有命既集今遣使工部尚書同平章事李迪副使户部侍郎參知政事王隨持節冊命爾爲皇后欽哉夫惟肅恭可以侍上夫惟謙裕可以接下泰而能約則驕弗至動而慎思則悔弗萌懋乃后德脩乃嬪職奉承宗廟儀刑家國永綏無疆之祚不其韙歟　熙寧二年冊皇后文曰自昔有天下必擇建厥配以承宗廟以御家邦肆朕受命奉循前烈考慎冊典以祈協於神民咨爾向氏懿柔淑恭舊有顯聞肇功惟祖弼亮帝室流德之澤覃延後嗣是虔淑媛比賢姜任越朕初載來嬪藩邸盥饋在中率禮無違以至嗣服祇承內事齊明夙夜罔有曠失宜崇位號表正宮庭今遣攝太尉王珪持節冊命爾爲皇后夫惟興邦釐爾士女咸自內始達於四海朕克勤人用弗怠朕克儉人用弗奢朕克正人用無敢側頗僻爾勤相朕乃濟登茲非初惟艱惟慎厥終爾忱念茲朕以永享天祿爾亦與有無疆之福豈不韙哉（王安石撰）　李清臣撰皇后冊文曰賜爾皇后之寶方寸有半文盤螭紐授之王冊厥簡五十命爾翟衣笄纚博鬢黼領大帶以朝暨歲時將祀於東西宮金輿朱蓋武賁訶衞步障行導是惟顯哉　元至元十年三月冊皇后文曰天地合德故能覆載萬物而不遺日月並明所以照臨六合而無外至哉夫婦之大義實配陰陽之兩儀咨爾皇后弘吉烈氏戚里名家元勲貴族備儀率禮令德來嬪自朕奉

藩之初至於踐阼之日明識遠慮裨益弘多雖褘翟正位於長秋而典冊未光於大禮今遣攝太尉中書右丞相安童持節授爾玉冊寶章備物充庭式遵古典於戲恭順接下九族形雍穆之風儉素相高萬世衍靈長之福服茲寵命益懋徽猷（王磐撰）皇慶二年三月冊皇后文曰朕荷天地祖宗之祐皇太后之訓嗣大曆服思底於治必立元配表正六宮咨爾弘吉剌氏實我家世戚嫡嗣所自出積德流慶肆啓爾來嬪於朕淑慎孝恭令譽昭聞承命慈闈爰正爾位今遣攝太尉中書右丞相禿忽魯授爾玉冊玉寶命爾爲皇后惟天地定位萬物以生日月並照萬國以明君后合德萬化以成上以事上帝奉宗廟下以親九族正萬邦爲朕內助惟爾之賢其念厥德履中體順俾聖母暨予一人以寧豈惟爾嘉天亦永相念爾共享有國欽哉（程鉅夫撰）又冊皇后文曰在昔正始之道必先內治於以奉承宗祧化成天下朕嗣大曆服祇循憲章宜資配助用彰位號咨爾皇后瓮吉剌氏淑慎柔嘉遵道是行輔佐王邸謙抑自持實生元子國本斯建興龍重鎮介子紹封粤若臨御之初贊畫計慮厥相維多正位中宮天人協祥今遣攝太尉中書右丞相旭邁傑授爾玉冊寶章坤順承天人道攸則表正母儀萬邦是觀維躬儉節用則徽音是嗣惟求賢審官則私謁靡干匡朕德格朕心實爲有賴詩書所稱罔專美於前代噫敬厥初終有慶尚其念哉以膺爾景命（袁桷撰）

原表後魏溫子昇魏帝納皇后羣臣上禮文表曰臣聞軒轅首出西陵以之作合夏后至聖塗山於是來嬪伏惟陛下龍飛纘曆大明理運長秋既建陰教有主景命無窮靈基長世普天之下莫不欣躍 增宋王安石賀冊皇后表曰伏惟陛下考古之憲刑家以身乃資婦德之良俾貳坤儀之政蓋關雎之求淑女以無險陂私謁之心雞鳴之得賢妃則有儆戒相成之道於以助治不專爲恩臣生逢明時竊觀盛事祝聖人之多子輒慕堯封思令德之式歌豈慙周雅 曾肇賀冊皇后表曰竊以國家爲天下之本后妃實王化之基致治所由求端匪遠恭惟陛下紹天駿命垂世永圖承七廟之吉蠲奉三宮之供養而長秋虛位六職曠官咨求淑人來相宗事上遵太母之訓下採有司之言鼓鐘在庭典冊備物坤元博厚已振於隆名婦順章明可風於率土臣身雖在外義不忘君誦造舟之詩想見光輝之盛申形管之戒庶幾補報之忠

原贊晉左九嬪納楊后贊曰清和協極二儀降靈啓茲楊族仁哲誕生徽音內發有馥其馨元符表運作合聖

明文定厥祥考卜惟貞良辰納幣三光明清元公執摯嘉禮告成卿士庶僚爛其充庭赫赫華宗奕世載榮謙光其尊在滿戒盈受茲介福垂祚億齡

原頌晉左九嬪武帝納皇后頌曰峨峨華山峻極太清巨靈導流河瀆是經惟瀆之神惟岳之靈鍾於楊族載育盛明我后穆穆應期挺生含聰體喆岐嶷夙成如蘭之茂如玉之瑩越在幼沖休有令名飛聲八極翕習紫庭超任邈姒比德皇英京室是嘉備禮致聘令月吉辰百寮奉迎登位太微明德日盛羣黎欣戴函夏同慶翼翼聖皇睿哲孔純慇茲狂戾闡惠播仁彌釁滌穢與時維新霈然洪赦恩詔遐震后之踐阼囹圄虛陳萬國齊歡六合同欣坤神抃舞天人載悅興瑞告祥表精日月和氣絪縕三光朗烈既獲嘉時尋播甘雪元雲掩靄靈液霏霏既儲既積待暘而晞長享豐年福祿永綏

冊妃嬪一

原周制天子后立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以聽天下之內治（天子六寢而六宮在後六官在前所以承副施內外之政也三夫人以下百二十人周制也三公以下百二十人似夏時也合而言之取其相應又帝嚳立四妃帝堯因焉堯舜不告娶不立正妃也但立三妃而已謂之三夫人離騷所歌三夫人舜妃也夏后氏增以三三而九合十二人春秋說云天子娶十二即夏制也以虞夏及周差之則殷人又增以三九二十七合三十九人周人上法帝嚳立正妃又三二十七為八十一以增三十九并后合百二十一人其位后也夫人也嬪也世婦也女御也五者相參定尊卑也公羊云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媵之以姪娣從公羊說曰天子諸侯娶三國凡九女法地也有九州足以承天之施娶三國者廣異類也恐一國有血脈相似俱無子也姪娣媵者不相妬嫉也年雖幼待年於父母之國古者女嫁則姪娣從謂之媵）　後漢獻帝建安十八年曹操進三女憲節華為夫人聘以束帛元纁五萬匹小者待年於國（留住於國待年長）二十年並拜貴人　晉武帝太始十年將聘三夫人九嬪有司奏禮皇后聘以穀珪無妾媵禮贄之制詔曰拜授可依魏氏故事於是臨軒遣使使持節兼太常拜三夫人兼御史中丞拜九嬪

增唐制皇后而下有貴妃淑妃德妃賢妃是為夫人昭容昭儀昭媛脩儀脩容脩媛充儀充容充媛是為九嬪婕妤美人才人各九合二十七是代世婦寶林御女采女各二十七合八十一是代御妻自餘六尚分典乘輿服御皆有員次後世改復不常開元時以后下復有四妃非是乃置惠麗華三妃六儀四美人七才人而尚宮尚儀尚服各三參合前號大抵踵周官相損益云（宋子京后妃傳序）　宋貴妃冊命始於慶曆八年十二月丁卯冊用竹簡印用金　宋初立妃皆不行冊禮大中祥符七年封婉儀楊氏為淑妃翰林草制付中書不宣於外庭慶曆八

年制美人張氏爲貴妃所司擇日備禮册命學士宋祁就院寫告用官告院印封進妃擲告於地不受十二月發册設次位命官持節授册印内外命婦稱賀及入謝略如册皇后儀册用竹簡二十四版長尺一闊寸天下樂錦裝標金印方寸文曰貴妃之印龜紐紫綬（至和元年薨追謚溫成皇后文獻通考） 明册妃禮洪武三年定前期一日禮部官奉册印入置於謹身殿御座之前其日質明文武百官朝服序立於奉天殿丹墀之兩旁使副入就奉天殿横街南北面立承制官奉節官奉册印官皆入詣謹身殿候内臣傳旨訖出自横街南宣制妃服花釵翟衣出閤自本位宮中册印至内使監令率内執事奉以入妃降詣庭中拜受畢妃升階就位内命婦諸親以次賀内使監令引妃謝皇帝皇后 永樂七年續定上御華蓋殿具皮弁服傳制執事官舉節册案由御道東出黃蓋遮送至奉天門用鼓樂迎至右順門内官捧入節册將至皇妃具禮服宮人各執扇衛從出迎於宮門外是日上率詣奉先殿行謁告禮畢皇妃詣上前行八拜禮回宮妃升座長公主公主親王妃及六尚等女官四品以上命婦俱行四拜禮皇妃坐受 成化二十二年册貴妃有寶先贊授册後贊授寶德妃無寶止贊授册謁告奉先殿畢先詣皇太后前行禮次至内殿候上服皮弁服皇后具燕服同升座妃詣前行禮 嘉靖十九年進封妃嬪同日皇貴妃用金册金寶妃嬪無寶止用鍍金銀册是日寅刻上具常服告於皇祖分遣大臣告於列聖宗廟 嘉靖十年册立九嬪上具袞冕服祭告太廟世廟駕回易皮弁服御華蓋殿傳制册畢皇后率詣奉先殿奉慈殿崇先殿行謁告禮仍詣昭 聖皇太后章聖皇太后莊肅皇后前俱行八拜禮畢候上服皮弁服皇后亦具服升座行禮

册妃嬪二

增表唐常袞請册貴妃表曰臣聞天文次星配以妃位帝宮内職守在王化視公卿而命秩思賢才以審官蓋五禮之宗六義之本也伏惟寶應元聖文武皇帝陛下紹興下武屬當多難一日萬務親紆聖心紫庭分理頃刻未遑彤管紀言因茲而鈠然則奉若天道以陰而助陽御于家邦由中而及外今既三靈叶泰四海永清宜舉舊章以行盛禮竊承壼制未正等威當熊之德或聞於蘭殿貫魚之序無列於椒房固已叶周南之風參虞汭之化豈使坤儀曠其取法陰教開而不脩雖則簡在宸衷安能默於誠請伏冀大明禮秩俾率宮庭以厚人

倫以風天下

冊拜皇太子一

原後漢制拜皇太子儀百官會位定謁者引皇太子當御座殿下北面司空當太子西北東面立讀冊書畢中常侍持太子璽綬太子再拜三稽首謁者贊曰皇太子臣某甲謁者稱制曰可三公升階上殿賀壽萬歲因大赦天下禮畢　東晉孝武帝泰元十二年臺符問皇太子既拜朝臣奉賀應上禮不國子博士車胤云百辟卿士咸與盛禮展敬拜伏不須復上禮惟方伯牧守不覲大禮自非酒牢貢羞無以裁其乃誠故宜有上禮亦如元正大慶方伯莫不上禮朝臣奉璧而已　太學博士庾弘之議按武帝咸寧中諸王新拜有司近臣諸王公主上禮今皇太子國之儲副既已崇建普天同慶謂應上禮奉賀按漢魏故事皇太子稱臣新禮以太子既以子爲名而又稱臣臣子兼稱於義不通除太子稱臣之制摯虞以爲孝經資於事父以事君義兼臣子則不嫌稱臣宜定新禮皇太子稱臣如舊詔從之（尚書符又問王公以下見皇太子儀及所衣服車胤議朝臣宜朱衣褠幘拜敬太子答拜按經傳不見其文故太傅羊祜牋慶太子稱叩頭此則拜之譏又太寧三年詔議其典尚書卞壼謂宜稽則漢魏闕朝再拜其朱衣冠冕惟施天朝宜褠幘而已）　北齊冊皇太子皇帝臨軒司徒爲使司空副之太子服遠遊冠入至位使者入奉冊讀訖皇太子跪受冊於使者以授中庶子又授璽綬於尚書以授庶子稽首以出就策使者持節至東宮宮臣內外官定列皇太子階東西面若幼則太師抱之主衣二人奉空頂幘服從以受冊明日拜章表於東宮殿庭中庶子中舍人乘軺車奉章詣闕堂謝擇日齋於崇正殿服冕乘安車謁廟擇日羣臣上禮又擇日會明日三品以上牋賀

增唐制臨軒冊皇太子有司卜日告天地宗廟前一日尚舍設御幄於太極殿守宮設太子次於東朝堂之北西向又設版位於大橫街之南展懸設案陳輿輦及文武羣官朝集蕃客之位其日未出前二刻宮官服其器服諸衛率各勒所部陳於庭左庶子奏請中嚴侍衛之官奉迎僕進金路內率一人執刀贊善奏發引令侍臣上馬庶子承令其餘略如皇帝出宮之禮皇太子遠遊冠絳紗袍三師導三少從鳴鐃而行降路入次亦如鑾駕其日列黃麾大仗侍中奏請中嚴有司與羣官皆入就位三師三少導從皇太子立於殿門外之東西面黃門侍郎以冊寶綬案立於殿內道北西面中書侍郎立案後侍中乃奏外辦皇帝服袞冕出自西房即御座皇太子入就位典儀曰再拜皇太子再拜又曰再拜在位者皆

再拜中書令降立於皇太子東北西面中書侍郎一人引冊一人引寶綬案立於中書之南西面以冊授之中書令曰有制皇太子再拜中書令跪讀冊皇太子再拜受冊左庶子受之侍郎以璽綬授中書令皇太子進受以授左庶子皇太子再拜在位皆再拜侍中奏禮畢帝入自東房　通典開元二十六年六月庚子肅宗為太子將受冊太常所撰儀注有服絳紗袍之文上手敕改為朱明服（紀有司行冊禮其儀有中嚴外辦其服絳紗太子曰此天子禮也下公卿議太常蕭嵩左相裴耀卿請改外辦為外備絳紗衣為朱明服從之）　通鑑開元二十六年七月己巳上御宣政殿冊皇太子（會百官）故事乘輅至殿門至是步入是日大赦天下賜酺三日　肅宗乾元元年十月甲辰帝御宣政殿冊成王為皇太子大赦天下　實錄順宗貞元二十一年四月乙巳御宣政殿冊太子有慶雲見（紀以冊皇太子凡文武官子為父後者賜兩轉）　元和四年冬十月御宣政殿冊太子（先是三年李絳上言）　文宗太和七年八月庚寅御宣政殿冊太子　會要長慶二年十二月丙午御紫宸殿冊皇太子故事冊太子御宣政殿是日備宮懸於殿庭列內仗於兩閤門內羣臣褫色序立於宣政門外就外廊食訖具衣冠劒履入自月華門列位正衙辰後一刻入閤上臨軒太子步自崇明門以宮僚翼從駙馬二人扶衣冠禮儀使導以進及樂作扇開羣臣拜訖太子進至龍墀東南再拜受冊攝中書令（杜元穎）讀冊以授太子太子再拜蹈舞歸崇明門幕殿羣臣賀皇帝訖退詣崇明門謁太子太子命舉簾執笏荅拜宮寮拜則受之　宋至道元年八月壬辰以開封尹壽王為皇太子自唐天祐以來斯禮久廢上始舉行中外胥悅丁酉以學士承旨宋白為禮儀使有司既定冊禮又請如唐開元制宮臣止稱名不行舞蹈之禮又言百官見太子自兩省五品尚書省御史臺四品諸司三品以上皆荅拜餘悉受拜宮臣自左右庶子以下悉用參見之儀其皇太子宴會位在王公上奏可有司又草具皇太子受冊畢見皇后儀詔止用宮中常禮九月丁卯上御朝元殿（即崇元殿也後改曰天安又改大慶）冊皇太子陳列如元會之儀皇太子常服乘馬赴朝元門外幄次改服遠遊冠朱明衣三師三少導從入殿受冊寶太尉率百官奉賀太子易服乘馬還宮百官常服詣宮參賀自樞密使內職諸王宗室師保賓客宮臣等畢集太子常服就坐諸王宗室等以次參賀皆荅拜訖受文武官宮臣三品以下參賀庚午具鹵簿謁太廟五室常服乘馬出東華門升輅十月乙亥太子還宮僚稱臣許之　會要八月二十三日門下省言按開元禮皇太子寶以黃金為之方一寸及隋志皇太子寶龜紐文曰皇太子寶朱組大綬請如舊制製

造從之九月二十二日有司言太子受冊奏正安之曲詔宋白撰樂章二曲　天禧二年八月丁酉至辛丑羣臣三表請立太子甲辰詔立昇王爲太子乙巳以學士晁迥爲禮儀使丁巳禮官請臨軒冊命日奏明安之曲從之九月丁卯上御天安殿冊太子禮畢百官稱賀上有五色雲紫雲如華蓋癸酉皇太子朝謁太廟日左右有赤黃珥黃雲捧日其儀帝服衮冕御天安殿禮儀使引太子就版位再拜中書令捧冊授皇太子太子以授右庶子又奉寶綬太子受訖以授左庶子太子出入皆作明安之樂（晁迥撰明安三曲）百官詣宮參賀再拜太子荅拜丙申賓客李迪上賀建儲闈禮成詩詔褒之（以上玉海）　天禧冊皇子並如至道之儀冊用珉玉如乘輿之制而差損降其押輿用金塗銀平鈒承以髹漆小案飾以衣繡凡飾用龍者皆以螭鳳（文獻通考）　政和五年二月十四日大慶殿行冊禮　治平三年十二月壬寅元豐八年三月甲午朔紹興三十二年五月甲子建儲皆不及受冊　乾道元年八月十日丙戌立鄧王爲皇太子禮官言皇帝御大慶殿冊太子服通天冠絳紗袍百官朝服立班太子受冊服遠遊冠朱明衣執植圭謁太廟服衮冕乘金輅百官詣太子宮賀並荅拜依會要冊用珉玉簡六十枚前後四枚刻龍塡金貫以金絲藉以錦褥盛以漆匣裝以金華飾以螭首今請用珉簡七十五枚（即天禧之制）金寶按禮義羅寶以黃金爲之龜紐方一寸係以朱組大綬連玉環金檢（三朝志寶方二寸厚五寸）壬寅兵部言黃麾半仗用一千四百九十九人甲辰太子奏辭金輅十月十六日御大慶殿冊太子列黃麾半仗撞黃鍾作乾安明安之樂禮成稱賀撞蕤賓之鍾十八日御紫宸殿太子稱謝遂朝謁景靈宮太廟又詣德壽宮謝（以上玉海）　初紹興建儲在欽宗恤制未製樂乾道初元命禮部太常寺討舊典以聞受冊日設宮架樂於殿庭皇帝升降御座作乾安之樂升用黃鍾宮降用蕤賓宮皇太子入殿門作明安之樂受冊出殿門亦如之皆用應鍾而奏以姑洗古者太子生則太師吹管以度其聲觀所協之律有虞典樂教胄子自天子至元子皆以樂爲教則陳金石雅奏以重元良冊拜宜訪古誼式昭盛禮建隆定樂雖詔皇太子出入奏良安至道始冊皇太子有司言太子受冊宜奏正安之樂至天禧冊命禮儀院復奏改正安爲明安之樂乾道之用明安實祖述天禧而姑洗爲宮則唐東宮軒垂奏樂舊貫云（文獻通考）　逮於宣慶殿冊皇太子前期太樂令陳宮懸如皇帝受冊儀乘黃令陳金輅朝堂門外皇太子儀仗笳簫鼓吹等陳宣慶門外至日門下侍郎奉冊中書侍郎捧寶綬皇太子遠遊冠絳

紗袍秉珪入就版位東宮官三師以下皆從典儀贊皇太子再拜中書令跪讀冊皇太子再拜進受冊寶退授左庶子又再拜在位皆再拜禮畢皇太子升金輅左庶子以下夾侍儀仗鼓吹等並列宣慶門外三師三少諸宮臣於金輅前後導從鳴鐃還東宮宮庭先設儀仗皇太子入就位坐文武宮臣序班稱賀　金冊皇太子前三日遣使奏告天地宗廟前一日宣徽院使帥儀鸞司設御座於大安殿當中其日質明文武百僚應行事者並朝服入皇太子服遠遊冠朱明衣三師三少以下導從皇帝服通天冠絳紗袍即御座侍中宣制中書令讀冊皇太子跪受以授右庶子侍中讀寶皇太子跪受以授左庶子禮畢皇太子改公服還　東宮後二日兵部設黃麾仗於仁政殿門之內外並如大安殿之儀皇太子捧表入至拜表位跪上後二日百官奉表稱賀　元冊皇太子前期三日右丞相率百僚至金玉局冊寶案前行禮用儀衛音樂導至中書省正位安置前二日右丞相率百僚朝服至中書省冊寶案前上香行禮儀衛音樂傘扇導至闕前控鶴舁案方輿官舁之由中道入崇天門冊使以下奉隨升大明殿午階由正門入至發冊寶案前以冊寶置於案至期皇帝升大明殿殿前班起居如儀禮儀使奏請發皇太子冊寶內謁者捧冊寶跪進捧冊寶官跪受禮儀使引節導冊寶由正門出至露階南向立宣制曰上命太尉等持節授皇太子冊寶以冊寶置案方輿舁以行冊使以下隨至皇太子殿庭皇太子出閤立於香案前跪上香再拜太尉前稱制又再拜皇太子詣褥位南向立舉冊官跪讀冊舉寶官跪讀寶太尉進至案前以冊寶跪進皇太子恭受以授左右庶子右庶子捧冊左庶子捧寶導皇太子入殿奠冊寶於案太尉以下降階皆再拜侍儀使詣太尉前請進酒太尉入進酒畢降復位還詣大明殿御座前奏禮畢侍儀使左右庶子導皇太子詣大明殿謝恩贊拜訖還府侍儀使詣右丞相前請進酒右丞相入宣徽使隨至御榻前右丞相祝贊曰皇太子冊寶禮畢臣等不勝慶抃同上皇帝皇后萬萬歲壽宣徽使應曰如所祝退進酒進表章禮物如元正儀皇太子還府升殿典引引羣臣入就起居位贊再拜侍儀使詣班首前請進酒班首入右庶子隨至座前班首跪致祝詞曰冊寶禮畢願上殿下千秋之壽右庶子應曰如所祝退捧觴進酒百僚皆再拜中書押進箋及禮物案讀箋官先讀箋目次讀箋讀禮物官跪讀禮物狀各付所司又再拜皇太子還閤（以上續文獻通考）

明東宮冊立儀累朝微有異同其尤異者洪武永樂命至殿上受冊寶宣德嘉靖則命使持節至

文華殿授皇太子　洪武初定上於謹身殿具衮服御輿以出皇太子於奉天門具冕服入奉天東門傳制畢皇太子由殿東門入至御座前受冊寶由東階降禮部尚書詣案捧詔書尚寶卿用寶捧赴午門開讀百官迎詔至中書省頒行受冊之日皇太子朝謝中宮母后禮畢諸王詣東宮朝賀并賀中宮百官進慶賀表箋與中宮受冊儀同皇太子擇日恭謁太廟　永樂二年續定先期三日遣官祭告天地宗廟行一獻禮皇太子於奉天殿受冊用儀仗鼓樂迎冊寶至文華殿行禮畢持節官持節復命是日皇太子具冕服儀仗詣太廟行謁告禮畢至左順門上具皮弁服御奉天殿皇太子謝恩還至右順門皇后具燕居冠服升內殿皇太子於內殿丹陛行禮親王世子郡王賀中宮畢於文華殿賀皇太子是日皇太子詣武英殿見諸叔行家人禮四拜諸叔西向坐受見諸兄行家人禮二拜諸兄西向立受次日文武百官進表箋慶賀　宣德二年上以皇太子尚幼冊使捧冊寶至左順門授內臣捧入皇太子受畢詣奉先殿謁告如常儀旋詣皇太后前次詣上前皇后前俱行八拜禮次詣皇妃前行四拜禮免賀次日百官上表賀如常儀　嘉靖十八年續定前期三日齋戒至日上躬詣南郊奏告皇天上帝駕回恭詣太廟告聞皇祖命大臣祭告北郊列聖宗廟社稷神祇祭告畢上具常服告聞母后至日御殿傳制保姆奉皇太子於文華殿受冊明日上率皇后貴妃保姆奉皇太子詣宗廟恭行告謝復詣母后謁謝皇后率貴妃保姆奉皇太子詣上前皇后貴妃俱代皇太子行八拜禮貴妃又代皇太子詣皇后前行八拜禮保姆又代皇太子詣貴妃前行四拜禮上行告謝禮畢御奉天殿頒詔天下遣官齎捧御書禮物往各王府報知及詔諭朝鮮國是日百官上表慶賀仍上表賀皇太后命婦入內賀皇后如常儀百官又以是日進箋賀皇太子

冊皇太子二

原詔梁武帝立皇太子詔曰非至公無以王天下非博愛無以臨四海所以堯禪舜讓惟德是與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格于上下光被四表今岱宗牢落天步艱難淳風猶鬱黎民未乂自非克明克哲允文允武豈能荷神器之重嗣龍圖之尊晉安王綱德行內敏威惠外宣羣后歸美率土宅心可立綱爲皇太子庶百年勝殘方流餘慶必世後仁永固洪業　沈約立太子詔曰朕屬當期運係迹前王思所以長世流祚垂之萬葉百辟

咸以元良之寄有國莫先自昔哲后降及近代莫不立儲樹嫡守器承祧乃旁抯羣議遠惟七百建茲蒙稚仰副宗祊承華肇開崇基克永無疆之慶非獨在余思霑渥澤被之遐邇可賜天下爲父後者爵一級王侯以下量錫幣帛

增冊文唐貞觀十七年四月冊文云永言少陽匕鬯是寄疇咨朝列卿士叶從　永徽七年正月冊文云盡謙恭於藩冑審方俗於迎郊春禮冬詩趨庭靡懈三善六德勉志無怠　神龍元年七月冊平王爲皇太子文曰天有丕命集寶位於朕躬所以奉若天道建茲元嗣其明聽朕言咨爾平王隆基幼而聰允長而寬博有夙成之量焉夫禮以脩外樂以脩內者是工於文也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者是兼於武也繫於百姓聞於天下者是由於仁也一日三朝嘗藥視膳者是資於孝也爾有文武仁孝之德以知君臣父子之道朕甚休之間者賊臣構逆窺竊神器則我有唐之祚危若綴旒爾義刑邦家忠衛社稷誅其兇慝以之康濟主匕鬯者非爾而誰是用命爾爲皇太子古人有言曰爾身克正罔敢不正人心罔中惟爾之中昭昭臨下不可不畏慎簡乃僚允迪端士恭儉惟德遠於憸人則萬邦以貞庶荅揚我四聖之鴻烈敬之哉　乾元元年十月冊成王爲皇太子文曰自昔聖王咸建儲貳蓋將嗣守神器虔奉宗禋是以禮經著元良之德易象載重明之義朕纘服鴻緒丕承前烈爰升主鬯之賢實符當辟之命咨爾太尉成王俶道備文武生資睿哲溫文彰於日就孝友稟於天成往以兇醜亂行干戈集事是能出陪戎駕入奉廟謀克符丹水之師實翦綠林之盜所謂功定社稷義臨君親令範著以貞三善斯屬宜膺上嗣之典俾踐少陽之位是用命爾爲皇太子以副朕躬爾其思王業之艱難遵聖人之炯戒非尊賢無以成德非廣孝無以承親遠斥便佞詢謀正直兢兢業業庶保於大猷然後無忝爾祖宗克寧我邦家往欽哉　貞元二十一年四月冊廣陵王爲皇太子文曰建儲貳者必歸於冢嗣固邦本者允屬於元良咨爾元子廣陵王某幼而岐嶷長標洵淑佩詩禮之明訓宣忠孝之弘規居常保謙動必循道愛敬奉於君親仁德聞於兆庶神祇龜筮罔不協從是用命爾爲皇太子於戲惟我烈祖之有天下也功格於上帝祚流於無窮光纘弘緒逮予十葉虔恭寅畏日慎一日付爾以承祧之重勵爾以圭鬯之勤以貞萬國之心以揚三善之德爾其尊師重傅親賢遠佞非禮勿踐非義勿行對越天地之耿光丕承祖宗之休烈可不慎歟

開元二十六年冊忠王爲皇太子文曰仰稽天道俯察人心立長則順天所助也讓才則賢人之望也　元和七年十月冊遂王爲皇太子文曰建立儲嗣崇嚴國本所以承祧守器所以繼文統業欽若前訓時惟典常粤我祖宗克享天祿奄宅九有貽慶億齡肆予一人序承丕構纘武烈祖延鴻本支受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負荷斯重祇勤若厲永懷訓詞當副君臨咨爾遂王恒體乾降靈襲聖生德敎深蘊瑟氣叶吹銅早集大成不肩幼志溫文得於天縱孝友因於自然符彩昭融器業英遠爰膺錫社實寄維城懿河間之不羣慕東平之最樂自頃離明輟耀震位虛宮地德可尊人神攸屬式稽令典載煥徽章是用冊爾爲皇太子往欽哉有國而家有君而父義兼貳極重繫萬邦何好非賢何惡非佞何行非道何敬非刑居上勿驕從諫勿咈懋昭乃德唯懷永圖用陪貳朕躬以對揚休命可不愼歟　元冊裕宗爲皇太子文曰咨爾皇太子某仰惟太祖聖武皇帝遺訓嫡子中有克嗣服繼統者預選定之是用立太宗英文皇帝以紹隆丕構自時厥後不爲顯立冢嫡遂啓爭端朕上稽祖宗弘遠之規下協昆弟僉同之議乃從燕邸立爾爲皇太子今遣攝太尉中書左丞相伯顏持節授爾玉冊金寶於戲聖武燕貽爾其奉承昆弟宗親爾其和協使仁孝顯於躬行可謂不負所託矣尚其戒哉勿替朕命　元冊仁宗爲皇太子文曰祖宗聖緒恭承丕顯之謨兄弟懿親宜正元良之號立天下之大本示天下之至公咨爾皇太子某德器淵深英資玉粹武奮青宮之偉績文參定策之殊勳豈特華萼交輝之情式相好矣其在鳧鷖守成之治須汝贊之故於連枝同氣之間付以監國撫軍之任茲上承於母意蓋允出於朕心已於六月朔旦面授爾皇太子金寶今復遣攝太尉丞相塔思不花持節授爾玉冊維寵命之洊膺尚謙恭而自牧益盡寧親之孝益勤事上之忠以敦九族內睦之風以衍億祀無疆之慶

原表周王褒爲百僚請立皇太子表曰臣聞洊雷居震春方應守器之禮明兩作離少陽纂重暉之業是以三善昭德載祀之祚克隆一人元良貞國之基永固至於軒轅得姓高陽才子上嗣佇賢前星虛位魯國公斌親居元子屬當儲貳具寮仰則列辟式瞻臣等參議請立爲皇太子事隆監撫教資審諭問安寢門視膳天握

梁簡文帝謝立爲皇太子表曰伏見詔書以臣爲皇太子有命自天實驚物聽鴻名盛典爰萃庸薄勢舉千鈞方茲未重高摶九萬比此非遙臣本凡質實無取特以毓慶雲霄憑暉璿極鳴玉內侍指揮外藩猶懼不任

尚疑廢職況復監撫守從道著前經恭敬溫文義彰昔記震維禮絕離景事尊養德北宮贊業東序魏平非擬漢莊靡繼臣牧拙樊漢始獲言歸遂以下才屬當上嗣事異定陶之舉有類膠東之冊將何以著三善之德延四皓之遊俎叔譽之辭繹卞蘭之頌　又拜皇太子臨軒竟謝表曰臣聞園暉麗天洊雷居震必資令德實建賢明臣本空薄器業無取己慙好儒之志且乏豐下之姿叨逢慈奬事出希世方將問安寢門視膳天幄察陳奏之章示嚴警之書出龍樓而祗召息車馳道侍鑾輿而巡幸說經孔庭足踐閶闔風雲之勢斯近飛陵倒景神仙之舉超然何以允副元良和兹守器逢師賓之褒值史丹之述

表唐常衮為代宗讓皇太子表曰伏以國之上嗣古曰元良觀象於天應前星之環極取法於地視少海之朝宗必訪著龜以承匕鬯臣遊虧四老才乏五官人莫係心德鮮守器頃者外統羣帥內錄尚書竊懼任榮以憂官謗今謬承博望猥辱壽春位登青宮禮絕朱邸且乖人望載黷朝經循名責實未足承天之序舍長立賢亦猶行古之道伏惟陛下博求公議允納微誠更擇溫文俾承繼紹遠想伯夷之讓用升季歷之材　柳宗元為百寮賀冊皇太子表曰臣聞商書載以貞之文漢史傳早建之義不惟立愛其在繼明陛下奉率前規敷揚盛典顧兹守器之重爰正承華之位尊義方之教載錫嘉名崇建樹之禮式光典命以長而立自符於慎擇必子而選遂合於至公邦本不搖王業彌固此皆宗社垂祉啓祐皇心乾坤叶謀保安聖運足以播休氣於四海洽太和於萬靈食毛含齒所同歡慶　于邵請冊皇太子表曰伏以儲宮未立人望猶勤夙聞宣王天資孝敬訓秉詩禮可以奉宗祧之重可以當匕鬯之主朝三命宰則以安親前師後傅則以齒胄乞以時冊命報慶天人然後啓承華以論道起博望而養德

宋劉筠賀冊皇太子表曰前曜開祥東閣布憲漢儀丕赫天下之本既豐周制協敷王者之基克固殊猷顯會中外祇歡蓋以十翼垂言黃離之象攸著四瀆流潤重海之歌載揚於以示元吉之有孚表善利之廣霈正人倫而張大紀統天序而荷亨衢陪翼至仁登閎昌祚允鍾聖嗣克奉宗祧伏以皇太子挺溫姿而玉裕藹淑度以金相至性迪乎天經積粹發乎真系而自桂房毓秀茅蕝疏榮有時敏之進脩有日躋之駿惠固以悟喬枝而奉順詢內衛以宣勤矜近老成之人歷觀盛德之事寶忠信而由己服禮樂以蹈中造禮惟微振辭有典侍鑾游而儼若拱列欽聽省臺膳以肅如蒞宸敦眷四學總於上庠百行紀於司成洽乃懿聲被乎寰寓建儲之

論繫先親而是宜立愛之文稽古道而斯順肇膺徽冊有慶昌辰伏惟皇帝陛下闢長世之善經率保邦之大法翕受祕祉備舉縟儀惟震長之至賢實乾剛之上體三善靡煩於在傅重暉上契於秉陽陛下　仰奉靈心旁招羣龥以爲主器之重有國莫先矧錫羨於仙源在守成於宗躅增崇巨業屬我元良鼂獻之告　協從神鑒之徵允格三讓成魄知天道之好謙明兩作離見皇圖之可大式備彌文之禮仍新邁德之稱涓以　茂辰膺玆鴻典班輪飭駕奮五采以相宣碧鏤題宮配二儀而胥永臣以濫叨詞職竊守藩封昭數在廷莫覩鸞旌之美含和發詠率同鳬藻之誠　又王拱辰表云離明震豫知帝緒之無疆海潤星暉戴吾君之有子

淵鑑類函卷一百七十六

淵鑑類函卷一百七十七

禮儀部二十四（太子納妃　冊公主　冊拜諸侯王　嗣立　廢嫡立庶　爲人後　異姓爲後）

太子納妃一

原漢制皇太子納妃奉常迎（時叔孫通定禮以天子無親迎之義皇太子以奉常迎也）　晉太康中有司奏太子婚納徵用元纁束帛加璧羊馬三駟　東晉太子婚納徵禮用玉璧一虎皮二（王彪之上書曰或者虎取威猛有斑彩豹玉象德而有潤澤珪璋亦玉之美者豹皮彩蔚以譬君子王肅納徵辭云元纁束帛儷皮鴈羊）　宋文帝元嘉十五年四月皇太子納妃六禮文與納后不異百官上禮其月壬戌於太極殿西堂敘宴二宮隊主副司徒侍郎以上諸二千石在都邑者並在會又詔令小會可停伎樂（時有臨川曹大妃喪）明帝太始五年有司奏按晉江左以來太子婚納徵用璧一獸皮二未詳所准今法章徽儀方將大備宜憲範經籍今皇太子婚納徵禮合用璋豹皮及熊羆皮與不下禮官詳議依經史記更正若應用者爲各用一爲用兩博士裴昭明按周禮納徵元纁束帛儷皮（鄭元曰束帛以致命兩皮庭實皮鹿皮）晉納妃以獸皮二獸豹雖文禮所不用羆吉祥婚典不及珪璋美爲用各異今儲后聘納宜准經誥兼太常丞孫詵議以爲聘幣之典損益惟我今儲后崇聘禮光訓遠皮玉之美宜盡輝備禮稱束帛儷皮則珪璋數同璧熊羆文豹各應用二博士虞龢議按儀禮直云元纁束帛儷皮禮記郊特牲云虎豹皮與玉璧非虛作也虎豹皮居然用兩璋宜仍舊各一參議詵龢二議不異今加珪璋各一豹熊羆皮各二龢議爲允詔可　齊武帝永明年中以婚禮奢費勅諸王納妃上御及六宮依禮止棗栗腶脩加以香澤花粉其餘衣物皆停唯公主降嬪則止遺舅姑　北齊皇太子納妃禮皇帝遣使納采有司備禮物會畢使者受詔而行主人迎於大門外禮畢會於廳事其次問名納吉並如納采納徵則使司徒及尚書令爲使備禮物而行請期則以太常宗正卿爲使如納采親迎則太尉爲使三日妃朝皇帝於朝陽殿又朝皇后於宣光殿擇日羣臣上禮他日妃還又他日皇太子拜閤皇太子及王聘禮納采問名納吉請期親迎皆用羔羊一口鴈一隻酒黍稷米麪各一斛納徵用元三匹纁二匹束帛十匹大璋一虎皮二錦綵六十匹絹二百匹羔羊一口羊四口犢二頭酒黍稷稻米麪各十斛從車百乘　隋皇太子納妃禮皇帝臨軒使者受詔而行主人俟於廟使者執鴈主人迎拜於大門之東使者入升自西階立於楹間南面納采訖乃行問名儀事畢

主人請致禮於從者禮有幣馬其次擇日納吉如納采又擇日以玉帛乘馬納徵又擇日告期又擇日命有司以特牲告廟冊妃皇太子將親迎皇帝臨軒醮而誡曰往迎爾相承我宗事勗帥以敬對曰謹奉詔既受命羽儀而行主人几筵於廟妃服褕翟立於東房主人迎於門外西面拜皇太子荅拜主人揖皇太子先入主人升立於阼階西面皇太子升進當房戶前北面跪奠鴈俛伏興拜降出妃父少進西面戒之母於西階上施衿結帨及門內施鞶申之出門妃升輅乘以几姆加幜皇太子乃御輪三周御者代之皇太子出大門乘輅羽儀還宮妃三日雞鳴夙興以朝奠笲（音煩）於皇帝皇帝撫之又奠笲於皇后皇后撫之席於戶牖間妃立於席西祭奠而出　唐皇太子納妃禮臨軒命使行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告廟臨軒醮戒親迎同牢朝見並如開元禮

增唐開元禮皇太子納妃其冊妃前一日主人設使者次使副朝服乘輅持節鼓吹備而不作至妃氏大門外次掌嚴奉褕翟衣及首飾內廄尉進厭翟（車名）於大門之外諸衛帥其屬布儀仗奉冊寶案者進授使副冊寶內侍西面受之東面授典內典內持入跪置於閤外之案傅姆贊妃出立於庭中北面掌書跪取冊寶南向司則前贊妃再拜北面受冊寶於掌書南面授妃妃以授司閨司則又贊再拜臨軒醮戒前一日有司設御坐於太極殿阼階上西向皇太子進當御坐前東面立皇帝命之太子既受命遂適妃第至妃氏大門外次主人設几筵醴女如別儀妃服褕翟花鈿立於東房主婦衣禮服鈿釵立於房戶外主人公服出立於大門之內皇太子出次立於門西儐者進受命主人迎於門外西面再拜太子荅拜皇太子入當房戶前北面跪奠鴈再拜降出主人不降送內廄尉進厭翟於內門外傅姆導妃司則前引出於母左父母戒畢妃出皇太子授綏御輪三周如常儀　妃廟見日質明陳布儀仗妃服褕翟加首飾以出至寢門皇帝服通天冠絳紗袍皇后禕衣首飾即御座妃奉笲棗栗司饌又執笲服脩以從皆再拜進奠司設設妃席於戶牖之間醴之如儀　皇帝會羣臣於太極殿如正至之儀惟上壽辭云皇太子嘉聘禮成克崇景福臣等不勝慶忭謹上千秋萬歲壽（文獻通考）　明永樂二年定冊立儀前一日內官設節冊案於東宮內殿設香案於其南設儀仗如常儀設內贊引禮女官各二人至日正副使持節捧冊至左順門以授內官入行禮皇太子妃具禮服宮人執扇從衛出迎於宮門外禮畢妃具服詣奉先殿行謁告禮女官導詣宮門俟上具皮弁服皇后燕居冠服陞座就內殿行禮（會典）

太子納妃二

原詩唐高宗太子納妃太平公主出降詩曰龍樓光曙景魯館啓朝扉豔日濃妝影低星降婺暉玉庭浮瑞色銀牓藻祥徽雲轉花縈蓋霞飄葉綴旗雕軒回翠陌星駕歸丹殿鳴珠珮繞衣鏤壁輪開扇華冠列綺筵蘭醑申芳宴環階鳳樂陳瑇席珍羞薦舞蜨袖香新歌分落素塵歡迎歡懿戚慶叶慶初姻暑闌炎氣息涼早吹華辰方期六合泰共賞萬年春　郭正一奉和太子納妃公主出降詩曰桂宮初服冕蘭掖早升笄禮盛親迎晉聲芬出降齊金龜開瑞鈕寶翟上仙梯轉扇承宵月揚旌照夕蜺　劉禕之奉和太子納妃公主出降詩曰夢梓光青陛穠桃藹紫宮德優宸念遠禮備國姻崇萬户聲明發三條葆吹通香輪送重景綵旆引仙虹　元萬頃奉和太子納妃公主出降詩曰離光應春夕帝子降秋期鳴瑜合薦響比玉麗穠姿和聲躋鳳掖交影步鸞墀　任知古奉和太子納妃公主出降詩曰帝子升青陛王姬降紫宸星光移雜珮月彩薦重輪龍旌翻地杪鳳管颺天濱槐陰浮淺瀨葆吹翼輕塵　胡元範奉和太子納妃詩曰帝子威儀絶儲妃禮度（一作慶）優疊鼓陪仙觀凝笳翼畫輈鬱鬱神香滿奕奕彩雲浮排空列錦罽騰觀溢皇州金閨未息火玉樹鍾天愛月路飾還裝星津動歸珮紫極流宸渥清規佇慈誨恩波洽九流光輝軼千載列席詔親賢式宴坐神仙聖文飛聖筆天樂奏鈞天曲池涵瑞影文宇孕祥煙小臣同百獸率舞悅堯年　裴守真奉和太子納妃詩曰瑜珮升青殿穠華降紫微還如桃李發更似鳳凰飛金屋貞離象瑤臺起婺徽綵纓紛碧座繢羽泛褕衣雲路移彤輦天津轉明鏡仙珠照乘歸寶月重輪映望園嘉宴洽主第歡娛盛絲竹揚帝薰簪裾奉宸慶蕤雲藹曉光湛露晞朝陽天文天景麗睿藻睿詞芳玉庭散秋色銀宮生夕涼太平超遼古萬壽樂無疆

增詔唐太宗冊太子妃詔曰配德元良必俟邦媛作儷儲貳允歸冠族祕書丞蘇亶長女門襲軒冕家傳義方柔順表質幽閑成性訓彰圖史譽流邦國正位儲闈實惟朝典可皇太子妃所司備禮冊命主者施行

增冊文唐太宗冊太子妃文曰惟爾祕書丞蘇亶長女族茂冠冕慶成禮訓貞順自然言容有則作合春宮實協三善曰嬪守器式昌萬乘備茲令典仰惟國章是用命爾爲皇太子妃惟欽哉其光膺命可不慎歟

冊公主一

【續】詩序王姬下嫁于諸侯車服不係其夫下王后一等（下王后一等謂車乘厭翟服則褕翟疏曰王后五輅重翟爲上厭翟次之六服褘衣爲上褕翟次之天子尊無二上故其女可下王后一等若諸侯之女下嫁則從其夫之爵） 漢制公主儀服同列侯其尊崇者加號長公主儀服同藩王諸王女皆封鄉亭翁主儀服同鄉亭侯（師古曰天子不親主婚故曰公主諸侯即自主婚故其女謂翁主翁者父也）以列侯尚公主諸公主家令門尉皆屬宗正又有主傳（東方朔傳昭平君醉殺主傳師古曰傳姆也）中府（東方朔傳館陶公主中府師古曰中府掌金帛之藏） 後漢制同前漢其皇女封公主者所生之子襲母封爲列侯皆傳國於後鄉亭之封則不傳襲 唐制公主皆封國視正一品太子女爲郡主封郡視從一品親王女爲縣主正二品神龍二年勅公主府設官屬鎮國太平公主儀比親王長寧安樂惟不置長史餘並同親王景龍四年停公主府依舊邑司慶隆元年六月勅公主置府近有勅總停其鎮國太平公主府依舊（永淳前公主食實戶不過二百而太平公主獨加五十聖曆時進及三千戶預誅二張功增號鎮國與相王均封五千薛武二家皆食實封主與相王衛王成王長寧安樂二公主給衛士環第十步一區持兵呵衛僭肖宮省神龍時與長寧安樂宜城新都定安金城凡七公主皆開府置官屬視親王安樂戶至三千長寧二千五百府不置長史宜城定安非韋后所生戶止二千）凡公主封有以國名者鄎國代國霍國是也有以郡名者平陽宣陽東陽是也有以美名者太平安樂長寧是也惟明皇之女皆以美名名之

開元禮冊公主設御幄於太極殿展宮懸鈒戟近仗入陳於殿庭皇帝服通天冠絳紗袍即御座冊使等初入門舒和之樂作侍中宣制曰冊某公主命公等持節展禮中書令取公主冊授冊使前一日尚舍守宮設使者及冊案便次於光範門及長樂門外司贊設公主位於長樂門外內殿前又設內命婦陪位內謁者監先取冊案置於長樂門外近限公主花釵翟衣司言引就受冊位冊使副使等進就次尚儀率女史詣門舁冊案入司言贊公主再拜尚儀執冊跪讀公主受冊以授司言又再拜在位皆拜內謁者監傳報冊使等詣太極殿前復命（以上文獻通考） 會要代宗嘉豐普寧二公主同降有司具冊禮於光順門貞元元年嘉誠出降德宗幸望春亭臨餞厭翟敝不可乘以金根代之（乘金根車自主始） 四年二月七日太常卿董晉奏八日正衙冊新都長公主開元禮皇帝御正衙命使行冊禮陳樂懸貞元元年冊嘉誠二年冊長林帝不御正殿不設樂遂爲故事新都以十日下降宜前一日於光順門行五禮勅其日於光順門即行冊禮（按傳新都貞元十二年下嫁具禮光順門五禮由是廢） 二十一年四月七日禮儀使奏舊制正衙命使使出含元殿西廊側門外登輅車從光範門入詣光順門進冊今請冊使出宣政門自興禮門出赴延英光順門進冊 岐陽下嫁杜悰帝爲御正殿臨遣由西朝堂出復御延喜門止主車

大賜賓從金錢開第昌化里疏龍首池爲洺后家上尚父大通里亭爲主別館　會要元和九年公主出降神策兵三百於光範門翼道京兆尹裴武爲禮會使（以上玉海）　會昌五年中書門下奏伏見公主上表稱妾李伏以臣妾之義取其賤稱家人之禮宜即區別公主上表請如長公主之例並云某邑公主第幾女上表郡縣主亦望依此例從之　宋公主冊禮嘉祐二年自文德殿奉冊印至內東門外禮直官引冊使副俱立東向位躬稱冊使王堯臣副使田況奉制授公主冊印內給事入詣公主前言訖出受冊印以授內謁者及主當內臣持冊印入內東門公主受訖升位引內命婦賀內給事引公主謝皇帝皇后　嘉祐二年禮官言禮閣新儀公主出降前一日行五禮古者結婚始用行人告以夫家采擇之意謂之納采問女之名歸卜夫家廟吉以告女家謂之問名納吉今選尚一出朝廷不待納采又公主封爵已行誕告不得問名而卜之若納徵則旣有進財請期則有司擇日宜稍依五禮之名存其物數俾知古者婚姻之事重而夫婦之際嚴如此亦不忘古禮之意也時兗國公主下嫁李瑋詔俟出降日令夫家主婚者具合用鴈帛玉馬等物陳於內東門外以授內謁者進入內中付掌事者受之其馬不入　宋公主沿襲漢唐或以美名或以國姊妹曰長公主諸姑曰大長公主至祖姑則或加兩國政和三年蔡京爲相建議以爲不典始改爲帝姬以二字易國名四字易兩國名至中興時復故　政和五年五月嘉德帝姬下嫁曹寅詔用新儀行盥饋之禮皇后宮閤送至第外命婦免從重和五年十一月蔡京請免茂德帝姬下降見舅姑行盥饋之禮詔不允又詔神考治平間親灑宸翰以王姬下降躬行舅姑禮革去歷代沿習之弊以成婦道以風天下於是崇寧大觀以來詔有司講求典禮繼頒五禮新儀著爲永法近聞徒有奉行之名而舅姑旣不端坐返有下拜之禮甚失本意可自今恪遵新儀（新儀見舅姑帝姬再拜奉棗栗服脩次醴婦盥饋饗婦一如家人儀以上文獻通考）　明冊公主洪武九年於乾清宮設儀仗陳女樂上皮弁服中宮翟衣升御座女官充捧冊使者就殿上拜位傳制曰今冊長女爲某公主命尚宮正某行禮舉冊官以冊授使者使者受冊以詣華蓋殿公主服九翬四鳳冠翟衣立於殿西冊使至公主詣拜位冊使稱制宣冊官取冊立宣訖以授公主引禮就導引公主詣上前中宮前謝恩俱贊入拜公主授以金冊（會典）

冊公主二

【增】制　唐蘇頲封常芬公主等制曰諸女皆封先王之制第二女等慶聯霄漢體自穠華常聞禮於后庭必聞詩於師氏朕撫臨億兆憲章古昔俾裂河山之賦用酬湯沐之恩　孫逖封高都公主等制曰肅雍之範以成女德湯沐之賜爰著國章第十一女等生於公宮訓以師氏溫惠之性頗有天姿圖史之學仍聞日就初笄甫及外館將歸宜因待禮之期式備疏封之典　又改封永昌公主制曰普寧公主天泉浴德崇蘭發彩纂組之華每工於經目保阿之訓深得於稚年禮必叶中言無出閫從容珩璜之韻婉娩柔嘉之儀而疏封舊邦禮宜改避是擇美邑再申異恩可改封永昌公主

【增】冊文　唐開元二十五年冊信成公主文曰於戲易著于歸詩稱下嫁所以正風化厚人倫也咨爾信成公主淑慎由衷聰明形外訓以師氏頗詳環珮之儀修其婦功更習紘綖之藝日徽先近年及有行宜錫徽章俾膺茂典今遣使某副使某持節禮冊爾其光昭闈德弘長國風無怠厥心永綏介福可不慎歟　又冊昌樂公主文曰於戲好合之禮以正人倫肅雝之德用成婦道咨爾昌樂公主生知法度性與柔和亟聞彤史之言頗識采蘋之事既聞內則式遵下嫁宜膺冊書之命以備車服之庸今遣使某副使某持節禮冊爾其欽崇四教承順六姻式是大邦受茲明命可不慎歟　又冊高都公主文曰於戲古之聖人垂訓作則必正內外之位以明婚姻之禮咨爾高都公主生於宮闈自稟幽閑之性教以師氏更彰柔順之則能循法度克慎言容魯館于歸沁園將啓宜膺冊命俾叶典章今遣使某副使某持節禮冊爾其自下於心增修厥德式贍清懿永固恩榮可不慎歟　開元二十六年冊永寧公主文曰人倫式敘以正國風女子有行將成婦道咨爾永寧公主自幼及長終溫且惠引圖史爲鏡鑑用和柔爲粉澤許嫁而笄既遵於彝典備物之冊宜承於寵命今遣使某持節禮冊爾其謙恭自下淑慎爲先無忝公宮之教永貽邦媛之則　又冊臨晉公主文曰古之帝女下嫁諸侯以正婚姻之大綱昭肅雝之令德咨爾臨晉公主蹈和成性體順爲心頗協生知之敏更承師氏之訓柔明益著淑慎攸彰兼四教而不違勤六行而無斁近日云吉嘉禮有期宜穆彝章載光冊命今遣使某持節禮冊爾其克遵法度用廣徽猷發明閫德垂範於後可不慎歟　貞元元年冊嘉誠公主文（陸贄撰）曰王者以義睦宗親以禮敦風化義之深實先於友愛禮之重莫大於婚姻故春秋書築館之儀易象著歸妹之吉予是用祇考令典率

由舊章某國嘉誠公主孝友柔謙外和內睦公宮稟訓四德備修今遣使某持節冊命某往欽哉下嫁諸侯諒爲古帝肅雝之德見美詩人和可以克家敬可以行己奉若茲道永孚于休懋敦王風無墜先訓（文苑英華）

冊拜諸侯王一（年二公問）

【增】洛誥王命周公後作冊逸誥　畢命序康王命作冊畢　周語襄王使太宰文公及內史興賜晉文公命上卿逆於境晉侯郊勞館諸宗廟饋九牢設庭燎及期命於武宮晉侯端委以入太宰以王命命冕服內史贊之三命而後即冕服既畢賓饗贈餞如公命侯伯之禮加以宴好　祭統曰古者明君爵有德而祿有功必賜爵祿於太廟示不敢專也故祭之日一獻君降立阼階之南南鄉所命北面史由君右執策命之再拜稽首受書以歸而舍奠於其廟疏云王命羣臣則不因常祭之日特假於廟　春秋疏天子賜諸侯之命書傳無正禮惟文元年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僖十一年傳王賜晉惠公命周語王賜晉文公命皆是即位而賜之又賜之以圭擬朝而合瑞諸侯即位禮必朝王即賜之命春秋之時賜命禮廢惟文公即位而賜成公八年乃賜桓公追賜（以上增）【原】後漢制拜諸侯三公之儀百官會位定謁者引光祿勳前（丁孚漢儀云大常在蓋下東向讀文以此異也）謁者引當拜者前當座伏殿下光祿勳前一拜舉手曰制詔其以某爲某（按丁孚漢儀安帝策夏勤文曰維元初六年三月甲子制詔以大鴻臚勤爲司徒曰戲承天序維稽古建爾於位爲宰輔往率舊職敬敷五教在寬允[illegible]古朕弼宣力四表[illegible]又皇家以[illegible]圖以[illegible]不祗肅崇時亮天工可不慎歟勳其義之比其例也）讀策書畢拜者稱臣再拜尚書郎以璽印綬付侍御史前面立受璽印綬當受策者再拜頓首三贊謁者曰某王臣某新封某公某初除謝中謁者報謹謝贊者立曰皇帝爲公興重坐受策者拜謝起就位禮畢　晉武帝咸寧三年始平濮陽諸王新拜有司奏依故事聽京城近臣諸王公主應朝賀者復上禮博士張放議臨軒遣使應作樂放按太始中皇太子冠太子進而樂作位定樂止王者諸侯雖殊尊卑至於禮秩或有同者冠之與拜俱爲嘉禮是以准昔儀注謂宜作樂今符云至尊受太子拜時無鐘磬之樂又按太始三年有司奏皇太子明膺休命光啓嘉祚宜依漢魏故事太常王師等言拜三公應有樂宿設懸於殿庭令門下云非祭享則無樂按冠禮有樂公侯大臣御座爲起在輿爲下傳曰國卿君之貳也是以命使之日御親臨軒百寮陪位此即敬事之意也古者天子饗下國之使命將帥遣使臣皆有樂故詩序曰皇皇者華君遣使臣也又曰歌采薇以遣之出車以勞還杕杜以勤歸皆作樂

而歌之令命大使拜輔相比於下國之臣輕重殊矣輕誠有之重亦宜然博士考古以事義相准故謂臨軒遣使宜有金石之樂詔曰三公鼎司皇帝有興之禮何以不設樂又正位南面何以不服冕尚書顧和言臨軒拜三公不應有樂和云禮無其文按衛宏撰漢儀拜丞相亦無樂古之燕饗有樂者以暢賓主之歡耳今拜三公事畢於庭階禮成於拜立歡宴未交無事於樂又按六冕之服主於祭祀唯婚特用之他事未見服冕者故拜三公不應服冕

增南史褚淵爲錄尚書事有司疑立優策尚書令王儉議中朝以來三公王侯則優策並設官品第二策而不優優者褒美策者兼明委寄尚書職居天官政化之本故尚書令品雖第三拜必有策錄尚書事與本官同拜故不別有策即事緣情不宜均之凡僚宜有策書用申隆寄既異王侯不假優文從之（玉海）

原北齊策諸王以臨軒日上水一刻吏部令史乘馬賫名板詣王第王乘高車鹵簿至東掖門止乘軺車既入至席尚書讀策以授王又授章綬事畢出軺車入鹵簿乘高車詣閶闔伏闕表謝報訖拜廟還第即拜鴻臚卿持節吏部尚書授策侍御史授節使者受而出乘軺持節詣王第入就西階東面王入立於東階西面使者讀策博士讀板王俛伏三稽首還本位謝如上儀在州鎮則使者受節策乘車至州如王第諸王三公儀同尚書令五等開國太妃公主恭拜冊軸一枚長二尺以白練衣之用竹簡十二枚六枚與軸等六枚長尺二寸文出集書書皆篆字哀冊贈冊亦同諸王五等開國及鄉男恭拜以其封國所在取社稷壇方面土苞以白茅內青箱中函方五寸以青塗飾封授之以爲社　隋臨朝冊命三師諸王三公並陳車輅餘則不百司定列內史令讀冊訖受冊者拜受出又引次受冊者如上儀若冊開國郊社令奉茅土立於仗南西面每授冊訖授茅土焉

增唐開元禮臨軒冊命　諸王大臣設御幄於太極殿北壁羣官次於朝堂大樂令展宮懸於殿庭諸衛列仗受冊者服朝服從第備鹵簿集朝堂次皇帝即御座受冊者立於東北西面中書侍郎引冊按中書令稱有制受冊者再拜中書令讀冊訖受冊者進受持案者以案退冊三師三公親王皇帝服袞冕之服鼓吹令設十二案乘黃令陳車輅尚輦陳輿輦諸衛設黃麾半仗受冊者初入門舒和之樂作　會要貞觀八年勅拜三師三公尚書令雍州牧開府儀同三司驃騎大將軍左右僕射並臨軒冊授太子三少侍中中書令六尚書諸衛大將軍特進鎮國大將軍光祿大夫太子詹事九卿都督及上州刺史在京者朝堂受冊光宅二年並停　大曆

十四年五月臨軒冊尚父子儀於宣政殿自神龍以來冊禮久廢惟天寶末冊楊國忠爲司空至是復行貞元三年四月李晟拜太尉中書令帝坐宣政殿引見備冊禮受冊訖備羽儀乘輅謁太廟視事尚書省故事臨軒冊拜三公中書令讀冊侍中奏禮畢宰相攝之時宰相張延賞欲輕其禮令兵部尚書攝中書令左散騎常侍攝侍中臨軒冊命宰臣不親行事自此始　長慶二年三月景辰守司徒裴度正衙受冊　太和四年裴度進司徒表辭冊禮　宋朝親王大臣例辭冊禮（以上玉海）　明會典凡冊立親王洪武初皇帝預告太廟及期臨軒拜冊年幼者則遣官保抱以從事（洪武三年冊封諸王時齊潭趙魯四王年幼皆遣官齎冊寶授之）　成化末年更定即日告內殿廷遣節使就各王府冊立之罷預告臨軒之禮

冊拜諸侯王二

原冊文唐太宗冊梁州都督漢王元昌曰夫易陳利建道貫三才傳稱夾輔業昌百代是以周之魯衛式固維城漢之梁趙克崇磐石惟爾幼聞教義器識聰敏早開土宇禮數優崇邇矣南鄭襟帶西蜀按部之重茂親是用錫以茅土賦茲典冊爰誓山河永作藩屏朕聞曰事君盡禮資於孝敬爲政以德始於仁厚故士無貴賤由之者揚名時無古今背之者汙行爾往欽哉去奢從儉遠佞尊賢克勤匪懈垂憲乃後可不慎歟　又冊荊州都督荊王元景曰夫建官之道實賚明德列爵之義必侯茂親故晉鄭佐周功宣於寅亮閒平輔漢業崇於藩屏惟爾業尚忠肅器懷恭懿幼稟庭訓早膺朝寵仁恕聞於封畿廉平著於方策荊衡作鎮江漢爲紀包括巴漢之域跨躡吳越之郊秦帷永諳分珪僉屬是用備茲令典錫以休命奄有楚甸代爲唐輔可不慎歟　增唐咸通三年冊魏王文曰夫剪珪分器事炳周經裂地疏封道光漢冊莫不克隆磐石作固本枝並建親賢以崇藩翰咨爾長男佾通輝日月裒慶霄漢蔭若木之凝華派璿源之積潤早彰樂善之規夙有辨牘之智卓爾器度譪然嶷猷宜荷寵章以開土宇今遣某官持節冊爾爲魏王於戲河外名都漳滏奧宅爾其竭奉上之孝敬慎臨下之儀利守道宜鑒於遠名尊賢無忘於置醴用新魯衛之政以昭閒平之德服我休命可不慎歟　又冊蜀王文曰夫堯序九族周列五等事高維翰道在睦親況居帝子之尊宜荷封王之典用彰慶羨以固洪基咨爾第三男佶勝英日域儲秀星樞已多稱象之能纔是勝衣之歲靜不好弄言必成文曾無紈綺之心每服

詩書之訓嘉其幼智錫以大封今遣其官持節冊爾爲蜀王爾其宅於坤維建諸赤社疏以江漢鎮以岷嶓列爲侯王邇我宮禁以謹恭而接下秉忠孝以律身服是寵光終於戒慎　光化元年冊雅王文曰周王之嗣分茅土者十五國漢景之代書簡冊者十三王朕以寡昧之資奉神靈之統每顧諸子實惟天休期訓導之將成諒封建之可享咨爾第十一男祺方當稚齒復在深宮有知憂知懼之心見聞詩聞禮之志今遣其官持節冊爾爲雅王於戲受冊之命重屬汝躬列聖在天百辟在位在天必聽在位必觀罔怠交修用承多祐（以上文苑英華）

增制唐元和元年封鄧王等制曰昔周室制法備建宗盟漢室垂統畢封子弟其盛也二南教化首在國風其詳也九國土疆載在侯表朕嗣守丕業惟懷遠圖永言磐石之固宜秉价人之重男平原郡王寧等孝友忠敬溫文惠和稟其樂善之姿強於好古之學君親之教罔敢失墜保傅之言亦惟佩服由是寡悔至於通方庶可膺茲典章列是藩屏疏爵以冠於侯伯分茅以賜於山川用明至公且協前訓宜令有司擇日備禮冊命　乾寧元年封棣王等制曰我國家奄宅中區光啓祖業析圭胙土唯親與賢故本根茂而枝葉榮王室尊而屏藩壯肆予眇末叨獲纂承賴至道之元慈鍾列聖之餘慶顧茲胤嗣實謂蕃昌爰稽典謨用建邦土第三男栩等皆生知孝敬志樂文儒問安靡曠於晨昏稟訓每由於詩禮智有刻舟之妙辨多對日之奇是宜分以白茅錫其朱邸叶犬牙於漢制光麟趾於周詩於戲器以琢成道由學顯勉稟君親之教敬承友傅之規勿追平樂之歡無好任城之勇懋建厥德永孚於休

原奏陳尚書八座奏封鄱陽王伯山曰臣聞本枝惟茂宗周之業以弘磐石既建皇漢之圖斯遠故能協宣五運規範百王式固靈根克昌丕緒第三皇子伯山發睿德於韶年表奇姿於此日光昭丹掖輝映青闈而玉珪未執金錫靡駕豈所以敦序維翰建樹蕃戚臣等參議宜封鄱陽王

增表宋王拱辰賀皇長子封公表曰建親授社屏翰於王家封子維城安疆於國幹誕揚休命敷告羣倫均海寓之歡心洽朝廷之大慶竊以宗藩錫瑞賢戚分疆周列侯邦半諸姬而啓土漢有天下非劉氏則不王皆所以滋大本枝維持京室綿鼎數於穹壤固廟祏於山河屬我熙朝益隆茂典

嗣立（卜嗣　立長　立賢俱併入）

〔原〕承祧（家嫡承祧繼體）　纂服（禮纂乃祖服又曰纂乃考服）　繼體（譽圖而立先踐前修後嗣）　嗣德（書）　慶襲　賞延（賞延於世）　統承（統承先王）　世及（禮大人世及）　清美（左傳世濟其美不隕其名）　象賢（禮繼世以立諸侯象賢也）　堂構（書若考作室其子乃弗肯堂矧肯構注言不能嗣父）　弓冶（禮良冶之子必學爲裘良弓之子必學爲箕）　踐脩（書爾惟踐脩厥猷舊有令聞）　負荷（左傳古人有言其父析薪其子不克負荷言不嗣也）　勸善（楚王曰子文無後何以勸善乃立其孫箴尹克黃）　復始（左傳公侯子孫必復其始）　建德（左傳天子建德又曰選建明德以藩屏周）　置善（置善則固）　尚年（左傳五叔無官豈尚年哉）　序齒　嗣宗職（左傳使嗣宗職）　守前烈（嗣守前人成烈）　纘祖考（詩纘戎祖考）　世爵祿（諸侯之大夫不世爵祿又禮大夫不世爵使以德爵以功注謂天子大夫也不世爵而世祿進賢也）　長則順（左傳立長則順）　外而安（魏劉表字景升二子琦琮表愛琮而琦不自寧引諸葛亮上樓去梯曰可以言未亮曰君不見申生在內而危重耳在外而安乎琦悟遂謀出守）　龜有知（石祁子兆衛人以龜爲有知也詳佩玉注）　筮何疑（衛孔成子筮立公子元遇屯史朝曰元亨又何疑焉屯象曰利建侯故成子立靈公元衛靈公名）　桓母貴（公羊曰隱長又賢故大夫扳而立之何以不宜立立嫡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桓何以貴母貴也）　瑤心很（國語智宣子將以瑤爲後智果曰不如宵宣子曰宵也很曰宵之很在面瑤之很在心心很敗國面很不害若立瑤智宗必滅竟立瑤果滅智氏）　智測藏符（史趙簡子曰吾藏寶符於常山先得者賞諸子馳至無所得無卹曰已得符矣常山臨代代可取也簡子乃廢伯魯而立無卹是爲襄子）　哀辭佩玉（禮記衛石駘仲卒無適子有庶子六人卜所以爲後者曰沐浴佩玉則兆五人者皆沐浴佩玉石祁子曰孰有執親之喪而沐浴佩玉者乎不沐浴佩玉石祁子兆衛人以龜爲有知也）　璧紐之祥（楚共王有寵子五人無適立焉以璧見羣望曰當璧而拜者神所立也乃埋璧於太室之庭康王跨之靈王肘加焉子干子晳皆遠之平王弱抱而入再拜皆壓紐平王即公子棄疾）

〔增〕規墨之兆（國語晉成公之生也其母夢神規其臀以墨曰使有晉國故名之曰黑臀）

〔原〕無忌之弟好仁（左傳晉韓獻子告老公族穆子有廢疾將立之辭曰無忌不才讓其可乎請立起也與田蘇游而曰好仁注無忌穆子名起無忌弟宣子也田蘇晉賢人也）　周子之兄無慧（左傳晉欒書中行偃弒厲公逆周子於京師而立之周子有兄而無慧不能辨菽麥故不可立）

〔增〕六順（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兄愛弟敬所謂六順也）　五利　集苑（晉驪姬欲立奚齊使優施飲里克酒爲暇豫之歌曰人皆集于苑己獨集于枯里克笑曰何謂苑何謂枯優施曰其母爲夫人其子爲君可不謂苑乎其母既死其子又有謗可不謂枯乎）　居奇（史記子楚爲秦質子於趙呂不韋賈邯鄲見之曰此奇貨可居乃以千金西游事安國君及華陽夫人立子楚爲適嗣）

〔原〕恭承國命　克紹家聲　榮分茅土　慶襲弓裘　食其舊德　纂乃前修　祿以勸賢　爵惟及嗣　臣能匡國必酬世祿之勳　子合成家宜荷賞延之寵

廢嫡立庶

（庶孽條併入）

〔原〕嬖子（賤而有寵曰嬖）　孽子（何休注公羊曰孽子賤子也非嫡正之子曰孽）　奪宗　匹嫡（左傳嬖子配嫡言如嫡也）

〔增〕宣王立戲（魯武公以括與戲見王王立戲仲山甫諫曰天子立諸侯而建其少是教逆也王卒立之魯人殺懿公而立伯御）　臧孫立紇（季武子無適子訪於臧孫曰彌與紇吾皆愛之欲擇才焉而立之臧孫曰飲吾酒吾爲子立之季氏飲大夫酒臧孫命北面重席新樽絜之召悼子降逆之及旅而召公鉏使與之齒注公彌公鉏悼子紇也）

〔原〕仲子舍孫（檀弓公儀仲子之喪檀弓免焉趨而就子服伯子於門右曰仲子舍其孫而立其子何也伯子曰仲子亦猶行古之道也昔者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微子舍其孫腯而立衍也子游問諸孔子孔子曰否立孫）　惠子廢嫡（司寇惠子之喪子游爲之麻衰牡麻絰文子退扶適子南面而立曰虎也敢不復位）

（子游趨而就客位）楚舉恆少（左傳楚國之舉恆在少者）單劉贊私（子朝言單劉贊私立少蓋反詞以誣之）無卹母翟婢（史姑布子卿見無卹曰真將軍也趙簡子曰其母賤翟婢也奚道貴哉子卿曰天所授也雖賤必貴）田文母賤妾（史田嬰有子四十餘人其賤妾有子名文名聞於諸侯諸侯皆使人請嬰以文爲太子是爲孟嘗君）

廢嫡立庶二

增辨陳祥道禮書辨嫡上篇曰春秋左氏傳曰太子有母弟則立之無則立長年鈞擇賢義鈞則卜又曰王后無嫡則擇立長年鈞以德德鈞以卜以謂太子死而無後則立嫡子之母弟以其猶出於嫡室也無母弟則立庶長以其不得已而立妾子之長也立妾子之長則無間於貴賤公羊曰立適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桓何以貴母貴也何休曰禮嫡夫人無子立右媵子右媵無子立左媵子左媵無子立嫡姪娣子嫡姪娣無子立右媵姪娣子右媵姪娣無子立左媵姪娣子不識何據云然耶夫嫡室所以配君子奉祭祀者也媵與姪娣所以從嫡室廣繼嗣者也故內則以冢子母弟爲嫡子書以母弟與王父同其重則太子死而無後立太子之母弟可也均妾庶也而立其母之貴者可乎左氏曰非嫡嗣何必娣之子又曰王不立愛公卿無私蓋言此也

下篇曰木之正出爲本旁出爲枝子之正出爲嫡旁出爲庶故伐枝不足以傷木伐其本則木斃矣廢庶不足以傷宗廢其嫡則宗絶矣本固而枝必茂嫡立而庶必寧此天地自然之理也先王知其然於是貴嫡而賤庶使名分正而不亂爭奪息而不作故子生則冢子接以太牢庶子少牢冢子未食而見庶子已食而見冠則嫡子於阼階庶子於房外死則嫡子斬庶子期其禮之重輕隆殺如此豈有他哉以其傳重與不傳重故也禮曰庶子不祭祖明其宗也又曰庶子不祭禰明其宗也史曰父不祭於支庶之宅君不祭於臣僕之家此嫡庶之分不可不辨也昔公儀仲子舍孫立子而檀弓弔以免司寇惠子舍嫡立庶而子游弔以麻衰皆重其服以譏之欲其辨嫡庶之分而已春秋之時宋宣公舍子與夷立弟穆公穆公又舍子馮立與夷而與夷卒於見殺莒紀公黜太子僕愛季佗而卒於名禍晉獻公殺世子申生立奚齊而卒以亂晉齊靈公廢太子光立公子牙而卒以亂齊蓋嫡一而已立之足以尊正統而一人之情庶則衆矣立之則亂正統而啓覬覦之心宋莒齊晉之君不察乎此每每趨禍良可悼也

爲人後一

漢宣帝即位詔議故皇太子謚號置園邑有司奏禮爲人後者爲之子也故降其父母不得祭尊祖之義也陛下以孝昭帝後承祖宗之祀親謚宜曰悼母曰悼后比諸侯王園置奉邑三百家故皇太子謚曰戾置奉邑二百家史良娣曰戾夫人置守冢三十家後八歲有司復言禮父爲士子爲天子祭以天子悼園宜稱尊號曰皇考立廟因園爲寢以時薦享尊戾夫人曰戾后益置奉園戶（文獻通考） 成帝綏和元年議立嗣皆以爲禮曰昆弟之子猶子也爲其後者爲之子也定陶王宜爲嗣孔光獨以爲立嗣以親兄終弟及尚書盤庚殷之及王也中山王帝親弟宜爲嗣上以中山王不材又禮兄弟不得相入廟不從光議立定陶王欣爲皇太子上以太子既奉大宗後不得顧私親立楚孝王孫景爲定陶王以奉共王後（通鑑） 哀帝立郎中令冷褒黃門郎段猶等奏言宜爲共皇立廟京師大司空師丹以爲不可曰禮爲人後者爲之子故爲所後服斬衰三年而降其父母期明尊本祖而重正統也陛下既繼體先帝特重大宗承宗廟天地社稷之祀義不可復奉定陶共皇祭入其廟 平帝元始中王莽奏本始元年丞相義等議（蔡義也）謚孝宣皇帝親曰悼園置邑三百家至元康元年丞相相等奏（魏相也）父爲士子爲天子祭以天子悼園宜稱尊號曰皇考立廟益奉園民滿千六百家以爲奉明縣臣愚以爲皇考廟本不當立累世奉之非是謹與大司徒晏等（平晏也）百四十七人議皆曰孝宣皇帝以兄孫繼統爲孝昭皇帝後案義奏親謚曰悼裁置奉邑皆應經義相奏悼園稱皇考立廟益民爲縣違離祖統乖謬本義父爲士子爲天子祭以天子者乃謂若虞舜夏禹殷湯周武漢之高祖受命而王者也非謂繼祖統爲後者也請皇高祖考廟奉明園毀不修奏可 光武帝建武三年立親廟雒陽祀父南頓君以上至舂陵節侯十九年五月中郎將張純與太僕朱浮奏言禮爲人後者則爲之子既事大宗則降其私親今禘祫高廟陳敘昭穆而舂陵四世君臣並列以卑廁尊不合禮意昔高祖以自受命不由太上宣帝以孫後祖不敢私親故爲父立廟獨羣臣侍祠臣愚謂宜除今親廟以則二帝舊典詔下公卿大司徒戴涉大司空竇融議宜以宣元成哀平五帝四世代今親廟宣元皇帝尊爲祖父可親奉祠成帝以下有司行事別爲南頓君立皇考廟其祭上至舂陵節侯羣臣奉祠詔可 魏明帝太和三年詔曰禮王后無嗣擇見支子以繼大宗則當纂正統而奉公義何得復顧私親哉漢宣繼昭帝後加悼考以皇號哀帝以外藩援立而董宏等稱引亡秦惑誤朝議遂尊恭皇立廟京

師又寵藩妾使比長信僭差渫禮人神弗祐罪師丹忠正之諫致丁傅焚如之禍自是之後相踵行之其令公卿有司深以前世爲戒後嗣萬一有由諸侯入奉大統則當明爲人後之義敢爲邪佞導諛君上妄建非正之號謂考爲皇稱妣爲后則股肱大臣誅之無赦其書之金策藏之宗廟是後高貴常道援立皆不外尊及晉愍帝建興四年司徒梁芬議追援之禮帝既不從而右僕射索綝等亦稱引魏制以爲不可故追贈吳王爲太保而已　宋英宗治平初宰臣韓琦等奏請下有司議濮安懿王典禮詔翰林學士王珪等集議相顧不敢先知諫院司馬光獨奮筆立議濮王宜稱皇伯而不名王珪敕吏以光手藁爲案議上歐陽脩以爲自古無以所生父改稱伯者珪等言非是中書奏孝宣光武皆稱父爲皇考太后聞之手詔詰責輔臣以不當議稱皇考上詔宜權罷議令有司博求典故務合禮經判太常寺范鎮率禮官上言陛下既考仁宗又考濮王其議未當具列儀禮及漢儒議論魏明帝詔爲五篇奏之於是臺官自中丞賈黯以下各有奏皆留中不報司馬光又上言曰向詔羣臣議濮安懿王典禮王珪等二十餘人皆以爲宜准先朝封贈期親尊屬故事凡兩次會議無一人異辭而政府之意獨欲尊濮王爲皇考巧詞飾說惑誤聖德政府言儀禮本文五服年月敕皆云爲人後者爲其父母之服者不謂之父母不知如何立文此乃政府欺罔天下之人謂其皆不識文理也又言漢宣帝光武皆稱其父爲皇考臣案宣帝承昭帝之後以孫繼祖故尊其父爲皇考而不敢尊其祖爲皇祖者以與昭帝同昭穆也光武起布衣誅王莽冒矢石以得天下名爲中興其實創業雖自立七廟猶非太過況但稱皇考其謙損甚矣今陛下親爲仁宗之子以承大業傳曰國無二君家無二尊若復尊濮王爲皇考則置仁宗於何地乎三年乃詔立濮王園廟以宗樸爲濮國公奉濮王祀先是太后手書濮安懿王譙國太夫人王氏襄國太夫人韓氏仙遊縣君任氏可令皇帝稱親尊王爲濮安懿皇譙國襄國仙遊並稱后上手詔謹遵稱親而不敢當追崇之典侍講呂公著復上言稱親之說乃漢史皇孫故事宣帝爲昭帝後是以兄孫遙嗣祖統無兩考之嫌故且稱親其後既立謚只稱悼園今陛下以旁支繼大統建立園廟以王子承祀於濮王無絕父之議於仁宗無兩考之嫌可謂兼得其親字既稱謂難立且義理不安乞寢罷不報　明世宗初即位命禮官集議興獻王典禮尚書毛澄等議漢成帝立定陶王爲嗣而以楚王孫後定陶師丹以爲得禮今上入繼大統宜以孝宗爲考興

獻及妃（爲皇叔）父母祭告上箋稱姪署名而令益王子崇仁王後興國上曰父母可移易乎命再議大學士楊廷和等復言程顥濮議最得義禮之正皇上采而行之可爲萬世法不聽時進士張璁上疏言漢哀宋英皆預立爲皇嗣養之宮中是明爲人後者故師丹司馬光之論施於彼時猶可今武宗遺詔直曰興獻王長子倫序當立初未嘗明著爲孝宗後故皇上爲繼統武宗而得尊崇其親則可謂繼嗣孝宗以自絕其親則不可復與桂萼疏言考孝宗非是以伯孝宗而考興獻爲正三年九月遂改稱孝宗爲皇伯考昭聖皇太后爲皇伯母獻皇帝主別立禰廟十七年因同知豐坊言奉獻皇帝爲睿宗九月大享上帝奉睿宗祀

爲人後二

【原】置後（無子則爲之置後）　卜後（禮卜所以爲後者）　求喬爲後（蜀諸葛喬字伯松瑾第三子本字仲慎亮未有子求喬爲後瑾啓吳王而遣之以爲嫡故改其字喬子攀亮後自有子攀還復爲瑾後）　以恭爲嗣（後漢伏恭字叔齊湛之兄子湛弟黯字稚文治齊詩位至光祿勳無子以恭爲嗣）　少繼從父（宋書謝弘微本名密年十歲出繼從叔父峻）　長還本生（晉皇甫謐字士安漢太尉嵩之曾孫也出繼叔父從居新安謐年四十叔父有子謐喪本生遂還其父）　兄弟承襲（封爵令王公以下無子孫以兄弟爲後生經侍養者聽承襲若死王事雖不經侍養亦聽承襲）　養子襲爵（後漢順帝聽中官以養子爲後代封襲爵）　不與射（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蓋觀者如堵牆使子路執弓矢出延射曰賁軍之將亡國之大夫與爲人後者不入）　不別籍（晉殷仲堪臨荆州有子孫繼親族無後者惟令主蒸嘗不聽別籍以避役也）　【增】姪孫爲後（事文類聚唐白樂天無子以姪孫阿新爲之後）　兄子爲後（宋司馬光以兄子康爲嗣）

爲人後三

【增】議宋司馬光濮安懿王典禮議曰謹按儀禮喪服爲人後者傳曰何以三年也受重者必以尊服服之爲所後者之祖父母妻妻之父母昆弟昆弟之子若子若子者皆如親子也又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傳曰何以期也曰不貳斬也特重於大宗降其小宗也又爲人後者爲之子不敢復顧私親聖人制禮尊無二上若恭愛之心分施於彼則不得專一於此故也是以秦漢以來帝王有自旁支入承大統者或推尊父母以爲帝后皆見非當時取譏後世臣等不敢引以爲聖朝例況前代入繼者多宮車晏駕之後援立之策或出母后或出臣下非如仁宗皇帝年齡未衰深維宗廟之重祇承天地之意於宗室衆多之中簡拔聖明授以大業親爲先帝之子然後繼體承祧永有天下濮安懿王雖於陛下有天性之親顧復之恩然陛下所以負扆端冕富有四海子子孫孫萬世相承者皆先帝之德也臣等切以爲今日所以崇奉濮安懿王典禮一準先朝封贈期親尊屬故事

考之古今實爲宜稱　劉歆爲兄後議曰禮天子之廟三昭三穆與太祖而七諸侯二昭二穆與太祖而五所謂昭者父道也所謂穆者子道也天子諸侯未必皆身有子故或取於兄弟之子以爲嗣親同則取其賢者賢同則取其長者長同則卜其吉者非兄弟之子則弟取故不以諸父爲嗣兄亦尊也不以諸弟爲嗣弟己之倫也此古者七廟五廟之序所以昭穆不相越迭毀不相害也至於後世國家多事或傳之諸兄或傳之諸弟蓋有不得已者焉則禮散久矣然旣已受國家天下則所傳者雖非子亦猶子道也傳之者雖非父亦猶父之道也以天下國家爲重矣春秋僖公實閔公之兄閔公遭弑僖不書即位明臣子一體也公孫嬰齊卒春秋謂之仲嬰齊以謂爲人後者爲之子當下從子例不得復顧兄弟之親稱公孫也春秋之義有常有變夫取後者不得取兄弟此常也旣已不可及取兄弟矣則正其禮使從子例此變也故僖公以兄繼弟春秋謂之子嬰齊以弟繼兄春秋亦謂之子所謂常用於常變用於變者也旣正其子名則僖公不得不以閔公爲昭歸父不得不以嬰齊爲穆旣正其昭穆則迭毀之次不得不以一代一也而儒者或疑禮無後兄弟之文遂以春秋書仲嬰齊爲不與子爲父孫非也子爲父孫誠非禮之正有不得已者春秋正其爲臣子一體而已故實公孫嬰齊而謂之仲嬰齊若春秋本不聽其爲後者則當書曰公孫嬰齊卒學者問之曰此仲嬰齊曷爲謂之公孫嬰齊不與爲兄後也乃可矣夫春秋家猶重之況國乎國爾猶重之況天下乎故凡繼其君雖兄弟必使子之繼其大宗雖兄弟必使子之如繼其君繼其大宗而不使子是教不子而輕其所托也此文仲所以受逆祀之貶也然春秋固爲衰世法非太平正禮也太平之世未嘗有也　致堂胡氏曰禮曰爲人後者爲其父母降不敢貳尊也旣名其所後爲父母則不得名其所生曰父母矣而禮有爲其父母降是猶以父母名之何也此所謂不以辭害意也立言者顧不可曰爲其伯父伯母叔父叔母降故假曰父母以明當降之義降則不可名之曰父母矣宣帝初有司奏請戾太子及悼后之謚首言爲人後者云云皆是也而中有稱親之言則非也夫親深言之則非父不可當若曰文王之爲世子有父之親是也泛言之則所厚者皆可稱若曰親者無失其爲親是也有司之言果何從歟若避曰考故以親言是疏之也知其不可稱考而姑曰親以包舉之是不正名亦昧之也以其不得於言知其不絜於理旣爲伯叔父母之後而父母之則當降所生父母而伯叔父母之昭昭然矣（馬氏曰胡）

（民之說辨矣而施之宣帝之世則不可嚴問宣帝而欲稱其所生之父母也將爲伯父乎爲叔父乎於所後父爲兄則伯父也於所後父爲弟則叔父也而宣帝則有所後祖無所後父者也不得其所後之父而父之則何以稱其所生之父乎先是昌邑王以兄子入繼則考昭帝可也昌邑廢矣宣帝始以兄孫入繼當時惟言嗣孝昭皇帝後而已則未知其爲子乎爲孫乎以也升一等而考昭帝則又將降一等而兄史皇孫矣可不可乎有司未有所處姑緣其所父宜稱之曰皇考而已故曰胡氏辨則辨矣施之宣帝之世則不可）

胡氏又曰西漢自孝成而後三世無嗣王莽簒時漢祚既絕光武平禍亂奮然崛起雖祖高祖而帝四親非與哀朝尊崇藩統同事於義未有大不可者然一聞張純等議斷然從之曾無留難章陵四祠蔑有異等寡恩之譏既不聞於當年失禮之議又不生於後代以是較之宜哀過舉益明而禮所載爲人後者爲其父母降而不得祭豈可違而不守哉（以上文獻通考）

【曾解辨】明薛蕙爲人後解曰禮之所以立後曰重大宗也小宗無子以爲可以絕者也故不爲之立後大宗無子不可以絕故立後以繼之小宗不可擬大宗故曰重大宗也曷爲後大宗不後小宗重本也大宗者祖之正體也本也小宗者祖之旁體也支也本存而支亡亡而猶存也尊者存焉耳本亡而支存存而猶亡也存者微矣是故小宗無後祖不絕大宗無後祖絕矣禮之後大宗不後小宗重絕祖也雖然大宗者卿大夫之禮也古者公子爲卿大夫及始仕而爲大夫者謂之別子繼別子者謂之大宗故曰大宗者卿大夫之禮也此卿大夫也而不可絕益知天子之不可絕矣大宗者繼別云爾曰尊之統也收同族云爾曰收族者也天子之統受之始祖始祖受之天不啻尊之統也內治同姓外治異姓不啻收族者也甚大宗矣是故不可絕也故天子無嗣建支子以後天子禮也支子後天子適子不爲後乎禮之正者支子爲後禮之變者適子亦爲後矣何言乎禮之變者適子亦爲後適子不爲後者非他也傳小宗之統焉耳明小宗之統爲重也益知天子之統爲尤重矣故適子可以後大宗可以後大宗斯可以後天子矣天子者始祖之體大統之所在尊則無上親則本始也諸侯雖有尊焉不敢信其尊矣雖有親焉不敢專其親矣信其尊嫌於貳君專其親嫌於貳祖故諸侯嫡子後天子者不敢遂其尊親也尊親者人之至重也然而不敢遂焉示猶有至重者也繼大統者因斯舉也而知其所由來則可以事天可以保宗廟可以有天下是故明於爲人後之義者措諸天下無難矣　又爲人後辨曰陛下繼祖體而承適統合於爲人後之義坦然明白迺有二三臣者詭經畔禮以惑聖聽其曰陛下爲獻帝不可奪之嫡嗣按漢石渠議曰大宗無後族無庶子止有一適子當絕父祀以後大宗否戴聖曰大宗不可絕禮言

適子不爲後者不得先庶子耳族無庶子則當絕父以後大宗晉范汪曰廢小宗昭穆不亂廢大宗昭穆亂矣豈得不廢小宗以繼大宗乎此二說者其亦得禮意矣夫謂得禮意者以其別祖禰之統權大宗小宗之輕重而達於立後之義也蓋人子雖有適庶其親親之心一也而禮適子不爲後庶子得爲後者此非親其父母有厚薄也直繫於傳重收族不同耳今之言者不推本祖禰惟及其父母而止此弗忍薄其親而忍遺其祖也其曰爲人後者爲之子乃漢儒耶說此踵歐陽脩之謬也夫爲人後爲之子其言出於公羊固漢儒所傳者然於儀禮實相表裏古今以爲折衷未有異論者也藉若脩之說其悖禮甚矣禮爲人後者斬衰三年此子於父母之喪也以父母之喪服之不曰爲之子而何其言之悖禮一也傳言爲所後者之祖父母妻妻之父母昆弟昆弟之子若子其若子者由爲之子故爾傳明言若子今顧曰不爲之子其言之悖禮二也爲人後者不爲之子然則稱謂之間將不曰父而仍曰伯父叔父乎其言之悖禮三也又立後而不爲之子則古立後者皆未嘗實子之而姑僞立是人也是聖人僞教人以立後而實則無後焉耳其言之悖禮四也夫無後者重絕祖考之祀故立後以奉之今所後既不得而子則祖考亦不得而孫矣豈可以入其廟而奉其祀乎其言之悖禮五也由此觀之名漢儒以耶說無乃其自名也抑二三臣者亦自度其說之必窮也於是又爲遁詞曰夫統與嗣不同陛下之繼二宗當繼統而不繼嗣此一言者將欲以盡廢先王爲人後之義歟則尤悖禮之甚者也夫禮爲大宗立後者重其統也重其統不可絕迺爲之立後至於小宗不爲立後者統可以絕則嗣可以不繼也是則以繼統故繼嗣繼嗣所以繼統也故禮爲人後言繼嗣也後大宗言繼統也統與嗣非有二也其何不同之有自古帝王入繼者必明爲人後之義而後可以繼統蓋不爲後則不成子也若不成子夫安所得統而繼之故爲後也者成子也成子而後繼統又將以絕同宗覬覦之心爲聖人之制禮也不亦善乎抑成子而後繼統非獨爲人後者爾也禮無生而貴者雖天子諸侯之子苟不受命於君父亦不敢自成尊也春秋重授受之義以爲爲子受之父爲臣受之君故穀梁子曰臣子必受君父之命斯義也非直尊君父也亦所以自尊焉耳今說者謂倫序當立斯立己是惡知禮與春秋之意哉若夫前代之君間有弟終而兄繼姪終而伯叔父繼者此遭變不正者也然多先君之嗣先君於己則考也己於先君則子也故不可考後君而亦無兩統二父之嫌若晉之

哀帝唐之宣宗是已其或諸侯之嗣則未有仍考諸侯而不考天子者也陛下天倫不先於武宗正統不自於獻帝是非予奪至爲易辯而二三臣者猥欲比於遺嬰不正之舉故曰悖禮之尤者也

異姓爲後一

【原】衛繼（白帖兄弟五人爲縣功曹縣長張君無子乞繼父許之時禁異姓爲後故復衛氏）陳矯（晉書陳騫父矯魏司徒本廣陵劉氏爲外祖陳氏所養因而改焉及其薨劉氏弟子疑所服以問王肅荅曰昔陳司徒食母諸儀陳其子無服甚失理矣爲外祖父母小功此以異姓而有服者豈可以母之所生反重於父之所生不亦左乎爲人後者其婦爲舅姑大功婦他人也猶爲夫故父母降一等祖至親也而可以無服乎推婦降一等則子孫宜依本生而降一等）莒人滅鄫（穀梁注莒是鄫甥立以爲後非其族類神不歆其祀故言滅）寇子繼劉（蜀劉封本羅侯寇氏之子先主至荊州未有繼嗣養封爲子）姊子爲嗣（吳朱然本姓施氏朱治姊子初治未有子然年十三啓孫策乞爲嗣然爲治行服訖乞依本姓不許然子績爲施氏也）外孫奉後（晉書賈充妻郭槐性妒忌子黎民年三歲見充入喜充就而拊之槐謂充私乳母鞭殺之黎民念戀死充遂無嗣及薨槐以外孫韓謐爲黎民子奉充後表陳是充遺意詔曰外孫骨肉至近推恩計情合於人心其以謐爲嗣自非功如太宰不得以爲比）庇身他族　忘情本根　家立異姓爲後則曰亡　國立異姓爲後則曰滅（非其祖以蒞祭祀滅亡之道也）

異姓爲後二

【原】【議】後漢吳商異姓爲後議曰或問以異姓爲後然當還服本親及其子當又從其父而服耶將以異姓而不服也荅曰神不歆非族明非異姓所應祭也頃世人無後並取異姓以自繼然本親之服骨血之恩無絕道也異姓之義可同於女子出適還服本親皆降一等至於其子應從服者亦當同於女子之子從於母而服其外親今出爲異姓作後其子亦當從於父母服之也父爲所生父母周子宜如外祖父母之加也其昆弟之子父雖服之大功於子尤無尊可加及其姊妹爲父小功則子皆宜從於異姓之服不得過緦麻也范甯與謝安書曰稱無子而養人子者自謂同族之親豈施於異姓今世行之甚衆是謂逆人倫昭穆之序違經典紹繼之義也　魏時或爲四孫論曰遇兵饑饉有賣子者有棄溝壑者有生而父母亡無緦親其死必者有俗人以五月生子妨忌之不舉者有家無兒收養教訓成人或語汝非此家兒禮異姓不爲後於是便欲還本姓爲可然否博士田瓊議曰雖異姓不相爲後禮也家語曰絕嗣而後他人於理爲非今此四孫非故廢其家祀既是必死之人他人收養以活且褁如長養於褁便稱曰褁姓無常也其家若絕嗣可四時祀之於門戶外有子可以爲後所謂神不歆非類也大理王朗議曰收捐拾棄不避寒暑且救垂絕之氣而肉必死之骨可謂仁過天地恩

眙父母者也吾以爲田議是矣（徐幹曰祭所生父母於門外不如左右邊特爲立宮室別祭也）王修議曰當須分別此兒有識未有識耳有識以往自知所生雖創更生之命受養育之慈枯骨復肉亡魂更存當以生活之恩報公嫗不得出所生而背恩情報生以死報施以力古之道也軍謀史于達叔議曰此四孤者非其父母不生非遇公嫗不濟既生既育由於二家棄本背恩實未之可子者父母之遺體乳哺成人公嫗之厚恩也棄絕天性之道而戴他族不爲逆乎鄭伯惡姜氏誓而絕之君子以爲不孝及其復爲母子傳以爲善今宜謂子竭其筋力報於公嫗育養之澤若終爲報父在爲母之服別立宮宇而祭之畢己之年也詩云父兮生我母兮鞠我今四子服報如母不亦宜乎愛敬哀感報惠備矣（按崔凱喪制駁曰以爲宜服齊縗周方之繼父之同居者）宋庾蔚之議曰四孤之父母是事硋（五愛反）不得存養其子豈不欲子之活推父母之情豈不欲與人爲後而苟使其子不存耶如此則與父命後人亦何異既爲人後何不戴其姓神不歆非類蓋捨己族而取他族爲後若己族無所取後而養他子者生得養己之老死得奉其先祀神有靈化豈不嘉其功乎唯所養之父自有後而本絕嗣者便當應還本其宗祀服所養父母依繼父齊縗周若二家俱無後則宜停所養家依爲人後服其本親例降一等有子以後其父未有後之間別立室以祭祀是也

增 宋北溪陳氏曰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古人繼嗣大宗無子則以族人之子續之取其氣脈相爲感通可以嗣續無間此亦至正大公之舉而聖人所不諱也後世理義不明人家以無嗣爲諱不肯顯立同宗之子多是潛養異姓之兒陽若有繼而陰已絕矣蓋自春秋鄫子取莒公子爲後故聖人書曰莒人滅鄫非莒人滅之也以異姓主祭祀滅亡之道也秦以呂政絕晉以牛睿絕亦皆一類然在今世論之立同宗又不可泛蓋姓出於上世聖人之所造正所以別生分類自後有賜姓匿姓者又皆混雜故立宗者又不可恃同姓爲憑須擇近親有來歷分明者立之則一氣所感父祖不至失祀今世多有以女子之子爲後以姓雖異而有氣類相近似勝於姓同而屬疎者然賈充以外孫韓謐爲後當時太常博士秦 秀已議其昏亂紀度是則氣類雖近而姓氏實異此說亦斷不可行（性理大全）

淵鑑類函卷一百七十八

禮儀部二十五（死喪　喪儀　始卒　復　殯殮　含　襲斂　喪塟　重　銘旌　棺槨　訃告　祭奠）

死喪一

原釋名云死者澌也消澌也又以死爲物故言諸物皆朽故也既定死曰尸尸舒也骨節舒解不能復自勝斂也增爾雅曰崩薨無祿卒殂落殪死也　易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　書洪範五福五曰考終命六極一曰凶短折　曲禮天王曰崩諸侯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祿庶人曰死在牀曰尸在棺曰柩死寇曰兵原生曰父曰母曰妻死曰考曰妣曰嬪壽考曰卒短折曰不祿男子不死於婦人之手婦人不死於男子之手君夫人卒於路寢大夫庶婦卒於適寢內子未命則死於下室士之妻皆死於寢　文子曰老子曰聖人同死生愚人亦同死生聖人之同死生知於分理也愚人之同死生不知利害之所在　莊子曰人之生氣也聚則爲生散則爲死增說苑子貢問孔子人死有知將無知也孔子曰吾欲言死人有知也恐孝子妨生以送死也欲言死人無知也恐不孝子孫棄親不葬也賜欲知人死有知將無知也死徐自知之猶未晚也原物理論曰人含氣而生精盡而死猶澌也滅也譬如火焉薪盡而火滅則無光矣故滅火之餘無遺炎矣人死之後無遺魂矣增張子西銘云存吾順事沒吾寧也　程子曰死生存亡皆知所從來胸中瑩然無疑止此理耳又曰凡物參和交感則生離散則死　五峰胡氏曰物之生死理也理者萬物之貞也生聚而可見則爲有死散而不可見則爲無見者物之形也物之理則未常有無也

死喪二

原氣散　形存（上詳前　論衡曰火滅光消而燭在人死精亡而形存）　數盡　物故（家語哀公問孔子曰人之命與性何謂乎孔子對曰分於道謂之命形於一謂之性化於陰陽象形而發謂之生化窮數盡謂之死故命者性之始也死者生之終也有始則必有終也　下詳前）　朝露　隙駒（溘先朝露　莊子云人生天地間如白駒過隙注白駒隙中日光）增埋玉　懷瓊（世說庾亮將葬何充會之歎曰埋玉樹著泥中使人情何能已　左傳魯公孫嬰齊夢涉洹或與己瓊瑰食之泣而爲瓊瑰盈其懷從而歌之曰濟洹之水贈我以瓊瑰歸乎歸乎瓊瑰盈吾懷乎不敢占三年言之暮而卒）原就木　歸泉（左傳則就木焉　劉禹錫表逼迫歸泉之路）　反眞　怛化（俱出莊子）　宛其（詩宛其死矣）　溘然　憂傷　畏慼（孔融與曹操書云若使憂能傷人此子不得永年矣　淮南子云乘舟遇風波而恐死自投水中非不貪生也畏死也惑於畏死而忘生也）　逝川（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　人所不免　物之

自然（范睢說秦昭王曰夫以五帝之聖三王之仁五霸之賢烏獲任鄙之力孟賁慶忌夏育之勇而死死者人之所必不免也　漢文帝遺詔曰朕聞之天下萬物之萌生靡不有死死者天下之至理物之自然奚足甚哀）爲一棺土　託萬鬼鄰（淮南子曰吾生有七尺之形死有一棺之土　陸機王侯挽歌辭曰昔居四人宅今爲萬鬼鄰）璵璠斂　貝玉含（上詳斂下詳含）說驂而賻　祭服以襚（上詳賻下詳襚）

死喪三

【原】歸室（詩百歲之後歸於其室）捐館（蘇秦傳奉陽君捐館舍）云亡（詩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增】不諱（丙吉傳君即有不諱司馬遷傳恐卒然不可諱）【原】短折（見前）夭昏（札瘥夭昏注未名曰昏）人終（榮啓期曰死者人之終居常而待終何不樂乎）物化（文子曰其死也物化）【增】夢棗（酉陽雜俎王子董善占夢有人夢棗曰棗字重來來來乎魂之說其人果卒）夢桑（侯鯖錄丁固夢井中生桑以問趙直答曰桑文四十八字君壽恐不過此果然）倚槐（廣陵王克淵夢倚槐樹而立湯元愼曰廣陵死矣槐字木旁鬼也）刈蘭（左傳鄭文公妾夢天與己蘭而生穆公穆公後刈蘭而卒）丘首（檀弓狐死正丘首仁也）敗蘭（劉孝標辨命論顏回敗其叢蘭）簁豆（西京詩話宋師伐金陵城將攻或夢女子行空中以巨簁簁物落如豆著地皆成人問其故曰此當死於難復見一貴人盛冠服睛於地云此徐舍人也既寤闔皆死圍城中後王平甫和簁字韻詩曰當時徐氏擅筆墨夜圖夢睛空中簁）【原】薤露　風燭（權集萬事風燭九原草露）【增】舟壑（莊子藏舟於壑謂之固矣然而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走寐者不知也）夜臺　浮生（李白浮生若夢）【原】大夢　生死齊（列子萬物齊生齊死齊賢齊愚齊貴齊賤十年亦死百年亦死仁聖亦死凶愚亦死生則堯舜死則腐骨生則桀紂死則腐骨腐骨一矣孰知其異）川閱水（川閱水以成川人閱世以成世）【增】海揚塵（麻姑傳東海行復揚塵矣）泰山頹　梁木壞（檀弓孔子早作負手曳杖消搖於門歌曰泰山其頹乎梁木其壞乎哲人其萎乎）奠兩楹（孔子夢坐奠於兩楹之間寢疾七日而卒）講東堂（後漢周磐年七十三謂子曰吾夢先師東里先生與我講於東堂之奧既而長歎豈我齒之盡乎其月卒）歸休乎（王通有疾召門生薛收謂曰吾夢顏回稱孔子之命曰歸休乎殆夫子召我也寢疾七日而卒）神往（[illegible]康節一日晝睡覺言曰吾夢旌旗鶴雁自空而下導吾行亂山中吾神往矣）論大衍（李[illegible]夢與人論大衍數而寤曰吾壽盡此乎）書白駒（唐杜牧夢人告曰爾名畢復書皎皎白駒字或曰[illegible]也俄而炊甑裂牧曰不祥也自爲墓誌悉取所爲文章焚之果卒）夢黃羆（晉春秋平公疾夢赤熊窺屏左傳亦載此事而云黃羆入寢門）見白雞（晉謝安疾篤悵然謂所親曰昔吾夢乘溫輿行十六里見一白雞而止乘溫輿者代其位也十六里止今十六年矣白雞主酉今太歲在酉吾疾殆不起乎尋薨）玉魚符（[illegible]唐貞元中司勳郎中李鄘歸第夢二黃衫人引至戶外中有一人曰未當至[illegible]上見一玉魚[illegible]死至家數日卒）甲馬聲（邵氏聞見錄富公元豐六年疾病五日大星墜於公所居堂下空中如甲馬聲公[illegible]焚香再拜知其將終也）登鬼錄（魏文帝與吳質書昔年疾疫親故多罹其災[illegible]觀其姓名已爲鬼錄）填溝壑（公孫弘傳恐先狗馬填溝壑以報德）玉樓成（李長吉將死忽晝見一緋衣人駕赤虬持一版書若太古篆或霹靂石文者云當召長吉長吉了不能讀欻下榻叩頭言阿㜷老且病賀不願去緋衣人笑曰上帝成白玉樓立召君爲記天上差樂不苦也長吉獨泣邊人盡見之少之長吉氣絕常所居窗中勃勃有煙氣聞行車嘒管之聲）文星墜（明永樂時周新[illegible]按察使[illegible]怒收新斬之是夕太史奏文星墜）【原】大命殞墜（左傳楚伐吳及桐汭陳侯使公孫貞子弔焉及良而卒將以尸入吳子使太宰嚭勞且辭上介芊尹蓋對曰無祿使人逢天之戚大命殞墜）形體獨陳（白虎通屍之爲言陳也失氣亡神形體獨存）【增】顏子早死（顏子年二十九而白髮三十二而早死）曾子正斃（檀弓曾子寢疾樂正

（子春坐於牀下曾元曾申坐於足童子隅坐而執燭童子曰華而睆大夫之簀與子春曰止曾子聞之瞿然曰斯季孫之賜也我未之能易也元起易簀曾元曰夫子之病革矣不可以變幸而至於旦請敬易之曾子曰爾之愛我不如彼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舉扶而易之反席未安而沒）

歲辰之讖（續漢書鄭康成夢孔子告之曰起起今年歲在辰明年歲在巳既寤以讖合之知命將終也有頃寢疾而卒讖云歲在龍蛇賢人嗟）

月酉之應（譙周傳晉文王爲魏相國下書辟周周至漢中因疾不進巴郡文立見周周書板示立曰典午忽兮月酉沒兮典午謂司馬月酉謂八月）

月犯少微（晉書月犯少微占者曰處士當之時戴逵有美才人以爲憂俄而謝敷卒）

星見豫分（祖逖傳初有妖星見於豫州之分逖見星曰爲我矣方平河北而天欲殺我乎乃天不佑國也俄卒）

月蝕東壁（鄴侯傳開元中燕公爲左丞相集賢學士將薨而月蝕東壁）

星流營中（蜀志諸葛亮據五丈原與司馬宣王相持百餘日有星赤而芒角自北而南流於亮營三投再還往大還小俄而亮卒）

星殞寢室（令狐楚卒之夕有大星殞於寢室之上其光燭庭）

鵩止坐隅（賈誼傳誼爲長沙王傅有鵩飛入誼舍乃爲賦以自廣曰單閼之歲四月孟夏庚子日斜鵩鳥來集于舍止于坐隅貌甚閑暇）

雷電晦暝（言行錄劉元城器之死時忽大風飄瓦驟雨如注雷電晝晦於公正寢人皆駭懼而走及雨止辨色公已終矣聞者咸異焉）

溪流泛漲（朱子以建炎庚戌生以慶元庚申三月卒於考亭所居之正寢是歲春予故宅之前其山絕頂有數年合抱之木勢干雲霄一旦忽爲巨風所拔夏六月溪流大漲素所未有宅前之所爲洪濤據去數百尺）

武擔石折（本傳蜀武擔石折文翁曰西州石折智士當死乃會子孫設酒食後三日卒）

太液池涸（丘處機自號長春居士元太祖乙酉歲六月浴於東溪越二日天大雷雨太液池岸北水入東湖聲聞數里魚鼈盡去池遂涸而北口高岸亦崩處機歎曰山其摧乎池其涸乎吾將與之俱乎遂卒年八十）

雷鳴炊釜（古今五行紀宋儒景直家在廣州炊釜中有聲如雷家人走視甑上花生漸長似蓮花而赤色俄頃萎景直旬日卒）

風起竈突（後漢方技李南女傳父風角術爲人妻晨詣爨室卒有暴風婦便求歸辭二親姑不許乃號曰家世傳術疾風卒起先吹竈突及井此禍爲主爨者妾將亡之應如期而卒）

節度饋羊（宣室志李德裕南行召一僧問休咎僧曰當還相公平生當食萬羊今食九千六百矣所以當還積旬日振武軍節度使饋羊四百公大驚召僧告其事僧曰萬羊已滿公不還乎公曰吾不食之亦可免否曰羊至此已爲相公所有後遂貶崖州竟沒不還）

刺史具鱠（邢和璞居高頭間有賴書三篇房琯問那終身之事那言降魄之庭所非館非寺病起於魚餐而休於龜茲板其後房公舍閬州紫極宮見有治龜茲板者始悟邢之言有頃刺史具鱠邀房房悟具以板事白於刺史其夕果病鱠卒）

諺傳冰稼（青箱雜記唐天寶中諺曰冬凌樹稼達官怕其年冰稼而寧王卒熙寧三年草木皆稼衆謂大臣當之未幾日韓琦卒）

詩定破瓜（談苑呂仙翁有詩與張洎言將作鼎鼐其句云功成當在破瓜年俗以破瓜爲二八字洎年六十四而卒乃悟）

水窮天盡（古今詩話李績長源一日忽有人在牀下誦詩曰行到水窮處未知天盡時績斥曰誤矣豈非坐看雲起時耶答曰此雲安能起茲必死期故來相別數日而卒）

雲穿雪壓（遺廖融作詩曰雲穿鵝藥屋雪壓釣魚舟自解曰屋破雲穿其中無人也船爲雪壓無用也後六十日而卒）

醉卧花間（談苑句中正初及第聞郭從周精卜求占從周贈一詩曰三字來時月正圓一麾從此出秦關錢塘春色濃如酒貪醉花間卧不還公後八月十五日知制誥出秦州又徙知杭州卒）

醉卧藤陰（冷齋夜話秦少游在處州夢中作好事近詞云山路雨添花花動一山春色行到小溪深處有黃鸝千百飛雲當面化龍蛇夭嬌挂空碧醉卧古藤陰下杳不知南北後南遷久之北歸逗留於藤州光化亭方醉起以玉盂汲泉笑視而卒）

昏日無多（貢父詩話呂洞賓與黃覺大錢七文次十文又小錢三文曰數不可過也覺至七十餘作詩有林頭昏日無多字屈指明以年七十三之句果以是歲終）

春風獨步（蓋時敏字志學金末兵亂人多逃竄時敏生纔彌月父母挈之以逃啼不止棄於草中兵退十九日將尋遺之見其神色明潤木葉覆庭其身有兎乳焉年老如童一日無病集親朋衣冠危坐取筆書偈曰七十五年人間住強認臨清是故鄉來亦不知何處來去亦不知何處去回首之時無一事但有三尺西村墓子孫必欲問行蹤萬里春風獨自步書畢端坐而逝）

原 嫁娶不見（魏志管輅字公明自歎曰天與我才不與我壽恐四十七八間不見女嫁男娶婦也卒時果四十八歲）增 太平不與（竇儼嘗謂盧多遜楊徽曰丁卯歲五星聚奎自此天下太平矣二拾遺見之儼不與也已而年四十二果卒）原 時有短長（左傳左右諫邾文公曰命可長也君何不爲邾子曰命之短長時也）壽非金石 死喪之戚（詩兄弟孔懷）

修短之命（文選生有修短之命）死生契闊（詩）增 壽夭須臾（出莊子）原 出生入死（老子出生入死之徒十有三）畏死忘生（詳前）

夜舟難守 朝露易晞 死生有命 修短無期 增 生寄死歸 存順沒寧 白駒易往 素蓋俄歸 東流逝矣 北首長辭 魂遊北斗 水閱泉川 遠委魄於松門 奄歸魂於萬里 去白日之昭昭 襲長夜之悠悠 彷徨乎塵埃之外 逍遥乎無爲之表 長沙空庚日之災 北海奄巳年之夢 庚子戒日止鵩生憂 辰巳臨年巢鶯起歎 洪波振海終不到於蓬瀛 流電促人詎有固於金石

死喪四

原 詩 後漢阮瑀七哀詩曰丁年難再遇富貴不重來良時忽過身體爲土灰冥冥九泉室漫漫長夜臺身盡氣力索精魂靡所能嘉肴設不御旨酒盈觴杯 晉張載七哀詩曰北邙何壘壘高陵有四五借問誰人墳皆云漢代主恭文遥相望原陵鬱膴膴季葉喪亂起盜賊如豺虎毀壤過一坏便房啓幽戶珠匣離玉體珍寶見剽虜 宋吳邁遠臨終詩曰傷歌入松路斗酒望青山誰非一丘土參差前後間 劉元濟見道邊死人詩曰淒涼徒見日冥寞誰知年魂兮不可問應爲直如弦

原 賦 漢張衡髑髏賦曰死爲休息生爲役勞冬水之凝何如春冰之消榮位在身不以輕於鴻毛巢許所恥伯成所逃況我已化與道逍遥離朱不能見子野不能聽堯舜不能賞桀紂不能刑虎豹不能害劒戟不能傷以陰陽同其流以元氣合其朴以造化爲父母以天地爲牀褥以雷電爲鼓扇以日月爲燈燭以雲漢爲川池以星辰爲珠玉合體自然無情無欲澄之不清混之不濁不行而至不疾而逐 宋鮑照傷逝賦曰晨登南山望彼中阿靄團秋槿風卷寒蘿淒淒傷心悲如之何盡若窮煙離若斷弦如影滅地猶星霣天棄華室於明世閉金扃於下泉永山河以自畢眇千齡而弗旋思一言於向時邈眾代於古年

喪儀

增 周禮天官掌次凡喪王則張帝三重諸侯再重孤卿大夫不重 地官鄉師大喪用役則帥其民而至遂治

之及葬執纛以與匠師御匶而治役及窆執斧以涖匠師　遂人大喪帥六遂之役而致之掌其政令及葬帥而屬六綍及窆陳役　遂師大喪使帥其屬以幄帟先道野役及窆抱磨共其丘籠及蜃車之役　春官大宗伯以喪禮哀死亡朝覲會同則爲上相大喪亦如之　小宗伯王崩大肆以秬鬯渳及執事涖大斂小斂帥異族而佐縣衰冠之式於路門之外及執事眡葬獻器遂哭之卜葬兆甫竁亦如之　鬱人大喪之渳共其肆器及葬共其祼器遂貍之　鬯人大喪之大渳設斗共其釁鬯　天府凡國之玉鎮大寶器藏焉若有大喪則出陳之既事藏之祖廟之中沃盥設燭　典瑞大喪共飯玉含玉贈玉　大司樂諸侯薨令去樂大臣死令弛縣大喪涖廞樂器及葬藏樂器亦如之　典庸器大喪廞筍簴　司干大喪廞舞器及葬奉而藏之　太卜凡喪事命龜　太史大喪執灋以涖勸防遣之日讀誄凡喪事考焉小喪賜謚　挈壺氏凡喪懸壺以代哭者　司士大喪作士掌事作六軍之士執披　虎賁氏國有大故則守王門大喪亦如之及葬從遺車而哭　方相氏掌蒙熊皮黃金四目元衣朱裳執戈揚盾大喪先匶及墓入壙以戈擊四隅毆方良　太僕大喪始崩戒鼓傳達於四方窆亦如之　御僕大喪持翣　司兵大喪廞五兵　士師諸侯爲賓則帥其屬而蹕於王宮大喪亦如之　鄉士大喪帥其屬夾道而蹕　遂士六鄉若有邦事則爲之前驅而辟其喪亦如之　縣士若大夫有邦事則爲之前驅而辟其喪亦如之　司隸喪紀之事則役其煩辱之事　小行人若國札喪則令賻補之

喪大記曰疾病外内皆埽君大夫徹縣士去琴瑟寢東首於北牖下廢牀徹褻衣加新衣體一人男女改服屬纊以俟絶氣唯哭先復復而後行死事飾棺君龍帷三池振容黼荒火三列黼三列素錦褚加僞荒纁紐六齊五采五貝黼翣二黻翣二畫翣二皆戴圭魚躍拂池君纁戴六纁披六大夫畫帷二池不振容畫荒火三列黻三列素錦褚纁紐二元紐二齊三采三貝黻翣二畫翣二皆戴綏魚躍拂池大夫戴前纁後元披亦如之士布帷布荒一池揄絞纁紐二緇紐二齊三采一貝畫翣二皆戴綏士戴前纁後緇二披用纁君葬用輴四綍二碑御棺用羽葆大夫葬用輴二綍二碑御棺用茅士葬用國車二綍無碑比出宮御棺用功布凡封用綍去碑負引

漢舊制高皇帝含以珠纏以緹繒十二重以玉爲襦如鎧狀縫之以黃金爲縷腰以下玉爲札長廣二寸半爲柙下至足亦縫以黃金爲縷請諸衣衾斂之　東漢制是日后詔三公典喪百官皆衣白幘不冠閉城門

宮中近臣中黃門持兵虎賁羽林郎中署皆嚴宿衛是夜下竹使符小斂如禮園匠考工令奏東園祕器表裏洞赤虡文畫日月鳥龜龍虎連璧偃月如故事大斂於兩楹之間　家禮曰喪禮於五禮屬凶禮又曰初終遷居正寢戒內外楔齒舉哀復易服被髮徒跣不食立喪主主婦主賓相禮祝贊司書司貨治棺訃告於親戚僚友置靈座設魂帛立銘旌襲設幃及牀乃沐浴設襲奠主人以下爲位而哭盡哀乃飯含加幅巾充耳覆以衾執友親厚之人至是入哭死之明日小斂設牀布絞主人主婦憑尸擗踴袒衣括髮設奠主人以下哭盡哀乃代哭不絕聲死之三日大斂布絞於棺中舉屍納棺中主人以下憑哭盡哀加蓋下釘覆柩以衣舉升堂中少西設靈牀於坐東設主人以下各歸喪次止代哭者成服五服之人各服其服入就位各舉哀相弔三月而葬前期擇地之可葬者告啓期擇日開塋域穿壙刻誌石造明器大轝翣功布方相作神主告遷柩奉柩朝於祖遂遷於廳事乃代哭日晡設祖奠厥明設遣奠遷柩就轝發引乃窆墳高五尺立石碣於其前下誌石反哭虞祭卒哭明日祔期而小祥再期而大祥中月而禫

始卒

【原】屬纊（注見前）易簀（注見前）【增】撤宮懸（曲禮大夫無故不徹縣）去琴瑟（士去琴瑟）【原】浴衣拭尸（喪大記挋用浴衣注挋言挋拭也用生時浴衣拭屍內令燥也）用巾拭髮（又云挋用巾注挋晞也清也用巾拭髮及面也）楔齒用角柶（又云楔含使小臣以柶柱張齒令開）綴足用燕几（又云綴猶拘也不令其辟戾也）

復

【原】設階（喪大記云復有林麓則虞人設階無林麓則狄人設階階所乘以升屋者狄人樂吏之賤者）升屋（檀弓云復盡愛之道有禱祠之心焉北面求諸幽之義也升屋而號曰皐某復）招魂（又云邾婁復之以矢蓋自戰於升陘始也注死傷者多無衣以招魂鄭注云復謂招魂且分禱五祀庶幾其精氣之返）求生（喪大記復衣不以衣尸不以斂疏云復是求生若用復衣而襲斂是用生施死於義爲反）稱名稱字（又云男子稱名女子稱字）公館私館（又云其爲賓則公館復私館不復注不復謂主人懸之也）四郊建綏（周禮云以乘車建綏復於四郊注云此天子之禮也緌謂旌旗之旄也）三號投衣（喪大記云復者朝服大夫以元赬世婦以禮衣士爵弁士妻以稅衣皆升自東榮中屋履危北面三號卷衣投於前）復以乘車（雜記云諸侯行而死於館則其復如於其國如於道則升其乘車之左轂以其綏復大夫士死於道則升其乘車之左轂以其綏復如於館則其復如於家）復以褒衣（又云復諸侯以褒衣鄭注云復招魂復魄也褒衣亦始命爲諸侯及覲見加賜之衣也褒猶進也）復於太祖（周禮夏采職掌大喪以冕服復於太祖鄭注云夏采天子之官故以冕服復於太祖天子之禮也太祖始祖廟也）復於小寢（檀弓）魂離而筮（宋玉招魂序曰帝謂巫咸有人在下我欲輔之魂魄離散汝筮與之）死多以矢（詳前）【增】收魂　復體（禮記外傳曰人之精氣曰魂形體謂之魄合陰陽二氣而生也形勞則神

（離死間冀復生也孝子之心不能忍也故升屋而招其魂神也神智無涯也鬼者復於土也氣也而收其魂使反復於體）捉麈登屋（南齊書曰張融建武四年病卒遺令白旐無旒不設祭令人捉麈尾登屋復魂曰吾生平所善自當凌雲一笑）神帛招魂（文獻通考宋紹興三十一年禮部侍郎金安節言檢會典故切詳神帛之制不經見然考之於古蓋復之遺意也古之復者以衣今用神帛招魂其意蓋本於此）寢於中霤圖當復彼東榮 適在他邦自必升其左轂 死實生哀沒西山於九夜 招之將反望北面而三號 在館在家匪無名數 公侯卿士實有彝倫 小君則褕翟素紗諸侯乃袞衣冕服（俱文苑英華復以冕服判）不褫公館須申畢某之儀屬籍私家即罷求幽之義

殯殮

【原】衣尸（復衣不以衣尸）附身（檀弓云三日而殯凡附於身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注附於身謂衣衾棺槨）書日（魯卿大夫卒公不與小斂則不書日注不書卒日所以見恩厚薄）徹帷（檀弓尸未設飾故帷堂小斂而徹帷）望從（又云既殯望望如有從而不及）恥具（又云喪具君子恥具一日二日而可為者君子不為也）【增】陳衣（儀禮厥明陳衣於房）設帽（又云設帽以韜形）更殮（後漢書戴封年十五詣太學時同學石敬平病卒封養視殯殮送歸其家人更殮見敬平生時書物皆在棺中大異之）改殯（後漢書曰和帝追諡太后父梁竦改殯之）【原】殯於客位（坊記云喪禮每加以遠小斂於戶內大斂於阼殯於客位所以示遠也）斂以時服（虞殯大夫三日而殯諸侯五日而殯斂以時服吳志張昭遺令斂以時服）東階西階（檀弓夏后氏殯於東階之上則猶在阼也周人殯於西階之上則猶賓之也）以簟以席（詳前）五父之衢（檀弓孔子少孤不知其墓殯於五父之衢人之見之者皆以為葬也其引也蓋殯也注葬引與殯引異）兩楹之間（又云殷人殯於兩楹之間則與賓主夾之也）敬姜始帷（又云帷殯非古也自敬姜之哭穆伯始也）季文無備（季文子卒大夫入斂公在位宰庀家器為葬備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注公在位阼階西鄉禮曰公適其臣升自阼階不敢有其室無藏金玉無重器備）掘肂見衽（儀禮士喪禮云掘肂見衽鄭注云肂埋棺之坎也掘之於西階上衽小要也）贈寶示姦（家語曰季平子卒將以君之璵璠斂贈以珠玉孔子聞之曰送死以寶玉是猶暴屍於中原示人以姦利之端）熬（喪大記熬君四種八筐大夫三種六筐士二種四筐加魚腊注熬者煎穀也將塗設於棺旁所以惑蚍蜉不至棺也士喪禮熬黍稷各二筐大夫加粱君加稻也）塗（又云君殯用輴攢置於上畢塗屋大夫殯以幬攢置於西序塗不暨於棺士殯見衽塗上帷之注攢猶菆也屋殯上覆如屋者也暨及也大夫之殯置棺西牆下就牆攢其三面塗之不及棺者言攢中狹小裁取容棺）後斂俟生（問喪云或問曰死三日而後斂者何也曰孝子親死悲哀志懣故匍匐而哭之三日而後斂者俟其生也三日而不生亦不生矣）【增】追殯稍遠（釋名曰殯賓也賓遇之言稍遠）侯以袞斂（左傳許穆公卒於師葬之以侯禮也凡諸侯薨於朝會加一等死王事加二等）殤以棺斂（曾子問曰下殤土周葬於園遂輿機而往塗邇故也今墓遠則其葬也如之何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史佚有子而死下殤也墓遠召公謂之曰何不以棺斂於宮中史佚曰吾敢乎哉召公言於周公史佚行之）絞紟衾冒（禮記外傳曰絞者交束之名也紟者堅急之稱也衾者單被也冒者小斂衣故設冒以掩形也）緇冒赬殺（士之斂服）斂衾夷衾（儀禮死於適室幠用斂衾注大斂所用之衾也奉屍於室幠用夷衾注覆屍之衾也）【原】大斂絞紟（問喪云大斂布絞縮者三橫者五也）

含

【原】進玉（禮邾婁考公之喪徐君使容居來弔唅曰寡君使容居坐唅進侯玉有司曰諸侯之來辱敝邑者易則易于則于易于雜者未之有也注易臣禮也于君禮也雜者容居人臣而行君禮也）委璧（禮雜記云唅者執璧曰寡君使某含子拜稽顙含者坐委於殯東南）口實（春秋說題辭曰口實曰唅象生時食也天子以珠諸侯以玉大夫以璧士以貝）瞑受（左傳荀偃卒而視不可唅范宣子撫之乃瞑受唅）用米貝（禮飯用米貝弗忍虛也）共飯熬（舍人共飯米熬穀）行具含玉（左傳齊吳戰於艾陵陳子行命其徒具唅玉注示將死也）死何含珠（莊子儒以詩禮發冢大儒曰東方作矣事之何若小儒曰未解裙襦口中有珠詩曰青青之麥生於陵陂生不布施死何含珠為接其鬢壓其顪儒以金椎控其頤徐別其頰無傷口中珠）榮叔歸唅（左傳王使榮叔來歸唅且賵）諸侯請唅（諸侯伐秦曹宣公卒於會諸侯請唅使之襚注襚非也賤者事也）賵早唅晚（賵以早唅以晚）使弔次唅（記諸侯使人弔其次唅襚賵臨皆同日其次如此也注五者同時而相次也）【增】唅以蔬米（家語孔子卒唅以蔬米）含珠鱗施（呂氏春秋曰含珠鱗施今葬皆用之注云含珠口實鱗施施玉匣於死者之體如魚鱗）

襲襚

【原】秦歸襚（左傳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荊彊襚（又云襄公朝於荊康王卒荊人曰必請襲魯人曰非禮也荊人强之巫先拂柩荊人悔之注傳曰楚人使公親襚襚亦襲也使臣當親襚楚卑襄公同於使臣也至祝以祓茢先拂殯君臨臣喪之禮）親襚柳莊（檀弓衛有太史曰柳莊寢疾公曰若疾革雖當祭必告公再拜稽首請於尸曰有臣柳莊也者非寡人之臣社稷之臣也聞之死請往不釋服而往遂以襚之鄭注曰服君祭服以襚臣親賢也）委衣殯東（禮雜記曰襚者曰寡君使某襚執冕服左執領右執要入升堂致命委衣於殯東）致衣賈人（禮少儀曰臣致襚於君則曰致廢衣於賈人）【增】君使人襚（儀禮士喪禮君使人襚徹帷主人如初襚者入升致命主人拜如初襚者入衣尸出主人拜送如初）【原】諸侯相襚（雜記云諸侯相襚以後路與冕服先路與褻衣不以襚注不以己之正施於人也）先襲拂柩（詳前）敵者曰襚（少儀）衣服曰襚（公羊）衣衾曰襚（穀梁）請襲於牀（檀弓司士賁請襲於牀子游曰諾縣子曰汰哉叔氏專以禮許人注當言禮不當言諾汰者自矜汰也）【增】衣被曰襚（春秋說題辭曰衣被曰襚襚之言遺也）

夷盤

【原】凌人供（周禮凌人大喪供夷盤造冰焉所以寒尸置於牀下）大夫設（記大夫設夷盤造冰焉士併瓦盤無冰）用冰（左傳命夫命婦喪浴用冰）造冰（禮君設大盤造冰焉）

【增】金章罷去玉襚方開　具廞衣於庭中設夷盤於牀下（文苑英華不供夷盤判）

重

（禮始死作重猶吉祭作重皆所以依神）

【原】鑿木（儀禮士喪禮重木刊鑿之甸人置中庭三分庭一在南注木縣物曰重士重木長三尺）冪布（又云冪用疏布祝取銘置於重）綴重（檀弓曰重主道也殷主綴重焉注作主以綴其重懸諸廟去顯考乃埋之）徹重（又云周主重徹焉注周人作主徹重埋之）既虞埋（重既虞而埋之注就所倚處埋之禮）爲喪設（晉韋弘問曰父在母喪於父大門之外別立凶門便爲父子一家有二門蔡謨答曰禮以瓦器盛始死之祭繫木累之以葦席置庭中近南名爲重門是其象也禮既虞作主未有主以重當主本爲喪設非以表門恐不爲尊卑壓降也禮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今卑私之喪皆別開門亦不知今人如此者皆有凶門否）

【增】設重於庭　懸重於廟　埋重於堦　未葬代主　將葬隨柩（禮記外傳曰重者未葬之前以代主也猶以生

（事之未忍作木主設重於庭懸瓦鬲以養病之米淅之爲沐因煑之爲粥實之重用葦席蓋之始死之奠用餘未用桑穫故也殷人作主之後聯其重懸之於廟梁去高祖之廟親盡則埋之周人將葬重隨柩而解於廟之外葬而埋之於階虞而後作主也）東漢以木爲重（東漢皇帝葬儀以木爲重高九尺廣容人）宋制瘞於黃堂（宋制立重大殮成服日同立擇吉時立於靈寓前俟將來發引日掩擧至攢宮其掩攢日埋瘞於黃堂殿道徽宗之喪太常少卿樓照言故事成服日立重今來與故事不同乞自開喪次日立重命太史局就日內擇時立重）既虞而作瘞重之制自分

有附於始爲主之儀寧惑（文苑英華）

銘旌

原 明旌（記曰銘明旌也以死者爲不可別故以旌識之亦神明之旌也）丹旐（漢禮儀志大喪登遐大旐之制長三仞十有二斿曳地畫日月昇龍書丹旐曰天子之柩）爲銘（儀禮士喪禮爲銘各以其物士則用緇長半幅赬末長終幅廣三寸書銘於末曰某氏某之柩）置銘（周禮少宰置銘）增 供銘旌 建車旌（周禮春官司常大喪供銘旌建廞車之旌）神明之旌（禮檀弓銘神明之旌注書名於旌）下殤有旐（禮論曰問下殤有旐否徐邈答曰旐以題柩且無不有旐）不爲畫飾（賀循葬禮云杠今之旐也古者以緇布爲之今以絳繒題姓字而已不爲畫飾也）議書銘旌（晉書曰魏明悼后崩議書銘旌或欲去姓而書魏或欲兩書安平王孚以爲經典正義皆不應書凡帝王皆因本國之名以爲天子之號而與往代相別耳非爲擇美名以自光也天稱皇天則帝稱皇帝地稱后土則后稱皇后此乃所以同天地之大號無二之尊名不待稱國號以自表天侯稱世族以自彰）粉書空換（杜牧之詩云黃壤不霑新雨露粉書空換舊銘旌）丹旐堪傷（趙嘏之詩云寒日蒿上明凄凄郭東路素車誰家子丹旐引將去人間痛傷別此是長別去）銘旌濕雨（杜詩哭李尚書江雨銘旌濕）箕尾歸天（宋趙鼎自題其銘旌云身騎箕尾歸天上氣作山河壯本朝）

棺槨一

原 聖人易（周易云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無數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蓋取諸大過）夫子制（禮檀弓云有子曰夫子制於中都四寸之棺五寸之槨以斯知不欲速朽也）土陶（又云有虞氏瓦棺鄭注曰始不用薪也有虞氏土陶又云帝王世紀云有苗氏叛虞舜南征崩於鳴條猶用瓦棺）火熟（又云夏后氏堲周鄭注曰火熟曰堲燒土冶以周於棺也）朱器（東觀漢記云梁商薨賜東園轜車朱壽器銀鏤黃玉匣案商病篤勑子冀等曰吾以不德享受多福生無以輔益朝廷死必耗費帑藏衣衾飯含玉匣珠貝之屬何益朽骨百僚勞擾紛華道路秖增塵垢雖云禮制亦有權時方今邊境不寧盜賊未息豈宜重爲國損氣絕之後載至家舍即時殯斂斂以時服皆以故衣無更裁制殯已開冢冢開即葬祭食如前無用三牲孝子善述父志不宜違我言也）朱棺（又云耿秉薨賜朱棺玉衣）畫棺（謝承後漢書曰和帝追封諡皇太后父梁松爲褒親愍侯改殯賜東園畫棺玉匣衣衾）玉棺（風俗通云葉縣令王喬天下一玉棺於聽事前令臣吏試入不動搖喬曰天帝獨欲召我沐浴服飾寢其中蓋便立覺之宿葬於城東土自成墳其夕縣中牛皆流汗吐舌人無知之者）增 瓦棺（詳土陶注）原 石棺（荊州記云臨湘水中有石牀牀上有二石棺色綠如銅鏡莫能詳也史記飛廉爲紂使北方還無所報爲壇霍太山而報得石棺銘曰天令處父與殷亂賜汝石棺死遂葬霍太山）大禹三寸（帝王世紀云禹衣衾三領桐棺三寸）孔子四寸（家語云孔子之喪公西赤掌殯葬焉桐棺四寸柏槨五寸）溫明祕器（晉公卿禮秩云安平王孚薨給東園溫明祕器案晉書安平獻王孚傳云泰始八年薨時年九十三帝於太極東堂舉哀三日詔曰王勳德超世尊寵無二期頤在位朕之所

（倚奄忽殂隕哀慕感切其以東園溫明祕器朝服一具衣一襲綵百匹綿布各五百匹穀千斛錢百萬以供喪事）

東園祕器（又云諸侯及從公薨者賜東園祕器）

賣馬買棺（謝承後漢書云徐栩爲長沙郡守亡遺言不受賻有一匹私馬賣以買棺）

雜木爲棺（後漢書曰楊震數切諫爲樊豐等所譖遣歸本郡震行至城西夕陽亭乃慷慨謂其諸子門人曰身死之日以雜木爲棺布單被裁足蓋形勿歸冢次）

柏棺桑欀（洛陽伽藍記云崔涵年十五而死家爲人所發復蘇活一見里人買棺具謂曰作柏木棺勿以桑木爲欀人問其故涵曰吾在地下見人發鬼兵有一鬼訴稱是柏棺應免主兵吏曰爾雖柏棺桑木爲欀遂不免京師聞此柏木踴貴）

桐棺葛緘（墨子云禹東教乎九夷道死葬會稽之山衣衾三領桐棺三寸葛以緘之絞之不合道之不陷土地之深下毋及泉上毋通臭既葬收餘壤其上壟若參耕之畝則止矣若以此觀之則厚葬久喪果非聖王之道）

宋文有翰檜（左傳云宋文公葬棺有翰檜杜預注云檜上飾翰旁飾皆僭王者禮也）

董賢有珠璧（漢書董賢傳云有司奏董賢自殺伏辜死後父恭不悔過乃復以硃砂畫棺四時之色左蒼龍右白虎上著金銀日月玉衣珠璧）

鯉也有棺無槨（論語顏淵死顏路請子之車以爲之槨子曰鯉也死有棺而無槨）

張湯有棺無槨（漢書張湯傳云湯有罪自殺湯死家產直不過五百金皆所得奉賜無它贏昆弟諸子欲厚葬湯湯母曰湯爲天子大臣被惡言而死何厚葬爲載以牛車有棺而無槨上聞之曰非此母不生此子也）

〔增〕夫餘有槨無棺（魏志）

高麗有槨無棺（魏書）

棺槨二

〔原〕牆翣（檀弓周人牆置翣注牆柳衣也）

櫝槥（說文曰櫝小棺又曰槥）

屬椑（喪大記君大棺八寸屬六寸椑四寸上大夫大棺八寸屬六寸下大夫大棺六寸屬四寸士棺六寸庶人四寸注屬椑小棺也大夫無椑士無屬以等尊卑也）

楄柎（左傳宋公將死曰唯楄柎所以藉幹者注楄柎棺中笭牀幹骸骨也）

曰柩（白虎通曰在牀曰尸在棺曰柩柩究也不復變也）

曰櫬（說文曰棺關也可以掩尸又曰櫬）

須材（書曰伯相命士須材注成王崩時也須材以料爲棺槨）

致木（禮虞人致百祀之木可以爲棺槨者斬之）

周衣（國子高曰衣足以飾身棺周於衣槨周於棺）

容甒（喪大記云棺槨之間君容柷大夫容壺士容甒注因其藏物以尊卑之節）

八寸（詳前屬椑下）

四阿（宋文公卒始厚葬槨有四阿注四柱槨也）

裏棺（喪大記君裏棺用朱綠雜金鐕大夫裏棺用元綠牛骨鐕士不綠君蓋用漆三衽三束大夫蓋用漆二衽二束士蓋不用漆二衽二束鐕子南反）

沐槨（檀弓孔子故人原壤其母死夫子助之沐槨）

飾棺（左傳飾棺寘諸董皐諸侯龍輴象荒火三列黼大夫畫黃火注畫雲氣覆之）

去槨（魏舒田于大陸焚焉還卒范獻子去其柏槨以其未復命而田也注毀之也記獻子城成周未歸而田）

斲棺（斲子家之棺注斲之斲薄其棺不使從卿禮也）

石槨（檀弓昔者夫子居宋見桓司馬自爲石槨三年不成夫子曰若是其靡也死不如速朽之愈也〔增〕史記曰始皇葬驪山發北山石爲槨）

松槨（喪大記云君松槨大夫柏槨士雜木槨）

〔增〕不槨（周禮地官司徒曰凡庶民不樹者不槨）

無櫬（左傳定姒薨不殯於廟無櫬不虞匠慶謂季文子曰子爲君之喪不成不終君也君長誰任其咎）

革棺　杝棺　梓棺　椑棺　屬棺（檀弓曰天子之棺四重諸公三重諸侯再重大夫一重士不重水犀革棺被之其厚三寸杝棺一梓棺二四者皆周棺束縮二衡三衽每束一柏槨以端長六尺）

銅槨（闔閭銅槨三重）

椑車（唐書曰明皇自東都幸太原至太行坂路隘逢椑車問左右曰車中何物左右奏曰禮天子出則載椑車以從先王之制也上曰焉用此命焚之無椑自此始也）

素棺（吳志張昭遺令素棺諸葛瑾遺令素棺晉書司馬孚遺令素棺）

小棺（晉書夏侯湛將沒遺命小棺薄斂不修封樹論者謂湛生不砥礪名節死則儉約令終是深達存亡之理也陸機大墓賦曰觀洪櫬而爲櫬櫬小棺也）

松棺（後魏書曰崔光韶誡子孫曰吾兄弟自幼及老衣服飲食未曾一日不同至於兒女冠婚榮利之事未嘗不先以推弟弟頃橫禍權作松棺亦可爲吾作松棺使吾見之）

漆棺

（異苑曰海陵如皋縣東城村邊海岸崩壞一古墓有方頭漆棺以朱題其上云百七年墮水元嘉二十載三月墜於海濱）市棺（東觀漢記曰[illegible][illegible]善占應病先自知死日預令弟子市棺斂具）蓄棺（南史曰宋光祿大夫劉[illegible]之年三十許病篤已辦凶具石疾愈因蓄棺以爲壽九十餘乃亡此器方用也）發棺（神仙傳曰介象吳主所徵象言病帝使左右以美梨一奩賜象須臾象死帝殯而埋之以日中時死日晡時到建業以所賜梨付守苑吏後吏以狀聞即發象棺棺中無所有有奏符）開棺（梁書曰[illegible][illegible]宣王子[illegible]位郢州刺史卒於官吏將引柩有聲議者欲開棺視王妃柳氏曰晉文已有前例不聞開棺無益亡者之生徒增生者之爲遂止）浮棺（搜神記曰靈帝光和元年遼水中有浮棺人破斫之棺中人語曰我伯夷之弟孤竹君也海水壞我棺槨是以漂流汝斫我何爲乃不敢破因爲立祠）流棺（十六國春秋曰晉黃門郎殷仲堪之游於江濱見流棺因推於水乃葬焉旬日之間門前之溝忽起爲岸其夕有人通夢於仲堪自稱徐伯元感君之惠無以報德因問門岸爲何祥乎對曰水中之岸其名爲洲君將爲州也）失柩（陽羨縣令袁起生有神靈殯殯已竟風雷冥晦失起喪柩上下居民夜聞山下有數十人聚往山上見起棺柩儀而潛識唯有石壇石塚今在）冒火伏棺（東觀漢記曰長沙有義士古初遭父喪未葬鄰人失火及初舍棺不可移初冒火伏棺上會火滅　蔡順事同）縛服著棺（宋書曰袁昂爲豫章內史丁所生母憂去職以喪還江路風潮暴駭昂乃縛服著棺誓同沈溺及風止餘船皆沒唯昂船獲全咸以爲精誠所致）題棺（陳書曰魯廣達爲拒隋軍以憤慨卒江總題棺曰黃泉雖抱恨白日自流名）闔棺（晉劉毅云丈夫闔棺事方定一作蓋棺）負棺（李師道[illegible]不[illegible]賈直言持刀負棺入諫穆宗名爲諫議）輿棺（後魏宗室匡爲尚書宣武委政高肇匡欲切諫輿棺詣闕論肇）輿櫬（明太祖覽孟子至草芥寇讎之說大不然之欲去其配享詔有諫者以不敬論且令金吾射之尚書錢唐輿櫬入諫袒胸受箭）【原】蒲圃櫝（左傳季文子爲己樹六櫬於蒲圃東門之外注將自以爲櫬也匠慶取之以葬襄公母定姒）北山石（漢文曰以北山石爲槨用紵絮陳漆斮其間豈可動哉張釋之進曰使其中有可欲雖錮南山猶有隙無可欲不如此亦何憂也）易內外（禮買棺內外易）審薄厚（審棺槨之薄厚）出曹人（晉人圖曹曹人恐爲其所得者棺而出之）貶魏子（詳前）【增】擇美櫝（左傳齊姜薨初穆姜使擇美櫝以自爲櫬與頌琴季文子取以葬君子曰非禮也禮無所逆婦養姑者也虧姑以成婦逆莫大焉）善棺櫬（呂氏春秋曰善棺櫬所以備螻蟻也）烏漆棺（宋書曰王敬則爲暨陽令初至縣陵主山下十餘船同發敬則船獨不進乃令入水推之見烏漆棺敬則祝云若是吉使船速進吾富貴當改葬爾也須臾進入[illegible][illegible]收此棺葬之）白楸棺（張詹　詳發冢）【原】次公區處（黃霸字次公爲潁川人鰥寡孤死無可葬者霸爲其區處曰某所木可爲棺某亭豬可以祭皆如其言）廣漢爲調（趙廣漢爲四調棺皆曰死無恨矣）【增】不設屬辟（左傳趙簡子誓曰鄭爲不道棄君助臣二三子從君命除詬恥志父無罪君其圖之若其有罪絞縊以戮桐棺三寸不設屬辟素車樸馬無入于兆下卿之罰也）從軍爲槥（漢書高祖下令士卒從軍死者爲槥歸其縣縣給衣衾棺葬具祠以少牢長吏視葬）樟棺朱漆（漢書禮儀志曰王公主貴人皆樟棺朱漆畫雲氣公特進樟棺黑漆）梓棺楩槨（鹽鐵論曰古者瓦棺堲周足以收形骸藏髮齒而已及其後桐棺不衣采槨不斲今富者繡牆題湊中者梓棺楩槨貧者畫荒衣袍繒囊緹橐）黃腸題湊（漢書霍光死賜便房黃腸題湊各一具服虔曰便房藏中便坐也蘇林曰以柏木黃心致累棺外故曰黃腸木頭皆內列故曰題湊）水銀實棺（宋真宗宸妃卒呂夷簡謂當以后服斂用水銀實棺）自黃帝始（漢書劉向上書曰棺槨之制自黃帝始也）舜作瓦棺湯作木棺（古史考）禹作土堲湯作木槨（古史考禹作土堲以周棺湯作木槨易土堲）【原】翰會四阿雖僭而無度　桐棺三寸而儉亦難遵

訃告

【原】痛臣子（白虎通云臣死亦赴告于君何此君哀痛于臣子也欲聞之加賻賵之禮）　哭諸侯（又云天子聞諸侯薨哭之何慘怛發中哀痛之至也使大夫弔之追遠重終之義也）　寡君不祿（雜記云訃于他國之君曰寡君不祿敢告于執事夫人曰寡小君不祿太子之喪曰寡君之適子某死）　小君不祿（詳上）　君之臣某死（雜記云凡訃於其君曰君之臣某死鄭注云赴至也臣死其子使人至君所告之）　君適子某死（詳上）　臣子哀痛（白虎通云天子崩訃告諸侯緣臣子喪君哀痛憤懣無能不告語人者也諸侯薨欲聞之又當持土地所出以供喪事）　使臣歸珪（又云諸侯薨使臣歸瑞珪於天子諸侯以瑞珪為信今死矣嗣子諒闇三年之後當乃更爵命故歸之推讓之義也）　【增】下竹使符（東漢志是夜下竹使符告郡國二千石諸侯王竹使符到皆伏哭盡哀）　告哀使副（宋淳熙十四年將作監韋璞充金國告哀使閤門舍人姜特立副之）

祭奠

【原】卷俎（雜記或問於曾子曰夫既遣而包其餘猶既食而裹其餘與君子既食則裹其餘乎曾子曰吾子不見大饗乎既饗卷三牲之俎歸於賓館父母而賓客之所以為哀也）　嚌酢（小祥之祭主人之酢也嚌之衆賓兄弟皆啐之大祥主人啐之注嚌至齒啐入口）　坐奠（檀弓夫子曰殷人殯於兩楹之間丘也殷人也嚋昔之夜夢坐奠於兩楹之間予殆將死也）　苞奠（大夫之喪既薦馬薦馬者哭踊出乃包奠而讀書）　朔奠（檀弓有薦新如朔奠）　殷奠（大夫士若君不戒而往不具殷奠君退必奠）　包其餘（詳卷俎注）　數而藏（既夕禮苞牲用下體遣車視牢具遣奠牲體數奠而藏之）　脯醢之奠（檀弓始死脯醢之奠將行遣而行之既葬而食之未有見其享之者為使人勿倍也）　朝夕之奠（朝奠日出夕奠逮日）　小斂之奠（子游曰於東方曾子曰於西方斂斯席矣小斂之奠在西方也魯禮未失也）　小祥之奠（小祥者主人練祭而不旅奠酬於賓賓弗舉禮也昭公練而舉酬行旅非禮也孝公大祥奠酬弗舉亦非禮也）　始死之奠（其餘閣也與）　及葬不奠（自及殯不奠移於常葬）

禮異奠虞　祭殊喪吉　哀以情降　敬由禮立　既以吉易喪　必殺哀崇敬　雖殷事以盡敬（月朔月半薦新之奠）　終素器而展哀（奠以素器以生者有哀素之心）　潔兩牛羊不聞於剝奠　去其黍稷寧異乎載粻（載粻非禮也遣奠無黍稷）　雖孝子事亡禮當如此　而主人自盡素以示哀

淵鑑類函卷一百七十八

淵鑑類函卷一百七十九

禮儀部二十六

（居喪　奔喪　居喪過哀　居喪有疾　居喪越禮　喪婚　去官持服　異母喪　主喪　喪助祭　喪贊臣　雜喪）

居喪一

增曲禮居喪未葬讀喪禮既葬讀祭禮喪復常讀樂章居喪不言樂居喪之禮毀瘠不形視聽不衰升降不由阼階出入不當門隧五十不致毀六十不毀七十唯衰麻在身飲酒食肉處於內　雜記曰子貢問喪子曰敬爲上哀次之瘠爲下顏色稱其情戚容稱其服　又曰三年之喪言而不語對而不問廬堊室之中不與人坐焉　問喪曰親始死雞斯徒跣扱上衽交手哭惻怛之心痛疾之意傷腎乾肝焦肺水漿不入口三日不舉火喪服四制曰父母之喪衰冠繩纓菅屨三日而食粥三月而沐期十三月而練冠三年而祥比終茲三節者仁者可以觀其愛焉知者可以觀其理焉強者可以觀其志焉　檀弓始死充充如有窮既殯瞿瞿如有求而弗得既葬皇皇如有望而弗至練而慨然祥而廓然

居喪二

增檀弓曰顏丁善居喪始死皇皇焉如有求而弗得及殯望望焉如有從而弗及既葬慨焉如不及其返而息又曰高子皐之執親之喪也泣血三年未嘗見齒君子以爲難　雜記孔子曰少連大連善居喪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期悲哀三年憂東夷之子也　左傳晏桓子卒晏嬰麤縗斬苴絰帶杖菅屨食粥居倚廬寢苫枕草其老曰非大夫之禮曰唯卿爲大夫　晉武帝泰始四年皇太后崩有司奏前代故事倚廬中施白縑帳素牀以布巾裹革軺輦版輿細犢車皆施縑裹詔不聽但令以布衣車而已又奏除服詔曰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達禮也受終身之愛而無數年之報奈何有司固請帝流涕久之乃許然猶素冠蔬食以終三年如文帝之喪後魏孝文帝太和十四年太皇太后馮氏殂帝勺飲不入口者五日哀毀過禮諸臣諫爲之一進粥　後周武帝母叱奴太后崩帝居倚廬朝夕供一溢米羣臣表請累旬乃止及葬帝袒跣之陵所詔曰三年之喪達於天子但軍國重務須自聽朝衰麻之禮率遵前典百僚宜依遺令既葬而除公卿固請依權禮周主不許卒由三年之制五服之內亦令依禮　宋淳熙十四年光堯太上皇崩上號慟擗踴二日不進膳諭宰執不用易月之

制如晉武魏孝文實行三年喪自不妨聽政王淮等乞俯從禮制上流涕曰大恩難報情所未忍上衰絰御葦設素仗軍民見者往往感泣　明懿文太子薨皇太孫哭踊哀慕水漿不入口者五日太祖撫之曰毀不滅性禮也爾誠純孝獨不念我乎始一啜糜粥欲服三年喪太祖不可然三年內語未嘗高聲笑未嘗露齒不飲酒食肉不舉樂不御內人勸之則曰服可例除情須自致

居喪三

【原】思哀（喪思哀）勉事（喪事不敢不勉）孔悲（孔子閒居無服之喪內恕孔悲）寧戚（喪與其易也寧戚）稱情（三年問創鉅者其日久痛深者其愈遲三年者稱情而立文所以為至痛極也）由文（禮伯叔母疏衰踊不絕地姑姊妹之大功踊絕於地知此者由文哉）示終（喪不過三年示民有終也）念始（檀弓節哀順變也君子念始之者也注念父母生己不欲傷其性）致哀（又云事親服勤至死致喪三年注致哀於喪）去飾（袒括髮去飾之甚也）風樹（曾子曰樹欲靜而風不止子欲養而親不待）杯澤（母沒而杯棬不能飲口澤之氣存焉耳）稱家（喪不貳嗇稱家之有無）見殺（禮見親疎之殺焉）皇皇（始死皇皇焉如有求而不得）繭繭（玉藻喪容纍纍言容繭繭）

【增】在疚（詩周頌閔予小子遭家不造嬛嬛在疚）荼毒（晉孫綽詩序自丁荼毒載罹寒暑不勝哀號作詩一首敢謂諒闇之譏以伸罔極之痛）專席（曲禮有喪者專席而生）倚廬（檀弓居倚廬注倚牆至地而為之無楣柱）讀禮（見前）廢詩（漢王裒讀蓼莪之詩而哀痛弟子為之廢其詩）

【原】設苫廬（王肅喪服要記云魯哀公葬父孔子問曰寧設苫廬乎哀公曰苫廬起太伯太伯出奔闕古公薨還赴喪故作苫室）

【增】居堊室（周禮宮正注親者居倚廬疏者居堊室）

【原】致其哀（孝經云孝子之事親也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病則致其憂喪則致其哀祭則致其嚴五者備矣然後能事親）抑以禮（檀弓云曾子謂子思曰伋吾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於口者七日子思曰先王制禮也過之者俯而就之不至者跂而及之故君子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口者三日杖而後能起鄭注云為曾子言難繼以禮抑之）哀有餘（喪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

【增】哭無時（檀弓父母之喪哭無時）鳳集拳（集異記有孫氏求官夢雙鳳集其兩拳以問卜者曰鳳非梧桐不棲非竹實不食卿當大凶非苴杖則削杖苴杖竹削杖桐後孫氏果遭母喪）鳩巢戶（東漢徐憲在喪過哀有白鳩巢其戶側後舉為孝廉朝廷稱為白鳩郎）承衾而哭（喪大記凡哭尸者承衾而哭）馮尸心踊（又云凡馮尸者父母先妻子後君於臣撫之父母於子執之子於父母馮之婦於舅姑奉之舅姑於婦撫之妻於夫拘之夫於妻於昆弟執之凡馮尸興必踊）

【原】擊胸稽顙（問喪云喪禮惟哀為主矣女子哭泣悲哀擊胸傷心男子哭泣悲哀稽顙觸地無容哀之至也）變形痛心（又云夫悲哀在中故形變於外也痛疾在心故口不甘味身不安美也）惟哀為主（問喪詳前）哭何常聲（雜記云曾申問於曾子曰哭父母有常聲乎曰中路嬰兒失其母焉何常聲之有）稱情稱服（又云顏色稱其情戚容稱其服）可傳可繼（檀弓曰弁人有母死而孺子泣者孔子曰哀則哀矣而難為繼也夫禮為可傳也為可繼也故哭踊有節鄭注云此誠哀言聲無節也）如斬如剡（雜記云縣子曰三年之喪如斬期之喪如剡鄭注云言其痛之制但有淺深也）若苴若枲（間傳云斬衰貌若苴齊衰貌若枲大功貌若止小功緦麻容貌可也此哀之發於容體者也）如慕如疑（檀弓云其往也如慕其返也如疑）慨然廓然（又云練而慨然祥而廓然）遠不凌節（喪事雖遠不凌節故騷騷爾則野鼎鼎爾則小人君子蓋猶猶爾注騷騷太疾鼎鼎太舒猶猶舒疾之中）毀不滅性（三日而食三月而沐期而練毀不滅性不以死傷生也）

寢苫枕塊（居於倚廬寢苫枕塊所以爲至痛飾也）　蔬食飲水（禮三年之喪）　涕泣見人（父母之喪不辟涕泣見人）　擗踴以送（擗踴哭泣哀以送之）　毀瘠不形（禮注形露骨也）　擗踴有算（擗踴哀之至也有算爲之節文也注算數也）　有進無退（子游曰喪事有進而無退所以卹遠之）　無後有主（喪有無後無無主）　縗絰之中　苴麻之飾（禮）　何怙何恃（詩無父何怙無母何恃）　靡瞻靡依（詩靡瞻匪父靡依匪母）　哭泣無常（禮已殯居中門之外居倚廬寢苫枕塊不說絰帶哭泣無時蔬食水飲哀至則哭）　哭踴有節（檀弓見前）　三月不懈（見前少連大連事）　三年不言（檀弓云子張問曰書云高宗三年不言言乃讙有諸仲尼曰胡爲其不然也古者天子崩王世子聽於冢宰三年）　哀於飲食（閒傳云斬衰三日不食齊衰二日不食大功三不食小功緦麻再不食此哀之發於飲食也）　哀於聲音（又云斬衰之哭若往而不反齊衰之哭若往而反大功之哭三曲而偯小功緦麻哀容可也此哀之發於聲音者也鄭注云三曲一舉聲而三折也偯聲餘從容也）　哀於居處（又云父母之喪居倚廬寢苫枕塊不說絰帶齊衰之喪居堊室苄翦不納大功之喪寢有席小功緦麻牀可也此哀之發於居處者也）　哀於言語（又云斬衰唯而不對齊衰對而不言大功言而不議小功緦麻議而不及樂此哀之發於言語者也鄭注云議謂陳說非時事也）

增　柴骨欒心（陳子昂集發崇研頌柴骨欒心茹哀苦廬銜恤終祀悲纏欒棘思結寒泉）　灰心垢體（白侍郎集灰心垢體泣血漣松積之下其生也殘與其偷生而孤苦不若就死而圓圓欲自禀以毀傷思病孝於歸全）　酸鼻痛骨（江文通書履影弔心酸鼻痛骨）　被髮徒跣（唐禮志男子白布衣被髮徒跣婦人女子青縑衣去首飾齊衰以下丈夫素冠主人坐於牀東啼踊無數衆主人兄弟之子在其後皆西面南上哭妻坐於牀西妻及母子在其後哭踊無數）　儼然憂服（檀弓秦穆公使人弔公子重耳曰吾子儼然在憂服之中）　憔然苦塊（唐史于志寧傳憔然在苦塊之中）

原　勉而爲瘠（書悼公喪孟敬子曰勉而爲瘠則吾能毋乃使人疑夫不以情居瘠者乎）　病不知哀（喪食雖惡必充飢飢而廢事飽而忘哀非禮也視不明聽不聰行不正不知哀君子病之故有疾飲酒食肉皆爲疑死）

增　求尸濆血（唐書唐王少立父隋末死兵亂少立甫六歲時哀泣求尸時野中白骨覆地或曰以子血漬而滲者父骨也少立鑱膚閱旬而獲尸）　徒跣護柩（孔帖崔衍居父喪徒跣護柩行千里道路爲流涕李百藥侍父母喪還鄉徒跣數千里服喪容毀瘠毀者累年劉審禮父母北葬徒跣血漬行路嗟歎審禮爲吐蕃所執詔令其子易從省之既至審禮卒易從晝夜哭不止吐蕃哀其志乃還父尸徒跣萬里扶護以歸見者流涕）

原　水漿不入口（問喪親始死惻怛之心痛疾之意水漿不入口三日不舉火故鄰里爲之糜粥以飲食之）　泣血不見齒（見前）　無服不爲位（奔喪云哭父之黨於廟母妻之黨於寢師於廟門外朋友於寢門外所識於野張帷鄭注云黨謂族類無服者也遠奔喪禮曰哭父族與母黨於廟妻之黨於寢朋友於寢門外一哭而已不踴言一哭而已則不爲位矣）　喪者不遺人（雜記曰喪者不遺人人遺之雖酒肉受也從父昆弟以下既卒哭遺人可也）　公門稅齊衰（服問云士唯公門稅齊衰）　小祥食菜果（閒傳云父母之喪既虞卒哭疏食水飲不食菜果期而小祥食菜果又期而大祥有醯醬中月而禫禫而飲醴酒）　哭所知於野（檀弓云孔子曰兄弟吾哭諸廟父之友吾哭諸廟門之外師吾哭諸寢朋友吾哭諸寢門之外所知吾哭諸野鄭注云別輕重也）　哭嫂也爲位（又云子思之哭嫂也爲位鄭注云善之也禮嫂叔無服）　無改於父道（論語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　不能讀父書（禮父沒而不能讀父之書手澤存焉耳）　國禁哭則止（禮謂祭）　婦既葬而歸（婦人不居廬不寢苫喪父母既練而歸期九月既葬而歸注歸謂歸夫家）　不食菜不飲酒（閒傳云父母之喪不食菜果大功之喪不食醯醬小功緦麻不飲醴酒此哀之發於飲食者也）　不慮居不危身（檀弓云喪不慮居爲無廟也毀不危身爲無後也鄭注云慮居謂賣舍宅以奉喪危身謂憔悴將滅性）　服從恩制　喪以禮成　孝無終始　服別重輕　禮由

恩降　喪以服差　禮定親疏　服差輕重　哀從中來　禮自外作　喪從旁殺　恩擧親疏　節哀順變　稱情立文　堊室之內　哀素之心　孝先百行　喪貫三年　茹荼之痛　杯圈之慕　以情居喪　用禮節哀　【晉】仰風樹而充窮履霜庭而樹慕　鍾創巨之悲聆有蓼莪之苦辛　感風枝而殞魄反情何施陟霜屺而糜心號孔不及　九原悽愴寧聞可作之期千日荒涼復雖有逢之恨　願言負米空結戀於梁山庚深懷情愴閱編於吳史（文苑英華）　身體髮膚不失全生之道衣衾棺槨無虧送死之儀　形神皆毀有切於何曾淚動傷神詎慙於吳隱　悲深厚地痛結於天充窮於過未之晨荼毒於寢苫之日　慶絶循陔哀纏罷社綵綵其服永謝老萊之歡戀戀厥心空聞孺慕之切

居喪四

【論】宋司馬君實不飲酒食肉論曰古者父母之喪旣殯食粥齊衰疏食水飲不食菜果父母之喪旣虞卒哭疏食水飲不食菜果期而小祥食菜果又期而大祥食醯醬中月而禫禫而飲醴酒始飲酒者先飲醴酒始食肉者先食乾肉古人居喪無敢公然食肉飲酒者漢昌邑王奔昭帝之喪居道上不素食霍光數其罪而廢之晉阮籍負才放誕居喪無禮何曾面質籍於文帝坐曰卿敗俗之人不可長也因言於帝曰公方以孝治天下而聽阮籍以重哀飲酒食肉於公坐宜擯四裔無令污染華夏宋廬陵王義眞居武帝憂使左右買魚肉珍羞於齋內別立廚帳會長史劉湛入因命臑酒炙車螯湛正色曰公當今不宜有此設義眞曰旦甚寒長史事同一家望不爲異酒至湛起曰旣不能以禮自處又不能以禮處人隋煬帝爲太子居文獻皇后喪每朝令進二溢米而私令外進肥肉脯鮓置竹筩中以蠟閉口衣襆裹而納之湖南楚王馬希聲葬其父武穆王之日猶食雞臛其官屬潘起譏之曰昔阮籍居喪食蒸豘何代無賢然則五代之時居喪食肉者猶以爲異事是流俗之弊其來甚近也今之士大夫居喪食肉飲酒無異平日又相從宴集靦然無愧人亦恬不爲怪禮俗之壞習以爲常悲夫乃至鄙野之人或初喪未斂親賓則齎酒饌往勞之主人亦自備酒饌相與飲啜醉飽連日及葬亦如之甚者初喪作樂以娛尸及殯葬則以樂導輀車而號哭隨之亦有乘喪即嫁娶者噫習俗之難變愚夫之難曉乃至此乎凡居父母之喪者大祥之前則皆未可食肉飲酒若有疾暫須食飲疾止亦當復初必若素

食不能下咽久而羸憊恐成疾者可以肉汁及脯醢或肉少許助其滋味不可恣食珍羞盛饌及與人宴樂是則雖被衰麻其實不行喪也惟五十以上血氣既衰必資酒肉扶養者則不必然耳其居喪聽樂及嫁娶者國有正法此不復論

奔喪

【原】聞父母喪（奔喪云奔喪之禮始聞親喪以哭答使者盡哀問故又哭盡哀遂行注云親父母也以哭答使者驚怛之哀無辭也問故問親喪所由也雖非父母聞喪而哭其禮亦然也）聞兄弟喪（禮記云凡異居始聞兄弟之喪唯以哭對可也注云驚怛之痛不以辭言為禮也）成服而行（奔喪云若未得行則成服而後行注曰謂以君命有為者也成喪服得行則行）見星而行（又云見星而行見星而舍注云侵晨冒昏彌益促之又曾子問云見星而行者唯罪人與奔父母喪者乎）不避晝夜（禮奔父母之喪不避晝夜者疾疾見星而行見星而止）別於昏明（奔喪云日行百里不以夜行注曰雖有哀戚猶辟害也晝夜之分別於昏明）望國竟哭（奔喪望其國竟哭注曰哀者也自是哭且遂行）望鄉而哭（又云齊衰望鄉而哭大功望門而哭小功至門而哭緦麻即位而哭注曰奔喪哭親疏遠近之差也）哭辟市朝（又云望國至家哭盡哀而止哭辟市朝注曰經此念親哭時市朝為驚衆也）哭面墓西（又云齊衰以下不及殯先之墓西面哭盡哀免麻於東方即位與主人哭成踊襲有賓則主人拜賓送賓有賓後至者拜之如初相者告事畢注云不北面者不就主人不言括髮者齊衰輕者可）就次成服（又云奔喪不及殯先之墓北面坐哭盡哀主人之待之也即位於墓左婦人墓右成踊盡哀括髮東即主人位絰絞帶哭成踊拜賓反位成踊相者告事畢遂冠歸於又哭三哭猶括髮成踊三日成服於五哭相者告事畢注云主人之待之謂在家者也哭於墓側父母喪又哭三哭不括者哀已久殺成服之朝名四哭間庭朝乃至其未殯朝夕哭不止於五哭止告事畢者於此後無事也）在軍不奔（禮行令出使龍在軍喪朝哭不奔可也）至家襲絰（又云至於家襲絰於序東絞帶反位拜賓成踊注又哭乃絰者服喪已久日於哭可之其未小斂而至與在家同不散帶者不見尸柩也凡拜賓就其位既拜反位哭踊）入門免麻（奔喪者非主人則主人之拜賓送賓奔者齊衰已下入門左中庭北面哭盡哀免麻於序東即位袒與主人哭成踊注升哭者非父母之喪統於主人也）如朝夕哭（丈夫婦人之待之皆如朝夕哭位無變注謂若賓客）如奔父喪（奔母喪所以異於父者一括髮其餘免以終事他如奔父之禮）不奔為位（聞喪不得奔喪乃為位括髮袒成踊襲絰絞帶即位於又哭三哭括成踊襲絰）歸後哭墓（若除喪而後歸則先之墓哭成踊東括髮袒絰遂除於家不哭注[illegible]）除喪成踊（聞遠兄弟之喪既除喪而後聞喪免袒成踊拜賓則尚左手注左手吉拜也凡為位者不奠）婦人奔喪（升自東階殯東西面坐哭盡哀東髽即位與主人拾踊注東髽於東序不髽於房變於在室也去纚大紒曰髽拾更也）

【增】從䟽奔喪（[illegible]）妻子奔喪（[illegible]李孝女名妙法[illegible]聞父亡欲奔喪[illegible]一子不忍去割一乳[illegible]）奔喪不哭（[illegible]）奔喪得罪（[illegible]）奔師喪（[illegible]）奔友喪（[illegible]）〔不奔喪〕

【原】吳起（史記吳起家累千金遊仕不遂遂破其家鄉黨笑之殺其笑者三十餘人出衛郭門與其母訣囓臂而盟曰起不爲卿相不復入衛遂仕於魯爲將母死終不歸曾子以爲薄於孝而絶之）陳湯（漢陳湯不奔父喪）孫禮論（孫禮論三年之喪人情之極痛世治無事君子不奪人情有事則殺禮從宜以義斷恩也）顧譚議（顧譚議以爲奔喪立科輕則不足禁孝子之心重則本非應死之罪愚以爲長吏在遠苟不告語勢不得知比選代之間若有傳者必加大辟則長吏無廢職之負孝子無犯重之刑胡綜議宜定科大辟有犯無赦其後吳縣令孟宗奔母喪而自拘於武昌以聽刑陸遜陳其素行減死一等）

居喪過哀

【原】孺子泣（禮檀弓弁人有其母死而孺子泣者孔子曰哀則哀矣而難爲繼也）嬰兒哭（雜記云曾申問於曾子曰哭父母有常聲乎曰中路嬰兒失其母焉何常聲之有）子春不食（檀弓樂正子春之母死五日而不食曰吾悔之自吾母而不得吾情吾惡乎用吾情）少連悲憂（雜記孔子曰少連大連善居喪期悲哀三年憂注期年也）禫而不樂（檀弓孟獻子禫縣而不樂比御而不入夫子曰獻子加於人一等矣）杖而能起（漢萬石君元朔五年卒建哭泣杖而能起歲餘亦卒）【增】毀瘠幾死（合璧事類劉滋居母喪毀瘠幾死時稱孝子）哀感不食（唐書高士廉子履行居母喪毀甚太宗勅賜強食孔帖丁公著三歲喪母七歲見鄰媪抱子哀感不肯食父喪毀力禮瘠見者憂其死）嗌不粒食（徐浩張曲江碑公丁內憂奔喪南歸勢無生嗌不粒食）疾不茹葷（孔帖郭曜居喪以禮疾甚戚勸茹葷終不屬口）除服布糲（又云羅遜居父喪幾致毀滅服除猶布衣糲食）居喪柴毀（又云唐宗室蕭居母喪柴毀服除家人未嘗見言笑）三年泣血（見前子皐）五日不食（檀弓子春之母死五日不食唐書房元齡父喪食飲不入口五日）服闋疏布（劉滋遭母喪毀瘠過人服闋猶疏食布衣者累載）柴毀骨立（隋邵公蘇威爲右僕射以母憂去職柴毀骨立上敕威曰公德行高人情寄殊重必須割抑以禮自存）誡以毀滅（杜栖京產子京產亡水漿不入口七日晨夕不罷哭不食鹽菜每營買祭奠身自看視號泣不自持朔望節歲絶而復續吐血數升時何胤[illegible]東山遺書敦譬誡以毀滅至祥禫暮夢見父慟哭而絶）不入房室（秦族後周洛川人父喪哀毀過禮以母在抑割哀情以慰母心與弟榮先篤友愛母沒終喪後不入房室者二十年鄉里表之）風吹即倒（崔子約五歲喪父不肯食肉後喪母居喪哀毀骨立人云崔九作孝風吹即倒）髮鬢早白（唐文宗時柳[illegible]爲大都督遭母憂旬日之間髮鬢辛白）對芋嗚咽（鮮于文宗年七歲父以種芋時亡明年此時對芋嗚咽如此者終身）執蘇哀號（師姐幼年母病思酪穌食之不得而死姐甚悼之後每歲酪蘇熟時執蘇哀號終身不忍食）三年不出廬（孔帖路敬淳遭親喪居倚廬不出者三年服除號慟入門形容羸毀妻不之識）五十猶麻縗（崔衍前汾河[illegible]記綽人三十喪父母五十猶麻縗故[illegible]實稱謚不名責之也）

【原】因心之孝　在疚之儀　雖在禮而難傳　且於人而加等　創鉅之情罔極　杯圈之慕何深　孝乃行先　則宜銜恤　子爲親後　安可危身　諭以哀情　誠合從其至者　合其喪禮　亦可俯而就之　季路不除　宜尼患其過制　趙孟又降　楚子知其有由　雖三年之喪吾從至者　而一朝之患　子直慎諸　宜抑情而就禮　多奚以爲　苟踰制而危身　過猶不及　勉慎終之情　雖聞於寧戚　守念始之義　宜節乎致哀

【原】不哀有容（書昭公居喪而不哀在感而有嘉容比及葬三易衰衰衽如故衰注言其戲無度）不感（葬齊姜昭公不感晉使者曰其不沒乎有三年之喪而無一日之感注昭公母也）安衣錦（書論食夫稻衣夫錦於女安乎）見素冠（詩序曰素冠刺不能三年也曰庶見素冠兮）民未聞（曾子責子夏曰喪爾親使民未有聞焉）吾何

觀（臨喪不哀吾何以觀之哉）飽食（雜記喪食雖惡必充飢飢而廢事非禮也飽而忘哀亦非禮也）易衰（見上）

居喪有疾

【原】體羸（問喪孝子服勤三年身病體羸以杖扶病可也）形變（又云悲哀在中故形變於外疾痛在心口不甘味食不安美也）毀瘠（毀瘠爲病君子不爲也）創瘍（曲禮居喪之禮頭有創則沐身有瘍則浴有疾則飲酒食肉疾止復初）不可備禮（問喪禿者不免傴者不袒跛者不踊非不悲也身有痼疾不可以備禮也）必以滋味（檀弓曾子曰喪有疾食肉飲酒必有草木之滋焉以爲薑桂之謂也注增以香味爲其疾不嗜飲食也）傷腎焦肺（言痛之甚也）痛心疾首〔喪食〕【原】無鹽酪（夫功衰食菜果飲水漿無鹽酪不能食食鹽酪可也）辭酒醴（既葬若君食之則食之矣大夫父之友食之則食之矣不避粱肉若有酒醴則辭注功衰齊斬之末也）居喪食粥（檀弓魯悼公之喪季昭子問於孟敬子曰爲君何食敬子曰食粥天下之達禮）君命食歡（歡主人主婦室老爲其病也君命食之也注尊者易奪人也）不使醉飽（視君之母與妻之喪比之兄弟發諸顏色亦不飲食注兄弟之喪內除也小君服輕亦內除也發諸顏色謂醲美酒食使人醉飽也）衎爾飲食（檀弓居君之母與妻之喪居處飲食言語衎爾注衎爾自得貌）

居喪越禮

【原】奏妓（晉梁龕明日當除婦服今日請客奏妓周顗等三十人同會丞相司直劉隗奏請免龕官削侯爵顗等奪一月俸龕爲廬江守）燕賓（左傳叔向曰周景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以喪賓燕又求彝器王雖弗遂燕樂以早非禮也注王后太子卒）生子（宋子明謂桐門右師曰吾猶衰絰而子擊鐘何也右師曰喪不在此故也退而告人曰己衰絰而生子余何故捨鐘注己子明也子明右師同宗故相責）追婢（阮咸居喪借馬追姑家婢時甚非之）賭棊（晉阮籍至孝母終與人圍棊對者求止留決賭既畢而飲二斗一號吐血數升將葬又食一蒸豘飲酒二斗又吐血毀瘠骨立）觀奕（王戎母喪性至孝不拘禮飲酒食肉或觀奕棊容貌毀瘠杖而後起裴頠往弔之謂人曰若慟能傷人不免滅性之譏矣時和嶠亦居大喪以禮自持哀毀不逾於戎帝謂劉毅曰和嶠使人憂之毅曰和嶠生孝王戎死孝且先憂之）彈琴（魏興時京兆韋高慕阮籍爲人居喪彈琴飲酒黃門郎吉成說以文章雅正參掌機密聞之泣曰吾私刃斬之以藥風教遂持劍見高高懼而逃走）戲博（袁耽字彥道倜儻不羈桓溫少時遊博資產盡猶有負欲求濟於耽耽時在艱畧無難色遂變服懷布帽隨溫與債主戲耽素有博藝債者聞之而未相識謂之曰卿當不辦作袁彥道否遂就局十萬一賭直上百萬數投馬絕叫探布帽擲地曰竟識袁彥道否其通脫如此）不制服（後漢袁閎居土室母沒不爲制服設位世莫能名）不廢樂（晉謝安自弟萬喪十年不聽音樂及登台輔期喪不廢妓樂王坦之論之不從衣冠效之）使婢丸藥（晉陳壽居喪毀瘠疾病使婢丸藥弔客來見之獲譏於世沈累數年）責宗擊鐘（詳前）食肉飲酒（戴良字叔鸞母卒兄伯鸞居廬啜粥非禮不行良獨食肉飲酒哀至乃哭二人俱有毀容與畧曰世謂伯鸞死孝叔鸞生孝）變服懷帽（見上）【增】冢藏孕育（後漢陳蕃爲樂安太守民有趙宣葬親不閉埏隧居其中行服二十餘年蕃與相見及妻子而宣五子皆服中生蕃大怒曰寢宿冢藏而孕育其中誑時惑衆誣汙鬼神遂致其罪）名人作樂（南漢劉玢龑在殯名伶人作樂裸男女以爲樂）匿喪受封（後漢潁川甄邵爲鄴令當遷郡守會母亡邵埋葬馬屋先受封然後發喪）匿喪黜軍（唐李抱真卒其子緘圖喪與其屬謀詭抱真令曰吾疾不任事令緘與軍諸將俯首皆曰諾緘盛服出衆拜之）

喪婚

原魯莊納幣（冬公如齊納幣注母喪未再期而圖昏左氏無譏失禮明故）

韓預強聘（梁州刺史楊欣有姊喪未經旬日車騎長史韓預強聘其女張輔為中正貶預以清風俗）

夫人至齊（公羊夫人婦姜至自齊不稱姜氏貶也譏喪內娶無譏公之遺公與夫人一體也）

莊公如齊（詳前）

叔母喪而婚（晉王籍之為太子文學居叔母喪而婚丞相司直劉隗奏之章曰詩稱殺禮多婚今日之謂也可一解禁令已殺宜為防也）

叔父喪而嫁（顏含為東閤祭酒在叔父喪而嫁女隗又奏之）

增諫行親迎（五代史張孝忠子茂宗尚義章公主母亡遺言丐成禮太常博士韋彤等議曰婚禮所以和宗廟繼後嗣也安有釋縗衣冕棄去堊室行親迎以凶續嘉為朝廷典法）

諫遷妃殯（謝遷弘治初充日講官時上在諒闇內侍請選妃嬪遷疏三年之喪未終豈宜遽有此舉上即已之）

去官持服

原致事（記曰夏后氏既殯而致事殷人既葬而致事周人卒哭而致事注謂還職位於君）

行服（後漢趙岐去官為親行服）

舅喪（晉郗鑒字道徽值永嘉亂窮餓鄉人共飼之每攜兄子邁外甥周翼往就食鄉人辭不能兼鑒乃獨往著飯兩頰還吐食二兒並得存鑒卒翼解職席苦心喪三年）

姊喪（陳重為細陽令政有異化州舉尤異當遷會稽太守以姊喪去官）

伯父喪（戴封以伯父喪去官）

異母喪（漢薛宣弟修為臨淄令後母卒去官持服宣謂修三年喪人少能行兄弟相駁修竟行之）

不從政（父母之喪三年不從政）

不貳事（喪不貳事不從政也）

奪喪不可（雜記君子不奪人之喪亦不可奪喪也）

從利弗知（曾子問子夏問曰三年之喪金革之事無辟禮與孔子曰昔者魯公伯禽有為為之也今以三年之喪從其利者吾弗知也）

增步歸廬山（高宗時岳飛乞終喪服步歸廬山累詔趣飛還職）

衛吏守制（洪武二十四年龍江衛吏以過罰書寫值母喪乞守制吏部詹徽不許吏擊登聞鼓上切責徽曰吏雖罰役天倫不可廢母死不居喪人子之心終身有歉夫與人為善猶恐其不善若有善而沮之何以為勸徽大慚吏得終喪）

姊憂去官見稱於陳重　弟服去職著美於蕪玄

異母喪

原先後相服（吳國朱基娶陳氏生子東伯入晉晉賜妻生子綏伯基亡以歸吳兄弟交養二母為先後之序及死交相為服）

終始絕服（晉東平王懋上書云相王昌父毖居長沙有妻息後仕魏更娶昌母今昌聞前母喪疑所服謝云宜相報謝征云不應服詔以終始爭絕不應服）

為陳氏服（鄭子群娶陳司空從妹更娶蔡氏徐州平二妃並存蔡氏生子元臺為陳氏服嫡母服）

為白也母（為伋也妻則為白也母）

主喪

原族人（雜記姑姊妹其夫死而夫黨無兄弟使夫之族人主喪）

里尹（又云妻之黨雖親弗主夫若無族則前後家東西家無則里尹主之注閭胥里宰之屬）

男同姓（男主必使同姓）

女異姓（婦主必使異姓注謂無主後者異姓同宗之婦婦人外成之義）

雖疏亦虞（主兄弟之喪雖疏亦虞之注喪事虞祔乃畢）

以義為主（檀弓伯高死赴於孔子孔子曰夫由賜也見我吾哭諸賜氏遂命子貢為之主曰為爾哭也來者拜之知伯高而來者勿拜也）

婦喪祔廟舅主（婦之喪虞卒哭其夫若子主之祔則舅主之注虞卒哭祭婦非舅事也祔於祖廟尊者宜主）

兄弟同居各主（凡喪父在父為主父沒兄弟同居各主其喪注父主與賓客為禮宜使尊者也各主各為其妻子主喪也）

無女則男無男則女（無女主則男主拜女賓於寢門內無）

（男主時女主拜男賓於阼階下子幼則以衰抱之代之拜喪有無後無無主）**親同以長不同以親**（親同長者主之不同親者主之注若昆弟之喪宗子主之不同親者主之）

喪助祭

原**大功與奠**（曾子問曰大功之喪可以與於饋奠之事乎子曰豈大功耳自斬衰已下皆可禮也天子諸侯之喪斬衰者奠大夫齊衰者奠士則朋友奠不足則取於大功已下者注饋奠在殯時也非謂爲人謂於其所服也爲君服斬衰唯主人不奠也服斬衰者不奠辟正君齊衰兄弟也）**小功與祭**（小功可以與於祭乎子曰何以小功耳自斬衰已下與祭禮也曾子曰不亦輕喪而重祭乎孔子曰天子諸侯之喪不斬衰者不與祭大夫齊衰者與祭士祭不足則取於兄弟大功已下者）**相識何助**（相識有喪服可以與於祭乎子曰緦不祭又何助於人）**廢服非禮**（又曰廢喪服可以與於饋奠之事乎子曰說衰與奠非禮也以擯相可也注謂新除喪服也爲其忘哀疾也）

喪賢臣

原**誄孔子**（孔子卒哀公誄之曰天不憖遺一老）**襚柳莊**（檀弓衛柳莊疾公曰若疾革雖當祭必告也公請於尸曰有臣柳莊者非寡人之臣社稷之臣也聞之死請往不釋服而往遂以襚之）**虧股肱**（左傳君之卿佐是謂股肱股肱或虧何疾如之注疾痛也）**壞梁木**（梁木其壞乎）**殲我良人**（詩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古之遺愛**（左傳子產卒鄭人皆哭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男女流涕**（史記秦喪五羖大夫男女流涕童子不歌謠舂者不相杵）**邦國殄瘁**（詩人之云亡邦國殄瘁）**不享君德**（左傳不穫久享君德）**可贖其身**（詳上）**天子廢朝**　**國人罷市**　增**已死得書**（魏徵既死太宗使人至其家得書一紙如半藁其可識者天下之事有善有惡任善人則國興用惡人則國敝公卿之內情有愛憎憎者惟見其惡愛者惟見其善愛憎之間所宜詳審太宗曰朕恐不免斯過公卿侍臣可書於笏）**疾革抗表**（唐史房元齡寢疾謂諸子曰當今天下靖謐咸得其宜惟東討高麗不止方爲國患主上含怒意決臣下莫敢犯顏吾知而不言則銜恨入地遂抗表諫太宗曰此人危惙如此尚能憂我國家事張南軒栻疾革親書遺表云臣再世蒙恩一心報國大命至此厥路無由猶有微誠不能自已伏願陛下親君子遠小人信任防一己之偏好惡合天下之論則臣死之日猶生之年）**付矢諸兒**（李克用臨終以三矢付三子曰一[illegible]州國一滅梁報仇一復唐社稷言訖而卒）**置尸牖下**（家語衛蘧伯玉賢而靈公不用彌子瑕不肖反任之史魚驟諫而不從史魚病將卒命其子曰吾在衛朝不能正君則死無以成禮我死汝置我尸牖下其子從之靈公弔焉怪而問之其子以其父言告公公愕然失容曰是寡人之過也）**事尚可爲**（呂誨官御史中丞時王安石新法行天下受其禍誨病亟目已瞑司馬光視之乃張目曰天下事尚可爲君實勉之）**語不及私**（項公悅病革家人環泣問以身後曰某因疑未判某事未能圖一語不及私王文度坦之爲中書臨終與謝安桓沖書言不及私惟憂國家之事哲宗時司馬光病革諄諄語如夢中皆朝廷天下事也及卒太皇太后與帝臨其喪京師爲之罷市）**金賜百斤**（朱邑卒漢天子惜之曰大司農退食自公無疆外之交可謂淑人君子賜其子黃金百斤以奉祭祀）**碑題二字**（李迪卒仁宗篆其墓碑曰遺直）**儀表哲人**（任昉卒殷芸曰哲人云亡儀表長謝元龜何寄指南何託）**金玉君子**（傅堯俞卒宣仁太后曰傅侍郎金玉君子也嗟惜久之）**折我右臂**（孫搴爲齊神武主簿及卒神武曰折我右臂）**壞汝長城**（檀道濟見收將死目光如炬脫幘投地曰乃壞汝萬里長城）**呼天致悼**（楊綰薨上深悼之顧謂侍臣曰天不使朕致太平耶何奪我楊綰之速也宋真宗時田錫卒帝惻然曰田錫直臣也天何奪之甚速耶）**臨喪隕涕**（駙馬卒真宗臨喪隕涕）**念岑文本**（唐太宗伐遼凡有籌度悉委岑文本至幽州卒其夕太宗聞嚴鼓之聲曰文本殞逝情深惻怛今宵夜警所不忍聞命停）

之　優褚無量（褚無量卒帝聞悼痛詔宰相曰無量朕師今其永逝宜用優典於是贈禮部尚書）鑑喻賢臣（唐太宗臨朝歎曰以人爲鑑可明得失魏徵逝一鑑亡矣）水況清德（羅彥輔人以姑溪水況其清德及卒人過溪上者歎曰羅公何在溪水如故相與躊躇不忍去）遺直遺愛（魏知古開元初卒宋璟歎曰叔向古遺直子產古遺愛兼之者其魏公乎）不援不阿（國語趙文子與叔向遊於九京曰死者如可作也吾誰與歸其隨武子乎納諫不忘其師善言不失其友事君不援而進賢不阿而退不肖也）兩朝顧命（神宗時韓琦卒前一日大星隕州治櫪馬皆驚帝自爲碑文載琦大節篆其首曰兩朝顧命定策元勳）百姓罷市（司馬溫公薨百姓罷市而往弔粥衣而致奠巷哭而過車道以萬千數而京師民畫其象刻印鬻之家置一本飲食必祝焉四方皆遣人求之京師時畫工有致富者）田園分子（姚崇先分其田園令諸子姪各守其分仍爲遺令曰比見諸達官身亡以後子孫既失蔭覆多至貧寒斗尺之間參商是競陸賈石苞皆古之賢達也所有預爲定分將以絕其後爭吾靜思之深所歎服）奉廩賙親（薛戎悉奉廩賙濟內外親既病以所有分遺之曰吾死矣可持爲歸資衆皆哭而去之）清白留名（鄭穆仕青遷兗州刺史及病曰以清白之名遺子孫死無所恨）訓戒遺後（趙槩聞見錄宋景文公遺戒云吾歿之後稱家有亡以治喪用浣濯之衣鶴氅裘紗帽線履傳棺三月葬慎無爲流俗陰陽拘忌也棺用雜木漆其四會三塗即止使數十年足以贍五穀而已吾學不名家文章僅及中人不足垂後爲吏在良二千石下無功於國無惠於人不可請謚不可受贈典不可求巨公作碑誌不可作道釋二家齋醮汝等不可違命違命作之是以吾死爲無知也）其言不朽（左傳穆叔曰魯有先大夫臧文仲既沒其言立豹聞之太上有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吾道有托（寧宗時朱子病革以深友及所著書授黃幹與之訣曰吾道之托在此吾無憾矣）

雜喪

原　未嘗飽（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惻隱之心也）有哀色（臨喪則必有哀色）不笑不歌（臨喪不笑望柩不歌）必作必趨（子見齊衰者雖少必作過之必趨敬有喪也）疾疫隨（民多疾疫又隨以喪）匍匐救（詩凡民有喪匍匐救之）大功廢業（或曰大功誦可也注許其口習）齊衰變色（見齊衰者雖狎必變）鄰喪不舂（禮鄰有喪舂不相）里殯不歌（又云里有殯不巷歌）

淵鑑類函卷一百七十九

淵鑑類函卷一百八十

禮儀部二十七（喪服　衰　冠　笄　髽　經　屨　杖　雜服　除服　起復　恩服　追行喪服　服遇制　謚）

喪服一

【增】禮記三年問曰三年之喪何也曰稱情而立文因以飾羣別親疎貴賤之節而弗可損益也故曰無易之道也創鉅者其日久痛甚者其愈遲三年者稱情而立文所以爲至痛極也　又曰然則何以至期也曰至親以期斷是何也曰天地則已易矣四時則已變矣其在天地之中者莫不更始焉以是象之也然則何以三年也曰加隆焉爾也焉使倍之故再期也由九月以下何也曰焉使弗及也故三年以爲隆緦小功以爲殺期九月以爲間上取象於天下取法於地中取則於人人之所以羣居和壹之理盡矣　孝經援神契曰喪不過三年以期增倍五五二十五月以義斷仁示民有中縁喪絕情　宋書禮志曰鄭元喪制二十七月而終學者多云得禮晉初用王肅議祥禫共二十五月遂以爲制江左以來雖晉朝施用搢紳之士猶多遵鄭議　後周武帝詔曰齊斬之情經籍所訓近代沿革遂亡斯禮伏奉遺令既葬便除攀慕几筵情實未忍三年之喪達於天子古今無易之道王者之所常行但時有未諧不得全制軍國務重庶日聽朝衰麻之節苫廬之禮率遵前典以申罔極　荀氏家傳曰荀爽對策曰漢制天下皆誦孝經選吏則舉孝廉以孝務也蓋夫喪親自盡孝之終也今二千石不得行三年喪非所以崇孝道而稱火德也頃者漢嗣數乏枝葉不繁其咎未必不由此往者文帝勞謙自納行過乎儉故有遺詔以日易月此所謂夷惠激俗當身而已非貫萬世爲後嗣法者也　家禮曰服有四制一曰正服如爲父母爲祖父母爲伯叔爲兄弟之類二曰加服謂本輕而加之爲重如嫡孫爲祖不杖期承重則斬衰三年之類三曰降服謂本重而降之爲輕如爲妻杖期姑在則不杖之類四曰義服謂本無服而以義起之者如舅姑爲婦及爲人後者爲所後之類凡殤服以次降一等（凡年十九至十六爲長殤十五至十二爲中殤十一至八歲爲下殤）（應服期者長殤降服大功九月中殤七月下殤小功五月應服大功以下以次降等不滿八歲爲無服之殤哭之以日易月生未三月則不哭也男子已娶女子許嫁皆不爲殤）凡男爲人後女適人者爲其私親皆降一等私親之爲之也亦然（女適人者降服未滿被出則服其本服已除則不復服也　凡婦服夫黨當喪而出則除之　凡妾爲其私親則如衆人）

喪服二

原 **五服**（周禮小宗伯職云辨吉凶之五服車旗宮室之禁令注云五服王及公卿大夫士之服也）**四制**（喪服四制云喪有四制變而從宜取之四時也有恩有理有節有權取之人情也）**飾痛**（三年問云斬衰苴杖居倚廬食粥寢苫枕塊所以爲至痛飾也）**觀哀**（祭統云喪則觀其哀也）**加隆**（白虎通云三年之喪何二十五月以爲古民質痛於死者不封不樹喪期無數亡之則除後代聖人因天地萬物有終始而爲之制以期斷之父至尊母至親故加隆以盡孝子之恩恩愛至深加之則倍故再期二十五月也）**引進**（檀弓云喪兄弟之子猶子也蓋引而進之也嫂叔之無服也蓋推而遠之也）

斬衰（三升）**齊衰**（四升五升六升注三等謂降正義也）**大功**（七升八升九升注降服大功七升正服大功八升義服大功九升也）**小功**（十升[illegible]注八[illegible]）

緦麻（十三升十四升十五升此哀之發於衣服也）**衰經**（君子衰經則有哀色）**名服**（世母叔母姑在室期以名服也又云士爲庶母[illegible]名服也注大夫以上爲庶母無服又乳母三月以名服也）**從服**（婦爲舅姑從服妻之父母三月從服也注從妻服之）**改葬緦**（謂壙以他故崩壞將亡失尸柩故也）**當室緦**（童子不緦唯當室緦注當室謂父母後）**同爨緦**（從母之夫舅之妻二夫人相爲服君子未之言也或曰同爨緦注以同居爲恩）

服術有六（禮大傳云服術有六一曰親親二曰尊尊三曰名四曰出入五曰長幼六曰從服鄭注云術猶道也親親父母爲首尊尊君爲首名世母叔母之屬也出入女子嫁者及在室者長幼成人及殤也從服若夫爲妻之父母妻爲夫之黨服）**從服有六**（又云從服有六有屬從有徒從有從有服而無服有從無服而有服有從重而輕有從輕而重鄭注云屬從子爲母之黨也徒從臣爲君之黨也從有而無公子爲其妻之父母從無而有公子之妻爲公子之外兄弟從重而輕夫爲妻之父母從輕而重公子之妻爲其皇姑）**稱情立文**（三年問注云稱情而立文稱人之情輕重而制其禮也）**人道至文**（又云三年之喪人道之至文者也夫是之謂至隆是百王之所同古今之所一也未有知其所由來者也）**服以飾情**（白虎通云喪禮必制衰麻何以副意也服以飾情情貌相配中外相應故吉凶不同服歌哭不同聲所以表中誠也）**經以代帶**（又云服經者以代紳帶也所以結之何思慕腸若結也必再結之用明思慕無已）

上殺下殺（喪服小記云親親以三爲五以五爲九上殺下殺旁殺而親畢矣鄭注云已上親父下親子三也以父親祖以子親孫五也以祖親高祖以孫親元孫九也殺謂親益疎者服之則輕）**錫衰疑衰**（司服云王爲三公六卿錫衰爲諸侯緦衰爲大夫士疑衰其首服皆弁經鄭康成注云君爲臣服弔服也鄭司農云錫麻之滑易者十五升去其半有事其布無事其縷緦亦十五升去其半有事其縷無事其布疑衰十四升[illegible]無事其縷哀在內無事其布哀在外疑之言擬也擬於吉）**有恩有理**（喪服四制云恩者仁也理者義也其恩厚者其服重故爲父斬衰三年以恩制者也門內之治恩揜義門外之治義斷恩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貴貴尊尊義之大者也故爲君亦斬衰三年以義制者也）**有節有權**（又云節者禮也權者智也三日而食三月而沐朞而練毀不滅性不以死傷生也喪不過三年苴衰不補墳墓不培祥之日鼓素琴告民有終也以節制者也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國無二君家無二尊以一治之也故父在爲母齊衰期者見無二尊也杖者何也爵也或曰輔病三日授子杖五日授大夫杖七日授士杖婦人童子不杖不能病也百官備百物具不言而事行者扶而起言而後行事者杖而起身自執事而後行者面垢而已禿者不髽傴者不袒跛者不踊老病不止酒肉凡此八者以權制者也）

三年二年（喪服小記云再期之喪三年也朞之喪二年也）**二時一時**（又云五月之喪二時也三月之喪一時也）**雖貴遂服**（漢晉春秋曰初文帝之崩也羊祜謂傅休奕曰三年喪雖貴遂服自天子達漢文除之毀禮傷義常以爲歎今上天縱至孝有曾閔之性雖奪其服而實行喪禮喪禮行除服何爲耶若因此革魏之薄而興先王之法以敦厚風俗垂之百代不亦美乎傅曰漢文以末世淺薄不能行國君之喪因而除之數百年一旦復古恐難行也祜曰就不能使天下如禮且使主上遂服不猶善乎傅曰若主上不除而下除此爲但有父子無君臣三綱之道虧矣）**出母無服**（喪服小記爲父後者爲出母無服鄭注云不敢以己私廢父所傳重之祭祀）**同僚有服**（孔叢子曰泰莊子死孟武伯問於孔子曰古者同僚有服乎答曰然同僚有相友之義貴賤殊等不爲同官聞諸老聃昔者諱）

（叔周天太顚散宜生南宮括五臣同僚比德以贊文武及號叔死四人者爲之服朋友之服古之達理者行之也）若子無服（家語云門人疑所服夫子者子貢曰昔夫子之喪顏回也若喪其子而無服喪子路亦然今請喪夫子如喪父而無服於是弟子皆弔服而加麻經出有所之則不經也）方喪三年（檀弓曰事君有犯而無隱左右就養有方服勤至死方喪三年鄭注云勤勞辱之事也方喪資於事父比以義爲制）服勤三年（問喪云成壙而歸不敢入處室居於倚廬哀親之在外也寢苫枕塊哀親之在土也故哭泣無時服勤三年思慕之心孝子之志也人情之實也）恩深義重（白虎通云弟子爲師服者弟子有君臣父子朋友之道也故生則尊敬而親之死則哀痛之恩深義重故爲之隆服入則經出則否）制重衰輕（潘岳悼亡賦序云吾聞喪禮之在妻制重而哀輕）天子絕朞（白虎通云天子與諸侯絕朞何示同愛百姓民不獨親也）大夫降緦（禮云朞之喪達乎諸侯三年之喪達乎天子大夫降緦）舊君無服（孔叢子曰子思居衛魯穆公卒縣子使乎衛聞喪而服謂子思曰子雖未臣魯父母之國也先君宗廟在焉奈何不服子思曰吾豈愛乎禮不得也縣子曰請問之答曰臣而出國君不埽其宗廟則爲之服寄公寓乎是國而爲國服吾既無列於魯而祭在衛吾何服哉是寄臣而服所寄之君則舊君無服明不二君之義也縣子曰善哉我未之思也）國君齊衰（白虎通云庶人國君服齊衰三月）妾爲長子（喪服小記妾爲君之長子與女君同鄭注云不敢以恩輕輕服君之正統）妾爲女君（雜記云女君死妾爲女君之黨服鄭注云妾於女君之親若其親然）斬衰之葛（喪服小記云斬衰之葛與齊衰之麻同鄭注云經之大俱七寸五分寸之一帶五寸二十五分寸之十九）齊衰之葛（又云齊衰之葛與大功之麻同鄭注云經之大俱五寸二十五分寸之十九帶四寸百二十五分寸之七十六）小功不稅（檀弓云曾子曰小功不稅則是遠兄弟終無服也而可乎鄭注云據禮而言也日月已過乃聞喪而服曰稅大功以上則然小功輕不服）斬衰不緝（釋名云縗[illegible]縗麻經爲[illegible]也三年之衰曰斬不緝其末直翦斬而已期曰齊齊齊也）長子三年（父爲長子三年傳曰正體在上所以傳重也母爲長子三年傳曰父所不降母亦不敢降注不敢以尊降祖禰之正也）殤叔小功（夫叔之長殤小功布衰裳即葛五月注不見中殤明從下也）繼母如母（傳曰繼母配父與因母同故孝子不敢殊注因親也）慈母如母（傳曰妾之無子者妾子無母父命妾曰汝以爲子命子曰汝以爲母若是則生養之終其身如母死則喪之三年貴父之命也注云大夫士之妾子也）非大夫禮（傳曰晏桓子卒晏嬰粗衰斬苴經帶杖菅屨食粥居倚廬寢苫枕草君子曰非大夫之禮也曰卿爲大夫也注此平仲之謙也）爲子皐衰（檀弓曰成人有兄死而不爲衰者聞子皐爲宰遂爲衰成人曰蠶則績而蟹有筐范則冠而蟬有緌兄則死而子皐爲之衰）無服之殤（子生三月則父名之死而不服無而哭之哭殤而以日易月者子生一月哭之一日凡言子者兼男女也）大功之殤（傳曰中殤何以不見大功之殤中從上小功之殤中從下注曰據從昆弟之下殤在緦麻也大功小功皆謂服其成人也大功殤中從上則齊衰殤亦中從上此主大夫爲殤服不見者以此求）父卒母三年（尊得伸也）父在母朞年（至尊在不敢伸其私尊父必三年而後娶達子之志）庶子不繼祖（庶子不爲長子三年不繼祖也注重其當先祖正體故三年）庶子不私親（庶子爲父後者爲其母緦麻三月注與尊者爲一體不敢服其私親）不績者不縗（周禮庶人不績者不縗）不當寧無衰（禮曰衰與其不當物也寧無衰也齊衰不以邊坐大功不以服勤注不當物謂精粗廣狹不中制度而惡其亂）爲殤後以其服（喪服小記云爲殤後者以其服服之鄭注云言爲後者據承之也殤無爲人父之道以本親之服服之）妾有子爲之緦（又云士妾有子而爲之緦鄭注云士卑妾無男女則不服不別貴賤）父在不爲妻杖（適子父在不爲妻杖注以父爲喪主）出妻子爲母朞（出妻子爲母朞則爲外祖父母無服注爲父後者爲出母無服喪不祭故也）爲人後者不貳斬（傳曰爲人後者爲其父母朞服注云不貳斬）無主祭者不忍降（傳曰姑姊妹女子適人無主者姊妹服注云無主祭者哀之不忍降服也）既練而有期喪（禮曰三年之喪既練矣有期之喪既葬矣則帶其故葛帶經服朞之經服其功衰）

大功或爲齊衰（檀弓公叔木有同母異父之昆弟死子游曰其大功乎狄儀有同母異父之昆弟死子夏曰魯人則爲之齊衰）　祖父卒爲母三年（祖父卒而後爲母三年注祖在爲祖母如父在爲母同）　爲人後姑舅大功（夫爲人後者其妻爲舅姑大功）

喪服三

【增議】劉愷行喪禮議曰詔書所以爲制服之科者蓋崇化厲俗以弘孝道也今刺史一州之表二千石千里之師職在平章百姓宣美風俗尤宜尊重典禮以身先之而議者不尋其端至於牧守則云不宜是猶濁其源而望流清曲其形而欲影直不可得也　唐魏徵定服制議曰臣聞禮所以決嫌疑別同異明是非者也非從天降非從地出人情而已矣夫親族有九服術有六隨恩以薄厚稱情以立文然舅之與姨雖同氣論情度義先後實殊何則舅爲母之本族姨乃外戚他族求之母族姨不在焉考之經文舅誠爲重故周王念齊每稱甥舅之國秦伯懷晉實切渭陽之詩在舅服止一時爲姨居喪五月徇名喪實逐末棄本蓋古人之情或有未達所宜損益實在茲乎記曰兄弟之子猶子蓋引而進之也嫂叔不服蓋推而遠之也禮繼父同居則爲之朞未嘗同居則不服爲從母之夫舅之妻二夫人相爲服或曰同爨緦然則繼父之徒並非骨肉服重由乎同爨恩輕在乎異居故知制服雖繼於名亦緣恩之厚薄者也或有長年之嫂遇孩童之叔劬勞鞠養情若所生譬同居之繼父方他人之同爨情義之深淺寧可同日而言哉在其生也愛之同於骨肉及其死則曰推而遠之若推而遠之爲是則不可生而共居生而共居爲是則不可死同行路重其生而輕其死厚其始而薄其終稱情立文其義安在且事嫂見稱載籍非一鄭仲虞則恩禮甚篤顏弘都則端肅致感馬援則其見必冠孔伋則哭之爲位此並躬踐教義仁深孝友察其所行之旨豈非先覺者歟但於時上無哲王禮非下之所議遂使深情鬱乎千載至理藏於萬古今屬欽明在辰聖人有作五禮詳洽一物無遺猶且永念慎終爰命秩宗更詳考正臣等奉遵明旨觸類旁求采摭羣經討論傳記雜按曾祖父母舊服齊衰三月請加爲齊衰五月適子婦舊服大功請加爲周年衆子婦舊服小功今請與兄弟子婦同爲大功九月嫂叔舊無服今請服小功五月服其弟妻及夫兄亦小功五月舅服緦麻請與從母同服小功　顏師古嫂叔舅服議曰原夫服紀之制異統同歸或本恩情或申教義所以慎終追遠敦風厲俗輕重各順其適名實不可相違喪過乎哀易象之明訓其易寧戚聖

道之遺旨所議兩條實爲升殺特降絲紵伸革遺實竊以舊館脫驂尚云出涕鄉里有殯且輟巷歌況乎昆弟之妻嚴親是奉夫之昆弟貴業本同遂乃均諸百姓絕於五服當其喪歿闔門縞素已獨晏然元黃莫改無益關防實開淪薄相爲制服孰謂非宜在昔子思仲尼之胄爲位哭嫂事著禮文哭既施位明其慘怛苟避凶服豈曰稱情又外氏之親俱緣於母母舅一列等屬齊尊姨既小功舅乃緦麻曲生異議茲亦未安秦康孝思見舅如母語其崇重寔非虛感愚謂昆弟之妻服當五月夫之昆弟咸亦如之爲舅小功同於姨服則親疎中節名數有倫帷薄之制更嚴內外之序增睦至於舅姑爲婦其服太輕冢婦止於大功衆婦小功而已但著代之重事義特隆饋奠之重誠愛兼極略其恩禮有虧慈惠猶子之婦並服大功己子之妻飜其減降以類而言未爲允協今請冢婦朞服衆婦大功既表授受之親又答執笲之養叔仲之後諸婦齊同則周洽平均更無窒礙矣

元行中父在爲母及舅姨嫂叔服議曰夫天地之性惟人最靈者蓋以智周萬物惟睿作聖明貴賤辨尊卑遠嫌疑分情理也是以古之聖人徵性識本緣情制服則有申有壓天父天夫故斬衰三年情理俱盡者因心立極也生則齊體死則同穴比陰陽而配合同兩儀之化成而妻喪杖周情理俱殺者蓋遠嫌疑尊乾道也父爲嫡子三年斬衰而不去職者蓋尊祖重嫡崇禮殺情也資於事父以事君孝莫大於嚴父故父在爲母罷職齊周而心喪三年謂之尊壓者則情申而禮殺也斯制也義襃堯舜莫之異也文武周孔所同遵也今若舍尊壓之重虧嚴父之義略純素之嫌貽非聖之責則事不師古有傷名教矣姨兼從母之名又即母之女黨加於舅服有理存焉嫂叔不服遠嫌疑也若引同爨之緦以忘推遠之跡既乖前聖亦爲難從謹詳三者之疑並請依古爲當

韋縚奏喪服舅緦麻三月從母外祖父母皆小功五月外祖至尊同於從母之服姨舅一等服則輕重有殊堂姨舅親即未疎恩絕不相爲服舅母來承外族不如同爨之禮竊以古意猶有所未暢者也請加外祖父母爲大功九月姨舅皆小功五月堂舅堂姨舅母並加至袒免韋述議曰聖人究天道而厚於祖禰繫族姓而親其子孫母黨比於本族不可同貫明矣今若外祖及舅加服一等堂舅及姨列於服紀則中外之制相去幾何先王之制謂之彝倫奉以周旋猶恐失墜一紊其敘庸可止乎請依儀禮喪服爲定楊仲昌議曰鄭文貞公魏徵始加舅服至小功五月雖文貞賢也而周孔聖也以賢改聖後學何從竊恐內外乖序親疎奪

倫情之所沿何所不至記曰無聖議禮明其勢於天地並彼日月賢者由之安敢損益也歟姨舅既服小功舅毋不得全降宜服緦麻宜擬舅宜服袒免

衰

【增】說文衰喪衣也上曰衰下曰裳衰之爲言摧也言中心摧痛也　杜預曰衰在胷前　周禮小宗伯大喪懸衰式於路門之外肆師之職大喪築外內男女之衰不中法者　儀禮喪服曰凡衰外削幅裳內削幅幅三袧（削殺也）若齊裳內衰外負廣出於適寸（負在背上適辟領也負也出於辟領外旁一寸也）適博四寸出於衰衰麻長六寸博四寸　禮記外傳曰凡言斬衰者以六寸之布廣四寸爲衰帖於心前剪而不緝也（緝者緣縫之名）齊之言齊也（如縫緣其裳下之縫使齊半也）緦者如絲也錫衰者先鏄錫白之謂也疑衰者疑其布是絲也（疑衰錫衰二者君之弔服也）　左傳曰魯昭公立十九年矣猶有童心比及葬三易衰衽如故衰（言其嬉戲無度）

冠一

【增】周禮小宗伯大喪懸冠式於路門之外　又夏官太僕大喪懸喪服之法於宮門　儀禮喪服曰冠繩纓條屬冠六升外畢鍛而勿灰　又曰疏衰齊傳曰問者曰何冠也曰齊衰大功冠其衰也緦麻小功冠其衰也帶緣各視其冠　禮記檀弓曰古者冠縮縫今也衡縫故喪冠之反吉非古也　禮記外傳曰吉冠之布倍於衣也朝服十五升則冠三十升是也今喪冠升數少斬衰三升冠六升齊衰四升冠七升又有疏衰即三升半之衰也　毛詩羔裘曰素冠刺不能三年也庶見素冠兮棘人欒欒兮　家禮冠所謂梁也褙厚紙爲梁廣三寸長足以跨項前後用稍細布裹之就摺其布爲細㡇子三條直過梁上其㡇俱向右是謂三辟積其梁之兩頭盡處捲屈向外以承武是謂外畢別用麻繩一條折其中從額上約之至項後交過前各至耳邊結住以爲武又以武之餘纓垂下爲纓結於頤下此斬衰冠制也若齊衰冠則用布一條重疊爲之制如前而垂其末爲纓

冠二

【增】不緌（檀弓喪冠不緌　鄭注云去飾也）　勿灰（家禮云斬衰冠鍛而勿灰　鍛用水濯布勿用灰也）　條屬（儀禮喪服傳云冠繩纓條屬注屬猶著也通屈一條繩爲武垂下爲纓著之冠也　雜記曰喪冠條屬以別吉凶　按禮疏曰吉冠則纓武異材凶冠則纓武同材今世人爲齊衰以下冠往往以紙糊爲武而用布裹之而又別用布爲纓蓋不如條屬之義也）　四異（按五服之喪冠其制度之異者有四）

（升數之不同一也繩纓之與布纓二也右縫之與左縫三也勿灰之與灰四也）四同（其飾之同者亦四條屬一也外畢二也辟積之數三也廣狹之數四也）

笄

原榛以爲笄（檀弓南宮縚之妻之姑之喪夫子誨之髽曰爾無從從爾無扈扈爾蓋榛以爲笄長尺而總八寸鄭注南宮縚孟僖子之子南宮閱也總束髮垂爲飾齊衰之總八寸）髽笄用桑（儀禮髽笄用桑長四寸纋中鄭注桑之爲言喪也用爲笄取其名也長四寸不冠故也纋笄之中央以安髮）惡笄以終喪（喪服小記齊衰惡笄以終喪注云笄所以卷髮帶所以持身婦人質於喪所以自卷持者有除無變）箭笄終三年（又云箭笄終喪三年注亦於喪所以自卷持者有除無變）

幗髮

增儀禮喪服曰女子在室爲父布總箭笄髽衰三年（總束髮謂之總者既束其本又總其末箭笄篠也髽露紒也猶男子之括髮括髮以麻則髽亦用麻也蓋以麻自項而前交於額上卻繞紒如著幓頭焉小記曰男子冠而婦人笄男子免而婦人髽但言衰不言裳婦人不殊裳）又曰女子子適人者爲其父母婦爲舅姑惡笄有首以髽卒哭子折笄首笄以布總傳曰笄有首者惡笄之有首也惡笄者櫛笄也折笄首者折吉笄之首也吉笄者象笄也　檀弓曰魯婦人之髽而弔自敗於臺鮐始也（時家家有喪髽而相弔去纚而紒曰髽也）禮記外傳曰髽者婦人有喪者髽（古人重髽男子吉時皆有纚以韜其髮然後加笄加冠也）去纚而髽曰髽（魯婦人遭升陘之戰也露髽相弔以代喪冠也）有麻髽（女子在室遭父母之喪用麻合髮以對兄弟括髮時也）有布髽（齊衰已下以布束髮）髽者開散之名也（既去有纚髽形從髽）左傳襄公四年臧紇救鄫侵邾敗于狐駘國人送喪者皆髽魯於是乎始髽（髽麻髮合結也遭喪者多故不能備凶服髽而已）廣雅曰幗謂之祺

絰一

增周禮夏官曰弁師王之弁絰弁而加環絰　儀禮喪服傳曰苴絰者麻之有蕡者也苴絰大搹左本在下去五分一以爲帶齊衰之絰斬衰之帶也去五分一以爲帶　禮記外傳曰絰者實也表其有哀戚之情實也喪服衰之與絰因象平常之時冠帶吉凶相變也有首絰有腰絰有絞帶斬衰首絰圍九寸向下皆五分去一用爲腰絰則七寸五分齊衰首絰七寸五分之一腰絰五寸八分大功首絰五寸八分腰絰四寸六分小功首絰三寸七分緦首絰三寸七分腰絰二寸九分

絰二

增首絰（家禮云斬衰首絰用有子麻帶黑色者爲單股繩約長一尺七八寸圍圓九寸　齊衰首絰用無子麻爲麁繩周圍七寸餘）腰絰（家禮云用有子麻兩股相交爲麁繩圍圓七寸有餘兩相交結）

（之餘圍身外兩頭各存散麻三尺未結待成服日方絞之其交結處兩頭各綴細繩繫之婦人腰經用有子麻爲之制于男子繫于袪袖之上未成服不散垂齊衰腰經大五寸餘其制一如斬衰而不散垂）環經（雜記曰小斂環經公大夫士一也）弁經（喪大記云君將大斂弁經）苴經（士喪禮云苴經大鬲左本在下要經小鬲散帶垂長三尺牡麻經右本在上亦散帶垂）絞帶（家禮云用有子麻爲繩一條大圍二三寸許初起長二尺以當中屈轉分爲兩股各長一尺結合爲一彄子然後合兩股爲一條比腰經一條小些圍腰從左過後至前乃以末稍串從彄子中過反插于右邊在經之下如今人常公服革帶插扣）散帶（雜記大功以上散帶）

原經以代紳（詳喪服）麻不絕本（喪服小記云下殤小功帶澡麻不絕本詘而反以報之）

履

增菅屨（斬衰菅屨者菅菲也）繩屨（公士大夫之衆臣爲其君繩屨者繩菲也）疏屨（麄蒯之菲也疏衰服之）

杖

原苴竹　削桐（喪服小記云苴杖竹也削杖桐也孔穎達疏云此一經解喪服苴杖削杖也然杖有苴削異者苴者黜也夫至痛內結必形色外章心如斬斫貌必蒼苴所以衰裳絰杖俱備苴色也必用竹者以其體圓性貞履四時不改明子爲父禮中痛極自然圓足有終身之痛故也故斷而用之無所厭殺也削杖者削貌也削奪其貌不使苴也必用桐者明其外雖被削而心本同也且桐隨時凋落故謂母喪示外被削殺服從時除而終身之心當與父同也）扶身（白虎通云所以必杖者孝子失親悲哀哭泣三日不食身羸病故杖以扶身明不以死傷生也）輔病（儀禮喪服傳云苴杖竹也削杖桐也杖各齊其心皆下本杖者何爵也無爵而杖者何擔主也非主而杖者何輔病也童子婦人何以不杖不能病也）不入室（禮喪杖不入於室）不升堂（又云禫杖不升于堂）三年不易（有三年之喪練冠則以大功之麻易之唯杖屨不易）既殯皆杖（喪大記云大夫喪三日既殯主人主婦室老皆杖士喪二日而殯三日之朝主人婦人皆杖）祖不厭孫（父不主庶子之喪則孫以杖即位可也注祖不厭孫）舅不主妾（父在庶子爲妻以杖即位注舅不主妾之喪子得伸也）童子當室（童子當室則免而杖）長女在室（女子在室爲父母其主喪者不杖則子一人杖注女子在室亦童子也無男昆弟使同姓爲主不杖則子一人杖謂長女也許嫁二十而笄笄爲成人成人正杖也）哭殯則杖（大夫哭殯則杖哭柩則輯杖）堂上不杖（注避尊者之處也）不以即位（記曰庶子不以杖即位又云爲長子杖則其子不以杖即位也）不以入廟（杖不終入於廟門）王命則去（杖）聽卜則去（聽卜有事於尸則去杖）國命則輯（國君之命則輯杖）君所則輯（大夫於君所則輯杖於大夫所則杖）有爵而后杖（雜記曰古者貴賤皆杖叔孫武叔朝見輪人以杖關轂而輠輪者於是有爵而后杖也）父在不敢杖（父在不敢杖矣尊者在故也）斷而棄之（棄杖者斷而棄之於隱者）杖而後起（禮）親在不爲妻杖（爲妻父母在不杖不稽顙）姑在而爲夫杖（婦人不爲主而杖者姑在爲夫杖注姑不壓婦）

雜服

原慈母（練冠以喪慈母自魯昭公始也）出母（檀弓云不爲伋也妻是不爲白也母故孔氏不喪出母自子思始也）久而不葬（久而不葬惟主喪者不除其餘以麻終身）莫知所終（晉李胤祖敏爲河內守公孫度欲用之遂去莫知所終胤父追求積年情若居喪而不聘娶鄉居故人與父同年者因制服除喪當娶妻室胤遂絕房室胤孤幼居喪又娶未主祭祖也）詐服迎喪（晉殷

（仲堪爲荆州王欽詐服迎弁父喪律當棄市仲堪曰律處重者謂父在而詐服耳今欽父實先終與父在不同遂活之）**設主祭祖**（李廣詳上注）**晉悼夫人**（傳曰杞孝公卒晉悼夫人喪之姊妹也）**南宮縚妻**（南宮縚之妻之姑之喪夫子誨之髽辭）

除服

原 **先重**（喪服小記云除喪者先重者鄭注云先重者謂練男子除乎首婦人除乎帶）**易輕**（又云易服者易輕者鄭注云易輕者謂大喪既虞卒哭而遭小喪也易喪服男子易乎帶婦人易乎首）**母喪**（後漢江革母終不忍除服郡守遣丞掾釋服因請爲吏）**姊喪**（檀弓云子路有姊之喪可以除之矣而弗除也孔子曰何弗除也子路曰吾寡兄弟而弗忍也子曰先王制禮行道之人皆弗忍也子路聞之遂除之）**殤喪**（記云除殤之喪也必元注不朝必純吉于成人爲釋禫服）**成喪**（除成喪者其祭也朝服縞冠注成人也縞冠未純吉祭服也）**深衣練冠**（檀弓云將軍文子之喪既除喪而後越人來弔主人深衣練冠待于廟垂涕洟子游曰亡于禮者之禮也）**朝服縞冠**（注見前）增 **外除內疚**（任昉竟陵王行狀云衣裳外除心負內疚茲甾減瘠膚沈痛創鉅禮記云親喪外除日月已竟哀不忘也）**去官除服**（孔帖云吳顗母喪去官服除自陳脩史有緒家貧不能具紙筆願得少祿以畢餘功拜諫議大夫復領史職）

起復一

增 **從宜**（喪有四制變而從宜注四制者恩禮節權也恩仁理義節禮權智也出喪服四制）原 **奪情**（公羊傳云重奪孝子之情望慕無窮）增 **移忠**（孝經云君子之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奪禮**（常相制云頃奪禮于苴麻悴戾權于隸綿）**顧變**（身許心喪奪情顧變）原 **攝事**（晉張華爲度支尚書母憂哀毀過禮中詔偪令攝事贊成伐吳之計也）**金革無避**（禮記曾子問云子夏曰三年之喪卒哭金革之事無避也者禮與初有司與孔子曰夏后氏三年之喪既殯而致事殷人既葬而致事周人卒哭而致事記曰君子不奪人之親亦不可奪親也此之謂乎子夏曰金革之事無避也者非與孔子曰吾聞之老聃曰昔者魯公伯禽有爲爲之也今以三年之喪從其利者吾弗知也鄭注云疑有司初使之然致仕還其職位於君也伯禽有徐戎作難喪卒哭而征之急王事也）**弁冕服事**（公羊傳曰古者臣有大喪則三年不呼其門已練可以弁冕服金革之事君使之非也臣行之禮也閔子要經而服事既而曰若此乎古之道不即人心退而致仕孔子蓋善之也何休注曰已練可以弁冕此說時衰政失非謂禮當然也弁禮所謂皮弁爵弁也皮弁武冠爵弁文冠加緇曰冕主所以入宗廟服金革之事謂以兵事使之君從之孝古道也臣順爲命亦理也）**遣使釋服**（東觀漢記云趙憙遭母憂上疏乞身行喪禮顯宗不許遣使者爲釋服賞賜恩寵甚渥憙內典宿衛外幹宰職正身立朝未嘗解惰及帝崩復典喪事再奉大行禮事脩舉肅宗即位進爲太傅）**詔使即拜**（東觀漢記云桓焉爲太傅以母憂自乞聽以大夫行喪踰年詔使賜牛酒奪服即拜光祿大夫遷太常）**不敢踰制**（漢書云翟方進爲丞相遭後母憂既葬三十六日除服起視事以爲身備漢相不敢踰國家之制師古注曰漢制自文帝遺詔之後國家遵以爲常大功十五日小功十四日緦麻七日方進自以大臣故云不敢踰制）**不令追服**（後漢書曰耿恭征疏勒時母卒及還追行喪制有詔使五官中郎將齎牛酒釋服奪情不令追服）**弁經即事**（禮曰君既葬王政入於國既卒哭而服王事大夫士既葬公政入於家既卒哭弁經帶金革之事無避注此權禮也弁經帶以即事也）**墨衰從戎**（晉伐秦遂發命子墨衰經注晉文未葬襄公以凶服從戎故墨衰經稱子也晉於是乎始墨遂常爲俗）**官舍設靈**（晉傅咸繼母喪以無兄弟自陳詔乃使官舍設靈）**事畢還祿**（禮閔子騫以孝聞者也要經而服事君既而曰若是乎古之道不即人心退而致仕孔子善之注既事畢言古者不敢斥君即近也退退身也致仕還祿位於君也孔子善其服事君之義內不失親親之恩也）**自陳喪制**（太康七年大鴻臚鄭默母

（喪富依舊攝職自陳始制大臣終三年然元康中陳準傳咸之徒猶以權奪不得終禮自茲往往爲比也）**請辭軍事**（魏解弘遭父喪有軍事言行辭疾病帝怒曰汝非曾閔故廷尉高柔爲請之帝乃原之）

增 **服闋視職**（晉顧和拜銀青光祿大夫領國子祭酒頃之母憂去職居喪以孝聞[illegible]和爲尚書令遣散騎郎喻旨和每見逼促輒號咷慟絕謂所親曰古人或有釋[illegible]蓋以才足幹時故不得不[illegible]義吾在常日猶不如人況今中心荒亂將何以補于萬分祗足以示輕忘孝道貽素冠之譏耳和表疏十餘上遂不起服闋然後視職）

奪情（植松柏詔奪情蒞職以濤爲吏部尚書濤不得已就職）

令起視事（隋邳國公蘇威爲右僕射以母憂去職柴毀骨立高人情寄殊重必須抑割爲國惜身朕之於卿爲以禮自存未幾起令視事）

建言奪服（唐書天下初定羣臣居喪者皆奪服崔善爲上言其弊武德二年始詔終喪然猶時以權追不能免如房元齡褚遂良者衆矣部兵部二侍郎以母喪免既期詔使爲黃門侍郎固辭終制以祈[illegible]世俗薄士以奪禮終天下高之又武后朝解琬除監察御史以喪免武后以琬習邊事迫令西撫羌夷琬之又代宗朝宗室涵方母喪奪哀持節宣慰所至州縣非公事未嘗言疏飯水飲席地以願及使還國請終制代宗見其[illegible]毀許之）

固辭見聽（李勣[illegible]懷召爲[illegible]固辭見聽）

強起就職（于志寧爲太子詹事以母喪免有詔起復本官固請終喪帝遣中書侍郎敦諭之白忠孝不兩全今太子須人教約卿強起爲我卒輔導之志寧乃[illegible]）

官（杜暹遷給事中以母喪解職會安西都護張孝嵩遷太原尹或言暹往使安西虜服其清今[illegible]慕思乃奪服拜黃門侍郎兼安西副都護）

苦塊奉詔（來瑱[illegible]以孝聞[illegible]之異境次拜汝南太守鄭元璹母喪免會突厥[illegible]騎數十萬身自將攻太原詔即苫次起元璹持節）

衰麻謁相（李林甫聞蕭穎士名欲拔用時穎士寓居廣陵居母喪衰麻詣京師謁林甫於政事堂林甫素不識遽見衰麻大惡之叱令斥去穎士大怒乃著伐櫻桃賦刺林甫有曰擢無庸之瑣質專廟朝之右也）

奪服不哭（唐康思忠居父喪詔奪服客往弔思忠辭以辰日薛大鼎子克構曰事親者避嫌可也既孤矣則無不哭世服其論）

釋衰拜賜（[illegible]平章事會母喪解三月復召知門下三品當賜[illegible]或勸[illegible]以凶服受吉賜不宜[illegible]釋衰拜賜人譏其失禮）

徒跣藉稾（歐陽通母喪詔奪衰每入朝徒跣及門夜直藉稾以寢非公事不語還家輒號慟）

被髮居堊（田弘正遇害魏人素德弘正以田布賢使世其官穆宗遣召布解衰拜魏博節度乘傳以行布號泣固辭不聽乃出伎樂與妻子賓客訣曰吾不還矣未至魏三十里跣行被髮號泣而入居堊室屏節旄）

墨衰元纛（田布起復節度使制云墨衰在前提劍就命無忘哀敬元稹撰）

峨冠泣血（韓偓言宰相韋貽範處喪未數月遽使視事傷孝子之心中書事一相可辦陛下誠惜貽範才俟變衰而召可也何必使出峨冠廟堂入泣血柩側毀瘠則廢務勤恪則忘哀此非人情可處也）

起復之制（五代史云鄭餘慶書採唐士庶吉凶書疏之式雜以當時家人之禮爲書儀兩卷明宗見其有起復之制歎曰儒者所以隆孝悌而敦風俗且無金革之事起復可乎）

起復之服（朝野雜記云故事大臣奪情者服[illegible]袍皁帶道君惡之政和末始議以入公門則不應變服遂以吉服朝然居家猶喪服也紹興初朱藏一起復右僕射角帶[illegible]服太常[illegible]之政[illegible]事爲請而入居第則[illegible]服去佩魚議者不以爲是孝宗之喪趙子直當國始一令羣臣[illegible]侍郎陳宗召復請以百官終喪乃止論者以爲是及光宗之喪禮部服白涼衫皁帶以治事逾日易月禮除畢服紫衫皁帶以治事從之）

佩魚不中禮（談錄李宗諤云先公周顯德末翰林學士起復裹素紗軟腳幞頭紫公服每入朝猶佩魚袋或曰魚袋者取事君夙夜匪懈之義然以金爲飾亦身之華也居喪奪情不當有金銀之飾公遽謝不敏）

起復非好事（石林過庭錄云至和間富鄭公爲相以母喪去位時久無以宰相持喪者昭陵意大向公必欲起復詔再下再力辭上以[illegible]文惠故事切責有云以相國之尊而守匹夫之節任天下之重而爲門內之私朕所不取也且命中人督公起非同就道不得先遣公復抗章言天下無事宰相奉行常務豈可與太宗時比中書樞密院臣僚韓琦等平居皆與臣論起復不是好事今在嫌疑之地必不肯爲臣謹言推斷自聖意上知其不可奪乃已）

六疏辭（宋孝宗詔）

（起復劉珙爲宣撫使凡六疏辭之引經據禮詞甚切至帝爲寢其詔）四學諫（宋理宗起復史嵩之太學生黃愷伯等百四十四人上書曰嵩之不天儕偪牽引轉移上心衆私論肇必得起復之禮然後從容就道初不見其憂戚之容是率天下而爲無父之國矣武學生翁日善等六十七人京學生劉時舉等九十七人宗學生與寰等三十四人皆上書切諫皆不報）歷陳起復之非（明李賢還京上疏乞終喪不允遂入閣視事編修羅倫上疏請許李賢終制歷陳古今起復之非反覆數千言辭甚切直倫復詣賢私第告以不可賢怒力辭內批貶倫立論禁之）交劾忘親之罪（明張居正奉旨奪情視事吳中行趙用賢艾穆沈思孝交章劾其忘親貪位居正怒王錫爵造喪次求解居正屈膝於地舉手索刃作刎頸狀曰爾殺我爾殺我錫爵大驚趨出）**原**既葬不入庫門（魯莊公之喪既葬而絰不入庫門注時慶父作亂閔公不敢居喪葬以吉服而反正君臣欲以防遏之也）卒哭而復王事（見前）節以忠全　情由禮抑　門內之治恩揜義　門外之治義斷恩　父母之喪三年不從政　齊衰之喪三月不從政　所宜移孝入忠　不可以恩揜義　公勤奉上宜從金革之虞　哀戚在中何必苴麻之飾

起復二

增 **啓** 梁任昉上蕭太傅奪禮啓曰昉往從末宦祿不代耕飢寒無甘旨之資限役廢晨昏之半膝下之歡已同過隙几筵之慕幾何可憑且奠酹不親如在安寄晨暮寂寥闃若無主所守既無別理窮咽豈及多喻明公功格區宇感通有塗若霈然降臨賜寢嚴命是知孝治所被爰至無心錫類所及匪徒敎義不任崩迫之情謹以啓事陳聞

增 **表** 宋宋庠代李副樞乞終喪表曰遭喪奔赴奄集私門餘喘窮號方迷魂幹猥棄罔論收齒官聯聞命驚迷撫心殞越伏念臣早由羈齒入服仕途先父勉臣以義方敎臣以忠蓋俾其奉國不使顧私不圖瞻岵無日遘閔終天藥劑隔於親嘗風木纏乎永痛靜言孤苦尤倍尋常寧可冒四近之榮忘三年之愛而況心馳塋冢方卜於始窆身遠几筵殆同於不祭苟容去職未謂乏人伏望陛下俯徇哀祈追收權典許終喪紀獲報劬勞庶敕人之風普均於有截先王之禮不廢於最靈願竭餘陰永酬洪造　王淮辭免起復太宰表曰苦塊餘生已濱死所繇綸渙號俾服官班敕使薦臨德音下逮呼天號絕撫已驚迷伏念臣早偶家艱尊承母訓零丁孤苦邅爾無依鞠育提攜遠夫有立犬馬之養未伸風木之悲遽至攀號泣血摧踊殞心仰賴聖神之恩甫終奄穸之事几筵是奉墳土未乾痛深陟屺之瞻恨未及泉之見敢謂宸衷念舊優詔奪情蓋三年免懷通喪者乃聖王之制而踰月視事變禮者豈治世之風雖睿眷之殊常豈私情之所忍伏望陛下推孝思而錫類謹宰柄以

敢臣念哀苦之方深況衰疾之已甚報親日少顧恩制以爲期事國時長尚捐軀而未晚　又曰方崔新而枕塊於義爲安俾服冕而乘軒共知不可哀悰屢布寒露未回再殫罔極之情莫動蓋高之聽伏念臣猥蒙天眷誤玷宰司久無補於明時至自招於大禍慈顏遠隔甚隙駟之難留厚夜甫成倚苫廬而永慕庶畢哀惻之制少酬顧復之恩忽奉制綸俾還相位私情莫展公議靡容豈可違故事以蹈前非但當守禮經而據古是臣重罹酷罰屬在衰年既極摧殘寖成疾恙精神徒耗筋力頓衰雖強使之造朝決難堪於應務伏望陛下委大明之照賜不移之愚追寢渙恩俾終祥禫則聖主得全於禮教而孤臣獲畢其孝思奏曾痛心貳偷生於此日銘肝鏤肺期報德於他時　劉珙辭免起復表曰泣血陳詞仰祈聰聽批章示訓尚閟俞音涕泗無從回皇失措伏念臣微纏欒棘之悲永負劬勞之報呼天靡及擗地無容強食勝喪空驚過隙之駟感時追往更傷返哺之烏敢意敕使屢臨德音頻降雖君命召固難俟駕而行念人子情不忍短喪而出矧今耆老在上忠賢彙登外無兵革之虞內有禮樂之備則焉用於愚臣俾故違於典禮伏望陛下大明旁燭至德兼容俾酬慈母之恩俯遂匹夫之志褒形一字已同華衮之榮誓畢三年庶免素冠之刺

恩服

【原】袁逢舉荀爽（後漢袁逢舉荀爽不應及卒制服三年）　向苗舉桓鸞（向苗舉桓鸞爲孝廉令苗卒奔喪終三年）　陸景爲祖母（晉陸景爲祖母所育心喪三年）　周翼爲郗鑒（周翼爲舅郗鑒去職心喪三年）　趙武爲程嬰（服齊衰三年）　公臣爲管仲（管仲遇盜取爲公臣及死桓公使爲之服）　韋泓託應詹（晉書韋泓爲亂離依託應詹詹屢分甘苦營使[illegible]及宅幷贍之詹卒制朋友服[illegible]之終身）　傅燮爲所舉（傅燮再舉孝廉聞所舉卒棄官行服）　樂恢爲郡守（樂恢爲本郡吏太守坐法恢奔喪行服）　龐濟爲徐邈（魏徐邈辟濟爲主簿邈死送喪行服）　【增】行服如所親（李大亮歿後所育孤姪爲大亮行服如所親者）　袁敳如大喪（孔帖云畢叡始喪繼母而二妹撫孫身撫養至成人及卒姊[illegible][illegible]敳留司東都聞喪馳歸哀毀如大喪畢變服未嘗笑天下稱其友悌）　號哭如喪親（初書王憲女嫠居李綱厚恤之及綱卒女被服號哭如喪其親）　丁潭爲琅邪王（琅邪王裒始受封帝欲引朝賢爲其國上卿遂用丁潭爲郎中令會裒薨潭上書求行終喪禮曰謹案令文王侯之喪官僚服斬既葬而除今國無嗣統喪庭無主臣實陋賤不足當重謬荷首任禮宜終喪詔下博議使除服心喪三年）

追行喪服

【原】李燮（漢李燮父固爲梁冀所害燮匿於人家得免十餘年梁冀誅乃還鄉里追行喪服與姊相見悲感路人）　袁紹（後漢袁紹生而父卒遣母喪服竟又追父服凡在廬冢六年禮畢歸洛陽非海內知

（名不得見）王臻（漢宗室東海孝王臻及儉並有篤行母亡皆吐血毀瘠至服練兄弟追念初喪父幼小哀禮有闕重喪制也）**增** 蕭希甫（五代史曰梁袁象先爲青州節度使以蕭希甫爲巡官希甫不樂乃棄其母妻變姓名亡之鎮州及莊宗滅梁遣希甫宣慰青齊始知其母已死而妻袁氏亦改適矣乃發哀服喪居於魏州）

服過制

原 喪不除（曾子問云父母之喪弗除可乎孔子曰先王制禮過時弗舉禮也非弗能勿除也患其過於制也）期猶哭（檀弓曰伯魚之母死期而猶哭子曰嘻其甚也伯魚聞之遂除之）行服六年（後漢汝南薛包行服六年）庶母三年（晉衛崇爲庶母服三年頠和曰禮以執數成數心奪天屬之性今冒越皆下太常奪服）妻亡終喪（盧欽字子若妻亡盡杖終喪不御酒肉割塞不以爲罪）妻卒並杖（晉帝時山陽太守王蘭字伯宗妻卒與諸子並杖行時人譏之）薛宣相駁（漢薛宣字贛君爲丞相弟脩爲臨淄令後母卒脩去官持服宣謂脩三年喪人少能行之兄弟相駁不可脩竟行服兄弟由是不和）薛勤何恨（魏薛勤喪妻不哭曰幸不爲夭何復恨哉）

諡一

原 說文曰諡者諡行之迹也　韋昭辨釋名曰古者諸侯薨則天子論行以賜諡唯王者無上故於南郊稱天以諡之當春秋時周室卑微臣諡其君故諸侯之諡多不以實　古史考曰諡禮待葬而諡所以尊名也其行善善惡惡爲諡所以勉爲善也　禮記曰君子已孤不更名已孤暴貴不爲父作諡（注作諡嫌以己尊加於父也）　又曰幼名冠字死諡周道也　禮表記子曰先王諡以尊名節以壹惠恥名之浮于行也（注云諡以尊名爲美諡以尊顯其善名也壹專也惠善也善行事多難以枚舉但節其大者以尊其善故曰節以壹惠也）大戴禮曰武王踐阼曰諡者行之迹是以大行受大名小行受小名行出乎己名出乎人　論語曰子貢問曰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學不恥下問是以謂之文也　春秋說題辭曰號者功之表諡者行之迹所以追勸成德使尚務節　五經通義曰諡者死後之稱累生時之行而諡之生有善行死有善諡所以勸善戒惡也諡之言列其所行身雖死名常存故謂諡也　晉中興書曰時賜諡多由封爵不考德行王導曰近代以來唯爵得諡武官牙門有爵必諡卿校常伯無爵悉不賜諡甚失制諡之本今中興肇建勳德兼備宜深體前訓使行以諡彰中宗納焉自後公卿無爵而諡自導始也

諡二

增 唐上元元年尊太公望爲武成王宋大中祥符元年加諡昭烈武成王　**原** 禮檀弓曰公叔文子卒其子戍請諡于君曰日月有時將葬矣請所以易其名者君曰昔者衛國凶饑夫子爲粥與國之餓者是不亦惠乎昔者

衛國有難夫子以其死衛寡人不亦貞乎夫子聽衛國之政脩其班制社稷不辱不亦文乎故謂夫子貞惠文子　左傳曰無駭卒羽父請謚與族公問於衆仲衆仲對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諸侯以爲謚因以爲族字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公命以字爲展氏　穆天子傳曰爲盛姬謚曰哀淑人【增】唐會要開元二十七年追謚孔子爲文宣宋大中祥符五年追謚至聖元加謚大成曰大成至聖文宣王明朝因之至嘉靖間改爲先師孔子【原】列女傳曰曾黔婁先生死曾子與門人往弔焉曰何以爲謚其妻曰以康爲謚昔者先生君嘗賜之粟二十鍾先生辭而不受是其有餘富也君嘗欲授之國相先生辭而弗爲是有餘貴也求仁而得仁求義而得義其謚爲康不亦宜乎　左傳曰楚子疾告大夫曰不穀不德亡師于鄢以辱社稷若以大夫之靈獲保首領以殁于地唯是春秋窀穸之事所以從先君于禰廟者請爲靈若厲大夫擇焉許卒子囊謀謚大夫曰君有命矣子囊曰君命以共若之何毁之赫赫楚國而君臨之撫有蠻夷奄征南海以屬諸夏而知其過可不謂共乎請謚之共大夫從之【增】晉太子申生卒晉人謚爲恭太子謚始此【原】漢書曰霍去病元狩六年薨上悼之發屬國元甲軍陳自長安至茂陵爲冢象祁連山謚之景桓侯（謚法仁義行曰景辟土行遠曰桓）

又曰賈山奏事曰古者聖王作謚三四十世爾雖堯舜禹湯文武累世廣德以爲子孫基業無窮二三十世也秦始皇帝曰死而以謚法是父子名號有時相襲也以一至萬則世世不相復也故死而號曰始皇帝　東觀漢記曰吳漢爵位奉賜最尊重然但治宅不起巷第恭儉如此病薨奏謚曰有司議以爲武昭特賜謚曰忠侯　張璠漢記曰范丹中平二年卒三府各遣令史奔弔累行論謚僉曰宜爲貞節先生會葬二千餘人【增】賈充字公閭老病自憂謚傳從子模曰是非久自見不可掩也晉太康中卒博士秦秀以其奸回黷道請謚以荒帝更曰武　王儉字仲寶卒禮官欲謚文獻王晏與儉不平啓上曰此謚自宋以來不加異姓因改謚憲王通龍門人字仲淹四遊長安見隋文帝於太極殿奏太平十二策不報退居河汾教授生徒大業末卒於家門人謚曰文中子　楊侃職林唐貞元十五年故唐安公主賜謚莊穆則公主謚自此始及考唐高祖女平陽公主起兵參佐已謚爲昭齊高帝女妻沈攸之子文和已謚爲興憲則公主賜謚又非自唐安始矣　唐岐王範卒明皇贈謚惠文太子史斷云範乃明皇之弟而是時官又爲太子傅顧以太子謚之顛倒不倫　唐宋王

名成器後改封寧王名憲開元二十九年薨上哀惋特甚曰天下兄之天下也固讓於我爲吳太伯常名不足以處之乃謚曰讓皇帝其子汝陽王璡表述先志固讓不許代宗時又追贈曰齊王　處士楊厚新都人少傳父統業東漢順帝時徵至長安累官侍中拜議郎後稱病歸教授門生三千餘人卒年八十二鄉人謚曰文父　唐趙元亮字眞固少負志略如隱者之操及卒其友魏元忠宋之問崔璩等謚曰昭夷先生　許敬宗在唐奸回取容忍心害理及卒太常博士袁思古按謚法名與實爽曰繆請以謚之敬宗孫彥伯訟請改謚博士王福時曰何曾旣忠且孝徒以日食萬錢得謚爲繆敬宗忠孝不逮於曾而飲食男女之累過之謚之曰繆無負許氏矣詔五品以上更議禮部尚書楊思敬曰過而能改曰恭請謚曰恭詔從之　裴光庭字連城唐開元中爲吏部尚書用人多循資格失勸獎之道及卒博士孫琬請謚曰克其子訟之賜謚忠獻　顏杲卿眞卿從兄也唐天寶末爲常山太守安祿山反城陷被執罵賊而死楊國忠用張通幽譖竟無褒贈眞卿泣訴於上杖殺通幽贈杲卿太子太保謚忠節　顏眞卿爲賊所殺貞元中追贈司徒謚文忠　李晟破賊時咸寧公渾瑊亦進取咸陽其功固不相下故其卒與晟同謚忠武　蕭穎士字茂挺唐開元中舉進士對策第一尹徵王恒盧異等執弟子禮受業門下號蕭夫子與李華齊名及卒門人共謚曰文元先生　宋慶禮卒太常以其奸巧自是謚曰專禮部員外張九齡駁之曰慶禮在邊陲二十年邊亭晏然不當加以醜謚改曰敬　漢世母后無謚高祖尊先母爲昭靈夫人尊高后爲昭靈后至明帝葬陰太后始建光烈之稱然猶未以謚名也其後母后止有二謚至宋仁宗時劉太后崩謚莊獻明肅則母加四謚自此始矣　宋邵雍字堯夫天性高邁迥出千古而坦夷溫厚不見圭角所著有皇極經世觀物內外篇漁樵問答擊壤集行世卒年六十七程明道銘其墓朱文公爲之贊元祐中賜謚康節　陳瓘字瑩中號了翁紹興中特謚忠肅　戚同文字文約所交皆當世知名士楊徽之因使至郡多與之酬倡及卒徽之與其門人謚堅素先生　明世宗時眞人邵元節卒贈少師謚文康榮靖初死時內閣擬二謚御批俱用故得四字謚

謚三

原 取善（表記云先王謚以尊名節以壹惠恥名之浮於行也注惠善也節以一善言取其一大善以爲謚號也浮過也）　知行（聞其謚知其行）　成德（穀梁云葬而後舉謚謚所以成德也徐邈注云）

（成謂定其德之優劣）尊名（表記云先王諡以尊名鄭注云名者謂聲譽也言先王論行以爲諡以尊名者使聲譽可得而尊信也）當實（崔駰諡議章帝諡云臣聞號者功之表諡者行之迹盛德錄功名當其實）受名（王導上諡曰臣聞大行受大名則實稱不誣而已）太史掌（周禮太史掌卿大夫喪賜諡讀誄）大夫誄（楚恭王詳諡二）陳行迹（周禮太師職云大喪帥瞽而廞作匶諡鄭氏注云廞興也興言王之行謂諷誦其治功之詩故書廞爲淫鄭司農云淫陳也陳其生時行迹爲作諡）附豐功（孫毓諡議云大名必加茂實美號必附豐功）商臣加惡（傳云商臣弑其父諡之曰靈不瞑曰成乃瞑注禮記兼乃諡商臣忍人既弑父未斂而加惡諡也）子囊增名（君子謂楚子囊忠君薨不忘增其名注謂諡君爲恭）文者一言（白虎通云諡或一言或兩言何文者以一言爲諡高宗殷宗也質者以兩言爲諡故湯死後世稱成湯也）帝后一體（蔡邕諡議云漢世母氏無諡至於明帝始建光烈之稱諡法有功安民曰烈帝后一體禮亦宜同皇太后宜爲和熹烈皇后）大夫會諡（白虎通云諸侯薨世子赴告天子天子遣大夫會其葬而諡之何幼不誄長賤不誄貴諸侯相誄非禮也臣當受諡於君也）鴻臚奏諡（漢書云諸侯王薨大鴻臚奏諡諡誄策注曰誄策簡也）上古無諡（抱朴子云上古無諡始於周家耳）中古爲諡（史記秦始皇制曰朕聞太古有號無諡中古有號死而以行爲諡如此則子議父臣議君也甚無謂朕弗取焉自今以來除諡法朕爲始皇帝後世以計數二世三世至千萬世傳之無窮）

增取孝爲諡（荀爽對策詳諡一）無爵而諡（自王莽始詳諡一）二字非褒　一字非貶（並詳諡四獨孤及議）門人私諡　鄉人公諡　後代追諡　訟請改諡（並詳諡二）

原別尊卑彰有德（白虎通云死有諡何諡者別尊卑彰有德也）生無爵死無諡（郊特牲云死而諡今也古者生無爵死無諡鄭注曰古謂殷以前也大夫以上乃謂之爵死有諡也周制爵及命士雖及之猶不諡耳今記時死則諡之非禮也）諡有七十二品（白虎通云所以諡之爲堯何爲諡有七十二品禮記諡法曰翼善傳聖諡曰堯仁聖盛明諡曰舜慈惠愛民諡曰文彊理勁直諡曰武）議者百五十人（何晏明帝諡議表云案外内羣寮議宜曰明餘所執雖各不同書曰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傳曰善鈞從衆今稱明者可謂衆也）彰明既往　沮勸將來

諡四

原表梁陸倕爲張纘謝兄尚書諡靖子表曰亡兄夙搆皇慈早邀靈慶立言著績未酬天寵門衰祚寡遠辭昌運拊心摧恨私懷罔極日月告時幽埏寖遠王人猥集佳冊光臨榮溢里庭恩沈松檟

原書齊虞羲與蕭令王僕射書爲袁彖求諡曰袁侍中體高亮之宏姿挺孫奇之逸操孝友結於衡閭忠正表於邦域懷抱七經該綜百氏清文麗目幾義窮神言非義而不發容導禮而後動居貧無悶事等安期處顯不驕道均無歎兄弟親從同居共財怡怡雍穆人所不聞顧與善無徵報施徒語岱山委岫崐岳摧峰四海搢紳誰不掩泣明公德冠時宗道高物表若得橫議聖時斟酌今古採茂實於當年標芳流於千載馳徽諡於山道潤貞氣於泉門豈非體國之至公典謨之盛軌者哉

原議晉張華晉文王諡議曰殊位盛禮實隆明德班爵崇寵亦光茂勳至於表名贈號世考洪烈冠聲無窮者

莫尚於號謚也論功高於禹稷比德邁於伊周增唐許王容德宗謚議曰皇莫大夫羲軒帝莫加於唐虞姒氏商鎬亦續憲度咸紀名謚以揚昭光衮發揮茂耀如揭日月泥金方草仙鼎忽成汗漫無從希夷永閟哀同軌之將會仰鴻名之可易鋪衍至賾錫乎無窮　賈餗敬宗謚議曰七月將至同軌旣集上稽國典傍考物情約以經義合諸謚法表功飾惠庶叶大中　蘇滌宣宗謚議曰皇天平分參王全用施雷雨之廣澤則庶物生成務恩威之至仁則四海事育遂使含靈受養蠕類知懷美謚大名固當稱謂　杜宣猷懿宗先太后謚議曰母儀夙著壼教自高夢日昭其休祥覩天表其鴻慶晦曜未兆違時乃彰殊榮不在於生前縟禮必行於身後當海晏河清之日屬寶天上漢之朝故劬勞皇情之深新阡赴丹禁之慟於是痛環珮之絕響感詩禮之無聞爰詔近臣俾詠明淑神算添句用寫悲情豈八字之能倫與三光而齊朗天文照臨哀榮兼極璇宮對立蘭殿煥開想像如覩於王衣矜嬰疑遊於金屋上仙之日都人不驚於紫花追榮之辰國風空賦於荇菜泰原松檟佳氣久凝漢后褘褕盛禮儀及道光前古德冠後宮發齊咸於賜衣軫孝思於遺鏡遂揚翟徽之禮以慰昭靈之慈　崔厦駁議郭知運曰若節度合謚而不以其時則嗣子廢先君之德若不合謚而苟遂其志則先君因嗣子而見尊以僕射而言恐貽越禮之譏以國家而言又殊旌善之體　故太保丞相贈太師苗晉卿謚議曰古者生以行觀其志歿以謚易其名字之美惡視行之大小後代或三字以表德貞惠文子是也或二字以彰善鄭文終侯留文成侯是也蓋其跡大名盛則禮優謚崇　獨孤及重議呂諲謚曰昔孔子作春秋以繩當代而亂臣賊子懼謚法亦春秋之微旨也在懲惡勸善不在哀榮在議美惡不在字多文王伐崇周公殺三監誅淮夷晉重耳一戰而霸諸侯武功盛矣而皆謚曰文以冀缺之恪德臨事甯俞之忠於其國隨會之納諫不忘其師立身不失其友其文德豈不優乎而並謚曰武固知書法者必稱其大而略其細故言文不言武言武不言文三代已下樸散禮壞乃有二字之謚二字謚非古也其源生於衰周施及戰國之君漢興蕭何張良霍去病霍光俱以文武大略佐漢致太平其事業不一謂一名不足以紀其善於是乎有文終文成景桓宣成之謚雖瀆禮甚矣然猶褒不失人唐興參用周漢之制謂魏徵以王道佐時近文直言極諫愛君而忘身近貞二德並優廢一不可故曰文貞公謂蕭瑀端直鯁亮近貞性多猜貳近褊言褊則失其寔正稱貞則遺其宏狹非一言所能名故曰貞褊公其餘舉凡推類大抵準此皆有爲爲之也若迹無殊途事歸一貫則直以一字目之故

杜如晦謚成封德彝謚明王珪謚懿陳叔達謚忠溫彥博謚恭岑文本謚憲韋巨源謚昭唐休璟謚忠崔日用謚昭其流不可悉數此盖當時赫赫以功名居宰相位者謚不過一字不聞其子孫佐吏有以字少稱屈者由此言之二字不必爲褒一字不必爲貶若褒貶果在字數則是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不如周威烈王慎靚王也齊桓晉文不如趙武靈王魏安釐秦莊襄楚考烈也杜如晦王珪已下或成或明或懿或憲不如蕭瑀之貞褊也　蘇端駮司徒楊綰謚議曰聖人立謚有公無私所以周宣不敢私於父謚曰厲漢宣不敢私於祖謚曰戾百王明制歷聖通則昔公叔文子有死衛之節脩班制之勤社稷不辱方居此謚爰及太宗初魏公徵有匡救公直之忠中宗末蘇瓌有保安不奪之節所以諸賢甚衆謚文貞者不過數公至於燕公張說先朝辭翰之臣名節昭著省司尚謂不可至今人故稱之　梁肅代太常荅蘇端駮楊綰謚議曰夫具美果在一名則士文伯孔文子且無經緯天地之文孟武伯甯武子又非克定禍亂之武若以廢禮不稱其名則臧孫辰縱逆祀不得謚文管夷吾臺門反坫不得謚敬是知議名之道錄其所長則舍其所短志其大行則遺其小節使善惡淺於一字褒貶垂於將來蓋先王制謚之方也且聖無全能才不必備以鄭公徵立言正色恥君不如堯舜其節大矣而昧於知人許公瓌固執遺詔廷沮邪計其志明矣終不能守故春秋爲賢者諱過傳稱不以一眚掩大德語曰無求備於一人蓋二公所以爲文貞也若曰百行所歸九德咸事如周公之文宣父之德然後擬議則千古莫嗣而謚典絕矣安在一二蘇魏足爲定制乎　李巽駮尚書右僕射鄭珣瑜謚議曰夫文人者大則經緯天地次則潤色王猷周文以至德爲西伯季孫以道事其主咸謚曰文爲美無以尚也亦焉用兩字然後爲備哉兩字之謚非春秋之正也故相國鄭公之謚爲文足矣焉用獻哉爲獻可矣焉用文哉　又李巽議曰夫謚一字正也堯舜禹湯周公召公是也兩字非正也故謚法不載或人臣不守彝章苟逞異端考烈慎靚是也或時主之權以功德加厚於臣也蕭何霍光房元齡魏徵是也不當加而僭也孔光劉寬薛元超李元紘是也三字過也貞惠文是也亦謚法所不載也古今無有也公叔文子謚衞君之過也衞之亂制也不然即記之失也以一美加一字即堯舜禹湯當累數十字以爲謚也　韋乾度駮左散騎常侍房式謚議曰聖上法維天之度崇納汙之弘雖宏澤滂流鼓盪昭洗然易名之典在正根源苟非其人不可加美

淵鑑類函卷一百八十

禮儀部二十八（諱　忌日　葬　冒法葬誅者　送葬）

諱

原 逮事（禮逮事父母則諱王父母不逮事父母則不諱王父母注逮及也謂孤幼不及識父母思不及於祖此庶人也） 聞名（聞名心瞿） 諱終（傳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 諱新（禮卒哭以木鐸徇於路捨故而諱新注云故謂高祖之諱新謂新死者之諱） 辭曹（羊祜爲荊州刺史及卒有遺愛故荊州人爲諱改戶曹爲辭曹） 改選（晉江統叔父春爲宜春令統因上疏曰故事父祖與官名同皆得改選未有身與官職同不在改例以爲臣子開地春秋不奉人親之義朝廷從之） 無私諱（曲禮君所無私諱鄭注曰謂臣言于君前不避家諱尊無二也） 有公諱（曲禮士于大夫之所有公諱無私諱注曰避君諱也） 小史詔（周禮小史王有事詔王之忌諱注忌先王死日諱先王名） 太史記（太史典禮執簡記奉諱惡） 名具敖（國語范獻子聘魯問具敖二山對曰先君獻武之諱也獻子歸告人曰人不可不學吾適魯名其二諱） 改鄮稽（晉咸和元年當徵蘇峻司徒王導欲出王舒爲外援乃拜撫軍將軍會稽內史上疏以父名會不作會稽以字同音異於禮無嫌舒陳狀音雖異而字同乞換他郡於是改會爲鄮） 以諱爲首（孔融集皆有獻武之議尊卑有序以諱爲首） 名不偏諱（曲禮二名不偏諱夫子之母名徵在言在不稱徵言徵不稱在） 卒哭乃諱（雜記卒哭乃諱鄭注云敬鬼神之名也生者不相辟名衛侯名惡大夫有名惡君臣同名春秋不非） 卒哭而諱（雜記卒哭而諱王父母兄弟世父叔父姑姊妹子與父同諱鄭注云自此而鬼神事之尊而諱其名父爲其親諱則子不敢不從諱也） 公所無私（禮志太元十三年召孔安國爲侍中表以王瑜名犯諱不得連署求解有司議云公所無私諱豈公奪私王制屈家禮也王祐許攘曾晃出制外夫皇朝禮大百僚備職編官列署動相關涉若人遂其心則亦易官易職遷流莫已） 子名臣名（父前子名君前臣名注對至尊無大小皆稱名也） 大功小功（不諱） 不諱夫人（曲禮夫人之諱雖質君之前臣不諱也鄭注云臣於夫人之家恩遠也） 不避夫人（徐邈難謝康樂云臣不避夫人之所諱惟事關於夫人者不言也） 道其父名（世說云桓元呼人溫酒自道其父名既而曰英雄正自祖疎） 犯我家諱（又云桓南郡被召作太子洗馬船泊荻渚王大服散後已小醉往看桓桓爲設酒不能冷飲頻語左右曰令溫酒來桓乃流涕嗚咽王便欲去桓以手巾掩淚因謂王曰犯我家諱何預卿事王歎曰靈寶故自達） 永有攸諱（孔融集在家永有攸諱） 嫌名不諱（禮不諱嫌名注謂聲相近） 入門問諱（曲禮） 出門無諱（即王遠內諱不出門語餘見後） 二名非禮

增 犯諱被代（王亮爲晉陵守晉陵令沈瓚之性麤疎好犯亮諱亮啓廢之瓚之遣坐云下官以犯諱被代未知明府諱若爲攸字當作無骹尊旁犬爲犬旁無骹尊若是有心攸無心攸乞告示亮皇恐避之大笑而去） 改鳳莊門（蕭子顯齊書始安貞王道生字孝伯太祖次兄也子鳳字景慈卒宋明帝嫌始安靖王改華林鳳莊門爲望賢門太極東堂畫鳳鳥題爲神鳥而鸞爲神雀） 避諱過甚（南史王琨避諱過甚父懌母名恭心不得犯爲時咸謂矯枉過正） 音同字異（唐書賈曾除中書舍人固辭以父忠字同音議者以爲中書是曹司名又與曾父音同字異於禮無嫌乃就職） 聞諱必哭（顏氏家訓曰近世謝舉甚有聲譽聞諱必哭爲世所譏） 名可無諱（徐邈表不諱太子名義興太守諸夷上奏稱皇太子名尚書下之禮官議其可否禮官議曰禮記曰夫人之諱雖質之君前臣不諱也案夫人國之小君君之一體太子之母也而尚不諱則太子何諱乎名又禮君前臣名又周公告文王皆稱武王名可無諱也） 韓愈諱辨（唐李賀舉進士與賀爭名者毀之曰賀父名晉肅賀不舉進士爲是韓愈乃作諱辨） 下官無諱（杜祁公帥幷時門吏請家諱公曰下官無所諱但諱取枉法贓青箱記與包拯事同）

原婦諱不出門（曲禮婦諱不出門鄭注云婦親遠於宮中言避之）　内諱不出外（語林王藍田作會稽主簿請諱答曰惟考四海所知内諱不出於外餘無所諱）　君諱舉則起（雜記曰舉君之諱則起鄭注云舉猶言也起者失言而變也與君諱同則稱字）　妻諱不舉側（雜記母之諱宮中諱妻之諱不舉諸其側與從祖昆弟同名則諱）　爲尊者諱爲親者諱（公羊傳云齊仲孫來仲孫者公子慶父也謂之齊仲孫繫之齊外之也曷爲外之春秋爲尊者諱爲親者諱爲賢者諱何休注曰尊者諱爲閔公受賊人也親者諱爲季子親親而受之故諱也爲賢者諱以季子有曷不殺慶父之賢故爲諱之）　詩書不諱臨文不諱（曲禮詩書不諱廟中不諱臨文不諱鄭注云爲其失事正有事於高祖則不諱曾祖以下尊無二也於下則諱上）　凡祭不諱　教學不諱

忌日

原終身之喪（祭義云君子有終身之喪忌日之謂也忌日不用非不祥也言夫日志有所至而不敢盡其私也鄭注云忌日親亡之日不用舉他事如有時日之禁也志有所至至於親以此日亡其哀心如喪時）　終身之憂（檀弓云君子有終身之憂故忌日不樂鄭注云謂死日言忌日不用舉吉事）　季節辭酒（孔叢子云季節見於子順子順賜之酒辭問其故對曰今日家之忌日也故不敢飲子順曰飲也禮雖服衰麻見於君及先生與之梁肉無辭所以敬尊長而不敢遂其私也忌日方於有服則輕矣）　子龍不食（續漢書申屠蟠字子龍九歲喪父哀毀過禮服除不進酒肉十餘年每忌日哀戚輒三日不食）　桓元絃觴（語林云桓元不立忌日絃觴無廢）　王修哀感（孝子傳云王修年七歲喪母母以社日亡來年社日修哀感悲號鄰人爲之罷社）　**增**忌不聽樂（世說云王世將忌日送客新亭主人欲作樂王便往衞洗馬墓下彈鳥）　不知禮意（顏氏家訓禮云忌日不樂正以感慕罔極惻愴無聊故不接外賓不理衆務爾必能悲慘自居何限於深藏也世人或端坐奧室不妨言笑盛營甘美厚供青食迫有急卒密戚至交盡無相見之理蓋不知禮意乎）　嫁笥墨衰（談錄云宋丁晉公言嘗見文中孺侍郎言中孺嘗闕祖母當日于歸時于衣笥中得一墨衰紬裡骨內皆驚駭而詰之答曰父母教以儀翁姑私忌日著此衣出慰當時士族之家猶有此禮今未之聞也）　黲黑衫巾（語錄朱文公母夫人忌日著黲黑布衫其巾亦然學者問今日服色何謂公曰豈不聞禮君子有終身之喪）

葬一

原釋名曰葬不如禮曰埋埋痗也不得埋曰棄不得其尸曰捐葬下棺曰窆　白虎通曰祖載者始載於庭乘轜車辭祖禰故曰祖載釋名曰從前引曰紼紼發也發車使行也　禮記曰葬也者藏也藏也者欲人弗得見也　禮記曰君葬用輴四綍二碑御棺用羽葆大夫葬用輴二綍二碑御棺用茅士葬用車二綍無碑　左傳曰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諸侯五月同盟至大夫三月同位至士踰月外姻至　杜預要集曰凡挽天子六綍諸侯四大夫三士二　**增**相冢書曰天子葬高山諸侯葬連岡庶人葬平地

葬二

【增】尚書周公在豐將沒欲葬成周周公薨成王葬於畢【原】禮記檀弓上曰太公封於營丘比及五世皆反葬於周君子曰樂樂其所自生禮不忘其本古之人有言曰狐死正丘首仁也【增】孔子之喪有自燕來觀者舍于子夏氏子夏曰聖人之葬人與人之葬聖人也子何觀焉　成子高曰生而無益于人吾何以死害于人乎我死則擇不食之地而葬我焉　左傳曰公將如棠觀魚者臧僖伯諫不從冬臧僖伯卒葬之加一等　又曰元年冬十月改葬惠公惠公之薨也有宋師太子少葬故有闕是以改葬　又曰叔孫卒杜洩將以路葬且盡卿禮南遺謂季孫曰叔孫未乘路葬焉用之且冢卿無路介卿以葬不亦左乎　又曰鄭簡公卒將爲葬除及游氏之廟子產使辟之司墓之室有當道者子太叔請毀之子產弗毀【原】吳越春秋曰吳王闔閭有女自殺闔閭痛之甚葬於閶門外鑿地爲池積土爲山文石爲棺槨金鼎玉杯銀鐏珠襦之寶皆以送女乃舞白鶴於吳市中令萬民隨觀還使男女與鶴俱入羨門因塞之殺生以送死國人非之　吳謀伐齊齊景公使女子爲質於吳吳王因爲太子聘齊女齊女少思齊日夜哭泣發病闔閭乃起北門名曰齊門令女往游其上女思不止病日益甚至女且死女曰令死有知必葬海虞山之顛以望齊國闔閭傷之甚用其言葬於虞山之嶺是時太子亦病而死【增】說苑曰蓋聞相梁并衛有罪而走齊管仲迎而問曰吾子相梁并衛之時門下使者幾何人曰門下使者三千餘人管仲曰今與幾何人來曰臣與三人俱曰是何對曰其一人父死無以葬我爲葬一人母死無以葬亦爲葬之一人兄有獄我爲出之是以得三人來　戰國策曰秦宣太后愛魏餘病且死令曰我死必以魏子爲殉庸芮爲之說后曰以死者爲有知乎曰無知芮曰何乃空以生之所愛殉無知之死人哉若死者有知先王之積怒久矣太后救過不暇何得私魏子乎太后乃止　漢書曰張良始所見下邳圯上老父與書者後十三歲從高帝過濟北果得穀城山下黃石取而寶祠之及良死并葬黃石每上冢伏臘祠黃石

金日磾薨賜葬冢地送以輕車介士謚曰敬侯　朱邑將死囑其子曰我故爲桐鄉吏其民愛我必葬桐鄉後世子孫奉我不如桐鄉民及死其子葬之桐鄉西郭外民果爲邑起冢立祠歲祠祭至今不絕　後漢書曰孔僖拜臨晉令卒官遺令即葬二子長彥並十餘歲蒲坂令許君然勸令反魯對曰今載柩而歸則違父命舍墓而去心所不忍遂留華陰　東觀漢記曰光武發薊還士衆喜樂鼓聲歌詠八荒震動過范陽命諸將收葬

吏士　又東平王蒼薨章帝方詔有司加賜鸞輅乘馬龍旂九旒虎賁百人　又東海王彊薨帝追念彊雅性恭儉不欲令厚葬以違其意詔中常侍杜岑東海相傳曰王恭謙好禮以德自然教官屬遣送務行約省茅車瓦器以成王志　王丹閭里有喪憂輒度其資用教之儉約因爲其制日定葬其親喪不過留殯一月其下以輕重爲差　後漢書曰馬援卒後有人上書譖之者援妻孥惶怖不敢以喪還舊塋裁買城西數畝地槀葬凡賓客故人莫敢弔會援妻子上書訴冤然後得葬　又曰范丹遺敕其子斂畢便穿穿畢便埋墳封高下令足自隱知我心者李子堅王子炳也今皆不在制之在爾勿令鄉人宗親有所加也　樊宏卒遺敕薄葬一無所用以爲棺柩一藏不宜復見如有腐敗傷孝子之心使與夫人同墳異藏帝善其令以書示百官因曰今不順壽張侯意無以彰其德且吾萬歲之後欲以爲式　桓榮疾病帝親幸其家問起居榮卒帝親自變服臨喪送葬賜冢塋于首山之陽　桓子新論曰揚子雲爲郎居長安素貧比歲亡其兩男哀痛之皆持歸葬於蜀以此困乏雄察達聖道明于死生宜不下季札然而慕怨死子不能以義割恩自令多費而致困貧　原王符潛夫論曰文帝葬于芒碭明帝葬于洛南皆不藏珠寶不起山陵令京師貴戚郡縣豪家生不極養死乃崇喪造起大冢廣樹松柏廬舍祠堂務崇侈僭此無益于奉終無增于孝行徒作煩擾傷害吏民今案畢高之郊無文武之陵南城之東無旨晳之墓周公非不忠曾子非不孝也　增録異傳曰袁安葬其母逢三書生語其葬地遂至四世三公　魏略曰郝昭字伯通病亡遺令戒其子凱曰吾爲將數發冢取其木以爲攻戰具知厚葬無益于死者也今去本墓遠東西南北在汝而已　裴潛薨贈太常子秀嗣遺令墓中唯置一坐瓦器數枚其餘一無所設也　晉書曰魏舒三取妻皆先亡是歲自表乞假還本郡葬妻上曰舒素清貧不營財產頓舉衆喪必無以自供其賜葬地一頃錢五十萬　徐苗以永寧三年春亡遺令濯內巾澣衣榆棺雜塼露車載柩葦席瓦器而葬　晉書石苞以泰始八年薨預爲終制曰延陵薄葬孔子以爲達禮華元厚葬春秋以爲不臣古之明義也自今死亡者皆斂以時服不得兼重又不設床帳明器窆後復土滿坎不得起墳種樹　庾峻遺敕子珉曰朝卒暮殯幅巾布衣葬不擇日珉奉遺命殮以時服　晉中興書曰劉驎之少有信義去家百餘里有一獨嫗病將死歎息謂人曰誰當埋我唯有劉長史耳驎之先聞有病故往候之值其命終乃身爲治棺殯送　蘇

韶安平人也爲中年令第九子名節晝日見韶入乘馬介黃練衣曰吾欲改葬乃爲書授節曰吾性好愛京洛每往來瞻覩芒山上樂哉此萬代之基也北背孟津洋洋之河南望天邑濟濟之域此志雖未言銘之于心不圖奄忽所懷未果前至十月可速改葬買數畝地便自足矣 王導薨詔給九旒轀輬車黃屋左纛前後羽葆鼓吹挽歌兩部虎賁班劍百人中興名臣莫與爲比也 溫嶠葬豫章朝議以嶠首受顧命功濟社稷宜還陪陵官爲起冢太尉侃上疏停其移葬詔從之 崔鴻後燕錄曰趙秩朝歌人也輕財好施鄰人李元度母死家貧無以葬秩謂其兄曰赴死救不足仁之本也家有二牛以一牛與之度得以葬他年秩夜行見一老母遺秩金一瓶曰子能葬我是以相報子五十已後當富貴不可言勿忘元度也 宋書曰謝方明父沖爲孫恩所殺伯父邈守吳興又爲孫恩黨害之方明體素羸弱而勇決過人結邀門生討其黨悉擒手刃之時亂後吉凶禮廢方明合門遇禍資產無遺而營舉之功晝力數月葬送並畢平世備禮無以加也 南史曰王思遠少無仕心宋建平王景素辟南徐州主簿深見禮遇景素被誅左右離散思遠親視殯葬手種松柏與廬江何昌㝢沛郡劉璡上表理之 宋書曰王微終遺令薄葬不設轜旐鼓挽之屬施五尺床爲靈二宿便毀 吳逵吳興烏程人經荒饑饉繼以疾病父母兄弟嫂及羣從小功之親男女死者十三人唯逵夫婦獲全家徒四壁立冬無被袴晝則傭賃夜則伐木燒磚妻亦同逵此誠朞年中成七墓十三棺 南史曰顧憲之仕齊爲衡陽內史先是郡境連歲疾疫死者大半棺槨尤貴悉裹以葦席棄之路旁憲之下車分告屬縣求其親黨悉令殯葬其家人絕滅者憲之出公祿使綱紀營護之又土人有病輒云先亡爲禍皆開冢剖棺水洗枯骨名爲除祟憲之曉諭爲陳生死之別事不相由其俗遂改 王儉領中書監參掌選事其年疾上親視葬年三十八詔衛軍文武及臺所給兵仗悉停待葬又詔追贈太尉加羽葆鼓吹增班劍爲六十人葬禮依太宰文簡公褚彥回故事 梁書曰到溉臨終託子孫薄葬曰氣絕便斂以法服斂竟便葬不須擇日凶事心存約儉孫侄不得違言便屏家人請僧讀經贊唄及卒顏色如恒手屈二指即佛道所云得果也 顧憲之臨終爲制敕其子曰莊周澹臺達生者也王孫士女矯俗者也吾進不及達退無所矯中都之制允理愜情 崔鴻三十國春秋夏錄曰赫連昌父勃北游契吳昇高而歎曰美哉斯阜臨廣澤而帶清流吾行地多矣未有若斯之美昌以勃平昔之意也故

葬勃于城西十五里起行宮模寫統萬宮殿飾以金銀珠璣葬訖焚之　唐書曰貞觀十年葬文德皇后于昭陵因山爲墳不封不樹太宗懲秦漢已來厚葬以致發掘因序平生之志刻于石以誡將來　高宗以頻年飢儉召雍州長史李義琛謂曰庶人之徒商賈雜類競爲厚葬違越禮度雍州列郡之首四方取則卿爲嚴禁勿復使然也　明皇因拜橋陵至金粟山覩岡巒有龍盤虎翥之勢謂左右曰吾千秋後宜葬此地羣臣乃追先旨築陵此山曰泰陵　蘇頲葬上游咸宜宮將出獵聞頲喪出愴然曰蘇頲今日葬吾寧忍娛游遂還宮　西京雜記曰杜子春葬長安北四里臨終作文曰魏郡杜鄴立身忠義犬馬未陳奄先草木骨肉歸于土魂氣則無所不之何必故丘然後即化封長安北郭此焉安息及死命刊石埋墓前　陳留風俗傳曰沛公起兵野戰喪皇妣于黃鄉天下平定使使者以梓宮招魂幽野于是有丹蛇在水自洒濯入于梓宮其浴處有遺髮謚曰昭靈夫人　杜祭酒別傳曰君年五十二當其終亡安厝先塋帛布轜車喪儀儉約執引者皆三吳令望及北人賢流　虞氏家記曰潭母太夫人襲宜都府君即世五十九載改殯修構窀穸靈柩住而莫前羣從咸以喪事有往無反不應遷移潭以昔文王之葬王季即定而洪水出齧冢棺槨文王乃設張屋出柩三日羣臣臨之然後葬此則上聖之遺令載在篇籍遂奉遷神柩權停幕屋使子孫展哀晨夕宗族相臨允合張屋之儀也天子給太夫人徘徊車謁者送喪禮儀光備合葬于舊墳　襄陽耆舊傳曰峴山南有習家魚池者習郁之所作也郁將亡敕其兒煥曰我葬必近魚池煥爲起冢于池之北近池四十步　續搜神記曰干寶字令升新蔡人其父有嬖妾母至妒寶父葬時因推著藏中終十年而母喪開墓見棺妾伏棺上衣服如生就之猶暖漸漸有氣息輿歸竟日乃蘇云父嘗與之寢接恩情如生在家中　范晏陰德傳曰陳翼字春卿廬江舒人也行到縣郭見道上馬傍有病臥人乃長安魏公卿扶與俱到家養視積日既公卿謂翼曰馬上有金十餘餅素二十疋可賣殯餘以相謝言絕而亡翼賣素買衣衾殯殮之葬埋高壁之地以金置棺下公卿兄公長見乘馬謂必殺公卿陰告官收翼翼具以狀對公長迎喪發棺下得金如數叩頭謝以金投其門中翼送長安還之　汝南先賢傳曰袁宏字夏甫延熹中黨事將作遂散髮自築土室四周潛身十八年終于土室之中臨卒敕其子曰勿設殯棺衣衾之備也但著褌衣衫疎布單衣幅巾親尸于板床上五百墼爲藏　張詠字彥承上虞人也與同

鄉丁孝正相親葬送過制諫書難之曰吾聞班固善楊孫之省葬惡始皇之飾終夫倮以矯世君子弗為若乃據周公之定品依延州而成事取中庸以建基獲美稱于當世不亦宜哉　謝夷吾轉下邳預自尅死日如期果卒敕其子曰漢末當有發冢露體之禍使縣棺下葬墓不起墳　譙周三巴記曰巴國有亂巴國將軍曼子請師于楚楚人與師曼子已平巴國既而楚遣使請城曼子曰吾誠許子之君矣持頭往謝楚王城不可得乃自刎以頭與楚使楚子歎曰吾得臣若巴曼子何以城為乃以上卿禮葬曼子頭巴國葬其身亦然　皇覽曰舊漢家之葬方中百步穿築方城其中開道凡施六馬發三河三輔近郡卒徒十萬數復土姚信士緯曰蓋葬于寬平則恐後世都邑居之葬于曠野則恐民人耕稼及之厚槨大棺人所為用下一寡材木民人率多發掘以善其居千墳萬壙無不毀者其惟亥薄棺葬斂以時服依于高丘徹于深穽庶乎可以不辱耳　世說曰晉明帝聞郭璞為人葬微服往看因問曰何以葬龍角此當滅族主人答曰郭景純云此是龍耳三年之內當致天子帝復問云出天子耶答曰非出天子特招致天子耳　博物志曰澹臺子羽渡水而子溺死人將葬之滅明曰此命也吾豈與螻蟻為侶魚鼈為雠于是遂以氷葬之　又曰漢滕公夏侯嬰死公卿送葬至東郭門外四馬不行掊地悲鳴即掘馬蹄下得石槨其銘曰佳城鬱鬱三千年見白日吁嗟滕公居此室乃葬其地故謂之馬冢　又曰河內淇園張公老而無子貲財累億求沒入官葬園中于今供祀犧牲　豫章記曰許子將墓在郡四里昔子將以中國大亂遠來渡江隨劉繇而卒藏于閶門裏于時漢興平二年也吳天紀中太守沈季白日于聽事上坐忽然如夢見一人著黃單衣黃巾稱汝南羊與許子將求改葬因忽不見即求其喪不知處所遂招魂葬之命文學施遐為招魂文　越地傳曰禹井井者法也以為禹葬以度不煩人衆　述征記曰荀氏葬在彭城東岸有一丘民俗謂之荀氏葬或云斯則徐偃葬后倉者也古徐國宮人娠而生卵棄之水濱有犬名后倉御而歸伏而成人遂為徐之嗣君純筋無骨號曰偃王偃王躬行仁義衆國附之得朱弓之瑞周穆王命楚滅之后倉將死生角九尾實黃龍也　鄧德明南康記曰陽道士葬巖石室元嘉中道士過世臨終語弟子等可送吾置彼石室巾褐香爐此外無所須也及其亡日謹奉遺命葬經數年尸猶儼然巾葛覆之如初弗朽後忽不復見今舟行者過其山渚尚聞香氣咸異焉　華陽國志曰德陽縣有青石祠山源沃美有澤原

之利士女多貞孝車騎將軍鄧芝方之鄧林有終焉之志沒遂葬其山

葬三

原金鳧　玉匣（三輔故事曰秦始皇葬驪山起墳高五十丈下周三泉周迴七百步以明月珠爲日月人魚膏爲燈燭水銀爲大海金銀爲鳧鴈　西京雜記曰漢帝及侯王送葬者皆珠襦玉匣形如鎧甲連以金縷匣上皆鏤以蛟龍鸞鳳龜麟之象時謂蛟龍玉匣）防山　欒水（史記曰魯襄公二十年而孔子生生而叔梁紇死葬于防山在魯東由是孔子疑其父墓處　呂氏春秋曰昔王季歷葬于渦水之尾欒水齧其墓見棺之前和文王曰譆先君必欲一見羣臣百姓也夫故使欒水見之于是出而爲之張朝百姓皆見之）樹碑　開隧（周裴汝南先賢傳曰周燕字少卿爲決曹掾平囚罪不當死太守劉虔欲殺之燕犯顏諫至于九覆虔怒竟殺之後死者家人有書稱冤使覆考虔見燕曰太守相負燕一日引私隱陷人殺之罪傳詣長安當下蠶室未至燕乃慷慨絕命由是葬王城之隱樹碑以旌其葬　下恒溫詳葬二）玉棺　石椁（上詳棺椁下詳葬二）魚燈　龍匣（上詳金鳧注下詳玉匣注）北邙　南嶺（西京雜記曰安定嵩眞善算術成帝時眞嘗自算其年七十三至期果死又曰北邙青隴上孤櫝之西四丈所鑿之七尺吾葬地也眞死依言往掘得古時空椁即以葬焉　又曰曹敝在吳章門下章後見殺人無敢收葬者敝稱章弟子收葬其尸平陵人爲立碑于吳章葬側章葬于龍首山南嶺上）北首　西門（禮葬于北方北首三代之達禮也　傳葬鮮者自西門注不以壽終爲鮮西門非正門也）旐車　羽蓋（傳暢晉公卿禮秩曰特進葬遣謁者監護軍喪事賜東園祕器五時朝服各一具衣一襲給青徘徊赤耳車挽歌四十人方相車建七旒車銘旌車　丁孚漢官儀曰孝靈皇帝葬馬貴人贈步搖赤綬青羽蓋駟馬也）飾輤　設旐（禮記曰其輤有裧緇布裳帷素錦以爲屋而行鄭元曰輤載柩將殯之車飾也　又曰孔子之喪公西赤爲志焉飾棺牆置翣設披周也設崇殷也　綢練設旐夏也）朱器　畫棺（並見棺椁）施玉匣　埋珍寶（呂氏春秋曰含珠鱗施今葬皆用之注曰含珠口實鱗施施玉匣于死者之體如魚鱗　埋珍寶注見上葬二潛夫論）止柩就道　止哭聽變（禮記曾子問曰葬引至于堩日有食之則有變且不行乎孔子曰昔吾從老聃助葬于巷黨及堩日有食之老聃曰丘止柩就道右止哭以聽變既明反而後行曰禮也鄭元注曰堩道也變謂異禮也）下不及泉　上無通臭（墨子曰古者聖人制爲葬埋之法桐棺三寸足以朽體衣衾三領足以覆惡昔者堯北教乎八狄道死葬蛩山之陰衣衾三領穀木之棺葛以緘之既泥而後哭滿埳無封已葬而牛馬乘之舜西教乎七戎道死葬南己之市衣衾三領穀木之棺葛以緘之已葬而市人乘之禹東教乎九夷道死葬會稽之山衣衾三領桐棺三寸葛以緘之絞之不合道之不埳土地之深下不及泉上無通臭既葬收餘壤其上壟若參耕之畝則止矣三王豈財用不足哉以爲葬埋之法）藉以黃壤　葬以土藏（後漢書曰趙咨將終告其故吏朱祇蕭建等曰薄斂素棺藉以黃壤欲令速朽且歸后土不聽子孫改之　楚國先賢傳曰韓暨終遺言曰夫俗奢易之以儉儉則節之以禮若曹敬聽吾言斂以時服葬以土藏穿畢便葬送以還家勿有增益）駟馬不行　大鳥徐步（上詳冢墓　華嶠後漢書曰楊震爲太尉中常侍樊豐驕恣震常切諫由是共譖震罷遣歸本郡遂飲鴆死葬日有大鳥來止停樹上須臾下地行徐步到柩前止立低頭淚出更共抱持終不驚駭）

葬四

原即遠（檀弓子游曰飯于牖下祖于庭葬于墓所以即遠也故葬事有進而無退）反眞（漢書楊王孫傳王孫學黃老之術家業千金厚自奉養生亡所不致及病且終先令其子曰吾欲贏葬以反吾眞必毋易吾意死則爲布囊盛尸入地七尺既下從足引脫其囊以身親土）送形（送形而往謂葬）埋神（晉東海王越尸爲石勒所焚妃裴氏求招魂而葬朝廷疑之袁瓌議以爲招魂而葬此所謂埋神也）

（[illegible]）從死（[illegible]）稱財（子路曰傷哉貧也生無以爲養死無以爲禮也孔子曰斂手足形還葬而無槨稱其財斯之謂禮注云還葬者不待日月也）

卜兆（孝經曰卜其宅兆而安措之注云宅墓穴也兆塋域也葬事大故卜之）筮宅（儀禮筮宅冢人物土注云物猶相也相其可葬者乃營之）同穴（詩死則同穴）異

[illegible]（[illegible]）請具（[illegible]請具[illegible]子柳曰何鬻人之母以葬其母不可也）襄事（左傳葬定公雨不克襄事禮也注襄）

（戒也戒其葬事之）賜塋（後漢太尉楊秉薨賜塋陪陵）請隧（晉侯請隧注隧埏道天子之禮也諸侯懸棺而封）起墳（漢太師孔光薨賜祕器以乘輿輼輬起墳如大將軍制度也）

遣車（有若曰晏子一狐裘三十年遣車一乘及墓而反晏子焉知禮注遣車載牲者禮大夫五乘而晏子一乘言偪下也）給轜（成詔水所厭死者給轜葬廣柳車注廣柳車葬車也）靈輀（葬車）

方相（蔡質漢官儀曰陵太后葬前有方相）地藏（謂葬也）壽藏（後漢趙岐將卒先爲壽藏圖季札子產晏嬰叔向四賢像于賓位畫已像于主位皆爲之贊）增柳翣（飾棺墻置翣注[illegible]衣又云絞衾設柳翣注絞衾尸之飾柳翣棺之飾翣以木爲筐廣三尺高二尺四寸方兩角衣以帛畫雲氣柄長五尺車行使人持而從既穴之立于壙中飾棺者以華道路不欲使人惡其親也飾棺君龍帷黼荒大夫畫帷畫荒在旁曰帷在上曰荒皆所以衣柳也士布帷布荒者白衣也若大夫則加文章焉）原貶禮（禮大夫廢其事終身不仕死以士禮葬之注貶之也）行志（漢苻融妻卒貧無以葬鄉人助之融曰古之葬者衣以薪葬之中野唯妻子得行其志）訟祔（沛國劉仲武娶毌丘氏生子正舒正則後出妻而不絕更娶王氏生陶後皆卒正舒求祔葬陶不許陶訟至死不得）禁遷（周禮媒氏禁遷葬者與嫁殤者注遷葬者謂生時非夫婦死既葬遷使相合從也殤謂十九以下未嫁而死生不以禮相接而合是亂人倫也鄭司農云嫁殤者謂嫁死人今時娶會是也）周土（太山太守嚴望終于家遺言以身服斂棺周于身土周于棺也）聚沙（趙岐字邠卿遺令子曰墓中聚沙爲床布簟白衣散髮其上覆以單被即日便下）配殤（曹操事詳殤）殉妾（魏武子有嬖妾武子有疾命子顆曰必嫁是疾病則曰必以殉及卒顆嫁之曰疾病則亂我從其治也後與秦戰于輔氏顆見老人結草以亢杜回杜回躓而顛顆遂獲杜回夜夢人之曰予爾所嫁婦人之父也爾用先人治命予是以報也）增葬妻（季子皋葬妻犯人之禾申祥請更之子皋曰孟氏不以是罪予朋友不以是棄予以吾爲邑長買道而葬後難繼也）葬子（檀弓延陵季子適齊于其反也其長子死葬于嬴博之間孔子曰季子吳之習于禮者也往而觀其葬焉其坎深不至于泉其斂以時服既葬而封廣輪揜坎其高可隱也既封左袒右還其封且號者三曰骨肉復歸于土命也若魂氣則無不之也而遂行孔子曰季子之于禮也其合矣乎）原營高燥（韓信母喪無以葬乃行營高燥地令旁可置萬家）務速朽（張霸字伯饒蜀人也爲會稽守病革臨卒敕子曰今蜀道阻不可歸塋可止葬務遵速朽遂葬河南因家焉）以鼓封（爲縱舍節禮也）以機封（季康子之母死公輸般請以機封將從之肩假曰不可夫魯有初公室視豐碑三家視桓楹爾以人之母嘗巧則豈不得以其母以嘗巧者乎則病者乎）以幅巾（漢張奐令以幅巾葬曰奢非桓文儉非王孫）用葛茀（葬敬嬴旱無麻始用葛茀）紀市（呂氏春秋舜葬紀市不變其肆注云市肆如故言不煩民也傳曰舜葬蒼梧九疑之山此云于紀市九疑山下亦有紀邑也）會稽（又曰禹葬于會稽不變人徒注云變動也言無所興造不擾民也會稽山在會稽山陰縣南）泗上（葬夫子于泗水之上其樹若偃斧）杜中（皇覽曰文王武王周公冢皆在京兆長安鎬聚東杜中）藍田（漢書臨江閔王榮以孝景前四年爲皇太子四歲廢爲臨江王三歲坐侵廟壖地爲宮上徵榮榮詣中尉府對簿中尉郅都責訊王王恐自殺葬藍田燕數萬銜土置冢上百姓憐之）武庫（劉向疏云樗里子葬于武庫按史記樗里子傳曰樗里子卒葬于渭南章臺之東曰後百年當有天子夾我墓至漢興長樂宮在其東未央宮在其西武庫正直其墓秦人諺曰力則任鄙智則樗里）城東（風俗通詳棺椁）鄴西（趙錄曰石勒事佛圖澄號曰大和尚道法大行終于建武末葬于鄴西）合公主（衛青與平陽公主合葬冢象廬山）近神人（魏略田豫戒子曰葬我于西門

（豹謂妻子曰豹古之神人那可葬其妻曰豹嚴行與我適等死而有靈當與我善也妻子從之）

近要離（後漢書梁鴻字伯鸞扶風人也隱居至吳依大家皐伯通居廡下爲人賃舂每歸妻爲具食不敢于鴻前仰視舉案齊眉伯通察而異之曰彼傭能使其妻敬之如此非凡人也乃舍之于家鴻潛閉戶著書十餘篇疾且困告主人曰昔延陵季子葬于嬴博之間不歸鄉里慎勿令吾子持喪歸去及卒伯通等爲求葬地於吳要離冢旁咸曰要離烈士伯鸞清高可令相近葬畢妻子歸扶風）

從蘧瑗（魏志中山恭王袞傳袞疾困敕令官屬曰昔衛大夫蘧瑗葬濮陽吾望其墓常想其遺風願託賢靈以奘髮齒營吾兆域必往從之）

要養疾（禮陳子車死于衛其妻與其家大夫謀以殉葬乃告陳子亢曰夫子疾莫養于下請以殉葬子亢曰殉葬非禮也雖然則彼疾當養者孰若妻與宰不得已則吾欲以二子者爲之于是不果用也）

婢夾尸（陳乾昔寢疾屬其兄弟而命其子尊己曰如我死則必大爲我棺使我二婢子夾我其子曰以殉葬非禮也況又同棺乎不果殺注云善其不陷父于不善也）

祔先塋（唐文張曲江丁內憂奔喪南計祔葬先塋白雀黃犬號呆庭塋素鳩紫芝巢植廬壠）

葬書生（王忳路行遇書生病下車省之生云我腰下有金取之需以葬我未及問姓名而絕忳賣金葬之餘金亦埋之）

請歸葬（傳穆伯卒于齊請歸葬不許惠叔猶毀以爲請乃許之注謂歸以卿禮葬魯不許也惠叔穆伯子代居位過喪禮以請父葬父卒逾年猶毀故曰猶也）

議合葬（王式繼母前夫終更適式父式父終喪服訖還前夫家夫家亦有繼子死遂合葬式父臨終求于式式許之中丞下壺奏議式父臨終謬亂云云不可寄命他人之門埋尸于無名之冢爲繼世也）

日月有期（公叔文子詳謚二）

天地爲棺（見前莊子）

各銘其官（杜預喪服要記云始死葬銘凡卿大夫士各以其官婦人則書姓名）

夾道爲位（檀弓國昭子之母死問于子張曰葬及墓男子婦人安位子張曰司徒敬子之喪夫子相男子西鄉婦人東鄉鄭注云夾羨道爲位）

熊皮四目（周禮方相氏見前）

蟻結四隅（檀弓云褚幕丹質蟻結于四隅鄭注云以丹布幕爲褚葬覆棺不牆不翣畫褚之四角其文如蟻行往來相交錯蟻蚍蜉也殷之蟻結似今蛇文畫）

葬日大雪（國策魏惠王死葬有日矣天大雨雪至于牛目壞城郭且爲棧道而葬羣臣多諫太子者雪甚如此而喪行民必甚病之官費又恐不給請弛期更日）

葬日大雨（後漢書董卓傳詳棺槨）

不爲雨止（王制葬不爲雨止鄭注云以其禮儀少也）

不避塗潦（曲禮云送喪不由逕送葬不避塗潦）

先輕後重（父母之喪偕先葬者不虞祔待後事注葬先輕後重葬畢辭賓遂修葬事）

衛離魯合（子曰衛人之祔也離之魯人之祔也合之善夫注祔合葬也合謂棺中無間也）

二妃未從（舜葬于蒼梧之野二妃未之從也注古者不合葬）

周公蓋祔（季武子曰周公蓋祔注合葬也）

祔不改卜（祔葬者不筮宅謂祔先塋不改卜墓也）

先不虞祔（詳先輕後重注）

反葬于周（太公詳葬二）

合葬于防（又云孔子少孤不知其墓問于郰曼父之母然後合葬于防）

願得父墓（韋賢葬陪陵昭帝時從平陵元成從杜陵病且死因使者曰不勝父子情願得葬父墓上許焉）

招合夫魂（後漢鄧晨娶世祖姊新野公主遇害後晨卒詔令招公主魂與晨合葬也）

門人欲厚（顏淵死門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

漢帝令薄（漢文令薄葬又光武詔曰曾子竭歡致養仲尼葬子有棺無槨其令天下薄葬）

藏于西階（檀弓季武子成寢杜氏之葬在西階之下請合葬焉武子曰合葬非古也自周公以來未之有改也）

兆在路寢（晏子春秋景公成路寢之臺逢于何遭喪遇晏子于途再拜乎馬前晏子下車揖之曰子何以命嬰也對曰于何之母死兆在路寢之臺牖下願請命合骨晏子入白公公作色曰自古及今夫子亦嘗聞請合葬人主之宮者乎對曰古之人君不奪生人之居不殘死人之墓故未嘗聞諸葬人主之宮也且嬰聞之生者不得安命之曰蓄憂死者不得葬命之曰蓄哀蓄憂者怨蓄哀者危君不如許之公曰諾逢于何遂葬其母于路寢之臺牖下）

增玉魚一雙（西京雜記高宗營大明宮每夜見數十騎行殿左右乃使術者劉明奴問故曰我漢楚王戊之太子王起兵留我在長安王誅天子念我不殺養宮中死葬此天子憐我殮以玉魚一雙今在殿東北角乞改葬高敞無奪玉魚發其處果然乃敕以禮改葬玉魚隨之）

金蠶數斗（齊書始興王鎮蜀於州園地得古冢金銀爲蠶形者數斗詳發冢）

佳城留冢（江南野史沈彬將八十近居阜上有一大樹可數拱）

（未爾前書指示家人曰吾死可葬于是饒葬穴其處乃古冢爾鑿其斷儼然復見一古燈臺上有漆燈一盞壙頭獲一銅牌上有鐫篆文曰佳城今已開雖開不葬埋漆燈猶未熱留待沈彬來）

巖腹得銘（廣記唐左衛將軍王果被責出爲雅州刺史于江中泊船仰見巖腹中有一棺臨空乃緣崖而觀之得銘曰欲墮不墮逢王果五百年重修我果歎曰吾合葬此今被責雅州固其命也乃收空而去）

逼城而葬（晏子墓在臨淄慕容德登營丘望晏嬰冢顧謂左右曰禮大夫不逼城而葬平仲古之達禮者也而生居近市死葬近城豈有意爾秀才晏謨對曰孔子稱臣先人之賢豈不知高其梁豐其禮蓋以在家門故儉以矯世生居湫隘死豈擇地而葬乎）

指山爲葬（孔帖李白至姑孰悅謝家青山欲終焉及卒葬東麓）

原

勿歸鄉里（謝承後漢書崔瑗爲濟北相光祿大夫杜喬爲八使徇行郡國以贓罪奏瑗徵詣廷尉瑗上書自訟得理出會病卒臨終顧命子寔曰夫人稟天地之氣以生及其終也歸精于天還骨于地何地不可藏形骸勿歸鄉里其賵贈之物羊豕之奠一不得受寔奉遺令遂留葬洛陽）

不戀本土（語林王太保有二兒喪一兒欲還舊塋一兒欲留太保乃垂涕曰不忘故鄉仁也不戀本土達也唯仁與達吾二子有焉）

不用棺槨（盧植別傳植初平三年卒臨困敕其子儉葬于山足不用棺槨附體單帛而已）

不得封樹（魏略沐德信年六十餘自慮無常預作終制誡其子曰以儉葬至嘉平中病甚臨困又敕預掘埳誡氣絕令二人舉尸即埳絕哭泣之聲止婦女之送又誡後亡者不得入藏不得封樹妻子皆遵之）

堯典一篇（後漢書周磐傳磐年七十三歲朝會集諸生講論終日因令其二子曰吾昔者夢見先師東里先生與我講于陰堂之奧既而長歎豈吾齒之盡乎若命終之日桐棺足以周身外槨足以周棺斂形懸封濯衣幅巾編二尺四寸簡寫堯典一篇并刀筆各一以置棺前示不忘聖道其月望日無病忽終學者以爲知命焉）

老子兩卷（虞翻別傳翻遺令儉葬唯以老子兩卷示存道德而已）

溫嶠辭官（晉禮志建武元年以溫嶠爲散騎常侍嶠以母亡值寇不得葬不拜詔曰于禮制物常使理可經通今祭遷未泉平陽道斷詔下議皆以嶠萬里報身赴闕廷無緣中辭王事宜如詔者也）

子產依禮（傳鄭簡公卒將葬子產使避司空之室君子謂之依禮）

良臣從死（史記秦穆公卒以子車氏三子奄息仲行鍼虎爲殉皆秦之良也國人哀之爲之賦黃鳥）

後宮皆殉（秦始皇葬時後宮無子者皆殉從死者甚衆）

宋公厚葬（左傳宋文公卒厚葬用蜃炭益車馬始用殉重器備槨有四阿棺有翰檜君子謂華元樂舉于是不臣臣治煩去惑者也是以伏死而爭今二子君生則縱其惑死又益其侈是棄君于惡也何臣之爲）

齊國厚葬（韓非子云齊國好厚葬布帛盡于衣衾材木盡于棺槨桓公告管仲曰布帛盡則無以爲幣材木盡則無以爲守備而人厚葬之不休禁之奈何管仲對曰凡人之有爲也非名之則利之也于是乃下令曰棺槨過度戮其尸罪夫當喪者夫戮死無名罪當喪者無利人何故爲之也）

孝經自隨（皇甫謐篤終論云吾本欲露形入坑以身親土或恐人情染俗來久頓革理難今故觸爲之制奢不石槨儉不露形氣絕之後便即時服幅巾故衣以蘧蒢裹尸麻約二頭置尸床上擇不毛之地穿坑深十尺闊六尺長一丈五尺廣六尺舉床就坑去床下尸平生之物皆無自隨惟齎孝經一卷示不忘孝道蘧蒢之外便以親土土與地平還其故草）

蘧蒢裹尸（見上）

葬洛陽城（搜神記溫序字公次太原祁人任校尉行部爲隗囂所殺更始憐之送葬到洛陽城旁爲築冢長子壽夢序告之曰久客思鄉壽即上書乞骸骨帝許之）

葬海虞山（詳葬二）

增

以報德（羅士信齊州人初爲劉仁基所禮及東都平出家財儉葬北邙以報德且曰我死當葬其側至是如其志）

可行志（吳保安與郭仲翔善仲翔母葬服除冒然曰吾賴吳公生吾死令親歿可行其志乃行求保安于時保安以彭山丞客死其妻亦歿喪不克歸仲翔爲服縗絰囊其骨徒跣負之歸葬魏州廬墓三年而去）

以儉自全（晉杜預且死遺令言邢山下有冢云是鄭大夫祭仲或云子產其隧道惟塞其後而空其前示藏無金玉不取于重深也山多美石不用必求水中自然之石以爲冢示不勞工巧而此石不入世用也將來兆域儀制取法鄭大夫吾欲以儉自全耳）

以厚免禍（邵氏聞見錄宋張侍中耆遺言厚葬晏丞相殊遺言薄葬二公俱在陽翟元祐中同爲盜所發侍中壙金玉犀珠充塞盜所得已不勝計下近其棺皆列拜而去丞相壙中但瓦器數十盜怒不酬勞斷棺取金帶帶亦木也遂以斧碎其骨厚葬免禍薄葬致禍楊王孫之計疎也矣）

布車載柩（唐魏徵陪葬昭陵妻張氏）

曰謚平生儉素令以一品禮葬羽儀甚盛非亡者之志悉辭不受竟以布車載柩無文采之飾）夜葬山谷（楊行密卒遺令穀葬爲衣襯及爲棺夜葬山谷人不知所在）葬勿歸家（楊震臨死曰不能誅惡身死雜木爲棺布單蓋形勿歸冢勿設祭祀也）葬陶家側（吳志鄭泉字文淵性嗜酒臨卒謂同類曰必葬我陶家之側庶百歲之後化而爲土幸取爲壺實獲我心）勿起墳壟（晉王祥爲睢陵公疾篤遺令曰西芒土自堅貞勿甓石勿起墳壟耳）葬以幅巾（後漢皇甫規遺命曰地底冥冥長無曉期而復纏以纊綿牢以釘漆爲不喜耳幸有前窀朝殯夕下措尸靈牀幅巾而已奢非晉文儉非王孫推情從意庶無咎吝諸子從之）葬于土穴（後漢盧植字子幹臨卒敕其子儉葬于土穴不用棺槨）戒勿立碑（唐司勳致仕李建且死戒家人曰時事如此吾得良死幸矣勿封土立碑聽人耕種于其上免無他日開發之標及江南之地諸貴人高大之冢無不發者惟建墓莫知其處）特給轜車（韋元歷職以清儉及終無以葬元宗聞之特給轜車）令給班劒（魏徵薨給羽葆鼓吹班劒四十人陪葬昭陵房元齡薨給班劒羽葆鼓吹絹布二千段粟三千斛陪葬昭陵）詔給儀仗（太和初王丞元祖母喪詔曰武陵當橫流時極定奔潰切在史官母李不幸贈郎宜加厚且給儀仗以葬）命官建冢（唐劉昌節度涇原初城平凉當吐蕃劫盟役將士骸骨不藏昌命塋之昌具以聞德宗下詔哀痛出衣數百稱官爲賫具斂以棺槨分建二冢大將曰旌義冢士曰懷忠冢于淺水原詔學士爲銘）

原　曾彥不歸葬（晉王褒與曾彥許爲婚彥葬父洛陽褒更嫁其女謂彥弟曰賢兄葬父洛陽則京邑人也非結好本意一詳悔婚）陳壽不歸葬（陳壽字承祚爲治書御史母遺言葬洛陽壽乃遵其旨壽巴西安漢人生不以母歸葬貶）槀車載簑笠（儀禮既夕鄭注云槀猶散也散車以田以鄙之車簑笠備兩服今哀槀爲潦凡道車槀車之纓轡及勒亦縣于衡也）道車載朝服（儀禮既夕鄭注云道車朝夕及燕出入之車朝服日視朝之服也元衣素裳）擇不食之地（成子高語詳前葬二）擇不毛之地（皇甫謐篤終論詳前）下殤葬于園（曾子問曰下殤土周葬于園遂輿機而往塗邇故也鄭注云周人以夏后氏之堲周葬下殤于園中以其去成人遠不就墓也機輿尸之牀也以繩絙其中央又以繩從兩旁鉤之禮以機舉尸輿之以就園而斂葬焉塗近故耳）小兒葬于道（風俗通云葬小兒必于道邊者傷其人道未成故置于道側使視成人之道也）未葬不除服（晉建武元年令曰久喪未葬喪主不除以他故未葬人子之情可居喪而除無遠近之斷若亡遇盜喪靈無處求索理絕圖望三年而除不得從未葬之例若藏于寇害無收殯之理亦宜三年）改葬舉下服（穀梁葬桓王傳曰改葬之禮緦舉下緬注緦五服之最下者改葬舉最下之服以喪緬邈遠也）冬日冬服夏日夏服（韓子墨者之葬也冬日冬服夏日夏服桐棺三寸服喪三月世主以爲儉而礼之儒者破家而葬賃子而償服喪三年毀而扶杖世主以爲孝而禮之）死陵葬陵死澤葬澤（淮南子禹之治天下大水禹身執畚鍤當此時死陵者葬陵死澤者葬澤節財薄葬焉）孝貴慎終（慎終追遠）葬宜以禮（死葬之以禮）物既褋卑（謂用卑薄之物不中禮也褋徒頰反）禮將偪下　求備　去奢　大葬　禮葬　昊天降凶　遠日協吉　苟闊不度　豈曰無違　儉宜台禮　孝不貶親　三良臨穴　二婢同棺　關白日之銘　卜青烏之兆　所宜薄以稱家　安用厚而破產　孝貴有終豈宜不勉　華或非禮孰謂無違　法惟辨貴送死之禮有差　孝在愼終勿悔之心宜勉

葬五

原詩　陳張正見和楊侯送袁金紫葬詩曰黃泉闢隧道白日照佳城一朝嗟此路千載異傷情秋雨悲松色凄

風咽挽聲歸雲向谷晚還柳背山輕唯當三五夜壟月暫時明　周庾信送炅法師葬詩曰龍泉今日掩石洞即時封玉匣摧談柄懸河落辯鋒香爐猶是柏麈尾更成松郭門未十里山迴已數重尚聞香閣梵猶聽竹林鐘送客風塵擁寒郊霜露濃性靈如不滅神理定何從　周王褒送觀寧侯葬詩曰丹旐書空位素帳設虛樽楚琴南操絕韓書舊說存西靡傷新樹東陵惜故園自憐悲谷影彌念玉關門餘暉盡天末夕霧起山根平原看獨樹皋亭望列村寂寥還蓋靜荒茫歸路昏挽鐸已流唱童歌行自喧眷言千載後誰將遊九原　又送劉中書葬詩曰昔別傷南浦今歸去北邙書生空託夢久客每思鄉塞近邊雲黑塵昏野日黃陵谷俄遷變松柏易荒涼題銘無復迹何處驗龜長　唐太宗望送魏徵葬詩曰閶闔總金鞍上林移玉輦野郊愴新別河橋非舊餞慘日映峰沈愁雲隨蓋轉哀笳時斷續悲旌乍舒卷望望情何極浪浪淚空泫無復昔時人芳春共誰遣

【增】杜甫聞故相房公靈櫬自閬州啓殯歸葬東都詩曰遠聞房太尉歸葬陸渾山一德興王後孤魂久客閬孔明多故事安石竟崇班他日嘉陵涕仍沾楚水還　又哭嚴僕射歸櫬詩曰素幔隨流水歸舟返舊京老親知宿昔部曲異生平風送蛟龍雨天長驃騎營一哀三峽暮遺後見君情　又送盧十四護韋尚書櫬歸上都詩曰素幔渡江遠朱幡登陸微悲鳴駟馬顧失涕萬人揮參佐哭辭畢門闌誰送歸清霜洞庭葉故就別時飛

【原】詔漢光武帝作壽陵詔曰古者帝王之葬皆陶人瓦器木車茅馬使後世之人不知其處太宗識終始之義景帝能遵述孝道遭天下反覆而霸陵獨完豈不美哉今所制地不過二三頃無為山陵陂池裁令流水而已

後漢書詔曰昔曾閔奉親竭歡致養仲尼葬子有棺無椁喪貴致哀禮存寧儉今百姓葬送之制競為奢靡生者無擔石而財力盡于墳土伏臘無糟糠而牲牢兼于一奠靡破積代之業以供朝夕之費豈孝子之意哉有司其申明科禁宣下郡國　晉武帝賜劉廙葬錢詔曰故侍中劉廙以清識明鑒有聲前代昔宣皇帝接以師友之恩廙墓為盜賊所發甚用惻然其子阜素甚清貧今當殯葬其給轜車銘旌賜錢給作藏人功　晉賜王沉葬錢地詔曰故驃騎將軍王沉忠允篤誠執德弘毅外清方夏內熙袞職歷位著稱厥功茂焉不幸薨殞志業未究今當葬其賜錢三十萬葬田一頃　晉賜傅嘏夫人鮑葬錢詔曰故太常傅嘏者以命德賢才為先帝所接登龍之際有翼贊盡忠之勳早代殞沒不終功業每念其遺績常存于心今嘏夫人鮑當葬賜錢十萬給

作葬藏人功

【增】文漢楊王孫嬴葬書曰蓋聞古之聖王緣人情不忍其親故爲制禮今則越之吾是以嬴葬將以矯世也夫厚葬誠亡益于死者而俗人競以相高靡財殫幣腐之地下或迺今日入而明日發此眞與暴骸于中野何異且夫死者終生之化而物之歸者也歸者得至化者得變是物各反其眞又曰精神者天之有也形骸者地之有也精神離形各歸其眞故謂之鬼鬼之言歸也昔帝堯之葬也窾木爲櫝葛藟爲緘其穿下不亂泉上不泄殠故聖王生易尚死易葬也　晉皇甫謐篤終論曰生不能保七尺之軀死何故隔一棺之土然則衣衾所以穢尸棺槨所以隔眞故桓司馬不如速朽季孫璠璵比之暴骸文公厚葬春秋以爲華元不臣楊王孫親土漢書以爲賢于秦始皇夫葬者藏也欲人不得見也而大爲棺槨備存器物無異埋金路隅而書表于上也　宋宋景文遺戒曰吾沒之後稱家有無以治喪用浣濯衣鶴氅布裘紗帽綫履三日棺二月葬愼無爲流俗陰陽拘忌也吾學不名家文章僅及中人爲吏在良二千石下無功于國無惠于人不可請諡不可受贈典不可求巨公作碑志不可作道佛二家齋醮汝等不可違吾之命違命作之是謂吾死爲無知也　司馬君實葬論曰葬者藏也孝子不忍其親之暴露故斂而藏之齎送不必厚厚者有損無益古人論之詳矣今人葬不厚于古而拘于陰陽禁忌則甚焉古者雖卜宅七日蓋先謀人事之便然後質諸蓍龜庶無後艱耳無常地亦無常日也今之葬書乃相山川岡壟之形勢考歲月日時之干支以爲子孫貴賤貧富壽夭賢愚皆繫焉非此地非此時不可葬也舉世惑而信之至有終身累世而不得葬遂棄失尸柩不知其處者嗚呼人所貴于身後有子孫者爲能藏其形骸也其所爲乃如是曷若無子孫死於道路猶有仁者見而殣之耶先王制禮葬期遠不過七月今世著令自王公以下皆三月而葬又禮未葬不變服食粥居倚廬哀親之未有所歸也今之人未葬而除喪從宦四方食稻衣錦飮酒作樂其心安乎人之貴賤貧富壽夭繫于命賢愚繫于人固無關預于葬就使皆如葬師之言爲人子者方當哀窮之際何忍不顧其親之暴露乃欲自當福利耶吾嘗疾陰陽家立邪說以惑衆于喪家尤甚頃爲諫官嘗奏乞禁天下喪書當時執政莫以爲意今者兹論庶俾後世子孫葬必以時欲知葬具之不必厚視吾祖欲知葬書之不足信視吾家　程正叔葬說曰卜其宅兆卜其地之美惡也非陰陽家

所謂禍福者也地之美者則其神靈安其子孫盛若培擁其根而枝葉茂理固然矣地之惡者則反是然則曷謂地之美者土色之光潤草木之茂盛乃其驗也父祖子孫同氣彼安則此安彼危則此危亦其理也而拘忌者惑以擇地之方位決日之吉凶甚者不以奉先爲計而專以利後爲慮尤非孝子安厝之用心也惟五患者不得不謹須使異日不爲道路不爲城郭不爲溝池不爲貴勢所奪不爲耕犁所及此其大略也　陳無已思亭記曰甄故徐富家至甄君始以明經教授鄉稱善人而家益貧更數十歲不克葬乞貸邑里葬其父母昆弟凡幾喪邑人憐之多助之者既葬益樹以木作室其傍而問名于余余以謂目之所視而思從之今夫升高以望松梓下丘壟而行墟墓之間棘荊莽然狐兔之迹交道其有不思其親者乎請名之曰思亭親者人所不忘也而君子謹之故爲墓于郊而封溝之爲廟于家而嘗禘之爲衰爲忌而悲哀之所以存其思也其可忘乎雖然自親而下至于服盡則情盡情盡則忘之矣夫自吾之親而至于忘之者遠故也此亭之所以作也凡君之子孫登斯亭者因其親以廣其思其有不興乎君曰博哉子之言也曰未也賢不肖異思後豈不有望其木思以爲材視其榛棘思以爲薪登其丘墓思發其所藏者乎吾爲子記之使君之子孫誦斯文視其美以爲勸視其惡以爲戒其可免乎

冒法葬誅者

原 受恩（魏志袁譚死別駕王脩詣太祖乞收葬受袁氏之恩得收斂就戮無恨太祖嘉其義故聽之）　感義（晉書鍾會死向雄葬之文帝責之曰王經死哭東市我不問今會叛逆云云其如王法何雄曰先王掩骼埋胔今誅已備法雄感義而葬法立于上教弘于下何必使雄違生背死殿下讐枯骨于中野爲將來仁賢之資乎）　孔車長者（漢主父偃有貴幸客數千及死無人視獨孔車收葬上聞之以車爲長者）　桓典棄官（後漢桓典舉孝廉國相王吉以罪誅故人親戚莫敢至典棄官收斂葬之負土成墳爲立祠堂）　臧均乞葬（吳志諸葛恪誅臨淮臧均乞葬曰均恨欒布不先請而專名以肆情得不誅爲幸臣不敢幸也）　荀閭乞葬（青王誅故吏荀閭乞葬）　增 曹敞葬吳章（前見）　伯厚葬陳蕃（東漢陳蕃被誅家口南徙復追至南安府城北藏之蕃故人朱伯厚收葬其葬地名陳墓）　胡騰葬竇武（武誅後府掾胡騰少師事武獨殯葬行服收武孫爲己子與聘娶還本姓）　郭亮葬李固（梁冀誅李固露尸于西衢弟子郭亮始童壯哭陳辭夏行亭長呼之亮曰義之所重何以相懼太后聞之聽收葬）

送葬

原 吹簫（謚錄周勃吹簫送葬）　反哭（雜記鄉人五十者從反注優老也非鄉人四十者亦從反哭遠也）　晨會（鄭子蟜卒將葬公孫揮與裨竈晨會焉注會葬事也）　以哀（哀以送之）

如墓（前見）不歌（適墓不歌）多涕（魯襄公薨滕成公來會葬惰而多涕穆叔曰兆于死所矣）送臺（文選送亡長夜臺）臨穴（詩臨其穴惴惴其慄）待盈坎（禮弔三十者執紼鄉人五十者從反哭四十者待盈坎）不散送（禮五十者不散送注送葬者不散麻也）五侯治（樓護出入五侯之門咸得歡心母喪送葬治喪車二千兩人語曰五侯治喪樓君卿）

千乘送（劇孟母喪送葬蓋車千乘也）不避塗潦（曲禮見葬四）四方來會（後漢書郭泰字林宗卒四方之士千餘人皆來會葬）名士赴哭（晉陽秋荀粲亡時年二十九性簡貴不與常人交接所交者皆一時俊傑至葬夕赴者纔十餘人同時知名士也哭之感動路人）衰絰千餘（鄭元別傳元卒遺令薄葬自郡以下常受業者衰絰赴哭千餘人）命駕撫棺（范式字巨卿與張劭為友劭死式夢之曰吾已死某時葬子能送我乎式覺即服友服命駕而往及葬式未到劭引發中路而柩不進其母曰汝待巨卿也巨卿來白馬素車至撫棺曰元伯可進矣柩乃進式乃修墓種樹而還劭字元伯）推輦歸里（申屠蟠始與王子居同在太學子居臨沒以身託蟠乃躬推輦送葬歸鄉里遇司隸從事于河鞏從事義之為封使使送蟠不肯受投傳于地而去事畢即還太學）巨卿可托（後漢范式受業太學長沙陳平子病謂妻曰吾聞山陽有范巨卿烈士可以托吾沒後但以尸埋巨卿戶前乃裂素書以遺巨卿時式出還省書愴愴向墳悲哀哭以為死友營護平子妻兒自送喪于臨湘未至四五里委素書于棺上而去其兄弟聞之尋求不復見）元伯可進（前詳）

禮儀部二十九（弔 祭奠 賻賵 助喪 披引紼 明器 挽歌）

弔一

增周禮太僕曰太僕掌三公孤卿之弔勞小臣掌士大夫之弔勞 原禮記曰知生者弔知死者傷知生而不知死弔而不傷知死而不知生傷而不弔弔喪不能賻弗問其所費 增禮統弔生曰唁弔死曰弔弔生謂之唁何非爲喪之位哭泣之事但嗟歎以言故謂之唁弔死謂之弔何素有恩禮無服屬但致傷哀故謂之弔

原禮記曰五十無車者不越疆而弔人弔於人是日不樂婦人不越疆而弔人行弔之日不飲酒食肉焉弔於葬者必執引若從柩及壙皆執紼喪公弔之必有拜者雖朋友州里舍人可也弔曰寡君承事主人曰臨君遇柩於路必使人弔之大夫之喪庶子不受弔 增又曰諸侯弔於異國之臣則其君爲主諸侯弔必皮弁錫衰所弔雖已葬主人必免主人未喪服則君不衣錫衰　賀循喪服要記曰始弔朝元端之服也皮弁經素弁而加環經也始死而往朝服者主人未變賓未可以變也　又曰古之弔者皆因朝夕哭而入弔賓至主人即出中門外西面向北上拜賓入門即位於堂下當階西面賓即位皆哭哭止主拜之　又曰大夫弔於大夫始死而往服朝裼裘如吉時也當斂之時而至則弁經服皮弁之服以襲裘也主人成服而往則皮弁經而加錫衰也大夫於士有朋友之恩乃得弁經　謝玆喪服圖曰夫王弔三公及三孤弁經錫衰弔六卿弁經錫衰弔大夫弁經疑衰弔士弁經緦衰弔畿內諸侯弁經緦衰　皇覽逸禮曰君使大夫弔於國君禮錫衰衰裳弁經有經爲下大夫爲介亦如之士介者將命者緦麻裳弁經異姓葛同姓麻 原摯虞決疑要注曰禮臣喪其父母則赴於君君弔之　又曰國家同姓王公妃主發哀於東堂凡使者監哀弔祭同姓者素冠幘白練深衣器用皆素弔祭異姓者服色器用不變也　又曰古素冠錫衰爲弔服今以白袷深衣爲服深衣即單衣也錫細麻疏也 增通典曰弔賓至掌次者引之賓次賓著素服相者入告內外衰服相者引主人以下立哭於阼階下婦人升哭於殯西相者引賓入立於庭北面西上爲首者一人進當主人東面立云如何不淑主人哭再拜稽顙爲首者復北面位弔者俱哭十餘聲相者引出少頃相者引主人以下各還次

弔二

原禮記曰衛將軍文子之喪既除喪而後越人來弔主人深衣練冠待於廟垂涕洟子游觀之曰將軍文氏之子其庶幾乎亡於禮者之禮也其動也中 **增**曾子弔於負夏主人既祖塡池推柩而反之降婦人而後行禮從者曰禮與曾子曰夫祖者且也且胡爲其不可以反宿也 曾子襲裘而弔子游裼裘而弔曾子指子游曰夫夫也爲習於禮者也如之何其裼裘而弔也 哀公使人弔蕢尚遇諸途辟於路畫宮而授弔焉曾子曰蕢尚不如杞梁妻之知禮也 **原**齊莊公襲莒於奪杞梁死焉其妻迎其柩於路而哭之哀莊公使人弔之對曰君之臣不免於罪則將肆諸市朝而妻妾執君之臣免於罪則有先人之敝廬在君無所辱命 **增**季孫之母死哀公弔焉曾子與子貢弔焉閽人爲君在禮弗內也曾子與子貢入於其廏而脩容焉子貢先入閽人曰鄉者已告矣曾子後入閽人辟之涉內霤卿大夫皆辟位公降一等而揖之 曾子與客立於門側其徒趨而出曾子曰爾將何之曰吾父死將出哭於巷曰反哭於爾次曾子北面而弔焉 **原**檀弓曰子張死曾子有母之喪齊衰而往哭之或曰齊衰不以弔曾子曰我弔也歟哉注於朋友哀痛甚哭之非若凡弔 **增**晉獻公之喪秦穆公使人弔公子重耳且曰寡人聞之亡國恒於斯得國恒於斯雖吾子儼然憂服之中喪亦不可久也時亦不可失也孺子其圖之以告舅犯舅犯曰喪人無以爲寶仁親以爲寶父死之謂何又因以爲利而天下其孰能說之孺子其辭焉 衛司徒敬子死子夏弔焉主人未小斂絰而往子游弔焉主人既小斂出絰反哭子夏曰聞之也與曰聞諸夫子主人未改服則不絰 **原**子夏喪其子而喪其明曾子弔之曰吾聞之曰朋友喪明則哭之 **增**左傳曰琴張聞宗魯死將往弔之仲尼曰齊豹之盜而孟縶之賊又何弔焉 晉頃公卒秋八月葬鄭游吉弔且送葬魏獻子使士景伯詰之曰悼公之喪子西弔子蟜送葬今吾子無二何故 家語曰季桓子死魯大夫朝服而弔子游問於孔子曰禮乎孔子不答他日又問孔子曰始死則羔裘元冠者易之而已又何疑焉 孔子有母之喪既練陽虎弔焉私於孔子曰今季氏將大饗境內之士聞諸乎曰丘弗聞之雖在衰絰亦欲與往陽虎曰子謂不然乎季氏饗士不及子 **原**莊子曰莊子妻死惠子弔之則方箕踞鼓盆而歌曰察其始本無生非徒無生也本無形非徒無形也本無氣變而有生今變而之死人且寢於巨室我噭噭

隨而哭之自以爲不通乎命故止之 增 老聃死秦失弔之三號而出弟子曰非夫子之友耶曰然然則弔焉此可乎曰然始也吾以爲其人也而今非也向吾入而弔焉有老者哭之如哭其子少者哭之如哭其母彼其所以會之必有不蘄言而言不蘄哭而哭者是遁天倍情忘其所受 原 漢書曰龔勝死有老父來弔其哭甚哀既而曰嗟乎薰以香自燒膏以明自銷龔生竟夭天年非吾徒也遂趨而出莫知其誰 虞翻別傳曰翻放棄南方自恨疏斥當長沒海隅生無可與語死以青蠅爲弔客天下一人知己者足以不恨以典籍自慰 摯虞決疑要注曰漢太傅胡廣喪母天子使謁者以中牢弔祭具送葬魏司空陳羣喪母使者弔祭如故事又使黃門侍郎杜恕奉詔慰問 增 蔣詡字元卿遭父喪有弔者盈門後母疾之不得止舊廬於側作小庵往如舊廬受弔焉 續漢書曰郭泰字林宗退身隱居教授徒衆甚盛喪母友人或千里來弔之 東觀漢記曰祭遵病甍喪至河南詔遣百官皆以喪服往弔上車駕素服望城門舉音遂哭哀慟不止復幸城門過喪車瞻望涕泣上親臨祠以太牢儀如孝宣帝臨霍將軍故事 謝承後漢書曰徐孺子不就諸公之辟及有喪者萬里常弔於家預炙雞一隻以一兩綿絮酒中暴乾以裹雞徑到所赴冢隧以水漬綿使酒氣以雞置前祭畢便去 郭泰別傳曰賈叔字子厚林亭鄉人雖世有冠冕而性險害邑里患之林宗遭母憂叔來弔之而鉅鹿孫威直亦至威直以林宗賢而受惡人弔心怪之不進而去林宗遽迎而謝曰賈子厚誠凶德然洗心同善仲尼不逆互鄉故許其進也叔聞之改過自厲終成善士 原 又林宗有母喪徐稚往弔置生芻一束於廬前而去林宗曰此必南州徐孺子也詩不云乎生芻一束其人如玉吾無德以堪之 增 語林曰陳元方遭父喪形體骨立其母哀之以錦蒙其上郭林宗往弔見錦被而責之賓客絕百許日 原 王隱晉書曰何邵爲司徒龔養子岐爲嗣表粲弔岐岐辭以疾粲獨哭而出曰今年決下婢子品王詮謂之曰知死弔死何必見生岐前多罪爾時不下今何公新亡便下岐品人謂中正畏强傍弱粲乃止 增 鄧粲晉記曰阮籍能爲青白眼禮法之士輒以白眼對之宗正嵇喜康之兄也聞籍喪弔焉籍以不哭見其白眼喜不懌而退 晉中興書曰周嵩兄顗既被害王敦使人弔嵩嵩曰亡兄天下之人爲天下人所殺復何弔敦甚銜之 原 陶侃傳曰侃丁母艱在墓下忽有二客來弔不哭而退儀服鮮異知非常人遣隨而看之但見雙鶴舞而冲天也 增 談錄曰丁晉公謂言嘗

見常武太原王公言先太師傾背時朝賢來相弔朱紫盈門惟徐左省鉉獨攜一麻袍角帶於客位內更易後方入相弔以此知士大夫具朝服臨哀弔問深不可也先太師即兵部侍郎祐也　孫公談圃曰司馬温公先是當明堂大饗朝臣以致齋不及奠肆赦畢蘇子瞻率同輩以往而程正叔固爭引論語子於是日哭則不歌子瞻曰明堂乃吉禮不可謂歌則不哭也正叔又諭司馬温公諸孤不得受弔子瞻戲曰頤可謂燠糟鄙俚叔孫通聞者笑之

弔三

原白鶴（陶侃事見弔二）青蠅（虞翻事見弔二）服如爵（弔弁絰服如爵弁素冠而加環絰）髽而弔（魯婦人之髽而弔自敗於臺鮐始也）殷於壙　周於家（殷人弔於壙周人弔於家示民不偝也）弔中庭（孔子哭子路於中庭有人弔者而夫子拜之為主也）弔牖下（史魚卒置尸牖下靈公弔焉詳死諫）不越疆（見弔一）不踰封（檀弓婦人非三年之喪不踰封而弔）不及哀（弔生不及哀）不特弔（喪事不特弔畢者不特弔尊者謂頻也必俟朝夕哭時也）哀禍災（周禮大宗伯職云以弔禮哀禍災鄭注云禍災謂遭水火）哀寇亂（周禮大宗伯職云以卹禮哀寇亂鄭注云卹憂也鄰國相憂兵於外為寇作於內為亂）三不弔（檀弓死而不弔者三畏厭溺注畏人或以非罪罪己不能有以說之死之者厭行止危險溺不乘橋船）罰不弔（宜弔不弔有司罰之）元冠不弔（檀弓羔裘元冠夫子不以弔注云不以吉服而弔也）齊衰不弔（子張事見弔二）三年而弔（曾子問三年之喪弔乎夫子曰三年之喪練不羣立不旅行君子禮以飾情三年之喪而弔哭不亦虛乎）功衰不弔（三年之喪雖功衰不弔自諸侯達諸士如有服而將往哭之則服其服而往注功衰既練服也）庶子不弔（大夫之喪庶子不受弔）魯人不弔（穀梁云周人魯人皆有喪周人弔之魯人不弔周人曰吾臣也使人可也魯人曰吾君也親之者也使大夫則不可也故周人弔魯人不弔）越人來弔（衛將軍事見弔二）王弔巫前（周禮喪祝職云王弔則與巫前鄭司農注云喪祝與巫以桃厲執戈在王前）后弔祝前（周禮喪祝職云若王后弔則與祝前鄭注曰女巫與祝前后如王禮）爵弁純衣（白虎通云天子哭諸侯爵弁純衣又曰遣大夫弔辭曰皇天降災子遭罹之嗚呼哀哉）擁膝蹲踞（符子云陶朱公喪其中子鄰人往弔之朱公方擁膝蹲踞搖頭而笑鄰人曰聞有喪將唁子之喪朱公曰生不致哀死而唁何鄰人之不通也）獨哭而返（裴楷別傳云阮籍遭母喪楷往弔籍乃離喪位神氣晏然縱情嘯詠傍若無人楷便率情獨哭畢而返）裼裘而弔（子游事見弔二）畫宮而弔（黃尚事見弔二）乘醉而入（王忱字元達弱冠知名恃才縱酒放誕慕王澄為人婦父嘗有慘忱乘醉弔之婦父哭忱與賓客十許人連臂被髮裸身而入繞之三匝而出後為荊州刺史而卒）不前而反（王羲之代王述為會稽太守少齊名而羲之輕述述母喪羲之心止一弔竟不重詣後言往弔入門主人哭不前而反以辱之述甚恨也）反哭而弔（殷人既封而弔周人反哭而弔孔子曰殷已慤吾從周）王衍子喪（山濤事見弔）阮籍母終（晉阮籍母終裴楷往弔之籍散髮坐牀直視弔禮畢去或問主人不哭何以行禮楷曰阮方外士我俗中士宜以軌儀自居時議以為兩得其道也）

增帝欲臨弔（高士廉卒帝欲臨弔房元齡以帝餌金石諫不宜近喪帝曰朕有舊故姻戚之重君臣之分置勿言即從數百騎出長孫無忌伏馬前陳士廉遺言乞勿臨喪帝猶不許無忌至流涕乃還）以詩遺弔（合璧事類白居易卒宣宗以詩弔之）遣使會弔（楊綰薨帝驚悼詔贈司徒遣使者弔）

（授欽及其未斂也遺百官會弟弔）中使設祭（張曲江既薨元宗追歎曰自公殁後不聞讜言發中使至韶州弔）中人臨弔（李翺業卒葬日使中人臨弔李吉甫卒自大斂至卒哭皆中人臨弔）郎中臨弔（韓文李惟簡計至上悼惜罷朝遣郎中臨弔）京官赴弔（尉遲恭卒高宗詔京官五品以上及朝集使赴第臨弔）百官會弔（孔光傳云光薨公卿百官會弔　常袞華州刺史墓志百官臨弔畢集孔光之門）【原】鼓琴而哭（世說顧彥先平生好琴及喪家人常以置靈牀上張季鷹往哭之不勝其慟遂徑上其牀鼓作數曲竟撫琴曰顧彥先頗復賞此不因又大慟遂不弔喪主而出）置芻而去（徐稺事見弔二　又劉師知作沈侍中集序云遂使渴喪莫計實芻無追痛此生芻同茲宿草九原方遠百身寧贖）【增】設席而弔（孔帖衛大經蒲州解人素善魏夏侯乾童聞其母卒歲暑往弔或止之曰方夏涉遠不如致書答曰書能盡意耶比至乾童以事出乃設席行弔禮不詣其家而還）赴者三萬（陳寔字仲弓卒於家大將軍何進遣使弔祭海內赴者三萬餘人制衰麻者以百數共刊石立碑謚為文範先生）仙人白鶴遙投士行之前　孺子隻雞遠赴林宗之所　舊館遇亡宣父尚猶出涕　同門在戚王丹未可忘情

弔四

【原】【賦】漢司馬相如弔秦二世賦曰登陂陁之長坂入曾宮之嵯峩臨曲江之隑洲望南山之參差巖巖深山之谾谾通谷豁兮谽谺泊淢靸以永逝注平皐之廣衍觀衆樹之蓊薆覽竹林之榛榛東馳土山北揭石瀨弭節容與歷弔二世持身不謹亡國失勢信讒不悟宗廟滅絕嗚呼操行之不得墳墓蕪穢而不脩魂魄亡歸而不食　晉傅咸弔秦始皇賦曰余治獄至長安觀乎阿房而弔始皇曰傷秦政之為暴棄仁義以自亡搦紙申辭以弔始皇有姬失統命不於常六國既平奄有萬方政虐刑酷如火之揚致周章之百萬取發掘於項王疲斯民乎宮基甚癸辛於夏商未旋踵而為墟屯麞麋乎廟堂國既顛而莫扶孰阻兵之為强

【原】【文】漢賈誼弔屈原文曰鸞鳳伏竄鴟梟翺翔謂隨夷溷兮跖蹻為廉莫邪為鈍兮鉛刀為銛騰駕罷牛驂蹇驢驥垂兩耳服鹽車所貴聖人之神德遠濁世而自藏使麒麟可係而羈豈云異夫犬羊　後漢蔡邕弔屈原文曰鶤鴂軒翥鸞鳳挫翮啄碎琬琰寶其瓴甋皇車奔而失轄執轡忽而不顧卒壞覆而不振顧抱石其何補　晉潘安仁弔孟嘗君文曰人罔貴賤士無真偽延入如歸望賓若企出握秦機入專齊政右眄而嬴强左顧而田競且以造化為水天地為舟樂則齊喜哀則同憂豈區區之國而大邦是謀瑣瑣之身而名利是求畏首畏尾東奔西因志撓於木偶命懸於狐裘　晉陸機弔魏武帝文曰夫以迴天倒日之力而不能振形骸之內濟世夷難之智而受困魏闕之下格于上下者藏於區區之木光于四表者翳乎蕞爾之土雄心摧於弱情壯

圖終於衰志長算屈於短日遠跡頓於促路曩以天下自任今以愛子托人威先天而蓋世力盪海而拔山厄何險而弗濟敵何强而不殘違率土以靜寐戢彌天乎一棺惜内顧之纏綿恨末命之微詳紆廣念於履組塵清慮於餘香結遺情之婉孌何命促而意長宣備物於虛器發哀音於舊倡矯戚容以赴節掩零淚而薦觴徽清絃而獨奏進脯糒而誰嘗悼繐帳之冥漠怨西陵之茫茫登雀臺而羣悲貯美目其何望覽遺籍以慷慨獻兹文而悽傷（素魏武帝疾革持姬女而指季豹以示四子曰以累汝因泣下傷哉又曰吾婕妤伎人皆著銅雀臺上施六尺牀下繐帳朝晡設脯糒之屬月朝十五日輒向帳作伎汝等時時登銅雀臺望吾西陵墓田又云餘香可與諸夫人諸舍中無爲學作履組賣也吾歷官所得綬皆著藏中吾餘衣裘可別爲一藏不能者兄弟可共分之）　又弔蔡邕文曰彼洪川之方割豈一簣之所堙故尼父之惠訓智必愚而後賢諒智道之已妙曷信道之未堅忽甯子之保己效萇叔之違天冀澄河之遠日忘朝露之短年　晉庾闡弔賈生文曰飛榮洛汭濯穎山東質清浮磬聲若孤桐琅琅其璞巖巖其峰信道居正天下爲公方駕逸步不以曲路期通是以張高弦悲聲激柱落清唱未和而桑濮代作昔臯陶謩虞呂尚歸昌德協允符乃應帝王夷吾相桓漢登蕭張草廬三顧臭若蘭芳奈何摧景飈風獨喪厥明悠悠太素存亡一指道來斯通世往斯否吾哀其生未見其死敢不敬弔寄之淥水　宋袁淑弔古文曰賈誼發憤於湘江長卿愁思於園邑彥眞因文以悲出伯喈銜史而求入文舉疏誕以殃速德祖精密而禍及夫然不患思之貧無苦識之淺士以伐能見斥女以驕色貽遣以往古爲鏡鑒以未來爲鍼艾書余言於子紳亦何勞乎蓍蔡

祭奠一

增寄酹（江淹龍蜀聯樽寄酹千里）　薦醪（駱賓王泉壤殊途幽明永隔感平生其若斯聊申祭酒儻聰明之不昧式薦箪醪）　蘋蘩蘊藻（左傳苟有明信澗溪沼沚之毛蘋蘩蘊藻之菜可羞于王公可薦于鬼神）　蕙蘭桂椒（楚辭蕙肴蒸兮蘭藉奠桂酒兮椒漿）　明齊溲酒（儀禮嘉薦普淖明齊溲酒）　樽酒簋貳（權載之文樽酒簋貳涕零如雨）　炙雞往祭（徐穉事見弔二）　封服致祭（崔從太和六年卒下有封肉以祭者烏重胤殁士二十餘人封股以致祭）　斗酒隻雞（曹操感太尉橋元知己及後經過其墓自爲祭文曰承從容約誓之言徂殁之後路有經由不以斗酒隻雞相沃酹車過三步腹痛勿怨雖臨時戲笑之言非至親之篤好胡肯爲此辭哉）　白粥生芻（呂才母喪以哀毀卒通人郎餘令以白粥元酒生芻祭路世人哀之）　設位沃饋（李勉嘗引李巡張參在幕府後二人卒至宴飲乃設虛位沃饋之）　過墓奠祭（賈黃中談錄白傅葬龍門山河南尹盧貞刻醉吟先生傳立於墓側今洛陽士庶及四方遊人過其墓者必奠以巵酒冢前方丈之土常成泥濘）　食瓜遺奠（唐史萊國公杜如晦薨太宗詔虞世南爲制碑文後因食瓜美愴然悼之遂輟食瓜奠於靈座）　敕餌往祭（高士廉卒方寒食敕尚宮以食四饔往祭）　命使弔詞（辛雲京卒及葬命使弔詞時將祭者七十餘幄喪車餘路乃得去）　遣使設祭（明皇幸蜀一日登高山望秦川謂高力士曰吾聽張九齡言不至此遣使祭之）

增文唐韓愈祭亡友柳子厚文曰嗟嗟子厚而至然耶自古莫不然我又何嗟人之生世如夢一覺其間利害竟亦何校當其夢時有樂有悲及其旣覺豈足追惟凡物之生不願爲材犧樽青黃乃木之災子之中棄天脫馽羈玉佩瓊琚大放厥詞富貴無能磨滅誰紀子之自著表表愈偉不善爲斲血指汗顏巧匠旁觀縮手袖間子之文章而不用世乃令吾徒掌帝之制子之視人自以無前一斥不復羣飛刺天嗟嗟子厚今也則亡臨絕之音一何琅琅徧告諸友而寄厥子不鄙謂余亦託以死凡今之交觀勢厚薄余豈可保能承子託非我知子子實命我我尤有鬼神寧敢遺墮念子永歸無復來期設祭棺前矢心以辭　宋蘇軾撰哲宗祭司馬溫公文曰元豐之末天步維艱社稷之衞內外所屬惟是一老屏予一人名高當世行滿天下措國於泰山之安下令於流水之源歲月未周紀綱畧定天若相之又復奪之殄瘁之哀古今所共知之者神考用之者聖母馴致其道太平可期長爲宗臣以表後世往奠其葬庶知予懷　又祭歐陽文忠文曰公之於世六十有六年民有父母國有蓍龜斯文所傳學者有師君子有所恃而不恐小人有所畏而不爲譬如大川喬嶽雖不可見其運動而功利之及於物者蓋不可以數計而周知今公之歿也赤子無所仰庇而朝廷無所稽疑君子無與爲善而小人沛然自以爲得時譬如深山大澤龍亡而虎逝則變怪百出舞鰌鱓而號狐狸昔公之未用也天下以爲遲及其釋位而去也莫不冀其復用至於請宅而歸也莫不悵然失望而猶庶幾於萬一者幸公之未衰孰謂公無復有意於斯世也奄一去而莫予追惟厭世之溷濁潔身而逝乎將民之無祿而天莫之遺昔我先君懷寶遯世非公則莫能致而不肖無狀受教門下者十有六年於斯聞公之喪義當匍匐而往弔而懷祿不去愧古人以忸怩緘辭千里以寓一哀而已蓋上以爲天下慟而下以哭吾私　歐陽永叔祭尹師魯文曰嗟夫師魯辯足以窮萬物而不能當一獄吏志可以挾四海而無所措其一身窮山之崖野水之濱猿猱之窟麋鹿之羣尤不容於其間兮遂卽與鬼而爲鄰嗟乎師魯世之惡子之多未必若愛子者之衆何其窮而至此兮得非命在乎天而不在乎人方其奔顛斥逐困阨艱屯舉世皆寃而語言未嘗以自及以窮至死而妻子不見其悲忻用捨進退屈申語默夫何能然乃學之力至其握手爲訣隱几待終顏色不變笑言從容死生之間旣以能通

於性命憂患之至宜其不累於心胸自子云逝善人宜哀子能自達予又何悲惟其師友之益平生之舊情之難忘言不可究嗟夫師魯自古有死皆歸無物惟聖與賢雖埋不沒尤於文章煒若星日子之所爲後世師法予於衆人最愛子文寓辭千里侑此一樽冀以慰子聞乎不聞　又祭蘇子美文曰子之心胸蟠屈龍蛇風雲變化雨雹交加忽然揮斧霹靂轟車人有遺之心驚膽落震仆如麻須臾霽止而回顧百里山川草木開發萌芽子於文章雄豪放肆有如此者吁可怪耶嗟乎世人知此而已貪悅其外不窺其內欲知子心窮達之際金石雖堅尚可破碎子於窮達始終仁義惟人不知乃窮至此蘊而不見遂以沒地獨留文章照耀後世嗟世之愚掩抑毀傷譬如磨鑑不滅愈光一世之短萬世之長其間得失不待較量哀哀子美來舉子觴　朱元晦祭劉恭父樞密文曰嗚呼天胡付公以瓌奇俊偉之材而不并假以耆耋期耄之壽胡位公以樞密藩屏之重而不遂畀以彌綸輔贊之權使功名若極富貴而無欲實則抱憂歎以終天此中外志義之士所以聞公之喪皆失聲而相弔或雖未識公面而亦不自知其涕泗之流漣者也嗚呼惟公生有異質早擢巍科退而自保弗競弗譁屈首受書與學於家內充其美外振厥華暨登王朝遂掌綸綍獻納綢繆訏謨密勿忤權觸要無所回屈帝眷弗豐報政三年鄒魯其風帝曰來歸本我兵柄曾不幾時咨以大政公奮其庸帝虛以聽張磔宏綱塞絕僭令道直身危突不暇黔出臨兩鎮威憚恩漸適嬉於堂遽哭於苫恩詔起之有竦其詹公卧弗承帝悉其孝曰究汝哀來覲來教公言益切公守不撓再撫於潭亦顯其效乃遷建業民病以饑公不寢食起坐嗟咨方畧旣張惠術四旋曾有流莩化爲充肥帝嘉乃勳加勞進律倚毗方深遽告以疾忠無隱情諫有遺筆帝驚罷朝悼此良弼嗚呼我以孤童來託公家公不我鄙勸道有加公姿鸞鵠我性麞麝豈無異同卒莫疵瑕公之知我亦曉而最迨其永歸手札告戒褒德撫孤古昔所艱并以誘我我其敢安念昔帝師爲國死義亞傅承之夷險一致屏山雖隱亦豈忘世公冀其傳克廣無替矧予之懷窮究終始顧言思公曷其有已嗚呼昔誦離騷舉公觴兮今拜以哭酹公堂兮私情公議兩怛傷兮神靈不昧尚克鑑予之衷腸兮　又祭劉恭父樞密文曰在昔歲次公病欲絶自力爲書來告永訣上言國家讐恥未雪家骨易枯此恨難滅次念遺阡豐碑未揭謂我銘之以永前烈下及諸孤羈貫在列謂我敎之他靡顧謁三復悲號心膂貫徹聞公是日三簡并拆拜疏千言忠憤

是洩我雖不武實擊其節又惟公家忠孝閥閱紀德銘功曷取凡劣諒以孤生幼罹禍孽蒙被前恩欲報罔竭故畧其愚以累斯碣方將涉筆敘次鋪列屬其來西曠日引月迄今乃成事偉詞拙遠薦陳之如聽予決想像兩公感涕推咽顧念滯留塵土羈紲莫相嗣人講貫劘切以此負公一飯再噎頃爲迎師寄此筆舌比聞授受稍契磁鐵尚其不厭習久而悅卒大公門綫此憂懷山繇往酹野藪并設老淚如傾遠寄情血

又祭張敬夫殿撰文曰我昔求道未獲其友蔽莫予開吝莫予剖蓋自從公而觀於大業之規模察彼羣言之紛糾於是相與切磋以究之而又相厲以死守也嗚呼敬夫竟棄予而死也耶惟公家傳忠孝學造精微外爲軍民之所屬望內而學者之所依歸治民以寬事君以敬正大光明表裏輝映自我觀之非惟十駕之弗及蓋未必終日言其可盡也矧聞公喪痛徹心膂緘詞寄哀不遑他語顧聞公之臨絕手遺疏以納忠名賓佐而與訣委符節以告終蓋所謂得正而斃者又凜乎其有史魚之風此猶足以爲吾道而增氣抑又可以上悟於宸聽又聞公於此時屬其弟以語予用斯文以爲寄意懇懇而無餘顧何德以堪之然敢不竭其庸虛并矢詞以爲報尚精爽其鑒玆

又祭張敬夫文曰自孔孟之云遠舉學絕而莫繼得周張與程子道乃抗而不墜然微言之轂響今未及乎百歲士各私其所聞已不勝其乖異嗟惟我之與兄胸志同而心契或面講而未窮又書傳而不置蓋有我之所是而兄以爲非亦有兄之所然而我之所議又有始所共嚮而終悟其偏亦有早所同擠而晚得其味蓋繳紛往反者幾十餘年不乃同歸而一致由是上而天道之微遠而聖言之祕近則進修之方大則行藏之義以兄之明固以洞照而無遺若我之愚亦幸切窺其一二也然兄喬木之故家而我衡茅之賤士兄高明而宏博我狷狹而迂滯故我嘗謂兄宜以是而行之當時兄亦謂我盍以是而傳之來裔蓋雖隱顯之或殊實則交需而共濟不惟相知之甚審抑亦自靖而無愧嗚呼孰謂乃使兄終在外以違其心予亦見縻於斯而所願將不遂也政使得閒以就其書是亦任左肱而失右臂也傷哉吾道之窮予復何心於此世也惟脩身補過以畢餘年庶有以見兄於下地也聞兄之葬而不得臨獨南望長號以寄此酹也惟兄憐而鑒之尚有以輔予之志也

又祭呂伯恭著作文曰嗚呼天降害於斯文何其酷耶往歲已奪吾敬夫今者伯恭胡爲又至於不淑耶道學將誰使之振君德將誰使之復後生將誰使之誨斯民將誰使之福經說將誰使之繼事記將誰使

之續耶若我之愚則病將誰爲之箴過將誰爲之督耶然則伯恭之亡曷爲而不使我失聲而驚呼號天而慟哭耶嗚呼伯恭有蓍龜之智而處之若愚有河漢之辯而守之若訥胷有雲夢之富而不以自多詞有黼黻之華而不易其出此固今人之所難而未足以議兄之彷彿也若乃孝友絕人而勉勵如弗及恬澹寡慾而持守不少懈盡言以納忠而羞爲訐秉義以節躬而恥爲介是則古之君子尚或難之而吾伯恭猶歉然而未肯以自大也蓋其德宇寬洪識量閎廓既海納而淵澄豈澄清而撓濁矧涵濡先訓詔文獻於厥家又隆師而親友極討論之幽遐所以稟之既厚而養之深取之既博而成之粹宜所立之甚高亦無求而不備故其講道於家則時雨之化進位於朝則鴻羽之儀造辟陳謨則宣公獨御之對承詔奏篇則右尹祈招之詩上方虛心而聽納衆亦注目其敷施何遭時之不遂遽遘疾而言歸一卧以三年尚左圖而右書間逍遙以曳杖恍沂上之風雩衆咸喜其有瘳冀其卒攄其素蘊不則傳道以著書抑亦後來之程準何此望之難必奄一夕而長終增有邦之殄瘁極吾黨之哀恫　又祭鄭自明文曰比年以來士氣衰弱觀時俯仰隨勢前却其心有一身而無天下其口有唯唯而無諤諤偉哉自明之爲人信所謂噎啾百鳥之羣忽見秋天之一鶚者也蓋自其布衣而已有憂天下之心其揖讓人主之前則直欲排佞倖之朋從而折其角其言明白切至磊磊落落憤激峻厲嶢嶢嶽嶽明王所爲虛心而嘉歎羣公所爲變容而駭愕善類所爲喜幸而心開邪黨所爲戚嗟而氣索偉哉自明之爲人凜乎其有古爭臣之風求之近世則措之鄒陳之間而無怍者也夫何天命之不延奇禍一朝而遽作使前之悲者喜而喜者悲紛慶弔之交錯惟平生之忠赤諒雖死而不忘跪陳情於一酹詞與淚以俱傷

賻賵一

原春秋說題辭曰知生則賻知死則賵　穀梁傳曰車馬曰賵貨財曰賻注賵覆也車馬覆載人也賻助也所以助營凶事　增通典曰凡賻使者立於大門外之西東面從者以篚奉元纁束帛立於使者之西南俱東面凡賻通貨賵相者入告主人立哭相者進主人前東面受命出詣使者前西面曰敢請事使之從者以篚進詣使者前西向以授使者退復位使者曰某封某官某子使某賻相者入告出曰孤某須矣相者引使者入立於內門外之西東面主人止哭使者少進東面曰某封若某官使某賻主人哭再拜使者少進坐委之興復位掌

事者進坐舉之興以東使者出主人送拜

賻贈二

原副意（白虎通賻助也賵者赴也所以助生送死追思終副至意也）責誠（禮伯高之喪孔氏之使者未至冉子攝束帛乘馬而將之孔子曰異哉徒使我不誠於伯高注云禮貴誠信）贈死（傳賵死不及尸非禮也）補喪（周禮宰夫供賻賵幷器幣凡諸侯喪賻補之注補助不足之意）書方（書賵於方書遣於策注方版也策簡也）問費（禮弔喪不能賻不問其所費）歸布（禮弔孟獻子之喪司徒旅歸四布注旅下士也使歸四方賻布）用幣（書人之賵也三元三纁廣尺長終幅注言夫之賵也贈用制幣元纁束帛）脫驂（禮引孔子之衛遇舊館人之喪入而哭之哀使子貢說驂而賻之子貢曰於門人之喪未有所說驂說驂於舊館人無乃已重乎子曰予向者入而哭之遇於一哀而出涕予惡夫涕之無從也小子行之言人盡哀是以恩厚待我我為之哀是以恩有施惠）遺縑（後漢王丹子有同門生喪親往弔之公怒撻之令遺縑而已或問之丹曰交友之難終也）陳路車（上介賵陳路車）陳乘黃（禮陳乘黃大路于中庭北輈執圭將命）增給絹布（房元懿薨給以絹二千段粟二千斛）賜粟帛（孔巢父卒賻其家粟帛存卹之）原無親受（賻者既受命坐委之擯者舉之主人無親受也）原涉讓（漢原涉字仁先父為南陽太守時二千石死官賦斂送葬皆千萬已上妻子受之以定產業涉乃讓南陽賻送行喪廬冢於是知名）何竝戒（何竝為潁川守名丞掾作先書告子昭曰吾生素餐日久雖得賻勿受注先書先遺令也）王戎辭（本傳王渾為涼州刺史卒故吏賻贈數百萬其子戎辭而不受由是顯名）不入廟門（禮賵馬不入廟門以其主於死者也）班諸兄弟（禮子柳之母死既葬子碩欲以賻布之餘具祭器子柳曰不可吾聞之君子不家於喪請班諸兄弟之貧者）增裴度賵縑（裴度薨贈禮為縑）李勣贈厚（李勣卒帝曰勣奉上忠事親孝歷三朝未嘗有過性廉謹不立產業今亡無贏貲有司其厚贈之）給俸為賵（鄭餘慶卒帝知其貧特給一月俸料為賵襚）賻布尤厚（崔敦禮卒高宗為舉哀雲龍門賻布祕器尤厚）原求賻非正（穀梁傳武子來求賻歸死者曰賻歸生者曰賵曰歸之正也求之非正也）讀賵非古（禮引曾子曰讀賵非古也）增麥舟助葬（范文正公遣子堯夫至姑蘇取麥五百斛舟次丹陽見石曼卿云三喪欲葬無可謀者堯夫以麥舟與之到家文正曰東吳見故舊乎曰曼卿三喪未舉方滯丹陽時無郭元振之可告者文正曰何不以麥舟與之堯夫曰付之矣）資錢治喪（郭震字元振魏州人在太學時家中送資錢四十萬會有縗服叩門者自言五世未葬願假以治喪元振舉與之無少吝亦不質其姓氏河東柳先生仲塗少時數飲酒肆坐側有書生接語乃以貧未能葬其父母將謁魏守王公祐求資以葬事先生問費幾何曰得錢二十萬可矣先生曰子姑就舍吾且為子謀之罄其資得白金百兩錢數萬以遺之議者以郭代公之義不能遠過）原賵賻贈含（禮）車馬貨財（詳賻賵一）增不受賵賻（後漢書曰曹恭字仲康父期為武陵太守卒於官恭年十二晝夜號踊暫聞郡中賻無所受乃歸服喪禮過成人又羊續為南陽太守徵為太常未及行會病卒遺書薄斂不受賵遺舊典二千石卒官賻百萬府丞焦儉遵續先意一無所受詔書褒美勑太山太守以府賻錢賜續家齊書曰張瓌所生劉先假葬瓌聯貴山建武中還中葬禮賻助委贈於時並不拒絕事畢隨以還之又江斅卒遺令不受賻詔賻錢三萬布百匹子蒨啟遵敎令不受詔嘉美之從其所請）脫衣為贈（齊書曰張融有孝義父暢臨終謂諸子曰昔丞相事難吾以不同將見殺賴司馬竺超人得活爾等必報其子后超人孫微冬月遭母喪居貧融弔之悉脫衣以為賵披牛被而反）

賻贈三

【原】【詩】宋蘇軾贈李憲仲哀詞并敘曰同年友李君諱惇字憲仲賢而有文不幸早世軾不及與之遊也而識其子廌有年矣廌自陽翟見余於南京泣曰吾祖母邊母馬前母張與君之喪皆未葬貧不敢以饑寒爲戚顧四喪未舉死不瞑目矣適故人梁先吉老聞余將歸耕陽羨以絹十匹絲百兩爲賻辭之不可乃以遺廌曰此亦仁人之餽也既又作詩以告知君與廌者庶幾皆有以助之廌年二十五其文曄然氣節不凡此豈終窮也哉詩云大夢行當覺吾年特未滿逢衰已逝人長眠寄孤館念我同年生意長日月短墮車困騏驥烈火廢圭瓚後生有奇骨出語已精悍蕭然野鶴姿誰復識中散有生寓大塊死者誰不窾嗟君獨久客不識黃土暖推衣助孝子一溉滋湯旱誰能脫左驂大事不可緩　又贈章默并敘曰章默居士字季明生公侯家才性高爽棄家求道不蓄妻子與世無干有父母兄弟之喪貧不能舉以是眷眷世間不能無求於人余深哀悼焉是有以少助之又取其言爲詩以贈其行庶幾有哀之者詩云章子親未葬餘生抱羸疾朝吟噎鄰里夜泣腐茵席前年黑花生今歲白髮出身隨日月逝恨與天地畢願求不毛田親築曉夜室難從王孫裸未忍夏后聖五陵多豪士百萬付一擲心知義則難甘就貧友乞不辭毛髮施行自丘山積此志苟朝遂夕死眞不滅誓求無生理不踐有爲迹棄身屍陁林烏鳶任狼藉

助喪

【原】主辦（漢項梁在吳吳人喪梁常主辦部署豪傑後校尉一人不得官自言梁曰某時喪使公主某事不能辦云云衆乃服之）　執事（予非從主人言必助主人執事）　助原壤（原壤之母死夫子助之沐槨）　助王氏（傳曰王氏將辟籍除於臧氏臧氏使正夫助之）　致金納貝（適公卿之喪則曰聽役於司徒臣如致金玉貨貝於君則曰致馬資於有司敵者曰贈從者臣爲君喪納貨貝於君則曰納甸於有司）　先往後罷（陳平家貧每助喪以先往後罷爲助）

拔引紼

【原】葛紼（傳曰葬敬嬴旱無麻始用葛紼注引柩則用之）　榆沈（以榆汁置車下則滑而易進也）　設披（儀禮曰設披披絡柩也）　設撥（孺子䵣之喪哀公欲設撥注撥以引柩車所謂紼也）

執引（弔於葬者必執引若從柩及壙皆執紼注廟中曰紼在塗曰引同名異言）　勸防（周禮喪祝掌大喪勸防之事鄭司農云勸防引柩也注謂勸猶倡率前引者防謂執披備傾覆）

明器

【原】芻靈（孔子謂爲明器者知喪道矣備物而不可用也哀哉死者而用生者之器不殆於用殉乎哉其曰明器神明之也塗車芻靈自古有之明器之道也注芻靈束茅爲人馬也）　俑者（禮孔子謂爲芻

（靈者善謂為俑者不仁不殆於用人乎哉注俑偶人也有面目似生人也）神器（孔子曰之死而致死之不仁而不可為也之死而致生之不智而不可為也是故竹不成用瓦不成味木不成斲琴瑟張而不平笙竽備而不和有鐘磬而無簨簴其曰明器神明之也）鬼器（檀仲憲曰夏后氏用明器示民無知也殷民用祭器示民有知也周民兼用之示民疑也曾子曰其不然乎其不然乎夫明器鬼器也祭器人器也夫古之人胡為而死其親乎）附於棺（檀弓子思曰三月而葬凡附於棺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注附棺明器也）異於人（釋名云送死之器曰明器神明之器異於人也）旣殯布（旣殯旬而布材與明器）為葬備（凶器）多陳省納（喪服小記云陳器之道多陳而省納之可也省陳而盡納之可也）有形無實（鹽鐵論云古者明器有形無實示民不用也）

挽歌一

增纂文曰薤露今人挽歌　續漢書禮儀志曰禮登遐羽林孤兒巴俞擢歌者六十人　晉書禮志曰漢魏故事大喪及大臣之喪執紼者挽歌新禮以為挽歌出於漢武帝役人之勞歌聲哀切遂以為送終之禮雖音曲摧愴非經典所制違禮衘枚之義方在號慕不宜以歌為名除挽歌摯虞以為挽歌因倡和而為摧愴之聲衘枚所以全哀此亦以感衆雖非經典所載是歷代故事詩稱君子作歌惟以告哀以歌為名無所嫌宜定新禮如舊

挽歌二

原干寶搜神記曰挽歌者喪家之樂執紼者相和之聲也挽歌詞有薤露蒿里二章出田横門人横自殺門人傷之為悲歌言人如薤上露易稀滅也亦謂人死精魂歸於蒿里至李延年乃分為二曲薤露送王公貴人蒿里送士大夫庶人使挽柩者歌之（又有長歌短歌言壽命長短不可妄求）　晉公卿禮秩曰安平王葬給挽歌六十人諸公及開府給三十人　謝綽拾遺錄曰太祖嘗名顔延之傳詔頻日尋覓不值太祖曰但酒店中求之自當得也傳詔依旨訪覓果見延之在酒肆綶身挽歌了不應對他日醉醒乃往　宋書范曄為吏部郎元嘉元年彭城王大妃甍將葬祖夕僚故並集東府曄與司徒左曹屬王琛及弟司徒祭酒廣夜中酣飲開北牖聽挽歌為樂彭城王義康大怒左遷宣城太守　梁書謝幾卿普通六年詔西昌侯藻督衆軍北侵幾卿啟求行擢為藻軍師長史軍至渦陽退敗幾卿坐免官居宅在白揚石井宅中交好者載酒從之客恒滿坐時左丞庾仲容亦免歸二人意相得並肆情誕縱或乘露車歷遊郊野醉則執鐸挽歌不屑物議　增北史曰文宣帝喪朝士多作挽歌十首擇其善者用之魏收等不過一二篇惟盧思道得八篇故時號八挽盧郎　承天皇帝倓追號迎喪既至

李泌爲挽詞二解述俠志命挽士歌之　衛國文懿公主薨帝素所愛自製挽歌羣臣畢和　代宗皇后獨孤氏薨詔羣臣爲挽詞帝擇其尤悲者歌之　東坡云歲在庚辰六月予與少游相別於海康意色自若與平日不少異但自作挽詞一篇人或怪之予以爲少游齊生死了物我戲出此語其言過矣此言惟淵明可以當之少游因遷謫而作此詞豈若是乎　廣異記沈亞之夢爲秦穆公幼女弄玉壻公主死應教作挽歌曰泣葬一枝紅生同死不同金鈿墜芳草香繡滿春風白日閒蕭處高樓明月中梨花寒食夜深閉翠微宮　姚合謂沈亞之曰吾玉女生者元和初夕夢遊吳侍吳王久聞宮中出輦鳴笳簫擊鼓言葬西施王悲悼不止立詔問客作挽歌詞生應教爲詞曰西望吳王闕雲書鳳字牌連江起朱幌擇地葬金釵滿地紅心草三層碧玉階春風無處所悽恨不勝懷詞進王甚喜之及寤能記其事

挽歌三

[原]虞殯　田歌（左傳曰吳與齊戰齊人公孫夏將戰命其徒歌虞殯杜預注云虞殯葬歌示必死　譙周法訓曰今有挽歌者高帝名田橫至於尸鄉自殺從者挽至宮不敢哭故爲此歌以寄哀音）松雲　薤露（江智泉宣貴妃挽歌曰桂棧來塵寂延狙寬虛存雲松方靄靄風草已萋原　溫子昇相國淸河王挽歌曰高門詎改轍曲洛尚餘波何言吹樓下翻成薤露歌）鈴唱　紼謳（檀道鸞續晉陽秋曰武陵王晞未敗四五年中喜爲挽歌自然大鈴使左右倡和　莊子曰紼謳所生必於斥苦司馬彪注曰紼引柩索也斥慢緩苦用力也引紼所有謳者爲人用力慢緩不齊促急也）梁會　袁遊（司馬彪續漢書曰大將軍梁商三月上巳日會洛水倡樂畢極終於薤露之歌坐中流涕　裴啟語林曰張湛好於齋前種松養鴝鵒袁山松出遊好令左右行挽歌時人謂張屋下陳尸袁道上行殯）桓伊挽歌　傳元哀詩（裴啟語林云袁山松善音樂舊歌有行路難曲辭踈質山松好之乃文其辭句婉其節奏每因酣醉縱歌之聽者流涕初羊曇善唱樂桓伊能挽歌及山松行路難繼之時謂之三絕　傳元七哀詩曰杳杳三泉室冥冥長夜臺）[增]延年二曲　思遣八篇（並詳挽歌二）

挽歌四

[增]州人歌挽（韓文董公之薨也汴州人歌之濁流洋洋有闢其郛闢道歡呼公來之初今公之歸公在喪車）　自制挽歌（詳挽歌二）　夢作挽歌（詳挽歌二）　門生輓送（漢記鄧弘薨皇太后臨其喪詔曰門生輓送）

挽歌五

[原]詩　古挽歌辭曰薤上朝露何易晞露晞明朝更復結人死一去何時歸　又曰蒿里誰家地聚斂魂魄無賢愚鬼伯一何相催促人命不得少踟躕　魏繆襲挽歌詩曰生時游國都死沒棄中野朝發高堂上暮宿黃泉

下白日入虞淵懸車息駟馬造化雖神明安能復存我形容稍歇滅齒髮行長墮自古皆有然誰能離此者
又挽歌辭曰壽堂何冥冥長夜永無期欲呼舌無聲欲語口無辭　晉陸機挽歌辭曰流離親友思惆悵神不
泰素驂停轜軒元駟鶩飛蓋哀鳴興殯宮迴遲悲野外魂輿寂無響但見冠與帶備物象平生長旌誰爲旆悲
風鼓行軌傾雲結流藹振策指靈丘駕言從此逝　又挽歌辭曰魂衣何盈盈旗旐何習習父母拊棺號兄弟
扶筵泣靈轜動轇轕龍首矯崔巍挽歌挾轂唱嘈嘈一何悲浮雲中容與飄風不能迴淵魚仰失梁征鳥俯墜
飛　又王侯挽歌辭曰孤魂雖有識冥漠難爲符操心元芒內注血貽鬼區　又士庶挽歌辭曰陶犬不能吠
瓦雞焉能鳴安寢曾丘下時聞板築聲　又挽歌詩曰中闈且勿讙聽我薤露詩生死各異倫祖載當有時舍
爵兩楹位啟殯進靈轜餞飲悵莫反出宿歸無期　又挽歌詩曰重阜何崔巍元廬竄其間磅礴立四極穹隆
放蒼天側聽陰溝涌臥觀天井懸壙宵何遼廓大暮安可晨人往有返歲我行無歸年昔居四民宅今託萬鬼
鄰昔爲七尺體今成灰與塵金玉素所佩鴻毛今不振豐肌享螻蟻妍姿永夷泯壽堂延魑魅虛無自相賓螻
蟻爾何怨魑魅我何親拊心痛荼毒永歎莫爲陳　又傅元挽歌辭曰人生尠能百哀情數百端不幸嬰篤疾
凶候形素顏衣衾爲誰施束帶就闔棺欲悲淚已竭欲辭不能言一去永不返長夜何漫漫　又挽歌曰靈坐
飛塵起魂衣正委移茫茫丘墓間松柏鬱參差明器無用時桐車不可馳平生坐玉殿殁歸幽都宮地下無滿
期安知秋與冬　又挽歌曰路柳夾靈轜旗旐隨風征車輪結不轉百駟齊悲鳴　宋陶潛挽歌曰有生必有
死早終非命促昨暮同爲人今旦在鬼錄魂氣散何之枯形寄空木嬌兒索父啼良友撫我哭得天不復知是
非安能覺千秋萬歲後誰知榮與辱但恨在世時飲酒不得足　在昔無酒飲今但湛空觴春醪生浮蟻何時
更能嘗肴案盈我前親舊哭我旁欲語口無音欲視眼無光昔在高堂寢今宿荒草鄉一朝出門去歸來夜未
央　荒草何茫茫白楊亦蕭蕭嚴霜九月中送我出遠郊四面無人居高墳正嶕嶢馬爲仰天鳴風爲自蕭條
幽室一以閉千年不復朝千年不復朝賢達無奈何向來相送人各自還其家親戚或餘悲他人亦已歌死去
何所適託體同山阿　北齊祖孝徵挽歌詩曰昔日驅駟馬謁帝長楊宮旌懸白雲外騎獵紅塵中今來向漳
浦素蓋轉悲風榮華與歌笑萬事盡成空　君王 原 劉禕之孝敬皇帝挽歌詩曰戒奢虛晝輅錫號紀鴻名地

叶蒼梧野途經紫聚城重照掩寒色晨颸斷曙聲一隨仙驥遠雲露愁陰生 增唐鄭丹明皇挽歌曰律曆千年會車書萬里同固期常戴日豈意厭觀風地慘新疆理城推舊戰功山河萬古壯今夕盡歸空 又肅宗挽歌曰國以重明受天從諒闇移諸侯方北面白日又西馳龍影當泉落鴻名向廟垂永言青史上還見載無爲

李端代宗挽歌曰祖庭三獻罷嚴衛百靈朝警蹕移前殿宮車上渭橋寒霜凝羽葆野火咽笳簫已向新京兆誰云天路遙 白居易德宗挽歌曰執象宗元祖貽謀啟孝孫文高柏梁殿禮薄霸陵原宮仗辭天闕朝儀出國門生成不可報二十七年恩 又曰虞帝南巡後殷宗諒闇中初辭鐘鼎地已閉望仙宮曉落當陵月秋生滿旆風前星承帝座不使北辰空 又曰夢減三齡壽哀延七月期寢園愁望遠宮仗哭行遲雲日添寒慘笳笙向晚悲因山有遺詔如葬漢文時 劉禹錫德宗挽歌曰出震清多難乘時播大鈞操絃調六氣揮翰動三辰運偶升天日哀深率土人瑶池無轍迹誰見屬車塵 又曰鳳㬋擁銘旌威遲異吉行漢儀陳祕器楚挽咽繁聲駐綍辭清廟凝笳背直城惟應晉內傳知是向蓬瀛 元稹順宗挽辭曰不改延洪祚因成揖讓朝謳歌同戴啟遏密共思堯雨露施恩廣梯航會葬遙號弓那獨切曾感昔年招 又元稹憲宗挽歌辭曰國付重華後身隨十聖仙北辰移帝座西日到虞泉方丈言虛設華胥事渺然觸鱗曾在宥偏哭墮髯前 張祜憲宗挽歌曰嗚咽上攀龍昇平不易逢武皇虛好道文帝未登封壽域無千載泉門是九重橋山非遠地雲去莫疑峯

白居易奉敕撰進開成大行皇帝挽歌曰晏駕辭雙闕靈儀出九衢上雲歸碧落下席葬蒼梧蓂晚餘堯曆龜新啟夏圖三朝連棣萼從古帝王無 又曰嚴恭七月禮哀動萬人心地感騰秋氣天愁結夕陰鼎湖龍漸遠濛汜日初沉惟有雲韶樂長留治世音 宋王元之太宗挽歌曰卜世知無極上仙安可尋祝堯違衆望傳啟合天心陵柏蕭騷韻階茅寂寞陰何人開殿閣塵暗九絃琴 又曰日到虞泉路天從杞國崩去年壽寧節今夕永熙陵薤露悲風起松阡苦霧凝龍髯攀不及千古恨難勝 王安石仁宗挽詞曰去序三朝聖行崩萬國天憂勤無曠古治洽最長年仁育齊高厚哀思罄幅員欲知千載美道德冠遺編 又曰憑几微言絶羣臣涕泗揮哀號三級陛縞素九重圍天上仙遊遠宮中御座非最悲帷幄侍不復未明衣 又曰厭代人間世收神天上遊遼然虛五座不復望殊旒待旦移巾幘褰人攺膳羞尋常飛白几寂寞暗塵浮 又曰同軌羣方

至因山七日催永違天日表空有肺肝摧帳殿流蘇捲鈴歌薤露哀宮中垂曉軔西去不更回　歐陽修仁宗挽詞曰王者居尊本無外由來天下以爲家六龍白日乘雲去何待金錢買道車　又曰都人擾擾塞康莊西送靈車過苑墻金鼎藥成龍已去人間惟有鼠拖腸　又曰素幰悠悠逗曉風行隨哀挽出深宮妃嬪莫向蒼梧望雲在昭陵洛水東　又曰叨陪法從最多年慣聽梨園奏管絃從此無因瞻黼座惟應魂夢到鈞天　黃庭堅神宗挽詞曰文思昭日月神武用雷霆制作深垂統憂勤減夢齡孫謀開二葉末命對三靈今代誰班馬能書汗簡青　又曰鈞築收賢輔天人與聖能輝光唐六典度越漢中興百世神宗廟千秋永裕陵帝鄉無馬跡空望白雲乘　又曰昔在基皇極師臣論九疇丘陵忽爲谷天地不藏舟河洛功無憾幽燕策未收嗣皇朝萬國任姒正興周　葉適高宗挽詞曰何止超前代功隆道更尊幾同造區夏還復整乾坤黃屋堯年度青山禹穴昏遺民猶望幸淚血灑中原　朱熹孝宗挽章曰乾坤歸獨御日月要重光遽移丹極仗便上白雲鄉九月哀同切孤臣淚特滂詎因逢舜日曾得廁周行但憶彤墀引頻趨黼坐旁衮華叨假寵縞素識通喪似用鹽梅契還嗟貝錦傷戴盆驚委照增秩待行香手疏攄丹悃衡程發皁囊神心應斗轉巽令亟風揚未答隆儒厚俄聞脫蹝翔此生知永已沒世恨空長　宋御製寧宗挽詞曰冲淡疑金粟憂勤失寶丹講餘曦已午班促漏方殘濟野雲生暗蒼梧日轉寒列朝從藝祖天闕會金鑾　又曰仙御賓空日龍飛杳杳間五霞呈瑞彩九虎敞重關寶輦扶蒼鶴雲韶擁玉班千年棲佛地今日覲天顔　元王惲奉挽世祖皇帝詩曰灤水龍飛日長楊羽獵時天顔幾五見兩淚遽雙垂化日中天赫陰雲萬里馳何由知帝力耕鑿樂雍熙　又曰去歲回鑾輅旌麾擁萬靈今春辭晝晏弓劍閟泉扃黼扆虛瓊島雲龍慘帝庭詞臣思補報淚濕簡編青　明王英仁宗挽詞曰歲宴橋山路風淒薄暮天珠襦函夜月石馬鎖寒煙尊謚高千古陵祠享萬年遺民念恩澤猶想奏薰絃　王直景陵挽歌曰苦霧纏丹旐陰雲擁翠旗山川皆斂色草木亦含悲兩泣千官送風號萬國隨蕭蕭笳吹發不似奏韶時　又曰靈御陪仁考仙遊侍太宗珠丘連翠殿玉匣閟元宮海宇攀號切天庭陟降同遙知六龍駕長度五雲中　李東陽孝宗挽歌曰此日眞何日陰雲掩上台晦冥天色變嗚咽水聲哀舊恨齊山嶽遺恩徧草萊萬方同一慟痛哭轉成雷　又曰聖德同天縱皇圖與日升乾維中斷絕坤軸乍崩騰輦蓋辭雙闕河

山護六陵生成直罔報攀送竟何能　又曰恭已同虞帝祇台比夏王内庭無女謁外囿絶禽荒富有天和養終期曆數長彼蒼何弗弔民物共摧傷　又曰聖道通三極王言似六經面開天日表書作虎龍形杞國憂方劇華胥夢不醒萬年金匱在遺訓炳丹青　又曰鶴髮承顏日龍樓問寢辰兩宮同奉養九廟極精禋孝可通金石誠能動鬼神徽稱高萬國垂憲及千春　又曰畎畝蒼生念閭閻白屋情覽章時昃日霽禱必深更歲旱憂疑獄天寒憫戍兵尚遺寬卹詔朝野共吞聲　又曰極意窮幽隱虛懷仰治平近臣常造膝閣老不呼名道合君臣義恩深父子情化機元不偶天意竟何成　又曰玉几終宵坐彤闈徹曉通孫謀思祖訓家教託儲宮天語丁寧際龍顏髣像中此身真隔世地下倘相從　又曰海宇熙平日乾坤夢幻間虹流始華渚龍臥已橋山蓂莢驚新換湘筠憶舊斑翠華天上去無路可追攀　又曰靈駕歸何處茂陵西更西日輪埋地軸雲路隔天梯月迥鳴鸞靜山園簇仗齊元宮松柏裏瞻望轉淒迷　李東陽大行皇帝挽歌辭曰北闕南都象鎬豐我皇身自際時雍祗應龍種如高帝何止虬髯似太宗草木有情皆長養乾坤無地不包容因思二十年前事長躡仙班侍九重　又曰聖朝偃武修文日共道王言似六經宋史重施新衮鉞孔庭增飾舊籩鉶垂衣共仰升龍衮賜墨皆成翥鳳形回首茂陵松柏樹春來還向裕陵青　毛紀武廟挽歌曰玉輦今何處宸遊事已空淚多湘水竹悲切鼎湖弓汗簡千年後鈞天一夢中空餘舊戎帳金甲凜霜風　吳國倫世宗挽章曰只怪鈞天夢未通帝星遥夜燭冥濛金輿罷幸三芝館玉几深憑五柞宮遺詔普天俱朔雪望靈何地不悲風鼎湖自有雲龍會虛使千官泣墮弓　又曰載筆曾趨供奉班江湖猶自憶龍顏宮雲不散神仙仗禁月常飄玉女環似有飛輪馳帝座不知遺劒在人間千門望幸渾無計却恨蓬萊使未還　原隋盧思道彭城王挽歌詩曰旭早禁門開隱隱靈輿發巍巍看鳳樓迴稍視龍山沒猶陳五營騎尚聚三河卒容衛儼未歸空山照秋月　增唐白居易太子挽歌曰剪葉藩封早承華冊命尊笙歌辭洛苑風雪蔽梁園鹵簿淩霜宿銘旌向月翻宮僚不逮事哭送出都門　元安南國王陳益稷挽卜鄰吉歹河南王詩曰哲人萎矣棟梁傾回首西風涕暗零三世功名今古史百年過客短長亭手扶紅日名猶在身就黃粱夢不醒記取汾陽舊勳業紫薇留種繼芳馨　明方孝孺懿文太子挽詩曰盛德臨中夏黎民望彼蒼少留臨宇宙未必媿成康宗社千年恨山陵後世光神遊思下

土經國意難忘　文華端國本潛澤被寰區雲繞星辰劒春回造化爐變通周典禮寬大漢規模厭世嗟何早蒼生淚欲枯　監國裨皇政憂勞二十年龍樓方愛日鶴馭遽賓天已失羣生望空餘後世傳長江一掬淚流恨幾虞淵　相宅圖方獻還宮疾遽侵鼎龜懸寶命笙鶴動哀音誰紹三王治徒傾四海心關中諸父老猶望翠華臨　三朝兼庶政仁孝感嬰孩萬歲千秋志經天緯地才未登辰極定忍見泰山頹聖子承皇業能舒四海哀　懿文光典冊善美過昭明曆數歸元子哀榮動聖情神靈遊帝所陵寢鎮天京誄德南郊在千秋有頌聲　淵默師成憲端嚴信若神承天行日月與世作陽春銳意思寬政温顏訪老臣至今江海士猶想屬車塵　斥土開瑤殿因山近翠微神輿離鶴禁天淚濕龍衣日月還丹闕風雲送六飛太平皇業固清廟詠光輝

僚友 原 唐上官儀謝都督挽歌曰漠漠佳城幽蒼蒼松櫝暮魯幕飄欲卷宛駟悲還顧楚鏡繞盧山胡笳臨武庫悵然郊原靜煙生歸鳥度　駱賓王樂大夫挽歌曰萬里誰家地松門何代丘百年三萬日一別幾千秋返照寒無影窮泉凍不流居然同物化何處欲藏舟　增 唐賈島挽孟寂詩曰曲江院裏題名處十九人中最少年今日春光君不見杏花零落寺門前　宋歐陽修挽老泉詩曰布衣馳譽入京都丹旐俄聞反舊閭諸老誰能先賈誼君王猶未識相如三年弟子行喪禮千兩鄉人會葬車獨我空齋掛塵榻遺編時閱子雲書　蘇軾挽張文潛詩曰高才本出朝廷右能事方推德業餘每見便吟曹植句至今傳寶魏華書濟南名士新凋喪劒外生祠已潔除欲寄西風兩行淚依然喬木鄭公廬　又挽孔長源詩曰小堰門頭柳繫船吳山堂上月侵筵潮聲半夜千門響詩句明朝萬口傳豈意日斜庚子後忽驚歲在巳辰年佳城一閉無窮事南望題詩淚灑牋　又挽姚莊田詩曰京口年來耆舊衰高人淪喪路人悲空聞韋叟一經在不見恬侯萬石時貧病只知爲善樂逍遥却恨棄官遲七年一別真如夢猶記蕭然瘦鶴姿　王介甫挽司馬温公詩曰元祐開皇極功歸用老成推深萬物表不命四時行日者傾三接天乎奠兩楹堂堂寧復有埋玉慟佳城　又挽韓忠獻詩曰心期自與衆人殊作相知非淺丈夫獨斡斗杓環帝座親扶日轂上天衢鋤耰萬里山無盜袞繡三朝國有儒喪氣忽隨秋露盡謾憑陳迹在龜趺　又曰兩朝身與國安危典策哀榮此一時木稼早聞達官怕山頹果見哲人萎英姿爽氣歸圖畫茂德元勳在鼎彝幕府少年今白髮傷心無路送靈輀　又挽賈魏公詩曰功名烜赫在三

朝經術從容輔漢倏儒術旱紓丞相紱戎冠再插侍中貂開倉六檜流民復出甲甘陵飯黨鎖甲第祗今空畫像當時於此識風標　元楊維楨挽達兼善御史詩曰黑風吹雨海冥冥被甲船頭夜點兵報國豈知身有死誓天不與賊俱生神遊碧落青騾遠氣挾洪濤白馬迎金匱正修仁義傳史官執筆淚先傾　王翰挽迭漳州詩曰壘雲壓城天柱折長烽夜照孤城節刎血飛丹氣奪虹銀章觸手紛如雪丈夫顧義不顧死泰華可摧川可竭蕉黃荔丹酒滿壺千載漳人酹嗚咽

宮闈 **原** 唐李百藥文德皇后挽歌曰徘徊兩儀殿悵望九成臺玉輦終辭宴瑤筐遂不開野曠陰風積川長思鳥來寒山寂已暮虞殯有餘哀　朱子奢文德皇后挽歌詩曰神京背紫陌縞駟結行轍北去橫橋道西分清渭流寒光向壠沒霜氣入松楸今日泉臺路非是濯龍遊　上官儀江王太妃挽歌詩曰黃鳥悲歌絕椒花清頌餘埃凝寫鄰鏡網結和扉魚銀消風燭盡珠滅夜輪虛別有南陵路幽叢臨葉疎　崔融則天皇后挽歌曰齋陳虛禁夜夕臨空山陰日月昏尺景天地慘何心紫殿金鋪澀黃陵玉座深鏡奩長不啟聖主淚沾襟　又詩曰前殿臨朝罷長陵合葬歸山川不可望文物盡成非陰月霾中道軒星落太微空餘天子孝松上景雲飛

增 唐韓愈大行皇太后挽歌曰一紀尊名正三時孝養榮高居朝聖主厚德載羣生武帳虛中禁元堂掩太平秋天笳鼓歇松柏徧山鳴　又曰威儀備吉凶文物雜軍容配地行新祭因山託故封鳳飛終不返劒化會相從無復臨長樂空聞報曉鐘　又曰追攀萬國來警衛百神陪晝翣登秋殿容衣入夜臺雲隨仙馭遠風助聖情哀只有朝陵日妝奩一暫開　包佶昭德皇后挽歌曰西汜馳暉過東園別路長歲華惟龍柏春事罷公桑龜兆開泉戶禽聲閉畫梁更聞哀禮遇明詔制新喪　錢起貞懿皇后挽詞曰淑麗詩傳美徽章禮飾哀有恩加象服無日祀高禖曉月孤秋殿寒山出夜臺通靈深春想青鳥獨飛來　白居易昭德王皇后挽歌曰仙去逍遙境詩留窈窕章春歸金屋少夜入壽宮長鳳引曾辭輦蠶休昔採桑陰靈何處感沙麓月無光　宋宋庠應制挽莊惠后詩曰嬀媉柔明訓堯闈保護賢別宮長樂寢誰給水衡錢謹疾方加膳收神亟去仙宸襟增服紀追報嫫終天　又曰昔帝推嬪則吾君賴母慈陪陵漢家葬異室閟宮祠霧暗星軒隱天愁月御移翟車參享路無復廟中期　又應制挽莊獻太后詩曰寶慈垂母訓一紀御璿除地有占沙舊天仍補石餘軒星淪夕緯翟輅去宸居異日金縢啟方知復辟書　又曰旰昃身無憚

寒暄疾有加災生纔女寀魂斷濯龍車廞翣浮晨旭遶簫咽暝霞惟留長樂注刊美在皇家　汪藻挽隆祐太后詩曰四紀居坤極三朝賴母臨德齊先后懿恩及聖君深冊實追崇德衰麻欲報心哀榮千古事誰復嗣徽音　又曰慶源由親國奉祀及宣仁盛德儀中壼私恩絶外親長秋期不老厚夜忽無晨來歲桑桑綠誰臨繭館春　明蘇祐昭皇聖太后挽章曰慈極空遺誥仙舉去不還千官臨內殿萬姓哭深山雉扇秋新掩龍輿歲久攀併將江上淚灑泰陵間　王維楨孝烈皇后挽歌曰乾內留芳劃扶天有駿功仙遊知跨鳳聖念爲當熊玉佩虛無裏蒼雲帳望中宜春花照眼淚灑舊時叢　〔原〕隋盧思道樂平長公主挽歌曰妝樓對馳道吹臺臨景舍風入上春朝月滿涼秋夜未言歌笑畢已覺生榮謝何時洛水湄芝田解龍駕　唐上官儀故北平公主挽歌曰木落園池曠庭虛風露寒北里清音絶南陵芳草殘遠氣猶標劍浮雲尚寫冠寂寂琴臺晚秋陰入井幹　又高密長公主挽歌曰湘渚韜靈跡娥臺靜瑞音鳳逐清簫遠鸞隨幽鏡沉霜處華英落風前銀燭侵寂寞平陽館月冷洞房深　〔增〕崔顥詩曰鸞鏡埋塵罷曉妝琴心猶憶鳳求凰雨消巫峽夢回早花落武陵春去忙　宋神宗挽公主詩曰海闊三山路香輪定不歸帳空閑翡翠佩冷失珠璣明月留歌扇殘雲散舞衣都門送車返宿草自春菲　又曰春風寒會阮明月斷秦簫塵入羅衣暗香隨玉篆消　又曰歌鐘雖不館桃李不成春水折空還沁樓高亦隔秦　蘇軾胡完夫母周夫人挽詩曰柏舟高節冠鄉鄰絳帳清風聳縉紳豈似凡人但慈母能令孝子作忠臣當年纖屐隨方進晚節稱觴見伯仁回首悲涼便陳迹凱風吹盡棘成薪　又挽毅父妻曰結褵記初歡同穴期晚歲擇夫得溫嶠生子勝王濟高風雙竇友古義仍兄弟從君吏隱中窮達初不計云何抱水疾俯仰便一世幽陰淒房櫳芳澤在巾袂百年縱得滿此路行亦逝那將有限身長瀉無益淚君文照今古不比山石脆嘗觀千字誄寧用百金瘞　又挽余主簿母詩曰閨庭蘭玉照鄉閭自昔雖貧樂有餘豈獨家人在中饋卻因麟趾識關雎雲耕忽已歸仙府喬木依然擁舊廬忽把還鄉千斛淚一時灑向老萊裾　又挽子容母曰蘇陳甥舅真冰玉正始風流起頹俗夫人高節稱其家凜凜寒松映修竹雞鳴爲善日日新八十三年始一晨豈惟室家宜壽母實與朝廷生異人亡軀徇國乃吾子三仕何存知慍喜不須擁笏強垂魚我視去來皆夢耳誦書相挽具區區墓碑千字多遺餘他年太史取家傳知有班昭續漢書　王廷珪挽

內詩奔月姮娥魂已清錦囊空貯誥封榮穆家酥酪盈門貴謝氏芝蘭滿砌生風散采雲生碧落霜飄寒菊墜紅英佳城萬古淒涼地隴水東流猿化聲　汪彥章詩曰壽母膺芝誥名郎戲綵衣凱風方欲報朝露忽先晞仙行三千滿人生七十稀閑居他日賦應愴板輿非　黃庭堅詩曰剪髻賓筵盛齊眉婦禮閑謂宜俱白髮忽去伴青山大夢驚蝴蝶何時識佩環哀歌行欲絕丹旐雨班班　陳後山代南豐作挽詞曰主家十二樓一身當三千古來妾命薄事主不盡年起舞爲主壽相送南陽阡忍著主衣裳爲人作春妍有聲當徹天有淚當徹泉死者恐無知妾身長自憐　落葉風何急山空花自紅捐世不待老惠妾無其終一死尚可忍百歲何當窮天地豈不寬妾身自不容死者如有知殺身以相從向來歌舞地夜雨鳴寒蛩

淵鑑類函卷一百八十二

淵鑑類函卷一百八十三

禮儀部三十（冢墓　廬墓　虞祔　祥禫　殤）

冢墓一

增 說文曰冢高墳也壟丘也墓兆域也 原 又曰孔子曰朋友之墓有宿草而不哭焉 增 禮系曰天子墳高三雉諸侯半之卿大夫八尺士四尺天子樹松諸侯樹柏大夫樹楊士樹榆尊卑差也　方言曰塚秦晉之間謂之墳或謂之培或謂之堬或謂之采或謂之垠或謂之壟自關以東謂之丘小者謂之塿大者謂之丘凡葬而無墳謂之墓所以安墓謂之墲　呂氏春秋曰世之爲丘壠也其大若山其樹若林以此觀世示富則可矣以此爲死則不可是故大墓無不掘者而世爭爲之豈不悲哉　禮論曰問君將臨墓主人先以除身無服將若不哭主人當哭否賀循答之云凡君臨臣民皆須先君哭禮也此際君宜哭則主不敢以哭犯君耳　唐書新語曰開元中集賢學士徐堅葬妻問兆域之制於張說曰長安神龍之際有黃州僧弘道通鬼神之意而以人事叅之僕嘗聞其言猶記其要墓欲深而狹深者取其幽狹者取其固平地之下一丈二尺爲土界又一丈一尺爲水界各有龍守之土龍六年而一暴水龍十二年而一暴當其遂者神道不安故深二丈四尺之下可以設窀穸墓之四維謂之折壁欲下闊而上斂其中頂謂之中樵中樵欲俯歛而傍煞墓中米粉爲飾以代石堊不置瓴甋瓦以其近於火不置黃金以其久而爲怪不置朱丹雄黃礜石以其氣燥而烈使墳上草木枯而不潤不置羽毛以其近於屍也鑄鐵爲牛豕之像可以禦二龍玉潤而潔能和百神置之墓內以昭神道僧泓之說如此　圖墓書曰大墓天剛嚴父之門八將之首位處乾尊欲得連堤隱軫然如亂雲望之翩翩絕而復連小頃大起千里相牽壽過期頤世世登仙　又曰望之如飛電即之如鳥鶩法出勇士伏節御兵　又曰夫欲依山葬者其山連延百里不絕一高一下小頃則大欲出公卿若三重之山望之似城郭多諸歧別者亦出公卿如新月形在腹中葬冢之所若至日沒見日光者出封侯　又曰凡相山陵之法山望如龜狀者出公卿代代不絕封侯山望如龍狀有頭尾螻蛇者葬之出三千石凡依山作塚皆當立此東爲利得山之形力也山如龜形又巍巍直上如闕狀出二千石　又曰欲知貧富堤陵肥薄狀如馬形草木茂盛色黃紫皆富也堤陵

多傷鈌土色赤白地瘦草木黃赤不茂或多細石皆貧　相冢書曰冢欲得見郡縣城郭欲得連屬長長無極冢青氣鬱鬱出二千石赤氣出公卿白氣出刑戮黃氣出封侯欲得雌龍地多子孫不用雄龍堽武子堽　【原】又曰凡葬於龍耳出貴侯青烏子稱山三重相連名傘山葬之出二千石

冢墓二

【增】禮記孔子既得合葬于防曰吾聞之古者墓而不墳今丘也東西南北之人不可以不識也于是封之崇四尺孔子先反門人後雨甚至孔子問焉曰爾來何遲也曰防墓崩孔子不應三孔子泫然流涕曰吾聞之也古不脩墓　【原】晉趙文子與叔譽觀於九原文子曰死者如可作也吾誰與歸叔譽曰其陽處父乎文子曰行并植於晉國不沒其身其智不足稱也其舅犯乎文子曰見利不顧其君其仁不足稱也我則隨武子乎利其君不忘其親謀其身不遺其友晉人謂文子知人　【增】晏子曰梁丘據死景公召晏子告之曰據忠臣愛我欲厚葬之高大其壟晏子對曰不可公遂止　吳書曰孫堅冢在富春葬於東城冢上數有光怪雲氣五色　晉書曰金鄉縣北鑿石爲冢云得白蛇白兔及得金故曰金鄉　後魏書曰李沖字思順高祖時爲尚書僕射卒葬覆舟山近杜預冢高祖之意也後車駕自鄴還洛經沖墓左右以聞高祖卧病望墳掩淚　宋書曰張裕曾祖澄當葬父郭璞爲占墓地葬某處年過百歲位至三司而子孫不蕃某處年幾半減職裁卿校而後累世貴顯澄乃葬其劣處位光祿年六十四而亡其後子孫遂昌　齊書曰柳世隆曉數術於倪塘創墓與賓客踐履十往五往有常坐處及卒墓工圖墓取其坐處焉　李錡叛有司請毀錡祖父廟墓盧坦上言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況以錡故可累五代祖乎乃不毀　越傳曰禹到大越上苗山更名山曰會稽因死葬焉穿地深七尺上無瀉泄下無流水壇高三尺土階三等周圜方一畝　華陽國志曰周失綱紀蜀先稱王有名蠶叢其目縱死作石階石棺國人化之故俗以石棺椁爲縱目人冢　蜀有五丁能移山舉萬鈞其王薨輒立大石長三丈重十鈞爲墓誌　蜀遣使朝秦秦惠王許嫁五女於蜀蜀遣五丁力士奉迎蛇山崩同時厭殺五丁及秦五女蜀王痛傷命名曰五婦冢今其人或名五丁冢　世說曰郭景純過江居於暨陽母亡安墓不盈百步時人以爲近水景純曰將當爲陵今涉漲去五十里皆爲人居家桑田　列士傳曰羊角哀葬友人左柏桃與荊將軍冢

比他日角哀夢柏桃語已曰蒙子之惠而獲原厚葬荆將軍自以豪欲役伏吾吾不聽與連戰不勝期十五日大合戰以決勝負得子則勝不得則負之矣角哀至期日陳兵詣其塚上　三輔決録曰趙嘉年三十餘有重疾七年不藥乃爲命敕兒曰丈夫生一世處無箕山二公之操仕無伊摯呂尚之勳天不我與復何言哉聊立一圓石樹吾墓前刻之曰漢有逸民姓趙名嘉有志無時命也奈何後病愈　三秦記曰昭帝母鉤弋夫人居甘泉宮三年不返遂死即葬之以千人營葬故有千人葬名曰思合墓　宋記曰齊宣帝墳塋在武進縣常有雲氣氤氳入天元嘉中望氣者稱此地有天子　拾遺記曰南尋之國其死者葬之中野百鳥銜土爲墳羣獸爲之窟穴不封不樹　幽明録曰漢末大亂潁川有人將避地他郡有女年七八歲不能涉遠勢不兩全道邊有古塚穿敗以繩繫女下之經年餘還於塚尋覓欲更殯葬忽見女尚生父大驚問女得活意女云塚有一物於晨暮徐輒伸頭翕氣爲試效之果覺不復飢渴家於塚尋索此物乃是大龜　孫鍾吳郡富春人堅之祖也與母居至孝篤信種瓜爲業忽有三年少詣之乞瓜鍾爲設食臨去曰我司命也感君見知何以相報此山下善可作塚復言欲連世封侯而數世天子耶君可出百步後顧見我去處是墳所也山下行百步便顧悉化成白鶴而去　述異記曰南康郡鄧德明常在豫章就雷次宗學家在東郊之外去史豫章墓半里許元嘉十四年德明與諸生步月逍遥忽聞音樂諷誦之聲至夜白雷出曰此間去人尚遠必鬼神也乃相與尋之遥至史墓似聞墳下有管弦笑歌講誦吟咏之聲咸歎異焉　酈善長水經注智水東逕七女塚夾水羅布如七星高十餘丈周圍數畝元嘉六年大水破墳崩出銅不可稱計北有七女池池東有明月池狀如偃月皆相通注謂之張良渠蓋良所開也　粉水有文將軍塚前有石虎石柱甚脩麗閭丘羨爲南陽葬婦基側將半平其域夕夢文諫止之而羨不從後羨乃爲人所害　桓公塚西有女水或云桓公女墓在其上故以名水甚有神焉化隆則水生政薄則津竭　續搜神記曰王伯陽家東有一塚傳云魯肅墓伯陽婦喪平其墳以葬後數年伯陽白日在廳事忽見一貴人乘肩輿從人馬數百徑來坐謂伯陽曰吾是魯子敬安塚在此二百許年君何敢壞吾塚因顧左右曳伯陽下牀以刀環築之數處而去登時絶良久乃蘇築破處皆發疽潰尋死　異苑曰潁川諸葛闓字道明墓在揚州莊將山之西每至陰雨塚中輒有絃管之聲　荆州記曰胥城東南有單龍村村外

有單龍塚甚高大舊傳單龍能仰觀俯察少公之傳也數稱劉氏當王聖公應其符聖公潛詣之因此起兵後稱號于宛而龍卒故厚其葬　平固水口下數里有螺亭一少女曾江畔乘小船採螺亭沙邊共宿夜聞騷騷如軍馬行須臾見羣螺張口無數突來破舍噉此女子同侶悉走上岸至曉方還但見骨耳收埋林際報其家經四日聞所埋處但見古塚亭十餘丈穹隆頂可受二十人坐旁多螺新故相傳謂之螺亭　輿地志曰琵琶圻有古墓半在水中甓有隱起字云琵琶筮云吉龜云凶八百年墮水中謝靈運取甓至京師時貴傳觀之　蘇州塚墓記曰宋青州刺史郁泰元性多仁恕德感禽獸初葬之日羣燕數千銜土塚上今塚猶高大與他墳有異鄉村歲祭祀至今不絶　上黨郡記曰令狐徵君隱城東山中令狐終即爲塚焉諸生尊師法而陪葬者三百餘家松千樹大皆數十圍高四五十丈今俗名其山爲令狐墓漢史所稱壼關三老令狐茂者是也　朱虎城東二十里有柴阜其西南隅有魏獨行君子管寧墓石碑猶存東北三十里柴阜東頭有魏徵士邴原墓石碑猶存　丘淵之齊道記曰先是嬴博二縣共界漢武帝封禪割此作縣以供祀故曰奉高東南三十里有延陵兒塚本云其高可隱今乃二丈餘俱是後人培之　伍輯之從征記曰齊襄王墓在汝水西墓西有傳公墓東有四舊墓傳云黃市也墓皆方墓圓墳　伏滔北征記曰姑孰九井山北十里山有吳人大將諸葛瑾墓墓墻猶存西北十八里宜瀆前墓是吳將甘寧墓也相者云此墓有王氣孫皓鑿之　續述征記曰宿預州縣水南大徐城古之徐國城北徐君墓季札解劍挂樹則斯地也　奚仲塚在魯國縣東去縣二十五里山上因名奚仲山下名奚仲亭　魯大夫叔梁紇塚在魯國東陽聚安泉東北八十四步名曰防塚民傳曰防墳於墳地微高　伯魚墓孔子塚東邊與孔子並大小相望子思塚在孔子塚南大小相望　師曠塚在右扶風名曰師曠山人民不敢上其山　楚武帝塚在汝南郡鮦陽縣葛陂鄉城東北民謂之楚王岑　文信君呂不韋塚在河南洛陽城北邙山道西大塚是也民傳言呂母塚不韋先墓故其塚名呂母不韋死獲過於始皇矣民傳云不韋好經書皆以葬漢明帝朝公卿大夫諸儒八十餘人論五經誤失符節令宋九上言臣聞昭王與不韋好書皆以書葬王至尊不韋久貴塚皆以黃腸題湊處地高燥未壞臣願發昭王不韋塚視未燒詩書　唐書新語曰大理卿徐有功持法不濫及其葬也將穿塚筮者曰必有異應以旌善人果獲石堂其大如倉中堅四

門入牖占曰此天所以祚有德也置之墓中其後終吉後優詔褒贈寵及其子

冢墓三

【增】爲圖　正位（周禮春官墓大夫掌凡邦墓之地域爲之圖周禮春官冢人正墓位蹕墓域守墓禁）草青　血碧（北地多白草王昭君冢獨青胡人異之因名青冢萇弘墓在偃師弘周靈王賢臣無罪見殺藏其血三年化爲碧）陰堂　神宅（揚益州子集陰堂是夜古木非春呂才傳塋墓之所神魂之宅）【原】馬鬣封　牛眠地（檀弓孔子之喪子夏曰昔夫子言曰吾見封之若堂者矣見若防者矣見若覆夏屋者矣見若斧者矣從若斧者焉馬鬣封之謂也晉書陶侃傳侃將葬家中忽失牛而不知所在遇一老父謂曰前岡見一牛眠山塢中其地若葬位極人臣矣又指一山云此亦其次當世出二千石言訖不見侃尋牛得之因葬其處以所指別山與周訪訪父葬焉果爲刺史自訪以下三世爲益州四十一年如其所言云）石麒麟　玉蟾蜍（西京雜記五柞宮有五柞樹皆連三抱上枝蔭覆數十畝其宮西有青梧觀觀前有三梧桐樹下有石麒麟二枚刻其脇爲文字是秦始皇驪山墓上物也頭高一丈三尺東邊者前左腳折折處有赤如血父老謂其有神皆含血屬筋焉又曰廣川王發晉靈公冢得玉蟾蜍一枚大如拳腹空容五合水光潤如新王取以盛書滴）出三公　致天子（晉有相羊祜墓當有受命者祜掘斷地勢以壞其形相曰當出折臂三公旣而祜墜馬折臂位累至三公郭璞事詳葬二）周一畝　高七尺（見上冢墓二皇覽冢墓記湯冢在濟陽薄縣北郭冢四方八十步高七尺上平）百夫冢　三女墳（南康記南野有百夫冢越記闔閭葬女於郢西名爲三女墳）【增】大宵宅　長夜宮（淮南子論於元形之中甘暝大宵之宅文選齊安陸昭王碑東首塋圃即宮長夜）【原】若屋若堂　不封不樹（檀弓詳馬鬣封注鹽鐵論古者不樹反虞祭于寢無壇宅之居廟堂之位及其後則封之庶民之墳半仞其高可隱今富者積土成山列樹成林臺榭連閣集觀增樓中者祠堂屏閣垣闕罘罳）

冢墓四

【增】度數（周禮春官墓大夫正其位掌其度數）地域（周禮春官墓大夫使皆有私地域）授兆（周禮春官冢人凡諸侯及諸臣葬于墓者授之兆爲之蹕均其禁）開隧（桓溫詳葬三）【原】揚冢（揚雄家牒子雲以天鳳五年卒葬安陵阪上所厚沛郡桓君山平陵如子禮弟子鉅鹿侯芭共爲治喪諸公遣世子朝臣郎吏行事者會送桓君山爲斂賻起祠堂侯芭負土作墳號曰元冢）疑冢（曹操作七十二冢人欲發之不能必其柩所在因目曰疑冢）佳城（沈約詩誰當九原上鬱鬱望佳城）馬冢（夏侯嬰詳葬二）【增】宿草（宿草陳根也謂墓草已陳也劉孝標答劉沼書曰音徽未沫而其人已亡青簡尚新而宿草將列泫然不知涕之無從也陸機文云臨喪殯而後悲覩陳根而絕哭）宅兆（詳葬三）不登（適墓不登壟）不歌（適墓不歌）永安（通鑑窀穸旣終永安體魄）潛闥（曹植誄窈窈元宇三光不入潛闥一扃尊靈永蟄）牛岡（柳集牛岡得兆馬鬣將封）馬塋（晏氏類要青烏升上白馬臨塋）羨門（西京雜記羨門蓋冢中之門）神道（文粹冢門前開道建石柱以爲梁乃謂之神道後漢中山王傳日月照臨于佳城煙雲變態于神道）【原】辨兆域（周禮冢人掌公墓之地辨其兆域而爲之圖先王之葬居中以昭穆爲左右諸侯居前卿大夫居後有功居前）除草木（檀弓易墓非古也注云謂芟除草木也）哭而行（子路曰去國哭墓而行反國不哭展墓而入）過則式（子路曰過墓則式）【增】長夜臺（阮瑀七哀詩冥冥九泉室漫漫長夜臺）一抔土（見山陵類又駱賓王爲徐敬業移檄文一抔之土未乾六尺之孤安在）【原】埽而待（嚴延年母見延年嚴酷曰不意垂老見壯子受戮也吾歸里當埽墓待爾明年果誅）樂請前（公孫文子升于瑕丘曰樂哉斯丘也吾死則欲葬焉蘧伯玉曰吾子樂之則瑗請前惡其欲害人田也）石爲冢（王隱晉書曹嶷葬金鄉縣）

（北豐石鳥冢）

銅為椁（皇覽冢墓記闔閭墓鑄銅為椁　地理書云衛青尚平陽公主後與主合葬冢在華山葬時發土得銅椁一枚）

蒼頡冢（皇覽云蒼頡冢在馮翊衙利陽亭南道傍墳高六尺學書者皆祭之不絕）

蚩尤冢（又云蚩尤冢在壽張縣闞鄉城中高七丈民常十月祀之有赤氣出如一匹絳名為蚩尤旗）

昭王墓（荊州圖記江陵縣東七十里有楚昭王墓高四丈餘王仲宣登樓賦所謂西接昭丘是也）

武侯墓（梁州記武侯壘東南有定軍山入山十餘里有諸葛武侯墓鍾會征蜀至漢川祭亮之廟令軍士不得于墓側牧樵採今松柏碑銘儼然）

壯士墓（壯士墓在臨淄公孫接田開疆古冶子事景公勇而無禮晏子言于公饋之二桃令計功而食接疆各言其功未及古冶子而桃盡古冶子恥之而刎接疆亦自刎）

淑人丘（穆天子傳甲辰天子葬盛姬於樂池之南大匠御棺日月之旗七星之文鐘鼓以葬視皇后之葬法是曰淑人丘）

增 三高墓（三高墓在干山楊惟楨陸居仁錢惟善也）

萬人冢（萬人冢在雲南大理府趙州唐鮮于仲通及李宓擊南詔敗死者二十餘萬閣羅鳳曰天子致討兵士何辜遂收尸葬此其冢如山）

玉鈎斜（廣輿記玉鈎斜在江都治之西煬帝葬宮人處）

孝鵝冢（孝鵝冢在長興縣唐天寶末邑人沈氏畜一母鵝將死其悲鳴不復食母死冢毀蓋覆之又銜芻草列前若祭狀向天長號而死沈氏異之埋之）

封樹以爵（周禮春官冢人以爵等為丘封之度與其樹數）

巡厲居守（周禮春官墓大夫凡帥其屬而巡墓厲居其中之室以守之）

原 有功居前（周禮凡死于兵者不兆域凡有功者居前）

樹以楊柳（庶人無墳樹以楊柳）

封崇四尺（孔子詳冢墓二）

聖喆俱休（陸機冢賦嗟長年之靡執忽奄逝而難留雖萬乘與聖喆赴此途而俱休于是六親之雲赴姻族如林歸途慘感涕淚沾襟）

儉約非孝（漢書原涉自以先人墳墓儉約非孝也乃大治冢舍周閣重門初武帝時京兆尹曹氏葬茂陵民謂其道為京兆阡涉慕之乃買地開道立表署曰南陽阡人不肯從謂之原氏阡）

忠孝刻石（戴延之西征記金鄉焦氏北數里有漢司校尉曾峻冢前有石祠堂中四壁皆青石起自書契以來忠臣孝子孔子弟子七十二人形象皆刻石記之）

樵採毋近（戰國策昔秦攻齊有令敢近柳下季壟五十步樵採者死得齊王首封萬戶）

碑誄無守（管輅別傳輅隨軍西行過毋丘儉墓下倚樹哀吟精神不樂人問其故輅曰林木雖茂無形可久碑誄雖美無後可守元武藏頭蒼龍無足白虎銜尸朱雀悲哭四危以備法當滅族不過二載其應至矣卒如其言）

泗水卻流（論衡書傳言孔子當泗水而葬泗水為之卻流此言孔子之德能使水卻不湍其墓也世人信之是故儒者稱論皆言孔子之後當封以泗水卻流為證如原省之殆虛言也　宣聖墓在曲阜即孔林始皇發之墓見冢內有記云後世一男子自稱秦始皇上我堂踞我牀顛倒我衣裳行至沙丘而亡果驗）

文梓交根（搜神記宋大夫韓馮娶妻而美康王奪之俄而馮自殺妻乃陰腐其衣王與登臺遂自投臺下左右攬之衣不中手遺書於帶曰王利其生不利其死願以尸骨賜馮而合葬焉王怒弗聽使里人埋之冢相望也宿昔有文梓木生於二冢之端旬日而大合抱屈體相就根交於下又有鴛鴦雌雄各一恆棲樹上交頸悲鳴宋人哀之遂號其木曰相思樹）

荊棘不生（皇覽冢墓記孔子冢在魯城北便門外南去城十里冢塋方百畝冢南北廣十步東西十步高丈二尺冢為祠壇方六尺與地平無祠堂冢塋中樹以百數皆異種魯人世世皆無能名其樹者蓋孔子弟子異國人各持其國樹來種之孔子塋中不生荊棘及刺人草）

松柏不彫（鄧德明南康記白水有高巖臨水頂有七侯墓遙望松柏卒歲不彫說者云墓處極峻及累石為冢又有金鐵蓋不可得開若欲發上必遇雷雨之異夜時見光色如電之曜所謂金精也）

增 棺惟劒履（葉法善墓在處州府松陽縣法善唐人葬後期月棺忽開惟存劒履）

冢存一履（羅公遠墓在輝縣之唐明皇秋宴公遠取杖空投之忽成橋奉駕遊月宮去明皇求其術不傳怒而殺之後有使自蜀還見公遠曰於此候駕上令發冢啓棺止存一履）

墓土如丹（扁鵲墓在彰德府湯陰縣路旁扁鵲為同輩所妒刺死於此相傳墓上土可治疾禱而求之或得小丸如丹劑）

墓光如練（張麗華墓在上元縣泰淮賞心亭天井中時有白光如匹練掬之如水銀不久流散）

孤竹三冢（孤竹三冢在永平府城西北雙子山有長君之冢圖子山有次君之冢馬鞍山有少君之冢傳曰國人立其中子蓋次君也）

延陵十字（季札墓在江陰申浦孔子題其碑曰嗚呼有吳延陵季子之墓）

金

鷰飛出（蕭鬱在臨江府城西相傳梁武帝嘗過此一女死鑄金爲壻而合葬焉有牛衣兒遊兩墓下見金鷰㶿然飛出因拾數十納諸中忽開書篋鷰已失矣）雙鷹隨棲（虞國墓在紹興府餘姚縣漢孔曄記國爲日南太守有惠政出則雙鷹隨軒及還鷹亦隨至其卒而葬也猶栖於墓）原牛山之阿（齊地記齊桓公塚在牛山山西八里有仲父塚公葬牛山之阿）首陽之南（杜預遺令云自表營洛陽城東首陽之南爲將來兆域）藏有大鯉（述征記碭山梁孝王塚以石爲藏行一里許到藏中中有數尺水有大鯉魚靈異人不敢犯有至誠者輒有獸噬之其獸似豹）寶爲龜魚（拾遺記始皇塚中琉璃雜寶爲龜魚）以石爲松柏（三輔故事秦始皇葬驪山刻玉石爲松柏）白楊悲風（詳詩）覓羊燔槨（秦始皇塚在驪山之右高五十餘丈周迴五里餘後項籍燒其宮觀關東賊發之又牧羊兒亡羊羊入藏中持火覓羊燔其槨）尋牛得地（陶偘事詳牛眠注）以親相近（周禮族墳墓注族類也謂同宗之墓以親相近也）地斷折臂（羊祜事詳前）挂劍之樹（延陵季子挂劍於徐君墓樹）埋玉之泉（庾亮事詳葬）

塚墓五

原詩古墟墓詩曰去者日以疎來者日以親出郭門直視但見丘與墳古墓犂爲田松柏摧爲薪白楊多悲風蕭蕭愁殺人思還故閭里欲歸道無因　宋孝武拜衡陽文王義季墓詩曰昧旦憑行軾濡露及山庭投步矜履蹈舉目增淒清軺路滅歸軫淪閨貿重扃深松朝已霧幽燧晏未明長楊數晚素宿草披初青哀往起沈泉追愛慟中情竹帛憑年遠世範隨伏傾　宋謝靈運經廬陵王墓詩曰曉月發雲陽落日次朱方含悽汎廣川灑淚眺連岡眷言懷君子沈痛切東腸道消結憤懣運開申悲京神期恒若存德音初不忘徂謝易永久松柏森已行一隨往化滅安用空名揚舉聲泣已灑長歎不成章　齊隨郡王蕭子隆經劉瓛墓下詩曰升堂子不謬問道余未窮如何辭白日千載隔音通山門一已絶長夜緬難終初松切暮鳥新楊摧晚風　竟陵王蕭子良同隨王經劉先生墓詩曰漢陵淹館蕪晉殄洙風缺五都聲論空三河文義絶興禮邁前英談元踰往哲垣井怨以平壢雲從容裔爾歎牛山悲我悼驚川逝　梁沈約經劉瓛墓詩曰表閭欽逸軌式墓禮貞魂化塗終眇默神理曖猶存塵經未輟幌高衡已委門華陰無遺布楚席有靈樽　何遜行經孫氏陵詩曰水龍忽東騖青蓋乃西歸揭來易永久年代曖湮微苔石疑文字荊墳失是非山鶯空曙響隴月自秋暉銀海終無浪金鳧會不飛閴寂今如此望望霑人衣　又悲行路孤墳詩曰行路一孤墳路成又已毀空疑年歲積不知陵谷徙幾經秋葉黃共見春流灑金蠶不可識玉樹何曾憩陌上驅馳人笑歡自侈靡今日非明日可憐詎鄰此　虞騫遊潮山悲古塚詩曰長林帶朝夕孤嶺枕江村疎松含白水密篠滿平原荒墳改陳葉低壟變年根西光長

積落促爾勝前樽　陳陰鏗行經古墓詩曰僵松將古墓年代理當深表柱應堪燭碑書欲有金迴墳由路毀荒隧受田侵霏霏野霧合昏昏壟日沉懸劒今何在風揚空自吟【增】唐顏胄適思詩曰繁華埽地歇蟋蟀充堂鳴感物增憂思奮衣出遊行行值古墓林白骨下縱橫田豎鞭髑髏村童埽精靈石人徒瞑目表柱燒無聲試讀碑上文乃是昔時英位極君詔葬勲高盟忠貞寵終奈樵採立嗣脩墳塋運否前政缺羣盜多蚊蠅即此丘壟壞鐵心爲霑纓所適非所見前登江上城倚流臨綠水一望解傷情　張籍北邙山詩曰洛陽北門北邙道喪車轔轔入秋草車前俱唱薤露歌高墳新起白峩峩朝朝暮暮人送葬洛陽城中人更多千金立碑高百尺終作誰家柱下石壟頭松柏半無主地下白骨多於土寒食家家送紙錢鴟鳶作巢銜上樹人居朝市未解愁請君暫向北邙遊　王建北邙山詩曰洛陽城北復城東魂車祖馬長相逢車轍廣若長安路蒿草少於松柏樹山頭洞㞐石漸稀盡向墳前作羊虎誰家石碑文字滅後人重此書年月朝朝車馬送葬回還起大宅與高臺　薛逢詩曰君不見馬侍中氣呑河朔稱英雄君不見韋太尉二十年前鎮蜀地一朝冥漠歸泉下功業聲名兩憔悴奉誠園裏蒿棘生長興街前沙路平當時帶礪在何處今日子孫無地耕碑文半缺碑堂摧祁連冢象狐兎開野花似雪落何處棠棃樹下香風來馬侍中韋太尉威去衰來片時事人生倏忽一夢中何必深深固權位　鄭谷經賈島墓詩曰水繞荒墳縣路斜耕人訝我久咨嗟重來兼恐無尋處日落風吹鼓子花陸龜蒙宮人斜詩曰草樹愁煙似不春晚鶯哀怨問行人須知一種埋香骨猶勝昭君作漠塵　宋司馬光古墳詩曰茫茫野田平極目歷歷古墳如厦屋碑版無文荆棘深石獸沉淪松柏禿問人雖不言姓名昔皆高官仍厚禄子孫流落何所之凶吉當年非不卜我來正值寒食天祭膰不設無人哭　黄魯直過故人東平侯趙景珍墓詩曰朱顏苦留不肯住白髮政爾欺得人嬋娟去作誰家妾意氣都成一聚塵今日牛羊上丘壟當時近前丞相嗔花開鳥啼荆棘裏誰與平章作好春　元虞集盜發亞父塚詩曰盜發亞父塚實劒實累之塚開寶氣盡獄吏書盜辭盜言惟見實寧知亞父誰項王不相信弟子遂輿尸黄腸下深錮千歳復何爲　張翥皇舅墓詩曰青州刺史河上墳墳不可識碑仍存維舟上讀半磨滅使君乃緣戚里恩我疑其藏必深錮或謂已被湍流呑安得壯士塞河水萬古莫令開墓門

【賦】後漢張衡冢賦曰刊叢林鑿磐石超峻壟構大椁高岡冠其南平原承其北列石限其壇蘿竹藩其域系以脩隧洽以溝瀆曲折相連迤靡相屬乃樹靈木戎戎繁霜周旋顧盼亦各有行乃相厥宇乃立厥堂直之以繩正之以日有覺其林以構元室奕奕將將崇棟廣宇在冬不涼在夏不暑祭祀是居神明是處　晉陸機感丘賦曰泛輕舟於西川背京室而電飛遵伊洛之坻渚沿黃河之曲湄覩虛墓於山梁託崇丘以自綏見兆域之藹藹羅魁封之壘壘於是徘徊洛涯弭節河干佇盼留心慨爾遺歎仰終古以遠念窮萬緒乎其端伊人生之寄世猶水草乎山河應甄陶以歲改順通川而日過爾乃申舟人以遂往橫大川而有悲傷年命之倏忽怨天步之不幾雖履信而思順曾何足以保茲普天壤其弗免寧吾人之所辭願靈根之晚墜指歲暮而爲期又賦曰生矜跡於當世死同宅乎一丘翳形骸以下淪兮漂營魂而上浮隨陰陽以融冶託山原以爲疇妍媸混而爲一孰云識其所脩必眇代以遠覽兮夫何徇乎區陳　晉傅咸登芒賦曰左光祿大夫濟北侯荀公前喪元妃及失令子葬於西芒有以感懷而作斯賦何天道之難忱信厥命之靡常匪彼生之不辰亦夫人之多殃惟濟北之初載夙遘旻而逢罹與瓜瓞之緜緜飛英聲以風馳庶家道之克昌保永祚于螽斯慍无妄之爲災怨上皇之有違在德門之方隆乃降厲于元妃蘭房闃其無主衆孤煢而莫依孔臨川以永歎趙有感于九原覽登芒之哀賦諒聖賢之同情　【增】明何景明古塚賦曰噫哉茲兆之敻遐兮啓構廣以復紆歷人代而幾何兮又安知孰所居冥宮既已闢掖門又已除故域繚爲城兮脩隧踐以爲衢檢神器之靡存兮視靈衣而無餘噫哉遐兮貌以芒魂化逝兮魄銷亡朽骸殘兮紛縱橫被服素塵兮掩元霜蔓草糾纏兮織蘚生千秋萬歲兮孰爾藏繄生平之極娛兮奄大塊之飄塵駟馬不復御玉羞安復陳彼充房之姣麗兮緬幽冥而孰覩桂櫚蘭閣委丘谷兮又安施夫黻帳兮綺茵舞袖纚縰以何見兮鳴瑟寂而無聞哀懸車之莫察兮怨脩夜之不晨悅榮聲其遑闕兮痛素骨之翳綠榛嗟有生之必化兮胡彼庸之長勤戚役役以趨世兮等飛蠅之與聚蚊日月忽其不處兮倏焦顏以斃神匪往者之可鑒兮又安知夫富貴之如浮雲　孫仲矜逝賦曰蒼蒼孟冬兮草木莽莽緒風振於清原兮滄流淒其回蕩氣徬徨而遠顧兮見丘墳之壘壘狐貍臥其側兮豺狼號於四隴荆棘生而翳蘙兮松楸儼以成行念二畝之是列兮悲九原之若堂進野叟而就問兮曰此故達人之藏昔夫子

之亨休兮羌積勢而孰富秉炎威以灼爍兮屹氷山而造穹蒼於時鬼神避其力兮日月潛而莫襲其光欲轉市而成山兮神人乃於焉以驅石明珠遠致來越裳兮翠羽芬而羅室謂千齡之可矢兮曰壽夭而無常朝並葢乎河嶽兮夕迺齊乎秋霜縱珠襦以爲藏兮秖盈乎椑之度也矧一逝而不復旋兮皆他人之數也歲未幾而成墟兮塋龍從而蓁蕪石麟竊而爲砥兮翁仲貽之牧夫玉魚縹緲留人間兮銀河蕩而爲池三泉湜其既竭兮九京之骼而奚遺死生之倏忽兮惟大人之遠覽懼脩名之不立兮老冉冉其無餘使生無益於時兮吾寧淹而速化旣樹德以培芳兮縱夕往而奚咤覯上古之明哲兮亦率由乎此行循繩墨而不頗兮故雖死而猶生

【原】【表】晉張士然請湯武諸孫置守冢人表曰成湯革夏而封杞武王入殷而建宋西戎有即敘之民京邑開吳蜀之館興滅加乎萬國繼絕接於百世春雨潤木自葉落根鴟鴞恤功愛子及室家有義勇之墓世傳扶危之業進爲徇漢之臣退爲開吳之主而蒸嘗絕於三葉園陵殘於薪採

【原】【敎】宋傅亮脩復前漢諸陵敎曰夫信陵之墳守衛無曠展季之壟樵採有刑彼匹夫懷道列國陪隸猶見禮異世取貴鄰邦漢高撥亂反正大造區宇道拯橫流功高百代盛德之烈義在不泯　又脩楚元王墓敎曰夫褒賢崇德千祀彌光尊本敬始義高自遠楚元王積仁基德啓藩斯境本支之祚實隆鄙宗遺芳餘烈奮乎百世而丘封翳然墳塋莫翦感遠存往慨焉永懷况瓜瓞攸興開源自本可蠲復近墓五家長給灑埽

【原】【文】宋謝惠連祭古冢文曰東府掘塹一丈得古冢上無封域明器之屬材瓦銅漆有數十種異形不可盡識刻木爲人長三尺許初開見悉是人形以物棖撥之應手灰滅水中有甘蔗節及李核瓜瓣皆浮出不甚爛壞世代不可知也旣不知其名字故假號曰冥漠君云爾芻靈已毀塗車旣摧蔗傳餘節瓜表遺犀十仞斯建百堵斯齊墉不可轉塹不可迴黃腸旣毀便房已頹循題興念撫櫬增哀　梁任孝恭祭雜墳文曰惟爾冥然往代求圓石而無名邈矣遐年討方磚而不記封樹遺殄誰別羽商之家墳壟傾迴終迷庚癸之向近創此伽藍宦須泥丸命彼碩人置茲屯邑不謂綸繩所用遂毀牛亭之基鍬鍤所侵爰傷馬鬣之勢重使翠幕臨風佳城見日昔靈沼枯骨周王改以衣冠廣武橫尸漢主加其轜櫝輒勒彼山虞覆頹隍於舊趾命茲匠者脩反壤於

故林還曉結之文依似坊之勢幸得宜陽大道無變舊移京兆長阡勿迴勿徙庶幽魂遊止踐昔徑而不疑塗

車往還曉舊轍而猶在

廬墓（旌墓　壽藏　營冢附）

原 歎馴（晉夏方廬墓側猛獸馴其旁） 兎擾（後漢蔡邕母卒廬於墓側動靜以禮有兎馴擾其房室又木生連理） 顯名（漢原仁先廬冢三年繇是顯名京師中） 稱孝（後漢書曰陳蕃爲樂安太守民有趙宣葬親不閉埏隧居其中行服二十年鄉里皆稱孝蕃與相見及妻子而宣五子皆服中生蕃怒曰寢宿冢藏而孕育其中誑時惑衆誣汙鬼神遂致罪） 馬援（馬援兄卒期年不離墓所） 殷簡（殷仲堪爲桓元所殺子簡之廬墓側） 手刃盜（李充母喪行服墓次有人盜其樹充手刃之） 歎殺鹿（鹿犯松栽歎爲殺鹿許孜事）

增 生紫芝（孝童墓在慶州府學東壇姓周名智六歲喪父廬於墓有紫芝之祥） 集雌雀（支漸蜀之資陽人母喪廬於墓白蛇素狸擾其旁皓烏雌雀集於壟又徐仲原望江人親喪廬墓禽採花而插墳獸銜土而塋壟） 廬塚彌年（崔行居父喪跣護柩行千里道路爲之流涕廬塚彌年） 捧土濡涕（柳宗元安置孝闕銘曰捧土濡涕頓首成墳陷膺腐背寒暑在廬） 偃廬柴毀（膠東郡王道彥父喪荷土就墳躬蒔松柏偃廬柴毀親友不復識） 手植松柏（蔣延之卒兄弟廬墓側手植松柏） 泣悴松柏（晉王裒父儀爲司馬昭所殺裒晝至墓下拜跪攀柏悲號涕淚著樹樹爲之枯） 居靡櫛沐（元稟母終廬次靡櫛沐飯蔬飲水） 藉無茵席（元德秀母亡廬母墓側食不鹽酪藉無茵席） 穿壙爲門（梁文貞少從軍守邊逮還親已亡即穿壙爲門晨夕灑埽廬墓左會官改新道出文貞廬前行旅見之皆爲流涕有甘露降塋木白兎馴擾縣令刊石記之） 延甓作冢（林攢泉州莆田人母亡延甓作冢廬其右有白烏甘露降） 白鵲上廬（支叔才母亡廬墓有白鵲上廬亭） 白兎循塋（許法謹倉州清池人母喪常廬於塋有甘露嘉木連理白兎之祥並出白帖） 羣鹿馴擾（褚無量母喪廬墓有鹿犯所植松柏無量號訴曰山林不乏忍犯吾塋樹耶自是羣鹿馴擾） 表異其門（薛萬備有志行居喪廬墓前太宗詔表異其門） 詔表其廬（劉知柔居親喪廬墓側詔築闕表之） 擁墳椎膺（唐李華作靈武二孝子贊侯知道程俱羅生養以孝殁奉以哀廬於墓次號泣無節擁墳椎膺聲氣咽塞下入九泉上徹九天） 獨在冢側（後漢祭肜字次孫早孤以至孝稱值天下亂野無煙火而肜則獨在冢側每賊過見其尚幼而有志節奇而哀之） 不離墳墓（後漢書蔡順母平生畏雷自亡後每有雷震順輒圜冢泣曰順在此後太守絕衆舉孝廉順不能遠離墳墓遂不就） 墓地自裂（崔鴻前趙錄曰張暠隴西人也事母至孝母死既葬於廬墓側哀感幽顯歲餘而墓地自裂棺亦自破母遂蘇活）

原 閒白日之銘已從卜宅　軫聞雷之痛未忍離情　念劬勞之德難報棘心　悴毀瘠之容長居蒿里　精誠有感鳥銜土以成墳（顏氏）　哭泣無時柏沾涕而變色（王裒）

旌墓

增 樹闕（安城縣記有孝子孝聞天下太守王府君樹雙土闕以表其墓） 樹碑（周燕事見葬二） 旌比干（武王克商封比干之墓出泰誓） 表蜀女（蜀王本紀成都有丈夫化爲女子顏色美好蓋山精也蜀王娶以爲妻不習水土疾病欲歸國蜀王留之無幾物故蜀王發卒之成都郭中葬蓋地數畝高七丈號曰武擔以石作鏡一枚表其墓） 義婦冢（在寧波府城西梁山伯祝英臺二人少同學梁不知祝乃女子後梁爲鄞令卒葬此祝下予墓下墓裂而殞遂同葬謝安奏封義婦冢） 思賢碑（豫章記徐孺子墓在郡南白社牧守徐熙於墓隧種松大子謝景立碑太守夏侯嵩於碑邊立思賢碑） 爲置守冢（漢書張賀爲掖廷令及帝即位賀死上追念賀恩封其冢置守冢二百家） 除盧植墓（魏武令曰故北地中郎將盧植名著海內學爲儒宗士之楷模國之楨幹也今亟遣丞相掾除其墳墓存其子孫并致薄

（昭以彰厥德）**築闕象山**（李靖其妻卒詔墳制如衛霍故事築闕象鐵山積石山以旌其功）**琢石旌功**（秦叔寶陪葬昭陵太宗詔有司琢石為人馬立墓前以旌戰功）**題思復**

碑（唐書韓思復睿宗朝爲給事明皇御筆題碑云有唐忠孝韓長公之墓）**封墳祭墓**（介士送葬御封征虜之墳單于入朝富祭慶遵之墓出燕集）**建祠置田**（李白墓在太平府城東之

青山北宋郡守趙枊年書爲建祠置田付寺僧看護）**建亭立垣**（劉弼之墓在南康府城西朱元晦記公清風高節著當時而聞後世不幸饑真無主而丘墓且沒草棘中是吾長民者之責也乃建亭立垣

以戒樵牧）**壽藏**增**取其遠**（漢書注云壽藏謂塚壙也稱壽者取其久遠之意）**知所息**（荀子子貢倦於學告於仲弓曰願有所息仲弓曰生無所息望其壙睪如也宰如也墳如也鬲如也

則知所息矣）**治塋平陵**（張禹年老自治塚塋起祠堂好平陵肥牛亭部處地又近延陵奏請求之上以賜張禹）**瞻望永宅**（傅永字脩期營北邙山於平丘處書子曜馬回旋瞻望欲附

葬於祖墓遂買左右地數畝遺敕子叔偉曰此吾之永宅也）**將作起塚**（漢書曰哀帝令將作為董賢起塚塋義陵傍內房剛柏題湊外為徼道周垣數里門闕罘罳甚盛）**魚山營墓**（曹植

登魚山臨東阿喟然有終焉之心遂營為墓遺令薄葬）**國兒壽塚**（晉書曰西河梁國兒於平京作壽塚將妻妾入塚燕飲酒酣伏靈牀而哭人或譏之國兒不以為意前後征伐屢有戰功姚興以為鎮北

將軍年八十餘乃死）**天福壽塚**（南史齊前軍陳天福坐掠奪百姓財物棄市先是天福將行令家人預作壽塚未至又信促速就塚成而得罪因以葬焉）**詔賜墳塋**（唐高宗詔賜英國勣墳塋

一所時勳猶在）**酌酒賦詩**（唐司空圖豫為塚棺遇勝日引客坐壙中賦詩酌酒客或難之圖曰君何不廣耶生死一致吾寧暫遊此中哉）**設榻為寢**（李適敕其子曰霸陵原西視京師吾樂之

可營墓樹十松焉及未病時衣冠往寢石榻上置所誤九經要句及素琴時士貴其達）**自署寂居**（姚崇孫勗自為壽藏於萬安山麓祖塋之傍署兆曰寂居穴墳曰復真堂中剟土為臺曰化臺並新唐書）

發塚增**桓公墳**（魏武立齊桓祠於雲丘路次齊郡望見桓公墳墓在南山之阿管仲墳在側按括地志云齊桓公墓在臨淄縣南二十里牛山上亦名鼎足山一名牛首岡一所三墳晉永嘉末人發之

初得版次得水銀池有氣不得入經數日乃牽犬入中得金蠶數十薄珠襦玉匣繒綵軍器不可勝數又以人殉葬骸骨狼籍也）**樂書塚**（西京雜記廣川王發樂書塚有一白狐見人驚走左右遂擊之傷其

左脚其夕王夢一丈夫鬚眉盡白來謂王曰何故傷吾左足乃以杖扣王左脚王覺脚腫痛生瘡至死不差）**范增墓**（范增墓在徐州城南天曆初有盜識墓中寶氣發得古銅劍一口虞集諸人題詠之）

陳蕃塚（南康記獻山大塘下流三十里有漢太傅陳蕃塚昔值軍亂聞墓有寶三軍爭掘忽有大蛇圍繞墳崩雷雨晦冥竟不得發）**劉表塚**（伍輯之從征記劉表冢在高平郡表之子琮擣四方珍香

數十斛著棺中蘇合消疾之香莫不畢備永嘉中郡人發其墓表白如生香聞數十里）**卞壼墓**（在應天府治城盜發開墓面如生爪甲穿手背晉安帝賜錢十萬封之）**張詹墓**（盛弘之荊州記

冠軍縣東有魏征南軍司馬張詹墓刻其碑背曰白楸之棺易朽之裳銅鐵不入凡器不藏嗟矣後人幸勿我傷至元嘉六年民飢始被發金銀朱漆之器雕刻爛然）**嬰齊墓**（在廣州府番禺縣佗子也）

孫權發其冢得玉匣珠襦金印三十六皇帝璽三龍劍三各有刻文曰純鈞干將莫耶）**楚昭王墓**（在湖廣襄陽府城南晉家池北南齊建元中盜發得古書竹簡後沈約見數篇示劉繪繪曰周禮逸文

也）**安釐王塚**（王隱晉書太康元年汲縣民盜發魏王墓或言安釐王塚得竹書數十車皆簡編科斗文字束晳為著作隨宜分析皆有証古書有易卦似連山歸藏文有春秋似左傳）**鼻天**

子墓（在南雄府始興縣代莫可考相傳昔有人掘之見銅人數十擁笏列侍器飾皆金銀鐵開墓內擊鼓大呼懼弗敢入）**李晉王墓**（在忻州克用五代唐晉王也金時盜發之郡守夢王告云墓中有酒

盜飲之鬚皆黑可驗此補之明日獲盜寺僧居其半）**礐石塋**（異苑魏武北征蹋頓升嶺眺望見一岡不生百草王粲曰必是古冢此人在世服生礐石死而石生勢蒸出外致卉草焦滅即令鑿看果得墓有礐

石滿塋）**柳萇墓**（梁主簿萇卒葬於九江三年後大雨冢崩其子讓移葬啓棺見父目忽開謂讓曰九江神知汝植死遣地神以乳飼我故得更生讓迎歸三十年乃卒）**漢宮人塚**（吳志曰漢

（末關中亂有發前漢宮人塚者猶活既出復如舊郭后愛念之常置左右問漢時宮內事了了有次第）

元石塚（在真定府平山縣之恒山上昔有元石者從中山酒醉歸家人以為死葬之酒家計其期造訪其父曰元石死三年矣至冢掘而開棺元石醉始解）

尉佗塚（晉書交廣記吳將呂岱為廣州遣掘尉佗冢費損無獲佗雖僭然後慎終其身乃令後不知其處鑒於秦墓所殘也）

女子塚（宋書王元謨從弟元象為下邳太守好發冢地無完槨時人門垣內有小冢墳上殆平每朝日初升見一女子立冢上近視則亡或以告元象便令發之有一棺尚全有金蠶銅人以百數剖棺見一女子可二十許質若生臥而言曰我東海王家女應生貴賴相奉幸勿相害女臂有玉釧斬臂取之於是女復死）

甄邯墓（宋書何承天博覽古今為一時所重張永嘗開元武湖遇古冢冢上得一銅斗有柄文帝以訪於朝士承天曰此亡新威斗王莽時三公亡皆賜之一在冢內一在冢外時三公居江左者惟甄邯為大司徒必邯之墓也俄而又啟冢內更得一斗復有一石銘曰大司徒甄邯之墓）

桓溫塚（又曰周山圖為義興太守時盜發桓溫冢大得寶物客竊取以遺山圖山圖不受簿而還官）

園地塚（齊書始興王鑑鎮益州於園地得古冢無復棺但有石槨銅器十餘種並古形玉璧三枚珠寶甚多不可皆識金銀為蠶形者數斗又以朱沙為阜水銀為池左右咸勸取之鑑曰皇太子昔在雍有發古冢者得玉鏡玉屏風玉匣之屬皆將還都吾意常不同乃遣功曹何佇之為起墳諸寶物一不得犯）

桓溫女塚（又曰宜都王鏗姑孰於時人發桓溫女冢得金巾箱織金篾為嚴器又有金蠶銅蠶等物甚多條以啟聞鬱林敕以賜之鏗曰今取往物後取今物如此循環豈可熟念使長史蔡約自往修復纖毫不犯）

楚王塚（又曰文惠太子鎮雍州有盜發古冢者相傳云是楚王冢大獲寶物玉屐玉屏風竹書青絲編簡數玉屐分長二丈皮節如新有得十餘簡以示王僧虔云是科斗書考工記曰周官所闕文也）

張騫塚（梁書曰蕭勱初任梁州刺史梁州有古墓名曰尖冢或云張騫墳欲有發者輒聞鼓角於外相拒椎埋者懼而退勱謂無此理求自監督及開唯有銀鏤銅鏡方尺）

太原塚（傅子曰太原人發冢破棺中有婦人將出與語生人也視其冢上木三十歲人不知此婦人三十歲常生地中也將一朝數然生偶與發冢者會之也）

江陵塚（抱朴子曰吳景帝時於江陵掘冢取板治城後發一大冢內有重閣石扉機道周通高可乘馬又鑄銅為人數十枚長五尺皆大冠衣執劍列侍靈坐皆刻銅人背後石壁言殿中將或言侍郎似王公冢也破其棺棺中有人鬢毛班白鮮明面體如生人棺中有白玉璧三十枚藉尸兵入舉出死人以倚冢壁一玉長一尺形似冬瓜從死人懷中出墮地兩耳及鼻中有黃金如棗此等有假物而不朽之也）

吳芮塚（世說黃初末吳人發長沙王吳芮冢以其材於臨湘為孫堅立廟容貌如生衣服不朽後遇發者見吳綱曰君可類長沙王芮但微短耳綱瞿然曰是先祖也自芮之卒至冢發四百餘年綱芮之十世孫也）

明友塚（博物志曰漢末發范明友冢猶活明友是霍光女壻如家奴記言光家事廢立之際多與漢書相應）

張盧塚（漢趙記上洛男子張盧死二十七日人有盜發其冢盧得蘇起具問盜人姓名郡縣以盜元意好究盧復由之而生不能決豫州牧呼延謨以聞詔曰以其意惡要功善論笞三百不齒終身）

襄王塚（西京雜記廣川王去疾好聚無賴少年遊獵無度國內冢藏一切發掘其奇異者魏襄王冢以文石為槨高八尺許廣狹容四十人以手捫之滑液如新中有石床石屏風宛然周正不見棺柩輿器蹤跡但床上玉唾盂一枚金雜具皆如新王自取服之）

哀王塚（廣川王又發哀王冢以鐵灌其上穿鑿三日乃開黃氣如霧觸人鼻目經日乃歇初至一戶無扇籥石床方四尺床上有石几左右各三石人立侍皆武冠帶劍復入一戶石扇有關籥叩見棺柩黑光照人刀斧不入燒鎖截之乃漆雜兕革為棺厚數寸累積十餘重力不能乃止復入一戶亦石扇關籥得床方七尺屏風帳鉤或在床上或在床下似是帳糜朽而銅鉤墮落床上石枕一枚塵埃朏朏甚高似是衣服床左右婦女二十悉皆立侍或有執巾櫛鏡鑷之象或有執與捧食之形餘無異物但有鐵鏡數百）

且渠塚（又發魏王子且渠冢甚淺狹無棺柩但有石床廣六尺長一丈石屏風下悉是雲母床上兩屍一男一女年廿許東首裸形臥無衣裳肌膚顏色髮齒如生畏懼不敢侵擁門如故）

袁盎塚（又發袁盎冢以瓦為棺槨器物都無唯銅鏡一枚）

幽公塚（又發幽公冢甚高壯羨門既開皆是惡石撥除深丈餘乃得雲母深尺所乃得百餘尸縱橫相枕皆不朽唯有一男子餘悉女子或臥亦有監者衣服形色不異生人）

反閭發墓（史記田單行反間令燕人劓所得齊卒又掘城外冢墓即墨人望見皆涕泣怨）

（自十信）勸免發墓（章禁周肆羅織遂謫元祐諸公蔡卞章以奏乞發司馬光墓門下侍郎許將曰發人之墓非盛德事哲宗曰朕與卿同乃不從）

虞祔

原迎精（迎精而反謂反哭虞也）成事（禮是日也以虞易奠卒哭曰成事是日也以吉祭易喪祭）三五（士三虞大夫五諸侯七）牲牢（上大夫之虞也少牢卒哭成事祔皆太牢下大夫之虞也犆牲卒哭成事祔皆少牢）葬日虞（記曰既封主人贈而祝宿虞尸既反哭主人與有司視虞牲有司以几筵舍奠于墓左反日中而虞葬日虞不忍一日離也注贈以幣送死者于壙祝宿先歸也）明日祔（明日祔于祖父祭告其祖之廟）從昭穆（妾祔于妾祖姑無妾祖姑則從其昭穆之妾婦祔于所祔之妃無妃則從其昭穆之妃）祔祖姑（婦祔于祖姑祖姑有三人則祔于親者注謂有夫之繼母）速反而虞（詳送葬如墓注）卒哭而祔（殷練而祔周卒哭而祔孔子善殷注期而神之）始柔後剛（始虞用柔日再虞如事哀薦虞事三虞卒哭他用剛日注柔日陰陰靜也丁日葬則己日再虞後虞改用剛日剛陽陽主動也）先重後輕（並有喪則葬先輕而後重其虞則先重而後輕）卑不僭尊（大夫祔于士不敢以己尊异其祖父士不祔大夫祔于父兄之未為大夫者注不敢僭尊）尊可及卑（男子祔于王父則配女子祔于王母則不配注配謂并祭也王母不配祭有事于尊可及卑有事于卑不敢援尊也）

祥禫

原縞冠（記曰祥而縞冠注縞冠素紕）肉食（練而食菜果祥而食肉）除服（祥祭之服）從御（禫而從御注御婦人也）復生（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豈不以送死有已復生有節哉注復生除喪反生者之事也）去喪（去喪無所不佩）鼓琴（喪有四制變而從宜祥之日鼓素琴示民有終也注四制取之四時也有終以節制也）成歌（孔子既祥五日彈琴而不成聲十日而成笙歌）饋肉（顏淵之喪饋祥肉孔子出受之入彈琴而後食之注彈琴以散哀也）予琴（子夏既除喪而見予之琴和之而不和彈之而不成聲作而曰哀未忘也先王制禮而弗敢過也子張既除喪而見予之琴和之而和彈之而成聲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至焉）小祥（士虞禮期而小祥曰祭薦此常事注祥吉也祭名）大祥（又期而大祥曰薦此祥事）澹然（中月而禫注禫祭名與大祥間一月自喪至此凡二十七月禫之言澹澹然平安之意也）廓然（練而慨然祥而廓然）踰月歌（魯人有朝祥而暮歌者子路笑之夫子曰由爾責于人終無已夫三年之喪亦已久矣子路出夫子曰又多乎哉踰月則其善）徙月樂（是月禫徙月樂言禫之明月可以樂）哀未忘（親喪外除日月已竟哀未忘也）痛未盡（哀痛未盡思慕未忘然而服之以是斷之）練而杖（家語魯大夫練而杖子貢問孔子曰練而杖禮與子曰非禮也）練而牀（荀子魯大夫練而牀孔子曰非禮也）禫而御（詳前從御注）禫而佩（間傳禫而纖無所不佩）

原吉服筮尸（大祥吉服而筮尸注凡變除必服其吉服以即祭不以凶服臨吉事傳曰大祥素縞麻衣）縞冠以祭（除成喪者祭以縞冠既祭乃大祥而素縞麻衣既祭乃服朝服既祭元端而居服平常注縞冠猶未純吉）昭公失早（昔者魯昭公練而舉酬行旅非禮也注云昭公失早）孝公失過（孝公大祥其酬不舉亦非禮也注云孝公失過）若駟過隙（三年之喪若駟之過隙注言疾也）見似目瞿（免喪之外行于道路見似目瞿聞名心瞿）獻子加人（孟獻子禫縣而不樂比御而不入夫子曰獻子加于人一等矣）有子非禮（有子既祥絲屨組纓非禮也）垂冠戴纓（元陵之集不幸餘命不殞垂冠戴纓）徹筵收幃（奠筵將徹幃帳一收此生之間豈有見日未死之際應無忘期仰天一號心骨破碎猶冀萬一聞吾此言）

父在庶母不禫（喪小記曰庶子父在則為母不禫注父厭）練祭酬賓不舉（曾子問曰小祥者練祭而不旅奠酬于賓賓弗舉禮也注奠無尸虞不致爵大祥無算爵也）服從

情殺　哀以禮終　孝無終始　喪有祥禫　哀極終堂　禮及過隙　孝自中出　哀以外除　增 杖絰外除　柴瘠加等　衣冠之變禮不可踰　在心之哀實未能已　原 祥雖除服　憂且終身　雖送終之有已豈孝思之可忘　增 喪紀有終哀德靡極度新宮而館御諏吉日之祖遷　寒暑之變忽焉再朞練祥之餘復將三月勉從即吉之典莫遂無窮之哀　原 日月其除變禮容于衰絰　霜露所感遵祀典于練祥　增 君子爲難子臯親喪而永慕先王制禮孟獻禫懸而不樂　旣祥絲屨見孔父之深譏行奏綺琴聞子輿之雅操思慟罔極五日樂禁於成聲哀貫終身踰月禮通於作樂　去願劾逆魯史稱其速禍朝祥暮歌郛人據而興譏　節哀順變雖殊念始之心以今況昔未悖送終之禮（禪服說琴制）

殤一

增 儀禮男女未成人而死可哀傷者男子已娶女子許嫁皆不爲殤凡男女亡年十九至十六歲爲長殤十五歲至十二歲爲中殤十一歲至八歲爲下殤若生三月至七歲皆爲無服之殤

殤二

原 禁嫁（周禮媒氏禁嫁殤者）　不尸（禮殤不備祭不立尸）　陰厭（凡祭殤有陰厭有陽厭宗子爲殤而死庶子不爲後也其告祭特牲祭殤不舉無肵俎無元酒不告利成是謂陰厭注宗子從成人也凡殤則特豚也此其無尸反所降也其他如成人舉肺脊肵俎利成之禮施於尸也是宗子爲殤祭之輿之禮也小爲殤其祭祀亦如此）　陽厭（凡殤無後者祭於宗子之家當室之白尊於東房是謂陽厭注凡殤謂庶子之適子也白謂西北隅得戶明也明者曰陽也）　不備禮（祭殤不備注厭沃而已不備禮也）　用棺衣（下殤用棺衣自史佚始也詳檀弓）　增 王祭五　侯祭三（祭法王下祭殤五適子適孫適曾孫適元孫適來孫諸侯下祭三大夫下祭二士及庶人祭子而止）　死戰以成禮（魯與齊戰于郎童汪錡往皆死焉魯人欲勿殤問于仲尼仲尼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雖欲勿殤不亦可乎注童子未冠之稱以其死社稷故葬以成人之禮）　配殤非禮（邢原有女早亡曹操愛子蒼舒亦沒求合葬原辭曰非禮也操乃取甄氏女合葬焉）　原 宗子從成人（詳陰厭注）　笄冠不爲殤（丈夫冠而不爲殤婦人笄而不爲殤）　增 七歲無服（詳殤一）　原 聖周葬下殤（檀弓周人以夏后氏之堲周葬中殤下殤）

淵鑑類函卷一百八十三